最高裁判所判例集 民事 一八九

最高裁判所事務総局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八九册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明

達觀樓遺著二種三卷……明　鄒維璉撰　一
讀史雜記二卷……胡氏豫章　三
自儆錄一卷……求恕齋　四五
天問閣文集四卷……明　李長祥著　二八

文別集——清

旅書一卷……清　陳璜撰　二二九
釋冰書一卷……清　孫枏如撰　二四三
楊園先生未刻稿十二卷……清　張履祥撰　二五七
七釋一卷……清　尤侗著　三四一
曝書亭文稿一卷……清　朱彝尊撰　三四七
翁山文鈔十卷附佚文輯三卷佚文二輯一卷……清　屈大均撰　風雨樓　三六五
吳太史遺稿一卷……清　朱彝尊撰　廣東　三六五
偶存草一卷……清　吳光撰　吳興　五三九
西北之文十二卷……清　吳孟堅撰　貴池先哲　五六九
萬季野先生遺稿一卷附錄一卷……清　畢振姬撰　山右　五七九
萬斯同撰　百爵齋　六八七

劇談錄二卷……清　薛始亨著　廣東　七〇九
竹連珠一卷……清　鈕琇撰　昭代　七四五
字雲巢文集六卷……清　盛大謨撰　胡氏豫章　七五一

2251/01

達觀樓藏種

別名 菜豆

已未仲夏
刊於退廬

明 新昌 鄒維璉 著

封建受禪放伐死諫

人皇氏兄弟九人相厥山川分爲九區各居一方此非開國建侯之始乎則封建不始於五帝罔山氏之國肇自人皇其后爲望帝號杜宇蜀嘗大水宇與居人避水長平山鑿靈開峽治水人得陸處宇因禪位與之自居西山得道昇天此非揖遜之始乎則受禪不始於唐虞炎帝榆罔政衰有熊國君軒轅乃興戰於坂泉之野三戰而勝之諸侯遂尊軒轅爲天子此非征誅之始乎則放伐非始於湯武按疏佐紀栗陸氏爲政懶慢自用其臣東里子諫而被殺炎帝之世諸侯夙沙氏叛其臣箕文諫而被殺此非忠諫殺身之始乎則死諫非始於龍比

啟賢敬承

禹徂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讓數文德七旬有苗格啟召六卿與有扈大戰於甘不勝六卿請伐之啟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勿考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遂滅有扈啟之敬承禹道此亦可見

空桑

世傳伊尹生空桑以爲誕異不知空桑地名也循蜚紀有空桑氏陳留縣南一十五里有空桑城即其所都之地云

車制

車制至黃帝而大備非創於黃帝神農氏前有軒轅氏作於空桑之北見轉蓬而制車此車之始

良弼

良弼之資不獨武丁大風吹垢强努驅羊風后力牧

已發黃帝之夢矣雖然用人之法此不可訓善乎章山堂曰用人當如堯試舜

囚湯

綱目載桀四十二歲囚湯於夏臺五十二歲始殺關龍逢囚湯者因其祝網得人和歸者四十餘國忌而囚之也通鑑謂桀殺龍逢湯聞之嘆息使人哭之桀囚湯未知孰是

齊魯

太公治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治魯尊賢而親親俱善治也然魯後寖弱果如太公所料齊後篡弒亦果如

壹湖玫册 13 版

周公所料然則聖人不能使其法之無敝乎天下有治人無治法也

天道

天道遠人道邇然天雖高聽則卑三日祥桑何損大戊鼎耳雊雉何傷武丁孚産不祲火火不復作臧文仲不暴巫厖以救旱旱不爲害焉昭王不榮赤雲不祭河終不失國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熒惑果爲徙三度善乎妖不勝德之一言千古確論孟酒勸長星是謂棄天天旱意乾封是謂誣天

識微

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果遷陸渾之戎於伊川齊使仲孫湫省魯難齊侯曰魯可取乎曰未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凡國將亡本必顛而後末從之識微之士每見幾先禮可爲國於茲益證

權勢

辛伯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禍之本也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爵不在內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范雎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枝披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語俱同意

千古治亂往往不出此數語

獄

高祖入關之初約法三章後又詔讞疑獄其用情刑辟若此安得不興

戰守

兵有深入人境師老餉匱利在速戰而得接戰者戰必勝兵有貴守而不貴戰者戰必敗韓信擊趙李左車策陳餘曰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而爨師不宿飽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進不得戰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

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陳餘不從漢兵破之斬陳餘楚救齊或謂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龍且不從信急擊殺且劉璋遣將拒劉備從事廣漢鄭度謂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不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必擒矣劉璋不從遣將拒備皆敗降嗚呼司馬仲達死守孔明忍恥受嘲其千古英雄乎向非孔明

之才勝仲達未必全師而歸矣

反間

田單能使騎刼代樂毅應侯能使趙括代廉頗郭開之讒入而李牧誅晉鄙之客之計行而信陵疑陳平以草具見項王之使者而亞父疏宋祖懸林仁肇畫像以見江南之使者而仁肇殺岳武穆遣蜚書以達兀朮而劉豫廢我太祖招趙普勝之門客以間陳友諒而普勝戮兵家善間者未有不勝爲人所間者未有不敗

兵法

宰相係天下安危譬之屋有棟遶棟撓則屋崩理勢然也故桓彝見王導與論事則曰向見管夷吾吾無憂武三思矯太后遺制賜魏元忠以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宰相所係之重如此

選舉

進士雜文明經帖括舉人投牒自應此唐制也我朝有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並處銓庭考其詞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

荀卿論兵則曰要在拊民若子弟事父兄手臂捍頭目而覆胸腹論將則以六術五權三至而歸成敗於敬怠論軍制則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順命爲上有功次之此皆兵家之勝算卽孫武何能過其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師秦之銳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又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尤爲聖賢格言

楚子滅息

壹捌玖册 102 版

不及畜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此可發雜文佈播之矣德宗問爲政之要關播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上曰朕已下詔求賢遣使搜訪矣播曰此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而肯隨牒選舉乎此可發舉人自應之失要之今時取士而欲改變雜文帖括授牒自應之制勢必不能惟是兼行鄉舉里選之法而問用僻聘巖穴之典庶無遺才

循吏

吏治之盛莫如漢宣二千石有治理循書勉屬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已足鼓舞人心且循吏死後每每賜金其子孫如朱邑尹翁歸俱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君之優奬循吏如此吏治有不盛者乎

賞罰

兩漢之興也隆慮公主子殺人繫獄廷尉以公主子請武帝可其奏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允其後則有宦官殺賢傅而僅免冠謝者矣乳母封君閭閻人之惡道乎文帝除之且禁祠宮祝釐惟令致敬無有所祈可謂不惑之知成帝殺大臣以應天變安封侯而大錢可爲司徒者矣欲觀漢室之興衰即於賞罰觀之

用人

武帝曰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此千古用人之要術

腹誹

張湯以腹誹殺顏異而石亨徐有貞即以意欲二字殺于肅愍意欲即腹誹也至秦檜以莫須有殺岳武穆則又幻矣傒侯買尚方甲楯爲葬器人告其謀反下獄獄吏曰君縱不反地上亦欲反地下爾則又幻之幻矣文致若此可爲千古笑資

民情

徐榮曰民不安則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明主獨觀萬化之原要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語最眞確秦隋元季天下全盛倏而豪傑並起詎非民不安而易動乎

秘祝

秦至無道凡有災祥移禍臣下謂之秘祝此非欺天罔人之惡道乎文帝除之且禁祠宮祝釐惟令致敬無有所祈可謂不惑之知成帝殺大臣以應天變安大臣因之遇有變異則曰帝以災異策免三公後世人主因之遇有變異則曰大臣當災無論有愧漢文亦且有愧宋景公矣嗚呼

人可誣天可誣乎

將畧

吳起爲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麤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卒有病疽者起而吮之故卒不旋踵死於敵每戰有功田單保卽墨以拒燕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皆欲戰然後度其可行而用之破濊復齊李牧嘗居代鴈門備匈奴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匈奴入益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遂破匈奴十餘萬騎王翦之伐楚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大破楚軍殺項燕故爲將而不恤卒恤卒未得其死力而遽用戰者必無成功

計國

子儀光弼人品有差而其捐軀許國之心則一也子儀身爲虜餌光弼河陽之戰自以短刀置靴中壯烈之氣千載令人欷歔

軍法

段秀實曰將有愛惜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此兵家第一義故卒有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竟殺之

饋獻

代宗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爲壽共儧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郤之人主當臣下饋獻時宜省斯語

譏問

梁武之慈昭明之孝而父子之恩絕太宗之明魏徵之忠而君臣之心疑晉武之友齊王之弟而兄弟之情乖甚哉譏口之禍國家也

聽言

人主之聽言固不可無虛受之衷亦不可無分別之明否則讒口害公辯言亂政未收言之利先受言之禍矣陳師合毀謗房杜流之嶺外權萬紀以宣饒銀利爲言黜之使還家太宗可謂明於聽言矣

貞觀之政

太宗善政相望於册而最善者莫如制府兵立租庸調法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除鞫獄背刑禁上書告許者除反逆緣坐律詔諸州有犯十惡罪者勿劾剌

史詔奴告主者斬之

苛法

秦法棄灰於市者坐罪偶語詩書者棄市隋法盜升
糧者坐斬盜一錢者棄市三人共盜一瓜則皆死苛
法如此安得不亡

觀人

王玄謨以狼狽導主袁淑以封禪獻諛致令宋文北
伐喪師迹其言動初似諂矣後玄謨抗節於廢帝淑
且死難於元凶何正直也韋孝寬初敵高歡自謂關
西男子不爲降將軍蘇威始絕宇文護後避楊堅俱

有確然不可奪之節者乃隋文謀篡孝寬甘爲之臣
而蘇威末路甚至舞蹈於李密王世充之庭初志安
在乎觀人者不可以一言一動之失概生平亦不可
即志節之始立而堅信末路之無虧故曰蓋棺論定

刑獄

魏罷門房之誅且大刑多覆鞫囚繫積年羣臣以爲
言魏主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卒而濫乎夫
人幽居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陝特苦之欲
其改悔爾此可謂仁心仁言

格言

太宗非盛德之主乃其詞多格言則皆不異於三代
余請畧數之如玄齡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
則曰王者至公而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
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如
上書者請陽怒以試羣臣之佞直則曰君源也臣流
也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如封德彝以文不及
武則曰撥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如
羣臣屢上祥瑞則曰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
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瑞在得賢此何足賀
如權萬紀請采宣僥銀則曰天子所乏非財但恨無

嘉言可以利民與其得數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如羣
臣請集上文章則曰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
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
如曰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充而身斃君富
而國亡如曰人主之患不自外來嘗由身出欲盛則
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如曰治國如
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倘遽自縱放病復作則不可
救如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
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如曰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
古爲鏡可知興替以人爲鏡可知得失如曰治天下

如建屋營搆既成勿數改易苟易一棟震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慕奇變法勞攘實多如曰人主一心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皆聖賢格言禹湯文武之謨訓亦不過是惜乎太宗欠一誠字爾

封禪

漢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聖主不得封禪凡主不應封禪許慤數語足破千古之惑魏徵告太宗何反不及此而止爲屈

從勞費之說也

鹽禁

三代以前未有鹽禁煮海之說起於管子甄琛請弛鹽禁曰未有爲民父母而吝其醯醢此隆古之治也元勰所奏善治民者汚隆隨時豐儉稱事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此救時之道也二說未可偏非然唐劉彤議鹽鐵與元勰同則鹽禁其未可弛於今時哉

宮吏

晉詔議省員吏荀勗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言亦有理

諡

何曾死博士秦秀請諡曰繆賈充死秦秀請諡曰荒

許敬宗死博士袁師古王福時亦請謚曰繆夏竦謚
文正司馬光曰謚以文正爲極美竦姦邪何應得此
改謚端簡可見三代之直猶有存者今時大臣之謚
有美無惡何所勸懲是豈立謚本意乎

臣義

武帝欲爲霍去病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
蜀欲以成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須天下都
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
革田宅皆可歸還溫嶠以兵赴難庾亮宣詔以爲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

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富弼使契丹進彌縫密
學士弼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遽以官賄賂之公
爾忘私國爾忘家四人其庶幾乎

吳將

蔣欽與徐盛有隙及欽持諸軍節度稱盛忠勤膽畧
爲萬人督曰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
以蔽賢乎陸遜部伍東三郡得精卒數萬人會稽太
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復薦式佳吏曰式意欲
養民是以白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江東將相
若此宜其興矣

旱

凡災變之生每由人事而旱則多起於寃獄明帝知
楚獄之多濫自幸洛陽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
即大雨安帝二年夏旱鄧太后幸洛陽親錄囚徒有
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贏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
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令
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語曰孝婦含寃赤地千里
刑獄之際不可不愼

尊師

明帝尊桓榮章帝尊張酺三代以下僅見之事惜榮

酺學術止此不能大有裨於二君

恩寵

馬防西征第五倫諫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
以職事何者施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卒有纖
芥難爲意愛竇憲兄弟驕恣何敞上封事曰愛而不
教終至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論過
寵者無如此數語之愷切

嬖幸

哀帝嬖一頑童而欲傳天下安帝嬖一乳母而至廢
一單生之太子皆暗之君悖理反常眞出人情之外

吏治

章帝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要之安靜非廢弛不深刻標異而已

井田

漢初去古未遠井田遺制必有存者使武帝從董仲舒言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而塞兼并猶可漸復井田之法夫何武帝不從而成帝又不果行哉今并限田難行矣況井田乎

停年格

魏之選舉失人自崔亮停年始然此止就銓補州縣長吏論若唐裴光庭爲吏部尚書奏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有陞無降則是長吏而上遷一秩進一階無不停年矣即有奇才何由大任其爲失人不亦甚乎劉景安曰朝廷求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姓氏又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薛敬曰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爲銓衡此皆深切古今之銓弊不獨可儆魏政

家法

漢之公主得再適人此風化之大疵武帝詔衞青倘平陽猶難深責光武創業之君自當以義立制湖陽新寡乃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不幾謂主以淫乎唐時公主醜態更甚我朝家法可謂超絕千古

大臣

申屠嘉挫辱鄧通王嘉封還詔書鄭崇阻傅商之封欲以身塞天變毋將隆不肯發武庫兵器以送董賢漢時大臣之風裁殊不易及然申屠行於文帝易王嘉等行於哀帝難

御夷

匈奴國亂五單于爭立蕭望之議宜遣使弔問救其災患使四夷咸貢中國之信義南單于與北單于戰武威守孟雲言宜還南所掠以安北心此皆欲以忠信篤敬行於蠻貊之意鄧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以德懷羌卒破迷唐降諸部亦是此道

兵機

李廣出遊卒遇匈奴數千人乃令騎士下馬解鞍以示不走馬武爲蘇茂周建所敗弈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乃閉營固守示不相援應變之機出人意表

選舉議

沈既濟曰選舉之法三科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試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顯黜則眾才咸得而官無不治愚觀既濟所論蓋即漢人之遺意漢之刺史郡守自辟功曹州縣所舉孝廉茂才每以得失爲殿最故漢治庶幾近古則既濟之議鑿鑿可行

言利

王鉷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以輸內藏則曰此不出於租庸調王安石立青苗等法以括民則曰不加賦而用足言利之臣往往巧中如此

唐時異事

唐自武氏以至中睿士風人心卑鄙薄惡眞可怪異郭霸嘗糞以媚元忠蕭杜懷餒以告張德楊再思以宰相而作高麗舞媚張同休祝欽明以祭酒而作八風舞備諸醜態周興來俊臣等羅織則破數千家萬千人此皆宇宙所創有天理人情所不可信世道晦暝至此而極豈非天地一大厄運耶

道士

陰陽術數道家之所有事司馬承禎不以告君過人遠矣其言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術數又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此眞有道粹語較廣成窈冥昏默之語尙爲過之至指終南爲疾徑深破千古仕宦隱微深痼之病承禎其陳搏同流乎

直筆

董狐之筆太史之簡自昔稱之至如孫盛之春秋不狥桓溫吳兢則天之實錄不阿張說侃侃風節何異古人其視陳壽索米作傳與魏收舉之升天按之入地者不天淵乎

存亡

秦皇得天下自謂一世二世至於萬世光武得天下南陽宗戚乞復十年則曰天下至重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其作壽陵則曰毋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秦皇諱亡何其促亡光武不諱亡何卒不亡故曰亡者保其存

冗員多則俸不得不薄吏俸薄則妄侵以自益而民不得不窮宣帝增小吏俸光武減損吏員又詔增百官俸宋太祖亦省減州縣官員舊俸月增給五千深得治術今天下宜效之

爵祿

帝王立賢無方爵祿公器而以專私鄉曲與故舊則示天下以不廣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郭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多用南陽人張佚曰陛下立太子爲陰氏

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可謂侃侃正論

知幾

楚王戊醴酒不設穆生曰今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申公白生胡疆起之似不以穆生言爲然者及戊與吳王通謀反漢二子諫戊不聽且胥靡之衣之赭衣使舂於市鉗市之言何其如持左券乎是以君子貴見幾

信任

吳急攻梁條侯委梁於吳堅壁不救天子詔之亦不

髖髀斧斤之說窮惟偃設推恩之令俾諸王得以地分侯子弟則藩國不削而自弱天子又不任怨而任德計最便者

讀史雜記卷上終

壹捌玖 册 102 版

天道

不韋以邯鄲姬而盜秦秦盜而不韋誅黃歇以李園妹而盜楚楚盜而黃歇死天道昭明其可欺乎

趙厥養卒

趙王武臣見囚於燕張耳陳餘請之不得養卒能以數言賺趙王眞有戰國說客風就謂卑品賤人中有此見解

德言

在德不在險舟中之人皆敵國吳起告君伊周何加焉然貪財好色母喪不奔殺妻求將起德安在乎有言者不必有德於起益信

正君

牛畜商欣徐越人品未必皆賢而公仲一進之後能使歌者搶石之田止誰謂君心轉移不在賢才哉番君可謂善識正君之機

用奇

田單之拒燕縱反間而使騎刼代樂毅一奇候舉一卒以爲師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一奇宣言劓卒掘墓用以挑燕軍激齊民又一奇謬收即墨金以賂燕將曰城降毋屠邑使燕信而懈攻又一奇火牛衝陣又一奇單眞智巧乎

避權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炎炎者滅隆隆者絕權勢豈可久居之地乎傳喜鄧康頗知此道故傅鄧滅而喜康全鄧隲梁商有愧多矣

雅量

孔明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損多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又

曰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及觀蔣琬之待楊戲與楊敏其雅量大與孔明同

元勳

高祖入關諸將爭取財帛蕭何獨先入丞相府收圖籍以是知天下戶口之數唐太宗每克一城諸將亦爭取寶貨惟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開國元勳氣象自殊嘗考元太祖滅夏諸將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既而軍士病疫得大黃可愈所活萬人噫就謂夷虜得人不比隆漢唐之傑乎

賢者過之

梅福避王莽而遂逃妻子棄人倫楊喬卻帝女不得而遂不食而死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與黨獄上書自言張逕守睢陽羅雀掘鼠老弱互食不已終至殺愛妾饗將士侯景殺張嵊欲全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登鬼錄不就汝虜求恩元魯山事母至孝母亡廬墓而以不由親命終身不娶以絕親後行俱高矣然皆賢者過之之事

釋老

東漢儒者多學圖緯張衡疏曰律歷星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如畫工惡圖犬馬而好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余觀今之士大夫舍吾儒日用常行之道不講而侈談二氏得非惡圖犬馬好作鬼魅乎此非深有契於清淨之理不過涉其糟粕用以驚時駭俗耳欲杜此弊有二法言禪學者當如太宗待蕭瑀聽其出家言玄學者當如玄宗待鄭詵鄭仙舟度爲道士則士大夫必無尊崇二氏者矣

四六

光武詔中外上書毋得言聖明帝禁章奏浮辭曰誓不爲詔予嗤隋泗州刺史司馬收之文表華豔文帝詔付所司治罪復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我太祖亦禁表箋四六浮豔之文嘗觀兩漢以前告君之表亦止平敘至唐始有四六然嘗以臣對君以卑奏尊今則朋友相與僚屬相事一概駢語稱功頌德矣世道之降卽此可覩豈非忠信之薄而浮僞之長乎

刑罰

趙廣漢以私怨殺男子榮畜張敞以小過殺稼史絮舜漢竟被誅敞亦幾不免天道好生而惡殺人命至重豈飾喜怒之具乎乘權用法者宜以二事爲戒

觀人

臼季以儲耕知卻缺子產以一言知然明郭泰以危坐知茅容陸象先以敬來敏以圍棋知費禕劉惔以善博知桓溫郗超以履屐知謝玄桓玄以橈蒲知劉毅王導以不答江東米價知王述王弘以累十二棋知王僧虔高歡以抽刀斬絲知高洋觀人之法每於其微

刺客

鉏麑不忍殺趙宣子以其朝服假寐不忘恭敬沐謙不忍殺司馬楚之以其齎藥視疾情意勤篤張師政

統干承基不忍殺于志甯以其居喪盡哀痩處苫塊三人死生呼吸竟以德免如此誰謂刺客不可德感乎信哉君子修德卽終食造次亦不可違

知人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莊周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信然哉四岳失之鯀孔明失之馬謖魏徵失之侯君集李泌失之竇參董晉李憲失之鄭注寇準失之丁謂呂公著富弼韓維歐陽修司馬光失之王安石呂大防失之楊畏游酢胡安國張浚失之秦檜

貢舉

韋彪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先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又曰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又曰宜鑒齊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盧毓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人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劉曉論選曰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日誦萬言何關治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此皆用人之要法

名實

王成僞增戶口得蒙異等之賞于定國爲廷尉而殺趙蓋韓楊得蒙不究之聲然王成卽露於當時定國貽譏於後世名實眞僞千古難逭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義命

滕撫不賂五侯司馬直不從西園修宮錢傅燮不狥趙忠之求此皆能以義命自安者

友誼

左儒死杜伯虞卿赴魏齊千古以爲美談及觀漢末之人才此常事耳若景毅之於李膺孔褒之於張儉田疇之於劉虞臧洪之於張超陳容之於臧洪其友誼抑何篤至乎東漢風俗眞足媲美三代

中菁

天下唯薄之事最難覈實小人每藉以中君子君子每因此見傷於小人王鳳逐王商蔣之奇劾歐陽修皆以此耳鞫此獄者甯厚毋薄甯有遺奸毋傷雅道成帝時有司奏梁王立淫亂事請誅谷永上疏曰帝王不聽中菁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臣愚以爲加恩勿治宜及王不服詔廷尉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爲

宗室刱汙亂之恥天子由是不治梁王綱目書予觀此可爲後世審斷中興之大法

義士

李固杜喬死梁冀暴二人尸令有敢臨者加罪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鐵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遂與董班俱往臨哭不去喬故椽楊匡號泣守護尸喪積二十日詣闕上書并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亮班俱隱愚謂郭亮董班場匡其視欒布哭彭越何以異可謂烈士廉范變身爲獄卒以衛鄧融王成匿李燮爲酒家傭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而已賣卜於市以全李氏之後同一節義求之今人安得有此

讀史雜記卷下　七

外轉

蕭望之由少府復爲左馮翊寇恂由九卿出守潁川沈景以侍御史出爲河間相宋范仲淹等因諫不行求補外州今人輒以臺諫補外爲不屑亦異乎古人矣

寬嚴

孔明曰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此雖一時救弊之策而實萬世可行之道然亮雖恭正得此道

肅法令愼名器至於薦拔人才則又未嘗限之以資格犍爲太守李嚴辟楊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爲廣漢太守有亮嚴愼而又有亮圓通人才何患不出而縉紳何患不奮乎

言行

顏光祿以少正卯之惡甚於盜跖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范甯以王弼何晏之罪甚於桀紂曰王何以滅棄典文幽深仁義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此皆確言

讀史雜記卷下　八

用人

吳尚書暨豔好爲清議彈射百僚陸瑁以書戒之曰聖人嘉善矜愚記功忘過今王業始建乃漢高秉瑕錄用之時汝頴月旦之評恐未易行也此用人之要法諸葛以嚴治蜀而獨曲容法孝直李泌申理路嗣

父子樹黨爭位者道子元顯蔡京蔡攸千古以來只此兩家悲哉爵祿何物而令父子相傾乎

直節

虞詡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嘿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厚福李夢陽封事曰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虞詡夢陽之言其意相合古今世道人情之深病每每坐此

諫法

劉曄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曄雖巧詐而所言實納約自牖之義可爲諫法漢之留侯嘗用此術

和衷

魏陳羣曰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固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讐黨而毀譽失實二者不可不察余驗之今日信然

聲名

莊生曰爲善無近名陸喜曰上士多湮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譽而近禍殃嚴遵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陳摶曰名者造物之所忌人亦何苦營營求名爲乎

慎交

羊祜辭曹爽之召傅嘏絕何晏之交王彰拒楊駿之辟韋忠卻張華之薦江湛辭檀道濟之婚張豫止楊國忠之謁韋澳違鄭注之舉林大中拒韓侂胄之友均能慎於所從得免禍患羊祜曰委質事人談何容易君子不可不知此意

夢寐

齊將軍張敬兒信妻體熱之夢意欲無厭卒至殺于華林園梁武帝信中原收守之夢輕納侯景卒至喪師覆國餓殫臺城事不斷之於理夢可盡信耶

天文

高允精天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傳奕戒子勿學妖胡法雖深究術數之書而終不加信白言其學不可以傳我朝劉誠意戒子孫勿習天文書蓋即高允傳奕之意

詩祟

楊惲以頃豆見殺薛道衡以燕泥被誅王胄以庭草

致戮蘇軾以墊龍受譴石介以救茅脫距受禍詩之
爲崇一至於此鮑昭多累句僧虔爲拙筆其智矣乎

小善

袁益卻夫人之座阻梁王之嗣郅都勇悍公廉不發
私書公孫弘布被食不重肉詵郭解抑卜式諫罷西
南夷劉栖楚碎首玉階王杰文諫太子勿預外事王
欽若請蠲逋負釋繫囚丁謂請罷兵撫蠻寇自古小
人豈無小善可稱哉若以一二事論彼亦賢人君子
之列矣觀人者毋以一得定人品

善悟

陳平以分肉而通宰天下卜式以牧羊而通牧民高
歡以剪悍馬而通御惡人蓋智之士即微可以知大

忠信

張綱單車詣張嬰之壘裴懷古輕騎詣始安之獠郭
令公釋甲免胄單騎往回紇之營李抱眞以從者數
人入王武俊之軍宗澤單騎詣溢王善營降其眾七
十萬忠信可行於蠻貊於五人見之

重厚

王昶旦之黜張昌齡王公瑾以二人文體輕薄終非
令器裴行儉之料盧駱王楊以其雖有文章浮躁淺

露非享爵祿之器可知養雷存誠爲學問第一義」

平恕

文瓘爲大理卿囚聞改官皆痛哭徐有功遷侍御史
天下聞者無不相賀崔仁師鞫獄詵使囚自請死曰
崔公無枉唐臨審囚能使囚自言曰唐卿所處本自
無冤平恕一念感人至此孟子曰以生道殺人雖死
不怨殺者

識量

傅嘏戒鍾會曰子志大量狹功業難就孫登戒嵇康
曰子才高識寡難乎免於今之時可知士重識量才

非所先

文人無行

武后之篡陳子昂獻周受命頌張昌宗兄弟嬖幸用
事宋之問沈佺期傾心媚附安祿山僭號王摩詰受
其僞爵王叔文專權柳宗元劉禹錫爲之黨附數人
詩名冠唐而其志節乃爾文人無行豈虛語乎嘗考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及宴羣臣盛奏眾樂
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
怒支解之夫文人不及甄濟已愧矣乃可不及雷海
青乎哉至於不及殷下孫供奉則又甚矣

象箸

舜作漆器諫者十七人紂爲象箸箕子歎之說者謂忠臣防漸固爾要亦上古風氣朴茂耳目創見故駭爲異周以後之民俗漆器象箸直常物耳土簋土俎尚可望之帝王乎愚謂奢僭如今日受享大過折福必多

敬恭

晉侯受玉惰史過料其無後成子受脹惰劉康公料其不反卻缺夫婦饁耕相敬如賓臼季知其有德薦之執政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避雨樹下眾皆夷踞謂時詘舉羸者也故曰不時門成而昭侯薨土木不

容獨危坐郭泰見而異之勸令從學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故曰敬德之輿又曰敬德之聚

守法

天下之治恃此法下患不能執上患不能容倘下狥上上撓下天下何自而治乎然善事君者當論我之執不執不計上之容不容蓋計容否於上意而執必不力矣魏絳戮楊干之僕韓厥誅趙宣之御趙奢殺平原之用人董宣格湖陽之蒼頭李膺破杜以出張朔王猛下車以收太后弟德郭令公隸人犯禁裴諶劾奏漢文弄臣申屠嘉挫抑光武舍中兒祭遵正刑

古人風裁不可不法

宮室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猶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所謂時詘舉羸者也故曰不時門成而昭侯薨土木不

德化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民有爭訟輒求實判退無怨者至歎曰甯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王烈器業過人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諸有爭訟質之於烈或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還三代以下求化民之德如此二人者蓋亦晨星

悅親

曹王皐在衡州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泉京疾之陷

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爲衡州
始皐之遭誣州治念太妃老將驚而疾出則囚服就
辯入則擁笏垂魚卽貶於潮以遷入賀至復衡州乃
始跪謝告實夫皐之孝思可謂深矣八子聚百順以
事親何忍親親拂意之遇而有不豫之色哉漢毛義
清修自高以行誼稱鄉里郡守辟之令安陽則捧檄
而色喜彼亦以爲母在故爾孝子悅親大都如此若
夫王義方爲御史不惜危身以糾李義甫尹焞不對
元祐黨人之策絕意仕進乃俱先以白母而亦不失
其爲孝此又不可例論矣

孝弟

嗣立之母遇兄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解衣請代
母不許輒私自杖母爲稍寬李迥秀母本微賤妻叱
媵婢母不悅迥秀卽時出之或問何遽如是迥秀曰
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嗣立之弟
迥秀之孝可以風世

諫臣

從古直臣莫如魏徵然徵之議論深識大體其言曰
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此數語
者觀人的訣而亦諫官論人之要法故御史權萬紀
告訐有罷大臣嘗被譴怒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
體以揭爲直以讒爲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但取其
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爾而彼以挾恩依勢逞其
奸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房玄齡王珪主內外考權
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
委任所考旣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
阿私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此等
議論藹然忠厚而亦不失爲正直其眞識大體君子
乎程顥爲御史曰使臣補闕拾遺則可使臣拾人短
長以沽直名則不能陳瓘一代遺直然不言人暗昧
之過此與魏徵之見皆相符合故爲諫官者能如魏
徵程顥陳瓘亦足矣漢之江充唐之權萬紀攻訐沽
直何益於國而亦何利於己乎

家訓

天下惟知者能遠權勢保身名四皓曰駟馬高蓋其
憂甚大蓋權勢所在多爲禍府謝瞻見弟謝晦賓客
輻輳責曰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交游
不過親朋而爾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

雞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
供一無所食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語竣曰吾平生
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
後人笑汝拙也嘗早詣竣賓客盈門竣尚未起怒曰
爾出糞土之中升雲霄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夫瞻之責弟延之責子可謂超然遠覽矣使晦與竣
能遵父兄之教又何至有殺身之禍

人品

顧雍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岑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
有憂色語賀客曰受弔不受賀向敏中加僕射帝意
不悅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密使覘之敏中方謝客門闔
悄然瞷其庖中亦寂無一人此等人品亦不易得人
以一官榮閭里誇晝錦者視此顏汗

陰德

袁安遷楚郡守到郡不入府先按楚獄理其無明驗
者條出四百餘家東漢袁族累葉公卿肇慶於此

文質

漢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固不可訓然曰儒者
文多質少實中三代以後儒者之深病士大夫果能
如萬石君不言而行教訓子弟馴行孝謹無文何病

不然馬遷班固杜欽谷永揚雄劉歆輩博極羣書文
彩煥發終何當聖賢之道反爲名教罪人

謹小

鄭靈公貪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染指於鼎嘗
之而出弒靈公鄭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食士
羊羹其御羊斟不預乃驅元車入鄭軍華元見執飲
食小節輒召大釁不可不慎

奢儉

康公聘魯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有魯叔
孫東門其亡乎王曰何故對曰二子者儉能足用矣
及之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愚謂儉侈之
分豈獨可卜家之存亡哉國之存亡亦可知矣

大義

雍州刺史劉沈討河間王顒被獲曰知己之惠輕君
臣之義重沈不敢違天子之命量强弱以苟全投袂
之日期之必死葅醢之戮其甘如薺壯哉沈乎可謂
深明大義

相成

韋雲起於帝前劾柳述述後舉雲起爲通事舍人起

之剛直述之虛受兩俱美矣

錢虜

君王后不媒自嫁父敗恥之終身不見君王后品何超越卓王孫恥女私奔後乃心豔相如之貴顯直錢虜耳不堪爲敗作僕

佳話

吉翂以幼年擊登聞鼓乞代父命奇矣乃後又拒丹陽尹王志之薦不欲因父取名尤奇之奇千載間與提縈爲兩佳話

二姬

宋火災伯姬在焉有司請出伯姬不可曰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母未至姬遂火死楚昭與越姬讌遊既懽邀姬偕死姬不奉命而以莊王淫樂改過之事諫及楚子病不肯禍於將相姬歎曰大哉君王之德妾願從王矣遂自殺夫死生之際亦大矣乃伯姬畏義不畏火越姬從德不從好何其視死如歸哉彼冕冠而號丈夫者顧反不及耶終春秋時二姬而已

任將

蕭何之知韓信杜黃裳之知高崇文龐籍之知狄青

後俱成功不爽衡鑑大臣當國宜以知人爲要

私書

唐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囑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囑皆不得頎文昌反以關節不公誣徽貶刺史或勸徽奏二人囑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耶取而焚之君子曰錢徽可謂長者矣余觀今時士大夫習尚攻訐發人陰私每引私書爲證佐甚至開人密緘覘之錢徽古道蕩然

邪正

李德裕曰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何喬新曰人品難知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和媚易親者小人也此數語大概盡邪正之辨

相權

周舁爲相問於判官韋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舁愕然澳曰爵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韋澳此言凡爲大臣宜寫一通置座右

方正

魏世祖出獵獲麋鹿數千頭詔尙書發牛車五百乘運之旣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古弼諫表魏主曰果如吾言劉齊賢爲人方正唐高宗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鶻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鶻者耶夫人臣方正人主自有憚心不敢以非道之事相强求眞宗天書之事謂左右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是亦憚旦矣惜乎旦乏骨力而受美珠之餌

別白

讀史雜記卷下

趙抃彈劾不避權貴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斯言深知大體

任事

范仲淹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范鎭上疏請建儲言甚切執政曰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鎭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論其難易君子任事當省斯語

寵辱

讀史雜記卷下

富弼曰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

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余觀自古君子小人之情狀大都如此

好還

章惇攻蘇軾貶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房惇又以爲强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契甚明而止及後惇貶雷州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余謂此與商鞅出亡舍人不納之事同天道好還固如是乎

異同

陽城爲諫議大夫七年不言任伯雨爲權給事中半

歲之間上百八疏兩人皆以直聲聞包拯尹開封尚嚴而治歐陽修尹開封尚寬亦治兩人皆以吏績顯君子行事何必盡同

是非之心

雷海青不從安祿山安民不忍刻元祐黨人碑施全欲刺秦檜樂工匠卒有此耿耿哉眞爲奇事可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糾劾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搆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貶日知爲縣丞從古正人糾邪人邪人亦訐正人況臺諫任怨彈劾人主尤宜保護不然京房王章之禍且至矣誰敢開口言國事乎玄宗此舉差强人意惜乎不克終耳

張說

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嘉貞不悅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按張說人品不甚正此言乎恕確然

不易

清源

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何憂不治此萬古確論

反覆

褚淵貳袁粲崔浞反敬暉白敏中背李德裕蔣之奇攻歐陽修楊畏叛呂大防固小人反覆無恥亦由君子閣於知人

省冗員

唐憲宗光和六年李吉甫奏省吏員并州縣於是省

罷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餘人武宗會昌四
年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裁減凡一千一百
十四員五年德裕又奏罷郡縣吏二千餘員觀此可
知冗員之多而吉甫父子爲知治矣

守正

長孫無忌勸立其甥晉王治爲太子而殺無忌者卽
晉王郭崇韜勸莊宗立劉氏爲皇后而殺崇韜者卽
劉氏可知君子涉世惟在守正一萌邪念祇以速禍

死義

田橫五百人時每修譚至如諸葛誕之於司馬師張

彥卿之於周世宗部下千餘人斬之殆盡俱無一降
此不過於田橫哉金忽斜虎赴水殉君軍士五百餘
人皆從死元余闕守安慶城破自剄居民千人赴於
降賊皆自焚俱千古烈事

李聽

唐穆宗爲太子時求馬於李聽聽不與後穆宗信而
用之周世宗爲晉王時求錢於張美美每曲狥其意
後世宗薄而疎之此卽陳摯取詈己之女意

儀度

死生之際最易動情李藩覩見殺之詔神色不變與

王景文處死不亂何異哉德宗望其儀度而卽喻旦
授秘書郎其亦善觀人者矣因是而歎夫子溫良恭
儉讓孟子廣居感人之神捷信非虛語

世及

唐宣宗時裴休請早建太子帝曰若立太子則朕遂
爲閒人後唐明宗時何澤表請立從榮爲太子唐主
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
原舊第耳宋太宗立太子出謁太廟京師懽躍帝不
懌謂寇準曰人心遽屬太子將置我何地宋英宗疾
韓琦請建儲安社稷帝力疾書太子名泫然下淚文

彥博退謂琦曰適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不
能不動嗚呼天下大物世及猶吝而謂三代以下可
爲傳賢之事乎

竇良女

李希烈入汴强取戶曹竇良女以爲妾女辭家曰無
憂我我能滅賊卒之女結牙將陳仙奇之妻竇氏爲
姊妹又乞希烈任仙奇以希情然後密使仙奇滅希
烈女色一人强於甲兵十萬如此哉傳曰晉以男戎
滅戎戎亦以女戎滅晉女戎二語殊可玩味

宋論

張祖仲曰羅景倫有言宋國家一統之業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渡江以前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鉞砭

讀史雜記卷下終

黃魯直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知言哉夫上知有人心中才多過端匪借古人爲鑑養清明矯偏駁濫觴何極譬穀稺不嘉雨露灌溉又不至生趣槁矣余最愚弱承乏劍理詞牒之與親而簿書之與伍神氣日俗於是公餘展卷偶有感發輒題署壁以資儆或曰聖學重默識題壁何爲曰默識未逮書紳宜昉也或曰士志三代耳乎所錄者漢以後事恐無取曰三代有聖經童而習之近事對症尤易見泛河者先支流登山者必跬步也或曰題壁似

矣梓之不亦近名乎曰我與所梓漸省則無疚否則人執所梓以券我而罪我何以對是梓意也總之囿勉所爲也

明新昌鄒維璉德輝甫著

于定國既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執弟子禮我朝紿事中賀欽聞白沙講道蘗曰至性不顯寶藏猶埋時即我用而我奚以爲時用乃解官北面師之方獻夫與陽明同銓曹位陽明上一聞陽明言執贄受學維璉曰君子爲學沒身而已豈以顯晦窮達有二哉予往時以制義赴公車爲飢所驅惟恐弗酹及今服官始悔稽古之未能而恨應世之無術若又玩日愒月悅不若已終虛此生因書諸事以自儆

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爲吏歸謁必朝服見之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仇香燕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之異

維璉曰古稱治國易齊家難大抵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先儒語學云晝卜諸妻子旨深哉仇香萬石自嚴自責不動聲色能使妻子子孫自爲謝過可謂美矣余性慢易居室衣冠嘗從便率家人

有過又輒徵色發聲憤而成睽其於修齊學問無
乃缺畧乎因書二公事以自儆

直不疑爲郎同舍告歸有誤攜同舍郎金以去者郎
疑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後攜金者至郎大慚人或毀
不疑爲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終不自明卓茂爲丞
相府史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
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
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
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

維璉曰衛玠有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
可以理遣以此涉世世間有何橫逆足較哉不疑
子康雖或矯枉過正而雅度可愧褊心人則慕此

亦佩韋一助矣余嘗間有心跡不諒於人便覺憤
憤與爭當是氣量迫隘故然因書以自儆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歸乃日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
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爲子孫立產業廣曰吾豈老
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
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
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
而生其怨

維璉曰古今士大夫不恤筐篋無非欲爲子孫耳
乃二疏現有之金尚欲散之此與楊震清白遺後
張嘉貞不市田宅先後一意陽明先生有言人爲
子孫日夜營營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子
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旨哉益過生怨
之論哉予竊薄宦首宜讓破此義因書二疏之言
以自儆

尹翁歸爲人公廉明察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
國定國欲託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退

謂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蘇瓊爲
清河守沙門道研以貲出息常得守令爲徵然累見
瓊終不得言而返其徒問之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
入青雲無可得論地上事

維璉曰君子自處嚴正交臂坐談即有一段凍動
感發之神先能寢人邪心故貨賄之說不陳夷齊
之前諂媚之言豈入龍比之耳哉余竊理官性頗
亢直何敢以私狥人然不能使人不以私干當是
嚴正不及古人因書翁歸蘇瓊事以自儆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尚禮義好教化接待下吏恩施

厚而約誓明或有欺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傷悔至爲刺到入爲馮翊民有昆弟訟田者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是日移病不視事閉閤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遺終死不敢復爭延壽恩信遍於二十四縣

維璉曰三代之直猶在斯民君子自反仁禮而忠民何不格卽吏胥狡猾未始盡無良心正已率之立法束之而又恩意恤之彼何樂於干綱負上乎今之居官者遇有奸頑一以擊斷撈掠爲事寧有

得情弗喜反已責躬如延壽者乎余理劍津視此多慚不及漢人安望三代因書延壽事以自儆

孔奮爲姑臧長有清節姑臧在河西最爲富饒奮任四載力行清潔爲人所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竇融入朝諸守令貨財連轂唯奮無資單車從道

維璉曰儒者訓釋廉義則謂廉有分辨不苟取夫天下事果一分辨充類至盡豈必簞簋不飭爲塁哉一介之物取非其有於分辨何居該稅剩錢以供筐篚畢竟自恕一念爲之苟不自恕何可訓乎

任延之言以自儆

漢明帝爲太子時太中大夫鄭興之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荊太子山陽王因梁松以縑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坐之惟眾不染於辭

維璉曰君子愼擇交交有邪正禍福係之若因眼
前之勢利便胎終身之深憂向使鄭眾守正不堅
因梁松而通太子松敗眾必坐矣班孟堅敗於竇
憲入司馬敗於王叔文何無鄭眾遠慮哉余服官
未深涉世尙淺患不知人安敢輕於著足因書以
自儆

班超爲西域長史帝遣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
闐不敢前而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
愛妾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帝知超忠乃切責
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
幹謂超曰邑前毀君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
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
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維璉曰毀譽之際人所難忘然使一一逞已志快
恩讐無論傷虛公之體且亦何能涉世乎王昶曰
哉余嘗恐成敗得失之念撓其獨往獨來之初心
有負生平因書二事以自儆

吳祐爲膠東相有毋邱長因客辱母殺之亡命入膠
東爲吏所執祐問長有妻子乎曰有妻未有子卽移
妾邱逮長妻使入侍妻遂有娠臨刑乃囑指謂妻曰
幸而生子當以吳名言我吞指爲誓囑兒報吳府君
道河汾爲學者師

維璉曰于定國之理獄務在哀鰥寡存審愼之心
然審候云者欲其不枉耳未有罪至殺人而猶念
其無子者寬解桎梏令妻與宿誰暇委曲體恤至
此乎余爲理官用法不可無此心因書吳祐事以
自儆

劉矩爲雍邱令以禮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
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門不可入使之更思訟者
感之輒各罷劉寬歷典三郡性仁恕雖在倉卒未嘗
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
加苦

自儆錄

維璉曰蒲鞭之事人謂難行然唐徐有功李日知
尙且終任不撻一人則何故且事卽未必盡宜今
日矣意不可師乎疾言遽色果何爲者豈若引訟
庭訓動之以思已不勞撓而人尤感格之爲兩得
哉余接吏民疾惡過嚴不能以禮誨諭而輒厲於
辭色是吾褊也因書二公事以自儆

祖帝時郡國奉詔舉黨人多至百數惟平原相史弼
獨無所上詔書及從事切責弼曰先王疆理天下風
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
誣陷善良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
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維璉曰先王賞不僭刑不濫必不得已寧僭毋濫
刑獄何事而可承望上司誣陷善良乎前此張釋
之後此徐有功俱可稱述若于定國爲廷尉而有
弼事以自儆

中丞呂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汚僭侈貶臨賀尉憑
親友無敢送者樂陽尉徐晦獨至盩田以別權德輿
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
明公他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
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
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自儆錄

維璉曰交道廢信義薄有窘則附先勢則疎比比
皆是徐晦之送楊臨賀不有古人之風乎夫景毅
爲李膺解官王回爲鄒浩治裝李紘王質爲范仲
淹設饋患難相與猶曰賢聲可慕憑以貪敗晦能
冒跡以全交眞人所難予交與不可不盡此義因
書徐晦事以自儆

張昌宗賄張說以證魏元忠張說大對宋璟曰名義
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害正以求苟免劉知幾曰
毋污青史爲子孫累鄒浩以諫立劉后竄嶺表遇友
田晝洁流涕晝曰使志完官京師得寒疾五日不汗
身死矣豈必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無以此自多天
下事所當爲者不止此也薛季昶秦徐有功阿庇竇
希玠母龐氏罪當掖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
獨死諸人永不死耶既食掩扉熟寢

維璉曰君子秉道而行死生且可置度外況官爵
乎然非有輕死生之達觀則正氣必不伸非有重

名義畏鬼神念青史顧子孫之卓識則死生必不
輕余嘗喜此數語警切痛快因書以自儆

陳留仇香爲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
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
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
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母涕泣而起香乃
親到元家爲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爲孝子

維璉曰天下極惡恒少尋常過惡以下皆可變化
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
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
告人曰吾聞伎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

凡骨肉至親之訟中毒暗昧之過與夫情罪可矜
之事皆從寬恕開以補過之端但愧德非仇香故
民不爲陳元也因書以自儆

蔣琬秉政東曹掾楊戲素簡畧琬與言論戲時不
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如其面面從
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
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
事憒憒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
人無可推後敏坐事繫獄眾懼必死琬心無適莫敏
得免重罪

維璉曰人情好上人恥下人雅量如琬戲慢敏嘲
罵無計較其眞與物無忤君子乎傳曰川澤納汚
山藪藏疾瑜瑾匿瑕國君含垢書曰必有忍其事
乃濟有容德乃大琬得之矣余素有好勝負氣之
病每遇人侮雖不深計心已不平因書蔣琬事以
自儆

光祿勳顏含方正恬淡時論以王導帝之師傅宜爲
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
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
告人曰吾聞伎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

豈有邪德乎郭璞常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筮龜

維璉曰人惟不能修己守道乃始逐逐世味患得患失夢寐不寧以此涉世便至降禮屈節而不惜有如顏含守性命卻筮龜又何氣慴王導哉顧凱之不肯降意戴法興戴明寶而著定命論亦與顏含意同余嘗恐利害得失奪吾剛大初心因書顏含事以自儆

陶侃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

未嘗少閑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優遊荒醉生無益於世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嘗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以習勞又嘗造船木屑竹頭皆籍而掌之

維璉曰君子持論以正決難遷就以投時好後世如尹和靖應科舉策題問及元祐黨人和靖歎曰是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此卽范縝不肯賣論取官意余嘗恐功名利達誘吾有違心之言因書

劉悛字眞長嘗與王濛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甚盛悛卻之濛曰聊以充虛何峻拒悛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維璉曰邪正之品薰蕕殊器君子一與小人比落其套中必以非道非義之事相波及受累多矣飲食雖小何可不謹徐孺子飲茅容酒此爲已知茅容賢耳不然雖饑烏得而食哉小人不可作緣一語周歷時故驗之愈眞因書以自儆

齊竟陵王子良好釋氏范縝盛稱無佛又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於形猶利於刀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至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

維璉曰君子持論以正決難遷就以投時好後世如尹和靖應科舉策題問及元祐黨人和靖歎曰是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此卽范縝不肯賣論取官意余嘗恐功名利達誘吾有違心之言因書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俗畏疫一人病闔門避之病者

范縝事以自儆

多死公義命皆與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於是民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駭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於獄而安寢於家乎

維璉曰子民之道在同好惡疾痛疴癢自宜相關至如輿病置廳設醫省問豈異事哉昔袁安遷楚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郡守不入公府先理楚獄公義不忍家寢之一念何異於是余嘗自反軫念民隱未能親切若是因書公義事以自儆

戴至德劉仁軌同爲左右僕射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詰難未嘗予奪實有冤者密爲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有老嫗嘗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

維璉曰君子有高天下之量智名勇功俱宜渾忘蓋人之好名誰不如我德欲歸己怨將誰歸若戴至德之受牒不竊威福任使譽歸同列而已不有視彼忌人伐己掠美取名者邈鴻鵠迥別余嘗自反保無掠人美之病惟自身名根尚覺未忘是吾小也因書至德之事以自儆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維璉曰古道日降僚友猜忌爭功爭名甚而爭官爭差有之矣寧有念人母代人萬里役者乎柳子厚劉禹錫非端人也然其獲罪同謫子厚尚念禹錫母老以柳易播乃視叔季人情非特狄公風邈耳子厚不若矣余處僚友宜敦此誼因書狄公事以自儆

宋璟爲廣州都督後拜相廣州請爲璟立遺愛碑璟請禁之以革諂媚之風於是他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璠獻所爲文璟判之曰觀其屈宰論頗涉諂諛文章若高宜從選舉不可別奏也

維璉曰衰世吏治日卑詔風日熾本無畏墨之情
遽刻峴山之石詩文獻諛稱功頌德凡以上有好
者下有甚焉者耳君子觀之能無顏赤昔晉中行
文子出游從者曰齊夫公之故人矣不休文子曰
此人求容於我者吾恐以我求容於人也司馬光
所遊脇委蛇遷就弱者何伸強者何懲故茹柔吐
剛聽訟大弊元紘抑貴主直寺僧風裁峻厲何如
哉余嘗雅慕其人眞可爲法因書其事以自儆

韋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澳以心力衰耗難處
繁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
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多以仁
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爲伸耶萬一悞
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赦使至更
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
者

維璉曰人非豺狼治獄之際寧有樂人死惡人生
者乎第以深者獲公名位一貪勢必狥私以害公
忠寬營而西晉禍伏馬斥而天寶亂宰輔利人國
家皆起患得患失之一念卽銅墨之吏壞法殘民
亦自戀戀一官始故時事不佳二語切中古今深
病余每念此惕然神竦雖愧無表見敢不自守因
書韋澳之言以自儆

錢若水爲翰林學士帝謂之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嘗恨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爲榮矣得不思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尙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

維璉曰人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感恩圖報固爲當然但必爵寵效忠可遂況淪懷坎乎施報之說論於平人則可論於君父則不可余嘗恐蹈中人以下之習因書錢若水之言以自儆

自儆錄

張詠有大志尙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功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

維璉曰士以廉潔守官猶之女以節操守身女之守身亦常事耳何足自鳴至勤勞公忠盛有分量沾沾誇詡臣道必未盡而德量已先損矣余爲理官未敢市清矜能但七載效勤形神勞瘁實問有言苦之病覩此翻大槐恨因書張詠之言以自儆

自儆錄

維璉曰人臣秉道匡時至於忤時相犯主怒豈不令名顯揚哉然范公寧使己身無名不忍天下受害視彼一疏塞責刻草獵聲者德器迥別矣余嘗雅慕其淵弘之量足愧淺薄因書以自儆

范純仁忤章惇流嶺南諸子欲以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賓客特設一桌覆以錦衣置杯其上一日吏行酒誤觸二杯俱碎坐客愕然公笑曰成敗有數吏何足罪

維璉曰人惟德宇寬而後容受大雖當大故屹然不動如燃鬚碎玉二者詎爲人情所堪乎魏公泰然了不動色眞與卓子康劉文饒同一雅致余性躁急嘗以小故督過下人視此愧恨因書以自儆

范鎭以言青苗之害忤王安石遂致仕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鎭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剪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自儆錄

維璉曰人臣秉道匡時至於忤時相犯主怒豈不令名顯揚哉然范公寧使己身無名不忍天下受害視彼一疏塞責刻草獵聲者德器迥別矣余嘗雅慕其淵弘之量足愧淺薄因書以自儆

范純仁忤章惇流嶺南諸子欲以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維璉曰君子行法俟命臨難苟免生平盡喪偉哉

有愧生不若無愧死之言乎且患難不易節易不

怨尤難若純仁者養到君子也因書以自儆

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

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

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時攻程朱僞學急

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

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

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

氏易傳未委審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

維璉曰仁者萬物一體何忍見人困厄慨然奏趙

相視乎但富能行德中人可勉貧則賢者不無難

色矣文貞分徒甿生一舉何如襟度後來相業實

肇於此余嘗喜其可以風世因書以自儆

楊文定溥執政時其子自石首入京所過郡邑餽問

不絕獨江陵令范理不爲禮文定問曰一路守令聞

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

待兒簡畧甚矣文定默識之時理爲令纔六月即薦

陞德安府甚有惠政再擢爲貴州布政使

維璉曰士以恬淡無求挺特不阿爲眞品以此擔

當天下事必有定力然上倘好媚惡直則貞介如

范理不免罪譴安望薦拔文定此舉開誠布公眞
得愛憎取舍之法矣余爲理宥亦有衡鑑人物之
任當倣諸此卽涉世觀人大都不越此道因書以
自儆

夏忠靖原吉與同列飮於他所夜歸遇雪過禁門有
欲不下馬者夏曰君子不以冥冥脩行林恭肅鶚貌
莊重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公事之暇輒危
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乃止五鼓輒起率以
爲常

維璉曰敬之一字千古聖學之要卻缺茅容緣以

儆德而晉侯之受玉成子之受脹一惰而禍立隨
可畏哉夫恂慄之衷舍威儀之容何以見坐作舉
止毫不容慢余嘗有不敬之德因書夏林二公事
以自儆

軒惟行輗爲浙江按察使四時惟一青布袍蔬食不
厭嘗三日以米易肉一斤故舊過者留一飯至厚者
烹一鷄聞者驚曰軒廉使爲客大破費天順初以刑
部尚書請老　英廟召至文華殿問曰昔浙江廉使
考滿歸僅二竹籠是汝乎因賜金爲路費

維璉曰君子素位而行無入不得若有出位之思
幸禍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卽崇高富貴尚不滿志故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
德未可執和洽之言遮侈泰之失薛文清曰錦衣
玉食天子之事一介之士得志於時侈用無節甚
至裡衣皆變綾綺之類宜其顚覆然則軒公衣食
淡素非獨養廉亦且惜福矣余嘗恐紛華美麗之
好未能銷盡因書以自儆

薛文清瑄爲御史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晤答云
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後三楊於朝班行中尋
識之稱歎不已王振聞其名薦達大理少卿或邀往
拜正色對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耶

維璉曰昔宋璟不與楊思勗交一語包孝肅與李
百倍於思勗乎三楊賢相文清已爲御史又無呈
身之嫌乃俱介介若是風骨稜然超宋包而上矣
一代儒宗允爲後生來學所師法因書以自儆

胡九韶學於吳康齋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
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笑曰一日三飡菜粥何名
清福胡曰吾幸生太平之時又幸一家骨肉飽暖又
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維璉曰君子素位而行無入不得若有出位之思
卽崇高富貴尚不滿志故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

憂而不足九韶三飡菜粥尚謝清福而余讀書俾第祿仕及親遭時太平不見兵革居官處順俾免吏議此其清福享受過矣敢以沉滯蹇偃爲念哉

因書此以自儆

張莊簡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嘗書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一擾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維璉曰司馬溫公居洛中與諸老會酒七行食五可入入則濫有罪不可出出則縱若夫逢迎上官味惟菜無限薛文清待客只一雞一黍酒三行就

飯而罷皆可久可安之道耳且儒者雖不爲浮屠之戒殺亦奚忍暴殄生物以恣口腹語云食者甚美死者甚苦君子有敬客之心不可無仁物之心

張莊簡揭屏數語可爲世法因書以自儆

張悅爲侍郎有四川監司某者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卑官攜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祿脫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無以微罪斥去之

維璉曰君子秉憲一方宜嚴於大吏毋嚴於小吏大吏有權苟不得人播惡無窮小吏不肖亦何能爲故一家一路之說行於州縣以上則宜執以繩

佐領微罪則苛況萬里遠宦乎余嘗深思造孽害民還在吾輩不在卑官凡報上賢否佐領小過與夫有罪而任淺者多曲容之因書張悅之言以自儆

楊繼宗守嘉興有勢人子因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金楊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乃詰楊曰盜有失主乎楊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楊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有慚色

維璉曰人臣居官當爲朝廷守此三尺法無辜不法以勢奪究竟終歸無法而天下敗壞亦由此始

余爲理官安可畏勢以溺職因書楊繼宗事以自

儆

劉忠宣大夏爲兵部郎中時朝廷好寶玩中貴有希迎者言宣德間嘗遣三保大監出使西洋所得珍寶無算遂命中貴至兵部查三保往西洋水程尚書項忠使吏檢舊牘劉先檢得匿之吏頗被捶項謂一甲卷案安有失去劉徐曰三保下西洋費數千萬軍民死亦萬計縱得珍寶何益案雖存亦當毀之尚足究其有無哉項竦然降位再揖指其坐曰公陰德人此

位不久屬公矣

維璉曰匹夫無權其欲庇人有限卽欲殃人亦有限若居官者一念善卽造無窮之福一念差卽造莫大之業夫三保舊牘當時倘出采寶之役其勢必成成則數萬生命何辜存亦當毀一語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余每念此一官不能爲民造福卽爲己身造業因書忠宣事以自儆

陸澄以多病從事養生王文成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仙家所謂神住氣住精住亦在其中矣元靜但當遺棄聲名

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弊精神糜歲月

維璉曰有道之士心廣體胖喜怒哀樂不傷天和形神俱旺自是疾病消除若夫嗜慾深者煩惱多莊生所謂熱焦火寒凝氷而有陰陽之患者卽此也養德養身信只一事陽明之論千載不移因書以自儆

陽明講學有一屬官曰簿書訟獄煩難不得爲學陽明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講學爾旣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傍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便是着空

維璉曰人以陽明良知之說近於禪觀此立論顏之克己復禮曾之隨事精察何以異余每三復斯語深抉爲學之實矣而又曲盡聽訟之情狀爲理官者尤所當知因書以自儆

楊守陳爲侍講一官五品十六年不遷有權貴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卽卻之私謂人曰吾猶婺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志耶

維璉曰倪若水羨班景倩之登仙姜公輔久不遷官乃請陸贄求遷此皆宦情大深豔清華不耐沉滯耳然士固有抗節簉仕隳志宦成者官久情濃百鍊繞指此眞婺婦改志之喻矣余爲理官八載不調不屑降志求人然尚當堅持於末路因書楊公事以自儆

徐公九思令句容將下車閭吏民以爺呼之悚然思

曰民以我爲爺我不以民爲子非民父母也柰何矗然民上乎遂矢志以循良自勵見後園有隙地募民闢之墾土鑿池畜養種植上司供具大都取辦園中更時出所有以賑貧乏嘗畫菜於壁題曰爲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爲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巡按御史以其異已竟被劾銓部撫膺歎曰有此縣官而見劾御史之爲人可知矣卒鐫御史留徐公

維璉曰君子顧名思義民以父母公祖呼其上而上以草芥大馬視其民顧名安在乎然草芥犬馬云者非必斬剿人踐踏人大要當身受享欲厚則事以自儆

蔡文莊曰若是眞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眞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爾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灑落之趣眞是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鬼堅耳危哉

維璉曰天道不離乎人事學問不出於身心高談柯强樂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

不可先也故後之孔子旣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維璉曰吉人詞寡仁者言訒若夫南容三復以全身伯宗好直以賈禍則利害所伏誠有如周廟金人所銘者謹言豈弟養德而已乎尙有傷易傷煩之失因書周廟銘以自儆

自儆錄

吾邑鄒匪石先生在明季主持清議剛直不撓與楊左諸賢同時並陷黨獄事見明史及東林列傳生平著述亡慮數十種其已刻者達觀樓集二十四卷已收入四庫總目未刻者尙多余從龍岡鄒氏得讀史雜記兩卷著墨不多而於數千年成敗興亡之跡能會其通唯稱贊張說一條非是又自儆錄一卷借古事以資修省讀之如對嚴師因合而刻之題曰達觀樓遺著藍藉以廉頑立懦不同西莊雲崧諸人之作專以考據見長也庚申三月胡思敬跋

達觀樓遺著跋

天問閣文集

壬戌閏月中澣

乃徵

南劉求齋刊恕氏林

大問閣文集目錄
卷一
新築侯劉氏家傳
四巡撫傳
甲申廷臣傳
甲申內官傳
甲申宮人傳
甲申民閒婦傳
甲申賤者傳
程進士傳
金御史傳
殷淵傳
温贊忠傳
禮部郎中渠縣李公傳
唐知縣傳
冉公子傳
萬時略傳
孫守備傳
王子涼傳
劉宮人傳

金氏錢氏傳
陳烈婦海氏傳
湯節婦傳
黃節婦傳
漢江女子傳
周照傳
墨池傳
石井道士傳上
石井道士傳下以上傳
二卷
崇禎遺事一
崇禎遺事二
崇禎遺事三
崇禎遺事四
崇禎遺事五
崇禎遺事六
武進縣學石刻孔子像記
江都董子祠記
重修董子祠記
唐牌二賢祠記

王祥廟記
論世堂記
常州府學尊經閣記
常州府鼓樓記
石蓮花記
桃園草堂記
放生池記
焦山記
太湖七十二峰記
嚴子陵釣臺記
樣樓記
鄭雷臺記
墨竹樓記
萬綠軒記
紅橋燕集記
雲中古佛巖記
槐龍記
蠭蛇記
晉祠記
盜跖宅記

戛雲亭記
北巖鐘故記以上記
李忠毅公廟碑
劉忠毅公廟碑
毘陵營田廟碑
睢陽廟碑
福州府閩越王廟碑
吳季子廟碑
秦望山碑
陳氏誥勅亭碑
奉政大夫太僕寺卿宜興史公神道碑
故朝列大夫尚寶司卿溧陽史公神道碑
故吏部文選司員外毘陵黃公墓表
故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溧陽史公墓表
故吏部文選司主事吳江趙公墓志銘
和憲先生桐城方公墓志銘
故文林郎戶部主事周公墓志銘
故文學葉公妻車氏合葬墓志銘
無錫鄒翼楊妻曹氏合葬墓志銘
李二曲母彭墓表

周副使體覩母墓志銘存篇
楊修撰夫人吳氏墓表
陳母方太孺人墓志銘
吳氏墓志銘以上碑銘
三卷
晉懷帝愍帝宋徽宗欽宗
李若水
王猛崔浩
王祥孟宗
父子兄弟
解衣
經學
金縢
白魚躍舟
伊尹割烹要湯
莊子一
莊子二
莊子三
孟嘗君
雷霆方正學祠

歐陽文
文公家禮
罪人
西子
楊貴妃
伎倆
讀書作文
朱朔南竹枝辭以上雜著
上黃石齋先生書
與吳浙癸未友人書
與顧小阮書
與董文友龔介眉書
與龔介眉書
與龔介眉論古文敘事書
與龔介眉論銘辭書
與龔介眉陳椒峰論古文選本書
答潘大生書
與姜西溟書
與周伯衡書
與方婁岡書

與顧云美書
與惲遜庵論格物書
與余飲虹書
與山西方伯王襄樸金亦庵書
與侯仲軻論孔子贊辭書
與熊魚山書
答某公書
與王雙白書
答友人書
與周樸園書
卷四
帝王時數論
文王論
周公太公論
秦始皇論
荊軻論
范增論
義夫論
文論
佛論以上
論
建準提閣敘
贈李條侯敘
贈崔申公敘
贈榮道人敘
送梵林歸越敘
讀易臺自敘
李太白詩敘
杜詩編年敘
汪舟次詩敘
談芳洲詩敘
何御六詩敘
龔介眉文集敘
吳白涵具知集敘
李雲田文集敘
郝母五十敘以上
敘
過延平弔謝石臞文
過昭君村弔昭君文
烏江弔古文
祭和憲先生文以上
弔祭

通計百五十五篇
天問閣文集目錄 九 求恕齋

新樂侯劉氏家傳

達州李長祥著

吳興劉承幹校

新樂侯姓劉氏名文炳字洪鈞順天宛平人也其先本海州人以成祖靖難功拜河陽千戶籍任丘九世祖名宗者遷宛平遂世爲宛平人及侯以崇禎甲戌封初襲父爵新樂伯父效祖效祖父瀛國公應元烈皇帝生母孝純皇太后其女也戊辰烈皇帝登極追封應元瀛國公夫人侯以崇禎甲戌封初襲新樂伯妻杜氏太夫人甲

戌伯卒文炳嗣伯未幾侯侯時瀛國太夫人杜太夫人皆在瀛國生子二長郎伯次繼祖都督杜太夫人生子三長郎侯次文燿次文照皆都督女二長妻武清侯李氏封太夫人次妻恭順侯吳氏封夫人侯娶永寧侯王氏女封夫人侯當加封時進太傅繼祖少傅文燿文照皆太子少保懿親之恩幸蓋無比焉侯常同諸都督從杜太夫人侍瀛國太夫人拜訖私佥之曰福極矣何以報此其時中原大亂皇帝震怒乃顧勳戚爲固根本計事甲申三月闖賊李自成漸壓京師震動分命文武諸勳戚守內外城各門永固守內城崇文門文炳以不時上左右不專司事而其家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燿守外城永定門十六日賊大至薄城自是薄城急侯見大勢不可支馳歸告杜太夫人以其故杜太夫人登一樓上服其命服懸孝純皇太后像召一家人至文燿以守永定門不在李太夫人吳夫人各於家料死杜太夫人曰曷一處皆召至相拜哭曰太后恩深自此不得報矣然曷可不報死爾乃作數十緹繫樓上謂警可從緹死又命積薪死可即焚之毋以其身與賊見指示畢謂侯

文炳爾疾馳去有一隙可爲爲之如不可爲即殺一騎折彼一矢猶快我謂又照爾不可從死瀛國太夫人年八十當奉之他往爾因延劉氏後不可絕爾延之當然於是文照奉瀛國他往而侯即疾馳去是日外城已破遲日城遂破家人報城破矣杜太夫人遽登樓就縊王夫人繼之李太夫人吳夫人等相繼之杜太夫人六縊始得氣絕李太夫人九縊始絕每縊輒墜下至落齒折脅起則復枝梧縊家人不忍其慘欲掖之投井以爲等死曰不可杜太夫人命同一樓死今彼皆已同死我獨異耶不可必縊死蓋至九乃死侯文炳前受杜

太夫人命馳去見上於中左門上命侯同輩都尉論各
勳戚各出其家健丁巡緝隨批手詔付之下各勳戚旦
會朝陽門議及旦其至者兩人衛朝命是時已不能行
漏下內侍捧詔至封甚固內稱密諭新樂侯劉文炳駙
馬都尉輩永固擁其家健丁護衛車駕曾議南遷得詔
以爲南遷及入見則外城破矣上曰外城雖已破賊之
入者無多前諭俾下各勳戚家出健丁巡緝今能統之
爲朕一若戰乎若此尙可爲侯合奏曰勳戚家健丁皆
城上今外城破城上守方急難呼下只臣兩人各有數
精騎前奉密詔擁其家健丁護衛今現在願各督出與

死戰只恐寡恐不敵耳上愕然曰至是耶泣下云朕志
決矣爲太祖高皇帝守社稷乃不能然能死社稷都尉
哭曰賴我太祖高皇帝之靈自能殲此萬一不虞臣等
惟以死報侯俱哭上亦哭侯又同都尉哭奏若果都城
不守我皇上當焚宗廟焚三殿焚宮臣等亦自焚家遂
罷及城破侯猶至崇文門與都尉議殺賊忽數賊已至
卒報賊至各奮厲發矢射數賊盡又數賊至又射盡
而闖都城皆賊知不能支遂各馳去隨巷遇賊隨射至
第已火省瀛國他處遇駙馬其第亦已火駙馬已自刎
死曰鴻圖先我耶鴻圖駙馬字也家有井馳到下馬欲

投下顧見其已之影服戎服曰此軍容也以殺賊者見
皇上地下不可於是索冠服已冠服不可得得他冠服
冠小不可得冠裂之乃得冠乃投井中死繼祖在東安
門忽宮女湧出曰大內變耶急入宮問皇上安在無知
者馳歸則大宅已火亦到井所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
文耀當賊破外城身數旅竊百里至渾河收所遣兵及
內城破釋之乘閒入見閶門死痛哭曰天乎文耀之在
永定門不即死以內城必能守猶有見皇帝得引頸受
斧鉞時耳不意如此乃大書手版置之井擱曰太子少
保左都督劉文耀舉命報國處亦投井死其夫人先已
馬瀛國誕育孝純皇太后皇帝痛太后崩年早追思不
已加恩太夫人特異當七十上顧內侍曰使太后在其
稱觴今不知何如矣泣下不能已隨命司禮監太監賞
銀萬兩緞百端至第賀宮中每嚐太后像即泣下內侍
云不似則遣司禮監武英殿中書至第俾太夫人以其
意口授畫工以畫畫訖似上大喜命畫數幅具鹵簿上
俯伏大明門道左候迎入安置奉先殿神諸殿上食如
生上之追恩太后不已惟加恩太夫人詔稱太夫人年

高德厚諸親第一禮宜優異每月賜羊酒米醯遣司禮監存問甲申三月太夫人八十時賊薄都城上憂懣廢寢食猶不忘賜金佛蓋以宗廟之驚念太后益甚也皇帝之德備矣猶在孝人無不感動劉氏之感動因死報云其後瀛國太夫人令終文照流轉江南而一家四十二人之死劉氏迄不絕

李長祥曰闖賊之自秦關而山西也廷臣惟東手饕輔人以是憂危即已動搖矣侯文炳一日同駙馬都尉永固侍上大內上密問國事文炳對以早建藩封今定王永王孝賢宜早就國一宜封山東一宜封四川四川西南都會又上游又脣齒陝西今闖賊穴陝西誠得四川無有害則孤陝西也是宜命大臣握重兵厚其威聲以往彼地與京師隔遠而震聞封王之威聲則西南之夢起即東北亦相望鼓舊賊之氣自阻喪不特其無西顧之憂已也山東近畿輔今闖賊陷山西我已損其右臂而左臂誠固則可以折彼且又與南都之襄接得一藩封則東南呼吸貫通相爲首尾賊揣其入無從容之地自懼進京師自冀宜可爲也都尉亦辭與同上曰是然不行按山東之建國是矣若四川其時獻賊已毀壞又盤據在楚之藩鎮驕橫不臣不啻賊無國之可就即有大臣握重兵以往將安之且安得達文炳豈不知之二王余見之矣定王十餘歲耳永王則十歲止耳非可以就閫者也則又豈不知之何爲言此嗚呼有以哉觀之十九日矣皇帝以皇太子二王手屬所親任大臣大臣稽首手受泣涕負荷田皇帝意其得付託然後死后死公主而自死爲其能全之者誰哉以皇帝之大聖竟如此其昨竟一朝盡之乎京師中無子遺爲何慘哉然後知建藩封之議意遠也當車駕之不果南也余上疏請皇太子出鎮天津矣以天津可提調東南援兵而余意實不止此是亦侯請封二王遣就國之意疏入不報其時已倉卒有量帝之必行其言者矣而不報何哉今之丁未余過秦鄴諸君子相與歎獻往事因得文照手錄其家狀見帝之所以親愛文炳與文炳之所以事帝不禁流涕詩云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文炳之於國家固有進於死者乎乙酉朝廷錄崇禎死事諸臣太傅新樂侯劉文炳贈太師恒國公謚忠壯其餘各加恩入旌忠祠嗚呼可謂不負國者矣而國亦不負之死可爲哉

四巡撫傳

詩曰价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是六者夫難以死哉

宮府巡撫朱之馮字樂三順天府大興縣人天啟閒進士崇禎壬午巡撫宣府九邊之最重者莫如宣府大同其閒之又重者則宣府蓋京師枕邊宣府專背負故又重也總兵每以侯伯爲之巡撫亦每天子自擇人至是擇朱之馮朱進士也宣自至統閒創設巡撫而皆進士朱又進士崇禎自甲戌以來亂日加甚天子奮厲採封疆之臣於後宮置一屏風凡朝臣之有顯望者則列名於其上朱名列之矣蓋屬意者乃屬意者耶又撫宣尤屬意者乃賊來城卽陷朱死總兵王承胤也賊將壓以兵二萬身往禦返云賊遠復入城其時已上表李自成帶千賊夾巡撫去終以同里不加害聽自死

山西巡撫蔡懋德字公虞南直崑山人萬厤閒進士崇禎壬午召對稱旨撫山西甲申賊窺河巡撫駐太原河失守烈皇帝震怒革任逮勘方候代而賊至被困力守纍忽城東南角樓火炮自放裂焚樓壞軍士風雨且大作砂石布飛人對面相失內姦將張雄乘之引賊入有將官素能擁兵掖巡撫上馬圖巷戰出巡撫巡撫不可曰吾義當死此毋活我活我徒陷我不忠再強之不得遂至一處死將官卽巡撫之中軍應時盛也亦死巡撫好浮屠學常自稱佛之入室弟子撫山西尙厚賊來敗於永樂初年與宣皆天下之精兵所在他邊鎭莫與比

士三十餘萬斬驕橫總兵賀人龍立提江外兀命巨鎮左員玉飛渡江書簡命節制撫鎮六大字於大旗上巡撫無所爲拱手而已及督師出關師潰巡撫駐西安潼關不守秦地壞矣是在癸未冬巡撫急嚴城守賊至內猶有重兵城又大乃竟陷巡撫以下死者拔察使黃綱知府簡仁瑞秦府西安陷巡撫以下死者拔察使黃綱知府簡仁瑞秦府長史章尙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消南知縣楊暄蒲城知縣朱一統鄜官磁州道祝萬齡中部知縣朱新鍒磁當破祝冠帶步履從容至斯道中天書院拜孔子自縊死朱則中部城尙守未破知大勢不可支趣妻妾死殮訖藏之城破自縊死他處商州道黃世清慶陽道段復興推官革居聖知州董琬鄜官太常卿麻禧三原鄉官尙書南師仲巡撫焦源溥又巡撫焦源清主事南居業御史王道純詰封都察院朱常德宗室舉人誼泉榆林道郗任遊擊傅德惠憲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典劉芳聲劉廷杰文侯國守備尤勉惠漸賀天雷楊以偉指揮李文燦家居總兵尤世威侯世祿侯拱極王學書王世欽王世國李昌期副將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楊明遊擊孫貴龍養昆守備白愼衡全家殁賊攻榆林尤世威猛激扃任守城相禦百計賊盛知城不可保積柴環

舍家眷數百口驅之內放火盡焚死城破挾數騎奮殺街巷騎盡死世威死郗任亦闔門百口死太原陷巡撫死以下布政趙建極死糧儲道蔺剛中死剛中扈賊先一日裨將朱孔訓牛勇登陴中矢石死巡撫當勢急草遺疏付所信將死中軍應時盛見之殺其妻妾子女將俱死巡撫死遂死宣府陷巡撫既死諸生姚時中申旺死總兵王承胤降賊中軍張世澤泄承胤謀杖死賊馮信李自成人買宣參將以圖宣者亦泄承胤謀承胤亦卽杖死寧武總兵周遇吉死賊入妻劉氏率百女子據一高樓射殺賊力儘焚樓死蓋百女子俱焚死賊過汾州有諸生王嘉胤妻欲雜官兵隊中擊賊竟縊其乳女死待賊賊至忽病不得起乃扼吭死當西安破有賤者巨某或云都司役遮道罵賊賊擒縛罵愈厲盤其目罵如故尋折齒又割舌猶奮躍作罵狀寸磔之氣盡始已賊逆秦晉逆大同宣府一路破之死者如此秦五十人晉自巡撫以下六人相傳四十六人宣府之死者自巡撫以下五人而皆巡撫首之云

李長祥曰國家設巡撫方面專制重臣哉是惟古諸侯則然問古之諸侯等也諸侯在古千八百國以當日之天下其諸侯之多若此巡撫大矣蓋巡撫直一省一合

直省十五其之九邊二十餘人而天下之幅圓其過於古者奚啻數倍乎越閩海東西粵荆蠻氐蜀滇黔諸處在今皆一家古皆荒服則古之天下不過今天下之半而有千八百國雖合數十國諸侯不敵今之一巡撫也若總督之官動制數省則又古諸侯之二伯九侯巡撫皆得與之各授節鉞則皆與古天子賜之弓矢斧鉞同巡撫之於總督又不得以小侯之事大國者目之是惟唐之藩鎮則然而唐之藩鎮輒驕橫在肅宗代宗之世德宗世爲甚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至於稱王李希烈至於稱帝卒之誅討而削平之者在李抱眞李晟馬燧之拔率易死督師孫傳廷且敗死他若楚督熊文燦南贛將帥不能殺賊自請改總兵卒之無效傅宗龍楊斗望能前而將帥之臣駕御無術巡撫宋一鶴則舉人矣又不過死王漢與宋一鶴俱稱爲名巡撫王則以劉超之拔率易死督師孫傳廷且敗死他若楚督熊文燦鄖王永祚鄧王楊基沅陳睿謨孝乾德中州高名衡蜀王維章邵捷春陳士奇諸人或罷去或逮或死或猶强立皆無一效又劇遼總督王永吉更加節鉞便宜行事爲京師救援至於社稷覆亡而皆無一效始流賊之亂豪傑若巡撫則進士彼習師儒服古訓帆幢金鼓不知何物一旦進士涖民即戎翩然將士之上自視尊高不幸有事還顧雉堞櫓爲長城天塹至死不敢出則閉門爾計窮於無所之死爾或曰王守仁張佳胤洪鍾朱燮元皆巡撫又總督當其堅鋭臨敵實同將帥彼進士非耶曰難矣難矣常親之流賊之亂矣洪承疇盧象昇總督也皆治賊者後他調去盧卒死楊嗣昌督師死用侯忉恫以罪繫獄東南之在廷諸賢者趨走疲力相救拔皇帝怒甚不得解乃曲計起輔臣周延儒方陛見問能滅賊之人對侯恫於是即日出侯恫獄往距賊恐慄每賊左畏玉輒闕地爲深窟藏之張任學御史巡方河斗望能前而將帥之臣駕御無術巡撫宋一鶴則舉人矣又不過死王漢與宋一鶴俱稱爲名巡撫王則以劉超之拔率易死督師孫傳廷且敗死他若楚督熊文燦鄖王永祚鄧王楊基沅陳睿謨孝乾德中州高名衡蜀王維章邵捷春陳士奇諸人或罷去或逮或死或猶强立皆無一效又劇遼總督王永吉更加節鉞便宜行事爲京師救援至於社稷覆亡而皆無一效始流賊之亂豪傑若巡撫則進士彼習師儒服古訓帆幢金鼓不知何物一旦進士涖民即戎翩然將士之上自視尊高不幸有事還顧雉堞櫓爲長城天塹至死不敢出則閉門爾計窮於無所之死爾或曰王守仁張佳胤洪鍾朱燮元皆巡撫又總督當其堅鋭臨敵實同將帥彼進士非耶曰難矣難矣常親之流賊之亂矣洪承疇盧象昇總督也皆治賊者後他調去盧卒死楊嗣昌督師死用侯忉恫以罪繫獄東南之在廷諸賢者趨走疲力相救拔皇帝怒甚不得解乃曲計起輔臣周延儒方陛見問能滅賊之人對侯恫於是即日出侯恫獄往距賊恐慄每賊左畏玉輒闕地爲深窟藏之張任學御史巡方河南憤將帥不能殺賊自請改總兵卒之無效傅宗龍楊

兵也更如黃口小兒巴西七千里之生齒千萬億俱喪於其手今東南之賢者猶侈言其死悲哉余常出蜀至潼關孟門觀賊之形勢矣比年縱遊從樓煩句注越雁門憮偏頭寧武紫荊倒馬居庸等關雲中上谷朔方等地徘徊於長城之下歎山河關塞之固聖天子經營方域之壯密也乃從來寇盜之縱橫者正在此今考之督師孫傳廷之出關也秦之責在巡撫矣督師無專地隨賊之所在戰之巡撫無專地隨所警而禦之督師戰者也巡撫亦戰者也蓋巡撫責在一省不在一城督師已出關巡撫當即移師就要害則當即扼關乃不扼關而守城秦覆矣晉危矣晉撫所以全晉者豈不在嚴河乃又不嚴河又只守城其時總督王繼謨也駐陽河者兵利戰將欲使堅壁晉中巡撫之守必固太原在賊欲前必顧忌必不敢窺關繼謨望風竟遁去而關險如賊所從入之雁門寧武豈易破者宣府大同又天下之精兵處兵又多總督所統出只陽河之兵與客兵總督遁去兵散兩巨鎮之兵固在巡撫總兵分領而文官之權重總兵雖專閫與巡撫耦不能不聽從巡撫巡撫又只守城又且並總兵皆守城寧武總兵以六千人守關賊攻撲五晝夜關垂破巡撫無一旅相救寧武遂破雁門尤不攻自破於是大同破宣府亦破至居庸關兵皆已降自成覽形勝歎曰使兵有百人尚阻此吾豈能得渡則居庸關遂破而都城破矣當賊之潰亂也將帥之戰者猶有人總督之戰者有人巡撫畫封疆各固圉不使賊入總督提兵與縱戰猶可望滅乃只守一城同於有司之治一郡一縣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則視古諸侯之謂何年來巡撫之大概如此嗚呼是重臣哉今之論者必尚死人臣之大義自當如此而封疆之臣關係社稷之存亡與他臣子之職守不同無徒曰吾爲厲鬼以殺賊也國家庶乎其有

利賴與

甲申廷臣傳

國家之變故其死難之人難哉孔子曰見危受命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諸人之謂與貢子曰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夫其死一也而死權則異君子恥之矣即謂之徇名猶失之蓋非聖人之旨也故孟子曰生我所欲也舍生而取於義也殺身蓋取義者而實仁若夫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當又他有意言之故曰勇與難哉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癸丑進士入翰大學士熹廟時官吏部不

附逆瑞移疾去烈皇帝登極以是起用歷官河南巡撫
南京兵部尚書時流賊在江北南京額兵八萬人景文
殲之有援池援滁援廬之師值樞輔臣楊嗣昌奪情視
事詞臣黃道周延
原闕
以下
不然乎忠厚之詞加諸彼黨已甚之論苛責東林殆所
謂悖也又曰今日之忠直其論之不當以與崔魏爲對
案臣謂正當與崔魏爲對案在宋蘇軾程頤彼此交詆
指爲邪黨兩者今皆賢之本朝世廟大禮之爭亦兩賢
之惟名節大閑一有喪失遂罪壞分矣夫名節試之於
崔魏而定矣故有爲崔魏忌其才鋒恨其抵觸崔魏必

欲殺之逐之而後已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崔魏
意懌遂相假借其人本負勁節非有阿徇以假借之故
或逐之遠之此亦正人也又上疏請
闕
開
毀三朝要典有曰
挺擊紅丸移宮三議開自清流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
議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蓋主梃擊者力獲東
宮爭梃擊者計安神廟主紅丸者仗節之言爭紅丸者
平心之論主移宮者彌縫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
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自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
出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凡推慈歸孝於先皇與頌
德稱功於義父竟相等矣於是逆瑞殺人則借三案羣
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網已極密勢已極重猶患遺誅之
人執議其後乃勑立私編重名要典以批根今日則正
人黨碑以免死他年則上公鐵券緣此而覩三案者天
下之其議要典者崔魏之私書翻卽紛更改亦多事惟
有毀之而已又上制虛制實疏有曰毋以大猷付之悠
悠毋以瑣務示其周詳毋徒傷元氣而情面猶存毋徒
飾精明而議胜實甚凡倪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
遏羣謀凡至慮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營上意毋以
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初充講官經
筵講生財大道帝曰今邊餉告匱歷欠最多生眾爲疾

作何理會元鼎奏言臣本儒臣守先聖之訓只知藏富
於國爾
一日上謂輔臣從來講官有問難而無詰責朕
之過也又一日講筵直箴政府營私忘公年來輔臣溫
體仁周延儒互有牴牾故元璐當講筵及之上怒手麾
書過仰面倚几元鼎辭益明朗上卒復就案聽容納受
是時已與政府戾是至又上制虛制實疏益與相戾竟
罷歸尋召還授兵部侍郎兼學士卽陛戶部尚書其時
首輔陳演以內流賊與邊患俱日甚勢洶湧樞餉空虛
乃奏帝謂天下不治緣兵農不合今廷臣之可任者有
倪元璐馮元飈臣請用元璐爲大司農元飈爲大司馬

彼此參合宜可望治帝然之故元璐即匣戶部尚書與元飆分部共治是日召對中左門問元璐何以佐厥元璐曰臣本無能今皇上必欲臣做臣有三做一實做與兵部合算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興除不以小小生節徒然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爲根今不早計恐不出五年又皆如秦晉鼠我皇上少寬文網俾得舒彼四體一意撫綏詩曰不競不絿敷政優優願皇上念此朝廷之政既適均羣有司猶有根本禮樂爲權輿政有屬民者臣必爲民請命帝曰有學問之言元璐受事就馮元飆商互稽之籍即請墾毋衣帷我以志我痛又大呼曰南都尚可爲也遂自

縊死

李邦華字懋明江西吉水人萬曆三十年進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初縣知縣徵拜御史歷官巡撫戎政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南都御史改左都御史蓋三掌戎政兩總憲皆天子大臣天子又眷顧又皆處有爲之地又其時艱難流賊已極烈天子憂勞惟在大臣有以佐助之於是邦華教然累有建明矣當畿輔漸驚朝廷大臣目覩無一策邦華曰殆矣於是密奏以爲皇上自然守社稷若皇太子則可撫軍矣仁廟之故事可考也今屹然舊京我皇祖舊興故地東南兵馬不下西北皇太子若往

以餉部兼職方俾餉部並得察諸鎮將士有崇明人沈廷揚獻海運策元璐奏聞命試行乃以廟灣船六隻聽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璐元璐又驚喜奏矣何尚在此廷揚曰已去來矣運已至元璐又驚喜奏聞帝帝亦喜命酌議元璐遂議每歲糧船漕與海各相半行爲又有蔣臣者桐城人千元璐以鈔法元璐又即奏聞帝以元璐奏廷揚海運策有效其蔣臣策必能如廷揚即命行即發內帑金六萬兩爲鈔本取桑皮於浙省蓋鈔必用桑皮而桑固壅稻□□□之者本占稻城賦稅出於此就桑取皮必先燬桑帝帑金已發其

望風爭趨不呼自集況草野議師枕戈豪傑又相與引領者乎財賦又在不貲遠輸元氣猶存不比潤喪有皇太子在其處則皇上之守社稷聲勢壯密呼吸關通賊即紛張人心堅固願我皇上行之也隨又奏請分封二王一時同奏請分封二王有勳戚劉文炳輩永固德政殿召對庶吉士魏學濂又奏請分封二王始羣臣猶密奏後俱昌言無何賊逼閣臣李建泰督師在外無策以監軍兵科給事中胡全才之議飛章上奏稱賊勢大不可敵矣願奉皇太子南去疏入即避走河間庶吉士李長祥泣之同官合奏請捧心膂大臣輔皇太子出鎮天

津提調東南援兵蓋以天津近畿輔皇上或宵行此故云是皆與邦華之奏同會中允李明睿倡南遷議科臣光時亨斥止之舉朝因大譁無定見帝亦卒無言按羣臣上皇太子二王議帝皆不行惟李明睿南遷議帝意頗動或曰南遷帝原有意動戚有知之者故帝當都城危猝論劉文炳輩永固各帶家健丁來兩人各厚家人謂必帝之猝然南遷蓋揣帝之意於往日也帝固原有意而猶豫或曰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慮獨行屬其留守或獨行後京師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無人決策故京師曾喧傳宮中打點南行服御事

事中擢太常卿在三月初七日賊已警矣是歲正月薊遼總督王永吉有撤寧遠鎮退守關門之議寧遠總兵吳三桂實與永吉倡之遼撫黎玉田議亦然蓋寧遠前後屯皆失孤懸二百里外四面受敵守之甚難舊督趙光祚在兵部職方司時出關察核即已具奏謂守八城徒疲困中國無所用之及秦陷晉隨危議者多以爲撤寧遠鎮退守關門京師猝警關門之守兵援京師可一呼至今守寧遠寧遠又遠難守且守亦無益京師儻有警又難飛檄聚徵至非長策也天子下其議惟麟徵言便且上疏稱吳三桂可大用宜急撤入關首輔陳演次

輔魏藻德謂何故棄地當作有名目方岳貢更咎麟徵言之失惟范景文巨瑜無所可否其時大臣如此麟徵益執撤議益請急撤而不得內閣意賊益警外邊現布列兵勢莫可支薊州道報急因言寧遠鎮兵精敢戰當令進關策應又福建舉人林汲請撤寧遠鎮進關使以其精兵西行大創願領一旅前鋒當敵庶吉士李長祥又亟奏謂吳三桂唐通皆上將觀政進士袁繼咸雖新進書生才器大可大用請亟從吳三桂戰都城下臣願從之急督甲士奮擊麟徵亦自手施箭炮賊乃卻因下城唐通出奇繞賊後資其尾使首尾不顧皆未得票擬會載土石塞門門塞壹意登陴忽賊盡易衣衣紅一內官召對羣臣對不一兵部尚書張縉彥則以撤寧遠對對畢帝顧羣臣曰兵部議是內閣乃肯行首輔猶請帝降旨吳三桂問撤寧遠事如何往返經日久遂遲師日行數十里京師陷方得抵豐潤賊據大內蓄朝臣入見部曹劉養貞哭於皇極門前大聲曰是皆首輔某誤國家至此蓋指首輔請帝降旨往返經日久遲師期以致城陷也首輔於初七日亦已罷魏藻德爲首輔益持重其先已封吳三桂平西伯唐通定西伯通謂至住兵齊化門外驕甚睨視朝廷陛見去天子復大賜通抵所賜地下隨奏平地不敵往居庸關設險以待拜疏卽行不俟之辛輔臣周延儒自知有世奇卽厭附之矣及辛未總

亦易衣衣紅如相應者然麟徵顧之曰何如此內宮亦且攘復易之不衣紅矣又忽二卒手箭至不知其何人令寬莫辦至內宮所凡城上人行俱斷絕卽有牌子來猶斷絕不使行三卒則不問二卒竟斥折塞門土石請欲出麟徵大駭愕詰究張皇乃從德勝門去時各門太監健丁呵前張青蓋走馬負勢作威坐門諸臣屏息叢令不得登城望賊惟麟徵不避奪路以下原闕

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南直無錫人辛未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宮允當諸生時困久然其文有聲負海內之望輔臣周延儒自知有世奇卽厭附之矣及辛未總

裁所得士世奇在則快請以世奇乃在其門世奇明正大分嚴乎國體不苟就也奉命外諭欲告養流賊日震驚憶主憂臣辱卽迅馳北上亟具疏云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所畏闖人所附也又云今日臣工寧可斷送封疆不肯破除門戶卽如楚寇一事人心作何收拾左帥作何安頓眼前嗜撫畢竟做得做不得通盤打算只爭一著具可再誤乎未幾賊逼畿輔帝日召對皆無策救敗世奇曰勢不可爲矣城果陷說傳上南幸世奇以所掌司經局印拜授僕曰上果南幸可疾持此印閒赴奏行在縊死

劉理順號湛六河南杞縣人甲戌進士翰林院修撰城陷死賊多陝西河南人當城陷理順罵所有數百賊駭來下馬言曰毋恐來此皆河南人也同公里公居里有殊惠今之來此皆沐公惠者也其來將擁衛公爾門內以死對賊相顧驚曰何至此哭拜去理順殿試第一人將死稱流涕曰我爲第一人國事至此我不能報效何取於第一人乎我何以處此自願卽死遂死

汪偉字源長南京上元人戊辰進士篤知縣召對稱旨授翰林院檢討賊陷自縊死偉官外又南人知南方形勢流賊在中原江南震驚乃上疏云南京城百里嶮不可守城守無守城之法只有守江之法賊若自北來淮爲之防若自上流來九江爲之防故禦淮卽以禦江守南京今淮上督撫長淮保障若九江一郡當江漢之衝以地形考之武昌藩蔽九江九江藩蔽太平太平藩蔽南京宜設重臣駐節武昌又宜設督撫駐節九江而太平府有采石磯宜命南京兵部侍郎一員建牙其上其武操臣宜屯新江口文操臣宜往來江上下巡練江北浦口江面較之上下頗狹制亦宜如采石磯以兵部侍郎一員建牙其上布置周詳要害鞏固若南京額兵其數雖多但具名目難恃無虞兵部尚書名爲參贊其於百姓尊而不親以下原闕

王章字閩美莆田人中有脫文如務積之在地上土瀰漫莫辨不可耕也故衣食飽煖較之三輔十不敵一焉在官其地者之加愛憐矣若兵劍自先世百不敵一焉在官其地者之加愛憐矣若兵劍自先世祖制更毀屯鹽廢棄一切所食皆仰給內解年來流賊浸淫大司農告匱支吾艱窘天子憂勞令節鉞重臣復不思大故已慫是徇軍士驕一旦意搖遽起呼噪撫軍禍變固不可知朝廷驅士其奈之何章曰殆矣卽具狀糾之撫軍罷去及報命後益多彈劾不避權貴甲申春初李自成據陝窺河人心恐懼全晉連燕汹湧如沸章

昔時巡甘肅力察邊情憶今日之策宜引動西騎譯邊
塞上自成閒之必西擲西擲必勢分勢分必不得東渡
乃卽上疏切言其策又言今日勢急宜權邊上精兵之
可撤者撤之以擁衛神京又言羅場諸帥多有降賊既
自賊來則熟知賊宜遍諭諸帥相機審勢出我降賊入
彼賊窟疏入皆不行都御史李邦華曰王御史豈非文
武才乎而其言不行惜哉賊衝畿輔邦華奏以章協理
京營巡視二十六日謂京營兵五萬屯城外城內空虛
宜分兵助守不報歎曰皇上眞如堯舜羣下絕無應手
之人奈何至是益憂憤殫力城上十八日彭義門破十
九日德勝門迎賊都城遂破章在平則門忽傳皇上晏
駕章曰皇上卽晏駕皇太子在益疾眥甲士擊賊親發
紅夷大炮賊已各門登城平則門亦登城矣時兵科給
事中光時亨並一處章曰事至此何言惟一死爾時亨
曰臣是如此但此處儻死委同士卒死冥冥且皇上不
知其何如還當入朝求皇上所在不獲則死死得所也
時亨欲易服章曰易服何以入朝況去冠去服不官不
卒自視何如人我不爲也未幾賊掩至呼下馬時亨卽
下馬章獨不顧賊叱之章曰巡視京營御史誰敢叱之
賊梟中章股遂墜下馬復起據鞍扈賊怒斫膝膝碎不

成德字元修號潛民北直懷柔籍山西霍州人辛未進
士授知縣得罪大屯被逮京師卽復抗疏極論輔臣溫
體仁罪狀以被逮之知縣如此上大怒遂廷杖且三加
杖焉下詔獄謫戍榆陽懸賊六千七百兩德居官實極
廉徒以疾惡使氣大言獲罪及徵贓妻劉氏困先縊小
女子死隨自縊死德在戍籍七年癸未御史詹兆恒極
言其誣赦歸又補知縣卽又以知縣上疏極言天下於是無不
同掊克之爲害痛切盡情人讀之竦息天下於是無不
知有成德矣未幾陞兵部主事又卽上矜節義明廉恥
疏請宋臣張栻言仗節死義之士在犯顏敢諫中求之

亦視朝廷之上養之矣忠臣孝子當褒之死後亂臣賊子當戮在生前舍是不爲廉恥胥敗殺身者無功媚敵者無罪臣不知其可也疏上温旨嘉納賊憑城德貽書諭德馬上奇云主憂臣辱臣死天之道今社稷危矣是皆某等不能匡救至於此臣罪如山抱恨何言死爾及城陷賊據大內帝后梓宮橫道旁德即頭大號哭歸觸死

金鉉字伯玉號在六北直宛平籍南直武進人戊辰進士歷官工部主事帝銳意求治國用窘乏乃以太監張彝憲督理戶工兩部錢糧彝憲奉命即建立刖署鉉上疏請罷不報署遂成彝憲將坐署頒儀注兩部俾兩部屬司官調見照部堂止禮行鉉初上疏請罷建署本慮此果然鉉慎曰不幸吾前言中矣又即抗疏劾彝憲亢顏尊大兩部屬司官朝廷臣子乃令其罰折偃僵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誣妄之譽不論列之公庭强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明自顧無瑕玷於朝廷惟皇上命之決不肯赴彝憲之私以下原闕

用而不用帝故蔽之故倪元璐臨死北向拜曰官尚書待經筵可謂大臣矣不能保國死何辭於罪李邦華曰空負名四十餘載巨璫亦曰我得高第作高官食厚祿世亂不能勛惟今帝不知何處大約危矣又無救我天地閒罪人我今死死當棄之平則門外露之爲人臣尸位素餐者之戒切莫歸葬也其後南都既創有爲范景文請恩蔭者兵部謂諸臣多閣部大臣謀國無能致茲顛覆烈皇帝不祀諸臣延世加恩臣誼何安乃不行而帝之升遐宮中御案上有遺血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遵天罪致東陷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先皇帝於地下將髮掩面任賊分裂朕尸可將朝廷官盡皆殺死無壞我陵寢無傷我百姓一人也嗚呼帝蓋恨之矣余故於殉難諸臣詳其姓氏爵里而於持論爲謀有貴大議者則著之以見當時之廷臣若甲申之難與古異矣死難者亦異首廷臣之死者在中貴人夫中貴人且然哉代之鼎革以死之見於世者其在夏商周秦之際無聞焉何哉漢唐顧有之宋則盛論者以爲國家養士之報夫暴如秦其先世如子車氏之莫可贖至今猶令人出涕不已始皇則於誦法孔子之諸生皆坑之矣何養士之有其無報也奚疑若夏商周固不養士與不及漢唐與不及宋與何哉豈古之猶不

向節與向節之教猶未行其風猶未善與教行矣風善矣有大聖人作之於上又累世造焉其教遂大行與風遂大善與雖以中貴人遂猶然與不然何以爲夏商周解哉夫士君子聞人言刑餘之人皆賤之矣有善者出亦且自痛恥彼以爲身毀無能立矣是可憫也而有時暴肆掌握天子鞭撻公卿大夫者往往而有可畏哉及翩之有作莫可誰何又只哭泣惴惴如婦人女子亦其性然哉曠代而一轍也故先王加之以貂璫之飾不使之全貌男子卒之其行事亦相近蓋陰柔類也即或殺身以殉從來有其人大約小臣之懷私恩不能忘是狎

邪者之所爲益不足道以所聞於甲申誠有異矣既死之又先朝臣之死死之士君子於此不禁感慨之焉傳曰中貴人姓王氏名之心字鑑吾北直鎮定府人從烈皇帝之殉於煤山者也帝之殉煤山天下人之相對欲獻言之者至今矣曰三月十八日外城彰義門坐守太監王相堯見攻城急開門進賊外城遂破賊入實無幾蓋猶畏都城大不敢竟率大隊進可巷戰滅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在帝側帝諭兩人統勳戚家徙丁出勤戚家徙丁在城上難一時呼下兩人因奏不能帝愕然曰至是耶及暮帝帶親軍四百騎馳正陽門門者疑內變反鎖將擊之帝震返騎不得上從白家衝衝遶出乃得上見守備單弱下幸成國朱純臣第純臣竟燕飲他處帝竟不得見入宮謂皇后曰大事去矣后泣下帝亦泣下宮人皆環相泣下帝顧宮人屬聲斥曰莫如此各圖活去獨上煤山望外勢烈知必不可支再入宮設飲飲數酌憤悲后縊袁妃繼之縊且死公主則再上煤山殉矣當十八日之暮京師曾喧言帝帶騎至正陽門繞白家衝衝上城反幸成國公家皆知之故卒相傳聞城破日中人即偶語則又謂夜之五鼓帝帶四騎共五騎至齊化門呼開門門者問兵部令箭蓋祖制旨不得開門必兵部之令箭也帝又往他門又然遂去復入宮是時必后已縊袁妃已縊已死公主帝又復共五騎至齊化門自此門總不得開復入宮上煤山是當然一日先三鼓餘兵部尚書張縉彥巡城自東來將至正陽門其處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內官則數人見縉彥起縉彥問何人內官曰城下都督爺縉彥驚問何以得上內官出一紙草紙也其上墨寫再與他諸四字帝之御書縉彥默然過正陽門西總督京營襄城伯李國禎相遇言其故國禎曰敗矣奈何吾有勁兵能帝愕然曰至是耶及暮帝帶親軍四百騎馳正陽門

二千將圖與之戰只此爾繒彥去計其所歷當至德勝門正賊進之門而至其門正賊進之時也今人謂帝英主也何與講其講之者何事繒彥再宮臨安有問以巡城事無異詞惟帝之御書草紙謂是硃寫非墨寫據十七日叛監杜之秩至城下言李自成遣來將有議城上太監與之上則言自成邀朝廷割西北一帶地再欲犒師白萬兩誠得如其議則解兵去聽者但相視不敢出聲一太監欲留之杜云營中有親王約不反報命屠親于遂縱之去則十八夜帝之草紙御書所云再與他講或卽講此其門者索令箭繒彥曰祖制果然都城大巡

城蹤跡當覓之不得卽有旨來索箭無繇也帝至是莫可措手矣社稷至是覆矣惟殉爾嗚呼嗚呼悲哉悲哉賊之入也滿朝臣子拷取其財鮮有得脫者內官亦莫不罹禍獨太監曹化淳與張繒彥安然無害都城德勝門之形勢受攻帝以爲守是門惟化淳堪之於是命化淳化淳之寄重繒彥本兵一切軍旅事在繒彥繒彥權又重賊之當仇之有過於兩人耶則欲殺之又有過兩人者耶兩人俱安然無有害何故哉內官之負恩罷操縱久矣在是時猶甚初十日帝諭兵部諸路兵馬將大集必得有威望重臣統制乃以命太監王承恩薊遼總督王永吉十二日昌平破前已調宇還總兵吳三桂戰禦至是不能卽到將都城三大營盡發出壁齊化門不復置大帥專以一太監統制及攻城每門坐守有文武官同太監而太監專主官不敢出一言賊來卽欲向城垛口一外望不能也勢急都御史李邦華率諸御史上城太監拒之不得上卽帝至正陽門亦且不得上惟兵部尚書得巡行而所歷至德勝門賊入繒彥其時何往耶必與化淳值則必與賊值故都城人皆謂化淳與繒彥實開門迎賊入入久之繒彥出都門曲自山西返河南經賊之僞官處繒彥今或自泄言以所在之僞官

必禮之導之行無有阻廷臣之死者多矣其姦之生也卽在是內官之生姦姦見矣如王相堯曹化淳不勝誅矣死者又卽在是何不同之如是與當帝之殉煤山也蓬頭跣足被髮掩面上下皆白縞紳自書數行字當胸云朕因失了天下無顏袞冕正履王之心抱哭曰爺爺一旦至此哭久之又哭曰可憐爺爺至此滿朝臣子之多可無一人爲爺爺驅泉路耶遂跪帝膝前引帶扼吭死悲哉悲哉事君之道在生者遂事死者遂意生不遂事難以生矣苟全白首君子恥之死則未有不遂意者況在中貴人彼常以正直同王安忤魏忠賢幾有安禍

烈皇帝登極以是顯用朝臣貪賂寡廉恥皇帝震怒鎗衣衛外又有東廠嚴緝王之心督之六載辨察廣帝之德曾掌司禮監印時帝欲採珠奏曰中原苦流賊誅鋤無效四方愁苦貧黃不堪倘欲採珠恐爲聖明累願待海內安寧家給人足然後行之未晚也帝嘉納之及是列是其於從來之讀書懷道德慕義之人世之稱爲賢者奚讓焉若夫褰裳去之無論矣其餘事之無所遂過故宮之墟覽黍離望煤山源弔焉其亦知有中官哉其亦知有中官哉

甲申宮人傳

甲申京師陷賊入宮費氏投一井中井涸不死久之賊窺井見有人援之上則費氏也費氏美出井猥狽猶美賊不敢私以見之李自成自成嘗一首目羅姓者費氏乘閒刺羅姓死隨自死焉費氏入皇城在坤寧宮尚幼只垂髮至是無幾何時既幼美又素嬌敏皇后憐之常欲以進御及后長公主之變大哭與宮人之在左右者哭私憶諸宮人或有免者我必不免乃即投井不死出賊驚相爭亂費氏曰我帝女長公主也何得亂汝主知之亦必罪汝等矣賊咎嚇擁之自成前自成嘆諸宮人並諸內官視驗之俱謂非眞遂以賞羅賊者數十人或曰自成亦欵費氏命葬之云

李長祥曰十九日黎明都督劉繼祖奔東安門怨宮人溺出都督問何故宮人以皇后長公主之故告又問皇上安在言不知都督以爲賊在外大內有人乘之以有變起忽賊騎至乃知都城之已陷也時皇城諸門皆宮女奔竄出李自成入以其存者給賊首目每一賊三十人當皇后長公主之變宮人赴御河並西海子死者五十六人有一人見賊大罵隨罵隨奔賊憤追之已將及則入河水不可得殺矣賊猶指怒之去不知其何宮之人相傳爲魏氏嗚呼賢烈哉都城之死者多矣婦女猶

甚其在婦女所以死者不一然亦有以烈死者矣其姓氏多無考若五十六人者可悲也而魏氏獨猶傳亦幸與余故著之費氏後使後之君子覩甲申之宮人焉

甲申民閒婦傳

張氏長班吳奎妻也奎宛平縣人娶張氏好見者傾意而奎貧早出暮歸張氏閉門獨饑糲食待奎不怨也賊至賊舌舌斷賊昏亂砍王氏裂其腹死羣賊至賊狂叫噴血問之但指顧不能言羣賊以爲信之家有祟相棄之去信以是活家且全矣信感王氏慟哭三年而後再娶

李長祥曰世人一生之事而有敗卒有成於其敗豈得以其敗也而有恨之哉吾取之矣張氏汚爲夜半賊寢酣張氏潛離賊探賊刀得之勒砍賊賊又能死賊亦何能與王氏蒼黃斃賊死死猶快也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知之也係張氏王氏言之其在匹夫匹婦豈經於溝瀆者比乎哉雖孔子取之矣賊之陷京師也衛巷第宅卑庳之室死之者有矣不可勝數若斯之兩婦人蓋不徒然死者吾尤樂稱焉

甲申殉者傳

顧鄧北京蘆草園四條衝衝妓也賊破城獵去一日乘賊醉解已繫紅絲帶縊賊死卽自縊縊不得卽死他賊至執之見巨賊劉宗敏曰妓何如此顧氏曰本不過妓只是見京師忽然改變不是舊時朝廷甚憤不能平欲

死耳又問欲死死爾何殺我人曰實欲取快不思後矣
宗敏恕命支解之宗敏在諸賊首目中最慘烈而有時
免殺與殺人常稱人意有賊姦一婦人其夫强並賊執
之見宗敏宗敏問婦人欲兵平仍夫也婦人欲兵宗敏
命凌遲其婦與已兵遣其夫當顧氏遂言已情宗敏怒
命凌遲隨呼之返歎息竟免顧氏歸又自縊死初殺賊
被執家人鄰舍人皆恐皆相怨以爲如此人家作此事
何益必相累也有避去者及歸則喜遂又死
孔四郎紹興人父以主簿候選京師四郎隨之亡何父
死四郎少年柔曼有鳳陽勛衛常守經四郎在其處京
師陷賊索金守經不得殺守經而以四郎去夜半四郎
起卽拔賊刀殺所與臥賊初起視賊度擊賊腹賊動顛
移故處擊不中中足賊驚叫四郎知事敗罵曰賊奴吾
欲殺汝不幸不能天也遂自刎死乾立不仆賊推之
乃仆
李長祥曰顧遂之所謂甚憤不平何故乎都城之相望
有嗚呼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遂猶然乎
死也曰吾不可不死者也遂何人哉何憤乎何不平之
若夫貝帶鵕鸃冠傅脂粉漢侍中之易服變貌何忍哉
吾蓋覩四郎然死者矣又以殺賊死者矣彼何人士哉

何故乎又何如此國家之得氣節之人何多類也

程進士傳

程進士源崇禎末進士方謁吏部候選賊氛日逼源憤
甚上疏召見極陳守禦言之流涕上泣皇太子二王在
側亦俱泣卽授源河南道爲陳御史丹
衷奉命往江南督勤王兵日酣飲及有是命源意吾方
欲論丹衷是我黜丹衷伺官也不可遂固辭然居常憤
憤及賊破關中亡何從沙渦渡河攻平陽天子命輔臣
李建泰督師朝廷文武大小臣工並諸勳戚以天子命
送督師彰義門外源方候選無官不在送內而亦來欲
有言也送者大眾冠帶輿馬寔塞無閒隙督師每一下
車揖一客卽復他顧客不得一住源不得一與言乃委
員鄉委涿州又委眞定及得暇乃言言曰相公此行當
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晉以蔽翼神京若三晉不守無可
爲矣源之委至此蓋言此也先是都御史李邦華言進
士袁繼于督師以爲吏部已將袁進士同他員具奏備
節鉞之任矣繼當見也督師卽見繼曰此行必不能
成功朝廷尚方劍相公卽欲斬一裨將不得也督師大
不悅源獻策莫得督師意源遂南矣至留都陳御史丹
衷尚住報恩寺日延客寺中飲奕客之能飲奕者莫不

來已三月餘矣不去中軍成大用趣之不得御史去御史實無處去也大用急乃屬刃寺門有客來詈曰御史拜天子命提兵爲天子殺賊若何爲者吾斷汝頭矣客乃懼不來而御史亦無聊然終無處去國變乃已當閩鏡源探督師李建泰信賊壓保定督師棄走河間監軍兵科給事中胡全才莫得蹤跡惟兵部主事凌駟奔濟寧爲先帝發喪百姓悲號動搖城郭駟因喻以大義聯絡招募山東豪傑望風響應廣平諸生殷淵亦聚豪傑殺僞官復郡縣淵冀駟接應駟冀江南接應江南奸相馬士英秉政方侈然富勢諸不顧也源窺其卽當敗乃益南至南詔爲大司農與逆藩忤棄兵入山中逆藩戕之死

李長祥曰余昔與袁臺善臺才士也而能料人予以天下之多故欲識天下名將與諸有用之人常往臺咨之然不言進士何哉李自成之入關也我之堅甲利兵彼皆得之矣上將如白廣恩皆降之彼矣猶有關山鷄高一口乎於是旬日間疏四上四報可朝廷震焉奉命巡茶馬舉歸京師召對便殿以茶馬所在秦蜀兩省時皆流賊也甲申正月初賊渡大河潰寧武雁門金毓峒監軍上谷雲中卽已破滅不得去因留畿南未幾李自成自居庸闖進歷都城太行來一股賊勢先已壓保定御史臣矣其爲急策也惟有調寧遠鎭吳三桂密雲鎭唐通山東鎭劉澤清止耳其爲長慮也惟有請皇太子撫軍二王就封止耳以彼長慮皇天后土鑒諸臣平大哉帝之言也曰朕方責諸臣以大義諸臣導朕如此是倡逸也夫自上言之則逸矣自下言之有不可言者蓋直棄帝矣若其急策本以擁衛神京巨賊之來何得不然古又言之矣曰披其枝者傷其心秦已失矣晉何有焉晉或又失矣神京何有焉收拾三晉孺子皆知兼程太原則勝算矣源新進書生也以朝廷之大老成大僚要樞夙望之多終日召對百方謀議未有策此者督師又棄之而不用惜哉惜哉志雖未竟卒能徇志不替焉夫死者多矣若源不徒然死者又難與吾於是尤歎息焉

金御史傳

金御史者諱毓峒字鵬沖保定府完縣人也崇禎□□□□中書舍人湖南道御史初受御史覽天變嘗自憤曰役徭不寬乎飢將不誅乎士氣不鼓乎□□不□乎於是旬日間疏四上四報可朝廷震焉奉命巡茶馬舉歸京師召對便殿以茶馬所在秦蜀兩省時皆流賊也甲申正月初賊渡大河潰寧武雁門金毓峒監軍上谷雲中卽已破滅不得去因留畿南未幾李自成自居庸闖進歷都城太行來一股賊勢先已壓保定御史

巡閒路一騎入保定分守城西門蓋御史之家在焉因傾貲散甲士妻王氏亦盡出美冠帔諸寶物遺御寘城上曰天子家物當爲天子散用之也都城卒不意竟陷信至毓峒號哭而城中有懼心則益董之曰何如此正當爲君父報仇不能則死爾有振孫者兒子也負氣略以才諸擊劍鄉里聞騎射冠絕人已以武鄉舉見中原大亂能者挾弓矢殺賊其爲守土者受命死節已處於無事之地常憤怒毓峒絕器之至是倚賴登陴射殺賊日有射殺城圍急饟食至怒曰吾不得滅此何食爲無何城陷諸將士畏死皆去戎服飾百姓服翼脫死或以代死則活其父於是刺血作書上天子言情晚大明門外五日哭泣不絕口形消毀骨出當道幡之書得達焉天子以爲封疆事大朝廷之法不能爲孝子私也大臼卒誄死淵痛父誄死罷舉業不治棄家隱廣陽山中杭塊席藁絕室斷甘然負有器略霜雪射獵狗馬馳驁不苟暇也常與慷慨子弟劇牲少長其家飲酒食粱血之賓客厭養莫非講戰鬬之人因是他强里之來與比鄰者數百家鬥閱館厩鋒矢騎匹廣陽山中屹然雄鎭癸未春關潰鋒鏑自北直而山東南馳阻河堅城目莫能當連下與淵來比鄰數百家者言淵曰今關門潰鋒鏑自北直而山東南阻河堅城且莫當連下吾廣陽山彼

勸振孫振孫怒曰吾正欲賊之知我乃欲去戎服使不知邪重鎧甲金鎏威嚴鮮整立城樓上賊大至大呼曰昨日射殺爾賊之金振孫也賊正恚甚聞之羣奮躍前支解之毓峒先振孫被執振孫死毓峒亦掖之將至一肖目處旁睨得一井力仆賊奔之井入死焉妻王氏亦卽縊死當城圍急王氏攜其二子趨振孫弟口孫曰城儻不保吾知御史必死死吾稱未亡人吾不忍也是二子惟女生之矣及毓峒死王氏則卽死振孫有子金罌未春關潰鋒鏑自北直而山東南馳阻河堅城目莫能當連下與淵來比鄰數百家者言淵曰今關門潰鋒鏑自北直而山東南阻河堅城且莫當連下吾廣陽山彼

故然邊釁已啟毓峒諸生有濟世之志父謂孺子宜加此但恐其變耳果及變死死之時仆賊勢亟猶北望曰臣不忠謹待罪井中井在三皇廟前左右市廛今猶曰汲水每汲輒曰是忠臣泉也士之悲歌慷慨歲時必聚其上必欲獻相弔男女入廟必顧井稱道金御史不絕口三皇廟前井今竟爲郡之名蹟云

殷淵傳

殷淵字仲泓廣平府雞澤縣人諸生父大白官關南兵巡道以邊事寘重辟淵破產救之不得意惟已身之幸代死則活其父於是刺血作書上天子言情晚大明門

必來來且奈何淵曰吾意少長諸子弟賓客厮役其數百家且可出擊不虞其來矣乃編次什伍肅號令成軍而賊騎至銳攻十五日不能下捲去淵乃出擊時元輔周延儒督師徇略縱鬬兵竟罷淵歇息歛甲山中甲申逆闖逼京師淵又合戰丁並聯絡忠猛戰士共二千五百人勤王有黃祐者邢臺人也亦擁其戰士會淵兵柏鄉縣勤王督師李建泰在保定賊來避走河閒總兵馬科降賊並督師兵皆降賊淵與祐又各歛甲山中已而京師陷郡縣已皆僞官淵益歛甲山中矣山中既嚴固淵名又著僞防禦使翟鳳翥檄招之不肯下僞權將軍

遂統萬鐵騎攻之不下捲去四月乙亥闖逆鬬空隊出關淵畜威已久遂謀大舉戊寅飛檄各郡縣謂李自成之毀我神京也意逞矣氣盈矣未必能得志於東師也即使其得志我蟣蝨內地賊必反顧反顧即厭況未必能得志乎若天隕其釁懲騎鬬歸我早定畿南斷彼歸路益蹙賊斃矣明我大義報我國恩在此一時願共圖之也各郡縣得淵檄皆作氣興起廣平申涵光曲周王騏祚各力集健丁下諸壯士建旗鳴鼓會淵山中雞澤城南有砦縣要地廣陽山出兵必營其處亦皆起兵來會山中兵大會齊淵殺牛大享士祭軍牙六纛插血誓天地捐妻子產業不顧殺賊是日乙酉日也丁酉大隊出營城南砦暮入雞澤紳紳先生富家大族青衿子弟相教破積募兵治器皆附隸淵淵於是分兵出諸路禽斬僞官凡逆闖政令一切革去先是邢臺黃祐與淵出兵會相鄉勤王既各歛山中至是淵兵起祐亦即起庚寅祐營順德府之赤石岡僞官冒夜竄去順德府復府既復諸路望風皆禽斬僞官與祐應一時順德府九縣僞官皆禽斬縣皆復壬辰祐入府城牽鄉紳士民爲先帝發喪行哭奠禮毀僞龍牌僞敕榜闖大逆無道罪狀立白旗號召編兵登城守埤而自率戰兵會淵雞

澤淵之在雞澤也僞知縣秦植僞掌旅曹龍泉已先期入廣平謀陷廣平而淵名最著賊以爲去淵則諸路兵自解諸郡縣可即復也賊有郭將軍者統騎兵三千自都門來檄諸郡縣以爲平亂秦植曹龍泉即引臨雞澤營城東播言屠雞澤城中恐復讓降賊淵曰向吾在廣陽僞權將軍統萬鐵騎來銳攻我我戰禦之不得下我賊今不過三千騎反恐乎且起兵剿殺賊賊來乃可殺今來矣不圖殺反欲降其於起兵之初意何謂於是下令言降者斬然百姓恐甚皆不固淵令黃祐出城調諸路兵祐出抵暮城中之議降賊者已開門進賊矣其時

淵議事學宮聞變疾調兵不得及卽兵亦皆蒼黃潰亂或有格鬬者勢亦已崩壞或勸淵且去淵曰吾先子不幸罹法先帝又殉社稷君父大恨在我何忍言徒欲殺賊復尺寸疆土報地下今無望矣尙何狼狽全旦夕耶遂正衣冠拜先師孔子而與左右訣曰鬬必敗必不能成事我國家方二百八十七年天命豈遂在賊尙可爲也勉之矣左右流涕淵麾之使散去無徒俱死既去賊卽至執淵淵大聲叱曰我殷淵也要殺卽殺何執爲遂斬淵淵死雞澤復陷賊諸路之恢復者皆復陷賊黃祐恢復順德一府九縣覩淵死亦皆復陷賊黃祐奔

順德復大聚兵遣書山東凌鬲應援脣齒亦卽敗去王顯祚已入曲周殺僞官亦內變遁去申涵光距廣平聞變亦遁去城南寨潰淵自癸未出兵勤王甲申三月又出兵勤王京師陷則大舉圖恢復月餘敗賊斷淵首髯髮怒張目光不滅凡十餘日

溫寶忠傳

寶忠姓溫氏名璜字于石寶忠其別號也先世太原人洪武初家烏程遂世爲烏程人寶忠三歲孤母陸氏守五十年卒又七年寶忠乃進士蓋五十九歲矣又當癸未中原已糜沒神京震動勢亟乃得第而已遲欲爲國

家捐頂踵不得日嘗流涕甲申授徽州府推官無幾何京師陷南都又隨陷鄉郡縣望風奔竄寶忠謂其夫人曰至此乎吾不得顧汝矣夫人茅氏有女子二長者十五歲子一八歲聚在側或請當急竊他路歸夫人夫人謂安歸我公死國我死公一爾但全公孤女子易計也會司馬某卽徽人起兵寶忠力募義勇應司馬故時以文名封疆重臣洪承疇相傳陣亡皇帝廷泣諭祭加往例又御製文以祭而其文召司馬爲之司馬其時之尙在史館也海內聞司馬名久矣故一起兵卽多應寶忠喜以爲是有機遂起應凡二百餘日司馬績溪敗被執

去寶忠急入城登埤嚴固守而變生肘腋歎曰城亡與亡吾其尙生乎遂自殺未絕幕府命畀之至見其創處相謂溫先生何苦我握兵南來未見有如先生者溫先生獨何苦擇醫人醫之醫人至不受兩手舉創處裂其喉而死其城之始陷寶忠趨夫人所曰城破矣昔日之言今則其時夫人無戚容猶設飲謂以訣久之僕婢皆屛女亦屛夫人呼之女乍瘖驚曰何爲曰死爾女卽引頸夫人手結帨授寶忠對曳絕仆地有頃動夫人曰其投七如其言乃死夫人曰及我寶忠手捫其喉擊刃擊血湧下濺寶忠衣昏仆地然不死呼曰再一擊我丹

一擊乃得死竇忠乃死幕府感動痗之水陸寺旁而遺
女子則徽之人畜之徐送歸其家竇忠素剛嚴不屈讀
書識字大要强正其將死索筆書百餘字略曰世受國
恩惟以死報妻與長女已俱殉幼子季女如其不容並
殺之可令傳焉

贈部郎中渠縣李公傳

嗚呼獻賊從橫蜀中草刈禽獮千里爲赤維時官吏軍
校望風降附其有以書生聚豪傑衛鄉里再起再蹶而
志不墮卒其力竭身殉死見先君如李公者眞君子人
哉余聞諸吏部某公公之歸以毋憂時賊已略定蜀境

府縣徧置僞職公故爲諸生時糾義軍守城有能名及
歸僞知縣某誘公從賊且大用公曰吾故毋未葬乞寬
假葬毋畢卽西耳蓋獻賊之僞國號西也僞知縣信之
聽公葬方圖葬江上忽千艘自上流下樹號頑民公意
頑民必有意家國者也是機有可乘者耶復吾渠將在
此於是陰收舊部曲與江上通計畫已定遂忽攻城擒
僞知縣並僞諸將斬之渠得復焉是時也北京陷天子
死社稷天下無主江南人塑戴福王爲皇帝卽位南京
遣使臣以尙方劍節鉞蠲臉命閣臣王應熊承制收所
失諸省會地應熊烈皇帝故相癸未召主京師復不用

死也以某年月日其初之克復渠也以某年月日又其
初之起義兵也以某年月日蓋其幾年月日而敗其相
從死者則遊擊王樹極陳熙奇辟乾又戰士文仕廷李
映雪其死之地則廣安之楊柳堡公渠縣人先世以亂
家譜喪失不可考其大父某父某公幼孤從學同母兄
成進士任高郵州知州陞禮部郎中公諱含乙字東生
別號青藜鄉試天啟丁卯會試崇禎甲戌其同母兄孝
廉諱儲乙亦死賊後公長祥曰吾蜀之以戰死者多矣
嗚呼予不及述述公蓋以余吏部之言予得其本末詳
也故表而出之公亦將先蜀人而著之海內云

唐知縣傳

唐知縣名自彩字西望達州人貢生浙江臨安縣知縣自彩爲人木訥然頗喜聲色亦非人之善也人以是議之以爲居官不議其何如及往治臨安則神明也尤介正不可以犯甲申之變私憶廷臣某當夠某當竊門者行某當媚行附麗賊久之跡所蕃見多不合歎曰人之難知也如是哉使非國家有大變故如今日則賢人君子之名不爲不肖之終據之者寡矣而賢人君子其實之不淪沒於不肖者之羣又寡矣悲哉南都再變浙江且俱下自彩棄縣匿山谷會與江東通江東與定期以兵逆自彩度期至即顯出破論諭臨安故時吏俾無出庫藏將有用也吏駭愕報令令飛聞制師數百騎即來而逆兵不至遂被逮到制師見之即大聲奮罵顧地上有石取擊制師不中中制師案案所有皆碎制師驚怒支解之唐階豫姪也參議階泰弟素豪邁與東鄉冉公子善本以參議出蜀阻兵久隨參議參議渡會稽願依自彩臨安間匿山谷制師騎至猶可得他路竄出僕遞之則曰背叔父乎何忍矣遂並逮去中途騎憐階豫詔爾無與爾去階豫堅欲隨自彩制師死自彩並階豫死焉

冉公子傳

冉公子嶙東鄉人家巨富工書規模柳公權以貢北上廷試得通判其時流賊之在蜀者種類蔓衍包山塞谷張獻忠又出入無定勢嶙有兩母在於是歸焉東鄉城小卑薄達猶固蓋達扼東北兩川固要害虎城又阻水距賊然賊之創蜀必經之舊設巡道有兵至是又益兵又人自爲計起義兵三千庚辰張獻忠破夔關入督師楊嗣昌大兵追獻忠戰開縣戰敗總兵賀人龍黑雲龍猛如虎虎大威方國安九大鎮兵皆敗獻忠直壓達州先聲震驚人喪魂魄義兵奮厲佐官兵死戰守城壯獻忠去自是達益壯鄰縣之避賊者謂莫如達多來嶙遂亦來有戎柱國者壯士也領義兵一軍而全軍事多賴之壬午參議唐階泰父自華以參議責惡柱國於巡道馬乾猝不意乾杖殺柱國軍中大譁舁棺唐氏唐氏家殷富私軍中要領之人得兵戢然怨憤常有言城中恐懼外來人又相望出達去嶙又去其後柱國黨因甲申之變卒引賊破達指示焚殺自華已沒其家陷焉嶙既去往東鄉之羅頂砦砦四面皆壁立鑿一蹬上上無水水自下取上與仰雨而已雨不至賊在下下取水不得上郎困郎無有子遺故蜀之民恐賊郎上砦砦高不可

豫死焉

伺賊怒歎莫可如何然莫有一砦全者人皆死憐往羅頂砦攜妾婢豔人與金幣充積不得秘賊伺守不去水絕憐告母曰殆矣無活路矣兒往說賊儻活母幸也於是往其長子泣欲隨往往卽執憐憐大罵死其子以富貴家子弟姣好賊欲之留不殺則亦罵曰吾父死我安肯活益大罵賊怒並誅死憐父子死母遂死砦上人舉火盡焚死

萬時輅傳

萬氏時輅字某江西某縣人也從兄時華常責時輅讀科舉書時輅自負奇不肯屈首受兄業又以中原今之毛文龍前將軍也性暴殘萬厤末年萬縣知縣一日日暮尙不出治事吏聽其內寂然無一人語惶惑啟於丞創門視之知縣亡首矣闔門皆中刺死闖於朝急捕賊賊不可得久之亦遂已朝先部毛帥毛帥死朝先他徙去後又爲黃斌卿前軍將軍時輅皆在其記室見朝先軍中猶用其本土巫人祀其土之鬼如本土其祀追其前之仇怨者解之如僧徒之言冥福其所指則及知縣知縣之死葢朝先之殺之者也朝先萬縣南岸農民也道遇知縣以衣白失辟咎之懷恨代水夫袖屠刀入匿

世無知我者乃遊萬里外則遇蜀人王朝先朝先舊帥毛文龍前將軍也性暴殘萬厤末年萬縣知縣一日日暮尙不出治事吏聽其內寂然無一人語惶惑啟於丞創門視之知縣亡首矣闔門皆中刺死闖於朝急捕賊賊不可得久之亦遂已朝先部毛帥毛帥死朝先他徙去後又爲黃斌卿前軍將軍時輅皆在其記室見朝先軍中猶用其本土巫人祀其土之鬼如本土其祀追其前之仇怨者解之如僧徒之言冥福其所指則及知縣知縣之死葢朝先之殺之者也朝先萬縣南岸農民也道遇知縣以衣白失辟咎之懷恨代水夫袖屠刀入匿

以不得殺者而殺之自不得不襲襲而殺之自不得不辟以視師之殺人如此其爲視師者苦矣蓋辱矣閣下所以爲此者何故或彼之自干軍政則誅之誅之何過亦何敢不服然閣閣下入軍之一日卽襲殺之未常見彼之當敵人則未常見彼之有干軍政事也卽使其當敵人千軍政矣督師何在乃不誅待閣下誅之閣下又不顯然誅之乃襲殺之襲殺之矣奔竄逃伏狼狽不相顧何故哉朝先部毛帥立功萬里外毛帥屹然長城雖以鹵莽無知識如朝先亦竊喜疆場之有人不意毛帥突被數萬功灰燼萬事瓦解在昔應侯殺白起趙高殺

壹捌玖册102版

蒙恬張浚殺曲端秦檜殺岳飛皆落上將之頭於飛矢之日目光星殞徒然如炬嗚呼安得如左肱之人起而舞干戚以慰人之心哉朝先不意見之往昔者再見之此時兩番戰慄哭泣無已朝先初謁閽下閽下見朝先老憊竟得比肩當飲時一健兒執一人至以盜閽下之善衣縫之其黨閽下賞其執盜者而慰盜者曰我衣之得煖爾衣之亦得煖等煖耳在我在爾何異卽以其衣賜之盜衣者朝先歸述之記室記室曰是公其成功乎昔者秦繆公之乘馬逸野人取之烹食之繆公曰食馬肉不飲酒吾恐其傷汝也於是賜之酒處一年爲韓原之戰繆公敗幾被禽去有爲繆公疾鬬於車下者遂乃免且大克晉反獲晉侯以歸審其人蓋常食馬之野人也趙簡子有駿馬籲之陽城胥渠疾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君之臣胥渠疾醫教之曰得駿馬之肝則生不則死御曰胥渠也期吾君駿馬請卽刑焉簡子曰夫畜而得人不亦可乎於是殺駿馬取其肝以與胥渠無幾趙興兵攻翟廣門之官皆先登而獲甲今於是公見之安然坐享之人怠於紀功智於加罪一吏失周旋百番之督責起矣回顧從前之萬死一生無可告語只垂淚耳傷心哉奈何節制我者無披堅執銳之勞有上方斬將之權朝先感焉敢請命書上視師震怒復襲殺朝先時略不知所終云

孫守備傳

守備孫氏名守法陝西鄠縣人也流賊潰陝西孫以守備守韓城賊數萬薄城城內兵千人孫選其能前與戰者得三百人伏隍外賊藐城孫因故示卻賊湧至弃城越隍來三百人則倏忽擊之賊以不意料倉卒狼籍城偏體多傷可驗在目昔韓世忠斷指慧生殘目敢戰之

上人開門相助戰奮擊賊死數千人敗退十餘里不敢
息孫量賊之勢大不得再畏之則益賊來韓卽不得當
矣孫手器堅重木之好于鐵椎者如鐵椎然乃孤騎仗
之出城望賊營營近有數賊騎來當孫孫誤之曰吾將
有言也賊騎以爲然相翼行達營則縱椎橫擊賊眩亂
自崩壓措手皆莫適便利竟衝突於數萬賊營中創成
一路出竟完其身返焉無有害賊大駭愕恐懼竟罷他
去孫亦他調去無幾何賊滿關中孫不及大用無大權
柄不得將大眾無可如何乃避於興安州之龍泉山久
之探有故人以通侯顯以爲是知我者則斷一指瀝血

取作書遺之故人得書不報乃遂自刎死故人密雲總
兵唐通甲申賊將偪京師詔入援駐齊化門外軍容整
甚天子御宣政門召見拜爵伯於是請居庸關據險以
設奇取賊及關卽以關進賊降矣其後俯仰得通侯孫
以爲是故人也是知我者則於是爲血書往故人視書
已內自絕不答報孫曰無望矣遂死

王子涼傳

子涼姓王氏名灼生山東某縣人也崇禎庚辰進士令
如皐縣居官喜節廉不畏人性好鶴如皐距湖鶴產之
處令大喜有罪者罰鶴鶴滿堵矣又罰蛇以食鶴也性
又好猫又罰猫罰有罪者之猫與鶴等一日見猫於草
上奔蝶食之則大異叫曰猫食蝶乎於是又罰蝶猫既
多罰蝶日益多多者至一斗而民之捕蝶艱於捕蛇縣
官責蝶無已民閒捕蝶者遍野外小兒爭捕之以霽罪
人百姓之來入城郭踖公堂非輸蛇卽輸蝶喧譁一縣
中然自喜節廉無所畏有黃極淑者如皐民也慣大言
市廛人憎怨以他事不相目合訟之令凡十餘人縉紳
先生或憐之畏令不敢請莫可如何極淑知一旦死爾
及對時問何業曰畫極淑實不能解畫但解工人之所
謂畫令卽欲見其畫則出之懷中令大稱賞屬巾服賓

禮而笞其訟者十餘人又判金各千兩謝訟極淑罪人
人空壁立本無一有乃縢行哭極淑所乞命窮極令乃
肯已其所爲多類此然卒以是不理於人口敗去云

劉宮人傳

宮人萬厤閒宮中人姓劉氏北京宛平縣人也十六歲
選入宮天啟閒惠王封荆州府劉氏從焉崇禎末年王
避流賊去荆歷衡湘至粵東北京變江南猶在遂自粵
東經閩至越之紹興府劉氏皆從之乙酉王陷宮眷盡
覆沒劉氏以老得不收流落民閒辛卯余見之惘其無
依乃存食余家王辰相隨出越入南都其言宮中事甚

詳而衰老齒多落出字不能明然聽之亦猶有可辨者
也皇帝大概家法嚴與加於朝廷外之寬厚者不同然
其處宮中則與外之家人無異常飲酒謂內官舉善飲
者內官舉二人卽徹御前酒賜之飲飲未就二升皆醉
死矣命救之不得上怒以諸內官爲欺言斃兩人命內
官奏云奴輩飲之酒民間酒也若御前酒自然二升死
卽命取民間酒飲之歎曰可憐我百姓所飲者水耳何
常是酒蓋御前酒用火酒當水其麴皆火酒合催乾皇
帝能飲三斗不醉也日如此嘈囃謂內官聞外廷某御
史禁囃此何來奏云御史可得禁者民間之囃若御前

自有此上曰既百姓不食朕何獨食亦遂止供奉不食
之矣大內荷花開有最高者皇帝喜欲折貯瓶中而宮
中之瓶不稱命內官買之市得一佳者價則重巳自內
發出復命追回曰外廷科道官必來說閒話可不必也
一日內官以一硃票進皇帝看畢不言內官奏云爺爺
左右尙不肯容尙來拿皇帝默然久之曰據他硃票是
巡城御史何可奪他權柄撓他法且爾等必有故任他
拿去朕不管然不知何事也一日閱奏章怒曰這厮可
則寂然故皇帝幸正宮時少幸他宮時多皇帝大行光
宗熹宗相繼嗣大事大禮劉氏皆能言其略然言之無
緒從惠王封王見其宮室歎曰我小家人戶矣王嗜慾

簡淡女御絕少正宮郝娘娘東一宮王娘娘後幸一美人余氏只此爾宮燕每大設王並正宮坐左右各美人八人侍立美人覆首裁黑色輕紗如男子巾式降小取歷髻綴硃羽翠其上燿首上大紅盛繡衣下裳緣皆繡端整交手高執袖及地屏息竟一日侍燕罷不動盼東宮冠服差正宮然其制如正宮而省飾則差矣西南隅東北嚮坐坐去王正宮極遠椅側當未坐執爵分寸細步曲躬恭行王所正宮所壽壽畢正宮命坐則乃坐又興以壽如前如是者三乃定坐奏樂考大鼓歌舞百戲俱作大概宮戲不可曉暮續用黎園部如民閒之所

樂者男女各有部王乳母巴巴最尊上東坐後王正宮一級燕罷侍立之美人皆憊每燕則美人愁也若皇帝宮中燕劉氏不得入不見不能如王宮中言故無考焉王之趨蹌東也已住定國變左右希王繼大統强之來及在紹興府南都復變勢驚浙王懼思他去左右又制之使不得行遂及難劉氏北人在宮中久散在南方之民閒不慣食久乃得慣食王悅劉氏常賜以所御食初散食不下卽哭王疾病猶呼號以乙巳年在余家卒卒時年九十矣余葬之聚寶門外

李長祥曰余常覽神宗遺事有人訟一內官於中城御史不知其爲已入皇城之內官也卽爲之出硃票持硃票之役又素非鍊事者卽以向午門索問諸內官憤奪奏之御前上諭云如劉氏言內閣沈一貫大駭爲御史解之於上而聖意嘉御史仍斥諭內官嗚呼聖人哉聖人哉東漢建武十九年湖陽公主蒼頭殺人避陽令董宣殺蒼頭主訴帝帝令宣謝主不奉命强之終不得主曰文叔臣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其門今爲天子威反不能行一令耶帝笑曰天子與白衣不同蒼頭公主人與皇帝之人異況在御前者乎漢帝今猶稱之神宗之與相較豈不勝之絕遠唐太宗謂上畏天畏祖宗下畏言官考當日所爲亦飾語耳若神宗乃眞有其實雖唐虞三代之令主何以加此其能使海內家給人足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者四十八年有以哉劉氏之所言者多以老憤憤前後乖亂無緒不敢盡述述其言之無有變易者傳之昔人之行事著之史官之所載其闕略多矣悲夫若夫深嚴之地制度禮數器用人不得知劉氏多能言之總之無次敘矣亦不敢錄之於篇而聽之猶能充人之意識有益也學者之當咨詢信無窮哉

金氏鏡氏傳

金氏總戎章欽臣妻也皆嵊人章與餘姚邵白林聚眾於石門時故皆總戎焉章治兵金則理饟兵盛金亦習軍事乃自治一軍與章前後隊而章性矜侈好飲一日會將士飲報敵掩至輒戮之及數報敵掩至矣金屯營去十里遠倉卒以數百人馳救章已敗縛去金急數百人厲之前陷之不得亦敗就禽焉金有貌帥欲之或以其意謂曰爾婦人欲將兵則亦何能爲然婦人也生路則易且但善辯當可免金曰吾寶將兵將何辭能辯即善辯得生何以終身若生吾將軍則即如公言苟且世上其遽掃耳眾皆笑謂曰爾將軍若猶在用爾何爲金知章之不復生也則痛哭或再說之不應強之應則曰吾於吾將軍存亡之矣師終欲之亦無可如何卒死焉臨刑章恐金曰何恐將軍平日之膽氣何在乃如此顏色卒不變邵白林亦敗死妻錢氏悲憤欲即得邵之將軍印合邵之殘甲邵爪士多其鄉里錢亦本里人故易合及東伍邵貴家好女且盛年制師不謂然則即返白章疏馳奏使露驟被執將大帥所驟見錢遽曰據此則何罪錢因請禮見拜以父許之夜相即錢曰已父子矣即大義不終亦當從容善處此以免耳曰可乎帥初相誘再則暴及暴則海氏竟死林之知海氏也以楊二楊二毗陵人也媚附林者鄰有量見海氏艷欲私之量有量遂攜海氏入其舟林於是圍海氏矣其圍之也猶林顯瑞鳳陽人也泊毗陵聞人言海氏美以計誤有

以見吾先將軍則一也

陳烈婦海氏傳

烈婦海氏徐州人父某少適故衛指揮同里陳氏子名有量篤相好焉婦美容色有量則賤貧無技能識字傭書而相諸歲饑就食所親於松江江陰閒屢就則皆不給徙毗陵又不給則相與謀曰是不如仍還徐糧船巨猶林顯瑞鳳陽人也泊毗陵聞人言海氏美以計誤有量有量遂攜海氏入其舟林於是圍海氏矣其圍之也初相誘再則暴及暴則海氏竟死林之知海氏也以楊二楊二毗陵人也媚附林者鄰有量見海氏艷欲私之

久矣不可得私言之林林曰若識字曷書記我即欲徐便也有暴適欲徐則喜海氏苦之知楊二媚附林恐又如楊二然無可如何惟善自匿不露黃河有神其神靈常一人貌神變說河利害以為神口言糙船經過故莫不享神林因享神其享實不以神享加盛用善黎園部傾所鄰舟婦女呼引聚觀而首盡著麗不暇顧海氏益匿不露林終不得海氏見遂恩更計使有暴貲鎮江又貨蘇州其貨鎮江也林以所私婦說海氏百端不可恐曰何為入其舟海氏哭起嘗婦婦乃已其再貨也海氏則屏拳櫛首廢髮嚮絕笄項項以下足以上束縛周詳縫絨謹固林之施前術知難再用一夕竟突海氏所竟相即海氏之一身不啻膠與弭革與裹毀之不得而海氏枝梧顛亂叫號氣竭力罷猶復奮躍林乃始遁出海氏悲慟自料在其舟中無所仰慮林終不止終暴終當染我染我如之何遂經死林忽然巨猾能戰人方且痛海氏別無畏然處有暴來則誰何則畏一人曰何畏疾走前相距幾之禍滅爾有藍九庭者林之密者也林以相屬任即諾拜手獻金祭酒九庭數謙讓揆刃去矣踰時則即返有數人委來泅湧突入舟林莫測所以與兒即突繫執索海氏即突得蓄即九庭之為之者也當

其受林命也私念之曰嗟乎猛蟄毒淫有是人者乎於海氏既死之則亦已矣又以其夫屬我我為其豢養久矣當報然報之以殺烈婦之夫也於天何言往哭門賓取他道奔入城嗚呼亦烈婦之靈使之哉

湯節婦傳

節婦姓趙氏河南睢州人同邑諸生湯祖契之妻以流賊陷城死者也流賊自崇禎庚辰大亂河南李自成一賊尤巨竟數十萬破壞河南睢遂陷節婦遂死其時姑在年老祖契與節婦謹養在家子斌幼祖契有同母兄貴皇斌從讀城外之北莊至是猶在莊上當城陷祖契

負母匿蒲葦貴皇斌及閽門故皆得倖脫難惟節婦志死徇則死焉貴皇斌當警疾趨城下城門倉猝閉不得入祖契憶北莊登陴則見之上下相嚮哭先節婦知北莊阻城不得入謂祖契曰即北莊來不可令入城城幸守則可兩全如不可守彼一伯一兒離在外反得不亂吾兩人意君得竟意保姑吾且得安然自為計有餘也於是祖契見貴皇斌哭遠謂曰不可入矣其他奔去亂定來求我所在貴皇斌大哭他奔去城破祖契負母匿節婦死矣節婦死在壬午三月二十日河南自庚辰流賊殘殺連年又蝗旱人不得耕食至相食目猶閉視人

人已操刀落其肉當路上向人手指示所欲乞悲嘵有狀無聲狐狸荊棘人家狗吠穴之每千萬過者伍少卽爲所噬食無遺飾婦常對祖契流涕曰天下事我婦人不得言亦不知但視我河南恐大勢去矣有不幸我一家人當奈何兒子當他往姑當君計之若我爲君婦委身君大義當一身謝君不敢苟活爲君累也及壬午三月睢鄰西華陷陳太康尤近睢相隔只九十里既震人料城不可以禦官司有民社寄嚴城隍不得出市廛井巷婦女鬢髽口傳紛喧耳目惶惑節婦謂祖契曰是不可聞姑姑聞之則驚年老人狗堪爲之掩蔽契忽負匿其前竟不知其外之有賊也節婦於是經於梁家人至解之不死又密投井井水少不得沒家人又出之又不死賊入遂相及節婦則不避厲聲曰若如此耶朝廷何負若乃如此大兵至爾人人斷頭矣竟大罵賊憤怒橫殺之死節婦一女一子子卽甫庚辰賊大亂皆未當婚娶之年節婦皆且與婚娶以亂也其後使甫讀書北莊亦以亂故慮在內不可得免他處則或得免故距太康九十里太康陷已震猶不使入城及趨城下欲入亦不使得入節婦之經營自審死非徒在壬午三月二十日睢之破時然矣故三月二十日能果死計河南賊始崇禎癸酉迄庚辰勢烈而睢州界南故遲陷在壬午三月二十日然卒陷矣既陷賊縱戮婦女之濫死者累累閭室節婦則厲罵賊死故死異傳之四方人歎息稱道之謂之節婦云節婦之死年三十七

黃節婦傳

節婦姓馮氏父某號定齋舉人達州人也以節婦聘同里黃給諫之季子某給諫名元白萬厤年間以直諫廷杖者也節婦年二十餘父母不以嫁節婦謂其母曰吾年幾何矣母會意長歎息不言節婦疑之乃問其乳母固問之乳母曰季子疾耳問何疾乳母以實告蓋惡疾也節婦泣曰既如言妄可不嫁去則死於是父母不得已言之歎息而節婦以爲不嫁去則死於是父母不得沒家人又給諫給諫以爲季子之若此矣是安得娶之季子亦云然節婦欲必死則欲必嫁兩家父母卒莫能強之遂嫁既嫁季子已潰壞不堪家之人苦相侍節婦痛泣然侍之如無病踰月季子卽卒節婦哭之甚自死之一日哭之甚以至今未常已焉定齋之孫有子聘予女予家與黃亦婚姻好予知之故詳予以壬午出里節婦猶存計其年八十餘矣嗚呼節婦八十餘歲之處女也

漢江女子傳

漢江女子不知何處人以死於漢陽故人名之爲漢江女子云女子之死以甲午五月中其時北兵過被掠載之舟中至漢陽伺隙投之水死焉北兵舟無數每舟皆有婦女其婦女無數女子在中與他婦女雜至漢陽伺隙以死漢陽之上流有金口驛去漢陽遠一漁人取魚見有人逆水流來則與出之水上憫死也既出乃女子也死矣顏色未變人多往觀之陳亦往果然與夜夢之女子正相類驚曰胡然哉余與睞姓氏不識其爲何處人夜之夢何故且告我謂相念何故徐曰是矣彼掠者也而烈女得投之水幸矣又出之岸上又幸矣身則露矣蓋有痛也於是治葬具掩土成墳肅衣冠祭成禮去其殮也願漁人婦爲之沐浴探左手有繫物解下展觀則一小幅絹上有七字絕句詩十章一時見之者讀之悲歎有出涕者其時欵人某販者也在漢陽見之來江南爲人言錢塘徐鍾河又言武舉人常過衡湘諸處以其詩示人意其爲衡湘諸處人蓋北兵之所在處也其後往荊州至天王寺有士人見詩大哭問之謂曾聘某家女女能讀書嗜楚辭作詩將婚兵大至橫掠女子遂夫今讀其詩正余聘者也是日卽於天王寺作浮屠事而哭常不絕士人湘潭人也衡湘諸處爲北兵之所在處女子詩亦有東流直繞洞庭西之句豈卽湘潭人與或是與詩又云願入深江魚腹裏不留青塚在單于又云別後雙親無過念入江猶是女兒身他章其痛悲皆類此多傳之者

周照傳

周照字寶鐙漢陽諸生李以篤妾也江夏人山東按察司僉事周泝女有繆以李之無室誤之者故以周之女乃如此周於崇禎閒殉國難者也蓋縉紳先生之烈烈者夫以周又如此其女之卒乃如此女能讀書讀書能得大意李楚之讀書人也慕之欲得之不可得則遂以無室誤之故以世之知名烈烈然殉國難之縉紳先生以其女而妾之甘也如此李好遊來毗陵毗陵有董以寧者龔百藥者又有蜀人在茲士之李長祥者與友善得寶鐙之論著因得其緣來然常相病之然李常亦自病之矣李短小缺上齒每出口於四聲失去聲每十數語則數語不得達婦人窺見之多笑然讀書人也

解能讀書者故以周之女姜之甘罵嗚呼是實證與今
讀所著論其悼懷賦曰俯江流之浩浩兮弔禰衡與屈
平彼填江而不滋兮何以抒其憤盈草參差而並生兮
孰辨其爲杜蘅烏之嚶鳴亦各有所謂兮而人孰知其
情望龍揚之縹緲兮又孰與之俱征哀蓑弘之已化兮
不得見其蘜旌思悠悠其來往兮亦何有乎微名溯江
沱而嘯歌兮吾與人乎何爭喪禮議曰京口徐生某祖
母死引祖在不爲祖母服例是惟死者有次子則冢孫
之喪不三年可爾若徐祖母固無次子也豈有冢孫而
不爲之三年喪者乎李生因言昔者王遵巖至晉江見
徐思謙深衣練冠廬墓側問之曰吾父久喪矣吾祖初
卜葬地於此命百歲後父附葬不謂父先之也祖在不
敢葬古者未葬服不釋縗敢原之故衰服而廬於此君
子謂思謙有禮炤以爲祖既在則於父喪既畢後又不
宜練冠而衰議之以質知禮者

墨池傳

墨池予家婢也侍予內作畫者凡作畫宜墨之淡傳墨
池以口受筆退其墨故名墨池云乙未予在金陵於燈
市見墨竹數幅善假爭易之予問其何人畫則笑曰是
倘不識耶蓋薄予云徐曰是鍾山秀才筆也予實不知
其何如人佯曰諸自是忘之矣大司馬以中丞受節鉞
南來制諸省會軍馬公某威望煇赫然能以禮下人知
予在金陵禮之予是時以家之數淪沒無意更娶大司
馬曰是鄙耶彼孑然者四方之賓何不可矣予聞之懼
乃誘金陵城之走媒說者數十人役之蓋以噪人耳目
傳聞於大司馬非竟欲然也至一家予之意忽移竟不
能已竟果聘大司馬乃果喜及歸初新之婦不知其何
能有女子媵者也名墨池予佳其名問之則以爲是侍
作畫者每作畫宜墨之淡傳女子以口受筆退其墨故
名墨池予異甚即屬畫則即畫墨池之侍畫則果然其
而已在予之室中也久之予貧窶秀才之奮物費盡其
所蓄舊墨古硯名人手蹟亦皆爲予盡予歎曰昔司馬
相如卓文君皆能以文章著其後趙孟頫與其夫人管
氏或以字或以畫今稱之文君失節之婦孟頫亦不足
道一其婦之不幸一其夫之不幸吾免焉然求如司馬
相如卓文君在成都之愁苦且不可得況趙孟頫管夫
人之以富貴樂哉秀才曰無然吾鬻吾畫乃鬻畫金陵
都會之地好事者眾不能即給門外常苦索不得靜遂
已焉自是益困再無策則以墨池適於人適之無幾日

其家之人來言墨池死矣先死之一日告主人曰我夢至一處我之故母在焉撫我曰汝何離秀才汝有墨祿今絕之矣是汝之來此處時也乃果然秀才聞之淚下又一日讀吾詩忽又淚下蓋予之集中有題墨池詩也詩有云別有香在口莫畏臙脂黑是丁酉年七月事

石井道士傳上

道士姓氏無考亦不知其何處人人見之但呼其加今之所以號曰石井道士云或曰巴山之下有金石人穿之爲井道士生其側遂以名或曰道士常登白帝城覽形勝弔古感公孫述之爲人曰木可以塡海石不可以塡海其言呼之以是號道士好遊然不喜儒術其與遊者必劇孟郭解之徒或飲牛屠狗爭筑歌擊儒者聞之厭去道士則心獨喜然善著書書成儒者多取之去爭相傳寫然非其志也有雲中君燕人也以强武略顯雲中故曰雲中君其爲人悍易然好女德人以是聞言然自知其非蓋窘之矣卒以是暴死不悔焉道士與君隔不相見面而每以意受君暴死道士常哭哭之曰是死也孤吾徒於是作雲中君之賦辭曰邈黃輿以曠治兮古圖獸之粵區征帝子以降祜兮不顯世以維釐雉萬億之緒空兮龍咫尺乎豸泥豈窓折之躋履於界天兮紛蒼蒼者之失經而不可以思兔起鳧舉兮奮山木之與殃胎臏敗爛兮累京臣之雁行炎黃水火已陳跡兮何姬穆嬴傴之有乎光芒彼聖文之荒有夷兮豈后稷之乃訖於莊襄巢門牧野之爲湯武兮惟丕后癸與帝辛當之無晉厲智伯之自蝕蝕兮彼義子匠麗氏之又奚宜夏商周之憸悅亡兮習者愚斯仁聖之如堯舜兮相天下之且及身而卽移秦隋之再傳兮豈不猶此胡天下之頌大德於唐虞兮他則詬恥夙夙於飛兮占敬仲之奔齊漢世人之鼓舞不倦兮羌帝堯之遠流而濶沫烏其誰斟灌斟尋之何尤兮睇娠縉之覭覭於有仍以依豈大禹之違乎吾魚兮而絕於狂魂之暇夷皮當贖器之遷流兮與一夫之敗婦聽乎何殊嗟夫天之正不醜於娥眉兮每異代而翱翔於一途我求其故兮季焉夏商女鳩女房兮妹喜傲佯云何種氏兮諸侯憂傷醢脯皆公兮姬幽惟昌昔女媧氏之帝上古兮盛德在木而氏之以風蛇身人首之變宓犧兮豈貌之令德兮雉飛而躗明旁皫其陂於八埏兮寸導之奚苞乎盤根嗟古今之卒如斯兮信乎意外夫智變之幻於人兮又何足怙山卑而牛羊高兮何者存夫大道區

區魯殿之何取於巍然兮總之同於荒草迫崴嵬以距
前兮盼蜼蜿而嘗故天陰縣其不明兮隙殘雲之數戶
有美一人兮方珮玉之鏘鏘豔冶忽其零落兮涕眾女
而徬徨彼摩笄之趙婦兮何如采葛之越女烏獲之勤
力而絕尾兮乃笑於引棬之豎子斷鉤爪之惡爲梟兮
誠殞涕乎坫圮顧夫鷰鷰之不可與媒兮徒請帝於沒
齒霜露降兮草枯乾不可與遊兮將何言空羊城兮青
塚寒雁孤棲兮不忍予胸高天之惟麗閟兮淚枝梧其
更下想玄冥之慟魄兮翳炎方之駢駕何所無人兮痛
予心之惟女返馬首其棄去兮汐蹻躅而荼苦亂曰窈
窕惟谷兮閶昧其區天鶚何飛兮眩眠焉知豈其不見
兮矇以爲思吁嗟乎中心之獨摧兮吾其謂之道士故
好遊三巴既盡巫峽秭歸越之而放乎洞庭彭蠡鄒魯
燕齊秦韓趙魏嶽瀆關河宮廟陵寢悲歌之區要領之
處必止焉留連茂草黃花索殘碑覓故老然後乃已及
中原路塞乃緣吳入越登秦望山見蚩尤旗發長矢射
不中更從劒山入魚鱉輿藪是日之出者矣是有山
名白骨昔唐太宗征不服喪師於此骨積山上穿草出
冀及兗及青及徐及揚又雍又梁又荊又豫其績之大
也如此今萬方平土世盡相忘惟龍門碣石矗唐數處
必先指長城彼足未常至其處牆壁之畫目無有見憑
書傳爲臆說悲夫以今觀長城利乎否耶宜有耶不宜
有耶長城起臨洮至遼海萬餘里延袤其所以能然者
山也絕嶂奔峰危巖窮石相連而一未常有寸隙城於
其上下曲折委蛇經緯之耳天地於此之處不能無意
魏文帝之窺江南也見波濤洶湧歎曰天之所以限南
北也夫長城視此矣王者之治天下也有可以利民者
勞之固不得憚也故曰擇可勞而勞之禹之治水也自
冀及兗及青及徐及揚又雍又梁又荊又豫其績之大
歷年數載濬澤爲一杯水卑銅棺離墨如拳道士懈怠道

人兒之震動碣石龍門則人之易至其卽蜀審觀自岷
嶓以下入夔門至巫歷巴東抵夷陵水之來其山皆斷
之以容其流下而山之勢兩相望舟行其中兩壁之上
猶有人工開鑿之跡若是者千四百里陋哉考亭氏之
言曰禹未常至蜀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
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信如禹之未至蜀其藝之
也孰藝之其道之平之也則又孰爲之豈治水者禹也
治蜀之水者又有一禹之人哉計九州四隩九山九川
九澤會同於海凡十一年乃告績當時動衆乎抑不動
衆乎今夷陵上流有廟是黃陵其神蓋助禹以開江者
萬里武帝奮興乃鋤治之擴禹之績始皇之後又復有
諸葛之遺文存焉禹固用龍蛇之力居多大禹自稱陸
車水舟泥橇山欋一云與衆再云與衆信役神矣禹固
居然齊諧之怪者矣夫若是也其言之又奚云然哉伏
羲氏破天地出甫畫與契九黎之君仗刀戟大弩以威
天下黃帝與之戰人不能勝用熊羆貔貅貙虎與人相
雜乃得誅之絕轡之野桀之荒淫也湯伐之曰衆庶女
何處亦旣封旣禪猖維氏之業旣殆於是余吾水外恐
息寂寞天子背塞坐治封域屹然不啻畫疆焉夫天生
民而立之君猶一家之長然盜賊有之矣惟門戶是堅
財虎有之矣惟藩籬是飭旣堅旣飭則出其子弟督率
其壯長奔驅刺擊之是奚過當卽不然固閉愼守猶可
此以始皇之盛縣諸緹騎大荔胸衍猛嗜狂崩皆蠶食
盡惟撑黎孤塗猶有存者亦遽喪氣仰塞睨視我怒之
莫可誰何武帝旣興感人之盛德知不可以恃雄才大
略又實加文景當時西南旣伏蒲泥符離烏蠶遨僕旣
破旣絕狼居胥山於姑衍之山平常按圖索之不知其
何處亦旣封旣禪猖維氏之業旣殆於是余吾水外恐
息寂寞天子背塞坐治封域屹然不啻畫疆焉夫天生
民而立之君猶一家之長然盜賊有之矣惟門戶是堅
財虎有之矣惟藩籬是飭旣堅旣飭則出其子弟督率
其壯長奔驅刺擊之是奚過當卽不然固閉愼守猶可
人無不用之以至於人血之漏地杵流之云孟子曰武
成書之不可盡信也蓋懼人之侈殺而維之不爲有天

無虞今以堅門戶飭藩籬之有病於已廢棄不爲謂吾之休息家人是則誠然而盜賊豺虎至矣儒者徒見長城之築以爲暴也亦思當日反舌之側我何如奮張其在於今彼人何蹤是亦何故彼見識不廣學術又迂闇必使天子之重臣端坐廟堂與書生講章句一人不殺一夫不役然後稱神頌聖如其所謂天子者嗚呼不亦陋乎哉御曰儒固不足學乎道士曰非也吾之所陋者世之所謂儒也非儒也自孔子沒儒難言之矣所謂儒者學而已矣儒者豈外學夫六經治世之書昔之人言之矣儒者不能然於是公子田文趙勝魏無忌黃歇之徒旅人秦儀犀首之徒刑者孫子之徒范雎之徒各挾其智術視諸侯如小兒弄諸侯之國如丸諸侯於天下之人亦惟見其有此之一類人莫不大視之儒者若苟卿則著聞其仕楚爲蘭陵令又無所表見卒默默已焉弟子李斯功業爛矣必變易其師說而後乃得志於始皇始皇之意中遂無有儒儒者之禍遂以起而書且焚之矣漢高祖猶然見儒冠溺之常曰天下取之焉上安事詩書夫始皇之焚書也曰非博士所職而爲天下人之所藏者悉燒之則所焚者民間之書若博士固在也至項羽焚咸陽因及書其時蕭何以刀筆吏但知取圖籍不知取書夫以輔相之人乃且然固無疑高祖迄乎文帝且好刑名景帝不任儒尤甚竇太后又好黃老言盡誅趙綰王臧之言儒者人知始皇之坑儒不足以爲其所有無而重輕之則儒者之自使其然亦儒者之恨之不知漢之世固亦殺儒也是習見使然尤哉夫孔子窮者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事孔子之窮蓋如此也以今觀其時於齊之旄旄羽衛矛戟劍撥驅之優倡侏儒誅之叔孫氏邱鄉墮之費人則命甲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追之姑蔑敗之少正卯故子西曰楚輔相何如顏子將帥何如子路使何如子貢今楚封孔子孔子果得據我書社地七百里猶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必王天下故莊周曰所謂儒者魯國一人而已矣則儒者如此夫孔子之聖安得律之學者始皇之坑儒也扶蘇諫曰諸生效法孔子所謂效法效法其學乎亦效法其有爲乎學不見之於有爲不謂之學今儒者幸而用之言堯言舜言之不效則以爲非其君不然則以爲用之不篤如是而已矣使其當齊之好會景公必得志定公必辱咎其所以然曰吾君暬定公也

吾於相事攝也近代之所謂儒者率解免於此宋之儒猶跼此稱詩說禮大儒相高王佐相許一旦有事琴瑟閉戶禮器禮容終焉儒者之於世何益哉故吾非陋儒也陋夫儒而非其儒者也御久之曰嗟乎有以夫吾之事道士有年矣今而後乃得道士之言闖之與遂相委去後又有人見之朝歌狀貌蒼癯鬚鬢參白攜酒錢入肆與最少年樂飲既醉出大聲呼驚動一市人見有父老來問此何地曰朝歌則悄然寂立泣下不能已於是作歌歌曰有黍何所實我朝歌何者荒之乃來斧柯有身他方忽焉是過吁嗟乎吾之徬徨兮驅車奈何又者我人莫賢萬方一區草乃茂焉道上歲時兮有人行吾不辨貌兮相見驚又曰胡爲我心兮徒然憂之胡爲我口兮不能言辭中懸懸兮如新離相見之兮又在茲彼夫世之人兮今何思再回身兮難與支自是又他去不知其何往云

石井道士傳下

涼州有人哭於故張氏廟守涼州甲士有榆林來者見之曰是人也常過吾榆林者是石井道士蓋入秦關悵焉支前連之所至茲士有廟在其處父老指以爲張氏廟也遂哭御曰固張氏廟也然奚哭道士曰世之猶有張氏者誰哉張氏名軌晉之涼州牧也自永寧初翼戴王室子實茂孫駿重華盡忠司馬氏皆如軌不替嗚呼賢哉軌世家孝廉以儒學顯常與張華論經義華器之嗚呼軌非書生哉當惠帝時破滅羣寇威著西土國之勢成矣實嗣茂駿重華嗣軌之創業遂大其與大之者猶在駿方嗣收袍罕復河南地隨至狄道屢與師擊石趙伺秦雍伐龜茲鄯善西域諸國於關之屬皆朝貢姑臧而國之所有武威興晉敦煌西域都護等共二十餘郡道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統御文武勤修庶政民富兵強立辟雍明堂以行禮車服旌旗擬於王者其先實當漢寇傾覆安全涼州茂廣隴西南安置秦州大城姑臧脩靈均臺其後重奉破麻秋困趙虎城長最平斯骨眞萬餘部落國之盛者四世皆軌之刺史於涼以至此嗚呼是書生哉軌烏氏人以時之多難有保據河西之志求涼州惠帝遂牧之劉曜寇洛陽遣都護入衛擊破漢王彌歲時貢獻不絕實則當長安不守奮厲擊寇曰王室有事不忘投驅憤痛之深死有餘責及江東再興奉表建康以懷愍帝之痛恨人孰無知當時匡王之勤如張氏父子者其誰乎重華於柄王北慕容氏

不受詔未幾卽正若駿益異矣趙常拜以王爵及元帝
凶問至則大臨哭去趙王爵復稱晉涼州牧中原阻塞
欲通表建康不可得達則貶已稱藩於蜀以假道謂梓
宮未返皇輿播遷至今讀其言何悲也其先有告之以
魏武誥文之故事者輒怒之實得皇帝璽曰非人臣之
所得留也遣使歸長安張氏之所歷自惠帝及穆帝其
閒之乘時僭越稱王稱帝者則劉氏慕容氏拓跋氏苻
氏卽以成都之李氏猶然一隅自帝張氏據有二十餘
郡卽侈然竊名號誰能阻之卽不然或及身止矣易世
則不可知矣況數世哉其臣節亦何純也御聞之欷歔

謂道士世之人信乎其莫有知之者耶久之繇蠶叢鳥
道穿巫峽抵楚望湘雲六詔將欲又遍跡豺虎獍猶蓋
皆然無力相與勝之莫復能去曰已矣夫吾其竟窮與
昔者屈原彷徨楚山澤見先王之廟公卿祠堂畫天地
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古賢聖怪物行事呵而問之謂之
天問道士原其意作人問曰何然判之爲人萬變命之
其以聖雄繼興京斯何然作謀帝不可易之天伐有柯
莫下上之智刑奚不任乘木霸焉首何力爲怒中之山
藐焉巇而曰敝刀戟大弩其又誰有魁其來下肩髀焉
支豈帝之無能而女師之縛帛何威帝復畫之窮山西

曜阿蘭果火光明早照何金蓮川中統開焉端平衣嘗
咸寧號焉舉亭何危海陵何悲何月倫之十三部無黃
口小兒自古封太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豈猶有災患
而駭民爲之塊然何理尼父觀之黃農虞夏焉有失德
何然槃瓠競之西伯孝文孝景意奚稱書闕氏何爲徙
然在塗瀚海闐顏山之何然窮不見一人左纛之有事
焉何其空好辭甘言水北之廬亦何重巫盡族滅何然
醫之凶豈有庸荒車駕萬里何觀風行殿六宮遙只何
然鉤陳理與城據牛羊駝馬蹄千萬億拜手稽顙祖肉
割肉何主帳亦來跪伏不足調露神功焉有大利彼雞

陰之守吠者其誰何貴種遁去順天樓何佞琵琶起舞
白登之信夫何困中郎將之何終離何九成之大風昏
而重踰四幃扶首之神明警之若何疾飛鳶之迄與六
甲若何其如一汝水之骨剔之鬼目之焉不喜彼一朝
之黃紅涼緻又何然自深蒿之遂不可止蒙衣有然後
何誤焉豈有艾殺變藐樂焉紫宮高飛衣何德殿上之
戲又何惑侍中蛾眉復何容哭之腫目將何終蜀嚴道
銅山卒跛者誰狗中聲音何中人之不律來者稀御曰
噫深哉是人問與其亦天問哉道士自是則復返於吳
顧人臣之盡節至此尚復何言帝則奈何神器委之人
矣身死矣人臣之若此誤國矣至今則且享有忠名也

何如死矣夫苟息死矣無恨矣然而奚齊死矣卓子又
死矣晉之社稷至是震矣先君痛矣李若水宋之忠者
也抱帝罵不絕口不自顧言之誅悚然欽宗之往青城
也使之者誰乎陷帝於敵人咎當奈何即欲不死焉得
而不死且即死焉能蔽罪今不錄其罪而徒錄其死是
誠何心哉後世之方孝孺猶有難言者矣讓皇帝純厚
之主也諸王即驕恣不過懲叔父之尊非有他意遽欲
效鼂錯之所爲以激成燕變其後碎首分魂棄十族不
顧人臣之盡節至此尚復何言帝則奈何神器委之人
矣身死矣人臣之若此誤國矣至今則且享有忠名也

荀息之爲獻公言也曰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臣之經也奚不然而死亦有辨矣故與若水之相並者若劉輅張叔夜亦然其何能疵議與孝孺之相並者若黃子澄則當與方等而景清諸人亦何能疵議夫從來喪敗人之國家者在亂賊而賢人君子亦有然矣如後世之所謂賢人君子固有歸矣乃其於天下之人悅其同已者不悅其異已者於是相與攻擊士之有用而可忌者或置之死地其有功之成者必敗之而後已彼士之處於此其誰肯甘之夫有用之士必皆有才而才者非安靜之具蓋凶器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凶器之謂也今夫大地之上惟驕虐則仁若熊羆貙虎其毛革牙爪豈不可畏惡而能驅使之猛嗜之畜怒恆前於五兵故英雄之與姦辟有時相類正當周旋調護智術相御以收其熊羆貙虎之力而必欲排擊痛絕使之敝壞人才之盡國之傾覆隨之矣賢人君子之至此抱古人之書端衣冠正顏色曰國亡與亡吾其死哉不知國之亡蓋有使之亡者也昔者太公避紂居北海之濱伯夷叔齊扣馬諫以是之一事見於世則當周未翦商之前何在乎豈已隱矣非翦商而後乃西山乎太公亦漁於棘上者也亦隱者而又同來歸用太公固不用夷齊乎則周亦知其意之不能如太公佐翦商故不用乎即用亦不爲其用乎不然矣不用嚴光曾一至天子之庭隨富春釣去若其在王莽之時屏絕聲聞光不知有人人亦不知有光則其至帝庭也如人之一朝散失復反故家歡然道舊焉則亦已爾若陶潛在司馬氏已棄彭澤令不爲矣亦非至劉宋而後乃絕跡於人世也伯夷叔齊繇故家而異世厳光繇異世而故家潛所處之代猶之伯夷叔齊乃夷齊始戚終戚光始戚終樂潛始終樂後世多慕潛不然則光不然則夷齊夫夷齊之扣馬諫也有萬夫之勇矣是豈易言光除諫大夫不受此在異世足矣而處於劉氏復然潛則純然忘情非猶有分別於其間者然也後世之所謂潛者或其忘情或其不忘情吾不得知之然吾見之矣本通籍無自以爲不求聞達或有慕乎其中而人之褒美已久不得變又或遁之縞衣道流甚者垂紳食祿之子弟有於其家坐高堂集冠言貌猶飾寂寞也若是者吾惑焉而離經叛道已當納於左道之誅其自許於高上且在此夫緇衣道流果是之得語於高士則行乞之人皆夷齊矣孤高峻潔果是之

謂哉道士之熟論於世之人蓋如此而善於爲文其爲文必言作者其於作者謂已數百年無其人於數百年之文謂鋪張衍敘雖充塞成書中無所窺見不足滋味不可傳或其道是矣不過依傍附會終壓於前人不能自奮精靈破洪蒙自傑出則作者之難也於是謂韓愈起弊維衰在今日則當言開闢而開闢之人非英資蓋代不能爲功蓋以自道云世有攄文者有道士之文在道士與書曰日得足下教所選固一代之書也以僕側入其中僕之文著矣文著僕著矣足下固不棄耶既朽之當其不爲蠭蟻之食者幾何及復舉而立之前衣冠之呼之曰人也猶有魂爲來乎哉編目陶潛死書晉徵士陶潛卒張承業死書唐將特進監張承業卒潛承業不以聚之劉宋後唐則晉唐之產其遺於後之世若寄焉猶於范粲之死則不書魏侍中范粲卒粲與潛承業爲何異其書之也安得異而網目竟異不識朱子之何以親粲而異之若此夫不聚之魏則亦已矣沒爲可矣古人之如粲而投沒者有人綱目則又聚之晉僕常歎粲矣當魏王芳廢粲慟哭拜送其後髦弒又廢粲則不復見魏祚之移也又不死在司馬氏之世自太始元年至太康六年其死也聚之晉何疑然三十年閉口無

一言若潛之飲賦浩樂各不相同而粲則苦矣其子爲一舉孝廉人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潛子不識字而云總不好紙筆意亦有在故僕常謂人家子弟以賢爲賢僕子弟以不肖爲賢杜甫不達謂潛不聞道詩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拙懷抱亦何鄙也粲與潛跡猶顯然是易知者朱子異視之若此何與人壽幾何況復如僕其死也去粲之年當無幾或沒沒已爲僕之衰僅不幸又有文足下又好之以廁入於今一代之書遍讀其書一代之人聚之昭明文選包六朝茅氏八大家分唐宋若一代之人自爲一選以成其一代之器雜以匏陶僕且爲足下病若無魂有骨徒飾衣冠號之於人抱有粲痛則又足下之爲僕病矣詩曰衣錦尚綱惡其文之著也文矣惡蕃斯惡著亦矣惡爲著累斯惡願足下權衡於文選之包六朝八大家之分唐宋使讀之者知文爲某世文則知人爲某世人人定矣文亦定矣惟審之書見之人或相與悲其意而久於吳吳之人莫不知有道士然亦有不知者其知之亦惟以文他無言焉

論曰道士何人哉聞在江東畫一影書其上云無國無

家一劍何爲不孝不忠愧之愧之嗚呼何人哉有見之者矣其髀裏肉生而弓矢之傷右腰下三寸幾要害處今六月猶潰裂如新瘡也其於雲中君張氏廟之欲獻無已也有故哉常自潤州執越矣又縛之軍門斬二十二人至二十三人及道士而止其論淮陰侯謂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工藏敵國破謀臣亡英雄固安之後世區區爲辭惜其亦不識英雄者矣其意蓋以人之有成矣有以見之世矣其死之何如不計爾則道士於今之世徒著書非其志也然好書當卽戒卽煩不暇食卽日百里亦必不去書設典書者一人其人選健士肩書

書百箱健士二百五十人其典書者一人官視游擊將軍權視坐營蓋所有者皆掌之故視坐營而二百五十人編伍視戰士亦甲亦有兵故視游擊將軍乃立法損書幾何失幾何雨露之所侵入若何官之法何如健士何如皆視令每壁一所幃幄之外更列大帳凡十餘帳有諸生十人一帳一人主之又各童子二人戒朱墨探書每日各帳各尋職展次以待道士道士能二十日夜不寐寐常介冑讀之議事者更番來書旁不倦也及解甲書盡失故常云今日之著爲文猶當年之馬上詩書然憔悴矣蓋非其志也或曰道士之學雜王霸者也

達州李長祥著

吳興劉承幹校

崇禎遺事一

余昔在都門聞廷臣推湖廣巡撫兵部尚書陳新甲主推宋一鶴其時有背議之者謂新甲之呼朋引類也考詹事黃道周劾樞輔臣楊嗣昌有云呼朋引類謂嗣昌用陽河總督陳新甲爲兵部尚書嗣昌其時本奪情新甲亦奪情以不祥之人用不祥之人是謂之呼朋引類也若陳新甲宋一鶴不同矣亦以是目之哉蓋以新甲與一鶴皆舉人也嗚呼舉人與舉人之不可相與爲用乎用矣卽謂之爲呼朋爲引類乎彼進士眾矣莫不相與爲用矣當議之以何等獨不謂之爲呼朋爲類乎則嗚呼誰欺哉當陳新甲之始不謂之爲呼朋爲引類乎嗚呼誰欺哉當陳新甲之始至京師也帝卽于是日召對幾三詔後將退新甲奏言臣之踪孤帝曰有朕在卿卽不孤君臣之相得如此其後竟戮之帝一人之不勝羣下也宋一鶴筋鈸矣荆南道罷人向鼎謁見言事一鶴欲拔用一人鼎曰彼一榜也鼎懖然然卒不聞其有慚謝一語也夫以荆南道視撫軍如此宜大司馬之終被戮哉

又宜相與用之謂爲呼朋引類與

崇禎遺事二

袁崇煥殺毛文龍有授意之人其詳海內人知之稔矣獨其戮文龍時則有故也崇煥往莊毛營已漸近文龍無一使來崇煥駭異及至文龍諸將各堅壁無一人望軍門見崇煥問之謂本主帥聞經略來兼程從間道往逆之矣今諸將無主帥令不敢擅出營見也文龍本以間道圖捷遲不意經略已大道來相左文龍未歸崇煥無事同參軍王臺游海濱三日文龍歸見經略引罪謝泰謹異常崇煥喜每日兩問候崇煥屬其日一問候崇

煥憶人言不可信也吾幾誤此上將軍矣遂極交歡已臺旅將歸謂王臺吾令見毛帥果可爲朝廷大用妙局往拜觀之臺往文龍踰時乃出臺已不悅及坐文龍北向坐臺西向坐設宴文龍之席皆金玉器臺惟瓦又褻於主席臺大不悅辭返崇煥謂何如臺曰誠如公言但其眼孔大耳崇煥問之不言固問之乃言曰彼謂公作兒時戲玩事向海濱顚翻石子也文龍未歸時崇煥與臺游海濱果然崇煥遂大怒曰彼目中無經略安得有朝廷次日乃以五騎入文龍營坐定漸數文龍過文龍只引咎俯首不敢一言崇煥大聲數其罪文龍則論辨

崇煥遂曰取尙方劍來文龍只痛流涕求釋不能出一言遂竟受誅矣當取尙方劍時文龍養畜健兒之列在左右者五百人竟震恐散去崇煥只五騎入巨總兵營中誅大帥而軍士迄無一言崇煥分布文龍之軍士訖歸焉其後崇煥亦誅死王壓還紹興國變爲僧服山陰晝者作十僧圖壓圖一僧秉一大斧砍兩大木臥地上蓋以壓既殺文龍而崇煥亦以誅死兩雄俱壽其手中也壓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舉人

崇禎遺事三

五省總督朱燮元方涖任謂先師廟至明倫堂諸生講書訖卽縛諸生八人斬之學宮前闔城人大驚搖莫測後平水西得安氏諸冊籍則八人安氏耳目也受安氏金拜官矣安氏有軍師謝姓安氏一切兵謀皆其爲之燮元用力士授之以計越山攀木夜入謝軍師家縛軍師來安氏不知也軍師見總督長揖作賀曰先生得我安氏無能爲矣敢不賀安氏有女將軍安八姐勇捷無敵諸名將往敵之皆敗竟歙敗官兵失利燮元謀安八姐淫褻于是選軍中美男子得一人飾以金銀兜甲善弓刀駿馬首陣前偉麗亂人目安八姐合戰望見卽縱馬欲生擒去相近不加刃官兵遂反生擒之矣至則獄

錮取三勅獻延儒延儒乃知其爲和邊也遣長班去住勅且次日來及旦長班來延儒不與故怒曰何曾有他物在我處乃妄擾我當閣之爾官重罪爾也長班懼奔去延儒得手勅奏事略露其勅中語帝默然帝與新甲秘議謂新甲無洩至是疑新甲洩怒起入宮卽追取前勅新甲索之不得矣新甲窘困會馬紹愉歸紹愉四川舉人任知縣以恃才敗新甲惜其才奇之署中每事多諮之帝與新甲議和邊帝難其使新甲以紹愉應卽授兵部職方司暗奉使往往果成功歸延儒使使紹愉謂太師處當以下原闕

張獻忠據有成都僭稱帝國號大西蜀殘甲並草間諸
忠勇士合兵中江射洪間約十餘萬阻山水堅壁甲冑
漸整獻忠忌之時閣部王應熊駐軍遵義中江射洪相
去千餘里呼應不及應熊又慎名器中江射洪之來言
情與請劄付者多抑之軍中舊官稱官他惟稱義士而
已無以臨眾多怨憤忽傳山中有王內江王也軍中使
使視之容貌顧盼英偉異常軍中大喜以為眞主在此
且得監國不受遵義閣部之難我矣于是往迎之而王
必不出乃發兵劫之出出則皆歡呼相賀請監國王不

得已視事視事之後禮賢下士安養百姓務農種穀訓
練兵馬兵士益集勢益震大于是軍中立官設職定尊
卑分上下十餘萬兵肅然軍中亦為王建行宮選王后
備宮女募內侍又為之拔軍中戰士充御營而張獻忠
兵至一戰我師敗數戰數敗軍中搖動王乃自出戰即
大捷賊又益兵來王又自出戰又大捷生擒數百人降
千餘人王皆編入御營獻忠氣餒遂以其大隊自來對
屯營未合戰一夜御營兵噪各營驚亂張獻忠自外攻
擊御營殺出十餘萬兵斬殺奔竄盡矣內江王蓋賊也
張獻忠之偽為王以覆我軍者

鄧總兵玘勦張獻忠在荊州傳宗龍以四川巡撫陞兵
部尚書過荊州玘謁稱大司馬恩師自稱門生大司馬
曰誤矣蓋總兵稱本兵稱恩師自稱門生無此名目也
玘曰不誤玘重慶府巴縣轎夫也恩師來作令玘身特
長又壯大與三役不相等官升輿玘一躍起顛官府墜
地于是刑玘竹板四十玘思官亦世間人不自天上落
來我獨不得為乎玘有一妻一女是夜飲之酒使醉乘
江水中溺死孤身走關門投作戰士今之儼然入座為
閣外重鎮皆從前四十竹板力也不然老死於巴縣轎

夫矣大司馬大異器之嘉歎不絕玘戰功在海內人之
耳目中後玘死獻忠曰玘死天下無我對手矣獻忠甚
忌玘其面上一刀痕玘砍之者玘壁荊門州獻忠在襄
陽玘竟一騎望獻忠營去近四十里獻忠有百騎來玘
下馬將入廁向前索草紙問掌盤子今日何為一騎云
爾不知乎將飲酒觀劇也玘到營獻忠果飲酒觀劇玘
繫馬隨從人入漸深入至獻忠酒筵邊漸近則奮刀砍

去中獻忠面以下原闕

武進縣學石刻孔子像記

武進縣學先師廟有孔子像在石碑上舊刻也立之廟

則方始其刻初在太初菴傳自郡橫塘許氏之壁中得之者郡之人聚往觀教諭先生鄉縉紳先生諸生相言曰天下朝會見王者必于廷闕王者衮冕圭幣見上帝必南郊天下之拜孔子有其所猶之王者之廷闕上帝之南郊故歷代有禁家不得自祀孔子王者乎孔子天乎孔子在是也人即甚崇敬孔子不敢私孔子今像在太初菴不可于是移立縣學先師廟碑高度三尺其像高度二尺像面右立行若帶劍帶劍行者也蓋貌孔子行者也是則孔子其上有篆書宣聖小景四字左道子二字右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四月朔乙丑二十二日

景戌建二十字在太初菴無考在廟則戊申五月朔戊戌十四日辛亥移立自今以始武進縣學先師廟有石刻孔子像碑謹記

江都董子祠記

昔漢高祖創天下六十年至武帝之朝有屏黜百家獨尊孔子以一代之大儒名者爲董子仲舒終漢之祚歷魏晉隋唐宋元之至今江都之祠在焉儒者之尊於世若是其久遠哉然孔子之廟庭從祀之矣其從祀也舉天下之大孔子廟庭之所在董子皆在焉蓋遍天下皆祀之遍天下皆祀之江都之別祀之何也天下之遍祀公祀也江都之別祀私祀也其公祀也在屏黜百家獨尊孔子其私祀則何也豈不以其相江都王之故乎哉賢者之與人國也有功德於民民懷思之俎豆不替若王之相制在匡王於民之功德無所表見然匡王則王正王正則國寧斯非其功德之表見者與今考江都王易王也武帝之兄素驕好勇董子相之問以越王句踐大夫庸泄種蠡之伐吳高祖之制惟劉氏王同姓一家何有吳越陰謀險策何所用之則王之問及此何意昔吳王濞膠西王卬淮南厲王長王安大逆無道莫不始於驕勇今王素驕好勇吳越之問又語出非常董子慮之所以相王也然則武帝之於董子何常不知之亦何常不用之乃不自用之而用之王則又何也蓋其時去高祖之世久矣萬國九州大河喬嶽顧盼經營正不能已區區儒者欲屈其雄才大略縄墨於尺寸殆難焉觀其再三策之可不謂盡已往往回詳於法古之無益董子之對固與之異江都之相是繇然哉後之人謂其爲王佐才又云有儒者氣象則以道誼功利之語是二帝三王之道仲尼之旨與伏生轅固生之徒相去絕遠然特以對王不以對帝蓋亦知帝之不可以强此故特發

之王王卒循禮不負天子所以命相之意其後又相膠西王議者謂丞相公孫宏嫉之使然彼江都之相在建元元年其丞相武安侯魏其豈亦常嫉之是皆不達於武帝者今江都祀之膠西亦必祀之合之孔子廟庭之祀盛哉歲甲辰秋予來江都拜其遺像肅然久之江都諸生命予作記予記之如此

重修董子祠記

三韓朱公以鹽法道駐維揚始來茲土見廳事之右有漢大儒祠蓋董子仲舒祠也日月久矣廟貌黯然公曰曾謂大儒祠乃如是乎於是捐貲治之屬余爲記記曰

自井田之制壞魚鹽之利興純王之治遂雜世之不能返之乎唐虞三代蓋久矣聖賢之徒則欲維持之如孟子之在戰國儀秦孫吳之略勝以梁惠王齊宣王之主乃告之以仁義而欲去其利持柄之方入乎圜鑿宜後世議之然世之人卒知功利之卑污而一槩尊之乎仁義之正則孟子之力也去孟子之世久遠董子仲舒出當武帝之世田生伏生胡毋生轅固生之屬申培公韓太傅趙綰王臧之屬雖能學先聖之道然守其成說無所發明董子乃斷之以道誼於世之功利則黜之此所謂純王是仲尼之旨孟子之在戰國時之意雖武帝之不能用然天下亦卒知功利之卑而一槩尊之乎道

之徒且必且投之四裔夫先王官山海大軍功故葩經魯頌侈宮汴水周官巨典不諱理財而財賦之出山海居半今之雌政可以類觀信如功利之不足言當時東北西南之功必不舉衛青霍去病之赫赫必且寂然帝之雄才大略亦必盡反之而爲穆穆之天子帝能之乎不能矣故不用也不用矣故以相王也是猶用之者也蓋董子之道固二帝三王之治也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以見於今之世不可以存其說於今之世存其說於今之世則不用也而固已用之矣故武帝之號爲知人也今之廟事主之惟公夫

人心之固敝千秋萬世魂魄猶將依之以正誼明道屏除功利之人俎豆茲土疑與之戾是不然清心寡欲正宜言之於財賦之地當東南之陸海居然有董子祠之祀於其上則創之者意遠矣公又新之公又意遠矣公之先人曾以文學稱於簒左公之崇儒重道有開之者其光大斯祠俾董子之再蕭然於人之心也宜哉董子廣川人廣川今之德州景帝時爲博士武帝召見對三策授江都王相中廢爲中大夫言災異主父偃疾於帝弟子呂步舒又不知其師之書以爲大愚下吏論死詔赦後又論丞相公孫宏從諛屈之膠西王相尋免居家至卒明興高廟崇顯先儒從祀孔子廟憲廟爵廣川伯今祠之像飾以袞服蓋本此祠建自宣德甲寅嘉靖庚子益增之盛皆運司主之總以在廳事之右故然百年於此公又加新以某年某月日始某年月日告成事公諱某其捐之貲則若子云

唐薛二賢祠記

毘陵之賢者以荊川方山二先生著子以壬寅來毘陵欲盡識毘陵之賢者乃入鄉賢祠拜瞻于二先生益仰止云或曰有特祠矣東郊之外文成塘在焉予又往拜之無有記其所以祀之之故不可考以問於長老以爲是吾里之理學先生也故特祠之此理學以宋人爲盛入元惟舜齋然元人有之非元人也即明亦只胡薛陳王四人後又瞿唐來氏一人耳來當萬厤年間著易其時來則特祠然則三百年來之從祀兩廡間者只四人三百年來之特祠者只二人耳來當萬厤年間著易其時天子大聖右儒知瞿唐氏之學歲給筆墨命有司餽酒食凡二十九年既設議從祀或以爲來當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後不宜在兩廡列議不能定特建之祠於文廟之左予嘗拜之詩書琴瑟與俎豆之器俱在令人肅然生敬特祠盡如此今二先生不聞有特祠也不在

文廟之左右在郊外其祠則私祠而前爲壯繆侯祠左爲龍王廟二賢祠之在其間與淫祠相並子拜贈其中無俎豆諸祭器不在而二公之琴瑟又不在焉不類祠理學之所然子嘗思之二公當極盛之時無邊圉之患無中原之憂無朋黨之相乘四方無水旱官皆廉恥無貨賄之患朝廷寬大無忌諱鄉黨無淫佚之子弟二公之在官也坦然無顧慮政事不侵擾得以著書立業退而與鄉黨之父老子弟雍和揖讓講詩書禮樂父母之邦不諱於辱色誠正在己以教授於人其沒也鄉之人思之謂河洛之傳當在是焉顧見文成塘壯繆侯祠龍

于蘭之間有曠然之庭以爲是可以祀二君子矣于是祀之然乎哉然乎哉子之來毘陵已再踰年因二先生之故訪其子孫其子孫有在縉紳者矣有不在縉紳者矣其在縉紳者以縉紳重其先人其不在縉紳者又以不在縉紳重其先人益以見二先生之澤不衰焉謝石雕曾有記毘陵之諸君子遂有記予亦遂記之祠祠之間遂覺此之爲得其一正云乎

王祥廟記

毘陵之東城外有王祥廟前有池名臥冰池其奇者有魚之跡跡在石之上石頑而有文成魚凡魚之身所有無不有其狀如乍出之水偃强以欲脫去者然鄉之人以爲王祥於此之地求魚所得魚置之此石上石上遂有跡則王祥固居然在此之地居然在此之池求魚而所求之魚居然置之此石上則此石上之魚其跡固居然爲王祥當日所得之魚矣長祥曰胡然哉王祥何處人耶是臨沂人矣夫臨沂人胡然哉董文友爲予究論之予曰是與蓋王祥臨沂人也臨沂之地秦之琅邪郡是焉又琅邪人也有山之美而稱之於北者曰蘭陵在沂之承縣漢之縣名蘭陵取諸此晉則郡矣謂之縣則沂統承矣不得以蘭陵名之謂郡則承統沂矣可並以蘭陵之名名之則又蘭陵人也自晉元帝東渡北郡沒石氏冠帶之人耳目乍變於是恐懼從之渡考之史幽冀青幷宛與徐之淮北人無不從之渡江南傳之至今故尙有琅邪王氏太原王氏當時元帝念之以郡郡仍北名謂之僑立南以是亦有琅邪蘭陵二郡今所謂之毘陵固南蘭陵郡也其時天子居建康修城闕宮室立宗廟郡之人亦必經營廬舍成家室謀長養子孫其歲時亦必懷其鄉井望巨墳出涕冠蓋之族必亦立家廟訓祭祀今之王祥廟或祥之後人曾立之在此或其宗族與其鄉黨以王祥賢者不忍其魂魄棄之石氏爲茂草而賢者之故跡人之見之恭敬愛惜得延之至今則今之所謂王祥廟者有繇然哉是與是與若魚之跡又易知吾蜀黃孝廉文麟得石二其一層疊之林木內隱有樓觀其一則一馬繫於一樹上一人抱手旁立作睨視之狀近江北有僧解木木分矣每面有大士像如畫予親見之木石之精結之成文出於理之外今之予每過其廟輒想其爲人是誠賢者其跡如此是又然哉

侯南面爲師雖以天子之尊如高貴鄉公亦北面乞言則又衞慕其道尊焉然高貴鄉公之被弒涕泗而已魏祚之移又不聞其有他言于司馬氏又事之官太保矣何哉以今人所傳如丹奈黃雀池魚闔牛聞之悲痛而反灑之事毋氏終然又所謂欲殺不可得卽求常在側者是大舜之行乃卒以司馬之官老何歟嗚呼忠孝有二道乎然乎否乎嗚呼難矣

論世堂記

琊琊子名其讀書所曰論世堂達州李長祥將入其堂與之論世或曰先生論世哉彼之名斯堂也必有以論之也自當在孔子以後卽孟子後孔子而生其於前之者先生又欲然噫難與孔子殷人也而產於周周其本朝也故於周之世詳哉乎言之然始自文武迄於平王亦惟見之尙書與唐虞夏商蓋相等自平王四十九年至敬王乃備載春秋其間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爲人行事乃見蓋在周爲本朝魯又宗國故其言之深切著明若此若平王四十九年之前與唐虞夏商等則其詳略如尙書其於古人行事特次敘之非有言於其間也又可見者矣而尙書又惟始於虞書自是之前又不載司馬遷作史記竟始於黃帝黃帝雖不載之尙書周易有之包犧氏神農氏俱與見之孔子之繫辭此猶有經之可據司馬貞乃作三皇本紀皇甫謐帝王代紀徐整三五曆皆起自三皇何與後世考亭氏作綱目倣涑水氏之通鑑目錄一如通鑑之始於周威烈王夫是矣而司馬之通鑑史祇綱目則經矣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孔子之春秋亦惟在平王東遷以後其前不敢作也後世之有道多矣則史可續也經不可續也故考亭氏之綱目非也自是有前編又有續編包犧氏女媧氏炎帝黃帝唐虞夏商周之代莫不褒譏予奪五代以後益恣肆甚矣是皆考亭氏之綱目爲之者也夫在孔子以上學者當書一於孔子自不當再論其論之也自當在孔子以後卽孟子後孔子而生其於前

泰伯不及仲雍伯夷叔齊則俱歸周俱叩馬諫武王伐商孟子敘聖人則言伯夷爲聖人之清而不及叔齊是皆有得於孔子之微者故孟子之善學孔子也故前乎孔子之人即不當再與論之其論之也當在其後老莊之徒中無有主狂肆其無忌憚而不顧謂聖人爲大盜非堯舜是桀紂非孔子是盜跖蓬比干萇弘伍員皆非之許由善卷王子搜顏闔則以爲至人也學者代興議論愈煩雜秦皇漢武雄才大略有爲之君目之爲暴漢高祖唐太宗之屬莫不上據湯武卑下視之繇是原本仁義而以爲智力原本無爲而以爲治道侈言誠正遁湯武嫉屑眾女香草賁蒨分羣比類準諸三百篇則離騷目黃帝始迄漢武帝天子諸侯王公卿大夫賢邪忠佞取百氏之說整齊之爲一家言繼孔子春秋無綱目之專僭則史記夫當時則榮沒則已焉二君子皆無是而余才智困下處身晦昧今且老矣亦竊有著論不如此其卑也亦謂從智力得之而不由仁義夫孔子於仲父常仁之非專智力者矣若其功業當日桓公望熊知其有合於古之人否其於古人之有言無失否不得山離枝孤竹涉流沙至卑耳山雖三代受命何以異此知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故欲封泰山辭梁父則使太公之當此亦何能更有所世也是孟子之所謂誦詩讀書者吾以知瑯琊子之堂爲豈果曾西之可得語乎商鞅申韓其才有過人者去爲乃作記

常州府學尊經閣記

宋儒云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

已往道在六經則六經固聖人之道所在也而道之所以在又存乎人故余嘗謂天生聖人天之事終聖人之事始矣始終之際天下後世有賴於聖人聖人亦有賴於天下後世則聖人之有六經也又貴乎其尊之也然尊之難矣孔子既沒子夏之門人變而爲莊周曾子之門人變而爲吳起是離經者與則不尊孟子闢楊墨其功視之乎禹治洪水周公驅猛獸孔子誅亂臣賊子天下之學者其所主自是定之乎聖人乃其子弟不過咸丘蒙萬章諸人不能如孟子之閑先聖故縱橫之徒刑名法術各相侈以中諸侯之所欲不知儒者之將以何

用則不知聖人之道何物是益不尊於是秦始皇且焚書六經皆焚之矣漢之文帝景帝聖主也亦且棄六經薄太后又且以黃老誅天下之學六經者海內文學通經之士望秦漢天子之庭皆忌焉其尊也難哉至於武帝六經乃始著彼其勤者遠略慕者神仙急者財貨而申培公轅固生韓大傅言詩伏生言尚書高堂生言禮田生言易胡毋生董仲舒言春秋百家之學絀之殆盡而六經尊矣固知有道之賢者循循在位無所損益而雄才大略之主若漢武帝反於道之有助也迄乎宋之世羣儒相繼起六經義理各殫思窮治夫孟子之後推

經就我之意而不能以聖人之意發聖人之經則所以尊之也難哉難哉夫其難者如此矣士子入其中讀其書上之發明聖人之道次亦如高賢之弓裘子孫守之以能不失是則余與郭君之意所以建斯閣者與士子感焉謀爲文勒之龔百樂以文名者乃遜之余余於是記云

常州府皷樓記

常州府有皷樓最高者也而當城之中故當城之中也故最高也樓之來遠矣屢廢屢興其興也益加前遞壯故著之曰極高明而天下郡城之有斯

樓也總謂之麗譙麗譙之云莫識所以揆之以極高明則取義之或在此也是郡之鼓樓也鼓樓見於北史兗州牧李崇戒盜於城外設樓建鼓其上唐張說變設之城內自是遂以始其謂之麗譙蓋戰國魏城樓有斯名故云今天下郡城或無鼓樓但鼓於城樓然多有之其鼓於城樓也則魏之意其有之則李崇張說之意繇魏之意狀樓者也繇李崇之意取諸能見寇者也禦寇者也繇李崇之意李崇之意統在乎也繇張說之意則無所取然魏之意李崇之意統在乎其中而總之視鼓周禮鼓人掌六鼓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鼖鼓鼓軍事鼙鼓鼓役事晉鼓鼓之歲無所考亦猶有軍旅事之慮當與鼙鼓鼙鼓同鼙鼓之則反同是蓋可見而郡鼓樓其上曾有鼓十四面考南都鼓樓舊有鼓四十面余常歷雲中上谷河朔諸處其樓皆多建鼓邊塞荒迷愁苦慄烈清夜悲笳心魂悄然忽鼓聲動來山谷震疊卄士精搖壯心不已蓋聲聞通達闊河之氣爾人之相感其理固然若夫都會之地舟車井陘高閣窮巷忠節志士奸回隱慝屠割睚眦爭

金奏又有鼙鼓亦鼓之軍旅又有王鼓太僕鼓鼓之救日月大喪其鼓惟鼖鼓鼙鼓大以其鼓之軍旅也若樓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鼖鼓鼓軍事鼙鼓鼓役事晉鼓鼓

之則反同是蓋可見而郡鼓樓其上曾有鼓十四面考南都鼓樓舊有鼓四十面余常歷雲中上谷河朔諸處其樓皆多建鼓邊塞荒迷愁苦慄烈清夜悲笳心魂悄然忽鼓聲動來山谷震疊卄士精搖壯心不已蓋聲聞通達闊河之氣爾人之相感其理固然若夫都會之地舟車井陘高閣窮巷忠節志士奸回隱慝屠割睚眦爭

筑悌淚每不幸蒼黃有事乃歌哭顧思惶惑失主昏曉矇矓一旦猛礪則皆於鼓乎審之故黃帝以之威天下者考夔爲鼓其鼓當雷霆後世相傳黃帝以夔之皮爲鼓撅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故黃帝爲之也夫鼓之德不必盡在威而威則亦鼓之德也蓋威以警人者也則覺民者也古之聖人其以覺民者多矣有覺之一歲者則殷春正夏殷秋正冬有覺之一月者則十二紀帝堯之治天下必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然後一歲之功成而其後王天下者之於萬國必謹之月令然後民間之吉凶乃可得而審定之也若覺之一日則子

之慝亥一瘖瘂之以下原闕

石蓮花記

石蓮花在武進之北鄉舜山花有五梅花高將二尺其大將周一尺其花在土中崇禎丙子土人取土而花出初不知其爲花但取土取土及石石壞花遂壞今猶有存者不成花矣猶可合之以爲花則猶可觀也有觀之者曰僞也人工爲之者攻曰不然然莫測所以李生曰是奚疑哉古見之矣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相殺窫窳窳帝械窫窳於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漢武帝時有鑿山者得石人如所云窫窳狀是帝械之窫

贏乎非奚羸乎何物哉近代新都楊用修戍雲南至一所有雙璧寺用修曰非也是雙鼻寺人皆怪之用修設數載而寺後之山崩得石牛於石中則雙鼻也如用修言石蓮花視諸此矣然何以有此又不足疑也吾常觀海矣海曠然者爾忽焉土石湧而成島其間爲莽爲材有首有趾之物盡中國之所有者無不有之不知其何自有也其在蒼滄海之說者返之譬尊缶釜小矣乃醯醬漿注之無幾何時蟻蠛蜉蟻之生其中不啻巨川之鱗介矣是則有之乎空者石則異蓋石實者也夫有之乎空者如是則有之乎實者如是矣故河出圖洛出書空桑出人烏足出蟜蟜龍出髻麥出蝶其理一爾氣到聚形理到聚氣地得氣於天石得氣於地氣魂成頑氣靈成異一而已矣乃石則無知夫無知矣氣奚有焉奚異焉故佛氏云疏者爲林赤者爲日通者爲空礙者爲碧至於碧則猶之乎石矣故佛氏之言碧也言礙者也言乎頑也言乎不靈而不能成乎異者也匪石之爲然人之一身自頭至足觸之皆動刺之皆痛若指之爪膚之髮則無知者矣故任人之斷之剪之爪髮總不覺也然不覺矣斷之益長剪之益生蓋在人之身則無知者以有知靈也地固無知而有其知之理其養萬物也各變化焉則石之在地猶夫指之爪膚之髮無知也而無以異乎有知者若花之爲物其得之乎天也過巧夫猶之石爾爲奚羸爲雙鼻之牛皆有之何不可見之蓮花哉佛氏言清淨即言蓮花土人得花僧徒即爲寺寺即名石蓮院即有傳其說者謂山之中曾有香聞數里及取土果得蓮花甚哉俗之人不可與言理也花已壞則花之不幸而傳之者猶日噪予聞之某某謂爲然遂

作記

桃園草堂記

予來毘陵友人假予居於東門外之桃園上園背城而僻多桃樹毘陵之人春日以看花飲酒者也予居之有謂予者曰此之園七無先生一飲酒看花揚耳於是名其居爲桃園草堂子曰今天下向治人人自羅磨恥賤舊日之縉紳先生聞其多更新去爲尊官於廟堂之上子之故人皆去矣有不去者又藏之深山不與人見若予也不知廟堂之在何處又不知深山之何如日近於人以與人見吾悲焉敢又使後世之人知之哉或曰不然先王之在越也有磨劍之處矣四方之適越者行其處莫不歎先生之爲人今茲之來或廟堂或山之深處皆不在由此四方之適茲土者指之曰某所某先生之

所居也猶越之磨劍處想見先生之爲人殆將百世今日之名斯堂奚不可誠子聞其言感焉乃從之作桃園草堂記

海棠居記

余內作一小齋讀書其中名曰海棠居婦女之性喜花故雖以讀書之居仍名花也入其中所見松柏而已無海棠而名之何也曰松柏類君者也吾故種之問海棠之何以名則不言我知之矣蓋自當之乎乃讀書其中初以作詩之故讀楚辭至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歎曰飲乎餐乎善矣然露則墜矣英則落矣其不可食者棄之地及是之日其死者則又已十之七八隨死隨棄之地道路之間皆是矣嗚呼是物之厄

又至恐鶺鴒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則效楚辭謂予曰少不可兮再得君毋然兮輕別嗚呼其惜海棠居詩有云還向河圖觀理數早從太極悟陰陽又云幽探哉自是漸窺經史深更苦讀以勞成疾猶欲余講易余不與講每背去不相與語然猶私讀也其自作海棠居自負書生性邯慨實襲是女粧予亦作二絕其一云本是書齋靜似秋終朝書卷不梳頭登樓我亦看書去聞汝書聲又下樓遮之作記

放生池記

江南人好生禰衣之徒因鑿池名放生池每縣必數處每月之某日縣紳先生士庶人男女少長各易其生物放之蓋最盛云先此之一日土人之逐利者各相謂放生矣於是漁人取魚取魚之勇百倍往者其不素業漁亦貪取之其不能於大水則於一溝一瀆之水取之蓋取其小者矣童穉之子垂釣誼譁水岸上百十爲羣即田畝之一勺水亦有擾之者是又並其猶小者亦取之而貧子乞兒窮搜廣澤深蒲毒草破壞膚肉不顧爲其所取之物大約半生半死死之有可食者以歸食之其不可食者棄之地及是之日其死者則易之而放之池池水有限其所放漸增之多總之其是水物之得水無幾何夫物之大者浩蕩乎江湖即其小者不過一勺之水然一勺之水即小物之浩蕩者矣今放之於是池吾爲之苦焉又水少無食彼此相食又種類不一無因聚處又水以泥濁不比清流又鱗甲之敗無復完好放之者益不暇惜但放之放畢相率而拜於佛之前得意以退以爲吾今日之有此陰德事矣吾必有福焉吾子孫必大自是而放生益漸增之多然莫果生耶不生耶吾之放生知其物之生耶亦知其不生耶且其放

生之意在物耶不在物耶然謂之不放生又不可矣何
哉乃退而作放生池記

焦山記

焦山揚子江水中山也在金山之下兩山皆以在水中
皆奇金山當京口易往多往遊焉登其上見其順水下
相望若十餘里有山聳然復孤出如金山巨見之以爲
是金山忘其身之在金山上矣則卽焦山因是遊金山
者常往遊焦山予常遊之矣脫草岸經亂石所有之佳
處予未常不在未幾則人跡盡又未幾則絕頂佳處矣
是有林木猶岸上之大山會萬木而爲林鳥鳴在中外
小夫椒者也曰貢山五湖菱芡胥遊貢湖名也山卽

不見陽深陰恐人如虎豹地惟木葉之震動知其有巨
流包山怒波成響忽焉日淵其上如破烘蒙天地無涯
一身浩蕩至是又知其身之在焦山上也是時也目光
恍惚所見不定指點有人心魂無主須臾要領在我漸
辨東西乃其下流海門混混一望糢糊若上流則萬波
勇奔一山踞之雲氣高夫空虛明潔朱樓倚榜絕塔猶
危則向者所登之金山矣當其登也肩摩履侵草芽敢
壞空王之地一酒池肉林或青紫倨行最者勝氣則畏
懼爲心蒼黃過水常慽焉若茲之山也肯來者幾人然
自山言之喧者貴乎寂者貴乎茲之來也陋者乎不

陋者乎予則不自知乎知矣雖然卽山予知焉卽予知
山焉是焦山哉歸而書之爲記

放生池記

太湖七十二峰記

取西北一峰以定峰之始曰馬跡馬跡神馬之有跡者
也津里官長二峰也在馬跡上馬跡主名焉主名云爾
亦峰也其去馬跡也吳敗越之處在焉曰夫椒夫東者
也椒西者也魚息磯又西者也錢堆米貯又東者也小
磯又東者也獨山東西絕者也如二鴨曰東鴨西鴨相
次之自爲東西者也大墮小墮相次南者也小椒杜圻
小夫椒者也曰貢山五湖菱芡胥遊貢湖名也山卽

以名而有大小焉曰大貢小貢也茫然水之上有大山
高焉則洞庭山矣山有東西西之東曰蠶趾西者也曰
禹期不可與期者而有禹廟在焉在一所或曰與期也
橫陰葉余長沙衡漫北者也五石浮郭浮浮者也又北
者也思夫又北者也南烏北烏亦自爲南北者也若見
若不見卽有雷下焉曰大雷小雷大小之俱下雷者
也千紹噎東者也昔者夫差置男女獄焉於湖相去東
西曰東獄西獄亦自爲東西者也如鳴之膝者然琴也
昔夫差弱其民於是矣弱也大竹小竹大小之皆有竹
者也從竹之名也長浮灘頭浮殿前浮亦浮者也龜龜

也杵杵也有姑焉曰謝姑有相望者焉遂曰謝姑相望之稱姑相望之在姑切也故曰謝姑也玉柱柱者也金庭也峿也麻草也筆格也與山郎者也石蛇也亦與山郎者也石蜕也石公也石蛇也亦與山郎者也又龍又小龍又郎者也又有青之若螺者又有若籃若不可以交若鴛鴦者又郎者也東則西南山武餘巖澤三山也有五峰名其二峰若無處也而有處者也則五峰也三舍浮芝浮白浮石碑猫鼠箭鎞輔湖中人意知之爲未到者焉然有其名焉皆峰也

嚴子陵釣臺記

富春山臨水有大石如臺嚴子陵之釣臺也子陵去光武釣於是臺後人浮江過臺下者無問其何如人莫不望臺上仰之子陵之在千萬人如此當王莽盜天下十八年子陵不知避之何所其時子陵蓋無聞焉天下不知有子陵也及光武之興從羊裘索之得子陵乃知有子陵而秉諫議大夫不受釣之此處此處見子陵天下因修言子陵則益知子陵後世亦於是知有子陵矣或謂子陵當王莽時隱之宜也若光武帝興矣故家在矣何隱爲吾思之矣彼惟光武時之能隱乃謂之隱也若隱之王莽時則士之當隱者蓋大義然也夫人而當然乃有不然者其顯身有不可言者矣至於羊裘之著無

在此臺下有子陵廟余拜瞻其廟登臺焉作記

樣樓記

福州府城北有巍然於山之上者曰樣樓蓋府城之稱爲名勝者也樓之所自來志無之相傳信國公湯和創建之者當陳友定逆命據守和力攻之樓櫓雉堞皆墜壞因復修飭爲是樓圖其樣以進遂號樣樓和定閩得其地治城郭完好報天子命是應爲之者若大修樓閣不過聳一郡之觀固私意何敢侈然圖其樣以進考天下大定以後封建二十四親王蜀王泣蜀遠天子憐之有特命壯麗其宮以俾怡悅宮成陪帝闕天子按圖過

侈怒董工官殺四人繇是言之太祖遣將帥開疆闢土凡其處之所有莫不有其圖可知也圖之從來久矣秦惠王時張儀計欲王據九鼎案圖籍出關挾天子令諸侯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始皇軻見王進圖窮而匕首見則圖之在人國人主重之與宮府之寶器等故漢高祖破咸陽蕭何獨收丞相府圖籍宋曹彬擒李煜亦獨收圖籍宋當纂周平楚蜀拓吳越廣南漢止兩北漢道之太宗及得銀夏綏延一時臣子遽粉飾之以爲復漢唐之舊不知燕雲十六州棄之他人終宋之世不得復有若漢高祖誅無道秦繼周釋南越尉佗不加戮遣

土地萬餘里又越東海王搖閩越王無諸各王其地閩越東甌皆非漢有乃古今之侈廣大者必稱漢武帝爲之非高祖之創造之者也則漢之廣大在後世之帝宋之狹小已自其祖宗惟我朝太祖得天下盡漢唐之舊土宇皆有之而大聖人浩蕩明見無遺觀其遣將帥征伐方略皆其指授不必聚米爲山廣自在其目中盡有晓然於天下之戶口扼塞者則案圖籍有先於職方氏者矣信國之在帝左右日久悉知帝意其得福州山川田土人物樓觀必窮盡圖之詳其如此其圖之也必憑高圖之則必於是樓圖之樣樓之義當取諸此若圖其一樓之樣以進當不然而以天子神聖臣工不敢隱是樓亦必見之圖則又不然者與當日天子見其圖閩越山河皆指諸掌島夷之遍在東南亦皆羅列參差恍惚可睹自是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禹貢弁服議中區之有聖人凡數百年往蹟所在猶可想見是信國之意大聖人餘威震疊益勿替云

鄭霄臺記

福州府城內有山曰烏石山山上有石如臺然名之爲臺蓋高者矣遂曰鄭霄臺山之去地無幾者也臺之去山又無幾者也去地無幾者而爲山山高矣去山無幾者而爲臺臺高矣無以名之名之曰鄭霄也去地則孤者也去山則又孤者也山之孤其上無有也猶有之無復山矣曰霄漢曰臺矣臺之孤其上無有也猶有之無復山矣曰霄漢曰層霄是焉是不可得而鄭之者也鄭之惟去山之山則惟斯之臺也臺在城之內則在萬家煙火之中當晨晝初起暮煙不滅山色有無孤臺乍出誠哉鄭霄者也而或雲霧飛卷天雨瀰來大地糢糊城郭一氣是惟電光倏忽毫髮穿漏冥冥隱隱眷石不迷臺之在斯時若雲中若天半迄乎空虛晴遠四望明潔他山戶外此尤皎然於天下之戶口扼塞者則案圖籍有先於職方氏者矣信國之在帝左右日久悉知帝意其得福州山川田土人物樓觀必窮盡圖之詳其如此其圖之也必憑高圖之則必於是樓圖之樣樓之義當取諸此若天半迄乎空虛晴遠四望明潔他山戶外此尤皎然王公大人卿大夫士庶乘之遊莫不登於其上一時

朱紫流覆冠蓋飄渺耳目搖搖遐回莫定上之視下下之視上浩浩乎遠哉不相及也信鄰霄之若此臺矣予之當始來也舟上見有山從雉堞出漸近問之知其爲烏石山其山色明滅不辨斯臺及其登之也恍惚天半若身倚乎雲霄已而歎曰在昔屈原作離騷美人爲期閶闔爲徒飛廉後屬雷師先驅卒之僕夫返顧臨睨舊鄉若予也則奚慮此自是友人載酒予往往與之每於雜沓振衣離羣逸上諸人彈箏鼓瑟飲酒浩歌中懷樂甚相從者寡予獨得予然鄰霄爲蓋在斯之顛云薄暮散去留連久之乃作記

墨竹樓記

壬子秋日夔子在福州讀書一樓上樓之上壁有畫竹在焉福州地熱一日日午竟如夏顧壁上之竹若颯颯然有風欲吹衣拂面夔子適甚既乃覺其爲畫蓋仲淑氏作也仲淑之作此也臨壁間數日沈思經營寂寞無語忽開池濡墨迅掃往復其壁上下盈一丈左右則將二丈自辰至酉大端隨具加以點飾潤色二十日而畢計竹百餘竿或直或倚或競淩出參差竄散或忽叢殖遠近離披淋漓盤鬱恍兮惚兮風飛電疾至於荒草滋蔓怪石無數偃仰萎敗嶙峋乍露蒼黃在目不可數思茫然會稽之巨壑豈止乎洪園之一區夔子叫曰斯何所乎在水之湄乎壁上乎則生竹乎畫乎夔子讀書其下浩乎有得忽有鳥來翔於簷下童子逐之望竹飛入蓋以其陰深蔽翳固林也不知愈入愈堅莫能窮去竟被獲焉初仲淑之畫此也本以夔子在毘陵逍遙山澤館舍有假石山山上茂林四時之花備爲仲淑作詩有曰花開一樓香其嗜好遠矣及來福州居在城市王官巨室朱紫左右無山無林木夔子不樂仲淑曰無然吾爲謀此矣乃即畫壁上畫成竟不異茂林則竟不異毘陵館舍之假石山夔子坐臥不異山澤忘朱紫之左右並忘王官巨室則竟忘乎其爲城市之居也仲淑因請名其樓爲墨竹樓夔子善之遂作記

萬綠軒記

夔子居福州一小軒軒前種花花滿矣無花者多綠更滿也一奴子忽大聲曰是皆賤者也種之何爲夔子曰誠然哉今使布衣下士衣絳衣帶貝帶鵁鶄麗靡行於市上有不翠相與矣之者乎故毓山桐椐脫山直楮矣林蓁草合谷齊棘奇矣羽衣道士踐之如徑草其在有天下之人主若秦始皇漢武帝使之索天下烏獲之士鞭撻之欲其舉而樹之禁內亦不能也則帝王之不得

以與羽衣道士爭所有也是惟廬橘栲櫟鬱棣女貞上
苑蕃焉羽衣道士又不得見若庶民之家有一於此必
至壞屋破垣不移之出不止是又爲不祥之物乎予奚
慕哉得斯之賤者足矣故多爲之聚之不擇種焉且予
之爲此也以息蔭也惠子有大樹彷徨其側逍遙其下
物無害者則一樹而兼乎百樹之用然是在無何有之
鄉廣莫之野洹山有木高百仞無枝無枝奚益雖充滿
山谷不以易吾軒前之一葉矣奴子相顧曰有以夫吾
小人善惜之任其滋蔓蔓乃圖乎無輕鋤去矣夔子曰
是因名其軒曰萬綠軒云

紅橋燕集記

丙午十月某日揚州人飲四方諸名公於北郭外之紅
橋其爲主者十三人客者三十三人而客之三十三人
中其爲齊人者二人楚人者四人秦人者二人蜀人者
一人越人者六人吳人者十四人若主之者皆揚人而
揚之人其爲江都者二人如皐者二人通州者二人泰
興者一人又宜城一人宜興一人當塗一人又僧二人
一越人一吳人則在客之數酒既敘客受爵再拜曰諸
公不佞不意得從淮泗江河遊以至茲土也諸先生長者
比起諸賢操南音鳴大國其播之四方莫不相與留連
久而不已今者舟楫北郭管絃嘈嘈長袖爛焉令人猶
想見古江都之盛諸君子之寵我同人也不既多乎敢
大庖且盈高尊式燕在野之會華於有禮我同人之得
於諸君子也何故主人再拜曰天廣我人大雅不絕若
齊若楚若秦若蜀若越若我吳林林哲人威儀之來凡
我揚人當之何幸天下里之間有達者矣履泰宗立華
嶽絕巴巫遡洞庭上會稽放冥渤按古閩書墟墨顯蹟
尤以得高賢之交歡爲志願況今之在茲土詩云亦既
覯止我心則悅是信然焉奉命承教將勉之爾乃各謙
讓以飲而其爲客者爲主者或著書有年歲名稱已久
或隆聞今起去鞮無前或沈於世有他憾蓋遺名者與
而傳之益噪或晉心沒世發趣光輝或成家者不同其
源本之窺見則合一凡此數者或縉紳先生或草茅樸
士或屈首科舉或終爲六籍或城或野或長老或少年
或素相識之人或獨慕隔里至是則莫不歡欣鼓動次
敘倚語火就燥水就濕雲鳥旋風谷應嘉哉主人則又
前再拜客曰何爲者也主人以詩請蓋是舉也本以客
之名詩人者也而爲詩人者禰之故主之則故以詩主
者也於是卽蒐集事約五字詩各一章分授之以韻曰
請賦此夫詩之以愼思幾廢業久矣詩者文之精而有

聲音者也天地大矣不能不空虛則不能無氣而其爲氣也不待摩盪之於萬竅即返怒閉號亦不能不噓噓則聲音成聽聞動矣今之爲詩者口之吟苦而自惜之於其家如人之困屯鬱噎煩憂躇躕而不得快然而氣自足則自生禁之不得是之舉也合齊楚秦蜀吳越之人唱之於一日舉夫人之困屯鬱噎煩憂躇躕一日間倏忽勇起信乎氣之自生禁之不得詩其又異乎異時十五國之謳吟遨詠鼓風奏雅使後世之賢者徘徊斯年無廢棄之歎揚州諸君子當巨功矣予野人也諸君子乃顧之客之數與焉因述其所見而爲文如此

雲中古佛巖記

雲中西郭外三十里有岡曰雲岡嘉禾先生來此常往遊焉雲中人曰先生之往遊也或自往或攜客以往其布衣草履不相意料之人則得從之或有告先生以欲往之意輒謝曰是在三十里外遠矣則遂止遂每獨往有蜀人在雲中故好遊然莫爲先生言不知先生之視蜀人何如也先生忽小隊至攜去及巖巖皆石有洞數處皆鑿石爲之其一洞有古佛坐像亦因石鑿爲之者佛高八九丈洞則高十餘丈洞外爲閣數層與洞相倚入其中如一洞高又過洞自閣之始一層視佛佛之身大其頭則小及登進盡處之一層則佛之頭又大其身則又小蓋我之目力自下及上遠下近自上及下遠上近近處大遠處小也僧前謂蜀人曰是佛之變化公知之乎蜀人曰不然佛奚變化是有之夫在我者也我則近也我則遠也則佛大小也夫變化在我者也佛知之乎則僧知之乎下閣尋好飲處得水之岸樹之下塞外樹多不生難有樹惟此之岸上有此之樹蓋古柳也將百株坐其下以飲反首望故巖閣上琉璃光彩出樹之隙處佳哉日將暮乃歸當其來也從騎頗軍人裝行者驚避去以爲將軍獵父老子弟則知之曰我公遊

也相與歡呼一路先生亦引馬近相與撫惜言笑其歸也亦皆相留連目送久之是時已有月山高不見及行出山口月忽然闊在城郭之上先生命滅火無使混亂竟寂然入城蜀人歸旅舍舍之人曰客之在斯土也無我嘉禾先生幾不知有古佛或曰嘉禾先生無蜀人幾不知有客是不可無記遂記此

槐龍記

予來宣府以其地爲古名郡乃訪古之蹟或言舊刑官廳事後有槐其從來遠矣莫知所始是數百年物耶其言曰如龍蓋槐龍云宣府古幽州地漢則上谷郡迄明

爲鎭其要害之在居庸關以外此則最三百年來屯兵百萬而處於城內則十萬大總戎常以侯伯爲之以鎭之重也文官自督撫以下復數十員於是有刑官當時天下之培養久朝廷德厚威嚴雖十萬之兵與民相一草木無所剪伐城之大週數十里古木千萬樹登高望之宮觀樓臺朱門白屋皆從樹間出是甲冑之區也亦令詩書人意足盛哉今時則易然矣官之署得理惟總戎兵憲外皆殘墻齒齒求司李之廳事所在且不可得況槐龍耶衛之守嚴公南虞山人也性好客聞予來即延至其署署異於他所獨甚理有來青亭公之作以望予益異之曰聞諸司李之廳事後有此矣乃又有此耶何槐龍之產於斯土者不一也何哉公曰是卽司李廳事之槐龍也詳之曰司李之官裁去乃易其廳事爲吾之衛守有也則槐龍遂爲吾衛守之廳事有也予曰有是哉乃出堦下就觀幹丈餘耳然一人手圍之不能盡幾合抱其陰則四蓋然其幹則直上其陰之四蓋則下垂幾到地蔽幹之半如是止爾他無所見無他奇夫世之草木謂之龍惟古松則然其奇則猶在枝然其幹總之似矣君皮之斷廻而爲鱗一曲一轉以肚取態總之似則總之龍也以觀之此槐則不然及趨之樹下仰視之則乃然以龍計之殆德之潛者與夫天下之不得見多矣其名亦遂已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惟有名稱而又不易見爲可貴耳是槐龍也夫

蟒蛇記

蟒蛇毒哉嗜人宣卢西二百里有山其上有脉赤黑如血相近望之如有氣如腥使人之如有以觸之不可耐然其勢如欲動隨山上下曲折自山之巔垂之麓長十餘里闊約數十步界青草之間如生物焉蓋蟒蛇跡也父老則云其詳以爲此有城是西城萬厤年間邊塞般實此城且稱盛煙火千餘家一夜有聲如雷氣如烈風吸城之人人失過半旦相駭然叫號之而莫得其故忽視山之上有此之跡以今觀之似蛇甚宛然固之草木謂之龍惟古松則然其奇則猶在枝然其幹總蟒蛇也當時餘民相率去之十里更城之以居猶有人之似矣君皮之斷廻而爲鱗一曲一轉以肚取態總之

意恐以相去無幾何地然其患卒以已以至今之再蕃息今此之城是矣父老之言然嗚呼蟒蛇之若是大哉其嗜人固若是之多哉然其患一易地即已李生曰有味乎其言之夫以蟒蛇一易地患即已然則蟒蛇之猶可以避也

晉祠記

晉有司所以祀虞叔者曰晉祠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又有廟在其右人之以意私祀者也然廟盛掩於虞叔廟曰聖母廟晉之人曰昔有柳氏者姑嚴爲之媳事之謹其時此之地無水汲則二十里外一日汲反中途日烈

有騎白馬者郎索飲馬媳即與飲其人曰無難乎曰但飲當再往汲來耳其人乃以一物如馬鞭者授之曰吾知汝矣是姑嚴事之謹者也孝婦也今與汝此鞭汝以沈水器器所有水乾汝則手提鞭起然但稍起稍起即器滿矣以是寧汝也媳如言果然媳一日櫛水乾姑如媳之以手取鞭起然大起水大湧出媳急委櫛趨坐之水上水則不可止大溺媳亦以是溺焉此處之水蓋繇來於此若是之德嗟難忘矣故祀之也或曰非也金天氏之後曰臺駘者帝命治汾水罔帝命自僇之水中死帝惜之帝女請於帝往治汾乃治今之聖母帝女也故其始曰女郎祠而祠之右即有臺駘廟昔金天氏裔子昧爲玄冥師口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末聞其罔帝命也是安得有帝女來而帝女又何據今其祠相近汾知伯引汾水灌晉陽不浸者三版則此之地皆水矣又何云二十里外汲哉人猶矜汲水之一說考宋宣和間姜仲謙宣撫晉地禱雨於此其謝雨文有曰達龍香之芬蕊兮聳冠佩之陸離步長廊之迴環兮考故事於豐碑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然則聖母固虞叔之母邑姜也邑姜震大叔夢帝

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及得叔有文在手果曰虞初臺駘之後有四國沈姒辱黃實守其祀皆在汾川皆命曰唐武王崩成王立滅唐以其地封虞故曰虞虞叔之子燮父因晉水故又更其封號曰晉此晉之所繇以名而後之人不忘虞祀之故謂之晉祠也祀莫知所始在志創之宋天聖間隴女郎祠又云晉天福間封興安王其封之也必有其廟以貌其神神有所在乃就而封之必無有望空虛之野以封之之禮據此則天福之年即有祠矣天聖亦相因而或更變廣飾之志固草莽也故其封爵仍天福之舊

盜跖宅記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后稷曰有能使雚兎毋淫乎則草殃之矣故農政之於去草厲其餘曰殺草今日殺之明日復生之天無如草何則人無如草何穀則不然養之一不善則不生卽棄之善矣或猶有不生者故使草之譬如穀必養之而後生則天下無草矣使穀之盡如草不待養之而亦生則天下之盡皆穀也昔之聖者禹湯文武上之則堯舜又上之則神農黃帝顓頊帝嚳昔之暴者幽厲桀紂最上則嵎尤其聖也天也而數聖人者不敢謂天之聖我也謂有教我者曰悉諸大撓伯夷父伯招其後則子州支父許由又其後則大成贊伊尹太公望周公旦若夫嵎尤也幽厲桀紂也不然蓋不待教矣不待教則其爲暴也天無如何人無如何無已則懼之以殃告之曰暴者亡其身聖人則長有天下以及其子孫舜之陳禹之越其亦可睹矣是不然桀之暴也湯放之鳴條三年死其子以其黨北居是曰獯粥迄秦漢以至今之世矣太史公曰伯夷叔齊所謂善人者非耶而餓死七十子之徒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不幸短命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亦何故耶予來太原有

孝慈者也何諱耶若夫季其子孫之有無反不可考然有之矣何也人之必有祖宗之者也

憂雲亭記

吾州城之南隔一水有翠屏山舊有亭在其上名憂雲亭今亡矣惟名之存而名之義莫識所以憂之爲言蓋樂工所以播之器而乍出乎聲者也與搏拊之類等施之於雲與近代所云聽鏡讀畫者何異夫鏡可聽乎畫可讀乎則雲可憂乎而其名則雅吾竊憶之矣吾州當盛時俗頗好遊每歲元旦後一日卽出遊爲至十五六日乃止亭在山渡浮橋而上顧見煙火紛繁城郭府

第宮扇朱樓高閣輿馬奔騰冠蓋相望亭之處又最高人無不趨高者鼓吹競作于喁連聲狂客酒徒喧囂滿路自下聽之如雲中流響戛戛然而鳴日之夕矣尚未已也夫絲竹之籟落之人者也有似絲似竹者落之人而不盡落之人不盡落之人則不得盡以落之人者言之也茲之鳴也不得謂之絲竹不得謂之非絲非竹其鳴之也固戛然而鳴者而在雲中之流響則其鳴之也固憂之乎雲中者矣吾憶斯亭也謂是哉謂是哉亭之創不知何時其毀也亦不知何時相傳州之科名以宋盛每有五色雲起之此山為異兆必有駿有州守以事禍同泰佔之石為之其為鐘之屬舉咸陽之所有不銷天下之兵與金人並鑄而亦為之以石鳴乎不鳴乎不然乎或云壓雲亭也考新都楊用修作內江題名記在宋之蜀會元七人內江得其五州二焉為楊晨史元一國朝不逮宋而亭毀不再作其如此之石鐘石鼓使有人焉如古之烏獲操雷獸之骨下莒城之關擊之此鐘與鼓鳴之然乎不然乎吾知其不然矣若是則其為神異無疑而神之為此異也何故哉夫神之所以貴者以其道之有不可知者也而貪為其不可知之道以詭人亦奚貴之有然神之道神自知之人自不知之也神自知之人自不知之神自知之所以為神也則神之為此也何故正有故矣若夫假為神異者有之彼誠不憚矯誣故神師之降以破強敵大人之跡牛腹之書以愚天子若此

北巖鐘鼓記

吾州舊有夜聽北巖鐘鼓之句志載之北巖在城北寺即以名其鐘鼓之聲憶即指寺之鐘鼓也流賊之變城野家室廬場焚滅皆盡寺皆盡北巖惟荊棘鐘鼓不知其亡之何處矣今之甲午三月六日夜半忽若有聲

之類不可勝紀而銅狄涕淚社木能言又有自來總之神異之故卽其假之也亦總之以神異之故雖其假之唐之創寺亦正有因而今日之鐘竣亦正可想見寺其興與長祐弟視子毘陵爲予言因記之如此

李忠毅公廟碑

天以忠孝節義之臣光我熹廟一時奔走煅煉血流髓潰甘之如飴相繼恐後蓋總十六人公其一云昔者太祖高皇帝鑒視往古有碑立禁中曰宦官不許識字其爲慮遠矣王振擅權仆之神廟又立又仆之竟無忌殺

諸君子公見之獨早故其商略補救疏旁引曲喻謂謹之於小特臺諫之力不然其旣也干戈取之不足後忠賢所爲卒如其言公之擊璫事事先着當應山公二十四大罪之誅公條列之十六大罪實先之又先陳推仁除法又先陳保身修省又先則商略補救之疏其推仁除法則請止立柳其保身修省則請止內操而補救疏之末則又請出入起居謹嬉游之戒璫孽瑕之刺專在嬉游是禍本所在立柳內操又璫恃之以毒肆猛噬籲柄移威公窺其萌芽一一逆折焉及應山公疏入公遂繼之遂殆矣當應山草疏示公曰擊不中將走險公曰擊不中將走險

爲明年烈皇帝登極誅凶恤死贈太僕寺卿予祭葬給
三代誥命歷一子入太學又十七年聖安皇帝繼統於
南補死事諸臣謚謚公忠毅褒忠之典於是大備公先
世本河間之寧津元末有以事死平江路者遂居常熟
隨徙江陰之赤岸里世家爲祖復巷公諱果父見復公
諱鵬翀皆以公故貴公諱應昇字仲達萬厤丙辰進士
選江西南康府推官天啟癸亥徵拜福建道御史丙寅
考死年三十四娶錢氏生一子一女子選之補廕隱居
不仕女嫁吳氏是歲某月某日予來自南都得拜公於
廟遂之以廟碑請因銘爲辭曰

赤岸之籍本原事津中葉造大公遂後興天生聖明垂
裒恭已回辟伺瑕毒孽不已公赤其心睢瘖於言從容
屏除羣公撤焉惟公初心芟其芳芽公有斧柯不得與
加後先羽儀或則黃耇梟母子繁羣與碎首公謂黨人
吾恥不與謂彼閹人何能不懼上天之怒雷霆風雨神
京震驚當公之死赫赫烈皇忠佞不貳誅極既斷議紊
既肆乃愠乃優褒忠禮成爰及聖安以下原闕

劉忠毅公廟碑

昔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天祐神孫復又經始一時佐
命諸臣冀指山河永諸礪帶天子曰吁我國家傾危天
命未改其能以維繫人心保有元氣實維死節之臣是
賴朕欲錄之以爲翊戴諸元功先廷臣拜手承命稽比
年來在燕都在秦在晉在楚在蜀在趙魏諸處之死節
者吏部尚書徐公石麒禮部侍郎管公紹寧且慝巡按
湖南御史劉公死節狀天子震悼贈官易名諭祭諭葬
子蔭建廟歲祀祀四人一論德馬公世奇一御史王公
章一兵部主事金鉉一明公廟事屬有司軍供方殷未
能卽建公之胄子恭捧朝廷顯與褒崇之意分建於其
家廟之旁昭帝命也廟成縉紳先生庠序諸弟子與其
宗族感歎欲歔呼其胄子謂之曰今天子褒崇我公維
折狀著人耳目信諸萬禩胄子曰諾舊史李長祥適來
茲土羣公以爲文乃屬之長祥素仰止於公遂不辭按
巡按湖南監察御史今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大理寺卿
謚忠毅劉公熙祚南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先世家鳳
陽世系失考太祖高皇帝起兵有從之下江南者遂徙
居武進自是代以官顯曰應時曆封推官是公大父曰
純仁進士福建泉州府推官是公父父生子四公仲氏
甲子舉人戊辰進士伯叔明祚承祚俱以明經佐藩出
宰季艱祚亦成進士公遂選得學之興寧縣壬午考選

授御史隨巡按湖南當巡按湖南授御史方兩月獻賊正流於楚朝廷炎炎顧此一方其官必擇其能者往故有是命拜命之日卽出都門疾馳武昌全楚大勢土崩瓦解公則畢死力爲之權不典兵典兵自占東西奔顧處處卻賊賊之意中旣知有公又親藩是負故其所在其賊必逼逼之已甚力不能支奔死矣其死也以獻賊僞部屬獲之時秋雨大作兵將方罷泥水無可如何賊乘之夜掩殺不能成伍距倉卒潰散遂被獲械至其營則置之官署中公在署中極從容日作書壁上書凡二百七十四字皆道其臨難比古人之意數日以解其首獻賊所公一見其爲獻賊卽奮罵賊怒橫刀頸上然不卽死公然又去衣縛於一竿之首引滿弓將發矢射罵轉甚獻賊大怒躍起旋又已反禮甚欲其降及不可得降則選爲僞官爲公之識者勸公僞官御史與公同拜烈皇帝命巡按湖北爲其兵部尙書者也公曰吾不意若之尙有顏面見我於此又卽罵終只罵賊知難降於是縛兩足繫馬之尾後拖行任馬之平險遲速口鼻耳目潰爛銷敗血糢糊處白骨支出已不能言猶復嘆血如罵狀以死死之日計其來楚歷月十一方其來先駐武昌獻賊流襲左帥良玉自襄趨武昌舟橫江數百里江之南搖搖公執左之手欷歔勉慰遂歃於大義襄破承天繼破承天至武昌只一水來左遂又自武昌東下楚之兵意俱道賊順勢俱隨下黃德諸處從來不陷賊以皆有重兵至是亦盡撤之以下公對眾痛哭憤厲誓死緣江上下列砲張幟聯絡沅鄖兩撫聲援又疏請秦鳳各督阻前襲後方略揣定荊州又破荊與岳相去日許路公卽馳岳賊果從監利窺岳公同鄖撫李公乾德奮援斬賊之甘許二首目走賊之孟首目岳視是安焉會朝廷專設岳撫公得經營常德蓋公本拜湖南命故次第歷湖南諸郡去武昌遠武昌自左帥東下兵寡弱又無督撫只司道官獻賊大隊突渡江不能拒武昌遂破監利賊又乘機創岳亦遂破公急往顧長沙獻之大賊合諸路賊又趨公長沙遍公甚公與舊撫王公聚奎分當水陸公當水王陸逆戰自辰至未陸先敗水之伏者亦先敗公遂敗時吉藩在長沙舟倚公公敗以殘卒血戰出吉藩重圍去乃一路收兵至永州桂惠二藩又相繼至泣公與走粵時公之兵猶數千人莫不欲公曰吾出湖南一步地卽非死所矣於是以意告二藩且曰職隨去賊必蹤當俱不免必職以兵斷後前遁去乃得保無虞二藩乃果前果得遁去公斷後踰

未三十里以爲二藩遠賊再躡之不得遂且定營賊大至是在夜可他遁走有欲導公騎走者公曰將何往吾於此止耳遂及死公之死在長沙其被獲在永之茅栗鋪自茅栗鋪被獲以作書壁上在永州之官署遊擊尹賓位都司劉志武蔡號傳其事長沙知縣吳應恂詳其事蘇松巡按御史祁公彪佳題其事吏部徐公禮部管公因以題其事公肩子晉蕃壬午舉人徒步號哭往得遺骸歸手其狀予以合諸公言整齊其文勒爲銘傳其事銘曰

天祐邦家傳世十六及我聖皇萬億不足惟我聖皇永悲烈聖歷十六年一之以敬瘁厲在躬憂驚在心自紛皇皇猶急在人黨以爲朋私不暇公蠱不能者寇監以雄在秦在蜀在晉與楚天豈不仁不顧其苦帝之楚憂江漢悠悠在廷何人膺帝之求柱下有史號我公才帝謂我公爲朕往哉公拜稽首首馳於鄂梟者自襄飛來爲虐公則梟之萬艘且東有鞭不投長江以空公涕淚流奈封疆何乃舊他師阻干頃波被逆愈狂飛騰我江在鄂者鄂在荊者湘天生聖明臣力竭矣吾斷吾頭報帝止此贅我二藩幸能脫去賊迅於風乘我以雨烈烈也雖婦人女子且採薦助之有女工織兮不敢遲之歌

食故在毘陵皆然也毘陵祀之不言稷廟言營田廟何也爲農設也猶天下之八蜡廟然設之凡以爲民者也廟無立石不知始何時考宋高宗南渡令諸郡縣各建營田廟此之廟或即其遺來者乎當時怠棄諸夏不取寔在海濱疆圉鄙狹不過與前者之尉佗無諸等則不過數州之主惟務農種穀可立國爾三代以上取天下以德三代以下取天下以功而德兼仁義功專兵矣兵在強而非富不能強則又在富矣故越王勾踐之報吳也雖婦人女子且採薦助之有女工織兮不敢遲之歌吳卒爲越豢之越濟欲焉其力足也宋之南也以爲與

北裂畫土分治兩帝並尊不知其臣妾北也自宋人言之以爲彼帝也我亦一帝也自北人言之則宋之帝帝我者也宋不得帝也然則南之於北其報之祕諸勾踐是而已求其如越人採葛之婦無有也在昔少康爲仍牧正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滅過戈復禹之績宋之竄在海濱只數州之主跡其土地眾豈止一成卒不能如少康之出華土域不忒是官曰稷我棄當之畢彼土力覩古有復彼舊物則茲之爲嘗田廟也不過當時之道學君子職躬聖勿革曰我后稷遐哉三代迄秦迄漢迄唐趙氏昭明山川長利建設忽焉變易大河黏其外種蕃敗我穗穉有女而嫁婦之何人誰何孕字邊鄙盡放無燉火見瞽我目視匹婦驚之盡盱眙資惟阡陌利遂廟嘗田之廟美事也行之當時不可以高宗之主非也遺之來者不可以高宗之主沒也獨其神爲后稷夫是也而有辨於此魏獻子曰社稷五祀何也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祀也后土爲社若稷田政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棄之爲稷自商以下祀之則稷固前古官之掌播殖者也凡掌播殖者皆謂之稷猶羿然善射謂之羿善后氏有窮之君亦曰羿市廛之子不識稷言稷即指爲棄學士大夫不能正之遂傳之至今然天下之失學久矣其於稷宜然而自商以下祀稷皆在棄則茲之祀棄也又宜然與長祥入廟拜瞻作銘焉辭曰

於戲粒民古帝專官選建明德金木駢土穀五之殫經緯國禹蓋一庭九州命之棄與作則恩肥諸產我秋出華土域不忒是官曰稷我棄當之畢彼土力覩古有職躬聖勿革曰我后稷遐哉三代迄秦迄漢迄唐趙氏我穗穉有女而嫁婦之何人誰何孕字邊鄙盡放無燉火見瞽我目視匹婦驚之盡盱眙資惟阡陌利遂廟嘗田厚邦本務布天子指誰者饗祀唐虞之棄周家基始當時具文有我農夫莫不拜止威儀王者教食我人誰其侮此澤國何涸赤尾者魚嗟我婦子男者婦哭有時南畝願之或喜哭人何恃寧苦深耕室處不已實惟稷福作廟在茲萬年受祉

雎陽廟碑

江陰縣有雎陽廟宋高宗南渡命南郡縣立嘗田廟見

睢陽廟江陰遂以有睢陽廟江陰廟迄明代墜毀弘治
九年知縣黃傳來治縣不見睢陽廟以爲吾治是縣是
縣無睢陽廟不可而廟之故所已迷失不可得得一五
通廟曰是可以廟睢陽矣遂壞去其廟廟之以至今日
江陰之人祀睢陽不替繇此江陰距江本一小縣不得
與睢陽較曾力盡國家之變余嘗祭蓋祭鬼矣至是還來因
入廟作文爲辭曰
宋代高宗命南郡縣立睢陽廟彼海邦人思維彼帝懷
彼有造北望者民莫不順歆烝戶創之今南方土王公
貌公拜稽首斯想彼先民漂國家事喪首在志當時力

龍謂職王臣死爲何貳蓋睢陽邦當江淮衝則天下樞
或賊扼之反我要害我其殆與於是公奮賊捲土飛孤
翼折禦彼目如鷹目我如雞擊之不去□□□熊熊
之師如弱肉食走土鶩散又則哀降□□□□□□
□□其躬心萬夫礪徂呱呱盡矣□□□□□□□□
□□□□他之一旅望無應爲□□□□□□□□□
乎彼蘭賊放何爲我自黨裂□□□□□□□□□□
其頭聚我鬼力鬼乎人乎爲死爲生殺賊則同猙獰而
凶當之則摧其爲鬼雄惟唐天命受自太宗濆茲明皇
多阻闔越悍敢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

猛戰士遮蔽江性死天下功誰其與廟其後衰宋棄諸
夏奔保海之濱如北藩封侈號大宋不恥臣人追傷社
稷與山河崩不守之故命祀睢陽遍南郡縣警彼臣庶
彼唐之病不在不賤在不能守彼宋之病在力能賤而
徒然守守如睢陽則又偉哉夫何異戰宜彼高宗命南
廟之謂以飭勸至今南土凡城郭人皆繇睢陽江陰經
始在明朝年熙其重光本洋嗣區有有司正翦之逮祀
曠載奚附感殺身事各究於意當鼎淪時雷卒在首無
掩耳過奚鼎俎烈肝魚肉之俑爾何懦有人外來野蟻
之官實惟鄙吏羣援以柄拜以帥之正我王事於時南

土都會降亡孤傑一邑三月而敗猶有憤者不皆哭泣
昔者睢陽但知有城守死如是今江上縣且民爲之乃
與不異彼睢陽公此邦之人對之無慚俎豆之物井屋
潔之庶幾其甘我式拜瞻有鬼無神莫識所以追泣死
言神復何神神正是鬼誰其忍賊遂我逝魂外此何期
於我睢陽既死之威滅之者誰撒泉有燄有咎在中不
可告語入廟恐惶進退踟躕淅零如雨

福州府閩越王廟碑

漢武帝元封元年越王餘善詠東越平天子曰東越狹
多阻閩越悍敢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

越地遂空今之福州府其地也故有閩越王廟廟在城南南臺山當時無諸王傳及孫丑漢復封王爲繇王繇王拜漢命在南臺山遂以其處立廟祀無諸蓋無諸創閩越猶帝天下者之先有造天下之祖南郊祀之故繇王祀之也且又不悖漢其後居殷爲繇王以漢之天下海甸皆已一家而已獨猶王乃去閩越不敢王歸漢閩越地空祀遂廢唐大中十年念無諸數州之主廟乃廢乃與之建祠宋因之號顯聖武忠王宣和六年進封鎮閩王建炎四年再加封號紹興三十一年加封英護王封夫人贊靈夫人洪武十年福州旱有司禱雨於其廟有奇應乃具奏聞下禮官議仍其故封稱漢閩越王之神其祀遂至今不替云考閩越王無諸與東海王搖皆越王句踐後句踐沼吳威諸夏六世王無彊國弱滅於楚句踐之社稷殞焉其後公族子孫乘楚衰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海之上楚漢間無諸復興起爲閩越王及居股降漢納土封侯子孫食萬戶盛哉司馬遷曰越之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與蓋禹之餘烈也禹在虞之廷與並烈者二十二人帝曰嗟女二十二人惟時相天事眾功咸異此二十二人皐陶爲大理伯夷主禮垂主工師益主虞棄主稷契主司徒龍主賓客

十二牧行九州莫敢違惟禹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南撫交阯北戶西西戎鮮枝渠廋氏羌北山戎北發東北息愼東長夷鳥夷咸戴帝功天下明德於是皆自虞帝始帝曰嗟女二十二人禹之功爲大故周景王時劉定公勞趙孟雒訥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禹之力也當時巡守崩會稽卽葬其處少康以其塚所在因封其庶子會稽曰無余無余二十餘世至句踐句踐立爲越王越大顯至無諸搖又顯焉無諸搖皆姓騶氏搖王越東海無諸王閩越秦始皇幷天下二世失政無諸搖從諸侯滅秦項羽不能用復佐漢滅羽漢興五年論諸侯王誅羽功遂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故閩地惠帝三年以高帝時搖與無諸同有功無諸已王搖未有封乃封搖爲東海王都東甌東甌王傳至武帝建元三年先舉國徙附中國布處江淮間閩越王傳至建元五年王郢抗漢郢弟餘善殺郢謝武帝乃立繇君丑爲王謂之繇王餘善當殺郢威儀其國人莫敢動竟自立爲東越王天子因封爲東越王封丑爲繇王一國而兩王焉蓋利其國分使勢裂餘善隨畔漢時繇王已傳至居股居股乃殺餘善降漢漢遂封居股東成侯食萬戶也搖之封後無諸其降先

無諸無諸封既先降又後其王閩越也蓋久其降之也且又不失爲侯今其祀歷唐宋迄國朝至今不替而總之爲禹之餘烈天地萬古禹萬古矣在昔二十二人莫不有功矣其功皆帝舜敎之皆不得與禹並夫功不得並之禹其變世亦不得並之禹矣明德之不朽信夫余至福州父老爲余指示無諸王宮處余因見山海之壯自然名都會閩以一嶺之隔別有開闢宜其有霸者爲中國啟事興兵之地天之分疆域如此人事之有以也如此今其神王右夫人左志載因漢制相傳夫人能鈞龍王遜其術遂坐夫人左今廟旁有井鄉人以爲是龍之所在者也夫人當日鈞是井得白龍焉此與古之豢龍氏御龍氏何異夫五行之官實列受姓氏孔甲以後水官之棄久矣龍何生得夫人何以得此且其鈞龍事餘善爲之夫亦既荒矣而謂爲無諸又何以稱焉又考紹興三十一年出師膠西薦王廟師捷加封王並封夫人今志載因漢制尤失之凡民之播言樂誕也余入廟感禹烈在於是乎作文辭曰漢祖肇帝滅項繼秦入繼大統焉無諸倨興一姓比王著氏云踞此閩越區搖區東甌彼世何先負海邦大於戲禹功在今天下明德之後如彼星隕地光自天畀之有精飛殞誰者復耀在上於越句踐不可奇量無諸與搖遂耦有土東甌江淮此則萬戶神哉禹功駿繇不亡二十一人誰其禹當繇王拜命無諸遂食漢來至今俎豆如昔山河高寥氣象猶雄我式瞻斯萬年其同

吳季子廟碑

吳太伯之後又有季子其封在延陵延陵今常州府也故有季子廟自季子之封以來二千年餘矣猶相與俎豆豈不以其賢哉季子之著見盡在春秋當魯襄公時吳子餘祭遣季子聘上國其於魯叔孫穆子齊晏平仲鄭子產衛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晉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叔向見之皆相與有言如晉將宿辨戚里之鐘聲去魯則周樂列國風王風雅頌象箾南籥舞大武舞大夏舞招箾舞皆能得其精微其尤爲人之稱道則在讓國讓德之至也故孔子稱泰伯爲至德指其實之在三以天下讓也或謂季子之讓卒啟吳亂讓不可以爲或謂季子實見微知著王僚之被弒其亦可睹矣季子將自全者也信斯二者季子之讓竟不足道或又謂國之重辭不受守也蓋以其有者與人則謂讓辭不受爲守夫季子礪所守者也是節也不得謂之讓是皆非也吳之亂吳人之立僚誤也故相爭也故亂也

王壽夢之國其傳也自當如光言季子既不受當諸樊之子立則當光立彼僚餘昧子何得立使餘祭有子亦且與有言矣況光哉當時使立光人自寂然國自定何有於弒君季子之於亂國何與焉夫使光立而國猶然定況季子實賢又況其實有先王之命卽以光號雄傑爲闔廬猶凜凜然謂位當傳至季子使季子在位光豈得以王僚目之季子豈致如王僚之危其身則其讓也豈得謂之爲自全之計二者之說自謬若謂季子非讓彼壽夢之欲傳至季子則災之國竟當季子有又豈非讓觀諸泰伯泰伯太王長子次仲雍次季歷以壽夢之子視之諸樊如泰伯餘祭餘昧如仲雍季子如季歷則壽夢如太王而壽夢之欲傳季子如太王之欲傳季歷使諸樊餘祭餘昧賢當如泰伯仲雍今其去也不在諸樊餘祭餘昧而在季子夫季子當有國者猶季歷今去之是泰伯仲雍不去而季歷去也猶不得謂之讓又何以論泰伯乎大約季子可以不讓者也等之乎季歷知之惟聖人能達節次守節季子守節者也太王欲傳之季歷季歷受之季子不受也至於固立之則棄其家耕耘州來季子則二十三年伐州來固取之矣或徙封季子或爲季子食邑當自此始然襄公二十一年令狐庸

已稱延州來季子不知其何故考州來今下蔡縣去延遠矣若以爲食邑未有千里餘之外以爲食邑者是必徙封之季子再聘上國在魯昭公二十七年春其四月光弒僚則季子封來州來固僚封之者豈僚忌季子而徙封之與季子有先王之命又賢則僚固忌之與故遠之與廟創於洪武初年前此未有也大聖人在上百事並興自茲之祖豆遂無窮所謂積厚而流光者哉銘曰

惟周有德云誰爲至在泰伯讓仲雍又繼惟彼仲雍壽夢奕世王壽夢國季不顧視季守節哉其曹子臧延士宇田州來惟王惟先王命曷云如忘季歷懷慕札終之光聘我上國晉衛齊魯諸大夫卿無一仁輔淵乎神明鐘聲樂舞彼國彼家如聞如睹天子失官聖人言然鱗介與族學且出焉斷髮文身其種實蕃誰謂季子而猶荊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下國何然文明之祖

秦望山碑

秦始皇出遊以三十七年至雲夢祀虞舜浮江下觀籍柯過丹陽錢塘上會稽祭大禹登高山望海後之人因名其山爲秦望山論者謂始皇以神仙之故出遊於海

以海之故登山故其初自以爲欲至海而恐不及也考
始皇幷天下之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遂上泰
山禪梁父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登琅
邪撫東土至於琅邪還過彭城求九鼎泗水西南渡淮
登衡山浮江至湘山自南郡緊武關歸當至琅邪齊人
徐市上書言神仙乃遣市入海求神仙始皇之求神仙
蓋在東之旣行因市書其初之行固不爲神仙行也二
十九年東遊至武陽登之罘登琅邪道上黨入三十二
年遊碣石則索羨門焉並不死之藥巡北從上郡入三
十七年出遊遂至會稽登會稽山當並天下令祠宮所
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自殽以東名山五太室恒山
泰山湘山會稽山太室嵩高中嶽四嶽各如其方史稱
秦帝咸陽咸陽西五嶽皆東始皇之出故皆謂東遊會
稽在大海之濱秦望山則會稽山之尤高者故始皇望
海其望海也原不爲神仙則始皇出遊訖不爲神仙出
也古天子皆出遊何必始皇在黃帝東至於海登丸山
及岱宗西空桐登雞頭南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
山其後則舜舜以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
山川見東方長君南五月西八月北十二月又則禹禹
巡狩至會稽崩於會稽葬會稽竟在外舜亦然東巡狩
崩蒼梧之野與禹同則古之帝王未常不出遊也然在
黃帝往來無恒處以兵師爲營衛雖邑於涿鹿之阿無
一定之都其鬼神山川封禪在萬國之和寧後則出遊
固合符諸侯不苟出也舜則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辨
羣神見四嶽諸牧班瑞禹亦然會諸侯於塗山蓋亦合
符也如黃帝舜然而防風氏後至誅之聖人之用威如
此也若秦始皇人則謂其侈心爲之其言侈也以爲始
皇據狼弧蹈參伐虎視天下鞭笞六國豐食之後極情
縱欲其言極情縱欲也必指求神仙其言求神仙也必
指其出遊海上其出遊海上之求神仙在遣徐市索羨
門其遣徐市在二十八年索羨門在三十二年始皇求
神仙於出遊止於是之二年他之遊何故封建旣廢天
下無諸侯王國其巡行非合符諸侯與黃帝舜禹不同
是惟周穆王相等穆王得八駿造父御遊昆崙忘反始
皇之出遊與之相等然封建旣廢天下無諸侯王國五
帝三王之天下至此別一開闢則天下之人民別一耳
目別一心思天子非巡狩震疊之不可始皇之出遊得
無謂是乎魯之春秋天子改元稱君諸侯亦改元稱君
天子之正朔不行於諸侯諸侯亦自爲正朔不源於天
子故古云天下之名山大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其不

相屬如是則封建如是始皇一之竟一之矣與先王異矣天下之別一耳目別一心思之人民必相顧之而疑謂天下之變一旦至是非巡狩震疊之以示一王之尊不可始皇之出遊又得無謂是乎始皇當然故漢宣帝請秦始皇得聖人之威近代溫陵李贄亦謂始皇自是千古一帝也今考其出遊封泰山立石作琅邪臺立石登之罘立石碣石立石其辭大要謂皇帝躬聖陵水經地存定四極不懈於治三以下原闕

陳氏誥勅亭碑

武進原任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偏沅巡撫臣陳睿謨當在偏沅五載功告成皇帝嘉勞命廷臣稽舊典章恩賚不易若曰封疆之臣邦國土宇奠安是諮是賴是謂重臣其有戎功社稷之利也其議朕所以報功者來廷臣拜命奏追其祖原贈中大夫布政司右參政副都御史祖母原贈淑人勅命一道本身知縣授階文林郎妻封孺人勅命一道又前嗣父封文林郎知縣贈文林郎御史嗣父原贈布政司右參政副都御史祖母原贈淑人勅命一道本身御史偏沅巡撫加贈孺人勅命一道生父移贈文林郎御史嗣父原贈布政司右參政生母移贈淑人誥命一道生父移贈文林郎御史嗣母原贈孺人加贈孺人勅命一道生父移贈文林郎御史嗣母原贈孺人勅命一道本身福建布政司右參政授階中大夫妻封淑人誥命一道嗣父原封文林郎知縣贈文林郎御史嗣父原贈布政司右參政副都御史祖母原贈淑人勅命一道又前嗣父封文林郎知縣嗣母妻仍封孺人勅命一道本身知縣授階文林郎妻封孺人勅命一道計誥命七道勅命五道大哉王言一門之內拜

荷無已盛哉凡天子有命爲人臣者藏之白屋褒也必別作一亭名誥勅亭二百■十年來卿大夫之家皆然陳氏遂作亭而未有碑今乙酉春史臣李長祥來武進陳氏因屬之作碑長祥稽首亭前訖入亭內恭展讀誥勅命想見天子注意諸在職之臣與其臣仰答天子之所以注意主聖臣能休哉顧君父前爲文事重大受陳氏之請不啻天顏咫尺惶懼無已月餘乃敢落筆謹按提督偏沅軍務巡撫湖北湖南兼轄澧州公安石首松滋等縣地方中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睿謨其先本太仁陳氏累遷家武進而陳氏歷唐宋及國朝

世有顯者以至偏沅巡撫巡撫萬厤癸卯舉人庚戌進士歷官知縣御史參議參政按察司布政司以及巡撫自知縣至巡按即皆有軍旅事而巡按之功為著自巡按至巡撫無不皆軍旅之事而事專巡撫巡撫之功為著巡按在蜀在直而在蜀時逆瑤魏忠賢奸政撫臣尹同皐喻寮屬諷按臣與建祠按臣曰四川土司悖叛奢寅雖授首奢崇明尚在安邦彥且方烈百姓瘡痍潰裂征調加繁土木之功何可又動且四川僻土僻士之禍何足以重魏公乎既又曰吾當留此一塊乾淨地蜀人稱快頌按臣王言之大亦謂逆璫煽虐動吾安之矣卒不可其時天下無不與建祠獨四川無祠朝廷果得留此一塊乾淨地蜀人稱快頌按臣王言之大亦謂逆璫煽虐動骨獨支而日策援黔酋與督臣撫臣條奏機宜區畫糧餉焉宗皇帝有褒厥雪恥除凶之諭其後桃紅壩之捷皆其成議故按蜀之功為著若巡撫功在封疆其功又為著今據偏沅界鎮界粵界黔苗夷界沅病沅粵賊在彬宜間皆病沅水西界蜀界滇界黔或且順或叛達出滇蜀不可遑出沅又病沅沅界之丞順保靖土司無不病沅本省峒苞瓜夷又不時竊發而粵之賊藍山臨武兩處大在桂陽界湘鄉之賊天王寺大在安化益陽寧鄉諸處界蛇豕梟狼讙呶震驍爪牙角距首尾周縣又當流賊橫突巴西湖北血流秦關無人中原宿草悍帥惜死長江孤危使偏沅萌蘖再放恣南方搖動普天之下幾無有完土天子憂顧羣臣恐懾大司馬以設偏沅巡撫奏報可乃推臣睿謨時賊正合黨艤艘鐵葦強手並本軍門兵兵大集大震疊藍山臨武賊正圍長沙撫臣提兵奮擊賊大敗解去撫臣相賊勢當先天王寺乃提大兵先寺寺賊大潰敗藍山臨武賊救寺賊出攻破常寧困衡陽撫臣留兵勦天王寺自提兵衛陽賊戰艘連焉源河二十里陸壁黃巢嶺虎視撫臣兵撫臣奮擊賊敗水上賊大敗二十里戰艘立盡惟陸賊折伏存半其存之半棄甲兵竄荊棘遁去於是進兵勦寺賊踰大湧山鼓桃花江賊其長偕王號黨有偽軍師偽丞相又有飛天大王呼風雲草石起變幻瀰漫我師每被賊在彬宜間皆病沅水西界蜀界滇界黔或且順或叛達出滇蜀不可遑出沅又病沅沅界之丞順保靖土司無不病沅本省峒苞瓜夷又不時竊發而粵之賊藍山臨武兩處大在桂陽界湘鄉之賊天王寺大在安化益

劉撫臣勝之以計賊術厭以下原闕

奉政大夫太僕寺卿宜興史公神道碑

神宗顯皇帝御天下之二十二年欲皇長子皇三子皇五子並封王謂元輔曰擬諭來元輔太倉王文肅公錫

酉十九年以次輔歸省至是再入朝爲元輔則即擬諭
凡兩擬諭之前諭後諭上喜前之一諭從之有正合朕
意之語蓋並封諭也諭行禮部廷臣大震異爭於元輔
爭於上其援引經傳採古史切詳祖宗家法綜集衆議
於一疏中距塞元輔之意以挽回上意則太僕卿宜與
史公公時爲刑科左給事中素敢言曾劾詹事黃洪憲
都御史吳時來謂其私元輔之子以趨元輔元輔素憚
之及此諭之行禮部工曹郎岳公元聲首倡力諫相繼
力諫者十五人各以其諫之同者聯名爲一疏公勁諸
公後自爲一疏上怒元輔亦常屬色於諸公之前顯然
以怒然卒得止其諭不行焉公之疏略云東宮無待嫡
之條元子無並封王之例又云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
待嫡無嫡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又云天子繼體之胄
稱子稱孫故名皇太子皇太孫別子則王之王爵之有
爵必有地有地則臣矣故藩王之稱曰藩服之臣今皇
長子皇上之繼體也繼體則皇上所有之天下皆皇長
子之所有其可以地乎不可以地其可以爵乎不可以
爵其可以封乎其可以並封乎此論元輔之所擬前一
諭如此其後之一諭則欲皇長子拜中宮爲母上已非
之元輔已阻公必欲詳明其義則云中宮敝體皇上中

宮有子則已子爲嫡庶子爲庶中宮無子則凡子皆子
而長子即嫡其所以距塞元輔之意以挽回上意已反
覆發之如此乃又云隱情云皇上元輔之
闇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敢忍於萬世宗社
之計不忍於一時宮闈之私情亦不敢皇上豈宜以此
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皇上凡數千言云繇後之一
諭皇上非之繇前之一諭廷臣非之及公之是疏條達
詳明元輔卒距塞上亦卒漸次挽回而國本定矣其後
又有挺擊一事時公以太常寺少卿奉命冊封益藩得
朝報即又具疏請立皇太孫當岳公之爭封王時科臣
許公紘綱辭語遜岳公即面屬斥之謂許阿附元輔阿附貴妃累皇上明德公之疏中云隱情云皇上元
輔之意蓋有自來矣又元輔方入朝即爲皇上擬諭俾
皇長子亦封王故中外之議皆以元輔之再相宮禁有
力至是張差辭連宮禁鞫訊之司不敢以聞只錄龐保
劉成公慮其黨之根深而禍之未已以爲是莫如立皇
太孫皇太孫既立則東宮有貳東宮有貳則姦黨無復
冀望禍之萌芽當得永絕則公之請立皇太孫正以固
皇太子而所以固皇太子並以固皇太孫是公之功不
獨在光廟且在熹廟豈獨在熹廟又在毅廟蓋毅廟亦

光廟之子繼統嘉廟以顯緒光廟不願於此之一舉與疏入上大怒欲即逮誅之聖明寬大終只降調公自是歸里焉今考諸國史讀其家乘公之立朝一概剛正與吏曹郎趙公南星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大臣凡建議有不宜於朝廷者輒引祖宗之法度繩之如廣開言路一疏以太祖罷中書省設六部分庶務爲言閣臣每不得逞其意見其所奏必極有關係者趙公謂其言皆國家大事非徒以搏擊立名又皆合經義通國體信之矣

元輔卒求銘墓表公遠馳書病之鄒即止不敢作立明道書院與東林相望講學逆瑞魏忠賢之黨疾講學諸君子遂以忠賢傳旨同東林書院毀焉公諱孟麟字際明遠祖溪之溧陽侯崇歷唐宋之代多以功業著國朝有徙於宜興者遂以有宜興之史氏曰某公大父曰某公父以公貴封如其官公生於萬厤某年月日壬子舉人癸丑進士考選翰林院庶吉士改給事中歷官太常寺少卿太僕寺卿在朝十五年其家居則二十五年其家居則二十五年乙酉某月日卒乙酉某以某年月日考終享年六十有五娶徐氏生子三人又陳氏又蕭氏又桂氏陳亦生三人嫡一人其七人桂則二女嫁娶皆名門徐氏封恭人後以陳氏之子貴贈淑人陳氏封太淑人子之貴者曰夏隆崇禎丙子舉人癸未進士官江西南昌府推官今不仕以某年月日改葬公於某所將立碑神道求銘於余余於夏隆同進士出身於公爲年家子不可以辭遂銘焉文曰

明明上天佑我聖明忠良之生相繼如林惟我忠良我公猶勇胸則有心剖視何痛顧念國本在皇長子元輔再相有封王旨在祖有法在宗有度胡然在今不思其故廷爭之多公與廷爭帝曰其然元輔圖新明明天子上天之祐宮禁之私不以累後明明天子保元輔寵前諭後諭卒不一用公功豐矣亦既勤止明明天子有臣如此惟此臣工國之所造聖父聖子極慈極孝其在太孫謂儲君貳又逆龍鱗因挺擊事公言何爲不誅不已天子明哉恕而放去里居何爲明道是任操河洛權與東林並煌煌我公後起是則小子何知得拜墓側我皇在天我公在史史記之文於萬斯世

故朝列大夫尚寶司卿溧陽史公神道碑

溧陽尚寶司卿史公以崇禎十六年某月日卒乙酉某月日葬某縣之某鄉某里自葬以至今之某年凡幾十幾年蓋久矣神道未有碑舊史官李長祥在毘陵公之子某來請焉遂據公弟肱公行敘之曰公先世漢溧陽

壹捌玖捌102版

肚侯後因爲漂陽人永樂乙未進士建寧知府曰常是公六世祖常生紘舉人紘生慤慤生鑒貢士鑒生嘉清苑丞鄉賢嘉生餘道封戶科給事中是公父公萬厤己酉舉人庚戌進士辛亥選南安知縣調煩崇安縣丙辰陞工部主事庚申光宗登極改授戶科給事中熹宗隨登極踰年甲子補何寶司卿閒住烈皇帝治天下之庚辰再起用公不赴命終焉公簪仕在神宗朝天子大聖天下庶官依日月之光惟砥礪惟競惟戒盡殫修所職業有司多良公治南安治崇安底績朝廷以爲是有司之官宜然不加異公處盛明之世執已惟恭正無所依注擢補何寶司卿已則以公附高公攀龍是東林邪黨

請故僅陞工部主事蓋平等例也然公之爲人賢者莫不知之卒不可掩泰昌改元遂改授戶科給事中上疏言時文非貢試之所急師武臣馳驅廊廟而九邊巨鎮多不得人犀諸宸慮者在邊於是上警邊疏萬厤末年大司農部告匱內帑亦漸匱論者以爲邊事耗其一黃河耗其一天演加繁盛天下藩封所在億麗食祿不可紀又耗其一是三者既耗之矣其後三殿則又耗其一而其時方聚畜府庫爲三殿用新天子嗣位且無幾時萬國九州之大祉之不可不慎用以謹其始也於是上節用疏有新參非其人公曰殆哉於是又上彈新參疏其時朋黨則烈矣朋黨始自萬厤中年東林爲盛其黨實峻實堅固實蔓衍則爲盛賢人君子奔趨之公素學關閩之學當在崇安已卯秋大司馬彭公汝楠蜀撫軍陳公士奇皆以一經北面公簪事黃公道周亦以一經副車北面公陳黃二公諸生相少長以講學者其後皆爲東林人而東林之操權衡則無錫高忠憲公攀龍公附焉逆璫魏忠賢正奸政勢燀熱公料其未可撲滅難勝金壇太僕叔氏企愚公弼引嫌謝事公借其例歸里而異己相伐逆璫公內入萌芽出備兵汝南終人望相注擢補何寶司卿已則以公附高公攀龍是東林邪黨有旨即復罷逆璫在此時勢益赫然朝臣奔趨稽顙踵謁亟其誰處歟天啟七年烈皇帝繼大統即位即誅逆璫魏忠賢其黨盡誅滅無遺朝廷一時清潔東林之死其所殺者累累其附末已也公閉之在野根曰吾甘俾生耶皇甫威明恥不與黨人列范忠宣不背異司馬免多不得人犀諸宸慮者在邊於是上警邊疏萬厤末年大司農部告匱內帑亦漸匱論者以爲邊事耗其一黃河耗其一天演加繁盛天下藩封所在億麗食祿不可紀又耗其一是三者既耗之矣其後三殿則又耗其一而其時方聚畜府庫爲三殿用新天子嗣位且無幾時萬國九州之大祉之不可不慎用以謹其始也於是上節用疏有新參非其人公曰殆哉於是又上彈新參疏兩尊人皆哀老公遲回子舍不仕及卒公年已近七十竟不仕庚辰朝臣何不忘公冢宰鄭三俊疏公實奉旨起用公卒不仕當烈皇帝既誅逆璫亟其黨東林諸君

子還聖明釋憤噬鼓播拔引攻擊奮發二十四氣之號起天子又震怒相乘之素勝而卒擯斥是則又見之東林公之不仕則又在此公之節義著東林其不得有爲於其時亦在東林公蓋以東林相終始云公本負有才器諫垣風節人望凜然自爲知縣微臣卑官亦即大造百里南安處衝民苦徭役縣無官役獨罷困本邑歷年貢之民公至悉除之大吏以公南安之治優調崇安其地較南安大衝要又多水患水常潰城入或大入滿街巷蕩廬舍人民飄去者數見公禦水如禦敵多方遏之不使水得入民遂患絕尤深廣溝渠高橋梁絕水患遠

咎猛嗜盡肉垂天之雲罷樊踶踘妝水沈埋司卿顛伏又皇皇節用則急凡此大政本根政府敢忍匿人敢畏罪罟新參彈文曰噤不吐我職謂何遂奮如虎鴟鴞聲鼠器鳳凰鳴矣廷階標標何者當先公據在昔山河一寸雖金莫敵斷左臂去公如有失公之廟謨籌邊其一其事則軼憂之如官時公學益深關閫日講論學宮士之貧者割田三百畝贍之又割田贈宗族等其數有庭訓十義皆本經傳爲要言云公諱孔吉字敬勝號亦步自在史是用作碑永銘斯里

故吏部文選司員外郎陵黃公墓表

春秋有黃人考古陸終氏受封於黃卽春秋之黃人也當時江潼間諸侯之國楚盡滅之凡二十一黃與焉子孫幾十幾人讀公狀想公之爲人信乎其昌後者與

銘曰

於赫東林藪天下士天之命哉國運視是溧陽誰附嗚呼史氏彼忠憲公公與不忒斗柄高張飛騰羽翼公曰何往吾其把臂當在百里諸生師事左右執經多大儒器鳳凰鳴矣廷階標標何者當先公據在昔山河一寸雖金莫敵斷左臂去公如有失公之廟謨籌邊其一其事則軼憂之如官時公學益深關閫日講論學宮士之貧者割田三百畝贍之又割田贈宗族等其數有庭訓十義皆本經傳爲要言云公諱孔吉字敬勝號亦步自在史是用作碑永銘斯里

故吏部文選司員外郎陵黃公墓表

春秋有黃人考古陸終氏受封於黃卽春秋之黃人也當時江潼間諸侯之國楚盡滅之凡二十一黃與焉子

孫失社稷散在四方各以其國爲姓毘陵之黃氏其一也世遠難稽斷自宋始宋高宗紹興中福建邵武人以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謚簡肅諱中字道老爲黃氏巨公其詳宋史載之中生叔暘諱升升子七人有灝者官常州郡守時叔暘在叔暘以詩名舉進士不第弟叔獻第官失考叔暘以灝故同叔獻就養常州之新庄後家焉遂爲毘陵之黃氏至國初諸夏廓清其前海內名家大族憂危包恥畝畎市廛莫敢表異至是皆吐氣黃氏遂著其在叔暘之系是爲景昭公景昭公生本庸公本庸公生樸庵公諱偉太學生偉生菊莊公諱大安以義登承事郎歷官楚王府長史司右長司大安生鶴汀公諱彝太學生彝生文峰公諱萬鎰萬鎰以諸生與弟柑園公諱萬善各以文聞當世萬善鄉闈獨得雋然萬鎰之文自冠一時也萬鎰生雙津公諱有度鄉飲賓有度生際庵公諱用中太學生用中生二子長曙台公諱肇徽贈大常博士肇徽生二子長卽公公諱襄字贊伯別號牽行公失怙特早母贈孺人呂氏沒時公方三歲撫踊郎能如成人外大父振憲公絕憐愛語曙台公是兒異他兒善護之矣十四又卽葬父哭父之苦又慰母抱弟母後母封孺人吳氏弟則同母舍仲公諱章後諸生讀禮之後折節讀書大父以公異專爲篤塾事延同里嶰穎吳先生中嶰爲師業既成一時聞人皆願交公公特重江陰仲達李公應昇砥礪名節不苟取志願其後嶰穎先生官宗伯殉難死仲達公在熹廟間抗疏擊逆璫不中詔獄死仲達之死也公以詩哭之曰文章非敢後忠義已輸先每對人稱道卽感慕欲泣哭先生之死在公後公不見也天啟辛酉舉於鄉崇禎戊辰成進士辛未授太常寺博士公到寺謂其所官官軍門甲士蓐穀牛羊豕鹿諸商人壇道士惟予司祀事不敢治所缺祀事祀犧牲大在蓐穀蓐穀大所官官軍侵尅門甲士不職怠放他軍得盜取又商人先奄奠楚王牛羊豕鹿失肥竭不足蔽器祀事天地山川祖宗先師孔子朝廷之所以祀者其重何如則吾職何如於是核奸弁一人立置之法又神樂觀奏樂器如琴瑟器毀絃不可奏奏亦歌辭不上音與乖舛鐘鼓則按節止此耳公曰天子執圭幣見上帝諸降神神聽降福永言配命蓋音律協比氣應精聚今者但隸其舊廢者不舉不合法律官不得守伶人不敎罪也乃考厥舉書參合諸說日與諸樂舞生講論辨晰無有懈癸酉春不雨至於夏天子避正殿撤樂減膳禱於南郊猶不雨竟步禱公念

上軫惜百姓請命帝天憂皇勞瘁自貶聖躬乃夙夜壇
廟恭督祀品私署不一入在寺員秩滿例當敘其時皇
帝礪精圖治亟亟人才而謂銓曹者人才之本尤嘉意
簡用公隨事敬勤廉白著已廷臣謂銓曹之能以當宸
慮者在此於是擢公吏部江南司主事吏部提熱柄積
書吏病深不得拔大奸巨猾又相與表裏而四司一季
一轉莫繇久測莫得治犯科者在飽而颺去公知之曰
此壞天下賢路之根本也會科臣上疏請吏部司官久
任得俞旨公喜謂自是清本源有機乃以擾奸剔蠹爲
已任黎明入部夜歸邸每遇一事如理盤根務得其肯
綮來患蘗盡披剝其狀每當選卽卑官下吏亦不敢苟
忽其人常語人曰苟社稷是賴吾不敢愛惜其瘁躬矣
自視事以後閉門謝賓客親戚故舊不易假一面性復
狷潔人益難近至今稱名吏部必曰黃公謂公也其後
謗議卒起奪職下所司勘驗無有實得復任無幾時亦
卒公在寺癸酉鄉試分考順天在吏部丙子主考河南
其所得士多有名人其吏部所擢用亦多有名人後多
顯爵至公卿亦有爲國家樹勳績以才望著聞者在家
爲諸生爲孝廉多讀書外舍他郡縣就勝友先哲驅馳
若不及不數內顧而英頴有文彩亦復篤實有叔穉曙
台公欲以先所遺來之業三分而隸之公兄弟將與其
叔並公請曰叔父行也安敢與並卒辭爲官七載凡所
得祿必分之馳歸給族人作書曰是君恩也在多寡其
勿計矣卒之日無不出涕公生於萬厤甲午卒於崇禎
丁丑享年五十有四娶唐氏封孺人子三曾志曾憲曾
慥又女二其孫曰其武曾志子其祉其祚其禧曾憲子
其式其戚曾慥子孫女四曾志一曾慥二其曾孫四世
錫世鑾世銓其武子世錄其祉子公爲郡名門子女蓋
名門子女蓋其族敵也李長祥曰黃氏至叔暘叔獻其
系分而爲二叔獻之系別有載合之叔暘之系奕奕江
南間陸終氏其世如此久矣哉又盛焉公之子以公狀
乞於余次序之著之墓墓在某里某原以某日月卜葬
今幾年矣無表之者余表之云
故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溧陽史公墓表
公諱餘道字有中號步洮漢之溧陽壯侯其祖也歷本
朝永樂乙未進士建寧知府崇祀鄉賢曰常是公五世
祖又三傳清苑丞崇祀鄉賢曰嘉是公父清苑公生子
六公序在四長於公者嫡出少者同母庶出勢相壓清
苑公早卒常困公執弟道愈恭亦屢莫得吐氣以是產
不敏居室不蔽風雨舍豢茹茶鄰里鄉黨戚戚且加憤

然賢公公力學益勤苦膏火移日分夜而學根據經傳事關閫毋之所處其巽下久矣家又貧對三子淒然至是知公之能有爲私自喜公學益進數奇不第遂已遂專事關閫兼課子公生三子長卽尙寶寺卿中萬厤己酉鄉試庚戌進士崇安知縣戶科給事中陞寺卿亦步先生公以之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者也幼時趨庭公曰以是兒才器吾門將待之而大矣久之尙寶公遂第歷官顯焉公遂膺封典始封以知縣再封以給事中當再封尙寶公立朝風厲輝赫正直不阿一時憚之東南諸縉紳先生之同朝與在里欲有干不敢干則干公公卒某年月日享年九十有四葬某縣某鄉襄州李長祥爲之表

故吏部文選司事吳江趙公墓誌銘

公諱庾字渙之號大庾先世宋漢王後有原一公者來吳江隱於花園村遂爲吳江人五世一谿公里選巢縣尉牛江公寬以經義應禮部試象江公宬鄉薦列廉州子慕江公稽有子五人次棠泉公世華世華生吉甫公士謙士謙少孤依同母女兄澱湖楊氏長娶陳氏生公公又少孤從母依外家六歲復從母依楊氏曾叔祖某友愛憫棠泉公後衰鞠育公最篤子蓋庵公貴顯承親志撫公奉命關西便歸省乃取公還母陳氏卒復孤苦蓋庵公爲之娶又授田五十畝始得自立折節讀書舉也公自少時來孤苦母艱難公常暗流涕其卒也哭之數慟哭嫡母如母三兄無後者二有存者弱不能自振是知公之能有爲私自喜公學益進數奇不第遂已遂起公保愛存恤俾得立家室先諸生時重負文名及其專事關閫兼課子公生三子長卽尙寶寺卿中萬厤己以子貴惟講學與父老見勸農功揖讓宗族親舊鼓善良抑強禦凡近公知公名雖在貴游子弟莫不棄跡弛軨軫帶嫁娶之不得時者有助有餓人輒廩之布粟酒漿日出門皆有禱其尤與人之嚴治者在禮里之祖侯靈濟祠歲時祭祀必恭必愼鄉人化之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九十有四葬某縣某鄉襄州李長祥爲之表

於鄉成進士繇知縣遷行營禮部儀制司主事改吏部文選司主事而以僧終焉其讀書在多難之際每有感悼歌哭繼之見遜國書至雪庵和尙補鍋匠輒潸然泣下及至從亡諸臣流離相翼則曰凡人委身爲人臣不幸社稷傾覆不可挽卽不能死何可又委蛇假隨時安裕變易則尙當如是爾交友紹飛揚虛譽類少年談忠孝意氣亢激評論古人過詬厲常非之國家大計措之觀爲已掌握事尤非焉日書生出言當實量已之所能爲不當徒縱橫其口飾已欺人異日或有權勢誤蒼生正坐公等矣其舉於鄉也在庚午是科南場多有名宿士公與焉而公沈潛不喜事有習勞苦能砥礪之人則相與敬友不苟徇也其成進士也在癸未公廷對名次應知縣未至期部假歸里歷甲申國變南都再創天下想望有任知縣其任知縣也在乙酉當南都再創乃爲奸相秉政排棄正人公無意仕進憶一生奉養之缺失封典益恨乃選福建甌寧縣時朝廷惟奸相之所爲政事錯舛出使無節有中官奉命至閩橫倨公不爲禮中官怒公折以大義乃己乃反孫謝南都又變遣兵諸路暴肆攘財物掠子女百姓驚憂奔竄公多方守視嚴閭巷嚴陣潰兵望風他引去不敢犯山谷奸竊乘機竊發公授計鄉民攻圍擒斬威之所立震懼相保父兄爭縛其悍子弟投之水中亂乃定其爲禮部也在丙戌先是甲申南都既變福建又繼創公召見行營奏對皆關切時政有忠愛二字之褒後行營駐建寧公復入對言民可安不可擾公蓋以國勢之艱土地褊小民方憂危當定其心志使之無震動故一切行事皆與民休息貴倖近侍一無所饋貽兵衛一無所遜狡厲之匹卒服其清強終不得以非禮相加而不激不隨行營徵貢未嘗缺乏司農賢之具實以薦得減俸半年是歲六月遷禮部七月冢宰又賢之又薦改吏部當六月值鄉試公同考試得士十人出卽遷禮部卽改吏部方力任引拔有用之才爲濟艱難用忽以邊行蹟遂疾瘵不能行乃假入高陽山調養而福建亦遂變公遂爲僧矣其爲僧也在丙戌之九月中福建既變公痛哭曰無望矣乃薙朝服北向拜畢卽去髮見之者皆哭有勸之且止者公曰吾審之至當而後爲此何再計耶卽衣緇衣食蔬食出沒建寧山巖野寺間既繇信州抵山陰渡錢塘來杭州既復越州天衣寺丁亥春歸吳江既復他之住隆池之合流庵既還家既居湖岸上戊子春至報恩既守隆池墓舍已丑夏在報恩既遊海門庚寅春自海門歸

既仍隆池既鑿巖既天台既國清既又八佛庵辛卯冬來鑿巖同繼起將至至黃家渡舟覆溺焉公幼孤苦即小試輒抑連歲荒益貧窘亦庵公授田又棄其半篤葬事鄉試售矣又久之乃成進士其成進士也又不得即仕至南都再創乃得仕仕又無幾何時即又變然公沈潛即艱難亦不以喪已意而尊人墓在山巖多在山中笠履相續因盡歷諸名勝常自負一囊獨經武林渡江探禹穴登秦望山諸處所識皆一時之曠代賢者而尤與僧宜也鄉試出熊魚山公開元之門會試出巢軒先生之門國變周殉熊今爲僧尚在壬午面天子劾首輔廷杖下獄後爲僧師繼起曾過孝陵不拜三年喪奔歸不拜不哭蓋誠一於佛以爲佛之教如是則如是也熊師繼起公爲熊弟子後亦師繼起公則異是隆池之墓舍見之矣然竟有得於佛僧徒尊之如繼起公益尊繼起黃家渡之變當舟覆時旁舟之來救者識公公大呼曰且救和尚於是繼起得出水公死一云舟將覆公謂繼起曰機緣至矣及覆繼起得舟覩倉皇授公公不手接竟死越一日得公則卓立水底公行狀亦云然公娶王氏生子二長曰游次曰澐澐今鄉試雋計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得年四十八將卜兆於吳縣光福山梓里之旁謀所以銘公澐曰非夔州不可於是以幣來長祥於公爲同年友義不可辭遂銘焉辭曰

嗚呼趙氏生傾覆秋昊天失經聖明何尤孤閽雲荒神龍飛渥轉盼墜地決起無諶我公在斯痛摩其頭割之不能抑又何求乃服緇衣一缽以去觀者抱哭絕口不語但顧謂兒爾歸養母我何氏人尚守妻子口食只蔬過斯即吐何恤其躬聊以代死高者深者山溪水濱但與世隔一草皆親萬有濯磨果返其眞泱泱水中何魄何傀我誠仰止爲公作文片石藏之萬年其存

和憲先生桐城方公墓誌銘

公在江都疾召門人李長祥於毘陵至謂曰吾疾亟若不復起跡吾墓時應銘法吾顧今海內之以文名人吾尚女女爲吾爲之也長祥拜手前曰先生旦日起當毋見之矣然公曰何傷且曰即爲之限以十日吾欲一見而後瞑目也於是述其氏族之所繇來其祖宗之有德胎後人積厚而流光以及於吾之身也則遂謂之曰吾之一生其立身也若何其如此其立身而與人也如此秋俊矣在春官選爲簉仕其若何歷官若何天子相視之若何吾其如此天地變矣世界更新山巖舊德江湖達者莫不望與朝之世趨焉吾其從茲焉吾又如此而吾一生

之患難居多其有非常之患難是舉世人之共之者而
別有患難吾則當之隨亦復已焉吾如此言之畢又曰
吾嗜詩詩之與吾得到焉其奧之所至吾莫不得到焉
女爲吾大泂徹其所以者著明之又曰爾闢佛者也吾
實有得於此爾毋以闢佛者吾闢之佛亦惟女著明之
長祥再拜手曰謹受命未十日而先生卒然亦未始忽
爲之也且先生口授世系余不能卽記憶今踰三載長
公以其狀來而公口授時長君外在不得聞爲合之而
文以成公諱拱乾宇肅之號坦庵先世黃帝後雷封於

防遂得姓方氏在周有方叔在漢有聖公在唐在宋聞
人累累而宋世有自廣信遷鄱陽自鄱陽遷徽州者遂
世爲徽州人其季德益公始遷池口再遷桐城與徽州
之方氏分德益公之後遂世爲桐城人至洪武時太祖
定天下已卯鄉試伯通公諱法舉爲官四川斷事北平
靖難兵起南都再定鼎天下來賀莫敢不署名四川斷
事獨不署名天子震怒逮將戮之不肯辱檻車至望江
死焉妻某氏保孤懋恕歸守四十餘年以節終懋克自
振於鄉生子五廷璋公諱璠其季也璠生圭圭生綱綱
生夢暘夢暘生起莘公諱學尹是公祖封推官贈御史
妻劉氏公祖母封太孺人學尹生仲含公諱大美是公

父萬厤丙戌進士歷官大僕寺少卿贈中憲大夫資治
尹妻王氏公母封孺人累贈太淑人亦生子五人公亦
其季也公萬厤戊午舉人崇禎戊辰進士當熹廟時逆
瑞竊國政天下奔走人才爲其污壞新天子卽位加意
人才尤重在館職是科御製題考進士於東閣下公奏
卷當天子意選取庶吉士第一隨以太僕公葬事告歸
久不赴闕鄉黨宗族趣之公曰在昔神廟江陵當日館選之後歸
治上追之古比之成康文景考江陵之本厚矣吾才敢冀上
家讀書幾二十年始北赴秉政之十三載後
位彰巨勳學則當勉礪效之故遲也卒延之

歸朝除編修歷左春坊左中允左諭德掌司經局奉命
冊封楚藩楚流賊大創目見憂之乃條奏八議其要者
在抽客兵律將帥蓋客兵借救援名恣觀望當慎簡能
將目死士隊授之若諸大帥貌朝廷命隸節鉞之臣倨
視之莫可如何十餘載用兵甲士牽數省歲報戰數十
百皆無實績坐此故公言之其尤要者在守潼關時中
原破裂三輔儻屹然猶可據上勢下壓而要害在潼關
此虜賊得斬進天下亡首國家殆矣至此公則切言之
其後賊竟從此一路入秦奪大河潰北覆社稷卒如其
言復命過山東軍旅事大警不能前德州守臣雷公演

壹捌玖冊 102版

法書名最嗥不暇給乃作賈胡欲難之止其來以幣請者益眾不可得止因號賣字翁當在大荒外家散失江都漸聚七十之期諸子諸孫諸重孫親屬門下士揚州城郭街市喧闐輻湊動搖月餘蓋盛矣抑百鍊者與公大略如此其在鄉黨宗族家庭有狀在而公任長祥以銘切及其詩與解佛長祥又次序之曰公七歲口吟即成詩自是壯老總啫詩詩自三百篇離騷以下及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莫不博取其華會通源本凡天地間之名象器數日用小物無不收之於詩經訓微言皆發之詩古今帝王興衰治亂上下褒譏欲歔欲語皆寄之詩

其在自身之順逆平險好惡哀樂祖宗功德之發揚子孫訓誡九州風謠里俗草樹山川無不著見之於詩所著有樵和集十三山遊草思溪詩職草職餘草滃草宛在集白門稿小草使草又有錢鞏集何陋居詩又有甦庵集常與浮屠遊曰我心佛離心亦佛其寬見深矣夫人亦解佛公友人爲公作文謂經史相對如兩學士佛書相對如兩頭陀而旁通廣大條貫自一著有儒辨雖旅進旅罷終進之公七十長祥引以爲言公喜謹倣其意變文書曰和憲先生桐城方公墓誌銘成公志也今傳爲江都疾未常一日寢之牀祀先猶必拜跪成禮遇忌辰猶感慕出涕卒不復起喪事怡畢諸門人再哭之遷主前嚮議私謚或取正道二字李長祥曰不然先

茶馬御史之漸公孫女舉人某公女曾孫女九人俱幼公生於丙申夏四月三日卒於丙午夏五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一卜葬未得吉銘倘無期公治命屬長祥豫爲銘長祥違命已在公生前故茲不敢緩得疾即疾成之銘法書官考許衡集賢學士國子祭酒沒時謂請謚夫人亦解佛公友人爲公作文謂經史相對如兩學士但立石書許衡之墓足矣許衡一代名儒從祀孔子廟

黃帝之後雷得其氏造防者誰有先斷事定鼎又南總

之一姓萬方臣庶莫不受命斷事公悲蹴我后我署名忍之顧思何可乃轞車徵至死不辱入江不化不號以哭本之載矣蕃我斯裔公卿大夫光之世世大嶽焉加又有我公形國形家抑又不同家之考祥古倫古訓其在於國地義沈盡青宮睿善公功殫斯又經筵班帝德資之入議要章據匡時策具錦奘如聖明不惑於戲我公眞聖者弼恥貨其私稟故無失昊天不吊哀我公哲南土翱翔弋人莫得童牛角馬貌身徒然視龍變化稱大人焉中邊何憎殲殲大荒夫有道者不即於涼江都潔區是其止處生兮死兮在此何惡孫孫子子象公不

已片石文燃唐矣夫子

故文林郎戶部主事周公墓誌銘

公姓周氏名世臣號穎侯宜興人萬厤壬子生崇禎己卯舉人庚辰進士今之乙未死蓋不得其死者然有以死者也孫吳尚書射僕東觀令太常卿大都督章浦亭侯晉元康間爲大臣周處公之遠祖以觀於公何與異耶公能詩公之父亦能詩公每趨庭則屬和以是相樂焉常和鵝詩自快於口之吟竟似其父詩蓋謔失謹云鄭人以是議公公之以詩累如此嗚乎公太父某父某娶某氏生二子坐沒上元胡氏歸其柩葬於某之原長

祥爲之銘銘曰

上天有顧荒荒失經蠕蠕之動猛虎其行老鳳學雛去毛於巢豈不欲飛其飛不高哀我人斯咿咿之子鼎中有火焚之於木闕闕之衢牛馬之車蓑草之棺忽焉不知柴市之右塊魂是載是居是寢吾何公咎帷帟蒲葬黃口白草毫末之等何慮難老掩公斯土萬年於斯山河之依無長懷悲

故文學葉公妻車氏合葬墓誌銘

葉氏合肥人太祖時都督諱遇清者是公始祖以功世襲指揮衛高郵遂爲高郵人其初衛高郵則子仲榮仲

榮生以信以信生傑傑生春春生庶庶徵庶徵生四子長子公仲子也妻車氏車氏始祖某永樂間給諫十數傳至文學肖龍公以其女歸公公武臣後貧性武如祖然反不講武謂人曰高皇帝定天下於馬上而隨事詩書漢高祖下矣今觀三百年文治煌煌唐虞三代而皆經緯於高皇帝一人之手在廷諸臣雖蕭曹陳丙何能助益蓋創業與守成之巨烈兼之古未有也夫大聖人武而即文勳臣顧不能爲子孫者弓矢介胄不識字以爲吾祖之緜來如是不敢變爲非聖天子所以期望於功

臣後之意矣吾恥之於是折節讀書其所讀大要取於經世而天資明敏兼人目之所過即得之隨補諸生有言公軍籍者公曰吾祖高皇帝功臣非靖難諸人比也何可易諸且歷文皇帝而名節無有敗凜凜然至今猶難矣未幾風濕艱步震歎曰是中有鬼使我不得光大前人者爾也鬱鬱不得志遂棲居自浩樂終焉妻車氏相敬公兄弟合爨姒娣之間車氏至性相與感公恃之得與久合爨無所屏公少孤母鞠之艱難及冠娶車氏母知其賢喜曰吾佳兒佳婦耶車氏卒能如母言與公事母孝謹異常高鄰之人今稱之無閒然母戴氏節毋也人以爲葉氏之一門節孝全云公諱道長字觀復娶車氏生二子長震次雲皆諸生三女一適李氏潅孝廉一適某一適某亦皆諸生孫某震子某雲子合男女孫共幾人公生於萬厤丙申卒於崇禎辛卯享年四十有九車氏生於某年卒於某年享年六十有六卜窀某所得某年某月日合葬焉予過高鄰仲子雲以幣來泣予乞爲銘子曰功臣之後能讀書尚氣節其婦順焉是宜銘辭曰

有人儒冠乎戎功開茲耶君子夫婦順其有章而不可以沒諸吾見其有牛歟之宮將萬年焉歸與嗚呼

無錫鄒翼楊妻曹氏合葬墓誌銘

無錫鄒氏有聲聞著溢於宗族鄉黨其郡邑好德之士俱稱道不絕以迄於遠者曰翼楊公公以某年某月卒卜兆得今年之某月日葬於某所其孺人後公終蓋某年月日也至是將合葬嗣君以其狀來泣予爲銘子考公狀蓋篤實君子也當就塾以儒術不足以有爲於其時薄之遂不治父少楊公亦特喜同母伯仲兄有兩弟則異母少楊公常爲營室不逮伯兄與公公割私所廣之少楊喜曰何善會吾意如此少楊常病胃獨倚公卽快繼不起延視息之狀殆不堪聞母亡亦復然愛伯兄如伯於兩弟體少楊意無分別愛諸子侄備至仲兄子濬舉父喪卜兆於公之地濬不以直請公叱曰汝思喪父吾獨不思葬兄乎濬有他變累公兩子囚首縗足旦夕斧鑕幸脫公已傾產繼濬亦脫公則抱頭泣涕痛骨肉再完卒未常以傾產之故不悅於心凡一家之中前之長者後之子弟一鄉一邑之中前之長者後之子弟之長者後之子弟讀書者惟教以無躁進但須涵養德器以培之也生平

病胃遂至不起幼時事佛及漸謂諸子曰吾於此一條路明明白白無所怖畏無所繫戀切莫作佛事我生平工夫便是實受用蓋竟了悟云公諱嗣緒號翼楊從其父少楊公號也父本過姓出宋徐王郡馬孟王公後世居淮西自孟王公扈蹕南渡遂留居南塘二傳爲孝廉如珍徙黃藥里十一傳鵬及成化進士同廊鶴鵬生魯嗣鶴齡生尙勤尙勤生體利是爲公祖體利生少楊公是爲公父對楊翼於嗣無少楊公爲嗣遂易姓鄒氏鄒氏自始祖浩爲宋龍圖學士再傳徙無錫爲無錫有鄒之始至對楊公諱明良萬厤癸酉舉人歷官工部郎中及少楊嗣之娶錢氏生三子又側出二子公行三錢氏出娶曹氏生某某曹氏世居望亭父某母某生曹氏歸於公公與愛敬四十年如一日其事翁若姑與公始終焉銘曰

惟鄒之系實系於楊奕世昭休儀家儀邦惟公嗣之

以下原闕

李母彭孺人墓表

二曲中孚李隱君抱濂洛之學遊毘陵夔州李長祥與同人講易得見於琅霞子之論世堂告以將返矣清明之期恐遲之誤掃先人墓也因流涕不已曰吾母以中年當先君子殉王事於百夫長既早歿又貧卒至於飢寒死也吾於當今學道諸君子素知有關西李隱君今聞其言又仰止毋云隱君遂出諸名公爲其母之紀載毋姓彭氏歸李公可從李公壯士逆闖亂中原制師汪公喬年奉天子命征勦本郡丞孫公兆祿監紀以公往汪公以爲百夫長天子才汪公制師之汪公才孫公監紀之孫公才李公往之汪公且才李公百夫長之其相與爲用如此時崇禎十五年春也師抵襄城北汪公死制師孫公死監紀李公亦遂死百夫長母聞之大叫號痛哭卽欲殉公家人挽之不得惟守視之而已莫可如何隱君至是痛父且痛母家人曰母殉公以兒如此必殉母母自處得矣兒且殉李氏絕也母乃已而家門單赤卽四壁非李氏有有言隱君姑給事縣庭爲菽水計者隱君泣涕以爲人子之事親必以道不以其道雖萬鍾罪也況給事縣庭何事不辱母乎吾辱以辱母吾不爲也吾母亦不令我爲也母果不令爲之隱君得行其志而貧窶日甚不能支鄉人相歎息謂莫如母之再適人則溝壑免爾不然與兒之命懼不可保也母垂泣謝之卮飢寒強支隱君年十六欲就塾貧不能爲贄不能往塾師亦不納隱君則自學久之有悟乃屏除科舉文

字學濂洛之學遂成名儒關中上官倾動皆相尊禮其
北面事之者眾也亡何母病隱君侍疾至接糞溺以辨
重輕輕則嘗稍餐或重卽哭卻食母卒不起其諸葬事
則邑令臨安駱公某並諸上官爲之母生於萬厤己亥
年五月二十九日未時卒於乙巳年十一月十七日辰
時葬於邑西古城長祥爲之表曰先王之教婦人雖處
屏間事莫與焉其言動以鄰里之不得見聞者爲貴也
以是爲婦人之德他莫稱焉然相夫教子之際昔之人
亦常稱道不絕夫亦不沒其善者是人情矣李公從王
碎首著義義士服之海內之學士大夫書之母之痛在
此壯士之榮正在此此壯士之自能不朽於天地之間
者若隱君之成則母之教矣當鄉里人勸隱君之給事
縣庭隱君固不爲然使母或遺爲之以隱君必奉母命
不敢違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
大隱君奉母命則辱身不奉母命則不孝將何以處此
母則卒不令隱君爲之隱君乃得以卒不爲也母之見
大哉夫孝始於立身今隱君之能立身成道德之士爲
儒者孰使之婦人之德以無可稱者爲貴若李母余又
惡能無稱之與嗚呼賢哉

周副使惟觀母墓誌銘 存銘

周氏之母爲太恭人遵化產焉實在名門爲婦爲母迄
曾祖母四世著賢不替純嘏三雞翩翔一雞天飛垂天
惟雲彼翼似之江左江右大嶺之北皆奉母來皆在母
側在闕名孤舊聞不已仕兼之學碩文皇只有孫繼賢
北高燕山斗酒橫文南土震焉惟天佑之寵斯孫子他
則惟賢乃悲妖死惟太恭人生之多哭貴者一人其願
亦足皇天顧德匪德不厚孫孫子子佳哉茂後今在某
所降神之山舊史銘之萬年攸安

楊修撰夫人吳氏墓表

今歲十二月楊修撰靜山公夫人卒一載餘修撰卜兆
二子以幣副狀泣於予求表墓所修撰爲予同門友又
多難與俱不可辭又予曾以難故奔昆陵修撰他去夫
人使使多方周旋亡名之困乃得贍給全於郡之龍興
寺恤予禍患不計予禍患之相累使修撰爲之無以加
此狀中顧不錄夫人事實載在狀中者但有闕略僣文
飾可知也予於是樂爲之表表曰夫人姓吳氏吳昆陵
望族夫人爲參政昆麓公孫女爲楊氏冢婦殿肩公女爲楊氏冢婦
初舅姑爲修撰議娶婦以爲莫如吳女善遂娶之及歸
以女子時之事其父母者事舅姑無不善事修撰又善
養畜諸子女諸姪諸姪女又善父母之黨舅姑之黨修

撰之與友相待之以寒暑以凶荒以嫁娶又善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夫人之猶篤意者在此此狀中具載可共見者修撰兩年來則與予浮舟吳水水之止山之下醉眠抵足莫不感歎欲獻爲予遊夫人事實如乙酉年天之禍變又見於南修撰負父夫人負姑茂草深蒲分路竄伏而親疏少長多趨夫人較修撰難矣丁亥長江萬帆捲水飛聚建康征調朝爲行人暮卽白骨修撰掩其死者活其生者夫人相與勉礪繇是鬼不哭野家多歸人辛丑春不雨至於秋田之土枯乾牛無所用饑餓之子張口欲言身已仆地修撰設粥賑救夫人助之傾藏不足典質以繼典質不足稱貸以繼修撰之所爲夫人爲之夫人之所爲修撰爲之必相成焉修撰又爲予言甲申以來家之患難往往不免夫人不以爲憂及子女暢茂福澤頗繁夫人自對人反危語相懼勤勉飭眾樸質爲儀其有加此者在一一須禮也今傳季子之師捐於館家之人將鑒凶門出夫人知之謂曰師之尊與親等當大開正門公然以出何凶門耶修撰悅服夫人之行事必以禮類如此凡此所謂德也婦人之德以婦人女子之皆可行者爲盡善故先王立教閨閫之內務平平無奇其著爲女則不過事舅姑相夫教子和六親止矣後世先王之教不明風氣衰薄婦人女子聰慧炫美乃有倘奇行修奇節者學者稱之載傳記以竦異人耳目於事舅姑相夫教子和六親反恥泯無聞是以事舅姑相夫教子和六親之不足道而胥天下婦人女子之化爲怪異也以觀於夫人抑猶有加此者總之相夫之本事撰於女則總之無加焉所謂盡婦人女子之皆可行者而夫人獨能之嗚呼賢哉夫人有子二人長曰某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某氏次曰某少未娶有女五人皆嫁名門爲士人妻夫人生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卒得年五十六以今歲葬於郡六十里之謝莊修撰念夫人特甚卜兆詳慎最後得謝莊或曰吉從之

陳母方太孺人墓誌銘

癸巳予在南都檢討方公以曾相與言振古以至今忠臣孝子難言之有忠臣而誤國者矣無孝子而誤家者古之至於今盡然也因言吾方氏有祖姑封文林郎陳氏禰石先生夫人禰石先生德教易桐人而尤著者在撰悅服夫人之行事必以禮類如此凡此所謂德也婦人之德以婦人女子之皆可行者爲盡善故先王立教閨閫之內務平平無奇其著爲女則不過事舅姑相夫教子和六親止矣後世先王之教不明風氣衰薄婦人女子聰慧炫美乃有倘奇行修奇節者學者稱之載傳記以竦異人耳目於事舅姑相夫教子和六親反恥泯無聞是以事舅姑相夫教子和六親之不足道而胥天下婦人女子之化爲怪異也以觀於夫人抑猶有加此者總之相夫之本事撰於女則總之無加焉所謂盡婦人女子之皆可行者而夫人獨能之嗚呼賢哉夫人有子二人長曰某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某氏次曰某少未娶有女五人皆嫁名門爲士人妻夫人生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卒得年五十六以今歲葬於郡六十里之謝莊修撰念夫人特甚卜兆詳慎最後得謝莊或曰吉從之

陳母方太孺人墓誌銘

癸巳予在南都檢討方公以曾相與言振古以至今忠臣孝子難言之有忠臣而誤國者矣無孝子而誤家者古之至於今盡然也因言吾方氏有祖姑封文林郎陳氏禰石先生夫人禰石先生德教易桐人而尤著者在撰悅服夫人之行事必以禮類如此凡此所謂德也婦人之德以婦人女子之皆可行者爲盡善故先王立教閨閫之內務平平無奇其著爲女則不過事舅姑相夫

生日父所愛愛之他何計爲當時成父之愛在先生使先生能成父之愛夫人或不然即先生亦不能行其意也蓋先生在外而主之乎中者夫人也主之乎中者在夫人即先生能成父之愛亦祗能成之於父之生前父沒而有不能行其意者比比矣則姬氏之能終得之於先生者誰哉檢討之爲予言如此檢討留世之高節人也其所言必果然爲世之推重者予以檢討之所取取之矣今之辛卯予在南昌聞有桐城進士言古文辭者亦在焉予將往之未幾來則陳公焯拜手欲獻爲其母太孺人徵銘太孺人磻石先生之夫人檢討之祖姑而方譽子公諱雲旅女師鑑未聘臺略出輔鑑未聘陸講出乃引他人中有脫文曾孫六人齡鑑聘明經吳式昭公諱德音孫女文學吳天睨公諱驊女軒鑑未聘堂謀出文鑑聘已丑進士侍讀學士方樓岡公諱孝標孫女文學方譽子公諱雲旅女師鑑未聘陸講出曾孫女三人長字前庚辰進士翰林院檢討方鹿起公諱以智孫文學方位伯公諱中通子堂謀出次俱未字陸講基訓出太孺人既卒焯將焚卜於某年月日葬於某里之原長祥爲之銘辭曰

惟陳氏母爲孝醇婦太孺人貴又以子故出自名門同里方氏惟陳氏宜遂名而字素封者舅惟姑佐之惟太孺人抑又勤斯惟孝醇公力古克艱萃彼上資子舍裕焉惟舅惟姑造公則爾又有相者誰其似此天篤陳氏佑是淑德上之下之莫不作則尤其異者先世變姬其究安宅豈惟一枝蠡斯之羽我觀鳳雛有子出類德輝

特殊既且翱翔于飛翾翾母曰小子吾不樂是通籍則已歸乎來哉江潮風高長辭天階是誠遠引實教使然恭維作母信夫其賢桐人仰止頌之不替片石有文存之世世

吳氏墓誌銘

吳氏行二江北女子農家產也歸唐氏僕白順爲妾百順役江南不能數北渡渡亦卽久而江北善水草處又農廣一望蘆葦江南馬因牧之頗擾有數小雛擾百順與諸龍氏共相禦獨執百順載舟中去去速聞啜聲漸將絕吳氏號哭狂奔緣水岸上下漸不見呼曰是死矣乃卽水投之竟死踰時百順得脫歸歸而吳氏死矣子聞之加異會葬某所子不欲以其賤者略之也乃爲之銘辭曰

爾何人斯乃不有其身庶幾乎乃謂之死兮其永寧

晉懷帝愍帝宋徽宗欽宗

晉之懷愍宋之徽欽古今之奇慘而人共痛憤未有甚於此者也宋之禍陳東言之矣曰蔡京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則實徽宗之爲之欽宗又一庸主在位二年遂及難若懷愍則武帝惠帝啟之矣當王渾王濟之以劉淵爲可大用也孔恂楊珧力謂其不可恂猶

憂之齊王攸又卽于武帝前請誅之而武帝不從也及惠帝延之懷愍帝劉氏遂大創矣曜遂執之聰遂弒之也青衣行酒執戟執蓋何忍聞哉何忍言哉金人於欽宗逼之易衣慘矣此蓋甚焉悲哉且徽欽之北也高宗猶得相通問金人之流冷山之洪浩其通問使也又徽宗崩五國城朱弁在燕山服斬衰朝夕哭爲文以祭有霄峯冰天之語金人亦不罪其後二帝之喪俱得南來若懷帝愍帝則何如鼎俎倉卒萬國之至尊一時不知其委之何所矣猶有不同者金人之於宋敵者也劉淵當咸寧二年受晉左部帥永興二年冠軍將軍固晉之臣也及遷左國城遂立國號漢僭王位未幾帝位永嘉五年曜等陷洛陽及曜遂執二帝聰遂弒帝則亦已矣必青衣行酒執戟執蓋乃弒之嗚呼何悲哉今試放左部帥冠軍將軍之在淵何從來淵之得不死以有左國何故武帝不殺淵聰乃弒懷愍又何悲也今之論者謂聰曜已易世與淵異夫聰不常爲晉之積弩將軍乎卽曜之無與於晉然所以至曜之世有自來後世之有難忘者矣二帝弒之在聰其執之則在曜總之弒帝之人而總之其臣是有難言者劉氏之未可與金人並論也

李若水

宋靖康二年金人破汴欽宗奉降表如青城留三宿返隨又邀至其營侍郎李若水勸往金人逼之易衣以留若水抱持哭罵不絕口死金人曰遼亡其臣之死者衆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後人謂若水忠若水忠矣固欽宗之陷以成其忠者也而欽宗之陷固若水之陷之陷之矣若水則得其所謂忠者也死矣安得不忠乃欽宗陷矣若水安得不死若是之死而謂之忠哉忠在陷其君哉金人之再邀欽宗也何故夫豈其無故哉革曰車駕若往必墜其計唐帥亦以爲不可張叔夜又扣馬哭固

諫父老子弟之攀轅叫號者闔衢塞巷卽帝亦難之若水則以爲無慮而使之必出也有虞乎無虞乎以爲無慮也何故有恃乎無恃乎金人之不敢乎不忍乎卽恃我之有以全於此乎則若水之有以全於此乎萬乘何人以萬乘卽敵軍也何事而當時之敵又何敵春秋兩君好會必設司馬宋襄公欲霸會諸侯於孟子魚諫毋會襄公卒會楚於是執襄公秦昭王婚楚會懷王子蘭勸王行屈原止之不得王卒行秦伏兵襲於是執王若水之勸欽宗行與子蘭同子蘭特不死耳使子蘭死亦謂之忠乎子蘭忠則屈原不忠子魚不忠

吳革唐恪張叔夜不忠死者忠則生者不忠勸行者忠則止者不忠忠與不忠之分如是哉若水卽昧於往事其在眞宗時契丹內侵寇準請駕幸澶淵又固請渡河當時之軍威何如其盛故準亦得挾險策卒之萬歲聲聞契丹氣奪豈非赫赫事而孤注之議且起實亦危矣本朝臣子獨不聞乎況欽宗如靑城豈兩君之好會比金人據覆宋襄公之楚子楚懷王之秦昭王比又豈眞宗之契丹比乃輕於一出而得及逼之易衣抱哭以此何益懷帝有庾珉王儁之死愍帝有羊賓之死痛矣而無恨若李若水何如等死者也

縱之出不然矣其亦料宋室之何有人或變起矣前功盡棄矣可若何不然以宋室之易於喪敗如此則宋必無人縱之去必得復來金人固權之於此乎觀其宿之營中三日豈不相聚謀於是姑縱之縱之而再邀之果來矣至是則宋果無人矣遂侈然肆志並遍徽宗去其時太上皇后皇后諸妃嬪諸王公主附馬都尉六宮之有位號者皆行而欽宗之再至其營以至此若水卽欲不死得乎哉或謂城已破二帝將安之故韋妃對二帝謂金人恐不令兩宮得留於京師夫卽不得留爲人臣子安可卽無留計文天祥之言曰父母有疾人子豈有不下藥之理不可爲天也今以父母之疾不可爲不特不下藥且使之蹈死地以爲是終死者蹈之死不蹈之亦死曷使之蹈之何忍晉懷帝以出華林奔走長安劉曜執之愍帝則翹屑且盡肉袒銜璧輿櫬無能已非死地之往蹈如欽宗而欽宗其始粘沒喝已欲不遣離幹議遣之欲復立爲帝刻大碑梁宋間使天下人義之謂不絕宋後金人猶從容猶有可爲奈何若水之主此及逼之易衣抱哭以此何益懷帝有庾珉王儁之死愍帝有羊賓之死痛矣而無恨若李若水何如等死者也而有恨者也

王猛崔浩

王猛仕秦崔浩仕魏皆以豪傑之才遇知已之主而得爲其所欲爲顧皆赫赫異國然各有心人未之知也即人知猛矣未有知浩者也夫浩之與猛其心皆存晉宋者也猛至死矣思固之後其言於堅曰晉雖僻處江南正朔相承願勿以爲圖是有據者也浩則未有據夫浩更有據者也觀夫浩之族滅矣本以修史之故而史則與高允等共修之浩族滅而允自言其朕之直得不滅夫族滅慘矣罪大矣與他罪不同以其自言之直即得赦之魏之法何過縱也且允之言曰浩之所次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實多浩是允之罪重於浩也以其重於浩者一直言之即赦之是直言之即可以免族滅也則魏之當族滅者何人不踵允而直言之哉乃又觀之允之言矣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他釁非臣之敢知嗚呼是允之所以不誅哉則是浩之所以誅哉浩蓋常有異圖者也當太武帝之南伐也柳光世許以河北太守應浩此光世之弄在宋日言之者浩非與光世有密光世安得應浩且安肯無因指浩謂已之應浩然則魏主蓋有內懷疑者矣而魏主之懷疑也必揣浩之爲我國重臣顯誅之必人心搖動且爲我心膂臣我顯誅之江南人必謂我腹心之有攜貳而窘之則釁之啟也故諱焉而坐之以修史之罪也若允欲赦之則無名自言之直可因之矣於是赦允也因之也魏王當高句渠帥來指浩示之曰此人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乃過甲兵朕之功皆此人教也魏主之於浩其賴之如此與允之不同遠矣豈以修史之故坐之反不得與允等且即以修史之故何至於族滅也若猛謂晉之不可圖權冀陽平公融皆信之諫堅蓋信猛之忠於計堅故諫堅及堅敗益信其忠於計堅而不知猛之意深也浩且於魏有異謀即其於太武帝之征伐屬意素甚常曰江南兵不至又曰宋因河自守必不北渡兩人之於晉宋如此然其仕秦仕魏何也桓溫初北伐猛固見之溫則曰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及猛對以長安咫尺而不渡滻水所以不至溫氣奪矣始曰江南無卿比猛之於晉安從事之故之言矣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他釁非臣之敢知嗚呼是允之所以不誅哉浩蓋常有異圖者也當太武帝之南伐也柳光世許以河北太守應浩此光世之弄在宋日言之者浩非與光世有密光世安得應浩且安肯無因指浩謂已之應浩然則魏主蓋有內懷疑者矣而魏主之懷疑也必揣浩之爲我國重臣顯誅之必人心搖動且爲我心膂臣我顯誅之江南人必謂我腹心之有攜貳而窘之則釁之啟也故諱焉而坐之以修史之罪也若允欲赦之則無名自言之直可因之矣於是赦允也因之也魏王當高句渠帥來指浩示之曰此人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乃過甲兵朕之功皆此人教也魏主之於浩其賴之如此與允之不同遠矣豈以修史之故坐之反不得與允等且即以修史之故何至於族滅也若猛謂晉之不可圖權冀陽平公融皆信之諫堅蓋信猛之忠於計堅故諫堅及堅敗益信其忠於計堅而不知猛之意深也浩且於魏有異謀即其於太武帝之征伐屬意素甚常曰江南兵不至又曰宋因河自守必不北渡兩人之於晉宋如此然其仕秦仕魏何也桓溫初北伐猛固見之溫則曰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及猛對以長安咫尺而不渡滻水所以不至溫氣奪矣始曰江南無卿比猛之於晉安從事之故之言矣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他釁非臣之敢知嗚呼是允之所以不誅哉浩蓋常有異圖者也當太武帝之南伐也柳光世許以河北太守應浩此光世之弄在宋日言之者浩非與光世有密光世安得應浩且安肯無因指浩謂已之應浩然則魏主蓋有內懷疑者矣而魏主之懷疑也必揣浩之爲我國重臣顯誅之必人心搖動且爲我心膂臣我顯誅之江南人必謂我腹心之有攜貳而窘之則釁之啟也故諱焉而坐之以修史之罪也若允欲赦之則無名自言之直可因之矣於是赦允也因之也魏王當高句渠帥來指浩示之曰此人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乃過甲兵朕之功皆此人教也魏主之於浩其賴之如此與允之不同遠矣豈以修史之故坐之反不得與允等且即以修史之故何至於族滅也若猛謂晉之不可圖權冀陽平公融皆信之諫堅蓋信猛之忠於計堅故諫堅及堅敗益信其忠於計堅而不知猛之意深也浩且於魏有異謀即其於太武帝之征伐屬意素甚常曰江南兵不至又曰宋因河自守必不北渡兩人之於晉宋如此然其仕秦仕魏何也桓溫初北伐猛固見之溫則曰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及猛對以長安咫尺而不渡滻水所以不至溫氣奪矣始曰江南無卿比猛之於晉安從事之故之言矣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他釁非臣之敢知嗚呼是允之所以不誅哉浩蓋常有異圖者也當太武帝之南伐也柳光世許以河北太守應浩此光世之弄在宋日言之者浩非與光世有密光世安得應浩且安肯無因指浩謂已之應浩然則魏主蓋有內懷疑者矣而魏主之懷疑也必揣浩之爲我國重臣顯誅之必人心搖動且爲我心膂臣我顯誅之江南人必謂我腹心之有攜貳而窘之則釁之啟也故諱焉而坐之以修史之罪也若允欲赦之則無名自言之直可因之矣於是赦允也因之也魏王當高句渠帥來指浩示之曰此人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乃過甲兵朕之功皆此人教也魏主之於浩其賴之如此與允之不同遠矣豈以修史之故坐之反不得與允等且即以修史之故何至於族滅也若猛謂晉之不可圖權冀陽平公融皆信之諫堅蓋信猛之忠於計堅故諫堅及堅敗益信其忠於計堅而不知猛之意深也浩且於魏有異謀即其於太武帝之征伐屬意素甚常曰江南兵不至又曰宋因河自守必不北渡兩人之於晉宋如此然其仕秦仕魏何也桓溫初北伐猛固見之溫則曰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及猛對以長安咫尺而不渡滻水所以不至溫氣奪矣始曰江南無卿比猛之於晉安從事之故之言矣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他釁非臣之敢知嗚呼是允之所以不誅哉浩蓋常有異圖者也當太武帝之南伐也柳光世許以河北太守應浩此光世之弄在宋日言之者浩非與光世有密光世安得應浩且安肯無因指浩謂已之應浩然則魏主蓋有內懷疑者矣而魏主之懷疑也必揣浩之爲我國重臣顯誅之必人心搖動且爲我心膂臣我顯誅之江南人

驟之解體鮮以行其後駴遣劉翔至謂江左公卿今日宗社巨墟諸君但耆靡淫縱不聞征伐之言何以尊主庇民乎又謂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有之據形勝之地以壓江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適異國者之相嚮又不獨王猛崔浩之爲然若其後張洪範李恒董文炳諸人何如也

王祥孟宗

世之人聞王祥孟宗之名莫不加敬而於王祥之臥冰孟宗之哭竹又莫不歎慕之以至於泣下也嗚呼孝子之感天也如是哉感人也如是哉感人在千百世感天在倏忽魚就人冬生竹理之必無者也而倏忽有之以孝子之禱於天者誠也今有人意中有欲得者而以禱於天其禱之誠不下王祥孟宗天卒無以應其無以應者何也禱問也所以禱者不同也夫人自非人之子莫不知孝之爲美自非不孝莫不知孝之爲美即不孝亦莫不知孝之爲美誰非人子惟王祥孟宗孝故莫不感也然孝矣使其母之所欲有甚於魚與竹者而其欲之期得有如其欲魚欲竹者人子爲之求之不如其臥冰哭竹可謂孝乎使如其臥冰哭竹矣實則變易其心思棄禮義委名節毀身穢行甘蹈恥辱而不顧而後宗社巨墟諸君但耆靡淫縱不聞征伐之言何以尊主庇民乎又謂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有之據形勝之地以壓江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適異國者之相嚮又不獨王猛崔浩之爲然若其後張洪範李恒董文炳諸人何如也

王祥孟宗

世之人聞王祥孟宗之名莫不加敬而於王祥之臥冰孟宗之哭竹又莫不歎慕之以至於泣下也嗚呼孝子之臥冰哭竹孝子也而事君如此吾於其孝疑焉王祥孟宗謂之不孝也亦可

父子兄弟

劉歆媚王莽者也其僞符洛書也宋儒主之以劉向爲之父也張浚殺曲端傷心哉與秦檜之殺岳飛何異檜又爲其所薦檜所戮之飛又先爲其所欲搆陷者宋儒且侈之以爲南宋之佐第一何哉以張南軒爲之子也

繇是言之王縉之兄文天祥之弟又何責焉以父子兄弟之若此天下之人子人父人兄人弟幸哉而所以爲人子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弟又斤斤而不可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若斯之民也何故乎

吾惑之矣

解衣

燕左伯桃羊角哀入楚山道雪大寒桃度不能兩全解其衣衣哀入空樹中死哀得活至楚爲上大夫言於平王禮葬桃畢自殺齊戎曳加魯天大寒入魯門後與弟子宿郭門外謂弟子曰顧弟子衣複我我當不死我國士爲天下之故惜死子猶不肖猶可死耳弟子曰不肖之人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曳太息曰嗟乎道其不濟矣解衣與弟子夜半死後世知左伯桃羊角哀而不知戎曳弟子然固不同也左伯桃之解衣也高矣羊角哀無遲解也亦高也其後之自殺也又高也使當日兩人相推讓推讓亦野者然是今世之所謂賢者則今人之賢者其於古人便遠兩人不然桃也解之哀也衣之而已矣無有言也惟桃也能解之惟哀也能衣之哀則又惟其後之能自殺也而後當日之能衣之若戎曳弟子何爲哉戎曳之解衣也以欲弟子之解衣不得則自解之爾非左伯桃之解其衣者也弟子衣焉亦且衣之爾非如羊角哀者也而不肖之人不能與國士之衣當日之不解衣之故其言之何其明哉言之又出於不肖之人爲國士者反暗焉何哉卒歎息以死其處生也不得處死也又不得生死兩無所可是戎曳之不敵弟子也則國士之不敵不肖人也夫國士固若此乎李西崖擬古樂府一辭云深山雪寒路坎坷兩死何如一生可桃才自信不如哀君若有功何必我得左伯桃之心矣亦可以見羊角哀矣若戎曳吾不知其何如人也

經學

五經至漢武帝時乃出太史公曰自孔子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秦始皇遂焚書坑儒士經遂喪焉漢興自高祖歷呂后惠帝文景帝薄太后刑名黃老之術雜出而雜好之五經若存若亡武帝卽位招天下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於是魯申培公齊轅固生燕韓嬰言詩濟南伏生言尙書魯高堂生言禮舊川田生言易齊胡毋生廣川董仲舒言春秋公卿大夫士始彬彬乎多文學矣按諸儒之言也微言大義不能盡明之至楊子雲又越晉唐至宋乃明也然宋儒之明之也在訓詁矣訓詁皆諸儒之所有得於其中者詳之文字舊見之豈不謂是聖人之經然聖人之經非如羊角哀者也而不肖之人不能與國士之衣當日有可訓詁者矣有不可訓詁者矣今但取其意之顯著易見謂可以便天下後世之人使天下後世之人皆可之不解衣之故其言之何其明哉言之又出於不肖之人爲國士者反暗焉何哉卒歎息以死其處生也不得

訓詁之矣以不可訓詁者亦訓詁之則必挽聖人之經以就我之意夫聖人之經亦何能挽之使就我之意若夫可訓詁者自宜爲之然可以訓詁卽不必訓詁矣亦訓詁之何益之有而世之讀經者莫不遵訓詁則天下後世之讀經非讀聖人之經也讀宋儒之經也是今天下之經非有聖人之經也宋儒之經也聖人之經亦何能明哉楊氏子雲庶幾焉彼學易者也而爲玄夫玄則子雲之易也非聖人之易彼深見聖人之易遂爲玄深見聖人之易於玄遂以已之玄爲聖人之易也若宋亦其於易亦但訓詁之矣以絕不可訓詁者之如易而亦訓詁之矣世之人乃且詆玄天下之苦心讀書人少矣不知易何知玄嗚呼宜學之流而爲訓詁聖人之經不明於後世歟

金縢

武王有疾太公召公欲繆卜於廟周公不可乃自以爲功爲壇南方周公北面植璧秉珪告太王王季文王史册祝之辭曰惟爾元孫發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旦願以身代其死旦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今我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卜之得吉周公於是藏其策於金縢尙書載之卽以名篇按禱之說自虞書至此見之其後又未聞其人於典禮也今謂太公召公欲繆卜於廟周公以爲卜之廟不可蓋以爲非禮也卜於廟非禮爲壇又禮乎周公制禮作樂者也禮自周公制之乃定而垂之後世此之爲壇旣制之則已爲其所制之禮矣不卽定之爲其可尊以與他禮俱垂之其不入於典禮也何故且二公之繆卜周公以爲不可而自以爲功彼二公之愛武王誰不如周公周公之愛武王又奚不引二公俱爲之而獨專之哉又據史記之云謂太王王季文王有負子之責欲其任之俾得以身代武王之死三王負子之責奚待周公以其言感動之武王之死可以身代則是天之命可操之於人當亦如人之可以情移矣夫君之與相其尊信之者亦惟天之命而已矣漢高祖病醫以爲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卒不治以武王之聖豈遂英主之不如或周公之爲此不使武王之知之孔子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周公豈其不聞之武王其事武王豈子路之不如夫禱已不足信矣況身代之哉是蓋愚夫愚婦之悅其親以師之於人者故王葬之於穴子嬰亦然何誕

耶今考周公之爲此是武王得天下之二年其六年則
卽崩相去四年耳二年之疾則周公身以爲質禱之其
六年亦爰不禱之此之不禱之是愛武王於二年而不
愛之於六年也如其亦禱之是禱之無已也是玩也有
是理哉若所謂爾之許我我其歸璧與珪爾不許我我
乃屛璧與珪夫太王王季文王將貪璧與珪乎恐其珪
璧之不我歸而許之乎周公將以珪璧而市之太王王
季文王乎此後世之巫人媟於淫鬼者之所爲而多材
多藝且能事鬼神王不如旦不能事鬼神猶後世之所
以媚鬼神者爾視祖考稱之如斥於繆卜之義猶甚倍
蓋繆之云敬也然則孔子之刪書奚存之曰尙書非全
文矣有殘缺則卽有竄入覩之伏生之所藏僅二十九
篇孔安國則得二十篇其餘皆後之人足成之以有今
之尙書金縢一篇固自可疑而孔子所謂匪之禱久矣
周公之事天子不爲也

白魚躍舟

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渡河中流有白魚躍入王之舟
王取以祭旣渡又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
是不見於經然史記有之唐太宗時飛雉入宮褚遂良
引秦文公時童子化爲雉之說以爲瑞蘇子瞻曰此佞

也見雉謂之贅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使魏徵在必以
高宗之鼎耳諫予謂子瞻之說亦非也白魚躍之舟當
時偶有此事其取之以祭亦猶今人之渡河必有祭而
有躍舟之魚則以祭之耳觀其辭謂取之以祭曰可見
若以爲瑞且畜之矣而祭之祭之則必殺之是戮瑞也
然史記載流烏一事於其下明以白魚之與流烏俱稱
瑞司馬遷之意蓋如此子瞻知飛雉之不足侈而信白
魚夫白魚可信之以爲瑞則飛雉獨不可信之以爲瑞
哉是又與褚遂良之見何異且魚之躍舟何異之有今
有之矣予在浙會稽諸生張期桓勞予於左右者一日
之來喜甚踰旬日張以誅死矣或謂王者得之則爲瑞
士庶人無以當此其不祥也固宜天之欲興一王者自
井偶然或形之物以示瑞一士人其死也安能一一關
切之於天天固一一周旋之變王者之瑞物以先示之
耶論者之不察於理可笑也

伊尹割烹要湯

孟子載伊尹割烹要湯史記以伊尹當
莘氏之女有莘氏伊尹在焉以爲媵臣送女伊尹遂負
鼎俎往以滋味說湯緜孟子言之則尹之無是事而其

事之竟誣也餘史記言之則尹之是事不爲尹病竟有之不誣今考尹之說湯其言曰水居者腥肉獲者臊食臭者羶惡者羞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取臊除羞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言莫喻若射御之故陰陽之化四時之數肉之美者鱉鱉之炙猩猩之脣獾獾之翠迷蕩之擧旄象之約若流沙之西丹山之南則有鳳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鱒東海之鯩醴水之魚名曰朱鼈三足有珠百碧翟水之魚名曰鰫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桑之美者昆侖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庸之國有赤水玄木之葉焉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有甘口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可得而具之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已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尹之所云滋味其以之說於湯如此夫如此其言之何如廣也又何如精也夫飲食乃然哉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知草木之各有其性於是赭鞭鞭之出其性納之口而嘗之百草而後民知所用以制醫方以養其生以救其死飲食以導生皆聖人之仁愛如此也夫性凡物

人之道猶在此也故伊尹之於湯也言飲食者也其爲言也廣矣精矣則其言飲食也實言聖人之道非聖人不能言之而亦非聖人則不能知之尹聖人也湯亦聖人也惟聖人知聖人矣則惟湯知尹矣而非言飲食則無從知之然則湯之知尹也實則尹之言飲食而尹之爲湯知之以爲湯之用之也亦實在此之言飲食也故謂之於湯也曰伊尹何故以飲食之道告之與曰尹既負鼎俎矣湯必以是爲庖人也問以庖人之事尹亦必以吾之爲庖人也惟當對之以庖人之事加歸雁之於是告之以是言也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

上者頃襄王問之則對之云麒麐云青首云羅鷻舉六雙而終之以大鳥夫楚人之職在弓繳也則對之以弓繳而已矣漢文帝登虎圈嘗夫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文帝賢之拜爲上林令夫嘗天之職在禽獸簿也則亦對以禽獸簿而已矣尹之負鼎俎也則職在庖人也對之以庖人之事而已矣然則何爲遂負鼎俎也曰庶人之於其君也召之役則應之役者也是義也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尹之在有莘氏也庶人也有莘氏以媵之尹安得不媵之使其不媵也是不應庶人召也是不義也夫不義也安得爲聖人哉故湯之於伊尹也必學焉而後臣之若其不學也尹必不爲之臣矣爲之臣不可不學之媵亦不可則媵之而已矣是尹之所以干湯也

莊子一

莊子之言曰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故曰安知堯之是而桀之非哉然信如其言又安知堯之不是而桀之非哉莊之所是者許由善卷王子搜顏闔之屬信斯之言也又安知許由善卷王子搜顏闔之不非而龍逢比干萇弘伍員之屬不非而龍逢比干萇弘伍員之非者龍逢比干萇弘伍員之屬信斯之言也又安知許由善卷王子搜顏闔之不非而龍逢比干萇弘伍員之非者龍逢比干萇弘伍員之屬信斯之言也又安知許由善卷王子搜顏闔之不非哉則又安知是彼之是者不是非此之非者不非哉莊又有言矣曰與其是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之謂何道夫其是之者如此其非之者如此兩忘而化之是非之是桀之非不如化之於許由善卷王子搜顏闔之是龍逢比干萇弘伍員之非不化之莊荒哉

莊子二

莊子詘孔子極其言之肆而無忌彼蓋尊老子者也知爲從來之一人惟孔子詘此之一人則老子尊矣其潰張之口又足以伏天下之人以爲天下之人莫有我之能勝者也於是敢於詘之而無忌莊子學孔子之道於子夏者也乃叛孔子詘孔子然中無有主徒然惑亂其言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羣生之道也是知帝王者矣又卑堯舜禹湯武曰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敘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敘也是知大道者矣又舉先王之大經大法而力毀之以爲是亂天下之道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夫知春秋則知孔子矣又卽詘孔子其言孔子於老子則竟等弟子其意以愚天下之人以爲孔子之於老子如是則孔子之上有人焉而不知天下後世之

未可以盡斯矣其言之不能盡棄孔子也孔子之道不能易也而於孔子之詘之也老子之道有以易之也甚矣其惑亂也

莊子三

楞嚴經後世謂房融摽剝老莊而爲言者也彼其言精矣而一窺之卽破信然哉今莊子之言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又曰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其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其化此楞嚴之理也而果窺之卽破之又有鄙者東郭者問道何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今之禪學無賴之徒南面座上侈然爲其弟子之所尊信蓋竊此

孟嘗君

世之論孟嘗君者輒以雞鳴狗盜隨之謂孟嘗君得士者也而士之善者則雞鳴狗盜是孟嘗君之士與嗚呼世亦何不樂於人之有其長者而樂伺其短如是哉雞鳴狗盜之徒雖在客之數孟嘗君原以下士畜之非畜之以士之異者也其人卒以雞鳴狗盜相與報是正下之所爲孟嘗君畜之以此而得之於所以蓄之士如此亦以此非有得於士之異者也乃謂孟嘗君之士能自致非君之所能致何不察於孟嘗君乎孟嘗君嘗欲諸侯爲從以難秦矣其時士有公孫宏者曰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君恐不得爲臣何可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於是卽以公孫宏往見昭王昭王與言問孟嘗君之得士宏曰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得意則慙爲人君不得意則不屑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士必以血汚其衣有如臣者七人嗚呼是孟嘗君之士與當時與趙勝魏無忌黃歇俱以公子爲列國之諸侯重而威望樹之秦有以哉以今度其士或不果如公孫宏之所謂然然卽公孫宏之人已異矣亦可以見孟嘗君之士矣則孟嘗君之士固有雞鳴狗盜而雞鳴狗盜謂以槩夫孟嘗君之士也過也

雷震方正學祠

正學先生祠在金陵之聚寶門外國變諸祠廟俱壞先生之祠亦遂壞金陵人感先生之爲人乃再立未幾雷

震祠又壞僅存爾是丙午夏月人行過其處莫不歎息請以先生之爲人雷乃震其祠德厚者流光其謂之何是不然夫正學之祠是宜其雷震也舊祠北嚮正學之神亦卽北嚮其神且立朝衣冠執笏凜凜然如天威之嚴於咫尺不敢寧處蓋陵寢之在其北也當時作祠之意如此是正學者哉是則正學先生之祠今則易其嚮而南矣南則背北其神亦卽背北矣且又坐盡一身之威僕易之竟若忘有北正學先生之神在此竟隨其人之轉移如人然神安之乎哉不安矣而祠之欲其存俾神之厚之神然乎哉嗚呼是雷之所以震也

歐陽文

今之世漸趨交其趨文也趨凡大家其趨凡大家也歐陽蓋其爲文也趨華者也歐陽華者也故趨之也夫歐陽之華有以華者也則不止華者也人誤之以是爲華也而趨之爾卽亦知歐陽之不止於華其趨之也亦不止於趨華又皆不過以歐陽趨歐陽者也歐陽之爲文也不止於以一家之文爲其一家者也人以歐陽之貌彼人也非不善也而終不似也夫不似之故不在似也似之矣竟似之乎夫似之故不在似也眉山氏之敘歐陽也曰蓋公言黃老貴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以誼亦爲之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亦不免矣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子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矣而後歐陽子出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引物連類折之至理以服人心歐陽蓋如此信斯言也必能學孔子而後能得乎孟子韓子必能得乎孟子韓子而後能得乎歐陽子考亭氏則甚其言而歐陽之爲文也其信固如是矣予遊海內久矣見其爲文者方屬筆作數十首卽刻之板上以名家盡爲文者莫不然而果能爲文者有之則只尙八大家於其中又只尙歐陽每一篇出自以爲歐陽也而皆不過以歐陽爲歐陽又不過貌似如貌人者然不過貌衣冠是亦愚於貌人者矣又有愚者一襟一帶之間貌之而卽以爲貌彼人者且竟以爲彼人也人有易冠者斷首以易之夫冠易矣喪首矣人之爲歐陽矣異是則其爲歐陽也賊歐陽者也自賊者也

文公家禮

禮何以家名也蓋只以行之於家者故只係之家也當日文公之議此也豈只以爲已之家行之盖欲人之家皆行之矣豈只欲一人之家行之欲使天下人之有家者皆行之矣莫不有家則莫不行之莫不行之則是天下之禮乃自其莫不行之以爲是天下之禮而實行之在家則寶家禮矣故係之於其家也然謂之家禮則不識有國之禮乎有天下之禮乎家禮其在此矣則不識國之禮當何如天下之禮當何如乎嗚呼獨非禮與家之禮卽國之禮國之禮卽天下之禮有二禮乎哉議家之禮卽議國之禮國之禮卽議天下之禮有二議乎哉大哉禮乎大哉文公之議禮乎何以但名之爲家哉文公豈亦以爲國之禮天下之禮之重而不敢任之也姑約取其名謂之家禮乎議國之禮議天下之禮之有重於大防之外者如是也文公爲僭而不可以告天下之人也下而名其爲家禮乎文公非學禮者哉嚴矣哉非天子不議禮孔子蓋言之矣且謂有聖人之位無聖人之德與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皆不得以議此夫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非王天下者也非王天下者之於禮不得議之天下之所謂大防固見乎是宜然者也若有聖人之位無聖人之德則猶然王天下者也王天下者其於禮奚防焉猶不得議之則議禮之又有重於大防之外者吾則不知之若夫天下之大防之文公豈其不知之乃議之哉而率然議之哉然則何如而可必也朱之主有詔俾議之文公乃議之其可乎不然文公以其書成獻之以萌廷之命行之則猶可焉不然已則無禮先已滅朝廷之禮何以教天下之行禮者乎學聖人之道如文公者若此予於其綱目亦論之矣是皆文公之所爲失之於其大者予不敢爲文公諱也

罪人

江北李映碧作史論書魏太宇晃傳後謂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也啟之者其臣李斯諫之者其太子扶蘇魏太武帝之焚經坑僧也導之者其臣崔浩諫之者其太子晃兩教之厄既均而皆君爲屬臣爲崇又皆太子諫嗚呼映碧讀書人也讀書而有守人也自命爲正人者也乃爲是言哉當其言此也必自以爲其言之當者必自快今且無言佛也言映碧映碧之閉鄉曲三十年矣草茅悲感有淚當枯豈非以君父之故哉佛之道余不敢言之獨以其太子而叛父佛

之父彼一國王也君也叛父兼叛君者也孟子之闢楊墨也在無君無父而楊墨之無君無父豈冀無君無父哉蓋即其爲我兼愛者而推之以爲其至此者也若夫佛叛君叛父矣叫竟無君無父矣映碧非有君有父者哉有君有父矣有無君無父者當之則有不欲痛誅之者哉而有無父無君之人謂映碧爾下之其學爾學之又有不欲痛誅之哉則又有謂其某之爾無君爾無父映碧又有不欲痛誅之者哉乃今何如稱佛者也魏太武帝也崔浩也罪之者也而有美者畢在此美在彼若太子晃也美者也映碧之於佛如此也夫所以如此而佛何如也所謂叛父之太子無父兼無君者也其於無君無父者之若此而以碧何如也所謂讀書者也讀書而有守者也自命爲正人者亦相命之爲正人者也是則映碧也夫映碧也如是哉佛之入我中國也變易我中國人之心僧人之心其心孟子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此率獸而食人之心嗚呼甚哉至今將二千年矣其聞之能悟而一去之者魏之太武帝一人耳而能導之以去者崔浩一人耳余常恨其非混一之主不得盡天下之爲佛者誅之使上天下地之潔於萬古之世映碧顧乃反之何其戾哉昔者禹抑洪水而

中國則以公卿大夫之非其人而輔佐之無有也今映碧之於佛如是等佛如孔子等佛書如先聖之書等僧如儒等魏太武帝如秦始皇等崔浩如李斯等太子晃如扶蘇舉天地古今之奚行巨烈而等之不顧傷心哉

西子

越滅吳之後范蠡載西子浮五湖而不反范蠡高矣而其詳之哉而無有西子西子見之孟子又不紊吳越事惟吳越春秋有西子震旦或曰西子卽震旦蓋西施之

女子名震旦或曰非也西子名夷光則震旦又一人故古樂府云西施震旦坐兩頭而西子猶著則夫差之猶嬖者在西子范蠡以之浮五湖而不反楊用修謂浮是浮沈之義當是載西子於五湖棄之故云不反詩云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意自可見夫范蠡何故浮西子邪西子覆吳國者也害在吳則利在越然而能覆人之國者也難以處矣東昏侯之亡國也實潘妃之故害在齊則利在梁王茂乃殺之不令其為蕭衍有也隋高熲於陳之張麗華亦然隋滅陳晉王廣欲得麗華熲斬之晉王曰我必有以報高公然無可如何是皆范蠡浮西施之意而世謂西子之於越忠者也信如浮五湖與蠡功臣何異又不然古之以國事而以美人相獻遺者多矣文王聖人也其臣豈不皆有道之人當時囚羑里閎夭之徒知他術之無濟也雖驪戎文馬有熊九駟亦惟有莘氏之女子賴之即孔子相魯齊人震懼亦知孔子之聖不能間也惟歸之女樂紂亡而魯荒豈女子之能為固閼夭之屬齊人之善謀此者也西施越女也不浮之五湖則當返本國其返本國也王之宮畜之乎抑賜之臣下乎吳人入郢王處楚王宮其下則處楚卿大夫宮夫慘矣越入吳固未嘗為此而西施之反本國豈容他與

畔使同西子游五湖又何云浮海是易明者矣若范蠡其於人國眞能深長思者也

楊貴妃

唐玄宗至馬嵬坡軍士逼殺貴妃竟殺之矣嗟乎以天子而不能庇一妃如此哉是與曹操之弒伏后何異操之弒伏后也使郗慮華歆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后被髮徒跣過帝泣曰不能相救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遂下后暴室死至今雖異代臣子讀史至此帝后之語猶有其聲之不忍聞也傷心哉當馬嵬坡之軍士譁也玄宗杖屨出驛門慰勞令

收隊軍士見帝聽帝言不應陳玄禮謂貴妃不宜供奉帝入門倚杖瞬首住立久之韋謂高力士又以言帝不得已縊之佛堂與屍置驛庭召玄禮視之玄禮乃肯免胄釋甲軍士乃肯罷嗚呼又何傷心與伏后之死猶姑徐徐獻帝猶云不知命在何時若馬嵬坡何如韋謂言之矣曰將士安則帝安之矣曰安危在晷刻高力士言之矣曰將士安則帝安當時玄宗稍猶豫不幾卽弒哉視玄禮之免胄釋甲於貴妃死之後使貴妃不死玄禮必不免胄釋甲軍士必不罷夫不罷而弒帝又何疑哉是又與安祿山何異朱熹作綱目以爲繼春秋者也自當正其罪卽貴妃有過

而爲天下之大防慮自當有所以書之以正其罪乃不書杜甫本朝之臣子也作北征詩且云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幽王寵褒姒至於以褒姒之子伯服易太子而以褒姒廢申后申侯怒與繒西人攻幽王其時幽王方爲烽火大鼓誤諸侯諸侯師不至死驪山下民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有自來矣若妲已史稱紂淫樂嬖婦人愛妲已妲已之言是從不用賢者故箕子之歌曰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而武王之誓亦曰牝雞無晨殷王紂先祖遷王父母弟不用惟婦言是聽貴妃之於妲已褒姒何如卽

其爲妲已褒姒矣亦必申侯之爲逆誅之必武王懸小白之旗斬之不然則妥祿山爲之彼弒帝弒后妃是亂賊之所爲若玄禮等則猶然臣子安得爲之當時玄宗求漢獻帝之緩須臾不得貴妃求伏后之下暴室不得人臣人子之於君父其相偪如此又何以責之祿山乎而乃謂其誅褒姒又出之本朝臣子之口然甫特詩人若朱熹作綱目其於此亦卒草草何也

伎倆

當今字學絕響矣惟畫猶有存者太倉二王虞山日谷可觀也字學學者事凡學事一經學者便不得到好何與奕與畫俱猶有存者琴學之絕繼更久矣所存者聲音耳聲音以外之爲琴絕繼矣字學南充華亭相與並著華亭畢一生之精力爲之南充則其餘事海內之知南充亦不僅以字乃知右軍之才掩於字亦其才不足耳不可掩也畫則淵源遠矣同於字乃能字者不可多得能畫者比比若棋之爲技陸象山謂其爲河圖之數學之學河圖於奕乎學奕於河圖過視奕矣學河圖於奕愈過視奕矣象山之言此特以其奕之如此非謂學奕之故如此不然象山之於河圖荒矣蓋奕猶有傳之者畫則專之者多兩者故皆有存焉字

則專之者少也至於琴難哉天地之化機萬物之理一身之精神意氣其流變蓄形皆在此矣世乃以與奕字畫並論繇哉蓋琴非伎倆也此之絕響宜焉

讀書作文

世之侈言讀書者謂一目數行下甚謂一目數十行下此不知讀書者之言也卽有其人矣亦不知讀書者之所爲也又謂過目成誦此亦不知讀書者也夫書猶五味然宰夫和之不在乎魚肉之閒矣故伊尹之負鼎俎以對湯也水火之洩廣大言之而桓公之讀書也輪扁亦且有糟粕之喻若夫有噉其餘斗粟一食非不絕異於人也猶夫以水嗜水無他味矣故曰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又猶五音然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是惟煩手淫聲怛堙心耳庸夫過之得卽喜焉不然雖師曠之聰猶亦未可以奄忽快矣是所以爲五味五音也今書之垂於古人也無論聖人之書卽諸子百家之書彼其作之固有事係焉重矣故左氏傳曰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此就爲命者言也蓋國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以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重故也夫重如辭令則然彼文奚啻辭令又奚止辭令辭令合諸人爲之有所謂草創討論修飾潤色文之以一人爲之又宜何如□□□

之率易□□□□□□好學深思在精神心術之際
其與經表裏世莫知矣故近代之以文成大家者在唐
宋而柳州詆詩臨川詆春秋眉山詆玄彼不知經不能
爲經之文宜其若此若歐陽五代史漢史以後惟有此
書亦非龍門氏之父子相繼爲之者且亦不得以漢代
之文目之也是惟宮室臺榭山川草木諸文與制科之
論策諸文才之易就任馳驅焉故眉山氏之言曰吾文
如萬斛珠泉不擇地而發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
得不止夫亦予贈之自爲其文則然使子瞻反之而他
爲其文吾恐子瞻亦將困之乎此也故今父之疾走莫

有及者也其追日影也窮之而死閉戶之儒不能策駿
騏而理之所在天地莫能違彼其於日影不啻齊之其
賢於夸父遠矣故聖人以文教人者也其言文也言草
創也討論也修飾也潤色也是聖人之所謂文也余常
謂作文當法聖人則當法諸此今謂數千言之可立就
不起草不加點意思飄忽落紙飛越猶夫雨雪之注下
無有潔涸則在中之滋足表露蓋可知也謂起以爲文
哉吾亦不慕之矣

朱羽南竹枝辭

吳曲巴辭總以俚而雅者爲指如竹枝採蓮作者蓋同
體也不知實有吳吳曲調逸如黃鸝囀樹使人神思肅
散愈增低回巴辭調亮如靜夜笛聲樓頭四達使人耳
目爽豁不知不覺自然欲喜此則別矣作者將比而同
之何取於竹枝採蓮等名目爲哉己亥五日同志遊秦
淮羽南倡爲竹枝辭從而和之者楚杜蒼略予繼之羽
南凡十首每首一意各有所謂蓋巴渝辭也亦已亥五
日巴渝辭也亦已亥五日秦淮巴渝辭也是羽南之竹
枝辭也是則予之所謂靜夜笛聲者矣

上黃石齋先生書

自燕子磯別後計今當至會稽行禮矣以天子命示懷
柔於百神俾莫不震疊此朝廷重事大臣重任行禮之
後探禹穴登秦望山曰出之邦瞭然大海外先生有以
得之於此以奏於天子先生之以天子命行當如此長
祥書在金陵日聞不平事一觸之耳輒憂之在心又不
能塞其耳以使其心之安然也夢寐之中惟先生是告
語時昔燕子磯之舟上又以對平人陳中丞失其辭俾
先生鬱鬱不樂長祥本書生烏足以談天下事本書生
談天下事烏足以知陳中丞而先生問之實固問之
而長祥不答是欺也答之而不以實是猶欺也先生豈
欲人之欺者哉長祥豈其欺先生者哉竊意平人公即

不節鈇西川不病其爲平人公卽節鈇西川失西川亦不病其爲平人公也蓋平人公固道學君子也每對人卽言與先生講道學之故先生每對人亦卽言相與講道學之故先生亦謂平人公之爲道學君子也道學自宋之諸儒以來至陽明先生乃能以事業顯豈惟宋儒自漢之董仲舒以來然矣豈惟漢之董仲舒自孟子以來又久遠又然矣孟子謂五百年之間必有王者必有名世而歎其數之過夫當時卽以爲過矣又益久遠至秦之二世漢高祖乃出是天之不可知者宜孟子之窮然孟子之生繼孔子天之生孟子實類孔子固不可以語此若董仲舒劉向謂其王佐才古王佐才莫如伊尹周公使湯武無此何以造有商周故曰王者不得則不興其後則顏子乃死於陋巷故孔子之不得爲王者而以木鐸老也古今惟漢武帝號爲知人當其時果有伊尹周公顏子之在其世聽之公孫宏屈於膠西亦何以號爲知人哉劉向之見於膠西者吾不知其何如必有以見於此者若宋之儒其自視則有進於膠西者矣考亭氏又進於諸儒者矣儒其自儒者之於人國也閻直以學重卽學奚不重況考亭氏之學奚不重故孝宗甯宗皆歎備左右與董氏之屈於膠西者不同而宋事之岌岌正

學者亦無以能有爲於其時也故孟子之無所爲也是天也不如孟子之無所爲也是人也非天也故先生之言陽明先生也是非陽明先生之私言也天下萬世之公言也天下萬世之公言天下萬世服天下萬世之儒不能盡以伊尹之才兼孟子之學故服天下萬世之儒不能盡以伊尹之才兼孟子之學故陽明之不可以盡概諸儒者長祥愚昧竊謂儒者不必能盡有爲於其時則論儒者不必盡責以有爲於其時而儒者亦不必自謂其能有爲於時儒者之相謂亦不必強謂其能有爲於時也故平人公之在當時不必假以西川之節鈇而平人公亦不必見之於西川之節鈇

則先生亦不必使平人公見之於西川之節鉞亦不必問平人公於西川之節鉞難矣前平人公者廖公大亨又邵公捷春又前則傅公司馬宗龍又前則王公維章又前則劉公漢儒劉公廖公以戊去傅公得以司馬去王公邵公逮死焉平人公則徇難者矣難之發於西川當甲戌年劉公之節鉞始至平人公遂大壞不可救然其時寸土皆裂青草皆枯區區儒者欲使之固此疆圉爲我國家保有上流不亦難哉乃所以使之致此者有繇然蓋始於庚辰年督師閣部楊公嗣昌之圓盤議而夔關不守也閣部之爲此議也以賊

之敢入深山在竹溪房縣之間當湖廣四川之交界地閣部以爲賊伺鄖陽走襄陽左鄖襄玉當之伺夷陵走荆州自當之伺四川走夔州則夔撫當之而竹溪房縣聯界大甯大昌兩縣兩縣夔屬有隘三十二處閣部慮其隘之多欲蜀撫棄此兩縣退守夔關以在楚之大兵從竹溪房縣逼賊於大甯大昌勢同圓盤點滴不漏所謂圓盤議也是時閣賊在夔之太平縣勢猶小惟獻賊最大使滅此一賊以全勝之力制閣賊可無餘孽獻賊又困極將無能逃矣蜀撫邵公捷春也以閣部之使其棄此兩縣重之以失封疆之罪意在相害益堅守三十

二隘隘將有覃思岱楊茂選者素不交能覃陰中茂選於邵公以茂選檄賊將進賊邵公懼茂選立呼斬之即以茂選之兵隸覃部茂選之兵怨覃謂殺我之主主我相牽委去賊遂從此一隘入既入此一隘諸隘驚擾混亂俱潰敗賊直斬夔關抵夔關城下時未旦城內之邵公臥未起也長祥即夔人身罹其難自此賊遂深入朝廷之全力付之閣部公者一時耗盡邵就逮廖繼之復無能爲有馬公者名乾貞軍旅才西川節鉞無過此人其時正備兵川東敝蜀之在朝廷上者百口欲之當會推時已有定議政府某公意在以其人繼邵後立功補

邵辱曰西川節鉞可以一榜爲之乎敝蜀人氣阻而平人用矣長祥常歎我國家之事如斯矣固本於人才之淆喪人才之淆喪如斯矣固本於用人才者之淆喪之也十七年來淚不勝下如孫公傳廷之制李閣也欲諸省會之撫各守其要害處使閣之在中原不能他竄一步自以其大兵出關與之戰是亦圓盤之左貟玉軍中震駭令梟不可使之賀人龍調不敢使之左貟玉軍中震駭令梟不可使之賀人龍調不敢使之左貟玉軍中震駭令梟不可使之賀人龍調不敢使

持重不以爲然迨熊公汝霖解氣之正公畏之特甚不能不提兵出矣其出也四十日淫雨實催天意然倉卒舊臂繃不暇攬其孰使之然哉往者在京師吏部沈公自彰相見朝房手其一疏道借才之意不以長祥之無能欲以與敝同年袁公鑒備右司馬出督於外長祥是夜卽言於袁袁以爲人才之不用與用而不能終比年然矣因相與追述昔年楚蜀所以勦獻賊與秦晉所以勦闖賊之故事歎息痛懾不能已其時各新進書生無所助亦不畏其無助但思盡力馳驅以待天幸區區喪元不顧人之國家蓋無取焉今已成往事求其喪元不可得已悲哉平人公固異是本以人之欲相成以爲處之以赫赫之地必有以赫赫於此之地也死矣死同也其死則同也人之相成也能以赫赫於此之地也死矣死同也然其所以死者不同也而其死同也其所以死同也不同如是哉長祥里居時平人公方督學竊見其下車梁山縣謁文廟後卽拜來瞿唐先生祠北面肅恭告私淑之意探其遺書訪其墳墓眞有道君子使其在侍從之列必有以裨益左右乃任之以將帥之事柄河洛之權於戎馬之上索侯芭之輩陽呼過矣然殺身成仁吾道宜然後人之想慕平人公與平人公今日之所以報知已於先生正不在功業之著不著與著功業之能不能故長祥謂平人公卽不節鉞西川不病其爲平人公卽節鉞西川不病其爲狂瞽之論於平人公者如此先生還朝廷何時遠人謂朱先生安在之語必有傳來者以伊尹之才兼孟子之學先生以之言陽明先生者長祥又以之言先生無久與諸弟子紘歌於數千里之外也金陵懷古一篇附上神馳不盡

與吳浙癸未友人書

温寶忠先生癸未同譜友也理刑徽州府乙酉以變殉常恨不能至徽哭先生墓所今丁未冬來臨安見孤問先生永陸寺殯牀則啟歸久矣然尙未得入土以先生尙未得入土耶孤流涕不能言蓋孤不能負先生入土也徽先生之死所也魂氣千百世當在徽幕府既瘞之徽後之人有爲之封殖立石表墓所如卞壼之在建康使千百世之過者皆知其爲某相與痛歎興起善矣然青溪柵固建康卽文天祥死於燕京之柴市卒歸南土以葬是又不必爲殉節地也因謀乞葬事乞葬在昔有之自宗族鄉黨外及朋友先生之宗族鄉黨不知其何

如其爲僕知者癸未同譜而孤之力所能至又只奚浙癸未同譜今大半凋謝各惟存數人其存者又皆衣食薪走牢落不足以自存詩曰惟憂用老此之謂矣然以先生卒不得入土慘矣曰昊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有其人棄餽支吾欲分其殘羹以甦僵餓人誰聽之況被諸既朽者乎乞葬終無術忽憶閩之□路口口可行黃口悲嘵素未與長者見突然而前述其本末欲彼之哀感恐不可得是莫若爲公書以達之使彼知先生之死如此先生如此以死而孤不能葬如此其不能葬又久也如此彼其力有可以爲則必動之如此必有以爲孤圖之如此使先生之精在箕尾血入土而化碧孤之願也亦同譜之願也孤今稽首堵除祈即自書姓名用圖章付之自僕始

與顧小阮書

昔越石父在縲紲中晏子贖之載歸久之困越石父請絕晏子慢然曰嬰免子於厄何絕與越石父曰不然方吾在縲紲中世皆不知我也夫子贖我是知我也知我而今若此固不如其在縲紲之中也晏子感謝於是延入焉僕在浙免西市之行猶羈於山陰使羈之一二載其爲錢塘之遊魂久矣此與越石父之在縲紲中何以異顧公得竟出無所恐以至於今日此與晏子之載以歸又何異耶然困然矣韓昌黎云大地之濱大江之濱有怪物焉爛死於沙泥甯樂之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遁之熟視之若無睹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轉之清波乎愈今者實有類於是則僕今者亦實有類於是故曾布鄙意而公則未有以報越石父曰知我而今若此固不如其在縲紲中也公視之何如然與僕將有所請恐公之復無以報我也故先聞之不悱悗首焉

與董文友龔介眉書

古文之絕於天下久矣僕創爲此言當世之人議僕當如無目人觀日食無論分寸多少之茫然且不知其東西之所在自二公出則信之不以僕爲無目人則僕遂得爲有目者矣所言之東西則東西之分寸之多少則多少之矣然二公之於僕如是他人之於二公不知其亦如是否也他人之於二公亦如是則二公之意不可不令天下人知之他人之於二公之意猶不可不令天下人知之也今之有是選極是極是然有十二家此道當草昧其能興起於一時者若是之多歟

亦二公引掖天下人之意寬其爲容使之入然後乃磨礪之與則亦二公之與遊者與平日之閒其聲者蹄躅絮累不可以斷之是有難言者若是則人之議其後者至而不得顧則遂遷之與嗚呼是定本與非定本與是又在二公以其意有以告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於此之道曉然得大路則是者見是不是者見不是雖於十二人之外更有以益之二公之意不自晦則不病其數之多也然告之甚難以爲是則悅以爲不是則不悅誰非人情僕意或於其文之後將諸體之所以然者絲縷分晰盡義指破其人之文合則是不合則不是其不是也雖已選在集中讀其言其人自深思之固不得以冒

此則自寤之此若徒以美語相裒狗人之欲以失已之所謂文非吾黨所以語文之意也如碑與傳志文之大者矣碑豈易言前惟李斯後則昌黎耳勒石紀功皆臣子頌其君父之辭泰山勃海其亦可睹矣故平淮西碑亦然乃又推之於鬼神之祠廟諸家郎繼有作之者然非其比也傳豈易言太史公一人耳班孟堅屈之矣昌黎則竟失之矣無問後人矣志豈易言昌黎善矣臨川廬陵亦有善此者此外難言矣故予常語二公謂司馬之後無傳韓之後無碑碑當別論志根乎狀傳根乎志狀則人子作之者以乞銘於人即有文飾揆之以光顯其親之心無罪也志則以載其人之世系生死之年月日葬之巨原後昆之方來者如是止矣其在大人先生有功於國家有大恩德於斯之世有景行之貽爲世之法則錄之傳則遂取裁於此以爲是可以傳者也與傳之云爾無其可傳者雖狀詳不得以志無其可傳者雖志詳不得以傳今之爲傳者何如即志矣爲志者何如即狀矣又諛焉志且加狀矣傳且加志矣無不生有異徵無不幼敏應對賦物無不捷老成人狀長無不善事親其得仕也無不公廉無有不謹明震服人罷退之也無不以抗言上官之獲罪無不以其不相悅之人病之者死則無不以任事之過甚虧之以死其於婦人也無不操井臼無不以解服飾充貧窶無不識大體無不以正相夫子教子女無不如男子讀近代老名公文集傳志總如此彼人之言可以移之此事不如此人得之不喜作之者亦必不爲其不喜者以拂人且必不爲其不喜者以失已於人故文人必有其心論人之文必論其人之心心之不正發而爲文必不正以不正之心爲不正之文以不正之文爲古文遠矣故僕之語姜西溟謂海內之文心泪沒已久也是

文之大者在此若記敘則猶易爲之總之古文古人之爲此無不爲其古文近日之記其在古之蹟只與圖考名山雜志攜之以行便可作千百篇記矣敘則錦屏繡軸讀之欲掩面而作者若不肯自好其敘人之文辭詩賦必及人之門第高貴其於顯者亦卽以其所爲於顯者稱之於本題則約略綴之而已矣從前之未有文以風氣之未開其爲文也如富家然蘭絲麻枲珠玉粟米王公與臺蛾眉齲齒並陳並貯並居並語心不忍擇手不肯棄文章之在天地曠然於百年之久遂絲此今更不然僕所謂文心之汨沒久也則欲選天下之文在正天下之文欲正天下之文在正天下之文心文心正則不敢苟作不敢苟作其作之也必正矣正則當矣是古之文矣二公之此選當有一番苦心一番善術使人之讀之不以天下之文棄我之選不以我之選棄天下之文如古來之文選詩選代有其人皆代興代沒今傳之者惟昭明文選又讀之者半詆之者半其詆之也終讀之其讀之也終詆之以彼其材如是取材之如是則其書之亦惟如是止矣非選者之過故王弇洲謂使太史公之書是在善成之使人之讀之者得以其故差等於昭明則猶爲可也若近日之詩選不過縉紳之便覽青紫滿目尊者與尊卑者與卑彼其選之意固不在詩強律之以詩我則失焉儻又有以維此者與潤州文概見之否作何選法便中示我幸甚

與龔介眉書

僕今又不言文矣僕所言者五經之文也今之人亦言五經只口徒言之蓋知從來以經之當尙而遂六與侈之以尊其所爲文而其文實未常本之經則未常讀經也或讀之矣閉有發明蓍之成篇然不過其義之在前

人有漏之者發明之又皆人之易見顯侈之以與傳註低距辨論而於全經苦心悟思本之以爲文未有也僕之又言者五經以外戰國先秦龍門昌黎之文也近一古文名家謂歐陽好過司馬數年前亦面與僕言謂碑志銘表總是歐陽好而不滿昌黎眉山敘廬陵謂永叔得韓遒棄然後有其文卽後人之於前賢學其學其著見反加之上者有之而以昌黎之碑志銘表歐陽視之加其上恐不如此且謂其文好過太史公然乎不然乎史記班固言之矣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斯

壹捌玖冊102版

已勤矣司馬貞亦曰史記太史司馬遷父子所述遷自以承五德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頗亞於巳明之書其屬棄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今古錯綜覈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云今讀之唐虞夏商周秦相遺於漢之書上之遷古初開闢有文字之所有鐘鼎木石竹簡壞宅古塚名山舊里其所有無不取材焉而爲其有其君則黃帝軒轅帝嚳堯舜禹湯武臣則皐陶夔稷契益伊姜版築說公旦郎不才子則崇尤鯀有扈氏有窮氏飛廉惡來在下則盜跖在下之賢者則許由卞隨務光伯夷叔齊聖如孔子賢如孟子亂道之人如老莊申韓商楊墨其人皆上下數千年間震動天地之人其行事皆上下數千年間震動天地之事而皆爲太史公厚其精靈生其氣色何如又太史公從耕牧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游沅湘涉汶泗講學齊魯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嶧自鄱群彭城過梁楚又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明又其父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其論著久矣及漢武帝東封談於河洛閒卒乃以其論著授遷遷又以故得罪身毀無所用刻意談之舊業益父子相繼而後有史記今謂歐陽文過司馬指五代史乎抑指諸文乎若指五代史其史在兩漢書三國志以後惟有此書而史記則五經以後惟有此書爾雖班固恐亦不得以與之頡頏矣況范煚班固之所不逮爲五經後之一書耆並論且又以爲愈然乎哉昔者王弇洲有言使司馬在今日亦不能成史記蓋徒指其取材卽以取材論五代史遜之已絕遠況史記之所以能紀遠於人又不止於取材則使今人之在司馬時恐亦不能成史記矣若指歐陽諸文彼唐宋八大家之文若記敘猶唐詩之五言七言律固近體也雖禮記稱記

詩小敘稱敘八大家之爲之者則異蓋彼則一書此則一篇實昌黎之創此者卽子夏之敘詩已先稱敘其敘寃如八大家之敘僕疑之則記敘固不得以與碑傳志銘表並列而記敘在八大家皆各能見長書論則又各有短長於歐陽之好過司馬寃不知其何據至於碑志之以左氏公穀穆天子傳司馬之本紀鍛鍊之然後其碑成惟銘辭不及古人則李斯勝矣歐陽碑僕不敢妄稱之以誣歐陽志表美好有華彩而漸訣然昌黎之法存也故志表自昌黎以後推歐陽而歐陽之志表實繇

昌黎今人知歐陽不知昌黎宜其謂歐陽之加其上也又宜其謂好過司馬也則但知歐陽並未知司馬也總之未常讀書而即言作文未常苦心深久讀書而即謂讀書其所讀之書不過八大家其八大家又不過孫茅之選本而即謂讀八大家八大家中又不過歐陽而即謂已讀八大家即作文即自謂能文塗飾人耳目相命作者近又且尙羅珪峰王遵巖歸震川唐荆川其爲文益趨之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予常謂文人當亦然司馬之至昌黎亦可睹矣柳曾王歐蘇繼之猶之有名世之在前其於天地之人才培養愛惜及其久矣山川雲物精靈吐應賢人君子接踵滿朝而總之其前之有名世考其時與數今之視昌黎不啻昌黎之視司馬而起於其閒者何人哉是在學者鼓舞奮興數年前作文無幾人議論猶畫一所趨猶正今則無人不作文無作文者不自負其實則珪峰遵巖震川荆川而上之則歐陽止矣見聞限之在此慕悅在此執守之堅定遂在此其歐陽不啻僕之於五經外之戰國先秦龍珪峰遵巖震川荆川不啻僕於五經外之戰國先秦龍門昌黎也昌黎孟東野書曰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倡之而和者誰歟況區區李生欲與天下爭文哉譬之睡然老嫗向當春女子華朱粉矜顏色豈不可恥惟竟何家蔗也四君子擊蔗而嗜味者也味竭矣出其楂抵之地矣乃屈地拾其楂嗜之以爲蔗之在是也不亦可哀哉然僕之言此是又睡然老嫗與女子華朱粉矜顏色者矣所選定本不敢即刻欲塗之蓋僕從今又不言文也

與龔介眉論古文敘事書

文字敘事僕與足下年來相究論蓋深矣夜來偶有見敢以質之史記豫讓圖殺襄子不得殺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耶曰我是也其友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耶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呂氏春秋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

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予之才面
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
必成豫讓笑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
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貴夫吾所爲爲之矣凡吾所爲
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敢從易乎兩家之文不相
異者也而所以文之有異者惟漆身爲厲吞炭爲啞史
記敘之以爲爲厲爲啞云爾滅鬚去眉自刑變其容乞
妻所妻曰狀貌不似音何類也豫讓於是又吞炭以變
其音是不特吞炭之意見並豫讓之苦心又敘進一層
文字亦又進一層意矣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

心事君之意深矣以其文則猶渾然呂氏豫讓以爲是
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其於懷二心以事其
君之意何豁然也此大類釋史記之語史記之語得此
之語乃見意豫讓之爲此不爲彼益乃見意不晦史記
於六經之文有變易其字句者其變易之無不造妙當
作刺客傳其於呂氏春秋之文當謂其如何乃變易之
其變易之而不及呂氏之原文以太史公自較之豈其
不自知之何故太史公固有意不襲古之文與豫讓傳
不襲古之文六經之有變易以下
原闕

碑銘李斯不可及矣斯銘辭即其正文後人以其事序
之前爲正文其銘辭直若繫焉且甚略略失之矣繫則
卻好此變古文爲古文者作碑宜作此體也李斯之後
昌黎亦佳者總遠逐李斯李斯大要極奇極古學其古
即拙硬學其奇即怪他人之奇古易學李斯之奇古難
學也昌黎患平有不平者即佳其佳者大概亦奇亦古
古無拙硬之病奇則怪昌黎詩多絕險之句其爲銘辭
固然蓋從焦氏易林變化之者與四字之奇者詩經之
變雅古歌謠往往亦見之僕常以之合焦貢爲銘辭即
不及李斯亦庶幾與昌黎小異是僕之所以爲銘辭者
與龔介眉陳椒峰論古文選本書
文統續起大工大工既起當即告成事斯文之幸也兩
先生不廢棄無能以僕之文選入其中顧僕何人僕之
文何文敢與當今之諸文人酬乎前輩文友並鄉霞公
文起之選亦以賤作入其中僕已作二千餘言上之猥
其刪去今文統所以不即慰二公之刪去者編料當今
之世文拾興起塗蕘之子莫不相與言古文二公收之
不勝收所鋟既富資費必艱二公家居讀書清貧自守
必不能使其書之告成事也今得當事之助則泰山可

高滄海可大旦夕之閒大貝天球光燭天地僕之文亦
得以使人見之兩先生之惠也然使人見之僕之面目
盡露於此矣僕年二十學古文今四十餘年矣初與虞
山先生議論不合近在錫山請教太倉先生復不甚合
文友公又連當世之文公左之僕因思世之文非僕之
所謂文僕之文非世之所謂文而孤陋執守絕眾人之
見譬之臨江之釣鉤箴芒距芳餌微綸加之以口口嬛
嬛之數終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烏號之弓飛綦
衛之矢重之羿逢蒙子之術以要高鳥終不能與羅者
競多也何者所持者小也以僕之文見當世文人蝟縮
蟻藏掩面過鏡二公乃錄之其以為口而錄之乎亦憫
其在羣與中已久乃姑錄之乎昔之人言之矣卷脤裹
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
而無家也以為是而可以不錄若夫豺狗之驟當其陳
也盛以筐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
行者踐其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欲復盛以筐衍巾
以文繡不可得也以為不是又竟可以不錄也且僕方
蝟縮蟻藏掩面過鏡兩先生錄之僕將有名稱於當今
之世以僕乃留名稱於當世僕竊自病之病之而終有
文在當世是猶之畏影者自顧其影輒疾走之走愈疾

而影愈不得離自以為走之尚遲乃力走之不知蹝入
乎陰處則影自滅也僕病有名稱於當世而又留有其
文之在當世豈不亦畏影者哉二公論世之暇不亦笑
僕乎僕薄暮矣學易未達常恐精力銷亡思屏絕見聞
返觀畜照而遽敢立名當世其文又與當世之文不合
徒滋人議論男子樹蘭美而不芳僕之謂也惟兩先生
教誨我成我將所選僕之文刪去俾僕得以一意守拙
閒然斯世況文統一代之書以僕之濊粗雜其中自宜
為精者之累又在二公之潔此書也

答潘大生書

大生足下屢接來教即諄諄屬僕作文字毋屬人愛僕
甚無已也莊周有言與其是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
於道堯安得不是桀安得不非自其化於道言之則堯
桀不必是桀桀不必非也此莊周之未始藏其狂言不
定以語於聖人之道不可學也不必學也而學之則亦
可以表大同之於人故其言之猶無罪也若所云屬豈
直非之有甚非者矣世閒惟蒺藜荊棘以賊物為性故
從來之喻小人者常引之僕於作文之人其施之何竟
類是彼作之者各有以自命不相下非之必攻擊攻擊
之禍機必於是始古之以文字殺身者有矣僕殆懼也

乃自遍閱其文自求其文之屬人者不得或在辨是非之閒乎文有其是者卽有其非者猶西施之於嫫母然不可混也使西子嫫母相與並列其於西子曰西子也於嫫母曰嫫母也人誰信之又使於西子曰吾見西子也於嫫母曰吾不見嫫母也人又誰信之則西子嫫母之必不可掩而掩之者誤也然此則無害而有害之者如朱紫然朱混於紫朱之困也不病紫也紫混於朱紫之逆也病朱也是不可混者也故孔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所謂在是非之閒者此文字之厄也故僕常謂數年之前天下不言文則天下無文無文而亦無賊文者今天下皆言文則天下有文有文而反有賊文者辨之甚易而人多不知故卒無辨也然何可不辨譬諸佛老之書世之學士大夫自非眞知孔孟何文不讀然使以其書竟與孔子之五經俱尊之頒宮以教天下後世之學者雖以梁武帝宋徽宗敢乎故申韓亦各有其書其書不得與孟子並豈惟孟子且不得與荀楊並然其書侈然行於天下天下之人有不思而侈然學之者矣卽在孔子楊朱墨翟亦且與並而不能終勝則以有孟子爲之辨也有孟子辨之於前故後之學者其於申韓之書猶楊墨然其侈然行於天下與天下侈然而學之者至是蓋思也亦不能終勝也若夫佛老有學之者卽死於佛老眞知佛老者寡矣眞知佛老必不學佛老學佛老必非眞知佛老者也疆界自明也則自正也故古來以佛之加於孔子惟柳子厚爲然彼其人本不足道故其言敢於冒天下之大戮而不顧近代茅氏徒以其文辭之故錄之以與昌黎同爲一代之偉人則不學道之過也夫文人無申韓之才不能爲申韓之術無楊墨之才不能爲楊墨佛老之術而無申韓楊墨佛老之術則不能爲申韓楊墨佛老之言故其言不特不能爲聖人之徒並不得爲申韓楊墨佛老之徒彼各有其精靈在中結聚深堅發揚猛悍故各能於聖人之外震動天地雄出人羣而文人靡也然靡矣乃又反尊其術讀其書而於聖人之言反忽之則益靡今之爲文者又加甚彼惟於唐宋之八大家顧瞻轍迹矜趨方圓緩取糠粃效猶音譽蓋獵其皮毛嗜其餘味文之瞶瞶者多矣卽其於唐宋八大家之瞶瞶者多矣彼不能爲申韓楊墨佛老則亦不得如申韓楊墨佛老之爲害正不得大覩之以與之相辨而在文之中足以賊文則不得大覩之以與之相辨者正不得相忘故僕又常謂世之器能矯異之人飛揚跋扈人多忌之而有時爲國家立

非常之事業若循賢者抱德有禮大名歸焉於時無有
擠反有害耳夫文亦如是矣故昌黎言文謂家中百物
皆賴而用也其所珍愛者必絕異之物則著明之曰聖
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
樹立不因循者是也夫世之爲文能自樹立不因循者
寡矣其在器能矯異之人僕旦暮思遇之而獵其皮毛
嗜其餘味者比比僕常歎焉僕則又謂以今之世文在
草昧斯欲開闢之事難於昌黎而功亦大於昌黎蓋昌
黎之前其爲文者猶能自樹立特所以自樹立者非也
故弊也衰也今則惟一往因循又昌黎前之文其自視
但以爲一時矜起之文不敢謂古之文在是今則竟謂
古之文在是是紫之奪朱嫫母之貌西施者之所爲以
爲庸者之無所害也不知其所以賊文者正在是則文
之關係正在是僕故辨也不能學莊生也是之非之之
謂也僕與琅霞子各有辨其初本不敢見之人人見之
即以爲罵故足下亦以爲罵云爾然足下固愛僕之無
已與他人不同故不禁諄諄亦惟足下審之

與姜西溟書

西溟足下變在貴地歷有年所介冑之士不遑他及以
足下之賢竟成隔世憾也如何然聞足下方三十以外

之文固已亡於是後之作者又不能從荆棘之中開一徑路與周行達亦竟以八大家之在是不知其文之已亡於是則已之文亦竟已亡於是也僕常謂六朝之文如人之有病元氣中絕望之才困憊無不知其將死明之古文則病根總之深總之不可以生而氣色猶善猶僕僕然人也望之竟無病不知其病之伏有隱於六朝者故六朝之文其病易知明之文其病難知近歸德侯生得其萌芽久病之後忽有生氣而長養充發未敢即云是當有偉人奮興以爲已任乃昌黎起八代之衰固定力之所致當時以柳子厚爲之友李翺張籍孟郊之徒相與羽翼然後昌黎之功以成今則不然海内之文心汩沒已久二三塲策論之文屏中軸上之文廢書生摭拾諂媚之文且有稱爲作手立名當世當世之人且翕然宗之者文章之道在彼不在此故僕又常謂昌黎之於八代之文謂之起弊維衰其在當今竟當云開闢而開闢之人非英賢蓋世不能爲功或有之世又不知其爲何人則不知其爲何如文孤立之勢且成危殆讀大作喜同志之有其人也得見之一日即讀之竟又始讀之百家之能貫串以主於中放乎外恨未能多讀其諸體亦未能備見面晤何時想望想望重其札中過承垂念至謂鄙作之生新矯異此文字之病也足下教我矣敢附區區不盡不盡

與周伯衡書

僕樗散無能足下不棄委以太恭人墓誌銘古文也古文文之大者碑傳墓誌銘表則又古文之大者僕安敢率易爲之今幸有以報足下也然古文終難言之古文如碑傳墓誌銘表又終難言之矣僕在毗陵與龔介眉終年論此謂傳必如司馬史記方稱作者此外即班固漢書恐亦記載之書不得以與司馬氏之並稱作者也碑惟李斯其後則惟昌黎昌黎之於李斯猶後

世考文者之視古篆然古篆無論其難爲爲之亦難以行於今之世則今日固有其文字故古篆雖鐘鼎存之若今之文字雖變乎古法而固可行也行之而變乎古法實又有其古法之在中雖變古法之在中有其古法之在也而各有其古則昌黎之碑正視之李斯所能各著之乎碑者也僕爲之則昌黎然效之益遠遂亦自爲其碑其碑亦似可以自著之於碑惟誌銘則去昌黎遠矣昌黎誌銘眞絕世之文也僕於是爲之爲之則復外昌黎作喜同志之有其人也得見之一日即讀之竟又始讀爲之本乎經史鍛鍊磨切借昌黎而不借昌黎其爲誌銘又似可以自著之於誌銘然僕之爲此苦矣僕困學

人也常恨貧賤過劣讀書數十餘年無以上追古人而讀書窮能苦亦窮能有得則又喜亭貧賤之正不敏而過劣蓋敏之必無能讀書如僕之苦不苦則不得而過劣則苦苦則得之者窮亦不少也故僕每與人論文必先論學則觀人之文必先觀人之學其學或有過於前之人而文反不及之者矣然學有過於前之人而文之反不及之者有之必無學之不及前之人而文之不及前之人而文之反有過於前之人者也故僕之於文不敢恃其能文恃其能學不敢恃其學之有過於人恃其苦學之有過於人之推許前遂飛越謂不可量於是圖爲文圖獻文以圖獻學交者則朱長孺出入二氏不亂孔孟文以達之則龔介眉僕每與介眉語引孔子之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謂修辭立其誠故以斯文之喪與不喪屬之天蓋此則孔子之所謂文豈如後世文人之所謂文乎蓋文人之文則文而已也乃文人之言文者曰本六經以正其宗參性理以端其趨旁搜諸子以著其色遍採宋以華其采此亦猶言文人之文則其言似是而非也性理一書統乎六經正宗於六經即諸子百家皆一理條貫更何有端趨之法乎今分別柘取不特諸子百家不相爲用即六經性理且歧視之矣文人之文終無得於聖人之文則終無得於文人之文故謂其言之似是而非也大約以文人之文言文易以聖人之文言文難以今文人之文言文易以古文人之文言文難蓋古文人之文文之外別有以爲其文者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盡之矣近代且益甚制科之文既憊精力於壯盛之二三十歲時及一日服官又別有其急之者或能礪乎古等之從前更端爲學已失之半生且又不得進力悅其閒方識路於文即中懷希倖王公大人一相

文者圖爲文爲已乎爲人乎則爲實乎爲名乎而其爲文也入乎不入乎深乎淺乎是乎不是乎若草野獵名之士本無能自立徒取前代大家之精粕爲之稱譽援引奔走相赴意不在文而在文尤鄙矣至若負才原過人率意矜高果於自命或洞然有見困在下愚或歧路旁趨或習尚深染其於文總難言之文之不能振起之如古之文人總繇此故僕常謂六經以外左傳史記不復可得左以無明司馬以腐乃得有此若墓誌銘之文貴爲昌黎之創體雖非貫道之器唐宋以下無有與並之者當年流播憂虞精鑿萃厲文之外無所可爲而爲

之乃得有此文之道大任人可爲之豈必毀身無用無明無所見與流播憂虞精靈萃厲之人乃可爲之然以左氏司馬氏之文如此韓氏之文如此文章之道其亦可覩矣僕困學人也困而不學於斯爲下矣僕或免焉若困學之可與有知僕猶在千里之外僕懼之也足下天與之才古與之學詩在唐人之閒煌煌燕山爲作者弁冕古文筆力高古絕倫願砥礪同志窺浮華之士棄之拔海內之眞實讀書者與之言當今之文庶乎其興起與知足下垂盼因報墓誌銘及之惟教我

與方婁岡書

邵公來學士先生不寄一字怪事怪事公忘李生耶李生似不當忘也李生不當忘忘之可惜在忘者婁岡尤不當忘李生乃竟忘李生可惜在婁岡也僕意婁岡學士必不忘李生總是尤與病兩者李生非尤與病之可者我於斯之人乎弟子矣無弟子我者矣昌黎之自任如此僕不謂然孔子之弟子以後人之所謂賢者較之何如世有孔子自然弟子世無孔子恐弟子之難言也生僕又憶讀書則知有書知有李生知有李生愈不當忘李生然以婁岡學士之讀書而忘李生猶蓋師亡也僕自少時即喜古文至今困學三十年餘矣愈於不讀書而尤與病之忘李生者也問學士公之讀書何學邵公以考亭對僕知公之學考亭久矣考亭之學學孔孟者也今先生學考亭見孔孟於考亭耶或即考亭索孔孟耶亦或即考亭之當孔孟耶而先生之所謂考亭固孔孟之考亭乎亦考亭之考亭乎不然則婁岡之考亭乎學孔孟孔孟可無更言學考亭即學考亭亦必學孔孟然後無敝於學考亭尤必有以自得乎考亭然後得乎其爲考亭則婁岡先生自有婁岡之考亭是又必得乎婁岡之考亭然後得乎考亭之考亭婁岡然乎何如考亭之得力在晚年一轉使非有此之一轉則終身語言文字之學不成其爲考亭矣僕則猶恨其轉之遲也吾黨當轉乎其轉之當計之晚與不晚乎學士公語我

與顧云美書

周照傳奉大教敬服敬服韓昌黎云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其意以其上之惟孔子也無孔子無復有上我者我於斯之人乎弟子矣無弟子我者矣昌黎之自任如此僕不謂然孔子之弟子以後人之所謂賢者較之何如世有孔子自然弟子世無孔子恐弟子之難言也蓋師亡也僕自少時即喜古文至今困學三十年餘矣初學時每有作即自見好久之皆妄也在昔人有言一人行路望日之所出以爲是東也於是依之而行及暮喜其得東而不知其已入於西矣僕之所作蓋類是近

十年內方有適主猶搖奪者有之近五年內則乃定然
文章之道大終不敢自信乃遍遊海內冀有教我者僕
且北面爲弟子則竟寂寞無所遇嗟夫無師哉是惟友
生之間彼此之相爲礪則彼此咄咄成何非師師又
在也周照何足作傳李雲田以傳請於僕僕豈以雲田
之請卽與作傳竊意僉事公固殉國難者雲田妾其女
竟不顧則亦已矣又欲彰之人故僕之與作傳罪雲田
也雲田亦先有傳其傳及周照之失節其意以爲失節
之婦吾可以妾之耳蓋自文其過而僕之爲周照諱不
入之傳益不與雲田之文其過也是所以罪雲田也若

錄其賦又錄其喪禮議議禮豈婦人之事又豈周照之
能之者僕錄之以見女子且欲與於知禮而雲田不然
耳故首云周照讀書李雲田亦讀書意在相形以顯著
雲田此作傳意也僕於文字無他過人處惟碑傳苦心
日久頗能有得卽不敢竟方古人較之近代頗亦不苟
敢以質之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格物自是見物之
作者矣然禮議本繆徒以著雲田之過入之僕亦遂繆
則不見物之則未可以言格物也僕與李中孚論明明
來書辨晰確正使僕之麤疏一旦自見得自警省是師
德謂明德是物之則觀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德字謂何
哉何幸何幸兩口來殳山殳教僕屢棄新舊文十餘首
即則也故明德是則則是明德而明明德上一明字是
中有佳者僕自好之不肯去則曰累是集矣力教僕去
功夫卽格物也故僕又謂明明德是格物渾成道理格
之僕且面去而背自憶思忽寐其所以墜夫是宜去者
物是明明德實落功夫故大學言格物只言物未常言

物之則蓋則卽明德明德卽則明德爲本體物之則爲
物之本體□□本體豈徒然得見在功夫矣□□□□
□□□□格物將以見字爲功夫□□□□□□□□
□□□以見之然後物之則乃得見無以見之物之
則何以得見只言見不言則之何以見則之則似是
格物非格物蓋見物之則似是現成語非用功夫語也
儒者學道須要提起大頭腦格物是大頭腦又須要有
把柄物之則是把柄先生指出則字當是爲格物指出
把柄來或謂格物物字出一則字於大學不合愚謂有
明明德一德字此一則字亦安放得下不嫌添出但只

是格之義未說破至於一物之則物物之則物物之則
一心之則見一心之則卽見一物之則亦見一物之則
卽見吾心之則眞是精義至論惟格字終未說破窮考
之宋儒明儒諸語錄亦皆未得說破撞來撞去有撞著
者又復撞開去僕爲此懷疑久矣日來竊有見願先生
先發明之僕繼之後就政焉
與余飲虹書

日欲望貴莊聚晤以買舟之艱遂違切願僕常謂貧富
二字相去天壤處今之世不但無繇至富卽有繇矣至
之亦已恥矣惟守貧耳貧之一字又惟足下可以當之

僕安能貧直窮盡矣窮盡僕之本分可乞食乞以食之
無乞食處隨其餓之死闇家不問其何如僕之志久定
矣乃猶得延殘喘又不肯自棄畢精古學縱橫諸子百
家而歸本五經近年於易頗有得得三分三年內又益
一分其四分使天假十年之活可六七分春秋亦頗有
三四分然耳目已竭精力已疲人之困學如此或畜息
時日夢魂卽亂荊棘卽生如水之流相續自斷之不得
天之生僕原以耐苦又爲學苦苦而不能得出則不能
甘然能勉耐之似卽甘別無所謂甘僕一生之甘似卽
在此毗陵得勝友龔介眉相與砥礪生平願足惟不得

與足下聚晤相思無已足下田園之樂別有天地閒日
講四書聖人之道備在四書當從文字外別索源頭見文字
頭在文字從文字見文字則文字已耳從源頭見文字
則字字字字源頭若科舉四書非聖人之四書也
足下當不墜此矣小兒渡江忽記足下七十餘僕六十
餘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足下之知生何如僕則全然
無知魏甚懼甚使中頻教我
與山西方伯王養樸金亦希書
紀載書昨以其略具聞之矣昔之臨安諸明公各得其
一書而忘其書之得到臨安者何自卽忘垣公所以致

之臨安者何故坦公亦竟自忘其何故坦公或本不自忘之而故忍情以相忘但使已有其書諸明公亦遂以有其書僕遂爲坦公之忘者矣諸明公意中亦遂相忘僕諸明公意中亦遂以遺此坦公意中亦遂以遺此坦公意中或難以遺此也僕意中卽有以遺此而諸明公意中或則難以遺此也僕所以圖此者苦矣念之常自懼以其家積此書歷三世其九十餘年費二十萬金然後乃以有成集僕嘗圖之計畫於懷夜以繼日凡十餘年幾危人之門戶幾大觸其後言之敝師桐城先生先生欲言之長公學士僕意此書渡河則野無遺種於是百計遮飾以宿之南方爲人至於欲危人之門戶利大觸且至於倍師尙安得爲人凡以陷嬾於此之書也僕於此書如此今其書錄成而爲諸明公有矣坦公一生好忘況此書又況僕然諸明公固不當忘也諸明公所得書亦難讀惟正公一本則如其原本蓋正公之在臨安以嚴威著臨安人憚之獨用意不敢鹵莽有遺落則存此書者正公耳卽原本在今日亦已幾鉄獨有正公此本數百年之典故在焉則此書之在正公猶周禮之在魯也正公自宜重而正公重之則冀若廣之使他處各藏畜乃得無孤危今孤危矣卽請守之固宗廟之器將無同焉則止矣謂必世

王亦好藏書楚大國也讀書之家往往見之獻賊流毒大家之藏與敝蜀俱盡世非有秦火書之禍乃若是其甚今之購書家開起其刻本自易若鈔本難矣此之書尤難矣正公之獨有此信當世之幸當世又太平無盜賊書以能安然固閉而所云孤危僕竊恐之僕故請正公當重此而正公之欲重此莫若廣之使他處各有此是又在兩先生也蓋正公之獨力不能以舉此也獨力不能以舉此正公所以益匿所以益成其爲孤危也鈔書之法已面悉之矣不過紙耳坦公之物已背人固其天性然深心猛圖務在必得誠有過人者一時諸當事

又皆相與奮起若惟恐失之豈兩先生不及坦公太原之諸當事不及臨安之諸當事耶見賢器而讓之人此為上智見此之寶器亦並讓之乎賢乎不賢乎賢不賢之關在兩先生之審處矣刻下必馳正公願兩先生圖所以有此書僕雖假人手自私實亦公也

與侯仲良論孔子讚辭書

丁日觀禮先師廟子時天全暗得雜之眾人中忽眾人嘈嘈言足下作孔子讚雖名讚實毀也旁一人解之曰慮耳鳴乎毀孽公謂孔子可戲乎戲以為毀罪又當何如言此必其黨也蓋指言者之黨於足下邊巡退後稍

乃竄去幾大譁僕前問之遜云慈悲不如佛威猛不如佛孔子皆不忍戚之者也眞慈悲矣充之至於周之犧牲易雲長後世多不肖子孫當年皆沒用文章僕駭甚既思去白鑒人相殺天子流涕不加誅刑法廢殉人無忌為足下讀孔子之書者也以孔子之書得第者也豈其然忽於他處悉之果然則大駭既又思之世之人無不尚悲於是盜賊孽與斬刈如草天下枕骨號魂履腸墜體佛者也尚佛豈能尚孔子無不尚壯繆侯者也尚壯繆侯則以佛與人民之慘傷不可言原其所以皆佛之慈悲為之者也侯豈能尚孔子不尚孔子而尚佛尚壯繆侯宜足下之言之也言此則夫佛之慈悲豈至此以仞慈悲者誤也是則佛之慈悲也孔子異是猶天然其於物也並生也並育也有以經綸其間細縕其裏不相亂也不相示也如是而已矣而壯繆侯有孔子之不如者矣宜足下之言之也言此則孔子竟不如佛竟不如壯繆矣不如壯繆宜其物已就理矣物就理則天大矣聖人大矣是則孔子之慈悲也足下則以為不如佛也若威猛云壯繆豈以史言及予孫之不肖文章之沒用也乃不如佛則謂在慈

曹操欲遷都避銳之語乎從來英雄之稱於世者必有曹操欲遷都避銳之語乎從來英雄孤與使君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矣夫操之自待修矣安有曰漢高魏武即操之語昭烈也謂天下英雄之稱於世者必亦一時相戮美之辭魏武豈然乎觀其言曰使國家無蜀漢高魏武即操之語昭烈也謂天下英雄之稱於世者必西夫子之號此蓋愚亂不識字不量高下者之言乃更在夏后氏甘氏有扈氏不服敢伐之大戰於甘誠有扈伐崑尤最為暴乃徵師諸侯戰於涿鹿之野禽殺崑尤

氏在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敗桀有城走三嬖伐之滅夏在文王爲方伯征不服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在武王翦商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四騏彭彭其威猛如是是皆帝王帝王皆聖人以孔子之聖獨不得帝王之位然不得帝王之位而帝王之威猛固盡在孔子矣蓋備有其德矣夫聖人異乎人孔子之聖人又異乎聖人者也以聖人與孔子較且難言之矣況下於聖人之人又況三代以下之下於聖人之人則又況漢季之一前將軍乃欲舉之以與孔子較乎哉何誣也夫佛西方之鬼也謂孔子不如其慈悲猶莊周之詆堯舜禹湯文武聖人固不能必保其後世非通論也當年皆設用文章僕尤惑之甚孔子當年之文章卽今之五經足下視五經何如有中有脫文觀於夫子實於堯舜遠矣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當時惟叔孫武叔毀之自是又見之足下若以爲戲自孔子至今無戲之者幾千百年惟足下一人耳不知足下何以一旦出諸口如此令人之聞莫不驚顧錯愕甚且憤憤可爲寒心取怒於一夫亦且不可況取怒於天下取怒於萬世閻足下將佳集之傳送於人者二百餘本願多方盡數收回無落人手中如是視坦然終於戲毀足下固有以處此僕不敢知矣足下網文爲我輩

孔子尊老子詆龍逢比干蓁宏伍員尊善卷王子搜顏闔之意今繼衣之徒引列子之語謂孔子云西方有聖人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謂佛也遂謂孔子其時已知有佛孔子已尊佛此猶爲左道者之誕語不足辨若威猛不如雲長則鑿甚子貢稱夫子溫良恭儉讓不言威門弟子記夫子威而不猛不言猛足下之見或在是夫五帝以舜終者也當時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以帝鴻氏少皞氏顓頊氏縉雲氏皆不能去至於堯亦未能去舜乃去之孔子之讚舜也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三王則文王異矣而文實造周詩之贊文王也曰不大

巷前拜別越版險經混沌之地計時兩歲路萬里氣血枝梧不諳自存惜乃耳目茫然返矣無幾何卽徵趨先生悉種種或言先生之但緇衣朱已也意亂今人之所謂譯師有弟子帥之盛威儀南面向人說法蓋枯心絕人之爲別有所樂則所爲固然僕聞之大笑以海內數十年疎異之魚山先生迄暮齒乃然私心又意是不過溺於左道者之徒凡此僕則素不與之言止爾卽其在先生僕亦不相言止爾忽有人言先生曾過鍾山一再反顧去不拜有問先生何爲然則曰佛之道君父拜於君父不拜僕駭愕失魂魄先生眞然哉先生之爲人人之命之固在千百世卽先生之自命之亦當在千百世而所以在千百世者先生能之爲僕知之爲其知之何也卽以其爲佛之弟子知之也其以爲佛之弟子知之何也先生之爲此也有故卽本其拜君父之故所處之勢窮心思痛悲願覩煩苦饑爲不能編民懼降志無所復之也則緇衣已爾是人之命之與先生之自命之者矣則千百世矣僕常謂孤竹之子彭咸之魄使當日棄歷誠探所見之誕處誠無際所謂出乎天出乎地出乎天出乎地者也先生之於佛何如哉竟如佛哉竟如佛則不拜君不顯然左道之如佛愚夫愚婦襁之則亦已矣愚夫愚婦之何哉彼原襁、緒紳先生莫襲之亦已矣乃又自爲之何哉彼原不讀書不解學先王之道之所爲或讀書解學先王之道亦爲之其於先王之道也淺略在中固無所窺見則於左道之如佛遂乃惑之矣所以惑之者何也以異於吾之道而可喜也我言人彼卽言鬼我言鬼言人彼彼卽言人復爲鬼鬼復爲人義取相反事取相害不反不害不以爲道繇是我之言人也言地爲言天爲彼卽更有以言之在天之外地之外人之外夫在外則出乎天出乎地出乎人矣出乎天出乎地出乎人則莫有尊之敵則君父拜我於君父不拜矣先王之立朝廷上也屏元妃於至尊之前擊之痛惡其無君也以先生之若此當時使有人自殊方來高其土服秦髀自上望闕庭修然一再反顧去不拜如先生之過鍾山先生之痛惡擊之豈後於至尊前之元妃乃今日將何以自容之如此僕亦嘗讀佛之書矣彼所入堅頑則所入苦入之矣所入莫有尊之於我我有君我有父皆拜我而我不拜者人也先生之於佛何如哉竟如佛則不拜君不

拜父佛固如是若未能如佛而不拜君不拜父是先生之學佛非學佛也學其不拜君不拜父者而已矣佛之爲害也其猶大者在此而其爲害也他難見此之猶大者易見以其易見者而不見亦獨何哉昔之人主有讒去者矣唐高祖是也其時在廷諸臣竊學無識無有儻者輔相其閒使君德不成千萬世之奇痛不能快之於此一時惟北魏則崔浩在焉竟去之廟塔之在魏境者無子遺惜其非一統之君魏之境外佛之存者自若矣其後之欲去者寡遂延之至於今日以禍患天下夫天下之禍患難乎其去所從來遠矣帝鴻氏渾沌少皞氏窮奇顓頊氏檮杌縉雲氏饕餮是四凶者堯舜不能去堯又不能去夫以堯之帝也不能去至於舜乃去之其後殷紂之虎豹犀象周公去之虎豹犀象末矣而周公去之周公蓋檮杌乎虎豹犀象者也當時箕子微子比干不能去武王太公又不去周公乃去之至於孔子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君父益墜孔子修春秋春秋遂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不同而亂臣賊子懼是竟去之矣然不能以誅去之而以言去之孟子亦然闢楊闢墨楊爲我者也墨兼愛者也孟子推之以至於無君無父無君無父安得不去之而亦以言去之則君父之大也人之爲物必如梟之類嗜食其所生又必如人之類自甘心之不恨也故天下不可與勝以禮者莫過兵車矣魯僖公二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下超乘者三百王孫滿曰秦師必敗過天子之門而無禮不敗何俟是與比周則渾沌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則窮奇貪於飲食圖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則

窮奇顓頊氏檮杌縉雲氏饕餮孟子曰吾之乘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一也春秋爲天下之無父無君者作也乘檮杌相與等則乘之書檮杌之書必亦痛誅天下之無父無君者而顓頊氏之檮杌天下之人叱號之則檮杌之爲物必如梟之類嗜食其所生又必如人之類自甘於無父自甘於無君而不相忌之於嗜食其所生者也以今攷其實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則渾沌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則窮奇貪於飲食圖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則饕餮其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囂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則檮杌縉渾沌窮奇饕餮推檮杌縉渾沌窮奇饕餮總之如檮杌縉之無父無君者也乃帝鴻氏少皞氏顓頊氏縉雲氏不能去堯又不能去夫以堯之帝也不能去至於舜乃去之其後殷紂之虎豹犀象周公去之虎豹犀象末矣而周公去之周公蓋檮杌乎虎豹犀象者也當時箕子微子比干不能去武王太公又不去周公乃去之至於孔子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君父益墜孔子修春秋春秋遂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不同而亂臣賊子懼是竟去之矣然不能以誅去之而以言去之孟子亦然闢楊闢墨楊爲我者也墨兼愛者也孟子推之以至於無君無父無君無父安得不去之而亦以言去之則君父之大也人之爲物必如梟之類嗜食其所生又必如人之類自甘心之不恨也故天下不可與勝以禮者莫過兵車矣魯僖公二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下超乘者三百王孫滿曰秦師必敗過天子之門而無禮不敗何俟是與比周則渾沌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超乘且謂之無禮如此天下之至無良而叛君叛父者卒乃敗夫以免胄超乘謂之無禮如此以兵車之免胄又莫過盜賊矣漢魏之交盜發漢諸陵至文帝陵所泣

曰此文帝陵也拜而去夫以盜賊猶如此夫兵車也盜賊也去士君子遠矣乃猶如此以是古之爲君父也何樂而有兵車盜賊又何不樂而有士君子也況先生之不拜一再反顧去之者又異是蓋當攻之聖明所自出者矣尙書唐虞之文必言文祖神宗尊其所自出也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詩永歌之亦尊其所自出而此之詩猶是周之世若周之田畝之夫琴瑟擊鼓頌原隰之美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周之去夏遠矣其歌之者周之民非復夏之民矣乃猶然指禹則其爲夏之民將何以處此而爲夏之士君子又何以處此士君子之人如先生抑又何以處此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當先生之過鍾山時使農夫見之其謂先生何不然使兵車見之又不然使盜賊見之其謂先生何鳥鵲之來鷹鸇鸛鶴爲以喻無禮其君之宜誅左氏言之矣農夫也兵車也盜賊也吾懼其以左氏之言言之先生也先生其何辭以對

答某公書

來書盛論佛佛之言曰要以譬喻而得開悟請爲足下譬喻之矣猶易然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爲六十四卦是天地所以人鬼神所以鬼神者故曰天地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乃由六十四卦推之八卦八卦推之四象四象推之兩儀兩儀推之太極太極則數不可以求而理無不備理無不備則數無不備理數之備則易之道無不備濂溪之多事也又有無極之說繇佛之道又從無極推之以至於無無極又從無無極推之以至於無無無極若是則將安窮乎若夫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爲六十四卦天地所以天地人所以人鬼神所以鬼神道大矣則數盡變矣理盡變矣楊子之多事也有加三倍之法焦氏贅之多事也又有六十四乘六十四之法考亭氏之言曰六十四卦各於其上之一畫生一奇一偶則爲七畫者百二十八矣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八畫者二百五十六矣自是則九畫十畫十一畫又各於其上加一奇一偶則爲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繇佛之道則十三畫十四畫十五六七八九畫二十畫三十四五六七八九十畫百千萬億畫無百無千無萬無億畫又無無百無千無萬無億畫抑又無有乎無無極則無無極賤矣無極又賤矣太極又賤矣無有乎無無極則無無極賤矣無極又賤矣太極又賤

兩儀四象八卦又賤矣六十四卦又賤矣無有乎無無億無萬無千無百畫則無無億無萬無千無百畫賤矣無億無萬無千無百畫賤矣億萬千百畫又賤矣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十十九八七六五四十三二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十九八七六十四乘六十四加三倍又賤矣則六十四卦八卦四象兩儀又賤太極又賤無極又賤矣易之道固聖人所以利天下之用者也其所以利天下之用者何正在此象數之間矣莫不有吉凶則莫不有象莫不有象則莫不有數聖人爲之極其數定其象象定數立道彌綸焉故天地不能違人不能違鬼神不能違佛顧欲違之而言無無又言無無有乎無無又言無無又言無有乎無無舉聖人所以利天下中有脫文夫討賊者必知其賊之所在而後乃發兵討之佛之言亦云然或知其賊之所在而不討與不知其賊之所在而討之者其罪倍也今之賊益知之焉而不能討則亦已矣又反爲賊反爲賊則亦已矣又掩其爲賊之名而曰我聖人之徒也其誰信之哉當今之世數天下之賢者必不敢後足下之名足下之賢者亦不肯自後其名乃顧瞻於聖人與佛之閒使天下之人名之以聖人之徒則佛名之以佛之徒則聖人孔子曰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足下何執乎僕文字人也聖人之道本無所窺見然不敢爲無本之學每讀眉山長公王荊公之文未嘗不歎服而以其諭沒於佛則憾之隨棄去今佛之蔓滋甚於往日學者之悖叛又甚於往日吾道之晦蝕抑又甚於往日雖吾之道其晦蝕不關係於佛然吾徒不能守之而又逃之其賢如足下則又依違焉嗚呼豈其然乎僕之於足下罪矣然其言妄乎否乎願有以復我與王雙白書

雙白足下計歸靈巖二十年餘矣是果能清靜者耶敬甚敬甚僕徒役役世間與諸文字人囂囂露其頭面醜不自覺媿如之何當今之果能清靜者不少棄妻子廢祭祀以趨之佛豈其趨之竟如此或荒榛顧瞻出涕無所據我毛髮惟此緇衣耳以僕之揣於諸公當然足下當無不然矣有女子盛年曰失其夫哀思痛泣毀形變貌故人之身雖王公大人之慕何以奪之乃學佛而爲尼其守益堅夫守之益堅是也然尼矣非婦人矣本欲其身之無所奪固有以奪之以足下之賢何以論此或以佛聖人也聖人安可以不學學聖人安可非之然必我中國之無聖人而彼有之往而學之於彼乃可耳我中國之聖人何如哉堯舜矣禹湯文武周公矣孔子矣

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及佛乃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學之於彼則可此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又何如哉解之者又謂佛老之與孔子其道同僕又惑之夫異則去此以就彼宜也若其同也直學之孔子足矣又何必佛哉今足下雖緇衣每與僕言皆聖人之學未嘗一字及於佛然與僕言則聖人其在靈巖與諸佛氏之徒言亦聖人乎亦聖人之言是居佛之居穀佛之穀職佛之職人佛之人而奮其干戈以與相向也與之相向必不能居其居穀其穀職其職人其人則必不言聖人矣不言聖人而與僕之言則又

必於聖人其爲足下之言者難乎哉或或而於佛之地姑言佛或本學佛而於僕姑言聖人不然或學佛於在靈巖時學聖人於不在靈巖時又不然一人之身有一學佛之心又有一學聖人之心學成之後能不謬於佛又能不繆於聖人誠與欺與專一與雜亂與有人如此適萬里之遠求其周行坦然向去未有不到者乃顧望東西荒莽馳騁雖窮奔白首何有了時故温陵李氏甘心左道甯詠死而不敢竊名於聖人其意以爲已得罪聖人而又得罪佛是終其身無成也若是之定志聖人之所取而惜其用之於佛以足下之賢豈

答友人書

來書謂僕作佛家文字其文字謂僕知佛者乃闢佛過矣僕惟知之故闢之耳今有人焉服堯之服言堯之行出乎大路之上見堯是固堯矣而不得其所爲者之是堯也即欲驅之堯服乎今使有人爲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堯之行出乎大路之上見堯是堯矣堯必去之矣非堯有以得彼所爲者之是堯也堯去之乎此而謂堯之宜去也堯服乎今使堯有以得其所爲者之是堯矣堯必去之矣堯不驅焉堯將不去其不去也是乃必知之必闢之必闢之則必知之夫不知之而闢之無望闢矣知之而不闢之無望知矣足下咏吾言何如

與周樑園書

僕詩有云世人看豕鼠吾道在龍蛇樑園先生之謂乎何變化哉僕常謂人之在當世如濟川然波平水闊山崖明霽浩浩中流舟楫不驚可謂樂矣然平常爾忽焉大風自天雷霆驅走龍奔蛟橫洪波湧起其時精魄流遺耳目聾聵舟人搖搖震盪無主葢危哉然以危處危

危矣以不危處危訖不危也及其不危矣回憶前危人事之宜冥漠之應地重羽輕風旋磨錯磐一生之學問資謀艱難於此苦礪於此則通達於此廣大於此昔人謂盤根錯節可別利器不過就其才言之若夫盤根錯節之爲害才無所施則進而求諸本源矣先生殆其然乎僕老矣未讀之書未立之業屈指何限正如日暮之途中心皇皇盡力鞭策望村火驅馳不敢怠息然書生之呫呫耳其得力處皆在名山大川滄海異域之游與從前之患難日也因歎草野孤子羽翼寡黨年來海內名流又相繼凋落猶有存者學問道隱膜拜以下原闕

與章尤公書

信來知足下傷甚然巫氏之所爲可信耶本以過傷信不眞陷於左道如楚之熊魚山桐城之方密之浙之金巫氏之術益傷伉儷情之深難爲足下卽解之然亦可爲至此漢武帝李夫人歌云是耶非耶武帝亦自疑之矣張南軒云使人之死有知世之慈母豈不深愛子一旦死矣彼之顧戀子當何如豈不時憑人言假人夢存恤之乎又人之精明者能爲厲彼帝者之如秦始皇唐太宗則精明者矣以趙高則不罪以武后則不罪獨何

教我母以告伏跋可汗疑母讒不治敬愛如故巫氏不惟荒淫且又詐如此今足下以巫自龍虎山中張眞人之處來巫氏之從來遠矣與張眞人異張眞人其先名陵今世謂張道陵不知其爲張道人名陵也嘗傳治癘鬼術鬼去癘愈益精其術初驅鬼使去後則能使之來家不役人役鬼有百餘儘僕皆鬼也自謂得道上龍虎山蟒蛇至不避爲其所吞食其徒恥之諱言以爲上天眞人之跡如此若其後之所謂眞人皆蟒蛇口中之餘骨巫氏卽從龍虎山來不過從其餘骨來求其驅鬼恐亦不能矣況能如陵耶足下讀書人也若欲言鬼神

則有五經在何爲蔽至此願卽絕巫者崇守正道保養
神思無徒苦爲也

達州李長祥著
吳興劉承幹校

帝王時數論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計之平時與數而斷其必然其信時與數之若此也夫以其信之若此而卒不驗何哉孟子之生在周顯王之世周自武王之至顯王七百年矣其後又百年而漢之高祖乃興是則時與數之不可信者也然孟子之爲此言何哉孟子豈以其見之於前者而爲言與禹之至湯也四百年湯之至武也六百年豈參差言之總在五百年之間與是惟堯舜禹則生於一時而相繼之以帝於天下者聖人之生惟此之未常曠這也其後漢高祖二百年而光武興其至晉武帝也則三百年而繇武帝以至唐太宗也則亦三百年繇唐太宗以至宋之太祖則四百年矣繇宋以至有明之太祖則亦四百年是惟周之八百年其間之無復有王者也然晉武帝其得等於開闢與其不得等於開闢與即宋太祖亦得與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等與宋太祖之有天下也不過貌柴氏之無人而坐之空庭之上者也悲哉襁褓之拉飾之以爲禪授之文與其武功又不大其所開闢之土地又不全無幾何即受制於人又即臣妾於人苟延數世之命而不恥後世之人歎其子孫之不振也而不知其始之祖實有然者也晉武帝本不足道其有晉也偪而得之於魏元帝猶之魏文帝之於漢獻帝總之以一篡而有之一篡之即無他事也則論孟子之所謂王者自當去晉武帝宋太祖而不得以與漢唐明之開闢者等惟光武之興馬上得之竟可語於高祖則竟可以語於開闢其天資之英武與規模氣象之宏遠較之高祖則有別石勒自謂其遇高祖當北面爭之退處於絳灌之列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而當時馬援亦謂高祖無可無不可光武動如管制則不如彼英雄之視人主本與儒者不同馬援石勒固自有見則不知其何如獨奸莽之竊只十八年當時之天下失於偶然又得之耳較之莽咻異矣故夏之少康商之高宗周之宣王皆同於創造繇孟子之言揣之雖即仁聖不得以與禹湯文武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之間乃武王則又與湯別也蓋武王之嗣西伯位也已老矣不過七年而即東觀兵使非有文王則七年而不得東觀兵明矣即七年之中史稱太公周公召畢公之徒相與左右王師修文王之業武王之於文王之業

君是其無以加之也則文王之累業太也其造周久也天下必歸之太宗唐之有天下也與後世不同後世全以武武而不失其正以爲猶三代云爾三代則不然必以仁以仁而後武蓋三代之人心又與後世之人心易勝以武也三代則不得即勝之以武也人主亦謂武之不可以即勝人心也於是必以仁矣文王之仁何如哉百年而後崩矣故武王之東觀兵也爲文王之木主載之軍中嚮殷聲言奉文王之命以伐之而自稱太子文王以服事殷者也竟以爲奉其命豈文王之眞有是命是固因文王之有人心其崩也未遠乘之發號以引動於天下者也故竟謂之是文王之命也則文王若猶然在其位而已之若猶然在東宮之位矣故竟稱太子是猶使天下之人以爲君臨我者之猶文王則父母之邁竟又是焉是之來也固父母來也父母之來則歡欣想望無有逆之者無有逆之則歸之也是固取天下者之權謀也然則周之所以繼商而有天下者在武王之能誅紂以即天子位而誅紂以即天子位者又在文王而不在武王也故後世之魏文帝蓋首有魏之天下者武帝則云使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武王固不得言帝文帝亦不得言創業之帝即唐高祖固統一天下以在帝位者與魏武不同論唐之創有天下必歸之太宗唐之有天下在子周之有天下在父以唐之父不能掩子以周之子不能掩父矣則稱聖人言之當云堯舜禹湯文武稱開創聖人之在其前者言之當云堯舜禹湯文而不當言武而稱開創聖人之在其前者言之當云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在昔之聖人其王天下者亦竟如斯已焉大聖人之生難哉難哉若夫堯舜禹之生於一時禹之至湯湯之至文王文王之至漢高祖或四百年或六百或八百而漢高祖之至唐太宗之至明太祖略皆必有王者興其亦未可盡信也與

武帝宋太祖計之差等其數亦各不百年所謂五百年而已矣其宜然也人不能之而有人焉能之以是爲聖人也其不能也蓋不見其然或見其然而不然聖人則見其然見其然又即然以是爲能也則以是爲聖人也與從來聖人之爲若周之文王聖人也其著之聖人也與堯舜禹湯文武夫堯舜帝王者並列故人之稱之必曰堯舜禹湯武有天下者也文王非有天下者其與之稱之若

文王論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其所爲亦慮於人世之宜然者

此何也蓋文王與堯舜禹湯武之宜在天子位而未常在天子位者也未常在天子位而有可以在天子位而不在天子位者故曰堯舜禹湯文武也有可以在天子位而不在天子位其不在天子之位也有故有故則不在天子位而在天子位者也故曰在天子之位矣故曰堯舜禹湯文武也昔者夫子固已在天子之位矣故曰堯舜禹湯文武也昔者夫子常言之矣曰殷紂之天下三分文王已有其二猶復臣之以事之也可不謂盛德哉以孔子言文王之若此豈其無實以處之然亦安見其若此耶紂之在天子位雖極暴天下之大勢未裂也且湯之創天下以武勝其子孫即既衰朝廷之威福猶凜凜然在諸侯之心故湛九

侯觚鄂侯四西伯是皆三公位百辟之右者一旦羅淫威莫可誰何天下之諸侯其敢背去而歸之文王乎即歸之文王文王固居然有之乎居然有之是敵國之所爲蓋相距而納其叛人者以人臣爲之乎況文王爲之乎孰其爲之紂寧無怒紂怒文王必備備之矣是與紂兩立是竟成立敵國紂必伐其伐之將曰以我西伯奪我土地人民有我諸侯我將率天下諸侯致天之討其何辭文王其何辭即使紂皆來會無有後天下諸侯其不加是蓋羑里之既釋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謂之征伐蓋以討天下之不王者也而專之專以征不王者也乃以天王之土地人民爲己有則不王之先在我者也乃以天子之不王者即謂天下之自歸之文王固無心據受弓矢鈇鉞之後伐犬戎伐密伐耆伐邘伐崇以今考其國與文王當時之國皆相近而詩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則豈特不歸周亦且病周安見其三分之有二哉信其有之亦遂可以取之乎五霸桓公爲盛其征伐也以爲與三代之受命無異欲遂封泰山禪梁父管仲諫之以止秦惠王欲圖強張儀告之以窺周司馬錯曰劫天子惡名也不義亦以止封禪僭也而猶有天子也以文王之聖豈

遂出齊桓公秦惠王下哉然則何以爲文王何以爲孔子之言孔子蓋窺天下之大勢而爲言耆也稷之與契同時者也契之孕孫先有天下六百餘年司徒之報已久以紂之暴適當之於是時夫是之時盡天下之大不能有安然不動之人心動之將有以禦之矣而文王則又當之於是時故父母孔邇見之風人其猶有思湯之德者疾痛悲嘽甘之不忘矣故武王之東伐也諸侯不期而會之孟津者八百國可謂眾矣其後平定天下又滅國五十夫武王之即位未久其得人心之日淺則八百國必當日之猶思殷

壹捌玖期102版

德者所謂三分有二之說殆其然與聖人之行事一民之不懷其所欲則不爲觀其謂武王之言曰時至勿疑夫時至勿疑則必其時之未至而疑者矣句踐之伐吳也數謀之范蠡數不從最後乃從之武王亦然以八百諸侯之來會猶還師凡再戰而後勝則文王固當其時之未至又可知矣可以取而不取聖人不爲不可以取而取聖人亦不爲宜如此則如此不宜如此則不如此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放桀武誅紂益避啟泰伯避季歷如是而已矣夫文王亦如是而已矣孔子之稱文王則亦如是而已矣若夫世之所謂英雄則不然有機之可乘即奮發以起故漢高祖不階尺土徒以屠賈之流誅暴秦有天下唐太宗亦不過有其藩鎮爲之父亦遂以有天下此二帝者使其當文王之時率三分有二之人與紂之七十萬人轉戰萬里血流數年不至於殤湯之社稷盡有湯之土地人民不止區區撫其後人言之曰時至勿疑已哉故聖人之所爲凡人不能爲英雄不肯爲奸雄則編而爲之曹操之言曰使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此之謂也

周公太公論

孟子好辯一章敘從來天下之一治一亂者也敘至周公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至於海隅戮之而遠之天下大悅其末章則敘道統者道統自堯舜始推之以至於周則曰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吾以是常疑於孟子之言也滅商以開周之天下者武王也而所以滅商以開周之天下者太公也孰則不知之乃以爲周公何也今考其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也太公避紂於渭之陽得之則喜尊之曰太公望其言以先世太公謂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常望之故尊之以此則太公之開周文王早知之矣文王之先君又早知之矣武王嗣位又尊之曰尚父師之以東伐其天子矣周自后稷以至於文王皆出於厚至於武王乃以權謀見非太公爲之則不如此觀其載木主於軍中風雨暴至皆懼不欲行太公強之以行卒誅紂紂之天下卒取以歸之武王爲以權謀見非太公爲之則不如此觀其載木主於軍中以爲是文王伐之蓋文王之冀天下人思之未已故乘之此兵家之智而風雨之暴強之以行又師武臣之險策則太公當是也若周公之在軍中史稱其破商入商宮殺紂把大鉞如是而已其權之固專在太公無疑也是師也乃以爲周公何也以爲周公則周公聖人也又有當著之而反不以之著者則又何也周公之一治一亂者也敘至周

聖人之道著於事業聖人之事業著於道周公固以道
著者也孔子常歎其於周公之不得復夢見歎之至則
思周公之至然則孔子之一生雖以堯舜湯文之爲君
禹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爲臣非其志也其
志則周公則周公之道與孔子之道將並著焉故仲尼
之賢於堯舜遠矣而天下人之趨之必曰周公仲尼之
道今考其實堯執中以命舜舜之命禹亦然湯亦復執
中文王則若望之武王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
施四事唐虞夏商周之聖人如是止矣今言太公而不
及周公則又何也以今之稱述古人在使人之無疑於
周公而非太公矣人疑矣文信如孟子之此言也自太
公親之原無異同周公臣也太公亦臣也自武王視之
亦原無異同以言乎知則文王太公親矣抑又審矣夫
武王聖人也猶未太公命武王之知之宜於文王之後
特繫其名命周公之知之宜因武王之所以爲名爲之
名言武王則言周公不言武王固不得言周公也今之
敘古帝王禹王天下者其各爲一代之聖人同乎堯舜
宜更言有夏乃與皐陶並列於堯舜之朝蓋大禹之聖
統於堯舜故繫之乎堯舜也況文王武王父子之間哉

則不言武王也繫武王於文王也而不言周公也繫周
公於武王也繫周公之不得復夢見歎之至則
可矣故曰若文王則聞而知之但言文王則但言太公
可矣故曰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也嗚呼是聖人之言

也

秦始皇論

世之論從古有天下者之世也自黃農唐虞夏商周即
及漢而不及秦其論唐虞以後開闢天下之人主也自
湯武即及漢高祖而略秦始皇何也蓋以始皇之有天
下暴者也暴則即有天下其有天下即功大矣終不得
以論於開闢之令主故略之也略暴者也嗚呼人主之
農陶唐氏之後天地之又一開闢者在此而不得以與
湯武等暴之惡於天下後世也如此哉始皇信暴矣皆
在帝天下之後若其始之所謂暴則在并吞六國矣并
吞之云蓋猛嗜之辭恃其威之足以厲之而不顧人之
血肉者也至痛者也故曰漢以龍興秦以虎視乃唐虞
授受湯武征誅湯武征誅諸何人其北面稽首之者
矣君矣桀紂矣自孟子言之桀紂只謂之天下之獨夫
不得謂之天下之君則不得謂之天下之君則

湯武之君君不可放弒非其君則可放弒其意以便於湯武之征誅者也夫君之與父何異人之事其君與事其父又安得有異君不仁是曰獨夫不以爲君則有父不仁是曰獨夫不以爲父者乎湯武不幸而際此孟子不幸而人之問此湯武冒天下之大議而爲之孟子以爲天下之大議不可冒也而冒之是聖人之所爲不可令天下人學之則不可令天下人知之也於是有其辭在湯武不可有其辭在孟子言湯武以對天下之人不可不有其辭嗚呼聖賢之爲心一哉若始皇之所滅者何人六國也六國亦周之六國也而滅之則猶之滅周是不然周自昭襄王之世東西周之君俱已盡矣則周之亡久矣始皇之於此時之天下非復有不便之勢只惟六國之諸侯諸侯之力又不能相敵以力之不敵彼有亡之勢我有興之勢有興之勢自棄之雖有聖人固不肯爲矣乃欲始皇爲之而固守其西陲有是理哉且六國之中有一國之不宜誅者乎與秦之能相雄長者齊也齊自田完之來奔社稷之憂伏其後弒王滅公族卒至於竊齊而有之則始皇時之齊非復太公之舊矣蓋田齊矣韓趙魏與秦之相爲王者也周威烈之代魏斯趙籍韓虔分晉地而爲諸侯晉亦已亡矣則韓趙魏之相王虞叔之恫怨久矣太公之封武王封之虞叔之封成王封之田韓趙魏竊之則始皇時之齊韓趙魏固齊晉之賊也齊晉之賊也齊晉之賊固武王成王之賊也王者之取天下也於其所征伐之國必有其名號得其人之所爲爲天下之所其非之者定其爲賊以告天下然後乃興師然後乃服今齊韓趙魏之若此始皇之命御史丞相不及焉李斯之徒又無學術所見不大區以其相倍之爲辭然以齊韓趙魏之爲賊正未嘗掩矣不必秦廷有以指之然後定其爲賊矣若夫楚也周公方且膺之矣惟燕則召公之業猶存彼壯士之一去何爲哉萬乘之主安得不問之夷陵之社稷敗散其鬼不血食又何疑哉且天之於人之國家其興之也有故其亡之也有故太公之功召公之德可謂大矣而始於文武之代虞叔以幼封與燕齊之始基不遠總之周家之諸侯惟楚則遠矣顓頊之苗裔矣又自變而爲蠻皆不得以與秦並論焉蓋伯翳后稷契同拜手於虞舜之庭者也契十二世而王稷十五世而王伯翳四十一世而王契之天下湯造之湯之前無有造之者稷之天下則歷公劉古公文王之造至武王乃得之於商伯翳之天下歷襄公文公穆公獻公孝公惠文王莊襄王之造

至始皇乃得之於六國以聖人之有天下其不相同若此也以聖人之必有天下其相同又若此也乃商周則取人之天下以爲我之天下秦則取人之國以爲我之天下取人之天下爲我之天下矣又有所大嫌於其際乎

嫌者周旋之周旋之是矣其無嫌者則罪之又豈理也哉則論始皇者曰天下萬世之公惡者也公論也夫惡則始皇固有以來其惡者謂之公論則吾不信也

荆軻論

史記以荆軻入刺客列傳世儒論軻以燕之垂亡丹不勝一朝之忿使軻盜殺秦皇卒至軻死而燕社以覆謂軻不度德量力不諫止丹圖僥倖一旦以亡其國嗚呼軻當爲亡國死節之臣非刺客比也然軻之爲此何爲也哉夫軻蓋有大不忍於此論之者固未之思也后稷之報衰矣是伯翳之將興時也今考其世自襄公以來其間有繆公孝公爲之君百里奚由余商鞅爲之臣宮強積累蓋二百年夫堯舜之功德大矣天不使在延之諸侯即多有聖賢臣其子孫有不王天下之人列國之君長總出其下謀臣策士之在列國又不如舊時天之勢阻喪消索諸侯必亡秦必王又人人知又何待軻哉軻即不敢定其爲何如人史稱其沈深好書所遊諸侯盡與賢豪長者相結故鞠武傅丹謂不如田光田光則又以爲不如軻軻固賢者燕屬在宗國社稷之不支寧獨無悲其悲也有一策之可爲社稷趨則趨之其趨之也稱吾意則快不稱吾意則亦快蓋有死之繼其後也故其趨之也必決焉夫殷伐夏周伐殷皆以下國

諸侯與天王抗勝敗是皆取天下於本朝之天子若秦則不取之天子而取之列國故周之亡亡於秦之莊襄王不敢帝至始皇之二十六年六國之亡秦乃帝而商之亡也死者有比干其餓則伯夷叔齊夏周之亡則卒無一人惟列國之中死如荆軻又如高漸離是皆出於燕故論秦之帝不帝周之亡不亡在列國之亡不亡而觀天下之死士不在觀之周在觀之列國獨其以刺客之事見天下目之以聶政之流蓋心苦而不計其術之繆也若夫得契約以生報太子固其智窮而煩亂之語觀其猶在燕久之未有行意又怒又悲歌所謂大不忍於其中者蓋易知之焉大史公曰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士不幸不生於夫子之前而生於夫子之

後故以秦之取天下無放弒之事反不得同湯武而荆軻高漸離亦不得與殺身成仁者幷列獨於博浪之擊則稱之太史公又名之以盜爲忠臣爲義士爲壯夫爲奸人刺客爲盜紛紛議論無所適主悲夫然則當始皇之世雖以荆軻之所爲吾猶以爲可也

范增論

史稱范增年七十好奇計漢高祖亦以增與蕭何韓信張良匹而謂羽之不能用信斯言也增固人傑與高祖豈其無以見之即所云計之奇史亦豈無以見之哉以增之爲項王謀其大者立懷王殺沛公止矣是計之奇者耶是即人傑耶天下其立義帝北面事之此固高祖之借以號令於天下之語耳收天下之豪傑聚天下之兵身經百戰圖取人之天下不爲已有而歸之於人雖堯舜禹湯文武之聖不能收天下之豪傑聚天下之兵身經百戰圖取人之天下不爲已有而歸之堯舜禹湯文武之聖人安然享之無有也故帝之也夫帝有天下者之號也韓安國曰太上皇終不得治世夫天下之大固不得以無功而享之雖父子猶然矣彼牧羊者何人乃欲以帝之帝之則儼然帝矣又謂之義義之云明以其無功於人人以義立之云爾使天下人之皆明於義則帝之或一人之不明於義則背之矣故漢王曰天下其立義帝北面事之項王曰義帝者吾家所立也羽固不快於此固寤於此固

謂義帝之不加於我謂增之悞我則弒義帝之固繇來於此矣君父一也義帝之弒高祖寧無喬然太公之置於鼎上當如何弒義帝何忍忘太公又何忍於其弒義帝也討之烹太公則曰願分我一杯羹高祖亦惟流涕痛憤盡力擊殺如垓下之戰止矣無以加矣不知當日之意何以言此為天下者不顧家項伯之說豈果然與世不責增之勸羽立義帝而但責羽弒義帝弒義帝其罪將安辭然其始之立義帝即所以弒義帝者矣誤羽並以誤義帝誤義帝益以誤羽亦何以服人之心哉至於殺沛公又誤矣無論氣

為龍虎成五采天授之大子不可殺也即使殺之羽遂以有天下耶以高祖之大羽之雄自蒯通視之孺信搖足而天下可動其後高祖之天下已大定彭越陳豨諸功臣猶復相悖叛夫高祖猶如此況區區項王使高祖一死羽遂以有天下無危哉且亦何必殺之當時沛公之兵十萬合諸侯之兵不下百萬然皆惴惴然畏於羽使羽制之得其道即殺沛公而亦得不殺沛公而亦得不得其道不殺沛公亦必失即殺沛公亦必失也且沛公又安殺之沛公與羽俱臣事義帝者也俾羽殺之是俾無義帝也即其初之救趙也宋義為上將羽次將增末將增之興羽又比肩而臣事義帝者今欲殺沛公而曰奪項王之天下者必沛公夫天下惟帝者有也今不謂奪帝之天下而謂之奪項王之天下是不主帝而主羽是其始之與比肩而

臣事義帝者今又臣事之則意中惟羽斯不亦悖乎哉然則高祖何以等於人傑也立帝大事也後世有擁戴之事必祖宗之功德在人不幸社稷亡矣有其子孫在不忍自取則立之以為主楚僻在荊蠻特一國之君耳於天下人何與增使羽立之羽不能思其故遂亦立之鴻門之上項莊舞劍是時增專為之不繇羽命羽至暴厲也乃於此雖其計之繆固亦率然行其意者矣卒之以間死故謂其有范增不能用也若夫出甲利兵而縱之使歸國我又不能據天下之形勝正天下之位以號令天下天下之人安得不叛漢之兵安得不東出則天下之安得為羽有哉故羽之取天下不在沛公之誅不誅在制天下之得其道耳制得其道即殺沛公而亦得不殺沛公而亦得不得其道不殺沛公亦必失即殺沛公亦必失也且沛公又安殺之沛公與羽俱臣事義帝者也即其初之救趙也宋義為上將羽次將增末將增之興羽又比肩而臣事義帝者今欲殺沛公而曰奪項王之天下者必沛公夫天下惟帝者有也今不謂奪帝之天下而謂之奪項王之天下是不主帝而主羽是其始之與比肩而

義夫論

自有天地以來人之見稱則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四者並以傳之世者也夫所以並傳之世者何也人莫不有本者也本則莫不當反之矣則孝尚也臣之於君婦之於夫主一者也主夫一是忠也節也以是故傳之並也若夫夫而爲之義胡屬焉世之學者謂人之有妻妻死矣必更娶一妻乃有不更娶獨處以終其年若是則亦主夫一其視妻也若臣之於君婦之於夫無有他之得以一朝變吾意則難哉於是相謂之義夫嗚呼義夫也是君與夫其妻者耶夫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等倫者也其中則君尊於臣父尊於子夫尊於婦矣喪禮之而施之妻是父母之不敵妻也是何不得爲人義云乎哉信然則義夫之謂何古著之矣人固不察也燕昭王可考也子之於父母三年矣妻亦然夫則期也則妻之竟同臣子也禮固如是也今妻死不更娶一妻之謂義夫則有臣死君不更用一臣子死父不更生一子亦將曰是君父之難者也亦可以不朽於天地之間若是則不更娶一妻之人乃謂之義夫其可耳然乎哉夫有臣死而不更用一臣子死而不更生一子之君父者哉則有妻死而不更娶一妻之夫謂之義者哉古天子之娶后也親迎之而且撓服也夫天子且然哉況夫士蓋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也孔子之言也妻重也蓋其重之也正以宗廟社稷主之故士庶人有家廟者不幸死矣廟之主無人而安之以老是忘之乎祖考者也以忘之乎祖考之人謂之義夫祖考亦何樂乎後之有是人哉觀婦之於夫有殺身者矣絕人而爲鬼之啼悲哉有不然者慘淡而就歲月豈無賢雄兮想其故雄吁嗟賦之矣今於其妻也亦然則亦其妻之爲而爲夫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子於舜見之矣五十而慕今易其妻之爲而爲夫必其中有慕者也必慕之無已也慕之無已是五十之慕也以慕之若此不以施之父母之不敵妻也是何不得爲人義云乎哉信然則義夫之謂何古著之矣人固不察也燕昭王之師入齊也聞畫邑王蠋賢欲封之萬家以爲將蠋曰吾國亡不能救亡又幸亡不義乃奮絕脰死齊國亡大夫曰蠋布衣不以不義北面人況食祿者乎乃謀立襄王豫讓智伯之士也襄子滅智伯豫讓報襄子襄子得執之曰此天下之賢人也君亡欲爲報又義人也釋之者再然後歎義夫之謂見之此矣即伯夷叔齊則亦義夫之易見者太公言之矣曰義士也以今觀之忠者也曰義士何也有忠臣矣比干屈原子胥申徒狄徐衍皆是也比干剖心者也以強諫紂殺身其身固殉之本朝之也他若投汨羅浮鴟夷皮沈河負石入海亦皆本朝之故士庶人有家廟者

殉身與王子相同伯夷叔齊則異是在更妙之際矣蓋周武王之伐殷也將圖取湯之天下爲已有則移殷而周者也移殷而周宗國之不知其何在矣安忍哉故王蠋之言曰女子之惟字一人而孫讓曰吾已國士於智伯之難二也則伯夷叔齊孫讓王蠋之爲義士而比干屈原子胥申徒狄徐衍之爲忠臣也確然者也然則忠與義別而義又與忠別乎是不然總之是義也則總之是忠也特忠於吾君則以忠名而其忠也君吾之君不又君人之君審處於義之云爾也是猶忠也而固以義名矣世之儒者讀書而迂遠無所得不能發現以世之

後之受命之君惟文王爲稱堯之辭曰欽明文思安安謂之思則文之所從出蓋堯開闢之聖人爲文之所從出而文又有所從出故謂之思也穆亦言思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詩頌之矣蓋穆播百穀故亦言思思若曰其文之思則於是焉云爾是亦言其從出之義而益以見文之有從出者也契之爲司徒反不以謂之文其後湯之興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司徒之後反極武焉然孔子出矣猶文王然矣文王之去穆孔子之去契曠然以久文王之至孔子又曠然以久其文乃在茲然則后稷之文在契哉是司徒之應哉是不然天之命是

文也公之者也非私之者也則天之以是文命之孔子也是猶公之者也非私之者也私則何重之公則重之重之在文則重在聖人重之在聖人則重在文故孔子之生於天契得而有之而天之命孔子以聖人命孔子之聖人以文契不得而有之天契不得而有之天其公哉則重哉是何與蓋文者聖人之道之是著者也道非文何著文非道亦何以著天不使道絕於天地之間則不使文絕於天地之間故孔子以前有人焉不止於文王也孟子敘之矣蘇老泉至於湯繇湯至於文王繇文王至於孔子其間則

狗婦人之徒胥斯美名相與稱譽或躬自蹈之不愛其恥昔公甫文伯母死女子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曰孔子賢人也而是人不從也今死而婦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是必於長者潸而於婦人厚也不哭夫厚婦人之人母不哭之矣今之所云義夫之謂也

文論

古今之有文也重哉天命之矣其命之天也惟聖人之是命之也者惟文之是命之也者惟文也公之者也非私之者也則天之以是文命之孔子也是猶公之者也非私之者也私則何重之公則重之重之在文則重在聖人重之在聖人則重在文故孔子之生於天契得而有之而天之命孔子以聖人命孔子之聖人以文契不得而有之天契不得而有之天其公哉則重哉是何與蓋文者聖人之道之是著者也道非文何著文非道亦何以著天不使道絕於天地之間則不使文絕於天地之間故孔子以前有人焉不止於文王也孟子敘之矣蘇老泉至於湯繇湯至於文王繇文王至於孔子其間則

壹捌玖捌102版

禹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紀其歲各五百之餘而分其見知聞知焉見聞者道道何以爲吾之得見爲吾之得聞非文哉昌黎氏謂孟子之死無傳焉又謂荀卿揚雄亦聖人之徒而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宋之儒又言之今六經俱在奇之而易也葩之而詩也典之而書也嚴謹之而春秋也整齊之而禮也精眇之而樂也豈非文哉則豈非道哉得乎其道即不必學奇於易學葩於詩學典於書學嚴謹於春秋學整齊於禮學精眇於樂自然奇之是易葩之是詩典之是書嚴謹之是春秋整齊之是禮精眇之是樂不得乎其道即以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是學即奇即葩即典即嚴謹即整齊即精眇何與哉是又何謂奇葩典嚴謹整齊精眇也有所以奇者矣其於易之所謂奇詩之所謂葩書之所謂典春秋之所謂嚴禮之所謂整齊樂之所謂精眇何與哉蓋易也詩也書也春秋也禮也樂也有所以奇葩典嚴整齊精眇者矣有其所以而後易詩書春秋禮樂以成焉昔之聖人如是焉吾必窺見其所以又誠然得其所以而後吾易詩書春秋禮樂之學以成焉昔之聖人如是而吾如是焉如是則我之學是此之易詩書春秋禮樂正未嘗即此之易詩書春秋禮樂而末嘗即此之易詩書春秋禮樂亦正是此之易詩書春秋禮樂是不其然哉不然而所謂奇者葩者典者嚴謹整齊精眇者吾何以能然焉則何與矣然則文也者信乎聖人之道之是著之者也學文者學道而已矣學道者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者學聖人之事始矣聖人之有易詩書春秋禮樂聖人之事終矣聖人之事始終天下後世之事始矣始終之際天下後世賴之聖人聖人亦賴之天下後世故堯舜湯文王孔子禹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以己之見知爲人之聞知即以己之聞知爲人之見知乃未有六經見聞反一及六經之既害韓非楊朱墨翟老聃莊周之流佛之流其書詭異較之六經猶易悅人相乘之力遂甚大卒不得以禍我之六經者其道終非非則易破道之易破其文易卑棄故有百家之言感之而作以與相乘則聞見反亂若申不聖人之道愈亂愈一至於屈原賈誼王褒司馬相如史遷班固諸人陳子昂李白杜甫歐陽修眉山軾諸人其道何如臧孫辰荀卿董仲舒劉向諸人其文何如揚雄韓愈其文其道何如朱熹程氏顥頤周敦頤邵堯夫諸人其文何如此之爲文此之爲道孟子而後揚雄韓愈是猶庶幾其他文人之文無關於聖人之道然不謬於

聖人之道道學之道是聖人之道然無復聖人之文緜
聖人之文學聖人之道亦卽得聖人之道於聖人之文
是天下後世所以賴聖人與聖人所以賴天下後世之
意焉天不使道之絕於天地之間則不使文之絕於天
地文哉道哉道哉文哉

佛論

衰周而後自老子莊周以訖於申韓楊墨天下之信服
悅從之者莫如佛之爲盛矣夫信服悅從之不足怪吾
獨怪其不知佛之爲何如人而信之服之悅之從之耳
夫佛何如人也蓋西方之刻苦修行人也彼無意於世
之所爲君父亦且棄之而逃之深山自是之後世之上
身之內一切侵亂我者之旣盡且旣久刻苦之至其行
蓋修矣老以死死之後弟子傳其教以教其國之人如
是而已其爲教也欲世之人從我於此之所爲慮其徙
而之他欲有以警動之乃設爲禍福之說以爲汝善汝
福汝不善汝禍汝從我於此之所爲則汝善我則汝福
汝不從我於此之所爲則汝不善我則不汝福或善不
福或不善不禍佛終不言其不福不禍蓋驅天下之人
盡入於善之一路則不可得驅天下之人盡入於福之
一路則可得是驅天下之人盡入於福之一路實驅天
下之人盡入於善之一路者實驅之以入於福之一路凡所以爲善者盡
以爲福之地猶侈然自謂我爲善者也以愚於人以愚
於鬼神謂人其與我鬼神其與我我必有福焉則又以
自愚豈佛之教也哉我中國之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本於道
公相與治之之人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本於道
而道皆在孔子則孔子之道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所爲治者也其爲治也有先民而導其爲善者焉其爲
善也賞焉未嘗懸一不可知之禍以詭其爲善者也有
先民而化其不善者焉其猶有不善者則罰焉未嘗懸一
不可知之禍以詭其不爲不善者也若佛之爲教何爲
也哉詭其爲善詭其不爲不善人亦百飾其善百飾其
不爲不善卒之皆驚動於禍福之說而百無一驚動於
善不善者焉何爲也哉嗚呼誕矣學孔子之道者闢之
如昌黎之論佛骨表與孟子之闢楊墨相謂同焉闢楊
墨是也蓋其道之有以與孔子之道亂也若夫佛何爲
哉彼生於彼之國未嘗知我中國之有孔子彼自成其
彼之道未嘗知有我孔子之道其後教之入我中國中
國之人相與羽翼不過奴隸於吾徒疆界以下原闕

建準提閣序

鬼神之狀不知其何如也如人否也山海經西王母虎齒蓬髮戴勝蓋物之異常者也不知其何物世之人貌之如帝者之妃后狀西王母美好婦人矣何哉則人之以人貌鬼神也人乎鬼神矣何哉今有人於此八臂十六臂二十四臂千臂人之見之有不魂魄渙離驟然死者乎菩薩則然夫然矣人之見之未嘗有驚者也且貌之何哉菩薩自人修之而成者也與鬼神不同鬼神之狀不可知人修之而成者猶然人也則可知人則兩臂修之而成有八臂十六臂二十四臂千臂何哉菩薩化女人身而說法者也其說法也將欲人之動之者也人見有平常之如人者即其說之造妙不動也有異乎人者則動矣故其化也有八臂十六臂二十四臂千臂也動之也以動之如菩薩其動之也宜無跡道異乎佛者也而有同莊子之論風見之矣曰蓬蓬然起於南海至於北海無所勝者而固爲大勝今菩薩之動人也不爲大勝者而於臂之間區區爲此異於人之狀何哉又手各有執其執也皆無謂之物菩薩之執此也何故哉何哉吾蓋知之矣人之一身莫不有者也則莫不發生之者也而莫不發生之於身之竅故人之頭上矣窗萬髮而一髮一竅矣充之至於一身皆然故謂之毛孔則毛髮之自竅有者也佛之一身如琉璃然菩薩當然不可以竅名而竅固在故山河大地現於一毛孔是白外之來而有現者也而有所以現者則總之毛孔之自現而有山河大地則自現之在身者可知夫毛孔之自現而有山河大地也則有乎其無所有者實竅乎其無所竅故一手有一手之執無空手者夫蛇無足而行虼眾足而行其眾足也不以加乎無足者之疾也松有百尺而無枝者禾有一本九穗者其九穗也不以益甘乎人之口其無枝也亦不以損其松之材也然無枝者如是九穗者信如是無足者如是眾足者信如是人固然哉菩薩固然哉十六臂準提菩薩也以供拘膚儒觀覽則幸哉是爲序

贈李條侯序

條侯在兩淮間以豪俠聞條侯之負性厚者也乃能以豪俠聞豪俠之固本於厚耶予常過兩淮矣士之有來者必問條侯條侯必盡其客之來者問之又能卒相好無間然然吾則知之矣昔者楚人獻龜於鄭靈公靈公食大夫不及子公子公怒弒靈公夫靈公以一龜之故

如是也昔者宋華元與鄭戰殺羊享士不及御御怒驅華元入鄭軍鄭囚華元夫華元以一羊之故如是也昔者孟嘗君夜食客有一人蔽火光客疑其所食與主人所食不相等故使人蔽火光以使之不見大怒孟嘗君起自持其食與客之食比則相等客慚自殺夫客乃如是夫客也主人也乃能皆如是又何其異耶以脩侯思之何如哉脩侯吾宗弟也吾當言然吾言之乎不言乎然吾願脩侯思之夫今與過朝歌吾刖去以吾之願脩侯思之也乃贈之如此

贈崔申公序

有自黃河來者言識天下士於河之岸上是崔申公予慰悔之內久矣閱人遂亦多意其言之過不敢與信濉水李脩侯曰是宜然蓋脩侯識之矣江南燕坐十餘年今放遊過朝歌申公在焉嘻斯人得見之此耶申公長予一歲然髮之白盡矣耆翁也然長一歲耳無幾何髮白之盡如此予乃憶予之亦爲翁不自覺今於申公覺之也悲哉予常至鄭鄭有水溝渠耳潮則從定海上水成河遂大有魚順潮上至城下長五六十丈身如河之廣兩岸夾其身不能左右竟不能旋以去潮漸退則奮水激怒兩岸之土崩竟能旋竟去矣夫申公之與

贈榮道人序

古之推至人必曰老子考其年二百歲太史公曰以其修道而養壽也今世以關尹喜得之函關著書去莫知所終謂老子不死予嘗觀之秦矣有老子塚益使人疑云老子亦且謂其身之爲大患卽畫工之畫老子上自頂髮及眉髯無毫毛之不白者若是則修道不足恃奚貴乎其修道與豈修道之固有所以而不在乎其著之者與則二百歲不足爲有道者脩與不二百歲不足爲修道恥與上自頂之髮及眉髯不必其不白而白抑不足爲修道恥與秦之有塚也塚與莫知其終有終者與江淮間有榮道人者吾聞之矣未之見予在楊州有翁其貌臞其出辭氣若不勝毛髮又盡白然望之固有道者予異之因前焉則榮道人也嘻是修道者與其養壽者與安知其能二百歲安知其不能二百歲又安知二百歲之不卽在此貌之臞與出辭氣之若不勝毛髮之盡白傳播之爲榮道人者哉人莫不以人之成其翁居然暮齒爲修道者訕笑予故解之以老子之說爲修道人告也

送梵林歸越序

孔子曰畏大人孟子之於大人也藐之而未嘗褻其巍巍然也何哉屈原則以爲大人將遊之以成名也其於孟子之言又不同蓋有以用之乎大人者也又何哉而附青雲施後世則又比比然是惟方外之人如緇衣落身草木化乎禽獮猴寢谷中天光一隙耳目渾沌智絕心枯甲子不知與世判隔其前焉有人旌旄翻翻叱者生威雷霆乍驚行人屏跡話言之及人之諾之莫敢不鞠躬一顧爲榮歌頌爛焉而彼不知之等之乎泡沫略之如塵土其於人如此非有然者則莫不奔之矣身以著離名亦隨成所謂附青雲施後世者在此不可誣也

梵林越人也方外之緇衣而以詩遊縉紳先生器之凡二十餘年是成名者也在江都每羣公飲必與一日賦詩曰鴻雁于飛集于中澤梵公將於是歸哉梵公之名成矣其得於縉紳先生也豈屈原之謂乎而其於縉紳先生也畏之乎藐乎梵公當有以處此茲之歸也爲塵土爲泡沫其意固遠矣則畏之也藐也總不得以加諸遊大人以成名乎哉梵公歸與

讀易臺自序

子壬午北上筮得歸妹之睽昔晉獻公歸伯姬于秦筮之固歸妹之睽也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血也女承筐亦無貺也筮之在大有之睽卦下假曰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天乾也澤兌也乾變兌則天爲澤離

日也日在天者也兌上當離則天爲澤以當日是爲天子降心以逆公之象此亦總一卦之義茲之筮也奚不吉之有於是行則果遇以庶吉士入史館其時中原已大亂社稷震盪予哭曰齊桓晉文之匡周也春秋之文燔爲今誰哉或曰齊大嶽之胄當其始封也賜之以履五侯九伯得征之故至於桓公南伐至召陵望熊耳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至卑耳山而周室安晉姬姓唐叔之後自曲沃武公以至於獻公其來久矣重耳興爲拜王子虎之命受天子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文公於是專征伐雖天子有

河陽之狩而朝於王所者實恪守侯服莫不知天王之在其上也周室又安今者將奚安乎朝廷大任荷於司馬之命桐城先生謂予當何爲予曰往者能人皆巖巖無失已撫有之土地如是已爾非若方伯連帥之在周室時得有事於四方也又其官如傅舍與當日之有茅土祭祀者絕遠而欲以齊桓晉文之事責之不亦過乎哉予曰是豈其然哉漢晉同姓之王與周之侯服何異唐之藩鎮又與漢晉之王何異國家方面節鉞之臣又與唐之藩鎮何異天子之命之也神京戒不虞各得帥之人哉其時吏部沈公自彰也朝廷重倚之惟其人之爲用議予備少司馬出督於外未幾賊漸偪予上疏謂寧遠密雲今頗無有警兩鎮臣上將也請以寧遠鎮臣戰禦都城下臣與密雲鎮臣從太行入太原歷寧武雁門諸處委賊後斷賊歸秦路賊窺都城不得歸路又斷可擒於雲中上谷間也朝廷方下其議賊已渡居庸至昌平勢急予又上疏請以心膂大臣輔太子出鎮天津提調東南援兵議不果行覆矣予之始列詞臣也同里有欲予合某公者不即往即恐伐異之輩出則即敗予憶朝廷上去朋黨方如去賊新進書生何利有倚及有少不關目以無徒亂人意有攻擊我者即當失臣節自便宜不顧不如是不能成功成功之後自碎首闕下以明罪戾也先生大驚罷及變貪全魂魄破恥南奔祭蚩尤江東驅馳七載方破骨流髓一再斃踣孟賁之毒絕予要害子遂不能支之如前謀矣嗚呼至是而猶以門戶壞與悲哉悲哉悲哉予自癸酉鄉舉流賊即大創蜀予聚豪其所制之師旅褐之有節鉞在是又與齊桓之履晉文

傑畜鋭士賊常數十萬憑城不時戰禦服介冑不得怠
者歷有年所癸未之第隆慶凶門計在軍旅中凡十五
年今枯槁老驥日顧鋒刃之病處慘淡淚下乃放游四
出中土河山視諸其掌隨經葦昧略大荒昔人神號鬼
哭之處往往得之審其所以又不禁流涕齊桓晉文之
事文墨書生何能幸冀予其宜殆哉於是取昔者歸妹
之睽再思其義筮之所謂實斯何其羊斯何上六以陰
居卦之終而無有應則歸妹之不成者何以有血何以
有食無血無食何以祭祀則宗廟之又安血食所云爲
贏敗姬敗於宗丘殆又甚與晉獻公歸妹之睽固不得
等於晉文公大有之睽予歸妹之睽又不得等於晉獻
公歸妹之睽易之爲道天地不能違而況於人乎而況
於鬼神乎信然與信然與自是反乎毘陵毘陵之人止
爲予生長戎馬然讀書射獵常兼之每有所作流之四
方天下之言文者在毘陵故止予憶一生之憂患亦
既如斯矣又贅之以文霸氣不除猛思儻作於古今人
多所傷毀是又罪焉欲反其所爲溯諸源本草舍之後
有石如臺乃讀易其上易自孔子沒學者專尚訓詁宋
之儒盡然今之讀易者又惟宋儒之訓詁爲然昔王弼
掃象苑寧比之桀紂伊川文義著矣全去象數然自言

之卦乃一卦也故孔子雜卦曰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
而著是也故上經止十八卦下經止十八卦後儒不知
文王周公立象皆藏於序卦錯綜之中將序卦止定其
爲上下篇次序於說卦執圖求駿大全一書雖會諸儒
注成書亦不過以理言之不知其象不知文王序卦不
知孔子雜卦不知後儒變卦之非四者既不知則易不
得其門而入四聖人之易亡至今二千年餘矣夫易者
象也象之言像也事理之彷彿近似可以想像者非實
有是事也非實有是理也若以實事論金豈可爲車玉
豈可爲鉉若以實理論虎尾豈可履左腹豈可入如禹

言患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是實有是理也如桑誓惟十有三年大會於孟津是實有是事也若夫易無是事無是理惟有是象象則大小遠近精粗千蹊萬徑之理咸賅乎其中方可以彌綸天地無象則所言者止一理夫一理何以彌綸故不知其象易不讀可也又如以某卦從某卦變者此虞翻之說也後儒信從之如訟卦剛來而得中乃以爲自遯卦來不知乃綜卦也需訟相綜乃坎之陽爻來於內而得中也孔子贊其爲天下之至變且在此蓋乾所屬綜乎坤坎所屬綜乎離艮所屬綜乎巽震所屬綜乎兌是伏羲之八卦一順一逆自然之對待也非文王之安排者也惟需訟相綜故雜卦曰需不進也訟不親也若遯則綜大壯故雜卦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見於孔子之雜卦如此乃曰訟自遯來失之遠矣蓋易固造化之自然者繫辭之謂所居而安正易之序也錯綜其數非中爻不備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數語及作說卦序卦雜卦於十翼之末孔子教後人之學易者如此人自不察而只主乎諸儒之註宜四聖人之易亡之二千年餘也於是從伏羲文王圖圖之前創畫口口以見聖人作易之原又畫八卦變六十四卦圖又畫八卦所屬相錯圖又畫八卦六爻變自相錯圖又畫八卦次序自相綜圖又畫八卦所屬自相綜文王序卦雜綜圖又發明八卦正位上下經篇義又發明六十四卦啟蒙又考定繫辭上下傳又補定說卦傳以廣八卦之象又發明孔子十翼今傳焉闕何氏玄子鄞董氏次公汾朱滄起先生皆註易皆成書汾鄞專主梁山何亦梁山也而掩名梁山前之焦氏漪園則力詆梁山者滄起先生謂漪園言易全窺梁山外固毀之以自尊其說而掩其竊人之狗已不畏人之知之至於漪園若此近則黃石齋先生又謂其訓詁梁山豈訓詁先生謂然豈未之見面以意料之者與今之學易家比鄰而起總之主諸儒注予不敢言之間過吳門同里李氏如石授予豐氏古本予始窺太極圖河圖洛書而乘其前者之繆李氏恨梁山之未得見此書也予並以與來易讀之臺上予老矣得於易幾何然不敢不勉因記予之始末而次序書之如此

李太白詩序

天下莫敵於吾蜀山水之奇者即吾之夔然矣自瞿唐至荊門千二百里兩岸之山絕雲霧上青天鵭人絕水處皆斷壁水依斷壁曲折如人之腹有腸盤結糞串咽

喉之一線引其氣達之以出則全蜀之氣鬱積在其中者固達之以此求其所以然遂古之初當無水來峨嵋雪山劒閣與此之瞿唐一一如堤然水在堤內日積一日十載百載千年萬年水必滿必有齊於峨嵋雪山劒閣瞿唐者則將無蜀忽一人出而爲禹鑿其山使之破之以出者也則鑿山也是鑿山也是元氣之流行矣是之謂水潰矣水潰而全蜀之鬱積放達元氣流行矣是之謂開闢之一人吾讀太白詩見世之論太白者或以爲仙或以爲豪皆不得其所以然夫太白之詩蓋元氣之流行而鬱積放達之者也漢純乎元氣魏以下初唐以上元氣總猶積至太白之時猶吾蜀之水峨嵋雪山劒閣瞿唐一一如堤之日久則元氣不能不流行夫元氣之流行必有一人流行之者如禹之鑿山當時稷契諸人不能而禹能之天之生禹是使獨也則天之生太白是使獨也今讀太白詩如樂府蜀道難遠別離公無渡河等作豈人之所得爲乎豈鬼神之所得爲乎五七言絕與古詩之佳者總之無人爲無鬼神爲郎全集不必盡有其千百篇之全體然總之全體千百篇出讀之莫不有其一篇之全體千百篇分應之者也猶源泉然爲川澤爲海見之川澤與海也其所以爲川澤爲海有秩然也故他人之詩其美或一有子美之詩固無不有是謂之備美而備美則其辭也臨川言之矣曰其辭所從出一莫知其窮極夫從出源泉也一莫知其從出則源泉之不得而窺見者矣於太白猶太白之生於蜀也天之生太白也無爲而有爲太白之爲詩也者有爲而無爲者也是元氣之流行而鬱積放達之者也是鑿山也是鑿山使之破而水瀉之以出者也則鑿山也禹也詩也太白也

杜詩編年序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也者人乎遂天乎聖人刪詩於三百篇知神明通闢之所以然乃約言之曰思禪學者起達其旨深其文謂之悟悟悟思也不思不悟不悟不思也是思也故聖人之約言也精言也是神明通闢之所以然也子美氏起達其旨得之於詩自開

元十五年至大厤五年上下四十四年詩凡一千一百八十一首可謂富有矣知者以爲備美其辭也予美之詩每一篇出讀之莫不有其一篇之全體千百篇出讀之莫不有其千百篇之全體然總之全體千百篇之有所在而一篇千百篇分應之者也猶源泉然爲川澤爲海見之川澤與海也其所以爲川澤爲海有秩然也故他人之詩其美或一有子美之詩固無不有是謂之備美而備美則其辭也臨川言之矣曰其辭所從出一莫知其窮極夫從出源泉也一莫知其從出則源泉之不得而窺見者矣豈不謬與大約詩之出

不得而窺見所以爲源泉爲川澤爲海世固不知也予讀子美詩老矣近移毘陵簡兒輩所藏書得予舊閱刻漢畢氏本閒棄存原評語陶雲楊氏好古方深與予朝夕耆成讀之益信聖人之精言而知神明通闢之所以然大約子美之詩子美之學道也道在六經詩其一焉以道學詩道小矣以詩學道道大矣世有學道者而不學詩所以無詩世無不學詩者而多不學道所以俱無詩然則子美之詩人耶遂天耶子美亦自言之矣曰語不驚人死不休曰篇終接混茫思誠哉誠哉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汪舟次詩序

詩者心之機長養於無窮者也此自其內之日新者言之也夫外則又有以動之矣故作詩者取萬物之理而裁之無萬物之理則無以爲詩然無以裁之則無以有得乎萬物之理故外之動之也總之其內之日新者則總之心之機長養於無窮者也乃詩之在今日較之從前者異矣孔子曰詩可以興觀羣怨而事父事君焉又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今之詩獨有鳥獸草木之名耳使少陵之當此亦不敢外是而侈然他及之矣故今之詩其半亡也然其半之亡而能工之乎此之一半者正少吾求其故矣猶樂然道本神明音則清也不能使之清

談芳洲詩序

人之學將有以用之者也用之乎事業人期之以爲吾學用之矣不知用之乎文等用也用之乎事業人以爲蓋事業之大其學於世文之大其事業於世者也故等學之有益於世不知用之乎文其學之尤有益於世也用也而猶有異也異矣軌取之各有取焉爾而在文則

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俱發皇於是故昌黎之言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爲此言者其知道乎其知文乎故曰文者貫道之器則昌黎之文是也學是也故吾觀天下之學以定天下之文以蓋天下之學是吾之所以與天下之言文者也若夫詩則不在文之列夫不在文之列是後世之所謂詩者也三百篇見之矣莫非文也故詩之不可但以詩觀之者也故學之有不能詩者矣不學之人而能詩者無之或有之矣終非所謂詩也吾始至毘陵談芳洲相鄰芳洲讀書一樓上聲徹吾庭內亦不廢絲竹無幾何知予嗜學者也即毀去風雨凍餓讀之不輟吾畏之就友焉乃先示予古文辭繼以詩其詩五言古合蘇李十九首變化之而本乎國風逸之以離騷美焉善焉吾無言哉今之世詩人多矣五言古吾服芳洲七言古不逮五言古芳洲之五言古自難爲勝耳律不逮古芳洲之古自難爲勝耳李有古樂府絕句無他詩杜有古詩律詩無絕句唐人諸名家偏於一體以著其長者莫不然不獨今人是猶之上將之用兵有時見弱而無敗陣也予與交之既久予有作芳洲和之芳洲有作予和之而予論次諸書無不訢節讓讓予閱讀書者多矣如芳洲幾人蓋立本者與若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昌黎之言芳洲之學是也故吾觀

予以丁酉識董文友襲介眉二子皆毘陵之文人也毘陵以文著毘陵之文以二子著毘陵之文二子之文也而二子之文其興也在今之世實後予予遺民也當其前然予之於今日言文必二子二子之言文必予數年於茲矣董子之文已行世龔子今集成一集俾予覽焉予常言宋之後無文謂六朝之文其病易知明之文其病難知故無文而病之難知人竟不知之則不知文也故不知明之文也予觀初年之四子取法公穀左國莊孟韓列屈司馬班楊皆法之似矣而中無有主輕徙猶人子常論之矣猶鼎彝然夏商人爲之以至今貴矣人亦爲之若何其鼎焉若何其彝焉則似之者也非三代器也其鼎彝則夏商人之宗廟器不可以爲今之用器矣人之爲之有其意可矣何取乎似之似之矣得乎鼎彝之在夏商人而喪乎其在我者又奚爲之獻吉景明自命作者放乎司馬潰張失度升庵弇州學者也非作者遵嚴震川荆川主唐宋之八大家孫茅有八大家之選皆主八大家學者於是趨之夫趨之是矣而在諸君之趨之竟八大家矣予又常論之矣如偶人然耳之俱斯也視聽者也伐鼓鳴鐘炫爛黼黻不動也他緻器皆然蓋土木也精靈之無有也六朝則不然其體卑矣而自甘於卑也不貌人夫不貌人也猶愈而已矣若是則公穀左國莊孟韓列屈司馬班楊不足法與又不然古人之文古之人爲之古人不能盡令人之文爲之則今人之有文也而今之文不能外古之文而爲之而亦必取古之文自我爲之則今之人固有古文也所謂精靈也古文如五經之文文之大者也左丘明公羊穀梁國策皆古文並先秦皆文之古者司馬遷採之爲史記後之人法遷其爲十七史又廣之爲二十一史當其史之成也無不自以爲司馬之史也而不知其相去之遠也夫司馬之爲史也黃帝以來唐虞夏商周之文收之殆盡而本孔子之春秋作焉則司馬之精靈行乎其中故當其未成書也則五經之文諸家之文及其書之成也其文之無復五經無復諸家也司馬矣猶然鼎彝也而固非徒然鼎彝也乃其書止帝王卿相之本紀世家傳則古文之爲人縱橫其精靈者多也如石碏之文穆天子之文竹書之文孔子刪書不存焉今皆有之而左國公穀屈司馬並先秦以外兩漢之作者繼出又廣於從前韓愈又採之爲誌銘碑記序司馬之後又一作者其後曾王歐蘇皆法韓而能自爲韓故得爲韓也使其但爲韓其於韓失之矣故爲圖初之四子則有似之病爲

王爲歸爲唐則有偶人之病爲升庵爲弇洲如彼巨室
寶器爛焉得見之夫見之已爾非已有也而予之甚惜
者獻吉以絕世之才使其屈首古人縱橫以精靈將奮
乎百世之上亦竟草草命爲文已也又文之病有二理
學一焉史官一焉理學自宋人爲之在道理之顯明而
絕去文辭不知五經之文其於宋人之性理何如廟堂
之黼修大文存焉任官不任人文字不足觀而事實隨
沒矣故理學無文考亭氏強爲之庸弱不堪徒見短耳
史官無文史記漢書三國志以後惟五代史而已薄草
間之稗官野史有善者學術無本淵源失正美文辭相
媚益不足觀故欲爲韓愈之文嘗爲先秦兩漢以上左
國孟荀諸家以溯乎五經之文欲爲司馬遷之文當取
唐虞三代之文周諸侯之國如左氏傳公羊穀梁戰國
策之文博綜之以正乎五經之文而欲爲唐虞三代左
氏公穀國策屈司馬先秦之文當如司馬遷之文欲爲
秦漢以上左國孟荀諸家以溯乎五經之文當如韓愈
之文理學之文則當如五經之文史官之文則當如史
記之文然後得爲文焉文之絕也曠然以至於今窮意
五百年名世之必有其人在古文當亦然而予生於西
蜀見聞不廣崇禎甲戌出巴峽自是放遊四海至於兾

而已矣其前則黃帝炎帝已如其後之湯武矣又其前
則其工氏祝融氏已如其後之戰國諸侯矣故曰征誅
之首於揖讓萬世將惟是之以有天下也予三十年來
馳驅秦楚燕齊趙魏晉鄭吳越之地又常到海之外窮
荒之地往往弔古戰場云以爲是商周之湯武王是古
諸侯之雄者是秦是漢是魏晉是唐宋以來是鳥獸之
邦鱗介之國弔民之主賊夫人之人相與混沌高天動
搖白日反風走雷飛霜落雪流血枯肉啼魂哭魄孤寡
人妻子困苦人君長者也其詰日月星辰詳其吉者如
拔其精熊羆貔貅貙虎用之如人尊之神卑之鬼旋於

我如隷於我其機益險理益精其道益大其道之大有要其並要抑尤要則地利矣有天下之地利有一國之地利有守之地利有戰而守之地利有戰之地利而戰之地利如漢如唐皆尾天下首關中或自他趨此又或河南或河北後之眞人又有起於南顧視萬國九州朝拱之北以北平之勝據之亦謂可以距天下之後世不王者是之謂天下之地利若周之雄長諸侯國各阻其阻不能侵不能奪卽能侵之不能遽侵不能遽奪是之謂一國之地利夫一國之地利所以守者也守一國之地利卽不能以一國是必有道焉則以戰以戰則必有以戰之有以戰之則必計其我之要以害彼是之謂守之地利是之謂戰之地利予又求之古矣古之來有能高其高深其深閉關絕盜晝彊走敵宮室寢處安然有土得以自崇朝者乎則又有能縱我之行橫我之止門不固閉堂奧不理或家室軍師都邑壁壘或捐其一寸金委於羽是區區者得竟以侈然得意於天地之間者乎有之乎或有之哉宜與吳氏白涵爲予言之矣曰地利尙哉其尙之哉無天下之地利何以有天下無一國之地利何以有一國無守之地利何以守無戰之地利何以戰無戰以爲守之地利何以能戰之爲守無守以爲戰之地利何以能守之地利有守之地利有戰而守之地利有戰之地利而戰之地利如漢如唐皆尾天下首關中或自他趨此又或河南或河北後之眞人又有起於南顧視萬國九州朝拱之北以北平之勝據之亦謂可以距天下之後世不王者是之謂天下之地利若周之雄長諸侯國各阻其阻不能侵不能奪卽能侵之不能遽侵不能遽奪是之謂一國之地利夫一國之地利所以守者也守一國之地利卽不能以一國是必有道焉則以戰以戰則必有以戰之有以戰之則必計其我之要以害彼是之謂守之地利是之謂戰之地利予又求之古矣古之來有能高其高深其深閉關絕盜晝彊走敵宮室寢處安然有土得以自崇朝者乎則又有能縱我之行橫我之止門不固閉堂奧不理或家室軍師都邑壁壘或捐其一寸金委於羽是區區者得竟以侈然得意於天地之間者乎有之乎或有之哉宜與吳氏白涵爲予言之矣曰地利尙哉其尙之哉無天下之地利何以有天下無一國之地利何以有一國無守之地利何以守無戰之地利何以戰無戰以爲守之地利何以能戰之爲守無守以爲戰之地利何以能守之

人但負其險懼其平夫懼其平卽不得平矣負其險卽不得險矣故從來之爭戰者敗於平之地常少敗於險之地常多審觀於平之故險之故平亦險險亦平之故則又作者之意變化於往跡之中無窮焉爲書成又廣集古屯田水利與兵謀之相表裏者又大備昔周秦之際賢人君子不得試之於時則以其所學著之書或得其人則手授之若留侯之徒有繇來矣子竊有志焉而鋒鏑之餘骸心之在中不能意思遂汩汩以老悲夫今讀白涵此書十餘日不能已予願白涵自惜之待其人手授毋使十五年之苦心汩沒不見之世也

予常觀於海至黃河入之處其入也水貫海下海水爲之分海竟破海若不可以當河之水者然甚哉黃河水之爲利害也雖以海當之猶然今夫江大於黃河遠矣其水雖數十百黃河不足以語江之大然而江固無異也當其入海也見以爲將入海則已化而爲海矣是豈江之不足以語河者哉蓋有以爲河者也氣也是氣也天下之爲雷霆則繳則震擊物不可以其强力禦爲風則萬竅怒號人得之雖在匹夫三軍之帥可奪也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昔者黃帝驅用熊羆貔貅貙虎搏射日大禹鼈鼉靦負舟之龍行人子羽怒斬蛟曹沫屈齊桓管子莊周以洩尾卑楚之王命莫不然焉故上將軍蒂星辰反日文人得之爲文昔之文與詩一今之文與詩二六經文也而詩在焉謂之經其與今人之詩則異也是文也其後若屈原司馬相如遷固李白杜甫韓愈諸人皆各一代之作者李杜則專詩矣騷賦猶詩與韓愈則詩亡矣迄於宋若王曾歐蘇皆緣之韓愈以起而詩總之亡矣元則詩與文俱亡矣明之詩其道復興起雖不可竟與唐之詩列而能接唐人之詩者在明若夫文則亦竟亡矣夫氣也有或足者有或不足者其足也有足此者則有不足此者是總之氣之塞者也塞於此則足此矣塞於彼則足彼矣是自然者也天也非人也而所以足之者在人故屈原司馬相如遷固韓愈皆所謂作者王曾歐蘇皆然是人也是所以足之者也則人也故夫文之亡也有所以亡之者也有所以亡即有所以不亡則其亡也終不至於亡特所以使之終不至於亡者有道道之不明大路荆棘故予常語人謂韓愈之世其文則起敝維衰在今日直當云開闢世驚悕吾言近乃有謝長琦又董以寧龔百藥以其苦心定力相與砥礪而李雲田至雲田楚人也學文數十年是之來也有其人素爲其慕之者以來在名位之巨公其文爲人數十年之宗之者也夫文也斯已乎雲田聞吾言驚悕則疑無幾何則將信則以文一卷移予予讀之竟是蓋有得於以下原闕

郝母五十序

廣陵之郝氏母沈夫人節婦也而不以節名以爲君子之稱成人於世者不欲同於人之苟竊令名於世聖王褒崇閨閫甚巨典也以巨典之若此雖朝廷有賢聖之君不勝其下之請因以及之有子之婦人者多矣母則

不欲巨典之自己干之文其實以損其有己也故有稱之以節婦者母則戚然或曰壽母也母則益戚然焉其意以爲白首之不相離善矣不然則亦隨之以亡焉可矣止以不更娶之謂義夫子戚焉若夫婦人則不然道矣乃爲未亡之人故以爲壽母也又戚然也若是則母之自處將何等耶汪舟次言之矣曰母之意不欲以婦人而著之名也婦人而著之名惟節則然是處變者也母其無復戚然然哉舟次曰諾於是登之堂傳之以爲進觴勸

過延平弔謝石臞文

時壬子之季夏兮肇洪都而上下之流漸曠雲覽之委蛇而睕睨兮望延平之磅礴而戾之憶黃鐘之並威於其寡也則凡婦人之不幸莫大乎是婦人之幸又莫大乎是也不然矣母之寡也在二十六之年今且五十豈止爲未亡之人且不亡矣夫不亡者非母之志也而母之勢也然母之勢也固爲其子者之志也以子之孤當母之寡殆不忍言之然古之人則多見之如曾母孟母皆傳之至今古之人於其人之親多傳母而不傳父蓋母之難也二十六之年自偉然之男子處之如口頭江總何不可者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則何以詠焉故母之難也母之難則爲其難者之宜以傳也蓋傳母而不傳父也郝氏之母難矣自母言之則恐人之以爲難也而傳之恐人之傳之也益傳矣蓋難之所處非其願也以是之非其願則母益過人今其子口吉氏砥礪文字舟次與友善知母之詳謂予曰先生卒何以稱母耶予曰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世之稱不朽者也臣子之故深遠矣止以不更娶之謂義夫子戚焉若夫婦人則不然道存乎不變守之以畢其終身則皦曰矣母今實然母則又戚然則亦稱之以壽母其可乎是魯頌之辭有本者也母其無復戚然然哉舟次曰諾於是登之堂傳之以

夔跿兮忽焉放山陰之變化乎土泥吁嗟乎茲其爲吾故人之飛揚處兮乃一旦神鬼乎帝天而寒子自昔者之騰躍而上之兮不過斥鷃之翱翔乎蓬蒿之間數仞之去咫尺乎幾何兮況污泥之屢顛躓乎艱難彼銅狄之流涕焉其去地兮張弓負嵎之厲斗北者爲誰何巾幗之被服而矜飾兮又希乎百里之粟而飄風就之毀鉤矩之蹈跳以字人兮曾不見夫有悅己者之儷偕其爲容彼蕭艾之麗冢土而荒世兮豈尙有乎九畹而往爲其同歷二十載之忍欺于蛭螾兮乃再判乎龍蛇之鄉而填然感五色之大蔽於盲者兮取彼繡黻之彰天

而墨漢商焉婷髮髯於眾女兮胡不忌夫嫫母之遍平
其前寶鼎彝於商周之世兮亦何以勝乎康瓠而式瞻
嗟乎先生卒以是之來尤兮望閭閻之迷於萬里而泥
之徒然囿泥沙之惘惘而疾呼兮易從前之逍遙而爲
悲偈曰神龍之淵何不可億變兮乃幷爲之舟而杯水
浮之徒以其言之猶爲有礙兮是先生之有故而於憑
庶乎媕茲予與之背負於泰山之顛兮下視九州之土
壤而累之不得上嗟美人之猶或見於蘭陵兮或又褰
裳去之而不終遒子之浩蕩彼爭鳴之擾擾於古之人
兮其在今之何當乎百家而睨予笑羽翼之倣在斯兮

悲跨跱蛤井之侈爲其蠹而回移惟予之道經不晦兮
乃著之先生猶有人之緇綢於予心兮惟此馳騖之曼
曼而搴乎其颺傾亂曰大化天地世噩噩兮孰襲何促
羈機厄兮清者焉離惟人潛兮聚獸之藪無騁虞兮中
象欲何固貌之兮廣志定情不我甘兮有覺其文美可
茀兮玄黃週洄吾終爲類兮

過昭君村弔昭君文

維大江之潰蜀兮滙夔東而爲門越巫山之將赤歸兮
有昭君之故村瓌四望之惟嶜嶜兮石出山而怒奔蔚
乎巉巖之繆翠帶兮惟草本之闕風而縯紛巨川瀠洄

之會爲錦文兮湍激砰磅異勢而爲雷之聲曠渺自大
之惟上天兮其在地之不可懷而趨新彼巴西峨嵋之
麗婦顏兮孌子國之獨距楚而相略乎水濱豈風土不
同不可信兮乃有斯之美人深山大澤實生異類兮豈
從古之盡然彼曠世而一產之加斯兮非帝者之深宮
其誰處焉憶承恩之杳杳兮到天家其何故一旦有召
之被繡戶兮乃萬里而就路帝之威儀曾不識房櫳之
何如兮今得從端冕而見之此時惝恍顧盼之回移精
魂兮周廣庭之爛焉而生姿感帝意之繚下女兮御陛
高臨焉其猶夸蒭何轉蕙之將在倏忽兮羣工謀長又

謂之不宜拜龍袞之恩連鬯其無窮兮吁嗟有故乎錯
玉綏而含悲閉瑣鏘之流琳琅兮裹重裘而他之天南
海北頭之任馳去兮悲風暮起有聲之動原野而不可
聽琥兪旌旛兩國之洶湧而天地變兮何取乎閨闥之
一娉婷得到穹廬眾一概其來稽顙兮先生不察夫中情
之欵慮願羽翼之盡非其故輝兮不忍見自身之變易
在斯從人相泣涕而告歸兮來斯止斯獨栖焉其何之
更歡顏以勉慰兮益沈痛而增思亦有前殿之嵯峨兮
竿竿嘈嘈中皇皇焉其如癡常侍羽獵於廬外兮豈以
上國之弭節以來而遂失其儀雨雪霏霏兮想御苑之

氤氳草木四時其不花兮迷不知帝里之春傷一生之
竟殞落兮雖信姱其徒然天既厚之以蛾眉兮何加寵
夫眾女之綺縞而蹁躚猶有漢宮人之左右在兮相對
全累息而難言胡然曼麗之被此地兮顧瞻莫其何堪
少歌曰居大荒其漸順止兮魂忽平有覺而驚心流觀
故路窈窈其未改兮若有人挽焉而推迤其歸首丘之
信難忘兮雖狐死其奚疑彼荒平細草之何知兮曼
琼土而青滋重曰大漢尚威兮謀之又奇兵革不用兮
使美人之啼大父尊上兮有孫自卑何云相抗兮而恭
者其誰貴鵠高飛兮終異異以何知

烏江弔古文

嗚呼是烏江哉是蓋昔者西楚霸王項羽之死所與力
拔山兮氣蓋世雖矣哉而固死之此與怒波驚兮江水
立大野空兮風吹急行人指兮歎不息壯士痛兮當天
泣嗚呼雄矣哉卒如斯昔不殺沛公沛公殺之昔不用
淮陰淮陰厄之當其滅秦裂天下封侯王也天下之政
竟在已非所稱英雄耶而即亡焉英雄固有不成者耶
成與不成果不可以論英雄耶吾嘗謬是言矣是英雄
必成非英雄必不成世猶惑吾言夫世豈有英雄而不
成之理則豈有不成而猶謂之英雄之埋羽英雄耶然

耶不然耶昔者吾拜軒轅於浙水識項里於山陬感重
瞳於夢中卒膠折而烏飛彼人之自爲之實然謂天之
亡我非我之罪也其誰欺嗚呼英雄哉然哉吾終疑

祭和憲先生文

嗚呼先生何云亡兮人倫之區忽悲涼兮先生之年七
十餘兮我人計之猶旦暮兮嗚呼先生何云亡兮大地
高天窒浩浩兮先生於人安顧戀兮人於先生安能已
兮嗚呼先生何云亡兮日月下來竟長寐兮哀死而哀
況先生兮謂可無悲能不悲兮嗚呼先生何云亡兮生
豈無故死何爲兮人之一生如斯已兮在我先生豈其
道取因世兮逆之不可不與逆兮先生之道本人情兮
富貴何咎則處之兮先生之道中有執兮迫之不趨相
挽不返兮先生之道廓無涯兮有不可攀猶與同兮先
生之道永無尤兮禍重乎山聽自然兮先生之道終爲
吉兮荒荒草間忽又在兮嗚呼先生大兮豈止委
蛇實贊達兮豈止和平實空洞兮有懷是忘無所失兮
蓋不悖時即顯隱兮蓋不違天即
曖顯兮黃農虞夏我何與兮一日千秋別有故兮東郭
西山兩不著兮何怨何尤俱化之兮如彼滄海畔惟斥

今爛熳逍遙有時顛兮憶初見公即荷公知適公之館受公之餐惟公之宜待公以舉火者不可勝數而予猶相依以公之爲人人之恃之不啻所私一旦云亡竟不可追嗚呼哀哉以人之死云胡不悲況以公之死又胡能不悲論公之死與予之死總啻在二十年後既在二十年後之使人歎息而猶夷論公之二十年之前不當延之二十年後不當在此時之即休啻自此以往甲子週之又甲子週之長逸豫以杖藜今予也奔驅萬里徒然遑遑不得爲斷期公即已休亦不得化爲啼鵑之帶血以歸公本有意於遊氏之文信公爲天下之一人天下之人想望而不敢與矜趙今也精魂何所或其望燕市而起與公傳臚之一夜午門之外有火雲如斗繞公之膝謂當有絕世之勳名竹帛垂之胡爲乎天之相佑不終如雲並上焉之不可得而忽止於斯自二十年之前視之此一時不啻百年之遲遲而不可以庶幾自此之一時視之二十年之前不啻一日之迅速而爲過隙之白駒予之與公生也何爲公今已矣予猶在茲公喜無知子苦有知以公之死豈其無知如其無知則亦已矣如其有知清虛之上必有一人同於帝天之威儀拜手稽首乎吾想其言辭相痛悲乎吁嗟痛悲

明兵部左侍郎達州李公行狀　鮚埼亭外集

研齋李公天問閣集四卷皆丙戌以後之作也杭人張君南漪得之吳估書肆此桑海諸公集所以可貴也侍郎通籍甫一歲而國亡顧自其爲孝廉揖禦里社以至轉徙鮫宮蠻屋之閒側身軍旅者十七年明史既不爲立傳而世亦莫知其本末茗人溫睿臨雖嘗爲立傳然寥寥不詳子家浙東乃侍郎從亡地先太常公一門皆嘗其事故頗悉之及鈔斯集益得以舊所聞互相攷見乃爲之狀使異日補注明史者有所徵焉按侍郎諱長祥字研齋四川夔州府達州人也諸生素之曾係永昌通判璧之孫諸生爲梅之子生而神采英毅喜言兵是時獻賊從橫蜀中侍郎練鄉勇躬擐甲冑以助城守自癸酉至壬午賊中皆知有侍郎名癸未選庶常時沈自彰任吏部方蒙上眷騰之謂當援劉之綸之例破格不次用之使備督師之選或問之曰天子若果用公督師計將安出侍郎歎曰不見孫白谷往事乎今惟有請便宜行事屏郎鈔不寓目即有金牌亦不受進止待平賊後四首輔下以受斧鉞耳聞者吐舌而同里井研方爲首輔欲引之爲私人侍郎不可故不得召見賊且日偪

侍郎上疏請急調寧遠鎮臣吳三桂兵以拒戰都城下有新進士袁韞者具將才可令輔之而令密雲鎮臣唐通與臣從太行入太原歷寧武雁門攻其後首尾夾擊賊可擒也思宗下其議未定密雲帥已至詭情守居庸關則放賊直抵昌平侍郎上疏請急令大臣輔太子出鎮津門以提調勤王兵皆不果行而京師潰侍郎爲賊所縛遵榜掠乘閒南奔方改監察御史巡浙鹽而南中又潰因起兵浙東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王浮海侍郎以餘眾結砦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砦林立願無所得餉四出募輸居民苦之獨侍郎與張翰林煌言王職方翊且屯且耕井邑不擾監軍華夏者鄞人爲侍郎聯絡布置請引翁洲之兵連大蘭諸砦以定鄞慈五縣因下姚江會師曹娥合稱山諸砦以下西陵僉議奉侍郎爲盟主刻期將集鄞之謝三賓告之大兵急攻東山前軍韋有功者故會稽農也驍銳敢戰所將五百人皆具兼人勇累勝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被擒拉脅決齒垂斃猶大罵而死時有百夫長十二人故嘗受大兵指爲閒至是中軍汪彙與十二人期以次日縛侍郎入獻晨起忽十二人自相詬奈何殺忠臣折矢扣刃醬而偕遯汪彙追之不及於是浙東沿

村接落奉檄有得侍郎者受上賞侍郎匿匄人舟中入紹興城居數日事益急遞至寧之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亦堵人華夏曾爲侍郎通好訂昏因馬得其資糧屏屨之助復合眾於夏盖山一日泊舟山下有龍挾雷電愈甚水起立侍郎神色自如俄而晴霽由健跳移翁洲則入朝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侍郎言於王請入朝先之眾聯絡沿海以爲翁洲衛張名振不喜襲殺朝先侍郎惟而免辛卯翁洲又潰亡命江淮間總督陳公錫得之京口都統金礪巡道沈潤力主殺之陳獨不可釋之乃居山陰澗谷中尋游錢唐然大吏以爲終不

可測更安置江寧初侍郎之在砦中也寄孥上虞之趙氏及砦潰相傳侍郎已殪其夫人黃氏聚其家人謀共死有僕婦曰文鷟夫人婢也曰夫人當爲公子計以延李氏香火惡可死曰然則奈何曰婢子死罪願代夫人以吾子代公子俟死於此而夫人速以公子去夫人泣曰安忍使汝代我死曰小不忍最害事速驅之而山中有羅吉甫者閒時游侍郎門下至是奔至曰夫人公子我則任之雖以是死甘心焉於是夫人抱其子畝拜吉甫且拜文鷟文鷟曰夫人休矣捕者行至矣甫出門捕者至以文鷟去有徐昭如者亦義士不知夫人之脫約

保之侍郎微閒之時江寧有閨秀曰鍾山秀才者善墨竹容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昵馬督私謂人曰李公有所戀矣未幾侍郎乘守者之怠竟去由吳門渡秦郵走河北徧歷宣府大同復南下百越與屈大均處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毗陵築讀易臺以老焉子過毗陵累訪其子孫世無知者鄧縣全祖望撰

吾鄉李研齋先生天問閣文集無卷數據鮚埼亭集云四卷達縣本先生族孫進士淑刻於嘉慶中所據草稾已非完帙中涉忌諱字面率以朋刓改初印尚仍其舊今草稾不可得刻本板庋祠堂歲久漸磨同治初被兵益復散亡原刻編錄雜廁茲爲釐訂最所爲傳記碑銘雜著書論敘弔祭之屬以類相從集外文噩雲亭記北嚴鐘跋記皆據縣志增入篇中間有脫文不可攷見悉從蓋闕仍注其處其零章碎句題目不備首尾不全者倘夥茲不具錄研齋生平本末具詳謝山行狀用弁簡端詩集久勃又所譔杜詩編年一書自敘尚存集中亦勃陽湖楊倫杜詩鏡詮引二條皆評語鹿頭山詩注引州至此山川之奇險已盡詩之奇險亦盡李長祥曰自秦之音使讀者至此別一世界情移於境亦盡乃發爲和平堆詩注引李長祥曰少陵襲蜀山水之奇每讀一句令人五吉曜唐以後多五律各盡山水之奇險不可強也讀須如目見山水而又得山水之所以然總由原本深厚窺見廣大意無有窮極耳研齋終老毗陵倫當猶見此書抑掇拾散亡存什一於千百　國朝人書述趙道及研齋者而集中書敘多涉　國初名人拔陳源慶整　研齋文氣勢維嶽詩集有呈李研齋太史一首魏源聖武記云上虞東山李長祥之軍最堅整其放其膽壁覽而峻其音節清亮劉疾其骨幹柔脆而能自樹立晚明人文務描摹先秦諸子太史公以爲高

渾習仍使然至其鄙薄儒術喜言功利懲於明人媕事帖括束書不觀茶蘼致敗有爲言之讀其文悲其意撫今追昔吁可槩已末坿海棠后詩夫人姚椒仲淑作郎所稱鍾山秀才也中有外甥店大陶至一首大陶更名甄字鑄萬亦達州人著有潛書四卷　四庫雜家存目其學術實開顧研齋云光緒丙申同里後學劉行道

旅

書

昭和五十一年秋

旅書自序

陳子客歲避暑山園著有夏書二集志時也丙申正月之變火於寇無留本今春寓居西泠蕭寺無事復著一書曰旅書志地也倘能長爾亦以佐古今人之所未著順治丁酉花朝日章安陳璸元卿識

世楷堂藏板

旅書

臨海陳 璸琪園著

風氣

有一代之風氣夏忠商質周文是也有一國之風氣魯尚親齊尚賢是也有一家之風氣張文朱武陸忠顧厚是也有一人之風氣元禮風節王衍清談是也動天下之謂風行天下之謂氣風氣所開始於一人之好尚終成天下之風俗一念之生生天下後世而有餘一念之殺殺天下後世亦無不足不可不慎也

世楷堂藏板

詩文

詩自風雅頌一變而爲騷再變而爲樂府古體三變而爲近體絕句四變而爲填詞五變而爲南北諸曲至於諸曲詩之能事盡矣文自典謨一變而爲語誓再變而爲史傳三變而爲子集雜著四變而爲諸家小說五變而爲通俗演義至於演義文之能事盡矣能事既盡勢無復之後之作者惟有擷前人之菁英祛流俗之波靡爲古詩文作一功臣而已故自唐虞三代以迄宋元詩文代有新製至於明二百八十餘

年文章之士輩起不能別出體裁自擅一代之長豈非能事既盡雖有才智不能不爲之受成也循其變遷而返於正始是在於有志學古之君子

西北海

李卓吾焚書言東南有海西北無海其言甚辯余疑之詩書所載具言四海使果西北無海古之君子何以夸稱爲哉迨考史記安息國西數千里有條支臨西海漢書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里臨西海海水三面周繞北史烏洛侯國西北有於已尼大水則北海也大秦國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西海之西有河魏書大秦國在東西兩海之間隋書裴矩西域圖記序自敦煌至於西海凡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入中道從高昌入南道從鄯善入皆達於西海所亘將二萬里唐書骨利幹處翰海北其地北距海又北渡海則晝長夜短近日出處由此言之則西海在於條支國大秦國北海在於烏洛侯國北骨利幹北也蓋東南之海在於中國西北之海在於外國中國地近耳目所知外國地遠足迹鮮到安可云東南

有海西北無海哉且魏書云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歷三十餘國凡十年乃於南海師子國隨商人舟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始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山南山海夫天竺西也師子國南也青州東也可知四海之水原自相通從其東南西北言之則有四海之名總之地在水中天包地外駱衍所言九州之外如九州者九裨海環之又大瀛海環之其言有本豈大而無當哉李氏善辯立言而不考諸正史何也

開國承家

三代以來開國之初恒有家難夏禹受舜之禪孫太康以盤遊失國殷湯首爲征誅孫太甲顛覆典刑放桐三年周武王耄而有天下成王踐祚管蔡流言挾武庚以畔秦始皇威行六國死之日趙高詐殺扶蘇卒弒二世漢高祖百戰定秦滅項身亡呂氏專制擅王諸呂晉武帝平定吳蜀一傳而有賈后八王之禍隋文帝混合南北身弒子廣遂亡唐太宗英年鼓亂始既兄弟蹀血再傳武后易唐爲周宋太祖傳位太宗弟廷美子德芳俱以不良死明太祖創業三十餘

年孫建文爲叔成祖所奪此大統開創之君智足以
防九州而不能燭於一家之內才足以制兆人而不
能禦於九族之中將無氣數所鍾劫運難盡抑亦造
物惡盈變生所忽歟然則治天下者何修而可爲世
法也惟思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言以善其先忠
厚開基本支百世之策以持其後庶幾難生而不致
甚壞變作而有可再理云爾

德業早成

聖賢帝王固自天授子思子年十六而著中庸大闡

性道從祀大成尊爲述聖唐太宗年十八而取天下
平定隋亂躬開唐業治爲盛王德業早成未有逾此
者矣揚雄白首窮經著書太元學者尚謂未之聞道
李廣束髮從戎名稱飛將竟至終身不得封侯以視
孔唐寧天淵哉賦氣含靈良自有異運數之說吾亦
不能無疑也

軍旅之慘

五材不能去兵興尸則爲極慘自秦以來軍旅之毒
亦數變矣一秦白起詐坑趙括降卒於長平四十萬

人僅餘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二項王彭城之戰漢
軍大敗三十餘萬擁入睢水爲之不流三東漢光武
昆陽之戰王莽甲兵四十二萬帝以敢死士三千人
破之死者無算四吳周瑜赤壁火焚曹操舟四十萬
衆溺水無算五晉謝元以八千騎破秦苻堅兵百萬
於淝水六隋煬帝伐高麗分十三軍總一百三十三
萬三千六百人敗沒還者止千餘騎七唐鮮于仲通
擊南詔兵敗死者二十萬收葬之名萬人塚八元伐
日本兵十萬入海遭颶風船壞倭兵至幾俘俱盡還

者僅三人九李景隆兵數十萬禦燕師敗同僅以身
免二千載之閱軍旅之敗此其大慘者也寧止一將
功成萬骨枯哉況有萬骨已枯一將之功猶未成者

佳兵不祥可爲浩歎

代作

人各有所長優於論議者或遜於文章此代作所由
起也然良士懷才無由上達託迹幕府僥倖風雲亦
是遇合盛事如蘇綽爲周惠達量定荅詔周文帝詢
而知之即召用任以尚書焉周爲常何謂陳便宜唐

太宗立爲名見躋升宰執張嘉貞爲張循憲草奏武后異之名非御史人主憐才恨相見晚主者薦達不以自嫌蓋其代爲言者國家大計是以能動人主顯身成名雖屬代庖不爲過也若馬融之爲梁冀潘岳之爲賈謐所作何事甘心代之名教罪人人士所宜戒矣

漢四王生

西漢四王生史失其名然其人皆倜儻其事皆可傳一使廷尉張釋之爲己結襪一教冀遂對渤海治狀

爲長者言一語鄒陽往見王長君爲梁王畫策一致書蓋寬饒風以自善之道議論風旨極似春秋戰國閒人生不求名史亦失載西漢去古未遠人之不尚名也如此

風雅

詩能窮人人能言之詩能通人壽人人亦知之乎高適少年任俠五十學詩官爲節度爵封子男詩人之通也秦系會稽名士五言著聲避地九日年躋百歲鑒觀昭應甚赫君子贏爲君子小人枉爲小人無良亦盍深省

孤守

狷介之士恥與俗伍則有之矣齊太子舍人王僧祐詩無與詩之風雅自非窮通壽夭之說所可得而與也

義概

知己之感良士圖報忘恩之徒人神所誅試舉一二亦足以爲鑒戒也趙朔客程嬰公孫杵臼藏孤復仇以間趙祚樂布奏事彭越頭下竟爲名臣李固弟子郭亮董班哭守固尸杜喬舊掾楊匡上書請收喬固二骨固門生王成藏固幼子李燮長而祿仕當時俱不爲罪若數公者無愧於主客師生之誼史乘之所

亟稱宋袁粲門生狄靈慶殺粲幼子年餘幼子之狗嚙殺靈慶夫妻齊陸超之門下周姓殺超希賞舉斂超柩壓殺周姓鬼神之靈如此不昧不義而蒙惡報千古爲之快心嗟乎世路悠悠義士希少受人之託鮮能終人之事而況冒嚴禁而行義擬者乎然上帝鑒觀昭應甚赫君子贏爲君子小人枉爲小人民之無良亦盍深省

孤守

狷介之士恥與俗伍則有之矣齊太子舍人王僧祐

閉戶自守上自天子下至侯伯未嘗與一人遊明都
御史曾穆仕官廉潔不交小人亦不交君子如二君
子可云至清無徒矣伯夷之後茲所僅見覺絕交書
絕交論猶爲多事也

慕吉

凡人之情進前不御聞聲長思其恒態也然非中心
好之古人往矣爲之遡慕如同所生如見所尊則其
性情亦有大過於人者矣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爲
人因名相如是以古人之名爲己名也員半于十世
祖劉凝之慕伍員之爲人遂改姓員是以古人之名
爲己姓也名其名後之人尚有之姓其名於疑之其

一見爾

奇應

人子賢愚咸曰天生既曰天生則受生之中有數存
焉賢父賢子善積慶餘卽賢父愚子時或不幸惟是
佞父必生駿子貪父必生奢兒父以此作子以彼述
有不爽者晉殷洪喬不作寄書郵子浩致達空函梁
盧陵王極意聚斂子應至不識金錢爲不可食此其

小者也隋之安祿山史思明朱溫身旣負君子則負
父子復爲人所殺窮姦極惡攘奪以遺後人恐遺殘
賊爲子孫累不知殘賊卽是其子彼蒼報應至此極
刻然不刻不足以報窮兇如此則人子賢愚非曰天
生實其父生之也陰騭之說豈屬腐談積功累仁吾
爲之思姬周本支世德篤行吾爲之誦萬石君家法
矣

文士有行

古今文士每多不護細行蓋才性紛華愛奇好賈以

此貽譏於人長卿慢世馬融贓賄雖有好才之心不
能強爲之飾惟魏徐幹恬澹寡欲有箕山之節梁任
昉廬墓泣處草爲不生罷郡還臺衣不解帶而修處士之行固不可以文士目也

家學

家學之盛莫盛於梁武帝昭明簡文元帝父子兄弟
皆著書數百卷臣子化之劉孝綽兄弟子姪能文之
士凡七十人王筠七葉重光人人著集六朝文風此
爲炳蔚然文盛失弱臺城江陵文章道盡又不能不

致憾於江左百六也

初業

士貴自立先困後泰固其恒分公孫牧豕卜式牧羊眞長緻屬王猛鬻畚方其資生鄙事牧豎途人得過而侮之及奮起天衢遂成名臣名士崛其初服同於古之耕莘釣渭史乘載之以爲佳話然則士之貧賤而不能混俗貴盛而諱言寒微者皆過也

論人

論人之品當觀其大節次則稽其治行若論人而求諸男女之私酒食之閒詩文之語則天下無全人矣

蓋男女之私曖昧難明酒食之閒人情易忽詩文之語元白不一凡小人之傾人也每借此三者以爲詞使其人當之有可辯有不可辯此小人之用情最毒者也漢張敞治京兆有名有司奏其爲婦畫眉上名問敞曰臣聞夫婦之私有過於此者上笑而置之宋王益柔醉作倣歌賈昌朝陰嗾朝臣攻之韓魏公曰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近臣不爲論列而乃同朕攻一王益柔眞宗悟遂不深咎蘇長公以賦詩得罪曹

后疾中聞之曰仁宗得載兄弟以爲得兩宰相今載以詩繫獄得毋仇人中傷之乎撫至於詩其過微矣神宗感悟由此得免若諸公可云幸矣不然高頻辭詔再娶愛妾生子則獨孤后譖而疎之灌夫使酒罵坐田蚡則誣而殺之楊惲南山一歌宣帝惡而誅之千載之下令人短氣故君子之論人爲國家惜人才爲士大夫存大體愼不可若小人之傾誣人也

治目

不讀書人有目如瞽好讀書人病目加苦晉張湛之

與范甯治目方曰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節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雖一時戲言中有至理爲養生主良藥亦讀書境妙劑也譚子曰儉於視以養神其言可爲治目奇方

戒雜

謝靈運自謂慧業文人遠公鄙其心雜不與入社雜之一言切中文人之弊蓋理義紛華交戰於心知戒而不能定則物遂奪之矣於是行已在清濁之閒爲政兼王霸之用此文人之大弊也諸葛武侯有言淡

泊明志寧靜致遠王佐居心固與文士異矣

定志

士人讀書輒志功名不知功名二字居之甚難方其未得望如景星卿雲爭先爲快及其既得不無蠻煙瘴雨染害非輕有志之士讀書宜有本領先爲可處然後可出先爲能隱然後能仕不然潦草而出狼狽而歸仕途失足生平盡棄功而無功名而無名良可恥恨此讀書之宜先定志也

陽明論學

王陽明先生論學之書謂心無動靜此語近於無極亦近於禪又以靜言體動言用則分動靜而二之矣夫子曰仁者靜知者動仁無體也又云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循理爲靜己涉於用從欲爲動豈動皆欲陽明自有理會我輩不得不爲細察

宋人道學

道學必歸於宋非惟程張然也富鄭公之與陳郡官書曰自始讀書爲學必窮其本原不到聖賢用心處輒不止聖賢之心即天地之心也蘇長公之擬進士試策曰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偶閱二公之言皆道學極至之理富公壯方與程氏遊長公則與伊川角者也即使濂洛說理不過於此豈天開一代道學之統名公大人議論無一不歸於正然此心此理原無不同則道學之名不必標立爲更勝爾

世情道念

東坡謂蒲傳正視書畫如塵土教作歸老活計佛印語東坡輕富貴功名如泥土教尋本來面目坡翁非治生者蓋深於世故爲此切實語印公非憤世者蓋深於道情爲此亟要語學者讀之皆有益於身心

爲政有體

爲政自有體張而不弛弛而不張皆非救時之方秦行督責之術盜賊竊起晉尚放達之行寇患踵生其害則均然秦法苛一潰而不可復收則人心去也晉法疎既蹶而能再起則人心存也故治國之道與其失之過刻寧失之過厚漢袁安爲河南尹政極嚴明而未嘗抵人贓罪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鋤人於聖世尹必不爲以是人感激勵職王旦爲

相陳彭年嘗爲科場條目呈政府旦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便欲隔截天下進士耶彭年惶恐退克相眞宗之治若二公者爲朝廷惜人才爲仕宦存廉恥其有補於漢與宋也非淺

應務

士君子處暴虐不阿爲難不激尤難漢詔舉鉤黨郡國連逮史弼爲平原相獨無所上前後督促至嚴弼曰先王疆理天下水土異宜風俗不同他郡自有斗

苗鮮于侁在利州路部民不請侁亦不散安石遣吏廉按侁曰青苗願取則與民自不願吾豈能强之安石亦無如之何詔書所行而能據理正對惜良善存民命可以折服强梁非才與識兼不能也知天下無難處之事俱有其理特人之才識不足以應之爾卑者爲阿高者爲激天下所以多敗事也

讀全部書

學士讀書宜讀全部讀全經則知一經之理讀全史則知一史之事讀全集則知一集之才古人工拙是非了然胷中方可下筆爲文尋章摘句之書或係高人自標其識鑒或爲猥士取助於場屋非爲學者讀書設也且一人之事顚末未詳未免舉此而漏彼抑有一事可傳他行可議誤爲引用有礙通識此讀書所以貴於全部也不棄歲月不惜目光以一年讀五經二年讀諸史二年讀諸子文集之有名者但費五年工期足爲一生學力是在於有志學古之士

工文

文章以工爲貴何問遲速古以速而名者七步三步

擊鉢刻燭俱稱敏乎以遲而名者三都十年兩京一紀不爲鈍漢迺有以多而名者隋開皇中詔舉秀才杜正元試策高第楊素怒而難之乃手命題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限以未時急就正元及時脫稾素讀而驚賞命吏部優敘是以多而兼速洵爲異才金益都童子劉住兒年十一能賦詩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草皆有法尤夙有孝行章宗召至內殿試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憂旱詩上嘉賞爲賜本科出身

是幼而能速亦不厭多殆天能也

相須爲用

日月山河男女皆相須以成其用未有孤而無輔者蛩蛩距虛冏爲甚奇水母目蝦海鏡腹蟹非其同類而相助爲理則氣有以感之也人爲物靈適有傲妄作狂絶人淩物自取厥咎曾物之不若矣

慎交

凡人交友當擇而後交不可交而後擇擇而後交可無比匪之孀交而後擇未免棄故之議蓋流俗之交

一與作緣多費周旋無益性分稍相冷淡卽出惡聲賣友發私皆所必至悔而絶之亦已晚矣故君子之於當世不輕結納知心之人天下有幾旣得其人愼終如始情有可通不必過量事取可繼不爲泰甚如水之言眞善交法也耳餘尙爾凶終隙末猶爲隙末可不愼歟卽我劒子雖於鮑子不雖於管子劉尹知我勝我自知劉尹所以爲不可及也

解詩

詩雖有爲而作然古人多以自寫其性情或過物與

思卽事生感亦以志其一時之懷抱原非以譏嘲非刺爲能事也曲儒小生不知古人賦詩之意謂流連風景爲平淡無奇索解於解之外曰某句刺某事某章刺某人溫厚和平蕩然無餘遂開憸人以反中之隙不曰訕謗卽曰輕薄於是天下以詩爲畏途則皆解詩者之過也凡選詩者不妨訓詁以爲初學便於諳曉至於字句多引前人之詩爲某句某字本於某人亦過矣蓋多讀書則落筆自無杜撰豈擇其爲某人之句字而用之哉若夫訓解意義附會當時之事則所謂郢書燕說極壞詩體一概抹卻可爾

異才同濟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不必强我以同於人亦不必强人以同於我蕭規曹隨房謀杜斷才智不同同濟國事此大賢也晉卞壼正色立朝幹實任職阮孚謂曰卿恒無閒黍不亦勞乎壼曰諸君競崇曠達執鄙吝者非壼而誰不非人而是己此末流之弊尤難事若己文而嫉人之武已達而惡人之拘彼此分途爭端互起牛李洛蜀之黨身不能安於朝廷之上禍竟中於人之國

家誡君子所大戒也

盟社

棣荊玉敦昉於周禮春秋諸侯日事會盟然屢盟亂長君子恥之近代其風乃流於士子雞壇歃血人人管鮑雷陳一涉利害操戈下石有市井所不屑爲者矣當盟之時創爲社名倣文燕集舉國若狂膏粱子弟峩峩書生惟恐不附名其中爲恥而有志之士則寥寥遠去深以爲畏矣有能爲士而不入盟居官而不入黨則中立之君子也足爲狂瀾一砥

世楷堂藏板

知止

文公處齊不思返晉光武得隴不欲望蜀二君豈苟安而無遠志者哉誠以不敢過望之心欲爲自全之道也卒以致霸與王齊桓公九合而矜叛者九國庶文皇驅武不止棄師高麗二君皆英雄之主不能善止遂爲大業之累故君子之處事也恒懷止心即是進心銳往不息其不爲銜橛之馬者鮮矣

寒食重九

蘇長公言四時之變莫過於寒食重九此即古人春雨秋霜之感也嚴烈之後忽值陽和草木欣榮風景融秀鬱蒸之餘倏然澄肅山空月明亭皋葉落當此二候誰不動魄驚魂仁人君子於是志其孝思志士勞人亦從茲增其慨懷矣情生於境境亦生情古人著書多以春秋爲名其亦此志也夫

世楷堂藏板

旅書跋

賴古堂藏書向僅見其名於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及欽定四庫全書附存目錄中余購訪三十餘年今始從江邑大令周公假藏本讀之然公亦祇有其半耳因鈔三種入叢書此編甚釋冰背强聒錄是也載考遺書總錄尚有郭欽華漁談則不可得矣公爲樸園先生之從曾孫梨莊先生之從孫蓋淵源有自云

甲戌季冬朔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釋氷書

水清虛之體也而寒結而冰之塊然可舉大叩亦鳴小叩亦鳴而不自保其身輒有鋒刃可剸人而水德不復少存矣人心亦有冰處骨肉間亦用之人情物理似皆了然有見而終隔一層冰爲之也抑誰其爲冰者也苟能隨地澄清隨事溫養胷中一團陽和自升而冰漸釋矣越絕書薛燭論寶劍曰渙渙若冰之將釋余甚慕乎其能釋也既釋矣雖出而宰天下也可作釋冰書六合孫汧如自題

今有人見人鬬而漠然聽人一言而怒見人哭而漠然聞人一言而哀者動於其隱也進言者思所以動君父之隱則善矣

伍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二人相反矣而不相讐以其各有當行之分也偶爲言之皆能應之此方爲大丈夫今人稍相反未有不相讐者矣相尋於讐之不暇何暇思吾分內事

鳥以山爲卑而棺巢其上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人之得魚鳥者多在巢與穴之內乃知人之自謀甚密未必非自殺之道也

列禦寇謂歸墟之岱輿員嶠五山中閒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今人視鄰居不踰七萬里者仙聖之情有餘於七萬里凡俗之情不足於鄰居也

富貴貧賤皆人所自取而曰有命則失其自取之職矣吾才可取富而得貧才可取貴而得賤猶曰命也爲之而豈爲取貧取賤者所借口哉蝨無爪牙之利

筋骨之彊其才幾何而自爲飲噉無假於物蠙豈生而富貴者哉亦其經營泉壤用心一也故曰彊自取柱柔自取束

首在上聰明具焉雖臥也必枕而高之小人而居上位是猶以枕枕足也

閻立本文詞不讓儕輩而獨以畫名黃子久家有三教堂三教高朋就談不能難而獨以畫傳人謂其掩於絕技余竊恐文字終是難識也所以揚子雲不知畫而當世亦少知其書者

杜少陵詩云近識峨嵋老知余嬾是眞然則嬾亦有僞歟天下人可殺無如僞而僞嬾必是天下有大才濟世深心經世人卽如少陵詩感觸小物皆憂寓君國故稱詩史豈眞是嬾人惜當世未能究其用也季路氏曰士不勤苦不能安貧窮輕死亡要知僞嬾不是不能勤苦人唐書曰李程性嬾嬾同蘭性嬾故能幽嬾而幽故堪爲王者之佩原非山谷無用之質也葑茅苞蓿無地不生可謂不嬾矣然止堪飼駑馬耳

東海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諸儒聞之大快夫學易有所得歸美於師似於禮無忤也而同學必爲大白之豈古人好爲刻論乎學有淵源不可誣也今名下士有竊人著述鋟爲己書者見此能不芒背

東向三讓南向兩讓者何東向猶賓主之禮也故必三讓繁露所謂禮三讓而成一節也至南向則將有君臣之義矣故僅兩讓而止禮之必貴以漸也當爲君臣之始已不敢以造次加人

安息國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豈亦爲中華人見錢卽不見人面而設耶

今之名下士方入於目旋出於口步位相去三寸時相聞旦暮耳而擅論千古之上千古之下良可憫歎

賢者圖事於安全而不必有其名名非君父所貴也昔陳與越戰而息無死封疆之臣有人焉請必戰戰必敗敗必死君疑之曰不如是不可卜臣之忠後吳

戰敗亡國以死而列國稱其忠由斯以觀名亦可亡
人之國也
山以氣行行而至於江則界不能行氣無所舒每每
憤而爲巖結而爲石故石名氣核小民亦有氣無使
其結而爲核則氣平氣平而天下平矣
一人中立前一人招之後一人招之則進退不遽決
矣亦必前招者增一人而前後招者增二人而後矣
君子處世則不然衆寡其勢必因其可親而歸焉卽
閭無一人必有所依以式焉

君子常無禍不常有禍常無罪不常有功以其所守
者靜也小人方受福旋復受禍方見功旋復見罪以
其所行者妄也
子之於親也祭祀享親不敢祈福知恩難報也獨臣
之於君則不然少知制義卽望賜進士少能服官卽
望加超擢蓋富貴之念橫塞於中不暇自責矣
富貴自在天地間不修身力學以取之而怨賤貧戚
也天無私明穿戶鑿牖皆得照焉地無私植斬木蒔
穀皆得資焉坐窓室束耕具而曰怨天地之晦且童
也可乎
尹夫人見邢夫人垂頭掩袂泣下蓋知已之不如也
吾烏知掩袂泣下時不更別有情態依依可憐耶而
必作意送媚以求勝則大可厭矣
花果皆可翦枝而接生但其本幹發枝則接枝雖既
成樹亦槁矣猶人無子而螟蛉者頗甚親愛一育親
子則疏矣誰謂草木不世情也葢楚無知吾不信矣
郭有道一代宗工而不危言激論以賊吾人物遂可
免禍初豈逆計免禍哉蓋本其器識然也豈獨交友
君臣亦然梁昭明性愛山水於元圃穿渠立亭館集
朝名素者遊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
女樂太子不答徐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
水有清音侯大慙雅人深致御臣下猶爾耶

君臣亦然梁昭明性愛山水於元圃穿渠立亭館集
朝名素者遊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
女樂太子不答徐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
水有清音侯大慙雅人深致御臣下猶爾耶
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故小人之行愈堅簡
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
愛其倣皆起於好名名故亦足以害道
夫石可攻玉鹽可治金魚可濯錦灰可浣布物固有
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則物之賤且醜者何可輕

視之也

曾子曰狎甚則相忤也莊甚則不親於是救狎莫若用莊然既狎而復莊則相視而笑之矣故君子衷之狎足以交歡莊足以成禮而已

君子內無旁禍外無旁字足爲君子寫照若之美不盡澌滅此地也俗之偷也文章道德父子師我有召禍之事則禍在其中而非旁矣

友閒有市心焉豳非古先王所意及者矣

朝廷縣爵以待智勇才技之士而予之則我之智勇才技皆我自取名利之具而與朝廷無與朝廷之所得失之數不可知得失之理先可揣不可不愼也鄧通爲文帝吮癰帝以鑄錢寵之亦甚得矣然景帝之怒卽在吮癰而發於鑄錢昨日得之今日失之并不

昭代叢書 辛集 釋冰書 卷第十三 八 世楷堂藏板

勝亦可愧矣而必兼二龍以勝之何怪乎人之攘利羣謀嗾聚無已日也

市井之閒以利相罔牙儈賈販爭僞鮮恥破雅傷義莫此爲甚周官司市屬之小司徒正欲使教化風烈之美不盡澌滅此地也俗之偷也文章道德父子師友閒有市心焉豳非古先王所意及者矣

得失之數不可知得失之理先可揣不可不愼也鄧通爲文帝吮癰帝以鑄錢寵之亦甚得矣然景帝之怒卽在吮癰而發於鑄錢昨日得之今日失之并不假他端也

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土之物生一曰山林之民毛而方毛者不光澤也方者不圓活也三字寫上古風俗樸茂如畫

人孰不有死死亦何足畏而秦始皇之死也有人持璧來告之明年祖龍死蓋因始皇求三神山不死藥其畏死也已極鬼神乃以其極畏者相報甚矣求之無益於得也

今人文字不嘉只爲喜人道好恨人好笑耳昔有禪

人爲老衲所嫺笑羞澀不能出一語次日請益老衲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禪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眞可當棒喝

禽飛獸走人知之而不知禽獸者飛走之通稱也書益稷篇曰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名獸是也又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是羽族亦在大獸之列也華陀傳陀語吳普曰吾有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是虎鹿熊猿概謂之禽也故曰飛走之通稱也

朱夫子品學如此而曰吾書師曹孟德此不可解者第一惡人有不是只說不妨毫無慚愧之意所以終至圖繪寶鑑謂嫺瓚畫師馮觀雲林生平負氣節畫中且不作人物馮觀聞宦而謂雲林師之耶必不然矣前輩論畫曰倪雲林畫亦學北苑而究成雲林所以見雲林之高而亦見北苑之大誠確論矣

名公營洛自丙午至戊申三日而定卜自戊申至庚戌三日而定卜自庚戌三日而位成總計止甲子書命丕作亦止十日耳周公自已卯觀營三日至丁巳郊社七日至十日耳周公自庚戌至甲寅五日而位成總計止甲子書命丕作亦止十日耳共二十日而周名營洛

逢世之士過爲謙謹曰庶幾無得罪於人也云爾偶有放失人必疑之曰彼素不如此必慢我也坦直之士率其自然其術甚疎而人或諒之曰彼素性然也固無他耳是兩人得失各半也而直者中懷較遠矣

郭景純江賦云璅蛤腹蟹水母目蝦松陵集注云璅蛤似蜂常有一小蟹在腹中爲蛤出求食蟹或不歸蛤飢死欲寄食於他物而不如蛤之飢死者或寡矣

南人呼精神不振爲倦北人呼爲乏余嘗意其卽空乏之義偶觀永樂北征錄曰駕發鳴鼓鎭天氣清爽人馬不渴若暄熱則皆疲矣另有一疲字無錫錫山周秦閒產錫昔有樵者於山下得古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淸夫山塊然耳有錫之致禍如此彼鄧通家藏金穴而欲無鑄錢之禍胡可得也

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書言如此再讀檜風羔裘之什而知服美非小可也余嘗謂隋煬帝陳後

世楷堂藏板

主之風流毒尙在東南名士大家受毒更甚洪範之大德卽繼以旅獒之細行古人之深心若此其不敢苟也

古人言朋友曰交善近日無交善所謂交善者狎耳狎玩是習氣之最重似無大害而道德禮義實無不虧損劉卻志人物十有二流以淸節爲第一爲其可任師表今天下久無足任師表者皆以狎玩成風也

水性就下懸漏卮注水則下滴至漏舟則水又上行安在其就下也蓋水惟從虛處流耳惟性善下所以就虛惟虛所以能集物學問之道亦如水

常見老成人一轉念輒敢壞必不可救藥要知先之修養家添油接命都是假事

老成原非見道之功特其志趣卑縛不能旁及耳外誘一至而去矣即如童子度曲似乎可聽而原非正音正音必待成人後定故知後生做人大不可恃也石中之火石自生之而終不以之自焚木中之盡木自生之而終以之自焚木中之盡木而觀之木中有火不鑽亦未見其自灰故外至當嚴絕也石中有蟲不動亦未始不自損故內心當慎考也互而劘之以石擊木必先折則勢不敵也即以石常擊木而石亦必碎則長不可恃也究而論之取

石火以焚木而木灰取木火以焚石而石亦灰則萬物堅脆同歸於盡也君子曰木盡可以觀達識而提躬涉世之道盡是矣

張大齡支離漫語載淮陰侯信夷三族世皆云無後矣山陽潘叔明云蕭何得侯家客匿三歲兒因寓書託兒於趙佗佗養爲已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其裔至今存鄧侯書尚勒諸鼎器而史家不知也嗚呼鄧侯素與韓侯善雖爲太后所劫而毅然保其遺孤將相之交如此漢高安得不成大業哉太后不待帝回而戮其三族知帝回必不赦侯族也觀帝同時問將死何言曰悔不用蒯徹計帝捕徹至直詞以對帝釋不誅及傳韓侯首於太原遇高祖破陳豨返即命葬其首於霍嶺可見然則后誅侯無嫌類今後裔尚存諸呂之裔安在哉是可以知天道矣王元美有淮陰侯不反論甚暢正可表裏余言

檀弓檀姓弓名而遂以之名書其樸如此不煩題以美名而其書自足千古今人工於題名所以拙於著書

夢能殺人何也齊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爲南陽太守其妻夢一手熱如火及爲雍州夢一脾熱爲開府夢半身熱敬兒貪欲無窮位高至天武帝聞而惡之疑有異志收敬兒并四子殺之夢妄境也因妄境益生妄想不至自殺不止然則人之妄想皆夢也皆能殺人者也

宋僧溫日觀居葛嶺禹瑞寺人但知其畫蒲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蒲萄多贋本其眞者枝葉勁梗背

草書法也曹植曰畫者鳥書之流溫畫益本此

長城起於臨洮止於遼東東西萬餘里燕趙岷蘭皆在其中人知爲蒙恬所築實其城不皆秦築也秦但補空使足耳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又曰開皇城起嵐州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迹修築是前乎燕趙別有築之者史所不傳至章宗又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亂人戍之則古昔之築長城者凡四矣

今謂無用之人曰庸庸碌碌獨毛遂傳公等所謂竪各爲石苞作書遺孫皓子荆筆札獨佳而反用荀書竪字用遂傳用竪字豈指是耶說文長箋諸字書注碌皓石也唐韻謂多石貌并無庸碌之義始知此字之誤

世楷堂藏板

古義俠之士視金銀若土而不責其報誼至高矣然每觀前賢果報之說多爲逋負則是天地鬼神未嘗不重金銀也知輕此而後易於與知重此而後難於取此大中之理又非義俠一偏之才之所可幾也爲閻憬然曰此物能操人生死天地鬼神如何不重哉

本草云鷹巢中產獵犬背上有鷹毛名鷹背犬其疾如飛林棲者豕如葉草伏者毛如草兩者異族而生一體豈其同獵時氣類之相感耶由此觀之共我朝夕者何可不慎所與也

草木春日發生至盛夏則枝葉津液僅能支吾燥熱以免焦枯一葉不能生矣涉秋復發春花每逢秋再開然則草木非生於暖實生於涼也是故腸太熱者不擇人則情易竭氣太高者不知人則志必喪

吾家子荆爲太原名士躬江東未頗子荆同荀公曾各爲石苞作書遺孫皓子荆筆札獨佳而反用荀書是舉朝之人尚不能識一人之文今主司一人欲不失天下士胡可得也至子荆除婦服詩平平數語耳呈王濟濟獨稱賞云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淒然增伉儷之重佳語遂傳千古乃知文章知遇各有鬼神洵不在佳與不佳也

螳螂觸人則舉斧而人不加怒知其不足畏也叩頭蟲人獲之則叩頭而人不加喜知其不足榮也大丈夫處世當介怒足以畏喜足以榮始少異於飛蟲微物耳

世楷堂藏板

苟文若一代高才而以取婦中官依身逆賊終其身疲精軍旅後世竟無一卷足傳者雖何容目以王佐曹操詡爲子房豈非虛聲也哉故士君子貴賤久暫之閒不可不審也仲豫沈靜隱居所著申鑒五篇通達政體詞約事覈大爲經濟之儒兄弟之閒優劣迥判矣

漢武帝時財粟殷富啟志窮邊自元光迄征和四十五年北伐者凡四十舉可謂威振絕域矣而漢之元氣亦傷於此明神宗享太平之福四十年朝野豐足

古人實獲我心我之心也而反從古人獲之則又何異之有

昭代叢書 辛集 釋冰書 卷第十三 志 世楷堂藏板

俗習好尚靡然從之莫知其非宋時喜羊頭羹晉時重牛心炙有何好處而賢者不免染指毋怪愚賤之家滿額眉一尺髯矣

多學高識之士所見超越不屑一切必欲其循循善下則完德者鮮矣而俗人之情卽短之余每遇多學高識之士則敬之愛之心儀之但覺我之當下又何知彼之不下宋何承天博學而性褊促時帝有疑議必徃諮之每遣必戒曰善伺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但觀至尊下交虛懷如此則俗人之情亦可以自

平矣

輸輕載集基薄墉高不知返已於前器覆卮傾人指鬼嚇徒自傷心於後方自冰紈輕適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方白春叢遊眺昨夜之酒星隔落明朝之花暮非吾老與年幷疾隨衰及奈何大睡劇於蟄蟲長昏甚於枕麴也

文體入陳哀極矣徐僕射沈侍中傑立其中稍有起色而沈初明有六府詩六言詩六甲詩十二屬詩既未雅亦未佳亦復不難此等文終是衰象但恐魏人取其才而晉之恒閉門御埽絕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燬不令傳布則與今人以劄劚爲羔雁者大異矣

余觀千古不朽之勝典能爲則爲之非有所擇於人也北魏拓跋氏也以高令公爲司徒表請郡國建學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此魏正始元年事二年正月梁亦立州郡學梁帝歷代文章雅好儒術而猶待拓跋所感而起乎按高令公傳云允表分別諸郡學置師徒有差顯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則江左累朝有愧拓跋多矣即此觀之亦惟所

釋冰書

右釋冰書一卷亦從顧古堂藏書中錄出理之補非宋人之爲言之粹非晉人之元波讀之下疑義朕見渙然冰釋會心處不必在遠也甲戌季冬朔震澤楊復吉識

琛貞起允升校字

世楷堂藏板

朱墨圖刻

望雲仙館

朱先生

亡爻錢廣伯私淑楊園先生嘗錄其未刻爻目六十八篇示予曰先生文集十八卷及譜著十種已刻之而傳之海內矣然非其全集也茲目錄之陳子庸公所輯先生年譜中覆嘗廣爲蒐採而卒未可錄以爲恨事庚戌歲予客鴛湖爻人丁誠之以未刻震澤二十四篇見示因錄而存之則與廣伯所鈔之目僅得其半迨已未秋吳子寅來自漵上出楊園文集一冊共讀之則先生門人吳子復本所錄爲手錄而藏之者也其中已刻未刻各半其未刻者凡百餘篇雖不盡合六十八

篇之目而其數則過矣不禁爲之狂喜亟欲錄之而未暇也今年秋山館無事爰詳加校正更以別本參補釐爲十有二卷復爲纂考槃獨寤圖于卷首嗚呼文章之傳不傳蓋莫不有數焉而載道之文則必無不傳者也若楊園先生者固不必以文傳而其文自足以傳由今觀之乃岌岌乎有不能必其傳者抑獨何歟已刻板本嘗燬于祝融氏而其未刻之文復散棄零落舉吾爻所欲尋者又十年而始見于今方將與同志之士刻而傳之而廣伯已不幸先矣則眞吾道之不幸也悲夫庚申

仲秋八月海寧後學陳敬璋謹書于臥獅山館

楊園先生未刻稿目次
卷一　論
丹朱論
許魯齋論二篇　甲午
文姜論
張子房論
漢文帝論
張邦昌論
義男婦論
卷二　議辨喻
賃耕末議辛丑
辨惑二篇
私諡辨
鼠喻
卷三　說
幽風說
周民東亡說癸巳
後愛蓮說
夢說
服說
姚以存字說庚子
顏子樂字說
張仲修字說
卷四　箴銘贊引
自訟箴
夏楚銘
鉼銘
自題寒風佇立圖
生壙引
卷五　傳　墓誌銘
邱平叔傳
倪寄生傳
陸母倪孺人傳庚戌
太學錢先生墓誌銘
吳子仲木墓誌銘
吳子裒仲墓誌銘

卷六 事畧 遺事
同學紀畧
邱孺人節行畧
張公節烈事畧
先考事畧
徐孔坪遺事
錢先生遺事
先世遺事
卷七 弔祭告文 哀辭

告先師文
弔祝開美文
弔王玄趾文
弔呂亮公文
弔唐鄰哉文
弔李石叟文
弔裴紹岐文
弔吳仁伯文
弔邑庚侯文
弔吳忠節公文
弔吳仲木文 丙申
弔吳哀仲文 庚子
祭張言雅文
祭錢字虎文
又哭錢字虎文
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
禱雨文
仲丁告先師孟子文 壬辰
卷八 題跋書後
孫子度哀辭
書龍谿先生天心題壁後
書聖途發軔後 丁未
書徐子顧嘉子傳後
書六戒後
書姚氏族譜
書小學末示學者
書宋理宗事

書吳孟度像後
書保甲論後
書羅豫章誨子姪文後
書許進陽紀異後
先師年譜書後
書綠雪亭雜言一條
跋西臺慟哭記用韋
書理桐拙操後
書里士事
題劉忠宣公遺事
題傷蛇行
書清江異隱兩集後
書馬融忠經後
卷九　雜著
易義
王成胡騰
贈顏氏子記言
日家

儆老
自責
客坐記感
記疑
卷十　書一
答周鳴皐書
答施約菴書
示顏孝嘉兄弟書一篇
示諸生書
又示諸生書
與朱韞斯書
與許元龍書
與張白方書
與陳乾初書一篇
卷十一　書二
與吳仲木書
與吳仲木書
答吳仲木書

答吳仲木書甲午
與吳仲木書
答吳仲木書
與吳仲木書
答吳仲木書
與吳仲木書乙未
卷十二　書三
與吳裒仲書癸巳
與吳裒仲書
答吳裒仲書
與吳裒仲書乙未
與吳裒仲書
與吳裒仲書甲午
答吳裒仲書
與吳裒仲書丙申
答吳裒仲書戊戌
答吳裒仲書

桐鄉張履祥　考夫著　海寧後學陳敬璋　輯

論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丹朱論

或言丹朱堯子雖不肖視他人子猶爲賢也竊疑不然爲他人子者父之教十人而九失也師之教十人而九失也宮庭無德義之薰出門多匪人之比以堯爲之父以瞽爲之典樂以契爲之司徒在朝皆浚明祗敬之林左右無巧言令色之類堯之子勢不能不賢於他人子勢不能不賢於他人子雖欲不肖父之教師視他人子宜爲過之何者他人子雖可以賢父之教師之教其勢或不可以賢堯之子雖欲不肖父之教師教其勢不能以不肖不能不肖而卒不肖豈猶他人子之不肖殆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與或曰以書傳子放明之語言之未見其爲下愚也不肖猶云不類蓋弗類乎堯已爾矣至不如他人子曰子之信其不如他人子夫鯀書之言朱信之也夫堯不曰嚚訟突乎夫禹不曰傲突乎人之所爲克類者謂能爲善也既不道忠信之

言又能以智辯禦人以口而爲嚚爲訟柏又侮慢自賢肆志淩物固自絕於爲善之路矣不知善之當爲不善之不當爲愚乎明乎以是人倫然上位必剛戾而自用必拒諫而飾非必棄賢而保佞典章毀滅凶人充朝驩兜之徒亂於內三苗之徒亂於外諸侯之賢者將起而征之矣或曰禹有典則以貽子孫湯制官刑以儆有位示之以典刑輔之以舜禹惡必遂覆亡與曰不觀商受之事乎微箕祖伊商容比干之屬非其世臣巨室乎六七君之典刑焉有不善會能制其恣睢儆戒之使改守侯度以終其身無以濟其不才稔惡寧至乎極也堯之於朱猶舜之於象也二人傲一也不得有爲於其國使吏治之而納其貢稅道必一也不得暴彼民則可以保其身非特苟以保身固可以不失富貴以是爲親愛之也舜之於均猶堯之於朱也聖人待不肖之子若弟恩全義夾全也曰然則伊尹周公何以能得之於太甲成王與曰非是之倫也成王幼不能涖阼未聞有失德之舉也太甲傲虐不及成王其初不順於師保商祚幾危然能遷善改

過故伊尹得以冕服奉之歸亳朱豈能怨艾之人哉未有口不道忠信之言其智足以飾非拒諫其才足以侮物自賢之人而能悔過遷善者也予因之有感於蜀後主之愚蓋不若是之甚也作史者以蜀之亡故甚言之後人不察因而信之耳觀其於諸葛丞相恭敬聽從始終不貳其在位也未嘗變易父之所任顛倒進退之後世人主未之能及也不幸人之云亡邦國斯瘁向使諸葛久年出師之志少伸中原豪傑杖策以從丞相集眾思廣忠益宮中府中量才而任使之卽不能祀漢配天金滅於元飢亂相尋無寧日魯齋少長流離奔竄於其

光復舊物蜀必不亡禪以天年終其子繼之後世未必不以爲守成令主予是以悲禪之亡不幸也非盡不肖之故也

吳氏復本曰先生作此論時已逆見汝中禎闇傲戾將來必不能守其先業也猶冀其悔悟於萬一乃先生既去而潰敗決裂日甚一日矣後數年而家破身亡妻子不免于凍餒噫下愚之至雖聖賢亦無如何矣

許魯齋論一

或問許魯齋何人也曰賢人也其仕元是與曰非也非則惡賢諸曰原之也出處之際士君子居身之大目也語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惡原諸曰以魯齋之賢故原之也爲其生於金在宋未嘗有踐士食毛之義與彼許謙者何人也夫奚自而原諸曰誠如是子夫可以無問予夫無俟乎原之矣以賢則不當仕于元以仕于元則不得爲賢今也賢而仕元故原之也曷原之魯齋生於金章宗之世當是時北方之學者俱隨宋而南矣嗣後金滅於元飢亂相尋無寧日魯齋少長流離奔竄於其間蓋未嘗學問也雖其質甚美知嚮學伊洛遺書存焉

者寡矣賢師友其誰哉忽必烈藩於外選民間生秀邑以魯齋應召爲件讀固已失之於蚤矣其後學日益進行日益修忽必烈爲君而召之其得復辭不起乎至是魯齋見義已明固知仕元之爲非矣而勢不能以不仕則出而陳其所學不合則奉身而退猶爲不失潔身之義云爾是故召則往往則陳其道不可則止未嘗期月留始終一轍也迨元主三授之敕令卽其家授生徒魯齋藏之屋梁雖其子不使之知若有深諱者觀其不陳

伐宋之謀至身殁之日命無以官爵題墓曰吾生平爲名所累竟不能辭官噫其志夫可見矣夫蓋以爲始之未嘗學問不能無求聞達以自全於亂世及乎身之既失後雖悔之已不可以復追是爲不幸也已後之論者欲爲之文則以元之用漢法爲魯齋之仕之功賢若又從而推尊之以爲進退出處合於孔子夫元之政狄道也魯齋之所陳元能行其一二否耶孔子見南子見陽貨而卒不仕于魯衛公山佛肸之召而卒不往何也不可以仕而不仕也以觀魯齋合乎不合乎夫仕元之非魯齋不以文而奚俟後人之爲之文也然則曷不自拔而南乎曰是未易言也且宋之爲宋何如矣然則其於蒙古子弟也曷爲而教之曰是特仕元之餘事也夫曰猶賢乎立於其朝爾已有教無類夫子固言之於蒙古何擇焉然則其賢也曷知之曰子也謂其書益知道者也陸沈日久人不知學能於流離兵刃百死一生之餘悅周公仲尼之道私淑於洛閩而自得之當是時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由是言之詆之者過也易文言以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爲魯齋之言曰吾平生爲名所累竟不能辭官

許魯齋論二

魯齋歿三百餘年以來論者眾矣尊其道者恒二三詆其節者恒八九以愚測之讀其書者未必論其世論其世者未必讀其書似皆未究魯齋之本末者也魯齋北產也陸沈日久人不知學能於流離兵刃百死一生之餘悅周公仲尼之道私淑於洛閩而自得之當是時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由是言之詆之者過也易文言以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爲魯齋之言曰吾平生爲名所累竟不能辭官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夫亦論其平生非富貴利

其與子書亦云吾短處在虛名牽制此實語也悔辭非
謙辭也魯齋之初或者於遯世不見知之義有未之能
乎由是思之其尊之者亦得毋太過與然士君子生於
亂世或肥遯邱園或浮沉下位或晦迹賃傭或栖遲京
輦抑亦時命使然未可一槩論也要在潔其身而已魯
齋賢者豈不自愛其節而以元人之富貴爲榮者乎然
則仕元固無譏與曰仕元而蒙譏魯齋之不幸也然魯
齋所遇之不幸夫固有甚於仕元者也吾於魯齋敬其
人而未嘗不悲其遇

文姜論

顏氏子鼎孚年十一讀載驅之詩問予曰婦人無爵從
夫之爵其死無謚從夫之謚故天子之妻曰后諸侯曰
夫人莊公曰莊姜宣公曰宣姜桓夫人何以文姜也子
曰善哉子之能疑也我未之前聞也春秋曰葬我小君
文姜左氏弗詳也公羊穀梁弗議也是以我未之前聞
也雖然請以意解之按春秋莊公二十有二年書葬我
小君文姜其冬書公如齊納幣二十有三年書如齊觀
社秋書丹桓宮楹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書刻桓宮桷
如者不宜如也丹者不宜丹也刻者不宜刻也皆非禮
也胡氏以妻仇人之女丹楹刻桷以誇示之爲莊公病
也且夫不宜如也而有如不宜丹也而有丹不宜刻也
而有刻誅其意非爲桓也爲姜也則夫不宜謚也而有
謚迹莊公之行凡可以爲姜者無所不至也詩曰無非
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言爲女子者有非非也
有儀矣非也地道無成故曾與謚皆從乎夫也姜也如
齊瀆倫也與聞乎弒君賊也生不返乎國亦不入乎廟
正也魯之臣子忘君之讐忽禽獸之行稱之曰

桓美則已非矣又從而文之何居乎於子則不孝於臣
則不忠失莫甚焉周禮於魯蔑如矣雖然予意則然也
未知於解如是否也善哉子之能疑也凡有讀也莫不
有疑焉其於學也庶幾乎益矣

張子房論

子房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十日不得或疑
有神仙之術予謂此義甚明何足疑者方韓之亡子房
以世韓相也破家養士以報韓讐始皇之左右必有陰
爲子房用者況秦承六國之後强兵以取天下豪傑之

子爲其父臣爲其君所欲甘心於秦者八各有心特劫乎勢耳力士狙伏豈遠始皇軫轂之外哉觀夫魏王兵符竊於臥內薛公猶白盜之庫中以子房之智傾韓相之家結義勇納亡命伺隙以動其得八矢力豈反出四公子下哉荆軻之疾漸離欲殺秦王以報軻也擊筑之故得幸稍近遂舉筑而刺之諸侯之士臣僕於秦者豈少漸離之徒哉不然秦皇之出也清塵戒道甲胄之士執兵環衛常千萬人矣彼挾椎而狙伏者當不出十步之內毋論索之無所遁柳夾伏之奚所藏乎吾故知始皇之左右陰爲子房用也論者不察於凡難爲之事率詫以爲神豈不惑哉

漢文帝論

人主學術不可不正漢之文帝三代以下最爲恭儉之主然有大過如景帝爲太子以博局殺吳王子而不問釀成吳亂孟子以瞽瞍殺人士師執之於義爲正而當時廷尉御史大夫不一言及何也又不知爲之師傅者何以幷得無辠也使廢太子而議其師傅諸侯王之子七國之亂可以不作也

張邦昌論

甚矣世教之不可不明也予讀五代史至唐馮道傳竊爲悲之當是時天下之勢如逆旅然蓋不知君臣之義爲何物矣宋興崇儒重道四五世追乎關洛之教盛行

士君子莫不談王道述禮樂寖成風俗靖康之際張邦昌爲金人所立南面稱帝宾因呂好問之言而退就臣列雖人心所向誅戮討逆之語有以深懼其隱宋由君臣之義槩明于中也不然助逆糊進者當不止吳幵莫儔范瓊之徒而邦昌之心未必不安宾誰復爲言立孟后迎康王者卽言之豈足一動其心哉然其後也邦昌誅治諸嘗受僞命者在好問猶不免焉偏安一隅歷百有餘歲有以也由今以論邦昌之行賢于王莽曹操好間之功均于狄仁傑宾能辨其是非哉李忠定所以擊僭逆僞命二議而以爲政刑之大無有過焉者也王莽之篡漢之臣子同姓異姓誦功德者各數千萬揚雄號爲學者尚爲莽大夫曹操篡弒已成猶顧憎名義自託于周文王而不卽行改物之事是宋東漢節義之風有以束之也然則李杜范郭之功固不輕宾嗚呼綱常名教可一日不明于天下哉

義男婦論

井田廢而民無恆業富者擬王侯則貧者不得不鬻田宅鬻田宅不已其勢不得不至于鬻身鬻男女鬻者逾

屈鬻之者益亢始焉臣妾之繼乃爺孃所覆地之所載父母之所生自天子至於庶人同類也何忍相爲凌侮如禽獸哉稍知愧恥者寧轉于溝壑而不屑爲人僕隸有以也或者重疑之謂衣食而君臣義也言之毋乃過然宁所見主人之于僕隸蓋非復以人道處之宾飢寒勞苦不之卹無論已甚者父母死不聽其哀麻哭泣宾甚者淫其妻女若宜然宾甚者奪其貲業莫之問宾又甚者私殺之而私焚之莫敢訟宾服役終身旣所甘也世世子孫不齒于鄉黨齊民恥與通昏姻雖有賢智無能自別甚宾夫子孫之于祖父五世而服絕以一日之貧窮患難俯首屈辱以丐其生遂爲世世子孫羞豈理也哉人之大逆弒父與君也當其時執而誅之洛宮瀦宝已宾或法不及施而其遺類在世八雖知之弗之絕也至于諂附權勢因之通顯如近世分宜江陵之門生劉瑾魏忠賢之假子其可羞惡豈特一日貧窮患難之比哉然自其身以及其子孫夫有汚之而不與通者乎而顧于僕隸焉是恥失其倫已竊嘗爲之痛心王者不作匹夫匹婦顚連無告者莫之何也自

吾之身不復收買男女其舊所服役者放遣之不得已
則衣食里中老稺二人以資其力去留聽焉而不以
強則庶乎得以獨行其志爾

望雲仙館

海寧後學陳敬璋　輯

議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貧耕未議元注辛丑秋日子高屠子命作

封建之日諸侯世國大夫有世家庶民無世產而無無產之人郡縣置五等廢卿士無世大夫庶民有傳業多寡有無之數天子不能制也及其世也受之先祖載之國籍殆與古咎公卿大夫之采地諸侯之錫履不異矣其聽民買賣強者日闢弱者日蹙闢者兼井連阡陌蹙者

削割無立錐之勢然也然則產之由寡而之多自無而之有等於開國承家其自有而之無由多而至寡等於失地滅國史氏以縈封之家方之封君良有以也貧者耕豪家之土或食之受直而爲之傭或自食力耕而輸其入之半授受出納居然君民臣庶之義焉予怪世人食其利不維其義安于俗不揆諸道莫貲耕若也且夫覆載生民一而已矣大人小人莫不有事以相貿也畝宜勞而耕于野畝宜逸而息于家特以奉而有產不奉無產之故使勞者不免飢寒逸者肆其衍樂義乎不義乎矧德未必果能過之惡能盲而無忤也天子君臨四方簞瓢萬國四海之內各以職來貢古猶昧爽丕顯日昃不暇食以康民之功若勸農桑省耕斂問疾苦采風俗爲細民身家計至周至悉逾乎衣食足矣爲之設師儒教庠序徇木鐸布始和昕夕惕惕惟恐一夫一婦不獲其所又慮後世子孫之忘艱難也師傅以導之瞽史以申之行遊郊野以觀示之甚者俾長民閱暨小人而習擾之乃克永其天祿也今以卿士庶人思不逮乎雨暘趾不舉乎疆場祁寒暑雨人受之水旱螟蟲人憂之東阡西陌弗之辨秔秫菽麥不之別以至良頑勤怠異其情壯老強羸異其力勤動休樂異其時均弗之識也燕息深居坐資歲入幾不知稼穡爲何事面目黧黑手足胼胝爲何人習逸生驕習驕生罔淫侈之端日日以起乖義已甚乃或恃其權力淩侮侵殂之用其智詐倍舉斂擾之以至童僕之恫欺田保之中沒耗斁不一處蔽多門由是術也歲則休愚無告矣休則黠長無告則愚虐長黠而虐愚愚忠信滅詐僞成家不立矣需其破敗可翹足也縱令長者厭家揆以道義之當否固宜反側

于心矣詩南山之篇高皇祖也農夫曰會孫壽考又曰報以介福而田之篇祈有年也公卿曰農夫克敏又曰農夫之慶上以愛乎下下以親乎上一體之誼如是今未維其義維其勢有上不能恤貧戶爲之貿貿則賦役足供衣食足給不貿賦役不能供衣食不能給賦役闕則刑僇加衣食匱則寒餓至則是豪家之命縣于貧戶也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君子之行也皇皇求財利小人之事也彼貧戶蚤作晚休靈體泥足以從事田野欲資其利爲父母妻子計若多其力寡其利何鄉不可施

耒耜而獨戀茲土乎夫貧戶輸租豪家與豪家輸賦于國一也朝廷下蠲放之令多不過畝數升而歌舞作慕君汚吏窮聚斂之方計畝以言所益夫不越升合而怨咨起何不推是以反思之歟然則宜何如曰有田者務以仁義固貧戶而已取之額可損不可益使貿田之農不至失利義也推誠敵信憂患與同勞苦與念相關之情有若婦子仁也法則康功之心由繹南山甫田之指兢兢焉不敢爲秦越之視以重困乎耕人庶幾厥業可永子孫與有賴已因約其義條爲之列俾可世守以不失古人一體之誼云

佃戶某人住某墟某都父子兄弟共幾口中保某人自某年起至今計若干年

種本宅某字墟田幾畝分幾釐該租米幾石幾斗幾升幾合

某字墟地幾畝分幾釐該租桑銀幾兩幾錢幾分幾釐

一本宅租斛五斗三升斗升應斛等用十三號秤用

十六兩三錢

一年成若遇水旱田灾炤四比每畝免米若干

一佃戶若係鰥寡孤獨田每畝免米一斗地每畝免銀一錢孤子成丁則止

一佃戶不幸有疾病死喪及水火盜賊等事本年米每石免一斗銀每兩免一錢有所稍貸量力應之

一佃戶若遇災毋過年及生子嫁娶等事其家給米十斗本宅若遇有喜慶事召與飲食

一佃戶若係布種無資每畝貸米二斗秋成炤數還納白米不起息其遇水旱用力車救臨時酌貸

一佃戶運米到門給與酒飯家人不得科索腳米斛

面使費等項

一佃戶畜養豬羊雞鴨及種植瓜菓之類本宅需用炤時價平買若畜牧無資本宅發與小豬牛年炤勉兩收肉仍歸原件

一本宅有事佃戶若來効力仍計工值酬勞

一佃戶子孫若父母亦無所依賴者本宅收養長而歸之若老而失所願于本宅効門戶掃除之力者養之終其身

一佃戶有能力行善事如孝弟忠勤義讓等事本宅特具酒食勸勞其或與人忿爭亦爲加意勸解若本宅延請賢師佃戶願令子弟受教者朔望之日特乞先生爲之訓戒

一佃戶凡有不孝不悌犯上作非及酗酒賭博惑于邪教不務本業者租課雖不虧欠亦行屏去別授吳氏復本曰先生此議忠厚誠懇竭乎仁者之言恍然井田遺意無如末世極重難返不惟有田若不能遵行卽佃田者刁頑日甚古道安可復用于今世哉

楊園未刻稿卷二　五　望雲仙館

辨

辨惑一

里有繼母疾其子刳肝以療鄉人嗟嘆往而觀者千餘人或拜之贈之錢若米聞之有司有司旌異無不稱孝子者予謂于今之世教化不明彝倫攸斁子之恩薄而弒逆多有若而人者弗忍繼母之死不知所以爲計率其愚誠一旦而出于是其心固有可矜事亦人之所難若乃流聞一時遠邇嘆美可以見秉彝之良人人具有雖在污俗感之輒應也特揆諸義理之正則愜其于

楊園未刻稿卷二　六　望雲仙館

孝未有當也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刳肝之事于三者之義何居焉禮父在母沒不敢終三年喪故爲之服齊衰期朞無二上也居喪疾病飲酒食肉不勝喪比于不慈不孝毀不危身爲無後也以繼母之故而剖其胸不死牽也疚則其如父何如無後何且夫繼母如母爲有父也然曰如母是以義起者也爲繼母者雖有鞠育恩比之所生宜有間矣假令所生母疾當如何假令父疾更如何道也者必人人可共由也父母疾而刳其肝可由乎不可由乎人子之事其親養則致

其敬疾則致其憂衣不解帶藥必親嘗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必不得已顧于天禱于山川神祇祈以身代止已是以世子不嘗藥春秋謂之弒不脫冠帶而養大禮以爲經爲其可由也若乃有司之旌則固所爲樹之風聲者也今使旌一人焉使人慕而效之人紀于是乎立風俗于是乎醇有司之職也然其事必也非獨賢者能之百姓可與能也剞肝之事可能乎不可能乎凡事之不可共由不可與能者聖人不以立教君子不爲也或曰人之情爲所生母非難也爲繼母故足難乎謂繼母猶

慈母也曾者魯昭公器慈母記禮者以爲非而子未之聞與或曰是非所計也一事也輾轉計較而後爲之則必至于不爲爲之夾不勇矣此褒衣之士所以拘文牽義而見義不蒔也若彼誠心而爲之不顧死生不量濟否爲人之所不能爲雖聖人無以過而子反議之深何與曰正予所謂率其愚誠其心固有可矜事夫人之所難而揆於義理之正憯未有嘗者也而謂聖人無以過聖人之孝果若是與世教之衰也言孝者不法大舜文王曾參閔損而王祥郭巨之屬婦人豎子皆檢言之此

道之所以不明也或曰予往視其窆創則已合問其事獨厥父一人言之剞不剞未可知也或曰是慕乎溝涘之人而爲之將以爲利也予曰是未可疑也鄉之愚人笑所慕而效之且人就有以身試疢地而以爲利者乎人心薄習俗非有不善羣而彰之苟有善羣而訾之不可訾夫從而揜蔽之不可掩蔽則又相與刻推之以爲心未必然也夫心無形者也舍昭昭之迹責其冥冥之心鮮不出於小人不欲成人之美之論也予故不忍疑其事不欲推其心惟其所聞揆以義理之中正一軌于

辨惑二

里有甫葬其親踰月而身疢者復有改葬其親旬日而身疢者人曰自是人將無復敢葬其親矣予曰不然由前之人而言自是人不敢不急葬其親矣由後之人而

言自是人不敢輕惑形家邪說改葬其親矣或疑之曰
彼葬親踰月而身死者年已六十餘親之死已久矣今
幸也葬畢而身死若身死而親未之葬何以爲子厥辜
可勝誅乎若彼人之親歲月既久而爲葬師所惑無故
發其壞動其遺骸使易故處心愴力屈以至于死是
則可爲鑑耳胡可槩論也或曰二人之死必其卜地不
吉時日不利以遷斯禍也曰子之言溺形家邪說所謂
大惑也彼年六十餘親久不葬非以吉壤未得乎時日
未利乎抑夭葬師未得其人乎今日之葬未聞不用葬

師也謀之葬師地與時日豈不盡善謀之卜筮豈不協
吉而身適以其時死焉葬師不任厥咎也況改葬之家
固以爲避凶而趨福矣豈不以爲優于昔日也而反以
得凶何也然則厥咎詭任之曰無任也彼其親久而不
葬于心必有所不安者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蓋
窮必反本疾痛慘怛則呼父母是以平生役于利欲忽
忘其親之心善之端也一旦
于是時皇皇焉思葬其親其皇皇之心善之端也一旦
之誠也誠之所動鬼神可格是以使之得畢事而身死
若將祐之也夫夭可以無憾于九原矣使葬之不舉踰

月身未必不死其視葬畢而死相去不大遠哉若彼改
葬者年則已老血氣則已衰家又貧也勉焉厭其舊而
新是營不顧死魄之不常生計之益困斯勞勞斯瘁
瘁斯病矣況乎親之遺骸藏而復暴當是時必有所不
忍見者爲賴泚爲心痛創焉愴焉以是而死自作之孽
而已又誰咎焉且夫生之有死猶春之有冬晝之有夜
也修焉而彭殤焉而殤夭各有命譬諸艸木春至而榮
秋至而落方其榮歟爲福之及其落歟爲厥之觀乎眾
芳未歇而薝蔔已槁羣卉正謝而菡萏已出天地之大

也氣滋而生氣盡而死死者自死生者自生或幾死而
生或方生而死歟知其故人于其間顧義之當爲不當
爲如何耳當爲則爲之不當爲則不爲以不貽沒齒之
悔則百年可也旦暮夭可也孟子所謂正命是也命不
可知守正以俟而已胡爲惑彼羣邪搖舌鼓喙以亂人
意耶

私謚辨

汪渢字魏美杭州人中崇禎己卯鄉試乙酉以後肥
遯守約不接人事窮居二十餘年而歿多人徐介高

尙士也爲之誄私謚貞靖處士

竊聞私謚非禮自漢唐以降朝廷之謚不能盡公者後世僉議其不宜若乃謚出於下名實易亂細行加大名全德舉偏節人各行其愛憎之私將使淆亂之餘不可稽詰抑人之生也爲賢爲不肖小者鄉國大者天下自有公論雖或見誚一時猶將獲信異代奚必以謚重哉然則稱之宜如何曰若汪君者不失其身可謂孝矣砥礪名節可謂廉矣生而嘗舉于鄉宜莫如仍稱孝廉汪子禮得而分定生順而永安庶乎君子愛人之道或曰存心求不媿于天無惡于志遯世不見知誠不悔也矯

世之舉于鄉者無賢不肖率稱孝廉實則不可問也不孝曰孝孝者恥與同其孝寡廉曰廉廉者不屑同其廉比而一稱將使姩修之士何以自別與曰實從其名者人敬而身安之名違其實者恥莫重彼失其實者行道之人皆知羞惡夫使行道之人皆羞惡已名雖與之同又遑恤焉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辭彼之不孝且廉且同乎此之孝廉恥在彼此孝且廉者同乎彼之不孝且廉無足恥在此名同則同實異則異無嫌于同何以求異爲哉彼世之謚文謚武者果文果武矣乎謚忠謚正

子

輸

鴞輸

尋年十五從董先生讀書飢山錢氏之順裕堂同學者爲字虎一士及其叔氏元寒時四人年志各不大遠師與爰雅相樂也有鴞巢于廬之左方雌雄拮据銜土作室凡幾日室旣成伏卵雄出雄代之夜則竝處越幾日雛啾啾鳴一鴞銜食飼之無暑刻輟也先生步履爲徐

講誦聲不大曰勿驅雛又越幾日五六黃口伺食膔脣矣食至羣鳴啾啾二鳥以次餉之必均銜食以入也隨銜所下以出餉曰容勞曰益羽毛漸稀先生指而言曰哀哉是可以識父母之劬勞矣又越幾日黃口者元羽紫領素腹蒼趾居然鳥矣每攫食翼且振二鳥啣食其將誘之復召羣鳥環堂內外飛且鳴羣雛者或縮項弗顧或弄啄相嗔啾啾待餉如它日先生初以聲逐之自若次日掬手逐之亦自若又次日先生憤然曰毛羽豐矣能得食尙將疲所生自暇乎乃積土幌結其端舉而逐之羣雛齊飛翩翩于庭不止也二鳥遇之驚喜聲異甚率以飛環庭及堂已而息于樹端衆鳥聞之咸至助之飛諠頑下上久之返于堂而休焉自是餉食之勞遂已先生顧而歎曰慈母敗子有是夫仲秋良夜與爻人步月中庭感于事有相類者援筆以識季心邱子非之曰鄙哉小儒之爲教也夫拚飛有時而物情無僞胡爲乎以己智戕之也予曰嘻子之言善矣憎乎未達先生之指也先生孝爻士也遇物而惻于懷假之以徵小子云爾且夫春令非急難之情相鼠豈多儀之質詩人感

物造端要以寓其志意而已而子又奚病焉因并識之

海寧後學陳敬璋　輯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說

豳風說

魯無風豳風猶魯風也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故魯雖弱有先王遺風他日夫子曰魯一變至於道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蓋此志也以周南始以豳風終始終以周公也作春秋以魯紀年刪詩升魯于頌序書而別費誓先正故嘗論之子竊附其義而爲之說

周民東亡說

綱目書此以見周澤之在人秦能入其地取其鼎遷其君而不能有其民也猶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屬其耆老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周因以興幽王嬖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宜臼次戎之難作平王東遷行役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彷徨不忍去賦黍離之詩而周以衰越春秋及戰國王綱弛而不張國法廢而不舉命晉大夫爲諸侯而天地易位矣致霸于秦而手足倒縣矣至是王乃入秦盡獻其地而周以亡彼民也惟士是鹿何思乎無君東亡矣爲哉豈以東周之地有未盡亡猶冀復爲周民者與抑次先王之澤猶有存焉而不忍爲其臣僕者與殷之亡也雖以武王之聖猶不能化洛邑之民況以戎翟之秦勢凌權使而欲民之歸之也何可得焉宜其棄田里捐家室洋洋東去也他日韓入朝于秦魏次舉國而聽不旋踵隨見殄滅服屬于秦果何益哉夫以南面之君一旦奉社稷稱臣虜而不恥顧不如匹夫匹婦之諒扶攜播越流亡而不之恤豈秉彝之良斯民受之獨厚與記曰國

君死社稷孟子曰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百世而往莫之易也

後甕遵說

遵之爲物愛之者或以臭味或以芳澤未有能知其德者也自周予爲之說而人莫不稱其德矣然未及其才也竊見用之夫者實與棬可以共籩豆可以充民食可以療疾疢細至葉鬚莖節無一不可資人採擇者羣弃之中棬之美者葉或棄落其實者幹有遺求其兼善蓋牢及焉而又陽煦已盛厥榮漸敷陰節未凝鞏藏蚤固

合乎君子進退出處之義予故匪唯愛之益用敬之而
引爲環堵閒備師友云

夢說

俗以夭人入夢爲弗祥予則不然夫所謂夭人者或是
先世或是宗族親戚與夫鄉黨朋爰至僮僕之屬其
仕者則或帝王僚爰下及人民輿隸之屬而已其于吾
身俱有恩義之舊生夭永隔念之惻然夢寐之間暫覺
酬接亦可樂也若乃君親則益不同爲人臣子而以君
親入夢爲弗祥此誠何心予蚤失怙恃不得事親每遇

先人入夢寐爲幸事爲念平日入室弗見上堂又弗見
祭事之時洋洋如見夭依稀想像而已非實接之也色
笑言動不異生時則惟夢中自痛此生不復可得覺而
爲悵悵不已方冀次夕復夢雖使果有疾病憂患相踵
而至猶願不以此易也況六夢之中原有思夢久不夢
吾親則是思親之心有時而衰也可懼甚孔子夢周
公獨非已夭之人哉予故人病久以屢夢夭人爲疑著
說以釋之且將以正其所思也

服說

里有妻夭而娶再醮之婦者其再醮之婦夭子婦問所
服予曰于禮無齊斬不得已則服父妾之服或曰以世
俗則宜服繼母之服也予曰不然再醮之婦非其所生
子惡得而毋諸服之是賤其父也曰其子幼而母夭其
父子與婦安得而不毋且姑諸予曰其父取之固自賤
繼取者良鞠育之是則猶慈母也則爲之服慈母之服
今也子既娶婦矣而再醮之婦入門又無所生也以夭
以葬則不得與父同穴以祭則不得祔于皇姑服以父
妾不已重乎況乎其故夫之子本其所生也已不得而
祔之葬祭矣曰然則父之所愛夭愛之非與子曰非是
之謂也子故曰服以父妾之服夭猶夫父之所愛則愛
之云爾曰省者則固已毋之矣生而父之不能諫而從之
曰妾之可乎曰是則其父之失也子之不正其本矣其間也不夭謇乎
則已不正其本矣其間也不夭謇乎

事本鄙猥無足道者緣里之人聞予言傳以爲笑有
以見禮義之不明而流俗之論錮人心術久矣書以
質之知禮之君子

姚以存字說

姚子仲聞旅食洱陽念親老自悔而歸更其名曰斯行益取聞斯行之義越一載復耍兄子之名曰閑字之曰以存屬予爲之說予惟君子已孤不耍名以存幼而孤惟孝子之心固將守先人所命之名以終厥身禮也今也大父母在叔父請于大父母而耍之使知修身立行之方雖起先人于九京必將受之也然則奉今名字以行凡所以爲學所以守身而事其親莫不顧念而求踐其實夫義之正也予弗奉幼而無父方弱王考見背又無諸父訓廸不逮于今衰莫猶問聞知奚足爲以存最所不能已于言者語云同憂相弔予與以存于天地間均爲無父之子各念其親有同痛也謹以所聞見述二三人以存志之爲終身法是則所以答以存賢叔之意云爾陳白沙先生孤之遺腹者也其詩曰生來只見山頭土祭諱惟聞墓下蠆至今讀之泫然流涕也吾師劉子夭未生而孤本支五服俱無親者而家最貧祖父攜之育于外族其視以存豈父之年尚未能及然啓其長俱能顯揚其親又以科名未足畢顯親之志也[受學于吳康齋而爻胡敬齋一受學于許恭簡而爻高忠憲人品學術遂爲一代宗師嗚呼夫非盡人之子與方其幼時子母煢煢出入衙恤無論姻婭族屬弗意厥孤尚有異日雖其父冥冥荒原嗣續之計豈其殆而不翅一髮之引千鈞乃爾先生奮起南服立身行道蕩乎江海屹如高嶽者百世之下猶將聞之興起以視世之頹顏斑首于父兄之側者相去竟何如也以存勉之哉

楊園未刻稿卷三　六　望雲仙館

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存其中未必有白沙子之言也道無內外學無內外以名節爲外將以何者爲內而守之劉子之言也兩先生之學毋後一揆其與程子所云制之于外以安其內蓋無異指也賢叔以是命名若字夫豈猶末俗父兄所望于子弟區區聲名利祿之卑陋而以存所以自敬其身不即凡下以沒其親者宜有在矣至于閑邪存誠之義先儒固已詳言之家庭誦習講之明而聽之熟矣當不俟予贅說也

顏子樂字說

顏子士鳳殁之日其子皆幼季子鼎爵年一歲有半越今十餘載則成童以往矣陸子孝垂以女之字之也館于家教育之屬予字字以子樂而爲之說曰凡人之情

莫不以己願慕者勉其所親愛今之親愛子者有不以人爵相勉者乎彼之心非不親愛于子也所知者人爵之膻榮而不知天爵之爲貞貴也古之人所爲修其仁義忠信惟恐不及者次非有惡乎公卿大夫也以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倖致也彼小人者不知仁義忠信之爲我固有也毀廉喪耻以求所爲公卿大夫者公卿大夫未必畀而廉耻徒喪間一畀之身敗名辱刑僇隨之者豈少哉惟夫爵之自天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居廣居而行大道仰不媿而俯不怍得志大行不加榮窮居没齒不可辱其視世之膏粱文繡與布衣蔬食如一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若此者其次有以自樂也乎然世之人弗以爲樂者何也嗜欲亂於中流俗牽于外而喪其良心然也雖有嘉肴弗食惡知其旨雖有至道弗學惡知其腴既已勿知必將違之既已去之必將就之違此而就彼則于棄壤也甘之如飴矣苟能辨之于蚤違彼而就此本仁以行由義以動懷忠信以不渝幼而志壹長益孳孳焉誦習惟是

也履蹈惟是也知明而行美心安而體舒樂乎不樂乎夫人則惟擇其善者而從之已矣子雖少秉彝之良自具也今有兩途于此一善一不善則將奚從焉樂乎善不樂乎不善情也以善爲不善以不樂爲樂彼喪其良心者有之矣子之少則未喪其良心者也從是而決擇焉不倦可矣論語以孝弟爲仁之本而犯上作亂未之有焉以子所見彼犯上作亂者皆自不孝不弟始也不待遠喻也子先君子初字曰伯元易傳元者善之長也春秋傳曰元者何仁是毋曠安宅毋舍正路以善其繼述子先君子爲不没矣予與子先君子與子外舅氏皆執友也因以是字子爲是說以勉子夫勉子以修其天爵而無求乎人爵非特俗之人將迂之凡親愛子者皆將迂之宜勿見迂于子也若子之不畏乎人之迂之也則已久矣

張仲修字說

富貴貧賤由乎天地也智愚賢不肖由乎人者也由乎天者莫可爲由乎人者皆可勉古之人莫不言之而今

人之信其然者寡也其心曰苟富且貴雖甚愚不肖人
猶羙之苟貧且賤雖甚賢智人猶侮之夫是以不耻愚
不肖而獨耻貧賤凡可以要富貴則無不爲之而不知
富貴在天非可倖而得也修已之不力徒然至于愚不
肖而已夫彼賢且智者夫何嘗必不富貴哉弗思耳矣
游子曰居易未必常舉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失窮通
皆醜成乎已通不能益窮不爲損故君子修身以俟命
惟耻已之愚不肖而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也
張子俟之就予受讀其同學爲之請字字之曰仲修張

子年甚少入世未深子之言猶可入也因爲之說而勉
其異日求乎已之所畀爲以無俾乎天之不可必庶幾
能立其身于窮通皆好而已若夫身之所以修則予也
尚冀有益而爲子畢其義

箴

自訟箴丙戌十月十七日

嗚呼小子訖咎于後訖勤于蒔爾履錯然以及于徂所學何事所交何人幾日硉硉以行風塵自愛非德愛人非德悔不知改其何以卒戒哉後來祇慎厥失師魯君子獨居屏跡

銘

夏楚銘

維帝降衷匪教胡晐維人有欲匪學胡克衷實難持欲則易創儆彼惰心閑其邪僻侍達斯記以匡以直古訓是資威儀是力小子有知其永念先生之德

并銘

故有并高不盈尺澤然純黝腹博口約足視口廣倍之視體隘又倍之隨所置而安無傾敧虞古遺制若是用既久愛乃彌篤因銘焉

虛其中樸其飾局其躬守其黑平以有容內而不出宣

乎與予終始相從某之或失

贊

自題寒風佇立圖

行已欲清恆人於濁謀道欲勇恆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夫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髮鬅乎何代之民

引

生壙引

往年懣如唐子始爲葬親之會於莘里匪金之是資勸勵也吾里親爻取其法先後舉葬蓋四十家一時遠近慕效者眾越十餘年有罳在殯力弗克舉者未嘗不慨然興嘆謂憯乎不及與其事也錢林我敘姚君將欲自爲壽藏夫約所親十餘人爲會其法視莘里小有變通而意實本之就予以商井欲一言以諗于眾予維姚君年力未艾乎已克家家復不貧既不必亟亟於壽域之營即營之初何藉乎人之襄之也特以曠遠之見啟勵里俗使無視爲緩圖已爾因念唐子逝矣身沒之後猶使人師其意而未已益信古人爲法以遺後世厥澤

至爲深長也然則有生之日胡可稼稼哉故

望雲仙館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五

傳

海寧後學陳敬璋　輯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邱平叔傳

邱允琦字平叔與顏統士鳳同里王父廣文君以明春秋貢禮部凡鄉之春秋舉者皆習廣文君說平叔世其業獨不遇負性耿直意所不可鬚髯戟張遇事慷慨無避忌以是士鳳少長交于平叔雅相敬崇禎癸未士鳳舉乙酉七月顏氏家難作持杖矛呼殺人以入士鳳

長予鼎受從嗣祖太學出走羣兒將及平叔開門迎之曰無害吾能率鄰里以退羣兒逡巡散去越三日連雨不知其他有期登山者疾必往往必窺其幽不避豺虎三遇虎不食興至獨往嘗數日不返家之人大惑以爲不舉返也已而返則自喜以是吳興山水無目不及者嘗渡錢塘觀五洩歷天台雁蕩間兩遊南海觀日月出入與閩人劉某約將市使舟往海外諸國會劉必不果當是時幾必者次數舉生遊益奇危崖巘壁人跡罕至莫不猿猱登而飛鳥集也晚復遊閩有閩遊諸記歸登江郎山坐卧其下歌白駒之章數闋不忍去渡子陵灘

倪寄生傳

倪露字寄生湖州人其先倪思宋寧宗時仕至尚書以直節稱寄生爲人峭直於物無所好好讀書遊佳山水年三十歷試奇聞神僊之事遂學神僊幾至必見僧智河則學浮屠疏食苦坐參究無生次幾必自以爲有所舉已乃學道於浮屠之習未能去然稍別矣每出以書

自隨緡閭往復祁寒盛暑不輟當意歌舞或永夜獨嘯不知其他有期登山者疾必往往必窺其幽不避豺虎三遇虎不食興至獨往嘗數日不返家之人大惑以爲不舉返也已而返則自喜以是吳興山水無目不及者嘗渡錢塘觀五洩歷天台雁蕩間兩遊南海觀日月出入與閩人劉某約將市使舟往海外諸國會劉必不果當是時幾必者次數舉生遊益奇危崖巘壁人跡罕至莫不猿猱登而飛鳥集也晚復遊閩有閩遊諸記歸登江郎山坐卧其下歌白駒之章數闋不忍去渡子陵灘

雪且久強一僧登之凍風所觸僧輒疚移時而蘇寄生樂方盈沿江狂走十有餘里其嗜奇類如此與人交多不合者至疚不異見過而折不少隱故世俗疚畏與之交凡朋交所贈遺雖貧不爲它日計鄰里宗族之貧於寄生者與之兄弟疚姑者葬之其無妻則爲之妻年五十二卒卒之日益無以殮也惟書數百卷及其著遊記數種而已鄰里宗族固信其貧云先是數年甚言天下當亂築室太子塢將老焉以聞遊不克居甲申京師潰

江南多事蓋如其言

張氏曰予初讀經鋤堂著而志之謂子孫當有存者及爰寄生見其行已有文節風惟論學每異比不異而奇生疚哀悲夫

陸母倪孺人傳

聖賢之道無他焉正已俟命依乎中庸而已予表妹沈適陸孚講舆簡其先姑爲倪孺人生於士族幼字陸及笄夫失明陸使人辭某之予夫厥明不得嗣爲兄弟倪不可陸固辭且曰夫者婦所賴以終身廢疾賴焉交母欲聽之孺人微聞其事嘆曰女子許嫁纓明有所繫也復它繫不可且暫命也婿何宜絕旁人未諒厥志勸勉之廢寢食者五日猶未之諒則求疚由是無敢復言舆字者明年嘉禮成壻車在後男侍者相厥男女侍者道厥女里人來觀如堵垣入門拜於祖舅姑拜之拜於舅姑舅姑亦拜之當時見者無不嘆息至泣下自其爲婦躬操作勤織紉閨門之內雖雖如也家雖貧汲齒無怨相敬愛蓋二十年如一日云及卒屬其夫子曰始者事君謂舋終君身不圖先疚君賓人養子幼宜再娶毋以喪制故緩夫子重其義鰥居以

老子長爲之娶婦奉烝嘗焉人謂古有娶嬰女稱道至今者孺人之疚雖它以從嬰夫其事視爺尤難于謂若夫若婦可謂各舋其道矣然特屑行之常無如及之者孚從而震異之夫其始之字於陸也父母愛之固將富貴之也及長而目廢既拂其初心若遂辭而聽不恒其德矣使陸不嬰舋肆力詩書其必富貴乎從而它字未必優于陸也世之人徒失身而始後悔不少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且婦人之道從一而已宜家人宜室家而已今也入其門尊卑長幼胥敬愛入其室琴瑟靜好

偕老而靡怨哲于歸之吉歟大於斯雖沒世名不稱焉
憾予故樂爲之傳勉表妹勤修婦道以嗣徽音亦勉
陸氏子孫懋進德義毋忝厥祖云

墓誌銘

太學錢先生墓誌銘

太學厚菴先生姓何氏諱福徵字君除厚菴其號也世
爲海鹽人八世祖貴四洪武中成貴州都勻衛以幼子
託於錢子孫貴盛遂爲海鹽錢氏曾祖諱薇給事中邮
贈太常少卿妣孫氏封孺人祖諱與映舉人妣俞氏陸

氏父諱周中書舍人贈戶部員外郎妣馮氏贈宜人萬
歷丙申七月二十七日生先生於嘉興角里里乙酉之
亂遷於海鹽之彭城里遂終焉因延課子時先生
敢初子未知先生爲先生兄子汝霖汝霈也萬歷甲寅周公
年六十五鬚髮皓白衣冠偉然子甫十齡教之嚴而有
方始至問教術對以先儒云子弟輕傲教之經學念書
不令作文字旁人以爲非先生不顧也子歲館其家見
其憂患與兄子居同於父子視兄孫同於祖孫祭祀必
盡誠敬備物必思所嗜忌日必哀舉禮必恭恪服食必
儉素而豐於賓客臨財不吝而物力必愼無事矯飾而
取舍必嚴延師傅之訓言及先代遺事必垂涕御臧獲
雖小失必戒而皆有恩意竊歎世無厚德老成爲後生
楷式俗流佻薄不可振底若先生者殆其人矣予以是
雅敬先生先生亦過以子爲忘年爰因從所親訪其少
壯時事則事親能先意盡其歡心嘉言懿節終身不忘
與弟治極親愛疾痛疴癢有如一身撫庶妹如己女適

寡歸養於家及卒爲之合葬又撫其孤女遣嫁如初少
負高志博習親師參政劉公泓鄉進士方公成位銓部
金公麗兼咸器異之自授經以往敬諶至少未嘗稍衰
方公蹇士以庶妹妻其子則其一飭也萬歷甲寅周公
延光視兩浙學政奇先生才拔附秀水學天啟乙丑入
南雍司成羅公喻義禮以國士當是時逆瑞魏忠賢亂
政毒流搢紳有樊生者諂忠賢創建祠國學議先生風
羅公緩其事生將中公以大獄先生危言諭之陰遣歸
楚禍以不作未幾瑞敗所全甚多先生爲當湖姚公館

甥姚公歷任法曹晉司寇崇禎初謫獄稱平先生實左右之每有平反不以告人人固無從知也故交李某負富室金先生與知爲之償終不一言於李新安汪某鄉與先生兄弟通財汪仗訪尋其子歸之金曰子兄弟嘗負而翁金今還若子弟亡無後子與兄子事也其子恫悅出意外感泣而去其慷慨赴事沈淀有度類如此試累蹶不遇於時年五十作知非艸堂於所居之西偏而休焉自是豪邁之氣悉歛矣甲申三月聞變極悲憤明年遂去角里卽兄子居居之德以益進先生體素修療至是優游鄉井親賓過從論道誼砥德行膚革充盈精力至老猶盛云癸卯七月寢疾心志炯炯疾革乃命兄子率其子齊戒越三日入祠告終于厥祖厥考身被冠服臥而致其誠焉既畢以子及家政託兄子以教事託親戚孝廉巢子鳴盛文學屠子安道及小子履祥自慰曰殺而寧庶其在此乎又五日而殺蓋九月十八日也距生年六十有八配姚氏司寇公士愼女十七于歸惠和有婦德後先生三歲七月十七日生先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卒子二汝賢殤汝中聘巢氏女三長適松江

國子生姚世靖次適嘉興屠子安道俱孺人出一幼未字與汝中同妾葉氏出妾二李氏葉氏先戊戌九月朔葬姚孺人于澉浜荊山之陰乙巳十二月初五日奉先生櫬合葬焉銘曰

維德之厚本于孝弟維德之進勇于知非厥非有覺職是焉遵孝弟尤篤乃慶之貽蒼山我思永瞻望兮澉水洋洋實襟期兮先生之志子孫世世其無違兮

吳子仲木墓誌銘

吳子仲木諱蕃昌八世祖胡諱忠者自天台徙澉浦易姓吳族益大遂爲海鹽吳氏大族司寇公諱申偉嘉靖時逆瑞擅政致事爲完人王姚顧氏封夫人父太學諱麟趾蚤世無子以仲木嗣姚董氏胡氏查氏仲木故忠節公仲子忠節諱麟徵以奉常殉國難贈少司馬伯父中丞公諱麟瑞人品政事重一時世所稱東海兩吳先生者也仲木幼穎異能文年十六補邑諸生歷試高等不遇崇禎甲申冠陷京師忠節公汝之仲木出入江淮我旅間迎喪以歸身營祠葬之事既畢遂棄諸生業矢不仕肆力詩文閎博偉特方古作者撰忠節公年譜自

敘其後以見志嘗師山陰劉先生念臺癸巳以後益受
先生之門人與諸昆弟講求程朱正學務見諸躬行作
日月蔵二儀以自範又爲閫職三儀使家人遵守焉事
嗣母奠孝敬盡禮及居其喪水漿不入口四日既殯食
粥不茹菜果寢苫居廬不脫衰絰比葬嘔血數升哀毀
不宜仲木故多病至是彌困逾小祥卒於巷次屬纊前
一日猶與諸弟論學不輟遺命豫以哀服葬考妣墓側
先是太學公歿序宜中丞公仲子謙牧爲後幼故以仲
木嗣謙牧因歸繼產二百七十餘畝仲木不受遂相讓
生業躬身勵行期爲聖賢之徒事朱安人以孝聞教率

孤姪曰夔爲龍山曲於正誼門內並敬義讓戊戌居安
人罷杖不能起越五時疾稍起手編中憲遺文若干卷
困復甚扶疾治安人窀窆哀動行路哀仲體素羸重是
益不自勝遂以己亥正月初五日卒於罷年六十有五
羊來十月朔日牟出丑中有九先是七載予過海上弔
忠節祠因訪仲木於澉浦始與哀仲遇未相識也予與
仲木言且久哀仲共而聽無一語從西往返三人朱正思述其
乾初陳氏來朝予去之會檀哀仲返交人書問至卒歲月

湖山式瞻厥後

吳子哀仲墓誌銘

文學吳子哀仲諱謙牧號志仁海鹽縣澉浦人故中憲
大夫巡撫偏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公諱麟瑞之子
母朱氏封安人崇禎甲申中憲仲弟太常贈兵部侍郎
盥節公諱麟徵殉國難中憲慟哭家國寢以成疾明年
夫卒兩公忠勤廉直顯聞朝野相繼隕喪箕裘之任益
誠難之哀仲甫成童克樹立弗替其家學弱冠遂棄諸
生業躬身勵行期爲聖賢之徒事朱安人以孝聞教率

無虛焉其爲學初入於釋老既盡去知致之存養悉遵程朱之教病世之學者好言生知安行輕自大而卒底於無忌憚因以困勉名其齋朝夕從事焉自經史百家以及律歷興圖民俗國政凡儒者當知之事無不遍志以求尤以東京名節鄒魯德行爲歸鹽官海濱僻壤漸城荒寂大海環其左湖山聚其右袁仲以名臣子姪翹楚鄉邦朋遊文藝之樂雖亂世猶足娛悟而獨退然肥遯以行誼道德皇皇於懷豈非豪傑之志蚤自興起者乎或者病其矜已異俗好爲名高夫以袁仲敏智出其

才豈不足壓羣眾使苟徇流俗之論同於少年徵逐大命猝至宛其以歿蓋棺而後久同艸木之腐何一善之足述乎予故於袁仲視爲畏友哀其蚤世而憫其學之未至於大成也然於二氏之說嘗已探其源流乃能脫然反正不爲濡首可謂卓爾也已袁仲之兄孝廉晉書及從兄壯輿蕃昌蕃昌即仲木也文學志義俱有聞於時俱先袁仲歿其年俱不永豈山海之秀萃於一門蹙而願宏雅不欲以予代謝灰遂一時幾盡乎袁仲志篤而願宏雅不欲以一節自命平生臨財廉與人厚其爲義勇敢其交友能愛人以德其處宗族昏姻鄉黨能率人以善諸懿行不具述所著詩文若干卷均有裨世教非苟作者藏於家

配朱氏海寧縣貢生朱朝瑛女子男二睎淵字元服配徐氏秀水縣諸生徐善女景晳字孔與配董氏海寧縣諸生董世昌女女一適海寧許全可之子植以丙午春仲卜兆永安湖紫不護山之陽其猶子曰夔請銘于予因不忍辭爲之誌銘曰

千古之志一邱藏篤信好學銘以章降年弗永行則芳爰覺後裔睠周行嗣續厥德休有光

同學紀畧

先師門人在浙西者今日或存或亡不可盡攷如錢塘沈甸華昀原名蘭先海寧祝開美淵陳乾初確原名道永海鹽吳仲木蕃昌行履姓氏皆人所共知其或脫遯潔身守貞沒齒或降年弗永抱志先凋雖名姓不聞于世而實無玷師門者舉四人焉

鄭弘字休仲嘉興海鹽人端簡公曾孫與弟景元字阮公俱試諸生有聲譽性英敏善文不羈小節而篤于爻愛弘爰從先生執弟子禮崇禎壬午乃以其弟及門受業比歸先生爲文壽其母景元短世乙酉後絕意進取躬灌園蔬養母廣空晏如倣衣艸履不以屑意嘗徒跣行雨中人不能識也遇親舊逐喧者亟避去數與往還二三遐士而已率年五十六

屠安世原名申嘉興秀水人十二作螢賦父孝廉見而異之廿一聞先生講學喜曰苟不聞道虛生何爲以厥

淵被逮北行與祥送之吳門淵致書還報先生時許都叛金華江路梗塞次年正月都授首遂偕祥造先生受業焉先生始固辭連日詩益先生色喜稍其質近自然乃舉內拜自是造履益謹無何亂作二三年間寇盜充斥灰不廢學率年三十有四宗族鄉黨咸悼惜焉

邱孺人節行畧

邱氏先輩廣文麟山女適同邑莊君十有九而夫亦子生一年家貧舅哀甚疾不能起而姑又從之女弟有父之親有母之尊不忍以夫故傷其身憂及舅姑且替其

子也節悲哀勤紝織以事舅姑舅廢疾數年不失養具
湶脩之禮使子就外傅曰先業不可失也學不力行不
修泣諭而不怒雖怒不加杖舅歿姑老疾奉持湯藥不
懈終其姑如事父母子既長爲儒學弟子員宗族高其
行將請學使者旌禮之邱氏聞不可曰婦人常事耳何
爲使人聞之今六十餘康寧勤服婦功不異少時遇子
孫行語具合古訓温辭緩色聞者油油然蓋其德性有
過人也

張公節烈事畧

張公焜芳字九山越會稽人崇禎間官至給事中建言
被謫癸未冬赴翰林孔目之命時京師戒嚴河北震動
士大夫北進者紛紛而南公曰君國有急臣子之義有
進無退趨行次臨清與其監司郡牧爲城守計事未集
而城陷遂仍焉天子嘉其節下詔籠錫有云闖賊不屈
節烈可嘉之語
次年春子至越爲弔其閭嗣子某奉狀以乞言予惟朝
廷言事之臣不屈于賊事在國史艸茅賤士敢有述辭
之請以再未有應也而某次以丙戌之秋仍于亂今年
復至越自慙久負諾責于九原也妄爲之書而附論之

午再試浙闈不遇雖久病數學不輟又曰遇親爻吉凶
曲意周邮不計有無教弟子家貧不登其贄又曰一日
至邑見故家子逋賦被械出囊金爲之輸而釋其械又
曰平時持二語自勗云行已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
臨殁以不學終事親報舊德爲悃即是思之槩可見矣
先慈沈撫祥兄弟二人妹一人勤劬教誨婚嫁而卒自
飲食寢興及行步出入及立身爲學無不諄切教戒延
師締婚必先君執爻中求之東脩諸費惟蠶績是賴紡
木棉夜分不輟每泣諭曰人惟此志孔子孟子次只孔

孟兩家無父之子惟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汝若不能讀書繼志而父九原安冥眼目祥兄弟以是凜凜先訓不敢有忘崇禎己卯令君盧公采鄉黨尚序公論表先慈賢節扁於門曰鄉國遺風後因顛沛疾疾志行弗克紹于前人倘惴惴君子旁闡幽微矚其本末或錫片言以垂不朽世世銘德家兄名履禎與祥皆邑諸生

瑋案九芝公事蹟畧見舊嘉興府志本傳又案先生年譜九芝公卒于萬歷四十六年正月十九日年三十七沈孺人卒于崇禎四年六月十八日年四十五

遺事

徐孔坪遺事

徐孔坪紹興人神宗皇帝朝以國子生爲遼東經歷時邊帥議割寬甸欵虜寬甸者地小而要其於遼東猶下陽之於虞虢也議既成虜恥馬其地指顧河山已有目輕全遼之意朝廷以安邊功封蔭文武大臣邊將至侯伯孔坪感憤賦詩曰會聞關士始封侯割地何緣賞更優間首祖宗爭戰地膏腴大半屬奴酋頗聞中朝受脅者慚而惡之然采敢顯舉也未幾大璫鎮遼者生日御史宴之出其姬以壽大璫喜酬之千金當是時凡官遼東者莫不稽首稱賀孔坪獨不往賦詩曰傲吏從來懶折腰憲姓何事并封貂只因欲覓千金價甘效章臺獻阿嬌御史不能堪以貪墨舉之然孔坪聲稱因是益重既失職猶留遼東數年頗以詩文自豪云孔坪失其名張氏曰世言隆萬以後人才多不逮曾蓋未之信若孔坪者予不詳其生平大夾犖稱道之獨所傳遼東二詩才識已見使其畧志謀人軍國皆以朝廷疆土媚虜自枉以求利哉乃位不過經歷以舉去天下事可嘆非朝夕之故矣

錢先生遺事

悲夫適遠者懷舊鄉老至者哀往日自古人情靡不如斯予顛躓喪亂甲乙再周齒髮變矣歌哭靡端念里中少壯交惟錢子一士尚存往歲仲春錢子過予示以先公之狀而曰嚴君棄世日月以長子舉無一言乎予受而讀之曰詳哉可無述然祥之懷也夫何能已因本見聞所逮識其一二俾後之人無忘厥槩云先生諱濤字

飛雪與予家相距五里而近少孤奉母朱太君愛敬咸至太君摩於德居家三黨之親靡有不篤先生善承之

壹捌玖冊 102 版

有餘不足悉非所計教子姪心力兼盡一士嗜書史善文章自記誦以往先生禮聘名師盛陳簡册晨夜鼓厲蚤起肅衣冠問課業晚坐書室師就寢然後寢率以為常是以子姪弱冠輒有聲藝林太學蜡潭公先生仲父也嘗事呂涇野先生敬尚行誼先生孤之日太學視之與子文學君同學同師爻同日冠同時婚以至飲食衣服罔弗同者及太學爻子繼歿而先生視其遺孤澹汾及孤孫寅綜家政禦外侮巨細畢舉益勤教事使詩書之澤弗替益允一若太學公所以視先生者里人由此多其孝義子成童與一士及无寒汾字虎寅同學登堂拜朱太君太君語先生曰張氏子孤汝其念爺無父之日哉故先生視祥有如子姪師他日太君入學舍聞讀書聲則甚喜先生或在前或在後無不從者令一婢奉果餌以隨太君徧賜諸幼撫而去子母愉愉如也太君一女字於沈而寡女太學公女適崇德姚氏蚤卒先生教育其幼子夏至成立又選士族嫁其孤女二人沈再娶於陸陸無子寡居太君憐之往來比女子子先生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猶弗與爻況其身乎非親母親兄而

亟相過畏人之多言因辭之其後惟以使命問遺陸以不至太君嘗病瘧且滿三歲先生侍醫藥晝夜不解年未艾鬚髮盡白最後舅良醫太君起康強加爺若天所祐然予年嚮壯先生招延使課少子禮敬與爺諸老師不異凡去復至者再而三故其瑣悉臧舅備知先生內行則以孝事太君教課子姪爲太務尤愛賓客喜行義天啟時葛公寅亮不在官授徒西湖止學者自遠方至先生多舅內爻爲後入國子學遊金陵所交南國之士益眾迨年已過中不遇一士既以聲聞動千里矣一時文藝知名在人耳目者率晚生後起非奉贄幣以見則折簡以通戶外之屨常相屬也先生布几楊潔觴豆威儀抑抑左右秩秩談古今雜詩史投壺擊鼓繼日不倦至遇鄉黨姻族閎事亦以身任未嘗委卸既任成敗如在已及遇故人若故人子扶之於危規之以義尤加意雖其間或不能以無失要於嗜慕才賢好仗公義本懷無負也申酉之際鄉邦盜起焚劫無虛日越數年問奉太君避兵孙轉徙靡寧常鬱鬱不自舅嘆曰壯志莫舒高堂安所慰悅無何率于旅次祥往哭之太君撫而哭曰

子見子也殁子不及見子也殁天乎乃止哭謁獻太君曰子視茫茫而聽充充且次矣夫又三四年盜稍息諸孫奉太君歸卒于家歲在柔兆旅食海澨潛暑爲疾慨逝年之莫追傷老成之盡謝援筆遂書若其諸軼節具載如狀茲不贅

先世遺事

履祥遭家不造有生八年先子棄世易簀之時祥猶從羣兒戲既聞先子歸忻然反室自謂從大人所祗誦書屬劉希果餌筆墨之授也及厨見老婢泣私問故對曰汝父天性至孝相公亡矣駭之寢見家人羣聚而號然後疑先子亡也自此哭泣先大父撫祥曰天乎哀哉如此之幼而喪父也然後乃信先子之亡自此哭仆地嗚呼人至父母而猶不知也他尚何知哉是後撫育教訓出則先大父入則先慈自飲食立行以及守身修業與人交爻之事罔不有教教罔不有淚是以成童以往至于弱冠貪而失學有焉大過則不敢出也年二十先大父棄世閱一年先慈又棄世痛哉天乎靦變大作助爲虐者紛紛矣維兄與祥雖貧窮困厄未嘗一日忘先教也然求能繼先人之志則夜何有今終喪者又三載于茲年歲日逝過失日有恐一旦遂至于不肖以大殞先德則辱亦大于此用是憶先大父先慈之言語行事或彙之親授或舉之傳聞書之于簡兢兢遵守庶遺教日聞猶之侍先人之以無忘寡過云耳丁丑秋九月男履祥謹述

先大父曰凡作事無大小一揆之理義情庶幾無失萬歷戊午先大人應試省闈發榜之將一日與從叔二人往天竺寺諸人以爲禱科名也一叔甚聽之蓋禱大父壽云今年掃墓時叔言及此叔祖曰汝父天性至孝平時順志無論即讀書應舉念念只在顯親壬子八月夭以鄉試在省聞母病即束裝歸或曰試期且至病猶無恙何不終場持不可急歸侍會母病日甚尋故哀不欲生者三年乙卯服終就試至海所寓室泫然曰念昔年聞病急歸之事慘容如喪居者又周月不已也

祥襁褓時三叔祖嘗坐置懷中飲以酒及醉而嬉叔祖觀以爲樂先大人見之每曰酒易縱慾勿使飲慣後不能止也聞之叔祖云

憶自七歲就傅大人命受書于孫先生大人語先生曰

吾名是兒雖云與長兒名近汝欲其異日學金仁山先
生也孫先生名台衡
四叔冠宴客祥夾往飲既醉撻一婢箒屐獨行南田時
天陰雨且晦不能歸俄鄰人有持火過者大呼之鄰人
駭負之歸先大人撻之號于母母復撻曰已就先生讀
書矣尙容爾如此縱恣乎自此不許陪客此祥七歲時
也嗚呼痛哉今日欲舉一杖之加其可舉乎痛哉痛哉
萬歷己未水溢先君子已沒矣家有貯米人情震懼鄰
之家欲奪先人產乃故高其價直以誘市之售主因使

其求益價而陽勸止議益其價先孺人曰是弱我孤寡
也價益則米且盡不益則產歸于彼矣寧失米而已產
不可失也乃盡發其米如所議而去是年米價日貴先
孺人艱難支給產舉無恙山陰劉先生祭田記曰是皆
紡績之餘也登斯田也粒粒皆辛苦也奉茲盛醴羞
祥家先業素薄比先君悤若益貧母延師誨祥兄弟束脩
之費皆紡績所就憶冬之夜時餘二更忽忽念曰明日
先生何以供膳乎計所紡未綿未及十五兩遂復紡成
一觔雞既鳴矣其勞苦如此
家失雞婢舉之鄰家已係之矣婢以告先慈曰嘻令
人共知媳豈不大羞耶乃再與之粟且慰之曰婆子勿
爲念我家婢不曉事耳次日其子慚而怨其母是戊辰
秋之事也
祥一日濯手先慈曰盥盆中有水祥求溫者不許曰十
濯猶畏寒將何用乎終不許
先慈嘗戒曰不義之財雖舉不富惟勞苦而舉者久長
即義者夫如此也汝父存日常與我將今比驗終無萬

桐鄉張履祥考夫著　海寧後學陳敬璋　輯

弔祭告文

告先師文

歲維壬辰十月朔越二十有四日桐鄉門生張履祥以海寧門生陳確海鹽門生吳蕃昌之約求遺書遺像將奉之以歸謹修雞黍之奠致告於大明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先師念臺劉夫子之靈而以亡爻孝廉祝告曰嗚呼天下治亂人心爲之也人心易失而難存故天下少治而多亂豪傑有志之士未嘗不思起而救之然未有學術不端而人心能正者也本朝至隆萬以後陽明之學滋敝而人心陷溺極矣卑者冥冥於富貴利達既惟流俗之歸而其高者率蠱於李贄袁黃猖狂無忌之說學術於是乎大裂東林諸君子救之以紫陽之學卒不能大正於天下則以胥溺之久未可以歲月變而一時學者又或不免于抱薪之拯是以卒與天下相

生淵文學王生毓蓍朱生昌祚周生敬可配食爲文以告曰嗚呼天下治亂人心爲之也人心易失而難存故天下少治而多亂豪傑有志之士未嘗不思起而救之然未有學術不端而人心能正者也本朝至隆萬以後陽明之學滋敝而人心陷溺極矣卑者冥冥於富貴利達既惟流俗之歸而其高者率蠱於李贄袁黃猖狂無忌之說學術於是乎大裂東林諸君子救之以紫陽之學卒不能大正於天下則以胥溺之久未可以歲月變而一時學者又或不免于抱薪之拯是以卒與天下相

以爲形氣未屬先生以爲不離形氣此皆有功聖門而儒先所爲一揆者也是以親先生之教者莫不深有感發而聞先生之風者亦莫不有所興起至於中原陸沈邦國殄喪以身徇道者所在而有攷其人則亦無非先生教化之所及已足以徵學術之嚮端而人心不至於終溺也履祥遊先生之門爲日雖淺而辱先生之造爲德甚深嘗以無文猶與之意相勉自惟拜違先生八年有餘矣碌碌亂流之中困頓顛放實無異於凡民尊聞行知之訓未能仰副萬一其虛負殆生辜已莫贖幽冥

中宜必棄而絕之然猶尚賴此心之貞時發見於日用
動靜不敢自卽邪慝以遺玷於門屏之末是則所爲兢
兢自矢自厲死而後已者也先生其或明鑒之嗚呼尚
饗

弔祝開美文

歲維壬辰八月庚子朔越三十有五日甲子同學弟桐
鄉張履祥謹致弔於大明故孝廉開美祝兄之靈曰嗚
呼正氣云沒孰矯直兮大道旣微孰扶翼一作掖兮寥寥
數世時明熄兮悠悠四海將奚極兮於維會稽劉子挺
生也有爲死有故兮明明日星視百祚兮嗚呼曷悲天
曜韜晦黃昏徂兮魑魅羣嘯號雄狐兮鼠佰竊食遊於
廚兮兒則乘箕子負堊兮嗚呼曷悲岡陵舉權川原夸
戮首陽均兮時則賢兒遹求仁兮斯文旣喪徇以身兮
人旣空邦國瘁兮動地北風胡馬嗁兮三百舊都忽焉
棄兮於維夫子綱常奠兮從容致命匪歆羨兮蔵山我
心實應兮繾綣吳閭言以贈兮志薄龍門眇滄海兮
維稽有蘭期共采兮結以爲佩厥樂盈兮相彼好鳥啁
其聲兮悵望遙哀不可傾兮抑思假息涕泗并兮璋案通篇
今字一本俱作只
吳氏復休曰此篇濃郁華贍非先生本色大儒之文

無所不可

弔王元趾文

嗚呼兄豈欲爲節義之士者哉值時之窮不獲已而以節義著然卽是而言兄可謂得遂其志矣世之人士誦聖賢之書遊庠序之地於義豈無所見徒以一旦濡忍瞻顧徘徊不能自決以至歲月浸久失其生平蓋不少也若兄從容致命濯纓柳橋豈非勇於取義卓然不回者乎昔子嘗交於兄愧不能知兄沒而慕兄之所爲然猶可慰以爲相尋未深也今兄之大節旣日星竝炳矣

而予困於流俗頹如無興起之志在我不能不曰生不如死使人不能不曰死賢於生是則所爲深悲而凡未死之日不敢不懼不敢不勉者也越山蒼蒼越水洋洋逝者不作思心旁皇

弔呂亮公文

嗚呼亮公河山灑血綱常信否談笑蹈刃而志不折非由天植之性獨異其厚何以生死之際不喪其節嗟乎士固有死處死爲難慨正氣之不立人匪石其如磐值大命之傾汎譬百舸之遇寒未嚴霜之數至已竝時而摧殘彼薈蔚之名彦肆顯重其如山竊虛聲於平世旣府愚而藏姦識羞恥之何事次君國之非關苟榮祿之不失又安顧夫舊顏固宜儒生忼慨奮國士之烈而以屬夫冥頑孑獨悲人物之欲盡而臨風其潛潛

弔唐鄰哉文

嗚呼交於兄有年矣未嘗登兄之堂今登兄之堂而哭兄也已四月之後不次悲哉予故謝拙不足自列於當世然世之君子或不予棄過而論交也次遂樂交於世之君子始固各有四方之志而今已矣喪亂以來無歲不哭朋交恆一二人多者三四人乃忽不意復及於兄也自兄之殁子固甚悲抑甚悔也數載之間兄之於子也情爲加切而子之于兄跋殊落落徒以兄年方盛子次壯夫白首之要爲樂未幾何知生死之隔近在年歲乎然則向之所謂落落者負兄爲甚深而後之悲兄爲彌久也比晁朋交之繼殁也時以爲疑豈天誠不祐善讀易至剝而後知賢者不易厚其福命也固也兄之事親也懇然於兄弟也油然其接物也溫乎若有容其處已也敬乎若不足其爲義也蹙乎若有所弗及心中益

然與裘爲十豈非今之所稱賢于人者耶其遽及此也
人之悲兄者未貴而疾未老而終福命之不昌其厚也
竊以窮達修短何常惟忝之授窮而皎皎達而腥腥修
以辱短以光凡民之生平執爰一旦瞻望素幃相與
涕泗而旁皇嗚呼哀哉

祭李石受文

嗚呼生死命也所以生死非命也生不失義死不失義
斯命之正而君子所爲皇皇而求也乙酉夏予逃亂菰
遊死亡散落見者不足十二又足不踰阜林而東卒
不詳兄死事本末據所尋道路之傳則固非疾而死無
惑也先是一載燕京淪沒兄寓書予曰驍變非常痛心
疾首吾輩豪簪腐儒雖生負血性無力殺賊以報明主
宵旦思之或號或泣然則兄之死也固其志素定其不
欲生今之世而皇皇以求義又無惑也可謂非命之正
乎予懦不立事不能死歷生之艱難處白日如永夜聞
雞大如豺虎未嘗不歎兄死之樂其視世人紛紛藉藉
猶求所謂名猶求所謂利尋則嚮然以善不尋則戚然
以悲豈不自謂海內知名之士向固連袂接軫揚令問
于當世竟不復顧惜一旦視名義若塵土使兄不死將
不忍見將不忍聞則不如死將不免見之聞之馳逐之
輩或耍以勸兄使喜其所喜戚其所戚則益不如死又
未嘗不嘆兄死之潔也兄之言曰古讀書人有戮力王
事有高蹈全身志則不同道高則一嗟嗟蓋棺論乃定
兄之生莽譽兄者多人毀兄者夫多人譽者謂兄人倫
之鑒毀者謂兄盜虛之雄至於今毀兄者其行事可見
譽兄者其行事可見敢謂皆不復顧惜皆視名義若塵
土然若此者已眾矣以視兄昔之所言與今之死且何
如乎是則毀者固未知兄即譽者夫未知兄也獨惜兄
求交四方既十餘年親賢人夫不遠不省人試文人夫
不遺獨行人雖以予之迂疎時違俗諭相與引重其意
豈無以爲而竟無所成以死斯或事有不可以人勝成
不成無足爲論凡有心悼世者何能不顧念彫隕爲之
唏噓流涕也語云朋交之墓宿舸不哭距兄死日三寒
三暑乃踵門一慟又無以謀兄室朋交相見皆宜唾子

而予自省不難對兄九原者兄靈昭昭固知有以鑒予之艱難也哀哉哀哉

弔裴紹岐文

嗚呼俗流汩汩有足畏人鄙言營營有口耻及負氣矯如避喧就寂仲豪論衡冥思參極通旣耄其靡怠惟躬書與尚德允東海之高蹈匪局蹙於岐伯胡溘然之遽盡竟大年之弗尋

弔吳仁伯文

嗚呼今之爲學者寥寥矣生於吾齊其志於斯者百不一人乃或有志於學而惑溺於釋老頗僻於已見附影逐聲相尋而入邪慝者蓋不少也至於學術本乎五至醇乎生言行能準於茲孜孜矻矻老而彌篤者聞見所及誠不數人先生始

一人生於吾後其志於斯者丈百不一人乃或有志於呼死生蚤莫丈理之常先生生於天地庶表裏而無疵而予不能已于悲者在已之失益爻而後學之無師資哀哉哀哉

弔呂康侯文

嗚呼先生金行挺秀澤國鍾英高懷勁氣介性直情松筠節抗竹箭心銘誼不苟合靡合不誠信不苟諾無諾不證見利弗顧臨危弗叟大義必奮細行必矜意所不可千夫莫爭力所能振萬斛毛輕耿耿國士矯矯干城

哀今之日志難與明遺世特立晦跡藏聲和光假寐中夜以興涸俗豈屑浩然遠征五嶽尚子下簾君平脫屣七尺維繫天經尚慕往傑桐江之貞陟降西臺庶其尋朋某等懦夫淪落罕成負薪於野適求耦耕大道未覩深緩曷勝空悲老去歲月遷形跧望邁返握手班荆何圖訃至健者遽零同人悲悼涕泗交并矧誼至篤執爻父兄如新白首黎心各傾幽明不隔夢越西陵閔諸小子音容風承授經諄復儼然在庭相率羅拜清醴尊盈祥于乙未之歲尊進爻於先生私心竊奉兄之爻要尊先生來格翳翳曷停

壹捌玖册102版 20B

弔吳忠節公文

嗚呼崇禎之間先生之名朝陽鳴鳳崇禎之末先生之節巨河喬嶽固致身之義若非君子所難爲然世之有先生之名者不能皆有先生之節者也蓋其立身本末固無足述當夫國家無事賓交游揚譽望以翱翔日月之下止以營私自植爲計及夫禍變猝至又安能以素非意計之所及者而從容出之哉是以屈首囘面以苟一日之全而不暇顧夫惟在致死之誼至於所欲既毕則又揚揚閭里造爲曲說以流播于鄙夫小人之口耳哭爻淚幾枯矣不意又及我仲木也仲冬一見遂爲永訣耶聞訃而來弔及見君矣讀君之遺言痛哉志在後

叙行在三儀學問之志至今不忘屬纊之卉日猶勤勤索予書也念予一載之間以君之喪以君之病不忍盡言於君者皆爲負君深矣自夫率土淪胥師爻道絕辰之歲與君約爲山陰之行假道海上遂篤道義爻私心以自解釋其通天之臯而不復知有君臣之義與廉耻之防者比比也覩先生之大節攷先生之生平可以渥然而汗浹矣向使當日播紳之徒平時皆能名節自厲爲國遠謀不牽有事各懷舍生取義之心而無苟且污辱以爲脫賊自保之策夫何至以亂亡遺其君父中原盡爲塗炭如今日哉小子某伏處田畝素無譽聞以遇知當世又竊以糟名公卿聲稱自逢爲羞恥是以雖與先生之仲子遊而未嘗摳衣趨隅以質其未學洎乎率土號天之日聞訃起立方以冒干戈棄墳墓爲懼不能奔走數十里叩几筵而致弔焉然今拜瞻祠宇仰止羽儀思百世之下猶將維三綱于不墜激頑鈍之肺腸而況並世接壤慟哭淪亡張皇野澤能不肅乎其志而裂乎其衷

弔吳仲木文

丙申正月之晦同學教弟張履祥哭亡爻吳子仲木於鹽城既歸悲不能已復述其意而爲之辭曰嗚呼年來

有之其果能勝衣而拜弔者耶是則予之哀君孰復自哀也嗚呼仲木不久存者形久存者心也予哭君歸宍途中繹思所哀屬君之從子於君朝夕之家莫述子言以告君君其鑒諸嗚呼哀哉

弔吳哀仲文

嗚呼哀仲託志千古而季不逮三旬將修百行而力盡于哭親豈不痛哉慨斯文之淪喪世久絕兮問津紛歧塗之日闊睠周道之莽蓁哀予生之叢詬荏弗克于自新冀觀摩於畏友庶舊惡之有悛惟內交之伊始在歲命辱身訟庭歷顛沛于一載情弗堪兮重陳徒怨嘆于不遘速隕化而形泯乃喪哀於中路屢書空而自呻咎既往兮弗逮行濁濁於海濱希初服兮可返日就暮而重紉靈昭昭以鑑余固生死之維均矢無負於夙昔龜餘年以自珍哀哉哀哉

祭張言雅文

嗚呼予幼不獲承先君子訓世衰學廢鄉無典型沈淪俗學垂二十年天誘其衷稍知省悟用是屏棄舊聞進求古人之學然孤獨無與習見牽之至艱難踣頓以庶幾一舉譬松栢欲與而蓬蒿蘞皆舉虐其條蘗也是以凡遇來學之士輒不以無聞爲恥亟亟述以古之所云而於鄉黨特甚乃世益衰學益廢子弟之所是父兄以爲非父兄之所尚子弟以爲過父兄子弟皆不以爲非又或限于資之所稟狃於習之所染語以科舉之業

而信且從者十猶五六至語以古人之所爲學而信且從者十無二三矣此予徒抱耿耿與斯人遊而卒鬱鬱莫以告也自歲丙戌子之祀不以子爲非進鄉之諸爻與子從事予子觀子入世未深而貧又足以爲學其於子言雖不能盡從從違者半志雖未能盡出於古而古終勝今越月告予曰始聞先生言而疑見先生行而疑今聞世人之言而驗見世人之行而哀予曰勉之事有不可知者三生死一也疾病二也聚散三也今與諸君居亂世不死且無疾不東西南北願無虛此遊也於是有惜曰倡和之作有勸善規過之條惟子也異往來之雜則書陽明客座之箴良俗學之移則揭紫陽白鹿之規予言上節不立由於知勢利而不知名義懲今之弊宜讀東漢之書生於東南地不嫻弓馬天不授膂力適可以不死而竟死予與子同學四五人者登子之堂七尺之棺纍然而殯諸五旬之親頹然而拜諸十五之婦曷逢世會宜文臣致主於唐學陸宣公於宋學李忠定公文皇帝命集性理全書靖難之後人才淹鄙所集雖不足成所命聖學梯航亦在於斯考亭夫子不辱行其撥亂反正之志於南宋之日春秋大義寓諸綱目讀諸書學問之大端具矣惟子也予言脫於口輒求其書觀

玩之子與予遊喪亂之日予是而不非子是而非子言善不及惡子善善而惡惡予嘗勉子慎以避患默以保身而子遂有招隱之賦人或告子言雅某言也過某行也過予咎之曰言雅年幾何弱冠也異時學益進宜其無是退而以過告子必引咎間曰以奚故子曰子誠過也無自解則笑而受未嘗拒於色去年春予謝諸子至語溪寓書予曰先生常言三不可知於今驗其一矣斯語也予聞而悲之由是越月必歸歸必與諸子聚聚必於子之家嗚呼子徒以予去數十里而嘆聚散之不常惡知遂繼之以疾病遂繼之以死生乎使予不至語溪詩書朋友與子朝夕或無疾病疾病藥石孔具或不死卽死死者可以無悔生者可以無憾今也子之疾可以不死而竟死予與子同學四五人者登子之堂七尺之棺纍然而殯諸五旬之親頹然而拜諸十五之婦摧然而哭諸子亦何能以無憾乎雖從予遊者鄉黨之士猶自有人以其文學非無過子如子之志進而三十四十必能卓乎有見令聞高矩爲後者師大惡知廢之不由而興衰之不從而盛乎嗚呼

已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生者猶可相成死者不可復作爰述所哀呼子之靈而告之同學諸爻亦各有述也子其聞之哀哉

祭錢字虎文

維丁亥歲之十月戊辰朔越三日庚午同盟兄張履祥謹以絮酒炙雞致奠於故文學字虎道弟錢君之靈曰嗚呼朋友死喪何人不痛至於憂樂之共志義之合而又少壯與同中道相失也爲痛彌甚予年三十有七君不及者三歲計爲朋爻已二十有二年其間驅散離合信也見人畏其問及君也嗚呼自君之疾洎君之死宗

倡和悲歡所與越春秋數晨夕者不可勝憶歲已卯君以母之喪奔自錢唐其冬卜葬於白石之原艱難經紀惟子與君共後三載讀書武林山中酌清泉陟高阜徘徊登眺於兩峯二隄之間爻惟子與君既而余以王爻之禍討賊未能求死未可乃倉皇修墓惟君與余寒霜草土甲申之春問學於會稽夫子進詩於堂退筆之冊相與戒勉尊所聞行所知爻惟君與予江山關路往者三其論著也嗚呼生非其世不如其死之君爲孤兒君子爻顏兄士鳳殁而君哭之哀且謂予之子復爲孤兒薄田祇具饘粥賤役正繁門戶適際其衰又鮮兄弟男子四人長未成童幼未離乳望其讀爻曰鄉黨之爻不復有斯人矣繼子與君俱爻視兄開美

族悽愴謂其人不可以死也所知悽愴謂其人不可以死也鄉里聞之咸謂其人不可以死也其視生爲人憎殁不爲人哀者君於蓋棺已無憾矣雖其爲學也氣質未能盡變其應事也規矩有所未周要其卓然不拔之志與夫耿然不靡之情處已不求其厚爲人不辭其難外與中符不事揜覆則固人皆信之雖有憎美不能二之子復爲孤兒薄田祇具饘粥賤役正繁門戶適際其衰又鮮兄弟男子四人長未成童幼未離乳望其讀爻

書勝冠帶克紹箕業以定室家日月方長寡葵弱子其
何以自支於不替今年子在語鈴每見君輒詢士鳳諸
子予自海昌歸問開美子聞隕其二則甚嘆惋君於故
人如此不忘其後也已之後人竟不遑恤君垂殁屢顧
於予欲言而不能凡君之意何必言而後知哉兄弟之
子猶子也朋交而兄弟豈有異是子克壽子不隕穫於
貧賤知當爲君言能當爲君爲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
其言古之人有行之者終始惟心成名惟天子爲君言
如此而已嗚呼哀哉尚饗

又哭錢字虎文

嗚呼去年哭君君爲孤兒君之子復爲孤兒今年哭君
君之室爲寡婦君之女復爲寡婦爲寡婦者矢死自堅
猶可云命之弗穀爲孤兒者君骨未寒已爲族人所魚
肉人間之痛酷過於斯

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

天生萬物以養斯民自非聖人作爲飲食飢渴之害未
及乃心先及口腹何以遂生何以報死永言厥德爰學
古之人明醴香萍虔肅以薦

禱雨文

吁嗟皇天今者尊卑易常賢否倒置政令拂宜賦役繁
急苞苴大行盜賊肆起含生之民橫離非辜死亡無算
愁慘怨毒上干天和其致水旱理固應有但今耕種之
人善良爲多逃兵刃事田作旣苦於貪墨又屈於强暴
征輸外迫衣食內窘吞聲隱痛以延視息及夫纨寡孤
獨廢疾之人尤絕依賴若降凶災是僅存善良復蒙大
虐也天心仁愛宜爲惻然矜卹衆哀顧願賜霑雨以渥
時耕閭閻良均休無善人失所吁嗟山川神祇蓋罔弗

聞知

仲丁告先師孟子文

夫子之科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祥也小人敢附斯義徒
以貧窮志將求食是以授書二十餘季子弟數輩未有
鄉黨自好之士今旣愧恥力惟自新以茲之歲兩月治
農雨月求炙其諸餘暇閉戶發書擴其善端閑其邪慝
庶幾有造入孝出弟通功易事免於素餐其以是心至
雖疎且幼不敢不告以夫子之言示以夫子之行勉之
德成以俟後賢其有懷利挾欺弗式六行違於五常雖

在門牆不敢不遠未能鳴鼓之攻抑云不屑之教明德於昭鑑茲幽隱

哀辭

孫子度哀辭并序

予旅語豁四載自丁亥始故人惟子度心志猶昔子度數過予予次數至郭外訪之每步肖西郊人咸知爲子度往也一戶自扃松杉出垣子度嘯吟其中如經歲無人跡者然四方之屢時時至縱論今昔各究中懷斗大而外若不復有覆載也子度氣豪邁弗堪摧折少北奮筆文詞聲譽貫耳言古少可多否言今多遐少進伸偭開膺希足其意申酉之歲感憤伏闕獻書幾千言其視天下事靡不可爲究之人亡邦殄波逝湯湯機會莫乘窮愁塞臆爲遯平生已無一如志者雖復寄慟哭於詩歌起陵谷於筆墨或裹裳中野混農夫之樸蚩寂寞空扉託緇流之誕詭朋倡載其浮沈編牘忽焉播棄均弗足以解其鬱陶蘊結之氣矣子度病初作予聞出弔爻諸文示之掬涕言曰轉覺生堪惜安知國有人志念昭已然卒以是流連二載而卒聞而痛之爲辭十章以寄

予哀

帝京塵汨兮逝矣先民蕩蕩神州兮奚所容身曰星陬曜兮野顧無人狙魁兮智兮嘉旅高信言不可入兮情不可與親幽幽獨息兮臲卼冬春輾璞重壞兮造物斯珍虛堂徙倚兮涕淚爲新庭梧如昔兮雨主子賓吁嗟遘生兮夫獨匪辰陰陽自古兮周運如輪衰榮通塞兮億不能均付之無心兮浩浩鴻鈞維彼賢達兮道有屈伸棄晦景戢兮齊乎蠆鱗內昭罔息兮何愁隱淪在昔成言兮孰與重陳悔予弗逮兮紛淚盈巾

桐鄉張履祥考夫著　海寧後學陳敬璋　輯

嘉善後學孫福清棱刊

題跋書後

書龍谿先生天心題壁後

毘城之西有天心書院者鄉士大夫與三學之秀者嘗講學於此去今未遠也流風泯如故老已無傳聞竊思敎化之於人如風之被物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獨怪有士數百人無一二興起其間豈主之者非其人抑所務非其道也及讀龍谿先生題壁之語乃爲釋然蓋當時會者徒以舉業取第爲務先生反覆啟諭諄諄於進德修業之旨而終之曰象山云古人閑邪說以正人心予只閱舉時文自今觀之眞可一笑則有以知不獨主之者非其人而所爲講學不過一時習尚所重好名之人因互相聲勢以爲誇耀里黨媚合當塗之詭徑非有向學崇道之心也然則先生固有以知其胥溺之故不思欲用之至勢已燎原遠近切齒兵眾四集彼輩逃竄情迫雖克撲滅所傷必多棄此上下譬曉因而撫定弭之吾心乃其人之志則既已殊矣又安能有所感發哉

宜其寂寥至今也予因慨一二十年以來人士習尚愈非昔時羣咻羣和蓋誠市儈隸人所不忍爲而章甫逢掖者無不可忍不有作者能善其後是所望於及時而進德修業者

書聖逾發軔後

戴氏晉生箸本朱子小學之意而淺易其辭簡約其目俾幼學通曉馴習服行以收其放心邪氣者也足爲蒙士師資與訓學齋規諸書相類世敎下衰父兄訓率止於誦文師爻漸摩徒長傲惰蒙養之道先乖安望成人有德乎觀其所箸知律已之有方敎人之有道君子也

書徐子顧嘉予傳後　元注嘉予名聖錫

嘉予之才足以集事惜其不軌於正平生行事多不滿人意故及烈皻鄉里哀之者少也其初出顏司李之門由父久相親比引之納拜後稍與異自是邪人難以永終皆不足咎嘉予若乃羣盜之起始固未嘗不與爲緣思欲用之至勢已燎原遠近切齒兵眾四集彼輩逃竄情迫雖克撲滅所傷必多棄此上下譬曉因而撫定弭之吾心乃其人之志則既已殊矣又安能有所感發哉自新愚醜返於耕耨不事斬殺閭里安帖大勢

已散徐視蠢動執而斃之嘉予之才於是爲優厥功固不可殺若能解其難不惑其利見其利卽顧其害事平之後翩然遠去雖有邪謀無所施矣乃既機屢發而如罔知忠言入耳而不能用坐致生死爲戮宗祀隨殄豈智實不逮抑默有所司者乎但加刃之凶卽自隨流嚮利者狐媚於肯豺噬於後處心不夷慘哉是以君子生於亂俗宜終身無所著見必不蹈邪人之械與匪徒共事也

書六戒後凡二條

韓參夫著其間條目固多可議要不失謹身約禮之意許子論之是也昔邢和叔言一日三檢點程子猶以餘時做甚而哀之今謂一歲之中戒謹之日止於若是其視古之人夙夜祗懼不敢怠遑何如也雖然夫異乎終身放恣漫不知戒者矣

予始聞參夫韓氏而敬之神廟末邊左失事卽攜其家而南若豫知天下事將有不忍言者南方賢士大夫多與遊如錫山高先生會稽劉先生及其門生舊交皆得上下其論又似知學者善音律遇山水佳勝與其二子撫琴而樂之又意其爲奇傑士而恨不及見之後過其次子閶於吾郡自謂能詩能鼓琴及叩其中懿殊鄙然傲惰而辟與人寡合又聞其長子客丹陽丹青爲業二子俱鰥居浪遊閶寓三吳久會未聞念及父若兄者人風之輒弗悅因是以思參夫殆負高世名而未必有其實者也方其去家族南來也已則壯夫子方幼荷懷康濟志當求海內賢士使二子事之折節讀書求所謂修諸已可施當世者遇中原多故戮力時艱可也苟以避世爲心當巖棲野處率其子樵牧耕漁修其孝弟禮讓且爲之家室田里以長子孫全宗祀夫可也顧乃託跡皇都車馬繁華之地以遨遊搢紳間傳家之業惟丹青已耳琴與詩已耳無非末代幕游之具子不可容於堯舜之世者也喪亂以後遂使子兒弟各挾其技以浮沈污俗既非不求聞達之槩又弗類乎憤時病世之所爲徒使天倫廢闕宗祀墮斬然則嚮之所爲終始周旋於賢達者竟將何求也哉予是以不復爲敬反以爲鑑也閶四十餘旅困幾殆何子商隱哀之館於家二載力以父子兄弟之愛感其心曰亂離弗奉既先生莫知所終兄

在五百里內何難相見乎爰而送之丹陽仁月以病死

書姚氏族譜

古之論治者必以正經界明宗法爲先蓋宗法明則孝弟之念油然以生而犯上作亂者鮮經界正則人服先疇而里俗易厚故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又曰八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爰人慨歎及之謂人得施之于家而不由乎世者一曰譜系及會宗族二曰通祀田及產業買賣不出兄弟族人而無如教衰俗薄此意存焉者寡也今觀姚子仲聞與其族弟自陶急急於家有其人子孫散亡不可考緻雖貧未能爲會族置田之舉其志可謂敦篤吾黨宜以爲法也姚氏子孫無忘斯志矣夫

書小學末示學者

棄之修又能去僞存眞闕疑傳信而嘆十世以上先代修其孝弟忠信謹其動作威儀惰慢邪僻之氣勿設於身體溫良恭敬之意充養於中心

書宋理宗事

宋史景定元年立忠王禥爲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雖初鳴問安再鳴同宮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拔理宗之於太子善矣雖士大夫之家多不及也然不能博選仁賢以爲之師傅則其所講者未節而已未足以毓成令德也蓋人主之德莫大於知人而知人之學莫大於修已理宗不能修已以知人於時眞魏大賢而播棄勿用故其教子亦不能使之急親賢之爲務也

書吳孟度像後

謝君所圖孟度吳先生歲在丁酉先生年六十有三像也先生孝謹醇篤飲人以和祥嘗因其季子擊千請謁焉先生下其交禮恭而氣洽若舊知契擊千左右侍養惟恐失之古稱色難殆庶幾乎今年春聞先生訃弔其家不及見先生見先生遺像彷彿復見先生焉雲間顧君并圖擊千於勞孺子慕親之意蓋盡見於楮墨間也子竊悲歲月如駛老成舊德之人存焉罕矣後生佻輕習習以長靑龍流風將日遠日忘也再拜而識其後且

使來者瞻其氣貌已足以厲薄夫之志云

書保甲論後

保甲之法卽管敬仲內政遺意內政猶是井田遺意行
畧其道不獨設險守國爲第一義雖選賢與能講信修
睦未存乎此變亂家爲百家可以行於城市鄉卽郵
與郵相結其奇零散戶隸於人煙衆多之郵而不限以
家數遷徙往來必有驗士農工商必有業啟閉巡警必
有時但使一保之中推其衆所信服者一人主之不得
則富室或薦紳家主之循等而上百統于千千統于萬

如軍之有伍官司不以苛法生擾則人自爲守而無良
廡所駐足衆勢固於金城矣蓋暴民不作統亡不生天
子所以守富貴也盜賊寖息鄉保相救次封君巨室所
以長子孫也自天子至庶民富貴有大小其欲長保所
有以貽後人一而已上下志通何事不善後世有司動
至倚法擾民無賴亡命遂攘臂奮舌以撓敗其間所以
有事力之家縮首避咼不暇已甯東西播越不敢任事
雖有保甲徒爲厲階而益勢日昌土田日蕪里俗日敗
矣夫古今人情大率喜亂者皆窮人憂亂者皆富人也

不與憂亂者共守而與喜亂者滋擾惑甚已嗚呼安得
實心生民如古循吏相與講求安集之策乎

書羅豫章誨子姪文後凡三條

按子弟不肖之目不一而以伍羣小避士人不羞里巷
不顧父母爲最賢子弟之目次不一而以入孝出弟爲
最此羅先生竝列三家以示人之深意爲子弟者可以
思賢內省已

又按羅先生無志於仕不求人知而誨子姪文所集聯
句非富貴則辭章不已卑乎曰此爲不肖子弟言之也
視世俗富貴詞章之徒益下矣故不暇不屑已假是以寓勸
誘之端衙非云父兄之望子弟止於是也又況詞章富

貴之徒其爲辱人賤行僇身危親無所不至其
又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學記胥
雅肄三官其始也君臣父子天理民彝士維脊主亂朝
小人道長則遁身田野教潔已之義若生於平世進有
可爲則致主惠民斯義之正循此以推羅先生無志於
仕韓范諸公勉子弟以官爵次咎言其時也

書許淮陽紀異後

淮陽太守許公海甯人諱令典字周生萬歷丁未進士簪金牛隨筆其弟五條云河南睢州孫姓者其父顯宦厚殖止生一子四肢皆缺俗呼爲圐圇鷄迨長婚生三子一庠士一貢子其人好容好馬客至肅衣冠傴僂被抱至席笑談甚洽一切會計以口銜筆書之出市家僮扶坐駿馬至肆取物馬上估計錙銖不爽又好獵棄馬出見麋兔大呼逐之常馬逸隳榛莽中不能起家僮復扶置馬上乃去有盛稱其淹貫諸經史或太過今年六十餘矣余向檢閱之辛酉晤海門令侯晉明永城人復相證如是乃知其不謬云

世俗生子形不全若貌醜者父母即不愛甚者不舉痛傷茲事久矣好醜全虧洪鈞偶然之賦均之予也父母怪而棄之後遂不復有子孫之世弗遺種者久矣至於今越五十季惡知三子之後不已繼繼繩繩大爲鄉邦歆羨已乎然則天地之德惟生有生之族無大惟人父子之道何可自戕害哉予鑑家門往事撫心不已因閱所載而附論之次以見許先生作紀之本心也

吳氏復本曰案月令云先雷三日振木鐸以令兆民云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此乃父母之過非其子之辜也

先師季譜書後

門人張某讀先師季譜旣畢泫然而嘆曰嗚呼悲夫先生之生也値親之窮而其生平出處進退也則値道之窮然窮于親也而孝益著窮於君也而忠益章窮於道也而學益進而業益修易以困爲德之辯孟子以爲動心忍性生於憂患先生之謂矣然先生自少至老所歷諸艱至於飢寒瑣尾履虎明夸而未嘗不處之泰然是則固窮之操他人勉而至先生其安行者乎朱子有言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嘗以爲夫子而後惟子思孟子足以當之若先生雖麥秀之作有以興感而然乎予少讀謝先生傳至天

者其次百世之師矣

書綠雪亭雜言一條 敖英著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誥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遣中貴送還隴山若充此心以念二帝之亭廬毳帳則必能寢苫嘗膽而靖康之恥雪矣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當時臣子皆有鸚鵡悲鳴之志則必能枕戈待旦而梓宮還矣惟爲之君者不爲復讐問辱而不養賢人壯士而養禽鳥爲之臣者不爲復讐問辱而爲所請此王氣所以終於錢唐也因閱綠雪亭雜言感其事而錄之雖有無不可知竊謂作者深尋詩人比物之體足使聞之者戒也

跋西臺慟哭記

國之興亡猶春秋代序也有悲秋者而益覺秋之可悲矣夫猶死生必至也有孤兒嫠婦泣於旁而益覺死之可哀矣夏亡而殷代殷亡而周代周亡而秦又代一也乃尚古者似於殷周尤戚戚焉豈非祖己微子之篇黍離麥秀之作有以興感而然乎予少讀謝先生傳至天

涼風急挾酒登子陵臺哭文山爲楚歌擊石招之輒不禁欷歔流涕也旣數季讀其詩百餘章然非善本又時方盛平雖愾焉慕其爲人猶未若於吾身親見之也迄今三十餘季尋晞髮集而見所爲西臺慟哭記者始知宋公之作本先生自著其文旣足以感而時事適與相類正如中夜嬰兒失其母有重喪者聞哭聲乃愈悲也因書歲月以記之時甲午七月之晦

書理桐拙操後

予自有知輒聞長者誦言胡公治蹟然祇述其懿好革

僉規條賦役較若畫一民到於今受其賜疑若海之鱉有司耳或者猶嫌其嚴酷及讀理桐拙操乃知公之用心頗及教化而嘆傳聞之有所未盡也如毀淫祠以祖先賢禁左道以崇儉朴及嚴保甲正婚姻戒燬屍諸事皆然非區區一人之智也又近代以來惟知科名為榮路四民中尊士而賤農工商賈夫士也果其稱先王為仁義舜志與民由之不舜志獨行其道以是為尊焉耳若乃工浮文以干進取舜則驕淫恣肆靡所不為不舜則詭濫徑滑夫靡所不為廉隅不飭名教敗裂其不如服田疇挾枝藝牽車服賈身不失義者遠矣吾不知今有生人之樂不知其廢人倫習左道願者損髮眉隱者辱肢體至不忍言也至其族屬親黨入各自私坐視淪胥無復動念葛藟之謂他人父行野之言就爾居比戶皆然非一人之咎也又近代以來惟知科名為榮路四民中尊士而賤農工商賈夫士也果其稱先王為仁義舜志與民由之不舜志獨行其道以是為尊焉耳若乃工浮文以干進取舜則驕淫恣肆靡所不為不舜則詭濫徑滑夫靡所不為廉隅不飭名教敗裂其不如服田疇挾枝藝牽車服賈身不失義者遠矣吾不知今之為士果何如哉乃訑訑自尊人皆輩尊之也羞已且夫一人終歲衣食之資所須幾何以農夫準之自上食九人至下食五人苟日出勤動不自惰棄雖凶年不能殺也胡乃恥非所恥以脫衣就功為鄙俗而不事事既寡恆產又失常業計窮意索則自寬譬以為出家修行猶未失體面也噫誠使清夜以思其可哀痛羞辱不啻賣為人傭者多矣何體面之有乎吾受鄙子天則少嘗授書為養中歲棄去曰何可長也素善醫可以給食已復棄去而課其子力耕邱子季心乙酉以後棄家避亂

可方也至其不敢欺獨知以欺人一條載曹貞宇一時言語而云佩之終身則知師及之間講之有素得於義理者多故其存心臨政不苟如此遺愛及今百有以哉胡公江西人名舜肩萬歷間進士治桐鄉五載多惠政遷南大理評事卒於官曹貞宇其主師也

書里士事

里有士人家貧以其子為僧道者予初薄其為人已而惻然不已夫父母於子豈不甚愛忍令陷溺至此蓋世教不明習俗衰薄徒見為僧道者美衣豐食安居休處

次授書爲養其子羸弱不任耕讀嘗嘆曰吾死將切儘於人使讀書粗知大義卽教以織竹攻木耕則稱其力之所及以爲一藝苟成足以自食不貽先人辱可矣然兩家子言行謹飭不墮儒素家風二君子可謂卓乎自立不牽流俗者矣因感里士之失幷識此爲後來之鑒云

題劉忠宣公遺事

愚按自古人士未有讀書而不能耕者唐宋而降學者崇浮文力田之業遂目之以農夫細民之所爲士君子罕顧而問焉然未至以耕爲恥如本朝之甚者也忠宣公於國家全盛之時朝野相高華競其教子之方乃能違一世所尚不廢本業若此觀其所言與無逸之義相發明忘惰吾固之將以益之大哉斯言與無逸之義相發明也以是承家永世豈有弗克終獻之患哉近世搢紳之子溺於膏粱寒士詭辭代耕罔知稼穡一旦失所飢寒隨及以至志行不立廉恥道盡可勝嘆哉

題傷蛇行

西安徐子詩有傷蛇篇序曰洽池赤蛇長三尺許一青蟺長丈相等遇於水爲蛇所吞蛇腹已盈而蟺進不止反爲蛇苦蜿蜒水上羣兒撲之雨斃子竊傷其以貪死而死貪者甯惟一蛇也作傷蛇行

吾聞有靈蛇厥大廼吞象何以需三年出骨還艸莽搏噬雖有常物大固難攘嗟此特區區所欲一何廣彼弱誠易淩身謀豈惘惘尋與未舉間死生大相仗口腹徇其身古今同慨慷所以利在前君子戒勇往

徐子意氣士也與子有舊甲申夏五寓書予云天崩地裂投身無所惟有漁樵之樂不二三年聞其官閩矣又一二年則聞以辠行矣又幾季爰入葉靜遠訪子於鹽官之鄉言及徐子則曰身名敗家盡破矣因思三衢風俗溉樸徐氏慕效吳下驕侈之習勢固不可以長且以厚祿之家一旦忘棄君親而亟亟棄勢其入於辠固益無足惜獨其感物示戒思迹漁樵類次非惘惘者使能永矢厥心散家長往何至身名俱敗爲里閭指嘆哉因識詩後而附論之如此

書清江巽隱兩集後

清江集四卷巽隱集四卷家無藏者求之里中數年未之尋也夏四月適于吳興書肆襍帙中得之爲不寐者累夕喜而志其歲月時崇禎十三年庚辰初夏也韓子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子晁巽隱之就學于金華清江之受業于會稽而卒以卓卓如此爲歎古人所就之有本也然其時豈各以攻兄朋衆之務其志哉蓋豪傑之士介然思異于流俗而不忍以鄉師里習自苟且其就也然則彼都人士有師而不知學者大可哀已

書馬融忠經後

愚按此書當削去經字列之漢文中與繁露法言諸書竝行要不爲於世无裨若以之上儗孝經正名定分即有僭僞干統之辜矣不若易之以訓所全爲多獨疑康成爲其弟子而不能正之何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我誰欺欺天乎會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弟子之欲尊其師而儗非其分鮮不失之細人之愛者也孔子弟子傻不如是孟子所稱幸我子眞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蓋阿其所好卽自己夾不免於汙下也大都漢儒多有妄自尊大如揚子雲作太玄傻以儗易作法言傻以儗論語之類是也

雜著

易義

君子之待小人莫善於包也姤否皆小人道長之卦否言包者兩爻姤言包者三爻聖人之情見矣自外包物曰包姤五陽包一陰其爲力易否三陽包三陰其爲力難然以消長言內陰外陽陰勢日趨而盛陽勢日趨而衰以正下言陽位尊陰位卑天在上地在下尊臨卑天覆地分之正勢之順也小人道雖長聖人處此猶能成傾否之功三包承上包而下承也三包羞陽包而陰羞也陰承陽女承男臣承君小人承君子吉道也有大人之德則能休乎否故雖否亨陰力不能肆志又不忘乎遯可羞之甚也羞卽其占也過此則凶矣恆九三夫如之均之陰也三羞而二承者二中正主不中正也中與正君子之德否三陰汝有君子之德乎德人所同也陰陽一氣也陰質柔有善猶陽質剛亦有善有不善猶陽質剛亦有善有

不善也特質之剛於君子道爲近質之柔於君子道爲遠非絕之也苟志乎善質雖柔可與進乎君子之道苟不志乎善質雖剛亦可入於小人之道故尚正又尚中也姤二包有魚五以杞包瓜魚陰物瓜亦陰物與豕爲類者也二有魚四與初應反無魚何不中不正也四陽德不中容有已甚之情不正又無以服物得毋以是之故凶所自起與陰始生未長包之用爲大既生必長不包其患亦大天道不能有陽無陰人道不能有君子無小人惟道大德洪無不臨覆可使小人化爲君子小人而不化爲君子者不使尋志於包之中亦不使肆志於包之外猶魚能躍不能包而躍瓜能蔓不能包而蔓四高大不如杞之難攀而善蓋而或乃激之而或乃縱之其潛在淵亦在於淵豈則放豚然速之蹢躅將孰與禦焉誠使陽剛中正有大人之德臨覆乎其上陰道雖長不足爲之憂故曰有隕自天

王成胡騰

世稱節義多云程嬰杵臼朱子既嘗辨之以爲攻諸左傳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

乃晉君之女故甚從其母意於公宮安身所謂大夫層岸疊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而閱數百年猶稱之不置予讀李固傳所載王成及竇武傳胡騰事豈不較然徵信與世所述嬰臼義節有殊乃不稱此而稱彼何也豈朱子之書見者或罕而東漢史未之讀與夫風俗之美至於東漢所稱一變至道者也讀其史傳猶可以立懦夫之志而朱子繼聖人而起格物窮理尤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也不務讀此而屑屑閉戶反覆於戰國韓莊以及稗乘外教之屬不已病乎

竊以讀書之習未正其於世道人心未有牽也予故表而出之而爲之附論云

按李固傳固既簒罷知不免亟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變時年十三姊女姬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寧與二兄謀豫藏匿變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女姬乃告吏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門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下人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

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恆人以女妻之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變乃還鄉里後王成卒變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按竇武傳武府掾桂陽胡騰字子升少師事荅荅死賓客姻屬悉誅夸家屬徙日南騰獨殯殮行喪坐以禁錮荅孫輔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己子而焉以爲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荊州辟丞相府

贈顏氏子記言

諸葛公出師表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頹也亡爻顏士鳳嘗舉以勉親友惜乎短世不及教子觀成立沒既十有餘季而第三子鼎孚行就婚於舅氏子貧無以佐之羞賓客也爲書此語益以薛文清公挺特自立者必君子攀援附

和者必小人二語以贈之而申以言曰子勉之自今以
往有成人之道矣善敗於是乎分其慎別所爲君子小
人者而親之而遠之則雖不學聞過庭之訓於父猶學
因父之執友服先訓於不忘以無卽於傾頹也區區一
言夫或賢於朋酒羔羊之饋云

日家

日家推算祿命此決無驗雖云人之生也不外二氣五
行本其衰旺以決休咎似非無理然東西南北山林藪
澤剛柔强弱治亂興衰貞淫奢儉智愚賢不肖風氣習
遠何至嗚呼反顧倀如瞻望昧如曾何有乎當理而終
不幸若未卽死稔惡勿悛貽辱父母生爲不幸
死爲生幸乎不幸及其未死改而從善尚或有聞死爲
眞爻在卦詩書在案夜寢晨興旦晝所事爾有秉彝何
不親學學無日矣念之念之兼告諸同志願勤見督勿
云六十不親學言至是學已久成也在祥不然六十猶
坐使予終無一善空爲野土貽後人之哀也

俗萬有不齊安可執一例以定之正如堯舜孔孟其支
干運數古今豈無一人與之同者然其德位壽命會有
一人與之同否卽此可推也居移氣養移體相其庶幾
乎然陽貨似孔子至人不相古有言矣是以古來惟有
觀其德行至春秋戰國之間方有相術然亦非如今人
之誣也祿命之說昌於晉宋以來亂世之徒作爲詭邪
以惑愚俗君子不取

吳氏復本曰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學
其槩然不肯竟學後亦忘之曰吾所守者惠廸從逆

馬棄如
少壯之日旣苦獨學無友又爲飢寒所驅課讀妨業二
十餘年以來每歎同人散處火力不聚今秦舉渝安寅旭
晦雨兄相成之誼方此大無不憂乏食又舉渝此未之
佩蕙諸兄近在同堂遠不出里巷類聚之樂海此未之
有也而亦無課授之勞將復以何爲解不力於學乎記

自責

惟爾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上干怒於天地不止罰及其身不莫信於家族恆召致於非理嗚呼哀哉奈何不省

二月初四日有感而書

省疾惡之多端不如其死念烝嘗之靡託敢不求生生死均有未能惟宜刻厲自修遷善遠辜日慎一日以庶幾於桑榆之收而已次日又書

客座記感

座客有言湖州沈某以歲貢官於江西之南康豁俗寡訟雖其宗族或鄉鄰長者爲辨曲直即就有司請息有司不能家於詞訟沈憾焉追怨白鹿書院之教又怨銓司不以牧郡子之歸爲子孫親舊言猶怏怏於邑子聞而異之爲感教衰俗穢士人生心害政之既蓋非一端次非朝夕之故也即此以論古之爲人長上聞期其民無訟而不獲矣未聞期其民有訟而不獲者也聞以民醇俗厚歸美於先代教澤之深矣未聞以獄訟衰息爲薄人與學之咎也若而夫者既嘗遊庠序以明經貢禮部朝廷委之佐郡之任誠爲何心乃其莅政臨民

惟苞苴之是求弗厭其志不恥明以告人人次未聞有以正之方將爲之太息官運之薄謝尊厚貽子孫有以見百餘季來士人挾書策求利達其志尚蓋莫不然若沈某特一人也如之何而不民窮盜起骫流君國回面屈首於賊人之庭踵趾相接而猶揚揚閭里哉

吳氏復本曰神宗時士大夫猶重廉節顧名義不敢顯然黷貨至熹宗魏璫亂政非賄不行居官者專計宦囊豐約全無愧恥之心矣古之無訟民淳事簡也今之無訟民窮財盡也所謂大畏民志乃畏罷吏耳豈畏名義乎

記疑

先師語錄載沈芳揚論鄧伯道之事云事當危急惟有俱死耳世人只爲着眼死生太重所以蹈於全子全姪之間不辱不爲伯道若當死而死身且不顧父爲子死兄弟次相死豈不光明正大竊疑當死而死在君父之難無惑也如不繇此則死鳥辱不重至於可以不死而勢不能兩全則計較於全子全姪之間次天理人情之所必至如伯道當時挈姪以逃是也但所

以處其子非其道耳當時置之而去其能隨與否聽之可也必繫之樹而去則非矣然其一念愛弟之誠則永可哀也已夫道無知之語一時之人見其亂離以後不再生子而以弟之子終身焉故爲此言耳然次惡知海所棄子不有人收而養之乎幼稚之子謂他人父謂他人昆易姓名殊南北父子不復相見次事之所恆有以終不相見故無傳以無傳故謂無見古今來凡若此者眾矣正當闕疑也

望雲仙館

書

答周鳴皐書

辱教篤切詳盡無一字不入人肝腑弟將銘之中心日夜念之何啻書紳也今年收歉而工力之費倍於往年來年數口正未知所以爲計人事之盡固未有一然以吾人自度亦無它經營惟倣衣疏飯而外不敢有一豪非分之想以妄有所費如是而已然而事故常生於意計之所不及則弟之所謂有命也喪亂以後每用戒心然謀之以豫終不能如季心出納有恆終不能如吾兒則又所遇之不齊又弟之所謂有命也來年坐地俟越中歸再作商量目前不能決也兄越遊之意果否弟月初准行矣積數年之瘡痏未甯又有朋友之約雖益艱難亦斷無遲疑矣但日內晴好使春花舅以一番培植然後出門更爲放心耳陳布衣欲至江西見康齋鬻其家產僅舅五金計初行時決須一鬻特未知自江西歸後生計更將何如且此行復以張學士之阻不見康齋而去家產雖微豈非妄破古人此等去處當作如何理會也憶弟初見先師時卽以事無求可功無求成二語爲教且云求可求成功利之本根也臨歸拜別之時諄諄以尊所聞行所知爲勉而繼之曰是後不必數過貧士資斧亦是難處今自先師歿後既七八年欲踵門一哭而尙不能至於尊聞行知則又何有仰負明德已極所望知已匡救而已臨楮嗚咽感切不已

答施約卷書

所爲歸斯受之而擾擾焉曰師曰弟子者特以求食之故貪其束脯以苟免飢寒而已其求易足其職易稱譬如傭夫荷耒耜以入人之家食其食事其事而已非有所謂孝弟忠信英才教育之責也若過此以往而欲妄比於橫經正誼之義多見其廉恥道盡陷溺其良心而不覺矣是以嚮承語溪吳兄開三及敝邑顧子上翟常熟二君子不爲之喜原本而論不見察而欲執是禮相加弟堅不敢承非獨於恭藻兄弟朋爻之道相始終焉則爲然也若偎蒙不鄙而以兄弟朋爻之道相始終焉則弟雖愚陋懿德之好次編溪焉何敢自外謹此布復不悉

示顏孝嘉兄弟書

棄人孤寡老弱而肆其毒虐在異姓稍有人心有所弗忍況功緦之親乎三吳故多衣冠右姓既毀其室思取其子若此之事次不多有然在君族諸人固所宜然無足深怪惟訟事目前勝負均不必論在君兄弟自爲之若面可爲痛鑒也進德乎修業乎有一於中謂吾言不當吾無辭也古人有言諸君將爲君子乎將爲小人乎一言敬之義利而已今試清夜以思此事爲義爲利不待

又

天敎其刑族寃隕命凡愛君者莫不爲之喜原本而論顧自立何如耳苟君兄弟月征日邁獨立不懼雖百兒何傷適以爲進德修業之助使其不然雖一兒斃餘類尚多君族無良人人皆咂蜴也其毋以彼之生死爲憂喜而以學之成敗爲省勉可也

示諸生書

後生不務力學馳騁名場放心喪志莫甚于此非有探湯之疾則飽魚臭味將恐駸駸及之僕幼無先人之敎次嘗失足于此後雖悔之至今言及猶然慚色形于顏

知者而立判也敎衰俗薄謀身以利不以義釀成此種氣習通國如狂病醉人泯棼煽誘靡所止極良可哀也餘人不敢盡言度不欲聞此不祥之語私以告吾黨之知自愛而不願爲小人者

又示諸生書

言雅之死不可言命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平時不能定心氣節嗜慾一旦有疾復不能謹醫藥愼起居慢易嘗試以速于死謂之不孝而已諸君以朋交之誼震驚哀痛夫豈不深雖僕彌甚然若此者實足爲戒子告

言雅曰壽考爲福之全守身乃孝之大不謂竟無及于言雅諸君愼之願以履冰臨谷爲念無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與朱韞斯書

別後意仁兄隨已到館不知何以久遲耶尊人外侮之寐無忘此心耳仁兄近日所讀何書弟近年以來深病加發於何端然亦但可容忍而已詩人他山之喻推此往時泛涉之失至今竟無所尋惟奉仁兄潛心經義其適足爲仁兄進德修業之資也朱子云遇富貴就富貴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做工夫今日正好就患難做工夫也遠離膝下凡爲人子豈不痛心但其勢不能不以館穀爲業是亦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之事唯願夙興夜寐無忘此心耳仁兄近日所讀何書弟近年以來深病加發於何端然亦但可容忍而已詩人他山之喻推此往時泛涉之失至今竟無所尋惟奉仁兄潛心經義其適足爲仁兄進德修業之資也朱子云遇富貴就富貴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做工夫今日正好就患難做工夫也遠離膝下凡爲人子豈不痛心但其勢不能不以

若目下可以消弭則尚可甯居二三載否則急欲爲他遷之計旬日以來胸中擾擾率多爲此蓋欲返於故居則修理爲難欲另擇一處非徒力所不能抑亦孤立無與眷閒會與大也諒及於此今復遠遊莫有相依者使二策俱有不行非徒不能遠出正恐近席次不能赴矣弟之情事兄所悉者哀兄書幣今且留之然未敢拜受復書者以進退維谷恐他日復踵食言之愆也旬日再小壻過我商及於此爲戚然者久之徐曰何不謝却館業則何地不可以居初聞之頗難其事已而思之次甚

有意也季心兄忽然疾作昨聞其稍愈矣渝安兄處未及走慰益烏鎮貴人車馬方盈街巷莫若蹇足爲安快耳前事次未問之初喪不便輒及它務凡事自有莫爲莫致者非人力所及也仁兄目下事無急於此者然正無所用其汲汲大易所以有需於酒食之占也乾兄曾相見否仲彝大辛諸兄近俱何如葬親社歲會之期定於十月初旬矣仁兄掃墓歸里同開三一來作信宿之聚尊衣尚在陳莊平日無人去取今適陰雨又不能往直須兄來時服之矣秋風方急無以禦初寒奈何卒徵於此可見統俟嗣便

與許元龍書

日念所欲與兄言者甚多臨楮又輒不復記憶衰廢之鄉辱手教不及奉覆罪罪左顧海上猝急而歸固已深歉又陰雨之途不無困頓恭藻兄病體益復强支不審是夕舁抵舟里否念之念之北騎經過聞不甚驚惶諸仁兄家室俱已甯貼否居今之世眞如棄漏舟以涉江湖風波覆溺之懼日日有之次在在爲然惟有修身守正以俟而已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

與張白方書

竊聞朋友之道責善爲先固知仁兄不惡於直言也數日來聞兄將爲東粵之游心尙疑之以爲我兄學古之

道不應有，生等舉動昨見韞斯兄問及兄答以月內將有是役而辭氣甚緩度兄意中大以未合從道故微露遲疑不果之色乎然在兄或有深衷未可以淺測究而言之兩言而已若以時方多難將仗策遠遊以圖樹立壯夫之業固弟志力所未逮何敢以爲不可然天運人事猶宜靜觀密察今古英傑以輕從人而弗克善後者多矣願仁兄前路珍重珍重若非以此故而出門誠恐不免飢渴而爲心害也士君子立身當有所不爲殺一無辜之非仁非其有而取之非義我兄辨之必早矣古之人舉天下而不爲今之人簞食豆羹而失爲之在流俗宜爾不宜出之學古之道之人也卽館穀一事貧士不免然豐歉失有命也鄉邦百里內外可擇地而處何待遠遊哉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志士不忘在溝壑願三復乎斯言據弟目前所見如此義有未然牽兄不吝往復示教

與陳乾初書

哭仲木而後繼以令兄先生之變兄弟朋友之痛一月再有不審仁兄摧悲之餘神氣何如伏惟倍加抑遣勉自珍攝敬之病後尙未復元前日見其氣甚促急極宜靜以養之藥力似不可少也弟至海上數日默自尋省向來工夫不舉力一者自已不能整密二者大少切磋之力仲木如此吾輩餘年知有幾何季今歲蹤跡相近往復差便惟兄不吝教督使弟稍有所進則至願至禱語云末俗易高吾人止向一世人物中較長絜短總歸無志耳況又未能乎大學見解近復如何湯思新舉以慰悵望

又

弟自至澉城與長兄一晤于永安湖再晤于黃山彼時坐間大都同志之交也疑無不可罄竭胸腑弟退而縮思長兄不甚以學問相規勉使努力於道德性命之際豈以弟之不肖不足教耶抑諸同志日新之功無俟仁兄鼓勵不然其所異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幾希矣世事齷齪無足汙人齒牙里俗鄙陋不堪涉於問見者往復示教

與陳乾初書

哭仲木而後繼以令兄先生之變兄弟朋友之痛一月再有不審仁兄摧悲之餘神氣何如伏惟倍加抑遣勉公云吾人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諒以是也又況友朋聚會難期吾輩年已踰四踰五學問之日甞有幾何

開美仲木俱已盆棺論定今日徒然視息天地間已應
有生不如死之嘆可復相率游談坐消時日乎龍山諸
兄莫不奉兄典型弟之庸下又無論已若長兄不於此
大加鞭辟講究幾種經書變化幾分氣質洗滌幾種習
俗滋養幾許德義坐見以鄙夫小人終其天年深可痛
悼也芒種已迫暫去澈城行有一月之別率此不盡

書

與吳仲木書

前月二十日後候兄茗水之行則舉緣以追陪數日緊樂不意乾兄正在海上也獨居荒業極願就兩兄鞭辟目下穫稻已始竟不能矣若在五日以前尚可出門也遠虛舟楫殊爲不安弟今冬度有嫁女之役過此月收穫不免復有經營若其期尚遠則十月間尚舉過兄請

益若期迫則須冬盡矣倣里一友同徐敬可兄往山陰者友述伯繩兄語于弟編疑所言別有本末未可節其一二以爲口實也倣友崇德吳開三兄幼輿兄之從子也志行甚高熟於史學向以不治生產家計遂窘明年欲舉館席以安之而倣邑羶競視恬退之士爲麋人若將賊其子弟者兄所知之中能爲之地否但不作舉業則於志遂足不必計其穀之豐歉也弟再後所與兄酬答爭札奉盡出以正諸乾兄其間悖謬弗當于理者望指出一一批教也猝猝具復不備裒仲兄均此道意

與吳仲木書

十二月二十日敬附一緘於錢氏使者中函先師令壁連珠一冊及所餘金四金聞兄往澉浦留於馬氏轉送未知已達記室否弟原擬初十前往候乾初兄與白方兄因過鹽官與兄爲二二日之聚適小壻疾作初二日即往雙林就醫歲事兄積竟不遑也開美兄葬事春冬之間度能舉否倣里諸友倣唐瀕儒兄勸勵之法立葬親一社一時人心頗見鼓動寒食前二日舉社中歲會欲屈乾初兄一過發明送死奉終之義激厲仁孫孝子之心因乾初兄葬論一書弟已傳知同社故也度錫類之思推之無往不在有所不拒耳兄與乾初兄山陰之棹固嘗想不果發若此遊在秋七八月間弟農務稍閒即能從兄較讀先師遺書以畢生平之願矣別諭晁召爲三五十日之聚微兄言次弟所願也目前同志既不多人而又散處各方不能數見請益先正所云火力不聚次一端也弟之固陋更不足言其舉與兄及裒仲兄數晨夕且緣舉時奉教於乾初兄裒頹之餘庶以資餘勇之一二何敢自棄於君子之外哉或四月或七月

問或十一月弟雖未能預必餘閒若人事不牽田功粗
理當附便舟過從至教不敢煩命使也祠堂增議適緣
友人俗去容日奉返外社約二紙呈教外倣友淩渝妥
沈石長兩兄欲舉忠節公遺集各一冊先師人譜及證
人社約奉各寄一二十冊遠近士夫聞兄改刻此書屬
弟求取者甚眾然此書流播人間不特先師教澤益以
深廣次今日人心之奉也知兄公溥之懷頗不爲厭并
及

答吳仲木書

兄所示九月廿五日書適緣到鄉間收穫不及裁復嗣
是遷延又復一月歉不能寧廿四五準擬出門從嘉興
報陳質叔徐敬可兩兄即以過兄復以路梗而止小女
遣嫁距此尚有二十餘日初十前若可行決至鹽官也
辱念窘困之情稱財而行次無所難雖不能如古人嫁
女賣一犬而已足次不敢多方經營慕效世俗之所爲
也但播遷之餘典質殆盡稍稍取贖而力已詘小女所
口誦書數章句而已其性頗能嘿記不令多贖次不令
執筆作字惟孝友溫靜他日庶或不至遺罹次母耳所

憾舅姑俱已蚤世爲婦人之不奉耳仲舜兄龍山之議
聞之甚喜其所遺乾初兄書欲求不出後一段功夫尤
不可及若奉祠先師與開美兄在長至之時弟目下適
感微疾恐不能隨兄行禮矣俟春祭一來也衷仲兄之
招弟所不能如初志者承命之日已畧述其端今鄉里
脊脊多故心怦怦然不敢更言離家宍主人援而止之
遂頑然而留今賤婢已懷妊若來年舅生一子以承先
人之遺弟耿耿之志已畢即此次不能遠游之事也弟
生平之病多在寡斷憂患以來益復畏葸古人所謂三
則私意起而反惑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兄訓我諄諄
而未能體而行之甚足羞宍辱問朋遊之中可以作令
子師者朱韞斯兄其一人矣弟每與此兄相對輒有規
益輒自見其淨氣蒋年寓語溪之日見其弟子整整皆
有法度去秋伯繩兄見問次嘗舉以爲對兄其志之矣
伯繩兄札未及寫舅數日間若賤體稍健當謹書之來
時親以齎上也先師先農之祀誠僭今不敢行賤體緜
于感寒三日蒋以小事蒙霧露行二三里時甚盛尚未
食也至莫頓覺狠狽急赴居稍謹面以溫勝之當即愈

耳弗又煩垂念也未能久坐氣力方憊草附一言不盡
不盡

答吳仲木書甲午

伏讀來教知老伯母康祉道體弭善喜何能已賤體雖
愈然精力全未還舊日常但可無事小有勞擾輒通體
發熱自汗間出所賴脾氣不損飲食漸益一兩月後容
差健耳弟每歲不能不貧子弟以養今年其勢不能遠
出里中諸子有就學者已受數人義不可以復登令姪
之贄若彼此兩可是次所謂二三其德矣敢固以辭謝
深長此其德之盛處不可勉也弟自媿薄弱總緣脩己
義花卽此灾可徵賦命之薾薄矣乾兒見輒覺意味
消疾已全愈深悔不及多從兒子湖山又悔不稍留于
此不圖次日冰凍大堅坐困埜外初斗卽方抵家而小
能過兒爲旬日之聚以補兩年冰積懷也又旬華兒與
乾初兒訂爲山陰之行弟聞之甚喜欲隨以偕行歸而
計之恐資斧無所辦此意已邊巡矣不審石兄春間有
止也餘不多及

與吳仲木書甲午

天勢隆寒仁兄臥疾山中不知何日平復讓斯兄來具
悉精力頓起喜荷喜荷弟刖兄是晚晤乾初旬華兩兄
於仲貽兄家二更餘發舟至市未歸遣迫切故急急卽
此不圖次日冰凍大堅坐困埜外初斗卽方抵家而小
消疾已全愈深悔不及多從兒子湖山又悔不稍留于
義花卽此灾可徵賦命之薾薄矣乾兒見輒覺意味
深長此其德之盛處不可勉也弟自媿薄弱總緣脩己
不力故無根心生色之效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際
正可體驗耳兒所示教開兄所記先師語錄及與伯繩
齋集與袁仲兄所假康齋集同日內止也弟料彼時當
舍方舁從事大約寒食將後始舁奉歸并夏仲所假壘
往復書凍筆不能抄懺明日往會開三會人之葬歸葳
之至不敢辱駕遠臨也賤體稍能跂履冗事粗畢次當
時事所迫燈節詩往返嚴墓又須三四日過此隨就館

斯兄歲前已達定矣其復語云求教仁兄因請益於袁
仲固所素願不敢當令姪師禮之待但假席讀書可也
來書與儀當敬致之千五以後邀之先過敝寓候命使
往復請教特不能限以時日耳韞兄儉質殊等出入不
持書冊之類三數載以來弟見其無不如此館中好靜
居一室不樂接見人客對人灾無餘語館於嚴墓已訂
今歲之約意有不合浩然而歸蓋其性剛介絕遠流俗
也此意舉兄豫於袁兄書韞兄來時附

意斯遊否師門賢友初覺落落今年尋何睪又聞成夫
夭大牽事烏知來年不更有所遇乎所憂已德之不立
耳何患斯道之孤邪歲云莫矣仰首星霜徒增悲嘆因
念壬午之春與仁兄同陳祝諸兄謁見石齋先生之日
去此已忽一紀今日之志行視爺時爲何如卽自蔣歲
弟弔閒兄而後從鹽城至滋與兄相見隨與袁仲同訪
乾兄之日去此又忽三秋今日之學業視蔣歲益爲何
如人生歲月尚餘幾何空悲老大聞道無期眞堪流涕
也康齋先生詩學須年共長德必日俱新願知已共勉
之耳更望仁兄時賜片言以策衰惰則牽甚牽甚韞斯
兄來歲之聚極荷兄與袁仲兄曲折之意種種已悉袁
兄札中不更及卽此夭徵弟見事之遲秋間承兄勤勤
以令子延師見問悔不與韞兄商之而對也諸不悉

答吳仲木書 甲午

二十九日弟尚欲屈袁仲兄一夕之留而袁兄急行是
以不及裁復也韞斯兄十七日至倣寓十日之聚自與
韞兄交善以來晏所未有而弟左足再有毀傷蹙額相

季心諸兄所聞之而是而屬弟進之於吾兄之甫者也
惟兄致袁兄且無使令從子亟正師弟之禮非特成韞
兄之志益見相愛之深夭敬愼之道所宜爾也至於日
常程課雖在爻朋自有勸率之義正不憂其踈失耳伯
繩兄書久矣欲作因弟之病傷在心神至今執筆數行
以後心熱口枯繼以虛咳此夕輒不能寐故尚欲少待
卽兄歲莆所惠教彭錢二書夭未能細讀也目苺里中
子弟聚于一堂若置不料理則不免心疚若朝夕從事
則殊患形勞若將罷遣生徒端居靜攝以從所好則又

壹捌玖冊 102 版
22 A

浦負擾于蒋室人謫于後夾立斃之道耳眞無可如何也聞兄與季容兄新年倡和一詩塤篪之樂無過于此去年仲貽兄有不出後功夫之求而季容兄春來復有問道師門之句君子道長夾於斯可見而兄與乾兄振起之功爲多矣讀書社春會未知何日因病後不出與諸兄音問遂稀也小女嫁期大槩在是月之內矣并及

答吳仲木書　甲午

韞斯兄來舉讀兄四月十九日書適有猶子之痛方寸摧裂不能裁復嗣後人事天時無一當於意日在忿懥恐懼憂患中乘隙往復於今未帖自知動忍之功茫無著力先師語錄一本及所假魯齋集尚未詳讀蓋本根先病無所受其滋養故也讀仁兄初昏後所與裒仲兄一書知比來功夫益加切實新夫人賢德自是好逑兼以我兄刑家之化應有閨門雝肅之美法式時俗惟益珍重敬勉教衰俗倣遠近同志莫不各有天倫之苦而妻孥之累愈覺其深如弟夫所謂一妻一妾而不能治

兄其何以教我往年所集經正錄謹以艸本奉正其未安處奉改定而詳教之外晉臣詩一章附覽此兄於出處之際尚在交戰兄或緣此發端投書以堅其志意何如蓋近年儘有意于師乡淵源紹述家學故也小壻家事尚未有定辱念并及

先生孫

吳氏曰晉臣卽張墉字未聰提耍於京邸○紹述家學謂敬菴

與吳仲木書

風雪兼旬不審道體安否弟惟日飯二盂而精力甚憊夜寐不及半自汗忽下通身發熱尚未能踰門戶也小

女嫁期復改來春裒仲兄之招苒雖已有四月之商以
今日之勢揆之恐此言決不能踐矣急欲扶病拜返書
觴而賤體狼狽反甚又歲莫不免舟必不可得因遣力先
齎以上奉兄面致裒兄若韞斯兄可則改書一約以相
訂否則另延賢士弟若能步履望苒卽當踵門謝罪也
平日功夫疎怠病中全無尋力處有愧朋友多矣不能
多及容面陳

答吳仲木書

弟一病幾斃奉醫者尋人尋以復生今稍稍食粥矣然
未離枕席也方念隆寒威重道體安適何如讀來教知
肺氣復發今少平否小女嫁期已改十二月十八日因
弟病故也時此尙不有於身此等事竟置度外矣來惠
謹領當裁作衣裳授之俾服明德以無斁也弟來年勢
不能出感裒仲兄誠切如此勉至海上四月以慰盛心
但恐令姪不免荒廢彼爻朱韞斯兄高志篤學不獨令
姪可以師事夫裒仲兄益爻也弟轉溘之可以終歲在
席其與令姪鼓切之益當復不淺近例館穀之常以八
月爲度弟祇到四月當拜領半俸而以其半轉贈韞斯
屬彼爻桃子大也代書報命

與吳仲木書乙未

弟尙留翠薄候乾兄至不急急爲歸計山水朋友之樂不能恕如也大辛兄使至邑中附聞北來之信敢煩尊使一訪人自郡間來者傳說如何并以一緘寄錫予鋪初三之晡有便至敝里則附之過此次不及也又昨於舊書坊見憲章錄一冊與之說價六錢歸而忘之弗及爲兄言不審林愼修言之否此書板儘佳收之可備攷訂并及

書

與吳哀仲書癸巳

敬啟弟履祥學術疎陋行已多愆本無足取於人特以貧窮歲資養於蒙士其志徒以求食而已非有德義之益也伏承仁兄過信令仲兄之虛譽將以賢從委之教事是猶以萬鎰之璞輕授拙工也惶愧愧況以先大夫家學之舊豈宜庸下妄測其間而祥方以病兄兼困

已至傷如何矣仁兄新功如何舉緣便羽一一惠教以策頹頓否歲暮甸華兄見過留數日交朋之樂方盛嗣舉乾兄一書大學之辨益堅咸惕累日改歲以後因韞斯葬事往復語兒雨雪間之殊費日力今又將過乾兄硃硃之況如此餘無可言者就正不遠不一佝兄一緘

附上

與吳哀仲書甲午

使來舉聞海濱無事太夫人以下康福慰藉無岂弟自敝亂以來生汝一念久不置之胸中獨以先人之後嗣

息單寡冀生一子以綿祀事尙偷食息實惟此心不圖兄子繼以夭折也復蒙垂惠勉以愛身之義敢不佩服以時儆惕日緣家兄買妾暑烈中不免勞頓坐臥兩日漸平適矣韞兄蒞從弟處往烏墩渝安兄爲之議婚往復里三四日乃歸告父母將爲問名納采之計日下慮未能過從請益來教謹存以去時有望遲再過之訂似不必使者之遠涉矣韞兄具述仁兄功夫之切實精密令兄子資性之醇美明達三月以來所承禮遇之隆教益之至直舉刻無以自寓耳韞兄平生無虛假之語弟

備問此言不特以舅貢爻爲韞兄之奉實以門內多賢爲我兄之慶矣暑氣益深伏惟爲道珍重台稱抑損太過終不敢當嗣後奉一以朋爻兄弟之例處之統惟垂察不一

答吳哀仲書

往辱遠顧適賤足患甚種種失禮仁兄宥不以責已爲厚奉復承賜以良藥深感活我之德愧弟愚困無以一申報李之誠也而手教又及似以弟爲稍有聞知而不惓下問弟何足以當此顧以所編鏡於儒先之遺論爲之仁兄去其無可奈何之心而立誠以待之使此心長存養之資有之其爲省察之助未有之非與應事接物別爲一種道理也山中清曠固足以涵養德性若既不舅假則人事之中正可以討究義理體驗舅力處也舜禹危微精一之學要不在耕稼陶漁八年三過之外舅之仁兄去其無可奈何之心而立誠以待之使此心長

爲事物之主而不爲氣拘不爲物蔽則閑暇而讀書讀書有益也無閒暇而不讀書夫無害也蓋吾人讀書功夫自與博學宏詞有異即如仁兄近功理會大學將來次第及於中庸但舅立書看得融貫親切知至而篤行之則天下之能事畢舉而無遺矣弟二十年來大都旅食課習時多接事時少所見義理自悔俱不切實近寓里中內而妻孥薪米之計外而周旋應對之煩汩沒人事誠有如吾兄所憂者因讀朱子集見其朋友往復之書多有及此者因此益知學問之疎全無舅力處也日吾之所養不深義理不熟則不免於應之或失其當而不能無惑遷就於中則氣質之拘物欲之蔽皆有以受之也其功夫只在無事時存養臨事時省察而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已至於讀書次祇以維持此心其爲

暮途遠堪爲流涕然又念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尙將及
此餘年力圖自新以竊附于朝聞夕改之義仁兄方此
盛年懷抱豪傑之志積漸以往日新又新其于天下歸
仁翅足可俟也烏程沈尹同兄年志正與兄等弟鄉所
畏服何日與兄相見一證所學相與抵于大成使斯道
之有寄弟雖衰庸譬如山東父老願少須臾以見
德化之成也珍重珍重寒食後龍斯兄來時云兄有遷
居之志向後之飢正未可知海濱自非禪宇但墳墓之
去既有所不忍而風俗之薄亦在所同從容以圖之
同尊使以發又念寒食已迫往返道路相聚之日經旬
而已望苒準當造門不敢辱臨以重愆懼藉復不一

與吳裒仲書乙未

獻歲丙申伏承裒仲仁兄不鄙庸末招就廣居委以教
事弟某自念師門受業日淺而令兄子家學尊力已深
固知良材非薄匠所勝大寶在拙工宜避特重以累歲
之命不敢輒違冒昧以敢實求滋益奉惟鑒其固陋賜
以切磋飲斯食斯情祗殂乎飢寒教之誨之志妄希夫
敷學不任踈大慚媿之至

與吳裒仲書丙申

初旬沈德甫至傳龍山諸兄公奠之期卽擬隨德老舟
過海上矣已而德老不果弟次尋止兵來尙遲而信使
不至殊爲懸度以爲非緣海濱不寧則喪務多所縈絆
不謂道體遂有違和也奉惟抑哀靜攝精力加强則遣
孤之仰賴不淺矣歲月如流學宰實益意欲買舟明旦
同尊使以發又念寒食已迫往返道路相聚之日經旬
而已望苒準當造門不敢辱臨以重愆懼藉復不一

與吳裒仲書

里有至鹽官者會附一劄想未達記室也十四日抵乾
初兄家及暮嘻別次晨風雪甚厲三日來寒栗踰于三
冬復煩命使殊重不安仲兄疾歲暮頗聞漸愈何緣又
益其困耶讀來教駭悸弗已豈別有所感耶抑於心力
更有所勞耶以仁兄調護其間又舅裒醫知不足憂也
初擬月杪舅赴召命因連有所出諸失料理初二三遣
發一舟當隨以至不敢辱尊駕也且延醫方至仁兄未

便輒去仲兄左右弟玷炙未已久妄託深知正不宜形
迹之拘耳呵凍率復不恭希鑒

答吳氅仲書戊戌

弟至禾中旬餘矣因賤體感暑小羔四五日目下强起
然飲食起居未能如常也故未能寬便附信致煩遣人
殊爲不寧讀來教知啟塘覓好深慰仁孝之心雖弟亦
爲之釋然也自今一兩月間專志畢力於葬事古所云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正此日也勉之勉之姚仲聞兄因
二親在堂澈城路僻不能遠出弟在家之日因候仲聞

面決不及別謀臨行又以暑氣甚酷惟就季心一商決
不能決意何爻可以勝此到禾輾轉思之莫若就仁兄
近里求之往返不勞而彼此性情可悉決甚便也禾中
非弟欲處之地但恐徐氏未能遽辭故不勝依回耳否
則何憚爲故人之子遠行哉忠老下居尚未果近爲陳
氏之事奔走靡有寧刻故也韞斯兄姻事已下聘八月
成婚并聞

答吳氅仲書戊戌

弟昨暮至角里接讀手教知葬禮卜期已定擬於一之

夕至澈城稍執子弟之役蓋壽域久營不煩監督諸事
遵制無所損益也目下勞與哀并節之一字非敢效世
俗之愛抑孝子之心但病體慮有弗堪惟仁兄量力而
行之耳辱念賤體夏秋之交頗傷脾氣飲食大減惟一
意撙節而不服藥十日以來飲食已將如舊但脾未復
耳醫者云病不在脾而在肝深以不服藥治脾爲舉理
然弟實不知也偶中而已天則兄之變苒月舉乾老札
聞之使人驚怛韞兄相期會於夫人葬踵門一哭今昏
期在重陽相近又無便走聞恐弗及矣施易老許元龍
兄久欲奉弔弟大都舉附以行也面悉不遠不盡不盡

陳氏望雲仙館藏書

楊園張先生居郡之梧桐鄉教授生徒隱居樂道時復社諸君子猶沿明季餘習競以講學相高隨聲附和者實繁有徒先生獨一室闔修不求聞達其生平篤信謹守足跡未嘗一至京師姓名亦未掛朝籍僅以諸生終老於家然寶玉名歸身殁二百餘年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近邀

聖朝曠典從祀兩廡與當湖陸清獻公後先輝映可謂極儒者之榮矣先生爲蕺山劉忠端公高第弟子著書十餘種皆粹然一出於正久經梨板行世此未刻稿若

望雲仙館

干卷向藏嘉興沈廉仲司馬處福恐其久而散佚因爲詳校付梓以廣其傳惟原本中別風淮雨舛譌滋多謬爲訂正一二其文義難通者姑闕疑焉以竢後之君子竊不自揆猥以同鄉後進私淑有年一旦得先生遺稿從而校定之又從而刊布之其忻幸爲何如耶刻既竣僭綴數言以誌緣起先生有知或不以爲僭也

光緒己卯春三月揖脩居士孫福清謹識於偯城客館

孫氏寶訓 偯園藏板

七

釋

吳江　沈梗惠　翠嵎　輯

七釋

長洲九侗龍成著

三中子坐愁城鎖愁獄束愁冠結愁服捐五鬼爲賓朋呼二豎爲奴僕家無田之可耕室有書而不讀夜未央兮聞雞日既斜兮對鵬簫條曾客之噫牢落楚囚之哭悽愴焉若枯柳之在江潭顙頽焉若幽蘭之生空谷蓋抱此愁者十年藏此愁者萬斛于是四飛君曰風吹二四雨零百六開公主之沁園步石家之金谷臺有燕子之飛池是玉奴之浴花一捻而胎紅柳三眠而黛綠于是臥花裀召花神探關花之宴縣謢花之鈴鼓喚天公之虢帳留御史之名梨妝莫洗棠睡朝醒杏入青油之幕梅立紅羅之亭一架薔薇半庭芍藥浪生三月之岸檀暈四香之閣水仙女之妙婷荼蘼郎之綽約影來翡翠之簾藥掛鞦韆之索蝶尋兒女之花蜂喜鴛鴦之萼鶯歌春草將殘燕啄紅衣欲落贈君銷恨之枝佩我合歡之藥此花鳥之麗也可以釋愁乎三中子曰未也四飛君曰秋風凄凄秋葉交飛蟋蟀鳴此西堂旅雁喉而南歸爾乃登庾樓掃梁苑白露沾衣綠苔凝坂涼螢宵明蒲塘怨晚北斗闌干銀河清淺少焉展微響風雲問荒天地永懷曹鄴之三不解張衡之四大夫傷九辨之吟公子流五悲之淚毋乃窮壁終身惡能優游卒歲乎余請爲子樹忘憂之草採蠲忿之柯奏無愁之曲唱長樂之歌刪江郎之恨賦贈陳王之良科拭司馬之青衫揚包老之黃河子能聽我乎三中子曰唯唯

醉欲眠此風月之美也可以釋愁乎三中子曰未也
四飛君曰將爲子冠鵁鶄之冠被狐狸之裘則驅驅
之馬駕雲龍之轡佩魚腹之劒操鶴膝之弓樹宛虹
之綏抗招搖之旆弓則烏號在左矢則萬飛在右東
郭舞蟂于前北宮執靶于後于是搥鼉鼓舉狼烽張
修罝布高羅重環搖晨風入鳥鼯破禽宮獲般般
拖邛邛落羽翠捲豪紅日莫而罷僕姑橐繁弱聚
榛林席蘭薄啖豚肩折鹿角酌犧觥飛兕爵其既歸
也倚金較弭玉輿招子雲延相如此墨客笑子虛賦
或擬建安之七子或倣垂拱之四傑春色曉兮賦梅
花秋風高兮題桐葉夏日長兮歌采蓮冬夜寒兮咏
積雪建韓浦之鳳樓搜曠之孤穴啼一聲之鄭鷓
鴣吟百篇之謝蝴蝶草檄而頭風愈誦詩而瘧鬼絶
驅離憂于五字起沈疴于七發此筆墨之娛也可以
釋愁乎三中子曰可矣猶未也
四飛君曰吾與子登蘇臺臨茂苑目不覽五嶽四瀆
之奇足不歷三湘七澤之遠未足以灑練心胸發皇
聞見也請爲造扁舟蠟雨屐不借雙給事一南攀迴
雁峯西上蓮花壁北棲列女宮東入天孫宅尋五老
徘徊吐綠珠桃葉之曲捧白玉蓮花之盃彈冰絃之
三弄舞柘枝之三回悵芳年之將晚寤春風而自媒

于匡廬采三花于少室臥終南而問盧鴻坐峨嵋而叫李白東山攜謝公之妓峴山對羊公之客掛錢買戴符之笛揩笏拜米顛之石既而浮三翼汎五湖出覆釜進歸虛戲鮫人喝天吳赤石裂青草枯駕張騫之槎燃溫嶠之犀拾洛川之翠解漢皐之珠擲東海之鼈矢北溟之魚蚊扈掃塗而顛倒氷夷戒路而跣跑起靈胥而勸君酒邀湘妃而捐予琚此山水之勝也可以釋愁乎三中子曰善

四飛君曰未既天之五岳中有三山三山之下十洲環焉願爲子麾白鶴驂紅雲青蜺承蓋赤虬扶輪建世楷堂藏板

珊瑚之節陞流蘇之旌躡長離超廣乘越麗農周廣野而駐乎崑崙啓九靈之房登三素之城升光碧之堂排瓊華之門既拜木皇乃揖金母謁淮南之八公見商山之四皓從赤松而爲師盟黃石而爲友告我丹經賜我玉臼食我元梨貽我碧藕贈我返魂香酌我瘳髓酒龍綃繫我足烏爪垂我手緣玉裝我杖紫帔結我綬肉芝充我腸瑤酥適我口左顧鬱嬪右盼婉羅青娥低笑媚蘭微酡吹弄玉之參差拊雙成之

世楷堂藏板

畋

詞家以七名篇者始于枚乘七發其後繼之者十餘家若傅毅之七激崔駰之七依曹植之七啓張協之七命皆始則擺脫俗情繼則激揚遠志者也余覩慧樓先生所選庚集既采洪稚存之七招復輯沈崔生之七娛然則西堂老人七釋之篇亦宜綴諸甲集矣

翠嶺沈梧惠

朱書竹垞手寫曝書亭文集

風雨牀頭校勘真之八

丙辰夏日 劉世珩題

朱竹垞手寫曝書亭文藁
此秀水朱竹垞先生自書文小楷娟美可愛蓋先生自選其
平日得意之作記二首序六首墓表二首墓誌銘一首跋二
首論一首說一首祭文一首雜文一首皆自為標目精楷成帙
以備就正於友人者前有竹垞腰圓印後有石方印石
經閣為馮柳東所居余得先生自書遺藁二種一史館纂傳
一即此書皆石經閣舊物信有墨緣也末有張叔未吳仲倫
二跋郭頻伽觀款完然佳帙致足珍閟丙辰七月望日順
德鄧實題記

按張跋云凡文廿篇計帙內實得十九篇張跋所云
蓋舉成數言之野殘又記

記

● 真賞樓記

平山之堂既成越明年中書舍人汪君季角拓堂後地為樓五楹設衆主以祀歐陽永叔劉仲原父蘇子瞻三過其下悵仙翁之莫見至題詞恨哉事尚吟賞彌旬不去者與堂之廢自世人視為中語也君既為文勒堂陽識落成之歲月請予作斯樓記於是樓成又逾年矣方山陰金公將知揚州府事實翦予適館既而予不果往及聞堂成之日四方知名士會者百人各予舊好咸賦詩紀其事頗予獨

客二千里外不獲即公竊悔1憾畫時客揚州登堂之故址草深數尺永麒垣斷礎所在不能辨識懷然長語謂亟堂之勝殆不可復覩曾幾何時而晴欄畫檻忽湧●三城之表且有飛樓峙其後說感廢興之相尋復歎賢者之必有其助也當永叔築堂時特出一時興會所寄然春風楊柳蓋別久而不忘峭壁畫屏不施能飾之不設鶴者涉者厲者浴者沂泗上者沂游下子瞻三過其下悵仙翁之莫見至題詞恨哉事尚吟賞彌旬不去者與堂之廢自世人視為主賓歡洽觴詠留連之適而泳者正絕流而亂者咸濫皆臧頂是欄試賦詩遠寄是當時諸君子未嘗一日忘堂可知已耶

肇祀為於淮
原本

序脫案原淮
風通日曾案
主一斛字
通脫以原各
作修

鞏之為物其葉苦其實弱其形哼然非若瓠匏然可以渡世可以盛物截之則蠹窪之則樽剖以為望大小者和擊竿而吹則為衆音之長軀非無用也大夫有材好意本

質直好學所為歌詩無慷慨擊筑清玉振若望笋之悅耳而應中法度飲酒百觚不醉君之所以自託非以是與雖然猶有濟物之思焉夫二尺四寸之律眡象之所載三十工鄭氏以為司空之官非新昌黃氏之所歸於冬官六屬適各得六十著為周禮完本昔人皆言冬官闕一篇蓋讀此而寃如金書亦遍河間獻王雖晉載晉籍亦歸有德縣漢遠唐說經者義雖紛紜獨以存其經而不改違宋元諸君子生千載之後一旦疊正其文若朱子之考經大學蔡氏之武成金氏之洪範蔡氏之雜卦傳以從俞氏丘氏之於周禮皆自信而不惑後學者莫敢議其非雖然無數君子之學識苟好奇穿鑿則或失之僭或失之陋亦難乎免矣丘氏名葵字吉甫隱居海嶠自號鈞磯翁蓋宋人而不仕於元者書成時年八十餘可謂老而篤學者也　　皇上七年

丘氏周禮定本序

考工記可補冬官之闕予曰周官三百六十如此其多而為之記之若記之所記直百工而為爾矣夫玉府有工有賈而巾車弁師追師籩人之屬府史胥徒而外咸有工以執事亦猶大府典絲典婦功庖人羊人馬質之各有其賈也賈不與士亹工顧可克司空之官乎典絲則頒絲矣掌皮則頒皮革矣稟人則掌六弓八矢四矢可謂老而篤學者也而頒絲外內者考工者也而

先太傅文恪公、竟天啓二年會試總裁官、是科中式者四百人、得人稱最盛、寶慶喬公與鳧公自中書科舍人擢監察御史、後築室柘溪之陽田衣山麓、不入城府、年八十有九、壁白宦降于庭東南隱居之齊咸賦詩記其事、(壁入有社)于中書舍人曰、蒙宇于靜與裒尊定交京師、世好彌萬歲在癸丑、中書君以省公歸裒尊送之宣武門右期以南還時一謁公比予歸再游京師、道出寶應、則公已逝矣、季角撰公請書劄記二卷、述中書君之言屬為序、裒

尊不敢辭、竊嘗汎觀今昔講學之儒、多輕視夫出處之際、問之則曰吾將行吾道也、迨既致通顯、初未有無善天下之政、卒之或并不能獨善其身、蓋杜己未有直人者、必患得患失之心盡去、出處進退毅然不苟、然後可以言學也、公之學一主乎敬、而又審夫進退出處其立論藹然不事詆訶排擊、遇紛綸同異之辨、微折其非、顯歸于正、由其養之有素、而出之有本、故能遯世无悶、老而益勤、惜其卿書斷不無善、天下後世、者、必裒尊經翰公奉命巡按浙江、既入境、屬

變而其體已窮卽和得不和徵趨和古聲之治金者必
異其聲改煎而不耗斯其為器新而無窮敝盡而無
惡故正考父奚斯之頌不同乎周景差宋玉之辭不
同乎屈平孟郊劉叉盧仝李賀詩不必盡學退之張
晁秦黃詞不必盡師蘇氏此其人皆以雷同勦說為
恥視其力之所和不知者斤斤操斧圭臬以繩其非是欲其派出千一毋乃課論齒三十年
來海內談詩者每過於規倣古人又或隨聲逐影趨
當世之好於是已之性情汨焉不出惟吾里之詩音

七

應

之各異其聲不同夫琴瑟之專一而調變加心者
知㊀君雖家于楚寓于里人也乃為序之以貿當世
論詩之君子同里布衣朱彝尊序

8 丁武選詩集序 持論甚平甚確卽是自己見解

閩自十才子以詩名而高廷禮集唐人之作別其源
流嚴其聲格若圭臬篇泰之無典當是時吳有北郭
十子粵有南園五先生名譽寖相頡頏其從吳中之
詩屢變而閩粵獨未之改梁公實名列七子詩猶猶
南園遺調鄭繼之規法李獻吉曾能始與景陵二子

八

游倡和甚密今讀其詩所操蓋依然未
來海內諱詩者知嫉景陵邪說(顧)仍取法于廷禮比復
厭唐人之規幅爭以宋為師夫惟博觀漢魏六代之
詩然後可以訶宋從可以訶唐學唐人之詩輒隨聲附影未知正而先言變
日不覩全唐人之詩輒隨聲附影未知正而先言變
高謝宋人詆唐為不足卽以曰融之故(君)持論之平也武選郎中晉江丁先生雁水分司通惠
之河暇彙其所作為閒山集讀其詩直者不佞綺者
不靡約言之而可思長言之而可歌

以下善詩者九人合刻其集以行比而觀之若金錫

善學唐人者吳今夫雖之為樹相其材幹無以大異于凡木也當其薰風被朱實垂問其種以百數雖下者亦可敵四方之珍果焉況夫凝氷挂綠種之尤美者乎碩吳趙諤以楊梅燕齊諸以頻婆之果閩粵之知味者將笑而不應則心中有所得自不遷于耶好也先生之於詩既自得之假有操宋人之流泳鬼者盡變其土風吾知鬼者有所不屑已

感舊集序

龔新而遷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于新未必盡

恆吾意世所存往亡不若出于舊者之無歟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嘉靖年治酒食燕賓客磁盤多宣德成化款識近嘉靖年物涌杯則盡芳華關雖其上謂之雖缸至萬曆官所製每以下勞僕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燹時之梧棲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磁盤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雖有識者輒以為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於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磁盤爭視之萬曆窯一器重白金數兩而宣德

可懷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於學無所不博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殁兼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他日無忌憚誦詠之而信其可傳已之更久後之覽歎歎賞宜仲如君咸曰先生仕為郎一時巖廊輔弼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綵之領袞已數人外多置而不收何居曰獨不觀夫市磁盤者耶黃者綠

者碧者百子圖者龍之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
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頓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華
關難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矣
王考功遺集序

詩自刪後亡其辭六篇惜也南陔白華孝子之詩居
其二也既又思之子之獲侍庭闈定者之文展羞夕
膳之節豈啻雖殊承志則一斯其言為人之所同二
詩雖亡其義可以意得若夫名養有違斯境以人殊
由是陟岵則嗟其遠汝墳則卮先舍人之喪踰月而奔未祥而復出舍聖庸而逆旅
緝籟要絕僕亡于遠道而靡所止息裒葺之不孝是

哭水漿不入口三日既歸血漬于絳幕之上夜不解
絰蛾蝨盡生蓋未練而卒於是鄉人私諡之曰節孝
先生既殁四年其弟戶部君阮亭緝其所遺詩文編
為若干卷屬裒葺序之先生詩空明而超遠初誦之
若淺易諷詠數遍而旨愈深其文條暢芊蔚羽翼經
傳蓋言出乎肺腑而辭無雕繪至告毋志銘墓表三篇哀動
頑豔尤卓然可傳矣戴無疑也裒葺以貧故遊四方
先舍人之喪踰月而奔未祥而復出舍聖庸而逆旅
緝籟要絕僕亡于遠道而靡所止息裒葺之不孝是

豈足以序先生之文哉惟是行從而喪其親所
慘卽與先生同之有感裒葺作詩者之義亦因戶部
君所請論次之如此
秀水朱彝尊序

家院判詞序

商丘宋之南京也東都盛時由汴水浮舟達通津門
三百里而近車徒之聲亟冠蓋之絡繹妖童光妓自
露臺尾市而至樂府之流傳朝倚聲而夕勾隊于照
碧堂上蓋流風雖遠遺響宛有傳者故言詞于汴宋
若燕函秦廬夫人而能之者也然自金源變而為曲

中州言韻者四聲乃夫[illegible]按以大成之律品不能無誤生於是土者又必游暨四方交友之往來審音于南北清濁之辨用心專一而後可無憾焉理藩院判宋君牧仲倜儻好結客其談論古今衰亡不倦至為長短句虛懷討論一字未安輒歷繙古人體製按其聲之清濁必盡善乃已故其所作咸可上擬北宋雖柬南以詩名者咸有遜焉不觀夫畫乎必先為容乃以制筆權其上下旅而未之始可無動至於塵鯛知又置而捶之使其無蜷矣諸墻以眡其橈之勁橫而捶之以眡其勁蓋轉而審如是然後謂之圜工則非熟秦夫人之所能然知矣君之詞殆類是歟

十三

李分虎來遲詞序

二十年來詩人多寓轂為詞吾里若右吉庾清青士山于武曾咸先予為之者也連予客大同與曹使君秋岳相倡和其後所作日多課為四方所許然自謂于外鄉臺之論或不爾也[illegible]

墓表

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表

濟南之新城去郭二里鄭潢河東有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暨妻予孺人合葬之墓累土於傍卦業四尺者公予儒學生員士和之北也公與淑諱(永錫字)一字百斯回重光貴訓布政司左參議贈太僕寺少卿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公曾祖考也曰之行文行檢曰折衝之孫孝義冠鄉黨兵部尚書公祖考也曰象貴戶部廣西司員外郎公

考也曰象晉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公本生考也
象國是作家
祖公華表宅公中崇禎元年進士改庶吉士試授湖廣道監察御
史迎按河東鹽課羨金數百鎰皆却之視茶馬陝西
邊境肅清尋奉命督應天學政持行上疏劾總兵官
鄧玘玩寇恣忤大臣意引疾歸九年李自成陷京師
帝崩煤山公聞變慟哭將浮于海行至利津海多
盜不可行公嘗覽方書謂砒片多服能死人遂令僕
賫之進公晨夕服之不死夜起投水者
再僕衛之又不死公乃匿舟抵里知死命決自撰壙

而葬亡之日觀者千人偽順鼎令貴三俊聞之亦來
觀棄爭持土石擊之三俊奉縣印遁去久之公從子
今户部四川司郎中士稹刻公遺詩以行公之大節
漸聞當世又廣傳之不遠也乃伐石為表命其友朱
夔尊為文揭于墓道於是公之殁三十有四年矣嗚
呼士大夫不幸而遭國難其指臲之一念臨
當引決或情牽于押妾或憧僕援救小不忍而自全
若夫撓之不奪臨難慷慨就死固人之所難能至鋒
加未迫于前卿里可保而守方遁聞君喪率其婦子
從容就義一室之中非事之出於尤難者幽先是崇
禎五年十一月援遼師變新城時則公之從叔
象復及于與夔死之十五年十二月城再破公之曾
與玫與朋及與朋子士熊士雅又死之至是公父子
夫婦又死之而士和妻張氏免於是十五年城破亦自
經死方賊之脅迫郡邑也大學士范景文以下死
者二十三人惟江都江南掌財士宜寧之報恩寺僧
三百餘人之報恩寺者亦宜寧之義士相與廢棄等時卻少
義諏卿柙而廢棄等時卻少亦助之悵悅不平久
十有八公遭斁葬從薄從遠遂以其年某月不卜日

和湘四加歷敵知故哭卻助中都老卿甲申龍復北大
夫殉難者和下數百人知郡半出神節和郡城王泊
科第最盛盡節殺賊然後知報國未嘗無人
而性時草野之論特一時過激和得其平世衆復字
完初保定府同知贈光祿寺少卿與慶字風廣萬曆
二十八年舉人贈宛平知縣與政字文玉與朋字壽
三貢生士熊字渭濱崇禎十五年舉人士雅字大雅
生員皆盡節公士附書之

顏公墓表

十七

封奉直大夫顏公墓表

公諱伯璟字士瑩山東曲阜人中憲大夫知河間府
事諱澂紹之子贈文林郎江都知縣諱弘化之孫貢
士諱從麟之曾孫而復聖顏子六十六世孫也母曰
孟孺人公少補四氏學生員讀書車幸自喜不治章
句人或勸之鋭意仕進則曰世事如炎火燎原者將
及乎廈處堂之燕雀吾不為也從其父歷鳳陽江都
即鄂事無纖鉅倚對必中理河間兵至中憲公修浬
蠻病憊城孤支衣朝衣朝冠北向拜集家人
一室中舉火自焚公聞第伯玠時家兗州廊兵亦

行卒反刃擊其臂仁抑猶罵不已卒殺之墻下有壜
過之指曰此顏氏婦也公曰得非吾婦乎語其即同
被掠者至墻下果然蓋初傷已四日矣驗其息猶未
絕載之還即今朱宜人是已明年知公聞之長號力請
於明即公聞之出軍壘公亟朱宜人于曲阜足尚跛踽
踽走河間時盜賊充斥于路或積日不食每被執公
慷慨與語輒得釋卒達河間哭其父甚哀路人皆迸
中憲公之自焚也幼子伯珣甫六歲其僕吕有年抱

之出火負而走途中流矢死伯珣匿民間得免公既
拾父遺骸訪得其弟遷與俱還倪尚書元璐中憲公
實出其門會道經河間為文以祭曰父忠子孝是吾
師矣由是公以孝聞一時公平生坦易不沽名譽暇
則抽琴賦詩與宗鄰結文酒之會取怡悅性情而已
過人甚深而家法嚴以肅友愛季弟同居無間言訓
子孫以博通經義恒自言吾壽止六十一卒之歲果
驗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封奉直大夫鑒
朱氏封宜人有子七人男六人光獻翰林院編脩光

表孝子之墓而文之無可辭者也雖然布衣之訃不
足重於時久知斯砥榮典親者必資卿相殊階揭石
于廬始足動人之觀覽而君舍彼匄來碩屬之纂述
殆以其言之質庶幾可昭信後世也故論次如碑無
溢辭布衣秀水朱彝尊表

墓誌銘

○ 朱開仲墓誌銘

君姓朱氏諱廉浙江嘉興縣人曾祖某祖某考某俱
不仕君少有文自以多病不娶好覽方書知醫偕通
釋氏旨屏去肉食遇讌會強之乃至進杯酒而已方
余避兵練浦君居南村予村北每相值覽余詩欣然
肯和予病為治藥暑晝終日不去憂見予色屋三楹
井竈之外薪數束粟一盎簞燈布被無餘物晨起溉
米貯瓶爨恒籠予共釜去則鍵户凝坐以為嘗予既

徙宅梅花溪漸與君遠既而游四方歸休出尋訪君則已死年若干歲會其鄰欽慕君乃銘以紉其壙一鳴呼君雖學於佛視飲食男女無足動其心然與之言及父母存亡輒歎歔不止見人有疾若己疾蓋篤於紉而有聊不為者也銘曰

有男子曰韓昌生北平旅江鄉訪吾長水登吾堂援琴操緩彈清商終身不娶難意量庸也方之殆舉友絕嘯欲宜老壽胡二人仲庸字昌石卿

二十一

跋

郭君碑跋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平於兩午之秋經郭社村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剝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為郭君者籍有書額在也碑立於乾封二年中有云揮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宋老生棄馬投塹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為劉弘基所殺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慮君譯所部人跳

論

春秋論三

加以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莫善乎春秋昔者魯之文姜通乎齊襄遂啓彭生之禍而且殊於齊事於祝丘會于禚于防于穀甚至如京師當時國人傳聞桓公有同非吾子之為齊侯之手將使主魯祀者莫信為孰大于是孔子有憂之從而辨焉不著益甚亦為著其事于春秋桓公六年九月書曰于

同生是已先是桓三年
桓會于讙而親受之昏
禮之始不為不重矣逾三年
而生莊公莊公生十二
之特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足信會濼以前文
姜未嘗一至齊而莊公
為魯君之子不待辭說
而顯可以彰諸百世無惑此
世子之生前乎此者不書惟子即
位書後乎此者不書惟子即
如書法隱易筆以貶易
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
書法可以祛惑史沒其文斯
人之疑誰益甚然後知
春秋之為功世適者大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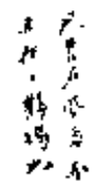
說

端石硯說

端州於今為肇慶府山石多可
經巒溪東至高要縣為大水蓋
蒼梧至是五百里有
夅峽以東之峽勢將盡其左
折而北趨有峯曰朝
天巖端溪之水出其陰溪長一
里許廣不盈丈自水
口北行三十步有穴窺之止容
一人俛伏捫而入積
水瀦其中北取石必先以趣汲
水自內而外若傳杯
然水既涸熟豚膏燃紙為燈由
穴而入中漸廣可三

涂穿洞半里抵巖壁巖高三尺
也鑿石之工多黃岡村民日役
側其內得石自內傳之外一如
三品焉上巖者質缺而細色近白
漸青下巖者質決而細色近白
蘋藻浮動其中者是曰青花試
然斯為美焉其餘紋不同紫氣
聚而為輪謂之金鼓紫氣既竭
白凝綠若濃汁謂之翡翠白疑
於縷縷而長者謂之

玉帶黃氣亘其上若虹謂之黃龍若縷謂之金線點墨癍相比謂之雀斑丹重曜謂之雉尾紫者謂之朱砂斑鉄蝕如



同有鵝鴨眼有鴉眼有象眼黃謂之鴉碧謂之鵝鴨眼不貴黃也圓者為鵝鴨為鴉長者為象眼不貴長也或三五其暈或七九其暈亡有奇而無偶者也辨水巖者以於是驗之思過半矣朝天岩在水岩之南產石與水巖混亦有玉帶有金線若翡翠注有玉帶有金線若翡翠似矣恨微黃黃龍似矣恨爆蓮葉白大捻似矣恨糊硃砂斑似矣恨大眡其眼四旁若漬睛翳不明此洞眼也形體畧備光采全無此死眼也自此而外則屏風山背有石西坑有石北廂有石大抵把墨者多向日視之見有若繁星者有若金銀氣者其理麤其質燥其聲堅響其色深或如猪肝或如黛綠或如紫或如鉄錦或間道如松木紋皆石之下者也宜德岩在屏風山半開自宣德年品在朝天岩之上山多屏應故歲久無采者要之俾於岩而諸山之石可廢得青花無廢矣與水梅花坑去端溪此最乃擇其精

二十五

四十里在三水縣境產石亦異也然徑尺之石眼或多至百數光滑而易裂不知硯者惟眼是求挾之以為希世之寶時宋人之燕石耳予游嶺表正值采硯時購海螯圓福桂從予學詩以端所得為說示之俾審所擇為鵝鴨眼方之水巖無石硯為贊乃追憶舊日

祭文

祭孫侍郎文

詮公交情往歲丁未我來公廣戊八月謁公之堂我社公旋羅酒漿自是過從旬以三嗤世論交和樂筆墨在如揚譚用勞公以先覺自稱同學題扁見貽竹垞之榻我歸二載公顏未改仰屋著書一本程朱河淮之議

水田之利舍彼薦紳菊羞是謂公學不泛攻古能鑒
示竊珠玉貪目為鉤尊曰不然作釋圭一篇公書報
我謂云可傳一歲且更始科考事夫子執樞視盡廢徹
而餔公言予去歲必来助我考之衰見星而奔公命
皆副馳騁國門書言卧痾未克躬唧唧予動輒慮不
薄兒我時臨發對書載吮翔南陔陽歲月其悄既達
于京公果逝矣不覩公容覩公孫子回憊公言聲悲
遍和僮一人知已而又不御鵬淵在建掇燭在几我
淳有盡我哀何底

虔吾攸用宅帝臨在上下土是眄曰鹿曰麏往我汝
監執為有罪告予非讒吾軟雲輪吾獻風馬下視紫
煙在斗乡野戟門二八翔予之舍予之先世秩礼孔
虎户門井雷吾居一馬牲醴肥香有柵有建有祝有
相有篇有言及予之身流離瑣尾自牧俎垌舍城而
帝粟主數遷誅茅長水無恒安息遠近游遨持取吾
土不思故巢翔雲東盻西濟汾洮南瞰關粤杭石淩
濤歸視其室未黙而跑子之比閭吾得數睹西家主
婦有媵有婢裹衫游紅王璜象掃鏡聰和前秋和杳和在

雜文

醉司命文

臘致送寒明燈躰卜爵涂其日一丑亟言是夕
司命上天指掌翕舌譴告下人爾不神媚眚及厥身
於是主人整衣前釋而祝惕七兢七慄七肅七大夫
都尉硎童是告神乃降而言曰予和知予之過乎凡
子而御吾闕其諭反憩于帝何患無名予如不信據
脈而聽昔者二氣既分節運推斥上覆三辰下立四
極百神繽紛如影投隙靡有小大各司其職顓頊之

但栖我其中責予之過審有約竟主人聞言小大稽首謝于前媿拜于後爾乃鍊香以燒剪紙而焚鎗鉢荔雜還上陳注餅以酒盛食于盆藉精漉淳塗之竈卟神遂陶然延霄奮舉前導嬌孫後隨六女帝君司命詢其所主凡有過從爾其悉數司命入觀行步僞旋觀觀而日醉不能語

道光丁亥五月廿三日吳江後學許槤觀

竹垞先生自書文此篇未遍詞致曠書亭集不載訛者未誨駭潘稼堂太史書 道光丁亥中秋前三日張廷濟

二十九

黃氏憶江南藏清初刻本

百山詩

文鈔

李仙根題

屈大均傳

李景新撰

屈大均。原名紹隆。或稱邵龍。字翁山。一字冷君。又字介子。番禺人。宋紹興間。自關中南遷。世居沙亭鄉。曾叔祖起鵬。字圖南。崇禎壬午。年八十五。猶赴省闈。國變後。始棄諸生。隱居教授。或著高齒屐遊行田間。著野語十四卷。年九十八卒。父宜遇。幼寄養於南海邵氏家。精醫理。廣州破。乃返沙亭。大均亦生於邵氏。姿性異人。每夜就母黃紡織燈下。讀書三十葉。晨起父前背誦。不遺一字。孝廉曾起莘奇之。俾從陳邦彥學于越秀山。試輒冠其曹。弘光元年乙酉。年十六。督學副使林佳鼎錄充邑諸生。隆武元年丙戌。其父乃揹歸沙亭謁廟。復姓屈氏。是年。廣州陷後。廣西巡撫瞿式耜等立桂王于肇府。以明年爲永曆元年。元年丁亥。邦彥起義不果。死節。廣州復陷。大均乃棄諸生。永曆二年戊子。李成棟反正。桂王幸肇慶。三年己丑。大

均赴肇慶行在。上中興六大典書。大學士王化澄疏薦。將官以中秘。會父疾。遽歸。是年父歿。四年庚寅。桂王西幸。清兵圍廣州。大均乃削髮爲僧。事函是於雷峯。函昰即曾起莘奇大均之才。使之從邦彥學者也。字宅師。後字麗中。一字天然。有詩才。雖處方外。仍以忠孝廉節垂示。以故從之遊者。每於死生去就。多受其益。大均法號今種。字一靈。又字騷餘。時年二十一。名所居曰死菴。又取永曆錢一枚。以黃絲繫之。貯以黃錦囊。佩肘腋間以示不忘。時亂後士多蜚遯。大均因與同里諸子爲西園詩社。十一年丁酉。秀水朱彝尊至粵。與大均最契。歸則持其詩遍傳吳下。名大噪。十二年戊戌。逾嶺北遊。抵京師。求威宗烈皇帝死社稷所。故中官吳指萬歲山壽皇亭之鐵梗海棠樹下。大均伏拜。哭失聲。又以御琴之故。走濟南。逾月。冬。渡三岔河。東出榆關。周覽遼東西名勝。弔袁崇煥督師故壘。賦塞上曲而還。是時也。大均慨然有復仇行刺之事。第以母在須養。而又不敢輕身。以遂

其志。惟流連于齊魯吳越之間。十四年庚子。至會稽謁禹廟。後讀書祁氏山園。不下樓者五月。旋復遊吳。謁孝陵。吳越間名士俱從之遊。其至諸寺剎。則據上坐爲徒說法。而當時有魏耕者。通海爲鄭成功通聲息。謀復漢臘。大均預其謀。十五年辛丑敗。魏耕被磔。太均之名亦在刊章。乃避地桐廬。十六年壬寅春。拜宋謝翺墓于富春山山麓。爲墓表以寄志。又作詩以比于謝翺。十九年乙巳仲冬出南都。從蒼舒杜子入陝西。贈杜子之詩頗多。二十年丙午春至太原。會顧炎武。朱彝尊。李天生。繆天自。程周量。王士禎。周篔。毛奇齡。郭皋旭。徐乾學。閻百詩等時彥。而與李天生交最深。唱和亦多。時大均年三十七。因作華嶽百韻詩。爲李天生所驚服。先是榆林有王壯猷者。乙酉秋建義旗于閿林驛以應郭雄腿。久之戰敗。不肯降。投城下而死。一子殉焉。餘一女生纔三日。母懷之以走其姑侯某家。及長。美而慧。侯託其妻弟代州守將趙鼐爲求壻。鼐以天生言愛大均才。遂

以妻之。大均喜甚。因字其妻曰華姜。自字曰華夫。效秦古丈夫與毛女玉姜。當秦之亡。同棲華嶽事也。作古丈夫洞草堂記。毛奇齡謂大均伉儷國色。閣繞珠玉錦繡。啤睨驅斥。宜其爲詩廓然于天地之間。獨抒浩氣。蒲蒲落落焉。一切齷與齪不以間也。太均亦躊躇滿志。二十一年丁未在代。慶華姜生辰。二十二年戊申出雁門。于雁門產女。因名之曰阿雁。字代飛。由此歷大同宣化。其出雁門時。則顧炎武與李天生摒擋往雁門營耕時也。大均走馬射生。博奕飲酒。樂極忘形。復游京師。謁十三陵。二十三年己酉至南都。淹留吳越之交。八月始抵粵。此時大均作詩最多。其贈華姜者凡百餘首。極生平得意之事。詎二十四年庚戌。華姜遽病死。偕隱之夢。遂成幻滅。大均賦悼亡詩百首。友朋相重者。咸悼以詩文。大均編之爲悼儷集。既。大均復娶于東莞黎氏。黎氏則讀大均悼亡之作。而慕大均之情文兼至者也。幼知書。能作五七言以教里中諸女士。喜禪。自稱綠眉道人。稱所

居曰道香樓。二十六年壬子秋。產一子曰明道。二十七年癸丑。大均從軍於楚。蓋是時吳三桂抗清。改國號曰周。自率兵二十萬至湖廣。孫延齡降三桂。大均受吳三桂署官爲按察司副司。有說三桂立明後意。然知三桂僅圖偏霸。二十九年乙卯。乃謝歸。歸而妻黎亦死。三十一年丁巳。三桂卽帝位。改元紹武。三十三年周亡。時陳恭尹亦爲尙之信延攬。下獄。大均遂攜家避地南都。又欲留居於贛。入翠微山中與易堂諸子相講習。康熙十八年己未。側室及明道俱死。遂歸。自明亡後。諸遺佚多扞文網。大均忽釋忽儒。又喜任俠。往來荊楚吳越燕齊秦晉之鄉。遺墟廢壘。靡不攀涕過之。而嶷然自拔於塵埃之表。晚築祖香園。中爲騷聖堂。祀屈原。以宋玉景差配。自以屈氏本三閭苗裔。園中草木。又皆先祖之遺香。故因以爲名。吳興祚督粵。欲疏薦之。大均婉謝。曰。家有老母。豈能違朝夕之養。況所著諸書未竟。余之筆硯未可輟也。性至孝。每出遊念母。則歸省。母病。割股以療。母

年九十歿。廬於墓側。踰三年。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大均亦卒。年六十七。大均生平好易。研極於理數之微。自言嘗欲以易爲詩。顚倒日月。鼓舞雷風。弄五嶽而走四瀆。使天地萬物皆聽命於吾筆端。神化其情。鬼變其狀。神出乎無聲。鬼入乎無臭。以與造物者遊於不測。故其爲詩。原本三閭。自王逸以下。多屏不觀。南昌王猷定言大均賦質旣超。選材亦別。餘子在人海和酬。獨能拔地作空中語。嘉興繆永謀言詩有俚語入顧炎武筆輒典。詩有庸語入屈大均手便超。新城王士禎亦言大均詩如太白所云。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當時海內宗工哲匠。無不斂衽歎服。比於有唐名家。至仿效之目爲翁山派。所爲文。學博詞沛。有發而不能禦之勢。著有九歌草堂集。寅卯軍中集。道援堂集。後彙之爲文外十七卷。詩外十七卷。附騷屑詞二卷。他著有易外。四書補注。廣東新語。登華山記。廣東文選。翁山文鈔。其四朝成仁錄一書。表章盡節諸人。尤有裨世教。

翁山文鈕鈕
古人止彩器
止鈕文來器
譜要印載事
地閥木奇器
文吾止

文未敢廣木
尸所載尚參
尚來始鈕止
雪子性譜音
止尚鉦

譜參止體事
體賢乎處參
乃賢乎實器
吾處未足而
衆其事變來
可傳譜

參止文
於止處
藏止木
鉦音地
木處文

森音止
上下止
三外野
厄木地

序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是文也蓋言辭之短長音聲之高下也而世之能知其所以然者或鮮矣予讀歐陽子集其序記誌傳諸作有重見者或增刪一二字或更易一二句其首尾無不同者多至十數首大約改本為定本見於全集原本見於外集俾後之論文者得以攷焉世又傳醉翁亭記稿字窳句削原本無一字可辨識者最後乃得環滁皆山也五字其初則南翔東西某某諸山計二十字為句者又傳畫錦堂記已削稿致去越翼

日又往索之增起二句而字以歸之又傳公每一文成必粘於壁廻環朗誦不輟苟言辭與音聲有未協者必數易草焉然則謂文可以信筆而書無俟於增刪更易者雖其天資甚高亦必為歐陽子之所鄙棄即不能有合於聖人之教其人其文同於腐壞泯滅已耳安見其能行遠乎哉翁山先生今之歐陽子也其為文能知其所以然皆本乎六經子史以立言而又精思出之沈構得之序記誌傳既無不備名之曰文外行於世久矣予過廣州與之論文有合因出其集屬加評次得其尤者丹

雖書之而行之不遠則亂臣賊子無以懼噫文之有關於世教如此非小補也翁山之文固可以使天下之為善者勸而為惡者懼矣夫

常熟　薛　熙　孝穆　譔

翁山文鈔目錄
卷一
序
卷二
記
卷三
碑 碑記
卷四
傳
（以上四卷已見第一集）
卷五
墓誌銘
卷六
墓表
卷七
說 辯
卷八
書後 雜著
卷九
書

卷十
頌 贊 銘 哀辭

臺灣政府一〇七版

翁山文鈔目錄

男 明洪泳興 編

卷一

序

卷二

記

卷三

碑 碑記

卷四

傳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同閱

常熟 薛熙 評

洪範皇極大義序

洪範之篇。商之家學。在焉。考商之家學。始於契。而契之母簡狄。爲帝嚳次妃。契與堯皆帝嚳之子也。史稱帝嚳執中。溉天下。堯傳其統。亦以執中。命舜。舜使契爲司徒。以敷五教。以其能承帝嚳執中之家學也。其後契十四世湯。復以執中繼之。至箕子而其統將墜。苟不傳之武王。則執中之家學將絕。於天下。故箕子者。契與成湯之慈孫。而契者。帝嚳之孝子者也。皇極之義。自箕子始言之。夫千殷人故本之而言易有太極。太極者何。叶而已矣。當嘉靖之初。方文襄公獻夫。嘗以洪範進講。而歸重於皇極一疇。爲之大義。特疏奏之。方是時。世宗肅皇帝加意洪範之篇。親爲其傳。故公推廣聖意。以爲言。曰皇建其有極。卽書所謂建中於民。彝所謂中正。以觀天下。禮所謂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維時厥庶民干汝極。錫汝保極。卽書所謂民協于中。易所謂下觀而化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維皇作極。蓋覆言臣下之化於中正者。實繇在上者之作則。卽書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公所陳一以中爲準。能發先儒之所未發。蓋深得皇極之旨。而爲箕子之一脉相承者也。昔張文獻以千秋金鑑。進唐玄宗。而丘文莊以大學衍義補。進我憲宗。湛文簡以格物通。進孝宗。皆吾粵人。爲大臣而以道事君之可法者。噫。公蓋與之爲四也。哉。

薛孝穆曰。天地之道一中也。自執中以至陽明子之致良知。無非中也。特其名異耳。何紛紛聚訟爲。究之。自得則無一非中。方文襄以皇極卽建中。爲千聖之同。固已發千古之秘。而翁山以洪範爲吾夫子。時中之家學也。亦可。卽謂陽明諸儒之家學也。可。

翁山易外自序

古者經傳各爲一書。先儒謂西漢時六經與傳皆別行。子易外不載經文。蓋遵古也。亦不敢以爲易傳而曰外。外之者。自外乎易也。亦取韓詩外傳之義爲易之外篇也。如夫子之文言。蓋文其言以文言者也。寓麗也。文寓於易。猶日月之麗乎天。謂其麗乎天之內。天之外皆可也。外內不離乎天。則外內亦不離乎易也。然子又有說焉。易之內太極是也。內不可見。以外之畫之象爻之。欲人從外以有文之言。文王周孔之易外也。象爻十翼者。言皆易之外也。故易无內也。凡有所言。止能言其外。不能言其內也。能言其外。故可得而聞。不能言其內。故不可得而聞也。斯旨也。惟子貢知之。夫子之文章。夫子之易外也。四時行百物生。夫子之易內也。嗟夫易出於天。天有易。惟天能言之。人則安能言之。雖聖人亦安能言之。言則爲外。而已矣。爲外而不能已於不言。則與其合也不如其離也。合之以爲內。卽離之以爲外矣。

子嘗以言詩之餘言易。謂言易莫精於三百篇而文王之詩尤明暢。周公盡以作爻辭之餘。發爲雅頌者也。中庸言易多以詩。孟氏亦然。皆離之以爲外者也。是吾所以作易外之意也。書成。爲卷七十有一。藏之於家。以爲子若孫一家之言、

薛孝穆曰。翁山以語言文字爲外。猶可也。以卦畫爲庖羲之易外。以四時行百物生爲夫子之易外。千古無人能道。翁山能道之。所以筆無纖塵。卽道至而文深之謂也。他人之言易者多蹈襲。宜其文之腐矣。

童子雅歌序

古詩三百。夫子皆弦而歌之。其教子與弟子亦皆以學詩爲言。蓋學詩之本在歌。書曰。歌永言。記曰。歌之爲言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又曰。子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誦者。其歌之始乎。歌者。其誦之終乎。誦以知古人之志。歌以永古人之言。乎自未成童已如是。則其興觀羣怨之心浸淫日久。於是以事父則仁。以事君則義。授之以政則達。使四方則辭命斐然。斯學詩之效也。哉。則詩不可以斯須去身。歌亦不可以一日而忘也。哉。西寧張使君初下車。卽開社學。羣一邑之童子而教之。子謂童子始學以詩爲先。然三百五篇。能誦而不能盡歌。歌必取其要切於人倫日用。使存之於心。抑揚之於口。始而誦繼而嗟歎。終而手舞足蹈。纍纍貫珠。如抗如墜。而不能已。已而後爲師者養正之功。乃成焉。於是取宛平孫退谷先生所錄君臣之詩五篇。曰鹿鳴。曰四牡。曰皇華。曰天保。曰假樂。父子之詩五篇。曰凱風。曰小弁。曰陟岵。曰鴟羽。曰蓼莪。夫婦之詩六篇。曰關雎。曰卷耳。曰栢舟。曰谷風。曰雞鳴。曰雞旣鳴。兄弟之詩五篇。曰棠棣。曰行葦。曰角弓。曰葛藟。曰伐木。曰南山。曰谷風。凡二十六篇。以貽使君。使君使命社師敎之歌。每日命十一歲以上者以午歌。歌時五人一行。五詩一歌。一行歌。乃更一行使。十五以上二人。糾儀。十歲以下聽而不歌。十五以上。朔望合歌。乃歌。朔望合歌。十五以上一行。十三以上一行。十歲以上一行。以次而歌。此大均之所以詔也。

薛孝穆曰。歌詩亦小學之一端也。行之久而自有效。後分行一段。又是小學之節文。度數。幼而習之。吾見其長而彬彬稱儒雅矣。

陳議郎集序

陳議郎何以有集也。前大均曰。議郎無集也。而爲有集也者。以其奏疏二篇。吾粵文章之所始也。今夫泉之初出。其源可以濫觴。非至于再至于三而不成瀆。議郎之文。至于唐而爲再矣。至于宋而爲三矣。至有明則歸海而爲溟渤矣。古人祭川。先河而後海。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重其本也。然則吾論篹廣東文集。先議郎而後及夫唐宋明諸家。其亦溯本窮源之微旨也哉。嗟夫。吾粵自漢元鼎初。卽爲郡縣。至建武百五十年。議郎乃赫然以春秋名家。當夫光武重興。日月鴻朗。議郎卽以立左氏于學宮。爲詁以春秋之書。有所褒諱貶損其法。謹嚴非左氏傳不能明其大義。人臣之所以不知春秋而爲莽之簒弒雄之阿諛緜于不知左氏傳耳。左氏傳蓋春秋之梯航也。先是周顯王時。南海人高固爲楚威王太傅。以鐸氏春秋進于王。鐸氏名椒。其所爲書。蓋採取左氏傳中成敗。卒四十章。名之曰微。使其王易於觀覽而因固以効其忠誠者。當是時。揚越新臣于楚。使公孫隅築楚庭焉。然其僻在蠻荒。猶然蛟龍雜處。與半裸之民不相上下者也。固豈嘗北學於中國耶。夫子欲居九夷。揚越在當時夷也。乃有固焉。能知春秋。獨早其夫子之神明所注。耶則固亦開吾粵文學之先者耶。初左丘明作春秋傳。以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以授虞卿。其爲鐸氏抄撮也。則以授固。議郎生長蒼梧。與南海密邇。豈嘗得固之所傳於椒者。以爲家學耶。其講列左氏傳也。猶夫固之心。以是爲啓沃耶。嗟夫。光武重興。愛尚經術。一時海內學子莫不抱持六藝。雲會東京。議郎以褐衣名見。可不謂榮。而是時皇帝方臨雍自講。議郎以蠻越之人。趨蹌其際。與諸儒進講。終日問難。不窮俾冠帶之倫。圜橋門聽者。歡欣鼓舞以億萬計。自三代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以故左氏之立。劉歆始之。議郎終之。左氏傳所賴以不亡。議郎一疏之力。居多。錄之以冠廣東文集。爲湖本窮源之舉。使天下人知二百家之權輿。其淵源所以一本於經學者。豈不爲嶺海之光耶。議郎名元。封川人

薛孝穆曰。文貴獨繭抽絲。而千迴萬折不窮。此古人心法也。是篇錄議郎而溯高固。錄高固而

溯左氏。皆一。絲。貫。下。而。又曲。折出。之。眞名。世。之。作。後人繇議即而及夫唐宋明諸家。翁山又當爲粤之集大成者哉。

評孟子序

夫子稱文在茲。不曰道在茲何也。蓋道非文不明。言文所以言道也。天不言文乎。而天言文則以日月。地不言文乎。而地言文則以山川。聖人之言文也。則以一奇一疏。天之日月焉。以一偶一疏。地之山川焉。故奇偶者。易之始也。亦文之始也。然則舍奇偶而言文。是豈聖人所以通神明而類萬物之旨也哉。吾友朱雪鴻之評孟子也。以爲文之至者。有一奇一偶之理存於中。必有一奇一偶之象著於外。故孟子七篇之文。有全體皆偶者。有分奇爲偶者。有合偶爲奇而終分爲偶者。其法不一。左氏司馬遷已時用之。韓愈氏亦然。故知天地之流行。不越奇偶。文章之流行。亦復如之。其變化則在神而明之焉。且夫易尚錯綜。然惟有奇偶故能錯綜。日與月不同。同一光明。而日錯於晝。則月綜於夜。山與川不同。同一形勢。而山錯於西北。則水綜於東南。風雲之蒸變。艸木之榮落。莫不皆然。物以序而生。則必以雜而成。文王之序卦爲始。則孔子之雜卦爲終。序其直也。雜其曲也。物生於直。成於曲。動於直而靜於曲。直則貴有以養之。曲則貴有以致之。

此爲文之法也韓愈氏稱易奇而法故爲文之法莫備於易未得於易而先求之於孟子亦庶乎思過半也哉雪鴻以孟子之文教人蓋欲人學孟子之道宜學孟子之文六經之旨論語大學中庸之旨皆以孟子爲歸是不可不察云爾噫嘻斯亦有功於斯文也哉

薛孝穆曰盡天地間事物之理無非一奇偶之數不獨文也雪鴻能拈出孟子之文而翁山能證之以易皆確然之論

陰符經註序

陰符經相傳黃帝之所作然史遷五帝本紀未嘗言黃帝有書惟正義云黃帝著占夢經藝文志又云黃帝舉風后力牧爲相風后著兵法十三篇孤虛二十卷力牧著兵法十五篇亦未言黃帝有陰符經豈陰符經卽兵法中之一篇歟抑言兵始於黃帝而陰符有天生天殺用師十倍之語是卽風后力牧之所爲歟（一作安歟）上古聖人無書自庖羲畫卦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而後聖人始有書書始於天之垂象庖犧則之於天而神農黃帝堯舜氏則之於庖犧神而明之以化成天下蓋自庖犧至堯舜皇與帝相傳固皆以易爲治矣然易不可見聖人因以象見之制器所以明象明象所以明理故陰符有爰有奇器是生萬象之語天地大奇器也萬物小奇器也陰陽相推而變化生八卦神機甲子鬼藏互相爲勝聖人制之以自然則陰符者其易之傳乎世寧乎八卦爲天地之傳則陰符者其易之傳乎世嘗言說卦中天地定位以下九章卽古八索孔子述而傳之然則陰符（一作推開）亦八索之遺而爲孔子所刪者歟其書卽非黃帝與風后力牧所作而能與易

相表裏亦儒者所不廢則傳陰符者不即所以傳易也歟朔方郭子年老而好學既於易極深研幾今乃以其傳易之餘又傳陰符吾嘗愛其善言神矣夫說卦稱帝稱神可謂極其玄微而陰符言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之神所以神郭子以爲神之神見者顯者不神之神隱者微者神之神用也不神之神體也日月之明爲神之神其晦也不神之神日月以用晦而明人心以用闇而章故曰陰符斯說也不惟得陰符之奧實得易之奧焉吾故善之而爲書其端

薛孝穆曰翁山先生精于易理故所見無非易見陰符即以爲見易矣子謂盡天地間事之有理者固莫非易即文字中有言詞之短長音聲之高下亦即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幾也翁山此文

怡怡堂詩韻序

古聖人身爲度聲爲律凡所有言莫不協乎自然之韻易之彖爻十翼書之典謨訓誥或三四言或五六七言咸依韻以爲節奏與詩相彷彿蓋亦古聖人之詩也歟大抵古聖人之詩體不必分多藏於易與書之中而人不知亦有專以詩爲體者則黃帝時斷竹黃歌至堯而康衢擊壤有謠神人有暢舜則有元首股肱之歌皐陶八百咸稽首進和至禹而包山襄陵塗山諸歌及岣嶁碑碣益洋洋麗藻矣蓋上古聖君賢相聰明睿智天才所發無故今學士大夫所爲古詩皆往往不知古音夫音惟古乃雅音之圖者曰韻韻字從員員爲天規屬陽方爲地矩屬陰陽雷之聲也出於性之正陰風之聲也出於情之偏爲詩者能善用夫一陰一陽之韻使清濁高下以序相諧大不過剛細不過柔其文辭復足以暢達其喜怒哀樂之志斯則既和且平而可與三百五篇不相悖也哉予少喜爲詩每憾天下人用韻不知簡擇一以累其篇以爲詩必宜選題而後作題不雅則宜

廢其篇韻不雅則宜廢其句蓋篇之雅以題句之雅以韻一陰柔之一陽剛之剛以行其氣柔以使其才然後宮商相叶正變得宜可以被絃歌登朝廟而神人悅豫此乃神明之道感應之機關乎治穆元化非可以一藝而易忽之者也某使君兄弟最相友愛政事之餘流連景物輒分題倡和思以詩世其家聲其詩務在選韻韻以甲乙分之甲韻以爲今體詩乙韻以爲古體詩於是東莞陳子錄之以成怡怡堂韻一書予見而稱善謂詩家金科玉律之本在是因爲之序而歸之

薛孝穆曰明太祖云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青清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魚遮之屬也大哉王言惜未有能遵之者是本分以甲乙當即此意歟惜未之見姑識於此

東莞詩集序

昔夫子作春秋以繼詩詩雖亡而春秋者詩之所賴以不亡者也士君子生當亂世有志纂修當先紀亡而後紀存不能以春秋紀之當以詩紀之此蔡子平叔東莞詩集之所以作也東莞自宋嘉定間竹隱李先生父子出而後東莞始有詩明興東莞伯羅山何公眞繼之三百年來洋洋乎家風戶雅爲古體者以兩漢爲正朔爲今體者以三唐爲大宗固廣東詩之淵藪也天地之道其發之遲者必光昌之久廣東居天下之南而東莞爲廣東之東東者日之所始其人之文明宜居天下之先反居天下之後後蓋所以爲先也水隨日者也日之所始則爲水之所終水之所終則爲日之所始東莞南當大小虎門五嶺之水之所歸三江之水之所滙汪洋萬里極于沃焦而祝融之宮闕浮沉其際每當夜半潮雞爭鳴有初日大徑十餘丈從風濤湧出光射扶桑此廣東人之所受以爲文明者也而東莞輒先得之故自洪武開天之初東莞伯即以功名顯著其武烈文謨固將垂之百世而其詩復爾可傳平叔東莞人始祖西野

府君爲西山先生四世孫考西山先生三子兩孫皆學於朱子而九峰爲朱子女壻九軒覺軒則皆朱子之外孫也朱子之史以綱目直繼春秋乃建陽蔡氏一家之學所宗平叔生於數百年後能溯其始祖淵源所自思以東萊詩集寓其大書特書之微旨斯亦有功於綱目能不愧爲朱子之外孫苗裔也者美哉斯舉豈非卓然有以自見者哉是集也於宋首紀竹隱以其不仕元也於國朝首紀羅山以其能歸命大明也意良深厚雖一邑而隱然繫天下之重焉一邑者一天下之本雖繫此而集天下之詩可矣予向者有嶺南詩選前後二編前集自唐開元至有明萬曆後集自萬曆至今尚未就平叔斯集爲吾之先聲故嘉之而爲序其端

薛孝穆曰先從東莞發論又從蔡氏發論所以不浮不泛詩文貴言性情者此之謂也

麥薇集序

昔箕子作麥秀之詩以歌詠殷民殷民聞之罔不嗚咽流涕動其不忘故國之心殷民者蓋周之所謂迷民與讎之百君子者也然當是時百君子遭逢大變其慷慨激昂纏綿悱惻必多見諸詩歌而自麥秀麥薇而外篇什無聞豈周之人惡其譏切觸犯諱忌不使流傳於世歟伯夷所謂以暴易暴其辭過直隱士之放言也夫子曰民到于今稱之夫卿士大夫不稱而民稱稱其能放言歟抑稱其能餓死於首陽之下歟斯民也其猶殷之迷與讎者之後裔歟然夫子嘗自謂殷人而嘗冠殷章甫之冠夫子生周中葉而不忘殷所謂逸民者抑夫子之自謂歟嗟夫夫子誠殷人也故嘗於殷之忠臣義士諄諄在口蓋嘗稱泰伯爲至德矣以微箕比干爲三仁矣論次逸民則以伯夷之不降不辱爲首矣又謂虞仲放言意虞仲當時亦多有所歌詠而夫子及見之歟嗟夫商有頌而無詩其詩僅有麥秀麥薇二篇然頌乃宋襄公時正考父所作則商頌不敢忘其祖也然何以麥秀麥薇二篇不見錄於三百篇中

蔭普校補

豈以其於風雅頌無所可屬耶然黍離之作已見于王風而麥秀采薇不及焉豈孔子于二詩亦偶不及見之耶嗟夫士不幸而爲逸民復不幸而所爲詩與箕子伯夷同其銜哀飲恨者湮沒不傳無以爲忠臣義士之所興起故家遺俗之所流傳斯非有志刪述者之責歟大均不敏故嘗博觀昭代始自崇禎之季至于長曆之年爲朝者四爲世者一其間已仕未仕而爲逸民者隱忍不必實繁其人其身既繫乎綱常其言復合于風雅吾謹采之編爲一書名曰麥薇集以上擬夫箕子伯夷焉集凡十卷以明人始亦以明人終猶夫子殷人多稱殷人而以殷之人爲懿親也云爾

滋陽郭君詩集序

子嘗取孔子所作槃琴將歸息駱臨河丘陵倚蘭龜山去魯楚聘獲麟蟪蛄鵾鵙孤鵜曳杖凡十三歌及曾子歸畊魯人驚成人朱儒南蒯魯處女魯陶嬰凡七歌爲魯國風雅之祖曲阜顏修來見而稱之以爲魯之詩散見于歌謠者在春秋時所傳不過是耳然曾點暮春數言乃瑟歌也夫子問其何如點即取所鼓之瑟歌以對也子謂孔門諸子朝夕所絃而誦者率不出三百五篇之詩而不自作歌使得援琴動操皆如曾氏父子則風雅之篇洋洋盈耳豈不爲列國中之最盛者歟郭子某甫魯之滋陽人也滋陽距曲阜不數十里郭子數就古陋巷讀修來所撰樂圃集與之講求正變沿溯源流其詩歌之善出風入雅有典有則爲修來之所稱久矣子修來友也前在秦中後在吳下往往相見修來有所作短篇長律一一舉以相商吾兩人神智既同取舍不二郭子之詩修來以爲可則子亦不得以爲不可也而豈有所阿於其間也哉噫魯人之詩自春秋以後鄒有韋玄成沂有諸葛孔明王義之鉅野有王粲東平有劉楨鄒有何遜

臨沂有王融顏眞卿曲阜昔有孔融今有修來郭子復起滋陽繼其遺響吾亦可以無憾矣夫。

薛孝穆曰就魯地發端亦夫人之所能獨以十三歌七歌冠之斯爲奇絶

三閭書院倡和集序

離騷二十有五篇中多言學與聖人之旨相合其曰壹氣孔神於中夜存虛以待之無爲之先又曰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鄰此非孟氏養氣之說耶不與太易保合太和窮神知化爲一貫耶司馬遷采懷沙之篇以入列傳豈非以人生有命各有所錯必不可讓願勿愛今數語又有當於易所謂盡性以至命者耶朱子箋註六經四子即爲離騷作傳亦以其學之正有非莊老所及而豈徒愛其文辭能兼風雅與其志爭光日月耶薛文清云遠遊篇中道可受兮不可傳大無外而小無垠善於形容道體孫文介云離騷首稱帝嚳次堯舜又次湯武諄諄祖敬之意至述必生之際廓然世外清淨溘居非大有道術者不能發嗟夫此皆求三閭於道而不徒求之於忠愛纏綿哀怨陳惻之中者也按史記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夫中之象天以河圖垂伏羲以八卦則而後神農黃帝演之以至于帝嚳而堯以允執之而命舜則堯之學得之於帝嚳矣三閭能溯厥淵源推明授受之所自則三閭亦得統於帝嚳無隧其精一之道者今徒以

其善於騷些。驚采絕丽。爲可直繼風雅。抑何得末而遺其本也哉。大抵古之聖賢。多以詩言道。見於三百五篇者。不一而足。離騷雖出忠憤。而所言皆至道閫奥。往往極乎廣大。盡乎精微。發三百五篇之所未發。故漢代詞人。尊之爲經。以與六藝並行。於天壤而獨憾仲尼未及見。不得取而刪定之。以補楚國之風也。今學士大夫讀離騷者。而忠者得其忠。文者得其文。蓋自宋玉景差唐勒以至今玆。大抵皆三閭之弟子矣。然而師其文。當師其學。師其學焉而以之事父事君。知天知人。同幼生。盡性至命。非即所以學夫詩耶。子之爲三閭書院也。與二三同志稱詩說易於其中。惟日孜孜。不敢負其家學。在三閭末胄。分當云爾。然亦以揚粤向無三閭祠廟。士大夫與子相交。以爲屈氏子姓也。輒欲瞻拜其先大夫而無處所。有此書院。則南屈之俎豆以爲歸。湘纍之湯沐以爲本。士大夫之欲振興風雅。以爲倡和之地者。其不肯舍此騷聖之居。蘭橑桂棟。芳菲滿堂。而求之於釋老之宮也亦明矣。今與斯會者凡若而人。皆大雅君子。能別邪正。知道術之所歸。故先以其所撰詩賦樂府梓之。爲

三閭書院倡和集。歲時有事。俾子弟絃而歌之。以樂先大夫之神。聽。斯亦菽林之盛事。而吾靈宗之有光也哉。梓既成。僭爲其序。且以爲嘉會之招云。

薛孝穆曰。詞也而進乎道。此翁山之善言祖也。後之倡和者。亦將有攷於斯文。

高大令文集序

吾粤故有二貪泉。一在廣之石門。一在連之五溪。來爲宦者飲之輒冒財賄。喪厥令名。卽不飲之而珠璣香藥之珍。犀象珊瑚之瑰。輒與奸商相爲表裏。交通於崑崙之舶。亦莫不富累鉅萬。捆載而歸。一篋之寶。輸資數世。語云。登大庾嶺。則芳穢之氣分。飲石門泉。則清白之質變。噫嘻。是何吾粤之不幸而爲天下之羶鄉。百寶叢生。貨皆難得。以爲有位卿大夫之玷也哉。吾粤金山珠海。天子之南庫也。天下所有之食貨。粤盡有之。粤之所有。天下未必盡有。固富饒之國也。乃今也上不藏富於國。下不藏富於民。而盡藏之於百千婪吏。彼不肖者無論矣。卽一二才高學博之儒。夙以文章自命。著述相矜者。乃一綰粤符。亦往往於五羊之市。失其所守。蓋吳處默之風。千餘年以來莫有繼者。乃忽有一人焉。冰其清而雪其皎。入夜光之淵而弗顧。處伽南之叢而弗視。食惟粃痾之江水。衣止芭苴之大布。致以不能饜飫大僚。鐫厥官級。諸黷貨之徒。方羣哂之以爲。此廉潔之報焉。噫嘻。若此其人。所謂脂膏弗潤。毛米弗濡者。雖古之廉吏無以尚之。豈今人之所有也。有之則惟我大令高侯焉。侯宰番禺。既二載。聽訟之餘。惟以讀書爲事。夫惟日讀書故日神智。日神智故見道清徹而心無累。無累故能潔。夫人必潔而後富貴莫淫。貧賤莫移。心清欲寡。以幾於聖賢之道。視夫廉之瑞珠。瓊之沉速篆香。二洋之多羅絨琅袱。猫睛玻瓈諸異物。猶之糞土不足以穢其心胸。文必潔而後浮氣斂。香氣除。倩理以之而生。道學以之而明。視夫佛老虛無之旨。諸子俶詭之詞。六朝繁縟之體。猶之塵壒不足以汚其字句。故其文之馳驟迭宕。嗚咽悲慨。倏忽變化。一皆從潔而生。以之追子長。凌八家。繼歸王。胥是之故。然則今之不能爲廉吏者。吾知其必不能爲至文。蓋以其不潔焉耳。先生爲文。以樸爲高。以淡爲老。志足以御其氣。理足以融其辭。求於羽翼六經。不求於馳騁二氏。蓋醇儒之業。以裁制爲工。言無枝蔓。所謂潔之至者。故夫。不知先生之至文。觀其廉吏。不知先生之廉吏。觀其至文。而可以見先生之大端矣。先生罷官而返。行囊槭如。僅有文集數卷。吳處默有其廉而無其文。視古人所謂脂膏弗潤。毛米弗濡者。雖古之廉吏無以尚乎哉。

箋補食物本艸序

五經多言飲食。而易之道尤先飲食。而後男女。始於需。終於未濟。皆以飲食爲言。乃夫子則嘗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者。而豈徒鹹苦辛酸與甘之知而已哉。是有知味之知焉。知其知味之知焉。知而後爲博物焉耳。吾友寶安梁子。性聰明多識。於學無所不窺。而醫道尤善。其箋補神農本艸也。皆言食而不言治。於日用所需鳥獸艸木蟲魚之屬。凡詩騷之所已言或未及言。皆一一發明其利病。其亦欲人識其名而知其味。因以知夫知味之知之。知歟。夫治物亦難言矣。其用有効有不効。善養者無往而非藥石。不善養者無往而非疾疢。故易曰自求口實。又曰无妄之疾勿藥。言貴乎有以自養也。梁子故善易。今之不言治物。其亦以爲療疾之方莫精於易。雖有君臣佐使之藥。雷公所炮弘景所製。皆無以尚之歟。三閭楚人多言楚物。梁子生東粤多言東粤之物。亦南方異物之志也。然非以爲博也。蓋欲覽者心知則知道矣。

薛孝穆曰知味之知則知聖人之意云爾。

贈王永春序

崇禎癸未之冬。逆賊李自成陷陝西。是時縉紳大夫張國紳朱企郊聾焴等皆受僞命。獨三原故都御史焦公與涇陽故副使王端節先生弗從。先生弗從。先生嗣子永春將奉先生以遯。先生不可。賊使至。先生拔所佩高麗刀欲自殺。賊使前奪刀。刀傷賊使手。血涔涔出。賊使虓怒。將縶先生以行。永春哀求代縶。見自成抗聲言曰。吾父國之方面。義不可屈。若欲殺之。則有吾永春之首在。自成壯而釋之。然永春歸先生。已絕粒食七日。亦矣。當是時。自成既僭

大號。方欲僞行仁義。網羅秦之賢士大夫以爲用。而焦公奮罵以舌血噴賊。數賊十罪。乃亦賊氣爲之大沮。先生亦餓亦不屈。賊於是大殺秦士大夫。以立威。秦之人士。以爲使賊無一人可用賊之手足。腹心不能得之於賢士大夫者。先生與焦公之力也。而能成先生首陽之節。以全其首領。則惟永春云。永春自賊敗國步亦移於是杜門屏迹。不復以仕進爲念。取先生所著書。日夕誦習爲醇儒之業。丙午春。予至涇陽。弔先生。永春因出所爲詩傷人倫之變。哀天道之亡。言言激昂。沈痛。予悲之爲

之淚下嗟夫予自喪亂以來潛行天下所交忠臣孝子之子弟亦云多矣如永春者至性絶人尤爲無愧乃父云往山陰劉忠正公當乙酉五月之變絶粒九日不死子伯繩潛進葆液復延五日乃死死之日朝服端坐手書君子小人之所以傾害國家之所以淪喪反覆數千言號曰十四日草以爲伯繩之治命伯繩哭拜牀下受之公乃絶自是伯繩亦絶迹人世以磐石塞其門閭旦夕讀禮注大小戴記及忠正公聖學宗要學言諸書江東之士奉之以爲楷式亦如永春可謂賢也已試問國紳輩有此後人乎哉嗟夫予昔交伯繩今交永春兩人之父其大節既已可傳兩人之能潔身繼志以無墜先人之業其孝又可傳而予乃憯然於世家學不修徉狂自放以厠身於兩人之間其可愧何如也然既獲遊兩忠貞之門爲令子所不拒當亦從斯勖矣永春之家與慈峨清峪相近鄭子眞谷口在焉飛泉翠壁林木蕭森誠高士之所居伯繩逝矣予將攜家以就永春

薛孝穆曰感慨淋漓敘事與議論並勝

贈梁學博序

梁子彥騰爲惠來儒學教諭以大父憂奔喪而返當是時有爲大官以至州縣者若而人遭父母憂或詭稱出爲人後不行三年之服者亦有以他故居官如故者於是大均感梁子之獨能以師儒而守禮也爲之序以贈之曰古人於期功之喪皆去官持服記曰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考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又劉衡碑云爲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瑯琊相憂卽日輕舉圜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而可以去官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謙玄以弟服去官則弟喪亦謂之憂而可以去官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凡異當遷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王純碑云拜郎以妹喪遂解印綬陶潛歸去來辭自序云奔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

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稽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則子喪與兄子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爲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古人凡喪皆謂之憂是以陳實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其父母之喪則謂之丁大憂見北史李彪傳今人重於去官輕於持服令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況三代之聖賢乎大均

又曰傷哉人心之不古若也期功之喪且勿論以齊斬之情創深痛鉅而忍於匿之且忍於營求他故以奪之又何者而不可忍乎夫官以風世道厲俗者非可苟爲也即爲人後而舍之而奔其本生父母之喪猶未足以爲孝子況於不舍之而以未嘗爲人之後欺其親並以欺其君乎推其心即使聞所後者之父母喪亦必以爲吾之所後者已耳嗚呼上之人不以孝爲教下之人亦不以孝求之於其長其人亦尚得齒於人倫否乎梁子以承重孫歸持其大父之喪哭踊之節祭葬之儀始終無有所失誠可謂無得罪於名教者是真可以爲人之師也哉

薛孝穆曰此文得令若人讀一過而不通身汗下者非人類矣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戒宜三復斯篇

送張超然浮海往日本序

吾友超然張子其性好遊以海內之地山之高峻者止於五嶽川之寬廣者止於四瀆其相距不過數千里而近周流堂奧未足以言遊遊必於海之外如彼鴻濛者始蓬蓬然至於東海俄蓬蓬然至於西海又蓬蓬然至於南海北海而後其遊始暢而襟抱乃極其開拓焉聞徐福之墟在日本其所齎尚書百篇未經秦火且三千童男侲女之裔與百工技藝巫醫卜筮之子孫久陷爲蠻民者張子思以其身爲師進而教之使邪馬臺以東薩摩州以西周廻六十六島其人民家詩書而戶禮樂煥然文明遂與諸夏比美斯亦君子之樂而其遊爲不徒也張子生長閩中閩之人以烏艚白艚爲家終歲之間東走流求呂宋西走荷蘭紅毛曼丹隨風所向倏忽數千萬里若日本則亦在門戶之間矣海鮫之出其春如大行常山不見首尾吞吐崑崙之舶若鯫鮧然閩之人往往揚帆自其口入以黑山鬼國矣而不爲天色晦冥陰雲慘淡殆飄入忠信而多文忠信則爲豚魚所孚多文亦當爲蠻民所重以海隅日出之鄉爲過化存神之地吾知其無所不可也吾聞朝鮮之學始於箕子日本之學始於徐福其酋王妃女知讀書其官長白丹皆以詩賦相尚而自來中國人至彼大率豪商巨估不識詩書無有懷才抱德之士以聖人之道輿之語者張千斯遊愛其人而不愛其物言其義而不言其利先導之以文辭後進之以經術使皆翕然向學彬彬有文於周公仲尼之徒無所悖然後張子手書尚書之未經秦火者載以鉅舟望南越而歸入乎大小虎門仍止乎番禺之境舉張子之所以爲教與日本人之所以爲學者一一陳於先師之前斯則先師乘桴之志不得行於其身越二千餘年猶得行於張子豈不爲聖門之幸事雖與箕子比隆可也尚奚徐福之足云乎哉行矣張子恨未之能從爲之序釃酒以送之云爾

薛孝穆曰以日本尚書發論便覺超然斯遊必不可已予嘗謂超然之取友取諸天下而不足今將取諸海外矣

秦楚之際遊記序

薛子孝穆刻其秦楚之際遊記屬子爲之序子觀孝穆舊所爲文有依歸一集固已傳于人口矣即其新著又數什伯篇諸體皆備不亟以行世獨以遊記錢諸梓也何居豈孝穆方遊於天下在遊言遊歟孝穆之遊不止於秦楚而秦楚之際則有可感者歟司馬子長有秦楚之際月表際交也子長之際以時孝穆之際以地因其地而思其時歟或取斷章之義歟子嘗憾子長足跡幾徧天下而未有遊記獨其河渠一書縱橫條達言山川大勢特詳亦遊記之一編歟孝穆之文以子長發其端以震川會其成震川者子長之適子孫也孝穆以依歸名集蓋以震川爲歸不敢直遡子長者其猶不自滿假之意歟今天下知學震川者良有其人汪鈍翁尤其傑出者也鈍翁與孝穆生同吳趨之里居同夫椒之山旦夕爲文相與講論蓋已有年矣閱孝穆之文謂其佳者不讓震川往往凌而上之孝穆笑曰鈍翁固嘗云爾則知非子一已之諛言也然而知之者或寡矣子聞鈍翁謂其文質而不俚澹而有致此震川之所同也若夫波瀾之濶才力之勁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能一一不失其節者孝穆又似勝之噫鈍翁之言然則知亦自以爲不及矣夫孝穆以震川爲歸而輒能與之伯仲已屬厚幸而子與鈍翁皆謂其有過焉此實子長之幸而非徒震川之幸也歟孝穆來廣州與子一見如舊識相得歡甚獨鈍翁往矣其文之聲笑貌於孝穆乎見之不惟鈍翁即震川文之音聲笑貌亦皆於孝穆乎見之不惟二公之音聲笑貌也孝穆之文蓋眞得子長之神理者故予謂是記可接河渠一書非諛言也孝穆自秦楚之際來粤亦楚之境遂以名編子觀孝穆蓋天下之有心人也感時悲憤之意每于言外見之噫予亦何幸而晚歲得交于孝穆而盡讀其文且以見其師友之淵源如此哉

薛孝穆曰翁山謂子文勝震川鈍翁意斯言過矣但此中確有神理不能深造自得者安得知之

沙子遊草序

予平生好遊於海內之地近而嶽瀆遠而沙塞龍荒足跡亦幾徧矣自年四十即以親老不敢更遊于外況乎海外乘桴之思徒有浩歎而已嘗聞閩越之人工爲海賈來往東西二洋倏忽數萬里若過衽席歲以爲常蓋習俗使然非好奇也若好奇則吾見福清沙子雨矣子雨爲名諸生非海賈比而輒乘崑崙之舶蹈不測之淵與鮫魚爭其出沒與峞崺逐其沈浮遂東至于日本西至于暹羅滿剌加諸國以求其父之所在未一年所會有天幸適於扶桑之下得見老人善飯無恙而白髮有加矣扶侍而還終其孝養之事焉已又南遊交阯以求其兄至鬼門之關銅柱之界則跋尼守隘以無符信逡巡不得前向馬流子孫泣賦二詩而返則集中所云途阻新村江坪旅況是也今歲甲戌春囊其書策從寧波泛海八日而至瓊厓又泛海五日而至穗石將取道邕州再趨交阯以求其兄焉美哉子雨爲父兄而遠遊以遠遊而全其孝友則子雨又非好奇矣子雨喜爲詩所至留題山川風土纖穠畢寫其著諸篇者五七言各體吐雅舍風皆可以歌以誦也爲之序且以送之子老矣伏波之祠在大樾國中者予不能至其爲我薦籩珠陳秬酺焉俟有神靈當奮其矍鑠再平揚喬俾如建武時也

番禺 何大均 著
常熟 薛熙 評

先聖廟林記

自兗州東北二十里至曲阜縣闕里也有二石闕故名蓋孔氏之里門也或謂少昊所都故曰闕然少昊當時未有宮殿則亦未有闕也史稱魯煬公築茅闕門或以是然闕里本在陬昌平鄉孔子生於陬陬城西界有闕里其後孔子長徙居曲阜仍稱闕里不忘所生之地也廟在曲阜城中乃夫子故宅史稱藏夫子平生衣冠琴車書於壽堂者也廟南向門三中曰大成左金聲右玉振前有朝閣五中大閣榜曰奎文大殿中有垂旒而端笏者夫子像也人以其儼如王者稱之曰素王又曰文宣王子謂素王文宣王之稱皆不如魯哀公稱尼父之爲尊蓋孔子猶天不可得而諡稱曰尼父則所以尊夫子至矣父者所以天爲父而所以稱天者至以夫子爲父而所以稱夫子者亦至矣稱之曰王其亦何以加於夫子乎像前有銅犧一銅尊一鐎曰漢元和二年祭器簷亭一碑曰杏壇壇北有子路捻丁石石之屬也自大門至壇梧柏森森多數百年物而壇東南隅一檜樹樹側指皮如銅鐵而色殷膚文隱起如索縄左者左紐右者右纏高四丈有奇圍三尺乃夫子手植之物自周迄元至元三十一年三枯三榮其枯必兆世之禍亂其榮必生聖人歷歷可考今之槎枒一幹而未能再鬱葱也其猶剝之碩果耶天地之心萌芽於下俟雷動而後發育吾知其必有日矣後一殿爲亓宮夫人位又後一殿曰聖蹟有石刻夫子全像及周流列國之圖殿右爲啓聖王像亦垂旒端笏後一殿則顏夫人位其前有金絲堂魯恭王聞樂於此故名此孔廟之大畧也廟大門東有衍聖公府其堂曰詩禮旁則四氏弟子有學焉自縣之北出圭門四里許度橋至漸門門與圭門相直是爲孔林葬路廣十餘丈有石闕六楹其左有孔彪韓敕二碑韓敕碑與禮器碑皆爲漢隸第一摩挲久之石表石人各二石獸四獸作仰號之狀三蹲一立甚奇古後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所造或以前二爲角端外一立者狀若抵觸爲神羊內一爲駁馬人則方相之類左

執笏右帶劍皆古衣冠越數里紅墻繚繞悉在柏陰中第三坊有欞觀臨之下有篆曰至聖林入坊而東稍北有洙水橋洙水橫穿林中經夫子墓前數十步乃出林水甚小一溝瀆耳古所謂洙瀆是也春秋莊公九年冬浚洙洙水小冬輒乾涸故浚之然今竟絕流水經注所謂西合于泗水者不可見矣或以爲古魯城之隍非泗水分流者故浚之未知然否橋行里許有享殿亦曰思堂堂後一楷樹高三丈五尺圍四尺子貢獨居時所植者也楷與檜生意皆存而檜之榮茂獨與聖人相應殆所謂梁木也萎而不萎蓋夫子之元氣在焉昔人言仲尼元氣顏子春生元氣者乾道之變化正其性命而可以各正萬物之性命太和之所保合故久而復榮顏子春生其道爲復故爲乾之長子貢與諸賢有復有不復微諸草木而可以見其仁之所至矣述異記言曲阜有顏回墓墓上石楠二株大三四十圍枝葉暢茂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盜亦於檜具體而微者乎從楷樹折而西上爲子思墓東上少南爲伯魚墓西折而稍上則夫子家前一丈二尺有漢刻石文漫滅又有宋刻文曰

至聖文宣王墓石在漢石之前其壇石厚可三尺方亦如之縱橫各七數凡四十有九亦韓叔節所造弟子舊於冢前以甃甓爲祠壇方六尺許與地平故叔節易之以石也越二丈則于思墓墓前二石龕徑三寸深半之居攝元年二月所造其石案石罏在夫子冢前者元至治二年祭器也有銘存焉墓西一室爲子貢廬墓之所史稱孔子沒弟子心喪三年既畢乃相訣而去或復留則廬墓者不止一子貢子貢則六年也子貢當時實主喪故將歸而入揖之其後子貢將歸而弟子及魯人往從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當夫子沒之明年爲魯哀公之十有七年哀公因所居堂弟子內爲廟在魯城西南隅歸德門之內即今廟也而學者當時惟以冢爲歸依依不舍司馬遷云予適魯觀先聖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于其冢是也冢今作冢非也其時冢已爲廟堂久矣冢地甚寬孟子之所謂場故可以習禮也中凡廣十里伯魚子思二墓相去十步許規制甚小蓋背馬鬣

之封。夫子則若堂矣。孫毓所謂孔子擴四方、前高後下、形似臥斧、高八九尺者是也。然當時子夏等行夫子之志。三斬其版而止。僅高四尺如防墓。後人增益之。故今高一丈二尺耳。古木多不可名。皆弟子四方之植。其合抱者蔑有十餘萬章。多柞枌樲離女貞五味鼠梌之屬。下無荆刺。上無烏巢。洵可異也。墓西北有白兎溝二。白石也而似兎。狀亦怪。雜記稱秦始皇伐林墓得虛墓五間、皆石爲之、堅不可動、有白兎出其中、逐之而沒、遂不敢發、故後世爲白兎以守之。溝本在曲阜西八里。此亦以

名。此孔林之大畧也。林東三里有講堂。在洙北泗南。又有研臺井、即夫子刪述之所。自衛反時居此。皇覽謂諸弟子房舍井竈猶存。漢光武嘗坐其中是也。斯地也。中據二水之勝。而馬鞍山則別作三峰於前。如筆架然。又乃天造地設之奇。故爲斯文所根本。羲皇畫八卦於始。夫子修六經於終。皆在斯地。數里之內。蓋泰山之鍾秀所會者也。五嶽惟泰山南面。故爲天地之長男。五嶽之宗伯。其正脈所分爲尼山。以盤礴于闕里之東南者。亦皆南面有向。離之象。故爲天下文明之所聚。噫嘻。眞中國之神皐也。哉尼山有五峰相連曰五老峰。夫子始生之夕。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故峰名五老。中峰尼丘最高。其顛如玉屏而微窳。其半故孔子頂如反宇。所謂首上圩是也。維嶽降神。並其形而與之。矣。尼山之東三里爲顏母山。其西五里爲昌平山。是爲尼山之內翼。其外羣山綿絡。在南者爲皀爲繹爲九龍。在東者爲姑溝爲陪尾爲蒙爲夾谷。在東南者爲防。在東北者爲臨樂。在北者爲梁父爲云云爲亭亭爲介丘爲徂徠。在西南者是爲尼山之外翼。而九仙山爲小屏。泰山爲大屏。其西廓然淺壠平阜。依稀環抱若宮墻若城郭。周遭數十百里。望之不窮。論者謂凡山皆發崑崙至爲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之山環北東南三面而沂水出于尼山。逕闕里之南。西流滙于達泉。溢于雩水。行七十里入于泗。洙水出臨樂山西北流。浮于孔林。入于沂。泗水出于陪尾。逕闕里之北百里。强折而南會于沂。入于濟。汶水有三源。其出于仙台原三寨村者皆西流。合于泰安之下。又西流六十里合徂徠源之小汶河。注于洸而南入于濟。是則山水皆逆矣。山水皆逆。使中原之氣脈

盤旋而不直下以爲生聖生賢之本其與易之逆數相合乎王充云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爲之却流蓋反而卿宗之意亦一逆也斯地也山水之靈異蓋路史所云空桑又曰兗卤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以爲廣桑之野者也春秋演孔圖云徵在遊于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于空桑于寶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南山者尼山也穴在尼山之西即坤靈洞也洞有三門其中一室廣可兩楹有石牀石枕几皆天成即孔竇也孔竇一作空竇而竇或作瀆與顏母井不遠魯相史晨敕瀆井復民飾治桐車馬于瀆上擬守井舍吏四人又其碑云伏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道遠是也大冢者或云少昊之陵也少昊陵在防山之北而空桑在防山之南昌平鄉一帶皆其處也然山海經云空桑之北有軒轅山軒轅山者必闕里之東北壽丘也考黃帝生于壽丘其旁今有景靈宮焉寶祀黃帝然則黃帝素王皆生于空桑蓋不止一伊尹也然素王之稱者何傅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水精者黑帝也孔子稟黑帝之精以水德王在易爲坎之德坎在艮下其象曰山下出泉蒙夫子應蒙象而爲師坎之水則沂之深也艮之山則尼丘之高也童蒙之吉則顏曾之徒也文宣之封號尚不足以當之噫嘻惜哉吾不及其時執經問業與諸子揖讓於其間履斯遺蹟其安能已于低徊而不去也哉薛孝穆曰此海內第一篇大文章也序致錯落攷核詳明讀一過如聞孔壁鐘磬琴瑟之音也如與端木氏廬墓諸子相揖讓進退于其間也至稱洙北泗南之地爲羲皇畫八卦於始夫子修六經於終二語尤發天地之秘藏蓋深明于造化之機應從學易中得之者也予嘗問堪輿家今天地間墳墓風水孰爲第一必謹對曰孔林第一子曰夫子之後未聞復生一夫子即子思子亦生當夫子之世不可謂孔林人物欲推地理爲古今第一者其惟防墓乎然防墓之葬夫子已生葬經云葬祖發孫則當求之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則循墻而走者之墓斯爲古今之第一惜乎不可得而知也孔林當稱悠久第一葬師不能答予附記于斯以質之翁山子易理當云何

戊戌之春、草澤臣大均、北走京師、求　威宗烈皇帝收貯煨燼所在。故中官吳指萬歲山壽皇亭之鐵梗海棠樹下。臣大均伏拜而哭。失聲。吳感動、留信宿。其衆臣大均輒從吳詢問宮中遺事。及內府所藏御器存亡。吳歎息曰、自賊陷神京。歷朝圖書寶器悉爲灰燼。　先皇帝善書。書成、鈐以玉璽。其文、有曰、崇禎御筆之寶。有曰、大明崇禎皇帝萬幾餘暇、嘗經　先皇帝御玩。國變後、轉徙兵火中、聞有濟南李氏者購之以歸。先是　上勵精圖治。後宮希

所遊幸。一日中秋之夕、駕幸玉熙宮設宴。命貴妃（數、按、援之字有誤）田貴妃援琴（法）鼓關雎四章。斯時朗月如霜。器和響逸。　上歡悅顧謂貴妃、卿指法洪纖得宜。是誰所授。對曰、臣妾母氏能琴。臣妾母氏所教。次日召母入宮奏琴數曲。賞賜優渥。斯時乃崇禎初年。流寇未熾。鐘鼓司時節奏水嬉。（帶、叙、則、筆下不枯、凑）過錦諸戲。內才人於煖閣緩金曲柄琵琶。彈清商雜調歌舞太平。命中書文震亨各爲之贊。今俱不傳矣。臣大均聞上心悅傾聽不倦。未幾河南淪陷。秦楚燕齊三晉。戎寇交訌。　上宵旰不遑。減膳撤縣。無復有向時。

玉熙宮之歡矣。又有楊太常正經者、通明音律。尤善琴。先世爲酉陽宣慰使司、代有戰功。及正經爲將、值巳巳之役。從思石提兵入援。於山海關大有斬獲。上谷欒城諸地既復。因上鐃歌十曲。　上嘉其聲詞雄麗。可以建威揚武。因　敕審定郊廟樂章。嘗奏琴便殿。爲太古聲。　上稱爲過於師襄而官以太常。　賜之琴二。甲申京師不守。太常抱二賜琴亡匿淮陰。作爲西方風木二操。西方。思君。風木。思親。一彈再鼓。哀聲苦調。聞者莫不流涕蓋。

親製琴文五曲。一曰五建皇極宮音。君。二曰百僚師表商音。臣。三曰於變時雍角音。民。四曰萬國咸寧徵音。事。五曰四尸來王羽音。物。其第一曲有云。帝錫以禹疇兮。第五曰建極維王。維皇建其有極兮。垂蔽冕。授玄圭。以爲天下王。又製訪道五曲。亦分五事五行。一曰崆峒引。二曰蚩敵交歌。三曰據梧吟。四曰參同契。五曰爛柯遊。又嘗製銅琴二百張。命中書文震亨各爲之贊。今俱不傳矣。臣大均聞言相與歎歔泣下。久之。臣大均以事往濟南。遂過李氏。求所謂翔鳳御琴者而觀之。琴長可四尺。神

光閃爍飾以金玉象犀背鐫廣運之寶及　大明崇禎皇帝御琴八字尾有翔鳳二篆字臣大均捧之流涕髣髴天威咫尺伏拜不能興李氏故多古琴建章樓藏之諸古琴環繞御琴數匝若有君臣之象而楊太常者歲逢來拂拭御琴設　玉座祭奠如禮臣大均於是留濟南踰月會正經至握手若平生好正經奉御琴不敢彈乃陳　賜琴鼓一再行敘寫國破家亡之故變聲悽愴林葉陡落驚風颼颼曲未終聽者皆泣下正經時爲僧布衲芒屨與臣大均遯荒之跡畧同酒酣悲歌相和徹夜傍徨因爲御琴歌以紀之其詞別載於詩中

薛孝穆曰序事謹嚴無一懈字無一弱句儼似對越天威者此翁山一生忠孝之心之所發也

唐晉王祠記

唐晉王祠在代州之西八里柏林寺中其像中據胡牀將巾緋袍龍衮碧玉帶手持一矢睨而視當時畫工以王一目微眇軍中號獨眼龍故畫睨以諱之旁六像左一人面白而王冠黃袍拱手立爲莊宗右一人王冠而紅袍爲明宗東前一人面赭赤冠虎頭冠青戎衣又手臂掛一鐵楯脚下立白犬一爲飛虎將軍存孝餘三像莫知其誰皆黑面虬鬚戎帽披甲一人背弓矢一執雙鉞一臂鷹自王以下凡七人王故有畫像卷二皆數百年物也其大者　武宗皇帝幸代時取入大內小者獨存寺中隆慶四年代人某某以絹素漫滅乃依畫以土塑像並建祠代有晉王祠自此始書曰唐晉王祠不曰唐太祖武皇帝者王志也歲丙午秋予至祠瞻拜作而歎曰嗟乎王忠正平難有大功德於唐蓋汾陽之後一人也使王而永年必將求神堯之子孫立之以建中興太業其不肯背負國恩墜臣節而自爲一代也明甚當王疾篤以三矢遺莊宗其一則以復唐宗社爲言莊宗弱齡英武能解潞州之圍滅朱梁之國以成乃父之志可不謂孝

壹捌玖捌-02版

乎所憾者欺天下以復唐卒自取唐其迹嫌於篡耳世有欲改五代史爲後唐書者然莊宗非昭烈比也昭烈可爲季漢而莊宗不可爲後唐莊宗蓋晉也非後唐也莊宗稱晉之罪小而稱後唐之罪大稱晉則唐亡於朱溫稱後唐則唐亡於後唐而朱溫之罪至是微矣嗚呼千秋而下有大勳勞而皆賜姓爲親王者其尚思繼晉王之志終始一心毋以異姓而亂人之宗毋以他族而絕人之祀以自同於篡奪斯代人所以爲晉王塑像建祠之意也哉

薛孝穆曰以廟記而兼史論此必有爲而言之也議論極正筆力亦健是爲兼到之文

黎太僕公畫像記

黎伯子於所居葯園爲其父太僕公作祠堂供畫像于其中屬予爲之記予年十四五甫知問學即皇皇親師取友從里中賢豪長者遊而獨恨未嘗見公雖所居之鄉與公板橋相望在城中又與公芳艸東街相近而公是時方以孝廉上公車便道客遊吳浙歲之丙戌子年十有七則公已死事虔州爲吾粵諸忠烈士大夫之先矣故予竟未獲識公嘗以公所爲蕩子從軍及古俠士磨劍諸歌激昂慷慨猛氣飛颺意公之狀貌必魁梧奇偉頰面而虎頭如古之飛而食肉者乃繹公之詩一則曰狀貌若婦人力能挽强弓豈是木蘭女無勞問雌雄再則曰男兒漸有鬚安能悅女子不如在邊庭夢我長眉美又竊以爲公始城北徐公留侯子房之儔也乃越今三十有二年子至葯園始得瞻拜公之畫像則眉目朕麗神觀靜深鬚髮飄飄長一尺有咫冠飛雲巾褐衣艸屨昂首擅神以行傲然有遺世獨往之意殊令後死者對之而神竦也侍御李灌溪嘗狀公兩目如巖下電雙肩聳削頎然玉立好笑語足高而氣揚而公生平亦嘗以張良

李泌自命將欲以豪傑爲始而神仙爲終斯圖蓋
彷彿有其槩焉公故負通才可當天下大事惜爲
朝廷資格所限致身晚暮末及設施時窮勢逼不
得已手提一旅力守孤城與楊萬龔姚諸君子同
爲國殤以遂其志至今鬱孤臺側五忠之祠俎豆
其馨廟貌有赫其亦可以被髮騎麟翛然於大荒
也哉公諱遂球字美周縣兵部主事贈太僕寺卿
子撰皇明四朝成仁錄載公行事頗詳茲見公遺
像弟追述平生愾慕以書於壁識其區區瓣香之
意世之賢人君子登斯堂者必有如歐陽公爲王

太師彥章作畫像記者矣子不文曷足以當之

薛孝穆曰通篇爲畫像作勢絕不作一實語此
白描高手也世人恐未解此

登舉記

歲丙午三月十日子與舉陰王伯佐同登舉山舉
西嶽也爲地之次宗故山海經稱之曰泰舉而以
削成而四方者當之以與岱並尊云是日也初至
山蓀亭亭當舉口之南有龍藤十數株夭矯多節
節皆凹枝榦中空相傳陳希夷所植旁一巖有希
夷睡像龍藤之枝葉掩映之巖前爲玉泉院玉泉
故在張超谷與玉井潛通味甘以洌久服之可蠲
沉疾院當玉泉注處半圮矣舉口亦曰峪口有醉
溪焉其源發自玉井玉井者舉之瀆魁其上淫出

散而爲潭爲池爲瀑布以滙于青柯坪下者皆玉
井之水也是水中至於坪又受諸峽十八盤之水
流繞峰腰與亂石爭道勝者自出石上澎湃有聲
不勝者凹凸相受漩澓縈迴或伏流尾下乍隱乍
顯直至峪口乃噴薄奔飛以入于潤焉舉故多峪
峪多水而以醉溪爲大故遊舉者未見舉之山先
觀夫舉之水而已心曠神怡矣自峪口入五里至
桃林坪有小瀑布當門門前一破石相夾傳爲仙
人神香子所劈一夫扼之可阻而守也是爲舉之
第一險云望其上懸崖有一點洞方而狹若玉棺

之豎長七八丈名希夷匣亦曰峽登之可從天井上雲臺北峰然非要路也又五里有坪曰莎蘿其東巇樓閣盡嵌于壁斑巖曰互相吐吞欲墜復倚以銕繩縋之而上其壁之坎僅受手足二分勢甚危險既上西玄門繩則雙垂吾以身委繩繩直身直繩橫身橫汗濡繩滑墜於重淵矣是爲大上方路其西巇爲毛女峰有洞焉嘗聞鼓琴聲與古丈夫洞相應古丈夫洞其外谿呀其內空豁紫牀碧枕苔蘚不侵予欲藏書於其間又三里踰一小關望雲臺北峰高與西峰相等而東南二峰隱映於

混茫中雖晴霽弗見跂立久之坪舊有莎蘿樹其大合抱頂如華蓋葉七出參差如掌白蘂綠萼二寸許崇禎甲申三月樹忽枯灰今惟盤根存焉自莎蘿七里至青柯坪爲嶽之始背並谿行凡十有八盤隨水曲折蓋蹇裳者屢矣自盤而上其壁皆無刻以杙懸度搖搖欲折閣至經樓禮 明肅聖母像飯已上坪坪盡是爲朝成北壁壁下一大石當路名曰回心其上則爲巃嵸峽絕無路故遊者多望之而却云次日從回心石而上行二里許得一坼窅窅深沉銕繩嫋嫋如絲風吹玲瑯聲

在天半坼如甃井繩如轆轤雙綆人援之自汲蓋以身爲瓶矣坼之凹爲梯凸爲坎坎齧指寸許梯梯枝也不可以躡則前人之踵或恃受踵寸許梯梯枝也不可以躡則前人之踵或恃後人之肩也而繩必須獨握前人搖繩則後人墜矣後人搖繩前亦如之道未半兩石橫覆如仄輪夾人人屈其項穿而出古謂之通天箭栝今則謂千尺嶮也嶮盡北折爲百尺硤其嶮亦如之硤短而嶮長硤直而磢曲皆裁容人乃鄺生所稱室中窺窗者蓋率之咽喉云硤旁有踵息菴稍憩之仰望雲臺亦削成四方幾以爲三峰矣久之但見西

峰之影蒼靄沈沈晴日中嘗如暴雨當峰缺處微有水簾飛泝欲就觀之足疲薾苦不能前乃就溫神洞宿焉居嘗覽五岳圖謂五嶽如五經然舉則春秋也嚴而近殺又其形如古司寇冠徑路之石一一若仰利刃登者生之機十三而攷之機十七今乃信斯言不爽矣次日踰石橋而上橋有二廣僅尺許橫出絕壑中長不及天台石梁高不及羅浮鐵橋而狹小過之亦天生石橋也有一巖如車箱側立人入箱行聲闐闐然雷殷是爲車箱之谷谷前一穹石廣三尺許斜懸空中級之數千百左

右有繙交垂積溜脂滑繙盡濡長跪扶之級乃可上是名老君犁溝其嶮不及嶡峽而視之似過以嶡硤陰而溝陽也其西一厓上豐下縮偃而上厓銳尺許又繙焉予繫腰于繙蒲伏下睨白雲洋洋中時有數峰浮出如菰蔣葉頃焉滅沒蓋皆下土望之以爲高不可極者也前一巖有日月暈赤白相向又一洞曰金天稍憩之折而西上厓剡微有磴痕人面墻行耳鼻與石相砥如此者六七百步乃至閻王扁此時漸見東峰矣東峰前包一峰亦削成四方其下爲黃神巖巖對雲臺峰雲臺對香

爐峰以爲峯之塞門焉有一坊曰升嶽御道漢武帝唐玄宗皆有遺蹟蒼龍嶺縣此而上嶺廣二尺許夾嶺也兩厓數千仞若版築然故曰夾也其長可五百丈南高北下作三大折騎之而上俯臨絕壑左右不敢睨視意惴惴然股爲之慄嶺盡爲龍口冒一大石以行有劍曰韓退之投書所又有大石曰騙馬踰之斗上斗下至于困石則折身反度從石一角又騎之乃至將軍棆下棆舊有五號五將軍千餘年物也歲壬午尚存其一御史王漢者衣冠拜之是夕棆即火云踰一關至宗土祠是爲東峰之麓自御道至此長千餘丈一脊孤懸左右絕無附麗而三峰之麓盡矣有一石室曰石養父母祠祠後爲三峰總路予以西峰者蓮蘂峰也其狀尤奇乃先上西峰西峰之石竅隆不一率皆如蓮葉倒垂有筋交絡其頂若蓮蘂瓣半開半坼頂之南北有二石如龜昂首欹脚若將遊於蓮葉之上者又有浮石八九廣數十丈亦皆如蓮葉葉底空虛人可匍匐而過石上有斧劈痕縱橫百道如蓮葉坼裂然故是峰名蓮蘂云南一窪石有神香子脚跡其長四尺脚巨靈胡脚也昔巨靈胡掌盪足踢以開黃河其掌在中條而脚在蘂山此其贔屭之跡也而山中人以爲神香子云是日晴明見渭水凡十三曲與雒洒同入于河雪光激射黃河成白吾目爲眩久之峰汗有上宮旁爲玉井大五尺許其水潛流西注於澗爲二十八宿潭東注玉女峰爲洗頭盆水北注壁下爲瀑布壁半一穴北出隱瀑布中時吐異色雲氣則西玄洞天也亦曰肥蠙穴曰水簾洞洞口一石特立丹青相間若畫仙人狀是曰石仙人上有石樓與東峰石樓相對爲白帝建鼓鐘之所是皆西峰之最勝處也西峰

故名蓮華。然從石樓之下。迴視三峰。又合成一大。蓮華向從雲臺望之。見東西二峰上分下合。若並蒂蓮華。而南峰若有若無。藏于東西二峰之間。不見其巔。又若蓮房未吐而爲蓮瓣所舍者。今至石樓而後見南峰特竦。東西二峰則交抱南峰之半。焉然前日從縣中望三峰外之千萬峰。皆若蓮華之瓣。而三峰獨爲蓮房焉。其狀屢變而皆不出乎蓮華此。其所以爲蓮華之嶽也歟。西峰既盡。始爲南峰之行。南峰有二池。其下爲左右二溪。左則菖蒲之池所注。右則太上之池所注。合爲一大溪。其水亦與玉井潛通。左踰溪爲東峰。右踰溪爲西峰。西峰有一岡。詰曲如蒼龍嶺。其廣倍之。名曰屈嶺。盤跚而上。經巨壑者四五。乃至南峰。風甚烈。不敢平立。乃偃臥石上。以足抵雙石穿。仰視月體大如車之輪。光倍下土。羣星方圓大小。爲變不一。芒角縱橫四射。莫可逼視。夜半。風益橫。三峰搖動。欲摧兩羽人交把子衣。拘牽腰帶。恐遂凌空而去也。雖再鳴。乃就灝靈殿宿。殿者。南峰之絕巔也。計南峰與東西二峰相連。其廣十里。其高五千仞。皆一石所成。天蓋以一石而成一嶽也。然一石而止有三峰。合而言之。則一石以爲莖二峰以爲葉一峰以爲蓮華也。分而言之。則一峰之中有三峰。三峰之中凡有九峰。其八峰者。以爲蓮房也。一峰者。南峰之中峰也。南峰中坼而平。其前峰名曰落鴈。以多柃檜。亦曰柃檜峰。峰白帝宮於其間。尊莫踰焉。宮間又一小池。冬夏不竭。有龍蟠之。龍在則水黑。去則水清。蓋嶽之頂門水也。俯眺三秦曠莽無際。黃河一絲。縷時時繚繞嶽下。而崇山內向。霍之宮之者。環百里間。皆嶽之擁衛也。雷首中條在嶽之東。昔與嶽連。今爲河宗所隔矣。南峰之西南。有一小峰。其下有峽曰天門。門西出南峰之背。人緣兩繩而下。數十仞許。一棧在壁之半。上下都絕。廣可八寸。長三十餘丈。號長空棧。躡之背空而行。往往壁間多鼻痕。壁有繩狀若游絲。挽之稍力。或斷矣。棧盡。爲賀老窖。下俯五千仞。陰沈無景。大風蓬蓬微有白雲湧出。乃嶽中之第一嶮。然至者益希。矣詰朝。雪大作。寒甚。道士以柃黃餅玉井醪相餉。食而甘之。稍霽。從落雁叉繩而東。螺磴滑膩。骨勇肉飛。與之相敵。遂至東峰。峰朝陽峰也。南下一小峰。如篁筍竦出。冢廣尺許。亦削成四方。是曰

叔卿博臺臺上有一錕亭、置棋枰一、錕棋子二百、有奇。人數者、或多其一、或少一。卒不能定。昔秦昭王使工施鉤梯、從天神博、以柏爲博箭、而衛叔卿者、亦常與仙人博戲於此、漢武帝招之不下、是錕棋子、或以爲亦仙跡云。博臺絶巘、凡欲至者、繘而下陡石。石中凹。繘不能倚。則握繘以身反擲、踰三四尺許。乃得及厓。趾茹已。乃敢釋繘仄身而行。上下凡四五厓、乃至博臺、又秦時鉤梯之所不及者。從陡石。復返東峰。東峰之西、得一長霤、霤盡爲玉女祠、祠前有大石馬、夜輒聞嘶啾聲、旁爲圓坎四。參差相連。其一似舂臼、稍大於坎。在祠中。號洗頭盆。水光紺碧。乃玉女所持之玉漿云。玉女半肩。是曰石樓。峰狀甚秀冶。在東峰左脇之中。如爲東峰所懷抱者。既斷復續。續有一峰。高於玉女半覆其脚。上有石月石樓東壁。則爲仙人掌。掌形半輪。光可以鑑。五指駢出。中指直貫峰頂。長四十丈。太古雨痕。疑豐如膏。赤白黃相糅。日光射之。五色晶耀。如洞見指骨。予登其大指。奮袖翩翩。身輕隨風。亦仙人掌中之舞歟。百步許。得一石龜。躡躡下通黃河。深不可測。以物投中、食頃、始聞其聲。相

傳唐宋時、嘗投玉簡謂之車箱水府。天下水府有八、此其一云。三峰上皆柃柏、絶無雜樹、卽柃柏亦不甚大。歷數百年、罕有合圍抱者。以純石無土也。禽鳥僅三四種、山高多風、巢易傾覆。舊有五色鷲鳥。今不可見矣。予居山凡十一日。以西峰有復巷、其景絶勝。前對明星玉女。旁臨雷首中條。柃檜陰森。流泉四至。有玉井以爲漿。有二十八潭以爲鏡。有石仙人以爲友朋。樂而忘欤。欲遂終老其中。旋以母在天南。晨夕倚望。又復辭三峰而返。爲斯記也。書之西玄洞口。副在峯陰。以爲嶽庭逸事云爾。計自峪口至頂凡三日。居復菴八日。既下山、仍主伯佐之家、

屈大均曰、峯之狀、一言可蔽之曰、削。而四方東削則仙掌出。西削則水簾垂。南削而全眞崖見。北削則其半則搦嶺一脉貫之、以達雲臺。狀如斗之杓焉。其麓有三首峪口、次青柯坪、次宗土祠祠爲削成四方之麓。踰之、則至三峰矣。三峰一峰也。一石拔起五千仞。相爲倚伏。非搦嶺援之則壑中可環三峰而走也。搦嶺者、蒼龍嶺也。南峰有三落鴈在東。寶旭在西。東峰亦有三玉女在左。石樓在右。西、

峰亦有三石樓在前老君爐在後自城中視之三峰等高也自三峰上視之東西二峰止及南峰之有也然非南峰之善藏其高也蓋惟東西二峰並高故能藏南峰之高也昔　高皇帝嘗夢遊嵩山有御製文劒于西峰之上又嘗欲建都關中因河踐嵩蓋以嵩居三條之中高爲五嶽之最中天而立勢絕攀援端冕凝旒有王者君臨天下之象蓋星有北辰嶽有太嵩皇都有關中皆天之樞地之紐國家之根蒂也天以北辰爲心地以太嵩爲腹王者建京當上法北辰下師太嵩以居天地之心腹也嗟夫天下名山至太嵩而高深極矣其東自

嵩山以三峰爲主其形不同三峰之外峰峰皆削成而三峰獨四方峰峰皆偏一隅而三峰獨中立也予嘗升其巔縱觀形勢因憶唐一行有言天下山河之象全乎兩戒北戒自王屋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而東及太嵩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而東及太嵩河自北戒之首循雍州北徼以達嵩陰江自南戒之首循梁州南徼以達嵩陽則是太嵩據天下之大中至正爲兩戒山河之會又非高深之所能盡焉夫以兩戒山河之靈氣而交會於太嵩以太嵩四面之山千數而結秀于三峰三峰之脉又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嘗山之右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爲北紀以限戎狄又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雒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陽而東循嶺徼達甌閩爲南紀以限蠻夷是則盈天下皆太嵩之所磅礴矣故自天地初闢太嵩定而天下之形勢以定太嵩誠天下名山之大宗而四嶽皆其支庶者也然則君子居之以立天下之正位舍此其又何之焉

薛孝穆曰予讀是記蓋反覆三晝夜而始得其要領如入龍宮寶藏萬怪惶惑令人目眩心驚不可端倪究竟沈思靜悟一線貫下中提三峰如視諸掌真絶作也遊嵩者不可不錄一通以爲夜行之光爛末後結出建都之議尤有關係予昔曾過其下僅從西嶽廟後樓望三峰而神遊其中今觀翁山之涉險如此予即再至其地度亦不能登矣始知人之興致亦如學問然不可強而致也

浮湘記

某月日始至衡州，宿於湘江之上，明日放舟草橋二里許，爲耒河口，易小篛船，順湘江而下，江勢甚曲，南嶽九向之，九背之。其向之則嶽在舟前也，背之則嶽在舟後。古歌云，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信然夜乘月行，爲石角所觸，舟幾沈溺。石角之上有石鼓，名石鼓山，石鼓在北，廻雁在南，爲衡州之首尾，廻雁峰以形如雁，廻故名，非雁至此廻也。廻雁又爲南嶽之首，而嶽麓峰乃其尾，是日行八十里至大埔，明日復沿嶽曲折以行。嶽與江岸相蔽虧，其影隨湘。時明時滅。峰之聳出者五，最高曰祝融，諸峰一一繞之。獨紫蓋一峰則與嶽遠，不相連屬，昂然外向，少陵所謂紫蓋獨不朝是也。嶽色絕青，半照湘水中，以故湘水五色不定，水深則綠，淺則碧，嶽色染湘，湘色染嶽，一日不知幾變，江底霞紋摺疊，錦石繽紛，水得之乃益清媚。兩岸皆平坡，逶迤不斷，嶽往往如長雲繚繞其上，直至洞庭之西而後已。人家掩映在竹木參差，怪石寒泉之間，一一可玩。少陵所謂湖南清絕地是也。凡八十餘里至衡山縣，宿石灣，又九十里至朱亭，爲湘潭縣境，遥見天嶽在前，南嶽在後，天嶽形迤長，亦如南嶽陣，雲之勢。其峰與白雲相間，日光亂之，精采璀璨，直至湊口而止。湊口東有小河，最饒魚米，江上多架竹，橫作漁梁，漁人唱欸乃歌，其聲抑怨，與竹枝相似，蘇子瞻所謂路入離騷國，江通欸乃村是也。凡八十里，經湘鄉河口，至湘潭，又三十里爲招山，上多樹木，有僧寺，自此東岸皆有小山迤邐相屬，不斷，其北有三小峰，尖秀葱蒨，又絕可愛，是夕宿中洲，江漸大，水漸深矣。又十里至長沙，其對岸爲嶽麓峰，峰下一大洲，中有高閣，卽古熊湘閣也。閣所以砥湘流，然湘與嶽同行，湘至長沙，未止也，而嶽則止矣。故有嶽麓之峰焉，是行也，雖未登嶽，然于湘得嶽之情狀，湘曲則嶽亦曲，湘直則嶽亦直，嶽無正面也，亦視湘以爲其正面而已矣。斯眞天下山水之有情者哉。

薛孝穆曰，雖敘湘之形勢，而嶽之大槩已在其中矣。

屈沱記

屈沱者何、吾沙亭之鄉、所謂石坑涌者也、穿自吾之先祖、其以漕而不曰渠、以溉而不曰陂、顧名之曰涌者、蓋方言也、其口在扶胥南岸、橫貫沙田、崩奔而入、演漾於丁奇岡之陽、沿洄於石坑山之陰、石坑之山、先祖之丘壟在焉、故以繫之、而曰石坑涌也、其長三里餘、其廣三丈、自黃湖三丫圳至沙水廟、爲曲者九十有九、一向一背、極其灣環之勢、經石路涌口二村、以至于橋、橋一涌之中、東也、橋南之村爲新廳、北爲賢興、各賴之以爲襟帶、晝夜兩潮相沓、不爽其期、灌輸田園、益其肥沃、亢旱無憂、桔槹可恃、蓋饗其利者、自南宋迄今、數百年於茲矣、以其爲一姓之所私、旁無他族、膏潤不分、故子以屈沱稱之、考沱之名、見於禹貢、曰、浮于江沱、又曰、東別爲沱、又曰、沱潛既道、見於名南、曰江有沱、又爾雅曰、江爲沱、地理志曰、沱出於江、尚書疏曰、江東南流、沱東行引之、毛詩傳曰、沱、江之別者、而荊梁二州皆有沱、荊州之沱、一在枝江、一在華容、梁州之沱、一在郿、一在汶江、若屈沱則在秭歸、蓋三閭大夫之所居、分荊州之沱以爲名者也、是涌也、吾族人夾岸而居、烟火蔽虧、與龍眼荔支之植、芙蓉葭葵之叢、望若無際、亦與秭歸相似、蓋沙亭一勝槩也、子艸堂處於東隈、當漫流清淺、大瀾小淪之間、垂竿而釣、時得鱖鯉之肥、提笭箵而拾、時得螺蛤蜆蠏之鮮、斯誠幽居之至適者矣、嗟夫、何地無沱、而在枝江、在華容、在郿、在汶江者、皆未嘗爲人之所有、獨秭歸之沱、繫以屈氏、是沱以屈而重也、然屈與昭景同出公族、昭景之所居、未嘗名焉、而獨以屈名於秭歸之沱、是屈又以大夫而重也、沱以屈重、則沱爲屈所同有、屈以大夫重而沱又爲大夫所獨有、豈非沱之幸耶、今是涌亦以屈沱稱其長爲屈氏之所同有、耶抑將有如大夫者爲其所獨有耶、夫襲其名當襲其爲人、人如大夫、蓋以懷沙而重也、予少遭變亂、潢潦之志積之四十餘年、濡忍至今未得其所徒以有老母在焉耳、未知是涌名之與實異日者何以能無讓乎秭歸之沱也、噫嘻、吾滋懼矣、

湯建孟曰、一石坑涌耳、翁山錫以嘉名、遂生出許大議論、此沱殆爲翁山所獨有矣、

先夫人祔葬記

不肖大均年二十而先府君見背爾時筮宅於沙亭石坑之山十世祖埜藪公所葬處得吉然其地爲子孫族葬昭穆既多自國初至今丘壟纍纍無善壤矣其東南一峰絕高聳頂圓如珠名曰寶珠峰峰之麓曰塘邊園下臨村舍烟火數什伯家耕氓所聚也卜之亦吉因營先君窀穸其上前對一峰若雙髻雙髻之左又一峰右二峰皆銳上豐下二峰既盡大小二平岡接之直至江岸而止其曰烟筅岡者龍然與覆船山連屬亦番禺一小鄣也於雙髻東南橫削一壁以爲外屏屏外扶胥之江半隱半見作三大折縈迴其下自先君墓東望諸案山參差聳翠若筆架而江水多之其砚池也墓下有涌其曲九十有九迴環不斷如白龍蜿蜒隨雲滅沒而不見其去來之迹江水別流至此瀦渟爲淵大均昔過秫歸之溪三閭大夫所家人以爲屈沱者與此形勢不殊大小二平岡多種吉貝綿荻蔗上蔭柏杉旁羅橄欖中有涌口之村依原帶隰多吾族室廬焉先君嘗愛其勝徘徊不舍今墓與之相向其西隅十數里外爲南岡波羅之山青蒼疊出其東隅百餘里外爲羅浮之山日出霞開老人玉女諸峰隱隱可數墓前正對一峰甚小而銳所謂小羅浮也先君平生欲隱羅浮而未得今者朱明四百君日夕當前仙靈相接精爽不迷其亦安於此乎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之禮曰祔葬者不筮宅昔者龜既從則後喪合前喪可無更度矣自先夫人見背至今已三閱月大均哭踊之餘伏念古者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譏之殆禮今時及三月則是日月有時而非還葬是可以祔於先君矣地師言大均隱居家故苦貧盍從容歲月更營吉壤爲子孫富貴之計乎大均曰禮重合葬季武子曰周公蓋祔孔子合葬其母其不肯他求宅兆而必於防者誠有所不忍云爾大均敬從之不使吾父母分離泉下父母安則子孫安何富貴之足云乎夫葬之道合生平之體魄慰同穴於無終蓋爲父母計非爲子孫之計而必牛眠以出三公龍耳以致天子母乃以親爲利而有不安義命之心乎於是以其期六月二十有五日丁酉決於神神賜以勝珓者三

又筮於卦。問於六壬皆吉、遂先期六日、蓐褥以將事、日者猶以干支不利爲言、謂需之八月爲次吉、需之明年乃大吉、大均曰、古之葬者不論日、禮稱筮宅與卜葬日耳。不聞其擇日也。又傳稱葬引至於壃、遇日食止柩道右。既明反而後行。老聃以爲禮。春秋書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稷乃克葬、孔子善之。傳曰雨不克襄事、禮也、杜預曰、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者、次日霽而葬、得必誠必信之道、故曰禮。穀梁以爲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此非左氏之意也。蓋禮

天子諸侯雨不克葬則改日。卿大夫士賤則否。許慎曰、次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雖大夫士賤雨亦不葬。又大事祗分剛日柔日。閱葬書、以巳亥之日用葬最凶、而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一十餘喪、此則葬不擇日可考也。記曰、周大事用平旦、殷用日中、夏用昏時、鄭玄曰、大事者喪葬也。斯但取當時所尚耳。又傳稱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道、毀之則朝而塌、弗毀則日中而塌、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者、豈憚日中、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知禮。夫國之大事無過喪葬。而乃時之早暮弗問。唯論人事可否。此則葬不擇時可考也。又記曰、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蓋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夫三月而葬禮也。亦時也。朝而葬日中而虞、又禮也。合於禮則吉矣。術家之書爲陰陽忌諱所拘。主於禍福則不能主於禮。二者何居焉。大均學於儒者也。欲以義理自勝以先王之制自持。故惟知古。禮之可惑而未葬葬而不師古昔。使吾親暴露致

有後艱。以陷於不孝。吾其忍乎。於是以十九日辛卯昧爽祖載、是午、舟及山口、暮宿不可、則扶柩登岸、壬辰、柩至壙前、癸巳、大風暴起、吉凶二帷吹裂、甲午至丙申三日、晝夜雷雨、綍者皆震懼、以爲月日有凶。致爲鬼神所怒也。大均號哭呼天。匍匐以待。身濡濕口噤。中寒成瘧。若不得請。卽捐身泥淖以殉矣。丁酉昧爽、天遂霽、新日照耀、窀中光明、會葬者四至。皆踴躍以爲先夫人福德所致也。先是日者某擇八月十九日庚寅子時應下葬、啟引則以十二日癸未、大均以決於神於卜皆不吉、大均

曰、喪事先遠日、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遠日不吉乃近日、今近日已吉、又合三月之期、復何疑焉、其後八月十二日、颶風作、海大嘯、艨艟盡壞、溺死舟人無算、至十九之日、江上哭聲未絶、猶斷人行、且子時夜半、豈可下宅燎火光微碑繹不戒將無失墜之患乎、大均自幸不用其言、致魂神上下無有咎悔、不以吾親疳患、然亦有天幸焉、先夫人穴在府君前三尺、左偏稍下、蓋先君之葬自巳丗至今癸酉、四十五年矣、歲久遠不敢啓攢以驚精魄也、地師言、先君穴利高此穴尤善、故從之、穿深七尺、未及半、土巳五色、溫潤爽乾、掇若秣粉、似有生氣可乘、無虞少脉且榔周於棺、棺之外、有松脂融液灌于上下四旁、松本純陽、脂又其精華也、其香可辟蟲蟻、其變化可成琥珀、榔內周之、脂液盛實、可歷千年不腐壞、嗚呼痛哉、使生親膚庶幾可以免夫、大均與弟大城大城及孫明洪等十人實土、其版三縮、爲偃斧形、與先君穴上下稍懸而同爲一兆、亦猶衛人之祔也、築以白盛、雜以黃細沙、漬以糖醯、更以犖确之石甃之、爲壇二尺、土階東西上、階盡、有四大松、夾植、有爲門、門盡而垣、垣盡而臺所、謂券臺也、垣下列樹芙蓉、使根盤周固、以爲親娛、名曰芙蓉城云、計兆域、縱爲丈者十有七、橫四丈有五尺、羨道有餘、爰作一子亭、以爲陳設牲牷之所、昔陳白沙葬母小廬山、於券堂爲屋四阿、以備祭享、使人守之、大均學白沙者也、白沙之母、年九十有一而終、時白沙六十有八也、先夫人大暮不幸年僅九十、而大均則六十有四也、白沙三月而葬其母、以爲時不惑於伎術之言、一揆諸道、以爲禮大均無所知識、亦惟謹效之而已、亭既成、名曰饗親、禮曰、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又曰、惟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大均不敢不勉、故名、竊聞之張栻曰、古不墓祭、非畧也、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墓祭也、胡寅曰、迓欤之禮、即遠而無近、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知也、廟以宅神而致欤之、是不仁也、則墓之祭、其無當於義乎、黃佐曰、古者之爲禮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是顏淵氏之教也、大均謂展墓則必有祭矣、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冢、既盧之、則歲時必將祭之、史記曰、魯世世以時祀孔子冢、此則祭墓之可考者、夫事師且然、

況親乎哉。義。起而祭。因心而廬。孝之道也。亦禮也。然大均則未能廬墓也。以家甚貧。久居蔓里。則妻孥有絕食之憂。子與女不能教誨。亦比於不慈不孝矣。惟是攀號柏桐。彷徨焉。躑躅焉。欲行復止。春秋踐履霜露沾濡。徒致其怵惕悽愴之誠而已。先夫人之右留一穴。爲大均生壙。他日者得正而斃。復歸首丘。將葬髮膚於是。以事吾父母。吾生不能事吾父母。將死以事之。豈非死之樂有過於生也哉。因葬先夫人。兼定其自葬之所。吾子若孫亦更毋以筮宅爲事也哉。按先君穴坐坤向艮兼丑未三分。先夫人坐坤向艮則兼申寅三分。亭與大均生壙亦如之。是爲先夫人祔葬記

薛孝穆曰。此篇當與呂才葬書參閱。而考核精詳。又似過之。皆大儒之言也。爲人子者。粘一通于座隅。以破陰陽拘忌之惑。豈不大幸。今人居喪曰讀禮。如翁山。斯眞不愧讀禮者哉。至於地之丈尺。穴之坐向。以及岡巒之禮勢。又不可不瑣瑣叙述。以告後世子孫。爲世守之地也。

薛炎洲曰。見理明。故辭達。引經確。故言正。至於結構波瀾。皆有眞氣。奧義。縈繞其間。大地山河。皆文章也。

湯建孟曰。葬親一循古禮。不爲術家所惑。此守道之儒也。至其卒得吉壤。不遇風雨。則又孝誠所感。行文援經據傳。條分縷晰。從來論葬無此詳備。可爲後人取法。

祔食祠記

有屋廬一所在賢溪東先君濬足公之所營也大均與兩弟嘗迭居之今以爲祔食祠以祀舉宗之殤與無後者其主曰屈氏舉宗無祀衆先靈之位書其旁曰第十八世族子大均世世子孫主祀歲三月清明七月之望與十月朔之祭將買田數畝以供之此亦一家之厲壇以仁鬼之無歸者使不爲厲之意也以在壽昌祠西偏與吾聽泉公以下四代祖考相近毋分昭穆毋問親疎使皆依吾祖考而食亦有祔食之義故曰祔食祠也又以同宗之人若子知鬼神之情通幽明之故雖異姓無親且猶哀之故洪武禮制有每里百戶爲壇祠厲之舉況於同一姓氏爲瓜瓞之連根爲椒聊之分實者乎嗟夫吾家苦貧不能推其衣食以仁及生人顧於無祿而死者先用其惻隱之力之所能爲事之所易遂漸而進焉一變再變庶幾於敬祖收族之義有所助也云爾他日者吾之子孫其能歲行修葺禴祭無怠以永繼子之志則亦孝慈之一端也哉

湯建孟曰關係世教之文使皆能推此意德歸厚矣文亦剴切懇摯其言藹如

子也少遭變亂。屏絕宦情。蓋隱於山中者十年。遊於天下者二十餘年。所見所聞。思以詩文一一載而傳之。詩法少陵。文法所南。以廣其褒貶予奪之意。而於所居草堂名曰二史。蓋謂少陵以詩爲史。所南以心爲史云。或有問焉曰。少陵何爲以詩爲史也。予曰。今夫詩者。史之正者也。史則詩之變者也。詩之未亡。而一代之史在詩。詩既亡而一代之史在春秋。孔子作春秋。所以繼詩。少陵之詩。則思以羽翼春秋而反史之正者也。故曰以詩爲史也。然則所南以心爲史何如。子曰。是不幸而不得筆之於書而以紀之於心者也。筆於書。亂臣賊子懼焉。紀於心。忠臣孝子喜焉。夫使天下之人盡紀忠臣孝子之事於心。而聖人之道行矣。又安用書爲。故其言曰。大宋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則其史亦不以有書而存。不以無書而亡可知矣。何者。其心在焉故也。嗟乎。君子處亂世。所患者無心耳。心存則天下存。天下存則春秋亦因而存。不得見於今。必將見於後世。奚必褒忠誅逆。義正詞嚴。盡見於聲詩之間。以犯世之忌諱爲乎。然吾之志。終願爲少陵而不願爲所南也。少陵猶詩之達者也。所南則眞詩之窮者也。不知天之意其終置予於窮耶。達耶。則亦惟聽之而已。

薛孝穆曰。寧爲子美。不爲所南。卓哉言乎。

蔭普校補

橘香菴記

太湖中有山七十二其最勝曰西洞庭相傳漢四皓嘗隱其中今有綺里甪里及黃公泉存焉其人多夏黃二姓蓋夏黃公之後裔云山中風尚樸淳人多以藝花果爲業梅李桃杏櫻桃楊梅林檎葡萄之屬遍植於巖谷間而橘尤多其種美於他處秋深霜苞露實紅黃相間以數千萬計吾友同岑愛之結菴其中曰橘香予嘗自靈巖玄墓浮舟太湖縣東洞庭至西洞庭訪之謂同岑曰昔我先大夫作離騷多言芳艸嘉木而獨不及梅豈瀟湘洞庭之間無梅耶乃橘則特爲之頌取其外精明而內潔白深固不移以爲有似任道之君子欲奉以爲師於是橘之名因以著然詩人又嘗言梅而不及橘或者橘不踰淮而詩人生於名南不及見耶然詩人言梅亦秪稱其實耳曰實之三實之七皆恐梅之失時然則君子之爲道也英華剝盡而後碩果乃成花以成天地之終實以開天地之始其亦貴於不失其時也耶昔蘇子瞻於橘中爲亭名曰楚頌予今亦欲爲亭曰楚師以與子爲鄰一物之微善體之亦足以爲道子其以爲何如同岑曰

善因書以爲橘香菴記

薛孝穆曰偶然小品必發大議論

翁山文鈔卷三

番禺 屈大均 著

常熟 薛熙 評

大別山禹廟碑

大別山之南有禹廟焉。大別者江漢之水所滙而山爲之鎮。昔禹導漾及沱潛至此。其迹尚存。故祀之歟。然何以名大別也。當洪水時。江漢混而爲一。渺茫無際。而是山橫亘於其中。其脈自嶓冢綿延荆山內方而來。形狹而長。若石城磅礴以隔二水。故大禹名之爲別歟。江漢者南瀆之大。故云大別。不矜不伐而天下莫與之爭其功。能者歟。則以益

之北無大別山。則江水與漢口之二湖相連。二湖又將與漢水相連而漢口之地皆魚矣。二湖者一在漢口之北岸。一在南岸。所謂明月二湖也。二湖之水。在昔皆爲漢水。二湖夾漢。二山夾江。故漢口至今常有漲潦之患焉。歲之巳未大均僑居漢口。以暇日攀躋大別而望西嶓冢東洞庭雲夢滄浪烟波千里與江漢朝宗之大勢瀟湘映帶之微茫皆一目可盡。洋洋乎誠三楚之大觀也。哉禹廟在大別之麓有峋嶁碑凡七十七字倒薤拳蝌狀法流水大可二寸許吳人毛會建所摹勒者讀之益見禹功焉。殿曰文命中坐禹穆左伯益右臯陶契斲木搏土皆爲之像。禹穆則豕冕垂旒楚之人祖豆甚虔歲時歌舞祭賽之以報明德云。嘗考禹爲司空穆爲田正益爲虞工三人者相偕治水故禹之言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穆播奏庶艱食當是時益與后稷相從艱苦禹不能忘而爲帝稱述其功如此微禹之言後世孰從知之此舜所以稱其不矜不伐而天下莫與之爭其功能者歟。則以益

穆並祀之豈非禹之意歟。若契臯陶則禹未嘗言以史補經其義奇同事也。然史稱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而獨臯陶無聞焉而楚人並祀之者豈以其同爲舜之五臣矣。歟然禹受禪爲天子則益穆臯陶契皆爲其臣矣。何以后稷獨與禹並歟噫嘻像之作不知其所始無有知禮者起而正之延至于今豈非一大闕典歟。大均嘗至廟宮肅拜以爲禹天子也當獨居中如會稽禹陵所祠其制始合以語漢陽羅子世珍世珍偉大均言請先爲碑鐫之以待後之欲正典禮者且使爲祀神

樂歌焉大均謂禹貢雨稱至于大別則大別之山所係於江漢者甚大固禹之神靈所憑依者也山不見於祀典祀禹其中即所以祀大別矣然楚人尚鬼而好祀當戰國時太乙雲中湘君河伯之屬巫覡莫不祠之而獨不及禹致我三閭大夫亦不得而更定其樂歌此非楚之憾事歟於是大均拜首稽首而敬爲之辭以擬九歌曰

嗟洪水兮爲殃江連漢兮湯湯沔之口兮崩決懷大別兮徵茫導漾東兮至三澨南入江兮以安行龔高丘兮此土接神氣兮內方西小別兮爲臂東大別兮爲梁廟宮枕兮山首受朝宗兮中央作嶽瀆兮神主連俎豆兮衡湘四聖來兮同食隨文命兮廻翔紛歌舞兮愉帝揚光靈兮龍堂思明德兮終古沐平成兮無疆

薛孝穆曰因禹廟而追遡經史中稷契益皆有治水之功甚得楚人合祀之意但予從漢上來見像設尚未改予將寄語魯峰急宜釐正以妥諸先聖之靈爽云

惠州府儒學先師廟碑代

先師之號與先師廟之稱自明肅皇帝（有源委）正之而後先師之尊直與天地同其化育同其昭事蓋萬古一天地萬古一先師無有與參之者然自嘉靖至今百有五十年天下文廟尚有稱大成殿者即我惠州府學其陋亦然豈非當日有司未盡奉行不知所以尊天子不知所以尊先師並不知所以尊天地也歟康熙二十七年寶坻王侯煥來守是邦甫下車祗謁廟廷即易其榜曰先師廟舉先師昔日儼然而王其衮衣裳九章其冕十二旒其圭鎮（說得鄭重）圭非禮歟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而尚存於吾惠者一朝以正之又舉兩廡先賢或稱名或稱字于辟雍闕里有異同者與改祀于鄉而罷祀仍在列者舉皆正之一以嘉靖九年所定萬曆二十八年所頒行者爲準於是典禮以明觀瞻以肅廟庭中一無遺憾矣惠之人懽欣鼓舞相與稱曰明明我侯克知大體誠可謂能事先師者哉夫事先師所以事天地也天地之尊無二先師亦然天地於圜丘方澤之中未嘗（透關）有像先師與天地參

則於像乎何有故在昔聖帝明王以其所以事天地者而事之去像而存木主蓋欲使天下之人齋明承祀不於其土木之像見先師而於其恭敬之心見先師也夫使天下之人常有一先師在其心而雖雖然肅肅然敬之勿替是眞所以事先師云爾先師在吾之心不在於像侯其有以啟天下人之神明也哉不寧惟是惠州府學自宋淳興間始建至明洪武乙卯太守楊侯伯顏不花修之正統間太守鄭侯安爲尊經閣景泰辛未太守滕侯康爲櫺星門嘉靖庚寅太守梅侯吉爲啟聖祠壬辰

太守蔣侯淦則爲敬一亭立御製四箴焉崇禎乙亥太守周侯世盛乃大修之百爾具興莫不中度然猶因陋就簡未盡其制今五十餘年矣舉者以廢安者以偪高者以卑廣者以狹侯惕然於心於是罄其俸錢獨任堂構或因或創以次整齊啓聖明倫則上棟下宇都非舊貫雖曰修之實重作之半載落成其功倍于前人遠甚噫嘻盛哉侯之以事先師如此則侯之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自爲師以教以育都講五經於浮嶠館穀諸生於豐湖俾棨髦濟濟相與敬業樂羣敏求聖學其效已見於茲矣異日者惠之才賢奮發將復有如王御史度之忠貞何光祿宇新之孝行葉太保夢熊之邊功楊侍郎起元之理學翟大令宗魯葉刺史春及之政事張太守萱之耆書光昭嶺海名重一朝者比肩而出則皆侯興起斯文之功也哉廟工既訖廣文葉君某某衛君某某以碑文請不佞居於惠見侯之所以尊師重道正祀禮修廟學教養人士功德如此其美安敢以不文辭爰爲之記且詩以繫之曰

奕奕文廟我侯重作文柱楣栱崇垣丹堊締搆獨勞載傾清醥尊貌聿新有嚴有恪先師神明格思可度遺像既藏求諸玄漠有若爲尸參也所薄瞻莫尚秋陽以暴其質有餘大圭豈琢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大文在茲其德天璞追玉非恭聖非人爵瀆侮千年罔知祓濯洪惟先師尊冠帝王天地合體日月同行逢掖章甫斯乃文章皇天后土豈服衣裳先師之號正自肅皇身先弟子北面趨蹌天子禮樂用致孝享八佾之舞於禮誠臧文宣之謚大成之宮未爲備美非禮自唐侯今知禮于聖居侯又自菹任以來身

有光寧惟作廟功在宮墻堂雖數仞亦及吾肩因侯之導階而升天毋言鑽仰彌高彌堅聖在心中非後非前如立卓爾是則像焉我作歌詩爲侯敬辟

薛孝穆曰予每讀今人作學宮記者唯填塞正心修身明善復性等字此非惟不知文并不知道學矣道學者散見于事爲之際隨時而見隨地而生不可呆講也近惟見睢州湯夫子記蘇州府學以范文正胡安定發論不可移至他郡縣學去乃爲得體此篇因去土木之像大成之號即以去像去號發論此實事先師之大端王侯事先師有禮即正心修身明善復性之基地不必言身心性命而意在其中是爲惠州今日之修學記即前此之修亦移不去況他郡縣乎所謂切實工夫也論文如斯論道學亦如斯

舜天子冢碑

始興縣南二十里有舜天子冢或以爲象冢然象之稱天子何也史記云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禮見天子而弗臣象在當時豈以天子之弟亦常載天子旌旗爲禹賓客隱然有天子之望歟其或堯爲繫弟代爲天子象當是時亦嘗爲禹所讓或有代位之事而有鼻之人屬望之因亦稱之爲天子歟山海經稱丹朱曰帝則亦可稱象爲天子歟其葬始興也或當舜南巡狩象嘗躬率諸侯朝於南嶽因從舜以至始興而象既薨即葬之於其地歟零陵縣南今有有鼻墟焉而道州亦稱有瘞之地有瘞者何有鼻也豈有鼻之地甚廣自零陵至始興千里而遥皆象之封內歟大荒南經曰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商均所葬夫舜崩而子弟陪葬禮也始興密邇九疑何當時臣庶不以象陪葬歟抑象之藏在舜陟方之先歟括地志云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相傳舜葬九疑象嘗至此後人因祠之名鼻亭神則象之藏在舜陟方之後可知矣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象舜之弟也耕者

爲其兄易治陵寢歟九州之大舜乃封象於有鼻以爲其珠丘之主豈舜故有神靈先知其將崩於蒼梧歟象既敦友愛之情宜遺命於其臣陪葬梧野今乃二冢相望雲山阻隔在數百里之外豈舜神明之所安歟禮記曰舜葬蒼梧而二妃不能從或謂二妃葬衡山衡山在零陵去蒼梧咫尺何當時二妃亦皆不得而祔葬歟吾聞象有神靈宋時有掘鼻天子冢者見有銅人數十擁笏列侍俄聞墓中擊鼓大呼噪懼弗敢入豈象時已有銅人殉葬之事歟然零陵嘗得白玉琯乃西王母所獻而

舜以之殉葬者則象家之中亦宜有寶物歟舜之親愛其弟也天下莫不聞知當夫烝烝乂時象既爲舜所化則必能以舜之文德而施於其國國人格之其不敢有犯斯家也蓋自有虞至宋亦云久矣舜崩時四海喪之如考妣愛象者所以愛舜也且舜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考書疏崇山在衡嶺之間與有鼻不遠南蠻風俗其得於變爲中華者爲之辭以銘之辭曰

聖人之弟有象傲烝烝既又底于道封爲國君變南蠻有鼻之人有大造源源相見在蒲坂八千里外若堂奧南巡帝爲至零陵象帥諸侯作先導天子爲兄乃溫恭親愛之情化凶暴重華既沒隔九疑如天之仁何以報於象愛戴若神明丘墓枌楸爲灑掃葬之不以祔蒼梧爪髮留將慰哀悼代位未遂遺民心尊稱亦蒙天子號毅木之棺葛爲緘帝也薄葬從所好君憂豈在陟方前不與叔均共凉燠憑霄衢土可時來珠塵隨風落煙艸依依精

爽隨都君簫韶遺音悅襟抱豐碑宴峩今既立樵牧徘徊爲相保

薛孝穆曰其事可疑故通篇作疑局而援引之博非淺學所能窺測

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居於於陵自謂於陵仲子匡章稱之曰陳仲子豈不謂當如蒲州祀典所載祭伯夷仲趙威后曰於陵子仲而孟子但稱曰仲子云大均曰仲子所行出於過情然他日之歸未嘗忘母至于楚王之聘而弗往齊王以社稷從而固辭兄戴憐之亦且讓祿焉而弗受其矯廉也雖非中行亦狷者之有所不爲也哉莊周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焉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十二世竊有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竊之嗟夫仲子不幸生於田齊其所以逃於空虛而無親戚君臣上下者豈非有大不得已於其中也哉彼趙威后欲殺之以其無用苟卿屈穀譏之以其盜名而無益於人國皆始于孟子之譏之以爲不能如蚓而附和之者是皆已甚夫伯夷之餓亦求其爲蚓而已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方憾其不能如是以上擬夫伯夷而豈以蚓爲廉又曰是何傷也斯不可爲耶匡章稱之以爲論乎哉仲子有祠在濟南長山縣城南縣以山得名者也其北有漢於陵城仲子故居在焉墓在祠後有碑書曰齊廉士陳仲子墓歲春秋縣官致祭具牲幣焉予謂當如蒲州祀典所載祭伯夷之禮酌以清泉侑以束蔬而勿以他飲食汚之斯有當於仲心焉有吳君某者自長山來請予爲碑子以仲子事詳于孟子故不具書但推仲子之心爲表著之而繫以詩云

肸簋探囊田成之智竊有全齊世已十二仲乃慈孫心傷不義生於盜家潔身遠避於陵之居首陽無二螬蟹所餘與薇同味辟纊易粟婦亦高士萊與接輿其妻同懿瑯瑯豆羹臨淄簞食哇兒生鵝非母之哉不能蚓之有愧飲食祠墓幽幽長山相比酌用清泉陳之苦李春秋享君神其歆止

薛孝穆曰文如仲子亦清絕

予沙亭之鄉南臨扶胥北枕黃木有巍然高大爲
茭塘諸山之所宗者曰煙筐岡其勢與華山獅嶺
東趨海門綿亘不斷蓋番禺之望也岡之南麓予
之故居在焉今以所居堂祠三閭大夫而名之曰
忠過儀門曰日月爭光寢室曰辭賦之祖樓則曰
騷聖之樓焉祠之中刻司馬遷所作列傳于石壁
之左書離騷二十五篇右則圖畫先大夫放逐行
吟諸事迹使吾宗子姓有所觀感高其節行瑋其
文辭沉潛反覆嗟嘆詠歌以爲事父事君之大綱

在是學詩之本亦在是斯亦高陽苗裔一家之正
學也哉嗟夫吾宗本楚人乎以楚辭爲專家世相
傳授能爲離騷之大宗創爲三百篇之家子緜其
忠愛之爪牙放其華藻於尾閭俾宏衍鉅麗之觀
長爲辭賦之所朝宗不亦偉歟嗟夫三百五篇一
正一變之源流至離騷而止矣興觀羣怨之情之
義亦至離騷而止矣夫離騷所以繼詩詩譬之日
月交彩風雲之美者也祠之後則祀女嬃而分爲一經二十有四傳以擬夫仲尼之所刪定者也蓋與二曜而同麗乎天與六經而並垂於世矣然詩亡而春秋繼之春秋亡而離騷復繼之其憂楚之爲秦所滅與夫子之憂魯爲楚所滅其心一也三閭之死繫楚之亡自有離騷而夏之爲丘兩東門之可蕪見於此矣堵敖之不長亦見於此矣楚絕於三閭詩絕於騷春秋亦復絕於騷噫嘻豈惟六藝之不幸而已哉祠既成將使吾宗操觚之子皆以尊貌爲歸凡有所作合之爲三閭家言以附於楚辭之後一以翼詩一以翼夫春秋斯亦先大夫之靈爽實式憑之而樂得於其苗裔者哉

況吾宗自變亂以來二三士大夫亦頗能蟬蛻垢氛舍忠履正以追溯夫三閭之遺風也者聞江南雷港有忠潔王祠蓋宋太宗平江南時以此號褒封三閭大夫又元豐間封大夫爲清烈公則予沙亭之鄉今亦名之爲忠潔焉爲清烈焉使人因名而求實以爲繼述之美不又有過於驚采絕豔神怪要眇之辭章乎嶺之南亦楚之邊境向無大夫祠宇今始於沙亭作之以宋玉景差唐勒三高弟配享左右者蓋荅其招魂大招之情詼而昭其聯藻日月交彩風雲之美者也祠之後則祀女嬃而

名其堂曰嬋媛云繫以長歌爲樂神之曲使子弟之秀者自年十二至十五者分行歌之其辭曰

扶胥流兮湯湯煙霧霧兮蒼蒼楚同姓兮聚族同槃祖兮高陽自舉陰兮遷此寶三閭兮大宗作尊貌兮翼翼祀騷聖兮中央配唐景兮宋玉三高弟兮同堂莫直諫兮有槐但辭兮從容楚好辭兮巧說惟大夫兮作倡羌溫柔兮敦厚興風雅兮同行詩爲經兮騷傳合爲一兮斯臧皆聖人兮膏沐苟不學兮面牆事君父兮絲既怨誹兮不亂兼好色兮無荒雖跌宕兮神怪蓋無傷兮高義豈怨憤兮失中廿五篇兮諷諫長蟬連兮哲王忘存君兮興國友復陳兮精誠寧宗臣兮可夫何故都兮可忘同舟兮共濟了兮蒙難忍被髮兮佯狂同比干兮忍義雖體解兮何傷同史鰌兮尸諫沈玉躬兮清湘同子車兮生殉魂西逐兮咸陽游諸於兮不忍與宗社兮存亡紛處心兮忠厚貴感動兮多端雖放流兮弗懲思及國兮助勤報秦雖兮不得患客死兮秋狼不共天兮怨步不旋踵兮以終鴟梟鬼雄兮沙場爲君帶兮月出

願首離兮不戀魂魄毅兮徒爾憾尺寸兮無功國無人兮己矣任讒賊兮披猖既張儀兮譎詐復鄭袖兮爲殃日覆軍兮殺將氣衰竭兮不揚奮吾身兮莫救徒儛劒兮倉皇窮呼天兮哽咽安所排兮夫闔從彭咸兮自絕臨汨淵兮彷徨自招魂兮來逝惟皇祖兮是憑社稷傾兮旦夕雖有身兮何葬恐江魚兮不食讓腐肉兮蛟龍朝河伯兮交手暮處妃兮同巖結洞庭兮荷屋葬北渚兮桂宮夏爲丘兮已久兩東門兮已平惟沙亭兮湯沐亦大夫兮歸鄉有江沱兮一曲繞祠下兮泱泱紛子姓兮千百疑末胄兮伯庸惟離騷兮衣被咸馳騁兮篇章傳蘭芭兮婦女拾香艸兮童蒙追忠潔兮逸步復清烈兮芬芳變離騷兮婉順作樂府兮慨慷師微辭兮亂諫與少歌兮頡頏望靈來兮儵忽奠椒酹兮用享庶一家兮楚學世祖述兮無窮

薛孝穆曰紀祖德而指醇深經術之言屈氏子孫讀之而不興起於風雅者有負斯篇矣風雅之道以事父事君爲本翁山不但能言而且能行之者歟

又曰歌辭尤典麗眞騷之遺音也

嬋媛堂在三閭大夫祠之後大夫祠之以祀大夫之姊女嬃者也嬃姝也楚人謂姝曰嬃猶詩言彼姝者子也水經注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擣衣之石尚存又曰屈原既放忽然暫歸鄉人喜說因名曰歸鄉江陵志云女嬃祠在原故宅之北原故宅在姊歸鄉曰姊歸者喜大夫姊之歸也曰歸鄉者喜大夫之歸也擣衣石一名女嬃砧在祠之北時

當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云嬋媛者何離騷經云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資菉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此六語女嬃之詞也王逸曰嬋媛猶牽引也湘君之歌云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女謂女嬃也哀郢云心嬋媛而傷懷悲回風云忽傾寤以嬋媛亦顧戀流連之意也申申舒緩也大均曰女嬃以大夫過於剛正恐亦將如鯀之速禍其愛大夫也深矣獨舉鯀以爲言以顓頊五世而生鯀大夫與鯀同出於顓頊故援本宗以爲戒也此骨肉一本之情也又以大夫博謇好修紛有姱節不與衆人服此菉葹惡艸拑何其善於稱譽大夫也知弟者莫若姊如女嬃者可謂之賢婦也已自昔屈氏女子能從容辭令者自女嬃始申申之詈蓋不得已而反言之正言淺而反言深此詩人怨誹不亂之旨也大夫愛其言之善故書於離騷經以傳之嗟乎古有以其姊傳者若聶政之姊榮與三閭之姊女嬃是也女嬃賢而有文求之於三百篇中蓋亦葛覃之婦人白茅之女子鄭然非大夫作離騷亦何從而知其名並傳其麗則之辭於後世也所憾者大夫之亡宋玉有招魂景差有大招師弟子之情見於哀些纏綿如此而女嬃無一辭以投汨羅之水耳或曰嬃先大夫卒嗟夫嬃固屈氏之女宗也予祀之以俾我屈氏之女皆得所師亦吾宗之所以爲禮也繫以辭曰

離騷之文稱父與姊父能錫余以嘉名姊能申申以詈已傷博謇之好修終同鯀兮殛死盛姱節兮繽紛棄菉葹而服瓊芯邦無道而不能愚徒尸諫兮湘水待哲王兮悔悟應遠遊兮在邇牽衣訣以

嬋媛恐懷沙之不可止念骨肉兮至情欲響之兮
及毀羌大夫之麗辭得還言而益美何騷賦兮一
家有女兄兮瑰瑋迎佳人兮在此作廟貌兮禱祠紛
遺文石兮擣衣恍砧聲兮及夏長思君兮姝子靈冉
女巫兮作使愛大夫兮及夏長思君兮姝子靈冉
冉兮來沙亭有同姓兮一士爲騷聖兮蘭堂畫夏
像兮可似和楚辭兮娛神庶九歌兮風音

薛孝穆曰女媧賢而有文自是閨中之秀非有
此碑則人知有唐勒景差宋玉諸高弟而已烏
能知大夫有賢姊哉表章之功洵不可少

水仙亭碑

水仙亭在三閭大夫祠前下臨清溪上倚高阜有
荔枝榕樹之蔭禾稼蒲荷之美亦吾鄉一勝槩也
水仙者何三閭大夫之逸號也沈亞之曰昔漢武
愛離騷令淮南王作傳大略屈原已盡於此故司
馬遷因之以入史記有二三逸事見之雜紀方志
者尤詳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餘冠切雲
冠好奇服性清潔一日三濯其纓事懷襄間蒙讒
負譏遂放而畔於野倚耒號泣時楚大荒原墮淚
處獨產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嘗遊
沅湘棲玉筍山作九歌託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
山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
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
僪佹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
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
混同鳥獸採栢實和桂膏餌之歌遠遊之章託神
仙以自適王逼逐之千五月五日遂赴清泠之水
其神遊于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
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
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

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棟樹葉裹之以五色絲束之此爲蛟龍所憚因依其言世俗作糉并帶絲葉此其遺風云又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玨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玨異之前曰君三閭大夫耶忽不知其所之原以忠死直古龍比者流何以懷沙之後多不經事豈耶耶騷魂鬱而未散猶時彷彿於江潭澤畔耶大均曰思慕之深而神明之也亭曰水仙以奉大夫畫像按三閭大夫沒後位爲海伯其曰水仙云者楚人寓言大夫卽漁父漁父卽大夫也滄浪一歌亦離騷之短篇云歲之春秋二分吾祭大夫於祠五月之望則望魂魄而祭於水仙亭上其用五月之望而不用五日者何隋書地理志云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不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爲競渡之戲然則吾家祀三閭當以五月之望爲三閭誰曰不當以五日爲之歌曰

倏忽有南海兮爲歸鄉白鷗飛飛兮似夫君之爲漁父而皎潔其衣裳化水仙兮不見與葭菱兮微泊楓蕭蕭兮吟嘯水禽驚兮相叫似九歌兮遺音半入予兮清琴曲未終兮風雨亂吹淚滿空林

薛孝穆曰攷三閭逸事最詳可補騷經之缺

侯王廟碑

廣之州多有侯王廟、蓋祀秦將軍任公囂云。公廟舊在城西一里王園寺東、墓當廟下、民歲時祀之。明洪武初、展築三城、都指揮許良徙建於寺南侯王街、街曰侯王者、以公之廟得名。當時趙佗之王實公導之、佗爲南越王、而或追尊公爲侯王。無可攷矣。初始皇帝遣王翦平越、越雖降服、亦尚羈縻之、而尉屠睢者利其犀角象齒翡翠珠璣、而誅求靡厭於是粵人皆入叢薄中、與禽鹿處、莫肯爲秦乘其怠惰而使桀駿攻之、屠睢敗、众全軍皆覆沒焉。公奉命再定其疆、以德綏和、登其民於衽席。於是蠻揚畢附。公乃分三大郡、曰南海、曰桂林、曰象郡。而身爲尉以主之。名曰南海尉、所謂東南一尉也。方是時、胡北越南乃秦之所最畏、故南海尉、視他尉爲尊、非三十六郡之比。而南方三郡、又以南海爲大。故號曰南海尉云。秦之制郡皆有守有丞。復有御史以監之。尉則專主兵甲。南海郡、獨無守丞、與監者、蓋以公德威非常、可以專制一方。無煩夾輔以分其權勢也。始皇所恃者北有蒙恬南有任囂二公不亡、則強胡勁越不能爲中國患也。自公之來而蠻方一變而爲秦、再變而爲

率通亡人贅壻賈人與治獄吏不直者略取陸梁地以築關塞。又率謫徙民與越雜處、使數十萬生齒皆依公保障、以完其家室。以長子孫當楚漢之爭天下擾亂而揚裔晏然不被兵甲。其與徐福之率三千童男倀女百工技藝巫醫卜筮之人以遯居海島爲中土畱其遺民爲海外滋其人類其爲至仁一也。公又善察天文、觀星聚而知漢之興、南越之偏霸其不使趙佗助漢者一以休息其民一以割據爲天命亦以身本秦將姑待諸侯之變而不忍言共誅無道也。其教趙佗以中國人相輔以變蠻夷以法誅秦長吏以除苛暴以兵威邊而北震長沙南服交阯以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而役屬之。佗能遵其遺命不負所託、遂舉番禺之負山險阻南海之東西數千里一立都會稱爲南武而卽與神州赤縣相齒而佗亦甚賢雖反天性棄冠帶、雕結箕踞自稱大長老夫而其治甚有文理使粵人相攻擊之風以息而中縣民不致耗減於是漢高帝嘉之被以詔書賜之璽綬以爲功也而不知實公之德爲南越得人亦爲漢而得其人也自公之來而蠻方一變而爲秦再變而爲

漢至於今日。詩書禮樂之盛。聲名文物之華。居然海濱鄒魯。公之爲德。固秦以來之一人。而服嶺以南之鼻祖也哉。吾鄉沙亭當番禺之東、扶胥之口、江干石磯之上、有廟曰侯王廟、吾屈之子姓、上下數林烟火相連、皆以公爲社稷之主。世受神庥。每食必先祭焉。謂自有沙亭、即有此廟。蓋宋紹興間、始祖迪功郎諱誠齋公之所建、以爲一鄉之根本。百世之蒸嘗者也。誠齋公初自南雄珠璣巷來宦番禺、其擇居時、舟載侯王神像、順珠江東下、至于沙亭之石頭、舟止不動、因立廟以妥神、神止於斯。始祖亦止於斯。斬茅蓬藋。以樹枌榆。其山川盤鬱有烟莞馬鞍之雄。其田土膏腴有子母浮生之沃。而且植物芬芳。海鮮珍怪。又復繁多其類。故以爲公之湯沐焉。公嶺爽赫然。吾宗有大事必往祈珓籤。其應如響。婦人孺子。皆奔走將事。恐後。曰、吾祖廟也。先公之所堂構。弗敢怠而荒也。以能保我子孫。俾高陽末胄。世世蟬嫣。直與祖宗同其覆庇與父母同其噢咻者也。稱曰侯王。蓋從廣城之舊而公之姓名遂隱。二三父老有能知之者。命大均爲碑以紀本末。且復繫以詩歌。以樂神聽云。辭曰、

維斯廟貌南屈所瞻。我祖始作兮。神定其基。背岡臨江。自爲相度兮。湘欒子孫。忠潔之遺。以爲依託兮。俾我沙亭。孝弟力田。永安淳朴兮。何用識知帝力。相忘以此爲學兮。於公神明。薰以馨香。復三祓濯兮。福善禍淫。於昭于心。莫不先覺兮。報賽既虔。以舞以歌。靈其愉樂兮。自我高曾。稽首祈年。已勤崩角兮。丈夫牲牷。婦人餅餌。無愆晦朔兮。無屯其膏。春雨苟時。田無境埒兮。無鹹其潮。秋漲苟平。花秫畢穫兮。帶經鋤者。士而兼農。無要人爵兮。以神爲師。先祖配之。無疆用禴兮。

薛孝穆曰、頌任公之德。皆有源委。公之祀遂爲正祀。而行文亦極堂皇。碑文尤翁山之所擅長歟。

大廟峽虞夫人碑

夫人姓虞氏、英德之虞灣人、唐僖宗乾符六年夏黃巢破西衡州、夫人之夫、時爲麻寨守將、與賊鏖戰於英德死之、其秋七月、黃巢遂陷廣州、夫人躬擐甲冑、率鄉中子弟、乘賊惰歸、扼香爐峽口攻之、賊戰敗、奪險以去、夫人矢盡亦死焉、其後猺蠻爲亂、每見夫人朱衣白馬率兵而來、輒望風驚潰、鄉人因立廟祠之、宋嘉定間、勅曰、夫人生能摧黃巢之鋒、歿能制猺蠻之寇、封爲惠妃、正順夫人、樹碑於廟、廟在洽洸麻寨英德城中、凡有數所、而大廟當其中、自英德而下者、首滃陽、自清遠而上者、首中宿、故行者歌曰、滃陽頭中宿尾、中央一峽香爐、是又歌曰、滃陽香爐一峽是、中央香爐者、大廟峽也、本名香爐、以有夫人廟貌、故曰大廟峽、峽爲主祠云、峽凡三峽、曰滃陽、曰中宿、而香爐峽兩崖壁立巉巖、磴道陡絕、石如刀劒、廉利不可足躡、纜竹相牽、匍匐以上、往往傾墜潭下、其險峭視二峽過之、昔尉佗割據嘗築萬人城於此、以絕盜兵、其後樓船將軍楊僕兵下橫浦、先陷尋陝漣口、奪其咽喉、乃得順流而至南武、尋陝卽此峽也、蓋粵北門之第一嶮、故夫人扼之、制敵之地利無踰此矣、是峽有眠羊獅子二惡灘、舟楫苦之、然逕路四通、花山鐵山諸寇、於此行劫、廟東有殺雞坑、坑下有湞江、大燕兩水口、及黎峒坑、皆山賊要衝出沒叵測、行旅經此、必禱於夫人、貿邀神佑、而靈應亦輒不爽、云夫以黃巢之劇兇鋒所至無堅不摧、而夫人以一婦流奮臂而前、殪瘦立起、使賊師徒撓敗旋卽伏誅、以蹶國恥、而報夫讎、可不謂難焉也哉、廟中粉壁、予欲使畫工圖寫夫人戰陳遺迹、以著威靈、生人敬畏、而爲銕歌一章、勒諸碑石、使萬世而下、過是峽者、歌而頌之、亦昭事夫人之禮云、辭曰、

黃巢兇鋒不可當、女之將軍抗其吭、賊過三峽苦天險、紛紛壁壘橫中央、七十二峰偏戈戟、南禺北禺成沙場、錦袍玉貌勇無敵、幗之氣何飛揚、丈夫戰死雠必報、要令賊血流湯湯、手提鹽奴一大首、暮懸中宿朝滃陽、士爲夫人爭飲血、女爲夫人爭裹瘡、戰酣不知蟊首落、可憐夫婦皆國殤、雄姿颯颯動揚越、殺賊誰似英州娘、儞眼之龍威西北、豈知南有雙鴛鴦、旗風馬每倏忽、在彼在此皆

故鄉洽洸廟貌與麻寨俎豆到處陳馨香嘯吒英豪衆魂魄重來報國封龍驤女中桓文盛勳業還如洗氏與高涼

湯建孟曰碑從扼險立論敘有關係不獨以義烈著也一歌悲壯能使夫人之靈雖千載下凜凜猶有生氣

南海神祠碑

南海神祠在吾鄉沙亭之東國朝洪武初吾十世祖埜叟公諱瑮之所建以南海神主祠在扶胥北岸而吾鄉在南岸大江相隔不能朝夕常至故作此祝融行宮與室廬咫尺可以勤勤肅謁焉三百年來子姓世修其祀祈年則以爲先嘗請子則以爲高禖春秋令節雖婦人孺子亦輒有事於豆籩毋或怠嫚蓋生乎南海之上者祠南海生乎南嶽之下者祠南嶽亦士庶人之禮而非僭越夫秩禮五嶽視公四瀆視侯而海爲天之綱紀江漢之所朝宗則海之神尤尊故老氏稱爲百谷王而家語云水火木金土其神謂之五帝月令所謂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是也祝融者炎帝之神之所爲以帝言則爲炎帝以神言則爲祝融故謂炎帝與祝融一也炎帝爲火官之臣者非也炎帝之君祝融爲火官之臣者非也炎帝則祝融火之帝也火之帝帝於南嶽南嶽者火之都故其主峰曰祝融而亦帝於南海者則石氏星經所云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爲七宿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是也赤帝者祝融故祝融之職司火而兼司水也天地之道水與火而已民

非水火無以爲性命則其事祝融也以其帝乎水火也其事帝乎水也以其帝乎性命也淮南子云南方之極自北戶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是則血氣之倫凡爲南方之極以水而生以火而養者皆宜以祝融爲主齊明禋祀而敬聽命之雖非典禮亦猶愈於雜祠無文之祭者也祠向無碑歲甲辰之吉族人某某者撤而新之以光神明之德以昭祖考之誠其意良盛大均謹拜手爲之辭以鐫諸石其言曰

茫茫百粵溟波中水火司命惟祝融神光昭著扶胥東騰龍驂鴛時登降沙亭亦有靈離宮左連里社右宗公祖先所立敢不恭尊親直與君父同刲毛衂羽牲其豐以祈以報如先農芬馨嘉饗垂玄聰憑依以我民淳龐或士或女咸肅雝翩翩姣服亦在躬傳芭代舞紛相從神留往往至下春欣欣醉飽毋怨恫俾我禾稼長芃芃鐵颶不作天無虹雷聲和諧雌與雄潮鹹與月盛衰同不乾不溢含沖瀜友宅歸壑咸有終水土災息兼螟螽

湯建孟曰文甚辨核精奧詩似漢諸樂章

陽江天妃廟碑

揚粵之人凡以烏白艚船自大小虎門放洋經烏豬獨豬二洲而出歷大佛靈峴屯門之山以賈於東西二洋諸番者必祈禱於天妃焉蓋天妃者奉上帝命而治南海南海之神男爲祝融女爲天妃而新息邳離二侯佐之皆百谷王之司命也或以天妃爲林姓閩之女子殆非也天妃者天之神地之祇也太虛之中惟天惟大地次之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爲地之宗江漢之所朝故稱妃也又易兌爲澤澤通于天故曰天澤以海爲大故曰天池而兌爲少女故曰妃艮之男爲地公侯故兌之女爲天妃也天妃本非女子以兌之象故妃之亦配也海者天之配與天爲匹山者地之配與地爲匹天妃云者亦配天之義焉耳知其說則天妃之神益尊乃與天同其高明與地同其博厚也者而以人之鬼當之其毋乃褻乎上帝之命也耶且夫海陰方也諸島夷陰類也海產鬼車諸怪物皆憑依之以陰召陰也天妃又太陰之精也以天妃治海從其類也祝融本火之帝而兼爲水帝以治南海其殆治海之陽而天妃治海之陰乎天之道

壹捌玖 冊 102 版

一陰一陽其氣皆在乎海故以祝融天妃竝治之乎兌之象二陽在其下一陰在其上祝融其二陽之所爲乎天妃其一陰之所爲乎然天妃神靈絶異凡航海者以星盤置神前爲指南上下二針相對毫末之間懸利害焉卒遇怪風橫作吹折帆檣或觸鐵板之沙或膠石塘之雪而海鮹噓氣蜃像閃屍鬼舶憑陵攘人以甘其食火長與鬬不勝則被髮擲錢米以厭勝之又亟哀號叩首請于天妃須臾間有一大鳥華采翩翻來止舵樓之上而神光熒熒如電如輪火繞舟數匝雜以素馨抹丽曼陀羅種種花芬而天妃降矣其舟遂定得不傾沈又必候驗神前燈燄色紅則降青則否紅以福善青以禍淫一一不爽此又天道之不可知者其以香花以燈火爲歆應之兆是皆神而女者之所爲則人以爲林其姓爲湄州之靈媛也亦有繇哉天妃所在有祠其正祠在廣州歸德門外明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所建勅賜爲昭孝純正靈應孚濟聖妃之宮其在新安之赤灣者舟行必告是曰辭沙以祠在零丁洋沙上也在陽江者亦行祠之一據北津要害而綰轂端州之口海舶往來皆

虔備牲醴以禱焉歲春秋二仲癸日有司繼祝融而致祭則於城郭之中制也而二月二十三日爲神誕日土人歌舞婆娑報賽尤盛有畚賣某者嘗禱於陽江之祠得蒙神祐因請子爲樂歌以享神俾用金縷絲繡出屏幛之上以爲觀美且復鐫之於石用作崇碑垂不朽焉大均謹盥沐再拜爲其辭曰

翳南滇兮混茫有靈妃兮迴翔駕龍車兮后服與祝融兮頡頏太陰精兮配月帝少女兮皇皇稟天一兮水德作兒主兮炎荒枕陽江兮廟貌分朝宗兮百王控勾粵兮門戶在石角兮中央前新息兮鮫旆後邳離兮闢梁令吾舶兮利涉爲司命兮二洋西凌颱兮弱水東拂日兮搏桑颶颱颱兮不起雷雌雄兮有常鯨噓吸兮潮汐夾人魚兮兩行開瓊雷兮分水龍相媵兮安康靡鬼舶兮爲祟火長息兮祈禳不勝德兮妖孽神上下兮孔明渺長沙兮萬里與烏滸兮石塘從零丁兮內外一息至兮越裳鍼靡差兮毫末隨所指兮四方載百蠻兮現異倍利市兮諸商任巨艚兮烏白貨母錢一兮子百溢金貝兮千艙昔辭沙兮禱告蒙

玄降兮嘉祥。陳蘭蒸兮芬酳。將愉靈兮辰良。歌德盛兮以舞。巫姣服兮趨蹌。神之來兮煜燁。如日出兮帆檣。復瓔珞兮末麗。揚舵樓兮芬香。散綵霞兮瑤席。乍一陰兮一陽。憺壽宮兮無去。長於昭兮在堂。朝北津兮含景。暮海陵兮吐光。代上帝兮臨汝。錫純嘏兮無疆。

薛孝穆曰、以兌爲少女、故曰天妃、最爲得解。而末後又得斡旋之法。所謂文人之筆固無所不可者。

太清道院碑記

太清道院在廣州文明門外、範銅爲老子像祀之、道士黃上宣請子爲記、按孔子年二十四、始去魯、其適他邦也、先周。其見師友也、先老子。其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夫老子當日所爲孔子言者、不過盛德容貌若愚、與去子驕氣多欲、態色淫志數言而已、孔子何以卽稱其猶龍、其必有得於神明之間、語言之外者耶、易以龍象乾、乾之初曰潛龍勿用、而用九曰見羣龍无首、老子之學以自隱無名爲務、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其龍矣乎、龍是皆學龍而勿用與无首之象耶、乾一龍也、文王周公學乾、是學龍也、夫子雜卦以夬終夬一陰以復純乾、夬一牝馬之血以復六龍之氣、六龍旣復而後可乘以御天、是亦學龍者也、龍一乾也、老子所著書、辭微妙難識、然與易相爲表裏、晉人以之註易、其亦以道德上下篇爲易之外傳而有得於龍之象耶、孔子平生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老萊子、吾儒爲孔子之徒事孔子而及乎孔子所嚴事之友亦事師

之禮所宜然者夫豈徒以其爲列仙之宗也哉院南臨隍水一曲瀏清是老子之徒所謂居濠濮之間而得觀魚之樂者也予愛其勝輒詠古賦曰追羲皇之逸軌躡二老之玄蹤爲流連而不能去二老謂老子老萊子也吾幸有老親故不學老子而學老萊子老萊子亦著書言道家之用學老萊子亦即所以學老子也耶爲之記一以勒於院中一以書老子傳後世有醇儒當不以予言爲悖也夫

薛孝穆曰濫濫寫來而至道無乎不寓後添出一老萊子覺有生趣不失之版矣

翁山文鈔卷四

番禺 屈大均 著
常熟 薛熙 評

孔氏四忠節傳

孔氏四忠節者，其三皆曲阜人，先師第六十代孫也。一曰聞籍，字載寰，崇禎八年進士，授行人，陞南京吏部郎出爲西寧道副使，十六年冬，闖賊陷西寧，聞籍衣冠北拜，與其妻誥封恭人某氏及家人數十輩，闔戶自焚，其孫方二歲，一僕婦救之得免。一曰聞詩，字過庭，天啓四年進士，任中書舍人，改

禮科給事中，外轉大梁道副使，崇禎十七年六月，北兵至，棄官歸里，尋被敦迫至京，佯爲青盲，上吏部堂階顛仆不起，乃放歸，家居籜冠野服，垂髮毳所著帽，常綴一崇禎錢。一曰聞謤，字觀生，與兄聞詩同年進士，初任行人，陞禮部郎中，出爲副使，分守河西道，丁艱居里，崇禎十七年某月，有令官民薙髮，聞謤致書攝政王，言貴國既得中華，當用中華冠服以爲禮，有令云，孔子聖之時者。孔聞謤妄言，殊辱乃祖，家風罪當誅，念是聖裔，永錮爲民。未幾，卒於家，其一曰貞璞者，不知何縣里人，崇禎間以貢知伊陽縣，多方守禦，流賊不敢薄城，以事往汝寧爲賊所執，不屈死，蓋亦聖裔云。

屈大均曰：自夫子沒，至九世鮒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此孔氏死事之始也。歷二千餘年而有聞籍貞璞二公者，不屈於賊，乃聞詩聞謤二公亦能篤守臣節，艱貞以老，是眞聖人之孫也哉。予與顏氏子光敏者交善，因知孔氏三忠節，既以聞籍公列於西寧死事傳中，爲成仁錄中之一人矣，而以貞璞公附之，以見子之於聖裔，稱道之不一而足也。當崇禎末有叛人某者，冒孔姓，以先舉兵辱孔氏爲罪之魁，某慚惶而去，亦弗能有所加於曲阜也。噫嘻，當是之時，主議者誰歟，而乃能知聖人春秋之旨如是哉。

薛孝穆曰：一贊抑揚盡致。

報讎五孝子傳

黃卿字慶錫新會人也其族有盜魁景賢者殺卿父祖暨從祖從父卿時年十二走乞官兵往捕之不獲獲其一妾一女皆有姿色某帥甚寵之越數年景賢因妾女以求招撫且請就毘弟假貸輸金五千帥許之遂使數十騎偕往景賢偉軀多力虬髯虎臂日從數十騎與其豪奴帶刀持弓矢招搖里市中見者辟易而時時過卿貸金卿欣然許諾與之結歡捐宿怨景賢信之遂留卿家飲食卿乃陰約同仇數人伏前廂室中反鍵之一日景賢至值酷暑甚念卿文弱所服侍僅一小僮無他廝役乃悉遣騎從散去納涼而已則解衣袒裼簡所貸金置于几上小僮陰出啓扃卿乘間以七首刺景賢中腹景賢創甚走呼殺人殺人伏者踉跗而出共斫景賢卿麾之去自割景賢首剖心取血祭其父大父柩前其母居隔一巷卿懷景賢首詣母所未至首重墮地塗人大驚卿笑曰此盜渠景賢也遂入縣左手持頭右手探懷中辭授令曰景賢為賊殺我一門骨肉我銜之十有二年矣邀天之靈今乃得報之願歸死無所憾令念某帥金未償恐已得罪將加刑焉卿曰刑所以威不服吾手誅大仇自詣請死今即死矣又何刑焉問有同謀乎曰無之亦有同夥乎曰無之問小僮曰主自殺之實無他人也令械送卿至廣州卿喜曰卿得報仇以見先人於地下死有餘歡矣里中數百人張樂祖餞卿為盡數觴而行至廣州下獄有司欲律卿以擅殺罪將殺之以媚某帥久之遇赦免

李兼貴字伯鸞新會人有鄉豪呂昌雄者以小嫌隙導羣盜殺其一家兼貴尋於黃岡狙伺昌雄白日格殺之持其首濺血二十里走端州自首有司以其壯士將請之上官奏授一官兼貴固辭曰吾得復仇而為國法所容幸矣敢藉此以梯榮利乎

卒辭之

宋元亨字應乾程鄉之貢士也其父為總兵楊乾所害元亨乘間即軍中刺殺乾有司繫之予貽以詩云雄刀三載箭中鳴報怨而今事已成何必君恩頻見赦千秋人識子崔名元亨尋亦得脫以壽終

夏序功武進人父某與同里某不相能嘗與追逐羣盜某乘間殺之序功尚幼哭踊不欲生既長出

入恒囊一錐日夜磨刮以示不忘而佯與讎相善母殁嘆曰天乎不可以行吾志乎邀讎與之飲酒讎醉扶掖以行中途以錐刺殺之投屍于河而自詣獄不食死

蕭鉉許州人崇禎間其父爲讎所陷有司不能平遂庾死葬之日鉉與妻盧攀號不已躍入壙中欲殉親戚救之至夕書於案曰死去報讎遂夫婦同縊鉉年十五盧年十四州人哀之其後讎家盡死于寇人以鉉夫婦有神云

屈大均曰嗟夫人子不幸而有父母之讎所最患者無必報之心焉耳夫以直報怨其道爲順天之所助者順而已矣故有不報報則天必助之而各得其所欲蓋天之所望於孝子最深也能報父讎則爲天之孝子矣人之孝于可死而天之孝子不可死如黃卿兼貴元亨序功者人即欲死之天其肯死之耶所憾者蕭鉉夫婦皆童年倘能濡忍久之夫爲樗里婦爲秦女休必當有濟乃欲以死而報爲渺茫不可知之事此非死者之所望於子與婦也噫

薛孝穆曰序事極簡潔

孝子死於賊者傳

趙廷舉者武鄉人崇禎五年十二月流賊至執廷舉之父將殺之廷舉請代不得疾歸從里人取刀里人曰百萬騎中汝讎烏能辨且昏夜何廷舉曰是賊方秣馬於庭綠衣而繡甲當胸前有銅牌子吾能辨之宜亟去諸君勿阻里人授以刀廷舉乘月色潛往果得賊殺之羣賊大驚執問汝何人曰吾乃趙廷舉也吾已殺父仇汝曹衆多吾不能盡殺當奏上帝殲汝焉罵畢投井井無水賊出而殺之有爲趙孝子歌者曰崇禎五年季冬夜賊滿山

西武鄉野悲風愁雲動千里殺人之父城門下念賊彼亦人之子不肯容人代父死歸語我友及里中兒父仇不報子活何爲願假我斧我必擊之月黑雞鳴事不可遲親族向前相泣語百萬騎中賊何處此賊胸前掛銅牌此賊秣馬在庭階諸君請勿勸止我我當畏聖賢不畏虎與豺皇天憐孝復憐勇須臾賊死不旋踵一賊既倒羣賊驚此兒何姓復何名自言身是趙廷舉吾奏上帝當殲汝

張清雅字玉楚潛山北鄉人家貧力學以教授自資每食必念其父乾餱脯餼悉藏之持歸以進年

三十一兄死晝夜哭以頭觸柱遂眇左目里人咸
敬之崇禎十年獻賊焚劫北鄉清雅哀請其父避
賊父年八十矣病革且瞑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
畢此命也言未訖氣絶猶視清雅與其僕雲滿
從窖中舁棺以殮賊將至滿趣清雅去清雅擗踊
叱曰吾身親身也肉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已
而賊擁入斧棺滿捧茶叩頭乞免賊童笑將加刃
一賊曰徐之老漢尚知禮一賊抽刀遍其喉曰出
汝主貸汝一賊裂布拭膏繫竿首將舉火一賊斫
棺棺未破清雅從窖中出號哭以兩手護棺賊大

驚遽斷清雅手血濺賊面羣賊笑賊怒斫之幼子
超藝聞父哭亟從厠旁躍出哭求代死遂伏清雅
背賊並殺之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篠結帶遺
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去滿泣告鄰人乞得兩棺
殮主屍長號不食以死

萬元亨字爾嘉南昌諸生崇禎八年二月流賊襲陷鳳陽入署索推官安在
元亨倉卒戴進賢冠以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
爲賊怒加刃乃持庖人刀卒不能斷頸至數十割
元亨乃死賊以爲此推官也遂置仲實去方元亨
大呼時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並執思尹將加刃
元亨復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
舍思尹元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師年僅十有
六云

張維黃字修儀潁州諸生崇禎八年城陷與母匿
草間賊執其母維黃躍出告賊曰吾母老矣吾之
肉也肥可臠也請殺我而舍吾母挺頸求刃賊笑
以爲癡殺之而舍其母母曰吾不忍吾子之獨死
也賊又殺之

陳求之潛山人崇禎十一年冬流寇至求之移家

山峒其母年七十餘爲賊所得求之以計誘賊脫
其母賊覺將殺之求之笑曰諸賊何愚也豈有子
以計脫母於死而子獲生者乎遂被殺

王暘汝州諸生崇禎十四年賊破汝州執其母暘
曰寧殺我賊並殺之

田而賁字上則富平人崇禎十六年十月西安陷
賊劫諸鄉大夫餉軍而賁父時震先參政山西居
官廉家甚貧又不欲屈身見賊而賁往請代繫賊
因之長安拷掠備至而賁方以脫父爲幸怡如也
既而殺之于平陽及其二僕方是時僞尉同實主

而朕同舊與而朕同里雅重其人死之夕盛爲飲具酒酣同數數目而朕已復自嘆息若不能言者而朕心知其故徐詰同同哭失聲因具告之而朕於是起步帳外北向拜君西向拜父還就坐立爲臨終詩數十章每成一章輒自按歌聲音激昂慷慨左右有泣下者臨終謂必西向殺我我魂魄有所依歸可以報吾父矣卒無一語怨賊先是賊檄諸僞尉凡士大夫死者皆棄屍平陽市不得收視會暴雷雨賊左右大懼私瘞之南郊破壁下而朕喪歸妻徐氏殮訖絕粒七日而死遠近聞者皆謂時震有子而朕有婦云而朕死年三十七甲申秋八月也

魏允貺蒲城諸生性恬淡善飲略去小節西安陷賊執其父睢州知州國柱以去允貺追及之朝夕在側及父被害人謂允貺曰盍逃諸允貺曰吾不忍離父於生顧忍離父於死乎從父而死吾願足矣卒以身殉僕羅安亦死

王裔昌鄠縣諸生城破其父敬臣與賊鬬不勝投井死裔昌働哭曰吾父死吾生何爲亦出與賊鬬力竭謂人曰吾父在井中吾不可舍父而死于野亦投井

吳翥南楊師祿並高淳人崇禎末翥南避亂山中有賊入室刃其父中胸翥南從樓上望見亟下求代賊殺之師祿年二十四其父正宗遇亂兵被執師祿號泣求代兵異之欲留置軍中師祿不從遂被害

王業鞏浙川諸生崇禎末賊過浙川業鞏負其父以逃賊射其父業鞏罵賊不絕口至斷舌以死

許國佐字班王揭陽人崇禎四年進士知富順縣陞兵部主事丙戌九軍賊劉公顯等破揭陽國佐爲所執其母亦被拘拷掠慘毒國佐以頭觸賊欲奪賊刀以殺賊苦不得脫厲聲罵賊而死

徐安遠武進諸生崇禎末挈家避亂太湖父叔美妻楊妾蕙香各載一舟叔美遇賊被創安遠痛哭抱父同赴水蕙香呼曰事急矣主母速自裁遂躍入湖死賊遽登舟執楊欲汚之不從拷掠無完膚露刃向楊楊引頸自斷其喉賊嘆曰眞烈婦也懸其頭柳樹而去

石東璧三原諸生其父朗知桐城縣乙未春有賊夜入署中兄之屏挺矛大呼力格十餘賊賊刃及

矛者五東壁奮戈助之。創一賊。遂罹重刃以死。
屈大均曰。自中原有流賊之禍。孝子之爲其父母
捐軀以死者。不知凡幾。而子僅得此十數人。則遺
者多矣。若廷舉之手刃父仇。庶幾無憾。元亨代父
而並免其師。求之而脫皆能以計脫其父母。當亦
不幸中之幸也。若清雅輩或所生或同生。咸與併
命。安遠加之以妻妾之烈。其禍尚忍言哉。其禍尚
忍言哉。予又聞而脫以詩古文知名。尤工書畫。皆
軼不傳。則文藝之存亡抑末矣。

薛孝穆曰。序事簡潔。極似陳壽筆意。

割股五孝子傳

鄧廣生字彥啓。南昌人。七歲能誦毛詩左氏傳史記。時述某事及其人姓名爵里。絲連縷析。以教其俱學者。人以爲神童。年十一。父仲棄患疝疾幾不治。有醫與以紅丸。廣生如方露宿之。手捧以進。仲棄服之。初甚瞑眩。次日疾少間。踰月。仲棄母病。廣生亦病。同一日卒。戊戌八月四日也。仲棄殮之。見左臂有創瘢寸餘。疑而問其妻。妻不言而泣。以問其師。其師始具言之。蓋廣生以父病。日夕禱諸神。祈以身代。剔臂肉入藥進之。父病愈。廣生遂不起。於是仲棄哭曰。吾兒能爲趙孝子。吾乃不能爲吾兒。猶得爲人乎。哉。趙孝子名希乾。亦江西人。年十七。割腸以活其母者。

蕭日曠。揚州人。母病篤。涕泣告天。乞以身代。乃抽刀三刺洞膜。手引出肝。切數臠。作羹以進。母病旋瘳。而日曠創口大如盂。血流四濺。其肝不能藏魂。遂以死。時年五十餘。人多傷之。以爲養當竭力。病則致憂。人子之大凡也。而至刺腹屠肝。以救其母。母之膏肓雖去。子之榮血遂枯。卒至於死。所謂至孝通於神明。亦獨何耶。而張三愛。與施姓者。亦割

心肝以療其父母。皆得不死。則謂天道無知。得耶。
張三愛者。歙之孝行里黃氏隸人也。母疾甚。三愛爲母求牛羹於道。行且泣。遇人告之曰。若母病在肝。法宜卽以肝補。三愛忽有所會。夜取刀禱神前自刳曰。豈我念不誠。致神不我據耶。方坐鐘簴間念其故。手中簪隆地。俯拾之。則肝出矣。亟刃如指許。仍納于腹。束以行縢。密持歸。和羹以進母。一啜而神頓爽。三日病如脫。而三愛之創七日亦愈。施姓者。溧陽上沛埠人。業儒。年十五六。父病蠱。割心

療之。不覺痛楚。但聞空中若有萬馬奔騰聲云。
屈大均曰。嗟乎。火之烈不能容一孝子。火無知也。然豈無知者存於其間耶。傳曰。人固有蹈水火而死者。未有蹈仁而死者也。三孝子者。不知蹈仁。亦何知其蹈火也哉。知有父母在焉而已。噫。

救火三孝子傳

霍錄科。錢塘人。鄰火起。其父萬言奔。火中。救父。祖。皆被科奔。火中。救父。其子文舉復奔。火中。救父。祖。皆焚死。里人哀之。
王酒保者。東昌府治前酒家保也。不知其名。丙午八月夜。鄰人失火。酒保與妻出視火。火及其家。酒保亟還負母。火烈。母不能下樓。酒保號哭亦不下樓。竟抱其母以死。
屈大均曰。嗟乎。火之烈不能容一孝子。火無知也。然豈無知者存於其間耶。傳曰。人固有蹈水火而死者。未有蹈仁而死者也。三孝子者。不知蹈仁。亦何知其蹈火也哉。知有父母在焉而已。噫。

薛孝穆曰。予讀此傳。不覺座右蘭香觸鼻。異于尋常。
薛孝穆曰語簡而意至

高士傳

陳南箕字狂奴同產弟覲字二止安福烏溪里人南箕少爲名諸生崇禎十七年三月國變與覲北望慟哭爲烈皇帝烈皇后服斬衰服弘光元年吉安陷南箕佯狂欲自殺乃棄妻子與覲入歐公山山深罕人跡南箕亦絕不與人通一語意有所欲但顧盼指畫覲往往能喻其意事之甚謹有來訪者與之揖亦揖與之言不應與之書不視有所感觸或時書之几席旋抹去之兄弟相對如木偶敝衣垢穢雖日臨清溪弗澣濯也日啜粥糜又食淡或累日野蔌不飽其食淡也以初入山時嶺南隔絕廣鹽不至郡人皆食淮鹽時淮陽已陷鹽從淮而至遂不食云有餉之粟或受或不受問其意笑而不荅一夕寒甚擁衾臥盜入室竊其衣物知其不語復來攫衾被亦任取之南箕裸體箕踞時覲宿於板扉內不知其有盜也晨起視之體已僵以熱水沃灌良久乃得甦如是者八年有司數招之兄弟誓不往敦逼再三將脅之以威南箕以木署于山下曰某月某日出至期南箕束髮冠步至縣庭踞坐無一言有司無以屈之乃送還山癸卯年五十有八微疾賦詩四章而卒覲亦博學工文以兄爲師中崇禎丙子舉人南箕既卒覲慟哭垂絕獨處山中一茅茨斗大旁無居人閒如也與南箕同營墓域爲左右二穴中通疏櫺窻死後時得相見暇或攜書挈壺讀而且飲陶陶穴中壬子冬覲年五十六無疾而卒里人私謚曰純學先生

周洊字以濂安福人崇禎壬午舉人歲已丑走肇慶行朝上書不報聞北兵將至遂入乳源梅花山中不薙髮而隱有一妾暨子女各一爲蒙師自給偶敝衣垢穢雖日臨清溪弗澣濯也日啜粥糜又食淡或累日野蔌不飽其食淡也以初入山時嶺南隔絕廣鹽不至郡人皆食淮鹽時淮陽已陷鹽從淮而至遂不食云有餉之粟或受或不受問其意笑而不荅一夕寒甚擁衾臥盜入室竊其衣物知其不語復來攫衾被亦任取之南箕裸體箕踞時覲宿於板扉內不知其有盜也晨起視之體已僵以熱水沃灌良久乃得甦如是者八年有司數招之兄弟誓不往敦逼再三將脅之以威南箕以木署于山下曰某月某日出至期南箕束髮冠步至縣庭踞坐無一言有司無以屈之乃送還

弟子射獵得麝兔竹雞輒以相餉洊甚安之弟子亦多東髮椎髻如太古遺民絕不知有城市衣冠者洊不出山者二十餘年子嘗至山中視之贈以詩有薇蕨留饑鳳風雲待伏龍之句洊亦荅之歲丙午無疾而卒

黃見泰字見石福清人舉崇禎庚午鄉試明年會試副榜隆武之初授國子監博士天與城陷束髮入山朝夕白巾苧衣敝壞不改家設　襄皇帝位朔望朝拜以木版爲笏跪讀表文聲琅琅徹於戶外人皆怪之縣役持檄催租見泰大署紙尾曰大

明無寸土。博士安有田。縣令朱廷瑞者、高其誼、誡勿問。爲其翁媼乞祝嘏言。厚餽之。辭不受。荷鉏藝蔬以自給。妻亾不再娶、以兄子爲子、不令就試。年七十餘卒。所著有詩文集藏于家。

汪渢、字魏美、錢唐人。爲人寡言笑、善屬文、舉崇禎己卯鄉試。國變、奉母入天台山、日從鄰人糴米半升以供母。自採蕨根食之。母思歸、渢跪泣曰、兒不能從吾友陸大行遊者。以有母也。兒負母矣。嗚咽不能終。陸大行者、名培、史遷注官授行人。錢唐之陷、自經於桐塢山者也。遂移居西溪河渚、以遂母志。絶跡不入城市。母卒、終身服齊衰。其妻亦沒、乃寓居僧寮、躬自執炊、或時飲水默坐。終不過人食。與人寡合、即樵夫野老、罕識其面。驛傳使者至門、固請見、渢從山後避去。子蘧有雋才、渢命學岐黃術以自資。乙巳夏、寢疾、簡所著書、貯縑囊預置棺中、口占一詩、卒于保叔塔院。年四十有八。學者私謚曰貞靜先生。

徐孝直、字孝先。仁和人。父灝、以進士知武陵縣、早卒。事後母孝、異母弟敬直病痢、親爲拭穢滌牖、無倦色。南京之變、年甫二十、棄諸生、家故貴族、甲第

蟬聯、人稱落瓜徐氏。有田有廬、及圖書金石奕器之屬、遭亂散失、僅餘田數畝。久之妻子饑餓相繼死、遂不復娶。走西溪河渚依友人汪渢、告之曰、生寄死歸、今未歸。聊相寄耳。每暮春聞杜鵑聲、輒灑灑泣下。鄰人紿之觀劇、歸而嘆曰、不圖今日得覩漢官容儀。樵牧輩見之、皆笑爲狂生。直曰、我非狂生。直曰、我非狂乃狷者也。因易名介、號曰狷菴。渢死、哭之慟曰、汪渢死吾無友矣。冷者、渢自號也。平生不營衣食、歲租入田夫置門內即去、不問多寡。若受饋、然一麻巾白布直裰四十年不易。世稱之曰、汪冷徐狂。終身執喪。

張蓋、字覆輿。一字命士。永年人。甲申國變、棄博士弟子、悲吟抑鬱、遂成狂疾。徧走齊晉楚豫之間、無所遇。將浮于海、不果歸。自閉土室中、蓬頭垢面、雖妻子不得見。時引酒獨酌、醉輒痛哭嗚嗚、聲徹林木。同里申涵光、雒澤殷岳者、每往視之、蓋延入土室、談笑頗歡、亦不知其何謂也。其爲詩哀憤過情、不以示人。恒自毀之。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以死。涵光葬之於某所、而嘉興朱氏爲之銘曰、或游或處、或泣或歌、家室之

不恤而恤其他彼狂者實耶是維子之室耶

韓畐字石畊宛平人父位有行誼與無錫高忠憲公友善攜其二子來南中畐其仲也方畐少時父遯跡入閩不及名畐長以兄名田遂自名曰畐謂兄之田一而吾之田二云好學能詩尤善鼓琴年四十不娶以琴自資所至人爭延致然畐伉率無威儀一不當意輒唾棄去或主其家即役使其家僮如已者多厭苦之雖其主人雅知畐終亦不能久畐也性不善飲而好酒醉即已稍強之即離坐去與人語操北音剌剌遇有往復者亟揮手止之曰吾方與彼言若宜謹聽無溷予也貧無資裝惟囊琴與二竹筐貯生平所爲詩文扃鑰甚固攜至止宿處人欲偕之出游輒辭曰吾有行裝在畐既以琴聞江左或道之于平湖令所令嘗以事至西湖邀與之俱適有召令飲者畐獨坐鼓琴數曲命其僕進酒酒酣據令榻即臥夜半吐其禕帳茵褥殆徧一監司路經錢唐聞畐名欲從學琴使人先之畐曰非謹執弟子禮不可畐坐是游益困然益自負賓客過者不肯輒鼓琴請者必肅衣冠甲顏色伺至夜分或爲一鼓若中坐有他顧及笑語者即怫然推琴起矣久之歸其兄于丹陽遘疾卒年四十三初畐之南來也天下尚無事既遭亂乃叙次其流寓之槩爲詩一篇數千言兒時在留京(序作留有玆)其父與守陵內官相識從觀陵祭及見弓劒之陳俎豆之設與夫灌壇寢殿規制曲折悉于詩見之江淮間競傳寫焉又嘗倣白居易醉吟傳作臥琴先生傳以比之藏于兄子所其他雜詩文尚數百篇唯琴秘甚不輕授人人亦畏從畐學竟無有傳之者

陳如鎏字子兼一字子融常熟人刑部侍郎莊靖公之諸孫也申酉後不易衣冠隱居桃源澗上守其先莊靖之賜塋塋距城不二里終歲不一入烟火時時不舉妻子凍餒以死不爲意也有族人窺伺墓木者如鎏輒遶墳號泣曰我無官守以保封疆豈區區先人之墳墓猶不容保耶誓以身殉以故柏楸無恙堂斧依然卒未幾斬伐殆盡過是墓者始嘆如鎏之賢遠矣工于詩嘗自言曰歲莫大雪起視四山落木脩然獨老梅放花數顆微風入林雪片颼颼聲欲松頂下三旬九食自嗟自樂而已太倉陳安道先生瑚序其詩以配晉郭文比之

徐英字振烈行五侯官人幼孤貧不能娶妻身爲傭作所居鄰郡倉厥每爲人擔粟輸倉能餘一日糧則懸其筐及艸屨一日不出閉戶誦讀有呼之者輒取艸屨與筐復出常署於門曰目不識丁門無題牛居數歲有郡紳曹學佺者見之詢其鄰鄰人笑曰此擔夫徐五所書也學佺遽舍輿步入其室室隘甚不能容僕從亦無几榻可坐客英見學佺從容笑曰先生能來不宜遽返乃倒置其斛以坐學佺而自坐閾上談久之觀者皆轉相告語於是徐五之名稍稍稱於郡中居無何學佺復詣其室請曰君之行可謂清矣然自苦甚僕有鹽船之息願君往董之英曰吾聞士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先生此言至于我我愧越石父矣學佺愧謝之擔粟如故乙酉閩六月唐王至福州建號隆武英聞車駕入城往觀之歎曰天下事不可爲矣人問其故對曰吾觀其氣度詒輕又簪花於鬢非周宣漢光比也因泣下沾襟明年北兵入閩英不知所終好事者往往傳其詩多悲憤激烈語

屈大均曰古者多逸民而爲聖人之所亟稱者蓋七人焉其間不降志不辱身者夷齊之外又皆難

烈婦二晉氏傳

二晉氏者、長安人、其父散官以正、字直甫、尚□高皇帝九世孫臨潼王府鎮國中尉懷墀女縣君朱氏、以正蚤死、朱守節四十九年、教其子國柱孫文煜皆成賢士、年六十八以終、巡按御史金毓峒疏聞、得旨旌表二晉氏、其二女也。長爲秦府昭信校尉王弘祖妻、誥封安人、年二十而寡、崇禎十六年、賊陷西安、與其女寅姐年十三同投井死、次爲臨潼王府奉國中尉詖漣妻、誥封安人、亦蚤寡、城破謂其妾曰、我乃□高皇帝之小宗子秦昭王外孫。而王家冢婦。身。至。貴。不。可。以。辱。爾年少奈何。其妾涕泣以中尉託孤爲勸、安人不從、賊卒至、慮不得死、紿之曰、井傍有金、與汝往發金、及井踴身入焉以死、是爲晉氏二烈婦。屈子曰、主家之賢。自古所難。自王姬下嫁。所見皆奢侈事而朱氏能甘貧茹苦。全其節以教其子若孫、又能使其二女及外孫女咸以烈著聲於世。嗚呼。古。之。所。謂。禮。宗。者。殆。其。人。歟。蓋昭代以秦府爲宗國、猶魯之於宗周也。陝西之陷、秦宗人多有死節者。乃。其。外。孫。女。二。晉。氏。臨。死。而。不。忘。□太。祖。高。皇。帝。與。始。祖。秦。昭。王。

可。謂。明。於。大。義。不。愧。神。明。之。胄。者。哉。

薛孝穆曰、有明家法。爲。漢。唐。以。來。所。無。縣君與二晉氏之節烈、亦略見一斑矣。

和州王氏五烈婦傳

和州王仰周、其子婦四人、長尹氏、夫曰用賓、次杜氏、夫曰用賢、次魯氏、夫曰用聘、次戴氏、則戴重敬夫之從妹也。夫曰用極、又王白掄者、其女年夫曰劉臺、崇禎八年乙亥流寇將至和州、仰周謂諸婦曰、我名家也。寇至必毋相辱。已而寇至、仰周以長子用賓、孫夢鹿、白掄以子魏壻臺、絅城而去。仰周之三少子、與其母及諸婦匿于城隅別塾、城陷、寇登陴大呼、火及堂、斧及門戶。四婦泣持其姑、女泣持其母、皆曰、亟死、亟死毋爲賊刃所汚也。於是尹氏結繯繯斷、顧用賢身有佩刀、趣拔之而抹以頸、卒不能絶、乃哽而號曰、四叔助我、助我用極、亟假刃決喉焉。杜氏魯氏各摻其夫自盡、用極引刀就戴而女年搦刀不可脫、遂先年而及戴。時十二月二十八日夜也、是爲王氏五烈婦云。其後二年巡按御史某至、用極哭請、因以五烈旌其墓。四婦之窆同穴、女年歸葬于劉、禮也。戴重爲之表墓連而及之、以其生同室、死同穴、魂氣必相親也。墓在和州西郊十里、予嘗拜之、

屈大均曰、和州之陷、知州黎公弘業死之、吾同郡新會人也、時城中人死者萬餘、無被俘者。巡按御史某至、哭而祠之、名其城曰香烈、香烈云者、蓋言諸婦之能死也。若知州黎公則又烈之表帥也。哉薛孝穆曰、死者萬人、而傳者僅五人、予又不能不爲之慨然也。

保定陳氏五烈婦傳

保定陳僖者、其家有烈婦五人焉、祖母張宏人也、母楊孺人也、妻常、女弟陳、與婢桂春也、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賊攻保定、翼日而城破、士大夫與賊巷戰無不死者、當城破時、賊入陳僖家、先刼楊孺人索貲財、楊罵曰、咄哉賊奴、我清白吏家、死爾賊以刀劃頭、血濺濺下、於是與子婦常及其女陳相攜入井死、時張宏人春秋高矣、賊勿害也、見賊刃楊罵曰、我命婦、賊敢相犯乎、亦奉誥命入井死、侍婢抱一兒從之、僖弟阿仔也、年甫晬耳、先是城垂破、張宏人先辭家廟、率婦子列坐井旁、曰有此寒泉、吾老人可不憂矣、汝等勉之、楊亦先辭張宏人及遺命僖以無死、勉延宗祀、先是僖女弟陳聞賊圍城、奉姑命來歸、與其母計、必無辱以死死後衣袂間出一利刃、楊驗時、亦出二鋼剪、蓋皆辦死久志定、於中非一時勉而爲之者也、張宏人者、徽州知府士章妻楊父某官、常則泰安知州紹先女也、陳嫁文學金罌桂春者、常婢也、時從死者又有三婢、當驗時相持不解、此五烈婦之外又可以附書者、惜其名逸、非以其賤而略之也、

屈大均曰、人之貴者、莫如督師大學士哉、督師李建泰者、是時奉天子命、以王師入衛保定、當城未破、輒爲降書以納賊、賊又官之、夫非受國恩深渥者耶、不特視張宏人抱誥命死者、相去萬里也、卽視四婢子之死、亦何以無愧焉、嗚呼、貴者不能以死而終其貴、而使賤者能以死而不終其賤、貴賤之於人、亦何常之有也哉、

薛孝穆曰、一贊極似史遷、而貴賤二語尤有至理、

東洞庭山三烈婦傳

三烈婦一曰顏氏。其夫嚴燦。以仇陷成獄。有司積不能平。顏左持牒。右操利刃。走御史臺訴冤。御史以爲行刺也。訶之。顏抗聲曰。妾夫嚴燦被誣將不免矣。然欲殺妾夫者仇也。使吾夫死。妾必殺仇亦死。不如妾代夫死。使仇不能殺夫而妾不至殺仇乎。言畢。遂自剄階下。御史大驚。以事聞。其夫獲釋。顏亦蒙旌表。葬之虎丘。時庚寅五月也。年二十有八。其居爲東洞庭山之柳社云。一曰周氏。夫葉文遂病死。欲以身殉。已念其舅姑老。乃斬一指。納夫棺中以示信。貧甚。常以針作傭。有富人者慕其賢。厚賂媒氏以求。其舅姑既許之。周泣曰。吾所以濡忍至今。以供養耳。今就死以明吾之志。則失其所以爲孝。顧事不可兩全。婦人之事。固有時重於孝者。遂自經。越其夫死之三歲。甲辰三月也。年二十有二。一曰葉氏者。夫陳爾璋。嫁二年而爾璋死。亦欲殉之。其舅諭以嗣（亦得體）乳遺孤。仁何孤病瘠死。葉遂絕粒七日以死。二婦皆東洞庭山之白沙里人。

贊曰。洞庭之山。秀出太湖東。有莫釐隱於菰蒲七十峰中。爾亦龜鼈乃有三烈。皎皎彼姝。一人自刎。以救其夫。女之聶政俠也。誰如一人斬指。殉葬黃墟。區區示信。尺寸之膚。一人絕粒。以死。其孤。孤也不存。有負舅姑。嗚呼已矣。妾亦何辜。

薛孝穆曰。震川的派也。

汪貞婦傳

貞婦汪氏歙人同縣程國賢之聘妻也年十五國賢卒請於父母往奔喪弗許以死請乃許衰絰入門撫棺哭極哀至數日水漿不入口其母曰吾女若是吾兩家之(折)幸也然獨不念我二人乎汝弟尚童齔煢然二人汝朝夕汝父母夕不得生矣貞婦乃從母命少進食既襄葬畢有以爲尼勸者泣曰吾有舅姑在尼則(何)不(後)終婦吾舅姑即不終婦吾舅姑之子矣吾不爲也大均聞之曰嗟夫貞婦與忠臣同一道哉貞婦不可以爲尼猶忠臣之不可以爲僧然而僧其外而儒其中若雪巷之流可也必爲僧則君不得以爲臣矣烏乎忠夫無君而不忍死其君者謂之忠無夫而不忍死其夫者謂之貞縣汪氏之言推之豈不可以爲貞婦之則而可以爲臣而忠者之規也哉汪氏性尤孝舅死事繼姑不少衰年六十餘乃終歲之己亥某月云

薛孝穆曰此文無多筆墨說得有關繫特爲吾道立一涯岸予往祭先師陳確庵先生文亦云

未嫁殉夫烈女傳

宋典者蔚州農夫宋有懷之女也性樸謹寡言笑年十六許聘千字村蘭州厮無何州厮暴亡訃至典方在場舂穀輒慟哭欲遂死之父母曰女過矣女未嫁而男子死可以再字不爲失節也典度不可奪操作如故父母信之不爲備乘間裂蘭氏所聘繒帨自經於母之寢門以死乙巳正月二十三日也人爲之歌曰蔚州有賢女顏色勝春華許字蘭州厮納采一幅羅媒氏選吉日不久成室家賢女年十六遊戲母側不知其他蘭弱不勝風一折無根芽是日晒場穀賢女代母舂聞之淚連珠心知不得雙阿母上前勸止當有好兒郎更來聘汝賢女私自忖今日在母側明日歸黃泉不得留事母母當自行舂大義所在何須連手裂蘭家羅赴身空梁中阿母奔救不及驚動鄰里女不生貴門又不習詩書十六未出嫁懷懷爲夫死當白大夷告天子女宋姓典爲字家居西崖山乃是小家子鄰里歸母獨哭黃鳥來啄場上穀又有歌之者曰紅羅持作帕素練持作巾何必合衾幬始爲同心人宋氏有女典生長蔚州之野西崖之山年紀十

五餘許配千字村村民蘭州厮大義結夫婦忽登太山籙人壽不得久女方晒穀聞之聲悲哀長跪告父母兒當從黃泉下信誓旦旦不可乖父母向女言尊章爾未事慎勿捐形軀相保親父子各各還室中涕淚終不止月正三十日其日二十三日從東來奄忽墮西南闔門夜無人女向空庭坐攬我素練中接彼紅羅帕徘徊寢室旁自掛中門下父母起視哽咽不得言觀者四方至歎息日暮還童童培塿側乃有柏林誰言卞卅芳乃有柏柏心是歲九月而蔚州復有袁氏之事袁氏爲同

里張旺妻旺以陽武丞齎餉至鎮江病歿喪返陽武袁氏撫棺慟絕不食二日自經死嗟乎節烈固性成也然聞宋興之風亦可以興起歟夫蔚固昔之代也代有磨笄之夫人今宋興袁也參之矣

劉福姐陳州人諸生瑞禎之女其從姑所遺一金簪篋中空無所有惟遺斬衰一麻裙一箕以爲殮也他所作針綫皆半而廢無一完物乃與志會合葬焉

程賢姑鄖城人年十七受聘安氏子安氏子卒賢姑輒慟絕顧時時製履甚工也其母撫之曰若壻已矣何履爲賢姑則刃斷所製履一日更製乃弗工或詰之則太息曰死人履而須工耶人莫測其旨及安氏子葬賢姑請臨其喪父母弗許遂著向所製履自經以死啓扉黃氣輪囷四塞不辯賢姑所在久之方散逾七日顏玼如生汗濡濡下縣令往弔贈襚焉

楊氏者竟陵人薇垣之女同里王家相聘爲妻歲癸巳家相以涉水死女聞痛甚其父母欲改嫁之女曰夫夫婦婦豈可以一鬼而一人乎婦而鬼其夫無以爲人矣夫而人其婦無以爲鬼矣比距其會之聘妻也歲乙巳志會年十六以病而死時福壻死且百日女先數日不食衣其衣重襲繫其帶有祖母之喪衣皆縞素哭泣無時父母以其爲祖母也比喪畢父母命之變服福不從父母以其爲祖母餘哀未忘也亦何其從姑歸寧福相持痛哭昏絕者數稍甦則以守節告從姑不可父母亦不

童姑慈谿人年十四受聘于袁會山海寇亂姑父母乃不逮吉以歸于袁袁氏子習于禮者也女告之曰婦道正始若之何而不親迎也舅姑聞之以爲然遂未成婦寇稍平姑請得仍歸於父母家以逮吉亾何袁氏子病卒姑往弔一慟而絶及蘇則髮已斷矣久之有求婚者父母遣人迎之其舅姑亦以爲勸姑痛哭曰我乃不諒于父母舅姑耶已矣尚何言夜拒戶嗚咽呼天者三遂經死時年十八矣

林玉娘太平縣舉人翹之女年十八許字石埭方氏子啓庠已酉秋啓庠疾卒女請赴其喪父母弗許哭三晝夜乃許之哀經至墓哭奠成禮乃易衣歸見舅姑舅姑勸慰甚悉使婢女謹視之女引鏡涅其面曰守志父母迎之不返曰重服纍然不可以侍父母且父母膝下多兒女子何所復容未亾人乎舅姑老矣兒在此以代子職無何其舅疾篤女侍姑李調治湯藥數月不懈舅歿姑自剄死女救治喪畢越十日使具湯以浴自經於牀上以死時庚戌之夏

古氏者程鄉人爲葉起鳳子婦未娶也起鳳病革來迎女往赴之成服而返未幾起鳳子亦遘危疾女復往視湯藥起鳳子自知不起謂之曰爾雖來婦猶然女也女合涕曰是固無論子弟知爲葉家之人而已越日起鳳子卒女將自經家人救之一日問其姑以新壙所在往拄紙錢遂服毒艸死

陳氏海陽陳注之女許字王繹繹卒女聞卽自經家人救之已而有問名者女曰吾從親命則不貞不從則不孝亦將何以爲人乎遂不食死

二梁氏女其一高要人諸生迴清之女年十六受聘周頌頌卒欲赴其喪弗得乃毀容縞衣以死自誓父母陰欲嫁之金幣至女卽自經時丁酉五月其一順德人父諸生雪鈞以女許麥麥死亦欲奔喪弗得謂其妹曰女子從一而終字與未字一耳遂自經戊戌春也

吳氏女武進吳滿之女幼許字顧恕恕貧滿索聘厚故嫁不以其時及恕患惡疾將死女以計强歸子恕滿不得已歸之然舅姑沒矣既歸侍恕湯藥惟謹及數日而恕卒未成婦也麻衣慟哭欲畢闔戶自經死

屈大均曰夫女已許人夫免喪而弗取則嫁禮也

以夫絶我也今之未嫁而夫死則死之夫未絶我我其忍絶夫乎不忍絶夫則仁矣仁至斯禮至而或以爲賢智之過則夷齊之於商也君臣之分亦微矣而首陽之死孔子仁之何歟且夫爲婦與爲女不同婦可以無生以烈而終其一身之事故易曰恒其德貞蓋爲已嫁者言也節婦以生爲恒生賢於死矣烈女以死爲恒死賢於生矣嗟夫吾爲四朝成仁錄自　烈皇帝以來韋布之士未仕而死其君者何多其人也若女子之烈自宋興至吳凡十有一人吾取以爲女宗焉以視夫被執不汚觸鋒刃而死抑又難矣自女以爲吾未嘗婦也而不有其死君於是天下之爲女爲士致有不可言者矣

孝陳傳

何氏婦陳者恩平文安寨人歲乙未夏五月化而爲男先是陳父某甚貧而無子陳年及笄日與其父織作藤筐竹筲諸器具以爲衣食計媒妁數數來陳言於父皆謝絶之欲遂不嫁如北宮嬰兒之所爲以養其父年二十有五父强嫁之其夫農家子也亦貧佃山田數畝以耕陳晝則餉饁其夫夜則理其故業以私錢市酒食走二十里餘奉其父以爲養雖大風雨徒跣於山谷間豺虎咆嗥蟲蛇滿前不避也路有烏風大王廟者一日避雨其中陳私禱曰予奈何不爲男以至斯也禱已而哭哀老而無所依禱愈切又一日過廟門外澗旁見有山果隨流觸石而止湍水洄漩激之不去似桃色紅陳試拾以啖味甘而鮮歸得熱疾不知人是夕夢有神人以刀截其陰以下半體若以他體易之者大驚而寤痛且殊以手按之則居然一男子矣驚告其夫且以食桃得疾狀具言之夫以聞於虎賁將軍王興興以爲孝之所感也給以錢鏹命麾下善視之諸將士爭餽酒肴爲其父壽謂孝之

爲祥。有如此云。明年秋文安陷、沒裨王尚可喜詢知陳異之配以女子、而使管鹿園伺其生息食飲於是陳又爲人夫焉陳少名阿雲自化爲男未有名人以其始爲女而終爲男不可以復女之亦不可以竟男之也但稱之曰孝陳云。

屈大均曰、子讀史傳凡女子化爲男者蓋多有之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又曰女化爲男、婦政行也、嗟乎此所謂不祥者非耶乃孝陳之事則不然其禱於神而得化爲丈夫也以其父之無所依也是以孝而化者不可謂之非祥也然自古來天下之爲孝子者亦云多矣豈其有所禱而輒應耶抑僞應其一以見天道之誠有耶然禱必於神之聰明正直而一者今烏風之號不典其與淫昏之鬼何以異乃其一變一化能極其情狀之所至更有過於聰明正直而一者則何以故耶豈天之所假在是即烏風之神亦聰明正直而一者之所憑耶夫天之道喜常而惡怪惟神亦然其行怪也亦不得已而爲之有女如此即淫昏之鬼且爲之盡其情狀以見天道之不遠是乃所謂眞祥者耶

薛孝穆曰妖祥當觀其所以感之者何如耳感之非其人雖麟鳳亦妖也翁山以孝女化爲男爲祥良然

廣東叢書第一輯選印南州書樓藏徐信符朱希祖補輯巴陵方氏碧琳瑯館翁山佚文鈔本將付梓矣徐君及余均以鈔本未獲與其他刻本校勘爲憾北平孫伯恆君適函告某故家所藏翁山文鈔流入廠肆余即函託代購惟肆主誤認書爲明刻復以書爲禁本故昂其值首卷又爲有力者假閱不歸孫君幾費心力以蹤跡之復往返磋商方成議余斥重金得之並以告徐君及廣東叢書委員會諸君子徐君收藏鄉賢遺著至富書至亟亟假閱詫爲罕見共同參校決建議叢書委員會以代鈔本至鈔本所載而文鈔所未有者附作佚文輯以補其闕翁山先生著作經嚴禁後散佚甚多屈沱五書中皇明四朝成仁錄

完本已絕於霄壤易外多屬殘帙徐氏及余所藏者均有殘缺無法訂補文外原刻本流傳亦罕舊刻本實非完璧嘉業堂刻本國學扶輪社排印本則更多臆改詩外舊刻本流傳雖廣亦多殘缺國學扶輪社本似較完備又未舉其出處五書中惟廣東新語較爲完整耳此外道援堂集翁山詩集（徐紹元道援及沈方湖道援均有刪易廣東文選亦屬罕見餘則徒存其名以供後人景仰而已文鈔久稱佚本適於廣東叢書付梓之際重現於人間不可謂非書林佳話也黃蔭普記

樊義士墓誌銘

常熟 薛

義士樊君名潔字清溥商州人也事其父母至孝事師如事父父母亦慮墓三年師亦如之居貧力耕以養人有所遺拜而辭之曰父母有子不子之食而食於人乎是無子也及父母亡人亦聞遺之曰父母存吾不敢以生人之食食吾父母為父母則不受已則受之是無父母也卒不受崇禎十七年三月京師陷君輟耕走舉山西峰日夕哭山中人怪而問之君曰吾痛吾父母吾痛吾師識者謂其以烈皇帝（註：炒）烈皇后為父母而以殉節諸臣為其師云葬若范公景文倪公元璐以下二十人為其師云葬山之東中條之西其蹲大河而遷遷而北者其山為首陽山下有夷齊祠墓君復望拜而哭哭輒極哀形容瘠立人勸之曰君布衣耳未嘗仕可無哭以致於死死傷孝君乃瞿然起曰吾過矣於是著黃冠躡草屨而託為道士結廬於西峰以居凡四年間每遇霜黃木落風雨晦冥之候人未嘗不聞其哭泣朗月之夕或歌棄裁或悲酸凄楚斷續於此林激瀨之白廡嘗旋毓其門哀鳴至旦久素無僮僕不復能自治飲食竟以死丁亥年八月日也山中人憐之葬於西峰之旁小峰名之曰孝子峰屈子曰嗟乎君固孝子也然君實以節死不以孝死夫以孝死稱義士今乃名其峰曰孝子而請名其墓曰義士斯兩得之乎山中人皆以為然故樊君始故為之銘以為華山之光寵云銘曰

噫嘻華山三峰小者得矣昔名蓮華今則孝子以孝掩其節使首陽專美吾則不敢焉兼稱曰義士墓隱松林中有聲若山鬼天下之至哀長在此流水

薛孝穆曰樊君即郭文舉一流人若無此文誰復有知其姓氏者弇山表微之功不淺

鍾廣漢墓誌銘

廣漢姓鍾氏名淵映嘉興人有美才思立言以自見嘗謂五代史與通鑑間有異同而蜀搏机南唐書之闕及時蒐采尚不下數十家倘得取之以為五代史注亦庶幾有補於歐陽氏矣其志如此不幸多病未能就晝夜讀書神氣盡耗嘔血其父憂之思所以寬廣漢者廣漢於是發興遠遊將倘觀于海岱贍拜孔孟之林廟大家之以舟車勞頓故疾復作與人談論唇舌焦燥不少休甫至京未踰月而卒一時名士大夫皆以為恨嗚呼廣漢生于崇禎戊辰某月日卒于丁未某月日年甫三十耳著書未成又違其高堂之養以客死人之不幸至廣漢何如耶予自己亥春遇廣漢愛其詩歌聚則與之為友乙巳復至則廣漢識鑒愈高才思愈出方期主其家相與畢力經史為醇儒之業無何予以事縲縶之泰縣泰之代而廣漢未有所適比聞其在京師亟往視之則廣漢已先和月而矣嗚呼廣漢未死前數日為一書以遺予大略謂山川之樂不如家庭友朋之歡不如母子勉予早歸予讀而再拜淚滋滋其不可止也嗚呼廣漢之愛我至是乎縲其言觀之則廣漢豈非孝乎在人乎哉然廣漢方違其親茲茲然為歌于里遊而以此規予何也予知之廣漢可遊也予不可遊廣漢家不貧父母方中年二弟俱成立旦夕侍奉不後於廣漢而予母年六十有四矣家貧而弟力咿不足以供救水推廣漢之心其不欲予一息而離吾母也有不忍出于言者嗚呼孰謂可遊如廣漢竟不可遊而不可遊如予者尚得以性命苟全耶死生呼吸耳年三十者不得長而予年四十其可保耶使廣漢家居端坐凝神伏氣以自養壽或可延不然而正命幼子父母之手亦為人子之幸今至是其何以解其親之哀且痛而瞑目于泉下耶予今亟歸以求慰廣漢于地下使廣漢不得盡于其親者而以其言使予得盡于親于又將以廣漢之言告天下之為人子者是廣漢生之得盡者有窮而死之得盡者無盡得盡於其友即得盡於其身立言之功莫此為大而又何以著書為曾祖諱某某官祖某某官父名某遭世變棄諸生不

應舉著有某書某年月日葬廣漢于某鄉某原夫
人盛氏先廣漢卒子男一人某女一人尚幼至是
以盛氏祔諸與廣漢遊者謂予宜有銘予感之深
乃作衾辭以銘之曰

為學問而遠遊兮固高堂之所喜昔頻曾之從師
臨終而勸我早歸兮徒仁言之纚纚生不能自養
其親兮死而令其友皆篤于倫理昔史魚之尸諫
今吾子之容死惟仁之于父子兮而氣數之有
與所棄雖有厚薄兮而盡性則命可致推吾于之
孝誠兮死與生而一視魂依依於膝下兮毋東西
南北之遷徙達死生之如晝夜兮其不生者與日
月而晦冥而不死者猶若父母之怙恃

薛孝穆曰說得廣漢為世間不可少之人人耶
文耶是為世間不可少之文

王礎塵衣冠家誌銘

王君礎塵之卒也予方有母之哀哀絰而往哭之
不敢弔也比其葬將返江南予時已葬先夫人矣
則易服而往送之明年予既練六越月陳子元孝
將以君所遺衣冠而葬之於羅浮也以書相招則
又易服而往會焉嗚呼君吾友也哀痛之深雖
與君無服亦輒往而哭之且復送之又復會之誠
以昔之大賢有行之者故敢自奪其慟以重于一
再而三也嗚呼君吾友也君哭吾之母未踰兩月
而予即復哭君以君之用情于朋友之母也予恐
得于君而不用其情也嗚呼君與予生逢喪亂自
申酉以來五十年間皆有所火不能忘於心者每
一相見未嘗不相對而哭而不知其不可也今之
哭君則又非哭君也亦惟哭君之所以哭者而已
矣君佯狂自廢蓬面敝衣與予之所行皆如接輿
之髡桑危之裸矣泥塗之辱簞瓢之空有何衣冠
之可遺尚得而葬之也哉嗚呼衣冠之躬上章下
縫君已於無無錫之東鳳凰翅翅之壟祔於其先公矣
此羅浮也曜真之天朱明之洞有桐棺而空有丹
穴而無與同亦惟葬君衣冠之心云爾冲虛觀前

故有葛稚川衣冠冢焉今與君為二彼以仙此以義仙人尚可為也而非君之志君之志在於溝壑而顧得名山名山即溝壑矣然則君之不幸雖得正而斃而其恨也無可解於天地亦惟於黃壚之中自哭其哭而已君生天啟丙寅歲十月初十日距癸酉歲得年六十有八其卒也以五月二十六日子完趙以其喪歸於十二月某日與其妻顧氏合葬今之虛冢封樹儼然則以甲戌十月某日襄事也君諱世楨無錫人祖某父靜持銘曰

洞天第七是惟朱明君心在此含吐精英日與之貌月與之形安用蟬蛻以累山靈

薛孝穆曰此為方圓吳思齋一流人亦是世間不可少者

長山烈婦墓誌銘

長山烈婦者姓郁襄陽人父昇承天人崇禎十七年六月賊李自成函寅驅荊襄人民以行烈婦與其夫至壽昌得脫走夫尋病死于長山舖無棺以斂烈婦慟哭一晝夜以一珥倩人穿穴有黠奴心既利珥又喜婦之少而無歸也為之穿穴穴成強以偕去烈婦曰結髮之妻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人之道也夫肉未寒而去之將安歸夫在穴中妻乃在穴外其可乎哉遂入穴枕夫屍連結衣帶終不肯出其色厲豫如就枕席者黠奴微覆以土試之不為動踰時聲息絕乃並瘞焉父昇三日不食云奴告黃岡胡琠琠往拜而哭之曰嗚呼烈婦之以生而殉也甚於人之以死者長山有此烈婦乎嗚呼烈婦遂有此長山矣於時過者不知婦之縣里氏族皆稱之曰長山烈婦云琠以銘屬大均大均曰嗟夫華山盜之事必開長山婦之事生而黃泉為之入夫人能盡人道矣長山為武昌通衢墓在山麓流水之坑去舖右數武乃為之銘曰

嗟此墳于天下所無左有生婦右有死夫

薛孝穆曰事奇而文能出之以潔所謂一片冰霜也有是婦即當有是文並為宇宙間生色

施氏女墓誌銘

施氏女名寅江浦人年十九許字同縣黃生會生病其父母欲得婦以事生女遂歸生然而未成婦也亡何生卒女憑尸哀號欵以身殉家人謹守之弗得乃送女還會其父益政以事下江寧獄女於是髮髮服窄袖衣詐為男子攜稚弟餽食獄中父倉皇弗識其誰熟視乃大驚慟獄吏及諸囚皆泣下釋為孝女自是閒數日輒攜稚弟一往歸坐翁室刺繡翎毛人物易米以養有貴人者持百金求聘曰歸我力能出爾父女曰嗟乎救吾父以辱身吾何以見死夫即何以見生父哉火之其父病亟女壞牒詣有司長跪而號請代繫出父就醫有司覽牒心動釋之踰月而父死死之日家無一錢鄰里感其義醵資以斂女朝夕上食哀踊成疾垂革猶呼父者三乃死年二十有一某年某月江寧人黃廣穀吳洪葬之於分山口而大均為之銘曰

嗚呼女雖不沽不得於其夫猶得死於其父既婦矣而復為女女也以父而始遂以父而終嗚呼請代之誠已通何緹縈不死

而汝死孝也而窮北宮嬰兒生而汝不生貞也而幽鬱荒墳於道左孰知窈窕之幽宮白華皎潔分於此依而慈父黃鵠孤翔今何所望其故雄

薛孝穆曰序事簡而盡無一語不奇

孝女畢氏墓誌銘

孝女畢氏番禺之畢村人甲寅夏兵往花山勦賊鈔得之殺其父母而繫女以行女年十六七有美姿兵欲妻之女曰始須卜吉俟至城中為酒食廣召親友乃成夫婦未晚也兵以為然是夕酣醉而熟寐女拔其刀殺之割截肢體散棄水草中質明大伴見有斷屍數塊浮出者大驚女哭曰是兵殺吾父母吾夜乘其醉卧殺之以報大讎耳倘帥求一光明而死君等毋誰何為引至中軍好言欺自首於從容就戮也帥某頗知書嘆曰此孝女也會有鬼神相助不然何殺吾一兵若屠羊豕之易耶即欲釋之女大呼曰吾今一死以見吾父母於地下不亦善乎汝欺生吾吾恐終不免於辱也諸校皆怒切齒乃射之一夫以死以二校夾之擊以葛藤瘞之於西坑旁舍下丁巳秋八月予至西坑求得所瘞之處哭而奠之且為之銘曰

古有龐娥亦有緱玉手殺讎白茅無辱女不共天以讎為肉大帥大窾批導惟欲割之折之遊及於族散棄大軶髓於溝瀆父母有神謀然而速動刀甚微蹲踏志足一矢之加以報鞠育有藹哀五

花山之麓上啼母烏下鳴麌麌中有嫜娟年可十六魂魄歆然鬼雄蒲服

薛孝穆曰寫得有生氣可以愧丈夫矣

薛孺人丁氏墓誌銘

吳越之里閭之孚有皋橋焉故隱士梁鴻之所僑居而其妻則稱為德曜者也去皋橋之南不二里許稍折而東曰涤水園者吾友薛君孝穆自虞山來居之有池廣三四畝旁多隙地種以胎鳳之梧哺雞之竹與夫蛾櫻海杏宮柳桃梅之屬不啻數千百株庭有瓜圃豆棚之美池有芙蕖菱芡之芳孝穆之配丁孺人日於其中提甕出汲舉臼相隨杵舂操帚雜然並作服則率婢僕荷鉏種植以佐饔飧計客至出其藏酒煎鞠烹葵俾孝穆與四方士友論文信宿留連有良朋助焉蓋孝穆之潛閉著書可謂賢如伯鸞矣而孺人之操作順承實視孟光無或多讓豈其所居之里世有高士逸妻以傳吳中之故事哉孝穆之友有仕於楚者以書招之去孺人猶日治果蔬漿水不遠數千里寄之忽一日以微疾卒年四十九孝穆聞而哭之哀以其狀乞予銘予按狀孺人初歸時能從夫孝穆還所授之田於其舅氏惟歆自食其力而突烟不舉忍飢無悔此固婦德之傑然者嘆孺人諱淑姓丁氏世家常熟之尚湖里高祖吏

部郎奉論斷二十一史學者宗之父天祚母吳氏
生子乙酉成二月某日卒子癸酉歲十月某日生
男子六女子五皆殤獨人卒時撫一女尚幼門生
倪寓妻孫為具斂含嗚呼此孝穆歸將以某年月日瘞獨人柩於其鄉石城里
先塋之次予為之銘曰

文人無命其婦亦然舉十一子而不育為今歸里
下幼稚盈前牽裾遠膝嬉戲喧填夙而有知當亦
爰斯辛勤卅載窮且益堅夫子能文猶人又賢自
古皆死婦德獨傳歸于其五片石是鐫既安且固
千百斯年

薛孝穆曰此文學曾王誌銘體全不似誌銘而
文特高潔吾妻一生辛勤賴此以報之歟

屈梁氏擴誌銘

梁氏小字文鼓南海人年十六為予側室越十年
生兒　甫一歲抱之從予出大庾關下彭蠡涉
男子六女子五皆殤獨人卒時撫一女尚幼門生
九江至於漢陽又溯大江歷大小孤馬當天門至
于南京踰年度嶺而返又四年生兒　今年丙
寅　甫四歲而梁於是年三十有四矣閏四月
之十一日予至郡城而梁病病十日遂革予聞之
跟蹌以歸則梁已先一夕辛矣嗚呼其大均哭
之甚哀以為梁事之能盡其道也其慈君黃太夫
人年八十有三矣不哭而神悽傷以為梁遂棄其

兩兒而沒也兒大者九歲
四歲　也未能哭梁矣幼者
人歟大兒之不忘梁也朝夕教之跪拜而上食歟
幼兒之忘梁也朝夕抱之以適女君之所而女君
能舍其女弗乳而乳之也嗚呼梁有兒而弗能乳
有女君以終乳之其亦可以瞑目也夫其葵也在
浦口之山右為其先女君王氏華姜黎氏綠眉而
左為梁梁昔事王者一年事黎者六年矣今與之
同穴其為王撫其女阿雁為黎撫其兒明道于死
而女君為梁鞠育其兩兒於生以報梁也有

出腹兒　居梁大兒之下幼兒之上今若同胞
以養以教梁其亦可以瞑目也夫梁生于癸巳十
一月十有一日命雖短折然得事吾母大夫人與
予十有八年又有二兒（按下亦得）為服如制視王與黎則幸
矣嗚呼其亦可以瞑目也夫銘之曰

薛孝穆曰今人不讀歸震川先妣事狀唐荊川
孫楊二妻墓誌者不知此文之佳蓋脫盡事姑
孝處妯娌和等字面獨寫神理不好學深思者
烏足以語此

粵謝翱先生墓表

常熟 薛 熙 評

謝翱先生字皋羽閩之長溪人也其墓在桐江南岸富春山之蘆白雲之原與子陵二釣臺鼎趾峙碣上題曰粵謝翱墓蓋先生臨終屬其友方鳳吳思齊之所書也歲壬寅春大均至墓所敬拜先生以為先生閩人也當書曰閩今乃自稱為粵何居豈文山敗績於粵先生不忘文山以不忘粵耶宋不忘粵粵耶初先生從武夷至粵謁文山於厓江之浦文山留之幕府與東莞趙必瑔等同參軍事未幾五坡之役文山被執先生慷慨與訣亡臨于潮陽久之遂間行抵浙居浦江每登子陵釣臺設文山木主招魂而哭東望祐思諸陵北望吳山宮闕益低徊嗚咽而不能自持也先生之生不得如子陵復見漢室重興死而歛與其精爽相依於泉下以為天能忘宋之天下而不能忘宋之人心宋之人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先生之墓自宋末至今三百餘年無有泉猶若聞其哀鳴慘悴之聲焉嗚呼斯亦天下之至痛者哉當宋之亡粵之人懷忠蹈義其死於湯鑊之山將軍之海以殉其君若相者有萬餘人焉其遺民之僅存者若趙必瑔陳庚陳紀李春叟翟龍趙東山何文季邵綉劉玉劉宗者皆東莞人所謂東莞十遺民也是皆文山所嘗辟之以與先生同為參軍者也又有番山馬南賓者其悲涼蹐蹜亦往往見諸詩歌有曰衆星取耿滄溟底恨不同歸一少微未幾亦以事被執痛憤而終必瑔則遯跡溫塘時西走大奚東走甲子瞻望屋山行在伏地而哭又盡文丞相像於廳事朝夕哭拜蓋必瑔等與先生皆受知於文山最深其事既同其為情亦同先生不歌以閩人自異而十遺民者視先生不啻同生昆弟亦忘先生之非粵人也先生為宋遺民之首而與粵人最相善蓋以忠義之一脉在焉先生自稱為粵而大埔益張大之噫嘻豈非粵人之大幸哉萬歷間東莞有袁昌祚者嘗撰宋東莞十遺民傳使其得見墓上所書當必以先生為之冠冕矣先生之墓自宋末至今三百餘年無有為文以表之者大埔粵人也特為之表云

薛孝穆曰通篇抏粵字作主是。抏題之吭宜乎。

節母彭孺人墓

孺人江都彭氏太平知縣諱承蓋之女同邑諸生何君諱攀龍之妻弘光元年乙酉四月日揚州被圍督師大學士史公可法禦之為血疏請救於朝賊目馬士英不報君以計策獻公公奇之留為贊畫置帳下公時兵雖數千堅壁弗戰時發狼機大砲飛礮石斃兵萬餘兵憤攻益力一日開門出戰提督李本深率衆迎降城遂陷君亟反家廟易儒巾襆衫拜辭先人南向陪京慟哭曰不復見吾父母矣巷戰死之時年二十有一先是君父秉俊公以揚州寇衝朝廷將委之以為鴻溝者勢必不支遂先亂盡室渡江止于金壇之東鄉孺人從之既聞變與舅姑之以慟而致毀也屬家人更傳疑信謂揚州(舅)舅姑慟哭垂絕以姓孑三月義不可死而人(孺)孑侍者半君之死也未卜舅姑存沒既而得男守之女則有死而已既而得男舅名之曰來望其子庶幾或未尚以家人之言為實然也久之治易曰碓碓五歲孺人親授小學孝經大歲授旨十歲乃遣就外傅猶早暮口訓尚書毛詩咸誦而後已師以為奇不知其出於

之嚴課也歲饑經勞姑褁衣貸典盡日刺繡得少許穀自舂簸之以勻米糜磻而自茹嗌野州墅閉絕啞水升許弗使磻知已而磻知之欵取野州自飽孺人弗與曰吾甚甘此汝以糜為讓反傷我心也孺人故勤儉歲時祭祀牲醴必蔬悉出十指經營上至高曾忌辰無或不舉必潔必豐與磻齋明將事肅如也待師忠敬束脯膳羞務從其厚以故塾師感動殫心力教磻稍長能為應舉文莊師令就試磻歸以告孺人曰嘻汝父執干戈以捍社稷死為國殤魂與林鬼遊汝可忘先人之大義和就試耶設不幸遂得顯將父子於道而馳而父不肯以而為子矣是吾不能教汝致陷其子於不義吾亦何以告無罪於而父也耶因嗚咽泣下自此磻棄舉業專精經史學問充然衣褐亦泣下自此磻棄舉業專精經史學問充然雅多醇儒之業名日有聞間出教授生徒得館穀以供朝夕母子食貧茹苦泊如也磻兩娶婦皆早卒兩子女亦相繼殤孺人哀愴益甚北疾篤自知不起先期沐浴以俟磻為文籲天乞減己算以延母命孺人止之曰吾忍死三十餘年今得汝潔身弓逝將闕汝殪射無窮以死殉城孝也君亦當仕其死也本忠而以為孝以其方為人子也然孺人亦宜稱曰孝貞磻頓首曰善因請予為辭以表諸墓辭曰

夫為鬼雄以孝掩其忠梅花之嶺魂逐史公婦也貞毅厥孝惟同使其子孝以有子貽睢有子貽乃使其父無終馨香肝腦化為長虹烏鳶之啄血碧未融夫也不葬婦何以封魄留壇邑神迓邦中燐光相照日月共同墓門有守甬劍幽宮靈旗遠望蕪城之東母柔抱鼓闕闕雲中髑髏臺上往日之

薛孝穆曰文從字順醇儒之言

X1601 四庫全書

常熟 薛 熙 評

孔子姓孔說

先師孔子宋襄公十一代孫也本姓子氏自孔父嘉賜姓孔於是別為公族而不復姓子矣嘉孫孔防叔自宋奔魯不仕至叔梁紇始為魯陬大夫或曰古者必貴而後別為氏叔梁紇父祖為士至其身為大夫得以王父之字為氏故氏曰叔叔者防叔也按古重賜姓姓非天子不可以賜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官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也吕祖謙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也百世而不變氏者子孫之所自分也數世而一變若孔父變而氏孔梁紇變而氏叔是也然叔之氏必出於魯公之所命子與孫不可以改則孔子當氏曰叔乃不以其父之叔氏為姓而以曾祖防叔之孔氏為姓其故何歟大均曰按孔字從子從乙史記曰子者舜之所賜契姓也禮緯曰謂祖以玄鳥生子也索隱曰簡狄吞乙是為殷祖而國語曰玄王勤商蓋乙之色玄故曰玄鳥契追稱王以生

於玄鳥故曰玄王敬使之不忘其祖故賜父嘉之姓曰孔子本從子乙者所以紹祥玄鳥也其曰父者何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故孔父嘉之高祖弗父何曾祖宋父周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皆曰父也孔之氏始自父嘉而防叔始奔魯則始遷之祖也夫孔之氏始自父嘉為宋公之所命父嘉至伯夏則五世矣古者五世則親盡而可以賜別姓則叔梁紇之得以命氏也於典禮合矣典禮已合而猶不別其氏豈歟乃下大夫而未可以命之氏歟則叔誠其行歟叔誠其行則叔梁紇宜稱之曰

孔梁紇或曰孔叔梁紇也而左氏傳娶顏叔梁紇未嘗冠之以孔家語則曰梁紇而又不冠之以叔則又何歟豈孔之氏自父嘉以來已六世梁紇可以賜別姓而尚有待歟梁紇未之改故夫子以始遷之祖之氏為氏而不氏曰叔歟嗟夫孔氏始興於契曰玄王中興於湯曰天乙終興於孔子而姓孔氏其在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之孫子是皆玄鳥之裔也昔孔子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故嘗自稱曰五殷人也蓋不敢忘其祖也孔子蓋殷之王孫宋之公子也漢匡衡請以孔子

世為湯後梅福亦以為言元帝乃封孔子裔滕吉殷紹嘉公紹嘉者紹孔父嘉也紹其得姓之祖也自封紹嘉公而殷更有後矣神明之祚得以勿絕矣彼篤興福者誠得孔子之心而有功於成湯者以之從祀廟庭豈不賢於馬融許衡之徒也哉嗟乎孔子之祖為玄王玄王之滌為素王而益昌明於勿替殷之德是誠不可及者哉祀孔子所以祀玄王始之素王終之皆非有天子之位而能以師為之君以道統為其治統作聖功於無窮傳家學於孝弟有子此言何其有似夫子之言乎論語一書蓋有子曾子之門人所記各尊其師而稱之曰子而有子在當時為孔門諸弟子所服及夫子沒守

夏子張子游思夫子而不得見敢得似聖人者而以所事夫子者事之論語之第二章即述其言而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又累述其言記者之意其亦推三子之意而尊之歟史記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蓋有子年齒既尊其狀又與孔子相類故弟子敢立之而曾子謂曰曷曷乎不可尚蓋以其德不能有似非以其言也三子者但於其言求之故記者以書於論語之首也惜哉有子之言不見多論語而外僅四見於禮弓一見（得洋）於雜記一見於孟

有子稱子說

有子名若字子有魯人史稱少孔子十三歲蓋有子於諸弟子中年齒最長僅少於顏無繇仲由漆雕開三子而已家語謂少孔子三十六歲殆非也有子事夫子最早其學以求仁為務論語首章即言學次章即（最得解）有子之言為仁攀之首章為經次章乃其傳也夫學以求為仁而已而為仁之本在孝弟有子此言何其有似夫子之言乎論語一書蓋有子曾子之門人所記各尊其師而稱之曰子而有子在當時為孔門諸弟子所服及夫子沒守

子。一見於韓非子。其以速貧速朽為非君子之言最為子游所服膺弓稱之曰有子而子游亦稱之曰有子子游稱之曰子而曾子亦稱之曰子是皆尊之之辭云顧炎武曰春秋時匹夫而為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仕一見又其後則孟子之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是也孟子樂正子通稱蓋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如云非不說子之道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在之類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如云子誠齊人也

子本来見我子之賴亦世變之所繇来也哉

薛孝穆曰睢州湯潛菴先生嘗論四科十子自唐宋以来因顏子配饗則進曾子以補之曾子配饗復進子張以補之則陳蔡諸賢後人皆可以意入為如有若之立言明通公西華之嫻於禮樂原思安貧樂道南宮進退孔子謂其可使南面子羔孝父無自律父與甫通以君謀且不必稱其行故止曰尼甫子思稱其祖則不敢曰尼甫而必曰仲尼今人亦以甫稱亦以行稱然直以二字表名而不于五十稱行宜于不逮子路之所以稱季也大均諸子云

季路稱季說

何碻曰論語中稱子路者三十六稱季路者四說者謂子路仕季氏故閒稱季路然仲弓樊遲亦皆仕季則何不稱季弓季遲仕季而又何以不稱季有子蓋古者男子二十而冠禮成厥賓命之字曰某甫甫者丈夫之美稱曰某者則取一字以表名如孔子則字曰尼甫不稱甫則字曰子某子亦有德之通稱如仲由則稱曰子路行年五十而齒尊矣乃去甫與子而加伯仲叔季之行孔子有兄孟皮故稱仲尼經稱伯魚顏無繇字路亦稱季路冉耕字子牛亦稱伯牛冉雍稱仲弓子游稱叔氏梁鱣稱叔魚公哲哀字子次亦稱季次皆五十後之稱顏淵雖賢蚤卒不及稱行或無昆弟則亦不稱行子路在聖門為最長故五十以前稱子路五十以後稱季路乃稱謂之常非仕季之義也哀公誄孔子曰尼父無自律父與甫通以君誄且不必稱其行故止曰尼甫子思稱其祖則不敢曰尼甫而必曰仲尼今人亦以甫稱亦以行稱然直以二字表名而不于五十稱行宜于不逮子路之所以稱季也大均

曰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董逌有仲作辛鼎銘跋云伯仲之叙別長少自堯舜以至三代盡然惟著稱則異夏商不待年五十凡長則稱伯次則稱仲周人必待五十而後稱伯仲此其制也仲作辛鼎其可考者以名知之辛壬丁甲惟殷以為序而伯不配甫者亦殷道也禮緯曰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又有伯作父丁寶尊彝銘跋云傳言人年二十有父之道朋友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五十矣耆艾益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別之此周公定禮以變殷之制者也今曰伯

作父丁殆以名著不諱其死此殷禮也殷人無以字見者又伯仲之稱不必五十故以生號仍為死後之稱則父丁是也若二十稱伯則以某甫配之五十之後直呼伯仲知殷禮異矣張綸曰古者始字則曰伯仲叔季及其德劭則又稱父為此亦一說也

薛孝穆曰此是翁山細心讀書處

童子何琳字說

何子來滇名其幼子曰琳謂古者二十而冠字于友賓今雖無冠之期而不可不請字于予予曰子之于琳今方九齡耳而以為無冠之期耶家禮之四今閱其一則冠禮是也然吾閩禮義縣賢者出冠與不冠是在吾子而已琳今未可以冠耳非遂無冠之期也予今請字琳曰冠冠之光可乎陳平傳稱美如冠玉夫冠之玉玉之美者也然非琳之不能為冠之玉蓋玉在於冠與在於佩其尊卑殊矣琳之而居於尊舉佩中諸玉若珩璜琚瑀之屬皆不敢望為則又玉之貴者也美之一言奚足以盡之今且以冠之為琳之字一以望琳之冠也一以祝琳之玉之尊且貴也子其以為何如

薛孝穆曰因一時之言遂以字之最得古人命名取字之義而意味亦深長

字八子說

翁源縣東百里有翁山為其脈自南嶽而來襟羅江而帶雷溪延袤三百餘里四面崇山宮之高千餘根其上有八泉曰甘曰乳以其味名曰甜曰涌以其形名曰溫曰香以其氣名曰珍曰玉以其色名八泉所出不一其處或正或旁或高或下莫不噴薄奔騰飛冰濺雪以會合於靈池張文獻廟碑所謂八泉滙而為池者此也相傳有二仙翁臨流洗藥居人飲其水往往得壽故號其水曰翁水而縣因以翁源名益謂翁山以其水而使人壽歟其長者今十八齡學問未成幼者僅三齡知識未啟才稱者也予今雖有六子其才之不才皆未可知女為曰　曰　姑以珍泉玉泉寄之若又生二男則以珍泉玉泉還之否則竟以字之矣嗟夫古之生有八子者若八元八凱八士八龍是皆以若珍若玉二泉更須二字乃足其數則今有二而若珍若玉二泉更須二字乃足其數則今有二十四則也五十八則也六十有四則也於是而予遂有六十有四則也於是而予遂有六子乃字曰甘　乳　涌　溫　香　珍　玉　也五十三則也五十有一則也五

流者不可以不思其源云翁水之源在於靈池又在於八泉八泉以翁山為父則易所謂山下出泉蒙也予年二十時夢登一峰上有白玉臺高可百尺一人散髮箕踞手執卷書旁有一人指曰此子之身所謂翁山者也覺而異之因以翁山為字自是遊於四方辭章流布天下之人多知有翁山為然予既為翁山則吾妻及妾皆翁水矣山水相合是生八泉邀天之幸祖宗之福或者其生八丈夫子乎則將命其名皆以水而泉之甘之乳以涌之溫之香之珍之玉之而予亦以八泉名字之矣參差錯落孩笑嘻然皆所謂童蒙之吉也猶夫春氷方泮卅卅脉方開泉含天一之真涓涓有本決諸勢谷之間導諸江河之上盈科而進無不可者所貴蒙之君子以正養之養之以正則泉而成大川育其德而生萬物是泉之以亨行也泉之以亨行也其道在養益在乎發其蒙以養之於中擊其蒙以養之於始包其蒙以養之於終而後此著之功以成為然吾老矣養蒙之心無窮而養蒙之年有盡予其亦以而泉之甘之乳以養吾之體而率其稚弟以其泉之涌之溫之

之。香。以養吾之心志。先。厥父母而後。以及於人。使。首。享。而涉博時出之。利斯亦仁孝之大者哉且蒙卦之象坤之土博厚而居中為三為四為五坎之水淵深而居下為二夫。水所以養土者也吾名曰大均均者土之博厚也水在其下以養之而二之爻辭曰予克家汝六人者皆蒙之二者也予日望之其各有以勉我也哉

薛夾洲曰深於經術之文所謂奇而法也

女烈而稱貞辨

予有順德李氏六貞女詩或謂李氏六女能守禮義不為強暴所污一時慷慨同赴江流以死可謂烈矣而予稱之曰貞將無與守節而未死者無別與予曰不然此春秋之旨爾按春秋書宋災伯姬逮乎火而卒穀梁氏曰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死婦道盡矣孔顥達曰伯姬為共公守災死之貞故謂之婦道盡也夫死於火稱之曰能守貞則死於水可知矣湛若水曰伯姬婦人也其卒也不宜書而書賢之也賢其一節之賢也若當時

姆傅不在而苟為逃火以出其幸不喪於火身亦失禮矣婦人之道以守節為正不可以達權責之夷齊餓死亦非達權者也大均曰孔子賢伯夷叔齊與賢伯姬其心一也古死節之士始於夷齊死節之婦人始於伯姬伯姬所賦柏舟夫子以列於國風顧采蘋之歌不錄而於論語稱之曰得仁噫如伯姬者亦求仁得仁之流也哉六女之貞同於伯姬使在春秋時夫子必大書之若有詩歌則亦與白茅行露同其紱誦矣必烈云乎哉

薛孝穆曰有是經不可無是文

常熟　薛　熙　評

書王山史太極辯述後

吾人生聖人之後於聖人之所已言者言之聖人之心是謂能尊聖人之所未言者不言無求多於聖人而以聖人為有所未盡乎夫自伏羲畫卦而儀象以分然儀象者易之末其本則太極也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形而上者不可見見夫形而下者之儀象而太極在其中矣太極者何中也自堯舜以來若聖若賢不敢於中之上言無中而中宣可於太極之上言無極而太極乎言無中而中即中也無極而太極即太極也無中而中所以釋中無極而太極所以釋太極然而言中則中之義已無餘言太極則太極之義亦無餘又何必求多於聖人乎關中王山史著有正學隅見一編格物從朱太極從陸子見而善之誠以太極一言可以盡易不必蓋之所無極而從自見其損也以太極還太極吾說非短不以太極還太極吾說非長彼先後天之說自邵子發之不以先天後天還夫子而以先天後天自為一家之言此邵子之易非聖人之易也吾於周子之言無極而太極亦以為非聖人之言易也凡說經者貴乎不敢有所損益以經還經以傳還傳而毋以傳損益夫經易如是否則皆經之異端而已矣世之學者逞其聰明意見吾不患其不能多於聖人而患其不能少於聖人能少於聖人而已之所益多矣山史以陸子太平心以觀之也哉

薛孝穆曰人能尊聖自不流于異端矣

書逸民傳後

余予觀東漢矯慎非逸民也其學黃老詭譎於聖人至身沒而有人復見之於墩煌益怪誕不可以為訓而范曄采之與梁鴻同傳至比于孔子之所稱者謬甚哉南昌王猷定有言古帝王相傳之道存乎一布衣之人曷能存宋蓋以其所持者通道存則天下與存而以黃老雜之則亦方術之微耳烏足以繫天下之重輕哉今之天下視有宋有以異乎一二士大夫其不與之俱亡者舍逸民不為其亦何所可為乎世之蚩蚩者方以一二逸民伏處不知其道之博厚高明與天地同其周流即存其道功所以存古帝王御傳之天下於無窮也哉嗟夫今之世吾不患夫天下之亡而患夫逸民之道不存吾嘗三子者身遭變亂不幸而秉彝之節亦既有年於茲矣然吾憂其所學不即而失足於二氏流為方術之微則道統失統固之而亦失故為之說書於逸民傳後以明告之昔朱子謂陶淵明古之逸民然所說者莊老噫嘻先儒固已惜之矣

薛孝穆曰自負亦復不淺

書方文襄公集後

予讀方文襄公遺集中有　世宗肅皇帝宸翰十餘道　世宗每以殷高宗自比而以傅說比公君臣孳孳日以敷學為事嗚呼豈非一德之隆也哉公為郎時嘗受業於陽明先生既而與湛文簡霍文敏講學西樵著書明道欲以此終老其身　世宗繼統乃詔起之山中大禮議興公首言陛下當繼統而不繼嗣　興獻當稱帝而不稱宗兄終弟及乃天下之公三王之達道也自公此議出有當聖心而嘉靖之大禮以成焉公所以成就　世宗之孝而為聖人人倫之至者其為功至大出於尋常萬萬豈非本朝之所僅有者哉明倫大典成世宗特命公序其簡末誠以公知禮為舉朝卿士大夫之所不及也公一序之於是聖經以著　祖訓以明而聖心昭然如中天之日矣公平生講學其為效如此嗟夫學之為言孝也先是公以皇極大義進講于　世宗而要歸于允執厥中為千聖之心法然則孝以聖人為則舜察於人倫明於庶物則已得神堯精一之傳矣　世宗之孝　世宗之能記其中也嗚呼休哉

薛孝穆曰繼統稱帝二語自是千古翁山此文和文襄公之論益定論矣

書薛孝穆先友傳後

今天下之琴皆以廣山所傳者為正音號曰常熟派常熟故有先賢子游墓在廣山上有劍門拂水之奇予閱故紙中傳有樵者過墓上見一叟衣冠甚古獨坐鼓琴樵者擲斧柯聽之叟欣然曰汝欲學耶因令每日過墓授以清商數曲後樵者於昭明讀書臺下聞有達官貴人鼓琴為會者亦傾耳聽已而笑曰第五絃尚未調也鼓琴者曰汝何人亦解此耶試調其絃果如樵者言遂令其一再彈則泠然太古音也大驚異為累頭巾覆襪與定交問其所從師樵者以告且詢其衣冠狀乃知即為子游云東吳薛子孝穆本文學里人常作先友傳稱其尊甫敬數先生性好琴所與為琴友者九人曰陳岷輩者其彈琴也以左手撫絃久之乃一彈又久之則再彈純古澹泊其聲欲無與世俗所傳之外謝絕甚蓋常熟之雅音也其傳得於嚴太守天池天池得於樵者樵者得之子游氏古聖人之遺韻以神明授安知非得之於眼如望羊而心如玉四國者耶千載而下聞之如被絃歌之化焉在昔南方學者自子游始其得聖人之精華以為詩文學也孔門諸子未有能先之者而子游故未有論著傳於世不如子夏氏尚有詩小序喪服傳也乃今獨以其琴假於樵人之手以傳其聲情之妙乃在無絲無桐指外處所謂太音希聲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噫嘻必如子游之當之歟然則欲學琴者當於廣山求其遺響以追挹子游之流風而以孝穆先友傳所稱樵者之

陳岷字山民世徽職幼習伶工既而悔之大肆力於學能書善畫尤精琴理吾邑嚴氏之琴名天下岷仍後進集其成得大雅遺音為一時琴士之冠閩浙士大夫尤敬禮之倩善書者書屏障紙素及扁額大字多假其名仍以為重岷初見之仍為同姓氏也主人仍告岷謝不敢當已而亟見之則又不勝謝也畫宗子久仲圭之間為人長身古貌美鬚髯布袍幅巾楚楚如也初聘妻為鄉豪奪去遂終身不娶卒時屬門人取其平時書畫古琴及諸愛弄器物仍殉焉所與先君尺牘令讀之亦有致

韓棣字隆吉童子師也善鼓琴名亞於岷獨能專一習至百餘曲皆有神理邑之學琴者爭延致之性謙下不妄言笑約某日過某雖風雨無爽所居城東門外嘗罰雨至先君舊宅宅在城北自持小盖著屐行泥水中十數里而履襪無纖污可仍知其養矣

陳禹道字錫賢莊靖公諱獬之弟子別有傳其琴親受業于翼氏之門仍冲澹為尚今世所行松弦館琴譜禹道實與校讐焉後先君卒卜葬盛字能民山東參政之麟之孫少補弟子員

世變後隱居東皋之廢圃悲愁感憤一發之於琴其所善洞天一曲操絃主於遲緩每仍左手摸之右手始一彈又久之則再彈純古澹泊即岷亦仍為不及也

部揚字清之初名應揚為督學使者名應因去應但為揚補諸生仍試黜逃於酒人其彈琴獨善外調皆惟愉悅耳之音人莫有及之者先君或規之曰琴聲悅耳恐非琴德揚曰我用是仍一醒一世人聽也脫歸浮屠氏不能多飲酒遂抑鬱仍卒

邵焯字景民北虜先生之孫子也其琴最講於指法宋垣傳字築亭某縣知縣奎光之子世儒家熙摩師也性和易遇不可意事亦不能忍順治末知縣周敏性貪暴垣傳醉後自通諸生請見敏見之于後堂垣傳歷數其罪狀面罵之其幕客與臧獲輩至不忍聞一縣人皆快之其十指病皸瘃指甲盡墮而好鼓琴寒暑無閒或請之則即淵明仍無絃琴自娛豈嘗仍音聲求之而必指甲為哉年八十餘今尚無恙

張清字若淵世業醫其琴得岷與棣之意諸老亡

後清頗自矜重不輕為人彈令亦卒僧廣濩字湛弘性倨傲視貴官長者無異貧兒也不素食病後飲友人酒其友烹一鴨以享之適與某縉紳對食廣濩飲啖自如暑無遮避其彈琴亦然主於靜實焉道之亞自如為人無知之者論曰昔蔡邕遠跡吳會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材因請而裁為琴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然則琴之著於吳舊矣吾廣山在東漢時皆吳地梓之生安知其不在于廣耶何未有鼓琴名者有之自嚴天池先生始以至於今天下宗之先生與諸君子皆得先生之傳而陳氏山民為之最駸駸乎有神照應聯數人為其品又有足多者餘則或猶或狂皆能自養其性情嗚呼此數者何可作矣

淡淡數筆撫擬已絕中間穿插照應聯數人為一人尤得史記合傳之法孝穆嘗言吾先友傳是學後漢書方術傳此謙言也惠元龍原評

研溪見予此傳即許作書後以旋入史館修史事殷無暇及此冷淡生活也今得前山此篇發明真文真學處不獨先君輩藉以不朽即廣山之琴亦因是傳之愈遠矣照再拜謹識

予讀此傳詞簡而意長如聞太古遺音不覺三復而有味乎其書之也至傳稱今尚無恙者在石陰記中亦有其人前言戲之孝穆固未嘗有一字漏實者　自記

書朱母沈孺人墓誌後

吾友崑山朱謹雪鴻為其母沈孺人誌銘言孺人平生勤苦與其姊若婢曰緝苧絲與娣影爭其贏縮以為敎子之資其賢也不讓敎妻嗟夫敎妻一婦人耳而夫子數稱之于夏稱之諸弟子志之豈非以其能勞乎哉其訓文伯也以是其得稱之曰敎亦以是嗚呼可謂賢母矣然仲尼尤以敎妻為知謂其能成二三婦從禮而靜以貽其子能以其子之名為愛以其子之令德為明為憂是識深於愛其子者也夫使子之令德以母而明明其子之令德而子之令德有以累乎哉

薛考穆曰雪鴻之母欲得雪鴻之文以垂後語最得古人筆意

吾番禺有鄧氏女者幷及笄聞其父母欲使之他適女曰予命也卒歸秦存有疾父母欲使之他適女曰予命也卒歸秦存久之秦存沒女猶處子守志至八十餘歲以卒有許明翼女者其壻李氏子病癱瘓以雖婚書來聽其他適女毅然不可其父母將改嫁之女以死爭卒歸李氏事夫勤苦產二子鄉黨稱之予謂二女者蓋能讀詩書之詩者也夫采苢之詩辭若謂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於是發憤而作以采苢雖臭惡乎我猶采取而不已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嗟夫為女子者不可以不知此詩矣乃說者謂采苢之篇子夏以為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子貢謂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采苢申培亦謂童兒鬬草嬉戲之歌謠吾謂不如辭君傷其夫有惡疾之說為有關于人倫也劉向列女傳云采苢蔡人之妻所作噫嘻鄧許二女於蔡人之妻之詩於是乎不負矣而是詩於是乎為有用也哉

薛孝穆曰說詩亦自不同

書張子將遊日本冊

傳曰日出扶桑扶桑者木也木為日之所本故東洋之國名為日本言乎日本乎本也易之道尚本故益曰本道乃行日之一出一入本道之行之象也君子者以日為師知日之所本在木而南從天歸觀元氣之所本知易之道始乎日而終乎月始乎雷而終乎風而皆以木為尚又知夫木之道生甚去矣張子乘木舟之虛浮游無際窮尾閭之所赤勝於泰山鴻初鳴之所見以為長三丈所也遠池東指暘谷身至乎扶桑之下以觀日之所出斯生金之道殺殺其事不可以並行而日本之地多錯鐵工鑄長短倭刀純鋼犀利其人又兇悍好殺素為神州赤縣之患張子以間為其往在木乃日之始出之鄉日主德月主刑王其以日為師以德為治以上合乎天道毋如昔之揚帆而西而南且北殺掠中華自貽殃禍為也王如聽張子言奉以為師則張子教化大行聲名洋溢於蠻貊而施及中國張子其自此遠矣然而父母之邦不可久去語曰木之有本水之有源衣裳之有冠冕則張子其亦早求所以來歸也哉

書汪衆亭黃山紀遊詩後

甚矣人之好怪也稱黃山者不曰黃山而曰黃海且於黃海之中又歙縣所見為前海又太平府所見為後海於是黃山之名幾失矣且所謂海者雲而已耳又雲為海雲且不受況於山乎梅雪坪云前海大後海奇汪衆亭云後海峰峰擅奇秀又云窮盡中海歷丹臺又云地近丹臺雲作海又有晚過西海門縣天海過蓮華峰之作是皆又海為山之形容使人想見其雲之修忽變化滔滔無涯涘天沃日之壯言雲而山在其中言海而雲在其中也噫亦過矣蓋皆立言者無所假借於山則言山於水則言水而後其名其實始不失今又雲為山有雲之名而無山之實於雲則得矣其如山之何耳又並其雲之實而亡之海之實而亦亡之一舉而三失焉然衆亭詩中雖言海而其集名仍曰黃山紀遊則衆亭亦未嘗有所假借為終於好怪者也

薛孝穆曰世之循名責實而不得者豈止一黃海耶前山此文砭啖醒世人邇

纂刻文苑綜雅題辭

王子蒲衣所編纂者凡七書以卷帙浩繁未能行世也其曰文苑綜雅者取自周秦以來至於宋元為賦為樂府為四五七言諸體詩及詞曲諸韻次為一書略加箋釋凡百有二十卷先鏤諸版以為學詞賦者之布帛菽粟焉夫今詞賦之家莫不取資於貽明文選文苑英華八朝詩乘三唐詩紀諸書矣以綜雅合之博而使約麤而使精猶布帛菽粟之加毫釐尺寸也而五為兩兩十為納也猶菽粟之加春秋佩之出入獨求布帛菽粟於日用之間而無不足焉者也人苟能衣被於是可以無待於錦綺貂貉饔飧於是可以無慕於珍錯膏粱矣其為適用於體又何如哉所患者王子甚貧鏤版未易恐遂中廢無以嘉惠學人則亦當世賢士大夫之責歟夫以一人作之勞而使天下人衣被之饔飧之胥享其逸仁莫大焉不忍其或止之而相與佽助使之速成義甚高焉而或者以為不急之務無當于大業者則亦未之思而已矣予最愛是書每過王子必出以相示竊謂六經之文源於詩其流為賦故學文

者必先學夫詩賦皆夫子教弟子以學文又曰游於藝夫文者藝之性情藝者文之音聲音聲之道其妙端在於游故書曰歌永言又曰聲依永永者的〻為游也又如抗今妙布帛之纏綿手體也游者的〻為和也如救衆之死悅于口也斯蓋禮樂之本的〻格神人和上下者其道不止于詩賦而生者也王子性好音聲〻詩賦為游之始〻詞曲為游之終從容陶泳〻養其性情將〻中和自然而復〻感人心為天下和乎之本綿雅一書蓋其要也我至于舉正五經約略諸史彙選古今詩賦為杭山七書者亦方訂刻〻公天下而〻綿雅為先聲云

時孝穆曰〻布帛菽粟立論便見此書斷不可少而措詞又極典贍的謂道至文淵者也

今討滙〻

貽石辭

予於山亭之中的枕者蠟石大小凡二的坐的踏者蠟石長短凡五其質皆圓圖天成不假磨琢色如黃腊玉如金魄溫潤有光深淺不一炎暑時吾〻之為雪為冰〻清涼其頂踵焉家中長物惟斯為寶將〻貽諸吾子俾世守之為之辭曰

嗟吾子分其來吾無的貽汝分惟此三五之瓊瑰色之黃分中正質之堅分貞靜汝其師之分〻為性冰有時而化分雪有時而融此非冰雪分之能同汝其朝溫而夕清分〻此黃石

常熟 薛熙 評

與友人言語論書

永云春秋書法即諸經亦多有之僕以為論語一書亦然蓋夫子為魯司寇亂臣賊子乃其職之所當誅者春秋之作司寇之斧鉞在焉雖去位不得乞諸行事亦當載諸空言以垂教萬世昔者聲命辜陶明五刑以弼五教夫子之春秋不作則詩書易禮樂之教無所交輔以行猶天之有春而無秋有日而無月有雷雨而無霜露物雖生而無殺以成之非所以合乎天之道也若論語中其為春秋書法者如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曰三家者以雍徹曰季氏旅於泰山曰冉子我齊老曰魯人為長府曰季氏富於周公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曰陳成子我簡公又曰陳恒我其老曰季氏將伐顓臾曰公山弗擾以費畔曰佛肸以中牟畔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此皆春秋之餘也其或出自夫子或為門人所書皆有褒貶存其間與春秋相為表裏是皆空言

陳成子之事夫子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陳恒之身雖未誅而三子之心則已討矣此非我之一端也又論語中夫子與門人所議諸侯大夫隱匿者或在宗國或在列邦凡有二三十章事則之旨不得盡見於春秋者則見諸論語論語則夫子之史也魯之史為經夫子之史為傳故言春秋者當以論語為權衡足下以為何如

薛孝穆曰雖經生家常言之然未有見之論述者論語為夫子之史語尤關

辱承先生以正學開見一書見寫其言格朱言　也從陸所折衷皆本中正絕無黨同伐異之見讀北行日紀有辨薦舉之書乞還山之劄視博學宏辭一科若將浼焉而嘗自稱華山布衣於世之所謂公卿大夫者之間傲然一介如野鶴孤雲嬉嬉世外何其不屑不潔能如是也噫先生之於學又可謂能明出處之義者哉夫吾儒所重大端在於出處許衡之仕於名教大為得罪惟倫有五而衡不知辨君臣惟經有五而衡不知春秋此從祀之所宜革而孔門之所欲攻者也則士君子生當衡之世而欲高談道學必其處於山林者也然惟能辨君臣而後可以處先生之不求仕蟬蛻垢氛已加於衡數倍至是而言沫泗而言濂洛關閩而言新會餘姚斤斤於是非邪正之別皆無有不可者矣嗟夫華山之下而有一布衣而言學於是而華山重矣華山布衣而天下之布衣皆重矣僕他日者當先生大耋之年將復至玉泉之側醉漾之旁與先生詠歌鼓琴為歡朝夕復以所著易外

招李子　終南二曲而　子

華山　布衣圖　僕　也行誼未　為

重　此暮年從　先生之後瀟灑三峰以送日月或亦以華山而重焉噫嘻豈非部人之至幸乎

薛孝穆曰中有造論為有明一代諸儒之所未

答汪栗亭書

得足下書復得嘉蓮之墨非所謂既見君子德音孔膠也我膠固也烟之與膠相膠以爲固以試水巖之研有色窈然若隰桑之葉沃然而黑也墨之上有嘉蓮焉一朵又僕與足下相交好之象也昔澤陂之詩人見蒲與荷而思美人見蒲與蘭亦如之見蒲與菡萏又復如之足下猶荷與蘭僕則蒲也蒲一水草之微而得依乎荷之與蘭與菡萏荷之與蘭與蒲與菡萏荷之幸也然蒲也能忘荷之與蘭與蒲與菡萏不能忘蒲則蒲之情其亦何以爲荷與蘭與蒲與菡萏耶嘻夫自茲以後僕如無意於足下之碩大且卷而且儼則亦已矣如其有意於足下之碩大且卷而且儼則其寐也以魂交其寤也以書往復寐無爲而寤不可以無爲庶幾乎於交道有終始也哉嘉蓮生於阮溪水香園不得一見今於墨上見之而華相背以爲面視其背則判然兩華也視其面則渾然一華非慧與韵慧之相聞則莫能分其並蒂之祕矣以墨爲圖使天下人皆見嘉蓮之生於是乎其不徒矣噫嘻有此嘉蓮而墨不可磨也漢與足下之相交亦將長如此墨以示滕前兒女使知吾兩人相與之膠固爲足下他日有書更以此墨七勿見貽使僕之四兒三女各得其一則又足下之嘉德也哉

又

僕之小兒女以僕愛足下黃山新詩一時亦爭爲諷誦大兒明洪年十二歲則問棠亭先生遊黃山者其數已至于九大人亦曾一再遊耶僕笑而告之曰棠亭先生家近黃山故能遊之至八九亦如子家近羅浮而居其上者一二載窮探其巖岫者十數至予實未嘗至黃山亦如棠亭未嘗見道語至羅浮也明洪又言先生招大人往遊黃山見於書者至二四今大人何不一招栗亭來遊羅浮使吾二三小子得見詩人之奇偉者耶嘻嘻明洪之言然則足下既念我且謂吾粵東詩人實甲天下足下何不惠然一來以其賦黃山之筆復賦羅浮與珠江香浦二三子唱和爲歡豈非風雅之盛事而領海不世之遇耶足下其亦諾之與勿菴雪坪士旦

三君聯翩而至並攜曹司馬新大令著作見示僕將為詩以貽二使君為足下得賢主人之慶也詩外一部千餘紙文外一部三百一十紙奉寄外有廣東新語七百紙廣東文選一千七百紙皆已刻成苦無資未能刷印若易外千紙近方謀鍰梓尚茫然未有端緒也僕之千秋大業可傳之其人者惟詩外文外藏之名山者惟易外若廣東新語則亦一詩書也道遠不能盡寄須足下來憲顧三閭書院一一觀之

又

臘月六日僕從莞中還方作書遣人奉寄適舍弟某持足下閏八月望行次吳門所寄之書至驚喜欲狂吾兩人者一何意氣相通數千里外若響之與聲形之與影如此哉固知生死至交古人皆以神而行之神為道義之先鞭道義則神之騏驥也吾黨論交如僕與足下非一日也至者神哉每恨不得與足下握手一笑為異日夢寐無窮之思亦三才之道

五步返顧十步徘徊之態即如從粵至秦亦徒以太華三峰龍門一水故逐逐不足從之況黃山者嶙巖瘦削半若奇松上有三海門之勝而足下昆仲若干鼎文冶又同人蝕菴扶孟虹玉諸子一一文采風流懷才抱道皆可以發我神明而資問學之不逮者乎然吾嘗曠觀天下河則以曲而愈長山則以斷而益遠天之傾西北也則以山地之缺東南也則以水即司馬遷杜甫詩文亦往往以頓挫生姿殘缺見奇今且與足下輩留斯不足以為異日夢寐無窮之思亦三才之道

吟宜爾爾然僕終非老死蓬蒿者若不橫草天山即將采芝地肺他年之約必先於始信峰前潛溪水口一見故人流連十日然後拂劍長征迄其所適終不久留餘憾以負知己之深情也

又

吾輩二三子亦俱老矣兄札云去秋一病纏綿半載至今筆硯廢置兄幸勿復爾爾千秋大業病中儘可有為以苦吟而驅二豎以酬倡而愈書盲與蝕菴不菴扶孟實連于鼎綺園石湘一鶚一詠五出暑門暮入寒門飄忽如風之過往來無迹絕無

何在而非愈頭風消肺氣之所乎三十六峰一峰一發枚乘之賦所未言仲長之論所未及人生行樂耳何勞勞營營苟苟自困苦之為乎僕茲病亦然病中往往覺有神助以此知兄勞力當亦如是新刻騷屑中多四聲諧協有善歌者其以是教之小紅低唱汝吹簫如能是乎是亦治疾之方詩人之福也小兒輩叠承賜墨愧未學書俾之磨濃飲噀先滌就子安肝腸使玄如點漆考光可以鑑然後命之吐詭為文舍梅作對或亦無負此蘭勝八寶焉耳笑謝笑謝

薛孝穆曰諸札俱極纏綿切至語乎至情宜衆亭之眷戀不忘也友道固應爾爾

復汪右湘書

大均頓首僕從嘉蓮而知吾子因吾子而得嘉蓮詩二章為吾子與野遺叢夫不養谷口實連衆亭中江綺園雨平諸君子所賞嘉蓮之生其有大造於僕實造物者有意於其間僕一何幸也二詩未百餘篇之上中江則以黎美周牡丹狀頭相比鄭超宗昔以金墨酬美周而桑子今以玉杯覬僕僕則誠愧而吾子之意不可忘則嘉蓮之事終而玉杯之事又始矣嗟夫嘉蓮之生猶之無根之草無源醴泉一見不可復見而玉杯長在僕乎固玉而念吾子固吾子而念嘉蓮又有嘉擇濯令兒女輩分之以臨足下所惠董文敏書畫其為纏綿愛玩閨庭之善將何所報亦賦玉杯二章以與嘉蓮詩相表裏以終嘉蓮之事足下若欲僕終玉杯之事則幸有以命之大均頓首

薛孝穆曰非俗之下短札也

暴在邗江得與令伯兄鹿園文好不謂謝兄陸弟文采相宣又復有足下為二難也敬羨敬羨辱惠書勤勤懇懇於鄙人著作三致意焉以黃山志珍墅為副如足下欲藏僕所譔屈宅五書於丹臺石笋之間而傳之足下其人也僕自愧不文不足以當司馬氏二言在足下過愛則誠厚矣桓譚之稱子雲未為篤論足下可不慎之詩二章及已刻詩外文外各一部聊以為報望有以教我句斟字酌如足下之所期於僕則幸矣大作幽奇靈奧直與黃山爭勝於毫末此三十六峰真宰所欽泣訴於天而不能已已者足下更勿多作俟僕至黃山為足下少分斯過可耳如何如何

薛孝穆曰筆致亦趣

嘉魚頌 并序

常熟 薛熙詳

大司馬吳公總制兩粵其臺閩實臨端水端水中有嘉魚焉考嘉魚在天下不多有有之惟漢中洒南縣之兩穴小雅所謂南有嘉魚者此也若端水亦有嘉魚出自康州大小湘與楊柳沙順流而至羚羊峽口數十里間為嘉魚之大聚此外則絕無之公臺門適當嘉魚之所會而嘉魚歲以十一月出穴與江漢間三月出穴者不同適及公生辰而嘉魚亦洋洋而至以為公燕饗賓客之需嘉魚若有知者公歡然色喜謂古人以魚為重故白華之什一則曰魚麗再則曰嘉魚而小序謂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且嘉魚潛必巖穴體陽而用陰如賢者之幽隱也食必乳泉石苦如賢者之潔清也出必以一陽之月其性宜寒如賢者之不迷戚宴也鯉質鱒鰆而肌肉細美味甘不腥如賢者之芬芳而醇懿也於是葦之而又罩汕之而又汕得一嘉魚如得一賢者焉而賢者答其誠鱒魴者何俾雅云鱒圓而魴方君子道以圓內義以方外而同公之德具焉鱒蓋象公之圓而衮衣者道也魴蓋象公之方而繡裳者義也然則公以嘉魚興賢者而賢者亦即以鱒魴興公是皆有當於古詩人之義而為孔子之所取則大均之頌其又烏可以已於言乎哉乃拜手而為嘉魚之頌曰

赫赫君侯文武為烈協和東南神人咸悅風無颸虹無鬱結白雨宜禾炎蒸以滅大蛤成霞靈羊有雲適公生辰嘉魚出穴噓吸乳泉霜華寒徹當我蚤人作浮作沒朝覃其東大湘發發暮汕其西小湘活活如鯉如鱒隨流超忽答籟既盈養以清冽以獻茲臺鮮同海月幸充玉盤敢懷滇渤宜公飲御魚膾咸設燕喜無疆張仲在列飫之靡飽既甘且潔眉壽維祺長綏揚粵

薛孝穆曰三言有體而不腴

述聖新祠頌

述聖子思子未有專祠歲之春社惟祀於鄒邑中庸書院博士孔君毓埏奏請就闕里營建專祠士論偉之以為曠代盛典大功謹拜手為之頌

於穆述聖父師丕承烈祖之德復以昭明中庸以緯大學以經篇四十九論語並行天德通達能知至誠聰明睿知德實天生始於詩書終於禮樂郅隆素王以開後覺辭關隱怪時中是學庸德庸言庶無愧作祖君得之秩陽益暴夫子之何必有若為王父尸睢雎睢琢事之如生嚴嚴泰嶽天界祖終孫始一恒二井聖神功化世世相乘光大先業眷爾玄曾昭假之著丕顯之德於彼於此莫不統統

湯建孟曰頌聖賢語最難此能化腐為新末揷作廟之功一段勢忽聳起酣暢盡意比之昌黎故勝孔子廟詩

崧臺頌有序

少司馬大中丞　公以勳戚元老總制我成德兩加恩安恩治蓋自涖止端州以來舉五嶺之東西三江之內外山海崎嶇之所至嵐烟蒸瀼之所居無不民熙物阜於樂清平以無庶公之至化焉某以部下布衣辱承延致禮數優渥雅不能忘於公皇覽嘉辰謹依古詩人之所稱者一則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一則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以為公申祝焉蓋公節鉞之地其臺門正枕崧臺崧臺者一曰岡臺在定山石室之上象如北斗居天中央蓋上帝鸞旨神之洞府而仙人通天之筵臺也公於其上坐文昌之紫宮數文德握河魁之玉柄以揚武威而兩粵大小臣僚若武若文凡屬公之節制者靡不趨蹌聽命則衆星之共天紐羣嶠之朝地宗也某瞻望首而為崧臺之頌以崧者崧高維嶽也岡臺者如陵如陵也定山者節彼南山也是如詩人之義也

崧臺磊磊揚粵詹之我公開府于臺作基臺象圓屋七峰嵯峩魁杓所變撫氣御資一卷含吐八泰

湯建孟曰無端從崧臺落想文心甚巧序既高古頌更暢所欲言

文昌神贊

帝車之次文昌之宮象若戴筐六星皆同司中司命司禮司祿並隆文章掌權默啓明聰化成天下髦士之宗精誠上格錫我管郢

魁星贊

文昌天府魁戴其匡枕于參首亦主文章精本無象氣為光芒圖成鬼怪妄作災祥墨哉畫者上誣神明事天有道珠斗其綱帝車所運欽若中央臨御有赫敬之勿忘

關壯繆像贊

超逸絕倫未若髯公大武聖漢之雄與書三書出師二表羽翼春秋日月同皎威靈在茲吾道維持千秋臣子仰仗為師

觀瀑圖贊為王子詮太守作

黃巖布水康王谷簾復有三疊流為玉川廬藏之勝仰此諸泉若羅浮者殆多泉源九十九瀑來皆自天雲日掩映在郡樓前使君政暇與泉周旋或在浮東或在羅西叶尚有一瀑在心之淵仰其有本四海沛然天台其一雷吐其元於其未發亥子之閒仰虛而待生得消消陽關草昧暖逆冰堅逆

羅浮草木變化不窮或大或小與天無終小而可大竹有籠蔥大而可小松有苔松之生枯而能禁不資水土柯葉長青身雖數寸六作龍形何須合抱自有神靈

排草贊

有美芳草其香在根衆香得之長存其魂靈故返生香之丹藥奇莫能名

為郯主泉聽命焉目之所見色匪聲匪潺湲是為真瀑夜氣所存

使牛圖贊為藍采飲作

彼哂者子汝耦誰歟人為桀溺牛則長沮何不畫我相與荷鋤豈我可耦而牛不如

落花生贊

爰有奇實自沙中來仰花為媒不如花為胎花生於蔓子結於荄香如松子一莢數枚和中煖胃乃亘之魁

苔松贊

虛止亭銘

陶靖節命子之詩有曰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寘茲愷喜我先府君處士公高隱沙亭自稱淡足雅有淵明仁考之風自棄不肖孤四十年於茲矣感念先德未克表揚爰作茲亭名曰虛止以庶幾淵明之思云爲之銘曰

咸受以虛良敦以止虛。爲。實。終。然靜涵其理抱道林泉遊。然。風。旨。非。子。之。知而。誰。傳。只。昔有淵明能稱先子今我師之後先同美以名其亭家學在此

薛孝穆曰語無溢美

聖泉銘　有序

南海弼唐之鄉有龐振卿先生者其人醇儒也昕居之前有一泉甚清以列鄉人多汲飲之以源於聖堂之囿因名之曰聖泉云子嘗眯爽以往挹注井華以先生爲湛甘泉高弟得甘泉道學之傳因書其碣曰甘泉一滴且爲之銘曰

泉之始達其象惟蒙君子養之以作聖功天一真水吾。命。之。始。以。雷。而。生。以。風。而。欤。維聖念哉發。則。師。雷。和。而中節其。天。而開聖徒龐叟泉爲君有出於。其。心。左。右。之。取。源。貴長。遠。德。其。無窮。星。宿。非。始。尾。閘。非。終。甘。泉。正。出。聖。泉。學。通。我飲一勺飽滿五中誰。言。偃。鼠。而。匪。神。龍。

薛孝穆曰發論亦是有本之言

烈婦亭銘　并序

烈婦沔陽人不知何氏女人皆稱之曰沔陽婦云崇禎十六年三月六日賊闖昕部白賊攻陷沔陽有僧西來者匿于南寺亭下聞一賊挾婦人至寺義不辱迫脅久之婦未嘗少屈且暮婦至亭下曰死於是耳賦乃刃之去逾三日西來舉而火之年三十許色不腐衣裙嚴束血濺壁上丈許亭故名鑒心沔陽人咸婦死於是謂可咸重沔陽固吏曰烈婦亭云予為之銘曰

沔陽何有有沔陽婦其銘不知烈在口口一亭峨峨下臨湖波婦則得矣如沔陽何嗚呼沔陽一婦已多誰何少白刃之中有此皎皎嗚呼沔陽一婦已多誰無白璧不玷而磨

薛孝穆曰老筆無一溢語

二荷銘

予有竹杖名之曰二荷銘曰

二荷者何簀之與篠吾亦丈人筋力未少植之而芸五穀咸分潔身無與鳥獸同羣竿之籧篨荷簀能任扶吾厲揭能知淺深不材乾苦與爾浮沈彼擊磬者焉用有心

關壯繆侯廟鐘銘

不寇不機八音其諧鼓于新宮百神咸懷維帝之德舒疾無乖鏗咸立武號橫終古鯨魚之發君侯之赫怒賊子亂臣震驚九乳

大方研銘

玉而藏之端正其綱動之德直靜之德方君子象之咸為柔剛文明本此為水巖之光

石肪研銘

水為石命火為石性斯水之精咸玄而聖其質尚柔溫然可玩

一目研銘

湘東一目豈必重瞳如彼日月相代為終子於斯石一目明矣三目將通

王子安先生哀辭有序

庚子之冬予謁禹陵于會稽有王子安先生者迎予館其家時先生年七十有四予三十有一計先生舉賢書之歲乃予生之歲齒相懸德業又相遠也先生顧念其為丈人行而與予約為兄弟謂君子論道而不論年予則有愧於先生焉先生嘗謂予曰予之鄉有大司馬袁公崇煥者方其督師薊遼予以諸生居幕下其為國之忠勤予獨知之其不得死乎封疆而死於朝廷天下人更未必知之也自大司馬死而遼事遂不可為吾三十年以來每一念至未嘗不痛心切齒於當日之權奸也大司馬無子其疏稿及余集生程史訟冤諸疏子藏之篋中久矣今將授子以為他日國史之採擇其可乎又曰吾平生治古兵法不獲一展所長自申酉變亂以來吾浙東之死節者有九人焉彼倪公元璐周公鳳翔施公邦曜劉公宗周祁公彪佳余公煌者皆有高爵厚祿於朝其從容一死以明大義雖吾每一裹糧過之未嘗不潸然流涕誠知哀先生之無成混混然與世相溷濁易不早從故人於柳橋之下也子曰孔子稱守死善道今先生學純粹而行潔清是九人者所託以任後死者之責者也先生默然臨別嗚咽嗚咽復執予手曰曩當喪亂時予不能死不能死惟有愧於先生焉先生嘗謂予曰予約為兄弟

為不祥恨考終于妻子之手兮不獲陪乎首陽維忠賢之同道兮生與死曾(曷)撼而夫子之全歸兮亦孝子之大方念平生之歡好兮忽契濶于北邙臨岐路而涕流兮勉以求仁之邁邁兮迷不知父母之邦鄉悲蕎麥之凋零兮與稗小而同行魂營營於會稽兮彷彿先生之容光為長歌以追弔兮庶鑒格于窮荒

薛孝穆曰語皆切至不愧後死之託

郡不字哀辭有序

不字名蘊玉家夏郡青霞之女也青霞好治周易參同契黃白之術有所箋疏輒使不字作真書為一編不字性聰慧口誦心思往往亦曾微旨父愛之以為奇女不幸不字人因字之曰不字年十五時予為不字作媒以字獻孟青霞不之許歲己未予與青霞各從東莞攜家度嶺自番禺至于漢陽予妻若妾與青霞之妻及不字日夕相見不字時時鼓琴(望之若仙)作漢宮秋第山羽化平沙落雁之操予妻吟諷毛詩梵離以和之姬人與諸

謝道蘊秋水詩篇或弄笛或歌南宋詩餘黃樓當前晴川橫後江山秀色隱隱在眉黛間相樂也無何予攜家先返青霞走在山樓則以家深入陵青霞置鼎煉大藥不字夜步北斗禮摩利支

丁四十日有奇手中敏錚錚作鐘聲聲落地跳躍不字曰嗟此兵兆也告其父母亟從焉越二月寇劫山中雞犬皆盡一夕山有大聲若迅雷林木震動嵓口欲裂不字以為妖也以劒指之聲隨

霞舉其事謂名以成仙自期吾將為雛浮為魚姑待使之凝神內視已斷月事

以不字許獻孟獻孟云欣會之久不字謂予曰吾與若其學仙是詣也不然少為婦乎先是不字幕牌穀學其父服餌丹砂純陽感竇日飲寒水解之以故四年間兩產皆蕃宮已閨三月又產一子血流三日夜竟死其子徧身潰爛蛻皮若蜩蟬始之毒所發相繼亦死是皆丹砂之為禍云嗟夫為人父母舍吾儒中正之道不由以佛殺其女字而不及其時使之情憧憧於中而爾思朋從於外圖乙死之幾十之五矣況使之生其如命夫號咷以笑婦也幸成塔承來教既牧既莆既非亦次于窶祠於皇姑遷於祖廟女氏之黨葬無其所錢屋之田漆燈分照玉體成烟潛寐天硫辜爾年少父愛弗終殺之仙道忘情不慈膏盲莫瘳吁嗟命夫號咷以笑婦也幸成塔承來教既牧既莆既非亦次于窶祠於皇姑遷於祖廟女氏之黨葬無其所錢屋之田漆燈分照玉體成烟潛寐燒芙蓉雪芽頻驚火爇丹室所存縱橫金銚雲母落天桃膏冰不曜血去如泉肉視無功藥物自戕為天之盜心石毒人如原之燎孕而不育獨不青蘭膏自然之理不可逆也既還東完終慟之以玄鳥獻孟獻孟云欣會之久不字謂予曰吾與若其學仙是詣也不然少為婦乎先是不字幕牌穀學其父服餌丹砂純陽感竇日飲寒水解之以故四年間兩產皆蕃宮已閨三月又產一子血流三日夜竟死其子徧身潰爛蛻皮若蜩蟬始之毒所發相繼亦死是皆丹砂之為禍云嗟夫為人父母舍吾儒中正之道不由以佛殺其女字而不及其時使之情憧憧於中而爾思朋從於外圖乙死之幾十之五矣況使之生其如命夫號咷以笑婦也幸成塔承來教既牧既莆既非亦次于窶祠於皇姑遷於祖廟女氏之黨葬無其所錢屋之田漆燈分照玉體成烟潛寐天硫辜爾年少父愛弗終殺之仙道忘情不慈膏盲莫瘳吁嗟命夫號咷以笑婦也幸成塔承來教既牧既莆既非亦次于窶祠於皇姑遷於祖廟女氏之黨葬無其所錢屋之田漆燈分照玉體成烟潛寐燒芙蓉雪芽頻驚火爇丹室所存縱橫金銚雲母落天桃膏冰不曜血去如泉肉視無功藥物自戕為天之盜心石毒人如原之燎孕而不育獨不青蘭膏自然之理不可逆也既還東完終慟之以玄鳥

不字佛夫天之性絕夫性之欲同人道於灰槁幽閨而自刑又豈父母之所忍乎哉不字死年三十餘獻孟哭之過慟搜遺篋得不字所作寄外君燈花帶私持體詩數章張諸房所讀周易莊老參同契陰符經李筆細目素問難經諸書陳諸笥凡所操銀母天花諸藥藏諸佩囊舉觴一奠啼泗浪浪不自知其情之慘但欲絕也予厠賓不字之可哀益知吾華善綠眉文姑之可哀矣為之辭以塾獻孟之哀且以自塞其哀不字其有知予之身如寄生蓋在松為蘿在柏為篤無貴隨秋草蒸絲兮豈料松雖有枝蔓絲不繞伉儷之傷君嘗悄悄哀此天窮於何呼訝逸蒐不字死年三十餘獻孟哭之過慟搜遺篋得不字所作寄外君燈花帶私持體詩數章張諸房所讀周易莊老參同契陰符經李筆細目素問難經諸書陳諸笥凡所操銀母天花諸藥藏諸佩囊舉觴一奠啼泗浪浪不自知其情之慘但欲絕也予厠賓不字之可哀益知吾華善綠眉文姑之可哀矣為之辭以塾獻孟之哀且以自塞其哀不字其有知予之身如寄生蓋在松為蘿在柏為篤無貴隨秋草蒸絲兮豈料松雖有枝蔓絲不繞伉儷之傷君嘗悄悄哀此天窮於何呼訝逸蒐不哭而嫩昔與而翁平生之愛已未李春岡瑜梅嬌而家妻拳厚事送乘虬轜帷裳而濡屢陽泥濘顛蹶不常僕夫喧啐靜女妹兮莊坐蔡籬燐火青黃有光其奸出沒裙襦修如燭耀實入林委肉虎豹比至漢陽分枝鵂鶹來族風淫瞑眩難藥漏濕之餘上帷蓬施下則塗泥白波時漂將我姪人二三童嫠鼓琴詠詩曲房窗簾勃孑遍人勉從舟鯨女子之身如寄生蓋在松為蘿在柏為篤北宮嬰兒

環瑛之瞬於禮非宜人倫所詢實七實三梅傷共摽春亦可懷吉士未少妓雖不言情亦以告親。命莫違是子。孝吁嗟命也夫折未卉始終不嫁長年或保爺節之凶誰深痛悼無裸如斯我心長戚薛孝穆曰是篇乃合昌黎李博士墓誌銘與謝自然詩二作而為一者也有。腳世通之文。而筆。力亦極似韓

徐氏南州書捃初輯本

翁山佚文輯

淳[illegible]

翁山詩刻者甚多翁山文刻者祇有文外一種翁山自序文外所謂屈沱五書自視惟文外最下未能盡善輒欲棄而不錄然予之文乃予之心所存心在文外以爲未盡善而愈見其文此翁山自述其文之所以作也予藏屈沱五書加廣東新語有明四朝成仁錄易外文外詩外悉備此外則四書兼考道援堂集廣東文選亦已兼蓄其他殘篇斷簡銳意搜訪此翁山佚文乃屬舊鈔本由於巴陵方氏碧琳瑯館珍藏方氏羣籍散後流入北平友人倫哲如爲余搜得儲之南州書樓前歲海鹽朱遏先任中山大學史學教授余與之共事彼此均嗜蓄書有同好遏先亦搜輯翁山佚文余出所藏以相質證朱所輯錄有十餘篇爲余鈔本所無因亦爲採入余所藏鈔本其中殘闕疑誤之字得遏先代爲讐校諟正良多爾時賞奇析疑昕夕晤談誠爲至樂其後余又搜得殘本翁山文外爲最初印本持以與原板通行之翁山文外相較又得多篇爲通行本文外所無然後知最初所雕之文外其中亦有詆斥胡虜觸犯忌諱其後乃棄而不錄故後刻者與初刻者校亦有佚文無怪翁山自序謂文外未能盡善心在文外以爲未盡善而愈見其文也余既輯其佚文名爲翁山佚文輯於廣東叢書第一輯將付印矣適友人黃君蔭普在北平收得常熟薛熙所選翁山文鈔其中又有廿餘篇爲鈔本所無此書今所罕見誠爲孤本因即以翁山文鈔付影印而以余所輯佚文爲文鈔所無者附於後文鈔卷一爲序

卷二爲記，卷三爲碑記，卷四爲傳。余竊疑此書仍缺而未全，既分體未必至碑傳而止，然第卽所選之文以觀，多屬遺佚罕見，誠足珍異。他日再有繼續發見，仍當陸續補入，冀成完璧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夏六月番禺徐信符識

翁山佚文輯目錄

番禺徐信符編次

卷上

御琴記
唐晉王祠記
登華記
浮湘記
大別山記
屈沱記
黎太僕公影堂記 文鈔作壽像記
二史草堂記
橘香菴記

穫記
場記
河南死節大臣傳
三原涇陽死節二臣傳
順德給事嚴野陳公傳
永安五烈傳
東洞庭山三烈傳
諸死孝者傳 文鈔作救火三孝子傳
割股死者三孝子傳 文鈔作五孝子傳
未嫁殉夫烈女傳
烈婦二晉氏傳
汪節婦傳 文鈔作汪貞婦傳

施氏女傳
樊義士墓表
長山烈婦墓誌銘
卷中
翁山易外自序
洪範皇極大義序
陰符經註序
評孟子序
童子雅譜序
怡怡堂詩韻序
陳議郎集序
箋補食物本草序

東莞詩集序
天崇宮詞序
麥薇集序
三閭書院倡和集序
尋墓詩序
張桐君詩集序
送張超然浮海往日本序
又
贈王永春序
送凌子歸秣陵序
送梁子遊南嶽序
贈梁彥騰序
壽王山史先生序
書王山史大極辯述後
書吳芮傳後
書逸民傳後
書反離騷後
書汪栗亭黃山紀游詩後
復汪栗亭書
復汪右湘書
卷下
詩義說
致知說
琴說

書鄧許二女事
貽石辭
聖泉銘
烈婦亭銘
述聖新祠頌
觀瀑圖贊
使牛圖贊
落花生贊
苔松贊
排草贊

此爲原輯翁山佚文編目，今將翁山文鈔已入選者除出，其未入選及有異同者三十八篇，附印于後，其目如下。

大別山記
穫記
場記
河南死節大臣傳
三原涇陽死節二臣傳
順德給事巖野陳公傳
永安五烈傳
諸死孝者傳
此篇文鈔標題爲孝子死于城者傳。篇中所敍。少楊師祿蕭鉉崔錄科王酒保四人而以崔錄科王酒保入救火三孝子傳中。
施氏女傳
樊義士墓表

長山烈婦墓誌銘
天崇宮詞序
尋墓詩序
張桐君詩集序
送張超然浮海往日本序
文鈔僅選一篇。舊輯本有二篇。此錄薛選所無者。
送凌子歸秣陵序
送梁子游南嶽序
壽王山史先生序
書王山史太極辯述後
書吳芮傳後
書逸民傳後
書反離騷後
書汪栗亭黃山紀游詩後
復汪栗亭書
復汪右湘書
詩義說
致知說
琴說贈詹丈大生
書鄧許二女事
貽石辭
聖泉銘
烈婦亭銘
述聖新祠頌
觀瀑圖贊
使牛圖贊
落花生贊
苔松贊
排草贊

大別山記

山何以名大別也。吾意洪水時。江漢混而爲一。渺茫無際。而是山特立江漢之中。形狹而長。望若石城。以隔二水。故大禹名之爲別也。江漢者南濟之大。故云大別也。江之南岸爲黃鵠北爲大別。二山夾江而出。江之北無大別。則江水與漢口之二湖相連。二湖又將與漢水相連。而漢口之地淪沒矣。漢口之左曰北岸。右曰南岸。岸後各有一湖。所謂二湖也。二湖之水。在昔皆爲漢水。二山夾江。二湖夾漢。故漢口至今時有漲潦之患。予嘗僑居其地。暇輒登大別而望。西幡冢。東洞庭。雲夢滄浪。烟波千里。與江漢朝宗之勢。瀟湘映帶之姿。皆會合于晴川樓閣之上。誠三楚之大觀。可以供吾嘯詠於無窮者也。禹宮在大別之首。禹稷中坐。右伯益。左皐陶。契。楚人東漸兮海波。海無波兮山有阿。明德遠兮玉泉孔多。徵斯人兮吾如魚何。

祖豆甚虔。門有峋嶁碑。凡七十七字。拳蚪倒薤。狀法流水。大可二寸尺。乃吳人毛會建所摹勒者。殿曰文命。旁刻邵二泉慕歌。其辭云。慕歌兮慕歌。

穫記

歲丁卯。秋分之後三日。予所耕黃女官沙田。其早秈已熟。予具泥船三。船各十人。以九人執鈎鐮。一人司纜。自予家石坑涌以出。歷一沙二沙至七沙。至於菱塘。乃泊予田。凡十有八畝。畝有長短。首畝抵菱塘涌口者短。尾畝畝抵蛟洲者長。與鄰田一一相間。未得純爲畝者三十有七也。穫之自首至尾一畝。終乃復一畝。禾稈長六七尺。連穀輸載以歸。計一人之力。日穫不能半畝。凡四日而穫始畢。納諸場。以二牛躔之。不以連耞。計一畝播種十升。穀成得三石。芒長而粒大。其色花白。稈以爲薪。灰以爲糞。稻孫以爲獨留。則爲人所盜。且有鴨長之害。又蛋婦女捃拾者百十成羣。跣走泥涂之中。競爲攘奪之舉。是皆農人之所病。而莫可如何者也。計吾禾自秋

分後三日始割。割凡三日而畢。以牛蹴之至五日而畢。曝則六日而場之事以終。自築場至滌。凡爲日者十有四。幸而無雨。不至穀漂流而稈腐。稈積於場。吾飼其牛而有餘。則以供朝夕之爨。刈之頗長。故稈多。其餘根株於田者尙有三四尺許。乘北風大作。海水益鹹。焚之以其灰瀘而成鹽。其白如雪。秋末冬初。彌望波潮之際。有烟四起。濛如也。鴨之船出沒其間。以數十百計。以餘穀爲飯。以螬蜆子花魚蝦爲殽。鴨肥大而價賤不可勝食。是皆沙田之所養而致。吾家貧無僕使。予有燒鹽之僕二人。則歲可足於醃卵。更有取螬蜆子沙螺蝦螄泥鰍鱔鰈之僕二人。則歲無不足於海鮮矣。予於治生之道。靡所不知。而不能一一見諸施設。則以家無資財。而性好恬淡。終日漠然無所營。美利在前。視之如有所染。故凡有以貨物來言者。皆一笑謝之。蓋以吾之命宜貧而不宜富。爲貧者吾之順天。爲富而仰有取。俯有拾。則逆乎天而有以致其禍患。惟爲農而務本業。庶幾乎吾之知命云爾。

河南死節大臣傳

河南死節大臣曰呂維祺

呂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初推官兗州。陞吏部考功司主事。歷文選驗封郎中。光宗崩。諸臣請見嗣君於慈慶宮門。會中貴導駕幸小南城。維祺言梓宮在殯。大寶未登。不宜輒輕萬乘。仗出中止。又言近習不得干政。選侍宜亟移宮。諸醫侍疾無狀。宜按問。魏忠賢銜之。廷推維祺掌計。矯旨弗用。罷歸。威宗卽位。起尙寶司卿。改太常寺少卿。尋陞正卿。上防微八漸及聖學疏。上嘉納。崇禎三年。遷南京戶部侍郎。時南庾告匱。官軍數萬寄命空帑。維祺清覈官吏侵欺百十餘萬。楚藩侵借三十餘萬。北戶部原借一十三萬。疏十事二十四弊于朝。凡淸屯糧八十八萬。搜剔數百萬以充南餉。節省數萬以充北餉。二年間。南庾遂積至一百五十餘萬。又禁私鑄專行法錢。積鑄息得十萬一千。及贖鍰一萬五千餘。以助北餉。以修城內外倉場及江北倉若干所。並置學田。起學會。上下詔褒獎。六年。轉南京兵部尙書。淸冗冒。補操軍。勤行訓練。檄提督趙世臣。撫寧侯朱國弼等。分督水陸諸軍。偵探守禦。賊僞以數千人進香。襲陷鳳陽。維祺急發兵渡江制賊。追剿至安慶。賊震懾不敢窺留都。上嘗得維祺所上章。皆精明職掌。因切責前任計臣某等。某諷言者撫他事以中傷維祺。二月大計。遂削職。維祺倉皇去國。無以自明。乃爲文告於孝陵。反覆數千言。激昂沉痛。有云。臣恐一去而天下之實心任事者。以臣爲前車。致聖天子孤立於上。國事日以敗壞。聞者傷之。旣歸。立伊雒大社講學會。河南河北大飢。維祺竭產稱貸。日事賑濟。先是崇禎八年。雒陽大飢。維祺父孔學出粟以賑。全活一萬七百餘人。上特贈右都御史。賜璽書樹坊旌之。維祺繼志三年間。凡四大賑七小賑。全活二萬四千三百餘人。爲檄勸施得錢若干緡。又全活數千人。上救荒八事。一曰安民。請免河南北加派。荒甚者全蠲舊負。半蠲新糧。以收思亂之人心。以遏附賊之口實。二曰弭盜。以剿爲實。以撫爲權。三曰修城。俾富者出資。貧者出力。名爲興作。陰寓賑濟。四曰賑飢。五曰平糴。六曰折漕。七曰蘇驛。八曰勸施。上可其奏。流賊三十餘萬盤據雒西。詭求安插。總理熊文燦力主招撫。以河汝蕭條。請斥空城以綏徠新附。維祺移書力爭乃止。土賊王之典謀犯新安。維祺得內應數百人斬之。會闖賊李自成自關中出。蹂宜陽。躪永寧。屠熊耳以西屯壁十數。雒陽大震。時福邸在城中積金巨萬。謹錄鑰牡不問。援兵過者。糗糒粗惡。投之地詢王。維祺數與有司請貸。王弗聽。明年正月。賊逼河南府。總兵王紹禹以兵門於西。維祺門於北。副將羅岱以兵背西門而舍。詭云逐賊。實迎之。賊用羅岱軍礮具來攻。紹禹兵乘夜殺陴士。懸布於堞。賊盡上。有起於賊中者曰。公非賑飢呂尙書耶。我能活公。公可乘間逸。維祺弗動。賊擁

以行。道遇福王。謂王曰。綱常至重。等死耳。王毋自屈。見鄉大夫張炳星。呼其字曰。東升亦至此耶。勉全名節。炳星頷之。賊渠見維祺曰。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請餉。欲殺我曹。今定何如。維祺瞋目叱之。引頸就刃。時十四年正月十九日也。年五十有五。夫人郭氏聞之。不食死。詔贈維祺太子少保。再贈太傅。謚忠節。諭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建祠勅歲祀。郭氏贈一品夫人。維祺世敦孝行。大父鄉幼齡喪父。哀毀如成人。見父燕服輒流涕。父孔學事母牛氏。牛氏病腫瀕死。籲天請代。感神授神藥而瘳。牛氏沒。廬於墓傍。涕泣上酒食。十年如一日。先是牛氏早寡。截髮毀顏。守志四十九年。有司並以聞。詔建母節子孝坊。鄉人榮之。維祺善孝經。嘗撰孝經本義孝經大全孝經或問若干卷。上表進呈。請以孝經列經筵。端豫教。頒諸學宮。夢天帝賜芝一本。十有八莖葉。與孝經篇章相應。翌日芝生壁間。色金紫。大如升許。香芬繞庭。維祺拜而藏之於廟。是日也。上頒行孝經之詔適至。維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六

祺疏謂皇上達孝格天。嘗謂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此不敢之心。乃孝之大。蓋此芝之爲聖天干休祥也。因名其芝曰孝芝云。維祺講學之暇。攷正六書。有音韻日月燈。韻母同文鐸韻鑰。切法正指。及奏議若干卷。晚有存古十二篇。士戒七篇。以教本訓俗爲務。同產弟維祜。字秦石。繇選貢知樂平縣。城破死之。詔贈按察司僉事。稱呂氏二烈。時有劉芳奕者。維陽人。天啓四年舉人。知昌樂縣。罷歸。雒陽之陷。北向自經死。

屈大均曰。自孔子繼春秋而作孝經。二千年以來。訓釋紛紜。至呂忠節公始發明大旨。謂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治天下之大本大經。此誠廣大精微之極論。蓋至聖之神靈。有以默啓之也。公嘗進言天子。謂臣所以勵愚忠報恩遇者。惟一部孝經。又上表章孝經八要一疏。使其言行。雖自今以至萬年。堯舜之君民。可不絕於世也。

三原涇陽死節二臣傳

三原涇陽死節二臣。曰焦源溥。曰王徵。

焦源溥。字逢源。別字涵一。三原人。萬曆四十一年成進士。知縣沙河。調濬。召四川道監察御史。以憂歸。天啓初。梃擊移宮紅丸三案起。源溥補江西道。首劾魏忠賢崔文昇李可灼黃克纘諸奸。其明綱常一疏。言尤切直。忠賢銜之。出爲鳳廬道兵備僉事。使文昇監視。將甘心焉。時忠賢生祠徧天下。獨鳳陽潁川之間。以源溥禁止不得立。忠賢益怒。源溥遂請告歸。威宗卽位。起副使。分守河東。會流寇蠭起。秦晉騷動。源溥亟募死士千人爲蒲營。遂擒賊渠王家印于曲沃。又殪紫金梁于萬金。斬首萬級。賊繇此不敢犯河東。巡撫以功非己匿不以聞。崇禎五年。量以參政移守寧武。寧武總兵張應昌有健兒陰圖不軌。源溥偵得四十八人。誅之。疏聞。上賜飛魚蟒衣銀幣。蓋異典云。六年。陞山西按察使。七年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兵火之餘。死傷枕藉。自代朔以北民苦飢。有啖牛馬矢者。源溥請賑請蠲。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六

請屯田鼓鑄。又上籌邊十議。上大喜。書名御屏。謂近侍曰。此欲明綱常小焦御史也。源溥與從兄源清並貴顯。又面黧故云。久之與監軍太監魏國徵爭屯糧不合。國徵忠賢之養子也。先是六年秋。上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國徵以司禮太監守天壽山。國徵被命卽日行。上語閣臣曰。內臣卽日行。侍郎三日不行。何怪朕用內臣耶。國徵恃多方以誤源溥。欲瘡疥之。源溥又請告歸。時關中流寇張甚。源溥乃築四堡縣東。憑高據險。與鄉人爲死守計。賊以數十部連歲來攻。弗拔。賴保全者甚衆。而嘗以孫督師剛愎。高白二將不和。朝廷數遣使督催。與賊浪戰。不爲持重之計。以爲憂。十六年十月。督師孫傳庭再戰潼關。果敗績。西安破陷。巡撫馮師孔按察使甘學綱兵備道僉事王世清死之。長安知縣吳從義衣冠北拜投井死。長安丘東周都司掾也。當自成僭號。以秦王府爲僞宮。東周憤欲刺自成。僞持屯田册爲獻。至端禮門。賊覺。奪其匕首。則大

罵曰。自古豈有盲賊爲天子耶。賊怒。抉其齒以死。自成歎曰。吾入關誓不誅戮一人。今乃殺丘東周也。時自成方欲僞行仁義。脅用二三才望以收人心。於是以叛臣宋企郊爲僞東政府尚書。張國紳爲僞刑政府尚書。翬婧爲僞禮政府尚書。三人者。爭援引秦之名士大夫以媚賊。自成故知源溥有文武才。遣騎要之。欲授以三邊總督。源溥曰。吾縱不能起兵恢復。亦終不與諸逆俱生。不然。非但有愧於馮巡撫王兵備。亦何以見東周一小掾乎。賊强興至西安。自成見其方面美髯。儀觀壯偉。特起加禮。源溥諭以逆天不祥。宜翻然悔罪。歸命天子。立不世之功。膺封侯之賞。賊黨欲殺之。自成不可。閉之一室。三日。旋縱以歸。源溥欲東走蒲州。號召舊旅。西走西寧。連結祁李二土官。兼羌戎之衆。以保河西而圖全陝。而賊防閑甚密。弗得往。慷慨欷歔。有百二山河尚可全。八千子弟今何在之句。自成聞而執之。是日大宴縉紳。各與之秦府金錢器皿。皆頓首以謝。自成問曰。今軍需匱甚。奈何。有言開鑛鼓鑄便者。自成叱曰。公等皆貪吏多金。今與公等約。凡爲九卿者五萬。大中丞三萬。府州縣長吏半之。其以次署。露刃脅之。皆戰慄署。源溥盛怒。鬚盡張。以筆擲自成曰。瞎賊奴。我安得金。且汝獨不聞王家印紫金梁之事乎。我殺汝渠時。汝始爲賊銼草掃馬矢耳。賊怒支解之。年六十有三。十二月十八日也。自成令曰。有敢收視者族。公子之雅持刃行哭於市曰。若不許我收父。我則自剄。自成許之。之雅字大夏。驍勇善射。乙酉。與布衣郭雄麗者舉兵於耀州張果岩。敵禦之於高陽安陽郃陽諸縣境。皆大挫敗。既圍慶陽。以敵援大至。雄麗被射而死。敵憐之。雅孝子。

首曰。大人毋自苦。兒今走自成所。請死以代大人。徵曰。兒代我死。死孝。我矢自死。死忠。兒行矣。既行。徵遂絕粒不食。延至五日。永春獲釋繫而歸。跪坐於門以待。謂其嗣子永春曰。賊使至。吾必不行。當以頸血濺之。永春叩進湯餌。徵曰。子之於父。當承其志。今日之事。不忍父死。是亂父志也。揮之。又餓二日乃沒。邑人私謚曰端節先生。其友袁養和者。字祥夫。監屋人。繇舉人知屏山縣。獄焚。囚出避火。熄盡還獄。人皆奇之。陞衛輝同知。爲福藩采木于蜀。省金數千。遷河南知府。理南陽獄。出死囚百餘人。陞貴州副使。豫策知四川奢寇之叛。轉雲南參政。以病歸。西安陷。自成疾徵之。亦絕粒死。

屈大均曰。賊之僭號於西安也。舊部郎宋企郊爲賊進退人才。授官較士。舊副使張國紳進拷掠士紳殺宗藩之議。舊磁州道僉事翬婧進改八股定宮秩儀注之議。賊分鄉舉爲三等。一爲弘文院。僞館選也。次爲六府從事。僞部郎也。外爲防禦使。僞監司也。秀才亦分二等。優者充州縣長吏。次

充教官。是時涇陽舉人聞而南遁者。有張惇馬御輦。三原舉人聞而入山者。有周祚昌縉紳則焦公慷慨。王公從容。同不汚僞命以死。若袁公忠貞相繼。亦皆人傑也哉。予嘗至魯橋拜王公祠。欷歔流涕。讀其論叛論遼論□三書。並足餉籌兵二議。惜其不獲早用以至死。有楊國柱者。聞徵死亦絕粒七日不死。復食。未幾京師陷。爲大行皇帝后位。哭奠盡哀。復絕飲食七日。家人强之。乃遁入空同山中牧羊。竟以死。國柱字叔堅。亦涇陽人。繇萬歷四十一年進士。初知秦興。入爲戶部郎。出備兵河東。皆有政績。

順德給事巖野陳公傳

附花巡簡。僧忠顯。馬應房。楊景燁。高爲礦。楊可觀。霍師連。白嘗燦。

朱學熹。關鍾喜。霍達芳。

陳公邦彥。字會份。廣州順德人。少以文行負重名。開大館。爲文學大師。及門數百人。所居錦巖。學者稱巖野先生焉。爲人長身美髭髯。高顴。面微赤。目光能與日敵。瞪視日移時不眩。性剛正沈塞。果毅忼慨。喜任事。識見通敏。穿穴古今。每郡邑有大議。諸薦紳會坐相視。至終日不發一語。或出語紛糾盤錯。公以諸生。遙於坐末申論可否。觸解玦決。片言輒了。聽者莫不折服。其在邑。知縣所經畫必就諮斷。奉之爲蓍龜。數扼盜賑飢定兵變。有功德於鄉人。人皆賴之。崇禎十七年五月。聞國變。三日卽走南京。上中興政要書。凡三十二策。萬七千言。或戲謂君未冠進賢。彊欲知人家國事耶。公曰。先朝之事極矣。極則思變。莫或隘之。將又甚焉。余患夫力之弗逮與言之已晚也。又可俟乎。書既上不報。襄皇帝卽位。大學士蘇觀生疏薦。並進公所上書。上驚歎曰。奇才也。召見未赴。詔授監紀推官。尋舉隆武元年鄉試。二年。陞兵部職方司主事。奉命監狼粵兵萬人。出梅關。虜犯贛州。觀生督師援贛。駐南安數月。兵單餉詘。不敢進軍。公數爲畫策不聽。請偏師獨戰不許。居鬱鬱不得志。已而贛陷。上親征至上杭御營。文武不戰而潰。

車駕失所在。觀生聞變。將旋廣州。公請其指。曰。國未有主。公曰。國亂先內。國危先外。今東喪八閩。西絕湖湘。北淪章貢。國家分土十五。獨兩粵存耳。境內以屬閣下。及其危而棄之。謂天下何。曰。然則奈何。公曰。國自有主。非閣下所急。今虜全力在閩。勢且西侵。閣下南歸毋駐。而以重兵東走惠潮。因漳泉未潰。以控扼之。猶可自立。若必以擁立爲功。謀議之間。動淹時月。則虜越韓江之險。土將恇怯而不肯附。難與守矣。兩粵存亡。繫於東向。遲則亡。速則存。夫亦憂疆圉之不固。何患無主。北門之事。請留一軍以委邦彥。不聽。南安人泣涕遮道留公共守。亦不許。遂以公還廣州。九月。永明王監國梧州。平粵伯丁魁楚用事。觀生與魁楚有小嫌。不懌。公引義力爭。乃遣公奉箋勸進。且請迴鑾廣州。公瀕行。數以惠潮爲言。既行。襄皇帝四弟唐王至廣州。士大夫不得志於時者。從臾觀生。謂兄終弟及。擁而立之。改元紹武。公未之知。西至梧。方上啓候令旨。夜分。中使十餘。燈光連江。呼公曰。此或仍閩中之舊稱。而小民傳訛乎。魁楚曰。已卽眞矣。王曰。今非戰則和。二者安出。公曰。我弱彼强。以戰則非敵。我直彼曲。以和則非名。虜急矣。觀生若不悔禍。亡無日矣。悔禍則不得不求和於我。是我爲主也。爲用先之以示弱。則和不可。粵西之兵。長於灘瀨。而不長於江海。且新募浮囂。戰必不勝。藉幸而勝。其力必疲。虜以銳來。我以疲往。必難禦矣。則戰不可。且天家之胤。中州之產。盡區區兩粵中。不以死仇讐之虜。而死於骨肉乎。當今之計。獨宜速返肇慶。正大位以屬人心。繕舟固險。馳檄遠近。麾厲以觀其變。今南雄之守。皆西山勁卒。藉以取韶。其勢必舉。粵東十郡。我制其生。七而使其三。代晉受虜。從而乘其蔽。猶或可也。何必戰。王曰善。明日擢兵科給事中。奉敕宣諭觀生。時十一月九日也。十八日。王卽位肇慶。詔以明

年丁亥爲永曆元年。廷臣以公建策。倚重公。有謂之者曰。我宗臣也。東西皆太祖之裔。何敢重輕。先生善處人骨肉之間。有謂之者曰。虜深矣。旦夕不保。何忍自尋干戈。龍種自相魚肉。而使兩粵生靈。並充刀俎。可痛也。消弭內釁。勉之在子。公東還。未至廣州。觀生奏以爲刑科都給事。公謂昔晉人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既乃拒之於河。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令邦彥從事於西。固春秋所不譏也。乃止郊外不入。使其副兵部職方司主事劉大壯奉敕。而遺書指陳利害以曉觀生。廣州君臣盡怒。觀生顧恐懼欲和。會總督林公佳鼎以舟師問罪廣州。唐王使其總兵林察接戰。察使撫丁徐鄭石馬四姓盜詐降。掩襲我軍。林公倉卒戰死。全師覆沒。觀生於是驕無和志。高峽三水之間。無日不戰。勝負相當。廷議水軍新敗。無以爲守。於是上幸桂林。十二月。虜總督佟養甲提督李成棟果自閩攻潮惠。克之。用潮惠印符。日爲文書郵廣州報平安。而輕騎襲廣州。觀生不設備。望日。唐王

方臨學。百官畢集。或報虜至。觀生怒曰。東方昨日有文書。寧得隻虜。妄言斬之。三報斬三人。而虜溢城中矣。唐王被執。觀生自剄死。元年正月。上在柳州。成棟盡銳西寇。破肇慶。直犯桂林。公密受團練之詔。走甘竹灘。說大盜余龍等。激勸忠義。鼓倡豪傑。痛飲三日。人人得其歡。使乘廣州空虛。驟出奇兵以襲之。且以牽制虜騎毋西。龍許之。二月十日。龍率舟數百。入自虎門。遇虜白艚黑艚百餘艘。焚之。殲其兵。進薄廣州。攻之。四日。養甲震栗。飛騎走桂林。追成棟軍。城中豪猾夜起刼掠。養甲不能禁。乃揚言成棟還。勦甘竹且盡。龍懼引退。然成棟聞報亦解圍而東。桂林繇是得完。三宮賴以無恐。公之力也。於是公起兵高明山中。使生員馬應房以舟師先攻順德。約大學士陳文忠公子壯於南海。侍郎張文烈公家玉於東莞。參政黃公輔於新會。互爲犄角。復聯絡嶺西一帶。陸兵則恩平王興。陽春莫廷蘭。新興梁位灼。東安何士璋等。水兵則順德胡靖梁斌。新會楊世熊李宗

聖。驍銳三十餘萬。山海協同。基布已定。又約思恩侯陳邦傳鼓行東下。大作聲援。上聞降敕諭嘉之。四月。公使余龍戰虜于黃連。龍敗。焚舟二百。應房分戰亦敗。死之。公身下江門。收其餘燼。出攻高明。御史麥而炫主事區懷炅舉人譚相國等皆毀家以從。軍聲大振。養甲患之。使騎捕公家。獲其一妾二子。而以書招公。公判其書後曰。乘輿播蕩。寇虜猖狂。正君子肝腦塗地之秋。妾可辱也。子可殺也。必欲強拔一毛。自當死生以之。養甲怒殺其二子。七月。公將攻廣州。先使衞指揮楊可觀楊景燁爲內應。而說花山盜三千人僞降。得守東門。于是與文忠會師九江。約文忠從徑道攻廣州西南。而公從海道攻東北。且邀成棟歸路。期以七日薄城。一鼓奪西郭礮臺。火器颺發。焚一角樓。虜大懼。嚴捕細作。而內應謀洩。景燁可觀並被執死。虜又犒花山三千人於空院。分伍而入。入則斬之。當是時成棟方戰文烈於新安。得報遽反。公報文忠曰。今夕成棟至。必遭吾火。懼其餘舟奔突。

請嚴陣待之。靑旂而朱旂者我師也。報至。文忠不卽傳令。七日。雞鳴。成棟至禺珠。火舟起。公引軍旁擊。焚其蒙衝鬬艦數十。殺虜千餘人。擒僞游擊孟輝僞都司張一鴻僞守備楊聰等。斬之。成棟脫走。公乘風追之。平明。迫文忠軍。養甲從城上擊鼓。喧聲震天。文忠軍不知。望帆檣蔽空而上。以爲盡虜也。陣動。文忠雖知之。然倉卒傳令不及。後軍拔船先走。成棟因擊之。遂潰。公乃收兵攻城。城上揭二楊首以示。公望祭而哭之。攻五日不拔。軍孤不能獨留。率副總兵霍師連等退攻三水。復之。斬僞知縣陳億。戰虜於胥江四日。勝之。戰虜於新會二晝夜。大勝之。分師再攻高明。而炫等接應。復之。斬僞知縣徐嘉植。斬虜馬兵五百餘級。分指揮白嘗燦等攻淸遠。復之。斬僞知縣何甲。虜攻淸遠。公往救。設重柵江干以拒。成棟不得戰。憤甚。會北風大起。師連以火舟出擊。成棟敗走數里。風忽反。成棟因火舟以攻我。我舟迫柵不得入。盡焚。師連死焉。公嬰城固守。被圍十日。親以飛礮擊

衝梯。虜死者積屍與羊馬相等。虜乃僞退。而從古廟中爲地道達城。以柱砥之。實之火藥。火發城崩。肉薄而上。署縣事關鍾喜死之。公率死士巷戰。自辰至午。頸被三刃。走入待詔朱學熹園。學熹先自縊死。公題詩於壁曰。戀闕孤心盡。懸絲一命微。負傷如未覺。無淚不須揮。魚吮艱貞血。水爲賻極衣。祇應魂氣在。長逸玉階飛。題畢赴池。水淺。虜引而出。公笑曰。我陳兵科也。至廣州不屈。養甲欲降公。使醫視創。膳人進饌。公叱罵却之。問何言。自狀生平一紙。及題壁贈花巡簡二詩。問陳閣部何在。曰吾師也。死國矣。問哉。入獄五日不食。賦詩自若。好事者競投以紙。信筆而滿。草書精絕。詞義皆可觀。臨命作歌。有天造兮多艱。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獨苦之語。西向受刃。顏色不變。嗚呼磔也。時年四十有五。九月二十八日。白晝陰晦。風埃四塞。監者視其肝。肝躍起擊監者面。監者驚而墜馬。遂死。公死義兵始衰。虜得以全力直向文忠文烈。越十二日。增城之戰而文烈死。

越一月。高明之戰而文忠亦死。公如不死。二公亦應不死。公之死。有關于二公也。天死公。以死二公也。公初起。與文烈書曰。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姑勿計。今西省空虛。王師風鶴。若得牽虜成棟騎數月毋西。則滔梧必有備。是我致力于東。而收功于西也。文烈然之。以故文烈戰廣州之東而不西。文忠戰廣州之西而不東。公如不死。則文烈能西。文忠能東。虜之爲虜。存亡未可知也。虜所畏者。公與文忠文烈耳。然皆以書生徒手奮呼。艱難發難。振中華之氣。而伸君子之威。使虜精鋒挫盡。首尾崩奔。救死扶傷。束身歸命。中興勳勞。蓋莫有尚焉者。成棟既降。養甲伏誅。公長子恭尹伏闕請卹。詔依陳子壯張家玉例賜廕議證。已而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御史饒元璜疏再上。詔加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廕恭尹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賜祭葬特祠。方議謚以廣州再陷而寢。公博極羣書。尤究星曆陰陽家言。然與人言必依忠孝。不屑趨避。所著書多散佚。其南上諸詩。憂時感事。與萬言書相表裏。淋漓惋惻。可以興觀。名南上草。其留丹錄。則軍中所作。詞旨哀痛。尤足愴人。他所著詩文。名雪聲堂集。

屈大均曰。公詣行在。有乞恩褫斥一疏。謂人臣功罪。視國安危。主憂國恤之日。雖遠臣散秩。均之罪無可赦。古今之常經也。國家不造。寇虜憑陵。三年之內。大變三告。敷天臣子。但有可誅之罪。更無可贖之功。嗟夫。向令百爾有位。皆心公之心。言公之言。則何以有今日。夫今日者。三遭大變。不惟有位。凡天下之人。具有五常之性者。皆宜盡爲君父以死也。有一人而獨生。卽非具有五常之性者矣。夫公之舉義。非有利害驅其前。死亡迫其後也。直爲君父之仇耳。夫君父之仇。一日不報。卽一日不可以生。一日之生。卽一日之死也。一人能報之。則一人雖死而猶生。天下人不能報之。則天下人雖生而皆猶死也。嗟夫。君父者。非天下人之君父。而公若視之爲一人之君父。故能報之。天下人則視君父爲天下人之君父。故不能報。然則天不能報者。不爲得罪于君父。且得罪于公。公舉義以丁亥二月。在粵諸公之先。崎嶇山海。激發俊雄。首攻廣州。以挫虜鋒。分狥州縣。以疲虜力。虜緜是不敢輕粵中士大夫。已而諸公義旗競建。南海則陳文忠主其謀。東莞則張文烈奮其策。嶺西一帶。陸則恩平陽春新興東安。水則順德新會新寧。諸道名豪。戈旌蠭起。勁兵三十餘萬。皆爲公之所聯絡。水步連攻。正偏分擊。使虜窮於奔命。凜然不敢西向。而桂林行殿。得以端拱無憂。比之張巡許遠。遮蔽江淮。功誠相等。與文忠文烈並稱。粵有三人。誰曰不宜。公之門人。如馬應房楊景燁霍師連霍建芳。皆一時相從以死。雖忠義根於天性。亦師友觀摩之所自也。予十六從公受周易毛詩。公數賞予文。謂爲可教。今不肖隱忍偷生於此。不但無以見公。且無以見馬楊霍四子。又四子之罪人也已。花巡簡氏里未詳。養甲初破廣州。署黃鼎司巡簡。公起兵。花巡簡招結土豪從之。事敗。與公同日死。公嘗贈以詩曰。既有明兵

科。亦有清巡簡一索繫二賢。同舟負刑版。兵科緣伊何。髮長兵略短。巡簡緣伊何。士豪相推挽。蹉跎陷圍城。所恨見幾晚。攜子赴泉臺。誰爲奠槃飯。嗟乎。花巡簡何人。吾恨不知其名。使非公贈以詩。則並其姓且湮沒。吾嘗恨平原君朱建之子罵單于而死。而史不著其名。田橫之二客自剄以從其主。而史並亡其姓。且也卽墨之大夫戰死。而不得與田單共傳。漢使之死匈奴者十餘輩。而蘇武以生還特著。嗟乎。錄其名而遺其佚名者。非所以爲勸也。謂忠義而必名。名而後出於忠義。又非所以爲情也。嗚呼。公之將士死事者必多。其人而皆不得其名。在忠臣義士之心。固非慕其名而爲之。翟義公云。死國埋名。其猶不慚。信矣。而獨載紀者之惋惜耳。聞有倡忠顯者。順德人。從公起兵。身被數十創。清遠城陷戰死。噫亦義士之雄歟。

馬應房。字子龍。順德人。父義祥。官鶴慶知府。仁廉有聲。應房弱冠補生員。師事陳公。廣州之陷。研淚爲文告孔子。將歸死學宮。其友曰。子無徒死。甘竹諸鄉。盜舟子餘。不可一奮乎。應房勃然起。遂從陳公往說余龍諸盜。瀝血酒中。指天相誓。龍等大喜。率兵攻廣州。應房在軍中畫制勝出奇。雅多雄略。陳公則身往九江。招呼驍勇以爲應援。龍等旣薄廣州。斬虜級百餘。遽退。曰。城堅無內應。不可拔也。至虎頭門。遇虜舟數百。以計焚之。溺死虜二千餘人。轉攻順德。成棟率至與戰。龍大敗。或勸應房亡。曰。吾有母。遂就執。僞知縣告之曰。若父爲太守。若爲諸生。何故作賊。應房厲聲曰。父爲太守。子爲諸生。世受國恩。是以舉義。何名爲賊。曰。若舉義。何與羣盜爲伍。曰。書生持空拳。非藉彼輩事不集。文丞相招合洞蠻。岳武穆指麾么卒。可謂非義師耶。今日有死而已。汝何多言。僞知縣遂沈之伏波橋下。時年三十三歲。陳公之學。爲嶺南所宗。前後受業者凡數千人。公一訓之以忠義。屬當變亂。相從起兵者。自應房而下。有霍師連楊景燁二人。皆摧鋒陷陣以死。應房最先。次楊次霍。陳公皆哭而祭之曰。吾爲師。乃不及吾弟子乎。吾弟子爲君而死。實爲師而死也。自古死於君者多有之。死於師者。三子之外。曾幾何人。吾不可以負之。頃之陳公亦死。

楊景燁。字杲生。廣州後衞指揮僉事。性豪邁。負才氣。博覽羣書。精韜鈐騎射。中崇禎壬午科武舉。師事陳公。陳公與抵掌談天下事。輒以國士許之。陳公兵起。景燁與楊可觀並約爲廣州內應。事洩。養甲執其母。景燁出曰。我實爲之。事不成。天也。死無足憾。不可上累吾母。養甲曰。姑釋汝母。曰。景燁須臾人耳。執事旣念其母。何不及其未死並十齡之妹釋之。以暝吾目。養甲釋之。又爲好語欲降之。景燁曰。汝若生我。我不生汝。養甲怒。趣殺之。景燁笑而受刃。神色夷然。詔贈都督。賜祭葬。有高爲礦者。字啓之。廣州右衞指揮。中三科武舉。雄姿闊論。練於方略。髫年曾從遊陳公。永曆元年。謁行在。陞總兵官。陳公兵起。景燁約爲礦及廣州前衞指揮使張亞黑象賢。並爲廣州內應。謀泄被執。大罵不屈。養甲割其口鼻。爲礦仍罵。與象賢同死。景燁之同盟也。

楊可觀。字龍瑞。廣東東營達指揮使。爲人方面豐頤。白皙。美須眉。說劍談兵。豪雄自喜。隆武二年。走天興上書。授柳慶副總兵。未幾廣州陷。可觀解甲僞降。虜信之。將假以兵。會陳公與文忠兵起攻廣州。可觀陰結壯士。分買廣州諸門將。斬關以迎。養甲嚴邏重購諸大姓與城外耳目。可觀之家奴以私事懼發覺。且利購金。乃具首內應事。謀盡泄。養甲執之。使引餘人。可觀怒曰。所以屈身奴輩者。正爲今日。大丈夫斬頭陷胸。終不緩一死以害天下英雄也。慷慨大罵。養甲殺之。搜戮其黨數百人。衣縫中皆有桂字。詔贈可觀都督。賜祭葬。

霍師連。字連生。南海人。文敏公韜之玄孫也。師事陳公。隆武初。以生員募兵勤王。授游擊將軍。以功陞副總兵。廣州之陷。師連糾義兵起。師連邀誘虜官數人。斬之。反戈以應。從攻廣州不利。退至三水。大小

十餘戰。斬首級千餘。虜畏其鋒銳。清遠衛指揮白嘗燦舉城迎之。師連與陳公往赴。列重柵江上。爲拒守計。李成棟至不得戰。憤罵城上。會北風大作。師連出不意。疾以火舟擊。成棟僞跳。師連盡舟追之數里。風反。成棟因火舟攻我。我舟迫柵門。不得入。盡焚。師連策馬渡河。將走四會求救。虜追及。甲重。墮溺而死。詔贈都督同知。賜祭葬。廕子千戶。

白嘗燦。字燦玉。清遠人。清遠衞指揮僉事。當陳公攻廣州不克。退取三水。扼胥江口。日與虜鏖戰。互有勝負。嘗燦患之。乃與翰林待詔朱學熹舉清遠城迎之。分門堅守。成棟圍攻十日不拔。穴城實以火藥。戰酣火發。城崩十餘丈。勢如山倒。嘗燦巷戰。斬十餘騎而死。

朱學熹。字叔之。一字惟四。清遠人。父士諒。性豪爽。膂力絕人。其生年月日時皆屬虎。行視如虎。氣猛烈。怒號則林屋震動。蕭然如虎嘯也。治古兵法。邑近山。多寇。馳驟驟。手運精鐵鋼鞭。如飛而人。鄉盜出。輒孱食。率家健直

搏。截險要。賊聞風遁去。邑人皆依賴之。嘗奉制府檄。剪平白石湖之寇。功成不受爵賞。臨終。取數千金券焚之。使學熹講孟子當路於齊章。曰管晏事功。非聖人不可輕議也。盡以古兵法。及所爲王霸論。邊防緩急。粵徼利害授之。學熹爲人。忠孝質直。至性過人。留心經濟當世之務。洞如指畫。少曾師事陳公。顧喜爲詩歌古文。遊覽山水。嘗破數千金產。疏治南禺北禺名勝。一泉一石。手自搜剔摩娑。古木作青銅色。築軒轅二帝子別業。以祀二禺君。爲山暉堂。以祀二禺臣。一時賢士大夫舟經其下。輒就訪之。學熹於蒼林白瀑間。與之反覆經史。論天下事幾。精言卓識。皆根本大道。知如炙輠。辯似濆泉。壯采奇姿。輝映嚴壑。咸驚歎以爲中宿異人。永曆初上書言恢復大計。上曰。名諸生也。授翰林待詔。廣州既陷。與指揮白嘗燦謀舉兵。倉卒未就。會陳公戰敗。走胥江三水。與李成棟鏖戰。軍孤無援。互有勝負。學熹乘間與嘗燦執僞知縣殺之。舉清遠城以迎陳公。遂入爲死守計。

兵食不給。學熹輒傾資以供宿飽。援兵登陴。晝夜不懈。志氣浩如也。城破。取先人兵法焚之。自縊死。陳公巷戰不勝。退入學熹青林草堂。見其圖書萬軸。左琴右劍。奇石寶玩。悉環之。則學熹衣冠縫其中矣。哭拜之。至西池。躍身入。曰。吾與叔子同此一勺清泉。水淺不得死。虜騎引以出。陳公復揖辭而後去。曰。吾終有以報叔子。是夕也。池水都援兵萬人。始至。追奪陳公不及。聞學熹與嘗燦俱死。掛白慟哭而去。虜屠城。死者二萬餘人。學熹平生所善。多博學高才篤氣誼之士。國變並致身以死。若黎遂球鄺露。尤其莫逆者。嘗於峽山最勝淙碧軒中。奉十主。魯仲連張良班超蘇武諸葛亮郭子儀韓琦寇準范仲淹王守仁皆古時氣節功業文章之彥。朝夕事之。以志願學。嘗聚落英而封之於南禺。號曰花阡。遂球爲作花阡表。露贈詩。有縱浪大化中讀書與好色之句。學熹蓋天下深情人也。惟情深故能建立大節。光明奇偉若是。而遂球中歲不得志。著色隱賦五千餘言。又爲好學熹著有南越廣艾及詩賦等集。

關鍾。喜。字岳孫。號嵩臺。南海人。崇禎末年舉人。性豪放。不拘繩尺。天姿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師事陳公。陳公復清遠。使權知縣事。城陷戰死。

霍達芳。字懿誠。南海生員。從陳公起兵。爲中軍。成棟反正後赴行在。授兵部司務。永曆四年十一月。廣州再陷。達芳義不薙髮。走文村下川之間。與虎賁將軍王興凌海將軍陳奇策厚相約結二將軍分以舟師數百人。使往來海上。爲游兵擊虜。舟輕士銳。出沒波濤。三載間戰多奇績。虜甚苦之。一日以單艇護穫於四沙。猝遇邏舟。驚其存髮。執之。虜裨王鞫之。不語姓名。以家有老母也。問曰降乎。三搖其首。遂遇害。

屈大均曰。自公與文忠文烈三路連兵。勢同鼎足。于是廣州忠臣義士從

之而起者。人人破產。在在稱戈。以與韃奴爭一旦之死命。蓋從文忠而死者三十餘人。從文烈而死者六十餘人。從公而死者則此十有一人。皆大節皎然。有當於從容慷慨之二道者也。三公死於廣州之忠臣義士。廣州之忠臣義士。無不起。三公盡。而廣州之忠臣義士無不盡。廣州爲九郡之望。三公爲廣州之望。氣類相同。精誠相感。人一心。中蓋自三公起。而廣州之忠臣義士。無不起。三公盡。而廣州之忠臣義士。無不盡。廣州爲九郡之望。三公爲廣州之望。氣類相同。精誠相感。人一之。天亦一之。蓋未有一敗而一成。一死而一生者也。況此十有一人者。四爲公之門人。相從而死。譬諸箕畢之相求。甁罍之相資矣。昔茂名陳思賢遭遜國之變。率其弟子六人。同縊於明倫堂以死。君臣之義盡。由於師弟之義盡。師弟之義盡。前有茂名陳公。後有順德陳公。求吾粵君臣之義者。求之於師弟之間而可見矣。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十九

永安五烈傳

永安自立縣百餘年來。婦女之烈者得五人焉。葉春及云。賊起嘉靖庚申。歷十三四年。橫行六七百里。破砦幾百。婦女虜者幾千人矣。惟余母姨二方氏。及黃五姐烈而死。豈非難哉。是皆正氣鬱于胸中。莫邪爲鈍矣。豈非難哉。二方氏者。方世景女。長者陳子明妻。次者諸生王國禎妻。皆嘉靖年殉節。黃五姐父曰君庸。隆慶元年。賊江漢破貴峯寨。五姐時年十六。與父皆被執。計不令父同死。則謂賊予從大總。幸釋父歸養幼弟。賊喜而從之。睨旁有刀。遂自刎死。棄其屍十日不變。鄉民廖子信哀而瘞于高車。有葉長姐者。其父應祥。許同縣生員謝嘉貺子永陞。未行。屬永陞病沒。長姐飲泣絕粒。食乘父往奠。潛登樓自經以死。時年十四。應祥以與永陞合葬焉。知縣井某旌其閭。曰玉樹幽芳。雉飛繼美。時壬戌十有一月。

贊曰。女以烈見。女之不幸。至柔而剛。出於貞靜。有美秋鄉。四媛耿耿。白刃蹈之。血痕未冷。一媛從容。手持素綆。雌雉孤飛。不愛纖頸。光我管彤。汗生衾影。

諸死孝者傳

諸死孝者。曰趙廷舉。曰張清雅。曰萬元亨。曰張維黃。曰陳求之。曰王暘。曰田而賁。曰魏允貺。曰王齋昌。曰吳蕭南。曰楊師祿。曰蕭鉉。曰王業鑒。曰許國佐。曰徐安遠。曰夏序功。曰石東璧。曰霍錄科。曰王酒保。

趙廷舉。武鄉人。崇禎五年十二月。流賊犯武鄉。執廷舉之父。將殺之。廷舉請代不得。疾歸。從里人假刀。里人曰。百萬騎中。汝雛鳥能辯。且又昏夜。廷舉曰。是賊方秣馬於庭。綠衣而繡甲。胸前有一銅牌子。吾能辯之。諸君請勿阻。里人授以刀。廷舉乘月色潛往。果得賊殺之。羣賊大驚。執問汝何人。曰。吾乃武鄉趙廷舉也。吾已殺父仇。汝曹衆多。吾不能盡殺。當奏上帝殲汝。羣舉投井。井無水。賊出而殺之。有爲趙孝子歌者曰。崇禎五年季冬夜。

翁山佚文輯　卷上　二十

賊滿山西武鄉野。悲風愁雲動千里。殺人之父城門下。念賊彼亦人之子。不肯容人代父死。歸語我友及里中。兒父仇不報。子活何爲。願假我斧。我必擊之。月黑雞鳴。事不可遲。親族向前相泣語。百萬騎中賊何處。此賊胸前掛銅牌。此賊秣馬在庭階。諸君請勿勸止我。我當畏聖賢。不畏虎與豺。皇天憐孝復憐勇。須臾賊死不旋踵。一賊既倒羣賊驚。此兒何姓復何名。

自言身是趙廷舉。吾奏上帝當殲汝。

張清雅。字玉楚。潛山北鄉人。家貧力學。以教授自資。每食必念其父。乾餱脯饘藏諸筒。袖歸以進。年三十一兄死。晝夜哭。以頭觸柱。遂眇左目。里人咸敬之。崇禎十年。獻賊焚刼北鄉。清雅哀請其父避賊。父不可。時年八十矣。病革且瞋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舉此命。言未訖氣絕。絕猶視清雅。與其僕雲滿從窖中舁棺以殮。賊將至。滿趣清雅去。清雅擗踊叱曰。吾身親身也。肉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已而賊擁人。斧棺。滿捧茶叩頭乞免。賊童

笑將加刃。一賊曰。徐之。老漢尙知禮。一賊抽刀逼其喉。曰出汝主。貸汝。一賊裂布拭膏繫竿首。將舉火。一賊斫棺未破。淸雅從窖中出號哭。以兩手護棺。賊大驚。遂斷淸雅手。血濺賊面。羣賊笑。賊怒斫淸雅仆地。幼子超躉聞父哭。亟從廁旁躍出。哭求代死。遂伏淸雅背。賊並殺之。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篠結帚漬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盡去。滿泣告鄰人。乞兩棺殮其主屍。長號不食死。

萬元亨。字爾嘉。南昌諸生。鳳陽府推官仲賢子也。崇禎八年二月。流賊襲鳳陽。入署索推官安在。元亨隱戴進賢冠以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賊怒加刃。乃持庖人刀。鈍不能斷頸。至數十割。元亨迺死。賊以爲此推官也。遂置仲賢去。方元亨大呼時。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並執思尹。將加刃。元亨復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元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師。年僅十有六。

張維黃字修儀。潁州諸生。崇禎八年。城陷。與母匿草間。賊執其母。維黃躍出。告賊曰。吾母老矣。吾之肉也肥。可饗也。請殺我而舍吾母。挺頸求刃。賊笑以爲癡。殺之。舍其母。母曰。吾不忍吾子之獨死也。賊又殺之。

陳求之。潛山人。崇禎十一年冬。流寇至。求之移家山峒。其母年七十餘。誤爲賊得。求之以計誘賊脫其母。賊覺將殺之。求之笑曰。諸賊何愚也。豈有子以計脫母於死。而子獲生者乎。賊遂殺之。

王暘。汝州諸生。崇禎十四年。賊破汝州。執其母。暘曰。寧殺我。賊並殺之。

田而脗。字上則。富平人。崇禎十六年。十月。西安陷。賊劫諸鄉大夫餉軍。而脗父時震先參政山西。甚貧。又不欲屈身見賊。而脗往請代。繫。賊囚之長安。拷掠備至。而脗方以脫父爲幸。怡如也。既而殺之于平陽。及其二僕。方是時。僞尉同實主而脗。同舊輿而脗同里。雅重其人。死之夕。盛爲飲。且酒酣。同數數目而脗。已復自歎息。若不能言者。而脗心知其故。徐詰同。同哭失聲。因具告之。而脗于是起步帳外。北向拜君。西向拜父。還就坐。立爲臨終詩數十章。每成一章。輒自按歌。聲音激昂慷慨。左右有泣下者。臨終謂必西向殺我。我魂魄有所依歸。可以報吾父矣。卒無一語怨賊。檄諸僞尉。凡士大夫死者。皆棄屍於平陽市。不得收視。會暴雷雨。賊左右大懼。私瘞之南郊破壁下。而脗早厭舉子業。以詩古文知名當世。尤工書。臺爲董文敏所重。遭亂佚不傳者十九。海內惜之。而脗曾割股愈母。恭人疾。其孝出乎天性。然而脗死。其父則不得死。其母。故不具論。文藝之存亡抑末矣。妻徐氏。端謹有婦道。而脗喪。婦殮訖。絕粒七日而死。遠近聞者皆謂時震有子孝子。有婦烈婦云。而脗死年三十七。甲申秋八月日也。

魏允貞。蒲城諸生。性恬淡。善飲。略去小節。西安陷。賊執其父睢州知州國柱勒餉。允貞朝夕在側。及父被害。人謂允貞曰。盍逃。諸。允貞曰。吾不忍離父於生。顧忍離父於死乎。從父而死。吾願足矣。卒以身殉。僕羅安亦死。人咸義之。

王裔昌。郟縣諸生。城破。其父敬臣與賊鬬。不勝投井死。裔昌慟哭曰。吾父死。吾生何爲。亦出與賊鬬。力竭。謂人曰。吾父在井中。吾不可舍父而死于野。亦投井。

吳驀南。楊師祿。並高淳人。崇禎末。驀南避亂山中。有賊入室。刃其父。中胸。驀南從樓上望見。亟下求代。賊殺之。師祿年二十四。遇亂。父正宗被執。師祿號泣求代。兵異之。欲留置軍中。師祿不從。被害。人稱高淳二孝子。

蕭鉉。許州人。崇禎間。其父爲讎所陷以死。葬之日。鉉與妻盧氏躍入壙中。殉之。親戚救之以歸。至夕。書案曰。死去報讎。遂夫婦同縊。鉉年十五。盧氏十四。闔州哀之。其後讎家盡死於寇。人以爲鉉夫婦有神云。嗟夫。彼皆童年也。而孝烈若是。然彼何不爲楊里女休也者。而欲死報也。此非死者之所望於子與婦也。吾紓願孝子孝婦之生以報之也。

王業鋆浙川諸生崇禎末賊過浙川業鋆負其父以逃賊射其父業鋆罵賊不絕口至斷舌以死

許國佐字班王揭陽人崇禎四年進士知富順縣陞兵部主事丙戌九軍賊劉公顯等破揭陽國佐爲所執其母亦被拘拷掠慘毒厲聲罵賊而死

徐安遠武進諸生崇禎末挈家避亂太湖男女二舟分處父叔美妻楊妾蕙香叔美遇賊被創安遠痛哭抱父同赴水蕙香向前舟呼曰事急矣主母速自裁躍入湖死而賊遽登舟執楊欲汚不從拷掠無完膚賊露刃向楊楊引頸自斷其喉賊歎曰貫烈婦也懸其頭柳樹而去

夏序功武進人父某與同里某不相能嘗追逐鞏盜同里某乘間殺之序功尚幼擗踊哭泣不欲生既長出入恆囊一錐日夜磨刮示不忘而佯與讎善母歿歎曰天乎可以行吾志矣邀讎共飲酒讎醉扶掖以行途間以錐刺殺之投其屍於河而自投獄不食而死

石東璧三原諸生其父朗知桐城縣乙未春有賊夜入署中兄之屏挺矛大呼力格十餘賊賊刃及矛者五東璧奮戈助之創一賊遂罹刃以死

霍錄科塘人鄰火起其父萬言奔火中救火錄科奔火中救父其子文舉復奔火中救祖及父皆被焚里人哀之

王酒保者東昌府治前酒家保也不知其名丙午八月夜鄰失火酒保與妻出視火火遽及其家酒保還負母火烈母不能下樓酒保號哭亦不下樓竟抱其母焚死

屈大均曰自中原有流賊之難孝子之爲其父母捐軀以死者不知凡幾而予僅得此十餘人噫嘻死於孝人子之大變也而死可以免其父母則變又得其通然清雅之護棺超藝之伏背齋昌之投井父死於祖子死於父孝子相繼其變之極乎與維黃允貶嘉南師祿業鋆國佐飲恨地下矣奈何同死於孝而天報之不齊若此噫嘻甚矣天之不欲孝子盡得免其父母如元亨求之而腴也於是死於孝之道又窮亦終於變而已矣惟廷舉手刃父仇以死庶幾無憾若徐安遠等則盡人而悲之矣

施氏女傳

施氏女名寅江浦人年十七許字同縣黃生會生病其父母欲得婦以事生女遂歸生然而未成婦也亡何生卒女憑尸哀號欲殉生家人譴守之弗得乃送女還會其父益政以事下江寧獄女於是髮髮服箭衣詐爲男子攜稚弟饋食獄中父倉皇弗識其誰熟視乃大驚慟獄吏及諸囚皆泣下稱爲孝女自是間數日輒攜稚弟一往歸坐蒭室刺繡刨毛人物易米以爲養有貴人者持百金求聘曰歸我我力能出爾父女曰嗟乎救吾父以辱身吾何以見生父謝之久之其父病亟女懷牒詣有司長跪而號請代繫出父就醫有司覽牒心動釋之踰月而父死死之日家無一錢鄰里感其義醵資以斂女朝夕上食哀踊成疾垂革猶呼父者三乃死年二十有四諸生黃廣稷吳漢葬之於分山口

義士樊君墓表

義士樊君名潔字清溥商州人也事其父母至孝事師如事父母父母死屈大均曰昔楊文懿公嘗題武進胡氏貞孝卷有曰是女也能男於其父皆盧墓三年師死亦如之居貧力畊以養人有所遺拜而辭曰父母有子不子之食而食於人乎是無子也及父母亡人亦間遺之曰父母存吾不敢以人之食而食吾父母爲父母則不受已則受之是無父母也卒不受崇禎十七年三月京師陷君輟畊走華山西峯日夕哭山中人怪而問之君曰吾痛吾父母吾痛吾師識者謂其以烈皇帝烈皇后爲父母而以殉節諸臣若范公景文倪公元璐以下二十餘人爲其師云華山之東中條之

西。其蹤大河而迤邐而北者。其山爲首陽山。下有夷齊祠墓。君復望拜而哭。哭極哀。形容瘠立。人勸之曰。君布衣耳。未嘗仕。可無哭以致於死。死傷孝。君乃瞿然起曰。吾過矣。於是著黃冠。躡草屨。而託爲道士。結廬於西峯以居。凡四年間。每遇霜黃木落。風雨晦冥之候。人未嘗不聞其哭泣。朗月之夕。或歌蓼莪。或誦離騷。山鬼。其聲悲酸悽楚。斷續於幽林激瀨之中。嗚嗚不止。有一白鹿嘗旋繞其門。哀鳴至旦。久之君目腫痛失明。旁無僮僕。不復能自治飲食。竟以死。年止四十餘歲。丁亥年人月日也。山中人憐之。葬於西峯之旁小峯。名之曰孝子峯。屈子曰。嗟乎。君固孝子也。然君實以節死。不以孝死。夫以孝死稱孝子。以節死宜稱義士。今諸名其峯曰孝子峯。而墓曰義士墓。斯兩得之乎。山中人皆以爲然。華山從無墓。墓自樊君始。故爲之表。以爲華山之光寵云。

長山烈婦墓誌銘

長山烈婦者。或曰姓鄔。襄陽人。或曰承天人。崇禎十七年六月。逆賊李自成南竄。驅荊襄人民以行。烈婦與其夫至壽昌。以間脫走。夫尋病死于長山鋪。烈婦痛哭數日夜。以一珥倩人穿穴。有鰥者。既念珥。又喜婦之少而無依也。爲之穿穴。穴或强以相偕。烈婦曰。結髮夫妻。有棺則同棺。無棺則同穴。夫肉未寒而去之。去將安歸。夫在穴中。婦乃在穴外。其可乎。枕夫屍連結衣帶。遂不出。其色暇豫。如就寢席。鰥者始徵覆以土。試之。臨時聲色絕。乃重壓焉。以告黃岡胡珙。珙往拜而哭之。曰。嗚呼。烈婦之以生而殉也。甚於以死。嗚呼。長山有此烈婦乎。嗚呼。烈婦遂有此長山矣。於時過者不知婦之邑里氏族。皆稱之曰長山烈婦云。大均聞之曰。嗟夫。華山畿之事。死而棺木爲之開。長山之事。生而黃泉爲之入。死而無間於生。生而豈可間於死乎。充是心也。雖人盡聖人可矣。長山爲武昌通衢。墓在山麓。流水之坑去鋪右數武。乃爲之銘曰。

嗟此墳乎。天下所無。左有生婦。右有死夫。一人一鬼。同穴爲娛。煖君白骨。有此丹膚。千秋蠭蟻。食妾之腴。

天崇宮詞序

我威宗烈皇帝實爲三代時守成之令主其勵精圖治之勤方之成康有過無不及焉況於文景況於後代乎而究歸於亡國喪身者天也非人也然國君死社稷爲人倫之極則千古無有踐其言者而一人獨能之蓋天欲予以立極之名而若使其生平猶有失德則人未免有憾焉賦之以令主之德全之以成仁之節自古無不亡之國天獨以高皇帝得國之正而使其亡亦不失其正天之所以待我高皇帝之厚也東吳王生譽昌以其所撰崇禎宮詞上下二卷介其友薛生熙屬草澤臣大均盥手焚香而展讀之而知王生用意之忠厚惻怛得古詩人之旨焉古人以宮詞之作譬之山人不能揚觶海人不能驟驥以所處之地既非則言之不能無病也

今王生以窮巷席門之子述之於五十年之後自御極以至升遐爲詩一百八十六首其中考訂之詳摹寫之工樂而止於不淫所以述先皇帝之德也哀而至於甚傷所以述先皇帝之遇也使人正襟以莊誦反袂而卒業蓋寓黍離之旨於關雎雅化之中略無靡曼噍殺之病以見興廢存亡之由於天而先皇帝亦順受其正而已何憾之有哉臣大均自戊戌春北走幽燕會親詣萬壽山壽王亭之鐵梗海棠樹下伏拜慟哭久之曾訊內官以宮中遺事而作御琴歌諸詩以紀之未遑多有所撰述讀譽昌詩不能無愧而猶得附名簡首者熙與大均有文章知己之雅而以此詩成我之志焉遂僭爲論之如右云歲在閼逢閹茂之壯月番禺鮮民屈大均謹序於忠養堂之左牖下

尋墓詩序

護衛徐君幼孤失其母夫人墓之所在越三十餘年得聞從京師以至廣州於城西龜峯之麓蔓草之間無有若堂若斧者若馬鬣者可識無有若輓父母者可問乃不失於穴之前咫尺焉不失於穴之後咫尺焉不失於穴之左之右咫尺焉若上啄而下啐然闕地尺餘得瓦罌以其十指之血滲入骨中無點滴留於外氣已冷復燠色已槁復滋一號哭而精驚於幽焉再號哭而魂返於明焉或曰是其鬼神之所爲歟非鬼神而能若是歟予曰鬼神者何也誠而已耳誠之所至手與足所至之手與足之所不至而誠能生鬼於陰生神於陽以至之誠猶聲鬼神猶響君子亦誠而已矣於是學士大夫作爲詩歌以嘉君帙成而屬予序其端

張桐君詩集序

直之至者惟繩平之至者惟衡方員之至者惟規矩人道之極者惟禮禮者君子不可以斯須去之以之立德以之立言言之精者莫如詩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詩無方之詩於風雅不能有合非古詩人之所貴

也所繇者徒一之於情性而不一之於禮不以禮爲繩故其詩不能直不以禮爲衡故其詩不能平不以禮爲規矩故其詩不能方員也三百五篇爲稻粱之禮漢魏六朝人能損益之漢魏六朝之禮唐人能損益之至宋元而損益之道微矣明興李何二子情文俱盡禮之至備焉者也于鱗元美諸君文勝乎情至今日而情文俱失高者不能損文以益情卑者不能損情以益文吾嘗與桐君張子以爲病張子故習於禮者也以三百五篇爲稻粱五味以養其口以漢魏六朝爲椒蘭芬芭以養其鼻以唐人爲鐘鼓管絃以養其耳以李何二子爲刻鏤文章以養其目以于鱗元美諸君爲疏房牀第以養其體兼所愛故兼所養兼所養故兼所能其古體比興多而賦少其今體賦多而比興少步驟馳騁皆不失古人之程度文貌情欲相爲表裏以適禮之中流蓋風雅之所繫焉者也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惟有禮而後其詩乃立吾欲以此爲天下之爲詩者告

送張超然浮海往日本序

傳曰日出扶桑扶桑者木也木爲日之所本故東洋之國名爲日本言乎日本乎木也易之道尙本故益曰木道乃行日之一出一入木道之行之象也君子者以日爲師知日之所本在木而南從天池東指暘谷身至乎扶桑之下以觀日之所出斯亦勝於泰山雞初鳴之所見以爲長三丈所也遠甚去矣張子乘木舟之虛浮游無際窮尾閭之所歸觀元氣之所本知易之道始乎日而終乎月始乎雷而終乎風而皆以木爲尙又知夫木之道生生金之道殺殺其事不知可以並行而日本之地多鐻鐵工鑄長短倭刀純鋼犀利其人又兇悍好殺素爲神州赤縣之患張子以間爲其王言王之國其位在木乃日之始出之鄉日主德月主刑王其以日爲師以德爲治以上合乎天道毋如昔之揚帆而西而南且北殺掠中華自貽禍患爲也王如聽張子言奉以爲師則張子教化大行聲名洋溢於蠻貊而施及中國張子其自此遠矣然而父母之邦不可久去語曰木之有本水之有源衣裳之有冠冕則張子其亦早求所以來歸也哉

送凌子歸秣陵序

秣陵故我朝之陪京多高皇帝之遺民焉予所善者若茂之林子元倬王子爾止方子炯伯楊子方舟洪子玄翼湯子凡六人王子有南陔草堂歲之三月十九日王子必集諸遺民爲威宗烈皇帝設薤藻之薦予不肖己亥庚子兩歲亦得與焉因歎王子之精誠能爲吾黨所觀感爲不可及云凌子遊於吾粵也請於王子王子爲序其歸而送之嗟夫凌子今世所謂公卿大夫貴人者亦多矣士之飾車馬美衣裘挾其文采技能以遊於四方靡不欲得其一言以爲聲利之藉何凌子委而去之顧遑遑於遺民之是求乎吾聞君子之遊也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皆無所求惟以求爻象而明夫先聖之絕學焉耳昔在盛朝明先聖之絕學者多達而在上若薛

文清王文成方文襄湛文簡高忠憲劉忠正諸公是也是所謂眞公卿大夫有道以爲貴者也以視今日何如哉此一二遺民者方屛然伏處衡茅蔬水不給以其幽賤之身而荷夫危微之統佯狂自穢默默苟全世固不得而知之卽知之亦何從而重之而凌子旣能求王子於陪京復思求如王子者於東粵依依不去將以爲友耶惟遺民與遺民爲友凌子年甚壯學博而才高工文章嫻於翰墨方馳騁選舉之場欲爲夫今世之所謂公卿大夫貴人者雖得一遺民其暇親而友之耶雖然易之傳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又曰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王子旣愛凌子於前亦必將愛凌子於後凌子誠不暇以遺民爲友耳遺民亦何敢外焉凌子將歸秣陵謂予曰子王子之友也可無一言以致於王子嗟夫予亦何言然林子方子在矣楊子猶在陪京湯子在蕪陰凌子歸其以所求於王子者更求之於楊子洪子湯子乎是則予之所以進凌子也已

送梁子遊南嶽序

昔湛文簡公年九十餘猶爲南嶽之遊集諸生紫雲峯麓誨之以學當如山川之有本蓋南嶽與吾廣州密邇實羅浮發脈之所自羅浮爲末南嶽爲本吾廣人終日見羅浮而不知四百三十二峯之所本卽知四百三十二峯之所本也耶吾友梁子生東莞其家去羅浮四五十里旦夕行歌采藥往來甚易然未知嘗至羅浮與否未知羅浮而先至南嶽是謂先立乎其本白沙云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齊足其巔若履平地四顧灑然梁子其亦此意耶南嶽有五大峯其中峯號曰祝融祝融火帝也而兼治南海火之本在水水足乎坎而後火生乎離水與火相爲性命故祝融爲水火之帝其都南嶽而離宮在扶胥粵人之事祝融以其治水楚人之事祝融以其治火俎豆皆罔不虔歲之二月大夫士有事祼將聲駱鼓以降神靈吾與梁

子固嘗齊明盛服以從其後矣。然予嘗至湖南。數經嶽庭之下。讀峋嶁碑。探朱陵洞。登陟芙蓉石廩之峯。以觀出日。祝融不以予爲生客也。私謂觀日於南海。得日於水之中。觀日於南嶽。得日於火之中。火者日之性也。水者日之命也。是誠白沙甘泉之學云爾。子今行矣。其亦求如予往日之所得。毋徒濯纓於蒸湘。鳴琴於方廣。其可乎哉。

壽王山史先生序

丁卯之春。華陰王山史先生之子宜輔者。來遊番禺。乘船三十五里。至予沙亭拜母。予曩以丙午至華陰之普雄里。拜謁先生。宜輔蓋以是相報云。嗟夫。自丙午至於丁卯。爲年二十有一。自華陰至于番禺沙亭。爲里七千有奇。而宜輔乃能來拜吾母。吾母年今八十有四矣。當予拜先生之日。先生年四十有三。自此又二十有一年。吾將復拜先生於普雄。則先生亦年八十有四可期矣。先生長予僅六歲。予初於三原識先生。聽先生言論風

旨。欲與先生爲友。繼而又見宜輔。少予十有一歲。學雖未成。然予遂與宜輔友。而以先生爲可師。師先生之躬行君子。而其古文辭甚美。將以祇齋一篇爲準繩也。去秋先生寄我正學隅見。言格物從朱。言太極從陸。他所折衷皆得中。絕無黨同伐異之私。予始知先生之學。老而益精。有進於古文辭之上者。又見北行日紀。數有辭薦舉之書。乞還山之牒。視博學鴻詞一科。若將浼焉。棄之惟恐不速。而嘗自稱華山布衣於世所謂公卿大夫者之間。噫嘻。先生之於學。可謂能明出處之義者矣。夫吾儒以出處爲先。許衡之仕。於名教大爲得罪。惟倫有五。而衡不識君臣。惟經有五。而衡不知春秋。此從祀之所宜革。而儒林之所不容者也。則士君子生當衡之世。而欲高談道學。必其處於山林者也。夫惟能辯君臣而後可以處。能知春秋而後可以處。先生之不求仕。已加於衡數倍。至是而言洙泗。而言濂雒關閩。而言新會餘姚。斤斤於是非邪正之別。皆無有不可者矣。嗟夫。華山之下而有一布衣。有一布衣而言學。於是而華山重。與終南二曲之間並重。吾他日當先生大耋。復至玉泉之側。醉溪之旁。與先生詠歌鼓琴。復以所著易外請正焉。而招布衣李子中孚於盩厔。相與盤桓朝夕。樂而忘返。宜輔善爲圖。將圖二布衣爲主。一布衣爲實。是爲華山三布衣圖。予羅浮人也。至是而亦以華山重矣。

書王山史太極辯述後

吾人生聖人之後。於聖人之所已言者言之。聖人之所未言者不言。無求多於聖人之心。是謂能尊聖人。易有太極之言。聖人之所以言易者至矣。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毋乃欲求多於聖人。而以聖人爲有所未盡乎。夫自伏羲畫卦。而儀象以分。然儀象者易之末。其本則太極也。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形而上者不可見。見夫形而下者之儀象。而太極在其中矣。太極者何。中也。自堯舜以來。若聖若賢。不敢於中之上言無中而中。豈可

於太極之上言無極而大極乎。言無中而中。卽中也。無極而太極。卽太極也。無中而中。所以釋中。無極而太極。所以釋太極。然而言中則中之義已無餘。言太極則太極之義亦無餘。又何必求多於聖人乎。關中王山史著有正學隅見一編。格物從朱。太極從陸。予見而善之。誠以太極一言可以盡易。不必益之以無極。自見其損。以大極還太極。吾說非短。不以太極還太極。吾說非長。彼先天後天之說。自邵子發之。不以先天後天還夫子。而以先天自爲一家之言。此邵子之易。非聖人之易也。凡說經者貴乎不敢有所損益。以經還經。以傳還傳。而毋以傳損益夫經。易如是。春秋亦如是。否則皆經之異端而已矣。世之學者。逞其聰明意見。吾不患其不能多於聖人。而患其不能少於聖人。能少於聖人而已之所益多矣。山史以陸子太極之辯爲長。其識甚精。世之尊朱而闢陸者。尙亦平心而觀之也哉。

書吳芮傳後

使高帝得入關者，義帝之功也。漢受天下於義帝，爲滅項以報其讐，仁之至，義之盡也。所憾者，未嘗聲范增之罪，並取吳芮而誅之耳。芮有功，誅之而封其子，可也。然高帝何以不爲義帝立後，而置守陵戶百家，豈忘之耶。

書逸民傳後

以予觀東漢矯慎非逸民也。其學黃老，詭譎於聖人，至身沒而有人復見之於墩煌，益怪誕不可以爲訓。范曄采之，與梁鴻同傳，比孔子所稱，謬矣。南昌王猷定有言，古帝王相傳之天下，至宋而亡，存宋者逸民也。嗟夫，逸民一布衣韋帶之人，曷能存宋，蓋以其所持者道。道存則天下與存，而以黃老雜之，則亦方術之徼，烏足以繫天下之重輕乎。今之天下，視有宋有以異乎。士大夫之不與之俱亡，舍逸民不爲，其亦何所可爲乎。世之嵚嵚者，方以一二逸民伏處草茅，無關於天下之重輕，徒知其身之貧且賤，而不知其道之博厚高明，與天地同其體用，與日月同其周流，自存其道，乃所以存古帝王相傳之天下於無窮也。嗟夫，今之世，吾不患夫天下之亡，而患夫逸民之道不存。吾黨二三子者，身遭變亂，不幸而秉夷齊之節，亦既有年於茲矣。然吾憂其所學不固，而失足於二氏，流爲方術之細徼，道統失則治統因之而亦失，故爲之說，書於逸民傳後，以明告之。昔朱子謂陶淵明古之逸民，然所說者莊老，噫嘻，先儒已惜之也。

書反離騷後

反離騷者，悲憤之深，故反而言之，非敢於訕前哲以自文也。女嬃之申申以詈，斯亦反言之有正而淺反而深者。正者在言之內，反者在言之外，不可不於其外深思之。朱子云，屈平之忠忠而過，屈平之過過於忠，亦反言也。過在於不過之中，不過在於過之中，無可奈何，而姑爲是反言，以深寄其悲痛焉耳。

書汪栗亭黃山紀遊詩後

甚矣人之好怪也，稱黃山者，不曰黃海，且於黃海之中，以歙縣所見爲前海，以太平府所見爲後海，於是黃山之名幾失其實。此黃山之不幸也。且所謂海者，雲而已耳，以雲爲海，雲且不受也，況於山乎。梅雪坪云，前海大，後海秀，汪栗亭云，後海峯峯擅奇秀，又云，窮盡中海歷丹臺，又云，地近丹臺雲作海，又有曉過西海門，繇天海過蓮華峯之作，是皆以海爲山之形容，使人想見其雲之倏忽變化，浩淼無涯，浮天沃日之狀，言雲而山在其中，言海而雲在其中也。噫嘻，亦已過矣。善立言者，無所假借，於山則言山，於水則言水，而後其名其實始不失。今以雲爲山，有雲之名而無山之實，於雲則得矣，其如山之所以爲山者何，且又並其雲之實而亡之，海之實而亦亡之，一舉而三失焉。栗亭詩中雖言海，而其集名仍曰黃山紀遊，則栗亭亦未嘗有所假借，爲終於好怪者也。

復汪栗亭書

丁卯九月之三日，復得足下所惠書，於是與乙丑兩書爲三矣。乙丑兩書，尚未答，足下不以爲罪，復有今者之書，足下用情一何深，而愛我一何敦篤若是耶。隰桑之篇有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豈非足下之謂耶。嗟夫，遐者何也，謂者告語之也，告語之所以爲愛，藏之於心，不如宣之於口，乃益見其不能忘。僕之未嘗一一答書也，於相告語之道，闕然，誠有愧於隰桑之詩人矣。且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氏疏云，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不能忘，足下之書數至，可謂愛而能勞，忠而能誨，而僕也於斯二者，又瞬然不能有所誨於足下，足下不以其不如己而棄之，則足下誠古之君子也哉，得足下書，復得嘉蓮之墨，又所謂既見君子，德音孔膠也，膠固也，烟之與書相膠以爲固，以試水巖之研，有色窈然，若隰桑之葉，沃然而光澤也，黝然而黑也，墨之

上有嘉蓮焉。一蒂而兩華。兩華而一朶。又似僕與足下相交好之象。澤陂之詩人。見蒲與荷而思美人。見蒲與蘭亦如是。見蒲與菡萏又復如是。足下猶荷與蘭與菡萏。僕則蒲也。蒲一水草之微。而得依乎荷之與蘭與菡萏。蒲之幸也。然蒲也能忘荷之與蘭與菡萏。而荷之與蘭與菡萏不能忘蒲。然則蒲之情。其亦何以答夫寤寐無爲。而涕泗而悁悁而輾轉之荷與蘭與菡萏耶。嗟夫。自茲以後。僕如無意於足下之碩大且卷而且儦。則亦已矣。如其有意於足下之碩大且卷而且儦。則其寐也以魂交。其寤也以書往復。寤無爲。而寤不可以無爲。一以求無媿隰桑之相告語。一以求無愧澤陂之傷如之何。斯庶幾乎於交道有終始也哉。嘉蓮詩。僕去秋已爲令叔右湘作得二章。刻入詩外。惜嘉蓮生於阮溪水香園。不得一見。今於墨上見之。兩華相背。以爲面覩其背。則判然兩華也。視其面。則渾淪一華。非蕊與葯慧之相間。則莫能分其並蒂之狀也。以墨爲圖。使天下人皆見之。幸甚幸甚。

復汪右湘書

大均頓首。僕從嘉蓮而知吾子。因吾子而得嘉蓮。詩二章。爲吾子與野遺。嘉蓮之情狀。嘉蓮之生於是乎其不虛矣。噫嘻。有此嘉蓮。而墨不可磨也。僕與足下之相交。亦將長如此墨。以示膝前兒女。使知吾二人相與之膠固焉。足下他日復有書。更以此墨。七笏見貽。使僕之四兒三女各得其一。而足下黃山新詩。亦更寄七帙以來。小兒女以僕愛足下黃山新詩。亦皆爭爲諷誦。大兒明洪則問栗亭先生遊黃山者九次。大人亦曾一再遊耶。僕笑而告之。謂栗亭先生家近黃山。故能遊之九次。亦如予家近羅浮。而居其上者一二年。窮探其巖岫者十餘次也。予實未嘗至黃山。亦如栗亭未嘗一至羅浮也。明洪又言栗亭先生招大人往遊黃山。見於書中者三四。今大人何不一招栗亭來遊羅浮。使吾二三小子得見詩人之奇偉者耶。噫嘻。明洪之言若此。然則足下既念我。且謂吾粵東詩人實甲天下。足下亦何不惠然一來。以其賦黃山之手筆。復賦羅浮與珠江香浦。二三子唱和爲歡。豈非風雅之盛事。而嶺海不世之遇耶。足下其亦諾之與。勿菴

雪坪士旦三君聯翩而至。並攜曹司馬靳大令之著作見示。僕將爲詩以貽二使君。爲足下得賢主人之慶也。詩外一部千餘紙。文外一部三百一十紙奉寄。外有廣東新語七百餘紙。廣東文選一千五百餘紙。皆已刻成。苦無資。未能刷印。若易外千紙。近方謀梓。倘茫然未有端緒也。僕之千秋大業。其可傳之其人者惟詩外文外。藏之名山者惟易外。若廣東新語則亦一奇書也。道遠不能盡寄。須足下來惠顧三閭書院。一一觀之。僕有老母黃。今年八十有四。足下其多集賢士大夫詩文圖畫攜來。爲稱壽之具。尤僕之所禱祈盼望。而不可必得者。幸與柴丈二虹玉于鼎扶孟諸君謀之。幸甚幸甚。

復汪右湘書

大均頓首。僕從嘉蓮而知吾子。因吾子而得嘉蓮。詩二章。爲吾子與野遺。嘉蓮之生。其有大巖夫不菴谷口賓連栗亭中江綺園雨平諸君子所賞。嘉蓮之生。其有大造於僕。實造物者有意於其間。僕一何幸也。二詩未工。而吾子以之刻牋。流傳白下。謂在諸君子嘉蓮百餘篇之上。中江則以黎美周牡丹狀頭相比。鄭超宗昔以金罍酬美周。而吾子今以玉杯貺僕。僕則誠愧。若爾。則嘉蓮之事終。而玉杯之事又始矣。嗟夫。嘉蓮之生。猶之無根芝草。無源醴泉。一見不可復見。而玉杯長在僕手。因玉杯而念吾子。因吾子而念嘉蓮。又有嘉蓮之墨。日供揮灑。令兒女輩分之。以臨足下所惠董文敏書畫。其爲纏綿愛玩。閨庭之喜。將何所底極耶。無以爲報。亦賦玉杯二章。以與嘉蓮詩相表裏。以終嘉蓮之事。足下若欲僕終玉杯之事。則幸有以命之。大均頓首。

詩義說

昔者春秋之未作也。其義在詩。詩亡而其義乃在春秋。故春秋曰夫子所以繼詩者也。其義皆詩之義。無春秋則詩之義不明。詩爲經。春秋乃其傳也。人惟學夫詩。而後知其義以春秋而明。左氏以周鄭並稱。斯則周與鄭爲二國。又外傳之中有周語。斯則周與同姓異姓諸國爲列國。而天子夷於諸侯矣。其亦未嘗學夫詩乎。嗟夫。夫子之書王風也。猶春王正月之義也。不以周與十五國並。所以尊王。十五國之中而有王。明乎王爲十五國風之主也。又言王風以別於周南也。周南者。文王之詩。文王諸侯也。故曰周南亦風也。言周風則與周南同。又嫌於與列國同也。且也周自東遷。而周失其爲周。諸侯知其爲周。而不知其爲王。言王風者。使諸侯知其爲王也。又宋無風而有商頌。魯亦無風而有魯頌。宋與魯皆夫子之宗國。故尊之而存其頌。書曰王風。亦所以尊周室。此詩之義也。嗟夫。詩未嘗亡。亡者詩之義耳。夫子不爲詩以存義。而爲春秋以存義。夫子之力。其殆窮於詩而通於春秋乎。予嘗爲詩義一書。純以春秋爲言。以爲今之世匪惟詩亡。而春秋亦亡。夫子之所通焉者。至是而大窮。其義遂不能行於天下。舉世之所謂公卿大夫者。皆不可以王之風王之正月爲夫子所大書特書者與之言。嗟夫。詩者。事父事君之具也。不知王之所以爲王。則何以事其君父。將忠於其所不當忠。孝於其所不當孝。忠與孝至是而不得其正。徒爲名教之罪人而已矣。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則思無邪者。其亦無邪於忠與孝。求其所當忠所當孝者而忠孝之。斯春秋之所以爲作聖之本。子曰。游於藝。藝以琴爲先。不學琴則無以志道。無以據德。亟褒以爲臣子之典型者哉。

致知說

知也者。天之所以爲命。人之所以爲性者也。天無命。以知爲命。人無性。以知爲性。能知其知。則知天之所以爲命。人之所以爲性矣。不能知其知。必須致之。致之在於格物。物者知中之物也。喜怒哀樂。物也。格之於未發之先。斯格之於已發之後矣。致之於未發之先。斯致之於已發之後矣。致之於已發之後矣。故謂知外有物者。不能知其知者也。能知其知。則知物生於知。知非生於物。朱子云。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卽物者。卽此喜怒哀樂之物。而窮夫喜怒哀樂之理也。理卽知。窮理卽致知也。天下之物。卽喜怒哀樂之物也。用其力於無可用。求其心於無可求。久之而豁然以暗。斯知之至矣。知之至斯物格矣。知之不至。雖使窮盡天下之物理。於吾知中之物無與也。知苟至之。則能格吾知中之物。能格吾知中之物。斯天下之物無不格。所以者何。天下之物無理。以吾知中之物爲理。吾知中之物。可以爲天下之物。而天下之物。不能爲吾知中之物也。舍吾知中之物。無所謂天下之物也。

嗟夫。知之爲用誠大矣。天地無吾之知。不能以覆載。日月無吾之知。不能以照臨。山水無吾之知。不能以流且峙。草木鳥獸無吾之知。不能以榮落飛走。是知也。蓋天之命也。非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天不能自有其命。而以人之性爲命。而人不能自知其性。而以天之命爲性。是惑也。

琴說贈詹丈大生

新安詹丈大生丈爲予鼓琴。作太古之音。予不敢聽之以耳。而以神。神之所窮。聲非聲而色非色。如見古之至人焉。非見古之至人也。亦見吾心之至人而已矣。今夫聲生於心。心以雷爲始。以風爲終。宮也者。雷之聲也。商也者。風之聲也。吾之鼓琴。不以手而以心。則宮可以致雷霆。商可以致風雨。而走獸率舞。飛鳥下翔。如師曠氏之所爲。而又何患乎神人之不和乎。古之君子。無須臾而去琴。蓋以琴而和其心。使夫喜怒哀樂之發而皆中節。以爲作聖之本。子曰。游於藝。藝以琴爲先。不學琴則無以志道。無以據德。

無以依仁游者學之成也心游於琴而神明之德以通天人之和以合聖功不已有終乎琴操有云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眞嗟夫伏羲畫卦之餘卽作爲琴琴者易之形於聲者也卦者易之形於色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與卦皆天地之奇器也從奇器而求夫道於以窮變化鬼神通乎晝夜古聖賢未有不出於此者故古聖賢皆善琴聽其音聲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誠如歐陽氏之所云詹丈善琴吾將從丈而學焉而丈又將歸新安不能留也純古澹泊之音常在吾耳溫厚和平之旨常在吾心吾安能須臾而忘丈也乎爲之說欲丈知予已得其意未得其人而復來教予一彈再鼓也云爾

書鄧許二女事

吾番禺有鄧氏女者年及笄聞其壻黎泰存有瘋疾父母欲使之他適女曰予命也卒歸泰存久之泰存沒女猶處子守志至八十餘歲以卒有許

明翼女者其壻李氏子病癱瘓以離婚書來聽其他適女毅然不可其父母將改嫁之女以死爭卒歸李氏事夫勤苦產二子鄉黨稱之予謂二女者蓋能讀芣苢之詩者也夫芣苢之詩辭君謂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於是發憤而作以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取而不已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嗟夫爲女子者不可以不知此詩矣乃說者謂芣苢之篇子夏以爲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子貢謂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芣苢申培亦謂童兒鬬草嬉戲之歌謠吾謂不如辭君傷其夫有惡疾之說爲有關於人倫也劉向列女傳云芣苢蔡人之妻所作噫嘻鄧許二女於蔡人之妻之詩於是乎爲有用也哉

貽石辭

予於山亭之中所枕者蠟石大小凡二所坐所踏者蠟石長短凡五其質皆囫圇天成不假磨琢色如黃脂玉如金魄溫潤有光深淺不一炎暑時吾以之爲雪爲冰以清涼其肌踊焉家中長物惟斯爲寶將以貽諸吾子俾世守之爲之辭曰

嗟吾子兮其來吾無所貽汝兮惟此三五之瓊瑰色之黃兮中正質之堅兮貞靜汝其師之兮以爲性冰有時而化兮雪有時而融此姑射之肌膚兮非冰雪之能同汝其朝溫而夕清兮以此黃石兮爲而翁

聖泉銘　有序

南海弼唐之鄉有龐振卿先生者其人醇儒也所居之前有一泉甚清以冽鄉人多汲飲之以濼於聖堂之岡因名之曰聖泉云予嘗味爽以往挹注井華以先生爲湛甘泉高弟得甘泉道學之傳因書其碣曰甘泉一滴且爲之銘曰

泉之始達其象惟蒙君子養之以作聖功天一眞水吾命之始以雷而生以風而死維聖念哉發則師雷和而中節其天乃開聖徒麗斐泉爲君有出於其心左右之取源貴長逢得其無窮星宿非始尾閭非終甘泉正出聖泉旁通我飲一勺飽滿五中誰言傴鼠而匪神龍

烈婦亭銘　並序

烈婦沔陽人不知何氏女人皆稱之曰沔陽婦云崇禎十六年三月六日賊闖所部白賊攻陷沔陽有僧西來者匿於南寺亭下聞一賊挾婦人至寺義不辱迫脅久之婦未嘗少屈日且暮婦至亭下曰死於是耳賊乃刃之去逾三日西來舉而火之年三十許色不腐衣裙嚴束血濺壁上丈許亭故名鑒心沔陽人以婦死於是謂可以重沔陽因更曰烈婦亭云予爲之銘曰

沔陽何有有沔陽婦其名不知烈在人口一亭峨峨下臨湖波婦則得矣如沔陽何嗚呼沔陽一婦何少白刃之中有此皎皎嗚呼沔陽一婦已多

誰無白璧不玷而磨

述聖新祠頌

述聖子思子未有專祠歲之春秋惟祀於鄒邑中庸書院博士孔君毓埏奏請就闕里營建專祠士論偉之以爲曠代盛典某某謹拜手爲之頌

於穆述聖父師丕承烈祖之德復以照明中庸以緯大學以經篇四十九論語並行天德通達能知至誠聰明睿知德實天生始於詩書終於禮樂教同素王以開後覺辭闢隱怪時中是學庸德庸言庶無愧怍祖君得之秋陽益暴夫子之似何必有若爲王父尸匪雕匪琢事之如生巖巖泰嶽天畀文孫復孔之卓祖述憲章奕世有託俎豆至今專祠未作禋祀春秋於鄒太約末胄有人曰惟經博厥宇宏奧伏陛上書請於闕里立廟一區巍巍南面配以其徒惟孟軻氏高弟無餘見而知者況近聖居新廟有嚴在曲阜墟實惟盛典禮始毋疎降福敭只洋洋其如齋明將事肅肅步趨庶幾慈孝永終爾譽惟君之功與梅福同請立殷後封紹嘉公福宜從祀列兩廡中君於述聖典禮能崇神靈陟降樂此新宮高明博厚與壽堂通太和之氣至道所凝祖孫相望廡間寢興日月相代斯道長弘祖終孫始一恆一升聖神功化世世相乘光大先業眷爾玄曾昭假之著丕顯之憑於彼於此莫不兢兢

觀瀑圖贊　爲王紫詮太守作

黃巖布水康王谷簾復有三疊流爲玉川廬嶽之勝以此諸泉若羅浮者彌多泉源九十九瀑來皆自天雲日掩映在郡樓前使君政暇與泉周旋或在浮東或在羅西叶倘有一瀑在心之淵以其有本四海沛然天含其一一雷吐其元於其未發亥子之間以虛而待生得涓涓陽開艸昧暖迸水堅遂爲泉主泉聽命焉目之所見色非澄鮮耳之所聞聲匪潺湲是爲眞瀑夜氣所存

使牛圖贊　爲董朵飲作

彼耕者子汝耦誰歟人爲桀溺牛則長沮何不畫我相與荷鋤豈我可耦而牛不知

落花生贊

爰有奇實自沙中來以花爲媒不以花爲胎花生於蔓子結於荄香如松子一莢數枚和中煖胃乃豆之魁

苔松贊

羅浮草木變化不窮或大或小與天無終小而可大竹有籠葱大而可小松有苔松苔松之生枯而能榮不資水土柯葉長青身雖數寸亦作龍形何須合抱自有神靈

排草贊

有美芳艸其香在根衆香得之長存其魂穿心故靈靈故返生香之丹藥奇莫能名

臺拓玖 版 102 版

翁山佚文二輯

黃氏憶江南館
徐氏南州書樓輯本

三閭書院倡和集序
粵遊草序
福州府烈女烈婦傳序
翁山文外自序
雁祖如以張喬美人畫蘭見贈詩以答之有序
詠物詩引
孔子世家贊
孟子列傳贊
聖人之居考
讀論語
沙亭解
髻人說
書米母沈孺人行畧後
藥王廟碑
枕銘

翁山佚文二輯目錄

廣東叢書

三閭書院倡和集序

後學黃蔭普輯

予於廣州城南得陋室數椽即以為先大夫三閭書院奉三閭畫像其中而以宋玉唐尹洙父為配以宋大夫乃三閭高弟子二先生則相與閒荅見於離騷經者也離騷二十有五篇中多言學與聖人之旨相合具有功風雅視卜序毛萇為最惜孟氏與之同時知詩亡而春秋作不知詩亡而離騷作一鄒一楚彼此竟未同堂講論也莊生有騷之才而未及為亦具所遇不同然莊生知尊孔子而不知所以尊有愧於三閭多矣三閭言壹氣孔神於中夜存虛以待之無為之先又曰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鄰此孟氏養氣之說亦與大易保合太和窮神知化一貫司馬遷采懷沙一篇入傳豈非以人生有命各有所錯死不可讓願勿愛數言又有當於易所謂盡性以至命者耶朱子箋註六經四子即為離騷作傳非徒愛其辭能兼風雅與其志爭光日月亦以其學之正有非莊老所及焉耳薛文清謂遠遊篇道可受今不可傳大無外而小無垠善於形容道體孫文介謂離騷首稱帝嚳次堯舜又次湯武諄諄然敬之義至述死生之際廓然世外清靜盡居非大有道術者不能發予按史記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堯之學得之帝嚳帝嚳以執中傳堯為萬世道學之祖三閭首稱帝嚳次堯舜又次湯武諄諄然敬之義至述死生之際廓然世外清靜盡居非大有道術者不能發予按史記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堯之學得之帝嚳帝嚳以執中傳堯為萬世道學之祖三閭首稱帝嚳其知斯道之源也已夫中之衆天以河圖垂伏羲以八卦則而後神農黃帝演之以至帝嚳而三閭乃能推明允執之所自然則三閭蓋得道統於古聖帝徒以其善于騷些為可繼風雅抑末矣古聖賢多以詩言道見於三百五篇離騷雖出忠憤而所言多道之奧妙學士大夫請離騷同死生盡性致命是即所以學夫詩焉耳予之為三閭書院也與二三同志稱詩說易其中不敢負其家學在三閭末胄分當爾爾然亦以吾粵向無三閭祠廟士大夫與予相交以予為屈氏也輒欲瞻拜其先三閭而無所有此書院則南屈之俎豆以為歸湘纍之遺欲振興風雅以為倡和之地其不肯舍此騷聖之居蘭橈桂棟而求之於釋老之宮也明矣昔人稱三閭騷之聖聖在道而不在騷有道而後其騷乃聖吾願與學士大夫從事於斯已與斯會者若凡而人皆大雅君子能別邪正知道術之所歸故先以所撰詩詞梓之為三閭書院倡和集歲時有事使子弟一一絃而歌之以樂先大夫之神聽斯亦菟林之盛事而吾屈之有光者也梓成僭為其序並以為嘉會之招

粵遊草序

孔子論成人而曰文之以禮樂詩亦然禮文其外樂文其中而後其詩乃雅詩之亡亡於不雅焉耳今天下之為詩者亡慮數千百家無華戎無貴賤無賢不肖無不為詩盛極矣盛極而實衰則以風有餘而雅不足雅不足則其風亦非肆好之風所以者舍古而師今舍遠而師近舍君子而師小人江河日下而不知反其本已罷陵許子善為詩能使其才不敢溢於法度之外如千里逸足盤旋蟻封雖復蘭電追風而恒不離尺寸之內所謂佩玉鳴璆周旋而必求中規折旋而必求中矩以無失乎禮樂者非耶許子好遊踪跡幾半天下今來吾粵復得詩百餘篇視往昔所作尤工然其橐中之裝不及陸賈三之一吾嘗笑賈能新語而不能詩使吾粵山如羅浮韶石水如珠江花卉如素馨木棉鳥如白鸚孔雀鸞之屬嘉果如離支柑柚蕉都巖色香與味並絕不得入其歌詠光輝上國豈非炎方之憾事耶許子於吾粵景物今已詩者十而三四歸舟自五羊以至庾關為途二千里有餘自臘以至春初為日二十有餘始出粵境幸為一一補之子撰有廣東新語一書當以許子麗而有則合於大雅者錄入編中斯乃明珠翠羽之珍奇南紫檀之美質為可寶者也吾粵有二貪泉四方士大夫之來遊者涓涓不止凡以貨利焉耳徒知以吾粵之明珠翠羽奇南紫檀為寶而不知以其風雅之精上陵漢魏下躡三唐者使吾粵之人寶之此貪泉之為吾粵也許子行矣其庶幾有以慰吾粵之人又有憾乎貪泉則幸矣昔陸賈以錦囊端州之山今山名錦石吳隱之以沉香龍廣州之水今浦名沉香許子其以詩為錦為沉香而毋藏之腹中乎哉

福州府烈女烈婦傳序

春秋於僖公元年書伯姬卒文公十有二年書子叔姬卒襄公三十年書宋災伯姬卒皆以其能貞之故獨衛共姜未書意魯史記舊文無之故夫子不得而書僅錄其柏舟之詩於國風也嗟夫婦女之貞貴乎有終為史者必求卒之年月謹書之春秋者列女傳之祖也而二百四十二年間僅有此三姬之卒可得而書而一姜之卒不可得而書聖人之不幸也當聖人之世貞之婦女若此其難顧今日去聖久遠先王之化衰微二南之風不作而婦女恒其德者於海濱一郡輒不勝書如圉齋高子所誌福州府烈女烈婦傳自丙戌至癸亥四十三年之間率皆致命一旦以死成仁寧為賢者之過之為高明之所難行而不肯為不肖者之不及為中庸之所易至在窮鄉荒落窶人賤子之中殆有甚焉舉聖人之所不得而書者高子盡得而書之噫嘻豈非高子之幸乎哉高子先烈女而後烈婦各為年表列女傳之有年表自高子始子頃者修廣州府志亦於列女三致意將倣高子亦分為廣州府烈女烈婦傳一書亦為年表以與高子竝行高子其亦許我以為有同心也哉嗟夫公甫文伯之卒而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其母以為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顧左丘明豔稱之載諸外傳文伯之令名雖猶十宮女之貞則昭矣惜未得十人之姓名而傳之耳嗟夫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此亦能得之於賢者耳死於情已得為賢況死於禮義者乎高子所書一皆慨original自決以溝瀆之諒為泰山之重有關於倫常不小為婦女者不可以不知此書雖與女論語女孝經女誡合為閨閣四書各一編日嘗誦讀可也是為序

翁山文外自序

予所著有翁山易外廣東新語有明四朝成仁錄翁山文外詩外凡五種號曰屈沱五書五書中自視唯文外最下未能盡善輒欵棄而不錄二三友人以為此非予之文乃予心之所存天地之心在日月以薄蝕而愈見其文聖人之心在六經以殘闕而愈見其文子之心在文外以為未盡善而愈見其文後之君子求子之文於盡善之中非子之知己求子之文于未盡善之中斯子之知己已庸可弃諸囯相與梓之得序記傳說之屬凡若干篇

四百三十二峯艸堂藏書

文外銘

有外之言是吾用晦在昔殷仁文明在外日當戾時以月自代匪日之謙光生于昧

按余藏原板翁山文外有自序一篇是錄書後題四百三十二峯艸堂藏書後有文外銘一篇是小篆書

今宣統年上海國粹扶輪社所刊文外與劉氏嘉業堂所刊文外均無此二文則遺佚久矣易外序余既輯入佚文此二文不可令其遺佚故亦當輯入

徐信符記

按余所藏翁山文外原刻本二種均有自序序文及銘與徐君所錄者同但最初刻本序文之書口有篆書白文翁山印章 黃蔭普記

麗祖如以張喬美人畫蘭見贈詩以答之有序

友人龐子祖如有張喬美人畫蘭一幅上有陳文忠公桐君所題詩詩曰谷風吹我襟起坐彈鳴琴難將公子意寫入美人心公嘗於南園五先生抗風軒集名人十有二人聞社喬每侍公弄筆墨賦詩有送裘孝廉美周詩云春雨潮頭百尺高錦帆那惜掛江皐輕輕燕子能相逐怕見西飛是伯勞又有送李山人煙客詩云于夜徵歌特底忙奈何花月是離觴春江千折牽遊舸若箇津頭柳線長又云香作飛塵玉作煙輕寒微月養嬋天梅花本是江南弄一疊關山倍可憐皆清婉多風得詩人比興之旨喬既工於詩復美顏色歌舞妙絕一時故為諸名士大夫所愛每有

謎集喬必興年二十有一病垂危彭孟陽文學以數百金贖之附於千金市駿骨之義喬竟不起孟陽葬之於白雲山麓梅花均送者數十百人下至細黃人詩一章植花一本以表之孺曰花家祖如嘗至其處以為可與花田相頡頏云文忠忠臣喬麗妹其書與畫世不多有祖如藏此四十餘年矣丁卯秋偶為予言及其事遂到愛相贈蘭凡兩叢生石上葉長者五短者八九花已開未闢者有七葉細花柔宛有露笑煙啼之致蘭根旁有小印一文曰逢永逢永者黃孝廉聖年南園社中十二人之一也逢永嘗有贈蘭妓詩試問蘭妃下蘭畹青蘭何似紫蘭佳蓋謂喬也又有九曜山房對梅贈歌者張喬詩而王說作過喬墓亦為詩云今人薄意氣紅粉死多時惆悵花林暮荒涼白露滋其慨歎之若此頃見湯建孟言其少時嘗見諸詩人挽張喬詩及喬傳墓誌孟陽集為一篇載某人哉某花卉而刻喬遺像其上字畫精麗殊可玩壬戌秋至戴氏家出美周手書觀之則所錄喬詩三絕乃喬送己及煙客之作讀之悵然想見其為人嗟乎文忠忠臣美周亦忠臣也喬一女子而三詩一畫乃藉二公以傳喬一何幸而得此建孟亦有喬所畫蘭一幅予謂建孟盡題詩其上並以贈余余將以從戴氏之取美周所書三詩並陳中洲給諫之跋裝演為一大軸出入提攜以為吾忘憂蠲忿之一物焉中洲者文忠之弟亦南園社人之一吾他日復修南園詩社又將以此為風雅嘉話矣屬祖如索詩為報因賦六章以答其意

為字二喬廣州人

按乾隆乙酉順德梁鈁重刻蓮香集續編載有屈華夫所作龐祖如以張喬美人畫蘭見贈詩以答之有序其詩既不載於遺稿堂集故其序亦為各處所無今者乾隆刻本蓮香集傳世已少此文非世人常見特為選出置之翁山佚文中徐信符識

詠物詩引

詩之風生於比興其詩婉而多風無物不入油然而感人心善於比興者也詠物之詩今之人大抵賦多而比興少求之於有而不求之於無求之於實而不求之於虛求之於近而不求之於遠求之於是而不求之於非故其言愈工而愈拙劉子漢臣所為詠物詩甚衆若雪與梅尤其用意深遠者言在此而所以言者在彼其辭微其氣象肅穆使雪與梅之精神躍見側出於行墨之間風人之能事至是而畢所謂善於比興者非耶

孔子世家贊

孔子殷之王孫宋之公子故嘗自稱殷人漢匡衡請以孔子世為湯後褒福亦以為言元帝乃封孔子裔孫吉殷紹嘉公自此而殷更有後神明之祚得不絕衡與福誠得孔子之心而有功於成湯者也以之從祀廟庭豈不誠賢於馬融許衡之徒乎哉嗟乎孔子之祖為玄王玄王之就至孔子為素王而大昌明玄王始之素王終之皆非有天子之位而以師為君以道統為治統作其聖功於無窮傳其家學於勿替殷之德是誠不可及者也祀孔子而殷之世以不絕為唐虞夏周之所不如則湯之有孔子而殷之世以不絕為唐虞夏周之所以祀殷孝子慈孫如孔子者誠有過於二帝二王之末胄者哉

孟子列傳贊

孟子者孟孫氏之後也於周公為遠所著七篇稱引周公不一而足蓋序列禹孔子而中之以周公馬序列禹湯文武而又終之以周公馬孟子去周公七百餘歲而念念不忘其神明相接或當如孔子所嘗夢見之耶則孟子者豈非周公之慈孫也耶昔漢以梅福匡衡之言封孫子後後殷則欲立周公之後舍孟氏復何求耶嗟夫自孟子卒至漢之初如司馬遷者尚未知所以尊之而以與荀子同傳至揚雄而始以孔孟並稱至韓愈始以孟氏配孔子孟子之見知於世一何晚耶今以之後周公而配享於周公之廟俾二千年以來周公得與聖以為孫孟子得與聖人以為祖而世無梅福匡衡之徒為之昌言則有周之不幸而豈惟周公之不幸孟子之不幸也耶

聖人之居考

大均曰夫子廟在曲阜城乃夫子故宅史所稱藏夫子平生衣冠琴瑟車書於壽堂者也當夫子沒其明年為魯哀公之十七年哀公因所居堂弟子內為廟在魯城西南隅歸德門之內其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孔子冢而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司馬遷云子適魯觀先聖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於其冢是也冢今作家非也其時家已為廟堂久矣冢東三里有講堂在洙北泗南又有硯臺井即刪述之所自衛反時居此斯地也義皇畫八卦於始夫子修六經於終皆此地數里之內蓋斯文之所根本乃泰山之靈秀所會者也五嶽惟泰山南面故為天地之長男五嶽之宗伯其氐脈所分為尼山以盤礴於闕里之東南者亦皆南面有向離之象故為天下之文明噫嘻真中國之神皋也哉尼山在縣東南六十里其東有顏母山其西有曷平山山脈皆自泰山來其外衆山連絡環拱不可勝數若尼山之冀云祖庭記曰顏氏禱於尼丘幷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其山五峯連峙曰五老峯夫子始生之夕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故亦曰五星峯尼丘最高其巔如玉屏微窾其半故孔子頂如反孟所謂首上圩是也維嶽降神並其形而與之矣尼山一名南山千寶云顏母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路史云空桑一曰兗圖其地廣絕高

陽氏所書居皇甫謐以為廣桑之野者也春秋演孔圖云顓帝遊于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己汝座必于空桑大冢者或者少昊之陵乎少昊陵在防山之北而空桑在防山之南昌平鄉一帶皆其處也又山海經云空桑之北有軒轅山軒轅山者其關望之東北壽丘乎記稱黃帝生于壽丘不僅殷之王孫也漢匡衡梅福當請以孔子世為湯後元帝乃封孔子爵孫吉殷紹嘉公自此而殷更有後神明之祚得不絕衛與福誠得孔子之心而有功于成湯者也

嗟乎孔子之祖為黃帝為玄王玄王之教至素王而大昌明玄王始之素王終之皆非有天子之位而以師為君以道統為治統作其聖功于無窮傳其家學于勿替殷之德是誠不可及者也祀孔子所以祀殷有孔子而殷之世以不絕為唐虞夏周之所不如則湯之孝子慈孫如孔子者誠有過于二帝三王之末胄者哉

余藏有四書補注兼考乃三閭書院刻本書首題江東何璠屈大均同撰書內每卷首冊小字首署名何璠屈大均同考而每段則不署名獨于孟子考之末聖人之居考一篇則特標大均曰三字是此篇為翁山得意之筆故特為署名而附于篇後有微意存焉四書兼考一書當世久無傳本今從書中摘出此篇以入之佚文徐信符記

論語首章即言學學何學乎次章以有子之言為仁釋之首章為經次章乃其傳乎夫學以求為仁而已而為仁之本在孝弟有子此言何其有似夫子之言乎考有子當時為孔門諸弟子所服及夫子沒子夏子張子游思夫子而不得見欲得似聖人者而以所事夫子事之論語之第二章即述其言而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又連述其言記者之意其亦推三子之意而尊之歟曾子謂暗暗乎不可尚以其德不能有似非以其言三子者但於其言求之故記者以書之於論語之首也惜哉有子之言不多見論語外僅四見於禮弓其以速貧速朽為非君子之言最為子游所服禮弓稱之曰有子而子游亦稱之曰有子子游稱之曰子而曾子亦稱之曰子是皆尊之之辭也

天子為魯司寇亂臣賊子乃其職之所當誅春秋之作司寇之斧鉞在焉雖去位不得見諸行事亦當載諸空言以教萬世昔者舜命皋陶明五刑以弼五教夫子之春秋不作則詩書易禮樂之教無所夾輔以行猶天之有春而無秋有日而無月有雷雨而無霜露物雖生而無殺以成之非所以合乎天之道也吾觀論語中多有春秋書法其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曰三家者以雍徹曰季氏旅於泰山曰崔子弑齊君曰齊人為長府曰季氏富於周公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曰陳成子弑簡公又曰陳恒弑其君曰季氏將伐顓臾曰公山弗擾以費畔曰佛肸以中牟畔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此皆春秋之餘或出自夫子或為門人所書皆有褒貶存其間與春秋相表裏是皆空言也若陳成子之事夫子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則亦不敢不書陳恒之身雖未誅而三子之心則已討矣此亦罪我之一端也又論語中夫子與門人所議諸侯大夫陪臣者或在宗國或在列邦凡有二三十章筆削之旨不得盡見於春秋者則見諸論語春秋為魯之史論語則夫子之史也魯之史為經夫子之史為內外傳故言春秋者當以論語為權衡

沙亭解

沙亭在番禺芙塘都吾始祖連功郎誠齋當宋徽宗時來居於此其地濱扶胥江多細沙又念先大夫懷沙而死因名鄉曰沙亭常以五月五日望三閭魂魄而祭攷隋書地理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不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然則吾家祀三閭當以五月之望為三閭忌日不當以五日

髻人說

予童時髮髮而長自能手作好髻初以朱絲繩繫髮為髻根乃屈曲髻根至三寸許為一髻心又以髮作十餘繕自根而纏至尾乃盤旋為髻一層者曰單轉紗帽餘髮剪而垂之前短後長前及眉而後及項是雙轉紗帽兩層者曰鬆頭梳既成或戴一唐巾或否歲丙戌予年十有七而髮人皆作辮依金錢鼠尾之制而予所留殘髮不盈一握乃作一彈丸髻大僅寸餘外戴滿洲荷葉巾以掩之戊子年十九束髮二十而冠戴綢巾復為紗帽髻子如初然髮少微以髭鬚參之矣庚寅年二十一又復髡則子遂圓頂為僧然猶不肯僧其帽終歲閒戴一青紗幅巾壬辰年二十三為飄然遠遊之舉以城市巾不可自首至足遂無一而不僧方是時私心以為今日者人而僧不可以為人而不僧蓋不可以為人而以家貧母老寂水無資不可以久處山谷之中與鹿麋為伍既已來歸子舍又不可以僧而事親於是復留髮一握為小髻子戴一偃月玉冠人亂以羅浮道士稱之或在人羣則不識予姓名者但楫之為有髻之人蓋以予而有髻為有以異乎人而不可以為既明且哲者也嗟夫今之天下蓋無人而不辮矣辮而無有不垂者矣或不垂而以辮盤繞於首則有縣官明禁子既不辮又不欲效其種種之髮而獨為一髻焉髻雖小終不肯以其不美而不為則誠何心也哉蓋髻

蓋鬠者吾性之所好童而能自為之且甚美而壯而老亦欲嘗自為之雖不甚美亦姑以玉蓼綰之以花葉襯之以黃熟爰香薰之聊以自娛誠非欲有以異乎人而不知從事於明哲之道也故常思為女子焉為婦人焉一好高鬠而四方皆效慕之高至一尺朝為盤龍暮作芙蓉鬢鬢歛舒百變而不可窮斯不必容顏之絕麗也有一奇鬠而已與先施毛嬙比美矣予今者年五十有餘髮漸斑白而稀鬠且日小一日吾憂夫人望之而不見吾鬠也故嘗不夫須其益不薄其冠不布其緇撮以昭示吾鬠而復自揣之曰鬠人噫嘻人而鬠也我生之初天下之人其誰非人而鬠也者而今也欲求為被髮之人而不可得欲求為婦人女子而不可得而獨於垂辮之中以其數千百縷者作一纂纂焉而猶自矜詡以為鬠人鬠人曰吾以此聊見吾性之所好焉噫嘻其亦天下之大可愧者矣噫嘻夫復何言

書朱母沈孺人行畧後

吾友崑山朱謹雪鴻為其母沈孺人行畧言孺人平生勤苦與其姊若婢日緝苧絲與短晷爭其贏縮以為教子之資其賢也不讓敬姜嗟夫敬姜一婦人耳而夫子數稱之子夏稱之諸弟子志之豈非以其能勞乎哉其訓文伯也以是其告康子也以是其得緝之曰敬亦以是嗚呼可謂賢母矣然仲尼尤以敬姜為知謂其能成二三婦從禮而靜以昭其子能以其子之名為愛以其子之令德未明為憂是誠深於愛其子也者夫使子之令德而明明其德子之令德而所以為勞之事終矣子嘗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子無令德疾莫大焉雪鴻有美才深於經術年始強而能甘貧守約不肯屈其身於不義之富貴此孺人之教也孺人以貧而教其子子學成而貧益甚雪鴻之令德昭矣以不仕而榮其身以善而養其母母之志遂而子之名亦成孺人樂之年至七十有五而終其亦可以無憾於人世也已子早孤子母孺人黃亦嘗以紡績組紃供子脩脯雖勞瘁未忍即安子之能潔身艸野以無墜古遺民之所行亦惟子母之教子母今年八十有一矣如蔬啜水朝夕寡歡偕隱之計雖就而旨甘之奉甚闕乎無以告無罪于雪鴻也然視雪鴻則幸矣然雖幸而無以為吾母之媒雪鴻能文嘗以著作之美娛其母孺人數數語之為其立傳使後人知其苦心嗚呼雪鴻之文為其母所愛不使雪鴻求

他人之文以為榮而欲得雪鴻之文以垂後知雪鴻者毋也則雪鴻亦可謂幸矣行畧之作辭旨文至讀之生人孝慕之心以視歐陽公之瀧吏表有以異乎哉

藥王廟碑

漢口之北後湖之南中當大別之巔而出有藥王廟焉其記為孫真人思邈考列仙傳莫人洞曉天文推步尤善醫以方濟世嘗入涇陽水府療治蛟龍既化復夢語玄宗乞武都雄黃為用真人明治人物幽治鬼神凡為精氣之所生游魂之所變者身苟有疾無不妙為攻理蓋自神農嘗艸巫彭作醫以來至真人而其道大善繇唐迄今凡以醫藥名家莫不俎豆尊之為藥王噫豈非真人神明之德所致乎覃懷李君某常為藥賈念漢口一大都會人民繁廢業醫者無慮數十人而未嘗有若華佗扁鵲之為者求之於人何如求之於神神於藥豈非真人用是建廟祠之使道士張李二君來乞予文以紀予作而嘆曰嗟夫仁人君子以天下人之病為病念天下人之病非藥可療人用藥於陰有窮神用藥於陽無盡知人之病本無則神之藥亦可不有神之藥可不有斯神之藥所以為靈也已易曰无妄之疾勿藥蓋知吾之真本無疾則有疾者妄也无妄斯無疾矣无妄之疾而何以藥之試為真人固善易其所以默運其精神以使人知夫无妄固非世之智識所能窺予亦不能言張李二君先朝內大臣嘗賜蟒玉國變黃冠入道以真人為師主斯廟也不可以不誌因系以詩俾晨夕歌誦以樂真人之聽其辭曰

真人之學日精月神以之療疾萬物皆春身雖蜩蛻陰用

其仁有求斯應風者以信哉願貌江漢之濯芝宮桂字元氣瀰淪驚精迴魄一縷埃塵金膏玉液觸目皆真真不受病所患惟身來求藥者勿問君臣中和自致可育天人

子從永安藍塘道上得一蠟石廣六寸長八寸厚如其廣沐浴以為子枕銘之曰

昔為小人所履今為君子所枕噫嘻一升一沉造物之於君毋乃太甚

又

枕之非升履之非沉君子愛之是為君子之心

又

昨何卑在人拇今何尊在吾首卑則其常尊恐非久于子孫孫其永守毋曰碌碌是吾瓊玖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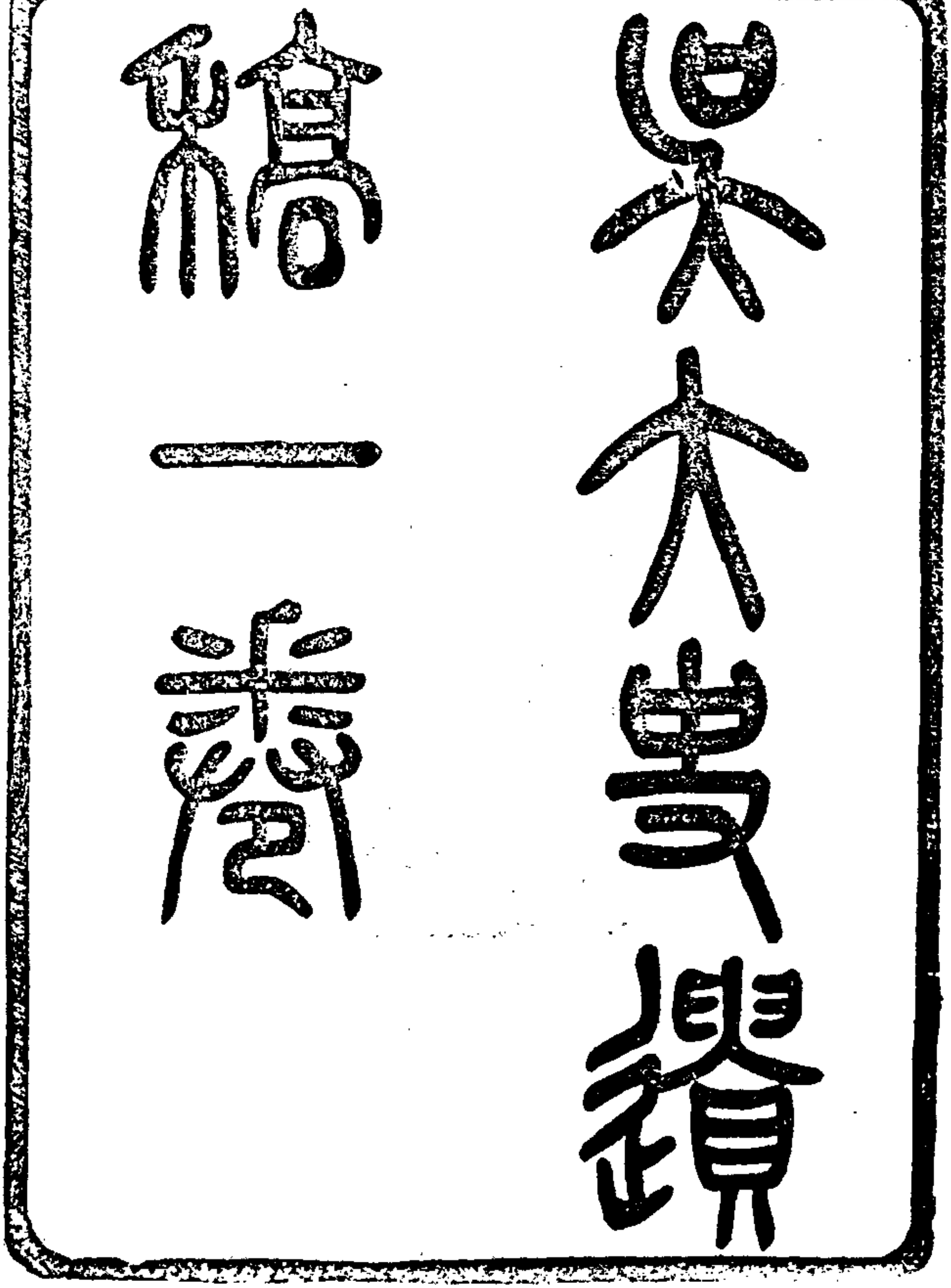
一卷之多而枕之以代曲肱樂在斯

翁山文行於世者惟文外若文鈔則知之者稀廣東叢書第一集景印收藏薛刻文鈔僅有序記碑記傳四體疑非完本後閱販書偶記得悉文鈔為卷十乃知景印者僅十之四遺闕正多追尋完本遲遲未獲三十二年得故都友人伊見思君函謂文外原刻本見於廠肆與販藏初刻本編次版式大異並有翁山印章余即將所鈔目次與文外初刻本及嘉業堂刊本國學社刊本暨翁山文鈔薛刻本相校計多文十五篇乃飛函伊君所重價得之固知此原刻本與世稱初刻者大異當為最初刻本無疑翁山先生足蹟遍全國其氣節為當時公卿道老所推崇則詩文刻本當不祇一種惟以乾隆燬禁令嚴今人遂不能窺其全豹再適廣東叢書會議刊第二集乃以此各本所無之文十五篇獻於葉玉父丈俾與徐信符君所鈔存之翁山佚文四篇併刻之名曰翁山佚文二輯藁他日更有所得而補刊也民國三十六年又月黃蔭普誌於滬濱

廣東叢書

佚文二輯將付梓矣適國立北平圖書館王重民先生以新收翁山文鈔鈔本寄叢書會備採用余亟取閱覽其行款序目與故藏翁山文鈔刻本悉同確屬一種且鈔本為卷十正符販書偶記所列卷數但紙墨字體審非舊鈔則偶記所載刻本當尚在人間也此鈔本中有十八篇已刊入叢書第一集翁山佚文輯內茲為求完整仍重將全部文鈔內容分別剔出不再採入二輯此佚文二輯仍附刻于翁山文鈔之後循前例也余求此文鈔全帙數年不得而北平圖書館無意中得之並慨允借印洵足嘉惠士林合附書以表謝意民國三十六年九月黃蔭普再識

廣東叢書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廷對策　順治辛丑　歸安吳　光長庚著

臣對　臣聞帝王之纘紹鴻圖而撫臨海宇也必有整一天下之大業使亮工勵翼共勉夫立綱陳紀之事而後能奏庶績於咸熙必有乂安天下之至德使蒸黎億族皆納於詠歌沐浴之中而後能致多方於永奠何謂大業則股肱心膂屢省乃成者是已相助爲理必藉揆文奮武之人闢門詢岳宣力分猷祈以共修政紀而御五位者以一身運於巍巍之上不至扞格而難操王道之所以光昌也何謂至德則惠鮮懷保萬類咸寧者是已

兆民允殖惟此撫字輯綏之署布德和令養恬幹止祈以永皐民生而涖丹扆者以一心周於渺渺之中而有所維繫而不解王猷之所以敦裕也故創守非有異道百度允貞天下翕然服綱維之咸秩而化理已登可大之模繼述非有殊功羣黎徧德天下昭然識平康之有象而景運自衍無疆之厤然則弘世德於作求大牧寧於嗣服端有賴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得一統萬　咸五登三　巍乎功燠乎文同唐帝之冲齡允荼光被　顯哉謨承哉烈軼周王之夙慧訪落紹庭　應昌期於五百載來格來同舉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景駿業而羣瞻有道　紹大統於億萬年庶官庶事合汝明汝聽汝翼汝爲贊鴻猷而共美維新固已萃皐夔稷契之倫極甸采衛侯之盛行將治高千古永享太平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　臣等於　廷孜孜勤詢豈眞以芻蕘之言爲有當耶雖然　臣伏處蓬蓽之中幸際　龍飛之會披瀝情愫此固　臣之志也敢不俯竭愚誠以仰副　聖問於萬一乎　臣竊聞撫世之要修其實不求其文出政之原有治人斯有治法唐虞之世師師濟濟庶政修和六府三事亦既允治故其時擊壤鼓歌格苗干羽時雍風動治臻上理可不謂盛焉則欲撫辰凝績舉斯世而登於陶姚之閒子旭之上誠非無術以處此也況在

　景命初膺觀聽伊始之日乎　皇上清問首垂殷殷於　太祖　太宗肇開大業　世祖式廓鴻圖欲以紹述　祖宗乂安海宇此誠纘守之隆謨而加惠元元之至意也蓋宏繼述者觀其志事而尤在疑丞前業以爲垂裕之憲美遵先者遡其功德而尤在率由舊章以爲施行之具此三代所以享國長久而祚衍無窮也粤稽有周肇部遷岐作豐宅鎬耆定永清十五王而文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然而詩歌所載可述而志者惟在儀刑文王之典以爲日靖四方之基爰以偃革措刑歷祀八百故神功草昧之始貴有豐猷偉伐震蕩一世之奇而民志以定守成紹統之日貴有深仁渥澤涵濡一世之象而民氣以寧然則　皇上紹述之大亦在法

紀著明憲度釐舉班聯服采悉多經邦救亂之臣里社
蜡臘共有吏習民安之樂以仰慰　祖宗陟降之心而
已伏讀　制策有曰紀綱法度雖已彰明然因革損益
豈無順時制宜者何以酌定章程以爲萬世之規方今
兵農錢穀之制皆已畢舉五禮六樂之事皆已畢備闕
石和鈞律度量衡之細皆已畢具而猶鰓鰓進慮於此
豈非欲挈其本源而不僅修其條教圖其垂久而不徒
施之目前乎　臣愚以爲不患紀綱之未盡飭而患不得
其飭之之要不患法度之未盡釐而患不得其釐之之
方飭之之要曰明曰肅釐之方曰信曰公明則寬嚴
賞罰可權衡而當也肅則科指號令胥率循而守也令

如四時顛若畫一信之謂也無偏無頗遵王之路公之
謂也蓋天下弊每叢於玩愒法亦壞於紛更玩愒之害
使天下安常習故抏弊巧法而莫之誰何紛更之害一
令未行一令復出朝三暮四下罔所守誠欲祛此二害
則莫若及今之時稽古禮文損益舊典爲斟裁其閒何
者爲紀綱法度之大體何者爲紀綱法度之先務皆擇
其至善無弊者相時度勢變而通之準而宜之令世世
可施行則章程功令鉅細畢張而朝野尚何更制之紛
政務尚何叢脞之患哉伏讀　制策有曰閭閻愉悴視
吏治污隆何以示之激揚以奠民生洵　皇上念民之
至切也夫底定已多年而瘡痍尚未復田疇未盡闢山

澤未盡墾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是當責之親民之官
夫親民之官豈徒使之治簿書徵財賦赴期會而已將
以奉宣德意撫綏蒼赤俾獲安全也故爲今日之守令
重催科之才尤重撫字之政需清廉之品尤需幹濟之
能而往往吏莫聞者蓋一守令也而監司撫按臨其
上者甚眾監臨既眾督責自繁於是爲守令者不計民
生而惟上官之是事不修實政而惟浮文之是務不問
利弊而惟風指之是承不則彈擿交加雖有龔黃卓魯
之才亦無以自見如此而安望其悉心一志澄澤里閈
乎惟愼擇督撫諸臣之選必以守己端潔雅持憲度者
爲之而嚴責以揚清激濁舉劾至公將賢否無由混淆

而吏忝素絲民瘝猛虎者矣有也伏讀　制策有曰風
俗淳漓由人心邪正何以使之樸誠以敦教化我　皇
上愛民之忱何無已哉古者教民有經立之學校以處
之設之師儒以董之三物六行以防其淫孝弟禮讓以
和其心故其時之民謹愿直方而不敢飾非敦樸誠厚
而樂於爲善後世教化日偷穿鑿德色之俗履絲綦縞
之風突梯脂韋之行雕龍炙轂之辨騁其浮僞爭先慕
尚有相率而靡耳帥民以正樹之風聲計無急於此者
夫教民之術質甚救之以文文甚救之以質今世患文
甚矣誠令司教化之任者崇雅黜浮以去子衿城闕之
習返古還淳以明任恤姻睦之遺則表正影端羣知敦

尙而積俗未移人心莫挽者未之前聞至於行閒功罪宜清敘以昭勸懲　聖制終諄諄及之誠鼓勵師武之宏畧也賞以旌庸而賞當功則人皆服於賞之不可濫罰以懲惰而罰當罪則人皆惕於罰之不可干使天下翹翹焉有自奮功名之心而退又凜凜於法之當畏斯既有以振其爾靡而復有所倡誘以生其勇敢有不踴躍思赴者無幾矣誠重加清敘勤高者薦以黼卣錫之土田恤孀者寘之軍法必無赦則人思感勵樓船伏波之師慷慨立功而山徼竊發之孽海筬鯨鱷之族有不應時廓清以成晏謐之祉者哉抑臣更有進焉學問者法祖之原君身者開治之本經書以培性功疑丞以資啟沃則典學成德尤爲　皇上紹述之所宜先者耳

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擬條陳纂修明史事宜以垂一代之法戒事疏

臣聞一代之興必立勝朝之史以備法戒其嫩善者可以爲憲而取顚覆之由以爲監此萬世之法程不可易也洪惟我　世祖章皇帝踐阼銳意欲修明史數年來編綴未備汗青無日蓋作史有三難劉知幾論之詳矣孫樵亦曰文章如面史才實難而在明史則更有難者兵燹以來天祿石渠之書殘舛散失獻老銷亡莫爲信徵一難也三百年中遜國易儲之疑東林三案之議諸書紀載雜出眾喙雷鳴二難也啟禎之際直筆難顯於近時而曲筆又取譏於後世任事愈勤三難也正嘉以前事蹟見於吾學編史料鴻猷錄諸書類多名筆敘事古雅萬厤而降文事漸衰章奏悉皆街巷俚語沿之則不雅馴文之又失其實四難也史體貴乎簡核實錄所載如每年郊廟冊封諸禮及大僚遷代諸事存之則卷帙繁重芟之則　國家制度多由明舊無從採取事例五難也然臣則以爲無難也亦惟我　皇上銳志以命其成而已　國家雍熙漸洽人文熾興彬彬多班蔡之選勤一代之書定是非審治忽昭監戒此今日之要務臣謹以史事之最切者爲　皇上陳其概一曰設史局

蓋史事網羅編緝爲力不易必朝夕聚集儒臣繙考討論互相裁斷始有成書考明祖修元史日專開史館使宋濂總之因廣集史臣助之今宜踵其事特開一局使朝夕編纂迄有成功事有專官官有專所假以歲月使一曰專責成考唐書五代史成於宋祁歐陽修宋遼金三史成於揭傒斯歐陽玄元史成于宋濂蓋裴非一朋也洪惟我　世祖章皇帝踐阼銳意欲修明史數年來然史書最患聚訟築舍莫能下筆今宜簡侍從大臣二人主之使群酌眾言歸于至當貫穿裁斷出自一手必能文詞典美成萬世大業一曰徵耆儒勝朝耆舊之喬嚴礎伏處之士或家積異書或學稱該洽每每搜輯典故諸書及稗說野乘述爲私史思藏名山今宜下令

採訪海內有史學者擔簦而至使助編摩必有可觀亦以見　國家不遺幽微之美書成則優以三爵人必踴躍而來一曰購遺書勝國之書存者實錄以外有國史紀聞從信法傳憲章諸錢然其閒事蹟往往得之名臣之家乘及燕居閒暇諸雜記叢談亦有當日詞臣久直史館窺于史學者私筆述歷朝事實減之其家未經刊傳今若　詔令購求宜多進獻庶一代事辭靡有闕遺一曰核野史革代以後野史紛出荒唐譎怪穿鑿附會往往而有物情好異每舉爲眞即如建文遁荒一事野史所載踪跡歲月甚悉其中豈無可疑今若悉入正史殊非闕疑之義此數條者皆屬明史事宜敬陳爲　皇

上裁擇至于作史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則宜去夔避之私朝委裘之江陵爲罪爲功排御閫之大洪爲激爲正則宜參異同之議倣立廟之余闕崇特傳之韓通則宜布大公之論此皆史事之關係最巨者方今領史職者咸遷固之筆瞠壽之儔必能述作斐然與諸書埒非　臣淺陋所能臆測而殫論也

正誼明道說

士君子之所以爲一身與所以爲天下者存乎始之擇術而已矣始之擇術也不端則必苟且快意乎目前而無所卓然自樹立終之趨也愈歧而其學之爲世禍也益膠固而不可解蓋初每墮于不自知而後遂至于難返勢使然也然而人每不知所擇者何也人情狃于所近而中于易溺今有一事焉一人譽之而不爲赴者有矣十人譽之而不爲赴者鮮矣至于千百人譽之而不卻赴者十不得一夫能卻其所譽而赴其所沮乃可以明守矣舉世之人與之言吾欲行功與利乎則不惟以言譽之且心是之舉世之人與之言吾欲伸誼與道乎則卽不以言沮之且心沮之夫人非盡惡誼與道而偏喜功利也皆以功利爲易驟而以誼與道爲難成王之所以爲王霸之所以爲霸易知也王者之所以爲術霸者之

所以爲術易知也戰國之人專尙譎詐謀力相高其術足以輔世主成霸業專務于富國強兵以仁義爲迂闊浸淫以至于秦風俗人心流失壞裂國亦尋亡其功利之說有以啟之也漢始雜王霸董仲舒獨明王道以正誼明道爲言而闢功利其學蓋本于春秋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之意夫事之所宜之謂誼人所共之之謂道二者所以爲一身與所以爲天下之先務如射之必于的而涂之必于軌也射之不于的決拾雖良不可以爲善駕矣是故誼不可背而道不可叛古之君子非不知誼之爲效遠也非不知背之叛之者反有赫赫之名也

非不知誰與道之不見知于人也非不知誰與道之不見知而眾以責其無稗也然而其心擇乎誰與道而不背之毅之者則以爲誰與道之終有稗乎身若世也以爲身若世之厚利深功無有過此者也以爲更大過乎世之詹詹之利孜孜之功也以爲卽不見知于人而異于功利之輩伈伈倪倪奔逐當世也是故世非之而不顧世疑之而不顧世陽慕而陰誚之而卒不顧及其成也則其事卓犖而其業大光是故隤然其守確然其立正之術也晰于毫釐辨于疑似明之術也始之一身中之一世終之萬世後之君子何趨而何守歟使董子而非賢人則已薑子而賢人也守誰而趨道其奚惑

端士習議

求治者俱以廣教化美風俗爲意然廣教化者在於明本源美風俗者存乎急先務所謂本源與先務者何士習是也士者四民之表也有虞夏后肇興膠庠蓋其重矣則士者聰明才能之所萃也廉仁信義之所出也詩書道德之所宗也公卿俊良之所選而閭里州黨之所觀也今天下士習敝甚矣浸漬聖賢醲郁理道者絕罕突梯脂韋習之佞也而命曰通炙轂堅白習之訛也而命曰辨履絲冠鵝習之侈也而命曰麗酣歌任誕習之放也而命曰達刺誹巷議習之譎也而命曰直甚至羣相煽結轇轕州里骫有司法者比見告流失壞敗至於如此恬不知怪然則失今不救而長此安窮計天下非無特行士也士慮非皆洪泥鮮恥流溺滅沒以從於邪也迭相倣而莫禁則其率而靡耳今者功令赫然下澄汰之條去其害羣者斯善矣然愚以爲防川潰者窒其源去稂莠者刈其本則莫若慎選師儒師儒則必如胡瑗孫復輩然後可以轉士風倡絕學今府州縣教官之選每取諸生之年深者上之禮部吏部試以職其中固多賢者然往往遲暮不振是國家之教職徒以優暮年非以崇表率也考宋元儒學提舉必愼擇品望今雖不能循其舊亦宜於廷試教職之日加之甄選至涖任之日凡學校規條所載如考課講肄飲射舉黜諸事務實意舉行毋具文使爲士者人知所嚮有所繩束限制而勿暇以他騖則士類一所守風尙定所趨矣謹議

大成性而後聖

天下之品詣有庸人有賢人有大賢幾層累而至於聖人也聖人者則固至上之行夐絕之業也夫行臻於上而業成於絕則必汩焉莫測邈焉莫極芒乎無朕離世獨立而後爲聖人乎則必抉幽探賾窮微極渺萬方百變悉洞達而周知而後得名爲聖人乎非也聖之所以爲聖者原其實不過方寸之閒而極其至則橐籥兩間而有餘睢麗萬有而不外究其事不過乎天理之公而人每患存理而不能純去欲而不能盡遂無以幾及乎

聖人何也則以聖人之能大也聖人之大不大於聖人之道與業而大於聖人之心其心不大於能有而大於能無善哉張子之言曰大成性而後聖而大本於無我誠善言聖者也夫物以有我而我之見即存我之見存而神明閡隔情識畛域是非殽其衷利欲易其慮嗜好亂其志幾務紛其念害至於一室之中形骸彼此一身之內肝胆秦越而後止而世之學者亦知矯情去累而我之爲見每伏於易念之閒而滋於不及防之際譬苗之耘也莠旋窮之說者謂聖人遊物我之外不入物我之中徒爲齊物之說者謂聖人已絶乎張子言欲離塵埃返冥極而之於曠決無垠之鄉無生之說喧自然以底乎淵深莫及之域異端佛老之可離聖而希化吾儒由聖以入化則可體其粹懿返諸誕猶渡江湖亡舟楫將不知所止而妄曰登于岸也可乎哉然則學者惟志聖以求其大則幾矣

君子以道充爲貴

原造物者之始渾茫窅昧汝汝醞醞翕闢旣肇庶民昭曠馮生之類繁矣人生其中命曰君子則必其儀象之際靡不演行生之理靡不燭氓萌之事靡不周皇王運世之會靡不究墳索詩書之屬靡不淹而且江河日星之所以衍兵農刑法之所以著靡不通達而周知然後命爲君子也則必其有什伯人之才敏湛冥宏深旁魄於中而發乎外高而難量大而難跂且也幼眇之旨難以形言機神之本難以衷測而乃命爲君子者宜其遐覽周聽萬方百變相翔肆應而莫

有窮以副斯聲矣而古之君子則塊然一室屏欲黜已存敬致一所以葆其幾微而合乎性命者無他則惟守吾道道者與我俱生不與人俱成者也大含宇宙細齊人情卷存毫芒舒彌六合而長與此終古者也用人之才而不得以才蹶張用人之氣而不得以氣憤盈用人之智而不得以智附鑿粥粥乎其專也密乎其無閒也盎乎其四達而不竭也芒乎其齊元化而澄觀無始也倘得而倘失者易離十存而一亡者不復遵是而以造道實難已而況以之入上聖之域躋誕登之階而立詣於無上哉故始之力蹈道繼則勿釋道終焉與道偕勿可失也已善乎口口之言曰君子以道充爲貴仁與義爲定名而道爲虛位心有專嚮由是而之焉之謂道然則道果不可荒忽曼羨而坐希有獲也明甚故方其始之幾道也其心泊乎無所遭其思淡乎無所遇宴娛之氣一役於身則離然以逝矣怠嫚之意未嘗遠則脫然離耳是故勿怵於誘勿牽於嗜介然於不二之學而必不以異物而遷其守如是云充矣未敢以爲據也於是參之象數以析其流返之會極以固其源試之繁賾以得其變劇之芬利以堅其情歷之屯難以毅其力淵泉淡足隤然處順其初也一二人沮誹之而不疑且譽者半沮者半而猶不疑至舉世之人之沮誹而究不可奪如是可云充矣猶未敢以爲深據也迺然與至理俱而繼繞性眞而與理抵捂放者以恢達并包爲道舉而充之將見浩渺無挨澶衍曼衍而亡所歸也是則研幾會歸而得其宗者其惟君子乎君子有以存爲充者官止而神行旁皇而周浹有以相足爲充者偏必底乎純賢必希乎聖有以反始爲充者仁義之相輔寬栗之相劑沈潛高明之相制何也道一而所以充之者則不一也然則充之者端之以敬敦之以誠持之以固澹之以無欲操之以無息先儒所謂極其大而致其精惟務乎此此之不務而希道猶舍舫而遵涯也亦猶適遂而岐其轍也

刻貞觀政要序

蓋聞因時者政無奭監古者術無疢攷治者言唐虞三代尚矣典謨詩歌所載其詳可得而稽云然据余所聞後代詰后應時而興者良法有可採是亦後事之師也何必尚古唐太宗起太原底定四方卽位後銳精爲治奮焉欲與唐虞比隆崇德政去苛虐減刑法蠲租賦損服御卻符瑞其時圄圉空虛歲登豐穰咸化廉清道不拾遺是故煙火萬里窮暘谷而沛條支極幽都而際交趾靡不率義向化含生之倫跂行喙息蠕動之屬靡不涵濡各得其所獲哉盛乎民離患蓄而獲噢咻之熙熙焉攘攘焉則亦千世一時已蓋其始也魏徵勸之封德彝輩尼之帝與徵朝夕講求至治遂興上理覽屏風之

書人鑑之喻跡其所以咨戒與其所以致治嗚呼何其隆哉其後征高麗卒中于讒仆徵碑惜夫主聽之易頗也徵亦終以見疏假令終文皇世不懈愈勤雖不足高世比德於唐虞亦浸與殷三宗周成康侔矣唐臣吳兢撰成貞觀政要一書今其書具在大要企心于堯舜依據于仁義懲切于侈靡洗濯于怙虐炳炳烺烺爲後世法我 聖天子鑒近代之多僻景慕軌以用懋爰表章之重命繕刻夫事不師古罔長治賈子曰稽之往古驗之當今之務誠取是書綱紀咸宜綜其條貫著明熟悉沿是不止以庶幾盡善盡美之域二帝三王之道今以復興可也詎曰小補之云

唐一庵先生年譜序

學聖人之道不爲詘屈之辯崖畧之行有所漸濡摩切以自束于道德仁義之中而安驅以至于大賢之域惟其恆而已矣天之所以恆動地之所以恆固陰陽之所以恆周皆是物也易繫雷風恆而取象于剛柔相應立不易方君子觀乎此是故循乎歲月陶冶之功以盡乎精深久大之用守乎飲食居室之常以極乎經綸事爲之廣摯摯矻矻劘大攻堅以至終老而靡有已此君子之自强以恆其身而不息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凡古人一言一行必考而志之曰古之君子日有課月有程其御心役志優優乎有節

之講學者中衰先生振興其間以斯道爲已任故聞先生之語則知其擇之精考先生之行則知其守之一觀先生之談兵抗慨則知其恢奇而汪衍誦先生之文章古奧則知其博大而研微當世雖不我用而假以歲月循循不怠窮理盡性而深造以至于如是非有合于易之恆象而然耶余同年學博王君開先有志乎道者也一日得先生年譜讀之慨然企思重付劂氏蓋奉先生之言行以自寤取其有恆者而充實勤勉以期於如是而止此王君之志也

費氏族譜序

記愼史者百里而得數賢焉百年而得數人焉則夸跋爲盛事歌之誦之而況萃于一家乎故賢矣未必貴貴矣未必能成氏族成氏族矣無有遠近而似續之則蔑以大顯融而光譜牒然譜學實難已范宣于述其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此胙土命氏之始也自漢以降籍系浸失魏晉而下遞以姓氏相高中正競乎九品婚姻重乎四姓而乃隴西之肩或祖帳于白門當陽之裔多僑居于湘沔求其昭穆毋紊羣從式敘肉譜之稱茲焉選已辟觀水者人知其出于崑崙嶓冢桐柏岷峨而其閒清而爲波淳而爲澤隈而爲潭滙而爲浸澶漫而爲滭洋無壑不爲之尋其支而晰其流烏知其源之出于一哉吾郡

費氏本漢梁相仲慮公之胄載在郡乘其散處秦蜀晉豫者亡論即在吾茗者爲道峰爲傑溪爲清溪爲安吉爲桐川軋溪爲妙喜雙林簪紱相仍昭衍淵耀彬彬焉振振焉人咸曰費氏何多賢也余少與繡六浩思夔一游猶逮事皜庵先生洎與羽京大勝望叔稱同年生而余弟又館甥于楚英氏費之賢豪長者畧皆識之矣繡六氏虞譜系之繁遠且失稽爲刻族譜若干卷於是緒梁相者璋判圭合條布柯駢世次長幼粲然具備矣如球琳琅玕之列于東西序余受而繙閱曰思深哉是譜之作乎寧止諷瓜飣美猗蘭而已將聚而處者居常崇睦讓之道而相澤以詩書仕而遊者邂逅志一本之敦而相摩以行義抑使後之人鏡委覽原而溯其所自益以述祖德于不衰而丕昌後世則其猶

觀水之思也夫

臧介子制義序

人所繚意絕體而求儃儃然能之也有故動于天而淬于人也動于天者機也淬于人者習巧也倕之工曠之律僚之丸區冶之劍薄且之弋詹何媚嬛之釣狗獲丈人之承蜩是其剸志刻意擢拔神明騭然神解而技斯絕者工苦之爲也而矧于文乎然精乎人者慧于天天所賦者其機孔神神不可見見而非也是文之爲物非天與人俱罕不爲病焉臧子介子聯雋閩墨出天下傳

誦遂聚其稿問世臧子癯姿敏而昕夕研苦以昌其辭故其文細入窈奧抽緒以出如洩雲龍蔥遨巢彭濞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非所謂天與人俱者乎天人俱如挾烏號箙綦衛而一意于質的蔑不入矣臧子之文其天下遇合之質的已臧子尊人究儒余渭陽也績德而緒于學宜其天之艾之也豐歟

鄭元閬制義序

文必靳以氣爲主何哉文之爲用採之貿宏發之幼眇工之鑽礪飾之采績而一有運之則旁魄空虛演迤曼衍沆瀁浩遶瀜然痒然以肆出而不可止者氣爲之也世之爲文者琢字鍾句心口呫嗶相爲攣拘往往雍閼滯遏而勿遂暢者氣不充焉又或外拓而內荼犖确而舉澤跅弛而罔馴乃二合而十離匪浮則口也是其中無以蘊是氣中無以蘊是氣本則愜矣雖或遘於時而見賞乃識者睨之蔑得進於古大家之林若則室於體何以暢乎支故善爲文者其理至密而後溝之於其神其神至澤而後鼓之於其氣氣動而不可遏也如風之起於木末翔翔周遊而靡勿薄也如山川出雲吐舒極變於六合之表蕩膠葛而散歙烝也此其故知之實難備之者不甚難哉自非有希世拔俗之才勿能至也已吾觀鄭子元閬之爲文中閎外肆醞釀於古而進於醇方其天才溢涌一往如蒲梢駛騤奔軼莫可禦使世之才子卷拘者累斫以鶩汪流且儃非有得於養氣而然乎乃紬繹其旨抉之得其深掬之得其安而不挫簸乞清挹之得其潔存之得其堅激之得其朗而不滯實有靜神窈理黝黝穆穆繡繢於中心而不徒襲形貌以騁聲者是非學之粹思之沈鑱心研志分折節度而力求此者能一旦幾是耶余因余叔臞太交鄭子鄭子既承其尊人孝廉家學與賢昆元敬暨摩厲宝俊先稱一經舉首其人意度深長退然自下宜其造詣精純若是鄭子行矣方且蜚譽九閎藉藪 皇業茲其所著書當爲天下共重而余獨心識鄭子之文以氣勝尤以神理勝俾天下知鄭子者不特感其遭遇之有時而當服鄭子之才之學眞有以希世拔俗而進列古作者之林也是爲序

毛遇卿制義序

玉之在璞也窮山窵谷翳景絕顧及剖而登乎廣廊以之承灌祼加纁帛而弗爲傀者質也椷之在阜也勁直無枝狀吟颺棲蓑豎弃之及審材量度斲爲琴瑟題之百金之寶而勿詘者時也是何始之輕而卒之重乎將事固有敷耶否否夫其幽之崖石雜之碔礫飽之露雨固有所縕醞釀儲於其閒而不可倉猝就者故曰大器晚成然吾見夫碌碌者貴而熊熊者賤矣鬱鬱者置而莒莒者收矣人期爲其賤而寘者乎爲其貴而收者乎

志於學者其有以處也　國家以制舉義取士其本於理道依切傳詁倣古文先民者世之人無賢愚曰是爲其賤而寘者矣其剽裂掇撦苟以悅世而不免枵然中虛之病世之人無賢愚曰是爲其貴而收者矣然韋於格者無怪据而論之則彼之貴而收者是乃文之靡而學之陋也曷足尚哉毛子遇卿以明經高第入成均縉紳大夫翕然稱其文而尤見重於司成廬陵張公余讀其所作深欽悅之而獨怪毛子之早未遇也毋亦以其世之貴而收者有不屑歟雖然余觀毛子之文厚而流清而放已造於從容馳驅之域是固其天之故翕而張之與其學之將大積而章者乎吾業以其文稔之也毛

子行矣世定有識玉而鑒音者余敢謂知之也獨先焉

姚孺月制義序

姚子孺月方髫與余同遊澤宮嗣後橐筆攜研酣琴飛羽風雨寒暑靡閒也姚子年十七舉於鄉計偕而北長河落日燕市曉風余兩人輒過從歌呼相應和辛丑余倖售姚子俛得復失丁未姚子捷南宮其應制文辭字內爭相唫誦而余習姚子深能道其大文因序之曰事情不同世之探掇致妍者蓋姚子負才特穎於書靡不窺畋獵墳典縱橫貫穿其於當世之事洞綜條晰迎刃纚解炳然備具乎胷中其爲人湛深靜篤退然自下宜其造詣奧窔大昌厥辭如是猶崇山大陵孕蓄鴻衍故其出雲觸石膚寸而溝潤天下其果可量也乎緣以發攄碩學出其所言試諸行事佐聖天子黼黻大業贊興盛猷天下自不徒以其文誦言姚子也已

馬萬長遊廬山詩序

遊山水如讀書古文家壁之藏終身讀之未了其義也況俄晷乎泰岱嵩華洞府幽窔仙人羽士之宮終年處之窮晦朏雲霞之變猶未竟其趣也況旬日乎然而才官五行輿地包緯之書一之未

士登臨光動響答耳目所涉神明互發蓋亦性之所合而已余嘗思俗士於山水如燥之遑濕而渚者之不可登原若居都市而思吟嘯則難以得一木一石幸而其人善遊遊而及乎名山而才不能以名名山則懾不敢爲詩故曰是有遭焉焉子萬長遊廬山三日馳二百里成詩數十篇予從其弟章民處見之峭蒨清拔都已盡山水之勝章民曰是遊也天之贊我兄也廬山遊地也無事遊時也崔君遊主也墜崖奇遊事也余曰我與子今日所謂居都市不能以得一木一石者耶宜有羨於茲遊而吾獨歎萬長爲人與其詩之獨合乎山水也故序之

董丹鳴詩序

吳與自明正嘉之際文人迭興輩出迄今風流寥闊且數十年而能世其學者惟董氏蓋自宗伯公之博大祠部公之清拔遐周公之雋麗余咸誦慕其文迨余獲交雒儒君見其詩文奇崛峭厲甚嚮往之辛丑夏董子丹鳴來京師年甚少也知名十年所矣時至邸相晤會多塵務未暇與論詩也九月杪董子別余歸里余乃取其詩而論之曰詩之爲用根柢忠厚翔泳品物感觸聲歌而要以磅礴遒緩爲主優而柔之其體貴潔情濬思不濯汩於塵垢斯善矣今世詩人復好語格律然古人者求之三吳中渺不可得聞有一二自號能詩者莫不誹訐而觸時嫚阿而羶陶之飲酒謝之遊山摩詰多言禪理太白好道神仙大

沙稚哀詩序

常怪今天下何好奇者之少也昔有宋失鹿以後世涉離亂其時江湖之士如趙孟堅吾衍倪雲林顧阿瑛陶宗儀之徒皆蓄書畫闢吟社攜琴酒之侶相與自放於山巔水涘以遺世肆志焉識者以爲江湖之樂乃反過於承平之時何其盛也今兵火以來名家園榭零落書畫散亡尋其筆精墨妙如古人者求之三吳中渺不可得閒有一二自號能詩者莫不誹訐而觸時嫚阿而羶

附若是者論其人且不可與言詩況可與望古人之藩域哉其可謂衰也已余來京師始遇維揚沙子稚良稚良性嗜書畫得人一卷一幅輒珍玩不釋闢瑞園日與名流觴詠其中所與交皆當世雅士入都獨與吾友馬子章民友善余因獲交沙子沙子工畫尤善詩出詩見示蕭遠清新自得於畦徑之外夫人自非積有胸中之奇者見奇不能好卽好亦不能深此余謂世之無好奇者也今觀稚良之爲人情淡而意曠嗜異而所擇也精情淡則無外營意曠則於物多所遇嗜異而擇精則其所見也必不苟此眞多奇者也取是爲詩不求勝乎人而自過人不求合古而自至於古矣余何足以知之聊述其概以質諸沙子

宋价祝詩序

天地閒寒燠風露山水泉石之奇蟲魚之響答弁木之榮隕卩可感於我心者皆可發而爲詩然而境有囂則不能傳之乎意意有窒則不能狀之乎言言有淺則不極之乎象此詩之所以難工也百物萬變日陳吾前春以風照秋以月潔人之所知矣鼓枻之漁父閒關之行子日爲之習以翔嬉而不能言而能言者顧乃困於幽憂塵於鞅掌逐於軼跡而能感物以抒其思者十不得二三然則天賦以能而又假之境與時之勝以發其才豈非世之所甚期而難合者歟睦州宋子价祝來相見於京師其人風神散朗高睨一世出其家庭唱和之吟與入都所遊歷詩示余余受而讀之曰夫幽巖窈谷於人宜三者詩之奧處宜通都大邑於遊宜友朋羣從於人宜三者詩之助區也宋子兼焉甚哉天之所厚於宋子者乎宋子之詩天才軼發意態自然不由雕飾凡有感會耳寓目受觸物成詠要自恣其所及之趣而後止不劌刻於字句不羈縶於聲律此實足上追古人而不僅涉其津涘者宋子行矣嗣將奮盛藻鼓休明爲一代風雅唱於此卜之若乃嚴子之瀨桐君之嶺天下山水幽絕處人所慨歎企慕而未克至者取宋子詩觀之則欣然若往矣

宋淡先詩序

宋子价祝歸嚴陵余既序其詩以贈行其猶子淡仙復來京師出詩示余余讀之曰太原陳留無墜晉年皇甫楊白嗣音唐代今其在宋氏乎余恆怪夫詩之爲道也居都邑者必慕乎寬閒之野寂寞之域而嘯傲焉近巖壑者必之乎通都名區皇居帝室而遊覽焉若是詩固不可無所寄助而獲歟非也詩之爲道難具備矣三百篇中如卷耳草虫阜螽之細物今人所不敢以入詩者古人觸物卽通今讀其詩有不銷骨驚心以爲思致之極者乎固未嘗必取宗廟之崇牙筍簴幽岐之流泉夕陽而後爲工也卽唐人詩所傳浩然清吟太白長句所謂與古人爭勝於毫釐閒者亦不過其率爾自得之語豈非世之所甚期而難合者歟睦州宋子价祝來相見

而當日天都太乙鄂杜五陵之勝非得詩人之作固亦不必傳於今然則山川都邑有藉於詩耳豈詩人反藉於山川都邑哉古人作詩全取意象意象會曰合意象乖曰離又曰性情澄者得之最深如是而已淡仙居嚴陵攬匡壑之奇而又涉吳越齊魯以至京師其爲詩邁往而清雄人無不曰此詩之兩得其助者耶而余獨識宋子之詩性情超者旨特遠旨遠故崢嶸澄泓以益進於古而惜余才弱不足以鳴其詩於人也

馬杏公詩序

詩者思也因乎思之所至揮綽情性坐役萬景剗度幻眇使觀之者去故就新而作者乃獲其所獨造世之爲詩者舍已之心思而掇古人所已言迹已陳矣是徒欲望古人之芬焫而不欲升其奧闚其室者也烏足以言詩古作者亡論已世往往有畸人怪士渴思微吟單辭隻句逈越常觀譬之懸崖之山萬里之流鬱律浩淼則足以出雲雨豐珍貝及舍而之乎幽谿仄徑人跡罕由之地未始不始驩終怡以爲出覩記之外大指歸於有得而已馬子杏公來視其弟章民於京師出詩一卷相示余受編觀之離奇幽怪劇濯一切蓋不屑道常語而好追難狀之景未經之境以爲言夫造物者之有是物也則人之心思即不可以不至焉此杏公之旨歟章民倫亦皆代抱鉛槧彬彬乎世厥家者今天子以君久陪講幄彪煥其學惟君所著聲于朝廷所以重君之意以歸本其先人詒謀之善述在綸章煒煒煌煌

余曰詩未有不以多癖而工者今觀杏公詩中如峯頭猶顧客如寒郊詩路咨經過如清磬二聲石屋孤如客清劍亦澆是非眞負奇癖者不能爲也吾聞馬氏世善詩萬長正則諸兄弟皆篇章勝絶今又得杏公以張其軍馬氏之多奇吾無以盡之矣

左學士念源貽封序 代

惟我 皇上御極之載汪澤中外覃及臣僚於是侍讀學士左君念源晉封祖考洎太夫人夫人咸如秩君之知好暨同館諸友相率稱慶問言于余余乃承命爲辭曰在昔文侯之命曰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江漢之章命召虎也曰召公是似曰自召公命韓奕之美韓侯曰此其備也世師斯意制爲貽封所以動臣子之隱昭朝廷之惠甚鉅典已且古史館之選類承家學太史公紬金匱石室之藏網羅舊聞成一代書爰自其父談掌律記功宗推本先德淵源所漸於以褒大而揄述之者如麻之誌析眾家之指俾遷克紹其傳扶風班氏自班嗣家有賜書好誦老嚴叔皮惟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爰及孟堅蔚爲良史敘傳所載炳如也以及姚察李百藥之倫亦皆代抱鉛槧彬彬乎世厥家者今天子以君久陪講幄彪煥其學惟君所著聲于朝廷所以重君之意以歸本其先人詒謀之善述在綸章煒煒煌煌

可謂盛哉是非稽古之榮而儒林之大願耶雖然君以文章冠冕天下一旦龍輿濮升侍從事　世祖皇帝從容顧問獨潛靜淵泊嘿而好深湛之思既已崇論閎議高視天閒矣然謙謙循循不伐其能則今之寵榮君惟以答君恩揚親德退以弘大業厲匪躬固非同握趫小夫苟矜于累珪疊組譁世取寵耀誇閭里云爾也今君已長銀臺居古門下省爲喉舌納言之任海內其仰以賦政嚴廊一人是毗如鳳凰之騰九閽也天下不羨其搏也而說其儀也如洪鐘之樹崇牙也天下不觖其縣也而瑞其鳴也且頌曰蹈泮之淵靡照車馬鬼律之崗滋長松焉踵是天子之褒庸君以被于親者將以書

雅所述黼黻琱璋玹是疇是錫寧特以龍門扶風父于閒翊君紹衣聲哉若口則諸大夫賁哉垂縫而慶者進矣未有艾也是爲序

張學士繡紫雙親壽序代

聞之千尋之幹不滋培壞是故豫章杞梓累拱連抱蟠鬱輪囷爲萬乘器必在夫崇山大阿巖嵬峻阜而託處焉蓋其本也不厚則無以發夫磊砢俊偉之名材而穹窿懸崖盤薄蓄儲則棟樑之姿遠纚扶疎叢集焉者何則其積者有餘也因以思天地有餘之氣鍾乎人者均乎物德茂者報豐畜勤者穫穰齋則歡盛則餘必至之符矣然獨疑天之所以報殺人者未卽與之其躬而徵

驗之其後何歟古積仁累行之君子恆自以其有餘者倪焉日有孳孳不怠益修迪躬履純之萬物與之邦人信之則天亦以福澤之獨有餘者大丕昌之而莫有已蓋其授之也若需乃其載之也恆全而享之也每大備而極侈易曰積善餘慶詩頌曰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陰符曰天地之道浸不其信哉此固施召之理而道之自然耶余與張君繡紫同館有年得悉太翁太君之爲人也太翁某先生博極墳索行完而操固申申愉愉孝弟醞藉諸儒質行咸自以爲不及太君則如鴻侶德曜宣偶少君其婉娩婦德女史氏所不勝述而尤勉子以學爰啟繡紫弱冠讀中秘書備天子顧問游長講幄行將

居論道密勿之任大展厥施人咸謂二親有德貽云茲某月某日爲太翁弧辰某月某日實太君帨辰諸薦紳大夫偕其門下士奉卮爲壽問言于余余乃先諸大夫言曰繄美哉天之厚斯人乎未有艾也翁與太君方康强進而期頤大耋引年喬松則天有餘日矣繡紫仡秉國均佐天子子元元褒庸日加則君有餘恩矣而日奉二人帡幪膢繩繩振振者承華接武于前則親有餘娛矣萃是三有餘則翁之所積有餘于已而天之獨畀翁以有餘者洵徵應其不爽耶而余更以繡紫之承天與君親者永以介此無窮麻于是諸大夫驩然喜曰善哉祝乎請得長舉斯觴也以爲太翁太君壽

葉州守父某封翁壽序

聞之士束脩於磯巖之下則善其身受爵於朝廊之上則顯其親二者世俗之所耀古今人之所當務而儒行之恒守也然或崖居川漁積德累仁汶汶嘿嘿行於內矣不能聞於外行於家矣不能達於國而且一身脩之子若孫不肯式似之則亡以顯燦令名於無窮至爲人子者屈迹蹙伏終已隱阨不能受　天子命攄材陳力乘障萬里外俾天下知蓬藁甕牖中有磊磊自振拔以稱述其二人之教之善故有學成而名曄期賒而應嗇則人之望於天者不亦亟乎其需於時者不亦難乎說者曰身者實行而遺聲者也親者力勤而亡待於他者

也故曰名爲實賓然而實者聲之梯也力者榮之萃也且未聞實至而天不隨力至而時不偕者故善立身者盡實而必答於天善奉親者畢力而必遇乎時刻中仰谿葉君以篤行聞閭里懋遷廢居由約以豐其禔躬也日以謹其爲人也姁姁以和訓弟若子皆遊膠序爲通儒豈非所謂束脩其身者歟翁之長嗣某久餼於庠行篋仕天室仲子君極以明經入京師與余交最篤去歲銓試第一今奉　新命擢黜中州守驅馳皇途褒寵馳榮此所謂受爵以顯其親者歟仲子別余歸而曰吾親令年七十有二矣思旦夕奉甘膬今王事有程若何余曰子而鬱鬱居環堵中雖親側感也今子被簡書而南

將大厥建監雖遠親憙也且吾子有親庸不欲吾子慷慨卓犖澤施生民受　天子一隅寄哉而且俾剡之人相耀夸以葉氏訓子顯親爲法顧不休乎仲子曰善請歸以子言介吾親之觴余從而書之因以識葉氏之得天而遇時不偶然云

太守吳郡公壽序　代

漢史稱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動霸陵之聽擢廷尉其政績不少概見何哉史敘趙廣漢之在潁川也以其廉絜通敏善鈎距以得事情也敘尹翁歸之在扶風也緩於小弱急於豪強人畏其威嚴盜賊課常爲三輔最也敘韓延壽之治潁川也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令諸生

皮弁俎豆升降揖讓吏民敬畏趨向也敘張敞之治京兆也偷者以赭汙其衣褌袍鼓稀鳴市無偷盜也諸人治行焯焯可紀如此而吳公顧屑屑焉問其所傳者止薦洛陽賈生一事將記載者之軼其事歟抑吳公政理踔絕出諸能吏上而莫可一端名歟抑興學校拔賢雋固爲政者之先務而勿容忽歟我郡侯吳公來蒞我茗廉清濯俗興滯除弊一以古吳興名守爲法懲俗玩骫察一二榮點寘諸典薪去蠹莠孳息良甿茗之氓如疾斯瘉如枯斯蘇如僵斯蘇甫半載農熙於市商熙於廛旅熙於涂載誦且謠言滿於衢有不便者喙不敢萬陰訾陽詡茂矣美矣而公下車所首重者則崇學校一事

夫學校者爲治之根本拔其尤而懦者厲興一善而萬
夫型自古慈惠之師蔑不以此爲亟公之課士也日有
稽月有程褒衣之倫靡然向風進以藝榘以教劘以行
斷斷如也邇來士率溺於呫嗶自公至而黜浮敦雅崇
尚淹通人知古學噫嘻何其盛哉則公之爲政可謂識
所先也已昔子貢之爲信陽宰也夫子語之曰知爲吏
者奉法以利民子路之治蒲也夫子稱之曰溫而斷可
以抑奸然則法以抑奸者儒者之用也公始至而布其
條教發奸擿隱如神下勿能欺事有轇轕剸割立解其
治抵扞罔法者以一儆百時時訪民閭疾苦幽隱延見
諸生父老色溫溫與語必盡其情故其政之行不疾而

速若風至而草仆也是其被服風雅治皆緣本乎儒術
寧區區專屬武鷙矜察繳繞誑耀所長與趙尹韓張之
徒相爲比勢齊等哉　天子加意元元甄羣吏今天下
治行第一釋公疇屬曰有我公漢不得私有吳公矣余
曰寧惟是公以文章名天下誦其詩古文是曹丕之不
得私有質也而梁蕭之不得私有均也豈但治平高吳
公耶茲月八日爲公覽揆辰於是余同年邑博王君啟
口偕僚屬師儒介公之觴而問言於余余言不文勿克
揄述萬一乃若人士德公復崇學校厚意沐公之深愛
公之至爲哀其異績美政作爲歌詩譜爲圖畫以哆揚
其事是又漢吳公之所未有而公之治理誠有以湛人

之思而不自已也夫

洪令聞壽序

洪令聞居武林而與余家爲世昏媾今年秋覽揆五
十姻戚之在茗者相與奉巵上壽而命余侑以辭余乃
進嘅辭曰名與實之儷也質與飾之衡也德與時之膺
也誼與事之植也人所繇意絕體而求者非欲其備亡
遺耶而莫能偕致哲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而卒
之二至而畢至者紛紜輪囷麋集鱗比而勿余壅閼雖
有訾口之人不敢刺非而他以相稱辟之原田是蕪是
藝而秔穫常倍者是其辛勤而報之也恆修則鶩二者
之不得一也葆一者之必兼三也如鼓之有桴擿擂鞳

好德也實立則名附質章則飾麗德滋則時偕誼高則事裕也則君果能葆一以幾於貞固且壽者乎則備者乎是故抱粹苞元而世言熊經鳥伸者詘矣飫和飲醪而世言騎鯉驂鸞者誕矣彼夫車馬而馳酒醴而靡菀濁嘗昏趨以遊嬉哲人內觀守已茹然滔德克堅是以大年僉曰美矣哉子之壽洪君也雖然君家江上余時借朋好縱覽嘯詠其閒見夫怒濤駭瀨之洶涌飛泉赴壑之洞注煙繳朝暮之變態雷霆磕而竹箭激也羣龍灪漓而萬馬蹏奔也君之益脩德以昌業引年也倘有類於是乎則余何足以名之

洛山巖修人遊兩洞庭記跋

奇山大水無文士以評藻之俶詭瓌怪之觀晦而勿宣坐使煙霞失妍而草樹無色然則兩山之待巖子也久矣兩山自衡山元美伯玉後亡述有述者多不王令劳得巖子記之雖然山水與文士交相待者也山寂水湧萃帆浩蕩嘉石異卉磊砢駢連文士不獲此無以發胸中之奇則其有待於山水也固均然吾見荒崖僻隘人跡罕至雖有奇山水亦勿傳則文士之待山水固不若山水之待文士亟也是則東湖之月消夏之霽莫薑之欲其似似不已惑乎於是剃草畚土洗崖斲骨以為是露造物之奇而不知造物之無心於此也久矣今我黨披蒙茸陟嵁巉覼寥廓周遊元始覽觀自然庸知夫似余者志兩山亦久矣其肯有以待我乎不耶

遊玲瓏山記

閏四月二十日巖宗主人約遊玲瓏山余與慎子聖虹魯詹峻伯兄廉服買棹自夾山溯草蕩往焉登岸天雨一瞬四山在微濛空杳中而情競奔矣行里許雨甚衣屨盡濕入隆福寺巖公方丈也小憩啜茗半晌天忽開霽步自寺右山趾古樹森蔚多篁竹有石黝黛而蹲者曰臥雲石躡磴而上怪石參差坡陀桂生其罅亭亭特竦大可拱抱曰桂花崖其下石族崇聚起伏詭狀遙望之體勢溶勃如欲雨雲名曰一片雲也穿竹中數武有潭沸然潭水半濁半清試之暖冷亦異莫可致詰也其外泉漩漩乍大乍小鳴數步一曲曰九曲池復由寺左

者之非眞耶庸知夫眞者之非似耶徒箕踞而醉遨翔而嬉而不且至其所自得者耶是則其心冥然喪物而與造化俱諸子曰然因起援筆記其事

弁山遊記

三月十七日春雨初霽樓上望南北山遠黛如沐遂偕友人同家伯叔爲弁山游出永豐門十里過鳳皇山卽蒼山也又十里過佑聖宮至青龍洞洞有水不可入弁山有六洞此其一也山上白石林立齦牙岑嶪蒼篠轇轕側生被之如髮行里許至玉几山山側問道橋卽入圓證諸寺路也橋下澗曰虎澗澗受諸山水奔迸箭激琮琤遠聞如響哀筑澗內產丹蝦無尾螺相傳仙人潘

爛頭食蝦螺旋吐之卽活此其種也過澗到圓證寺石徑半里許皆松篁駢植翳景蔽日崇翠幽蒨雲煙掩苒羈禽孤雌倚條悲吟劬視疲聽奔嫺心眼近寺門竹色逾密照人面目裾袖皆綠圓證爲千松禪師道場樓閣峻麗寮廡整潔爲吳興第一精藍入飯已出寺寺東徧竹不計其竿與晦但行竹中數步不見寺也行百二十步許聞深深水聲資福寺澗也竹樹蔽忽見遠山數片淡抹雲表郡守吳白雪遊資福詩有行到寺邊寺坐看山外山之句不虛也資福本葉少蘊石林精舍寺後太史峪少蘊墓在焉寺前有兩樹鐵幹脩竦離立如門曰雙樹門佛殿左有泉曰露泉主僧霞公出迓精禪理能

詩與之言謖謖有致烹碧巖雲峯頂茶啜之因述碧巖瀑布之勝訂明日往遊出資福而東至積善寺復返圓證宿破公房須臾月照上方四山皆靜微茫澹淡顯氣迴互清梵踈磬閒發寥泬茫然去離塵垢而與安期羨門遊矣十八日同霞公破公張丈孟山宗仲叔季叔雲文輔周兩叔攜笻往碧巖步自茶山岡陘陘嶮滑劣得容趾援枝捫蘿魚附而上行至石門少休石門者巨石中劃爲門可坐數人上下奇石礧布無倫伍磈砢斐薛其傑者如兕踞虎攫猛夫悍獸之怒莫可逼視更上里許爲騰雲塢每郡欲雨則雲縷縷起塢中瞬息滃渤翕合閃霍旻散而徧雨也塢側有一滴泉一勺耳西望松鬱鬱橫嶺腰者長興龍華寺徑也自塢而上山益高初未至塢遙睇謂是峯巔及造其際復有高嶺夐出天半再上復爾一重更一重也躋此雲霧悉在下矣過金鐘嶺左旋得石磴斗折而下登降巉阻而崖谷愈幽峭羣峰參差可望其峩然體高大者大人峰頂覆孤松者香鑪峰怪石纍成樓閣者曰石樓峭也背有石昂首奮臆東嚮而鶩如鸚鵡曰鸚鵡石行二里許過捨身崖觀珠簾泉泉淅瀝高灑朝日射之彌爲鮮瑩下爲瀑布吼沫崩雪萬馬駛奔白練曳空砰砰終古坐石上誦張曲江天清風雨聞之句徙倚久之崖上有東坡書清空世界四字捫蘚視之尙可識東數武爲碧巖寺寺左有洞

呀然如舊頷張齶曰龍口洞洞中石如舌隆起或云空
谷隆禪師恆跌坐石舌上也寺後峯曰雲峯蒼削嶙峋
上聳霄景繆藤灌木叢蔭深蔚峯勢迴互環周獨餘一
面東瞰太湖坐望湖亭址水波浩淼日景動搖風帆浪
舶隱見樹杪洞庭七十二峯了了可數大小雷山浮湖
面如鼈而小山名一點青者黛螺半抹忽出煙濤空杳
中尤爲詭觀佛殿後兩池泓渟沈黝曰金蓮曰洗鉢中
產龍魚身黑腹丹有光背上鱗隱起爪皆五相傳空禪
師住山時湖中龍來聽法師覺之常約郡守祈雨輒驗
以此池遺龍種焉僧言舊冬有客以竹筒貯之攜去未
過嶺雷雨大作客懼送之資福寺供鉢中俟不見龍洵

神物矣哉寺有不朽木才三尺無枝葉而不朽異僧所
植也有鳥名曰舟楫鳥鳴作欸乃聲它處皆無之食蔬
筍畢隃陘而上復過金鑾嶺嶺弁山絕頂也時足力已
茶雲文叔實勇先登遂升其巔嶺峻特絕東則具區之
東窮窿鄧尉諸山北則陽羨國山西則孝豐餘杭靈巖
天目南遠杭之南北高峯風皇諸山千巒萬岫皆在几
席之下左右拱揖而附弁諸峯崇者倚庳者俛向背迴
複盡態極狀窅冥變幻攄不盈匊於是風飄飄吹裳吾
黨二三人抗聲嘯詠超超舉遒精神飛揚如出天地閒
矣歸與霞公同宿彼公房作雙樹歌贈之十九日晨至
多寶寺松門竹關暑與資福相亞過碧巖僧雪公談頭

八洞三寺七泉澗池六奇石山三珠簾瀑布一而弁山
之勝於是焉窮其所得也不已多歟因援筆記其事示
同游者

弁山游景雯嚮往已久畏其峻選轅未遑也今季春
既望宿雨初霽月色瑩然信步從白蘋紅蓼再入蓮
莊家太史長庚亦未睡遂命酌洗研池上酒酣耳熱
叩以匡廬洞庭之勝并南交山川風物不禁悄怳因
向景雯云吾輩馳情域外往往嘗失鄉土勝地詰旦
曷亦策弁峰之騎乎余欣然從之凡三日始遍歸將
記之漫漶累十餘紙覽者既苦其冗而同遊者尤病
其畧余憮然曰何如且放以待眉山襄陽其人乎而

家太史移書適至則紀游篇已成縮萬象於筆端羅
名勝於片紙上下今昔總攬遐邇足令想望者可當
臥遊而後至者如履故土雖赤壁西園諸作不得專
美於前矣急呼同遊者示之咸鼓掌叫絕而授諸梓
於戲哉蒼幷久爲沈酣聲利者掉頭不顧今讀此
忘之十八娶婦呂婉淑明惠願常言曰妾命不長不能
久事君子家人怪之丙戌呂年二十忽自言今歲當死
輒嗚咽絮語惚恍不可辨一夕語邵曰若毋悲妾旦夕

死而緣固未絕更一世當數歲殤更一世再爲君婦與
若生子若他日舉進士初任距家邇且有徵異遷任宜
亟歸歸詣屏靜處修道數月爾時重遇君矣卽訪妾者
家瀕河乃兩河匯成一河左陰陂第三家妾居也而
門有井其姓則姓詰第三字也妾年且十八而是歲閏
以二月君詰之卽娶我猶及使堂上翁見也翌辰忽沐
浴閉扉以死邵爲悼踰數歲乃更娶辛卯舉於鄉已亥
成進士調遷改益州教授領署棲霞教諭入邑郭恍若
舊曾歷者心異之詰生李宅完眞來謁挾刺入卽遥呼汝
李某耶李驚曰某耄憊不游四方何由見識曰我閱搏
士弟子籍見李可培名恍若曾覩其貌及入謁視之惟

肖故識君爾諸生傳相告語咸詫訝會有言方山水泉
之勝者邵攜具往出郭門眡其逕逾習行里許有學舍
趨迂因問汝家郭外耶曰家三里店邵悄然疑竚良久
頓悟曰我前生固居三里店也時諸生儀役道旁觀者
皆愕眙諦視愷不能語步至店視其門閭皆非是曰當
前俯郭而後望山嶺始得也舍其墟舊有三里店邵
復步訪之漸近曰是矣問隸有古廟乎答亡有數武上
坡忽見頹廟蓋記襄卒時魂過此廟息門外因回睇悲
思家焉像剝落中一神白髭者倘在至店廬舍宛然故
高長者東海家也邵憶歿時有三子一女孫嫁宋今三
子皆殁惟二孫在周覽閭左記舊時遊憩談謔貿遷賃

居諸事甚悉里父老曰高長者故貲尚義信然諾性伉直
族黨有不平事輒据理平之乃已邵詢父老某樹下有
翁髯而頤曩貿布索值會其飲不時予值而諦其容甚
審叟識之乎應曰信城下大石矣在曰繕隍矣鄰之丹
艧何新耶曰燬於火撤而新之耳距三十里山脊有彈
子峴甚嶮峻負薪行惴惴慄慄有諸曰果也語多不具
述邵留數日經紀其家爲二孫議婚以去遠近聞者莫
不嘖嘖歎異焉戊申遷尹吳江二邑二邑兼震澤言也
賦繁催科必事敲朴非其好也不二月謝病歸已酉冬
以事之清源過館陶至一寺甚閑敞壁庋藏經因假館
緡閱灑然了澈若夙誦者匝月遂盡其半客或言今歲

季冬之閏移明年仲春矣邵懼然起曰向者言閏三月豈其期乎自此恆心動不自釋一日策馬過衛河之涯惟二傔從日暝矣過陂陀至人家見井幹倏憶夙約問第三家有女乎曰無也里人咸趨詢告以故愕且笑邵悵然而已一叟指曰距數里有村髣髴此閒墟巷也邵往跡之到門顧無井徵其姓曰蕭徵女之年曰十八告之女父母恚曰是鬼語何恩而公為也不允邵念兩河匯一河惟此為汶衛合流處日乘騎上下清源陶邑問數月無所見誦唐人碧落黃泉之句恆慼欷沾襟歸濟上尋復至清源見映水而廬者門井宛然其家孫姓而女年方十七邵以姓譜獨合貽書太公太公驅車來促

成之而女父母拒甚力太公恚去邵意少怠矣復過館陶道遇向時叟叟揖曰得之矣導以往沿流迤陂門有甃汲者第三家也姓董氏女年十八邵整衣入董翁延坐言曰往妁氏之請數矣而女固不願何圖大君子宿盟不渝若是遂大喜訂婚邵太公聞之卽諏日嘉禮委禽焉時庚戌某月也邵未有子獨念姓譜第三字尚未叶忽閱萬姓統譜譜以韻次一為上平之東二為下平之先而上聲之董則三也邵君之友多為歌詩敘記哆其事而余遇君于大名得聆其詳因略詮次以備覽

丁午湖公世德傳

長邑循蒼弁而北具區之濆瀕而族者以千數丁氏最顯惟丁世植厥德其弗墜益恭以仕以隱聿昌厥緒者午湖公之世為最章云丁余外黨也過其里里父老子弟諷述輒往往道其軼事稱詠之勿衰午湖公諱暘松隱公次子也丁自吳淞徙長邑詳載譜系中至松隱公業乃益拓公生而穎敏讀書目數行下松隱公奇之長益淹贍為諸生祭酒以明經入國學久之謁選得景東別駕慨然曰吾寧以五斗俸易我五湖長哉吾為陶彭澤矣乃優游泉石積文史以自娛終老顧性慷慨好施急人之阨鄉之貧無婚及死不能葬者竭囷藏予之不少吝津之無梁者梁之圮者葺建凡六七所常詣一病者廬其家適賽祠延公飲翌日神附病者曰而客德星也今去勿禍汝矣公聞之乃厚賻其家人以此愈嚴事公故遠近稱仗義亟施予者必首推轂公云公一子諱艮策號近湖近湖公性醖藉強學力行克纘先志初以貢起家蜀藩再遷得判景東午湖公舊理也人皆謂天定焉景東故土司也郡牧土官虛縻而已錢穀政刑皆別駕主之公加意拊循更律以法凜凜俾遵守土氓畏且戴之會歲祲民不能完賦公捐俸二千緡代之輸民咸歡呼曰公活我期歲稔為公償踰年而代輸如數公卽貯金於庫曰我矜我民而代之奚償為留以補歉歲之征其可越二十載公從子震瀾司李滇中以查籍至景東見庫內尚鏽公所捐金凡司李按部至省者輒

加封識衆衆數十道焉震瀾因歎息緘題而去嗟乎雖古循廉何以加茲哉況滇南萬里宦此者琛貝是謀薙獨其民已耳何暇爲民計若此聞公之風能不赧然愧乎公竟以勞瘁卒於官側室黃夫人明敏有識公歿後稽出納鈎圖籍上其事於憲司憲司嘉其義爲發伍符衛之行遂萬里扶櫬而歸聞者咸詡黃母有烈丈夫風云事載邑乘中公正配王夫人比部公杰女也生一子曰敬止字乃文號震濤震濤公幼警慧十五游邑庠下帷攻苦自經史百氏兵農禮樂旁及輿誌稗乘靡不瀏覽貫穿研切其指要遊太學聲益翩翩起時以强記辨博折其同舍生同舍生無以難也近湖公宦滇蜀留侍

王父午湖公午湖公元配臧夫人早世繼配徐相國溥女孫也公朝夕色養得王父母歡亡何近湖公歿於滇素車白旐以喪歸公迎哭蒲伏擗踊哀感行路久之王父母相繼歿母夫人亦歿公哀毀瘠瘠服闋猶孺子泣弗少閒每進甘毳輒嗚咽弗下七曰哀我父母弗逮也酒次遇梨園子弟演古孝子事輒揜袂涕泗被面見者莫能仰視其至性篤孝若此公既應舉不偶絶意干進乃卜築藝圃爲石隱規常躬履晦課田穡種樹事每曰世族子操奇贏權子母以牟利漁民吾弗爲也家代有淸德讀書力本訓子孫足矣以故生計毋絀而益勤於施三黨之戚洎窮交歲贍月給賴以舉火者數十家姊嫁於閔早夭公撫其二孤授室授田宅如己子人有以產市者券入力授其直而時贏之有負責者輒焚其質勿責歿之日里之耆幼及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嗚呼豈非古所傳好行其德者邪公次女歸於臧光也光娶公第六子雲舉公之女於公爲孫倩其習公之世也最詳故敢詮次其焯焯可紀者著於篇

贊曰人之以義市也豈樂名哉天下攘攘皆爲利往而我取舍較然不倦其志寧與醯競錐刀者燿能而比長乎若丁氏三世强善好施處則矧一鄉仕則貨諸民非有所慕倣蓋植之天性然也身歿而名則嘉善積而後彌夫丁公之澤泱泱乎其可量矣哉黃母閻關智周其身以衛所天雖律之古列女其奚愧焉

雙忠遺翰贊 雙忠者楊忠烈逮王少司馬家槓也忠烈上疏及逮時有二札遺司馬司馬爲求救於崔冢宰振峯後司馬殉國難子承軒取其往來札藁裝成冊而以楊公示子絕筆承傳其後觀司馬爲友誼凜慨楊公臨難致命時筆墨淸雅方寸一絲不亂可敬也司馬係維紳與余同年進士示余斯冊因再拜系以贊

日月之蝕熹宗時公爲杜楠撐傾危不柱不楠拉摧之扼公死者陰公成然公豈願萬世名志妥諸陵安蒼生桓桓司馬實公友捐軀死國繼公後不慙先帝二臣有我瞻遺翰穆然欽英風嗟乎二公不死將欲求喬松烏知比干之烈兮王蠋之義塞天地貞海嶽不腐滅與喬松同

楊公書中有倘得倒籍共了學仙之願等語

卓襄野先生墓誌銘

浙有儒淸道經義未融厥施爰儲爰待以昌其學世厥家曰卓襄野先生光與先生之會孫天寅稱同年生遊最驩因以朕屬曰惟子習余之家世宜爲銘光不敢辭因讀其狀獻欲喟曰先生之不用於世豈非斯世之不幸哉然以先生之績學純行湛深善著書雖不用於世而世之人誦其書想見其爲人而其子孫益繼不墮於今五世爲閭人人稱其家學如漢崔駰家行如唐柳公綽則先生之表見於世者其超軼世人何等也先生姓卓氏諱樸字襄野晚號大齋大皆稱大齋先生初諱顯卿字寓庸卓之先瑞安人明靖難時忠貞公敬以不屈死弟敦三徙仁和塘棲里先生六世祖也會大父壽齋公澄大父西谿公廷俊父贈光祿寺典簿見齋公賢母贈孺人朱氏所生母賈氏見齋公子六人先生行居五伯兄學錄文卿薦賢書仲兄光祿明卿能詩結客著聲公卿聞先生從諸兄後自淬勵卒以學名其家蓋卓自敬以忠貞著泊中葉以隱德聞至先生兄弟乃以學業顯云先生生五歲辨章句十三而孤孝友端順疑疑如成人人咸器之垂髫遊鄉校爲藝有聲稍長閱伊洛遺書歎曰爲學豈徒咕嗶乎將求我心性耳淸溪許敬庵先生講道東南時方嚮艮知之學嚮和影隨爲寂爲禪寖以失眞許先生疾之標立敬之旨以紹考亭學先生心契詣洽每從之遊刻意問辨從容潛玩盡得其傳微辭奧義多所詮解其時高景逸黃貞父葛水鑑諸公爭引重謂爲理學正宗於是東南士翕然競尊事先生矣世方尙駢麗雕刻之學聲習淆染先生爲文獨質直自率根本六經人爭師之當時風尙爲之一變歲萬厤癸丑詔求經行之士先生首應詔舉貢於是徵書頻至先生慨然曰士君子得志行道當匡利天下不則廓節矢行著書而已仕非吾期也遂不就而專意述作焉慇經說之不明諸家專門之放

紛也作寓庸書意若干卷六經訓註若干卷而其說詩也尤精粹云慇俗儒之紕陋制度名物之不詳也作海錄碎事若干卷慇居家儀節之鮮備也作家禮纂要若干卷慇譜學之不講睦友之罕愷也作卓氏家譜若干卷其尤切要可誦法者則在負劒日箋一書箋曰學修曰父母曰子婦曰臣義曰夫綱曰婦順曰昆弟曰宗黨曰師友曰馭下每箋又分數則數以古義參以識斷証以近事有體有要明悉具備識者謂遠過顏氏家訓趙氏日警諸書云蓋先生自幼至艾足不窺戶好書若嗜慾無風雨燠寒之閒故其著作之多如此嗚呼可謂盛矣時先生長子左車發之才識騰踔一世遊燕臺稜陵

聲藉甚次子恭先以文受知學使者爲婁東虞山諸公所重長孫人月復以驚才奧學名聞海內淵源所自天下益仰先生如喬松大嶽焉未幾人月早夭又二年左車卒先生亦老且病矣惟課子恭先孚先及曾孫天寅自娛每曰我少時有志天下及發之人月負才軼衆謂取通顯如射隼今已矣要當作千古純儒勗若罔墜予緒耳先生之心蓋已鬱鬱不自得矣無何感疾卒年七十有四先生性醖謹和易少孤奉賈孺人以孝事諸兄以敬待母弟順卿友愛篤至育甥女之孤者字之先於己女與人交譸如也始終不二其接後學也導掖尤勤即之固溫如也燕居淵嘿則其檢身也惟謹慷慨周急三黨之婚嫁葬薶皆賴之歲祲輒煮糜賑飢常因旱齋戒步禱旬日大雨里人咸稱德感云生平儲書最富自經史諸子百家文集旁採二氏以及醫藥卜筮堪輿諸書無不畢備顏其樓曰萬卷獨處其中上下古今覃思搜研縱橫貫串以至評騭名畫摹搨法書無不曲盡精到人所不逮其洵古之所謂有德有言者歟曾孫天寅既傳其經術以斯道自任元孫口口善爲文駸駸譽日隆故今能世其學者惟卓氏而尚以先生之潛德勿耀勿及身而見用於世爲斯世惜也先生生隆慶己巳二月二十日卒崇禎壬午十月十二日孺人沈氏名廣音字觀世副姜氏名靈護字紉蘭皆婉娩有女德相夫刑家可謂儀法沈孺人享年四十有七卒萬厤丙辰八月十九日姜孺人享年六十有二卒順治丁酉八月十九日子二長發之太學生沈出娶大中丞清遠洪公女先先生四年卒次恭先府庠生姜出娶州守玉岑沈公女孚先姜出娶大司馬昭仝閔公子文學伯齡閔公女繼娶文學口葉公女長瑗適吳孟璘即女甥范也次之尹姜出適沈弘道孫七人月乙亥拔貢發之出娶侍郎白石蔡公孫鴻臚嗣服蔡公女繼娶封奉政大夫習仲丁公女先先生六年卒人華發之出娶副憲鹿門茅公孫女繼娶口口石公女人日發之出娶通守養湣王公女人芬發之出娶茂芳杜公女人標孚先出娶君玉訾公女人宗孚先出聘文學沚蘩王公女人采孚先出未聘孫女十長適宋成龍次字沈口口次字陳口口三女未字俱孚先出次長字姚口口三女未字俱孚先出會孫二天寅甲午拔貢人月出娶太學余常吳公女繼娶文學重明張公女長庚邑庠生人月出娶文學鄰貞張公女會孫女三長適庠生沈維垣人月出次適金陵張口口次適庠生張庭旒人日出元孫二允城邑庠生允基俱天寅出元孫女一向擇葬沈孺人德清陳大公圩今兩孺人合葬於皐亭掌山之原謹作銘曰

維先生道大醖紹絕學犖犖羣經宜舊蓊陟彤廷遊石渠

譽龍文放厥辭振郁芬比苞羽搏九旻嚎臼首斬其升
命之躓世遂屯名不涅行不辱抱遺編守空谷子與孫
載嘉聞絜所得與世贏德則世學亦世其誦法邈世世
徵言闡賾義彰揚藹葩久逌芳幽壤卜永純嘏闕斯文
皐亭野我作銘昭來者

公祭胡菊潭相國文

於惟先生井絡降神旁蒐墳索獵精天人既昌厥辭爰
掌內制覃思彪發蘊德清晬粵惟 先皇治定制禮大
宗奉禋折旋圜萬斡棄丹黃刊節貢施石渠羣儒草具
眾僕屬公是正俾采而行莘莘俎豆禋宗告成遂諧大
鈞惟宇斯礎論道密勿百揆式敘商鼎調和虞廷呼咈

直大而方致君康物蘱穢濯氣照沫仁恩辟彼亭毒潤
物不言尋古名相元公其倫世之儒者是謂大醅疏傅
引年溫公居洛忽焉不弔圮榱頹嶽嗚呼典型既杳既
遐溟涬之區列星辰耶維公之業磊磊特偉皐益望卨
詩書所載維公之文睨雄頻固海出珠貝庭訇韶濩舉
世毗之文世師之公之全歸殆無憾而嗚呼先生遺徽
在矚汶江之濱汾水之曲裴徊寓公疇謂不旋悠悠者
天曷靳其延走儐陳詞躑躅涕泣靈兮蜷留鑒此中誠
嗚呼哀哉尚饗

公祭胡館師文

宋玉哀師沅湘淚涌桓伊愴舊西州興慟古既有然今
能無痛芝焚谷泣松崩山洶野喟吪鸞朝悲折棟悠悠
蒼天所寶非琛庭弛大鏞廡闕連城善宜永祐竟亡徵
邪大造沄沄果誰云邪逝者魂氣在者名邪顏冉所羨
寧籛彭邪惟公之生嶷嶷偉器山角殊祥淵庭表異幼
服所耽古文奇字孔壁周冢玉版金匱盤盂諸書九流
百氏渾渾纚纚淹貫總制藝圃難窺學海莫際弱冠擢
藻致身天廷橐筆禁闥高步儒林先皇仄席寤思民英
既擇乃歎援公大鈞朝章邦憲禮樂郊禋咸屬手定次
第告成開練庶務通達國經哲由神鑒幾研默形蓍穢
削亂濊階平幽隱涵濡闇曾光明帝曰往哉陪朕不
逮惟公曰俞勉予敢懈振躅后牧吐詞謨雅泰山一雲

徧雨天下比屝殊榮禮無右者明良千載曩冊所尚貞
觀房魏越禩靡爽沖人踐阼眷予甘盤陟公少宰尹正
庶官毛玠清公山濤朗識九品仰鏡百揆齊稷三館譽
髦雲合響臻諸生濟濟夫子循循教思溫藹模楷人倫
如醽洪河以溉禾畹如臨龍門以培桐根文章道術是
范是型緬彼國楨祉綏宜厚永綏赤鳳羽翼長享黃耇遽悲
薤露旋輟春臼芙蓉虛主南箕贐宿上帝召公絳節左
右穆穆先皇驂鸞以翔羽幢繽紛蜺旌飛颺徘徊神霄
我公在旁嗚呼哀哉精靈長閟芳訊日遐邈鐘誰撫邈
矣伯牙雲亭永閟傷矣侯芭淚凝拱木淒感哀笳坎北
之閒焉生萬億不材天年不知凡幾云何偉人驟蛻以

死嗚呼我公今其已矣不竭者流不移者峙不朽者文不刊者史神理緜緜獨賴有此某等久奉人師彌悲哲萎曷雪掩路烈風淒軌妖鵬有期歸鶴何載屬在有識罔不歔欷況門下士晨夕瞻依晏晏曷仰倀倀奚歸魂兮來只蜷留中堂浥絮束芻蘭酹椒漿飄然遐征雲師儛裝還從所居溟涬之鄉尚饗

祭劉戶部太夫人文 代

嗚呼曩冊所傳惟女若士嗥撫藐諸貞操自樹既孳既扶以昌厥祀寖寖泰山潺潺渭水粵瞻賢母式彰彤史惟母之生婉娩溫睟淑愼爾止織紝紛蜺既相夫子蘋蘩中饋室家靜好壺閫和愉與爾偕隱言挽之車云何不弔遽喪所天浦哀淚竹山嚮啼猿孤雌獨跱黃鵠北南謂松始蘗霰雪虐焉匪伊虐之其蒔乃堅誓不欲生謂君有子不亢君宗君目猶視有子而材君卽不死衾襚虞祔襄事虔只拊斯弱稚拾踊以起形單影隻餅罄罍恥辦洸佐殽母粗子旨籌火課經子哦母泗矢報地下有死無二疑疑令嗣翰藻泉涌裒然舉首遂荷天寵珊瑚結緣帝室所重出牧於汝復尹於荊母曰勉旃勿忝所生先子之願今始一伸曰敬受敎致身澤民歌詈滿閭時和政淸璽書嘉勞華省彰纓珈笄象服是疊是仿當其隱約集蓼茄苦惟鄉之人曰烈哉母鞠窮閔凶克持門戶洎乎通顯赤縪丹組惟邦之人曰哲哉母既

婉娩以肅莊既緯繢於幽貞兮紛佩帨之信芳繡杜蘅以爲羣兮搴蘅若以爲裳雜瓊瑰與夜光兮茂崇蘭於中唐相夫子之卓犖兮鳳翥奮以高翔早珥筆乎金鑾兮拂珂響於天閶晉密勿而熙載兮翼皇圖以贊襄荷恩數之重褒兮洊榮施而焜煌襲阿錫之綷縩兮粲袿褵之翩飄抗鳴珮之鬱鬱兮采照爛以流光謇履榮而思約兮惟休聞其日彰奉蘋藻而明順兮虔盥饋以恪將流靜琴於雞鳴兮札新柽於流黃惟女宗之式範兮亦既備而難詳宜統佑以修齡兮折若華而爲粻奚司命其不喇兮淑靈奄以云亡遽蕙摧而蘭化兮覩蒼昊之茫茫繄安仁之悼逝兮悽鬱挹以徊徨痛遺挂之在

壁兮撫絶編於巾箱瞻紈袖之虛設兮茵幬縣乎空房
雪靡靡以霑襟兮風泠泠以慘愴嗟重扃茲永閉兮晼
墜暉乎金缸俄徽訊之既闋兮令問遠而彌長某等望
靈輴而潛泗兮悲白旐之飄揚緬鍾郝之家法兮記彤
管而勿忘奠生芻而敷詞兮庶來格乎椒蘭

吳太史遺稿一卷吳光長庚撰長庚歸安人順治辛丑
進士第三人授編修康熙三年充冊封安南正使有使
交集已校刊遺稿僅三十五篇皆通籍以後所作蓋非
其全稿也尙論文章體制隨世運轉移樂記曰聲音之
道與政通夫言者心之聲也作者所感不同文之聲貌
亦隨之而異今人讀六月民勞以下諸詩必不如讀天
保卷阿之愉快可知也治世之文其詞宏博而瑰麗其
聲從容而安雅如笙鐘大鏞相應於頌祉之堂也長庚
生際隆盛以文字結　主知入則簪豪視草出則乘軺
專對宜其文如玉磬調而球鏘鳴也與明末諸子鬱伊
善感者異矣豈非聖人出而百志貞文章亦隨感而變
歟是稿未經付梓其裔孫漁川觀察永出其令弟我村
別駕手鈔本見示因爲校刊非徒爲文獻之徵亦以見
一時文章風會焉壬戌重九節吳興劉承幹跋

一儒參苓

偶存草序

貴池吳予班爲櫻山先生哲嗣漸摩家訓自幼工文章尚氣節而自傷多難爲汗漫之游足跡幾徧天下所交盡嶽嶽磊落之士相與寄慨艱虞敘述鉤黨輒欷歔泣下作爲詩文以自寫其慘淡無憀之況而總括其集曰偶存草嗟乎夫既作之而又何必出於偶哉蓋自余來令貴池簿領之暇即留意是邦文獻而於吳氏家集及子班所著述之文莫不搜覽殆盡獨於是冊則重慨其人與其遇焉何以慨其人與其遇也蓋推子班論古之才慷慨而陳當世之務宜其膺薦辟爲史官以仰佐

聖天子文明之治而乃窮愁奔走以老也豈非有大不得已於中者乎即其所著述感歎悽惻沈鬱悲涼不妨盡出以問世俾讀者爽然一快其心目顧乃逸之多而存之偶又豈得已而爲是哉於是撫卷三歎爲之序而歸之己丑季夏月秋浦令王鈞亦陶氏題

偶存草序

偶存草目錄

序
逸民心略序
南都紀略序
浪遊自序
舊詩序
吳嵩三補遺詩序
李男蛾詩序
和梅花百韻詩序
又轉弟遺詩序
記
思雲齋記
赤壁記
引
追家先大人烈公九十初度引附歷氣培歌
解
哭哭解
笑笑解
論
管鮑交情論
劉先主論
介之推論
賦
大哭賦從縣志補文二篇
小哭賦
弔西楚霸王賦以下十二首文缺從偶存詩賦目錄補錄以存其目

悼福正平賦
思漢高帝賦
士失志賦
自悼賦
長舅和尚賦
遊玉石洞賦
掌樸賦
憫春賦
金陵八代懷古賦
慘慘賦
黃鶴樓賦

偶存草目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三

偶存草目錄終

偶存草

貴池吳孟堅子班

逸民心略序

余少遭孤苦有志四方及壯歷游秦齊燕趙梁晉之郊吳楚閩粵江漢之地足跡幾徧天下遇賢豪長者奇傑豪邁之士恐竭志訂爲心交見先友氣節足貫星日不可泯沒者略紀其心志以誌心史之意如顧子方陳定生沈耕岩梅惠連張芭山劉存宗沈崑銅閻古古黃宗羲諸先生共九人高風勁節或爲洛邑之頑民或作西臺之痛哭或亦慕義身死未得明目張膽與天下共見然其激烈悲涼之狀有不敢言不忍言者予故錄其梗概苦心各作一傳使後世知諸君子留天地之正氣雖不能如先子慷慨捐軀巢覆卵危而其心亦良苦矣後附高士吳嵩三湯嵓夫先舅父李敬仲三人其處心積慮井井千載下想見其氣志而爲之扼腕嗟乎此皆處子時之無可如何有不得已于中者特詳其品節而論定焉是余之志也夫是余之罪也夫

南都紀略序

哭哭子曰憶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從古未有之慘禍若非吳橋范公十餘人以身殉難則舉國盡同犬豕矣當時仕都門者以寵利爲念致禍烈宗杜毒徧中原目擊君死社稷俱不能以死報國反喪心蒙面或臣賊或逃匿或爲賊囚辱拷掠或受賊職種種悖逆罪不容誅及福王監國草創南都又不能討逆闖李自成滔天之罪惡以雪先帝在天之深痛南渡諸臣之罪又將安逃況弘光以得位爲利諸臣以定策爲功宮保卿貳遂有斗量之誚矣上下昏庸偷安半載沈淪國祚可勝痛哉嚮使能引用正人勵志恢勦猶可支持東南半

壁惜終爲馬阮朋奸翻逆案驅正類殺賢士闢官餉蠹惑君心曰縱奢淫忘國大仇此社稷之所以終亡先帝之仇亦終不能報即列聖之仇亦終不能復百世後追溯明季所以亡之故能不爲之悲慨而齒齒痛憾於諸臣誤國之罪也歟余先子昔大痛先朝以一旅之師捐身殉節破家後即所藏書籍盡遂兵燹適於表兄李家得鄭玄岳大冢宰所藏甲申南中數月邸鈔亦散落不全因略紀其姓氏事實存什一於千百或可備他日史家一覽嗚呼甲申三月以前不敢書也甲申八月以後不足書不忍書也然亦略載其事於後卷以存其意耳觀此可以知明時郭正之分併可見明季亡國之由來矣悲夫

浪游自序

記乙酉歲先子殉難余甫十齡罹家國之變零丁流離莫能

殫述雖兒童在患難時輒有四方之志及弱冠痛遭家不造感憤悲悼莫可如何遂扁舟南下過蕪陰沈崑銅先生牆子登赭山高處竟日言弘光南渡馬阮朋奸致半壁不守諸事望鍾山雲霞眺長江波頹共賦詩以記之尋走義興弔父執陳定生先生歸客金陵途過陳子其年相向痛哭拜子地語予先世交誼偕子游玄武湖雞鳴山孝陵等處因得交天下士此余游之始也嗟乎余游豈得已哉是歲在丁酉也從茲則無歲不游游輒有詩或有日記亦皆紀以卷卷紀以年年所游之地所交之人所見所聞或紀以詩或誌之心或痛哭流涕莫可告語人者余之游豈得已哉今歲辛酉秋客淮陰復走匡山拜張芭山先生墓歸偶憶從前之游足跡幾半天下于天見日月星辰風雨災祥之各異于地見鳥獸草木土物遠近城郭人民今昔之不同于山見中嵩衡嶽泰岱九嶷

之高于水見江海河漢並百川之流于人見賢豪長者文章鉅公俊傑隱逸以及黃冠緇衣術數之類于詩書禮樂見孔孟之故里及故家巨族所藏唐宋圖書實物并閱廿一史是志願亦可畢矣顧此心終有所悲痛而子游之志猶有所不能自已者則何也余不自知其何心矣雖然當南登祝融峰感伏波山下觀標銅柱之蹟每爲太息觀荊襄用武之地三過臥龍岡前想像武侯之功烈今復得見其人乎汎洞庭而弔帝子吟湘澤而悲孤忠登黃鶴樓賦鸚鵡洲游岳陽眺赤壁懷古悲今不勝感慨繫之且西抵潼關客洛陽歷北邙虎牢官渡經太行孟諸漳河衛水之閒思古英雄百戰之墟往往憑弔歌慷留連者且久也及東游海岱涉青齊而慨伯烈北游趙魏渡易水走燕臺哀故國而歌禾黍悲怨之情若與古人並出者抑又何哉嗟乎余游非得已也凡五游于楚再

游于洪江七游于梁豫三游于齊魯宋衛之郊復游于燕秦而大江南北十四郡則徧歷之矣余之游又將何以終焉余將擬由百粵指西蜀策杖峨嵋絕頂長嘯悲歌呼天自問以抒余生平悲憤深情是則余之志也夫嗟乎余游豈得已哉是歲甲戌夏游閩浙歸杜門匿影自序于一草亭

舊語序

舊語何爲而作也語何爲而舊也語既舊又何爲而語也吳子生也晚不見古人不見先輩或聞先輩古人一言一行而語之語不亦舊乎即當世之事一瞬即化亦復語之是同乎舊矣舊者新之端也語不新必不可舊語不舊必不能新語豈有終遺于舊哉聞斯語而反舊爲新行斯語而推新復舊則人事可以正而天時地勢可以知矣夫天猶是舊也倏而風雨雷霆倏而雲霞煥發舊不復新乎日月猶是舊也或陰

晦沈黯或精光炳燿舊不復新乎山川猶是舊也忽焉煙霧薰屯忽焉波濤萬狀舊不復新乎綱常猶是舊也而忠孝節烈仁義道德代不乏人舊不復新乎天與日月山川綱常同乎舊爾同乎舊而新爾是語亦同乎天與日月山川綱常之新而舊舊而新可爾此舊語之所以作而語之所以舊當不終遺于舊者也

吳嵩三補遺詩序

丈夫生而具智勇負才略不獲建偉績樹奇勳與日月爭光而徒抱膝窮廬賦詩歌以見志此亦士之大不幸也情足悲矣然處非其時大地荒涼山川削色于寥廓中發雷電之光擊金石之響燦燿于當世不致蕪穢寂滅使人心世道尚未盡泯是又豈非不幸中之大幸也哉吾友嵩三奇士也生淮陰之鄉抱留侯之志氣節自命悲歌慷慨有不可一世之概

予熟嵩三名已十年于斯今冬訂交淮陰市上一見莫逆何啻高漸離與荊卿哭笑燕市時衆爲駭異一日出補遺詩見示予讀之留連感歎泣數行下知不徒作意深矣如哭石城昆陵諸篇則弔忠之遺恨也項廟韓侯釣臺諸篇則懷古之遺痛也聖廟諸篇則寄西方之遺思也石鼓大鐘諸篇則寓興廢之遺悲也哀壯士則田橫島上之遺憤也音節淒涼志氣骯髒纏綿悱惻不減離騷嘹嚦噫于雲霄充溢于江河無往而非氣之所發又無往而非志之所在是可知嵩三之詩矣並可知嵩三之人矣抑謂嵩三爲留侯後身可也即謂古留侯至今存可也嵩三嵩三又何有于幸不幸焉嗟夫

李男蛾詩序

池郡以濬源李氏文章科事爲巨族予家自高曾祖至兒子輩六世于李氏皆有渭陽誼先子祭外祖首川公文與諸舅父書詳見至誼男蛾爲吾大舅氏孝廉公冢君堅之中表長兄心師有年予十歲同患難壯慕其氣志不獨稱知己莫逆忘年兄弟之情也然負異才有推倒一世豪傑之概未弱冠輒冠軍爲博士弟子員年十九從戎于先子如文文山之杜架閣九死一生流離支持復有痛哭西臺遺聲昔鄭玄岳太宰寄其手書有曰足下從樸山已見大志未可以成敗論英雄然已不朽此可知男蛾之人矣男蛾遭時不偶不得竟其志唯閉門著述素留心東林往事集枕谿亭一書有關于載他如藏山集慨世也問字詩仰止嶧桐徵君也鍾山況歎二集悼神京赴友難也晉陽詩訪友也蓮花池詩痛先業也寓山詩寄志也樵吟則放懷于天地也其自號爲酒人者或如李白之睥睨當世豪放不羈或擬陶潛自匿漉酒柴桑讀其集可以知其志並知其人矣予久焚筆硯何敢序男蛾之集

因患難至情知男蛾之深故略述其大概使天下知男蛾爲江東人傑豈獨以其祖父之人文科名推重于吾池耶又豈得謂男蛾之詩傳而詩足以盡男蛾耶

和梅花百韻詩序

仲冬歸自江城借劉子王孫散書一卷讀之爲明季周履靖和馮海粟梅花百韻篇也馮生元時以清節自尚其賦梅花百種獨矜心期今古罕匹周復取而和之好尚則一夫以兩君生不同時數百年如一轍其意蓋別有所寄耳余不揣鄙俚和其所和不能如彼之所爲和亦自成其和是即和其所和也嗟乎世淪臭穢誰挹清芬梅花有知其亦許吾爲同調否雖然兩君皆隱君于知當見賞于梅余則流離放廢恐見憎于梅之不免矣梅乎梅乎其亦知余之心也歟詩成百首故漫序之

又韓弟遺詩序

此吾弟又韓遺詩也歲乙酉遭家國之難余甫九齡走匿于新安弟八齡逃峽川依嶧桐劉徵君處教之音韻稍能詩未嘗不歎其才之高而命之寒也越二載禍端稍息衣食缺然寓毋乾乾涕泣訓誨余兄弟零丁孤苦同受業于子相兄師兩窗雪榻無一刻離其賦性寧靜好學嗜古不與俗人交意恬如也詩益工不幸卒于癸巳年僅十七嗚呼慘矣天何奪吾弟之速耶余能不仰天以自悲也耶偶手觸遺詩悵心酸不忍誦即誦之淚漬紙痕不忍竟丙申郡邸晤仙源邵子漆夫出遺詩共觀淚痕猶在邵子亦爲我痛久門內良友慨然作序丁酉游金陵謁先友張芑山先生亦爲我痛又嘆負才早殀又序之嗟夫回憶匿峽川時患難情狀蹉跎十載地老天荒傷心永日不禁泫然今捐衣食費付之棗梨蓋以謝二

先生序之意抑以痛吾弟遭時之不辰也已矣嗚呼天之生斯才也斯命也而竟若是也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思雲齋記

余先君昔構暫園著書其中自乙酉殉節後園廬蕩爲灰燼狐貍晝號敗壁悲風心傷久之西隅僅賸孤亭襄者沈耕岩徵君過哭拜先子墓所署曰一草亭袁州張芑山先生繼至來弔爲之記羅浮姚六康明府復記之而題詠之什幾千百首往往爲之愾慨余滅衣食資復構一椽于西北角與亭相峙命兒攜孫讀書于中名之曰思雲齋示不忘乎先也昔人望雲而余思雲者何也余不幸先君早背不獲親承嚴訓朝夕痛心極目四顧風木悽愴此雲之所以思也先君著書千百餘卷藏書又數千萬卷盡逐兵燹余既不能讀父書又不獲見藏書皇皇焉惴惴焉曰涕泗而滋無以自慰此雲之所

赤壁記

丁卯冬十一月余游楚泊舟祭風臺游赤壁謁武侯祠讀碑碣眺山川蒼鬱客淚沾衣爲徘徊慷慨久之因歎曹操昔破荆州雄師八十餘萬規取江東非先主井武侯智力禦之孫氏其不爲虜也幾希矣即陳壽作三國志怨武侯不爲蜀表章勳業人材然卒不敢掩武侯赤壁之功如本傳云武侯語權曰非劉豫州莫與敵又權本傳遣魯肅迎先主于當陽長坂後遣周瑜以水師三萬助戰當是時先主雖破敗之餘其分屯將士尚存八萬餘軍而武侯獨運智力于其間以成大勳并全江東則似權得成鼎足之勢者實武侯之力也後世浪傳赤壁鏖戰歸于孫氏周瑜豈不大謬千載哉赤壁踞臺之左江之東距嘉魚百有餘里視東坡所游之赤壁在黄州相去又五百里矣舟中呵凍記

追壽先大人文烈公九十初度引

昔人云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豈無謂哉以其名也以其節也余先子當明季盛時以文章氣節高天下生牛耳壇坫南北悉奉指南不得志以行其道而徒以布衣立言志存家國迨甲申板蕩龍去鼎湖先子獨以一旅之師盡節于江上功即不成而天下爲共悲其志矣袁州張芑山先生昔序先集在先子殉節之七年前有曰人文似陳龍川不幸膺禍患宜

訃順睢陽平原間雖芑山先生能知人夫豈非先子自決之有素郛劉存宗先生輓詩有曰石灰沖裏文山骨是可知先子死事矣憶先子名盛海內年甫在三十聞及捐軀之年則僅五十有二耳先子之報國先子之志也其見背時不孝堅甫十齡煢煢孤苦奔走流離亡弟稚圭又復早夭家道中衰弓冶幾墜遺篇鐵函大節未彰此不孝堅之所以日夕撫膺心傷而泣血者也憶明年重九後二日使先子而在當九十初度更爲悲慟追壽之思夫何容已因又慨古今人多生榮其親顯其親以及養其親者堅皆不得焉且未遽獲以述其事而徒欲追壽於九原之下嗚呼誠足悲矣幸值

盛朝寬忌諱之恩史館彰特書之典天下咸謂先子節比文山文婉屈宋是先子之名節爲不朽也敢求四方先生長者悼先子之往事憐不孝之愚衷見錫鴻篇以壽先子俾得藉光如日星河嶽之在天地間即謂先子爲日星河嶽之長存天地又皆仁人之言有以爲之可也即謂仁人之言亦如日星河嶽之並存天地可也時壬戌冬十二月大寒日

附壓氣培歌 係秋浦橫山內

壓氣培前奔萬石陰雲莽莽黑霧塞水號風怒激沙飛彷彿旌旗雷電掣我父軍聲墮此間星日無光天欲折我母頸雁刃痕七身投層崖腦迸裂我妹三齡棄路死百口家人一無得前山溪下血猶腥將士同時皆義烈煙颺玉碎三十秋天地迄今爲慘惻腸斷紆迴忍追憶千載空坑堪並說

哭哭解

有哭哭子者哭無聲無音無形而終不知其所以哭或問之曰子向者笑笑而哭哭而大哭繼以小哭吾既覩子笑哭之文與賦矣而今哭哭者何哭哭子曰余哭也余亦不知其所以哭而哭其所哭者何而人未知其所以哭未知其所以哭所哭而哭不自哭待我而後哭哭其所哭非人之所爲哭是哭所不哭而哭其所哭則甚于所哭矣是哭也其呼天而號乎其搶地而泣乎其號泣繼以泪盡而血乎是猶夫人之哭而非所謂哭哭也哭哭者哭于心而無聲哭子口而無音哭子目而無形不見其哭而哭不聞其哭而哭不知其所以哭而哭其哭哭其所哭而笑笑而哭或小哭或大哭無之而不哭所哭然終不知其所以哭是所爲哭哭者

笑笑說

笑者何有非禮者之可笑也笑笑者何笑其非禮者固可笑以非禮者笑非禮是笑其所笑亦猶然其自笑也自笑其所笑也天下之非禮者衆矣可勝笑哉天下之可笑者亦衆矣獨非禮哉是猶有甚于非禮者之可哭也余聞之古今之通弊也故又往往昧子其中略根本而重小節亦足爲若弗聞也者是彼以非禮者之可笑其所笑者轉而哭其所哭也嗟乎

管鮑交情論

天下有害于禮者而猶謂之義有殘子義者而猶謂之情此歎矣夫人之于友以勢利交者淺以道義交者深或有名爲道義而實則勢利一言交道輒極口管鮑若無有過于此者而吾謂管鮑亦猶然勢利之交也何也蓋仲貧賤時感鮑子分金之誼不聞鮑子爲之立名也然既能以金分人則誠所謂有力者何以不使仲早得志于齊也即仲亦第以鮑子知我貧爲言耳此不過利其金藉其勢欲以相成者遂可謂交

情之極至乎當無知之弒襄公也叔牙奉小白夷吾召忽奉子糾各事其君以圖復國然二子平時既稱密友豈不志同而心合者乃各奉一主以自異何歟迨桓公入齊而使魯殺子糾此必叔牙之所使也叔牙安得不知夷吾之所奉者乎可知矣即或有糾而忍使人弒我所稱密友之主要其心不可知矣即或有可爲辭者安問耶獨于糾死而召忽致命仲請囚自寃而鮑子舉之爲相則俾仲忘若君而事若讐是陷友于不忠其自處亦不友矣且古人之所爲友者善必勸過必規朔當君臣朋友之際乎故仲宜以死自誓則不得重友言而棄君恩鮑子亦當全仲志以成仁始可無負于友幷可使交之無負于君夫如是則無慚于友誼矣乃反舉以仕齊爲友誼之隆其于道義不大相背謬乎吾故謂鮑子之交勢利也非義也害理也非道也忍心負友莫此爲甚至仲佐齊以霸是仲之自立其功又非所論于管鮑之交也

張芑山先生曰論古人不得不刻論古人之賢者尤不得不刻推其至隱使無躲避處此論識超千古膽大如天真不爲古人所欺也

劉先主論

先主當三國時歷艱危伸大義繼漢祚拒吳魏非孔明之識量才節以輔之先主詎能鼎足西蜀郤當孔明初出隆中即謂荆州爲用武之地霸業所基及既定巴蜀則荆州尤爲咽喉安可忽視也乃獨使雲長一人據之而無老成特智慮與共守致有孫權之襲咎安歸乎夫雲長之驕視士大夫若無一可同事者素知之則曷不別命將如費禕子龍輩出而參酌也其囚于禁降曹仁威震華夏時或亦出一軍以爲救援則吳魏必怖懼而荆州猶不至于失何深據蜀中不爲遠慮

乎則漢之不能長驅以大行其志者荆州失也荆州失而漢卒無由統一中原矣及東征又不預爲籌度致陸遜所敗無能成大舉徒抑鬱託孤于孔明亦無及矣此吾所以深致惜于先主也後主庸闇不能復振非武侯以戰爲守漢亦何能自立哉

黃俞邰曰孔北海才高而難于持論吾友于班妙年如此議論亦古人所不及

介之推論

介之推忍人也當文公賞從亡諸臣祿未及推推卒不言偕母隱以死人稱其廉節忠孝而吾謂其不然文之亡也非諸臣無以存身及其返也非諸臣無以得國此雖天也而人未嘗無力推則言二三子貪天功爲己力下義罪而上賞姦其誣君毀友出于怨激是可謂忠乎況同爲從亡之臣而爲矯

君之語其自處亦無地向之所以從亡者意亦欲冀文公得國以顯親耳不然胡爲乎從也文公偶一忘之推遂隱忍不言強其母以隱死而母之心亦所不足且母始使求之繼欲使知之其不欲隱之情可知而推背母命以立異非母隱死也是推死其母也此不孝之大者且曰既出怨言不更食其食此其冀祿之心已曉然矣不幸未得其祿而假成矯廉之名若真爲廉者未受祿而心平心平而後隱隱而不言斯成其廉耳如推之興怨懟之言吾不知爲何如廉也吾爲推計之當其不賞時惟靜守以事親置前事子罔聞其于君親處身之道皆得之矣而推故借理以逞怨嬌欲以貪名較之廉節亦甚相謬也吾故曰介之推固一忍人耳于忠孝廉節何有焉

陳其年曰此論無吹索之苛而有嚴正之義可以尚論古

人矣予班妙年如此論斷即古人亦退三舍以待

大哭賦

聲長號兮天柱傾音抗烈兮泰山輕高痛哭兮猛獸驚淚迸流兮江河橫風蕭蕭兮日不明霧沈沈兮月無精閭閻開兮雷電鳴劍光裂兮龍蛇爭瓦碎擲兮城復隍醫網急兮麟鳳烹感慨長歌歌難名歌欲成兮心不平壯士一慣兮不欲生上失怙兮下無兄家國流離兮如土崩長此天地兮何冥冥

小哭賦

風雨離離神祇不知隱痛鑽骨莫知所之淵深魚伏天空鳥馳渺渺兮烟迷飄飄兮雲隨炭咽口兮痛入膺腸幾斷兮涕無時蚊微微而復寂蠅冥冥而難窺托素毫之流血憑片楮之淚垂水悠悠而轉集灰冷冷而增悲交戈矛兮世已否風波蕩兮其誰知余故長歌歌聲移歌聲移兮復三思孤懷兮

飲血吞聲兮嗚咽輕塵氛之無形貌滄海之一粒晝夜其岌岌兮奔中流而難立其殆訴上帝而前揖

以上二首從縣志先生本傳錄出按賦目十四如弔西楚霸王賦悼禰正平賦思漢高帝賦士失志賦自悼賦長嘯和尚賦遊玉石洞賦掌樓賦憫春賦金陵八代懷古賦慘甲亦爲刊之附於卷末以存先哲之遺傳與樓山嶧桐兩集同著於時當亦先生九京所許也宣統二年庚戌九月二十五日縣後生劉世珩謹跋

偶存草吳子班先生撰先生少孤育於外家稍長從世父非暨劉廷鑾學於書無所不讀每痛父呼號終身泣血作大哭賦小哭賦又作大呼九章激烈悲歌聲動天地嘗跋涉重關徧謁父執搜求遺書傳之於世徒步至京師上書史館請爲父立傳得請歸即屏跡著書載縣志藝文有讀史漫筆宋史編年斷略南渡紀事千秋盛典故吾集楚聲一草亭詩騷桂海詩集雞雞詩草偶存集河嶽詩選繫星辰詩編十二種見陳銘跋有學古篇銘心錄南游草柳齋新詩湘澤行吟讀史詩斷六種皆志所未載茲篇有序逸民心略序南都紀略序舊語序和梅花百韻詩又皆縣志陳跋所未載者南都紀略志誤作南渡紀事陳跋之讀史詩斷即志所載讀史漫筆別次先生所著於次尾先生所著書目後并入所輯貴池先哲遺書待訪目冀海內藏書家有此書得以曝諸當世也此草

僅存十六篇又存偶存詩賦目一葉列賦目十四大哭賦小哭賦見縣志先生本傳依目錄出餘皆莫可蹤跡雖一鱗半甲亦爲刊之附於卷末以存先哲之遺傳與樓山嶧桐兩集同著於時當亦先生九京所許也宣統二年庚戌九月二十五日縣後生劉世珩謹跋

西北之文

西北之文者畢解元振姬之文也解元資才十百倍過常人誦經史子集大部至雜家者流成誦足數百萬言取精多而用物弘其文沉雄不屑脗利口耳讀者率估個之以爲非文解元卒門人牛兆捷子澍謂太原傳山者或能通之撫處數十百餘篇屬句讀於山山因得而序論之標之曰西北之文云西北之者以東南之人謂之西北之文也東南之文概主歐曾西北之文不歐曾夫不歐曾者非過歐曾之言蓋不及歐曾之言也說在乎滄園之論仁孝也不周之風不及清明之風天地之氣勢使然故亦自西北之不辨其非西北之文也元解既爲當世貴人而但解元之者山之知解元知其爲壬午之解元已也始山讀解元制舉十餘義挈節大合既讀發解塲義則大不合解元既發解後一年而國變有明鄉試之典遂終夫然後知氣運之事解元不得而持之也自是解元歿歷四方又三十年而一邂逅於太原見解元跛躄樸被如老農夫不輟沾沾

於文也山偶論及新唐書之捨也合又及趙宋史之廡也合然皆一言半句也又五六年而一再邂逅於燕郭招提半日論及江東一鉅公之文又大合在坐者皆左右顧怪其如出一口何也先是見解元與周太守文合見解元序錢仲墨選大合又見解元序范進士理學備考又大合及是稍稍申重之皆合於是見其全文莫非前諸文之學之法古文此法槩存諸春秋內外傳解元復謂之而推方之陣串犄之密傳會始終隱伏發露於天文地理象數風角五行如梓楩柟豫章倫鳩史蘇墨卜楚丘以來至於兩漢李蕃郎顗之倫皆是寧形器不象罔寧譎柞不弔詭寧轇轕不縹緲卒之以寧信度不信足是未始出於非文也非頡滑於堅白者流也解元之學不知其於富平三篋何如若當世有指日用則解元爲武平一有祝欽明解元則蔣欽緒有歸崇敬解元則黎幹較然可知以解元之學論解元之文頗似山解元之十字磊磊即即頗象山則崒嵂也嵂之幾娥之移岁也蔚蔽景光黯然愁人嵂也山之嵂猶水之嵂也赴險獵

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日先生卒於家遺命不誌不銘其門人市王牛兆礎懼久而失實私爲之傳曰先生諱振姬字亮四號玉孫又號頡雲世籍高平柳村里爲農年八歲向學自炊自汲得書輒誦所居名德義古廟狐鳴嘗夜分神燈燦狐伏鼠竄者破膽自粵西接海上峒蠻交州數十里之窮徼平已亥書上報可嘗道擢軍政效語絀罰姬益甚洪經畧承疇者盛用兵西南節鉞易置三省一目十數行下同舍兒姬其神勇爲烏書割稅拔或匿光分被異牢不變明季盜起天終困極履窮蹟決貸子母錢營葬事事已就食覃懷蒲阪師事山東王漢河南李政修卒業壬午舉孝廉居一明崇禎十六年也又三年爲浦丙戌成進士十轉官官終通奉大夫湖廣布政使四十八致仕又二十年卒卒年六十九先生孤僻介特有吏才強力力學六十九年如一日始第以名推轂者衆私喜教授便學得平陽平陽故皆讀書其地鸛雀危樓所在有燭堆墨迹日夜衣冠坐賓舍嚴客客數十人舉孝廉成進士平水左右爲才丙戌分棣豫閩得士或終不謀面當事以先生能師移國學又三分司司寇公餘坐臥黃埃黑穢瓦

燈布被伏讀剌漫滅無所之一時姬爲有官僧癸巳世祖廉內外大小吏得其詳親倘分守濟南濟南南北襟喉南方方用兵三齊旱荒大盜王顯等張甚流民盤踞嗣崖一帶城門不啓間關日夜馳三百餘里割俸安插七千口餘司庫無餘猝供軍器數十萬奏山嗣金藏爲官衙仰給充餉七千盜平核餉方田成賦排勢豪辟軍民而後致力奏岳公其神神依不能敵當事之姬會武定孟知州以事自殺乘間有計搆誣幾殆軍民大譁鄉紳公具稿鉢掌科直其事丁酉獲直乃副唐東兵驛巡傅水利使廣東未幾兵三藩四院節使往來如織匹夫船役兵糧砲馬諸色目時費百數上下乘便議派議折躁官及民法不行始至立約束身共十二州縣安危會州縣馬船載兵全省糧船運器各藩鎮商販舊取給驛傳一切以法繩不派不折十閱月將改蒸浙金衢嚴積計減船數百減費七萬六千餘乃行行入浙未幾又按察廣西去浙浙邊閩海用兵旁午徵發士威下先勞軋之勢近廣東畏江防重流其藏蔡奸蒯鎰應

役無缺失治方廣東廣西大盜出沒方濟南天末庶事草創險苦倍濟南力疾會檜棚破氣現結十數歲積寇平反寢挾兇等大獄七十餘獲王璽時軍印纍纍狐伏鼠竄者破膽自粵西接海上峒蠻交州數十里之窮徼平已亥書上報可嘗道擢軍政效語絀罰姬益甚洪經畧承疇者盛用兵西南節鉞易置三省奇以爲才題陞湖廣布政使專給大軍進勤先生決去自皮其面諸一乳母馬乘歸不應先生起教授爲朋官在年自濟南歷大藩十年去來皆一僕一馬食無粱肉身無更替之衣三娶無衣帛之妾所至搜經史子集聖學爲當既去官居鄉孤苦寒素自待遇大利害如河工鹽馬織造科派編審盡力排解如在官三黨姻婭友朋緩急力赴如在身傷祖父母早殁不逮養恒祭田義田役田朝夕祠堂跪起上食如在堂此食二捐穀七百石皇荒賑困賦之如在濟南東浙載筆自耕百畝暇即坐臥書史與士人論古今經濟破敗風雨伏讀手抄目中衆象樞疏告徹徵先生自念四十年獨行與人不欺曲官舍人姬我行猶讀書古廟同舍兒姬我奇苦操烈力耕望畝著姬我粗鄙率畧我與我周旋久我寧作我我死瓦棺紙被祔楊王孫裸葬已薄於蝼蟻乃復入宦海爲發哉以老病屢辭得歸歸益力學著書論三年病卒卒後上下姬者意滔士大夫過門皆泣私謚曰堅毅受業者服心喪若干人稱爲堅毅先生太原傅徵君山海聞曰是先生著書有尚書註西河遺教四州文獻三川別論等十餘種未出爲文主春秋內外傳錄集六經百史史漁莊騷雜及稗官野乘堅著奧古沉鬱嘗自負爲司馬子長謂者縣不能句傅太原山標其集爲西北之文有

西北之文目錄
第一卷 論六首
原心
心學危微精一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嚴父莫大於配天
圖書疑
圖書解
第二卷 議五首
救荒議上
救荒議下
讀鹽鐵議
禁銅改鑄議
律呂
第三卷 議六首
治河議一
治河議二
治河議三
河決議
河西
明史
第四卷 論三首 書後九首
蔡忠襄公傳贊
督師孫公傳贊

張簡貞公傳贊
讀吳世家
孔子弟子傳論後
書楓仲刺客傳論後
書翟方進傳後
書溫嶠傳後
書劉文靜傳後
書僕固懷恩傳後
書周侯水陸圖後
書戴楓仲講楞嚴經叙後
忠烈杏園楊先生墟誌餘
第五卷 辨二首 疏三首 記七首
大風揚疑
良鄉武成王廟辨
乞致仕疏
開光疏
薦亡疏
陽城聚奎閣記
重修沁州廟學記
重修三壇記
劉侯建三峻廟記
漢前將軍廟記 代戴楓仲
韓王山玉女池記
重修敬一亭記

第六卷 記四首序四首
新城按察司獄記
得義祖祠記
伯方社倉約記
射圃關帝廟記
明保德二殤王太史遺集序
西河遺教序
皇輿表序
擬監古輯覽序
第七卷 序九首
理學備傳序
識補綴程墨選序
廣東鄉試錄序
雲中詩鈔序
市王牛子制義序
賀漢滑李少司馬例進一品序
送計百周公卓異守太原序
賀計百周公祖卓異守太原序
治泫略序
第八卷 序十首
送張子遊太學序
教諭劉佑君先生成進士序
壽總憲魏瑄溪先生
己未壽再彭園先生
十月間壽少司馬李公
祝李少司馬鄉居六十有三序
合邑鄉紳公祝武公文
壽澤守官公祖
壽澤守金公祖
再壽唐安壺山陳君誕序
第九卷 行狀一首 誌銘九首 墓表一首
明邱大將軍磊行狀 代
奉政夫夫耀州知州程公暨宜人合葬墓誌銘
給事中張公合葬墓誌銘 與翰垂 鄉籍
知縣張晦之墓誌銘
晉嵐州學正李公暨史孺人合葬墓誌銘
推官舉人李君墓誌銘
雲詒王君墓誌銘
署苻嵐州學正兼兩王君墓誌銘
戶部司務陳壺山墓表
焦母王氏祔塋墓誌銘
支離石銘
第十卷 文六首 書十一首
捕風文
祭二王先生入名宦文
祭父祀鄉賢文
奉主祠堂告祖文
祭厲大夫文

西北之文 目錄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西北之文 目錄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公祭待贈孺人鄭太母田氏文
上三省李部院
上三省李制台
與藎使張丹崙
答張青州伯將
與張恒之子婿 張照
與劉父母竇生
上白護軍公祖
與徐督學公祖
送張九如年臺
答巢令王天章
與邱荊石父母

溫泉賦
獅子賦
上兩宮徽號表
鄉會廣額表
世祖章皇帝入廟表
吏部脩品職考進呈表
勅免錢糧實欠在民表
遣刑寺屬官分恤各省獄囚表
畿輔災荒發帑賑濟表

西北之文卷一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鑒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論

原心

天地設而人生於心天地之心復因以其心生人矣其所以爲心則天地或幾乎息矣天地之生人猶其生物也天地所生之人物猶其生天地者也盧不能不乘夫氣氣不能不歷夫形是故天地相爲奇耦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是故天地人又相爲奇耦奇耦神明之位也天地動於不能已之數日月圍有明矣江河固有行矣禽獸固有智矣草木固有立矣萬物動作前區異狀出入之一屈伸之化也宋人三年而成一棄造物以予爲拘拘則天地之有棄者少矣天地不生於有而生於無不生於顯而生於微不生於動而生於靜也天地之心誠也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有理物之心誠也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隰饒蠱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人之心智也失其所以爲心天地之蠱牿鼠肝何以範圍天地哉周人之爲木偶者而容能然而曰圖然而曰衝然而耳疑然舉而委之則廢矣其所以爲心故也韜乎其事心之大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視象爲市朝城郭吹氣爲車馬山林書野爲公侯牧伯考辭爲律曆兵刑其有理物之心誠也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隰饒蠱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人之心智也失其所以爲心天地之蠱牿鼠肝何以範圍天地哉周人之爲木偶者而容能然而曰圖然而曰衝然而耳疑然舉而委之則廢矣其所以爲心故也韜乎其事心之大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視象爲市朝城郭吹氣爲車馬山林書野爲公侯牧伯考辭爲律曆兵刑其聲而寵見也魯鄙之容俯仰郤趨之語偷犯古視陰者促於秦悲聽淫者終於衛跡其死生通復治亂於天地之間人亦可以勝之毅然以心爲之量天地之聽命於人其亦久矣迎茂氣於水土宜宮理少陽於貴卿大夫五帝之子主爲社稷星辰三代之臣應以風雷河嶽不以生生死死不以死死生然則大天地而小吾心乎哉賢智天地之材擾龐豈天地之瑞聲字豈天地之孳景慶天地之災禾黍天地之功霜雹豈天地之罪麟鳳天地之靈鷹鴟豈天地之怪天地之不窮以有人也豕有食於其死毋者胸然視而走愛君其形者也人受天地之順也復其見天地之心心之精神謂之聖大天地而小天地之金木水火是相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天爲雨腸寒燠地爲飛潛動植人爲貌言視聽貌言視聽生而人生死而人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也貌言視聽通而天地與通復而天地與復是相與爲鬼神禮樂忠敬質文也貌言視聽治而天地與治亂而天地與亂是相與爲馬羊豕犬之祥異黍麥稻粱之榮落也貌言視聽造物以予爲拘拘耳貼以想生卵以情結濕以合感化以離應亦有死生通復治亂於天地之閒亂爲天地之用通爲天地之終復爲天地之始生爲天地之委順假奚乃死或爲涉爲毋生或以焉以桑則近仁近信之說窮分合定爲周秦之卜成敗決於曹鄰之丹則小變大變之說窮川源泌而翟泉之烏伏甲兵頓而武庫之魚飛則積德積刑之說窮天地動於不能已之數數當其窮天地亦有聽命於人之一日人之爲乎心之爲乎思士之位也睪風之徵也士有取於箕山之艮二陰一陽以氣生力不與天地爲強弱心以孝茂功不與天地爲盛衰心之所成後人發先人歸心之所行往藏來來藏往天地之德天地之道其爲人之德與道已矣韜乎其事心之大威儀定命行獨梁也言語動天愼三緘也視聽不以耳目雷陽心入而授之以止風有取於時若之休兩地參天心出而授之以事貌言視聽之爲思用爲心用也心以見性知天地之微彰心以持志譯天地之常變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氣生力不與天地爲強弱心以孝茂功不與天地爲盛衰心之所成後人發先人歸心之所行往藏來來藏往天地之德天地之道其爲人之德與道已矣韜乎其事心之大威儀定命行獨梁也言語動天愼三緘也視聽不以耳目雷聲而寵見也魯鄙之容俯仰郤趨之語偷犯古視陰者促於秦悲聽淫者終於衛跡其死生通復治亂於天地之間人亦可以勝之毅然以心爲之量天地之聽命於人其亦久矣迎茂氣於水土宜宮理少陽於貴卿大夫五帝之子主爲社稷星辰三代之臣應以風雷河嶽不以生生死死不以死死生然則大天地而小吾心乎哉賢智天地之材擾龐豈天地之瑞聲字豈天地之孳景慶天地之災禾黍天地之功霜雹豈天地之罪麟鳳天地之靈鷹鴟豈天地之怪天地之不窮以有人也豕有食於其死毋者胸然視而走愛君其形者也人受天地之順也復其見天地之心心之精神謂之聖大天地而小天地之金木水火是相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天爲雨腸寒燠地爲飛潛動植人爲貌言視聽貌言視聽生而人生死而人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也貌言視聽通而天地與通復而天地與復是相與爲鬼神禮樂忠敬質文也貌言視聽治而天地與治亂而天地與亂是相與爲馬羊豕犬之祥異黍麥稻粱之榮落也貌言視聽造物以予爲拘拘耳貼以想生卵以情結濕以合感化以離應亦有死生通復治亂於天地之閒亂爲天地之用通爲天地之終復爲天地之始生爲天地之委順假奚乃死或爲涉爲毋生或以焉以桑則近仁近信之說窮分合定爲周秦之卜成敗決於曹鄰之丹則小變大變之說窮川源泌而翟泉之烏伏甲兵頓而武庫之魚飛則積德積刑之說窮天地動於不能已之數數當其窮天地亦有聽命於人之一日人之爲乎心之爲乎思士之位也睪風之徵也士有取於箕山之艮二陰一陽以氣生力不與天地爲強弱心以孝茂功不與天地爲盛衰心之所成後人發先人歸心之所行往藏來來藏往天地之德天地之道其爲人之德與道已矣韜乎其事心之大威儀定命行獨梁也言語動天愼三緘也視聽不以耳目雷聲而寵見也魯鄙之容俯仰郤趨之語偷犯古視陰者促於秦悲聽淫者終於衛跡其死生通復治亂於天地之間人亦可以勝之毅然以心爲之量天地之聽命於人其亦久矣迎茂氣於水土宜宮理少陽於貴卿大夫五帝之子主爲社稷星辰三代之臣應以風雷河嶽不以生生死死不以死死生然則大天地而小吾心乎哉賢智天地之材擾龐豈天地之瑞聲字豈天地之孳景慶天地之災禾黍天地之功霜雹豈天地之罪麟鳳天地之靈鷹鴟豈天地之怪天地之不窮以有人也豕有食於其死毋者胸然視而走愛君其形者也人受天地之順也復其見天地之心心之精神謂之聖大天地而小天地之金木水火是相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天爲雨腸寒燠地爲飛潛動植人爲貌言視聽貌言視聽生而人生死而人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也貌言視聽通而天地與通復而天地與復是相與爲鬼神禮樂忠敬質文也貌言視聽治而天地與治亂而天地與亂是相與爲馬羊豕犬之祥異黍麥稻粱之榮落也貌言視聽造物以予爲拘拘耳貼以想生卵以情結濕以合感化以離應亦有死生通復治亂於天地之閒亂爲天地之用通爲天地之終復爲天地之始生爲天地之委順假奚乃死或爲涉爲毋生或以焉以桑則近仁近信之說窮分合定爲周秦之卜成敗決於曹鄰之丹則小變大變之說窮川源泌而翟泉之烏伏甲兵頓而武庫之魚飛則積德積刑之說窮天地動於不能已之數數當其窮天地亦有聽命於人之一日人之爲乎心之爲乎思士之位也睪風之徵也士有取於箕山之艮二陰一陽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臺銀文庫102版

中以生以其心得其常心桑穀等於草蘗爲其心之懼也榮惑比於含譽爲其心之善也日亦應手而却怒心所以生格澤也河亦應聲而流哀心所以感應龍也當其心之所發天地不能不聽而卒無以籠罩天地弗思弗矣鬼人者時人之心也藏於胸中之謂聖流於天地之謂神天地莫大於坎離聖心莫大於誠明坎中實而誠離中虛而明聖心之誠之明危者安微者著藏於胸中以應天地之情而無息安所容吾大小哉墨暱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人莫先於心死貌言覩聽於是有憒然而遺盡是故莫難啓如愚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制如驕心莫難持如慢心莫難平如忿心莫難靜如貪心莫難捐如私心莫難一如機心莫難强如倦心失其所以爲心天地有聽有不聽況其冥冥而無心者乎冥冥而無心造物以乎爲拘拘也是天地之蟲背鼠肝也愚心之移山也疑心之見方皇也驕心之射日也慢心之致須女也忿心之觸天柱也貪心之利蚋之田也私心之化石也機心之冬起雷夏涸冰也倦心之稿木死灰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失其所以爲心天地之戮民渺乎小矣詩曰小心翼翼書曰道心惟微小心可與於穆通道心可與平成浹董子之辨陰陽心乎正矣楊子之旅奇耦心乎玄矣張子之銘乾坤心乎仁矣臨子之悟宇宙心乎敬矣天地之心人心也聖居天地之陽日光照水東流故盡心於實而所明者人釋居天地之陰日後照水西流故徹心於空而所明者鬼彼其徹心而心不有貌言覩聽參以形人之妄而學爲無生其於天地何如哉冬至夜半比諸人心之未發是天地之心矣理支於右楊釋老昌黎爲原道心蔽於宋明講學先生爲原心處廷止言心心因吾身之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與韓二而一也至文之體亦與韓二而一東漢六朝文患駢儷而無實昌黎起衰憂憂惟陳言之務去所以爲廓清棱腐宋明以來之文患在臾弱而失體先生俊宇不欲出周秦下所以爲修廢舉墜然廓清良難修舉不易非絕識絕力如二先生烏能驅河也

心學危微精一

君心惟在所養養之以善則心智養之以惡則心愚是故君之所以養其心者不可不中也陸象山曰知所可畏而後能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後能收效於中中固君之所以養其心也已君之所以爲心天地民物以爲命禮樂刑政教化以爲原不養何以爲心乎心非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正無以息天下之邪非善無以化天下之惡公且正而至善務是心之中也非心之智又無以察其公私之異識其邪正之歸辨其善惡之分不知所可畏不知所可必無惑乎心之不智不得其養故也人心之危罔念克念引而之於善也難引而之於惡也易有所動於內不待在外著入而爲誘有所動於外不待在內者出而爲緣墮狂自此而分道心之微無聲無臭引而之於智也難引而之於愚也易當其未放杳然不能保其終當其既放倘然猶能見其始得失莫不自我施之與徼分界於中可畏也知危徼之可畏安得不致力於中乎毫釐之差以爲是也而非也非則去而千里矣千里不可必當念即其界也擇之精斯不差須臾之離以之本起於中天數中於五一三七九之中也陽中爲生數之主地數中於六二四八十之中也陰中爲成數之主故其詩曰一中分造化心上起經緯是天地人之心耶象山曰天亦有善有惡人亦有善有惡不可以善皆歸天惡皆歸人願天之春夏秋冬有以養其心妬復其心也人之喜怒哀樂有以養其心危徼其心也蘇氏曰人心衆人之心也喜怒哀樂之類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樂者也朱子曰無故而喜喜至於過而不能禁無故而怒怒至於甚而不能遏人心之所使也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道心之所存也人止一心心止一道知覺爲耳目所引即爲人心人心有動於欲動而引則心愚知覺爲義理所生即爲道心道心未動於欲動而生則心智心何嘗有智愚哉動而生必其動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養擇之守之動而養之雖聖人不能無人心饑食渴飲是也聖人不飲盜泉不食嗟來道心有以勝乎人雖中人不能無道心惻隱羞惡是也中人隱微間不隱殘殺惡暱蹴不惡利達人心有以勝乎道夫心未有漠然一無所在者心所在即所動自人心而收之即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即是人心中人之愚聖人之智一心耳蘇氏言道心即子思之所謂和也然則心何以危也了翁言人心即道心也道心即人心也然則心何以曰人曰道也近之問徙周言道心寂然不動也人心感而遂通也人亦有不通道未有不動朱子非焉何也象山語顯道言人心僞也道心天理也心不能無道人不能無心朱子文疑焉何也人心梏切於人血氣之和合嗜欲之類皆從此出心固狹心而往乃其本來稟受仁義禮智之心心復因心而見不公則私私者危而公微不正則邪邪者危而正微不善則惡惡者危而善微何也形拘氣囿道心爲人心所隔時在存亡斷續之間故微者不著神開慮發人心爲道心所御理不精也武不足以決疑不一也無垢言深入而不已著精也專志而無二者

一也義理之學有以克其私心剛大之氣有以消其邪心正直之論有以去其惡心擴其公而寬之日益明扶其正而使之日益強安其善而使之日益新心之精易之復也天地以七爲復復者易惡至中之幾變於上生於下頑果之由中出人心之由中存也心之一易之節也天地以六爲節節者裁被過中之候不使過不使不及六陰六陽之中節修德修刑之中節也執其在中之心無名無象精以治粗故無名一以應萬故無象堯舜禹之渾噩有然執其處中之心無物無我精以辨物故無物一以忘我故無我堯舜禹之權度有然靜而養者止乎中安止之幾康以立天地之心冬至夜半可以取中焉動而養者發乎中放流之咸服以同民物之心雷在地中可以用中焉取中見其心之明堯舜禹乃言大世主亦否爲其智有不同耳智有不同故其心之所復謂之念人之功欲帝念已之功欲帝念心至公而無私心之所立謂之志下占天者先蔽志不狥民者先徯志心至正而無邪心所以養其心者不能擇擇或有不精不能守守或有不一也焉得爲智乎人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所通謂之思思曰孜孜一思思曰贊贊一思心至善而無惡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私可以息天下之邪可以化天下之惡可以興禮樂修刑政庶敎化而爲天地民物之主堯舜禹之智所以養其心者豈不成尤哉范氏謂人君之心惟在所養爲有正人君子養之也新建謂人君必自養其心爲有知行明誠養之也

三聖微言千秋學統盡矣當與前篇接看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聖人非有異理天地之理天下之理而已矣天下或得其理或不得其理非天下之理有未得也理至簡而紛出之人以其心求天下之理而理去矣聖人所以異於人者以其無心耳賢人學爲聖人學其理也豈執所謂聖人之理誰能傳之日敝敝焉以天下爲事哉此理自在天地非至險者爲之至易者爲之非至紛者爲之至簡者爲之易簡天地之德也親功天地之業

也德業日著於天下而不以心與其間是故賢人之心同乎聖天地亦可學也天地與我幷生而萬物與我爲一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無適有以至於三遂有先有後有異有同有正有變有離有合爲是而有畛也天下止有一理而先後異同正變離合紛或至於不可能則其求理之心之過也人有知有不知知其正處不謂鰌游揉蔓爲非理知其正昧不謂甘帶嗜鼠爲非理則物有以蠱之矣人有能有不能能運斤斧無復執繩墨之理能數罪罥無復飭鴟鼓之理能循獨梁無復正冠佩之理則物有以亂之矣物之守物也審有以蠱之有以亂之唯其無以得之也求理而天下之理有未得爲累於心焉也徹心之蔽解心之謬制心之邃祛心之擾有無合散虛實易敬也大小是非輕重易謬也去就取與作止易違也進退存亡禍福易擾也此四六者不溷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易知簡能夫婦之與

不紛矣理去陂而就平易簡自平平之以無心故演其平曰蕩平蕩我之私則無我平物之異則無物天下之爲治我治物者平而非險矣奈何哉險且紛於天下之理令天下擾也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風之過河也有損焉風與日相與守而河以爲未始其擾也恃源而往者也天下之理不隨其所厭不牿其所生而何容心乎自夫有心於易而致慮有心於簡而守靜未見舟而操之求易而險有之求簡而紛有之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以其爲天下之理所由去也

有讀此者謂南華文章不是南華道理然文章一經先生筆雖抄南華不南華以其粗服亂頭極不修整處輒而堅壘不敗之氣存也

嚴父莫大於配天

聖人必有所自生自其一氣之感父子之自其一統之義天子之聖人夫之宗子父之孝子耳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有謂父不得而子則亦無爲貴乎聖人之子矣子生於母食母之德而必推爲父之恩猶之人生於地食地之德而必推爲天之義聖人之生也天實命之而必推爲父之恩猶之人生於地食地之德而必推而必變者因乎時時之變而必通者因乎禮禮主於嚴胡其父於重襟夾室之上以祫以禴以烝以嘗父不嚴則天爲之不樂而父未始不嚴也人之臧否河披涼煖望雲物風雨雪霜霧露之變出乎涕唾起於肘膝之間斯又聖人之父也聖人有不見父之時無不見天之時至於南郊稱天而誄誄之斯見之矣以父郊見不可以二太祖之尊以父廟享不可以昭文王之德尊文王於上帝武王之嚴父也聖人之父嚴矣而父之心不安不安何以爲孝尊后稷於南郊而父安矣是又文王之嚴父也文王往而祖若父其孰嚴之武王嚴之也嚴其父之祖若父是亦嚴父矣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天祚聖人聖人之祖若父天之所覆天之所命顧配天乎哉豫之象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父可以配天矣郊者天人交也總章總諸侯之尊卑也天

不見聖人之父之盡者可不謂大焉祀之郊丘上帝也配之上辛祈農亦上帝也辛者陰始成牲用騂犢取辛耳味在辛曰維辛周革殷也粢在辛曰維辛子光父也正政月也文似元年武似正月父統乎子也周禮王大旅上帝則祼皇邸於祭也往者過來者續謂之行旅武王之伐商出載木主以告天歸祀明堂以教孝旅取於行大其父之似續也大路寘階天爲寘祖爲主也掃地不墠爲得天不以比於遷社之屋也越席臨也賞次祼既案毛羽之初也司裘爲大裘朴也三宿七祓合漠也用牲於郊牛二帝牛一稷牛貴少也繭栗者老牛莫之敢尸也實柴槱燎氣烖之取也天不可階而升接之以氣一曰火始微微厭攸灼胥弗其絕祝父也典瑞四圭示守也其玉蒼璧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也犧象不出門而昭信止水嘉樂不野合而六變雲門貴五味之始貴五音之始也庚戌大告不敢墮布德刑請命未遑臨會趨報也三公中階鄉大夫阼階左西侯而右東侯內甸服而外荒服愛所親也侯貢祀甸貢薪男貢嚣采貢服衛貢

壹捌玖期，102版
384

材要貢貨萃百物觀化工也八州之長疑於逼使之奔走助相於壇墠來有黃朱之乘去有白馬之縶則宰制方伯之權遣之以奪親之大各國之賦歸其主使之納金佐賀於內府金鼓不賜之楚許田不易之鄭關鍵不求之晉則總領百務之財柄之以忠孝之大天下各有一父乃共尊乎聖人之父共尊乎聖人之祖之父降而諸侯五世降而大夫三世詳吾之所自出也天下共有一天乃獨尊爲聖人之天獨尊爲聖人之父之天諸侯絕乎天之通大夫以下絕乎地之通專吾之所自出也專近誣詳近私豈知聖人之孝之大哉人不敢貪天之功風雨洗兵書曰惟殷文考無罪見天所以報父人不敢助天之虐爰及干戈書曰底商之罪告於皇天見父所以奉天天與父在一氣之中爲樂爲愛爲祥爲異爲治爲亂爲修爲短天下之人不能自齊而齊於天天下之人不能自致而致於父蓋亦嚴矣嚴父則不黷父矣其鼎猶之鼠其角唯不以爲蜃爲蛤則佚女之晉即二南桑林之舞即六事也嚴父必不褻天射其茲帝堯爲劉祝融爲鄰爰仲爲薛天之所生不以爲非父之所生也嚴父則不後天於其父天之游衍鎬洛之郊二壇於豐有告於殷有告於商有告於雒有告天之所行不以爲非父之所行也親父於廟而天不與雖不與迎氣於廟天高聽卑也尊父於郊而毋不與譬不與沈痾泰圻妻位從夫也自是而大采兄日自是而少采姊月自是而幽宗星宿自是而弩中水旱自是而坎壇四方百神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著禮有天宗宗有功祖有德自其父而上之也毋兄姊弟自其父而下之也傅曰一父而已無二父安有六天五帝父之伯父叔父莊周曰是時爲帝者也五帝可以名帝不名上帝猶之諸侯可以名君不名大君伯父叔父可以名父不名嚴父也舜郊鯀而宗堯堯故非父高陽七世之前高辛五世之後一父已矣夏郊鯀父也以其殛於水

也商郊冥父之父也亦以其殉於水也儒者疑爲天之所不樂其在啟祀夏配天盤庚避河遷殷之日乎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湯也猶有尚賢之遺爲天子之事守耳先稷曰柱后稷曰棄棄能以穡易柱一旦位之郊丘之上天可必乎書曰后稷播時百穀傅曰農祥晨正后稷之所經緯也厥星析木伯陵之所憑神也天下衣之食之斯父之矣后稷衣食天下而文王不能郊文王之時也托於武王以克成文王之志之事周公之禮也斯二者皆天也聖人之父世相通而聖人之天更相助顧不大哉氣與形一理故上帝可以言天祖與孫一身故后稷可以言父君與臣一德故武王可以言周公周公之告成王曰其自時配皇天爲洛非爲魯也孔子觀於總章見周公抱成王之圖稱善焉成王郊見謂公逆天而自取酳必不然矣子曰魯之郊非禮也惠詩之求以答其父僖卜之又改卜之求以接於天豈所以酳天哉變而不能通郊用上辛烝用巳卯曆用庚子閏不閏之終政不告之涧春秋以天治人傷其天人父子之大聖

人之難也於是天帝之說出黃虵屬天而下郊見上帝創白帝西時秦之說也增黑帝爲五帝漢祖之說也太乙公孫卿之說也天洎五帝爲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爲昊天元天爲上帝鄭康成之說也總章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王方慶之說也上帝天帝五帝者五人帝王炎之說也上帝非天天非昊天上帝羅泌之說也正之於父父一而天豈有二哉漢言時不言郊則五帝豈得與昊天上帝非哉於是配天之說又出漢以前天地分祭漢以後天地合祭南郊北郊匡衡之說也天地同牢於南郊劉歆之說也議以后助祭天地祀欽之說也爲郊祀無天地之分范縝之說也合祭分之恐致瀆瀆慢之說也元始神龍之議各尊其毋而宋惲郊嘗元重改作亦正之於父毋在父之家地在天之中天下共尊一天天下兵尊一父不以祖妣配天則不以王后助郊郊陽豈迎陰哉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知父之父者聖孝可大天下以爲一統之義聖人以爲一氣之感而聖人深遠矣

典博非先生所難難其折衷百家是非一出以嚴酏微意洞天達地徹幽貫
明直可自作一書

圖書疑

圖書無疑也圖以畫卦書以演疇無疑也六經皆本於易易本河圖故洛書本於河圖猶之禹湯文武周孔之本伏羲耳圖非五行書非八卦人始起而疑之疑河非洛洛非河也河非洛疑圖非書洛非河疑書非圖疑而不解天地之大不足以當其疑也已羲卦禹疇必確有其自信之處以爲本本可以該末末可以推本一解焉不疑矣羲之畫一在上萬物終始乎天兼有末也禹之演一在下萬物根蓁乎地專有本也物各有八卦五行龍馬神龜聖人格物而不疑焉耳河荷也自坤荷乾抵艮馬體象乾動其靜而圖出洛絡也熊耳絡地之陰絡地之陽爲洛禹導洛水功止矣龜以止爲用辯其動而龜告有云顓頊之神守龜禹疇顓頊龜之告也固宜或疑夏書不載書所不載多矣連山歸藏之易皆有故不以河圖歸堯子曰河不出圖豈無故而求必不可得之物哉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有體有用有本有末堯之中即羲之一舜之一即禹之九圖書相爲經緯聖賢發明天地之理天地之氣機則無一日相襲者數也信馬而疑龜不知數者也司馬遷紀五帝地應以河圖洛書言易者合圖與書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疑班固五行志禹治洪水明洛書言圖者分圖與書易曰聖人則之又疑疑易在京房李尋傳疑猶有河圖數也氣機之乘除春夏秋冬寒暑晝夜楊雄去乾坤以追日月變爲蔀閏之說猶是易鄭樵以中爲太極劉牧以卦配五行是左傳水火牝牡誤之宋不知河圖之數易之理隱疑書書在萇仲舒夏候勝傳疑猶有洛書數也氣機之生克稻粱菽麥黍牛羊鷄犬豕班固增皇極以兼稷馬由月令八七九六坎離誤之漢不知洛書之數書之理亦隱書易隱而乾鑿度洞極解焉不能以圖解圖以書解書求於其末故耳

一名反覆也蒙師比兩名而一卦天之體數四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數四用者三不用者一易以咸爲體也天地人相爲奇偶兩之爲天地參之爲天地參之爲奇偶兩之爲地參之爲天河圖五十有五全體天地反覆乾坤坎離兩卦而人洛書四十有五大用天地始終水火本金土二四而八三三而九八八而又八之四千九十六爲象九九而又九之五百六十一爲數書以皇極爲用也河圖之數合配於五位君臣之義也皇極之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也洛書之數單配於九宮父子之仁也乾坤之卑高以陳動靜有常也圖何嘗不兼五行書何嘗不兼八卦哉易不言五行然五運三十六卦配乎干支一土二金三水四木五火此化數非生數金木徹氣存乎終水火章氣存乎至故五行之生本乎干合五行之數得之卦合以八卦用五行乾坤亦流轉於中易之所謂藏用也書不言八卦然四時三百六十五日配乎節氣六十卦去四卦四十五日直一爻內景所藏月爲坎外景所藏日爲離故石爲少剛其數十土爲少柔其數十二以五行證八卦水火自制化其內書之所謂陰陽也陰陽可以推本洛書之數

逆而起於九藏用可以該宋河圖之數順而止於十易者日月魂魄之綱紀也氣者神之宅體者氣之宅六爻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上下十有八變反復三十六變始於一畫一故能神兩故能化變化鬼神不疑圖有可疑我所消息夢覺道不能無通塞時不能無治亂不必索解於人疇者天地水火之精神也日月盈縮北極各餘五十有五所謂皇極也五十有五之積三千二十五每歲五行各以本數九六七八相涵一四二三以爲末運歸於五十洪範相協之義備舉祖極所造就甘苦所生成彝倫叙數不疑書有可疑我所貌言視聽思孝子依於孝忠臣依於忠亦不必索解於人何也確有其自解之處則以圖解圖以書解書河圖洛書解以卜筮抑末矣易何以云聖人則之哉推本卜筮出自神物推本神物出自圖書聖人則之之義解天乃錫禹之義亦解卜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一五行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本諸天筮爲陽筮爲陰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知其一揲之以四知其四歸奇於扐知其一二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四而歸也人也分而爲二不知其幾而分之天也本諸天而參乎人則之也著信之也信聖人圖書因以傳信布而爲曆乾坤分中二千一百七十七年劉歆定食限倣一行定差法次而爲律黃鍾全律百二十餘一分七釐有驗京房吹六十律劉安正三十九分律曆人治之圖書天治之舍律曆言理數洛書本於河圖則六經本於河圖無所用其疑也已詩之逆數虞退四十九實退五十五春秋實退象有一虛退象有九十有四積而退詩十有八積而退春秋天地日月之行在書易其所乘除交會之處在於詩春秋易本日而書主月也春秋主九而追日詩主六而追月因天退行皆逆數也爲春秋以定禮禮讓而反吉凶賓軍嘉反一爲詩以定樂樂動而升十九八七六升五本以該末是豈可以卜筮小焉者小如奕之爲數三百六十有一乃中子黑白各當其半四分所以分四象四合則五在其中天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五度四分之一以五爲中乾數丹朱以奕奕本河圖何疑於洛書洛書相對成十合於中五成

十五天數二十有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洛書四十有五九其五中也其上五九之五即河圖中宮之五其下四十有五之五即洛書中宮之五除中五而停分之六九之四合一九之九故四九同宮七九之三合二九之八故三八同宮八九之二合三九之七故二七同宮九九之一合四九之六故一六同宮河圖寄其十於中有十而無十一九得九故一與九對二九得八故二與八對三九得七故三與七對四九得六故四與六對洛書容其十於外無十而有十順則成圖逆則成書上圖下書由來以推本確有可以自信之處昔九兒齊桓公者九九小數天地動作於胸中顧桓公未之信耳信禹湯文武周孔之本伏羲必不信管仲理有所不通也疑者不能窮理則不能盡性至命與之言盈虛消息謂象數學者之粗與之言盛衰安危謂讖緯主者所禁理不通而數窮陳蔡無所逃管蔡無所避兢水湯旱無所數鄒鄒漂溺無所改千古之疑案始多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河圖洛書二爲夫道一而已若竟以爲一造物亦作合掌文字哉河圖陰陽互藏其宅一陽必配一陰蓋天道之自然洛書陰陽各得其分貴陽勢必賤陰乃人道之當然者也但學者必須靜驗吾心身中孰謂陰陽孰謂互藏孰謂貴賤如昔人所謂小惑惑事大惑惑理者蔑有焉則疑解矣不然不解也

圖書解

河圖天地陰陽也洛書陰陽變化也天有先後伏羲八卦異於文王之八卦物有生克禹之五行又異於黃帝岐伯之五行卦位不同行次不同圖書無不同者理同也同乎人之耳目口鼻血肉筋骨已矣血肉筋骨以盛衰其耳目口鼻耳目口鼻以動靜其身身之不能無制以君臣乾坤其制也身之不能無養以父子水火木金土其養也圖書原於天地確然易隤然簡天地之理之易簡無不同也數有不同何也河圖之數以順而生洛書之數以逆而成陽不能

自生中五衆十數生者由內以及外分而從其母也陰不能自成中五去十數成者由外以及內合而去其寄也圖書生成皆在中五生於太陽者成於太陰生於太陰者成於太陽生於少陰者成於少陽生於少陽者成於少陰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五爲變之源十爲化之始故河圖四位起於一洛書八宮起於九九者究也九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河圖有十而無十天之地也洛書無十而有十地之天也圖之位一與六北二與七南三與八東四與九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鑿辭曰天數五地數五一三五七九皆天數二四六八十皆地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九相得二與八相得三與七相得四與六相得五與十相得合之以爲河圖之位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者有陽不能無陰也天五其五數三十二著五十有五陽不足而陰有餘也河圖兼言陰陽而洛書首言陰陰何也天地混沌於九年之水自禹治之地平天成陰隰一再闢之天地也四正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維皆合十數連之於申五皆合十五而其四九進位於南二七退位於西者四九陽儀所生連東方同儀之三八二七陰儀所生連北方同儀之一六陰陽盡而四時成剛柔盡而四維成生者多成者少其數四十有五總由中五爲乘除洛書之變數如此圖言其全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書言其變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止其所體用之異耳體用既異何以五皆居中八卦五行不合無五合十十者兩其五行已矣朱子曰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三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兩其一陰而爲二三二合五三者楊子之書四者邵子之書五者羲禹之圖與書也何以有內外虛實之異有奇偶嬴乏之異一二三四難兼六七八九故實之以五全數極於十偶嬴而奇乏偶嬴所以爲全體變數極於九奇嬴而偶乏奇嬴所以爲大用陰陽之數兩體用之數一豈復有異哉體數常偶故有四有十二者三其四河圖之四象所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成五行用數常奇故有三有九九者三其三洛書之三德所以配八卦時止乎四月止乎三日盈乎十人有三關四肢而指有十邵子曰大者不足天地數也小者有餘人物數也河圖洛書不亦即身而可求矣乎以河圖求八卦之數易始乎乾坤終乎既濟未濟猶言乾坤也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六爻用四位坎離主之卦有六十四而用止於三十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於二百一十六以坎離生物故乾坤之不用爲用以洛書求五行之數範始乎水火終乎冬夏日月猶言水火也水火土石交而地之變盡日月寒暑交而天之變盡起於一二三四五則水火貌言窮於十有六位則日月運行故水火不言用爲無不用以八卦求五行之用坤艮之生土坎之生水震巽之生木乾兌之生火其生即其所用用者八七六九而外之納甲以干支致用以五行求八卦之體乾用金而體天坤用土而體地坎用水而體月離用火而體日震巽用木體雷風艮兌用土金體山澤其用即其爲體體者一二三四而內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木金之臂怨孰乎乾鑿度推此以爲數理有所不通龜七十鑽不驗以蓍求之即使青寧生馬馬生人亦不驗也義之圓圖出於羲之橫圖而禹所演疇之圖即禹所治水之圖三墳之先河圖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也三統之後河圖天開子地闢丑人生寅也五帝從所相生五行相生祖帝父子而孫也三王從所不勝五行相勝柔勝剛義勝仁也圖者黃帝中聲旋相爲宮黃鍾上生下生也帝堯中氣遞相爲經午位二分二至也方者井地之規耜二尺爲遂四尺爲溝九遂入澮九洫入澮也握奇之規鄉奇零在中卒旅在之以十九八七六即統四三二一故虛之以五全數極於十偶嬴而奇乏偶嬴外四正象形四奇象變也聖人之所取取諸易耒耜衣裳弧矢舟楫佃漁網罟無適而非易乃求天之變於寒暑晝夜求地之化於風雨露雷則易之失賊入之貌言視體思猶其用金木水火土也敬爲肅人哲謀聖徵爲雨暘燠寒風蒞

爲雨緜蒙騅克各因其類以爲五行之休咎乃於皇極發其祥細至稻粱菽麥黎稷復於皇極益其眚雜至馬牛羊鷄犬豕卒使聖人之書流爲讖緯雜說誣矣皆論數而不論理也理不同而數同學聖人者諱言之況數本不同乎去乾坤坎離以卦爻配日品節二十四氣楊雄之日法不如是也六十四卦象差數三百十八四爻象閏數是去其所不當去即春夏秋冬於中央祀土分配七十二日呂不韋之月令不如是也金木微氣存乎終水火章氣存乎至是增其所不當增自然之理弼之以其所不合之數河圖洛書隱矣羲之後繼以女媧乾坤也橫圖自右計之陽四卦乾爲首而兌而離而震依次以左旋自左計之陰四卦坤爲首而艮而坎而巽依次以右轉四因九四因六各得乾坤之一爻六因三十六六因二十四各得乾坤之一卦世傳女媧補天共工之水火潛乎石縫融之所不勝而石勝之禹之前間以舜金土也舜以養民言政攻取其制水火木金土穀惟修禹以敍倫言敎敎取其行水火木金土惟敍州十二用土數之水水承乎土土生乎金伯益后稷之所不生而金生之圖書之理圖書之數圖書之體用又如此禹藏瓌筮之書而洛書傳之至今五行傳也五行傳而諸家異數何怪易之不傳哉數不傳而理傳風后祖伏羲爲經有八陣有九宮洛書之數不可謂非河圖之數其理同也

文之徵引組織剖微晰義奇态不有千古

西北之文卷一終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鑒定
市玉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救荒議上

國已儆矣天下貪吏害民盜賊直須時耳有方二三千里之饑荒其何以救之十二荒政非救也竭天下以供軍秦楚騷動東南河淮之工役相尋河南北當孔道何利可舍何征可薄何力可弛鈔關抽分四出勢不能舍禁去饑饑不止盜不除盜不除刑不緩失刑之國多譎盜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他如祀哀恤樂節省以告神人之無備索諸鬼神抑遠矣有待荒之政荒政設而不用有救荒之政荒政用而不饑饑至荒政不救豈復有政哉待荒之政四春官歲獻民穀常餘十年之食一道人掌鄉閭之委積以恤興施二廩人稽民食食不人二大命自漢魏以至元明訖未之廢李悝平糴之法用管仲也歛之以輕散之以重無食與之陳無種與之新變通遺人廩人而金粟權劑以相生中饑發中歲之積大饑發大有之積郡縣有都鄙郊邑之委積豈憂荒歲哉常平義倉社倉變爲洛口黎陽又變爲大盈饑民不敢問矣永徽之制曰饑饉委州縣及採訪使開倉給訖奏聞元和之制曰救百姓不惜費有宋申飭官倉爲商所虧民又爲官所虧朱子變爲社倉給以穀不以金處以鄉不以縣職以士君子不以官吏是以深山窮谷不識城市之民皆得食明制歲饑發廩常自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羅儲備荒歉以濟民急也歟壽昌之常平牛仙客之和糴張敞之賑緩韓琦之官田後世荒政第一今其法皆廢州縣預備之倉掃地庫藏亦無存留倉猝告饑無以爲救將責救於官以國量貸以家量收無大戾之市義則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糴則移民就穀三旅師泉府積粟與歛不售者貸民四四政講於不荒謂之待荒之政荒政用而不饑饑至荒政不救豈復有政哉待荒之政四春官歲獻民穀常餘十年之食一道人掌鄉閭之委積以恤興施二廩人稽民食食不人二之說便於吏於民不便民之不便何也因饑歲之乏食糶粟歲之逋租賑城市之奸頑擾村鄉之善類非政也民不便而增加括藉隨其後上爲不得已之寬恤下爲不可少之邀求早救晚救竭君臣以奉貪吏孰便哉蠲免煮賑非不可行也新逋蠲舊逋不蠲則抗糧者懲貧民觸富民不蠲則減租者少實欠蠲徵收者不蠲則中飽者懼先下蠲免之數若干詳明覆駁不溢分毫林希元有審戶之政謝杰無改拆之政煮賑先勸鄉紳次義民次援納之各官諸士鄉紳非無罷即有罪免助粟二百石分別冠帶如級義民非有冠帶助粟百五十石賜爵援納各官待次助粟二百石於補官日紀錄援納諸生聽試助粟五十石於歲考日免考上取無用之名利其民下取有用之利利其身此富豪官吏前資待缺寄居之政非乖拱官吏車載斗量之政荒者故所歛政者吏所成吏者民所仰民者田所治井田百姓以爲命吏三十年無荒封建諸侯以爲家自百里至

五十里無吏有吏之始即致荒之端而後救荒之政出君民皆以爲憂彼與民本無愛常欲充滿其谿壑之欲又假之以敲朴民無聊故數荒數蠲免煮賑吏掊克以濟其貪孰使之然哉或曰荒政不始於守令守令不必皆貪曰不貪之守令坐貪吏荒有以蝗食鳳凰者天行豈有救焉救荒自守令始前此設而不用荒猶不荒也春秋譏無麥無禾之災戰國宗移民移粟之令漢武循而行之關東饑直指使出誅守令二千石以下三異則無不田兩岐則無不實雉雊則蠶盛不出虎北則坊肆不乾實有荒歲無有哉鄧州復州之吏以不貪供一貪是以歌於蔑諫蛤蜊者出而歲亦無恙名錢塘之吏以不貪備一荒鋤耰田器無徵寺觀樓臺之興作不問而民亦無恙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政民曰碩鼠也政曰猛虎也民曰我之窟也民曰視其倍而蛇存也政曰視其樹而棄在也俸入有常而伏卵爲雛寄笋爲竹稅入有定而一絲三稅一鐵兩征今日義助之私錢明日變充軍餉今日急公之高室明日貲

償官錢一家絕攤一戶一分取派十分官無援納援納者已十數萬上無進奉進奉者自數百員合鳩鵠殆鼈之民奉衆貪官合皮毛俱盡之官奉一貪官貪官一而爲之威假者不一奉貪官一而中間請托者不一吏能致荒以其荒與上上竟不能制吏以其民隱不得上聞上恩不得下究集萬人之愁歎當一夕之笙歌開十道之烽燧充群奸之谿壑州縣致荒之數十百人求救於大吏大吏致荒之數人求救於一人饑民將安所求乎不求不救不救而民自相救國之大患也始於致荒之貪吏終於弭荒之亂民釋耒裂裳揭竿而起李密負戴之三倉黃巢舂倉之三寨竊免煮賑誰復聽之故今日嬰矛代犧之政分溝瀆之政盜賊蜂騰屏畀炎火之政不如懲貪之政懲貪者救荒也

不懲貪而救荒小吏方自救其荒不暇暇及民荒耶民有荒有不荒而吏之荒不滅荒歲穀荒且荒歲東手無救上猶思救以爲之名豐歲之民救死不贍吏以爲無所施德也痛矣

自救其急若無刻無時不荒致令豐歲金銀之谿易備賑之粟近者三日遠者五日可達願官錢苦無所措耳存留全裁半裁撥解兵餉與起解考成并急官不要錢足矣誰敢起而睥睨官錢令下府捐

救荒議下

河北河南與淮徐水災告饑部議循故事蠲租遣官煮粥賑濟遣官荒政之一戒也聚集淼衙官民妨業因緣佈散胥役生奸唐高宗賑河南北遣中丞崔謜等且行劉思立以爲不便乃止百姓暴露乏食不事生產使之群坐粥廠以待一飯其勢不暇乎也爲是率民而出於無用也蠲租之詔數下奸頑侵欠歲且逋負民危在旦夕乃議往年可緩之徵輸所蠲未必其乏食使猾胥生心無當於急矣救者救其急也河南北雖告飢與淮徐異居有室廬耕有田畝飢民不輕去井里大麥種小麥長也就食於州縣則不復爲耕種之計盧其無以卒歲就食州縣而不必得則屠牛充食或至伐桑棗以去慮其無以聊生河南北不大荒馴至於大荒者所救非也民不聊生使自舊卒歲之計不能何暇終身之

計哉河南北能卒歲民不飢矣淮徐終身之計壞居無室廬耕無田畝不就食於州縣十數萬無食之人散之何處日就食於州縣十數萬待食之人聚至何時聚散之間立見利害被水之地無牛種失其秋成之望則必奮梃於泥滓之中窺倉庫趑趄飢民環視而起國家豈能晏然而已乎林希元荒政叢書有三權藉官錢以糴糶河南北州縣計也興工役以助賑行河使者計也貸牛種以通變鹽臣餘引計也河臣鹽臣本非賑卹之吏支收又各有額數但裕倉空竭驅吏東手河臣不能役不食之民民自就食官自興工日給四分兼顧妻子較徵夫於三省又便引銀貸之於今收之於後收貸資在有司限內報册即以州縣牛種之貸數爲鹽臣引課之實數仍登記興作稱貸之民數與有司論功至於藉官錢以糴糶在今日難之河南北皆依山山右小熟以粟易納粗之銀以銀易備賑之粟近者三日遠者五日可達願官錢苦無所措耳存留全裁半裁撥解兵餉與起解考成并急官不要錢足矣誰敢起而睥睨官錢令下府捐

糴本六百郡丞州捐四百令捐三百各自僉官平糴糴至麥熟凡三次糴從地方抑批糴從市肆報價事竣報部紀錄仍不失其積儲之所有此一官錢也里巷助賑豪傑各自出省和糴自百金以至五六十金官不問其所往但駝其市糴之數至麥熟亦三次糴增官買十之一糴減市價十之二事竣縣查旌獎仍不失其負販之所利此非官錢而官爲之也蓋米貴由禁米禁米則有米者不得出買米者不得入奸商市儈捐勒刁難或糴之非其人糴之非其實乘禁踊價騙錢而米益貴歲益荒宋文彥博鄆米貴或勸其定價公曰是爲奸民爭氣勢耳搜得倉米官賣即日價平民莫測捐米之多少也河南北雖旱飢但用卒棄疾湖南之八字拔衆者斬閉糴者斬饑固不爲民害淮徐不可以例論也工役有時竣牛種有時給水災猝未可平室廬田畝猝未可理十數萬無食之人待食之人無以贍其後荒政可久行耶賈讓治河上策城邑當水者徙之捐治來者哉豪民不可擅利權或旁落於封君權貴之手憂當百此賈誼劉秩諫放民私鑄況鹽鐵又山海之利之大者哉安邑曰有鹽池冀州產鐵之山而禹於有晌郡封若有吳濞李師道以鹽易轑材王重榮以鹽資與國據山海成私威私威成而逆節之心作東海呂母能聚群盜殺長吏況豪民衆衆千百爲利往來者哉豪民不可擅利權或旁落於封君權貴之手憂當百此賈誼劉秩諫放民私鑄況鹽鐵又山海之利之大者哉安邑曰有鹽池冀州產鐵之山而禹於有晌郡封若有吳濞李師道以鹽易轑材王重榮以鹽資與國據山海成私威私威成而逆節之心作東海呂母能聚群盜殺長吏況豪民衆衆千百爲利往來者哉豪民不可擅利權或旁落於封君權貴之手憂當百此賈誼劉秩諫放民私鑄況鹽鐵又山海之利之大者哉安邑曰有鹽池冀州產鐵之山而禹於

人

論鹽鐵議

鹽鐵所以助錢法均輸所以助鹽鐵三者漢家財賦所由足初不加於租庸之正額桑弘羊謂國家大業安邊足用之本是矣蓋均輸惟鹽鐵便能之斂之以輕散之以重不抑配不俵散非有鹽鐵本不能鹽也鐵也山海天地之藏也文學時於大較不權經重隨龍民鹽鐵酒酤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利將安歸乎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大海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豪民擅山海之利即山煮海冶鐵一家聚或至千百人倚依大家窺入山海爲奸利漢之布衣有晌郡封若有吳濞李師道以鹽易轑材王重榮以鹽資與國據山海成私威私威成而逆節之心作東海呂母能聚群盜殺長吏況豪民衆衆千百爲利往來者哉豪民不可擅利權或旁落於封君權貴之手憂當百此賈誼劉秩諫放民私鑄況鹽鐵又山海之利之大者哉安邑曰有鹽池冀州產鐵之山而禹於

青州貢鹽兗州貢鐵此孔僅咸陽以爲天地之藏當屬少府者也自昔聖哲越徐淮之間多產鹽強期代起朝廷不有其利故旁落於諸侯耳諸侯古封君權貴其覘豪民何等也霍光知時務之要罷郡國榷酤酒關內鐵而鹽利卒不可罷罷鹽利必賣爵除罪算緡間架肉椿牙契訖於告緡括馬頭子而究極於加賦加賦即無民矣覘昔告緡括籍賣爵除罪之取於民猶有定數也賣爵除罪則縱官爲盜除罪則縱民爲盜告緡括籍上自同於盜與兵兵連禍而不解或轉輸萬里之外更數年文學條故事爲難故事有宿兵萬里數年不費轉輸者無有哉兵不休役不息以爲富賈鹽鐵非故事必如秦收大半之賦無疑也非故事請罷鹽鐵爲其近於商賈耳商賈不可近乃下同於盜與兵出孔僅咸陽下矣東郭咸陽齊鹽賈孔僊南陽大冶爲大農丞領鹽鐵事顯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鉗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證小鐵官便屬所在縣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作吏不選三年僅拜大農縣

二策祖看皆無米之炊勢雖力行然說來節節可行因應變化之妙存乎其手賑爲役賑也三空四盡之餘何德於吏胥役而數資之謹議

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置均輸鹽鐵官平準受天下委輸於京師此漢家官營鹽鐵之效不自漢始不自漢終管仲海王之鹽筴鹽百升而籔令鹽之重升加分強籔五十也升加一強籔百也升加二強籔二百也鍾二千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國緡爲錢三千萬今不籍之諸君吾子所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鹽筴半也鹽官營一鍼一刀一耒一耜一銚一斤一斫一鏺一鑿令鐵之重加一刀之重加六耒耜之重加七其餘輕重准此無不籍者晉國不都鹽池惡其近寶貨破斝舜禹之儉俗鹽商車載木樵以朝是固晉之鹽官矣唐興設鹽鐵轉運以劉晏韓滉分掌天下之賦鹽居半歲增額六百萬緡管仲以國量袤混則以天下量也自陳少游加賦包佶高佑李錡皇甫鎛進奉而法壞宋之三司鹽鐵尊於租庸度支旋熙以後招商中鹽鹽鈔設自范祥王隨通商之利一變而官賣官運官乃行之鹽商車騂木樵以朝是固晉之鹽官矣唐興設鹽鐵轉運以劉晏韓滉分掌天下之賦鹽居半歲增額六百萬緡管仲以國量袤混則以天下量也自陳少游加賦包佶高佑李錡皇甫鎛進奉而法壞宋之三司鹽鐵尊於租庸度支旋熙以後招商中鹽鹽鈔設自范祥王隨通商之利一變而官賣官運官乃行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青苗之法抑配俵散自趙瞻在河北章惇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在江淮法壞而王安石任盧秉蔡京任伯芻宋遂以南胡寅折衷甄琛元鼎之論不得不然也明初轉運司六提舉司七煎有倉課有額行有方一引輸銀八分粟二斗五升招商開中入粟實塞下粟入引出引入鹽出所司開給無留行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私鬻重論竈丁給鹵地草場復其雜役納鹽一引以錢鈔准給米一石餘鹽官自出鈔收之何嘗非官賣哉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兵不苦饑民不苦運猶有管仲桑孔劉晏胡寅之遺意焉正統有常股七分存積三分之說倍價開中越次取支一變而度支葉淇易銀邊儲不見有粟弘治有報中零鹽夾帶所鹽之說勳戚恩賜權倖請求再變而李郭皇親先壟商人不見有鹽當時葉淇爲鄉里李郭皇親爲外戚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而軍儲坐是困乏今日之軍儲饒耶乏耶西南用兵踰五年舟船戰馬率掌至於軍中之器甲礮礦皆仰給縣官居者賈行者逐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無壟鹽驗引夾帶被角關稅之宿弊官商賣鹽之利一每引被留銀三錢貯庫收買儹下餘鹽復其雜役清理場蕩官地歸籃籠丁煮鹽之利一場蕩之不歸鹽無所出總催據爲已有則總催可禁餘鹽之不售鹽無所歸私商因以賤售則私商可禁支壟驗被關稅之費煩鹽不足以更費則夾帶餘鹽餘鹽大包可禁費多不能不勒價勒價不售州縣自圖銷引不免抑配俵散抑配俵散可禁執禁之巡鹽御史鹽運道臣禁之禁其害也禁其爲鹽之害而利生鹽其可以官鬻矣官用誰鬻即用今買鬻之官鬻孔僅除故鹽鐵富家者爲吏也今鹽鐵家富者牛援納矣援納既多試補吏先除無缺大小府設一鹽官主政帶銜覈同知中翰帶銜覈通判試職二歲實授三歲滿上考五歲報最歸候陞大小州縣各設一鹽官州同帶銜覈州同縣丞帶銜覈縣丞試職一歲實授間歲滿上考三歲報最歸候陞不論原籍外籍州縣府道優禮有官安署孔僅天下鹽鐵作官府府所裁推官署居府鹽官州縣所裁主簿缺居州縣鹽官吏目捕官各

以逃鹽書役婦其署有官有署役將安用用役安所取給每引割留一分送府充鹽官俸薪紙張州縣送鹽役一名工食坐鹽官支給州縣鹽官每引割留四分二分充鹽官俸薪紙張二分充役工食官役所費每引總留五分餘依引解運司運司留竈戶鹽價三錢餘解戶部戶部宜特設大農主鹽大農漢之平準也運司大農部丞也禮自肆師下皆無祿祿在市也不設吏胥徒用市人也所議官役俸食倣此有官有署有役無本終不能鹽鐵軍儲困乏無從支給又不能得無銀之引支無引之鹽措給有引有鹽而無水程腳價之顧值店舍小商之就直不行每引割留二錢五分五百里內府鹽官以二錢贍運州縣鹽官以五分僦屋募商發賣五百里外遞增水路遞減庶事草創鑿空不行府州縣鹽官先備二季引銀腳費府出三分之一州縣共出三分之二支給目前兩季仍照舊定引額解司解部且以兩季爲開市發用後不爲例府出銀多於州縣課最題陞歲報八倍七倍之利者准紀錄歲報六倍五倍之利者准實職四倍官尊也以三分之一易五品職官不賤州縣親此矣孔僅願募民自給費輸財降罰三二倍或僅及引額者府鹽官揭榜革問追贓如是可疏通選法平準書買人不選者也府鹽官貧價直貴賤不得任意古賈師也州縣鹽官察其儲行匿價詐僞不得相欺古司稼也窮民或以貨物米麥易鹽爲之劑化質人也緝捕強暴私販執解盜賊司虣也犯禁而梗市把持小解府鹽官聽之大解運司治之賈師市師也有急不能無賒貸貸數坐償舊官賒數追新官償者收息賒者服役以償服爲之息也民無添官之擾官無候選之累國家有以佐平儲之饒乏而又不失大信於天下孰與商賈轂貴共擅山海之利因以劑窮民哉天下出鐵之山孔僅郡有鐵官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大鐵官鑄生鐵小鐵官打熟鐵鐵有生熟一從大鐵官易之是故天下府州縣元以前有鐵冶司明罷鐵官始廢署今依明無設官可且隸於鹽官生鐵伐鑛燒炭爲之鐵成而加薪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乃熟熟鐵刀耒耜鏵鎒鎒鍤釜鍋打作之屬利熟生可礮砲鍾鼎鍋鐸鐺作之屬利牛生熟間爲錠爲鋼鋼又南北之鐵混鎔也可鎒可錯可鑿且鍛且打之屬利生熟生熟聚以斤論鑄作百斤稅一分打作賸三十斤稅一分且鍛且打之屬從打作私鑄私售坐灘稅孔僅之鐵論也僅初作鐵器苦惡價貴或强令民買賣之不若稅其直而贖民之自作宋呂申公田器書詳且盡矣鐵出於鑛入山鑿鑛者不稅鑄鐵用炭取炭者不稅熟鐵用薪採薪者不稅三者窮人也貧窮人以山澤之利王政弛以便民耳開爐煽鐵亦不稅未成器也今之稅者吾惑焉爐中見鐵曰爐稅鑄作成器曰鍋鏟鍾鼎物稅民間不敢鑄礮砲以鐵出竇曰鐵稅熟鐵打刀曰刀稅釘曰釘稅拔鐵條者曰方稅曰大車稅曰小車稅曰條稅所在收稅大鹽會不見有分毫之鐵稅今官收成器之稅視管仲鐵重加一刀重加六耒耜之重加七較輕焉私稅一切除去官與民兩利人復撓敗其說是孔僅沮事之議也鹽鐵饒而均輸可行元封以後西南初啓郡十滿天下上復重之遂亡文學言何用不用文學用賈誼秩而錢法又可次第行矣

民鬻鹽鐵利散民而不及國商鬻可利權在商因以其餘餌爲商耳目之官若吏於國無與也況其先害民勢將必及國餘晰官鬻利害併及官不得鬻緣由利害併及官鬻遠勝民鬻商利害鑿然井然敎時宰相之策非同書生痛哭激烈之篇也結體弘肆堅蒼在數百年之乎熟滯中又不啻救時宰相

禁銅改鑄議

開采加派之議行兵餉有出出於百姓未有以佐百姓之急猶絀也開采所入工作役徒主藏之吏私其入百姓分毫不與也開采不入則坐以折閱而賠累及百姓加派所出胥役里長徵解之吏私其出百姓分毫不免也加派不出則

誘之拖欠而攙納及百姓百姓安得不急哉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今百姓之不足極矣歲被水旱而糴不貴聞江西米石銀五錢湖廣八錢陝西六錢山西五錢有奇兗豫減於山西吳越差貴焉非有累世蓋藏之蓄積終歲所入以共四供賦役三爲社閭戒祀婚喪之費一爲老小布縷歲食其二商賈工技傭作無其十之一矣百姓之不足正坐錢荒若復以開采賠累加派攙納與於不足之甚者也漢錢極重而幣輕穀價極賤時至斛五錢今錢極輕而幣重米價亦賤時至石五六錢漢金多今銀少也有可以佐百姓之急者權夫金粟之相生已矣以少權多粟之權在金以多權少金之權在錢天下之錢多矣水衡錢外各布政司鼓鑄盜鑄如雲而起奸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固宜米穀不賤乃更縱錢禁使錢弛以民私鑄之錢而詰以粟易錢之農既罷銅禁縱民銷販外泄中乾穀米益賤農窮貨蹄商賈罷市市成易銀輕賤倍折以兩當一困迫無聊農

母子也金與錢母子也重錢與輕錢母子也金莫多於漢漢末無金鄙塲之積有幾許昌鑄溫侯印曹操謂國家無金是也穀莫多於隋隋末無穀洛口黎陽之倉盜發朱粲至食人是也錢莫多於宋宋末無錢散於遠金海舶奸民日銷爲器交子錢引故紙虛數是也銀亦金錢類也銀莫多於明明末無銀互市召買出邊下海逆閹搜緘比餉黎金內府塡委道路黃河是也世儒暗於大較不權輕重末流之弊至此固輕百姓力矣單襄公曰古者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輕重之謂也金多則晁錯貴粟粟多則劉晏鑄錢有言鑄錢於穀貴之時劉陶議罷矣有言廢錢於穀賤之時孔琳之議復矣權於輕重一也據今有穀之人不爲富有錢之人不爲貧貧者仰富穀便於錢則其所以愛養百姓之道曰貴粟曰改鑄大錢大錢或便於國百姓不以爲利建安罷大錢直百後魏建德五行大布一以當十陳作大貨六銖一以當五銖之十唐改乾元重寶一以當十宋大觀御書當十皆爲軍用缺乏

幣重貨輕史稱府庫充實大收商賈之利而百姓不便大錢或不便於國百姓益以爲害新莽大錢五十吳鑄大錢當千唐鑄重輪乾元一當五十時錢有虛數斗米六七千錢放散毀碎改爲器物至有黃牛白腹之諺而百姓不便無當百姓之急放也儒者必圖始終相養之義上下相濟之情若苟且補救叔會百姓以爲百姓怠不能知百姓賤不敢竟究竟百姓不便錢法窮而自止則何可以疑事嘗試哉劉巴崔亮沈演之品恭之第五琦蔡京皆以疑事嘗試也今斟酌於元鼎元嘉保定乾封乾元熙寧崇寧大觀之間四三其重一大錢當制錢二與制錢參用銖兩參樣取勝國折二大錢准以爲式夫是累朝誼主富國強兵抑何待斟酌也者爲百姓也赤仄當五元嘉當稚眼錢十保定布泉當十乾封泉寶一當舊錢之十乾元重寶當十崇寧當十法嫌其太重太重病民太重眥銅病國太重銅不更其費銖兩少減則盜鑄禁鑄錢死罪積下錢重則利深大奸之於重誅不避也斟酌當二不惜銅不愛工鄭虔記開

元通寶每十錢重一兩每兩二十四銖則其錢爲古秤之七銖以上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蔡邕記崇寧當十大錢每貫用銅九斤七兩二錢以大錢折給兵餉三七兌支俸薪馬價以及胥役夫馬之工食草料全用大錢兩六錢錫一斤九兩二錢除火耗一斤五兩每錢重三錢通計物料火工之費鑄錢凡十得息一二而賒官吏運銅鉛在外今以當二大錢折減明製近善錢成敝斷廢鑿小輕破缺無輪廓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不中制錢者秤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窮塞奸巧穀米以貴易賤軍需以盈濟處凡兵馬用過米豆皆以大錢折給兵餉三七兌支俸薪馬價以及胥役夫馬之工食草料全用大錢軍興俵買和糴吏立官市不過制錢之五六民間所得已多其餘碎銀零受牛羊豬鷄蔬菜細物許制錢大錢搭付以此流通食貨兵餉不盡出於百姓百姓之粟其錢也百姓之粟之錢其銀也百姓有銀而納賦役供加派仍不妨其耕鑿百姓又即其粟也權其始終上下百姓之疾其瘼乎銅少奈何謂即濟以開采之銅川蜀嶺海不可問崔亮婁弘農郡銅青谷鑛一斗得銅五兩四銖韋池

谷鎖一斗得銅四兩王屋山礦一斗得銅八兩南有
青州花燭山齊州商山往昔銅官幷准開采宋商州皮仲容采虢州青水冶青
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陝西張奉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一監此江北之銅
也江南吳王濞鑄銅山錢半天下晉王廣鑄鄂渚之白紵李巽以郴州銅坑二
百八十餘所奏置桂陽二爐此江南之銅也開采入爐銅盡爲錢鄧通不以輸
邊錢能不以載內其何不濟必謂緩不及事請先資以見在之銅唐武宗廢浮
屠銅像鐘磬爐錢皆歸巡院鑄錢顯德收民間銅器佛像輸官受直張滂奏奸
民銷錢爲器一切禁斷王起請銷錢爲佛像者以盜鑄錢論自今寺觀富室所
見銅像銅器不少嚴法輸官比諸飛廉銅馬之屬開鑄銅人唐淚銅鐘不鳴未
可藉爲口實必謂成物不毀出善錢易惡錢凡係斗量沙澁之僞赤郭赤生之
異檜葵鵝眼綖環之小皆以大錢收鑄輸作少府迂儒不識天下之大計惟斷
乃行惟變乃化權者聖人之大用遂執不疑惑矣馬援請鑄不行楊偏請鑄不

行事入而難效成而服秦越百姓之肥瘠與已無與尙可與論錢法哉心存百
姓宋之鐵錢九爐況銅錢乎元鈔虛錢造紙千百萬引況實錢乎權出於上當
使鑄歸於一然錢以銅鉛薪炭而成鉛銅薪炭難致前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
置監鑄錢不則軍市鑄錢今鑄大錢於開采之坑兵屯之處使百姓不近實盜
鑄可息盜鑄終不可息有私鑄有奸錢銅使之然也管子曰守物之終始終身
不竭是謂人主之權莫如禁民蓄銅銅不布下則奸民無因而鑄奸民無因而
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尤日增賈誼以爲七國劉秩以爲
四美請禁蓄銅官爲收市請持銅器者沒官請勑官僚士庶商旅寺觀坊市貯
錢不得過五千貫多即市易別物請勑高貲大賈倚依左右軍官挽錢法事覺
幷治沒官錢之一半充賞請勑限銅五斤以上分別成死請限五十日或兩月
自占請以御府銅器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告者有賞請申錢幣出關之禁西
不以錢入川南不以錢踰嶺西南不以錢過湖立銅錢出界徒流編配首從之

法恐其竊盜糧資敵人與馬禁等國家有禁必行何憚於銅憚其驚擾百姓銅
於百姓無入也禁銅於百姓無出也銅既出爲鼓鑄之用百姓便銅不入爲奸
商盜鑄盜鑄之錢不爲豪猾聚幷而害大錢制錢百姓又便抑何藉夫不可爲
食不可爲衣之銅驚擾百姓哉不禁銅而禁盜鑄盜鑄公鑄皆無補於百姓之
急開采加泒未可與權也

改鑄因時權變禁銅酌理經常俱從人耳目習狎不及覺處勞剗調停動有
妙議房玄齡注管子謀揖一代先生才其相下

律呂

律呂陰陽謂之律度量權衡齊之以律律之陰陽氣也陽氣之動陽聲之始也
陰氣之動陰聲之始也剖析谷之管吹而聲和候而氣應律呂爲聲氣之元聲
氣不從律生漢儒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天地之和應之司馬遷曰宮動
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
鬼之氣奏函鐘而地祇嶽瀆出與鬼之氣動之也非以函鐘動也黃鐘爲萬事根
之氣奏黃鐘而宗廟陵寢享虛危之氣動之也非以黃鐘動也黃鐘爲萬事根
本氣之動不以律呂律呂亦可不設豈聖人之數哉聖人體陰陽以爲治天下
偃兵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畎畝父老嬉戲煙火萬里郊禋社禹嵩禹無
不得其和氣之所應律呂傳之耳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律呂聲
音不先於治忽聖人爲其能爲者已矣然則聖人何以用律伶周鮪曰聖人以
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用故律和其聲聖人之數如此武王以黃
鐘布戎以太簇布令以無射布憲戎以厲六師謂之厲令以宣王德謂之宣憲
以優布容民謂之嬴周自厲宣爲嬴問律而鑄無射之鐘律窮無射律卒不和聖人消息
乎律非律也貫革之射息而虎賁之士脫劍卜曰以武士者六八而計東還以

後變宮在羽之下變徵在角之下四其六三其八以爲二十四聲耳楊子雲曰
音生於日律生於辰天有五音司日地有六律司辰日辰由天五地六錯綜而
生律呂由黃鐘九寸損益而生故日有六甲五子爲六十日律有六律五聲爲
六十調甲子有陽必有陰也黃鐘紀陽不紀陰陰陽治忽也紀陽而不紀陰
在治忽也故黃鐘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爲律本九寸分之寸也九
九八十一以爲宮司馬遷班固本律劉歆鄭康成以九寸爲十分之寸蔡元定
因之李文利鄭端清更以三寸九分起黃鐘三十有九黃鐘之下宮也非黃鐘
本位實數也非黃鐘本位實數則非聖人制律起於黃鐘之遺法律何以相後
世求律之和謂嶰谷今之金門雄鳴不應陽雌鳴不應陰則更竹謂黑黍出今
之羊頭一秬一米曰秬一秬二米曰秠則更黍謂管隘實者長管鄂實者短方
不止徑一圍四圍不止徑一圍三則更圍之分寸謂冬至日不在牛之初春分
星不在鶉之午有大小餘灰下無大小餘灰上則更管之深淺或立準或張絃

或用車鐸或取舜琯或準嘉量或請帝中指定寸律歷更而聲卒不和徐復曰
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
久久固則純純鳴則終終復則樂聖人之政成而律定矣亥爲應鐘卯爲夾鐘
未爲林鐘三鐘三甲之所治易之先甲後甲也巳爲南呂丑爲大呂酉爲仲呂
三呂三庚之所治易之先庚後庚也黃鐘子子與亥從陽治陽者主主故言鐘
巽賓爲午午與巳從陰治陰者客客故言呂天地理數有消有長律呂損益有
消無長楊子雲學易何以曰子美盡乎天下無縣消縣長之數有扶陽
抑陰之理甲子之相成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黃鐘之相生亦三十六爲陽
二十四爲陰生必隔八治忽也治忽不生於八損益必三分上下在治忽也非
夫三分損益之能治忽也近古之不能治久矣人有喜亂之心氣何以和氣不
和而聲應之聲相應故生變樂記曰哀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怒心感者其聲粗
以厲怒哀之心感而氣爲之動有心疾無君聲後庭清夜安公子曲不和涼州

益州入破益不和卒其利害旋踵變不在律隋文奏江南樂器嘆爲陶陶和雅
與我心會十數年間天下忽盈散越不可收拾是豈律呂之差乎漢高大風豐
沛起於巴歈武王前歌而後舞也甘泉以上辛夜嗣嘗有流星經其上復得焉
以次太乙之歌唐初七德及秦王破陣之六隊陰以兵法部署其後蓄鋼多貢
樂不嘗協於律呂蓋以剛強不屈之氣有以久固自持而兩朝終不處爲弱散
之國太宗曰隋唐樂在士大夫何嘗悲此古樂由心生之定論而腐儒老生割
上建立同咸黑之編磬匏笙失管仲之窘牛野馬孰從而正之此亦來律呂之
過矣鐘鏞不協韻吹鼈不成聲無貴乎律呂之中太常子弟歌工未知辨律但
求音聲之和耳牛夔定隋樂萬寶常改樂器夔卒不知李煦改宋樂歌工烙滅
量權衡也聖人思封疆志義將帥之臣不能厭樂則不能厭律呂律呂所以導
和也國家以兵起北方剛強不屈之氣先見於聲音太常大樂至於里巷歌謠
多殺伐是以削平僭亂歛槩之威被天下已來大武三會賤勇與力教坊用南
方伎樂柔曼輕靡哀傷悽切之音近於淫殺伐長貪上受之賓牟賈曰武王之
志荒矣淫嚚而哀則多怨下受之王風無室家之樂而興刺律何以和不和則
亂自君以下官壞於商亂民憂於角亂事勤於徵亂財匱於羽亂滔角徵羽之
亂不和故也群盜猝發於南律所謂候氣如此律於兵械尤重太師吹銅律以
應軍聲知吉凶效勝負陰陽而已矣師賦歌北風黃鐘大呂也又歌南風爰賓
林鐘也古考北風決勝南風阜財皆言和也北軍轅田歌舞與夫柔曼輕靡哀
傷悽切之音較勝負知南風之不競哉詩變爲騷騷變爲樂府古風律不能制

變爲詩餘小說詞曲小說誨淫詞曲勸殺二者去而詩律正刑變爲劉荊變爲
名例刑統律不能制變爲刑餘贖錢羅織羅織罔殺贖錢縱淫二者去而刑律
正軍變爲募募變爲彍騎降兵律不能制變爲軍餘樵採野掠野掠阬殺樵採
逼淫二者去而軍律正去其不和以即於和民自此知有律何樂律之不和乎
舜以律在治忽出納五音也兵刑之大無言者但於詩樂言律詩律即和不能
勝殺且淫者之不和小雅變爲黍離非律變也使圜鐘以相次爲律函鐘以相
生爲律黃鐘以相合爲律豈曰民氣之和樂乎三聲當一至三至當一缶三軍
當一戰吉凶勝負見於前以律攝之不如以氣奪之黃帝之定火災顓頊之平
水害水火天地之章氣也激天下敢戰之氣如
武王誓師師克在和氣知而律應之
和且平何律呂之問焉
以兵刑之才備禮樂之器故持論定有把鼻的實中聽王文中謂其門無與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禮樂者不知其意何主也

西北之文卷三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佛先生 鑒 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議

治河議一

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於明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南河之所至害亦隨之害之所在而利亦伏之天地之節宣人未之覺也賈讓治河之三策愚取一焉不與水爭尺寸之地河定民安聽其所止而休耳水未有不分水未有不下也非故聽之不因其勢而堙焉潰者益潰淤者益淤決者益決無以節宣天地莫之有救矣今欲救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塞其決決止乃濬其淤要必明於分合高下之勢施其功古今治河之道也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禹創二渠以引其流北載之高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地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潔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一渠旁西山以東過今濁漳夾石碣石入海始九渡終九道天地之數固然禹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河之流分其勢自平也定王五年河徙乃失禹之故道支流於絕經流獨行稍稍排水澤而居之齊爲塞塞其淤趙魏爲隄隄其潰此古隄防所由起漢文決酸棗孝武決瓠子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河之流不分其勢自橫也更二十年帝臨決河負薪土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後又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爲八十年無水患元成間屯氏河塞乃決於館陶漏四郡三十二縣議者尋屯氏舊迹東都至唐河不爲害五代河遠梁山東北入海宋興河數四決慶曆嘉祐間河分爲二北流自恩冀乾寧入海東流自德滄入海紹熙又分爲二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金末梁山又塞河自開封魏州決入渭河以合於淮明興河決黑羊山南入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入淮永樂疏入故道正統又決滎陽弘治決金龍口橫衝衛河萬曆決張秋榮禎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害神宗計其利蓋相越之遠哉自古但言治河明興乃兼治淮自古皆避河之害明乃兼收河之利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淨沙淨則河塞半爲全河議濬濬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半爲運河議塞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不亦宋元之續也乎宋起河下韓魏公爭之歐陽文忠爭之趙清獻司馬君實范蜀公蘇文忠文定范百祿王存謝卿材各爭之而明未有爭焉者運道故也今既資以運矣勢不能不治河治河而河決天地之數不可知且以人事言之河淮不分淮水清河水濁海口淤澱高仰水不能出則上流必決去河之淤因而深之之謂疏何以至今不溶也孫家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南頓由泗入淮之道黃陵岡賈魯舊河經梁進口通丁家道口由徐入淮之道必謂舊河口狹不及挑濬三分之一河決如泗州一帶地勢卑窪又高郵邵伯等湖水面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客水大主水小瀰望浩茫民不堪命釐河之流因而導之之謂疏何以至今不疏也茶城清黃交會之間黃河强清河弱每患淤淺勢將

倒灌舊有古洪內華二閘黃漲則閉閘以避淤黃退則啓閘以衝刷一則逼阻濁流一則緊束清水抑河之暴因而扼之之謂鑒何以至今不塞也非其不溶不疏不塞也留此河以爲雖治之局娶市於上而又恤以不得不治之形取必於上同於不溶不疏不塞耳王延世爲河隄使者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尺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今決口之深而難築者不可倣其意乎李公義制鐵龍爪揭泥車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水深數尺黃懷信制潛川絕以石壓之大繩矴兩船之端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潛水淺則反櫂曳之今海口及經流淺澀不可用此具乎頁爲開河審測河身之高下計度河腰之則折柳以殺水怒草以沾泥淤五船貯石駕濤載流破鑿船底峻龍出沒隱現魯靚之不動今有倘其勇者乎夏元吉通海口布衣徒步徧問父老以水之源流醫藥賑濟之需賠以紛今有遺其愛者乎徐有貞作治水之開疏水之渠渠曰廣濟開曰通源凡河

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高於門門高於隄其水遂不東衝沙灣驅龍以鐵蓁龍以蔇東昌之龍灣猶在今有方其智者乎龐上鴻規徐邳隄三百七十里制如邊城岸高者隄必卑岸卑者隄必高我有平水之防一以水面爲準水無乘我之隙不以隄身爲準今有效其實者乎正統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劉泰張秋塞決撥藉鈔關抽分各數萬兩徐恪奏依其例齊豫河夫每名免稅糧二石計夫十萬緩免二十萬石今有經其費者乎無其人也不如不濟不疏不塞也河臣河夫牙檣濱河之貨物走集通商立市國力竭民命困爲伏莊莊因以爲利一旦河之決朝廷及濱河州縣之民不工告竣此屬將安歸乎滁和之郭子興高鄭之張士誠繫河夫以爲寇況重之災荒也河水消息必有先幾天津襯洪水滔天天津沒江河爲患星士知之占初候而知一年之盛衰觀始勢而知全河之高下河工之論水又知之今乃決而始知知而始報報而得請始修任者議者難其人矣乃爲異議要上襲爲久常以讓爲言全河患河不能分今既自分分河患河不能流今既自流謂河無

任有清河徙撫散萬一北決入燕震驚畿輔蘇氏言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
夫河決而北金生水也自北入海水生木也析人伯陵之憑神周人興而燕最
後衰洛常東海之上瑞國家起而燕承勝國患其不北耳北者天地之數也古
傳河表碣石聖賢聚爲事業河泄尾閭人物發爲文章他非愚所宜言河天下
之大利大害也

水勢宜分水道宜北此古今治河籌論但道宜北而今已南勢宜分而在南
之勢不敢分眞疏眞濬眞塞未嘗不宜假運道以藉之口假疏濬塞以利其
決河決之害究不大於治之之害擇害莫若輕故曰不治擇利莫若重故首
尾以河北行爲順天地非空踈筭也行文之勢之道恍惚來自天上震盪中
原蓄泄滄海覺史遷河渠書備勢實爲空踈

治河議二

康熙十五年河臣疏請大治估費銀二百一十五萬八千餘兩計泓三省夫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二萬顧希欽鑑如其人下廷臣議許給銀而改募其夫不徵明年興工又明年
河決河決既修之工則決速河決未修之工則修遲河臣任之先是王總河弗
繼博求任事之臣劃軍需以紓國計民生之緩急任之專也命司空水衡行河
兩岸自白洋清河皆抵雲梯關議堤高堰堤議石高良澗周橋議土塞碧墊挑
清口清水潭起新工歸仁集完舊土以石爲之以丈尺分之議之成也議不成
田畆自爲食邑沮敗河工二十年雖程顯捐髮膚盛應期慮河濱終亦不勝其
任今之議者不以利害委治河之臣任者自以利害委河河決其所議修之處
則是任以修者未之修矣覩勘部河臣所奏歸仁集決黃河倒灌小河口白洋
河挾求堌諸湖之水以灌淮則泗州寄高家堰決淮先河後衝運河西堤潰清
水揹東岸則山陽高寶興鹽害罹家墟決二十五里成溝淮水皆注內湖是以
清水潭決則淮揚害王家營決黃河沿邊北岸從灌口入海則安東海州諸邑
害河決有此數害放散官錢百萬東南之民魚炙河臣用板纔蒲包實之以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紀功今築坦坡於離堤一丈之處役關遠而就危難議三昔改砌南北土堤照
依中堰用石但劃處歲修之銀集事今估十九萬三千增修遙堤雖沒舊石豈
隨水化議四自浮橋開周家橋至翟家壩平地無堤在高家堰上開所以閉淮
水洩堰水淮入河則驅河入湾則湾運堰閘則淮入河湾也邊岸潰數尺內湖
之水添數尺河臣疏淮水漸縮不與黃會昔白昂劉大夏事此今估費三十八
萬緝完平地之工板築之聲未已翟家壩陷丈餘高良澗決八處議五挑湾運
河陳瑄舊設淺舖督軍肩挑久乃廢弛河沙益淤不已湾底與昔之岸平上比
黃河來處下比衛河接處皆高王家營所以決取水難走水易也疏請挑湾河
身堵塞湾水等湾決口需銀四十一萬七千三百置內河歲修之金弛淺舖軍
丁之役議六六塔河臣任修可議如此無言王家營之未估者矣事權一財力
殫河湾淮終弗續其不屬之任事之臣乎河臣任其事首尾千里二淮一湾一
河議於身不能兼顧必有受若直怠若事者河臣未及查泰耳往者管盡忠修

堤冒奪工爲新工侵銀二萬二千七百餘兩劉先耀修堤捏未完爲已完盜銀
一萬五千三十三兩自非徐文瑞具供俓國甦申實舊河臣何嘗查參以今上
下決口驗今上下工程其爲不查不參者多也掃內帑付河臣河臣付郡有司
不效任其事者如翟泉之烏伏如黎陽之蛇蟠舍橫流而更議豈敢以疑事嘗
試哉自此而有所事已謂之初有事也自此而竟其功已謂之業有功也勵仁
一堤分黃淮使不相奪是以合於下必障之使分於上黃不入淮淮所灘畜之
地黃進而攄之淮必助黃自甕倒灌裴家場射洪州堤橫截於宿桃南岸長七
百四十六丈黃不得入淮不得出此楊一魁分黃避淮之工高家一壩合黃淮
使常相資是以淮本東必豁之使趨而北淮不入黃黃所奔騰之渠淮退而不
屬黃必與淸共淤漫溢入壩萬曆三年壩決徐邳以下漂沒千里舊壩高一丈
五尺月堰廣三十六丈黃淮合流趨海淸口十年之沙皆去此潘季馴合淮助
黃之工弘治三年河決支流爲三併於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俱下徐州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河道淺隘不能容受築爲隄以衛張秋北岸之隄也南岸增高恐水無所洩河
臣照原岸平修水大走水水小斷流此白昂上流防隘之工隆慶元年鑿薛河
入赤山湖旱則入淸勞則入湖此夏鎭之河也黃河不由五大險入支河行入
淸淸於入海海於此朱衡下流橫海之工大水宜分小水宜合治有餘在下流
治不足在上流被水堤宜淸縷水堤宜河渠以異流同歸脗以上櫛下比塌可
以洩河流之濫可以禦河流之衝隨地而用賈魯之一事劉大夏歲其怒劉天
和潛其潘潘季馴築其壇劉東星改其壅徐有貞復其流李化龍避其衝隨地
而用賈魯之一法賈魯固元所爲任事之河臣也宋導河南流閉北流王安石
任程昉范純仁不能爭至於格詔不下而河無成功程昉不勝其任也元疏河
南流閉北流脫脫任賈魯成遵不能爭至於掘井測岸而河有成功賈魯能勝
其任也明興用魯故智復魯故道於上得魯舊堤於下得魯海口法良而事集
苟法良而事集何河渠之不可成乎河渠之不可成則是河臣方興之工猶可
以佐宋議歸仁集至王家營兩岸遙繫二堤不能遏其奔潰古城之崔鎮桃源
之陵城淸河之安娘減水二壩舊制移其石非平泉之石可復也淮泗水破高
家堰洪澤一湖不能不泛越河黎州之邵伯實應之氾光鹽城之草堰澤國千
里旰泗鳳宿理其瀦非鄰國之瀦可罷也獲壩有文華二閘古溝二閘高良澗
一閘周橋一閘閉閘全淮開閘護堰減水之餘智可師則鹽船溢決可按也淸
河有南旺一湖安山一湖馬廠一湖昭陽一湖二洪若縮四壩若淺水櫃之新
法可淸則豪家侵占可追也此昔賈魯之所不及變化於魯所經度何事之不
可成獨河渠哉資河以濟運正統十三年始也河與淸隔於是有茶城之役盛
應期開新渠王以旂開支河李化龍開泇河淸本不仰乎河也海爲尾閭潘慶
元年海溢河與海隔於是有雲梯之役由泗入淮則上流順由徐入淮則下流
安翁大立淸黎溝楊一魁逋草灣不即范公堤可東出邦江口可南流海終不
平絕河也河決南流有宋碭山而存三河者萬曆之三河與弘治之三河多其
委也即歸仁集非水衡度其下侵桃淸由洪澤諸湖下淸口則旰泗無患河決
流東有自魚台至德州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南北兩河並存者弘治
之兩河即宋熙寧之兩河也以王家營爲水口不由五大險八支以去則
淮揚無患勞不重傷費不再舉不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賈魯任
河不過如此宋任一臣必有一臣參其議富弼任李仲昌歐陽修以爲不可司
馬光任宋昌韓琦以爲不可王安石任范子淵文彥博以爲不可任者議者兩
無與也有明議事之臣紛矣劉大夏無可議議楊茂仁盛應期無可議議鄒文
盛潘季馴無可議議陳洪烈張貞觀至於魯如春之死決劉榮嗣之死黨使人
不敢任今復不敢議矣任其事者不能開局講求也竊願上自任之任之弗治
可以收拳壽解光之議任之以不治治可以推賈讓馮逵王橫韓牧關並之議
任之以必治可以成王延世四丈竹絡王景十里水門之任之以治而
未必治自臨決河沈璧馬下淇園竹以爲楗從官負薪塡河橋萬里沙不如增

一簣土可以紓汲黯鄭當時汲仁郭昌之任之議然則不敢議者非遂不可議也

條列現行治河法詳核無匹但無實心任事之人遂多浮虛不根之議議不成議任不成任終日土自任之激也亦所以爲核也

治河議三

南流數淤河必北徙北徙自徐州以上達於靈鳴靈平之野直上天津不惟徐邳淮泗水減京師亦可助其形勢黃河之故道如此河起西南負崑崙地絡之陰直麗江千五百里直焉湖三千里歷二萬一千三百里以東北爲歸天津者天祖也西極遮故望世爲家是以河決東北數治而數效河決東南數治而數不效河所從來高禹鑿龍門闢伊闕於是有化熊開道之說頌聖人之智力耳歷三門七井至於太伾太伾今之滎縣也自此東行如砥南下建瓴乃北載之高地北土堅厚不與河俱走河以濁而善淤性濕悍善徙迫西山而奔厭潰溢之暴無所徙沙積不淤地廣不復與河爭尺寸且九河多爲之委入海也滓沁衛易之入河後也東土疏薄梁楚又無隙地以游河伯河若自太伾東南引沁水挾泗沂浮疏土以濕梁楚之平原徐呂上下無山使一淮受兩川之水以出湛溢不待今日矣今日見河之害不見河之利言利自正統十三年昉也相河地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上建東西影堂內以金堤爲固外以梁山爲委又置二閘使黃河大不泛溢小不乾淺以阻潛渫然而害常伏於利之中不勝其害堤之防之排之濬之河果有害於中國聖人必自東勝隄防排濬恒山之北達於遼陽久矣堯舜之世豈無數十萬人供役收河套之利委其害於南北單于哉乃力力於龍門伊闕之役當有此小利小害不足以誤大河之完計也河自北紀之首循雍州達華陰與地絡并行而東至太行之麓與渭濟汾潞俱東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達華陽與地絡並行而東至荊山之陽分流與沅湘淮漢俱東謂之南河自南河窮南紀之哈剌出赤賓即東北流經崑崙之南爲九渡道天津之南亦爲九派起乎九訖

乎九者洛書也入雍會涇渭灞滻漆沮澧汧入豫延伊洛瀍澗北過黎沁漳易
恒衛皆盡西北之水而南淪之濟西下之溥沱北來之桑乾不附於內東南之
沂泗不接於外東北之灤沮不逸於中一旦棄灤沮過泗沂去東北而東南汎
濫梁楚之郊下徐呂尾閭也豈若首口呼吸門柱支撐而城屋之可以啟閉哉
奪淮之泗沂睢清以與淮爭淮不勝則決不容則溢決且溢隄防
排潛之役起元賈魯從議下策明興二百五六十年河臣皆從魯下策非元明
之無策也秦決白馬水大梁梁亡河決亦炀帝作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入
河自板渚引河入汴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以達於淮又開邗溝入江邦溝吳
開也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非禹也又開永濟渠引沁南達於河北通涿郡東
北之河流猶在唐決博州五代決楊劉宋初決東平開封大名太宗決澶河下
彭城此東南入淮之始眞宗決鄆仁宗決商胡神宗決館陶又決魏之第五埽
如此故決東南之決也河南山東江北州縣在在隄防河不及汴梁恐失張秋
不及張秋恐於鎖口不及鎖口恐淹宿州九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我所
北矣也河臣習聞害漕之說數修數決賈魯之下策不效則賈讓之上策宜從
治之也今王家口決河遶北岸從濉口入海勢將北徙元尚文言自留抵睢南
高於北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成澄擺井測岸爲故道凡不可復明
臣不以爲言害漕耳余閱謂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漕以汶不以河也漢漕山
東粟數十萬置六輔渠以便漕唐仰東南粟二十萬從次置倉節級轉運以便
漕河之利歲歲修歲歲決皆以隄排潛爲功罪魯之言治河一也有疏潛塞之
異疏潛有生地故道河身減水河之異塞河有缺口豁口龍口之異治隄一也
有初築補築之異有刺水堤裁河堤護岸堤縷水堤石船堤之異治埽一也有
埽淶之間至樂也禹貢曰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卽叙又曰夾石碣石入於
河利盡天下而東北成辰極之尊黃河來自天上矣黃河卽來東北可且無治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道以披其勢韓贄等鑿二股入金赤河以紓決溢淺五股四股以救恩冀孫氏
先治衛州王橚輝達於海口李立自大名至瀛州分立東西堤五十九埽王令
岡請潛迎陽舊河范子奇請修鉄牙約於北岸卽河東流之議起而東北之河
流未斷王安石用范子淵導河東流帝欲聽其北流不果河決於澶州曹村北
流斷絕會於梁山張澤梁分爲二派河南徙而宋從之矣金自閉封決而入渦
宋又受之矣河之東南場帝一君安在一臣爲之也故五星聚箕尾唐東北之
河終尾箕天律也五星聚奎宋東南之河始奎徐魯分主溝瀆大河非溝瀆所
容其決也易宋之曹單鄆濮明之淮陽徐邳鳳泗無不受河之害矣猶相沿爲
濟河之利歲歲修歲歲決皆以隄排潛爲功罪魯之言治河一也有疏潛塞之
異疏潛有生地故道河身減水河之異塞河有缺口豁口龍口之異治隄一也
有初築補築之異有刺水堤裁河堤護岸堤縷水堤石船堤之異治埽一也有
埽淶之間至樂也禹貢曰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卽叙又曰夾石碣石入於
河利盡天下而東北成辰極之尊黃河來自天上矣黃河卽來東北可且無治
用鐵用草用木用柳用梢用紅之方有明治河之能臣徐有貞白昂劉大夏盛
應期劉天和王以旂曾鈞朱衡潘季馴萬恭李化龍朱柱方楊一魁劉東星李
從心周堪歷無不從事於此東北河工宜分流而用淮刷沙者令宜緩流而用
淮臨河者急宜順流而用閘閉河者逆合則專急則迅逆則伏東北之治不可
施於東南之河讓之下策乃上策也人不諳其河決工不宜其地決人工不悉
其力決不當其時又決元成宗決大梁順帝決白茅禦城明初決陽武正統決
滎陽正德決曹縣者再嘉靖決曹單徐沛亳渦睢州房村隆慶決邳州雙溝萬
曆決房村長垣單縣崇禎決朱家大堤當其決未嘗不切責人工人工雖修決
亦不免蓋東北之決也黎陽堤使東抵東郡東郡堤使西抵黎陽又爲堤使東
抵淮北又爲堤使北抵魏郡又爲堤使東北抵清百餘里間河再四三東迫隘
如此故決東南之決也河南山東江北州縣在在隄防河不及汴梁恐失張秋
不及張秋恐於鎖口不及鎖口恐淹宿州九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我所
北矣也河臣習聞害漕之說數修數決賈魯之下策不效則賈讓之上策宜從
治之也今王家口決河遶北岸從濉口入海勢將北徙元尚文言自留抵睢南
高於北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成澄擺井測岸爲故道凡不可復明
臣不以爲言害漕耳余閱謂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漕以汶不以河也漢漕山
東粟數十萬置六輔渠以便漕唐仰東南粟二十萬從次置倉節級轉運以便
漕明時膠萊遮洋皆稱便漕漕便則東北利河駕蒞蹺以爲梁辨牛馬於兩岸
淶淶之間至樂也禹貢曰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卽叙又曰夾石碣石入於
河利盡天下而東北成辰極之尊黃河來自天上矣黃河卽來東北可且無治

不治哀其民魚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東南之難民是亦讓之上策也

河自東北而東南原委曲折利害大小與治東北河治東南河之得失短長一一列在眼前大旨歸於不治便河北流以從賈讓上策此數百千年通長不做之議

河決議

高家堰決上連周家橋翟家壩皆決淮水縮入內湖河臣疏淮水不與黃會挑濬導淮隨挑隨縮詔下堤坊決口是古克謹天戒之意罪子曰吳逆當敗挑濬堤防無益也客曰堰決泛與鹽七邑淸水潭椿埽立摧而淮下淸口無力河踵門而淤其口壩決則淮溢白馬諸湖溺不能受高郵邵伯氾光三湖之田沒食貨皆仰河渠盡人事堤防排濬子何以少之曰淮自欲決挑濬不能引其來堤防之可以不事也天吳以淮爲沼三千年東會於泗沂東人於海明與欲資其利東淮於山陽上游之洪澤等湖町畽也更兩朝幾三百年天吳助河刷沙助漕濟運勞苦掃除之役驅逐之勤釁釁之力東西跑陁不順形勢壅塞不通其決也固宜自浮山堰決數年吳明徹敗泗曲堰決數年吳元濟敗吳逆叛踞長沙長沙吳首之封國勢疏力小能久於順誰教吳逆反者長沙反者士龍死衡州城下今高家堰決天吳失水失水其何以濟客請叩天吳之說曰禹自桐栢導淮淮數爲務支祁壞即天吳也授之庚辰組以鐵面紡之淮自是長淮之水淸蓋天吳不能爲逆云庚辰后稷也后稷手制天吳以造周周無句吳之患春秋公會吳於蔡皐吳不王乃即會吳逆誕敢紀其叙僭吳而帝制爲周豈如吳先周而逃先周而亡哉貂子威死陂壞周張士誠死堰涸今周家橋翟家壩決天之厭吳久矣客問淮上諸侯曰申曰蔡曰隨曰頓曰沈曰宿若無事夏王命以徐伯主淮主商有豕韋之國尋爲商周楚魯所滅周衰坐淮浦不陳師而運粻元始之明終之我又始之以淮河接運之半淮可北河可南淮不北河不南淸運斷而不屬天吳河伯淸息天下之咽喉是以鬬衝潰溢挑濬堤防之事起顧安可少耶一日少弛禹貢螺珠不可見唐所賦之東南八道無從張萬福焉不食即以董摶霄轉撤恐腰帆亦無濟故勞不可以已也曰吳逆既不祖天吳淮決與吳逆何與曰禹以天吳守淮淮決不爲天吳用天吳豈爲逆用物固有相感者顯濁湖開龍耳龍角不啻沙鹿之驗淮水可以長王氏天吳句吳類固相感四瀆莫靈於淮禹所得盜津狂章制其水怪受饋鬼神之誓在淮爲其淸也鏡於至淸顯逆立見秦人戮淮終成豐沛元人障淮止就滁和淮之助順如此豈助賊爲逆乎曰淮不可以北河不可以南今徐邳睢泗之河關於東南也何故曰助淮以決不使淮沼吳春秋之伯討也吳開邗溝通淮泗淤之也者絕之也然則灌瀦浸濫人而沮沒其民蕩覆城郭田廬家舍一切可委之數由數窮而後擊人之用出聖人出害無不除曰黃河東南與東北執利曰地紀自坤抵乎艮大綱自乾抵乎巽牛吳分河東南亦其道顯東南道奎奎主瀦瀆又其南當坳河伯不經於溝瀆豈其如厠昔人鑿文章太盛天地一病豈若東北天津金水相生帝王賢聖接踵哉曰河決河徙河溢有蹙乎曰榮光溯河老人浮而入鼎但有祥何有異則受黑玉書也捧水心劍也黃龍挾也白魚躍也鴞鴞濫以爲梁也浮圭璧以爲墾也鯨死彗也鳥伏溢也聚哭梁山則流也駐兵靈昌則縮也弊射河伯糧多琇瑩也河祟昭王天子作河宗神人接語休咎無關若謂河敗子玉今軸轤多琇瑩也河祟昭王今梁楚牛牲禦也河亦有靈聖能但言人事耳定王五年河徙子思王墓哀王弟考王墓思王河變而人事應之長安走迎西王母訛言大水河溢潁縣邑三十人事變而河應之至和二年之決元吳叛河不關乎人事熙寧九年之決梁山平人事不關乎河金決衛州而南徙蔡州明決張秋而北窮土木人事與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相應至於歷朝有道之長決博州魏博以上叛唐決東平陽武溜淵遼金元代
遂爲三明初決黑羊下正陽子孫客滇而王燕首尾黃河癸未城燕癸未亡明
黑羊之識果驗故金赤河開以迎金朱家寨決以蹙明河亦有蹙然則淮決周
家橋吳逆忌之矣我不幸災樂禍緒完挑濬堤防之事豈人事也人事有分黃
避淮之法我修歸仁堰有合淮驅黃之法我修高家堰淮先河後則淤我修茶
城而淮入河先淮後則刷我不必修雲梯海口而黃亦出淮有分合分合有上
下則修河有消長消長有強弱則修濟有斷續斷續則修修得其利元明曾通
黽閉修避其害蹄店節級轉搬利害相爲倚伏汴河開江都飢直河竣梁山獨
新河成汝顆蘄黃之賊起淮未管決天吳亦不助賊民窮財盡而苦役不休人
事應之不善也人事應之不善濟運不濟奈何膠萊遮洋元用之矣陵集言河
北水利至於濟運不來始遑危崇爲大農使徐貞明著潞河客談已壑三萬九
千餘畝中爲賊碗所沮以今庄田圈占不免有不壑之田管子曰士滿又曰河

淤畝鍾之國也諸州邑泉從地湧水與田平一引而至其地與吳越頻海之沃
區相等宋亦嘗用之矣是人事之當修者也吳逆漸縮入湖即滇黔亦非其有
客問其故畢子乃不敢言

文奇絕以天吳占似亦可省　傅公他先生

冷眼閒言清淮逸史

河西

河西西羌之所竄漢武始開四郡自蘭州金城郡過河而西歷城子莊浪鎮古
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即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行四百餘里至甘州即張
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四百餘里至肅州即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爲爪
沙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即燉煌郡四郡舊隸甘肅甘肅一線之路孤懸千
五百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回紇蒙古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湟中
今西寧衛西寧西爲西海明爲亦不剌據安定王之故郡自涼州岐而北二百

撫部落萬餘至涼州城下乞空閑地安住使以時翌居河套資以兵糧爲我耳目樹彼讐仇遠可徵呼韓之朝近可賜宕項之姓不則棲昆邪之窮烏閔日逐之亡牛撫而養之固已無害而閉門不應凡十餘日始大掠庫堡竄居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誥印諸番散走據其地居之守寨諸羌皆從役屬明末兵不西行使之坐大幷有哈密畏吾故地西之哈烈北之赤斤把刀東之赤斤蠻古南之阿端罕東曲先于寘等番明所授官賜印今已回面逆行以今招西海無貴支之服征西海無安息之威也西海無龍肴之畧吏掾不及甘英都尉亦非曹鳳呂光東下乞伏西來安得不爲河西之憂哉彼效蠻古南下窺雲南之羌厚賜衣糧亦叛護送迷唐母出塞亦叛金獻民欲加賞資立頭目幾何不爲哉尚乎視今不處分又難閉絕之關外不許西番入貢茶不得則發腫大黃不得則礙結麝香不得則蚍蠏令彼結怨崇譬以孤其勢鄯善敦煌花門莎車以屠媯塞強處坐大諸羌怨迫不能禁其闌入又難憚其難而徙那縣於關右胥其難而驅降羌於檢谷委其難而處燒當於三輔犯其難而殄當煎於武威罹至六十萬羌敢動哉議多撥銀三十萬廣爲糴貯或納粟拜官納粟贖罪贖罪依張敞之策拜官從趙錯之例農忙令軍士東行分支本色是移軍以次而東也農隙即轉撥隴州之積救甘肅之饑是移米以次而漸入於西也就食於東也農隙即轉撥隴州之積救甘肅之饑是移米以次而漸入於西也路糧食不足仰給河東成化弘治起運邊糧多是納戶自運嘉靖改爲折色招買每米一石折銀一兩每歲戶部撥銀二十萬兩郎中於關州牧糴充國有言之羌厚賜衣糧亦叛護送迷唐母出塞亦叛金獻民欲加賞資立頭目幾何不爲哉尚乎視今不處分又難閉絕之關外不許西番入貢茶不得則發腫大黃不得則礙結麝香不得則蚍蠏令彼結怨崇譬以孤其勢鄯善敦煌花門莎車以屠媯塞強處坐大諸羌怨迫不能禁其闌入又難憚其難而徙那縣於關右胥其難而驅降羌於檢谷委其難而處燒當於三輔犯其難而殄當煎於武威罹至六十萬羌敢動哉議多撥銀三十萬廣爲糴貯或納粟拜官納粟贖罪贖罪依張敞之策拜官從趙錯之例農忙令軍士東行分支本色是移軍以次而東也農隙即轉撥隴州之積救甘肅之饑是移米以次而漸入於西也就食於東也農隙即轉撥隴州之積救甘肅之饑是移米以次而漸入於西也

自昔以爲無謀無謀哉禦戎之道揣敵者煩而紛自治者簡而要河西一線之路糧食不足仰給河東成化弘治起運邊糧多是納戶自運嘉靖改爲折色招買每米一石折銀一兩每歲戶部撥銀二十萬兩郎中於關州牧糴充國有言自昔以爲無謀無謀哉禦戎之道揣敵者煩而紛自治者簡而要河西一線之路糧食不足仰給河東成化弘治起運邊糧多是納戶自運嘉靖改爲折色招買其難而驅降羌於檢谷委其難而處燒當於三輔犯其難而殄當煎於武威罹至六十萬羌敢動哉議多撥銀三十萬廣爲糴貯或納粟拜官納粟贖罪贖罪依張敞之策拜官從趙錯之例農忙令軍士東行分支本色是移軍以次而漸入於西也就食於東也農隙即轉撥隴州之積救甘肅之饑是移米以次而漸入於西也不許給散軍餘認買不許抑派民牛趲運官無侵扣民無耗賠兵無抑買蘭州之積既實則河西之氣自充西海之氣自奪李承勛之謀也規固二榆廣設屯田因轉漕中涇兩河間犀若不得歸地馬援行可聚米漢屯渾中五郡東西部不可恃者三客兵久住無糧暫撥有驚騎將悍卒全不爲用明時調延綏三千往來不常遇賊入援緩不及事無可恃者四四無可恃何以拊青海之威大夏之戍控熙河之口制橫山之道也乎若待賊度湟水聚兵而擊義渠安國聚賊逐寇金城辛武賢持一月糧遇賊又不堪戰許進調朔方勁兵逐勦避走松潘疑歸故穴貧弱奔敗之餘不能克視種豪猘盛鞍難若待賊度湟水搗巢而攻燒當遠依發羌被方近逼二榆賢鳳之謀不成哥舒翰之敗立見怨讐棲竄之巢或可加視百年鑿路峽難安插之關外依明赤斤罕東哈密近而遠之湟中之羌厚賜衣糧亦叛護送迷唐母出塞亦叛金獻民欲加賞資立頭目幾何不爲哉尚乎視今不處分又難閉絕之關外不許西番入貢茶不得則發腫大黃不得則礙結麝香不得則蚍蠏令彼結怨崇譬以孤其勢鄯善敦煌花門莎車以屠媯塞強處坐大諸羌怨迫不能禁其闌入又難憚其難而徙那縣於關右胥其難而驅降羌於檢谷委其難而處燒當於三輔犯其難而殄當煎於武威罹至六十萬羌敢動哉議多撥銀三十萬廣爲糴貯或納粟拜官納粟贖罪贖罪依張敞之策拜官從趙錯之例農忙令軍士東行分支本色是移軍以次而漸入於西也就食於東也農隙即轉撥隴州之積救甘肅之饑是移米以次而漸入於西也不許給散軍餘認買不許抑派民牛趲運官無侵扣民無耗賠兵無抑買蘭州之積既實則河西之氣自充西海之氣自奪李承勛之謀也規固二榆廣設屯田因轉漕中涇兩河間犀若不得歸地馬援行可聚米漢屯渾中五郡東西部不可恃者三明太宗建寺立僧資爲耳目無事扎以通使有事藉以和番宋史有言和在彼則和可久和在我則和易破況僧回惑蕃端鼎聲恐嚇如明時譯傳要搶甘州娶占肅州之說此輩愧悚無斥堠是則以耕勸戰桂藟之謀也洮武於洮河河州西寧各設茶馬司內貯官

茶二年齎捧牌符招番對監納馬洮州火把藏思麥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百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四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爪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曲先阿端罕東雖當蹂躪休養有年酌爲一代之制上馬茶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西番更三百年不侵不叛皆由於此彼得茶而懷向順我得馬而壯軍威彼方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騎兵制騎寇視二十人市一馬朋樁一馬多突寇謝魏應之謀也監利本爲供邊明初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寔實大酋在邊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蒸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通商之中寓徙民之意天順成化間葉淇乃變其法引鹽納銀戶部而邊撤屋而歸墩臺堡伍以次圮頹千里決壞彌望蓁蓁然則安邊足用莫善於種鹽種鹽所以弭兵所以禦敵熙河之道不塞自隴山抵上邽天水南安臨洮秋道山川相繩岷高渭下大夏壑土桑田差霍嫖之謀也是四謀者但能治本求及治標有言西海病如痞結日漸消枯緩則禍大急則禍小愚請爲款兵之謀告絕則急逼無備論兵則輕

率寡謀彼既有辭我近不直責厥次犯順之徵納番譯通使之意正體統以折其奸慎言約以釋其憾使彼逆無猝乘而我謀有暇日但不可加彭澤之磐入馬燧之謀則其謀必緩爲伐交之謀羌胡入叛必先解譬結援烏合入寇瓦剌所掠歸瓦剌回回所掠歸回回回紇設幹耐番夜奔天都生祭璟慶稱譬驅我瓜沙之民豈無歸附之意至於罕東安定土地爲其占據妻子爲其殘亡我若崇彼之讐彼必自墮其黨兵法用間刺客往來唐太宗遣回紇君臣手書宋眞宗命羅支刺殺李繼遷西羌之亂刺殺五豪杜琦誅王信走叔都死客昌孤在我脣齒之援成在彼腹背之敵樹則其黨必潰爲形勝之謀黑風川無水草苦蛤亦無水草往聞貢使馱水踰十數程出兵四十八日行千二百里何異寒風熱風之川身熱頭痛之陋彼先入有必死之心我先守爲必勝之計若能據險邀擊烽堠分明當使匹馬不返南路我出亦此彼人亦此斥堠望精粗則其來必懼爲備兵之謀各衛習馬寡窮無食無衣馬不堪馳逐兵不堪擊剌近被創傷

趨畏鴻亡相尋萬兵不滿數千千兵不滿數百乘隙者不得更換打草者或役小兒應募義從以襲戰兵赦弛刑以充守兵習強弩以爲奇兵抽各路以增客兵簡京衛以張禁兵集鄉勇以練土兵汰老弱以減冗兵名光破敵鼓援兵七十萬人王韶拒西夏團兵六十萬蒙河西今雖寡弱簡閱練募神氣自壯則其氣必挫爲易置守令之謀漢興河西郡守極一時之選狎主兵民聚糧講武外戚出爲藩屏宰相恣以方略是以戰多克獲兵有應援號令太守張掖太守敞煌太守酒泉斬反者勒以千數代爲校尉進爲都護有明但設市官無當緩急此處徵兵彼處問餉彼已殺掠他處面去矣胸腹變劑甘州涼州肅州依漢置守開郡西寧南道之衛鎮藩北邊之備亦宜直隸一州名號既易壁壘故規則其令必阻爲節鎮熙河之謀唐得高昌失一策青海之戍不返宋失西夏得一策熙河之道不塞自隴山抵上邽天水南安臨洮秋道山川相繩岷高渭下大夏隋胃任尚首功隋封侯而尚棄市李龍受許明節制明減費而龍鼓噪河西已事措置乖方之故也爲宜建牙蘭州總督通省文武指臂既分呼吸自動則其計必窮不止一湟中安河西亦安闌隴陝西皆安愚以此非本謀漢文帝却走馬孝武雖求馬亦安服其德畏其威都護校尉長史斷幅條支安息窮西海而還載中國之寶旗威加西域卒以羌制單于明成化迎獅子弘熙雖却貢亦危利在蚕利盡怨寫亦虎仙陝巴展轉土魯番亦不剌踏西海而亂假蒙古之遺鐍專制西域卒以羌侮中國是在朝廷寡欲西旅來而罔或不勤已矣

深透西人根據底裏形格勢禁抵吭擣虛無法不詳無詳不要漢人言兵事

書多矣能如此識議沉堅不可奪者幾人

明史

史本於經尚書終平王卅年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史之祖也嘗謂窮而是非

出凡以尊天子之權於天下耳天下以懲以勸雖東周之天下文武得而治之故春秋繼書天下以榮以辱雖有明之天下今天子得而治之故明史亦可以法春秋春秋以年爲經以事爲緯左氏內外傳承之戰國策世本衛悅袁宏兩漢紀吳均通史范祖禹唐鑑司馬溫公通鑑朱子綱目皆本春秋爲編年尚書帝紀臣謨訓誥誓命已具天象河渠禮樂兵刑食貨律曆職官封建鄉遂選舉之盛袁司馬遷史記承之兩漢三國晉魏南北周齊隋宋齊梁陳新舊唐宋遼金元諸史極於歐陽子五代史皆本尚書爲紀傳記傳之所未備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明張溥紀事本末比之乎逸書編年之所未詳薛應旂紀甲子會元比之乎外傳古今史法如此論其世約其事與人不昧其是非之本心已矣經者是非之正也左氏司馬氏繼別之宗也歐陽子朱子繼禰之小宗也明史依司馬氏歐陽子紀傳本紀爲經列傳爲緯表又其經之緯書志又其緯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經三百年君臣擘畫今甲所紀注時勢所推遷都邑之新故華夏之分合人物之臧否天象河渠禮樂兵刑食貨律曆職官封建鄉遂選舉之盛衰事有首尾千百事之首尾在一事人有本末千百人之本末在一人倘書之家法也至於是非此事是非此人有明之治亂安危有所矯而過正罷永相增錦衣衛宗藩兵衛棄朵顏三衛捐交趾三征之遊防廢省衛爲京衛三屯之軍政故多偏而不舉之處禍福因之其人之賢奸忠佞有所昵而吝且私創守功過進退名法亦多貸不酬功罰不當罪之時禍福不定賞罰無章天與天子之權輕吏官以是非助之春秋之家法也班固司馬范又譏班騭其是非謬於聖人歐陽子是非不謬上下五十餘年貫穿八姓十國是是非非較然明白乃不爲諱通立傳爲宋諱韓通不可爲宋諱韓林兒可爲明諱乎項羽本紀次始皇月表亦係楚於秦係漢於楚司馬遷有權衡龍鳳開僞漢僞蜀仗馬鴟而畧天下之半明祖初未嘗諱史官諱之非也革除死難諸臣百二十人并創建文七年之君無

所屬非也倘書不諱后羿夏澆於胤征中間四十餘年蓑窩雖少康之中興不書況自燕而靖難者哉癸亥守心與太白經天正等非儗烏遂鹿之際何諱之深也景泰不能不帝猶建文不能不帝建文帝而不廟興獻廟而不帝其又何說爲數者是非之在上者也明初宋史補傳季鈁閻閻貫男子元史附於蔡罕之傳不爲補傳三事何者未了非也僞周之陳基紀敬與元史抵捂基與修元史歲月何以互異不爲改正非也洪武北屬共事之人出死力取天下晚年指爲險人胡藍兩窯連棄功臣非也十族殉國之臣非也天下自其天下賓尊門誅易儒壞其社稷之鎮非也正德用中人遠耆德南巡北幸坐廢諫者數十人非也繼統之禮起永嘉妖人之獄由定興究竟廟災於火賊獲於蜀前後刊書翻案杖斃幾二百人非也挺擊自內縛也張差從何而入秘宮自外請也選侍由誰而進紅丸自下奉也進藥藥殺何功而賞律以春秋盾止之例君父一也提牢之獄吏何罪仰閣之禮臣何罪譴學之諸儒何罪黨禁相持五十年明亡而禁猶不弛非也至天啟獄斃十七人是陳榛竇武之不勝非李訓鄭注之不勝崇禎許國十九人是文天祥陸秀夫之報國非盧綰癸夙涉盤之報主一瞑而萬世不覺全軀保妻子者媒蘗非也國家招諭江南諸臣迎我顏行主辱臣死各爲其主盡力耳在昔金陵戰死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兩旌奉天戰死結滿爲首東蒲爲身兩葬未聞賞丁公戮季布短彥輔長武秋人或以爲不知天命之所爲非也數者是非之在下者也是非公諸天下不採異聞失之隘隘則弗備會典闕畧日曆散亡萬曆之奏議不報啟禎之起居實錄不完三朝五邊列卿諸書不免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求之於野吾學慙章史料詠化史畧野記通紀猶有遺憾掌故亦不免是中之非非中之是司馬光修通鑑先使其僚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爲叢目則徵文要也徵文矣不選一代之史才失之泛泛則弗古人者疑宿昔之思警顰者指分門之好懇范曄得以抑董宣桓溫得以挾孫盛爲父冤寇孔明爲乞米棄丁儀列蔡琰之忍恥推馮道之救民魏收以公器

快私讐李百藥於齊書避唐諱脩唐諱脩於亡唐而弗表宋本紀兼收細行元列傳綴緝宮寵史法之壞人壞之則擇人要也前史多父子從事今以科目中人充選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其孰從而正之以倘書虞書三代皆臣堯典雖大舜亦相湯誓出夏商分武成告殷周判國家起海上守明土丙辰以前爲君臣丙辰以後爲敵國敵國如魏叙神武君臣如周叙楊堅則是非一矣禹貢紀禹止水功武成紀武止武功瑣語逸事無敢猥雜至永樂之革除一朝嘉靖之增添一廟正德出而不入萬曆入而不出大經大法豈筆直書如鄱陽代溺之事長安酒家之言雲南遯荒之跡士木屈辱之形可以畧而不書則是非省突親不掩頑嚚之子賢不雜窮奇檮杌渾敦饕餮之奸漢寧安化爲逆則夏原吉王守仁是石曹爲叛則李賢岳正是劉瑾錢寧魏忠賢爲奸則韓文林俊楊左是萬安嚴嵩方從哲溫體仁爲佞則劉健林瀚沈鯉劉宗周是是非眞矣宗緒不可不表數踰十萬燒草通番嵩賊乞養冒爵者多以此見翁萬春郭正域之是非也永相府不可不志三台星坼三百餘年朝堂無任事之臣中官有旁撓之漸以此見李善長胡惟庸之是非也律曆不可不書宮聲或清或濁閏法食限或驗不驗星官不報天變冬至不應飛灰以此見韓世能楊繼盛端清世子之是非也鹽馬不可不志邊餉資鹽一變而賈蘆場民聞養馬一變而賜牧地戶部地加九釐太僕銀充互市以此見歸有光葉淇之是非也刑罰不可不志錦衣本掖庭之獄厥衛一結箝之門飛語中傷司寇不讞中旨深竟廷尉不知以此著紀綱陸炳田爾耕之是非也軍屯不可不志諸衛不實民壯起邊禁旅不張三宮召募河北墾三萬九千汨於威畹皇庄近二十餘處占於勳宮以此見厥繼光徐貞明之是非也此以倘書爲史也事在君父微言之在臣子顯言之微言之有王不稱天者王猛之死亂也顯言之有貶於既死者無駭之不氏也有嚴其黨惡者秦楚之與國也有微其降附者三叛人之書盜也不止曰非而罰之此以春秋爲史也漢太史令在丞相御史之上郡國上計於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御史是以史官助賞罰助之以是非即天與天子之權尊春秋起已未上溯幽王已未爲歷元殷弧箕箙馬正生人父子亂成於兄弟諸侯大夫不復知天子之統作春秋而西周之人盡是非可以定矣即王事觀天道聖人是非天下編年所以爲經國家今年已未逆數明萬曆已未爲終局遼西遼東兩天子帝制自爲中宮亂成於中璫盜賊自其年起遂徧天下不復畏天予之法修明史而有明之人盡是非亦可以斷矣即天道觀人國史臣是非天下紀傳所以爲史然而春秋之已未漸趨於寔寔極定哀下泉之所以思也今日之已未漸趨於盛盛至堯舜陶唐之所以興也韓愈曰十日十二子相配數周六十甘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明史告成竟可以續倘書矣

十五朝君臣將相是非人物久懸定論須此史裁裁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西北之文卷三終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102版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　鑒　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贊　書後

蔡忠襄公傳贊

外史氏曰白孕彩爲余言蔡公讀新建之書存新建之心而無其才與識也新建初破賊象湖橫水虔吉南昌黔路之逆觸手剗割天地廓然理其學爲有用才與識無兩公自提學江西終晉撫所在講道德理義命識拔揭重熙萬元吉會亨應數人先後慷慨殉國難豈其才盡而爲無用之學歟世設獨惜公無膽耳晉王發金摹死士殺賊提學黎志陞匿其金易以紀功紙崇公不敢禁徹周過吉守太原迫於衆議又北還寧武公不敢專趑趄爲解任聽勘視晉龍場驛丞何如哉汪御史疏不重於桂倘書揭假令公守於內周戰於外重賞以偕勇得以貲補除持粟刺齒肥輕民疾視專妄言事多故突公一旦投筆砭躬耕於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敢太原未必亡也太原不亡賊不能進守一城捍天下京師可賴以存解任官却劉鄴太原有臣法矣膳生於讓識生於學新建變學爲覺公自覺而自經蓋膳落於御史耳覺者良知所不昧公以解任守封疆爲其覺也愈於跪伏馬前受宮號踉踉逃死而死者之不覺也嗚呼此新建致命運志之學矣

傳公他先生有蔡忠襄本傳事實論確存此以作參互

督師孫公傳贊

先生死事之臣也世之論者畧其大而責其小謂先生失御左帥殺賀帥不從蓋天性無智慧也數仰屋直視指室廬以爲荊棘會每徘徊草斥令刈去已聞有雖歎息聲後更兵火無全者先是仲男逸舉孝廉里門暴開車徒羊酒門外止公夷然曰祥禍乎余昔沉以名沉渾以名渾故逸以名逸云今以身許人非是即疾驅裹土之中令孤子顧足貴哉喜道人子弟善狀亡慮卒徒門子漆工皆蓋失數美以是彌縫者衆居常飲不能啜若醺醺里中必先至或主人徂糈敝敝客歡然道故前後玭遺墜酲終夕無亡酒父老多公之厚益敬爲數徵得人寇疾佯爲不知又迹盜糧米事著恥詣縣置之誚所親曰

吾國不死命上懸盜手度數歲見矣若亡入渤海長白之間幾何里也每戒子
以處亂世宜知退實行毋與人修怨世殖田產子孫篤其訓至今體健少病臥
起未嘗患眩嘘老尚善飯無齘者惡學佛優游焉以卒公卒天下亂仲男逸處
里中數年會盜平尋出成進士以功名顯野史曰處亂知退善矣哉古有道猶
往來貴游彼自有其具乎處士老田間修己而不責人宜其免也至盜發數不
問志念深矣群盜知有彥方名所幸公孫康地少安耳即過巇山離石之徒能
勝詰乎里中愧處士厚眞鄉人也迹夫事事相爲警戒之意遠人皆辛其子光
耀榮華獨於出處致意焉仲倫固多一慚哉

無遠識者言高隱鄉人耳叙斷中頌即爲箴特意言蒼鬱不覺

論吳世家

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讓商乎讓周未有天下讓周國也商之天下三十
世孰論其爲周有而讓哉曰周自季歷傳文武天下宗周太伯先以天下讓周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也文之生也赤爵銜書至鄗止於昌戶武王師渡孟津火流王屋不期而會者
八百天下既已奉周矣及定鼎郟鄏卜曰文興者七九武王者六八文武有天
下過曆以是歸太伯之讓太伯不爲貪天之功乎世家紀太伯之奔荊蠻自號
句吳荊蠻義從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國與有周終始有兼天下之量與定天下
之才太伯不讓則天下太伯之天下也太伯有吳卒不有天下彼其去天下脫
然若荷之釋擔豈以身爲荊蠻之所推戴覬覦天下乎哉不以天下後其身堯
舜之讓也圖天下之治也不以天下易其心太伯之讓也愛天下之亂也太伯
於天下已矣文身斷髮自古無花項天子是豈兄堯舜之教使天下溟涬爲弟
哉三讓何也太伯無子即使身有天下宜之仲雍仲雍子季簡季簡子叔達太
伯不以仲雍奔吳商周之天下當歸季簡叔達不歸文武文武不能有國安能
有天下太伯以身讓以仲雍讓因以仲雍之子季簡讓是謂三讓文武始可以
得天下矣武王取天下季簡叔達前死時周章君吳距太伯五世進不會於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津退不課將篷豆於周關周方修稱公劉古公之功德公劉吳祖古公吳父吳
不助商歸周保有荊蠻之地之民若不知爲誰家之天下者周取天下非太伯
意也太伯不欲取天下其讓天下審矣臧丈人事文王言及天下則去夷齊諫
武王血牲而與謀天下則死天下亂而不治自不讓始太伯固心厭之武王封
周章弟虞仲夏墟虞國也仲仲雍後也繼仲雍不繼太伯體太伯不有天下之
意故不敢以爵祿封然則以仲繼仲祖孫乎太伯私以商道治吳商人無讎荊
蠻之也楚懷王孫心立爲楚懷王何貴於吳哉吳親於楚大於徐昭王南征而
不復楚遂自王祕在王時四方諸侯賓徐凡三十六國天下以治易亂吳獨安
有其職太伯之讓德存焉耳吳既以讓開國周章之子傳至句卑十三世內不
爭國外不僭王不可謂無太伯之風矣壽夢之王也晉滅虞也驀古公爲太王
也壽夢於四子愛札諸兄讓札札棄其室而耕諸樊餘祭餘昧之立皆欲致國
乎札札固讓不受延陵季子意豈在太伯之下哉季子勸晏嬰致邑勸子產禮
勸叔向自免於難孫文子以戚畔戒爲燕巢於幕安敢哉爭而不讓也開國承
家祖宗以此始子孫必以此終武王之封虞仲虞讓田也國虞仲而旌太伯之
三讓蓋讓讓爲國可以止天下之爭不至於亂三叔亂人也周公居東二年以
靖亂亂必由於兄弟自文武起支庶兄弟爲當代有天下外資戎翟內藉不令
之臣謀天下於其君上平王莊王惠襄悼敬哀思極於考王兄弟爭國不暇更
爲天下天下亦不知其是非勝負之所在至威烈王分二周寢以大亂爭而不
讓故也季子優於閻廬其名又順若使通晉破楚下齊平魯棲越會稽不在閻
廬父子下季子卽不有天下天下當有所屬豈聽虎狼之秦爭奪哉而季子爲
吳太伯不以天下易其心天下不可復爲而吳先亂屢忌爭之不得夫槩爭之
不得專諸爲閻廬刺僚鍼交於胸季子幸未之見耳太伯忍見之耶父子爭晉
爭楚爭齊爭魯於越起與之爭吳遂以亡春秋公會晉侯及吳子於漷池卽兩
書於越入吳爭之不可以爲國如此漢制非劉氏不王吳苟從諸侯破秦楚王

之長沙長沙二萬五千戶耳首尾高帝惠文無失節賈誼稱勢疏力少最完最顧吳漢始東北終西南獻馘僞天子者兩周旋銅馬尤來隱若敵國史稱閶門養威重造次不能以言此其人能讓吳少誠有三州元濟擅命燒舞陽犯襄城抗天下兵四年李愬從雪中入蔡元濟授首吳玠兄弟在宋宋所恃以安危者八十年鰲頭仙人關和尚原金人爲之痛哭吳曦謀逆死於安屠之手明興吳楨兄弟積功累勞一日睥睨元功槌碎徐達賜額明祖倔已難之矣此其人不能讓故夫雪中之鵝鴨也魚羹之覛也月中之蟾弭也堂爺之封也酒中之狂藥也甫東之戮也大者王小者侯爭而不讓覩異姓王吳芮何如哉異姓吳讓則謚之同姓吳爭則滅之劉濞據吳以反鑿死東越爭讓之間威龍之大者也祖宗不有天下讓之荊蠻荊蠻義其讓不義其爭一旦圌度天下身爲天下亂人而于天威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太伯以讓立心句吳以讓立國商周君臣父子兄弟胥賴保全文武支庶之

裔公然可以有天下此也縱橫經緯數百千年不過深透讓字利害而太伯

遁大

孔子弟子傳論後

孔子弟子家語史記七十七人石室圖七十二人古史七十九人傳疑也公肩子仲定一以爲魯人一以爲晉人遼山公治長慕意其子仲石室圖闕不論論其著者狄哲之黑不詳所出闕里志衛人左人子行郢古字魯人梁子魚齊人家語有懸亶無郟單史記有郟單無懸單亶字子象單字子家闕里志疑爲一人因譏記懸罷郟非也懸自懸郟自郟也餘冬錄序曰懸訾今家語懸亶體記檀弓之縣子琴瑟云檀以國氏武王時有檀伯達八士之長齊以檀子守高唐竟瑕丘有檀鄉檀弓自成一家之書觀冉季以下有名何以不祀或曰檀弓非孔子弟子公儀仲子之嘗檀弓免焉仲子命其孫孔子曰立孫與林放問體等所載仲梁子七國人春秋定公傳載仲梁突檀弓不與於祀闕里志檀弓縣

子其城縣成一也春秋莊公乘丘之戰縣賁父死御至繹公有縣子至威王有檀子其檀自檀縣自縣也郟氏米之前聞漢史以爲靖郭清都路史以爲靖郭齊宋儒遠晉而近齊封聊城侯吾疑焉徐廣斷爲郟單二郟妘氏之國郟藏敗以彌牟爲郟氏大夫祁黃羊羊舌之十縣唐封銅鞮爲是銅鞮晉離宮數里詩書禮樂衣冠文物之所萃孔子稱伯魯叔向子家來學有之其下東郟直翼春秋傳王取郟劉蕩邑之田於鄭晉後入郟郟人走周杜氏註纖氏西南有郟聚遠矣郟子家晉人也黃帝封神農參慮於潞酋別爲赤白之狄狄歷層咎皐落九州之戎有隗氏皋落氏戎氏春秋晉人滅潞以潞子嬰兒歸留吁鐸辰甲氏沙子鼓子徐爲晉有有潞氏路氏露氏檐氏中路氏失地也失地猶稱閻於衛亦猶衛之黎陽也狄氏矢族也諸侯之大夫有所降則各族民無氏矣狄氏盛於晉魏唐宋之間皆晉產上下仲章支駒必有家學而哲之列爲衛策衛贖胥臺以左氏左人也子行能自振於戎翟之俗學以聃人爲歸魯安得人吾疑焉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彊問於子夏子夏謂魯人哀狄氏非魯人左人梁子魚亦晉人書曰治梁及岐古伯夷之封國國西河狐岐春秋梁亡人晉有由靡餘子故梁山折晉侯災少梁河西大梁河南不與焉齊安得梁子魚與商瞿論易與聞大道退而安其室家母子之常易可傳楚人亦可傳晉人無疑諸書不與其爲晉疑孔子臨河不濟晉人不得爲弟子孔子弟子言子游偃吳人石作子明蜀秦人秦吳更覇孔子無車轍馬跡弟子以時習禮其家豈往教也哉左人今非晉有若以狄哲之祀滔以郟子家祀銅鞮以梁子魚祀西河公仲祀遼弟子用夏變夷咸尊聖人之業而洞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學者仰止景行去戎索而習之乎祖豆簪紱崇鄉里之訓以厲賢才不復限於世類論於國俗祭海先河以孔子教晉人晉人異世之國憲家猷無大此者矣西河疑子

夏爲孔子公孫龍取讒旌於子姚之幕歸趙令吐祀子夏鐵不祀公孫龍疑兩
公孫龍田子方段干木各崇其師不知弟子之有晉人也非晉人之過也
極廖泚荒忽之中而語語根據傳信決疑奇聞確見

書楓仲刺客傳論後

昭帝始元六年蘇武始歸具言陵宿昔報漢之積志庶幾曹柯之盟亦足以驗
子長即陵不死且報於漢之一言楓仲論所以貶也武帝猶遷而族陵家漢終
不食李陵之報武帝少恩哉然誤陵者路博德公孫敖曾攻李緒也與陵者子
長子孟上官少叔也子長坐李少卿事報任少卿書見假人者而喜奚子孟佐
昭帝遣陵故人任立政招陵陵不復歸非有老將賊臣格其行陵自樂此安見
其圖報漢者有報人之心而人不備曹沫劫盟以報侵有報人之心而人不疑
秦開走敵以報燕布衣之怒流血五步陵未之能處自始元更元鳳元平中間
七年陵死陵或日暮倒行焉七年之前至武帝太初二年陵降已十六年亡在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外單于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右校次骨都谷蠡屠耆諸王單于數案之上其
法拔刃尺者死何刺客之敢行後二歲漢四將軍出三道且鞮侯待余吾水南
連戰十餘日陵爲漢可從中起不便亦可亡歸歸泥野侯不歸卽王黃趙利其
人陵不能爲故知賊新知刺客之言也然亡歸便也明年且鞮侯死狐鹿姑立
且鞮侯兩子失職會二師七萬出五原鴻兵成三萬出酒泉
陵將三萬餘騎略漢考以其衆連和待裨小王之變戰隨欲擊之爲孫歸邱自
來之日遂昆邪休屠折籌筮之陵亦不失封侯比至浚稽山轉戰九日至浦奴
水不利引還陵不忠於所事而事讐又孤漢恩誰復信其報漢哉或曰陵壯堅
戰得人之死力漢兵陷陣却敵陵以其衆與漢也以其衆與漢蘇武之所以報
也以其衆連和潛嬰之所以報也陵豈其人哉貳師降衛律害其寵殺之陵嘗
與漢使耳語衛律徵聞詰曰李少卿不獨居一國陵懲貳師之死或憚律而不
敢發志圖報漢無隙可乘然陵常獨步出營丈夫一取單于耳彼中王長右校

探囊窮廬之下無隙耶自陵亡降漢兵深入窮追二十年孕重陰頹輕走幕北
貳師死而人奮發病狐鹿姑愛死衛律矯立壺衍鞮單于初虛王死告盈國人不附隙矣衛律謀歸蘇武以通善意陵欲得當此事機不容髮也單于盜邊漢生得匿脫王鐵梨汗王衛律已死兵數困陵志不就當以此時亡歸況有人乎昭帝之倾者乎陵報蘇武書曰子歸不過與屬國陵復何望陵於南北走勢利昭帝不侯降胡陵懼大不王小不侯然武帝初自單于來降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侯十九收沒亡歸侯者三韓王信子降侯弓高龍額襄城燕王子綰降侯亞谷武帝守文景約束卽盲人矮人不忘陵何忍忘之陵子問行歸漢去季爲丙非其君薄陵子亦恥陵突陵王右校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西接氐羌單于來者通此舉足左右便有輕重卽陵亦曰歸易歸易而報漢獨難耶倉陷宋延壽官李陵忠父子陵忠密以蠟書付行在謀執兀亢不就顯忠赴同州遣使由窦至吳以計執撒離喝出城阻洛無舟楫盟撒離喝推山崖報父永奇走蜀全家死谷口顯忠乞師西夏生擒青面夜叉刀勞嚏詆縛王樞以歸捕殺害其父母弟姪者撒離喝遁去蘇尼九族一巡檢覩陵何如陵家顯忠家等死義不義廣亦愧於永奇突李陵直不報漢耳子長子孟招之楓仲猶至今惜之曹柯一劍卒反齊魯之爭地辭不亂色不變李陵末易幾此上官少叔蓋眞陵之故人也

李陵才臣負義生降之後極口報漢不啻當時與之者信之能令千古極奇
偉人皆憐而惑之者才也先生獨不爲所惑細搜博攷反復駁論始終並無
報漢之實以存正義凡奸雄特才欺人者均當意棟舌短豈第陵哉

書翟方進傳後

翟文仲三爲郡守有父風烈心惡王莽居播部署將帥以九月都試日起兵報
漢不成遂其死國埋名之心收拾西漢忠義得突不擇宗室賢者立東平雲子
信爲天子人心未有所屬以一太守率乳臭朔與三劉薄相中尉聰本部王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脫指授倉卒以反爲名亦見其難也檄莽鴆殺平帝矯稱攝皇號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若以其衆過垣雍據蒲稷畧西河三輔響應此時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起已十餘萬火見未央前殿得間使署置官號趙明霍鴻必爲義用因天下之公憤以討國賊別遣兵塞弘農七將軍不能出天下已在算中矣不知出此與諸將戰陳留蕩陳留道汝南近道山陽遠義直爲翟非爲漢也東郡卒騎勇敢迂回避就於陳留必攻之地不戰而潰矣圍破逃固始就執文仲何嘗西向乎武后臨朝魏思溫說李敬業曰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直指洛陽天下知公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章策取金陵終死常潤與翟文仲同敗文仲敬業欲聲大義於天下臨事乃更蓄縮聲大義者其無蓄縮自謀巢穴妻子哉劉宏李孝逸漢唐之宗室世臣若以其衆連和用漳睢故事以觀莽墨之變漢唐猶未可知也兩人盡力事警宏坐創而孝逸讒死依譬以就功名者可以已矣

西北之文 卷四

書溫嶠傳後

徽嶠無晉士行欲歸者數矣嶠終以義激之不以其子易其君士行於晉再造嶠實爲之嶠後追爲母服議定君臣母子之大倫絕裾以爲晉也卓老不學而好論人又不以事徽之越石方戮力太原無太原乃無母以表屬勸進母故持之未免陷嶠於不義矣嶠行太原降賊嶠在太原亦降賊降賊豈終有母子哉越石輕用策瀋之衆一敗不支太原因是降賊耳此非嶠之去留所得料而自主也

書溫忠武慷慨造晉特蒙絕裾之譏說出絕裾緣起正欲濟國難以保母子及太原既降又不以子易其君卒樹晉有成立追母服忠孝苦衷不深憐而舌短之忍矣

書劉文靜傳後

殺庶起兵司馬非唐殺民都尚書也文靜婿妾主變唐以文靜屬吏議吏之歸獄已矣乃遣裴寂問狀是以文靜與寂也太原募兵舉事圖殺王威惜兵突厥文靜乎寂乎文靜宮黨處寂下使老母貧無所庇文靜怨勝己者寂也寂縣盜起已十餘萬火見未央前殿得間使署置官號趙明霍鴻必爲義用因天既不能讓位文靜問狀無驗而奏殺之徒以文靜粗險畏惡其能耳神堯卒用寂言李綱蕭瑀既白文靜不反而不力爭寂故也先是有罪不至死者神堯特令殺之李紫立力爭乃免綱豈出素立下哉未幾綱亦求退綱疎於東朝文靜密於秦府裴寂之所心銜而神堯始終昵寂即位二年先殺佐命勳臣刑賞失矣或追文靜折墉之敗大將劉弘基等覆沒欲因事誅之明年裴寂拒定楊軍潛遂陷幷州神堯不辨問寂李綱分別發誕之佞宇文歆輔之忠亦皆置之不問與寂同罪故也故曰殺文靜者寂也楓仲賁太宗當以死救胡氏嘗言所以不死救之故文靜歸心太宗神堯殺文靜者疑太宗也嘗曰此兒久在兵間被人教誘文靜無役不從豈得誘教誘於人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疑太宗此時自危能死救乎文靜死定楊南來議將無如秦王者寂自嘗行神堯遂以遣行疑斃乎文靜事非其主久處危疑之地若奉身以退君臣無間父子兩全太宗父子兄弟疑亦少釋惜哉文靜功名之士不解也

書侯固懷恩傳後

裴不能讓位劉不能讓功勛功臣得禍正倖肆毒千古如見然豈獨是哉秦王隱太子不相全亦如此

懷恩自陳六罪唐已書勒畫像賜券封王君臣之間無疑其反也駱奉先魚朝恩譖於內幸雲京李抱玉誣於外舉朝盛言其枉反豈可以虛加哉雲京不敢犒軍懷恩賴軍汾州使李光逸守祁李懷光據晉州張如岳據沁州僕固瑒攻檢校猶曰爲雲京誣也瑒死懷恩誘吐蕃十萬入寇合吐蕃回紇羌渾二十萬寇長安非子儀先至河中收其部曲詔屯涇陽奉天雲陽便橋渭橋盩厔鳳翔

同州坊州先盟祀紇以祀紇破吐蕃涇州唐之爲唐危矣猶謂其不反耶初懷
恩隸李光弼光弼責還降將安太清妻主將法如此懷恩語侵光弼因憚張用
濟斬轅門郎山之戰違令以覆王師朝義走死平州諸將罷兵遺賊酋張忠
志李懷仙田承嗣叩首懷恩馬前懷恩恐賊平不能固寵請裂河北分大鎮以
授之潛結其心以爲助舉爲中唐河北之患凡數世懷恩之欲反久矣嘗其反
其母提刀逐之病鳴沙死鱷武幸也反豈范主誠之所教誘哉初帝幸陝顏眞
卿請奉詔召懷恩懷恩非有淮蔡之僭眞卿重臣貴以春秋勤王之義天子方
避狄懷恩必來錢勃沙陀於唐皆其見義勇爲者也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業
誰白其不反者佩仲恨當時無學術口辨之人在其幕中顧朝廷不遣眞卿耳
如眞卿者不遣其召懷恩乃遣其召元濟元濟之號爲帝非懷恩比此中唐之
處置失當而忠義終以積死也

才將功臣動以反死可憐故反如僕固恩懷猶庶幾一解者憐之也文原其

一

永貞時早已種患河北則眞誠心於亂臣賊子不可解何憐焉

書周侯水陸圖後

封禪起郊禘廢水陸起封禪又廢封禪倣於仙天子祀竈曰讀水陸倣於佛庶
人祀天曰僭天地設而人有祖父父生人本乎祖天子尊祖地生人本外天天
子尊天四圭以祀天旅上帝兩圭以祀地旅四望先王先公享異姓先妣
享異樂旅常服物畫繢生焉士以方火以圜藻以潔雉虎以智以義所以禮天
神地祇人鬼之常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天子
之所有事也天子之諸侯大夫賜土四境賜官五祀賜姓五世賜氏三世大司
徒以祀禮教則民不苟周公行之孔子言之庶人敢祖其祖天其天乎敢別求
他人之祖更求天上之天乎出禮入刑倒以庶人之刑是其秩以天子之禮也
書曰天秩有禮天子以禮尊天獨以刑折民之生死耳生人道死鬼道仙佛貪
生畏死乃務生死之所無以爲天子祭焉庶人從而祭焉抑何以折庶人乎天

地形也生死氣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氣之聚散人之生死鬼神之屈伸也仙
佛離天地言生死生可變化死不輪迴蔽然自爲一物以待夫人祭祀之求而
時出以饗之漢爲封禪爲仙也泰山之日東出萬物生於有方士以鬼學仙仙
之衰矣梁爲水陸爲佛也恒沙之水西流萬物死於無浮屠以鬼學佛佛之衰
矣黃老變而爲申韓終始秦漢之天子方士曰吾祖也推而加於天之上莊列
流爲釋氏終始十六國南北之天子浮屠曰吾祖也推而加於天之上則不以
天爲主雖使生而不死死而復生名曰逆天天子無以折民之生死則禮失而
刑不能勝諸儒欲效法孔子斥曰孔子所從問禮耳秦不繼周之禮起諸侯而
爲天子漢不改秦之禮起庶人爲天子雖祠二百三所唯十五所應禮郡國祠
六百八十三所二百八所應禮卒不正嚴父配天之禮郊禘不得不廢蹂周將
封事圖用玉帶明堂圖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辟廁宮寫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
不能象不能圖也半見爲仙半見爲鬼封禪不得不廢然齋居讀天地太一紫

壇畫日月北斗雲車招搖之怒蜚旗太一之錚五利文成往卽天刑天子尊天
而後天子尊漢後天子問爲之天書從讖讖從仙仙正之孔子闕立德封禪圖
旁揣孔子宅里則凡秦諸侯夢上天趙大夫夢上天亦難矣庶人敢天其天乎
庶人天其天自唐之水陸始也梁武見佛不見天乃至見鬼不見佛首山之楊
罔罝萬計浮山之堰魚鼈數十萬計跡其況竹木出檀溪持空函下荊郢借人
頭詐山陽史稱帝蹈空而行乃夢鬼蹈空而行載鬼青徐司洛之間奉佛金山
之上將以三慧答影百坐攘讓而賀夢焉天監末祈告天地祖宗去殺牲牷皆
代以麪中大通設無遮大會法衣捨身去殺無刑法衣捨身無禮是則庶人已
庶人祭焉庶人從而祭焉天下庶人皆爲之不復知爲天子之所爲天子不尊
天而後失所以尊三昧從懺儀從佛佛假之莊襄諸侯滅周梁武大夫伐齊既
帝制而天子自爲聽佛爲之鬼爲之吳道子水陸圖末盡莊襄五臣則凡蛇自
天降鄙時龍自地升建業夥涉庶人黃塵庶人敢天其天者敝也天所生日月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星辰春秋異隅学地所生山川草木春秋讖水淫石言人所生聰明正直春秋
逢相僖之夾丹朱之降闕莫放之箴伯有之厲夫是天地人之不常不常則死
死則不祭不當祭而致生之當祭而致死之則刑之睿秋天子之刑書蓋禮書
也梁武傳孔子春秋孔子不躋於水陸何水陸之爲水自無生有以海爲居晦
也微也天子之無爲也爾雅高平曰陸以土爲會有死而有生天子之有大也
誌公以無造有天之上地之下死生之前後夢說有鬼道焉道子以有殿有諍
赤之文赤白之章白黑黑青之翩歡書意有人道焉南朝四百八十寺天下且
無慮萬數水陸見幾道子哉義濟英禪師曹溪少林天水孤山趙州相與紹述
誌公水陸儀徧天下范瓊朱繇石恪勾龍爽趙公祐李公麟相與紹述道子水
陸圖又徧天下而封禪絕少漢韶賁門賁周公周公之郊禘宗祀與八神五時
諸儒得參議罷復梁武不引僧繇盡孔子楊謂儒者浸尋於水陸矣於庶人乎
何尤振姬見誌公像嶺南識道子水陸圖平陽平陽之水陸清晰雲中之水陸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陰森清曠近人陰森近鬼以人使鬼不主一家之學紹述道子耳明王天王栗
陸柏皇緣聲聲聞風陵化身七情六池五天忉利肉角三更人而十世疑爲盤
古天子之瓚書圖羅天子之簿計六合之外論而不議其賁佛曰入天子坐諸
侯位上三身四智如一所向其賁仙大帝天子之宮五帝六宗霄電雨風岳瀆
朝宗清見乎通明殿中太陽賁月之天子一以爲若木望舒紫微賁星之天子
一以爲太一常居帝王賁中國群臣民物之天子一以爲太液尚書天子上統
文武忠勇天子下陳列女智仁天子儒逢掖迂天子道草履傲天子治休祥備
天子嚴妖孽深水陸何嘗不尊天子哉衣冠異殷氣韻高揭風起雲屯水流火
熱林崖城闕草黃羽白矢埋戟折履穿衣結虎狼濃血龍蛇破墨鬼工哉抑人
事也闔企胡襲爲一人張南孫位爲兩人契丹人楊素東丹人李贊華不敢斥
爲長城絕域之人紐工若抑若安何用別爲唐人清人乎東北神明之舍龍城
去天極近長城冠帶引弓之鬼相枕藉地可人可鬼仲舒要之以天天子道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原無仙出蕭關無佛人不可仙不可佛章檢進之以備玅一畫禮所生天牢六
星置其刑於空虛不用之地樽犁赫連依於天招搖旄頭捍於斗白羊樓煩朝
於嶽烏桓之高幸高車之神農淳維之夏禹從於祖人之在北唐虞三代起顓
瑣不敢祖其祖以其祖爲天子之祖天之在北日月五星起牽牛不敢天其天
以其天爲天子之天天子之祖魯室清廟天子之天牽牛犧牲郊禘天子之所
有事也孔子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水陸不徹於佛焉邑尉史爲天王天子之
邦丁夫人不詛番范夫人不詛漢則天子之庶人靖封禪不徹於仙甘泉從祀
爲天幸天子之命嫖姚出禪如衍休屠人祀徑路則天子之諸侯大夫威跡夫
沙陀兵馬天子之諸侯見其圖必環拜艫門太守天子之大夫圖其形憚而不
敢射尊天子也人生死於天庶人生死於天子仙不能生佛不能死今乃知天
子之尊已若見正於周公孔子以禮齊民若見棄於周公孔子以捐佐民是天
子之諸侯大夫哉道子圖以北周侯闕以南陸得骨氣而肉附水得煖氣而質
虛古今之實史遷記傳倘介虛實間而八書撫實無首尾行文拉雜班駁縱
橫不可界劃可匹史遷封禪之書

書虞楓仲謂楞嚴經敘後

程子謂一部楞嚴不如看一艮卦往丁先大人憂貧以楞嚴供冥福過數見其
從指之深者橫指之深者廣自謂無礙神通退而省其所見所見不能明心
於吾父母初生之心日以益遠阿難之墜記多聞皆邪思而非心也非心也即
非福也失其父母所以生我之心心之死我久矣神通大陷溺深楞嚴亦何以
見父母之心爲死者福乎彼所謂心直此心之意念思慮耳意念思慮身爲心
率不能得其無心之一位背者無心之謂也父母棄我曰背父母棄我何處覓
身又覓人以爲身則是無心之爲心父母之心也心止其所內外前後皆止雖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有思非邪思究竟堅固不壞爲乘山焉舉足道塲艮其趾也摩登隨阿難受教艮其腓也因緣自然不破就住非寂離生非想內外打作兩橛一切破除艮其限也和合成身止却四體五官亦成身莊子巖心而用形艮其身也六六三十六各證圓通言語文字解脫艮其輔也七九之止不言身不言心而言敦艮已証大涅槃果心乎父母見背父母固在心在也心在不取涅槃突此吾之心所以事天立命福將焉往乎譚楞嚴以阿難爲子貢但思多學章聖人之言知讀金剛經以須菩提爲曾子但思一貫章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言知行如此談用推移制伏其必有分矣

妄念不動而念親背卽艮卦卽楞嚴其較量離合之間可資靜悟

忠列杏園楊先生墟誌餘

公殉滑南之明年京師定大吏收文書符籍得先帝手批諸死事之臣贈宣各有差時公已拜兵部職方司加陝西按察司僉事行狀不載不及也嗚呼先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於忠臣義士之報豈有負哉行狀出王先生先生老文章紀叙多質實卽好友不以所愛添毛羽與公交最久故狀其事詳初公授滑南令諸父老設祖道問滑南迎者形勢阨塞戶口強弱登耗之數民所疾苦者多張賊聲焰備說河道烽烟村邑蕭散諸旁午可憂狀衆恐不知置辦皆色動喘汗公立飲牛掛鞭稍郵馳去不顧王先生目送之曰良有司氣矜眞可屬大事卽有緩急必當之已而果然公姓仁行力力不勝衣危肩疎背時以小指甲內齒中停然若有所念及臨事乃更慷慨引義痛天睇鰥居家所有諸孝感語在公行狀始下車繪書絲委吏按如慶民方醮祀於沉鬼旱魃之神宮軍走馬往來時暨督索無日夜公導墾治夢生枯壯弱人人自以飽令惠閭商遺薦紳道從滑南言彼士風物價盡舍亭樂中作男女衣着悉如平時與前逆者言異夫創殘飢羸之餘征役騷動而民無能擾徙以公衣被久也居三歲賊破潼關所遊多殘滅兵吏散降他守令棄城走明日別將徇滑南公籍邑子弟能勝兵者棄城外無黎民蚍卒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援斬夷溪穿如鑾室擣骼朱殷火鼓之聲五動人知必死無叛心有頃賊中紅旗起先是抵得生口言賊令攻城以兵下者盡屠之紅旗則其號云諸守陴皆哭公不動當是時賊衆百萬軍華州謀絕河浮渭直抵長安自華以西邊衛軍鎮數十州之地行傳檄取之諜至倍道會圍雖渭南梗其後也城陷公被執賊露刃以須堅眼作氣勢公視微笑而已佯誘不聽索印印不可得遂遇害有王姓者忠信常布衣數詣其地貿易兵興會在圍中嘗云城陷後公還坐中堂問閽者索水甚急頃沐已就擒無兒女子悲哀語將就戮仰天大歎從者皆慟哭死顏色平常無婉轉可憐狀嗚呼義哉公好古喜爲幽深潛折之文少孤貧泥滓中意若厭去至白首鄉邑弟子員纍既廩同輩文學如其年卒貽身聽絕出從一乳兒馬請事尉長雄三家村公咿唔冬夏不輟兩兒累試輒冠軍文不特以扈其子尋以大捷其文師之至今所至士烝烝丕焉大抵公碩宿重負而食報甚遲勤勞奉職奚誤爲關中第一而未嘗身受其福嗚呼丈夫晚登榮籍死卽死耳乃砥節礪功名卒能橫尸城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豈非善處死者耶專聞先帝壯其義故有今命公殉渭南之明日長安令吳從義聞公且死歎曰後之矣亦自盡其後死者稍著云未有傳王姓者談

西北之文卷四終

西北之文卷五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鑒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訂次

辨二首疏三首記七首

大風禱疑

已未二月之聖畢子自陽鄉如京時大風踰兩日屋瓦颺捲樹枝摧落如雨出門跬步相持氣塞而足不能舉逆風僅順風仆雜輿牛馬頓藉道人披以歸廬定息道人曰噫氣之怒號非夫才才調調者跬步顧沛六七十里埋黃沙孰知老人死所其待之予懼謝曰人不見風乃今予見之矣春秋六鷁退飛過宋書見也見其六而別爲鷁輿五石傳閱異辭雖聖人闕且愼予老於其行死安得如道人之御風者排閶闔叩天門乎齊大國風聚辨士楚大王風召詞臣大風之飛揚思守秋風之黃落懷人以今衡騰歎忽面而不見無所置吾口矣道人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問風雨雲雷曰風雨自天降由陰陽雲雷自地出由剛柔風陽之極陰不能制散而爲風則制陰陰格而陽薄故也風行天上畜行地上觀行水上渙識言行從龍虎公君子小人之羣余懼不敢言時風之異先庚後庚以申命天風之益先甲後甲以長民二月太史告協風農器畢出噓噏吹息皆氣應之自然夫何至此極也五風風三代八風風一歲十五國風風一人北風威焉谷風刺焉晨風興焉終風怨焉怨天乎杜子美曰無錢居帝里余自怨也道人問前日兩土連日大風相尋何也曰風者土之沖氣雨陽燠寒由風金木水火由土猶人之視聽言動由思也聖時風若蒙恒風若天與人初不違道人不省又問入春大風何占余亦不省道人出余思六鷁退飛過宋劉歆謂伯風之罰宋襄公區區自用不容城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與楚爭盟乃成王出郊遲風前此之大木斯拔王亦有自用意乎一佾徵三年一咎徵六年何風占之不疾也人主間有自用之過天必徵戒以譴告之成王風至而懼遲公風過而忘忘斯及矣夫告之而不應雖慈父變色褒公之逆天也人主之上不見有所謂天者天無指摘之權亦忘之休咎非天也師曠歌北風南風南風多死聲以此知楚師之不競聲微若氣細若息況大風震蕩劇疾周旋而不舍也乎睢水之風光武懼而乘瀚海之風番漢懼而兩解高平之風世宗懼而惜一烏林陽城之風曹操石重貴忘亦竟忘之矣羽方揚帆縱火符彥卿泊死力操自賦詩重貴猶謳愚後苑天之所以儆戒譴告豈其徵哉海鳥至魯臧孫辰不省柳下季省焉融風登太庭之庫宋衛陳鄭不省梓愼省焉飄墜毛長丈二裴頠不省焉張華省焉颺入太學滅燭石亭搏朝臣拔木天厭賊臣人主不敢復私行其愛而張焉王安石謂天難知不足畏是道君於忘者也尾箕燕分度遼主識貊朝鮮箕星好風月行從之識貊今之朶顏朝鮮古之樂浪在今安楷矢皮服海青之貢恐有所觖望疑一風后之塵吹矣須句顓臾邑濟上濟上逢蒿河決山東飢疫恐其困迫於無聊疑二太昊風姓生乘震乘震生后照后照生顯相降風孁子封豨此主巴陵殪於后羿之弓今將次第即戮徵大風於長隧恐其鋌險疑四四者非疑也懼也懼而不忘雖在殷憂多難之中興邦啓聖聖時風若矣大麓之烈風弗迷天弗迷也尼山之風烈必變與天變也一飛一潛一強一惕而禱天若懼可知矣湯徵於有位敢有怕舞酣歌爲巫風敢有徵貨色怕遊畋爲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爲亂風三風不匡臣下墨矣上豈不懼乎懼則強也惕也不懼其亦悔是哉忘起於不懼不懼起於不省或以爲難知或以爲不足畏以言天爲老生之談棄遠矣予往在海南視日日兩環重暈士人曰大風且至越三日大風金鐵皆鳴屋瓦楹柱相與傾洞淪猶洲渚隔阡堤漾三日風止多溺者土人省此而忘之曾無異於鷁知風予之儃仜以死何殺焉道人高臥予私懼爲禱疑又北

良鄉武成王廟辨

振姬命在壬癸壬癸冬也管仲以壬癸之日行冬政月令時訓因之其法本於太公太公以無射之上宮布德施舍於百姓無射九月之律律之無射山之陰陽無始終云振姬生九月寒露自旅四爻起歷小過至漸共十五爻風艮三爻斷爲庳收之人壬癸眞武之令其爲政不生無射故壬癸生九月爲客客多心疾無射之不調也振姬累歲病九月戊午客陽鄉眞武廟補病三月而愈神宵矣陰生金與甲寒生水與血金水夾日望母爲家雖憂哀不失靜止嚴順之心衛生於溫淳謹密無終無射旅則旅艮則艮利在東北眞武之所馮神焉已未正月武弁因敗兵闖入道人草轎斫磬燈燭之有掃地夜眠不敢伸足漸侵振姬主人衛振姬失謁陰賊弁振姬窮哉樂毅劇辛屬衍宜以燕爲畏途獨眞武可狎圭耳廟東有毀宇四圮梁柱欂櫨棬栱之木在一楹坐穿乎土土有銑南撤開口階下挖三丈爲汙池道人告余曰此太公廚久廢神座嵌石斷滅

但辨武成王字跡邑志亦佚上元夜振姬如圊犬吠七八人起走心識爲盜賊間風霧漲天毀廟屋梁委地夜投諸坎次夜櫨櫨棬栱與柱盡道人不敢言太公令潴塊風雨遠不敢加今其主辱盜賊其鬼不神連夜聽薪樵伐木之聲皆弁斷養脫籍者市易太公以金鐸訓武武卒敗而薪其宇誨盜賊耳武弁起盜賊在官養盜賊爲卒敗官養盜賊爲賊太公以棘茨當賊駒於無所入不武願太公客燕供應武弁斷養卒固宜太公不得客燕歆非饋享非族振姬客陽鄉三月幸矣非我友而招招主人避客兵法客倍而主人半太公不按劍問客客主人也徐子不疾走定爲李密王世充虜何有太公既朽之土木哉眞武廟鱗太公太公祠毀眞武東北喪朋振姬何尤焉壬癸之政曰善暘陰陽時祀曰無伐山川之藏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主人方賞盜賊藏武仲不詰盜眞武壬癸之政曀作致不作祀一任主人爲之矣聞武弁隸百三十卒接署官數伍符見丁止三十有九主人監餉四百日闌出官錢不滿則賊氣邀至太公眞武何有焉嗟我蓐收之人有不去覩太公燕莊公送桓公出境桓公劃燕君所至與燕燕惠公入齊齊與晉納愚公客主誼如此太公客以盜賊令北道主人無禮哉燕世家昭王子惠王惠王子武成王武成王立十四年韓魏楚共伐燕齊伐我救中陽燕齊變爲仇讐大呂陳於元英故鼎返乎廑室必不祀太公道人記武成王字跡此或燕之原廟也太公冒燕武成王是焉跋安祿山冒神其祉之乎以太公爲客武弁北面而事之誼不得以盜賊終以武成王爲主人主人雖君臣異代踐其土食其毛滋盜賊溫處此殿宇毀主而莫之省覩謂主人何凡政盜賊法死而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猶有盜賊周主辱聖王務時而寄政即奈何以盜賊令也武成王子孝王孝王子喜喜子丹殺客樊於期獻督亢地圖於秦陽鄉東非燕有武成王亦客燕主人令逐客齊太公燕武成王概逐漢陽鄉侯發魏廣陽王建坐廢留陽鄉盜賊將卒眞武亦齒寒眞武主冥冥顓頊顓頊執壬癸之政者眷不侵太皞顓頊亦復爲客客倍不能得盜賊主人七星爲主聞太乙五帝廟毀大風拔木饑壓甘泉竹宮唐毀廟亦風雨上元武成奮王燕廟毀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陽鄉去京七十里振姬不上逐客肅人與鬼無所處窮極仰朝廷爲政政不行而鬼神效靈眞武黑光壓城乘龜鮫珠蛤役修熙而蹙龍虵披髮擁江雲之砲車鞭風伯以下北荒豈宥盜賊哉

乞致仕疏

奏爲乞放老病廢臣事臣本累世農夫蒙賜丙戌進士三十三年起教授以至布政中更十任碌碌未有學行之可稱尋以病廢歸耕十有九年因首垢面塗足日與田父牧豎伍晨夫婦臣而藏恩至死者先帝賜臣進士皇上許臣致仕也皇上博訪舉行巍俊之人部臣薦臣以臣充舉臣老未死暫當馳驅竭蹶蹶遂其許國之心於末路豈敢言病乎顧臣年六十有六久以艱苦荒棄其心學殖

落而行誼喜頂勉猶狹臣實自知都臣鑒臣知臣於十任之前不知臣於十九
年之後若見臣囚首垢面涕足亦將目而誰之豈有舉行之可舉者乎諸臣學
行可舉必其老益壯窮益堅者臣齒亡髮短旦夕溝壑先年墜馬折臂右手攣
縮不申加以酸風烈日之銷磨入夜目盲不見手不申目不見不能執筆以綴
所聞又何以益聖學之日新乾行之不息乎皇上博訪學行兼優之人當簿兵
計餉審官之日老臣非曾牛新息盲臣非師曠郤克駢縮之臣非李牧陳湯不
宜雜進爲其學與仕殊也行與能異也叔孫通不舉學魏無知不舉行非其時
耳舉行之無耕以百畝之不易爲麥者農夫也曲備不譜天下之大計吾邱壽
王發十難漢公卿不得一究興國家何益唐太宗弘文館宋慵議緣合小才至
於太平兩年閱御覽祥符百部輯册府紹興三月讀胡傳究興百姓何益臣以
爲過矣皇上察政教之張弛賢才之進退紀綱風俗之治亂生民之休戚盛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天心人事物情之禍祥順逆權法之輕重強弱封疆之利害安危甲兵儲糈之
險易多少近不出一身遠不過數事皇上之學行畢也矣中外諸臣方將勉強
砥礪佐高深而辭堯舜之世農夫受賜焉雖舉縮而目盲不見老頌德化之成
戴恩以死至樂也臣奉文四呈院司州縣催臣就道沿路夏旱秋淋皆關聖學
臣愛農夫之憂而樂堯舜之樂以是力疾陳謝伏念臣十九年前皇上許臣致
仕今年日益老病日益劇且學行一無可稱懇新放臣歸里保全餘生長爲農
夫以歿世死且不朽

開光疏

是日一心叩謁菩薩羅漢大聖伏爲振姬往監廣南臨晉吳道子觀世音菩薩
一幅移守浙江臨唐貫休師羅漢一十六幅山雲水石晝夜江濤魏晉隋唐古
今海道嶺峰橫側識面目於羅浮台殿高低斷音聲於婺女妄是眞而出世入
世匯弱水之三千近若遠面上天下天照恒沙以十六來時肩上挑盡烟霞坐
盛胸中揣開日月十年漫瑣玖嫉不死之南宗八代古風喻梁未乾之地獄爲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念振姬暮年之老祝曾弘海外之孤臣書贈爲章承相之孫寫眞以宋撫軍之
客洗青練白墨客爭能浣水滙絲憶人供事給事先揀素面解九淵以八淵禪
心後潰緇衣淳五入而七入不捨母之子悲觀慈視撫著弟與兄大明小明龍
宵寂寞秀色如凝鷲嶺茗羌蒼顏欲滴披海門之竹浦八萬已過其三捧狄道
之金人十二仍添其四形其形色其色誰道有無無有望中法象虛空感所威
應所應始知見聞聞合下悲歡定慧明開心眼舒蕪雨而傳燈消到骨頭捲
苔衣而洗鉢坐以艮成卦身是象山行因成作爻心同皓月以緇緣緇以素緣
素水流花落之眞常船不得船鼓不打鼓雲行雨施之佛性明滅曹溪之一滴
依稀少至之千巖翠婆近掛中條貝葉遙翻西域伏願菩薩羅漢大聖法雲垂
蓋甘露流珠望之如生噓枯禪於古木取以爲訓欣鈍性於寒灰去來甌越之
扈舟江胡四面舒捲條支之若木兒女三生法會開光如來証盟

薦亡疏

伏以佛自心生相由天造三身四智取水火而尋源五部六塵空色聲而歸寂
不見吾不見之處可畏可象之威儀如聞在可聞之初自生自滅之神識有感
佛性以動靜分仁智鼓破而默在龍雷從消息一死生琴亡面清留山水無觸
必應無即不礙沐手焚香假身洪造振姬南北辨見於高乘去來斷心於大朗
耳目手足可曰佛亦可曰親規矩準繩此其修即此其法所說非所說不爲父
母寫經有形未始形會以聲聞入畫休糧絕粒天台化合之容弩目張眉沙子
降龍之力花雖寒而不落鳥不而如去飛啓岩牙瀑布之天機開草葉縷根之
佛性以動靜分仁智鼓破而默在龍雷從消息一死生琴亡面清留山水無觸
之風何聲佛圖澄聽鈴翻胃既爛之香何氣鳩羅什娶婦吞針敬仙釋必敬鬼
神尊其親者親焉慕妻子不慕父母生而死者死矣生我生情想離合之間
形形色色法本無法是非得失之際見見聞聞斷腸五十絃瑟柱支肩短短蘆
耳三千種齊壇自接天端卜今四月十六日邀集禪流展開畫卷支肩短短蘆
嶺山河長帶素衣龍宮日月家家佛坐牽一髮引一指親則望其生天處處月

圓收其聲藏其熱子不食於死母菩提樹老服姊之慟未睬宛若風回帷室之
戀斯在秋風春草枯骨寂寞三泉白月清池禪心慮明一鑑孫佐蒸烟出火生
公叱石爲人鹿拜象而呈圖魚聽經而念佛頂禮三昧水懺供獻羅漢眞容若
決江河不舍晝夜一花五葉面壁山開三黨十倫晨鐘月落羅剎峯頭五乳舉
頭但見爲親摩登龍上一聲開眼乃知有我有成竹而出畫問姑及姊既折蘆
而方舟抱兒携女清舒燐火白放溪蓮因鷰故祖仕宦畢應科祖母郭氏故父
朝議大夫山東濟南道忽議畢一棟母太恭人田氏妻恭人鄧氏妾李氏姊畢
氏兒女畢氏小杵等衆逐雲外之燈般洗雨中之飯鉢識得廬山而目橫嶺側
峯浮來嚴水舟車前推後引蒼顏欲滴以珊瑚爲筆畫松割狹之圖秀色堪餐
或飛唱爲舞授經晒經之石伏願能忍不舍大悲爲緣仁度衆生悲深一切月
是何色水是何味證寒畫煖以流形魂有其英魄有其精取日取月而入悟燭
不燃而自照天監珠華輪無軸而常旋松陽寶蓋謹疏

陽城聚奎閣記

丙辰陽城聚奎閣成閣道奎中絕漢抵離宮營室學以時從待詔行在所是之
取斛五星初起顓頊歷仲春乙卯日在奎今仲春日亦在奎閣乙卯蓋胎建云
落成當丙辰龍尾天策焞焞天策奎王良策也奎大主不欲員瀆不欲直不貝
不行不直貝道不見規其邸五面面直一星環奎成璧奎近璧文璧近奎貴奎
貴疆形賜履履道坦坦爲天澤直也五行對待從客流行以聚奎從主人生數
五居天中中虛者閣成數五居地中中實者奎圖書皆以五爲數之祖律歷本
此閣下映奎堂五楹各翼以三三五奇偶八五六扁極凡十一始乎卦終乎疇
奎十六星揩諸掌指節十六晦隱一爲太極天地人相奇偶也奎四度顓頊之
墟衛衛御史心知其故夫子三至衛弟子故多衛人之賢者祀舊德不少奎聖
人之敎立於禮而陽城信振姬疑焉不知也知圖書然後知星土律歷兵農禮
樂封建職官氏族祠祀能以其學治神人不知則疑祠祀之非久矣禮祀星辰

用牲幣風雨雪霜之不時禁之經星陽中之陰也五緯陰中之陽爲客大事大
小事小聚則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疑國祀不入鄉金木天地之微氣水火
天地之章氣章道神乎至微道神乎終非疇人子弟不知天之道自北南水火
牡而柔克剛黎氏司地爲南正人之道自西東木金譬而義制仁豕韋主奎爲
東伯有奎然後有豕韋有豕韋然後有封豨封豨人也豕韋官也奎經也五星
緯也學不經緯乎天地人辨氏族職官律歷兵農禮樂猶是土之遠近古今封
建之絕續耳周禮辨九州封域各有分星奎宿咸池既已臨照徐魯東諸侯疑
天下祀離坎漢祀熒星以勸農宋祀奎星以勸學奎司兵疑學殖落豕韋主奎
實沈主參參爲晉星晉代唐而不祀實沈爲崇祀奎疑參餘臂一度當陽城主
葆旅事祀奎疑臂觿失職天下祀奎陽城未之或是陶雅溝瀆也月令降婁降
也天官書武庫也閣道附路六一紫道也軍南門大將兵也外屏天溷二七豕
牢也司空一土工也王良控河中四星奉車也一曰梁也策策也策不動應漢
郊土工應樂浪城豕壤御鑾應燕大將應度遼將軍武庫魚飛應晉濟受河淮
兩川應元明奎不能福非其人之地與不悅學之人天之不假易也或祀奎爲
五星東道主自顓頊聚天歷聚婦聚房聚析木東井箕尾營室主人何慢客之
甚矣乎宋史奎距西大星侵壁二度乾德五年三月聚奎壁褒儀非習兵之臣
知爲理學文臣生元明五星亦聚奎閣道元去而燕有天下不知爲靖難文臣
死天道之難知如此奎自豕韋有官彭一豕韋韋一豕韋劉陶唐氏一豕韋春
秋歲在豕韋不辨顓頊帝嚳乃顓頊初立歲在豕韋爲誰庸詎知人所謂知之
非不知也以星土推封建奎之封豨卽傳之封豨故夔子伯封代義和爲
夏天官與昭明作衍歷國於桑林金仁山綱目前編仲康三年羿滅伯封羿距
夏河南河北諸侯道絕伯封爲夏悍患不以存亡易封疆之臣之義失守桑林
之社稷力不及無罪左氏帝羿而暴罪封豨且及封豨之父夔夔損益顓頊樂
爲律書教胄子伯封衍以爲曆當有十世春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不名非其

所取滅也桑林譚圖除伯封乃在天門封豨死於羿伯封死社稷止不死必若
臣念亂周王室以樹天下之賊忠豈在廱扈諸臣後惜夏紀不傳桑林滅夏亦
中絕窮寒四十一年其可紀者天官封豨主奎也少康徙伯封豕韋勞享不二
心之臣以其精誠格天不爲恩澤候彭姓支子絕矣路史亦不足信也孔甲代
以劉累累去后皐元年復國商初取韋祖乙命彭伯韋伯武丁滅彭五十年征
豕韋周興彭以國從韋卒不顯封建壞而氏族可辨晉有封氏鄒氏繒氏鄒氏
神壹不遠徙遷焉桑林之社既屋陽城不知韋孟述其祖豕韋迭彼大彭龍旂
朱綃眞伯封之國之職之神忠於夏而發難殷國自古彭城用武奎之武庫在
焉夫子變魯爲文學奎固星虎之星革言大人虎變武庫霜戈電戟學爲予路
執干冉有用矛止矣子曰有武事者必有文備聚奎衣裳之會也五星連珠豈
不以人哉奎與夫子中分魯子在奎必據我況爲伯封之桑林也若湯革夏桑
林旱晉下彭城逼陽之俘與桑林之神俱來舊國舊都魂魄猶應依此徑白澗

黑嶺陽泉格開陞顯輪之道孕娥山揭少女溪流芸穀舜田范金禹幣行則蠶
跛接地坐則旌夏倚天周四宿守漆澤秦一日斷太行不知周秦無論漢魏唐
宋元明漢魏唐宋元明陽城多顓頊子孫不即顓頊之家帝嚳後封建五服氏
族五音象列卿於氏族大夫有名累世之偉人大士衣冠閥閱至今都父母鼓
徽文學待致諸子而比之以時習禮其閣俎豆奎宮墻之間神其吐之乎求鬼
神必以人參實沈人奎封豨亦人禮也聖人之教得禮而信天下祀奎陽城未
之或非唐詎知吾所不知之非知耶汝都國除爲都都封豨之母家以母教子
所稟智愚強弱之不同而五事爲用德自行於人之氣質語其質所生之序則
水火木金土語其氣所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人有五德地有五行天有五星
五星聚問其國之德不德五福斂問其人之學不學以變化其氣稟天地初
於禮義當時易未繫詩書未刪春秋未作夫子之教未行郭偃占易羊舌肸誦
詩書胙以春秋傳太子人性之善如此子曰鍋鞮伯華不死天下其定矣又曰
叔向古之遺直也若從游夫子之門因其性之所近裁而勉之爲善之途無亂

八木登五穀兵五兩金制六師七八人氣發生九六神魂從變圖書之體用皆
五星土律歷兵農禮樂祠祀統焉學之不可以已也日在奎萬用入學舍采紀
奎宜哉御史斗口一星次輔輔次三能三能次文昌文昌次天理天理次魁四
星天理欲暗文昌欲明周禮司中司命也魁以治內杓以治外春秋詳內略外
也三能坼且三百年文昌六筦之魁隱獨天理不泯滅衛御史老陽城振姬終
疑之舉氏在陽爲陽畢去陽爲畢陽陽城屬記振姬以此衛御史貞元字濬足
都父母甫字平倩有事閣者某某例得書

重修沁州廟學記

夫子車不至乎晉教常行焉沁故晉之少水水道九百巡野王夫子爾南記子
欲北從趙缺不果晉人思之爲立廟思深哉晉有唐之遺民乎民性不能無思
思則善心生民善則成教也安不善則亂子曰晉將舉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
緯乎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風教固殊焉夫教易詩書春秋易詩書春秋學爲
都父母甫字平倩有事閣者某某例得書

重修沁州廟學記

夫子車不至乎晉教常行焉沁故晉之少水水道九百巡野王夫子爾南記子
欲北從趙缺不果晉人思之爲立廟思深哉晉有唐之遺民乎民性不能無思
思則善心生民善則成教也安不善則亂子曰晉將舉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
緯乎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風教固殊焉夫教易詩書春秋易詩書春秋學爲
弓矢頤易占晉曰屯而豫春秋之所以與晉善其有禮義也夫子之先大夫從
晉遏陽以出門者弟子公龍孫取遂旅於子姚之鞏歸晉趙鞅趙爲晉善也晉
爲趙亂也濕原沁南晉陽沁北沁水亂人之門夫子自此遠矣涪沁同出國不
主沁主漳亦猶唐晉同封國不主晉主唐臣瓚註漳北爲趙上黨亭下黨聚環
五氏八特之高險帶專池梁檢轅骸之亂流沾濫呼湟銷石苦成謁戾世臘以
爲居疑皆不可教之民乃在詩書所傳兩漳三睽余吾之役夏商周多春秋晉
蒐皐狐嗣交剛猷攢亟則進之稻封少水莊京少水則微之以善易不善不以
不善易善綿上之君臣銅鞮之父子夫婦若成之兄弟祁黃羊之朋友無不澤
於禮義當時易未繫詩書未刪春秋未作夫子之教未行郭偃占易羊舌肸誦
詩書胙以春秋傳太子人性之善如此子曰鍋鞮伯華不死天下其定矣又曰
叔向古之遺直也若從游夫子之門因其性之所近裁而勉之爲善之途無亂

人焉子曰亂而治之俾惠者文敏者果敢者鎮靜者與不善人寘於亂四族三縣望之喟然意其教亂人之性也性命寓諸易性道寓諸書性情寓諸詩性教寓諸春秋性非禮義不定非教不成教在夫子豈於晉有外焉沁水介在辰穀辰以成善辰與實沈兄弟也一日火水妃也夫婦也穀以滋善晉之乘曰竭續其祖如穀之滋父子也穀之飛實生蠡臣利穀不利蠡君臣朋友也沁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性可以爲善而自棄爲不可教其亦不思矣教有八疾晉之所材也師有六術趙之所弊也興禮義以起教化易詩書春秋必折衷於夫子趙鞅問東方之上有若吾夫子者乎夫子之弟子鋼鞮伯華子家臣氏覩沁若尺沁州目而誰之其誰識夫子也者然則濫溢戾靡窮且苦而興於亂性非不善失教也趙聘夫子不至因以子高尸夫子時子夏以詩易疑夫子而曾申授吳起春秋漳沁坐困木鐸教文會鐸教武終不可無夫子之教哉廟學禮義所從出易以神道設教書之秬鬯唐風之艮士擢纍修禮義也禮義興而教成

西北之文　卷五

清興詔修廟學沁州殿直郡西南亢以重籀繚以修廡廡隈開掖門二中作閘門門次官教名宦行次其鄉之賢者距成賢坊三坊下寒門亦三後建啟聖祠有宇尊經有閣尊器犧酌有所外望有樓有祠汪大夫宗尋引振姬入廟肅嫺有神夫子哉西偏移泮從宮置齋從堂堂以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義齋以復性門以隅其大夫士坊以旌學閱以尊易詩書春秋祠以祀夫子之先大夫殿以宗夫子廡以侑夫子之弟子禮義生於愛敬夫子之教也廟或給以官錢大夫不得擅爲以吾夫子之故坊民時而重其役大夫又不肯爲自出俸二百五十兩支庫貯無碍銀三十兩於時官吏神衿翕然助工沁源令汪某武鄉令某各佐貳二十兩學正某十六兩鄉官吳瑛二十兩時嗣雲十兩生員王調鼎十二兩民之供若役受苦直不貲不刻石不馮鉄不賦樹不矯楹以唐之陶榱以夏之瓦綵以虞之漆從其等禮也備其物義也大夫躬涖其役以吏目姚時和賦事諸生牛徵麟爲昇語其士若民曰廟學爲澤沁之禮義相先先

有賢君子其間吏行勉之矣欒巴以鬼道治民而民亂三壇陰神使鬼物取以形夫吏治之得失蓋亦人事也哉振姬即甕拊缶相和而歌以爲樂鷄鳴嚴諸人間祉穆存焉耳武公謫太原捍篆高平又徹工修敬一廢亭皆以佑君請勤事其於人事知之矣

劉侯建三嶧廟記

皐落迤南爲三嶧三嶧古窮石徐陵與李那書若見三嶧之峰是也窮三世二姓羿爲大羿作堯彈九日緻大風長隧撥鑿齒疇華之澤轂凶水九子嬰殺之河伯出入於河眇其目遂嬗洛神嬉修蛇淵庭之北婺其蜿爲田羿嬴立大功除民害堯舜禹憂天下羿之勳烜焉庚辰以穫易杜桓鬻以庇朋趙秦羿世爲射官馮珧利決騎日月颿風雷涿江河而注之東世紀宜哉一百韓封韜而帝弗善也終堯舜禹之世窮卒不顯將堯舜禹無窮國耶學者病其文不雅馴往往詆羿之不終而諱其窮左邸明屈原劉安羅泌劉恕所論說或溢美乃風山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搖撼天子至擴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又何以稱焉然則堯舜禹尊異之非窮之矣羿自鉏遷于窮聚高辛氏窮子高陽氏窮子衣弊食臞其間析齒斷弦霄三分乖在外荒諸梧鼠距虛之穴以開口南曰吁北谷曰苦又北馬澤曰屈黃羊國曰祁諸不得姓之國副處曰暴曰過是時窮四鄰諸侯卷衣朱冠穀遠擯不與通邑之蕞猶有懼色而鉏所與衆氏粥氏資氏緡氏口引氏屋引氏曰以益疎羿見一弓二矢三輪四與百里稔百里稔若木之枝遂文魚之窟至今得與優游以安于窮功顯不施用自此天下有窮人之諺少皞氏不才子尤而效之天下謂之窮奇帝遂窮奇而處窮夏書曰有窮后羿周魏人之箴曰昔在帝羿羿帝制而王侯自爲終身不革夏噗爲富有四海之內納安仰哉窮官武羅伯因熊髡龐皆坐免內外任伯明子浞羿喜浞一寒至此自謂寒者窮也卒父子死窮門嗟乎羿以窮而不知變張弧戕鬼故玉柏於有窮拒河之日箴卦曰睽於窮之滅伯封爭諸侯箴卦曰訟失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然堯舜禹無羿日月之光以荒壞斷水

絕我之爲風波之民非所以愛天下也舉長矢而貫天狼洒道成梁風雨時叙拂若木之枝遂文魚之窟至今得與優游以安于窮功顯不當世爰耶窮左右翳谷汾川風行水漸弧主兵而參主民莫不星而祭之社而稷之羿功過不相揜實照臨窮之子孫而觸福之忍餓而已乎窮浞襲窮之號爲逆澆糧復窮其所處于是風八日爲蟲回蘇信于玲隧女魃四目有方二三里之旱冬起雷夏造冰飢腐椒辛邸貳委國于寒民大失望益思羿窮果有君子小人哉少康四十一年窮氏族有窮遂亡亡夫亡窮者也商之王也三嶧以窮寇勿追頌三葉而不及窮故夏商有窮入無窮法窮散處天下子孫弊寒澤不過代北撫窮之門其限也子行太行曰邱諱窮久矣而窮乃在邊行以來窮數如懷李商隱韓愈指目其數遂之亦已惑矣三安劉侯奉堯舜禹德意治汝汝之窮而無害者啼喙噱噱朝夕加之于膝左擁而右劊之四年不以長吏勞苦臧吾民其慈不掩其明善不善交頌久之劉侯窮容貌若見所不足然猶生枯壯腐日修補殘行之道旨于原獸水經原公水出汝氏南北甲氏射氏汝益窮鄉也哉窮大雨立至窮則必變也廟上漏下濕蒸將浸乎趙柄像陊剝不治土人望歲得嵇四年無盲風酸雨不知有寒何窮之能爲侯大度窮之前後方底加于脊十弓高假稗是柱礎甍樑棬棬極一時楹閑扈楔瓦鱗參而堵徹徹人饁具工用物雜算其直不取于官庫民家之所出尋號東西繼垣及門高于舊萃門外二河百堰光景關岸而來此眞三嶧之峯矣成民而致力于神黻頤窮之爲宇沈沈者其據我乎會劉侯遷寧州羿所射猰貐本其地何窮之暱也羿工于射拙于不能使人無譽已今令一亭馬民一大錢李充言窮必視其所守堯舜禹能官人謗廟毀不知所始劉侯太之民賈希珍作之振姬記之侯三安人諱璟字莆公振姬泣之窮人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此等文章誰能爲之誰能解之非老夫則畢子幾于刖矣老夫之于文不下數十百萬言惜乎遂不得畢子一見之也 傅公他先生

漢前將軍廟記 代嚴楓仲

洪武初年拭始刱成忠自代遷于祁田於縣東北三十里成聚名其鄉爲戴家堡西北外臨河有關帝廟當其盛時生人壯大涘渚之間鏡犬馬羊以萬數民以香火之不便成化元年移帝廟于堡前民漸凋敝廬舍鞏馬牛不過十頭羊僅一二群生人亦短小雜之河水漲沒民憂其魚堪與家之言曰遷廟舊地擇水村當復興宗族居人喜悉力殿宇翼舍相與助而成焉工始乙卯四月竣丙辰六月徙廟故基而民安水亦西徙無漲患如堪與家言居人俾拭記其修廟之年月焉按蜀志先主爲漢中王拜帝前將軍假節鉞後主七年追謚壯繆侯讀書者能道之帝以忠義至誠坐蜀荊門徇渙上北向中原逼曹賛其志爲神何有祁均堂之杯水駒酒鉅以驅河也者祁民既致力于神神豈吐之乎宋大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觀中追封神武安王刱號義勇於正和中勅拜崇寧眞君宋始著戴其先湯十一征升陬爲關故載世祀神宜哉酈宋趙宋一也萬歷四十二年太監李思齋捧金牌勅封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外一人之神半爲眞君半爲天尊眞王大帝崇奉無已非有帝制而天子自爲者猶是忠義至誠之人已矣或曰宜稱季漢壯繆侯祠拭以爲此老生之常談王之號爲帝以誠動物激發忠義者尊親懲創不忠不義者禍福是南郊稱天以謀壯周有言時爲帝者也永樂北征本雅失禮經關濮海至翰難河擊敗阿魯台勒銘于山軍前每見沙漠霧靄中有神前我軍驅其巾袍刀杖形貌鬚髯關帝也獨所乘馬白先是車駕北發燕市民所畜白馬晨出立庭中不動不食晡則喘汗定乃食回蹕則止帝王有道之所守必不私祁之一堡然幽贊不測視其祁若尺而已徙帝之廟因爲迎神送神之歌

帝之來天門開騎天馬揭雲旗惠我下民不肯閟時哉帝定來 右迎神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帝之往天門上念我民殊秩掌下民恐怖帝威其護下民其假勞帝之馬帝其飛懷帝之威下民太平帝始歸 右送神

韓王山玉女池記

韓王山峯南直寺峯拔而壓寺之上石巖巖玉立下瞰城郭村市以百數二水掖山以來山讙水合則縣出縣水之陰山之陽也峰北直蒼韶之山山東西開盤繞縣之四面大山垣小山岌而後韓王之山有升氣寺下蜂腰三徑南徑濫泉曰馬跑韓王所從飲馬者東西徑山後二泉陽陽出陰陰出陽出東徑之北峯穴出也穴出沈雲曰黑龍陰出西徑之南峯懸出也懸出沃泉曰玉女三泉何大乎玉女神泉爾泉內外石池二一有水一無水爲瀦洿有時婺瑋其原濬貯於少稍具案內池方中三尺深四尺半弱砥欹沒地食水可三尺南竇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注水以龍噣直頸嘴噣繩容手旱則手淺其泥雨自頸出水及濾瀉亭而西微皖紐下水槩約尺緩嗛接渠走外池池水溲面不渺渠小也下水槩窒不則輸渠所從來大則源淺源淺則其委不繼而外池涸瀎不晉內池輸焉矣外地規九尺深尋外深于內倍尤半面水輸焉者下於內也度完平處更開空不則築垣而居其水也馬眇洌而重水中荇藻不生黑龍鹵而輕嵌竇鉄山水多墨墨蝕石腹敗以飲茨不萑廬不羣王女泉甘僧于外池盛蓮風雨晦明香烟露氣相上下花葉清靚不俗高幢若玉女之投虛神玉女衛春夏荐草茵魚潛內外如箭舟乙丙游以爲篆鎏守澤見人鳴秋來蹴池柳寢短熱泉之煴燎出口吃吃爲霰冬雪漲空山是豈玉女覆庇也耶玉祠主池東鱗瓦昉堵朱丹碧錯刻鏤之用備榱柱翌然無一木中竹象兩玉女本神農少女神農得泉爲穢音山北聯神農古井一女精衛何兩也聞季梓人牌百年季主僧父僧翌以高葆藥五縣度爲南亭石巖北居懸流欲壅門界二池之中括地三十弓偏突蓋有池次有祠有祠次有亭有居有門有內池次有外池池之所漸致者無不有所以用僧之力甚設僧父子善一泉埏土窯石劑

木踵則爲之罷覓有愛焉夫父澤近不及子子或不業亦多矣自可以池自照
也山于唐宋元明多人物今李司馬家山陽趙會魁家山左往約陳司徒掾登
峯遲余山右余舉山不至于山三日坐韓王之片石思田太史難持贈屬余記
遊寺僧愈益喜寺成皆司司馬力也老僧文志眇一目朴率不甚解經余心識
四十七年相見無一語更二年隨張觀察奉別爲遊池詢老僧臥山下左右肩
肩而多一目著皆非老僧矣山下泉舂沙出砌齒齒古寺基彌望造楷之家鑿
其宅楮幣錢幣曰泉泉以類相感亦足見人之悉力于泉者錢而已鐘矣多譽
賈東徑黑龍泉爲錢眼宜其廢也司馬營寺僧父子營寺泉熟識韓王玉女哉
韓王之山實照臨縣之吏民而編甿之源泉宜歆守物之終始不竭可以興也
已

重修敬一亭記

亭在尊經閣明倫堂之間可以言學矣六經之學博以約約主乎收斂攝內外
一也五倫之學知而行知主乎省察無動靜一也一者敬而已矣程子言入道
莫如敬蓋自小學進于大學其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持養已久是以大學始
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及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所學承以大夫師長莫
教敬曰辟哉今上詔修太學及于郡邑之學學武丁之學是豈主一無適而聖
敬不一于敬敬德之與也高平敬一亭厥學博劉君議修難就功武公假令數
月一舉成之亭成內外動靜皆從敬入經術性情之微倫常天地之大未有不
約之敬者貞夫一也程子因默數倉柱指示學者操存之道觀于學者知學矣
以亭主學以敬主亭以其尊經而明倫也主敬其益進此而學也哉亭址高于
舊二尺柱尋而楹長鱗參節錯下可南可北東西墉如肪夢亭上偏闕爲兩可
十四楹朱子言綫覺間斷便已相續然則吏能敬官學能敬業已

以爲中中無主耳中無主而禮以定命譬以誠身豈復能一哉平日虛心觀理
豫養之未發而一意一端摔而兩之四之參之伍之執而十之百之千之不使
撼其心之所不覺覺有持循無將鑿寬假于其私自無放佚於其理私不一而
理一也常在曰止自知曰獨極深曰幾悚然若有所畏物不奪其心則知止安
止天矣介然若有所持勁不違其心則守獨慎獨王矣惕然若有承心不遑於
事則沉幾知幾神矣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之一一以致精致其虛此心無內
外動靜主收斂不主上蔡之展拓一以備萬備其實此心有內外動靜主省察
不主金華之存在一爲主二爲用用止于九九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水火之生化食貨之源流星辰之順逆政教賞罰之先後鬼神禮樂之幽明主
于敬用五事事主于思以心作聖聖人之所爲學性情也而其所學天地也豈
不約而可行哉此亭之所以爲作也嘉靖詔大小學立亭簷以敬一實以程子
四箴四箴所由適于敬之路也已當是時五星聚氐氐爲天廟故甚敬祠而重
祭以嘉靖學有殷殷尚敬敬之失以鬼不能學武丁之學是豈主一無適而聖
教敬曰辟哉今上詔修太學及于郡邑之學學武丁之所學承以大夫師長莫
敢不一于敬敬德之與也高平敬一亭厥學博劉君議修難就功武公假令數
月一舉成之亭成內外動靜皆從敬入經術性情之微倫常天地之大未有不
約之敬者貞夫一也程子因默數倉柱指示學者操存之道觀于學者知學矣
以亭主學以敬主亭以其尊經而明倫也主敬其益進此而學也哉亭址高于
舊二尺柱尋而楹長鱗參節錯下可南可北東西墉如肪夢亭上偏闕爲兩可
十四楹朱子言綫覺間斷便已相續然則吏能敬官學能敬業已

西北之文卷六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 鑒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許次

記四首序四首

新城按察司獄記

上嘉赦而奸不戢越民輕悍貪邪盜亂之黨於法者相隨入獄獄至陳梁定矣論報以俟奏當之成得請乃上下服越因遠不解京師獄市爲寄舊有獄爲內屬養馬郡鄙獄隘徙治新城之東偏度隙地得若干弓土疏而受風爲近南門南門者天門也後有渠以流其惡東西日月之光莞朝夕其下晞然炙所利處窪然虵所竄避至罪人之貴賤男女下濕上蒸慘無處所獄成而人之死者十六七倘皆隱哉吏民張目視其工起諸垤木流諸川工用左右輪作斷徒與功而不與分益之以踐更不領於復書之經費尋就爲三牢劃宅雖死刑不上福

囚不許入女子之居甃坎井面縮其口左右足不容入懼汲飲者相捽日出留覽閱之地以遊其生梳窪機蟲搔摩肢體別貯赭衣瓦器土鍬從灶上掃除囚服往來門內止鑿門示親戚以面脰肩肩也獄官治所曰盧堂牢是盧則開出志獄空也旁獄卒爲舍有兩使番直得休乎此入夜負墻而走嚴更如一門外繚以危墻樹廣廡顯望闔土而不入者人也將在獄爲非人耶傷斷人之肌膚抑使對簿鵲巢人生鵂鶹人直蜚蠊臊人悲犴齒人死狒狒從地下食死人腦人盡越俗傳爲水火刀劍之獄或以人鬬虎豹餧虵蟲寃爲鵰鷹爲虎拜制罔差有辭人白爲種而天下耳覩夫肝虫乳虱蠕蠕蚘蠹曲蹠之旁自以廣宮大室烟火舉而焦爛樂生畏死鬼哭若呼安見其非人矣乎柏舉道見罪人解朝服而幕之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及其至此而棄之爲非人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其矣哉其無罪而不知獄也輕悍貪邪盜亂之不戢起於賄賂行而賦役重民莫必其旦夕之命至囚服爲罪人其可

憐矣漢禁南越劓刖人自新息殺數十條人奉馬將軍故事孔幾刑德非施千里不識盜賊於時人被不殺之獸能言之禽古今人不相及乎吏或不能奉法法使私無行也而用法以私相取也案官以鬻獄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其極殘刻縱弛不過一裘一金斜封一紙禁掖一拜至於地府天綱枉殺二三百人人不可獨殺越吏已既見之矣大賊星出正南去地六丈數動今之爲民賊者以百數使馬能言鄙處無所逃其過乃罪輕悍貪邪盜亂之不戢亦已甚矣時泉用法有倫無使輕悍貪邪盜亂必得之法輕悍貪邪盜亂未知禮而法不法也炎蒸南方主禮禮者禁於未然之前法者刑於已然之後其數兩兩相比陰陽而已矣越門陽戶衣裳禮樂之與居絕河達徼東抵越鴈東甌以爲南紀是故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今以輕悍貪邪盜亂之不戢盡地爲牢亦已刑於已然之後矣效於古者先禮而理治於今者前刑而制是相與

爲春夏秋冬也衡用於夏萬物取平焉火烈畏之鮮死以故南交火令不行刑作壹摶之制其刑於空虛不用之地跨艦當死跨肼當死越人不盡爲鬼魅雖復齒於黔土之中而不辭顧地窺天燃卽溺之震悸惕息而知獄吏之貴問以田疇耕稼之正治土當牽牛鶩狗杵白糠粃瓜蓏之實息未嘗不暴城郭室廬門巷之潤澤未嘗不思獄上斷指滿掬斷足滿蓆譬如屠割牛羊未嘗不懼以其父母妻子之所倚重之身日與法吏伍蚊蚋醯膚嬰金鐵如委土鈴析之聲竟夜未嘗不悔悼懼思慕而示之以禮經悍貪邪盜亂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爲弟之哉法以致敏禮以養人衡不偏輕火無自體出爲召南康叔之仁入爲祁父猶公之敬不彗不旱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貴人之牢賤人之牢空矣天理上綰貴人若見若不以禮御下禮失故唐宋衣冠之禍南越獨慘市之中賤人聚一星二星三星積十五星不見獄空其下罰主金贖禁之於微是蓋所謂禮意也天道遠人道邇是故中垣天市之獄欲空時泉法官之獄欲見獄者

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惻然念外人之有非養育之以定命堯舜之民布衣無領而當大辟知有禮矣見所見而懼且悔因得所及不見之爲慕且思者豈有輕悍貪邪盜亂之不哉矣乎正月月雖常大赦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今日出獄明日入獄獄卒不能空形勢得以爲非雖堯舜禁之不哉南方有倚人焉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電之故雷電合章君子以議獄緩死易爲之幽而禮爲之明也余行佐司寇治貴賤之牢獄至司寇成矣天下輕悍貪邪盜亂之不哉猶越人哉無赦之刑必平刑本於禮不出乎害人雖以天下親越可也

得義祖祠記

先大夫爲子次三禮支子不祭家廟在宗子之家故曾子問以上牲宗子爲祭宗子士不當祭祖支子子爲大夫當祭祖不當立廟程氏云當寄廟於宗子之家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王制大夫三廟自昭穆及太祖祭法大夫三廟自祖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禰及曾祖鄭志以爲殷周之別王制殷祭法周也振姬徵不能遠追曾祖祖訓子若孫至八十八歲不衰比卒猶慬慬先大人父子不成今諸孫成者絕少振姬卽迎祖先大夫祠子游之徒支子有祭其祖者死者有知不忍去諸孫而享伯方之孤孫也必矣得義先大夫故宅相傳先大夫及振姬澍生東耳房祖始營東耳房族老勒貲堂房間牢聚訟先大夫受室族人又勒貲間牢聚訟合五間爲先大夫分物直南配牛房三間塌毀子孫田其田宅其不知爲祖父田宅卽不爲祖父田宅亦祖父子孫之田宅祖兩跪縣門尺寸土貽子孫魂魄猶應依此依此瞻爲祖祠臨照子孫而禰福之鬼不餒而先大夫心乃安因從鄂志興購西耳房基肖大士像三累上子孫故也祭日蔬果香燭先薦然後行禮祀祖坐中統兩楹從殯以四子配食多祭設位以迎遠祖以祖配食程子云祖無遠近多少共可知者皆祭殷人名周人諱宗子主之兄弟各獻祖禰於同堂之上子孫致孝焉每歲四祭祖生正月二十五日展爲春祭生物之始也油

食熟味各一棹香燭楮幣如儀端陽角黍時蔬中元蒸羊時果雜以膏楮一桌冬祭合食特羊在兩翠內輪檢清明盧餅加韭爲墓祭在外振姬祭以少牢用大夫之牲亦外時祭由尊以及卑墓祭由近以及遠尊有限遠無窮殷周之制如此程子時祭之外有三祭祭始祖於冬至似禘祭先祖於立春似祫祭禰於立秋似大享士大夫不敢干權宜禮俗以通其意兼祖東耳養老西樓四間致齋樓上貯祉倉收放贍族里人祖父志焉耳前寢突奠除享堂三間爲子孫祝釐飲福讀法答篤不類嫁女娶婦跪拜之所禮各四拜東南平房三間一間開閣迎送鬼神二間家人訓蒙蒙師必家人老備振姬獻中地八祉家長受田納糧歲爲祭品輸中地四畝蒙師受田納糧歲爲師資子孫不學爲士不祭告於祖而別其族計今三世子孫在者二十七人從周長振姬五歲力作致病殺雖老時奔命振姬棄外四十四年老就先大夫宅賻祖禰手胝指裂探諸空窶家令行其子澍耳二十七人一人一身二十七人以上一氣氣不接身不屬心先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死其祖矣伯兄養子鄂雯養子多備勤事慰諸孫之偷力避役是子孫非子孫乎哉祠成奉祖曾孫毅主祭宗子也支子不爲宗得爲宗者祖所傳嫡孫而已眉山蘇孟堅四宗之說高祖宗亡別立曾祖祖禰諸宗曾祖祖禰立宗高祖宗何嘗亡哉存亡非生死祖父而子孫生死其中不死死者子孫自此生焉東南繚垣以廬豚犬伯兄舊出入西鄉近改東鄉振姬往以分地鉏其行振姬一椽一瓴次第爲先人祠墓如左端木叔愧其祖蓋昔者先大夫之所以事吾祖如是也

伯方社倉約記

康熙十一年詔起曲沃衛公公入條復社倉數事尊頒其議於天下吾晉院司公祖便其議檄府州縣行社倉府州縣捧檄難之吾邑白父母先之勸課紳衿富室自占其有以家量當社薄賦之倉以備賑恤各出粟穡貯有差邑北鄉民極窮振姬數來而身廢且賤猶及見吾鄉人社倉矣背運使父子在鄉長牛一

倉義庄一倉在邑爲倉上畢氏畢氏倉不可問市井斗級開口是皆季斯之倉鼠豪右走利而爲吏胥虎而冠且翼民窮卒莫之瞥省見其害不見其利久矣今衛公之經國昔畢氏之安鄉一也禮家施不及國振姬社義庄於伯方輸粟百石社長平於得義輸粟五十石爲振姬家人鄉人耳社倉利在鄉不利在邑在鄉便也在邑不便也民以爲便則安鄉安鄉則重家指謂倉粟在鄉去此乎民以爲不便則危鄉危鄉則輕家指謂社倉在邑留此乎邑有倉而無倉法倣也有倉資盜抑或視其鄉人之好不肯發歲以扁鑰封識至紅腐不可食無以賑恤水旱蝗蝝飢疫之災豈法哉故不可不便也清興踰三十年往年分道賑恤使者冠蓋相望惻然出於至仁之心而法猶未立周禮小行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爲一書蓋周公之法也衛公將順其美斟酌常平義倉廣惠諸法見爲社倉周公之遺意而奏議焉仁人哉周公施於國縣郡郊里各有委積從民利以爲利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王安石施於國青苗保甲各有條例滋民害以爲利以三十年之變籌國息無他利民便民害民不便乎民也賑恤水旱蝗蝝飢疫之災必有積貯以待之鄉有積貯漢初都鄙廩庾皆滿後周公而民便邑有積貯隋唐洛口黎陽砥柱皆滿前安石而民不便利害較然法亦從可變計矣白父母爲利民先之仁者利法周公府州縣爲害民難之仁者不利法安石周公之法至安石不勝其害宜其遂巡也爲民父母率其紳衿富室徙遂巡於杜倉之利害而不賑恤何以鄉何以邑不積貯抑何以賑恤則是窮於法也已又安所得常平義倉廣惠之利先之乎初元常平利民耿壽昌請官錢平糴錢不出於庫今其法猶開皇義倉利民長孫平請百姓里人計戶出粟粟不出於里今其法窮慶歷廣惠利民韓魏公請諸沒官之田承佃輸租備賑租不出於官田今其法又窮即不窮而官貯之官發之官斂之其害止於不便民貯之官斂之官又費之其害近於不仁民與吏胥爭利不勝也即有水旱蝗蝝飢疫之災何以待之此非周公之法也朱子誦法周公終以社倉爲便乾道四年請府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糴常平米六百石夏受粟於倉冬收加息凡十有四年中間息米造倉糶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餘石歲給鄉四十五里石止收耗三升不復加息陸象山知制誥編入淳熙賑恤冀西山帥長沙倣爲嘉定積貯彷彿周公遺意助王以養其民者也安可以利害廢法哉害常伏於利之中安石暗於防害故以周公之法籌國息利嘗依於害之內朱子勇於興利故以周公之法制國用比閭我友不走遠縣縣倉爲軍需矣菽粟乃活不利金生金爲熙寧倡本矣吏來急於火也衣冠倉精士人無催牌斗給老少多於雀也升龠家量三老無斛面白沙詔損費詔乏絕也出穀主戶家一石客戶家五斗游食不占青苗書寬剩書寨欵也收息舊穀石一斗新穀石二斗困陳無息小飢息其半中飢蠲其息大飢本待豐年建陽五夫本活法也富民有取而無與貧民有取必有與奸民自取爲盜八字救荒策也儆直一石欵散在廟也更十年嘗造倉雇役一石收受須人也至三石當加廩舉於放阬於宿惡蚓蠋坐食矣宋以官長理償胥支出於已矣昔運使安鄉鄉五其六數三十穀六其五亦三十三十年一變此周公之通也衛公經國始此近可法景德安內遠可法開皇實邊將順至仁之心覆於天下安石與於不仁之甚者何爲逡巡利害難此社倉之法矣乎父母先而紳衿富室不敢後官與豪右爭民無不勝也自此見其利不見其害雖有水旱蝗蝝飢疫之災亦有以待之矣鄉之人皆曰便

射圃關帝廟記

有善醫諸君將興聽於民至聽於神惑矣乃在兵事合變志有物是直以徇斯須也傅弩比並子何異之有毋鄒守晉陽有神道軍所來致築城不沉者三版卒以大獲歸祀其神百邑軍中以陰召陽蓋君與民之所倚重之事光景動人心其爲候而氣應多有他旋杓畫撫亟石以下神神人將肯耶不耶而漢中廣陵乃始攘臂甘心於安危之際意甚矣哉其重惑而不可解也余自鄢移守南

安慨然隴西都尉之爲人處之期年而民可用會盜發雜居熟虎從中起攻當阨塞以東團猱成紀祭其西門倉卒無茅馬蚍卒之援自不意全余乘城從見兵縈帶而守矢來無鄉壞堞飲鏃如蓬室城內檐絕井堙吹劍之聲映彀弓弩持滿臂三分垂在外賊攻不得入尋走遂追破之山下自盜發守守四十日而平兵譯數灶覩馬跡亡矢列植如蓍也先是谷中瞞暗有雲蓋嘯光左右如擊已忽不見頃執得生口具言前將軍從天而下也自帶以上見賊懼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以竄故及鳴呼盜發所以降補滿品不至羌朝廷而乘輿守之地士民力爲多不謂神者馮之也史傳雍州積高神明之隩黃蛇自天下屬地玉鷄殷云以是兵四克商將軍身不至南安長老談緩急皆以將軍之靈爲解何以故自蜀漢用兵不休南安重地控引五涼以下臨秦當時六出九伐而不能定也將軍其有恨乎重其地以矜於民民不反者佑之反者殛之庸罔其爲何代之君之民乎解嚴而將軍躬閫閾閒上敝下燧審象不背羌胡數頻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如人而風肅修胸中之誠勤然接聖賢之容而無堅神若有光云垣被危柳正南引溉渠流惡木焉楷牲以時祀往往翳釀張飲覩子弟習射其中嗚呼甚弘以鬼道事君而君疑張魯以鬼道治民而民亂今設射貍首貍首弘所依物怪又俎豆將軍於鋒旗之間不亦惑乎昔簡子之帝所射熊熊死右射羆羆死初受言爲神符已果滅范中行氏微士民力殆於桑田虫莎然則洗兵馬蹈柳以其君與民所倘軍之身敬祠時祀而不祈喜其無妊誕於神亦可矣或曰敬祠以崇讓也天子秩百神所見方皇委地駭處讙於依應誰敢戕貪天之功以爲已有任倘雖破羌繚意絕饋而爭眞大惑也是爲記

明保德二彌王太史遺集序

振姬始輟耕讀舊丁丑經房心嚮往二彌先生先生家保德距長平踔遠己卯先生授楚楚材升戎車之殿矛戟交鋌干戈上上車四尺造父之藝矩也甘[illegible]之益輪也進成之風水宮商也各資其師也辛巳先生死保德振姬師蒿溪以

開口取僮婢串了之習熟一切以對此無志之甚者漢宋人羞爲之豈能負主上登乎天先生之高堅通達進亦憂退亦憂其於存亡之機立決死崇禎辛巳天也晉人多後先生死抑何幸不幸之殊也乎振姬過江問念臺前死禮矣山六忠證兩朝忠烈剛碑倪文正墓誌皆石齋文章先生死無石齋誌前石齋之去以死也石齋死不補十九人之數人且攘臂而指之庶間保德死友爲石齋前後即死弟子必伏闕請刑入市同命先生死三十九年弟子教授王山長刊其文章以傳志先生之志以其文招其人漢末荊襄隋末河汾宋末金華明末漳海一代之人才學術成爲文章藥之罪之不盡睨昔救師槃戟之下蘇馬弈嬰至於從車百乘者有間然則保德荒塋五十步弟子執經問師安見非揚雄王弼之一抔也吳起師曾子從子夏受經爵滑釐師子夏從墨翟問守豁工即非子方師自振姬爲里人蒿溪師補我剛不能遲我於石齋之門仰止保德老當輟耕卒業焉因爲石齋補序宗本有志而未遂也

西河遺教序

子夏行教西河西河疑於夫子聲事之證學者衆矣今不知子夏所教與子夏所教之學者孰識所謂子夏哉河自大伾北折過降水至大陸恒山太行坐西北中山屬太子太子擊受詩倉唐倉唐受詩子夏此其疑於夫子也文侯已矣卜相非成則璜尊事子夏名而已河徙中山爲趙少梁七八百里爲秦秦劉焦瑕皮氏蒲絳新垣抵少曲賜爵河內魏不復邊河上郡離石斗絕僑立西河又之日益也者易可也詩書禮樂春秋亦可也洒掃應對進退無不可也邱明傳授曾申申授吳起起嘗絕於曾子既爲西河守受春秋西河豈有不可教之學者哉公羊穀梁而下倉唐舍人以詩授李悝管商商鞅滑釐黑田子方老耽其視子夏之教爲做帶非求益也卽龍門亦非求益也孟堅識衛滑釐爲子夏門人授受洙泗爲儒行子夏經學較著其所學也其所教也六經之教同歸而春秋不能替一辭則疑春秋非其所口授乃經說春秋屬詞何哉始夫子修春秋子夏從十四人求周史得百二十國興壞卒成其書公羊高穀梁亦受書子夏而傳焉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謂夫子口授弟子春秋必子夏矣然而夫子未作子夏未傳叔向明於春秋春秋之在西河舊學也公羊傳一稱孔子一稱高子穀梁傳六稱孔子一稱子司馬子一稱子女子凡再稱子沈子五稱魯子穀梁傳一稱孔子一稱高子沈子兩稱尸子各一稱子貢與蘧伯玉子貢蘧伯玉高子魯子尸子因友以及友也子司馬子子女子子沈子又因師以及師也師友分門是非或謬於聖人叔向之春秋非子夏之春秋未經夫子口授耳聞豈之後沈祈責羊以中尉司馬叔向比司馬子侯子侯邑女曰女齊次周女傷女商次商女鳩女房西河之人也郭亡而爲卜卜於晉衛爲兩一西河之人也或先經以教或後經以學或共學於子夏之教而著其師友之所傳公羊穀梁別乎邱明爲三傳子夏所教與子夏所教之學者成矣六經自秦漢絕續易詩書禮樂或全或不全西河雖師堯舜而弟之董因易道衰詩半舌喊書司馬子侯禮師曉樂人各挾其私學澤古西河地又其西伯夭主丌爲星宗聖人以經法天易詩書春秋禮樂直天之春夏秋冬高高無極爲倍宗夫子歿子夏西西河爲子夏撫掌洒掃應對進退魏文侯謙受教學以察海而先河故也然子夏之教子貢服上下送迎而若況賤衣冠顏貌況非十二子以是其愚日以揖矣夫子曰商也日益學爲子夏之日益也者易可也詩書禮樂春秋亦可也洒掃應對進退無不可也邱明傳授曾申申授吳起起嘗絕於曾子既爲西河守受春秋西河豈有不可教之學者哉公羊穀梁而下倉唐舍人以詩授李悝管商商鞅滑釐黑田子方老耽其視子夏之教爲做帶非求益也卽龍門亦非求益也孟堅識衛滑釐爲子夏門人授受洙泗爲儒行子夏經學較著其所學也其所教也六經之教同歸而春秋不能替一辭則疑春秋非其所口授乃經說春秋屬詞何哉始夫子修春秋子

爲元經抗旌結軌於西河之上以教脩唐之學者而西河無學者矣

皇輿表序

皇輿地志爲表變漢書以史記之法之例也志出郡縣有圖籍表出圖籍有經緯圖籍本蕭相國世家宰相之事經以南北緯以東西一代除亂致治之國憲不以委屬臣工一人之事也禹貢天下之經益以山海緯之且又以職方緯之兩書皆不從京師起數亦宰相之事王者封建諸侯各臣天下之國之人民星野關梁茅社不一是以禹貢主名山川之法錫土姓風俗人才已有所簡矣圖籍之興所以周知天下隘寡戶口強弱多少之數自郡縣起也封建以鄉領州以縣領郡秦罷封建爲三十六郡岐西分合五百一十六年江東分合三百年河北江南分合百年河西山後雖分屢合分者地微合至漢隋唐宋元明之盛范曄魏王泰鄭樵宇木魯璠地志皆法漢書明雖大其志爲一統亦固也我朝表例爲創非創也天地有經有緯星從天而西經也日遠天而東緯也山經也

水緯也從人南北經也橫人東西緯也經緯圖籍之綱紀遷史表例如此十二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爲主年經而國緯所以審天下之國勢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爲主國經而年緯所以一天下之國統他表或黃帝爲經以祖治三代子孫緯之以宗法或羲帝堯康公皆爲經以君治列侯臣燕緯之以臣法法立而例詳例詳而法無不合經緯一也由此觀之遷史表例皇輿表例一也順天三朝定鼎天下之首也元自北而西而南三世至元世祖始盡東西明自南而東而北三世至明成祖始盡西南當時繩何八百雁兵往來十萬不能取瑣黎之島騷而成祖老沙漠幹難難矣哉我世祖章皇帝仗馬箠入關收燕徇晉服齊魯周秦蜀閩獻走死招下吳越甌閩嶺駱之外再執降王叛將獻俘獻馘宿兵長沙少息一舉而平滇黔豈人力也哉十七年間重錄占風候月之地無缺折聖人出而四海一今垂拱仰成萬世地益大人民益多建置沿革之機宜益雜圖籍不得不簡易日坤以簡能地理也簡無經緯如理亂絲齊文宣治絲亂

者斬之是紛之也理以圖籍之經緯皇輿舉矣史記本秦京師爲內史列國分野不能委細所以紀戰國諸侯彼此侵伐取與得失之無定簡而能盡漢書亦依此例近如甌閩遠如邛笮冉駹珠崖儋耳名都郡皆不入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簡也簡儀皴元測二十七所極濕十七深五十一驗之林邑鐵勒與堯舜異而釋氏四大部洲愈詳而愈不盡皇輿起朝鮮至嘉峪濱南海連沙漠殊域不載載其城郭中國者入表燕京盛京經也十四省承宣布政於外緯也十四省經也府百五十於外緯也府百五十緯之經也州縣千八百於外緯之經也經以知道里之遠近都邑之衝僻貢賦物產之饒乏緯以知變置之輕重并折之大小民風士習之盛衰古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盡此今之省府州縣亦盡此紀曆者一元千歲測咎者一尺數千萬里經緯存也瑞可輯茅可征車可里米可谷律歷可頒楨幹可使一日可天下一兩問皐陶曰臨下以簡蓋好要則詳好詳則荒堯亥以下步步趨趨夸父不離日景穆天子不離馬跡抑亦可

以不必矣唐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寒垣至於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達華陽與地絡並行而東至荊山之陽分流與沅湘淮漢俱東謂之南河井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爲關梁鼎畢陰陰陽陽陽爲國萬國帝車爲天街帝車斗也天關都也少昊顓頊乾維內外也降婁婺婁東西也太昊炎帝巽維內外也壽星鶉尾東西也中天下而立軒轅得重離之位故堯都北禹湯文武皆在北禹湯文武間亦都天下之中中則其宋也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携巽爲天綱有綱紀有經緯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璨之斗斗一星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帝王出治之鄉皆可以建都漢高起

西北據西北之都會明祖起東南據東南之都會亂可謂中治可洛陽戰可汴梁守可金陵然苻堅姚萇關中魏孝文洛陽六朝金陵五代汴梁無善狀燕京治亂戰守可示天下形勢未嘗細於干戈狙豆之短長河漕海運便也戎馬兵甲利也寒暑均也山川險阻深也民俗悲歌慷慨勇也有以關中洛陽汴梁金陵相形者關中以巴蜀爲奧室以商鄧爲藩垣屏蔽之地在隴右洛陽汴梁之屏蔽在河北金陵之屏蔽在淮陽故古來洛陽汴梁之禍常起於幷汾燕趙金陵之禍常起於襄樊歷陽關中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爲頻劇失其屏蔽故也燕京阻一面制天下被太行襟大海進有餘而退有限居庸古北遮近三四百里金不北明不南此爲失其屏蔽也金人雄元而雖宋挈去其國永樂棄朵顏遼陽徙王寧瀋遼各去其兵國家歲戰開鐵而蒙古兀良哈新舊開平大寧夜眠仲足即踏破備禦誠難以今盛京建立重門曉然無有內外之界限屏蔽險遠豈可同日語哉國家起東北即據東北之都會燕京固爲得地以史記天

官鑑之北顓頊之所建也建星析木出自天龍伯陵之姓之所馮神箕尾須女毋駹諸孫召公百八十歲燕有國八九百年五燕更帝絕而復屬遼金與宋相終始永樂祀明配天遷都二百五十餘年國家當箕尾星次太皇太后臨三世先帝制數千萬里以及於朕經其南北天下衆皇皆北水火牡也火水妃也文武東西爲緯木金譬焉耳唐天寶間五緯褰箕星不驗燕秦所處之地異也鶡林顓頊所游越裳公旦所指公旦宰相之事雖不來而獘來矣朕念先帝經緯川湖滇黔在吾目中以爲蠡則化以爲木則沉以爲竹則六十年而當紓也漢後唐宋元明之地志不載兵食有民無兵有折徵無本色雖附海防邊衛茶鹽馬政無益省府州縣之緩急則以郡縣之兵衛郡縣以郡縣之食佐郡縣之兵禹貢寓於田間漢唐猶存其意朕方以次議補豈事臥遊地志哉

擬監古輯覽序

史臣輯孝子忠臣義士理學隱逸爲書書成曰監古輯覽監見也進今人以古

節慾建寧武功元鼎非子也臣子義絕矣隱者袁閎知母王褒知父梅福孫登
陶潛徐洪客楊元瑛李泌姚樞知有君臣任永韓康徐穉鄭遨蘇雲卿不知放
於利而掩義見謂理之當然不在朝廷自在草野之心不泯滅故雖禁僞學毀
毒院聖人之道自在聖人之道流爲科舉聖人之理蔽矣士大夫剽竊近理習
爲苟且記問之學貢於邑舉於鄉再試禮部大廷遂以遊天下之爵祿而去不
自貴重顧藉通關節作氣勢此古隱逸之所羞也問其學學聖人舉以利去其
義舉頭不見有天詩曰何用不監理蔽於所不見也即凡天下已知之理而益
窮之强而理之則逆經而理之則正文而理之則順天理是居斗上若隱若見
於穆不已之命如此古家爲獄事不欲明帝座豈寄獄市哉皐陶爲理天叙天
秩天命天討之理非李也斗申王孝弟五星受事於斗出以義行方國三能陷
君臣薄六儀之魁隱將相權輕少微處士傍太微次議士又次博士又次大夫
自然哉之當然赴之未然徙之已然效之科舉求理義忠孝之人未然者也古
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聖人則之天下之理得矣天無十地無一君臣之相得也
已然者也古有見君父見取與不見理義忠孝者立槁忽也納肝絕也喀喀狐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父之邱憤也見忠孝義有不見理者二子舟也三良棘也三怨玷也見有一理
不見又有一理者申生危於內重耳安於外也召忽賢其生管仲賢其死也公
子鱒與其入蓮伯玉不與其出也當其不見入而不出受而不辭君父徒得臣
子之理而安爲其君父理義無責矣理有所不見不能見其不見之處艮之不
見以背坎之見以耳耳有聞學古也異端還其見君子戒愼乎不見見有時滅
見性不滅葉蘊有理況人乎月之翳暗虛也自晦而朏而朓而晦晦則能鑒無
理諺而不忠不孝思可見省可見日違天而東貞也明也見物之謂明常見之
謂貞精則能通理義忠孝仁可見智可見水曰內景物來而觀火曰外景我往
而察止則能視動則能察是理義忠孝以我寫非理義忠孝以我別舉而先可

西北之文卷六終

西北之文卷七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鑒定

序九首

理學備傳序

戊午彪西與余同徵余者就道彪西堅爲母請如前旨上方待太皇太后不逆彪西終母理不強其心之所不安故也已未余客陽鄉待放彪西遺理學備傳一書愛敬立而天地畢彪西所以爲人者備矣禮太乙分爲天地轉爲陰陽其降曰命其官曰天禮之太乙易之太極也周子圖太極而譜譜傳爲理學何見理之晚也明辛氏錄理學名臣孫氏刊理學宗傳彪西補名世道學東省人物諸書繼以南皐芝山饒州野記附之以家乘未備野記家乘乘鄉稱善人足矣多即有所不備也一理分彼此緩初終不備角爭黨不備論成敗不備不備則無以爲一代理學之完書彪西之心不安何以安學者其進此而務學也哉理學自宋分主敬主靜觀未發致良知窮理識仁集義求端致力之地殊要於理無蠹礙明初各傳其學匡扶天下治亂分別義利之幾而身體之修德明道與夫致命遂志者出證演一人譙燕一人殉燕市一人疑七政辨五行兩人補錙銖稱拾穢渠三人靖難百二十人請比使一人議廟爾人明日月之行究律呂之義三人諫南巡爭統嗣百數十人蒙難中瑾十七人死甲申十九人兵敗就執江南四人使一人人各尊其所學不悖運數之觸福苟以性命生死動其心彪西以其心去取於中見理分明天地之常經大義深堅不可以筆舌亦無幾人舍此掇拾不備也辛氏錄名臣補以名世良是獨是宗傳之說吾疑焉漢唐七百年收三數人南北三百餘年無人中間王佐大儒有體有用照耀世家列傳謂無一近理者彼此各傳其宗也太極圖闢異端善惡以氣質爲天性當日與牛山語連日夜牛山氣質不化性理未明怪子美之詆無極乎程子由太極分

氣質義理之性新建由無極淳無善無惡之性性覺妙明本禪無極近老朱陸兩家漿訟孫氏爲合傳異氏異族異望異房而曰宗宋子嘉山湛持與夫強諫許國之臣皆浪閩江南石齋臨侯羅石東鄉次尾收拾衣冠糾豆之敝宗不傳爲彼此初終爭競成敗論學豈理也哉木理縱錯火而揉之者學骨理觸憚切而磋之者學石理礫追而琢之者學此理在顯難闇惡之中全本來正始終一貫之大者也明莫知其然而然者有自然之理焉理總象數闢書出龜氣運律歷生受命於天闔闢盈虛屈伸於不得不然故言理必言氣言數聖人物以理窮我與天地一物事以理順我與天地一事情以理遣我與天地一情人之所以求合乎天有當然之理焉存爲仁義措爲刑政舉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修爲易詩書禮樂春秋變化慝明強弱以爲不可不然之事是所爲學也學其生人之天天者理而已矣君父天也學其天生之人天下不免有妄人妄人越理去天遠去人亦遠學爲人子人臣全此愛敬之心而理得所以知天事天也天五其五地六其五五十五爲圖四十五爲書太極圖所從出聖人則之學之也乾坤定貴賤位臣子依其君父進亦吾君吾父退亦吾君吾父理不可以易剛柔斷於動靜之有常何也動易其位以貴下賤徵彪西理也靜安其常辭尊居卑彪西辭亦理也理學之主敬者爲之主靜者爲之觀未發致良知窮理識仁集義者皆爲之在人之斷與不斷耳天下有君父之尊讓君父以爲尊者坤有母道曰通理學三年而名其母無是理矣圖書皆以中五爲母數五十四十爲子數生者內以及外成者外以及內子威母繼歷長安棄外與何武溫嶠之離母正等理固有所不安也詩之將父將母猶易之幹父幹母將父將母之不得北山曰莫非王臣幹父母之不得蹇之上九曰高尚其事上九不登正

位夫子繫育德善俗存此理爲德循此理爲育德明此理爲善俗愛敬所當自盡者盡性所當知至者至命天下之理學備矣男不離父母洛書火依於木也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寐魏風行役子思母於心不安卽理有所不安理不安而忍爲之春秋元年春王諱隱公之無君克段譏鄭伯之無母隱公無一事問王鄭伯有母取段於其母之懷中而逐之誓於黃泉見母無母者無君也學者皆以兄弟解非理天地間之理極於易其乘除治亂之理盡於詩春秋春秋起已未迄於今年已未彪西書成終始三九四七之數卽爲理天予彪西以爲學之地彪西學而母心安學而理學大備天下人臣人子之心亦安斐雍補葺以爲完書雖不學辛孫諸先生備也由春秋逆周已未馬生人矣曾有人生焉者無有哉父母生我棄養更十寒暑去而復來君臣之理當然自傷老邁不安久待放而上未斷使浮沉爲無其理者之學孟堅曰木所以浮金所以沉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有知者尊其母也爾有母遺緊我獨無過墟廟賚刖之屨耶

戴補巖程墨選序

遡起洪武乙丑訖崇禎癸未科止首尾癸未之秋永樂子孫畢矣洪武臣民亦畢矣過此興朝甲申甲申中古多變數哉理學傳三百年先後節義之臣累數百人各自獻其心能程能墨此洪武用人之始終也永樂以建文鄉會合諸洪武革除死難諸臣推本洪武之天下勢也蓋洪武之天下勢成矣詔天下令訪求學識德行之士尋徵天下隱逸先貢舉後薦舉爲其學孔孟而元不能用天下至大不可以小道理也於是議設六科三年科舉連試或一年兩試用人之急如此當是時禮樂之權在天子而法猶未一兩漢舉孝廉不平與詞科進士傳爲唐宋之博學鴻詞同闕於無用一以經義爲進退制策傳臚大比人無去取乙丑詔先期後經各主傳註於是以經義窮理論表博古策問通今戊辰始

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自兩京以至郡司州邑戎衛莫不有學科試舉收南北小吏冗從達於滇黔交趾高麗日本琉球之子弟有以寘隔人心人心卽爲國勢明智辯者也明初收聰明智辯之才於科目前元官役游食奔競之除授不行大夫士遵功令爲程墨溺其旨者不敢言相與勉強砥礪學爲聖賢文章之萬一此心此理同也人心之所同然後乃置爲無用豈理也哉農學兵刑律歷河渠屯牧鹽鐵下之心爲上用此聖賢之理有理有勢經濟因之以赴功經濟效而後理學成聲色貨貝遊田祠祀神仙土木在戚朋黨上之心爲下用此非聖賢之理有理有數方正用之以直諫方正不效而後節義務有明經濟方正不設科在物之理處物之義聖賢務剏心爲心有體必有用指爲之百體非爲而馬立於前者百體皆爲之用也絲而理之墨也爲綱爲升爲式爲紀爲緩用不亂其經驅而理之程也爲斷爲遂爲溝爲澮用不失其正文章莫大乎是矣棄則不治逆則不行將爲用之此程墨之有用無用也設科取士欲得方正經濟以爲用郊禘祖宗宮府關市子孫襲業而安必參驗古今得失揆斯民於

冠賊胥吏之手必使政平訟理賦役多少歲時水旱疾疫必預圖梁險易遵服安危之防必備上明聖而德布聞親君子遠小人必以孔孟之道格其非理學明而節義立下之心爲上用也上之心爲下用朝用卷伯卷用皇父一切可用之人置爲無用即凡可以用其心者不用矣聖賢爲不用立言程墨爲求用立言即以中說爲論語權瞽爲孟子原道爲大學復性爲中庸非有聖賢之一體具體與無用等何有程墨之空言矣乎理不域其心之所不通身家國意通之明其意才乃全散爲才子成爲大家儒宗意有所不明險阻不諳其才則域之義不陋其心之所不受愛憎死生欲受之絕其欲氣乃一剛正爲直諫官死封疆爲繕吏使節爲行人屬國欲有所不絕飢渴不充其氣則陋之復此理知此理六年讀書出則宦遊授首與昔川籐峽交匪哈密之叛陣一理成此義死亦此義風雨廷杖捧闕信使絕域與替北狩南巡鹽塌馬市議禮黨錮之利害一義觀理於人心之體之全人心之用之大程墨較然矣洪武至宣

德五朝初盛禮樂自天子出制策必由上問或躬親閱卷造之嚴收之寬養之久仕之速舉措不以我以理人心知有所向翕剔元人之訓詁爲漢人之勁楳程墨雄以直至犯顏敢諫一變用以戡定禍亂理也此理不明於上保舉例廢大夫不薦賢省試改命朝官諸侯不貢士仕未入流者不收曾掾始無辟召教職不與京考大比始便關節法亂法敝禮樂之標落於下正統成化正德嘉靖賞罰不以理以勢中更景泰弘治隆慶三朝最盛天子用人不雜大臣之見理也明守理也定各以古文名世人心知有所歸開閤漢人之蒼健爲宋人之連綿程墨疏以通至名遂身退一變用以守城深堅勢也萬曆國勢衰矣上不接其臣其臣以權市交天下是非不定召子小人之勝負垂五十年浸淫至於秦昌天啓毀書院逐正人試卷勘當數年門生亦連起大獄取舍不以理以數大夫專而國人議服先賢食舊德者爲古學相琢磨天下靡然鄉風人心知有所復至崇禎爲又盛廓清諸子之險怪爲經言之宏敞士不復喜科舉其佚墨矯

以激至主辱臣死一變用以損益異代數也數能盛衰程墨程墨亦治亂乎數國勢移於人心之中諉之數則有之明五癸未三秋試永樂大亂至治也天順多難興邦也崇禎亂極思治也貢院焚死士不問疲死士不問明年甲申上受之何崇禎似天順乎天順問議永樂靖難累其下也義則君臣之理明民心或不如臣雖訟獄謳歌易慮力能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侍講止求一是國變累其上也君爲社稷之理明臣心或不如民雖賢者不免佰倜保全妻子於亂世東鄉自爲不知已者死天下之理得而人心去留日數嘉靖重熙累洽也萬歷久道化成也前後疏士習叛註不糾科場關節不理清寧火桓僖炎也江陵逝無駭卒也子以逆祀蹲父統嗣之宗理不一下卒受之君以戮死施生輕重之獄理不一下又受之天下之理未得而人心強弱曰勢非勢也嘉靖壞洪武之法萬歷移永樂之權至崇禎數乃窮此理久已絕矣其棄遠孝廉進士置其程墨爲無用固宜洪武以經適用是以尊經學古之人用於明成劉三吾竟其黨黨議之始也永樂以權反經是以荒經蔑古之人用於明杖朱友仁火其書妖書之始也南北取舍也公程朱好惡也正公且正也理惟洪武能用人也失抑惟洪武之人能用其心也夫六十年當大變變必由科舉科舉之程墨人心也天理也國勢也知無用之爲用大矣吾友戴楓仲用爲侍講即不用爲東鄉五后之瓠別爲無用而捨之拙於用大也上下十有六朝鄉會試累百舉鄉會每試士累千選程墨三百有奇意主窮理窮理不得不尊經尊經不得不合傳求瞽糾繆膠固於傳註之言而別遇乎理學節義人心所然功令存焉用其心如此襄使世用楓仲且得有此大也耶癸未禁用黨人鉤黨故也以語人而人心沮癸未命朱子教授理學故也以語人而人心勸興胡鄉會開科以程墨爲勸沮人心之具禮樂百年而興楓仲其選也選補建文一朝洪熙泰昌不開鄉會試併叙除建文壬午一科增永樂癸未一科甲申會試殿試起永樂訖成化

廣東鄉試錄序

今上丁酉賓興被臣條上選士法報可時京省典試官悉奉宸斷趨闈中分校諸臣與主考官同堂講藝校文旌廉舉孝莫敢開私焉所以矢公慎之心廣賢才之路甚盛典也東粵踔遠上允禮臣請欽定臣某同臣某先期往典是役臣自念筮仕莘川濤書六載會台班員缺以臣待詔金馬門不及尋補樞曹吏武庫武庫以言兵備也駕寅車而誓軍門之外井鉞參旗有魚食鋼鐵幾頃猥以軍容入國詩禮春秋孝經知爲將軍麾御虎賁之所習而已耳朝於太乙選鋒暮與太乙燃藜是適越而北其轅也往從中州分校懼弗克知以今物色要荒之野王者之德大以遐沐日浴月育人意不忘覩敢不齋祓從事以仰副皇上爲天地祖宗愼簡賢才至意飲冰就道舟車無日夜其間七旬抵粵期會不愆於素迨入闈則監臨巡按御史臣某親臨孝簾官撤飭關政提調則左布政使臣某監試則臣某內外祗肅慫飭惟嚴乃進提學僉事臣某所校士若干有奇揖同考推官臣某額天立誓同堂細閱共事多濟嚴循卓之臣所選皆經術純棘得篤八十六人鋟其文之優者遵部議刪裁原文甘首爲東粵丁酉科鄉試錄以獻臣思人之數一二三四是也或顯爲功烈或發爲文辭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豈非歐陽永叔歎爲兩得之難者乎臣所拔而進者粵士之文辭也異日之爲忠爲良爲康爲直言爲文章行爲墮宇坊表有名當世之偉公巨人儒者能使人兩得者也本之乎經術純深勁正之士兩得焉爾東粵山海之奧區郭璞相有衣冠氣自安道隨桃海常臨蔡之在粵以武功侯其諸節烈功名道學非文辭不爲用大武三會大文三會遂以文武結爲衣冠之氣蓋其地靈憑焉職方採之行人圖於武庫武庫設以爲險行人貢以爲瑞潮有經山有篆水圖折有珠方折有玉草之光著有芝竹之須著有雉是故有鱗知書有鵠知獄有鮭知政有龍知道有士知文知武覽陸賈行紀知南

粵士之文之才知內外共事諸臣之才才人之用也無文不遠諸臣之爲公爲私粵士之爲忠爲良爲康爲直亦知之鮮矣天監殿前雨珠明者輕氷光者照乘其九曲者記事其六寸者銷兵其爲毗雀啣者禦災患是兩得者也諸臣所貢粵士之才其以文章之爲得其得矣乎上好文而臣好武必不得之數也不強其所不知臣之情也詩禮春秋孝經終以將軍麾御虎賁之所習與粵士共砥焉從此息掞藻掃蚩尤水盡昆明之西珠連玄武之北以人事君而文武之道備臣曰可矣維時總督兩廣臣某等皆有事茲士例得並書

雲中詩鈔序

將軍歷幕北平秋風霜在旃旆甲縫之上河橋驛路無蒼鼉聲魚不避網檢長始知有錢遜人射鵰朴鼠泥箏沙茸之貂狄羊馬踵軍蹄踐是以唐風斷自雁門景有時而生慚別詩河梁漢以下皆古處蘇李有詩教焉大將軍五出師聯爲栢梁七言延引蘇李之詩加長鼓詩青塚逸詩白樓壯詩長城廣武記遊詩

雁門白登歌功詩燕然瀚海居延自雲中開北門崇宏激楚高涼詩間作明遠長吉皆未見有雲中而爲之出入雲中結束耳衣腰帶坐傾服匿於甌脫之左右邊笳月落塞馬草脫朝夕韣火拂廬變辛苦爲榮華少所興會發揚豈人之情哉詡生格不疎於放氣不索於拘體不流於纖意不徹於伏壁不越於浮才者水力者山曲折蜿蜒鬱鬱鬱鬱鬱鬱松柏青青不累其情雲中成就詡生如此詡生職金倉度支轉都官一日上名試以律詩風雨宮商送應古以爲卿雲神鳳之歌而律在律豈仰休文之四聲也者蘇子卿曰歡娛在今昔燕婉及良時雲中古規欲爲淵句於矩矱稿之速成速大即官可領曰文文章亦然六經具有規矩即其律詡生律即其古隱雅之變宮變徵鉤石之六齊閏齊是也少多中量長短中度一試之金倉度支至於刑有杜律猶詩有杜律詡生輕重中衡可以吹銅律聽軍聲吉凶勝負之微在耳目易曰師出以律律豈謂度量衡所從出也閒諸呂律生元諸古情生命諸道福祿生將軍貴而書生道殊段文昌臥江陵振筆揮韓碑淮蔡雲中有人文焉詡生提勾注之覆斗而來挾恒山之候石以去

雲中成就豈少哉余北走土鐙展沙陀撚鬚畫圖拜李牧勾注過廣武望居延問長平宜春戰耕之故地弓高所從歸漢者無傳里人也弔宗人文簡公於文端陰舘東西黃馬白羊望見之見樓台爲烏氏贏鳥獸避爲王恢伏兵守歲渾源朔旦望嶽於城南舜禹之所燔柴今其守尉不出宿亂陵聽長老說主父因問代王昆虛於袴下撐黎拜天其時也自溫泉洮頗入蔚跪起魏老母磊山念城下衰王孫意不衰雲中無窮之門監古爲詩可以駐水回風而入律時余有姊之喪不除手掬水雪思一搤仇人之胸不果馬上爲詩衆鳴鬼哭感歸妾母子又死記曰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怒心感者其聲鬱以廉即事懷古之情到來是淚情有時而變景故也讀詡生雲中詩鈔置我於洪河大嶽萬松千嶂之間移我情矣

市王牛子制義序

北史見有市王而讀書者少有明牛氏諸生起明經囉囉傳有文章之規矩終已不中自余兄事太初晚從澱洋兄弟語一一曉暢書義破除規矩以爲疏屬之拘舉子業不敢學亦皆不中余老棄書爲農二十年不知文章今古之得失營逆瀾洋必發鄉會試果高中續書悉謂績農悉耕余以耕田勸學出於舉子之業之外故也田能棄耕能審盡其深殖之度能得力其柔柔其力息其勞其息糅其肥肥其棘急其緩緩其急濕其燥燥其濕得中而已矣手足機軸之中陰陽培墊之中生死荄稺之中中生規矩輪六尺規矩五寸矩欲爲堰圃於規欲爲淵句於矩矱稿之速成速大即官可領曰文文章亦然六經具有規矩執規矩問科第市王必早有得天之人北陌南阡欽肼臥而讌杜多矣何學者罷勞爲也南華學易離騷學詩史記學尚書三倉二雅學禮元經學春秋未嘗奉持規矩規矩天地之方圓而經緯不爽者文也諸生傳文章規矩可規可矩不可以度量權衡可貞可方不可以多少長短輕重低昂安所執以取中哉中者中也中在規矩之中亦在規矩之外規矩之中信者不離而去之疑者離而去之規矩之外疑者能變而更之信者不能變而更之去之則不知有一定之多少長短輕重低昂也更之則不見有一定之多少長短輕重低昂也度量權衡由規矩規矩由中嘉量銘曰時文思索尤鑠其極造之極而至其中澱洋之所以爲文發無不中也書之言耕既勤敷菑爲畝疆畎澱洋父子有然詩之言耕其耘厭厭其應緜緜澱洋兄弟有然市王讀書者少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三以爲族稼乃多穀即凡學余耕者可以學澱洋讀書矣始澱洋就孝廉公車不試試禮部式趨應制科又不試父子兄弟師友意與耕者逐年異蓋疆吏宿兵之費廣臣子賦同警官歸加耕稅之三選授減仕缺之三能以其間讀書相與進退古今得即施爲展布而失即求更張補救之所安文章不足以畢讀書之能事審矣易風行水上渙六四曰渙其羣風水一而文有不同有用無用也舉子業飛濤敵雪殺轉星搖風行盤渦大峽其小也過此理會學問懸圖列史議禮審官籌兵措餉不幸而爰薙寇賊食宇數千百里之水旱饑疫蓬蓬大海

之中混漾青紅放乎虛空天連山接錢塍電掣此天下之至文瀕洋安取規矩乎家猷取爻手指尺寸肘足尋引也國憲取君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官常取夠士大夫左仁右義前凝後悉也單裹公論文天六地五文有十一敬也忠也信也仁也義也知也勇也教也孝也惠也讓也散而皆中故有用瀕洋其文治文中子論文中行狂狷文止得三倣也治也辭也誕也淫也繁也淺也虛也散而不中故無用瀕洋用其人之文亂文治則渙文亂則渙其羣譬之耕者長稠圓聚而薄糠小蓋青蠹而多粃苦殊轍親矣農不與三盜任地國不與五蓋治民瀕洋其以規矩致用哉準繩處規矩權衡之中度量不生其間桑孔羊準申韓繩愚箕斂刀鋸秦漢之天下文非不工易所解散蕩滌而渙者以其羣爲涘渚之牛馬不顧瀕洋學也余老牛規之肉胸牛規之髮宣輟耕而勸瀕洋學農服先疇之規矩無所用文矣

賀漢渚李少司馬例進一品序

上自西南用兵凡在朝野曉暢兵事之臣新舊蓋未之忘云兵行羽林車過枕席川湖不以爲遠糗糧芻秣轘輦之不供民力竭矣漢以都尉搜粟唐宋會倉鹽鐵增賦俵糴至於告緡造幣括馬入羊法徹於是勸輸紳衿爲縣官佐緩急設取與而崇秩之孔子曰君取臣曰取取之不得而春秋書求交訊訊下不與上不取耳朊任取股任與臣竭其股朊之力義不敢與朝廷市朝廷終未之忘當取取之當與與之即凡桑榆麥飯人以三臣以五者必報欲其得爲善之利也嘉平少司馬漢濟李公春秋出身貳兵糧垂三十年病免奚逆尋亂本用公掌兵者吳逆亂至是耶公營督學湖南監安陸鹽郵關陝隴坻由四川觀察籌兵兵間強窮虛實儲糈多少轉運險易之路悉當年停羽檄上下魚書軍無走馬告飢者易曰窒利西南徒以有公耳假使公未亂撫蜀必不陷蜀將亂湖南開府必不先棄湖南棄師陷地上心悔不用公公去以川湖爲愛竭力聚金錢勁軍義形於色諮命蓋秦誓悔過之辭也詩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商始氏羌

周始庸蜀羌爭微盧彭濮蜀不與諸侯會盟春秋不以爲子巴秦楚合爲庸之役巴楚合爲申之役巴楚分爲鄢之役春秋知秦將兼楚楚不能有巴故也秦自北而南由涪水取商於楚無黔中燒夷陵楚無郢元自南而北通魏道度辰溪宋無荊門北兼安陸宋無獲鄢有明藍鄢蜀寇不能踰湖湖湘張獻忠之逋逃入蜀川湖分合之利害具見矣司馬錯曰得蜀則得楚秦晉周隋皆用蜀是以川湖合蜀重四門扃右臂縮臥榻之側無睡人公孫劉李王孟明昇皆亡蜀是以川湖分而蜀輕蜀王蜀帝僭無二世主利合客利分川合於湖公孫述劉備蕭紀之所破軍殺將而求也公進亦憂退亦憂傾側擾攘瀕黔之變晚姬曰賊必規蜀以守公曰賊必據湖以守已果闌入川湖逆我顏行者五年姬去楚十九年兵難遽度而公常駐履軍所坐間桑米爲山料敵如此大軍泛湖十餘壁孤城蚍岳之氣盡土龍且死賊誘反側子撓秦秦楚軍士斃醴司農仰屋公捐千金佐秦千金佐楚不忍戚睹秦楚之遊民湖南講舍安陸城門鄭渠白渠之溝輓有無毀傷乏絕相親如家事公蓋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卜式一官公豈爲輕重上心識公久矣吳逆走死湖南收復爲我有兵樞恨不用公制下原任兵部侍郎李某可一品贈四世如其官淑人進一品夫人多歟大夫之辱多績大夫之榮春秋之義也禮以義起陽爵命數九七五陰爵命數八六四卿六命大夫四命然亦有七命之卿五命之大夫卿視侯大夫視伯其命爲可上也春秋諸侯喪皆夫人大夫卿中下大夫妻皆曰世婦今淑人一品夫人亦視諸侯五等之命數可爲上也川湖戰功未敘先以公比侯伯是城濮之賞先雍季而後子犯鄢之賞先鄰虎而後子餘次封弧揖患之臣不敢僭厥義德義豈可忘乎秦楚上助軍者籍上故辭舊臣長者志吾過以旌善人一馬之田一蚔之肉不忘耳上賞以禮下辭以義義可辭屠羊說榮義不可辭手受太府之版亦榮商賈鬻財役賈章藩樅木以紲辱之春秋執宋仲幾於京師不義也仲幾自忘王事是亦可禮過否耶川湖之勢既分滇黔巴蜀不能復合我起

乎咸陽三十日下蜀起乎長武四十日下蜀汴梁可三月下蜀洛陽金陵南北水陸異勢多亦不過數月下蜀蜀人弱比徵三宜六慰移南中勁卒於蜀蜀已亡矣蜀亡鉞五尺南門西梁大度滇黔亦遂亡矣以今嘯劍閣穿陰平進不因糧於敵米豆踵軍軍資服物官給蜀未定而秦楚不支老矣上方悔用公之晚旦夕用公掌兵用公開蜀牽巴蜀蒙十萬艘米數百萬斛金銀布帛給軍用繫降王有餘蜀必有拒逆之錫光鄉導之卒進說降之譙周僥倖富貴之宗躬縛賊自拔之文石高定元易西南得朋抑何煩西顧之憂至今乎川湖之分合地爲之滇黔巴蜀之分合皆人爲之漢始通道西南滇濮何町夜郎檢關桐師焉十數合爲益州益州以井爲首以鬼爲目唐取所不嘗取南詔因以爲怨宋與所不當與大理不以爲恩滇黔巴蜀分合之利害具是矣三危北紀之首河出負地絡爲陰東北上流入燕崐崘南紀之首江出負地絡爲陽東南下流入閩天下山河之象在雨戒天分以氣人合以力滇黔江河之首開蜀武功第一儀子若取江南錯取商於爲黔中錯龍門人儀高平人高平近無一品官儀何以相焉衛瓘高崇文高駢郭崇韜王全斌聞儀錯而宣力西南皆晉人耳上果用公屬大事遠偕儀錯近輸大司馬侯瑾瑾澤州人巴蜀滇黔之勳最公所爲報賜以力也保君父之命以有其家在家不知非義何力之敢偷徼遺丘月車攻六月各爲其主盡力耳困之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四代之光輝煽食西鄉公有榮施何困之有徵於鬼不徵於人困矣既濟之六二婦說喪茀勿逐而自得說一晉人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滇黔不即爲我有鬼方亂小人亦亂賊以劍閣爲城以金馬碧鷄爲圜佃以開明蒙段計世以流土徵兵以苗獠役扈以海西安南應緩以九爽三托五部之夾持不儘兵事兵禍之所憂兵不戢而在家忌之二三婚友將以春秋責賢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送計百周公卓異守守原序

春秋自中國之附庸字列國之命大夫周公計百丞雲中移守太原人爲附庸出爲命大夫稱字曰公振姬國人公焉而往振姬讀河南春秋春秋絕少因以其間寓詩易已得公爲春秋墨守姬不力公不猶出而觀公之言動以其行能悉其家世乃知公於春秋最深也公澤人澤周之高都徙家延津或以國氏周或以邑氏都周六世三進士三錦衣榮軒公弼三遊慶壘公服一品搜粟都尉銅仁府君至方壺公舒錦衣公補弟子已賜族而世爲大夫春秋去中行荼賜族而身爲大夫春秋書無駭聆春秋之世官世邑而求合於聖人之言動春秋盡性之書守法之律也知諸侯大夫成敗習朝祭菑田朋獄豫水旱災異周慶之春秋耶周澤之春秋耶更數年道竟江公以今見證已舉孝廉成進士李慶南矣聞所謂王叔之獄無官元晅之獄無反雍糾之獄無囚梗陽之獄無貨引經斷事用春秋顯廣川之繫露平津之雜說待詔議三十餘事駁漢事六百餘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條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房鳳豈春秋都尉哉久之雲改中行都尉春秋不與烏孫乃與雲中振姬以事適邊邊長老能言之其佐守也賢佐仁仁佐賢也其行徵也義者行仁者守也其城寨也城虎牢也其和戎也納無終也其治軍終日而畢也其興學朝暮而議也其獄不上下也其屯不庚癸也其祀獄枋也其徵朝雉也朝廷之賞罰不先於賞春秋之賞罰也諫官之是非是不倚於非春秋之是非也是非定賞罰行最雲中秩太原易曰君子得輿民所戴也詩曰羔裘如濡邦之直也易以窮理詩以達情春秋以盡性聖心之是非無例無例則蕩平好惡王事之賞罰無例無例則赫濯聲靈君不可以不知春秋臣不可以不知春秋也料民太原之後春秋作入於晉陽之後春秋終戛既修太原周薄伐太原唐不唐乃晉春秋太原之捷儲侯之爲之簡子不寒晉陽晉不晉乃趙春秋晉陽之甲大夫之爲之也罰大夫專賞大夫順春秋繼詩也詩曰維予之好賞也不如子之衣命也太原之賞也義其命也忠義故大

夫榮忠故大夫勸詩之麟鑒春秋之執秩大夫官教也詩之葛生春秋之州兵大夫軍政也詩之蟋蟀春秋之韓田大夫以農而寓兵也詩之苕華春秋之刑鼎大夫以刑佐民也參所以高汾所以簡戶所以減戰所以增秦所以寒代以所以通大夫不辱命矣詩曰有秋之杜生於道周彼君子兮瞼肯來遊大夫問東方之士自我人居居公安能少晉陽而令晉陽多公公安能輕晉陽而令晉陽重公春秋杜外交謂振姬鞏不謂晉陽之荐紳先生父老子弟也文翁以春秋守郡行縣從飭行者與俱左咸以春秋守郡徙衆日盛不能盡人之性謂可成公是受上賞頒寵命采芑之詩無然哉春秋盡性之書守法之律也公延洋同學都使君先後以春秋成進士公守太原都使君令析賮孟言春秋之義在兩人矣

賀計百周公祖卓異守太原序

上諭計天下吏是歲撫軍集收監守令各以其屬殿最焉晉舉雲中丞周公以公守太原言者亦止言者少公雲中丞撫軍最公太原守公雲中丞先是已試守太原卓異上知雲中丞卓異可以册入覲有言者終用撫軍舉卓異主爵以公守太原言者亦止言者少公雲太原守蓋於撫軍耳目矣不以一言廢撫軍之耳目使耳目人無已也君莫智於知人臣莫忠於察吏以人求事不借才而誤能以吏親民不愛名而亂法舜大功二十四岳實屬耳目焉王制方伯之監三人以諸侯分陟陟耳目在監才計功能計分明計點法計奸歲計天下之吏不必其耳而目之耳目撫軍不以一言廢撫軍之耳目已矣吏之才能不以瞰撫軍計吏之名法不以私撫軍撫軍耳目或不當何有雲中一丞以卓異邀太原守耳目誠當有以丞邀宰相者魏倘舉都尉雖人言不易梁公舉司馬雖君言亦不止知有舉主主爵豈以希指誠且言者未可非也以晉牧監守令百十數守邊丞倍他府丞古之都尉漢律近邊塞皆置尉百里一人都尉因吏謁守如縣令以册入覲唐所傳爲口敕動者覲丞也雲中丞卓異先生守郡守以太原爲大合代并雁門定襄四郡爲今府行必先坐必上同升出其右吏奚無人甚哉邊往以少吏之敗約攻當路塞寨吏民遠舍自高閼陰山南並白羊樓煩尉史小吏以漢謀輸馬邑餘受邱卿雲中雁太原代屯句注趙亡飛狐亦無以救守尉之無人矣雲中守可將軍卽雲中丞可太守雲中龍守可還守卽太原試守可眞守吏之才能撫軍出諸已計吏之名法撫軍歸諸上撫軍權封疆之間言者議細瑣之內君無敢言臣無隱忠上知人也哉再吉按邊長吏憊贏老病不任兵馬者稍科條其人漢宣勞俛憂邊思職然漢宣親問守相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史稱知其所以然自耳目人不以耳目屬大吏制詔太原太守官鈐藤厚謂可以償博進何異雁門守都定襄守縱河東守延年其於太原太守不知也知人果不可學也公治太原如雲中雲中政平平故異太原政易易故異周公曰平易近民野有民亭無吏嬉嬉然有民事閴閴然無邊事蓋以撫軍之舉知之也雲中報服匿知太原酸無羊雲中合臙脫知太原灶無蛙雲中不入市租知太原不忘坐啸雲中贏不獻戎知太原甲不祟卒雲中尺籍伍符知太原狻猊吉楚雲中且渠當戶貳知太原呼延須卜安從太原門遺遣雲中之北蕃翁龍雲中之西屏夏屋雲中之南雲中之青旄都尉太原之竹馬太守吏民之本也撫軍收監守令之師也府丞之久次例遷也上計之高等異數也處以平服旌庸漢用璽書賜之所以酬知自此矣來太原爭秩或爵公侯或補卿相唐京太原留卿相宋制卿相判太原知之深者也智以知人忠以察吏君臣合而名法昭而才能效公之所以酬知自此矣來太原爭界上道雲中聚碑前自是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人告代郡太原守主饋不暇食制徵河南太守符發復止守疑梁邱賀問言人之言於己無與也已之知於人無與也撫軍久知公上當知之撫軍或有不知吏民知之矣上以撫軍寓耳目撫軍以民寓耳目道路一錢車蓋一丈幸胥屏於太原之壘太原之澗爲

治汯略序

爲民父母治泫何略乎泫以憂故略也子之愛親命也不以親易泫也公治泫數月會報獄持公之憂吏數月泫之父母乎公所以親仁而公爲民父母終不勝其愛親之心所以仁親仁以孝爲本學其父以治泫之吏若民治狀具舉大故奉條例覩事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喪之刻不可犯泫沐其仁不終不以泫易其親也漢循吏依於孝宋循吏依於仁剌史守所辟舉無以不孝令著於何陳郭法家決獄平皆學其父以經書傳法爲任職故吏治茂焉宋法詳而治不蘧有明興化雲巖應城請令近乎仁言人人殊程子不以愛言仁仁有證詛邑天下之細瞢瞢矣晉城不從衆爲應文逃責人各得輸其情使者亦不亂人治仁人哉宋之晉城漢之泫氏也刻多建侯以屬相與長各以其意爲治使者略縣邑細微之過人人自以得所重生事耻犯法孔子曰公父氏之聽獄無罪者耻賦役不均水旱癘疫不救盜起捕不滿品細弱困而道經無之耳相視爲故常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問仁者欲有所爲格於時之多口不行多口本於多事多事本於多求多求本於多欲多欲不仁置不仁以滑其中廉得其罪重使丞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豈獨令之不仁哉父教子貳不以無本之治治也讀治泫略多父母仁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命革贖鍰減租稅寬剩錢約平直市用物毋自用朘民以生所疑使受裁於人父之命爲令爲子不欺其死父爲民父母蠲民乎起監牧諸移獄人命盜賊讞鞫所輕重次所理官書約束要之以祝釐之所祈行視水泉隄堰之所決斯以爲楗綞赴告哭踊所誄及所示教繇方止公之治泫不曰公而曰從父治命錯父死而錯逆命彼蓋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仁有讎讎邑初軍爲子弟綞乎曰次玉罪當竟矣母子食兄弟田者悔乎曰城南盜自縛首矣減刻戶賦縣譜乎曰豪猾輕游即偷去遠矣渠成十里利乎曰繫山通驛置百里算糧具數十萬錢營廣學舍百區矣斷獄三月而後舉爵父書也堂上三人父事也不聚一絹一衣父誠也樸焉不改父之人與故鞭焉不掩父之言牛也

盡捌玖册102版

長平舉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　鑒　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序十首

送張子遊太學序

不佞初備員太學太學生徒纔四百公鄉大夫元士之適子牧守及侯諸子郡國上茂材異等歲貢天下之造士皆學於此學成得推擇爲吏用師多者課能通一經皆復賓興之士不與焉蓋兩舍無貲郎當時太學之人榮而太學衰秋負禮器往比耦較射摩挲碑版鼓鐘於檜之旁不能去會先皇帝覩學舉春臣進講已賜衣象胥雜遝乎橋門根不見鄉邑人棄外不復禮太學衣博士衣而不冠猶榮之也今上厭兵事愛旱用弭吏請聽民輸粟入太學可數千吾邑至二十三人紘五子與焉先是紘五弟令聞旱世度不能衣冠見子計貲郎可得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官初亦未知太學之人之榮也長吏下記過門門卷暴閘親友賀張子羊酒紘五喜趣張子如京有司奏太學舍滿上尋視學賜諸博士弟子人一金張子持進之紘五紘五父大喜過望里中以太學榮張子張子受賀顧安得以張子榮太學乎以張子榮太學庶幾重有太學之人爲可賀也已太學榮義不榮勢一碑立而摹者騈車一輻揭而從者傾市貴者齒不先賤者踵不後載者椽者槾者著漆者古守令倒俸以資平掛以接所以榮太學者如此而太學無傳人何榮之與有王制太學在郊郊者比閭族黨之推也張子即未知太學當知比閭族黨由比相保由閭相受由族相葬由黨相賙由比閭族黨至州而相賓太學升於陳東之於太學相保也何蕃之於太學相葬也郭元振之於太學相賙也太學之人榮而太學榮人有德行有藝儀有禮樂先必有倫太學堂曰彝倫倫未明致之教之罷之倫明而比之官也漢四得官不與國子比焉篇造士出篇公卿大夫元士至於郡國鄉邑之長吏下不失爲掌故太學之人榮哉太學之倫明故太學之人榮也令聞病往見張子侍醫藥死以妻子累張子張子明此榮不明此不榮叔父父也推父父則推子子太學先生如誄議朋友如儀曹覲蹟如呼韓新羅期門羽林之士多正容以徼其論張子不可不明矣鄭人緩兄弟儒墨儒死而右墨緩而松栢之實非善也紘五方失左右手張子近緩之爲人則紘五愈益喜喜有後弗棄基出太學以省親入太學以辭父張子得爲李膺歐陽詹榮豈有既乎何必守太學幸得官即得官而治之長之捉一金而擲之今之貴郎豈榮於入粟入羊羖下而爲孝子齊郎者富貲已矣鄉有富賈韋藩木楗以翦於晉學士羞與比榮辱之分也王制國子十八入太學漢擇民十八以上敬長上順鄉里出入不悖以聞民始與於學士之版長於王子而明耳由學明倫由倫辨官太學之倫明即貲郎官宰相次公久猶榮其人張子勗哉不佞不及見也已

教諭劉佑君先生成進士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曲沃劉佑君先生署高平教諭一年重屋安神垣啓聖祠樹之楹葺屋茨屋近聖人一年募緣尊經閣創進一亭八阿修一廣一崇二兩廊六室十四楹一年勸令出灰土勸義民搆兩廡碧瓦丹楹三十六楹門當廡之隈致齋吏衣所爲兩瓕涂百堵高必厚撓必堅營省牲所其左直南勸令起石坊扁焉中間迎祝聖人樂章禮數用器用質用牲石陔之殿胖鑄爵簠金吻使服作其而與其用等教諭豈眞足爲故爲哉不苟可以爲而止夫是其才全兩年課弟子舉業晨夜五七藝妻子滿簋供食飲文成秤量必平以自餼其所學趣弟子再試太原不大勝揖先生上先生上捷南宮同門取兩北人此爲才計孝廉二十三年教諭五年榜五教諭知教諭之所爲或寡矣謂有爲而累者道乎先生學此有爲也弟子不悅學有言聖人所鴻神或曰命也命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孰與聖人之道之神乎神而不可不爲舉孝廉成進士取其誦法聖人而止耳乃今舉孝廉成進士未必其能學聖人其學聖人而不舉孝廉成進士遂孰意不

爲誘之於命不學也大命有常猶尙書命吉命凶小命曰成猶周禮一命再命三命而於車上儛豈聖人之道哉董子言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故言命有漸仁義禮樂所由適於道之路不悅學而誘命非天降命不可得及弗克由聖也先生學不至聖人不可謂非聖人之道踐石以上稱其孝採薪之學也兄弟從一灶掃除伏臘之學也爲親友直猪狱陳元之學也治歷五州更數年景慕趙曄之學也曲沃之田百萬焦瑗近寶而官日資俸散之三黨鄉寬中蚤受之學也與李修遊旅悉力楊仁翟輔周防之學也素本孤甥爲祖豆躬施首行禮相樂劉昆之學也遣子將門人倒字不穿求一家之說樂邱賀翟牧之學也飲酒略小節梁敬有氣規厲友過爲於議學爲戴德楊政閭聖人之所與聖人之所與聖人之道也然則舉孝廉成進士進之二十三年不謂命蓋有漸以致之矣命其固然固然而得之亦有固然而不得之學漸忘也道其同然同然而先得之亦可同然而衆得之學漸進也弟子事先生五年欲知仲桓間任安命

乎道乎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不爲不神學不舉孝廉成進士曰聖人欺我則李蕭遠之言命庶幾其爲聖人矣不然顯弟子取大於先生也先生舉孝廉成進士物莫足爲而不可不爲夫樂通物非聖人也聖人之道何道乎會於仁義而不去應於禮樂而不強齊於事法而不亂同於民物而不辭由事法民物爲仁義禮樂由仁義禮樂爲道由道爲命三命滋益恭左氏傳爲聖人之家法惟其學不惟其才以爲神之據我欺我也上意嚮近學之臣方之大道夫是聖人當世者上必無爲以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自此而有所爲則誠有爲矣顯先生取大於聖人也

壽總憲魏環溪先生

魏大中丞壽九月之二十九戊午九月振姬補病廣陽以首頭空手爲祝時中丞疏禁郡國壽儀方以法正御史台振姬懼不敢以一錢私無私主敬無欲主靜主敬新建之學也主靜容城之學也蓋言仁也子曰仁者壽中丞近之矣以

爲周柱下史檢點服食言語不使其身有瘍痍不仁之處天下危而示之以舌宜周之危且弱也丞相御史皆秦官史佚已爲周丞意中丞自周昉乎洛成史佚祝册封唐叔史佚成之丞所以亂爲四輔至秦爲法吏與太史分署漢初郡國計吏以其副上丞相御史丞相行其道御史行其法太史歲盡舉之尙譬以其言是非天下而御史在朝廷左右以法賞罰天下周昌之出入臥內至貴驅也漢祖弄中丞之印以趙堯代昌堯不知其壽張若壽百十六歲張湯乃無命蒼以仁行其法湯以法廢其仁用法不得法外意上意所在則細法湯何嘗執法哉法在必行法有時而不行安危寄之矣周昌在內孝惠安在外趙王如意危昌之內外漢之安危也宋璟爲御史中丞詔按揚州獄辭詔副李嶠出隴西又辭小人初窺璟壞其機牙姦不得發不然法且陷璟安得壽唐三朝迄乎開元哉有法亂之弊有法敝之弊法亂當示以法法敝當示以無法作法者君也執法者臣也數不治而數變法所變或不可行終不得

壹捌玖肆 102 版

長久無弊之道謂中丞之仁者能乎不仁者能乎民之歸天猶不壽也非法亡
也其執法者不仁也老莊淡泊無以異於擧人卒流爲申韓之法以爲仁不足
以治天下則是不仁不足以亂天下原於恣睢放蕩而不敬孟子曰徒法不能
以自行法以行仁原於強固而敬不敬以用法求靜無壽民突彼以虛虛天下
之實其用水火日月逆故自壽吾以寶實天下之虛其用禮樂刑政順故民壽
民壽而潤澤在身豐平在國誰議其不仁者漢丞相知遼管條列軍所能吏及
刺史不任職者宣帝多其愛國誰云中丞贖官中丞何嘗緣兵戲大臣不可以
莫之愛也今羽檄無虛日緣吏緝爲故當取成事上因倚辦左右至便進而執
天下之利器法必有所不行有勝負有虛實有功過有賞罰中丞當明開力爭
上紓天子捍衛外抗敵人偏袒鼂錯跟之夢仁者無不愛也況今用兵五年安危
顧不覺乎上蔡以覺言仁尹和靖以愛言仁程朱不以爲仁非子之仁也以較
不覺而不愛者有間矣曲梁之役戮及楊干諸侯中尉豈軍於天子中丞哉雖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伐國不問仁人娶亦仁人所強也胤征九月之始書曰辰弗集於房以其醉沒
其黨嗣后伐毓九月之中傳曰龍尾伏辰以其夢正其罰蔣收辰次午卯是以
天策焞焞火中成軍以誅醉夢之人乃舉國醉夢辰弗覺而卯當覺矣小雅十
月之辛卯今九月二十九日之丁卯差一日矣九月剝十月坤剝而有夫不食
之碩果結根在核核也者仁也果生於仁究於剝九者究也九變而爲一由亥
乃變核變木裁變草草木變以生晝夜變以亮故刻亦從亥骸亦從亥十月純
坤曰亥生克天人之所爲而自成今古畢萬受魏十世文武徙梁共十世潘龐
呂新垣垣辛王及伯夏曼多令狐新垣葉大夫之氏天下雄魏唐宰相畢魏等
元忠之爲中丞不如鄭公祖孫者仁耳清朋之交爲極盛以今舉樂羊舉吳起
舉陳平而戮楊干勝於十縣之私女樂二八之尤私焉者天不可必乎書曰冲
子則無遺壽耆無遺何也其爲梱古檜天也天人古今繫於仁者之身壽突哉
振姬靜然不可以補病其壽者仁者之爲之也其不壽者不仁者之爲之也於

是親以爲祝

己未壽再彭閻先生序

瓜縣縣於昆吾之臺閻其一也昆吾本顓頊起冑距昴北直天街太原南次尋
顧國閻商頊韋顧昆吾夏與禍福焉周封仲奕於閻仲奕伯鹵之孫傅以太原
爲大鹵自此一云昭王少子生乎有文曰閻康王封閻坂謚取閻陽公子慥閻
始更爲畧族閻衰與焉辛閻瓦事楚楚有閻人無閻地閻自別爲昆吾之封上
顓頊更氏宇文賜閻慶爲大野氏書大野徐淮淮濟相因而治濟東南河東北
沮入大野閻久已南遷而太原閻盛於唐明自太原遷淮纂就大野氏煮海至
參議公始貴顯先是參議公校閻乞子九經湖震神字之再彭聖人以堯退昆
吾神人以閻進大彭乙卯忌丙辰喜龍尾伏辰大中天策策星下臨淮陽郭偃
占爲九月之吉崇太原也彭本韋顓武丁兩雍京顯有彭地無彭人吳越錢行
唐宋百年天爲顓頊祚彭老彭祖堯訖商守藏史官教其士政教其大夫壽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八百歲昆吾之瓜爬如此參議公奇再彭先生富貴皆其所自有未知其壽耳
先生卽不求富貴官教政教壽希無遺難可進堯也采可避商也舟人舟可師
舉也閻公芝可佐漢也在太原封瓜衍在彭城甲瓜儀禿戩諸楷何義豕韋商
伯哉先生喜讀書謹事參議公進其誠誠以安親爲上國變守松楸霜思不以
學光耀榮華其身進取覩乎後之人賢哉取與極嚴叩門不以難爲解彼老彭
兄堯舜之教歷事夏商自秘禁方能神仙抑亦惑突世傳老彭妻子百三八浮
溫泛泛相值也先生孺人逝三歲操孤鸞鸞別鵠上下琴絃裂帛全子百詩若
踝之哀哀孺人服除而後加一觴跡其夫婦父子可以斷先生君親朋友之義
理焉孺人出丁公文格狀元季孫先生敬爲濟陽君濟陽君從嗣祀褒衣不敢
見舅姑病且革猶將事平昔內言不出家事卒無不理顓頊之內訓曰屬女德
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嬪母可求況齊之姜乎姜出丁公笈有從風風阻者東
郭出而傾崔棠孺人賢有德先生之所刑于也織女掌刀錢瓜菓與星紀隔彭

城彭城月窟無橋悲矣先生長孺人一歲孺人前死四歲先生前後上壽必展期非振姬所知父母棄振姬四十六年卒皆五十有七龍章象珥無淚可揮冢嫲死三十有七故振姬大馬尚九月往往於瓜圃逃生先生自傷無妻百詩則慶有父有父不慶鯉之哭其母無已聖人適楚見孀子乳死母少焉悄然棄而走愛夫若形者也百詩事先生誠矣誠以顯親爲上捧天子德音來京金石獻賦此日綿絺進瓜亦此日吾開瓜並蒂不可食先生縗而官教政教敦教杖歷之乎極參議公之家學以祖德爲父書文恪公之宅相以父書爲母訓壽則擁笏乖魚荐則翟珈璫佩可不謂顯焉於時參議公安先生亦安先生晚坐紅蘭亭羣鷗日來圖荔枝與寓目十里一墟五里一亭方移植扶荔宮門之間荔冬挺而夏熟後瓜芸瓜者父棓之扶荔者子登之昆吾之天道矣乎闔氏不辨其顙罌於顙頊得一人太原人也賢公百八十歲漢文問服食無有幼從父學琴逸樂所以益性命於帝嚳得一人太原人也于伯陽百二十八歲開元東封雨採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桪木水伏天龜文之七九武之六八坤維於七九六八之中姜任世有其坤德

水木之精也幽六年辛卯卯酉日道四十八度壓弧張而周爲秦詩至此無雅

幽之己未平之己未更六十年春秋作春秋之元起于坤中坤利牝馬之貞幽

初生馬化人牝馬不貞詩酬十月之交以此詩十月與周春秋冬十月與魯與

魯以與周聖人義不帝秦耳秦以十月爲歲首水火妃也漢初十月軍灞上秦

五星三年十月日食周以慶漢以興昔聖人深遠矣鄭氏不得其限曰周十月

漢八月也劉氏不得緯度曰秦十月今七月也春秋不書朔十月日食頻書襲

冬十月日食去其冬可乎月與日交十月在尾在尾有食有不食興廢非所敢

聞歲與天交十月在坤日月星斗皆起於坤剝至坤終復自坤始極自坤入雲

漢之氣至坤降天地合於閎奚之宮所以胎育元造萌芽萬物一於順而已矣

順則厚重厚重可以剛柔故絳侯能安順則謹愼謹愼可以變化故武侯能治

順則敬義敬義可以內外故宋廣平能守順則文章文章可以暢四肢發事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故司馬溫水能通不能通守出無益於人國之治安貴靜不貴擾然在劉呂魏狗之間通天元蔽之際踐祚后敵國釜不隔而蜜則傾坤道或未之盡也坤爲牛爲腹爲與爲釜爲布使伯仁捧腹函劉景升千斤牛出從處封得與不如聲子儕轅洌腹糞車之下彥升一布史雲一釜順也順受其正天地合爲君子之一身而身之是非取與進退榮辱由乎我我性我命豈有不由我者乎十月爲亥亥有二首六身道得之該時得之刻木得之核草得之莠土得之垓垓以上分京分兆分億分萬分千分百以十除之垓以下分秭分穰分溝分澗分正分載分極以十乘之一之至九各爲位而十不爲位一之至九各爲子而十不爲子坤道不自當位不自立子貳上位而類己予內不事外終其事而不與其成耳司馬公得坤道兄弟兩其五生年兩其十祿官內外皆西南食姬姓日乎重光在辛乎曰木金釁也食辛卯辛卯黃帝歷元初以十月爲歲文武爲憲止於兩貳兵部歸乃子其弟之子以春秋世其家春秋以十乘易之數去一而用九易以二十乘春秋之數去兩而用十八卦體六十四限每限六

首十月日在尾二十至斗十百三十五分而終析木伯陵之所馮神周興日在

壹捌玖捌102版

十八年易以七十二卦爲用其以六十四卦之爻積日者二萬四千五百七十
六得歲六十八年餘九十六日其以七十二卦之爻積日者三萬一千一百四
得歲八十六年餘一百四十四日故通期六十八年以虛積虛歲實六十八年
以實積實逆其數爲八十六易以二十乘春秋之數去兩而用十八也平丞相
當六十八家居韶起封侯不拜不爲子晏謀富鄭公以六十八致位不自嘗位
立子其有當於乾坤之不用者可以筭計乎四其六十八年爲天地之交會三
其八十六年爲天地交限之差數差爲日月食限交爲天地歲法天地之交以
乾坤乾坤之交以坎離坎離日月也天生水衍於地地內其景於月地生火麗
於天天外其景於日望面對者精溯而合者形互而藏者宅藏故莫之消長食
亦莫之損益參同契以坎中乾實離中坤不敢治日月而能治水火水火治而
天助人相終始故至人守庚朱子訊其逆天道聖人生庚戌六十八爲猗閣操
歸治詩易春秋易有七十二卦去用而存體詩得十四春秋得十八知其解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爲公壽

古今興廢逆測之性命長短順受之司馬公體之畢子問之權子受而書之以

祝少司馬李公鄉居六十有三序

朝廷初峻六鄉之秩侍郎次卿卿次公遷三公衆司馬庶侍郎三畿
司馬六鄉之卿卿三宅公三壽以其政教爲道也周禮二鄉一公鄉一鄉州黨
一大夫雖有官而不在職以其道爲政教也年齒與道俱長侍郎公卿多格人
書曰天壽平格在朝公而在鄉老矣今侍郎李少司馬卿材也起郡官爲文武
憲出入秦楚巴蜀兩贊司馬貳邦政當作牒頭公會天下兵休告歸歸時年五
十八家居五年鄉人無大小皆往父老兄弟師儒朋友皆在坐五倫之道子弟
習禮其家六藝之道見官長必循墻僮僕不敢出聲尊卑貴賤之道善不善詢
於里近不遠是遠不匿非是非好惡之道節飲食訊服用規矱綴町原坊衆寡
疾舒之道人道賢者賓鬼道親者祭義道飢者食仁道病者藥吏道諸請事者

閻邑鄉紳公祝武公文

可治之地更數人而不治人不治也能治之人更數地而無不治地無不治也
治具因乎事治行躬乎才天下之才不以冥冥決事故不以事大小焉古者縣
大於郡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才大難爲用治術治荊其以亟年之鼎烹鷄

哉司農主軍事九卿諭令長才無事不辦非故拙於用大也從大視小不眞從小視大不盡不足以論天下之才亦久矣唐詔言高平重鄙郡大於縣頃以縣吏之才求其治商蚷驅河也中吏數人雙鳥去乘雁來事日做而險詖情譎未有以震之求治難矣武公假令高平繞數月簿書事一日春事二十五日祀事陰不出日獄訟事陽不移日一日賦民民尊催科征繕以無乏日中桴鼓遠近探丸之事靜日暮鷄鳴狗盜之事不敢發至厲社壇爲鬼事鄉三老齎夫尉來馬鹿爲吏事雖日不暇給而修記所下方皇聞審事之聲則捧其首以泣盡以治郡之才治縣也以其治姑蘇大郡治高平重郡高平之險詖悖譎無大姑蘇者能治之人遇可治之地意常主於法之所必行恩常周於威之所不用形勢不得爲非險詖隋譎當若游雷在其耳制其肘切者然也震之初九陽動於下也龍雷動不越呼吸蓦然以止蒼然以生吏治亦貴自見其才耳安能鑾鑾歲計數困難成之事爲乎子言政戒欲速自謂期月而可天下之才適於治故其治不疾而速治目欲逸堂上下以其入而介子推治治齒欲勞星出入以其馬而巫馬期亦治君歷州縣府四轉官治狀不一已治高平之民任其勞地顧爲之哉乃受治者無一事翕然仰上之威奉法惟謹高平可治之地不同日而語姑蘇諸朱子箴震之九四震於地之所不便所以用其才者艮難台州之事何異若姑蘇之事宜遂泥而未光也東莞太原守行間尺籍伍符舍人兒與諸厮養卒無犯處侯與軍主簿才乃大常人刻目小可以大也畫鼻大可以小也見其人不見其人之才如是已矣論官多不喜事事目使越樽俎代高平治事如此得攝尺寸之柄欲有所用其未足其爲雲蒸霞變誰識才之大小哉治某處乎才與不才之間顚倒人以彼其才自郡守主軍市代令長治軍終朝而治治民數月而亦治謂大才當晚成必不其然然則逸如平陽一主吏可治齊勞如鄧侯一主吏可治秦震之六二七日得國家盡人才之用是不在乎能治之人與可治之地也

壽澤守官公祖

歲首至也月首朔也是歲建子月朔又五日冬至老祖台之生也生自庸也子孳也子直女虛危皆生北宮天地所從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以生心此祖台之生數朔始也至朔同日章異日書曰平在朔易易以生物此祖台生吾澤民之生數生數紀歷歷草生乎朔生物之數紀律執銅律以聽人聲吹而和候而應自非然者子月諧發天地之房而發焉澤民抑其有生哉治澤有年民蠢蠢然生矣陳溫也芝香也務田怒也陳角解觡陽也振嫗澤之不才子憂在無生感冬日之日蚓下飲而鼢飛不鳴得所生故也澤民生於祖台祖台生於天地心天地之心孳孳常務得民和民望之如望歲中數日歲朔數曰年澤民得歲祖台得年其生也有自來也一陽生子子爲黃鐘之本陽律生呂爲下生聲生於日也陽呂生律爲上生音生於辰也天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川草木物之規矩度量權衡留逆開落大小長短輕重多少之不齊自律以自子中建子月朔合諸冬至夜半之子天地之中一而畢人心之中一而貫太初以此起曆九九八十一分太元以此起數九九八十一首陽數極於九九復變而爲一以是生生不窮安見子美之盡矣乎必謂洛下閎非歷子雲非經經於子月身欲寧事欲靜去聲色禁晴慾是則未發之中祖台之一以衛生也仲多助天地閉藏酬用酒衝民收斂稽聚爲牛逸取不詰山林藪澤弛不禁是則各設中於民心祖台之一以蕃生也有子衝生以尊天地之生有子蒂生以育天地之羣生得年不辱得歲不荒子美抑何盡之有太元衍爲北學以天三奇數爲節三三相乘爲九起於黃鐘律呂篇之數也經世衍爲南學以地四偶數爲節四四相乘爲十六起於兩儀四象易之數也節不中以至中一而已矣必謂子駿非春秋春堅非讀者實非易鹿節石齋皆閩人經世不言五行麟書不與疇範康節即一年作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總易先天石齋用七十二歲之辰諧春秋退天不能不推太元天地之心心者坤極生乾始於冬至子半

律曆之元非是不生必謂學术之知政程夫子伯淳治澤以詩繼武以春秋詰盜以書修豫以義理訓民民以事至逢下必告之孝弟忠信農隙講武晉城遂爲禦兵河東苦俵買轉運先使富家儲蓄或賸粟邊郡待用盡知民產厚薄役無敢譁者梁而教澤之子弟熙寧元豐之賢書應至數百罪極刑纔一人澤民之樂生冬日焉歲焉不可以其北學而易之今其民爲祖台之嬰兒而加諸膝生生自庸民功日庸非獨各子其子也上意故恭生生天地之心也天地生有祖台其爲望生也多而謀生也良久必不止爲澤民生冬至日起牽牛牽牛之旁傳說實爲殷始知有學和叔伸冬星鼎蕭何實爲漢生漢始知有政以今伐鬼方三年從傳說學爲忍既濟未濟民得一生關中四塞爲盜區若蕭何爲政主寬三秦生得更生民樂有生如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自子見事從其朔耳牽牛大星紀水日月交會於子鶉畢天街之間陰陰陽陽南直上盡北盡白羊樓頗旋帶引弓之國今望祖台以生蓋傳說之學精而蕭何政較盡一南可東壁中漢太初後訖未有定振姬鼈蟫不得成心弟縣於天地之間所顯祖台之生二萬一千餘歲再見堯年之冬至而已

壽澤守金公祖

漢收祭天金人金氣始偏於天下仙掌露杷金焉爲其以利天下而堅剛壽耳堯舜之人仁壽孟堅曰藏於木者依於仁也堯舜禹皆仁人雨金於楪去秦漢之金人遠矣孟堅以金木爲譬未思也五行之相生木金六府之相制金木相制近譬義勝天下之仁裁節威惠補濟强弱以義不以利譬固如是須乎不相譬而相生相制金木之徵氣常在天地故壽也微而著者成形形之稚壯自人爲之水火不可加人功爲用金木貴之人威也儀也貴卿大夫也築執上治執下也四分鎰鼎六分金釜也人與天地同壽耳勉齋初疑太極圖木稚次火也陽金次水也陰又以水木爲陽金火爲陰朱子自作兩項看木非水不生金非火不成生成其天乎人乎在人者五目視木耳聽金規之與矩麥之與臞李之與桃鷄之與犬不可去在天者五震巽木兌乾金燠之與寒壽之與夭辛譴之與虎不可測天不可測人不可去金水微而成著亦有仁義而已矣何譬之與有夫天三而地八木之德仁地四而天九金之德義仁義所以利也色味利物形質利我燠寒利天麥麻桃李之蚤晚華實鷄犬之飛走利夫東作西成其誰非仁義之相生相制矣乎木寅數三卯數八甲陽本三乙陰木八金陽數庚申九陰數辛酉九四故麒麟陽中之陰春秋以是左仁鸑鷟陰中之陽周詩以是左義東者多仁西者多義剛柔兩而仁義一故能神人之心天之德時之春木可以包五行萬物倚此爲立命之地生則仁昭義立制則仁育義正慕容木而吐蕃木葉休屠金而樂浪金源其神其化天地之微氣偏矣老祖治華誕二月風生木與骨本骭在號令修除耕耘樹藝正津梁深溝瀆鑿屋行水解怨赦罪以此澤澤有年歲歲星東方太白亦夾日多鱗而羽蟄氣生氣之出入物莫不有理有生有命從心而達耳目理盡乎性性至乎命壽百姓何以異於蕃百蟲物皆喜其撫我忍言譬乎孟堅曰木之藏火父隱子也火之操木子諫父也祖台不以父命廢主命澤人不以子道諫臣道堯舜之孳胥如此生於母者木浮而金沉母其母者肝沉而肺浮母殺則制於父制於繼父義勝天下之仁故祖台命不謂命木不見水金不見火生有性而命不猶命我命物莫壽於理漢武畫金日磾母曰磾出入必拜朝廷之一命再命壽其母官其子澤州守謂之何木直不能不曲金革不能不從從其命曲其性澤之人登壽域二日春和之氣也如勞姬者羊大目而不明金冷其木豕大耳而不聰木冷其金生無以制之堯舜不以壽易辱弟辱人矣辱人自太蒙之人羊兒人來豕見人去因以東華進木公

再壽唐安壺山陳君逴序

先是壺山七十歸唐安余自燕壽以酒更數年余歸壺山數顛仆篤其老不任病病起飲酒自若唐安子弟舉賀焉蓋壺山醉唐安詩書孝慈父母兄弟親師重友設取與鄉里爲有德子弟德壺山以氣自豪爲官遷流滯自免且老位不副其穊乃一混於酒好劇飲強病酒中據鞍疾驅四覩山水雲物以爲詩會馬逸道仆皮面冠朱殷之蓋於其頂頂平猶臥聽子孫讀書喉棘痰壅溲溢與書聲相上下一日覺被以手顛疾呼諸孫語吃臂不能使手伸脚捂戶戶啟壺山裸而僵諸孫掖以伏枕尋愈莊子稱全於酒者雖傷不死壺山類數顛仆數免至今安有其壽全於酒耶抑其全於德耶壺山壽不却其病病以酒壺山病不損其壽壽以德德有聞而潦倒酒人辱其面壽益之病抑已熹矣壺山每大飲同社友不敢過過必中酒及其病唐安酒人不敢過過必婦子譙呵余兄弟從岸兔亮四探病壺山聲嘎目出塊然强以其彤親口輔沫揣肩脰頻以一斟一石理詩書出爲薦紳先生多從步兵中散之勝以是梵宮里社所在醫醪糾酒壺山氣蓋諸酒人老就文學戶曹常醉事亦不廢同僚醵飲聽其詩酒後耳熱聲滿一室牧守嘗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每到門必貰酒司徒司樂重其德不以小文責之比歸盡中山千日和歌酒脾自唐安西望王官續醉鄉日月三卷南距竹林百八十里醉問地仙之居自欲酒以延壽酒可以延壽槃槃精邱在東今其壽何如也壺山憶唐安少上壽乃修眉大學長脛臞身爲鶴形壽徵數顛仆數免細行之累穊在酒余弟漢澍爲言岸幘葛巾之壺山大觥浮白謂同社言否否張竦雀飲封侯陳遵牛飲亦封侯非關酒也酒旂辟醫之旌女牀窈窕之治爲病正等法度士譬之瓶蓄水滿慢酒終不入口一旦杭斷擊磯爲鸞所轔孰與服匿鵬歷之一壺盡日盛酒貰欲酒以延壽重惑也酒三星常見壽星不常見壺山舉眼如豆盛夏糟粕之氣蒸蒸然極陽

所也張淵之賦曰丈人栖陽而慌忽子孫嘻嘻於參閭丈人鄉壽星在南子二星丈人東孫二星子東丈人慌忽多病糖德不可離子孫豈酒也哉若欲酒以延壽計莫若酒泉去泫六千七百里壺山無從假其醪自酒泉度流沙三千里達西王母壽域會河江厭兵壺山免不識邊長老外絕弱水縣度之阨則壺山道阻爲其與於顛仆之甚也齊中郎病顛仆藥先禁酒莊子德生以補病顛壺山爲德星不顛爲酒船唐安何趨之病爲壺山悟約兩存其言詩曰宵酒如澠老人與唐安劇飲書曰德將無醉老人與社及勺飲社及過唐安人酒闌各得所欲而去康熙癸丑六月弟李棠馥趙介畢振姬李棠馥頓首爲壽

西北之文卷八終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　鑒　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行狀一首誌銘九首墓表一首

明邱大將軍霸行狀代

吾友大將軍岡石邱公逝久矣以公起儒者建大將旗鼓盡瘁以終稍完節乃予獨自有感也予與公生同里長與家弟扣之司馬善快哉塤篪伯仲之間矣乎而罹此感也先是公被誣獄急予使使問之獲與前備道公勞苦如平生臨已左手把杯舉自飲右手伸紙自爲誌亡慮數十百言付使却寄予時自始執以他事至金陵謀脫公得公誌大慟嗟乎岡石公無死友哉扣之不及爲巨伯既巨卿我矣北郭之目未瞑予將安辭歸署數漬酒摩紙背絃絕露晞草短則心儻公曲折如見顰眉會案贖災誌焚以其神儻儻鬱攸之氣乘雷火撥盪去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誌以火放往火以誌放來蓋有之矣嗟乎公坷壈險二十年從軍前拜大將軍印受渾江碣石東海之任介馬懸軍而爭不能一得劍大敵成南仲吉甫至於太原之志者人也亦天也弗吊遺謝人間數語亦亡予負公實甚獨念公壯猷偉伐當顯銘鍾鼎傾側擾攘革易之際度吏臣無知者今又焚其誌不傳其爲死友乎清興大司馬陸海岱公征東粵修公及門士雅故相比於漁陽妻子之所托孤兒荷從冶鐵坐府門今日必復顧事吳如事偃予不令齕狗過人久矣公與予兄弟同里扣之亡予爲吳吾舌也往從公誌儀曲折公誌之焚與不皆可狀可誌以予所知修公誌至高因使使求公誌東粵既以存亡死生矣不死死者生者事石銘鬼物當奏事彰越頭下嗟乎問石公無死友哉公濟南鄒平人曾祖震祖木累世農夫有陰德再傳至尚德公即生公而稱贈公者也三娶至韓夫人乃舉公公名蕃字元漸更字問石修幹美鬚髯顙面掌平而柔豪爽有風概喜任俠相者皆相當封侯然火色不壽小時絕慧讀書目十行下自經業外又喜孫吳兵法應童子試里中里中子弟出其下每投筆不肯竟學曰丈夫安能事章句弊精神於毫楮彼磨墨盾頭勒銘燕然者何人哉弱冠棄儒遊山海當是時關以東苦兵事朝廷思共功名者當事皆視偉公所至坐賓舍竟日語戰守屯牧觀梁陬塞要害之地兵民多少強弱方略多可用一時封事軍中國大計皆以公聚米爲圖朝廷乃得明見三韓之外也當事自以能不如公遠多舉公屬大事當一面而祖大將軍相與捧手戮力焉自大敵攻當路塞諸且渠當戶名王候月輒得氣軍吏散降海上城堡無固志公聞聲效勝負口畫便事遨遊戰場馬跡間兵利乍不利意思安閒軍中更以爲勇日尊貴比劇孟隱若一敵國導拜度遼專閫外乘障出塞簡練城郭諸戍軍翳醯化最下者問死事家田宅分甘絕少無大小必以均以是能得人死力初發難人輟耕輕民開口仰東南懸生死之命於渭幾公累世農夫用焉種旗勤耕作壑田如地綱且益戚戊巳之勦得穀道無脫巾者遼用武地劍槊之聲相聞頻年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女子知兵俎豆事缺焉公軍容不入國親行飲射廣教化訓鬬御知禮義至於律歷兵刑水利屯田算數講課以其方諸生以時雜遝於學至千數蓋郤綮雅歌投壺說禮樂而敦詩書受成獻馘雍如也公造次必於儒者臨敵乃疾如發機軍政不嚴而飭師田俱舉數歲當天下大難之衝軍人士各甘其食安其居生其共不至委封疆而失吾尺寸之地遼以少安譬捧檄幡邊兵日稚牛鑿士創病盡起邊長老猶能道之也別將守皇城島無譁援東年最從擊東方盜賊破其衆平度卒當戰道爲多每幕府上首功對簿口不言勝軍中多其不伐益用命故所向有成坐事以遼綿觀軍容使歸於家時商邱司農拜司馬繼制七薄援大梁表公爲副將軍軍與賊夾河戰先登賊秦豫十年之逋寇多殺吏卒河以南啓春閉案陷聲洛而絕陳宋豫斷爲三大梁直氣吞焉公畫爲連壁通樵採賊來不與戰去野掠無所得梁倖存誠然而四輪之國也會歉梁十餘壁不進城中乏食守益堅賊怒決白馬之口水大梁塵淄而旋入不辨牛馬公大

呼集舟師日夜涘渚之間所活吏士父老子婦以人數至數十萬他物稱是諸得免者獻珍異終已不顧其急病高潔行類此倉卒上下魚書手批口答敏如瀏領軍公餘興復不淺往往鞍馬閒爲文壯掠道勁龍虎風雲走其下又喜客軍中賓舍日滿然簡傲卿大夫多易諸貴顯在已之右俗惜交爲奸狀公初不以爲意少貴顯而令貴顯多公不能也故公所造士多名臣出更事如老吏先後被公不能者乘豐沛南陽之運卽販綿吹簫給事食開國勳而公流落不偶旋起旋罷以死季廣不侯曹翰子道乞食非以亭長江州罪明矣倘何言哉公來自汴齊撫以桑梓屬公表公統二東都指揮使以原官鎮歷下會寇入都邑無主公悉兵而南棧道木閣以藏金陵朝廷錄公元功遷階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充總兵官佩鎮東將軍印幷督靑兗二州軍錫鼓吹大車胖署便宜公得撫靈旗之柄欲有所覓其志時南北進退未決誓爲國家圖興復兵重處自請嘗之撫百姓結豪傑叩竅底智以其潮社君民之所倚重之身出死力規天下他

帥銜其閒已坐公貳以公度遼舊將軍遼大姓多故識也公袒背覩之湟目光如電無有扣閽執旆者嘵乎安平之譜九人家令之仇十世終縱殺之棘扉而君不知其寃道濟死吳子輩不足憚始昭然於天下人耳目心口之間嗚呼丈夫遂由來以身許國之志卽死死耳其氣浩然而獨存此誠知所處等死死或輕於鴻毛陷公者今安在哉世傳殷王之實劍三白馬朱弓彤矢今當不復畏此鬼乎初扣之除潤州李掀搉北固舉目感江之異鬱鬱資志以歿距公逝先月餘竟成冥契嗚哉公得年四十有七生萬歷戊戌七月十二日卒崇禎十七年甲申十一月二十六日配王氏同邑處士王彥輝女子一今年甫歲公命名修齡庶氏出將門有將殆班勇王鎮惡其人骋神池守備彭振女女一適名族公天性豪宕任達起家偏裨至大將馬如羊而弗覩嘗謂男兒生以不成名無以家爲死兒女手人有贈千金者立以散姻黨賓友之貧不能婚喪衣食與門下諸材官一日都盡槖中未嘗留一錢朝夕堂上菽水及食指米鹽瑣瑣猥扣

之代爲供適周兵起代公治大父父喪事世不多郭元振趣辦人五世諸柩豈以平原母死內交乎扣之與公相然信以死果然公諳形家言自爲贈公卜地於城西十里平野之高曠處比淮陰信嘗非旁可容萬家扣之亦效司空圖卜地祖兆之西偏憾公自爲誌有云知己惟扣之扣之亡矣得使生爲友死爲鄰吁嗟滕公返其室實在吾友今葬公從贈公於新阡去扣之兆不數弓爰公志也日暮燐火合流乎壙聽舒元輿王涯接飯說興亡事達曙分爲兩兩人誠伯仲云予乃獨自有感也去三十里而雖作離妻子割宅居眉間叅且洽將葬穴尸鄉廐置恐海鳥客笑人嗟乎問石公無死友哉橋泫慕雖遠能使受知者涕洟今以一銘當一劍佟公豈有愛焉誌狀

奉政大夫耀州知州程公暨宜人合葬墓誌銘

耀州何以爵奉政府君降也崑崙自京口丞皖皖留獄連崑崙坐降崑崙才適於用出言爲章加民爲政不能畢其志爲有用之才臣貴降降而議陞不陞崑崙已矣以今責備崑崙之才難爲用豈其情哉王季宅程程內諸侯連畢陌曰畢程畢程先後仕晉畢姓凡十一氏程率如初自嬰迄鄭祖伯休趙爲程置祭邑程後仕趙仕燕別祖中山廣平亦猶畢陽仕楚畢程之子孫在晉狀程自河南遷晉疑明道令晉城僑居然譜載明道後微自澤潞至於閿與馬首梗陽鄔氏何程之多也墩篤綜四十四房土斷江南河南之支子選客別爲異望西北程不詳非其祖矣姓性也姓其祖性其祖也崑崙司空諱啟南府君父比部都官諱嘉績府君各有傳父子起書獄禽獮盜賊自出齊薄義銀三十六萬雍涯妖奚讞平江伯如實先後怒逆瑞棄官不以富利勗其子若孫崑崙諱康莊弱冠親師取友北面天下之賢者習爲文章世事講求錢穀兵刑律令簿書將爲知己者用丙子扳於鄉入監會學使爲直指誣逮詣闕與同輩告寃不以旌頭刺胸杜口下尺一還其帥比部遬服除走位林處刊其死友詩以傳倪司成錢宗伯兒子畜之蔡撫軍匭士遇之撫軍殉晉哭柩下越十年吊晴吳越老人

天下知與不知無不悲其憤才憤其性不才吳童子弟更師而翟門之賓客皆散五步車過千里雞黍久寒貧冒陰賊之不才斥爲無備何可易崑崙性也僻居累檄不就司空卽世伯叔子弟學未成僮手指百俯仰無不用其情情所難遣抹掇一切於其詩若文忽歌忽哭忽斷忽續吞吐抑揚古今之得失以盡其才坐是連蹇無用甲午詔舉隱逸撫軍上其名主爵已亥通守鎭江鎭江南徐伯休爲宣王伐徐奸宄接引通海大將軍開幕用別駕爲軍政正下記立斷附城賈船盛歌舞藏盜魁其中截江上下巡徼水居以寧軍舍鄉有秩譏逃人見知株送免陸處以靜將軍才別駕方與客校文搔首金焦北固之上乘小舟破巨浪所在有崑崙丁未同知安慶沿江四百里五舒出汝漂陽越貨掩賊無踪跡乃造快船求盜嚴保甲以清盜源撫軍用其武江西江南會舊承宿獄坐崑崙違限左遷通守丞至今難爲也府記多平靦壓牒牒下不如州縣之手記州縣衙蔽縱舍通守丞不行部獄久不成捕亡詰盜不滿品先州縣

坐不坐必以賊免長才失職獄與盜何由清軍興知耀州之政糧草賣辦兵從枕席上過事已比他省賤直估銷吏自以家財補額又供駐耀軍帥猶焚出馬牛入養卒田夫無所擾環慶賊門於耀守坐矢石之巔臂三分垂城外賊去復來革賊去來之隘巨礮殪賊渠殲其徒隘下乃解護軍於是多耀守之知兵也議進守僉共巡道事不果用崑崙事護軍撫軍兩大將軍喜其才顧崑崙性謹嚴前不賞罪後不買官大吏雖喜莫爲助受代宿獄同過文吏退賊同功糾過不免叙功不錄才不才竟等累詳求去去後耀州立碑更二年肖像祀之金石錄程止兩碑使崑崙竟其用北府來關馳驅陝洛無西顧獨南征西塞碑哉隴蜀若兵事程包益州計曹奏牧守益資穀便宜募貲漢用其策板楯數起之寇戢不戢用程信功曹赴敵募得二十五人蜀無北向惜也不盡崑崙之用也武鄉多有用之才所以用其才者實難程遷佐襄國略中原勒不用而思右侯司空比部亦然崑崙不用往往憤見乎辭天下之人不敢掎摭崑崙以其詩若文

尊奉爲大家崑崙不示其伯叔子弟伯叔子弟壬子三舉於鄉司空子一崑崙子佳二己未舉續成進士而正而讞而爲則上而迺續諸叔尊制舉崑崙之詩文獨傳以彼其才崎嶇潤暖役禍之役不我用退而工其詩若文位在制舉之業之上不令伯叔子弟學蓋自傷其情之歌哭斷續不免廢書而泣也悲哉崑崙卒康熙十四年某月十六日酉時生萬歷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戌時得年六十有七死先爵生先祿閒舉程損祿增爵貶而亡爵祿不爲舉程用免突不以耀州掩奉政不以同知奉政壓耀州行狀權衡如此至命婦不然春秋諸侯五等妻皆曰夫人禮上大夫卿中下大夫四等妻皆曰世婦同知知州妻宜人其命可以上下也娶沁州劉夢周孫女夢周先司空進士內外大家宜人入門事姑事之祖姑事祖姑孝姑從官代爲婦事姑又孝崑崙從學代爲子生正加膝上文祿齋語姊姒嚴憐羊舌母師羊舌事大夫姑宜人納籍氏孫氏孫舉子驥宜人前死四十年婦先卒不書葬葬不迎主於祠其式幕程氏家

繼趙繼鼎女女三嫁爲士人張際亭趙偉侯杜其競妻孫四生員凡三其益娶進士魏名大孫女繼國學李廷機女其觀娶生員馮雲卿女正出其揚聘生員李光春女其顯幼業儒驥出孫女娶舉人趙偉品子田正出曾孫良翰其益出正里武鄉以其銘屬振姬崑崙振姬齊年兒時儀其人竟死余嚴斷而正將當胸敲其綠斑斑血土語崑崙輟廢籍起慚其家貌程氏盛舉氏衰矣黃庭不死修崑崙崑崙死不竟其用才士亦有未盡耶銘曰白雞走遑遑下武鄉黃流白璧冠帶清漳漳南望夫之山漳北甲父之邦孤兒趙於彼室贊僕程於此食祖厲祖兮簸九方母民母兮嬰八疾武武庫之霜戈文文當以丹筆江聲有嶽河流可揭昔陽車輪苦成弓冶賓鐔譏川銅鞮羊舌羊舌之母不生叔虎閼與母生不繼其武克繼克生趙法爲程春雨秋陽涅水之平銅宮之祠攸祖魏檜之

給事中張公合塋墓誌銘 張禮頭撰

絳雪長姬十九歲曉爲忌年交至死死屬振姬銘姬走位哭詣其弟辭不得跡公循吏三縣孳孳務得民和以爲常召拜諫官驟諫上用其言而未竟也今年歲在廿何以死哉公諱京字毅臣別號絳雪冀山封翁長子冀山諱所繪自所繪六世祖徙河東別爲河東之張張故澤大家冀山貧不能推擇爲吏教授里中公從里中讀父書講易承指畫講深稽於古今得失算數書軍刑律及吏所爲荒政水利屯田無不通曉里中子弟出其下因師事之郡守王賓吾見而怪其美士嘗目送曰張子舉趾齊面多顴骨眦爛爛不眩必爲骨鯁之臣辛酉自諸生舉於鄉年廿八益覓學數爲人哭時政以高論從進士試比諸封事不中第歸無以白其大人選高陽長勳貴坐賓舍二十四家吏恭客見初倨私曰高陽兄竟舜之敎吏敢有嬾耶與語無不可干以事客退益悉先是中貴主奸宄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亡命逢柱之間常滿通飲食藉交合長閭以違法中異己者而戚豌奪碓磑穿溝墻自利緡錢半輸之家吏絀因媚事爲奸狀民益失職公料民困不能償者得請舒逋賦七年饑請官粟積萬餘人開口東溷其左西湢其右從帥青龍華獻俘得減死八千人事聞關南瀛莫安順廣信苦兵事爭之乎界調雄縣城走馬道軍所來城瓦橋鹵淺何承矩淀水斗門跂踦舉行乘城七十日守圉之具略備敵秋來南攻下覇中遣河間鷄不鳴犬不吠亞谷瓦皆震而雄卒無事保持新舊難民無慮爲數當是時孤城以重相懾徼公幾危衆雖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解嚴中丞何非鳴上其能當行取後閩變蹔事在甲申以前消興起公當塗公至鍵金椎燃牛渚擢耕春穀祝黃山鷄鴨民以公解事實成手批耳欲目親不罰一錢邑有割賜蒯馬米麥一千石行二百年有司括其地謀法貧葵之田公力請帶征兩稅原田土斷以便民益起先登縛渠帥舉門論死餘賊捕不滿品當塗平初當塗潰兵數猲公私播地赤立公日夕遲事食豆粥曰父老之食粗而衣鶉者猶多矣不忍視爲塗人三年乃給大兵從枕席上過卽東袴唱籌軍中一人衆兩人之食立辦中軍皆目之退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有時避正堂受學父事如封翁以是所取所造皆大士學成而政舉順無不行果無不徹先以清簡無不化三年封冀山翁如其官趣治行考選記勞凡合三縣兩膺行取分較文武兩闈祀之龍華社一南來采石湖陽多福之祠碑像贊者五仁者講功天下有司治行宜在左右獻替者推公已丑拜工科給事中先皇帝求直言念令長親民嘉與條上民隱進退天下之令長者御史臺給諫內外相形龍異無與比當是時歲遣使者巡行不以其言彊諫佐百姓之急召按舉劾或不當吏民不相得中垣度不可撼不復引故事封駁諸言事碎上益厭之公待詔久無所言問以國家人政所疑直視不語一日奏彈三御史直聲震天下退侍冀山翁曰三怨將作罪及老父下吏一人鈇頭數視以敏一人頑危隨削躓高齒履鮮一人劓鼻蠶腒艱於行帶益一東皆少年有氣力首尾一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貴近多爲耳目者公入肩肩出於待辨者頃目光攝人士師聽其辭不能詰覩偉公曰西方之神蓐收也以面多顴主擊罰故云事久不解怨家簇誣公以所舊爲上憐其直終不屈欲令自安便卽先下當塗舊令坐事奏人曰張敞從閩下亡歸行用之突戢以直言罣伽所何用事封還詔書公去高陽雄遮留頓舍當塗喜逆之境人曰循吏今亦可爲哉三虎夜來人其謂之何亡何上終用其言逐三御史及其他議罷巡方至今左遷諫官不爲盡言於是曉然知上之重言責也事白例當還職會冀山翁老且死遂瞥藥營葬不起已聞國威心傷其老難爲用漆室之所憂者方深病亦尋劇歎曰起起草野臣夢登天哉辛丑九月卒於家年六十八終僅塞三世不遇當夫君臣之交初合蚤用公言不過去三數人立定巡方議罷而復復之而罷之無爲也沂公識呂申國以其奏請知之公爲令所謂不少得久留內大第拾遺補闕誼不爲中貴效擊議獄議兵議餉歌者之田且止先皇帝何取約束更之爲今上推前人遺意十策之可行

者某某公雖老幸急用之至其擁少主守成深堅貢肯不能奪汲黯之慈斯亦
迨近之矣公卽不覓其用居家堤西郭梁大陽隄倡修文廟苻張公死王事祠
自捐穀立義倉朝夕鄉賢祠奉父訓子弟有成敦延碩儒趙君日暉以館賓作
生死友設醮致敬七載如一日以故仁度累試輒冠軍計賞財三分之不可乃
八分之公子羽宸弟子也鄉先生沒而祀於社名與實果孰多哉封翁長七尺
公長八尺姬初跼封翁受書退讓公所著數種綠雪卽使竟其用非久困阨不
能著書以自見云世次詳封翁墓誌公配殷氏丈夫子三長恕禎卽仁度廩膳
剖庠子榜云云以某年月日合葬繡屏新阡之原初綠雪喜形家卜地垂死以
遷葬合葬示仁度仁度幼不滿數尺乃能盡力大事仁而直者有後哉姬雖長
仁度亦忘年交勸仁度從治命銘曰

直而尸諫也鰥仁而尸祝也杜既禍且矜自牖而戶衆人不忘其母家人不異
其父父耶母耶然而共正此墓也

知縣張晦之墓誌銘

晦之令海寧客死踰二年乃克葬督子持恒之狀問銘爲言貧故因具知海寧
曲折宦惡減仲之產不謂晦之官貧以死也使晦之貧不能擇擇爲吏卽爲吏
不必令海寧可以不死晦之死海寧當非死令令何足以貧晦之死晦之哉方
伯之子廷尉之姪參政之弟中丞之婿生長世家貴厚及其身光耀榮華才志
過人先其叔舉孝廉薄門族明經齋郎蔭子不試吏固嘗贊王師振國恥一紓
父母之意上功曰最不以此時取富貴海寧五兩之銅長吏坐貧且死乎初伯
爲國鈇王師澤州先下軍中倚名族討賊賊盡銳攖上黨兵莫利先入以晦之
按定上黨民大兵方乘勝遠鬬諜聞賊圍道會圍晦之入收兵數千嬰城二十
四里七晝夜其上老弱負戶而汲雞狗不聞聲城下井壇壕潰如鑿室發其機
牙募敢死士突攻具肉薄蟻附者顚賊懼敗走諸城反爲賊降之爲國原之上
黨以完上黨天下之脊勝則部守中丞留後尚書敗則以身副夾板晦之較孫

挨無官語田邑有母方程千里撫衆倉卒以義討賊上黨推晦之能兵兵譯假
監司拜撫軍晦之輻巾歸里不敢貪天功以爲己有方伯老而參政累官在遠
也晚就海寧作令長是爲上黨守狼孟長也者海上用兵或以海寧方上黨晦
之謂夥有強弱政有順逆亂勢強政以逆弱勢敝政以順故奸與盜同棄而安
與危殊施濉寧城可濉潮惑寇來汝防盜出修城料止三十金荒度堤三十里
工費仰給縣官見丁九萬不若役戰船船料解軍興撤大木數百記下某山樹
可材官舍祠亭墳墓之樹禁勿剪陰以兵法部署政宜強也田地山蕩丁口歲
征計兩額八萬五千濟糧官丁本折以石計三萬四千先是令貪多藉支藉支
不能詰胥盜胥盜不能發豪隱上下遁而逋賦多逋敗數官催無出欽無名晦
之度不能發爲代償海甯推晦之能賦政宜弱也然海甯不加派一錢揩上黨
槃軍輸士之資羊馬田園減半孫孺人脫簪珥屬兩兒奔命此在兵法不見耶
居二年坐欠漕糧削一級去官暴卒晦之卒而吏民悲爭出錢賻襄事使晦之
乎魏無知言下所舉者能也上所議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守一郡不能
令一邑不能他何能之有漢守令兼兵賦盜起或親詣賊門放散官錢不可治
晦之兩稱曰能重以尾生孝己之行而時失不可及之功官貧以死才不憚獨
任志不慕旅升大行顯不得受大名乎晦之長七尺少言沈深有遠畧隆額廣
顙豐頤肩欲鉾山法爲持重堅忍敢任事自母郭太淑人背哀毀如成人事繼
母楊太淑人梁太淑人如母事伯叔父如父方伯終八十哭泣如慕既葬如疑
諸爲方伯執友如家人生長世家貴厚學殖撫中落日記數十百言爭名當世
之文章科第如其家故物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晦之官貧以死無惑也
晦之諱肇昱七歲失母十八補弟子員娶孫中丞鼎相女二十八舉於鄉四十
二喪父五十一令海寧五十四卒生萬歷壬子七月二十二日酉時卒康熙乙

已十月十九日未時葬於戊申二月二十七日旁先壠焉曾王父曰朝器朝器前三世由克敬始著朝器生思烈以子封贈皆有官思烈八男方伯諱光緒起家進士最大世系伯叔詳墓誌兄弟無白衣大小試吏貴顯富壽子孫推方伯方伯六男晦之舉昱舉孝廉最有名故形家謂地靈在仲然伯兄累官大府監數郡詔下西寧道恭政舉昇得贈祖父母父母如其官同母弟舉晟異母弟舉昌舉暟暟即余婿恆之也兄弟無白衣先後註官此四人者見在晦之與殤弟盈世官不過令長年不逃中壽貧不衍生產世業矣疑仲子數奇不驗晦之四男伯仲尤最有名猥獲短悍廩於庠記數十萬言成誦觀其從父海寧破產爲海寧滿額間道數千里奉喪以歸卜地營葬不遺力踰南陽阡遠矣纔弱父孫孺人教之遺子一簣可以大天之所與方伯之子孫必復復必於其仲子則晦之爲不死晦之死而諸子立有成則晦之爲不貧活千人者當封晦之積行有大功不食其報非謂形家驗云太史公傳人世次形以世漸短記性以世域瑞女女四長適童郡丞子城次適趙僉憲子永所皆盈世又次適苗中丞孫繩之季女字李縣令子超驄女字王廷尉曾孫舜年獏女未字語曰轅折輻不撓轅任衆輻衆任晦之轅也其家人者輻也富不賑廢飯言創貧恥耳貧何足累晦之哉始晦之假守上黨余阻之長平欲緩其行晦之行以捷聞後晦之受官海寧余會之澤州欲持其行晦之行以喪歸余不幸言而中海寧竹生道旁謹食之時祀焉上黨銅鞮高揭長老當俎豆其功相與哭平遠碑下社曰張社阡不可曰張阡余走位哭爲銘行耶能耶功耶銘曰

誌取春秋之義嚴焉蓽不蓽卒日不日名過時而日隱之也於地謹也稱父方伯尊所自出也子姓與其有後也母夫人改稱淑人命也妻不封孺人稱孺人未亡也非大夫不賜族非宗子不祖禰非易名不私謚墓滯而諱曰旁親之也

婚戚有名有不名賂外以別內也春秋治大夫以上加諸郎吏賢仲子也何賢乎仲子假守愈於守蕃令愈於令何愈乎守上慈而晉盜奔秦盜奔然後父母安天下之勢成乎上令淮寧而損上益下上損然後人民定天下之賦成乎下國功曰伐民功曰庸也

苛嵐州學正李公暨史孺人合葬墓誌銘

康熙五年四月十七日苛嵐州學正李公卒年七十有七明年十二月朔葬邑南遊仙山麓史孺人前死祔焉將葬子涵滂始以狀問銘於余死生亦大矣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無以爲乃務死之無以爲哉死之無以爲者誌與銘也非日聽子孫爲之不可謂不達憶公自學正告歸妻長子先後死悲焉以老數見余索生誌生誌始於陶槀里自言有生必有死則不悲者達也李公悲妻子不年兩陷而無所逃里人有病亦願聞衛生之經已矣公今定死無所發余之狂言誌與銘何讓焉公諱鐸字木音號還眞世籍高平之西廂有唐宰相夷簡著讀書談世務平日手容如抱鼓頤頰肩肩振若槁木之枝終歲金峯山寺攻舉業榻窪然陷爲臼所學原於治生邑子弟多從之遊見長吏每下堂顯者開賓舍嚴客以事爲鄉里排難形就而氣和辯皆動聽雜而不能不任者事也細而不能不接者物也曙而不能不合者勢也揣而不能不見者情也事物情勢牿其生不必爲而不能不爲也家貧念仁之爲訓偷樂而後窮儉之爲訓前苦而長利夫婦行相勞勉雖兵火飢荒之患新舊不盡於前而積欵無已父病問後事公起負囊置諸簀發視金也自諸生食餼嘗算綳年之所有一以治喪不累兄天佑大親而已矣天佑有子不能教公與子處之金峯同舍不知其子姪第五倫之私姪也不勝其子也謝安之愛姪也不與其子也子淘丙戌薦子鄉姪子源副榜廩於邑越鶉不能伏鷇卵魯鷄固能矣邑子弟學一先生之言曖曖

妹殊私以爲悅太重也公十上棘闈不售老就明經試訓永寧公訓永寧子弟
初不異其金峯也永寧子弟誦公訓亦不異其金峯之子弟也闈蓋不生於石
竢其漸之滁使者漕永寧爲中學以公訓故遷蓚嵐州學正致仕公歸子淘詣
公車巷門暴開親戚持羊酒往賀公去之金峯理墻屋教子若孫余幼常耳屬
金峰書舍聲滿山谷晨至公講堂課讀莊莊乎士也鄰舍兒倘未起遲四十年
余鬚白而公課金峰舍不衰勞其生至此淘死母哭之悲亦死公老爲妻子治
喪所傷無窮而一不能待故劍人之所施易建鼓而求亡子能不悲哉公內熱
病良已會吏部徵子淘謁選大慟不起兩兒不忍死其父營葬爲謀力公生於
貧及公之菲家復貧然則公果治生者錢財不積名譽不成中民之士榮官子
不得官而父死莊子言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若是勞者務也澱
使公達生之情妻亡而鼓盆以歌也是滁閫之妻也子之亡而防閑以去也是
延陵之子也爲延陵滁閫妻子足矣爲延陵滁閫之妻子送死蔣不苑目不盲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悲心既徹陸滅可以休老公當不死公即死而子孫師其儉楊王孫之裸葬也
從其達也屈子木子去芰也謹其所未達也禮貧不厚葬惡同世俗之樂死爲
者戚廣柳車質子母錢貸其子爲觀美哉貸其子爲觀美自公喪其婁若子教
固已行矣喪欲其速貧也孔子有爲言之也公治生家不貧非欲子孫常享哉
貧其子爲親美子亡人哉父母死揭竿而求諸海也夫不忍乎悲於我者之人
而不禁夫悲乎我之心公過矣然而顯孫之有子也死賢其生也端木之無孫
也貧亦賢其富也衣襦斂明器義邑子弟編素於道合兩棺爲槨六寸以石甃
其穴四匝貧富不以儉其親其生也得其死也得矣史孺人事姑孝教諸婦有
禮處鄰人有恩數親疏子弟服其訓有方公仕學踰五十年無內顧孺人之助

居多焉公生萬歷庚寅九月二十三日孺人生萬歷壬辰五月初九日卒於淸
康熙甲辰七月初一日生後公二歲死先公二歲年七十三三子皆娶於張三
女嫁爲士人妻長淘丙戌舉人吏部試註推官娶張仕驄女繼趙某女無子先

公卒妾李氏次涵庠生娶張廷俊女繼龐繼緒女次澍增廣生娶張國英女長
女適庠生馮麟徵次適增廣副榜張元賓次適某孫六淘嗣子楷涵子椷楠澍
子梅梗梳皆未娶涵女長適劉世祥幼女二澍女一俱未字朋友死或望其門
而歌或撫其屍而哭子犁子來相與友以生爲眷以死爲尼何可過悲學者學
其不能學也行者行其不能行也辯者辨其不能辨也生寄也死歸也事死如
事生兩兒所以不忍死其父母爲已盡子以爲未嘗死也悲也友以爲未嘗生
也不悲也公返其眞而我猶爲人夫吾生之爲我有亦勞矣銘曰

蟻穴夫婦死鴞炙黎邱父子死烏棘吐子口吃收子手赤市南有急人之急城
南有食子之食一枕遊仙天地畢死生一是惟學正之室友過五步弟子倘凡
三尺

推官舉人李君墓誌銘

三汲生於辛酉九月初六日卒於順治辛丑十二月朔四日明年十二月朔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日葬城南之祖塋其父母爲營葬也將葬問銘於余余方急病兒女明年余仲
子死困極不有吾子人豈可易乎其父數稔之銘將於寒食即石而藏焉余事
三汲父子三十年三汲盃世余爲亡友告困其無辭矣三汲姓李氏諱淘唐宗
人宰相夷簡後祖狀元文簡公宴晏子襄獻公仲略有名皇統大定間其在晉
城莊靖先生俊民成進士第一入明李氏稍熾三汲四世祖副榜於鄉率其子
孫世受易爲諸生父明經歷岢嵐州學正棄官三汲震母夢大蛇入腹生類好
女潔飾喜危坐楣無凝塵湛如也與人接溫裕以莊不妄假言笑里中張剌史
診其生禀女脉十五試冠邑子弟邑子弟出其下入學錄科補增廣生直指環
晉之士拔其尤八人三汲居一日記數千百言所讀書若手未觸其學長於應
舉蓋三汲之學多父教之其所友皆父門人也既長爲積舉子業風雨古寺伏
讀牖所櫺窗然以坎又接盃一負才得忘立名之人指畫程式爲之求通於時以
是人喜延譽文章有華實可觀丙戌舉於鄉六試禮部不中丁亥副榜乙未收

而復放父母老就試吏部吏部瑗天下欲仕之士拔其尤三汲第三例得知州部議改推官不果三汲決去求一第父歸又强教之三汲能奉其意終不言病娶張氏生子未睟而夭張亦前死父爲之繼娶買妾然竟無子父於三汲婚宦謀至矣三汲病不任婚宦不能成子姓以死命乎父狀悔其快子也三汲病且死不忍家人父母知其篤訓日書視文請禱已遂不起志非不如古人才非不如今人而名卒不成其藉名成志立得其欲富貴於一時或長子孫其才與學愧三汲不少而三汲止薦於鄉不試於吏不昌於後又盛业不永於年可謂困也已易之困坎下兌上子遂父母然而在上掩我有困焉三汲困而父悔易之義哉易所謂困非謂夫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其志能不移其名能無累才大不憂其難學成不疑其厥著蓋有以處之也莊公論九卦足以自通乎困之時處之之道其敢子贈謂坐而見制不知易矣余往從三汲問易因究天地之剝復鬼神之屈伸男女物類之成毀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家之盛衰進退存亡易之學至於是備三汲不省三汲方以易爲舉子業學易而不知易是以一困於命動而見病至乃不能自存不知所以處之之道也三汲以株木爲困無通乎困之時今之通人從舉子業仕宦始自州縣推官坐困者衆郎成進士官益顯困亦益多酒食金車赤紱豈可久長處此哉胡仲虎讀困卦知安命如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可以爲通李夷簡白發朱紱之詐捕賊東都起小吏爲宰相晏父子更事金元告歸詔以仲略侍晏守澤州三進士皆通乎困而俊民受皇極經世書善易以狀元歸不起何困之能爲故夫通乎困者關朗知來而王栢占往父中子喜退而許衡勸進商翟舉數子而溫公繼娃衛元嵩主養生而景純順死變動不居之謂易變則通通則不困三汲之學易得假以年博求天下善易之人而正焉以窮其得失其才其志其名當有以處之富貴非所願無子孫而有子孫其行未之或困也三汲學易而不知易等死死困難矣哉余之困而不學矣易著虵妖五代范延光夢虵虵女子祥弗

子三汲母悞占夢刺史悞醫張良崔浩如好女爲帝者師何晏服女子之服豈待切脉哉帝告巫陽不告三汲三汲讀困卦利用祭祀誤禱父爲三汲婚宦卜傳曰同姓之生不不蕃本爲李妾兌上兌下豈困乎卜祝醫藥占夢之書本乎易不知易而一誤再誤今其悔是哉三汲死且葬余與其父正之三汲年四十一父諱鐸母史氏妻張氏前三汲死得祔葬繼娶趙氏妾李氏無子三汲取其甥爲子曰楷弟涵潾受易三汲爲諸生得書

銘曰父母葬汝兮汝位汝妻待汝兮幽隧妻死結褵子死睟一舉孝廉六不第天官召試李其吏男象女形不汝貴澤無水困九五劓二女同居揮手棄死奉一舅斷一臂虵不成龍螺乃類望門懷桑拊屍季三汲之學志未遂王陸塚中將問易

雪訪王君墓誌銘

死生之理易有之謝上蔡曰氣盡也氣非有盡散爲耳氣聚乎此則理命乎此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矣當其散也父母奉以爲鬼神鬼神乃精神魂魄精神父母之志也魂魄吾父母也宰我聞鬼神之名乃無愛其父母父又生子子又生孫氣有盡而理無斷滅較然不欺其志心若縣於天地之間不亡以待盡兄乎志於學而仁孝敬誠者乎志氣之帥也鬼神二氣之屈伸死生一氣之聚散根於理而日生豈有盡乎雪訪王君學易居心仁事親孝立身敬與物誠志强而氣屈貧不推擇爲吏其生也藉能以其學學諸子纔見一子之成而死生制之死生命也氣也貧富天也理也子孫之成學也志也生以父之精神假子之精神死以子之精神接父之魂魄抑可以爲繼志矣王故蘇人潛城令景淵徙泣八世至嗣岡君大化七八木火之神生於東南九六金水之神終於西北易之理固爾嗣岡君二子其仲雪訪諱就予字我正八識失趙母父客鄧兄客單十八讀四子書未周嗣岡歸曰兒深於痛長於思終日端坐類有志者志乎知者遲志乎行者遲鈍爲體靜爲用且當觀其晚成去師南陽黃先生一年辨志歸補泣弟子員辨志故

敬業敬故敬身立無跛視無淫言無枝葉自威儀動作至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無不敬而行也安雅歌鼓節志在流水屋上漏下濕左右圖書性理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無遺爲文姻家累試命中第曰文勝理不如卿
理勝文不如我門人以是先行誌傳有六材教無八疾是非其仁耶事嗣岡君
家益貧數米以娛老其志樂也盜起守視父病以孺子委僕趣去褓在襁陽乳
在牽善決與父同命父死甲車羽毛衮僦不克葬推事父以事母母胡惟一女
資嫁胡卒合三喪卩者不知其異母推事父以事兄歲飢巨娘會食娃開口接
含飯不知其父久客也是非其孝耶族大以君著約束貸先貧賑先富族譜治
人宗法治鬼爲家人之志里中曲直輒平訟不易一衣盜不遺一布爲鄉人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志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敬必直仁必恕孝必慈誠必復寡婦爲他人守財不利
人之所爭門人背師回面不修己之所怨七子皆以易名七少陽數卿大夫象
以二守一一守其身以二用一用其子乃壽不過中人家不盈擔石終身不可奪

志以是不爲無其理者之行聽子孫之復其始南華有言志强而氣弱扁鵲不
以易此矣長子萃二己酉舉孝廉倍道覩疾召之前曰余之志也夫文興七而
衰病間七而發蠱終幹父喪次家人夫婦敬則於兄弟仁兄弟仁則於父母孝
孝父母所以誠鬼神死生之理實然學周公敬死乃命學孔子敬死乃言死有
志而未之逮比含猶覩是易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也計某年月日卒某年
月日元配張氏省祭國廠女前死孝廉姊弟依繼母龐忘亡越鷄不能伏卵魯
鷄固能矣鄉人指孝廉類母大母見孝廉思婦狀听傳聞仁孝敬誠而止爲妻
童子主者大其才當晚成嘗輟耕讀桑野樵牧之聲相聞旁若無人邑范使君
試最資給其家自是連試第一主者孫公好奇從吾邑偉兩人其一入爲掌院
撫百越貴重於邑無倫兼兩始舉於鄉四十矣父沒恨不見其成就服闋上公
車再北或爲少年所先此兼兩之所以死也兼兩非英雄忌人也欲勉強就父
志規取半通之綸奉母收弟恥以不潔淋頭初不謂署尚嵐尚嵐僻亂山少穀
冬夏鞠火火中煨薥麵佐飢是以力疾就試不謂其再北孝廉雖寒井破釜得
之所不安固即理之所不順志不安理不順氣散而致死之其畢謂何廣川言
死生水火一氣父子也橫渠言鬼神陰陽二氣夫婦也子朱子曰人之氣常與
天地之氣接戈吾父母乎仁孝敬誠一求諸易孝廉收淚乃行張母生孝雁萃
二先後婦繼天錦劉國俊女子爲光孫爲水一氣所憑雪訪之精神魂魄原未
嘗死生宜志士之不忘哉某年月日葬邢村之新阡以張母祔雁母存以益生
氣
銘曰塚中易人間世直內敬方外義夫婦賓鬼神繫子孫交死生契人循理地
主氣

署尚嵐州學正兼兩王君墓誌銘

己未二月既望余入都僦報國寺屋屋東達兼兩臥內坐灶上相旁苦且迮嵗
嵐之署寒而身宿疾力疾試禮部寢劇燈下支肩修目猶握拳有千人之邑意
其得當南宮也邑四孝廉寓左右兼兩金沙別久金沙兄事兼兩兼兩語輒怒
頃接張孝廉仁度亦然仁度舊主人也自傷尚嵐困阨不欲以兩教讒相形直
約余炊飯出趣裝飯熟遠矣嗚呼兼兩兩年才對灶數日覓鹽余飯哉赴至余
方歸里聞三月十一日抵署十七日遽卒距庚午三月十三日年纔五十得與
妻子弟決死生妻子弟進藥其前七日之間竟長逝則其去余之速固宜也兼
兩喜古詩古文愛父雪訪貧多子農商無貲產攻舉子業至死從書語識天下
至計謀求尊主庇民之略有條理氣爲才使自以伸足萬里卒就之年十六試
童子主者大其才當晚成嘗輟耕讀桑野樵牧之聲相聞旁若無人邑范使君
試最資給其家自是連試第一主者孫公好奇從吾邑偉兩人其一入爲掌院
撫百越貴重於邑無倫兼兩始舉於鄉四十矣父沒恨不見其成就服闋上公
車再北或爲少年所先此兼兩之所以死也兼兩非英雄忌人也欲勉強就父
志規取半通之綸奉母收弟恥以不潔淋頭初不謂署尚嵐尚嵐僻亂山少穀
冬夏鞠火火中煨薥麵佐飢是以力疾就試不謂其再北孝廉雖寒井破釜得

失自其常不死藏臬比之上而兼兩竟死計出於無之也兼兩號髒喜自負常以學榮其身不受人狎不受人侮終亦不受人憐初授郡塾有師道郡上舍稍偃蹇直視主復西牆少之投牘期期遷床曰建封鞭不我用先生狎客如此哉去授仁度諸弟仁度終不敢失色一試不中令以事機王萃二彼固有所侮而動也兼兩歸數反脣裂背脹目旁爲漏夫折項終不屈令安得盡如范君憐其窮而數遺之兼兩亦復不受苛嵐守晨夕曰有割鮮分衣拜辭爲語主者主者方溢額謝粟非學正敎論言無鄧諸老人多以爲便兼兩默然妻若弟皆掀心曰此子陽之道禦寇也狐父食也比卒主者坐法謀卸脏不及兼兩兼兩可於爲人廉悍易辱狎則憤且諱窮嚮心悉力病死自奪於功名余猶爲憐蛇憐蛭不知人甚矣施氏學以文武進孟氏棄同而貧因從請進趨之方宮而刖兼兩窮不至此學成猶舉舉猶以官教士躁其妻子弟二年比歸猶與妻子弟相見假使兼兩不舉舉不受半職既舉不第或遣死妻子弟不相見

亦能與命爭否也兼兩不善處窮矣兼兩從父治命一以家產養母教異母弟人一專且耕且讀且賈往年爲父母營葬不遺餘力雪訪不死矣五十年列一第妻劉抱數歲兒護喪諸弟會葬夫若婦氣不屈而累其親可以死哉仁度金沙諸孝廉之官學者當不忘其家也元配緻前死妻黨訟兼兩家人范使君勸息余猶及聞之數年再銘其父子余老徒爲兼兩礪石也悲夫子一縗聘庠生秦娟女女三長適庠生牛嘏子鳳岡次適蘇城令崔涵壻子蔡三字國學生張頤子要緱生長女餘劉出家世詳雪訪誌銘卜吉康熙十八年十二日初六日葬於雪訪新阡之陽次

銘曰黑牛白犢父子言贖秋口埋書書成累物母老家貧妻啼兒哭負親之邱揚旗奪纛空空下天嘉平卜六騎狗誰家炙鷄吾屬艸枯雪凍楮錢風竹鵑鳴子和遺書課讀

戶部司務陳壺山墓表

唐安之在高平上梁也隋徙江左諸陳於隴蜀建安王叔卿起唐安大業中爲都官郎上黨通守家上梁著其房爲唐安是爲南陳南陳祖潁川長城別於高平之東陳東陳衰而南陳始大唐興宰相叔達儒學京良吏君實與孝友童子饒列傳金明昌間載狀元墓距唐安里許有明斷上梁隸高平下梁隸沁水科舉幾三百年高平舉自舉熹下梁策上梁璨後先成進士璨壺山之從祖也皆祖智生銀銀生進忠孝忠子璨詳邑誌進生瑞瑞五子其四諱悴惇四子長壺山伯昭諱煜始壺山父棄儒學賈兩婺李楊壺山三歲李棄世王母鹿鞠之煜炟煥皆楊出父久客外不欲賈子長爲賈次第責壺山敎育丁巳壺山補弟子員崇禎己卯舉孝廉當是時父棄賈與楊老煜炟皆以壺山指畫入學矣壺山危肩秀搏劇飲任俠喜讀書豪爽有風慝酒後耳熱落筆輒義詩文論策志昔南陳家世繼踵唐安取進士屢上春官不偶父尋卒煜炟不肯覓學煥幼當中酒罵坐壺山跪里門爲請清與試再則無以供母弟子孫之內外晨夕署翼敎讓移國子學正遷小司農頒詔江南假道太行諗母煜炟煥前死母子哭不忍別栢詔書歸命京師母楊訃至與喪會唐安而葬先是伯叔父死鬱柩四十年至是葬王父母坎下弟弟婦若干喪葬父母坎下甃甎壘血牲不以委蛻忍速朽弟諸孤不任喪爲易斬衰周衣食畢婚嫁忘亡推愛父以及伯叔父異母亡弟各存其孤孝哉鄭僮緩使弟墨其父右墨緩御之至死夫人私一官以加其父父沒勝母伯叔兄弟要市一官閱於墻子孫驕狗過人死者餒生者棄慚壺山也多矣壺山服除年七十力致其官以老老致其官者幾人半通綸牽帶索喘汗唾涕案前逆風偃順風仆飢渴頓踣不休非盡大材晚成也壺山祿不及親決去擁書煖火子孫以次問難服方領儒服者五小兒能言授句讀出從親友把臂窮姐禍患不以難爲解庚辰飢人相食大賈挾高貲閉糴壺山捐囊底金轉粟二百里外分食以口數三黨活而家中落廉士失馭至死死之日卓土大小環哭內外親奔哭詩友酒人哭位諸賈貸折券者哭巷孤姪服賣哭

於塗弔客投淚助悲哀孝廉之不得志如此漢制與廉舉孝東陳度遼將軍起
孝廉守五原監護南單于永和中上封事詔爲陳將軍除幷凉柤賦一年比卒
幷凉民哭其墓唐拜叔達爲納言武德昭令册祝多所裁定帝以葡萄遺其母
而東陽公君賓尤孝勞來那鄧流民不期月還自業貞觀詔有司錄功最卒廋
州使護喪歸孝廉之得志如彼得志表能不得志表德漢唐舉孝廉佐天下子
孫敬養閭巷剌草之氓書國史以助賞罰使民興能後用科舉充孝廉進士加
孝廉之上處不孝出不廉孝廉稽行之十不上聞在官鮮孝子廉吏聞孝廉名
益厭史亦剌譏其死儒學如京爲稅間架貸買緡曾不得與孝友童子比金史
狀元逸載名以余所聞上梁下梁兩進士行事不少槩見卣牖死士之墟樵採
荒野莫與問科舉不必孝廉故也況乃科舉先以貲算乎漢初貲算得官文十
算景四算本爲廉士俯仰市籍終不得官市籍以科舉得官孰識所謂孝廉者
元剏議不舉孝廉者罪孝廉不舉舉而不能竟其志史闕有間鄉里之是非乃

定陳壺山眞孝廉哉妻塚張本義門啓父母在上伯叔父在旁燻炷煥夫婦在
下故鬼大新鬼小南望狀元西望進士志一命以觸子若孫表曰廉孝陳壺山
墓庭德也張蚤世李孺人以孝聞姑楊抱三歲兒長成死生不存之地卒賴其
力相敬唐安不名孝名慈李蓋學於舅姑也從舅姑及叔姒而後遂其子若孫
宜爾子孫振振爲壺山德配云壺山年七十有八張孺人二十李孺人五十有
二生卒詳誌男四均娶均持均鞫均捷皆李生庠生均綸前死孫男十均揆出
者五均持出者四均捷出者一女婦嫁婁詳誌師錫豫錫庠生諸孫皆父事兄
事學壺山學不坐市門爲賈人

焦母王氏祔葬墓誌銘

閒嘗爲邑孝廉目兼兩萃二直而哥金沙陝斗直而易兩人姑表兄弟欲食言
語偶不合立而飫者竪目坐而要者袒胸少焉兄弟如初專近狹狹近偪直易
近和和近柔直韋兼兩而弦金沙先後擧孝兼射策好直不可不學也會金沙
丁母艱以狀請銘因知金沙之母兼兩之父爲兄弟兄弟爲嗣岡王大化子女
一人之身也吾銘兼兩父敬敬故强直狀稱焦孺人靜靜專故柔直豈生類父
夜生類母金沙之與兼兩類其性之所近以爲學學家自多士大夫吾知所以
勒銘矣孺人母胡胡兼兩父雪訪繼母貴其女爲擇婿焦荐孚昇妻李前死求
爲繼室李有子二歲矣比嫁之日胡負相荐孚濤促持女隨而泣時荐孚有母
舊妻不忘死生母不異先後家不計盛衰身不厭褻勞疾厄蓋其專也女誡弟
五曰與乙酉前爲人婦米鹽櫛縰婦道也邱嫂長避事植也益奚如也提甕專
於姑而姑額兩甥不知爲養甥雖甥嫁子娶婦爲外生成宅相秦雖嚴易喜已
非李家甥其甥者翠非之非者不直繼室繼母也胡負孺人身爲繼抑亦苦矣
孺人十四歲嫁嫁十九歲而寡寡二十四歲而終五十七歲如一日婦不間新
舊妻不忘死生母不異先後家不計盛衰身不厭褻勞疾厄蓋其專也女誡弟
五曰與乙酉前爲人婦米鹽櫛縰婦道也邱嫂長避事植也益奚如也提甕專
於姑而姑額兩甥不知爲養甥雖甥嫁子娶婦爲外生成宅相秦雖嚴易喜已
生五曀諸生三餘專於夫而夫廬墓側不知爲伏卵毀卵幄血營家爲良人捡
舊厝荐孚雖死易慰癸丑前爲人母以辭置書以巢充丸大男小男入於學中
男舉於鄉母道也固封生不知母內外知固封異母前母遺貶傲絜長皆付還
前母委骨葬皆營辦專於子而子舍諸婦不知爲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固
封婦鄭仁賢女富暎斗婦李少司寇藻女貴暎星婦李讓女固封子勉祐孫婦
司彙三女暎斗子勑祐孫婦許光岳女皆儒窶不可以財傲貴貴不以勢驕慵
孫女壻景文之妻楊繩曾之妻及三未字者化焉爲三子賜一觴爲諸孫加一
匕固封諸子孫易悅易也者和也女誡第七曰和孺人和而身殉之家之盛衰
者身也憂勞疾厄非身也始於姑婦夫妻子母中於新舊死生先後盛衰憂勞
疾厄無或非者終其身繼室繼母良苦矣詩曰誰謂荼苦和則甘焉易曰苦節
不可貞專則正而固焉狀稱孺人端靜靜婦道也妻道也母道也靜則專專則

直家道成而身殉之不道哉獞人戒暎斗讓兄讓則和和則柔直耳南陽婦人笑文叔爲柔直雪訪師南陽黃師擯人母南陽胡母意其兄弟有爭哉萃二暎斗抑何類父母之甚也始獞人召萃二爲暎斗暎星課讀固封從而督之癸卯暎斗領荐已酉萃二領薦內外中衰列在目前獞人不謂苦節之報數勸子孫勤學過此當不爲母憂而獞人病侵劇壽必主靜養和靜以專和以易也獞人五十七歲以死生萬曆丁丑二月初七日未時卒於清康熙癸丑十一月初一日寅時先是暎斗舉孝廉雪訪不爲朔喜聞萃二來捐而出及萃二告雪訪遂死後暎斗留試教職獞人不爲婭悲聞萃二來臥而起及暎斗歸獞人遂死兄弟爲子忍死亦狹矣狹而不年不柔也焦之子孫竟肯學獞人固未容死也銘曰繼妻下隗杯發陽也繼母從翟履高陵也緋衣壽促母持女也閫門不閎婭奉姑也柏舟風急夫同穴也絳帷霜深子分燈也鳳來鵷去隔夜臺也林下堂前絕素褥也水以孝傳車以隱傳績以勞傳飴以慈傳又安用銘之銘以待

贈獞人焦母王氏之柩

支離石銘

履無下乃蹟決頤離隱而肩高入貫胸穿耳之地不剖其竅在捉襟露肘之時不折其腰體之爲繫洞洞矚矚風之過籟寥寥調調空所有無懷靜爲用有巢跼跂支離之行也蹣跚傴僂疏屬之拘也宮巍

西北之文卷九終

西北之文卷十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定　鑒著

文六首書十一首

補風文

大清康熙十三年六月十四日伯方畢振姬謹約田畯畦圃升烟荐荼祼告當
筵血殷當午自念振姬退耕伯方十有四年伯方之以水旱告者五水不沒硝
田旱不澤穩土水不爲災旱必稱苦小旱可禳大旱無補自六月上旬逆數由
往歲八月大田自六月上旬順數至今秋八月清畝無雨何苗無苗何歲無歲
何民無民何吏無吏何備吏下所在祈雨閉南門開北樞土龍巫覡徙市通渠
牲醴爪髮不敢寧居玉杯漿露饋神雨書應上公之尸祝回溟神之旆驅自六
月上旬下雨所在淅訖雲上墾隆雨來溯澤地皆連阡雷無虛日靈靈朝浮霽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穿宿滴贏者伯方焦枯告急越陌登壠一乾一濕披節尋根半催半立飄風南
來逢迎逆擊搖蕩砲車之威掀翻石尤之敵噫氣恕號天晴風息伯方才草順
風仆背風偃伯方四鄰澤下尺生上尺老幼從而輟耕鬼神自此廢食六月雨
不六月息南風薰不南風泣天何棄此伯方風伯於焉溺職風過鉒鉒碎碎萬
馬千幢魚鱗草莽遊卒青紅揩碧落貫鴻濛騎羊角封竹宮茅飛蔽土葉脫漫
空天聲攸忽不見形容攢蔟指其國邑拔樹索其犧羶振翅翻然起曰必封貊
之狡童也堯水九年長隧大風封豨爲虐后羿關弓伯封故國湯沐神叢死而
不祀旱則紛呶虞夏湯鳴條有湯乾封趙馬韓布周雲龍從雨師下瀝風伯橫
衝虹蜺抱日而颺猲獟搶連箕而終太山之雲不雨汶陽之稼一空漢不烹羊鄭
不禁韻伯方何罪封豨何功此鬱鬱而色變彼調調而心通自言太虛授英造
化煽銅爐幕槖籥后夔鼓宗吹噓上下入律雌雄異聲之先庚後甲觀畜之天
上地中勾折伯方之神木毯尾伯方之昆蟲太息三嗷窮門乃窮人不鷹於胗

隧我何祀夫祝融韓退之官以憂旱程明道舉以捕風人既餒乎鬼士何利乎
農振姬聞風嶽嶽不能折角須尹穆如悲豨不舉羿叛國非叛民風主生不主
殺野荒民散則壇社屋廟墟不臘爨梳夔子之江油泛嫁泛妻之靚髮歎一足
之游魂憑四目之旱姬寒風刀而熟風燒舊雲捲面新雲壓風固堯湯之伯封
伯方易世抑何覺且伯封夏后天官君臣翳而盜發伯封吉甫愛子兄弟懷而
鳥離梏矢貫蟲黍離黍衣封豨脂膩雖悔可追翼軫多風鳥鵲南飛南風聲死
師曠知微南風厭污茂弘心非梵蝗螟螣田鼠蚼蟊無禾無麥小歉大飢伯方
故酺酒熟牲肥六月風息五日風鬻樓雲爛煖雨霽微舊鄰舊國言告言歸必
若驅車三峽張幕五行大兵赤地積屍衝城黎散龍鵠來往蒼青犯順梟噪助
藥孤鳴悲廉閒口蠣蠣裙胸妣伯方之遺黎狂大旱之僵兵旱仍而不已堯
湯怒而徂征堯弓九合湯網三年含光宵練赤羽青堂自干鬼賣往即天刑羿
弋風而簇飲畢零雨而頓盆況參狼之注弩兼商年之排營祝已封豨卷舌以

祭二先王先生入名宦文

嗚呼祀老師者師之門人振姬者也振姬辱師之門受知最久師豈有私哉知
有振姬不以恩私振姬不以恩私振姬師之仁也振姬不以私相干弟子之義
也出入門牆之間而有私焉者豈復知有振姬哉有以私相干者矣始相慕之
殷終相背之戾袁陽源任彥升陸敬輿司馬君實諸求之於其門者師死遂以
易向人固未易知知人亦不易也子房師自高平令河內振姬亦自高平客河
內兵革相仍客久家無二日糧歲時教訓文章之得失時事之安危封疆之利
害吏治之寬猛因革每見必盡其所言而問遺未嘗受一錢子房師以此知振
姬歸食餼於鄉校不言謝而振姬未嘗不盡其情恒竹師以此知振姬振姬送
而子房師悲振姬售而子房師喜於懷傷河水之東於蒲占鳥聲之急於京師

唔子房之兄於濟南識子房之婿於太原見恒竹之子既已存亡生死矣所言別時腸斷喜爲我來妻子相累壁上觀戰不足榮辱我畢生者墨瀋未乾師豈無私哉人以私我爲知師以知我爲私振姬所以報之至薄矣變不衛師以肩難不攸師以血死不變姓名以負其子祭不東生芻以過其墓蒲山公爲門人親王世充何如哉有碑墮淚有槐夕陽植木於馬棧之廐絮酒於名宦之祠郴竹生花山陽聽笛起而爲師謀者非有師於吾師吾師所知之人與祀吾師之人知者半不知者半知之淺矣不知之深矣師既知有振姬振姬背師累師知人之明不如其私也戚肉於俎崇酒於觴荔子丹而蕉葉黃振姬涕滂師之門人也兒猶相隨拜於後三十年前師所加諸膝者也吾師知有振姬而不私振姬於今見之矣使振姬私於吾師今復豈以私干哉所以愧夫相慕之殷也而不戀夫相背之辰也

祭父祀鄉賢文

是歲也七月孺學廩增附生員爲父從祀公早節蒙學博先生州縣父母公祖取具鄉鄰公結詳復學道公咸准父從祀署縣事父母初來卜吉十一月二十二日爲父致主鄉賢祠祀焉父年五十七歲終矣父生五十七年遘事曾祖母祖父母伯叔父母八九十老人凡六人父母獨嗇於年兒夫婦不生事命也父生五十七年即世即世三十四年鄉人鄉學清議之人喜言父上之貴人乃重父父自立命得祀於鄉賢會食籩豆之末上見二千餘年道德文章忠臣義士孝子悌弟有名一鄉之賢人衆矣二千餘年也有名一鄉之賢人父殁未爲不年也有名一鄉之賢人父殁未爲不年文章道德忠臣義士有不孝不弟也然則弟可祀於鄉也賢也兒既不能象父之賢即世三十四年鄉人清議之人上之貴人同舌而賢之是皆鄉之賢者也鄉之賢者以爲賢則是二千餘年有名一鄉之賢人不以父爲不賢也不以父爲不賢不以父爲不可從祀父自立命耳一門八九十歲老人成父之賢不假齡乎父年父從祖父母死母亦隨死孝子傷生滅性爲賢矣傷生滅性以爲

養喜可知也兒女不與鄉人喜乃與鄉人悲兒女之無成有父爲鄉人祀養如命何哉父即世三十四年兒五十五矣旦夕從父即世生見父之從祀也喜念賢者不必有後死不見夫子若孫之有成以是委命於父亦已悲矣

疎明近八家其閒談自在竟接竟轉竟發竟收毫不用筆用力而無境不到無意不浹漢唐來矜氣使力幾經見此種家法

奉主祠堂告祖文

孫等迎主新祠奉安神位四父以次配食冢孫從焉爲念祖德靈長久當不歇自祖訖於夔雲諸新墓吾祖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合食新祠則安一人之身三世大小三十一人跪起新祠壇下則又安一人之身聯房望洽婚姻籩豆有器秬秠膴有田奕世無乏絕又安安則何以運之至今禮士庶人不祀祖振姬得祀以官振姬贈不上其祖去官早也振姬去官不祖祖之支子以爲祖依襲建祠禮宗子祀祖不以振姬之官論依從周獻爵禮家長祭酒不以襲之宗

子論往年神坐告成會振姬去祖北上從周病未能舉濟復增建享堂東西廊屋門廚與內簷牙參接繕完振姬適至卜於吉日迎神神其安此嗚呼祖棄從五十年有孫三十一人事生追遠無一命詣謀孫而無孫從周等不安從周老相周病振姬自不知死所死不衔我之祖曾孫毅且六十他孫以遠不記憶振姬自不及祖又其怨恫之大不安也以今嗣祀吾祖三十一人知有祖祖鴻其孫猶是一人之身耳廼不上曾祖高祖所以安祖位而使三世諸孫無倦禮一遵程子祭法季冬迎主合食身所出心所求無祖孫一也當其合食祖母不可見舊奉主岑樓西牆上藏神而毋臨子孫別申配繼妻妾之恩祖靈益安後世諸孫之祭亦安從周後振姬燮祭振姬非篡嫡從大夫也毅非陵長宗子也若夫建祠陳器疆田展墓合族訓蒙振姬不死直以祖事爲身事不棄諸孫敢告

祭屈大夫文

嗚呼哀哉命顑頷其或尼兮譬貿首亦何爲晚進退乎維谷悵今昔之皆非就賈昌矣鬱暗放湘沅於沙吹立談而爲人痛哭曰激無從容而死曰幾孰殺子產犬實爲之人謂人而行暮悲莫悲乎相知欲陳辭於祈誄豈其爲天罕涕憾夫畹蘭榮杏置水引鏡三令嚴邑六監郡柄道不遑時貧也非病亦醫濟汾登岱渡江絕河望海浮淮矣始乘軒而揚末命終戴綸而返商政嶽邑潮聲三門九徑潢幢懸旐桐吳汶壓蛇阜筑颺翅貔貅變逆發鼎拊而椎晛神牛亡而變聽紛乃有夫治狀兮漠然徒見山空而谷靜田蕪理亂繼嫡闔閭壓幢外相當如蒼生使君活我百姓若乃盤桓無容桂椒殊性不葵不魚以哺嬰一緣一方如懸磬塞吾法夫前修邈不厭乎詠謠之醜正征烏裒回蓄綢繆萊蒼鼠憯噭饑臙暗歷比弘正之投閒也軍亂及國儀之謝事也身灾純醫邑其從容兮寧儘死亦已焉哉則私幸夫天下之凡畏我者之喜而公憤乎天下之凡愛我者之哀裴城土薄喜著未嘗不惜盧駕烟寒哀者有時而訣是未得哀喜之正乃吾意獨爲憐才嗚呼竹青龍轉石口委骸龍春勞面碑揭棠開卒然思六翮於緒

不淫有禮義以止其情喜者正也祖舅舅老即世中女中子尋亡冢婦先歿以情而言悖矣心傷悖故哀死哀死故悲悲者亦正也悲喜融而莫之或止樂毗陽哀毗陰衆以陰陽之患死其身孺人豈未免乎衆人之情矣乎天之所以制六十有三起曾孫婦爲大母親見家人五世可不謂榮孺樂故樂樂故喜喜而人榮悖耳人乃自悲自喜移其情至於死衆皆然矣孺人婦姑母子之至情情隨事遷既已北乎禮義不爲物喜不爲己悲抑何以死哉女死悲自內之外也撫諸甥移而喜婦死悲自外之內也飴諸孫飴而喜母與子一身而誰以移之始子英舉於鄉賀者在門中子溘焉狙悲自內喜自外者也孺人不知孝廉爲何名悲殤子死別而已衆既樂其有子爲孝廉喜子英除令富平捧檄便道省親會太孺人病篤親子英一開眼萬無母子俱往理而迎者在門喜自內悲自外也孺人不知富平爲何地悲遊子生離而已衆乃樂其子有官爲富平喜喜孝廉兄不復悲孝廉弟喜進士令富平不復悲富平令之死母衆人且悲衆人且喜悲喜一移於人使我樂夫衆所慕樂者之喜哀夫衆所愛悴者之悲哀樂

又移於我非太孺人之悲喜不樂哀不妄喜正也太孺人之悲喜子英兄弟之悲喜已矣子英喜爲親喜鵲雀十鍾過富平去衆謂富平得之喜子英悲爲親悲草土百舍從富平來衆謂富平失之悲富平之得失曾何足以榮悴子英爲之悲喜也乎以彼其才讀秘書處中行計十年可兩制毋或織屨市師或中使迎母江東已爲方進敬與之母乃十年不除此子英之時塞也守令聞喪例取原籍印結請官受代不得與於哭泣之位韋景駿謨無母子英中道奔喪此子英之數偶也天以時數爲榮悴能令人喜能令人悲悲喜假而天之榮悴乃眞除令也遲奔喪也疾天以子英與孺人時數陰爲之地有以移之天豈榮悴孺人哉榮寵其德悴忍其性榮悴假而人之悲喜又眞蓋守令至今難矣聞開釋母喜去婿除母悲母之累子不喜淮陽子之累母不悲長信事變極面物議多也傾側擾攘兵間會稽母覆燭喜襄陽母乘城悲加以寇深道險上黨喜迎母過太行悲播州悲將母易連州喜甚者母北子南母魏子蜀封魚詐母喜遺遠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志母悲舉不得爲悲喜之正孰與教子成名十年安養投牒引柩栽松伏柏天以子英與孺人非榮悴之死生之衆人固不識也然則北堂太孺人在北邙太孺人在北扈太孺人亦在太孺人即不在封翁見在衆人榮子英有父子英悲不哀喪致乎哀而止不過悲乃正也子英兄弟之悲喜太孺人之悲喜已矣尚

上三省李部院

職姬官無善狀求一言一事之幾於道而不可得蒙老大人台下掀其不棄於教訓而重之以言側身西望感愧涕零身爲濟南之黽縮行蓄縮不踰濟赤及跪起床下一奉顏色間從憲檄占日月露雷之教不敢作奸犯科以速官謗折篤而答之振姬雖頑鈍無一劃之用誓以領脊塞封疆盲不忘覩矮不忘起也惟老大人鑒焉前委閱兵之役查東省可備緩急者獨高唐一營步伍堅壹不可動其將無高唐檀子之略而一能軍東昌臨德城兵送迎奔命行日夜不休

古今無苦役之兵不亂者盜賊直須時耳東昌月餉兌支不給漸致脫巾弊在無餉臨清效棘門兒戲弊在無將德營爲南北東西孔道水路馳則津門通惠之渭不達旱路弛則滑河濟上之道不通諸亡命影佔買閒弊在無法武定古無棣罩外雜瀕海之亂民當徒駭之河患兵法所爲四戰之地瞰望黃茅白葦輕騎日夜可三百里薄城下而城兵落落如晨星備多而力分今不爲增兵設防之計恐劇賊秋來南也老大人聚米爲山必以此地爲重至於核餉執法嚴吏胥之侵漁禁官軍之私役或亦治兵之一端也職姬吹律不能聽軍聲鞭賢終日而畢覩子玉之剛而犯上則有間矣惟老大人鑒焉理合具稟須至稟者

上三省李制台

職姬前後六辭薄案不報以蚊負山廢然無復治事之心而求遞不已知坐是殆矣先是大兵駐牧濟南賊自不意全老大人憲節遠臨乘馬戴星出入得使糗糧芻秣之用不匱朝夕徂牲脂糈所費不貲雖官民無擾老大人之心與力興之利屯政是也有不可驟除之害河患是也兵佃爲屯今以民佃民地而謂之屯奸民竄匿其中歲食屯本倉卒取民田報壓屯官以報多爲優屯長以報多爲利民有田而無賦輸屯可也民有賦而無田勒以報壓報壓之籍朝上擺租之檄夕下累歲攤租不知報壓之地安在而奸民中飽屯租影射民地欲裕國而民益擾欲救民而國益絀如今興屯治河之事其大者矣天下有不可驟策與河伯爭尺寸之地而河平終非人力奸民竄匿其中或以輸柳折柳或以助役折役折數既多不能不重取之民民力既盡不能不求濟於國採買雖有開銷愚民未知其數夫役屢傳覓放聚役因以爲奸濱河列肆歲捐金錢數十萬民間所費倍是始終塡無涯之巨壑而不盡然欲救民而國益絀六塔河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無功謬爲賢魯耿壽昌一也老大人明問所及知爲處分已定言其勞無百官
負土之勤言其誠無十日坐堤之義耳目不自爲用自處風波之中譙呵日加
督責日下往往伺察動靜遂令搖手不得嚇不知死所矣老大人所論宜監不
足爲外人道也東土易知由單民間多有未見甚或改窾赤曆翻刻由單赤曆
與私收之曆不投縣單與報部之單不投則例避殫因有先派找派之殷任意
多少納戶不知實數正賦被有款項而一切私加私攤私派重複追徵並不知
爲何款皆由單不發之所致也懇老大人嚴示催發由單給民照單辦納事不
勢而省於民者至多須至稟者

與雒使張丹淵

知貔虎無前足見楚屬輒迅走乎盜起旋避弟婁子獨當其鋒亦知歷陽之溺
免者化爲空桑乎亡姙其人也知鮎魚乎弟宦也甚而蝮蛇也知貓父乎多顧
盼也此羸者伶仃在道劉表朱晃之胤眞豚犬耳兎子繼家子雖么幼寢楹何

以存之亦知魯鷄伏卵與奔蜂蠆蠭之化乎是其育而字也非其類今長者受
苦成之托又何慊焉亦知川頭虫乎見人而藏計窮突謬曰狐有牙不敢以噬
獾有盃不敢以掊頤豪強無賴欲搴起魚肉澒兒卽鼷鼠性陰賊拂拂披髮食
人又何加乎馬相愛則鼻之弟非長者安望承讒卽當與主人言之恐未得當
亦知有鑽食金銀鐵乎雖鼎鑊而泥威夷也乃
者人指爲不祥卽東徙惡梟之聲獨長者不以爲怪尋當致命不一

答張青州伯特

客多附候興居已知大進哀毀之餘受屬簡簡後弟牛馬中事奔走親賊棄遠
每念老親翁巨創雖深於痛安紱而不鼓其爲天倫之得如何哉冀州不弟老
親翁或閱於墻外言不入弟不敢以疏間親弟之愛婚度不如老親翁愛弟之
髮之力不使人移德於我亦爲君家計耳若以袁青州兄弟相爭而因以爲利
天地不容因恐中行偃死靦也令慈慮同穴之盟不瞼幕誌不信今之訣慕者
衆府君孤人爭有拭而靦者乎青青陵陵之麥野祭爲辱他非所論也至於合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非非古東望吾夫西望吾子古今不以爲薄顧薄乎彼夫爲人子而不憚於欺死父尙何言哉溺兒病幾殆今幸平愈翁女恐其不任勞不習事終望令慈撫之密岌事已幸顧陳人一晤言之惻然

與劉父母養生

人道治所來談邑中異不一穀畦藥欄之間不辨絃鼓囿振百姓急突此贏者夫亦誰非旅人之父兄親戚其忘之也中間五閱月誼不敢通一刺深憚老父母嚴重置水投書泊如也奈何從樓下枉邑中賢大夫聽乎廑間視之徒興前天地何私謂不長不材之物當不其然舊俗泛民事生產顧淳倾側擾擾兵革之會反者棄起中吏殺略愈益自負不肯變自少年依冠胥役不爲農而養死士之日久炎往年捕盜不滿品他死傷以谷量郎有緩急此屬何憚而不爲幸長者生枯壯翁觀持田器爲良民至於破山陰之雞避下邳之虎歸武陽之牛解溺海之犢何物銅馬詩羊狐鳴狗盜不垂首蒲鞭綠線之下而執轅紲乎微

西北之文　卷十　十二

得諸亡命輟耕心瞰之惟無發也托其陰重事處之太定長者豈有意乎治姬宦久滅家之產不遂欲自免不果以一婦人抱乳臭兒持門戶軍與委山谷地主賈爲奇貨殺掠殆盡賴義使之力歸之一婦人尋以愛死不謂天之望嫗深也老父母急人之急居常不以難爲解寧不爲之動心待多言耶南望慈雲不盡欲稟

治亡命不數語而手辣心深筆古

上白護軍公祖

弟病廢之餘一來從里人指授平昔婚友婢僕羞言其行昫然視而去窮始觸患害相乘也先是老祖台於濟寧惠教於太原惠存於漢陽惠顧中更數年之久數千百里之遠加惠於病廢者無已意至厚矣使相移其節西引領冬日之日暖暖姝姝撫而安此吏若民獨弟也哉急欲跪起馬前如子侄會弟有魚菽之祭不果兩兒尋病罔人夜燭以火無僕無乘坐是使相之門無弟也邑侯當

西北之文　卷十　十三

代以册告投弟因附名其人候起居册註啓牧除在一目瞭然高平從無不完之賦多不終之官以不終之官治賦賦或不完利其官面官不全也侯令非利其官也賦在册無不完借手報退而哭泣聲相聞少馭一詳少更一手少榕一日使其歸證人子之私爲一慟仁人所以馭其部吏恩禮備矣原讞附入治弟非攘善者課吏殿而甿民宜寬使相當與民更始已來官有無名之費民多無藝之求過客病官而害民胥役病民而害官定律令警官邪杜三游串五蠹觀睥之處非斤則斧所蓋不過一二事所擊不過一二人關關然治矣內政必減差提減提差則耳目一耳目一則上令行外政必禁派欽禁派欽則宰家安室家安則國用足文書有所稽遲乘是而欺不能欺則奸民慙顏色有人假借乘是而玩不敢玩則亂民齊賦錢十而那移官用者二侵盜私用者二不以新賦抑舊賦則完與欠清丁口一而名色折民者三工役勞民者二不以見丁賠逃丁則存與亡定西路車夫爲累車夫困而僱役中飽不如不僱責其所役之力爲他人之馬折草折料不如無監無監則官養不以驛累官鹽商易而鹽益澀商以鹽爲一家之鹽京商土商不如無商無商則民便不以引累民民情所然即奈何不爲之所也使相方進退全晉之人因革全晉之事用人以理財息事以寧人度不爲今言利之臣治弟病廢之餘敢私言之襲祖台一用其言也不用其言即使弟出入使相之門窮迫禍患害相收民其謂之何一絲寸心益用捧手豈其思慕七年之久日近冬日棄我乎側聞體中違和治所章邱有醫王生洲翼城有醫羅見田弟皆得之病廢之餘韓子有言善治通於善醫祖台急之賦役書全晉之命便求印給一部春末跪起馬前不盡欲稟

與徐督學公祖

治弟往讀老祖台會鑒驍然驚爲天地之至文藍以教子姪子姪不肯竟學漫

澤原郤董韓背箕之族貿焉地僻也盲不可使覩聾不可使聽一旦棄天章奏
天樂孰識所爲至文者舍親劑以教楚風一變文益其質而非學不入謂教
無益乎三楚濤春多學五原漫澤無文娃穀目胥二十年曛眊皆裂其不能行
也咫非直地僻天盲之矣往往伏讀天地之至文猶犁然當心學殖落而教之
久矣盧縮曰盲不忘覩聾不忘聽日覩聽祖台之教雖違質而教將入之盲修
聲聾司火使鼓爲小冠子夏卽一二戚施邇簫侏儒瀆漯之八疾皆官師
之所材也獨盲娃乎張籍盲昌黎代爲銘其行娃又較親於人謂原伯魯不悅
學而後及其後之人漫澤無文坐弟教之不先無所逃罪率稟

送張九如牟台

今日老年台欣行知有一年別緒皆欲謖之杯中聞從者他道竟行不知所措
庭間湖海之氣浩然不使雙劍有遠韻其如相念之深何哉春日江行雜花生
樹損過鶯飛北望太行之高有無耳其眷念弟焉不耶黔中養俸待遷處事不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走荊襄勿以洞逢爲試嶺上巨木人以爲信弟心識之矣三札煩爲便致相唔
故人知弟之慮慮而今求死不得者非有他也率稟

答巢令王天章

有巢之爲僧者黠詐弟私爲長民者憂親台行日家人病且死弟是以失祖餞
心遙遙隨行旌以南巢故耳讀手諭大喜喜其民朴可以展布仁人之治行而
上下相安乃知有巢之黠詐者一僧耳僧去有巢其何足以害治哉一蔗一蓏
十年有臭弟意巢人之黠詐如僧者不少如僧則眞害治矣蓄筆墨之形供奔
走之便或以利誘或以事困或以威勢劫制或以根株盤結乘醉他以丐恩盛
耳目以搆賄往往獵喝一邑之人肥其家族長民者翻爲傀儡而自敗其治行
不覺此非黠詐之僧之所能及矣豈豈凡不逆詐備親台覩聽以方慮爲黠詐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 鑒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賣十首

答澤守官公祖

夫民亢吏而爲姦邪盜亂法死吏本執有法法行而姦邪盜亂不止者兵旱吏無如之何惟禮可以已之禮做父母順長上非獨形勢不得爲非也制其神明者然也天下苦兵事老祖台治所晏然不幸數十百里之旱蔬蔌糲粗畜牧不能當其一刈稼未終有鬻子女者所屬偷生之民背父母脅長上嬉戲思亂苟以穀賤爲樂是樂禍反側子不治生也開口遊食也擁高貲蹐貨也逸居譸張掠奪也此輩孰非姦邪盜亂乎至於車馬之往來耕稼之早晚子母之輕重強弱之起滅民未有知而樂禍致旱無禮故也法行則姦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邪盜亂不生禮立則法行禮或薄而長僞赫道路講孝經興兵旱之甚者吏以言不以誠也聞老祖台求雨得壇下水深盈尺城外沮塵而止至誠之所感有然平日以禮自謹無事不可告天旱久故憂民之深非以塗民之耳目而俗吏之爲張子擊曝誦禱雨文聲淚俱下中無逆天地欺君親讒妻子不可語嗇三足鼎覆白茅沛然周雲之龍從遶巢澤而爲雨神明知之矣此以誠感彼以誠應漢召史莫之省憂憂時救旱禮存故也然其所以備旱者未舉旱又將至矣書洪範僭則恆暘春秋繁露水干土則大旱黃帝占日月中三足烏見旱赤地天地至誠之道民慜以爲肥蠅兩身旱魃四目眞能封江爛石從事於僞於時靈山祀鎭河伯祀水應上公祀人土龍祀類祀事修而卒不雨於時縣子徙市左邱明勸分公羊高大雲董仲舒開北門法皆表裏經傳卒亦不雨姦邪盜亂之民關其說乃謀焚誣暴厄掠食有穀之家以爲樂是以樂禍之心致旱也可以禮識不可以法繩旱前風多逆此禮失也書曰巫風淫風不趨於亂風不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惑也近世槩僞男女雜坐隋珥遺簪演劇宣卷民叫囂無日夜酣飲腥臊之氣徹天徒使輕民藉交罷民犯禁姦邪盜亂所由起其致亂也審矣尸子傳湯之救旱紛歌鼓舞者禁之罪人法以繩民也如此如此者誠足以憂民之憂憂可及止也一吏之憂不足以勝數千萬人之樂而羣吏不誠之憂遂無以先數千萬人之憂晉魏宋元漫澤姦邪盜亂皆起於兵旱長吏不爲之隄防治潰敗不可收憂方六耳幣玉皆旱備留以祈年治弟犬馬齒不足數對使完趙先是入澤不敢歸公門爲念父老子弟杞人憂不忍置因以誠感祖台記恩附禀

與潼商道胡藏仁

具禀後自傷放棄之人老且賤老親台問我後奚前知我哉謀與做邑寄孥也知我不以離辭而謀人不忠其不知我甚矣尊眷道治所來主柴關而食溱洧昔人寄孥與贈矣絕河踰山謀從宅於高平避亂避亂當謀入城城土著考長子孫弟於其間無一椽勢力弱也客來即強有力弛土著之民以

畫冊玫 册 102 版

鳩逐雀邑之人環視難矣亂後高平盜四起皆起西北探丸奪梃死不旋踵弟
實倡盛盜穴無堡無寨而無睨我者中無可欲而妄意者鮮也弟將慕義創宅
假鷸鴴之一枝袒韝敝嚴客門外亦已疑之抱尺之義以坑塌陷人不忠之
甚也東西光狠換馬秦趙周齊之遺壘鳥鼠獸駭而其南臧宮期思其東廉頗
大粮其北任尚羊頭皆非所以卜居亂靡有定安知後日無其事也乎又東度
遂故里士人有售宅者冶鐵所資四分斤斧已來勝國之慶宗竄居因風吹火
密邇陵川壺關轟山而望青犢銅馬之賊須時耳其與我爭此土無偏也沁水
主封馮道少曲陽城入自顓輪五合六聚反者索起州以兵取曰勘軍以武定
曰寧比年張斗光王漢三出沒鄴檄水鑿碕氏劉鄒三門伏鄗虢垣雍軹關北
直棣渠綿上達於交郴負險七八百里亂國孰之何必少水武觀之猾土也者
弟爲親台卜居澤潞之郡善矣上黨昭義一軍舊皆制河北諸鎮面洛證梁其
人世濟其忠義任敖田邑程千里李抱貞孫揆李嗣昭李鎬張確皆以潞用人

之頓側闔逆跑城塹夷濠決路人獨全其城以歸口滑路城二十四里宗房可
擇而易之外多冶鐵機絲夜自婦女賦功不即冶鐵貨殖利不以世數澤隸河
陽三城上黨南蔽昭無澤不敢東莊無澤不敢西西燕無澤不敢南宗正無澤
不敢北太行天井其此最險左高都右陽阿省入一郡田則負葵藿則盤谷其
中學者牛毛公卿輩出上萬言專百城者相望宗房亦可擇而易之有亂問祝
公道無亂問劉義叟親台之所有無易此者矣必謂夜犬不可臥白兎鄭黃謀
胡三千買鄰者忌焉長子城堅趙襄子所卜也沃土連阡望有主又無世籙之
張目者故宦亭榭軒敞土壓隸生得其堂構而加輔理外擁負郭之田內接高
貲之市雲南阮勁徙家即貳鎮宣司緑世家適彼樂土亦曰無稟易高也近有

奸宄賊伶法吏之責距弟長平五十里觸則藍台遊則丹陵天地神農嬰兒精
衛客主可以娛老矣弟爲親台謀者如此親台不與人謀遠與弟謀亦欲弟之
忠我也通商宜潞讀書宜澤力田則宜長子以言亂所易避澤潞又便於長子弟自爲謀無易此者矣弟自爲謀不如親台自
謀擇誰信有識見者亂戚一人來共面商澤州長子弟當主約必不負知我者
托先是潞有奔走者今病病已屬其相宅三者幸擇之謀之玻臧親台福也謀
之不臧爲知今不異於古所云謂弟謀之不忠不受也上元前三日又啓

答雲南道李公祖

劉景升畜千觔牛負重曾不如疏特孟德取以饗軍弟如楚久不去楚人春我
於市且懼不免何以負楚之重矣乎然則大堤之曲楚人知客當死弟得免而
不死亦幸矣夜鼙原兇之樓坐中不識爲誰而思去後乎居羊說去不聞其貌
不鄙其賤不以爲楚之妖祥何辱問焉老年台班荊坐語其不返我入晉之轍
有命抑何在遠而不忘哉江梅之佳實自楚往遠以相遺夫子曰去其楚而可
矣鎮人遠庇夜鄭得漢龍自多從者立馬軍士環甲不敢動洗鉺胖洞之利在
鞍上瀕黔完而楚益實亦猶楚之良也哉旦夕躍書徵召問道太行見有南冠

答雲南道李公祖

往辱滇中惠問十年之別未忘賜之乎萬里之遠貽追鶡患藉老祖台以自重
世之忌與疾者疑爲長者私我弟用伸眉其間張九如舍親屈指當到邸報聞
移守河中河中鸛鵲東來魚龍北上朝廷自起殷阯而百姓乃憑託天地之大
何私於我哉弟雖窮追鶡患不受人憐亦不敢以私請也秋冬知監試太原且
終武闈之事親友多就試恐人持我以私具稟數此不謂祖台私我踰十年未
之忘又遠道千里惠問天地無私覆載耳忌與疾者傳爲私我不疑弟遂以私
寔相取用自支於窮迫禍患之中先是弟讀書河中起已卯訖壬午日夜卿雲
舘下不知亂寒勞苦之爲我坐受窮迫耳非有禍患也李夫子私以相收過此

此一厄比年禍患相尋衆謂官久必富忌輿疾者皆從此出人苟所在善私無
官亦富弟生平不干謁不武斷不抗錢糧不利商賈不聚淫朋猾僕不近市肆
城垣飢寒勞苦不異河中豈知窮迫之有禍患哉禍患由於官久私其官者也
辱祖台歷言弟宦況進無官邪退無官謗豈以其私也哉憑弟歸迫之人而事
無禍患亦以私相收矣蓂私我拙藥私我病弟得仲眉於後忌輿疾者縮項也
敢利其私也乎一男京閽敗回未敢私謁數日當奉崙票河中讀詩多規矩至
於胥役筆墨之形暇日問其老者以見弟不忘河中苟令自諸生領教願謹非
齊人治所當折簽而使之敢私言之率嶼

答戴楓仲 廷拭

人謂山西無人人必不受人謂山西無文山西之人甘受之山西人雖不文抑
何受不受之殊也乎耳目手足同乎人斥爲非人拂然非之文固如其人者也
文之出沒隱現開闔起止極天下之深微變化怖其才爲不可測駭其學識爲
已矣古今無異人古今無異文於古見其文則知其人於今見其人則知其文
文固如其人何乃不文之甘受也選墨弟受而卒業規矩準繩之文也怖且駭
者散文耳極天下之深微變化其中出沒隱現開闔起止莫不有規矩準繩人
謂山西無文不甘受矣有氣斯不累其才氣生之謂人所以目視耳聽手持足
行氣無之不可達有理斯不泥其學不徹其識理勝之謂文所以規圓矩方準
繩長短輕重多少理無之不可造又何沮於古之人與今之文已乎如弟僻居
山西之南鄙遠不奉教仁台滯兒往見其人選墨及其爲散文今見其文文誠
如其人者也以其人爲近古深山大澤之冠服龍蛇草木昭回其氣是殆文之
規矩準繩也以其文爲近古水流雲行散徙不主常聲乃天地之果蓏蔬實莫
不有理是殆人之耳目手足也古之人古之文弟不知其有與無豈復退然而

沮山西之人之文哉弟老謀改葬山龍自往神木瞞板道祁請見頃從南風中
哭死著山西不能出一步弟欲爲人終未免乎山西之人文可知矣仁台何用
見之少間以序問仁台受衆不受溺兒病不可教久扇仁風不及稟謝率復

答戴楓仲

客冬弟築先大夫墳廬祀灶歸讀手教除日無歲入春跪起人床下以其間讀
大選文章之能事備矣作者曲折往往過之於語言文字之外其世代盛衰王
澤深淺其風俗美惡其山水遠近支節其人眉目性行福命之厚薄長短皆有
以知之知之也者能之也弟不能何言知知其宗於親台所選耳往謂選詩選
文能取他人詩理如自其口出自其口出又復博至理窮不取他人之蹊逕爲
往來下筆能歌能泣能熟能寒成爲戴氏一家之文章謂爲能矣能之也者知
之也所補三十藝弟欲受而卒業病廢無能之人老乃就學問理會不知之矣
私念困時文者四十年質諸程墨一字不通弟固不知爲不知庸詎知不知之
義所難無如理學制度理學昔人能精制度今人能備公玉帶明堂圖千門萬
戶其誰知之曰能之即不能待之甘泉鹵簿扶風鞏道自知昔生之所及知耳
周瀍洛太極圖有無消息天地動作於胸中其誰知之曰知之不知無以爲學
究蒙然開口謂程墨有不決之疑不售矣乃選此爲傳之其人名山之業不必
售庸詎知親台所知之非不知耶明初陳殷置輔一以選賢能爲大五朝程
墨劃然天開景泰救正統以質弘治進成化以古隆慶約正德嘉靖以則三聖
人起憂患有以震厲天下之心而莫敢苟且故得人皆知之者深崇禎易萬歷
天啓以經天下雕然向風人皆死而言善究莫知其是非勝負之所在以趨於
亡經變而識緯譯滋亂作者不關不能也未選議入若干在選議去若干非
文不可傳也不必傳也入非文皆可傳也必售也必售正不必皆九朝之文或

以九朝之文爲墨或以九朝之人爲程高余冠長余瑔崇論宏議氣象萬千孰與寒瘦酸辛說農說漁以其梵唄稗野之言爲售說程墨求其必售作者讀者稱之曰能而所選獨知言之明以此疏之別紙惟親台可否弟不知春秋朝聘遠辱親台叩擊四十年無所覺一旦列在目前遂有以辨三百年之得失孝廉鄉舉不如漢進士制科不如唐宋元腦進士爲學究荊舒晚乃知之金華義烏自謂能之天下治亂安危於科舉之中而科舉亦成敗利鈍於程墨之內九朝之人之文傳爲程墨而與能不逮於古讀洪武開科舉詔參開譏罷科舉論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能知之序言以股歟鳴不知其鳴也土功間止謀爲上黨外乘遼沁誌不足徵徵之親台案有二誌及劉和川外史幸與焉目焉閱過即繳使知程墨不足以盡文章之能事擇其可傳者傳之多聞見以資識從告夫子嘗求知矣

與山沃劉佑君 佐世

先是仁台來自長安重承惠問當日里門暴開鄉黨持羊酒賀喜衣冠坐賓舍食飲笙鏞間庭炬之下去來迎送爲勞乃遠憶故人又其久病長阨而不死者相厚豈有量哉弟票後馬逸折臂臂三分劚入胸幾死原村南澗四閱月强起臂猶不能使指日以左手斡筆而右手作字不復爲我伸縮久遂癯下便血將五十日血絕奄奄如死人萬事都廢亦但憶有故人耳故人子一日千里父母在不以身許人左右甘腯就養因以其間問業其業何極而弟騃一兒牧犢起慚令狐公子平日所嘗親慕者欺我老皆側目猶言累至嘆然杜口因憶故人憶我之爲古處也屈指曖辰萬勿記念蓋受者厭矣老子曰吾無大患爲吾有身使吾無身德與怨無所繫豈不釋夫欺我者之猶言而忘夫憾我者之惠問矣乎遠使指据路費置備賜物故人知君不易弟始爲之不安者終其身即欲謀一報使而不能君所知也且弟所言揆皆可弔乃賀我耶牛子爨下之餘愾且斲而揮以莊仁台成就之勞至矣哉戶外泥首爲其不忘一也此曲不愿到人

間願其志在高山恐斥以爲山外無人者琴未終而更張之不復知有貞元之人之曲弟老悖易吾言幸成就之粗果口檮耐意索人致問二哥不及另啓

與魏爵州書

國家開邊三十年兵不罷勞民不怨罷政皆由舊貲有勝國累世之積故也自成化以後言利之臣日朘月削垂二百年以趨於亂苛政斬芟其民亦各欲其子孫之長享豈逆爲新主資哉蓋民窮久矣屋廬田產既盡乃捐其半母兄弟妻子民亂而兵不戢天下之勢始去爲新主之驅除地耳海內既集國家剗去勝國之苛政斥庄店禁開采免保馬鋤加派止營繕匠役除錦衣詔獄逐中官勑使罷訓練儲備四事九邊民壯省州縣起解以十萬數三十八府王粮歲免宗室侵冒以百萬數兵車徇徉於天下天下不知有兵倚五岳焚四海用以驅箠天下其勢立也衣租食稅謹正鹽筴不過鈔關抽分水衡鼓鑄數事而戎祀祿餼在其中水旱疾疫鋤賑之數在其中與民休息塞天下望天下謳歌宴樂

雖有變而民心不搖今昔豈有異民爲兩朝濫濫苛政之病民者其意無日不在乎民也軍興問罪之師四出垂二年矣兵久連而不解租稅鹽筴鈔關抽分水衡錢匱天子焦勞於上計臣議不能爲無項之供於是議開采議加派勝國開采之地加派之名色具在按籍徵求民何所避顯民不知開采知其屋廬田產耳不違加派違其父母兄弟妻子耳民無屋廬田產父母兄弟妻子即奈何其不亂也亂則中使必出刑獄必繁訓練儲備必急正恐問罪之師不在邊遠之三逆而在民民其無如何矣夫三逆之誅誅不足以煩國家憂有叛將無叛民也民不奉撤三逆刦脅以從日夜望王師之至聚三逆而救民水火之中今使民水深火熱而莫之知避則是討逆之民苦於從逆之民困罷中國海內空虛兵不者閭駱滇黔粱益耳今爲閭駱滇黔粱益從逆之民絕民望也且從逆假一日休偷不餘一歲蓄苦哉斯民其覩閭駱滇黔粱益蓋抑遠也閭駱滇黔粱之逆何起乎起於顧命之大臣紛更先帝約束招亡納叛賄賂公行城池

兵馬錢糧委賊殆半內能督撫司道標兵益置提督外事永昌水西海上後服之人前門拒虎後戶進狼督撫喜事少年苟見內外無事以爲尺一之詔讋落若羣羊可以驅而往驅而來反著鞭起兵連禍結屍錯孔棘父死不足以謝天下顧天下民力竭矣盜賊直須時耳若閉采加派力竭而求進不已言利之臣自此始也長者疾前事不思勇言天下利害必本天子樊牢三軍憂憐百姓之意察內外諸臣推誠俟徹不稱任使之心謂宜條陳大計開廓上心事勿避忌諱臣能盡言天子能受盡言非古所謂主聖臣直乎漢唐聖主璽書不朝之王宣慰數賊之漸鎖牽使變中大長秋臣罷兵河中淄青軍士流涕切諫而不肯前處置當乎民心也先是平南王欲傳子自代退居遼東天子嘉與平南之誠不問吳耿二逆二逆表請徙封重違其意計封則尚耿同日計年則尚吳皆老使者冠蓋相望弩矢先驅觀望懷奸行留逆命吳逆子孫受戮不死於君竟死於父悔光子上變不免隗純何哉耿逆年少失圖聽人寄鼻以爲韓信死而彭

越醢計出於無聊也國家宣力宗臣爵爲眞王能封大國無故犯順盜邊國家何負焉若能委身聽命悔罪罷兵許以黔滇王吳閩越王耿不廢佐命之勛代有分茅之胙此與王逆巨魁乎刃經略者不同二逆一或聽命專力西向討賊不憚征繕民其有瘼乎即或至死不悛所以惜兵愛民至意足以諒於天下矣師直爲壯請先言兵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計圖并以力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振圖以計不可急急則僥倖逋難全國家得行兵之詭道長於用奇震蕩飄忽拉朽摧枯鞭弭所加疾如雷電此奇兵之道也燕雲青豫關隴平原曠野陸戰之地吾長於奇故勝民間久不知兵輕卒銳師郡縣驚潰吾長於攻故有以用其奇也今限以大江複嶺阨以廣谷高山阻以紆途繚徑我乘險以出奇則難彼特險以制奇則易豈有連百萬之衆三面決勝首尾萬里二年蹊谷之間財竭力絀擁邊盤桓而不能進可以用奇者乎不用奇則用正以正兵蹈吳楚之脊駐箚袁萍遮通梧桂抄宜春鉱醴陵穿徹湘東控引南贛招納楊寨婦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潰兵形勢在我吳逆無耿耿逆無吳也耿僞仙霞一嶺二年不能窺衢慮海上議其後耳我若不吝高爵許以興化世襲海上賊必聽命以海上賊臨耿楚閩其西衢兵蹦其北台兵略其東惠潮兵譟其南犄之角之是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無耿逆矣如此我無東南之患吳逆以反爲名將驕卒惰難岳陽陸戰不過荊鄂此馬少也糧道遠無野掠也吳逆以反爲名將驕卒惰難使也田楊河隴生苗內叛也不即水西驟發之爲外患也河西路近雲南發閩使入龍江大者王以南詔大理小者王以畹町夜郎論令去吳便宜從事開釋叛將各取功名我從積弛之餘轉戰於車不方軌馬不並轡之山谷之間疾風震電士卒若汪壑之水水軍南下置之死地洞庭山谷連綿使人自爲戰水陸受兵賊必西走袁萍之師截出衡湘決隄水於千仞之上湖南無吳逆矣竊之可以徐圖進止如此我無西南之患東南饒信南贛以湖爲蔽可滅戍卒之半西南掇拾瀟湘開諭交廣南過辰常西逼鄂鄂以荊爲門可滅戍卒之半

兵滅糧亦滅矣荊鄂之兵利騎我出亦此彼出亦此宜選騎而步卒可汰袁萍之兵利步我得亦便彼得亦便宜選步而騎兵可汰兵汰糧亦汰矣衝利土兵土兵習道路冒險阻可以下婺下嚴下處下嵊南下青浦所在客兵可移額利客兵客兵控要害通舟車可以援濮援斷援饒援歙西援武昌南援龍江所在土兵可移兵移餉亦移矣行間閒實精勇別爲中軍王卒使老成知兵者將領擁護其餘師衆使幕府諸將總統以爲戰卒其義從屬募名爲兵實役徒者使汛守楚之岳陽東西蒲來潛沔閒之建陽南北處撫饒信爲戍卒沙汰單弱逋逃編緝部伍押發均房鄖竹古種當與安寨商洛爲屯卒屯卒食力戍卒各食邵縣我之聲勢聯絡訛言不興兵抽餉亦抽矣此兵法之以正合也王逆竄入環原窺竊苑馬東向可入檢林西向可入甘肅蹶蔑長驅延靈鄜寧隆德會寧安定被掠直抵臨涇蘭河南入階秦上邽近聞退踞平涼蹂踐涇邠州縣賊若不滅秦人不能安枕而臥涼益雖分久持則合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以輕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兵關隴蜀之胸駐箭上箭邽天水以重兵捍環原之背固原若爲我有宜斷涇
邠山路東師起延綏據花馬池定邊安邊等營不復受兵西師起關膳據金佛
峽經嗣苦水清江安定不復受兵環原北面形勢扼塞之地山勢橫亘東西河
道河橋二千餘里利占漁鹽人雜番漢賊既不爲獨坐窮山之滿俊我亦戒爲
深入好水之任屬使寶雞慝王元使寇恂降高峻河西既通高平自下舉胡床
陳祭器有以泥強還而斂其命橫山之謀青陽之計循河之捷古人從天而下
聲東擊西神出鬼沒王逆授首蜀無聖爲也我自此無西北之患此兵法之以
奇勝也寧夏魚米可食大小池鹽可售涼州馬可牧李熾宅運八府之粟文貴
舟輓河渭之糧抑亦迁矣我據袁萍連南韜吳耿之勢不合進守蘇陵川湖之
勢不合斷隴道涼益之勢不合賊勢不合天贊我也奇正之勢在我我之兵勢
強分合之勢在我我之國勢亦強連百萬之衆佈勢疏而萬全日計趨勢疾而
日振於矢石之下日力凡以爭先而處強也政強則勢強政弱則勢弱強政用

兵兩朝之驅策天下是也弱政用民勝國自成化以後日朘月削斬刈其民是
也故籌餉不如籌兵籌兵不如籌民振姬不知閩駱濮黔涼益從逆之民中國
討逆之民則知之矣師之所過搜索男婦漿累俘掠發掘倉窖踩踐田禾牛驢
轉餉踵軍無日夜其間軍士略賣人畜相覩吞聲民無生氣既不保其父母兄
弟妻子豈有屋廬田產哉民餉兵者也吏治民者也吏緣爲奸苟幸國家之多
事魚肉其民三逆負國可問翠吏負國難言奸宄橫生苞苴賄賂訴訟不理翠
盜滿山嘉平餘夕罷市嗷嗷可謂國有政乎哉無政何民無民何餉無餉何兵
兵不戰而民益亂兵吏上書益兵計臣上書益餉以勝國之弱政壞兩朝之強
勢此昔人所嘆也漢唐宋之政盤紆越南詔西夏叛而不亂元之政衰閻越叛
而亂方其盛也韓滉陳立史萬歲韋阜种世衡王韶制之有餘及其衰也扈勛
黃巢起於南詔之役張士誠起於閻越之役舜萬年萬俟醜儀姚令言起於涇
原之役此數起者民也兵也非賊也勝國之征黔川不謂不強及兵去而滇黔

交賂之賊不止亦民也鄧茂七以開采反閻越李自成以加派反夏原此數起
者民也兵也皆賊也視今三逆癥瘡已平賊以兵不以冗兵養兵以餉不以虛
餉措餉以民不以亂民治民以政不以苛政坐食不戰之兵曰冗兵加派無名
之餉曰虛餉怨國不服之民曰亂民開采無稽之政曰苛政苛政之病民者窮
政也兩朝濫濫苛政之病民者強政也宋儒有曰歲有豐凶民有貧富貧者利用
惠羣臣忌諱不言國家又以兵爲機密不問振姬欲長者盡言亦以戒夫羣臣
負國不忠者除夕夜禦

與魏無僞孝廉

別後歸里十四月不遣一力稟謝死罪有之罪其來桑戶而食王孫竟忘也且
稟長者曲折近於逃死此時當耕牛役一力慴不敢行耿耿焉已罔家止倚湖
一妾弼留八月具棺男女嘔嘔凡五不知何以支晨夕坐是嘖焉乏力耳青田
言大亂之後必有至治宰長者身佐太平遂其由來許國之誼從此坐政事堂
論道拱而俟之近矣大兵孤峯之下玉樹三叢必年台能敬父母必年台能諫
父母所事當長者宿德自持在百無一措之地猶欲進百無一試之言曰諫諫
臣事也子由臣事備矣其中閫押有術是其父機智勇辨將以蘇張少龍比非
矣子產叔向諫有婉容而蒜厥陳軫之明終以子言爲進退豈曰掩父哉長者
慮事太密持事太堅所論刻爲害事爭太嚴所薦揚爲任事謀太銳密近繁堅
近拘嚴懼其爲人所訪銳懼其爲人所用自古君臣合德兩無猜嫌以身許國
之誼貫金石盟鬼神小人往往議其後所居之地危於所過之時無術耳顏淵
遥衛聖人慮術諸暴人術且無幸而況無術此人子所殺諫也執法有體執政
又有體他不具論山陰文端公以諫臣之體體國國本議起申王皆婉轉調護
亦以言者爲多事菟枯之勢既分中立之行具見公以強諫持國是數數封還
御批不顧人主之所瞰身欲捧重輪於泰山之上鄴侯魏公當不其然吏部覆
推閣臣卒與太宰陳有年俱罷上固難之突然文端去國本安朝廷不能奪宰

相之所持近古社稷臣也術非臣所敢言北人執法執政無術而南人有術彼以其術邀人主而翊天下之公論百年臣事衣鉢相傳車覆馬斃富貴長享固知長者不取取夫文端則亦文端已矣文端之不如長者得君耳鄴侯魏公孰非得君者哉軍中倚山人爲命宮中以丞相爲安一旦寄之觀察遣之留守小人驅之亦惟無術故至此小人不敢逆正人必先異同其所條陳者且以誘罪抱案之小吏自解必先異同其所舉劾者排清議而以不黨堅上心正人勢孤而言不能行然後嗾而擠且陷之爲大快陳軫之子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與道進退與時消息此亦許國之術也侵官離局奕愜子之諫也嘗城漢中以取黔中張若之諫也邪恕小人司馬康爲所寃累其父矣上知蘇頲故老人爲切言之程璺先上學術大約以人傳文故略附其人之事之言所選南北人各半非多北人之有文而多其無術也文多收無完篇或題無原委留其人爲耳此也着手四年本爲家乘萬歷書切無示南人訾讓又從此起矣古文見成容有明禮樂征伐國勢之強弱人才之盛衰任議之得失邊腹之安危遇合之隆

錄出便寄銅川先生欲寫目其亦出之人貢一絲幸不我棄也

庚申上總漕林北海

晚姬衰殘耕牧之人過辱長者容接客邸重施臨行賦別諸侯老食客褰韝破幘出城日下崦嵫鷄啼人倦更盡河低就道蓋感恩懷舊自傷老無受教之日故悲也委命廿一年不能自振於孤寒之地塵土三尺中不辨一人獨長者數問靦相勞苦如平生雖其言不悲非情也然不釋夫天下之凡憐我者之悲亦已惑矣長者意肩燕頷正襟而談當世之事白眼青天鬚髯如戟不以離別爲可憐瞻視之間萬里咫不悲者正也晚姬已矣當今經文緯武合下具有條理事至批自出之見肩獨成之謀煩無不行果無不徹新息言老當益壯長者眞其人也年老而棄智老而長張東之踰八十扶危定傾文彥博踰九十出將入

西北之文卷十一終

高平畢亮四先生文集十二卷康熙初先生門人牛兆捷刊之至四卷而止乾隆時修四庫全書江蘇巡撫採此未完之本以進館臣存其目於提要總目第一百八十一卷不知爲全集三分之一也牛刊四卷本加以圈點旁批有似坊行時文之式收藏家多病其陋而以先生文章奧古之故讀者往往昧其句逗藉此尚易卒業人士之尊仰先生者仍珍重流傳不以板式爲嫌也然名爲全集其實僅三分之一則未有人辯之者或且聞有十二卷抄本之說而疑牛刻乃擇要簡本遽潦草惑誤垂三百年矣茲據脩抄足本刊入叢書舊抄亦有圈點勘與牛刻大致相符知當時所據即是此本今刻悉行刪去祛俗眼存雅道也西北文集之名傅青主所題其意旨具於青主序中四庫提要糾其分別門戶識陋方隅余昔撰五朝古文別集類案曾於明代文章發北不逮南之論而青主之序亦曰東南之文歐曾西北之文不歐曾夫不歐曾者非過乎歐曾之

言乃不及歐曾之言也青主何曾以西北跨東南邪散體文字顯然有地理上之判別蓋自元始姚燧元明善馬祖常字律魯斡所貧迺異乎虞集揭奚斯黃溍柳貫諸人及明太祖定鼎金陵首用金華諸儒潤飾文治而北體遂滅成弘後李夢陽康海有所不足於開國以來號爲臺閣體者因遂溯其源流所自而歐曾亦見排詆歐曾既斥則蒙古色目人文氣復出然而姚元馬孛之爲之也風土之自然也李康之爲之也議論之熾激也姚元馬孛志在八家不覺其異乎八家耳李康高託秦漢則僞雜不可勝言矣且其目中初無歐曾又何有於姚元馬學以其生長西北不能不受地理上指揮遂無心隱承北統而大江以南旋有唐順之王愼中之效法歐曾於是南北文章判別益著清初李天生貽書朱竹垞欲使北地歷下二李先生與荊川遵岩兩分文柄其亦青主之意乎夫古文有南北之異出於自然非門戶也元世南北兩方各有陽剛陰柔之佳處明世南爲眞八家北爲偽秦漢遂覺北絀於南迨傅青主畢亮四兩先生輩

西北之文 跋

跋

余與郭尤叔君商刊山右叢書九臺閻公資以鉅款目錄粗定余問尤叔當以何種爲先曰宜莫先於抄本而抄本又擇其關之重要者於是首以高平畢亮四先生文集付刊刊既成余例得爲跋引而尤叔先有一跋辨論西北名義蓋晰其所未言余諦得而竟之畢先生世籍高平柳村里生於明萬歷三十一年癸卯卒於清康熙二十年辛酉壽六十九舉明崇禎十六年鄉試第一清順治三年丙戌成進士官至湖廣布政使傅青主撰集序仍以解元稱之又曰吾終惜解元吾終惜解元病其名節不全也高平前翠司君昌齡曾辨之曰與朝佐命半因勝國公特明之舉子耳非受恩食祿者比君子出處各行其志肯主與公並行不悖世人拘墟之見非知爾先生也余以爲司君尚有所未敢盡言也畢先生之仕清蹊刻廉介不名一錢酷似永寧于公成龍當是時漢人在水火之中滿政府自命入關救亡而實以救之者亡之以戰勝國治理亡國奴其痛疑畢先生之用心蓋亦如此而又有一節務於于公者方明永歷帝之流轉滇黔也制命強臣已不成其爲國突而清政府猶不釋然命洪承疇深入窮追務以翦滅爲期承疇謂南征軍後路糧台當設於湖廣選擇衆司謂先生最負才守特題補湖廣布政使使給轉運先生顧念種族大義惕然不安一再請辭不獲命乃以刀自損其面棄官匹馬逃歸此于公所未曾行也承疇荷一世惡名而其人亦非無深心者及大兵臨滇永歷帶近入緬甸承疇忽委其事於吳三桂告病不前清政府知其意祖故君也以故功蓋天下賞靴侯封嗟乎洪亭九尚存此一綫天良豈非畢先生有以激發之耶先牛君兆捷作先生別傳微及此事而不敢暢言之司君生乾隆時文字之獄歲歲不絕宜乎更不敢言矣其所以爲先生辨者但曰仕清不妨而不言先生雖名仕清仍不忘明猶王猛沮符

堅伐晉也吾聞當時士大夫有一公例曰爲漢族苦百姓出仕可爲柳洲新是帝出仕不可陸清獻公爲爾時第一醇儒猶守此義況先生乎若夫青主之言則又最上一義也夢先生不能持最上一義故青主以爲可惜然而不失第二義焉青主所以終敬之尤叔跋辨先生文章余跋辨先生名節皆以青主一序之故青主誠天下第一流哉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中旬晉城馬駿跋

萬季野先生遺稿

余常讀宋遺民謝皋羽晞髮集及鄭所南心史二書
高其節而哀其志竊為廢書流涕　先生生于明末
為世臣從高才博學不求聞達志良苦矣六經百氏
之書無不淹貫尤專心有明一代之史旁搜博採衷
于至當成一家言垂信來世今觀雜著三十六篇中
遠述家風廣徵國是忠孝之本於是乎在至于一代
風氣之升降君相之昭暴人品心術之邪正著書持
論之是非發潛闡幽予奪不爽柳子厚所謂報國以
文章此　先生志也謝鄭之遺此為爭烈矣甲子嘉
平月錢唐馮景拜題

序

萬季野先生遺稾

鄞萬斯同

寧范國雯書

國雯足下弟德不加修頑鈍如故悠悠歲月無一可
為知己道者慚也何言雖涉獵記覽未嘗敢怠但玩
物喪志昔賢所譏此亦何足為知己道惟是生平素
志有人所不知而不可不使吾兄知者謹一白之惟
吾兄與我同志焉弟向嘗流覽前史粗能記其姓氏
固欲遍觀有明一代之書以為既生有明之後安可
不知有明之事故嘗集諸家記事之書讀之見其抵
捂踈漏無一足滿人意者如鄭端簡之吾學編鄧潛
谷之皇明書皆倣記傳之體而事迹頗失之畧陳東
莞之通紀書古和之大政紀皆倣編年之體而褒貶
間失之誣袁永之之獻實猶之皇明書也李宏甫之
續藏書猶之吾學編也沈國元之從信錄猶之通紀
薛方山之獻章錄猶之大政紀也其他若典彙史料
史該國榷世法錄昭代典則名山藏頌天臚筆同時
尚論錄之類要皆可以參觀而不可以為典要惟焦
氏獻徵錄一書搜採最廣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
有傳雖妍媸備載而識者自能別之可備國史之採
擇者惟此而已客歲館于越城得觀有明歷朝實錄
始知天下之大觀蓋在乎此雖是非未可盡信而一
朝之行事暨羣工之章奏實可信不誣因其事以質
其人亦思過半矣始嘆不觀國史而徒觀諸家之書

者真猶以管而窺天也弟竊不自揆嘗欲以國史為主輔以諸家之書刪其繁而正其謬補其畧而缺其疑一倣通鑑之體以備一代之大觀故凡遇載籍之有關于明事者未嘗不涉覽也即稗官野史之有可以參見聞者未嘗不寓目也弟之素志如此顧其事非一人之所能為亦非數年之所能就又自苦記誦不廣觀覽無暇非得高才如吾兄者相與共事亦安能以有成故弟之意願吾兄暫輟詩古文之功而留意于此倏胸中稍有條貫縱儒生不敢擅筆削他年必有修史之舉亦可出而陪末議其與徒事詩文而無益于不朽之大業者果孰緩而孰急也且古文一道實難言之非盡請天下之書而竭一生之精力必不能以傳後若但涉獵藝文摹倣前口便欲自命作

者吾恐縱有一時之譽未必即有千載之名也蓋在一時則與當代之文人相頡頏傳之後世將與千古之賢豪相比量是以難耳古人固有名滿一時而迄今請其集不副其名者彼其人豈果欺世盜名哉蓋千古與一時不同軌也由是以言非果能盡請天下之書竭一生之精力而自信其必傳者亦可擇術而從事矣今之操筆為詩古文辭者不過僅賢于李工部舉藝者耳其于古人立言之旨緊未有當也弟向亦嘗從事於此數年以來絕筆不為者非不好也將有所專力而不敢分也嘗與同志言吾輩既及姚江之門當分任吾師之學今同志之中固有不專于古文而講求經學者將來諸經之學不患乎無傳人惟史不能以傳後若但涉獵藝文摹倣前口便欲自命作

儒者請書必有先後當先經而後史先經史而後集就文集而論當先秦漢而後唐宋先唐宋而後元明此不易之序也誠使通乎經史之學雖不讀諸家之集而筆之所之無非古文也何也經史即古文也誠使得乎宋以前之法雖不讀元以後之集而筆之所至亦無非古文也何也元以後要本於宋以前之文也若乃先文集而後經史先元明而後唐宋秦漢則是得流而忘源也無乃失其先後乎哉弟微窺兄所請書若于源流之間有失其先後然者是以不能無獻于兄也雖然兄之為文既善矣此亦何足為兄病唯是請書之序有必不可失者未聞元明之文人但請唐宋之書也未聞唐宋之文

人但讀秦漢之書也今兄之為古文將斷成名于一世耶抑斷成名于百世耶如欲成名于一世則守今日所讀之書而可矣如欲成名于百世則天下之書亦何者非所當讀哉羣經宜讀矣而魏晉以後之全史何可不讀也史記兩漢宜讀矣而八家以外之文集何可不讀也唐宋之八家宜讀矣而八家以外之文集何可不讀也吾竊怪今之學者于經但守學宮之傳註而不曉諸家為何語于史但好馬班之文詞而不識三國以后為何事于文但師八家之軌範而不知八家以外之為何人由世之不學者視之與未嘗讀書者何異況乎名為讀書而實並有不及乎此者哉且人之

欲使胸中少有所積而後發之于文將斷成名于一世耶抑斷成名于百世耶如欲成名于一世則守今日所讀之書而可矣如欲成名于百世則天下之書亦何者非所當讀哉羣經宜讀矣而魏晉以後之全史何可不讀也史記兩漢宜讀矣而八家以外之文集何可不讀也唐宋之八家宜讀矣而八家以外之文集之言知無當于高明但朋友之誼有所不能已耳伏唯矜其愚而宥之不宣

與李衆堂先生書

村齋違隔教言多違近構詩文何時快讀藉推先生之文既可以傳從世矣茲有鄉邦一事須藉先生之文以傳者敢敬陳之吾鄉人才至宋而盛至明而大盛近者鼎革之際更有他邦所不及者是不可無以

傳之愚嘗有其志焉而苦力不能為也先生為文章宗匠此事非先生之責而誰責乎前朝人物其顯著者既已備列於國史其湮晦者亦已採輯于鄉乘之行其書似可無作顧國史但紀政績而不及家鄉之行其書既略而不詳鄉乘多徇請託而不免賢否之淆其書又雜而無別欲免二者之弊其唯浦江人物吳鄉先賢之例乎望先生倣二家之法著為一書採實錄之明文搜私家之說牖旁及於諸公之文集核其實而辨其訛疵其詳而削其濫使善無微而不顯人無隱而不章此實不朽之盛事而亦先賢之有待於後人者也先生得無意乎嘗謂文人之筆述有可已者有必不可已者往時士人一登仕籍即有文集遺世

徒供他人竊訊之用此可已者也若編纂乎史傳紀載乎軼事使前人之名蹟得以不泯乎後世此不可已者也今此人物之志其在所不可已乎先生之文誠善矣傳之後世必不至于霞訊然但可成一身之名初何益于天下之事唯以我之文章表前人之遺行使前人藉我而得以不朽豈非所謂相得而益章者哉今無才者不能著述而有才者又不肯著述此前賢之懿行所以多不傳于後世也愚嘗請李崆山四明文獻志矣卷帙不多搜羅未廣未足以盡吾鄉人才也至若張司馬之鄖志苟且成書庇謬顯著每一披閱氣輒填膺不知當時諸公儘有請書者何若是其抵捂也鄖志終于

嘉靖正宜續修補其後之缺而正其前之譌亦吾黨今日之事此書若成即可備修志之用是又一舉而兩得矣先生誠任筆削之權愚亦敢與討論之列其他若吾師霜皐先生廢翁侯隱學二公暨家兄充宗允誠從子貞一皆可同與斯事不一年而即可告成矣不及今急為採葺使先賢之行事愈久愈湮當亦君子之所痛心也伏惟垂聽而採納焉幸甚不宣

余既為此書踰年值鄙邑有修志之役余濫竽其間鄉里人物頗多搜採很未足滿人意也乃累堂則有甬上耆舊詩之選凡登詩者俱系以一傳于是吾邑之人物畧備誠快舉也

與從子貞一書

季之弊政也夫物極則必變吾子試觀今日之治法其可久而不變耶天而無意于生民則已耳天而有意于生民必當大變其流極之弊而一洗其陋習當此時而無一人焉起而任之上何以承天之意下何以救民之患哉則講求其學以需異日之用當必在于今日矣吾竊怪今之學者其下者既溺志于時文而不知經濟為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則以古文為極軌而未嘗以天下為念其為聖賢之學者又往往疏于經世見以為粗迹而不欲為于是學術與經濟遂判然分為兩途而天下始無真儒矣而天下始無善治矣嗚呼豈知救時濟世固孔孟之家法而已飢已溺若納溝中固聖賢學問之本領也哉吾非敢自謂

能此者特以吾子之才志可與語此故不憚冒天下之譏而為是言願幣報古文之學而專意從事于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燭然于胸中而經緯條貫可建萬世之長策他日用則為帝王師不用則著書名山為後世法始為儒者之實學而吾亦俯仰于天地之間而無愧矣苟徒竭一生之精力于古文以新不朽于後世縱使文實可傳亦無益于天地生民之數又何論其末必可傳者耶況由此力學不為無用之空言他日發為文章必更有卓然不羣者又未始非學古文者之事也吾子其尚從吾言而無溺于舊學

幸甚幸甚

李果堂先生五十歲序

變極其所至不過如吳明卿徐子與宗子相諸人已耳安能卓然可傳如今日哉乃知文章之才力不足矜要在得乎法度之為貴也今天下文人溺于陋習窺韓柳而陋歐曾者猶比比也使如先生者出而模範天下庶幾古文一道可以復興乃先生退居一室絶意斯世可以傳之千載而獨不能行之一時予能不以是為先生憾雖然一時之行不足多千載之傳斯可貴後有作者由先生以溯王唐諸公知古文之正派端在此而不在彼則黃茅白葦之習必有時而去先生固自可以無憾予又何必以是為先生憾耶辛亥季秋二日為先生五十初度同人皆有言以稱壽余惟先生之古文既可以傳後世則先生之所以今世而欲求免于饑安可得也願萬竹雖貧賤乎其

吾聞翁之先有萬竹先生者著書滿家終不免于貧饑則饑固高氏家風也夫萬竹生紹熙慶元之間身為帝戚又當國家隆平之時猶且終身坎壈則翁處今世而欲免于饑其可得乎

贈高廢翁先生序

自壽者亦既多矣又何假于他人之言因不揆而述古文之流派如此諒不以余言為妄也

廢翁居環堵之室杓几敗榻殘書數編晰夕吟誦忘其身之樵悴室之呻吟也每于啼飢號寒時輒把筆為詩數章為古文一首客之過者莫不以翁為怪而不知翁固未始怪也士處今世上無援槩之人下無解衣之友耕田不能行霤不可計惟有窮餓已耳將欲抉棄籬塗心志以弔并斗于人世乎吾不知其可也欲焚詩書毀筆墨自放于山巔水崖乎又未知其計之得也然則翁之所為固其常耳又安足怪哉人之中多者二十人少者亦不下五六人統天下而計

應恩先塋記

應恩之山先壟在焉其南上東向者二世妣也稍北為三世伯妣又北則三世妣也折而南向兩塚並列者右則四世而左則五世之考及妣也先考及妣則又在其左焉尚右神道也南上叙次也三世以上不言祖者隋身彊場祖不預葬也斯同曰蓋嘗瞻我先世之丘壟而不勝世臣之感也有明分閫建戍列衛五伯衛有指揮使有同知有僉事有鎮撫大都一衛之中多者二十人少者亦不下五六人統天下而計

之則數千矣以故糾糾桓桓為國虎臣者多出其中而身貶爵絕降為皂隸者又何其不少也議者見中世以後衛率多不得人往往譬及于其制大高皇以神聖之法豈不知爵以世及其子孫未必克自振拔哉以為彼既與我同休矣則必共我同戚故于崇德報功之中而寓建侯樹屏之意也彼其報稱罔閒身膺罪罟者固有負于國家然天下之大列衛之多豈無懋建勛庸無忝世臣者亦不可得而盡沒也即如吾家自始祖以迄王父歷世雖九受爵雄十由三世以下樹懋績者三人中間三世亦皆奉職循理罔佳吏議何班班足述也蓋令五伯衛之臣悉皆如此則高皇之制固亦無失何

至今世祿之家為人口實如是耶此所以瞻先世之丘壟而不勝世臣之感也今者時移勢變世祿之家有求為氓隸而不可得者而吾家兄弟子姓猶得于華門蓬戶中保守其詩書之澤不可謂非先人賜也夫我　始祖身青草野始得祿秩以遺後人我二世以下又能世修其職不墜厥德故克保有祿秩以及于我　王父而並施及于我　考暨我兄弟也我子孫今日可安享其澤而不思所自來耶為之瞻三世而知沙場風雪鯨穴波濤實我祖身嘗之苦也為之瞻四世五世而知遺腹孤兒單宗弱子其保家若是之艱也為之瞻我考之新塋而知甘心行遯絕迹公車實所以不忘列祖之思亦一瞻顧間而忠孝之思亦可油然而生矣故因記先壟而及世祿之制

一時也至我兄弟侶魚蝦友麋鹿樵夫牧豎暨得與我爭席而往日之風流都不可彷彿矣則是六十年閭閻萬氏之盛衰者莫此堂若也以盛若彼以衰若此吾兄弟之居此堂者得不有愧于先人耶吾　祖若　考兩世皆一人乃成就卓卓若此今吾兄弟八人反無一人克振其箕裘者青氈失于偷兒敝帚猶珍于戍卒攜婦若子御比以居溯仰此堂能無晉悚此吾兄若弟所以撫膺椎心而泣血也雖然冀與吾祖游處者凡幾人矣今數其姓氏而其子若孫至有失身賤隸者與吾　考游處者又幾人矣今過其家巷而其子若孫至有不好紙筆者蓋時移勢換故家世族之不能保其先業者何可勝數今吾兄弟子姓

猶得蒙先人之遺業而聚廬以居其秀者既安于詩書而朴者猶不過捐作于門內不可謂非先人之德澤而吾兄弟吾子姓益不可不有以承之也蓋所謂承家者在乎立身而不在乎富貴所謂立身者在乎詩書禮樂而不在乎顯達往先考之訓曰言顯親揚名于今日此吾所不願嗚呼莊誦斯言為子若孫者可以知所從事矣若但以栖息而舍為不克負荷彼世之克保華屋甫田者何限吾未見承家之譽果在乎此也吾兄弟尚以不德是懼而思保先人之令名哉因不禁流淚而書之

讀洪武實錄

高皇帝以神聖開基其功烈固卓絕千古矣乃天下既定之後其殺戮之慘一何甚也當時功臣百職鮮得保其首領者迹不為君用之法行而士子畏仕途甚于穽坎蓋自暴秦以後所絕無而僅有者此非人之所能擠也乃我觀洪武實錄則此事一無所見焉縱曰為國諱惡顧得為信史乎至于三十年間蓋臣碩士豈無嘉謀嘉猷足以垂之萬祀者乃亦無所紀載而其他瑣屑之事如千百丈長之奏文審漕土酋之方物反累累不絕焉是何語于大而明于小詳于細而畧于鉅也洪武之史凡三修其一在建文之世其一在永樂之初此則永樂中年孝宗十八年之間國家最為無事而實錄卷帙之多反有過于諸帝亦由奏疏之多耳余恐讀者不察徒視此何啻什佰今讀其史其弊之大者固已章著而其小者反不若此之數數然彼豈無失之可指乎亦未可盡信也

孝宗為一代守成令主而實錄所紀當時之弊政何其多也蓋帝務通下情人人得以盡言故一有過舉盡形之于奏牘人之見之者以為帝德之有失也而不知正其能廣諫之美也向非帝能廣諫羣臣安敢盡言後人亦何由知其詳哉至如嘉靖之世其治亂之機至今猶可指乎亦

是求之

讀史琳傳

傳稱琳通曉兵法兼善諸家占侯之術設朝廷凡數出師皆命之總督蓋以知兵受任也然十三年火篩為難平處臨筆之問流血千里琳為統帥不能赴救其掠巢也以數萬之師獲首止于三級知兵者固如是乎吾觀當時八座諸公固未有傑然可當邊疆之任者僅一許襄毅以糾劾將帥而罷去使琳得為其任亦可見邊才之難得矣幸火篩之猖獗未若吉囊俺答之甚耳使有如二酋者琳其何以應之甚哉有明武備之廢也以孝宗之賢馬端肅劉忠宣之為本兵而邊烽一舉輒勞附醉然則嘉靖末之為邊帥者相妻宜其向所論著悉見之于行事矣乃左支右吾卒未有卓然可紀之功而其居本兵也委身嚴氏頗

固未可深責哉

讀高銓傳

士風之變易也豈不易哉方弘治之世人人自愛而尚名節廉恥豈不誠忠厚之俗耶及劉瑾一出向時之大僚遂蒙面濡首爭先屈膝而不恤而高銓之子至自劾其父衣冠變為異類何其甚哉乃知若輩之在先朝非果能自立也幸士習方隆陛不至敗露耳一旦陛防既壞遂放溢決蕩而不可收拾矣然則中材之士處盛朝而保其名行遇濁世而決其防檢者何可勝數彼固有幸不幸哉

讀劉宇傳

劉宇之以司馬遷家章也文吏納賄未如武弁之遂頡足長嘆恨不久居司馬此猶足見士大夫承弘治之後罷賂雖章尚未至于濫及也吾聞嚴嵩父子出師皆命之總督蓋以知兵受任也然十三年火篩之初得政也以得背百萬為顧欲之久而後滿數為舉觴以自慶後則數年而舉觴者再三矣蓋流極之勢固然無足怪雖然使其處今日則一歲之中亦可頻舉觴矣又何待于數年哉幸二虎之不處今日也

讀許論傳

嘗讀許泰襄九邊圖說未嘗不歎其討論之精綜理之善也以為使其當事宜必有可觀者後遷疆事難論以此書故當宁遂以邊才目之凡嚴疆要任多以相委宜其向所論著悉見之于行事矣乃左支右吾卒未有卓然可紀之功而其居本兵也委身嚴氏頗

以溺職聞何其名實之相背與豈其所論著者固可言而不可行與蓋空言易而措施難大抵然也為國用人者尚核其實而毋徒取其言哉

讀席書傳

異哉議禮諸君何心術之若一也席書以仇宋卿之故于殺人為盜之李鐩而欲釋之此與張桂之釋李福達何異侍主之寵而恣肆橫行此小人無忌憚者之為耳書素號清流以傳講學之名者何乃至是耶雖然非獨書也陳洸之兇淫暴虐乃衣冠而盜賊霍韜必欲雪而用之此與書之釋李鐩又何異吾不意數人之心術而竟如一人也久禮之議本自不謬乃因此蒙眷遂欲盡天下之公論而事事與之立異吾

盖疑其初之所議不過欲立異而然耳非真能有所見也

請國史何鰲傳

史于鰲之辛稱其清正直諒有古大臣風嗚呼何其謬也嘉靖間刑獄之冤者無如楊員外張司馬李中丞及楊給事李家宰乃皆鰲為司寇時所定即曰上之有人何不聞一言爭執耶官至六卿即獲譴而退有餘榮矣可隨人輕重而不恤耶漢史極稱于定國之慎獄而趙盖韓楊之死皆在其手從人不能無議今鰲安得獨寃其青也鰲山陰人其父詔亦為尚書余嘗問其鄉人言詔生數子其後多讀書者惟鰲之子孫皆不慧家人祭鰲其子孫往往發狂大詈呼鰲名謂枉殺忠良張元忭修越志于鰲亦無所稱許鄉人之言如此當可信不誣執謂古大臣而若是耶是時職邦禁者惟劉訒于王聯一獄稍能執奏其他如鄭曉之于楊順阮鶚黃光昇之于海瑞或出或入皆不免于戮法又盖獨一鰲也哉此趙綽徐弘敏所以彌令人思也

請國史聶雙江歐陽南野傳

自南北多難以來廟堂急知兵之士一時所用以槩世宗為之屏蔽為之相動多擘肘諱即隨之其得易言勝任哉若南野所處則雍容禮樂之場優游典制之府稍有文學知故實者足以任之矣暴令雙江而為宗伯未必不如南野令南野而為司馬亦豈能遠勝乎雙江哉任職有劇易而短長以見甚哉人之幸不幸也雖然雙江之為司馬固有不滿人意者也

請國史楊襄毅公傳

嘉靖之季大臣以身係天下之重輕者吾得二人焉前推翁襄毅萬逺從則楊襄毅傳而已翁公早死不得竟其志楊公則歷中外天下鉅任憑以投之隨施而效在公可謂不負乎天子而天子亦可謂能用公之長矣然甲子澠東之役非徐文貞調護即不受汝燮之律亦不免伯温之譴矣公固適逢其幸哉獨恰以公之猷略與天子之所以委任公者宜其建不世之勛為天子釋南北之憂乃卒未聞內修外攘有如向之忠肅公者何也豈固時不同耶抑才有所限耶吾蓋觀前後之為司馬者而益歎忠肅之為本朝第一人也

請國史劉燾傳

自南北多難以來廟堂急知兵之士一時所用以槩盜者往往即昔日之盜如劉燾高捷尹耕雖發身科目其初固盜首也耕為兵備以黷貨而罷捷為操江以避寇而罷燾則南北疆場巨任靡所不歷廟堂雖知其貪黷而卒不能舍也嗟乎士當承平之時率相

務以文墨一旦有事遂使盜得志于大下亦可嘅已夫天下方苦盜而使盜得據吏民之王盜何由息哉顧其人誠足以禦盜用之亦何傷乃彼自為盜則有餘為國家禦盜實不足亦安賴夫若輩而用之雖然彼仕宦而為盜者竊獨秦等三人也吾又安從別三人之為盜也

書丘文莊傳後

自古右文之朝孰不以藏書為美哉秘書之缺畧而不備未有若明代之甚者也雖內之文淵閣外之翰林院國子監皆為藏書之府然藏之無幾而其所藏者又皆有禁而不許觀故直文淵者不得請文淵之書官翰林者不得披翰林之籍其在國子亦然不過有得于太祖家法耶嗚呼帝王好文之難如此則秘

每歲一晾以防蠹朽而已夫天子既不留心于載籍而學士大夫又不敢覽觀中秘之書則書籍之不備亦何傷之有顧士庶之家猶且購書以示子孫而石渠之中蘭臺之內反缺畧而不備毋乃非美觀乎哉丘文莊之初入閣也嘗承孝宗之命于所著衍義中擷其藏書之條疏為萬言以入告乃亦迄無舉行者夫以天子之所咨訪宰相之所條陳然且格之而不行又何望于他時耶甚哉好文之主之難遇也太祖講藝釋讐論文設御集獨多于諸帝太宗之樂觀大典宣宗之雅號知書亦為帝王之難事世宗于孔廟明堂諸大禮嘗親為文以祈羣臣至于制書手勅何為多詰屈而難曉也豈有得于太祖家法耶嗚呼帝王好文之難如此則秘書之缺畧而不備也天下亦可嘅已

書倪文毅傳後

世言張居正為相摧抑天下之士士之取入學校者每色不過數人甚者止于一人以為居正沮抑賢路之罪不知當弘治時倪文毅岳為宗伯嘗有是令雖大縣亦不過七八人不獨居正為然也夫孝宗當一代文明之會人才奮興多士蔚起正宜鼓舞造就之時也乃始進之途如此其隘天下士子之情恕當何如耶人但知弘治之世為極盛之時豈知士風之不振至于如此則文毅阻抑之罪不與居正同一律哉大以文毅之賢而所為若此又何責于居正吾所以

觀孝宗實錄而深為文毅惜也

書白昂傳

孝宗之君德何其盛哉其大者尤在于用人我觀十八年之間自內閣以至百執事鮮不得人六卿之中最為人所譽議者無如白昂徐瓊徐貫彼固無甚顯過使其當正德嘉靖朝猶足以稱名臣若其磊磊落落為一代偉人者多出弘治之世何其盛也然白徐諸公當此清議大行之日猶為人所指摘苟處汙濁之朝又當何如耶此尤君子所當深青也

書楊文忠傳後

文忠之相業其大者在定江彬之亂而登極一詔尤有功于帝室使數十年之積弊一旦盡去已受其恣

而貽國家無窮之利上不使新主蒙寡恩之譏下使天下有更生之樂即此一詔其相業之偉已踰于前後數公遠新天子登極不必有所更張而天下之規模已煥然為之丕變嗚呼何其烈也當是時正人君子布列朝端百司衆職莫不得人天下之士皆欲有所發舒以赴功名之會一時望治者無不以為太平可俟矣使從此君臣相得信任老成何難致一代之盛治哉自史道發難而廟堂之釁隙始萌曹嘉繼起而水火之情形益著至大禮議定天子之視舊臣元老真如冠讐于是詔書每下必懷忿疾戾氣填胸怒言溢口而新進好事之徒復以乘戾之性佐之君臣上下莫非乘戾之氣故不十數年而遂致南北之大亂至民塗炭流血成渠蓋怨氣之所感不召而自至也由是觀之和氣致祥乘氣致戾豈不誠哉故愚嘗以大禮之議非但嘉靖一朝升降之會實有明一代升降之會也嗚呼舊臣元老國家所視以為安危也乃去之惟恐不盡而盡用新進好事之徒彼新進好事者何嘗無矯矯可喜之功顧消國家之元氣亦已多矣故張璁桂萼用而元氣為之一喪汪鋐夏言用而元氣為之再喪迨嚴嵩父子用而元氣之喪盡矣使繼嵩之後者非徐文貞則末流之弊更將何所底止哉得文忠以救其始得文貞以救其終故四十五年之間雖主昏于上民變于下而宗社不至于亡也語嘉靖之相業者尚求之二公乎

書梁文康傳後

文康居內閣十二年其功烈卓然可紀者何少也有明閣臣之制權歸首輔次者不得有所為故論相業者必於首輔求之文康嘗為首輔三年矣何亦少所表見也吾初讀皇明通紀及霍韜黃佐所作文康傳見所載草勅之事未嘗不數其事之偉也后讀趙文肅楊公神道碑及王元美所辨草勅之事又歸其事于楊文忠傳聞異詞如此吾安所適從然竟屬之于文康吾亦有所不信也諸家野史載文康子次撼因爭田事殺楊氏一村二百餘人吾始不信後讀武宗實錄始信其誠然夫身為宰相而子不道至此既不能正于以法又不能引罪求歸任臺諫之交章而即位首罷其相余初亦疑之以為上方圖任舊人何罷之驟也後乃知諫官論列不為公論所容耳由此觀之文康之為相賢耶否耶亦可以決矣余觀國史本傳不置褒貶世之論文康者好之則過于褒惡之則過于貶余亦何能定其為人姑據實錄之所載與諫官之所劾者書于傳末庶可考而知焉若陳建之通紀實文康之弟億所著故多譽兄之辭尤不足信請者毋為耳食可也

書霍韜傳後

嘉靖間議禮之謬未有若霍韜方獻夫者也其附會張璁而力主繼統之說未為不善至纂修大典申辨

為人後之義遂誠及于師丹呂誨諸公而尤痛詆司馬君實何狂悖之甚也世宗之入繼原與漢哀宋英不類故得以不考孝宗乃因世宗不肯為人後之文而欲去之何殺于背經畔聖肆無忌憚若是耶為人後之說豈漢宋諸賢之所敢而哀帝英宗盍得不考成仁二主哉故以壓之矣天下萬世之公論端之議論固可假主威以壓之矣天下萬世之公論彼亦欲盡抹之乎甚哉小人器量之淺也人主暴假以恩寵遂人人咆哮跳踉若豎犬之狂噬而霍韜有期之喪至自比古諸侯不服期之義公然犯天下之名義而不恤猶自謂已知禮已知學嗚呼其所讀者何禮所講者何學哉誠吾所痛心疾首者也

萬豪

書國史唐應德傳後

初讀國史唐公傳曰此忌者之口也不足辨置之已而念公賢者受誣至此安可不為之辨公抱負長才林居不試睹鄉邦之塗炭思起而救之適會趙文華荐朝廷有夏官郎之授遂以應命其出處如此乃傳謂公以策干文華因以得進吾觀公文集有却趙侍郎饋遺一書彼于匪人交際猶且却絕安肯以策干之文華之薦亦由自知其才欲以博薦賢之名耳豈公干之而後薦耶若以文華之薦為公累時與公同薦者尚有胡松周相翁大立李文進秦鳴夏五人惟鳴夏赴官道死餘皆至顯官議者未嘗以文華故責此五人何獨以此為公累也史于胡公傳備詳其善狀而不言文華之薦獨于公之傳言之不置同出一史而筆削如此豈非有挾而然耶傳又謂公初欲儕奇致聲譽屏居十餘年上方摧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終不見用夫公以弱冠登上第一時文名籍甚恐名浮于實故力斂閣然之學雖詩文亦鄙而不為何嘗無聲譽而須徵奇以致耶其不見用乃當路者不悅上何嘗有意摧抑之而公亦豈浮名無實者耶又謂公初罷居力為矯元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用晚乃由文華以進夫天下固有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者而肯變節以希進耶何其量天下士之薄也其為此言不過謂公欲得官耳公誠欲得官其初嘗而為翰林何不優游文史之地馴致通顯而乃至屢得屢失耶始棄翰苑之華階而晚求郎曹之冗職亦大非人情矣至謂公以邊才自詭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欲以武功見盡暴其短為天下笑夫公于戊午冬始以郎官視師至己未開府淮揚僅六月而卒其初則權輕不足以集事其繼則受任日淺故不能大有所展布然公兩以病軀揚帆海外巡歷而歸諸將凜凜息軍容為之一振屢有斬馘功三受金綺之賜一時勞臣宜無如公者志雖未竟天下皆數其忠何短之暴而又何人笑之使當時任事者而盡如公何至若是之靡爛而公之勞勩而循青之如此又何以青他人甚哉忌者之口可畏也蓋睹鄉邦之塗炭而思救之者其本

志也不得竟其志者限于年也余何欲没其生平而詆誣乏是哉吾意國史此傳必出吳人申王二人之手大要為王元美所中耳元美痛父之死無所歸怨而移怨于公此猶可原作史者非有父兄之讐也何仇人乏是王思贈之為總督固未嘗無罪也當公未閱視之先詔書屢下固嘗責其一卒不練豈由公始發其弊耶督師五載無一士堪用公據實以聞亦其職耳不容己之不職而反恨他人之發奸何其外也公歸未幾敵復長驅渡灤河殘漁陽蹂遵化蹂玉田總戎者既伏上刑督師者宜受何律則思質之死何預公事而乃移怨于公耶元美且不得仇公而史官乃代為仇耶吾觀國史前後諸傳其褒貶不過數語加派不止而民之苦宗憲更甚于苦賦當世之人弟見其有平寇之功而真以為豪傑之士也亦以惑矣獨公此傳一事而言之再三彼將以是深章其醜不知適足自彰其為忌耳自古史官挾私以杜人者何限吾于公獨深有感也故為之辨

書討安南詔書後

嘉靖間安南之役是豈不可已者哉幸我師未出彼先納款故天下猶未大被其害不然東南數百萬之赤子其死于轉輸戰鬬者可勝言哉時惟潘公珍唐公冑潘公旦嘗以疏諫其他三事人臣率視君意為可否而司馬毛伯温者從衰絰之中起而身任其事彼將求不世之大功耶恐未可倖也以章皇帝之賢一時謀臣猛士之盛正當國勢方強之時已得之交趾猶且委而棄之則當嘉靖之世而欲勞師萬里以

見其有平寇之功而真以為豪傑之士也亦以惑矣吾嘗攷其生平始也締趙文華為石交而因以進用繼也結羅龍文為死友以藉其彌縫陷張經而據其功倾李天寵以奪之位此其罪狀之顯著者恐廟堂之疑我而當世之士或不我恕也于是獻祥瑞以固主眷肇金錢以酬相恩而又以其餘瀝啗天下失職之名士故當塗者既飽其欲而莫發其奸據藥者亦感其私而為之稱功頌德播于詩文以塗人之耳目上下交徹自以為術之工矣豈知有不畏强禦如二公者以繩其後哉吾嘗聞諸禾人自提編法行加派于禾郡者敢幾一金至今言之猶有餘恨即一郡而他郡可知矣使宗憲不去吾浙人其尚有皮骨耶則

二公之有德于吾浙誠不可忘也若夫島寇之滅雖見以為有功然連比五省歷時八年徵數十萬之兵糜數千萬之餉又合諸文武將帥之力而僅克勝之亦云微矣其尚以為不世之功哉凡宗憲之罪狀其載于二疏散見于國史及王元美所紀者吾不其論論其害于吾浙者如此若自擬詔旨以捄世蕃尤罪之不容誅者其死于詔獄豈不幸哉

題殫園雜志後

甚哉伍袁萃之妄也其雜志所載大要為辛亥京察一事耳辛亥之役孫公丕揚為冢宰凡小人之號為宣黨豈黨者斥之盡而王紹徽喬應甲亦在其中紹徽素有清譽應甲嘗劾李三才袁萃深忌三才凡

幼三才者皆稱之為豪傑故為二人不平于蔡典既竣小人之擊孫公者極其褒美而君子之持正議者痛加詆毀自以為春秋之筆矣迨魏忠賢一出向之褒美者無不失身喪節如徐兆魁鄒輔忠徐紹吉劉廷元及紹徽應甲復皆入逆案而其所詆毀者獨能保其身名于是袁萃之論不攻而自敗使其目覩魏賊之禍何待他人之毀其書當自毀之恐後矣甚哉立言之不可易也袁萃之為此志豈有意于仇君子庇小人惟所見一偏遂以至此然則君子之欲立言者可自逞其胸臆哉

題從吾錄後

從吾錄者睢人吳立之所輯也凡萬歷中小人攻君子之疏無所不載末復為說以揚之而當世君子多為其所掊擊馬當神宗之季羣工水火蒼素混淆然而邪正之際固不難辨也立身在事外何仇于君子而顛倒若是豈有所不容已耶呈身醜類獻媚當途所得幾何而甘心為此吾不能為之解矣雖然世人身在事外而顛倒黑白呈身獻媚者又豈獨一立哉

跋駁駁漫錄評正

始伍袁萃為林居漫錄而賀燦然駁駁之曰漫錄評正皆為之刊布袁萃之所駁者駁之曰駁駁漫錄評正馬事起于袁萃之譏燦然而燦然為之報復耳吾謂袁萃之乖辟其持論固未必盡當而燦然之挾忿詆訐亦不足為定論也蓋萬歷乙乙之春少宰楊公時喬應憲温公純主京察于臺省之為權門劾力者多所貶黜相臣欲留之察疏久入而不下一時諫者反為調降燦然方以此舉為名高袁萃于漫錄中謂其疏既攻被察者不當復攻主察者譏其承相臣風旨于是二人之隙遂不可解而彼此詆毀幾如兩造之訟夫燦然心術固不可知然彼既建言被黜則雖有他過亦自可畧乃袁萃必欲攻發其陰私以章己之直筆不亦過甚已哉夫德非聖人職非史官好著書以褒貶當世之公卿大夫縱使褒貶悉當亦不免當世之忌況其所褒貶者原未必盡當乎宜其為人所詬厲也然則為燦然者固失之于逞情而為袁萃者亦無輕

跋先世勅命後

曩　高皇帝錫我　始祖之命曰萬諱起事之初興于定遠始克滁城即宣其武和陽之捷功益懋焉詰詞褒詐如此則是　凡將軍之與　高皇帝實同起于山澤者也與徐湯諸公結布衣昆弟之歡者何異守滁十數年淮西盡夫滁獨無恙與耿吳二侯守長興江陰者何異後且從克建鎮頒身沙漠功烈章章如是縱不得與建方面之勛者世守帶礪使得生列環衛而沒膺封爵亦其宜也乃身止武畧之階至我　二世祖積功始得晉秩明威延賞于世小臣即不敢望而　帝所以酬之者何其薄也后請國史

書兩子鄉試錄後

崇禎丙子科浙江鄉試舉者凡九十七人而吾邑得其八嗣舉進士者凡四八人之中錢公希聲以監國大學士從亡海外先追陸承相張樞密于鯨波間周公唯一解順德之綬披衲入山長往不顧有壁立萬仞之槃谢公宣子服官行人遭甲申北都之變受刑而死亦不失節董公天鑑暨　先君子却公車之徵次壙窮錢沒齒不悔其無聞者僅三焉夫一邑之中一科之士而得全節者五人何其盛也余因是歷攷前此數科及後此兩科皆無如是科之盛又何奇也中其他十郎七十四邑亦無如吾邑之盛即是科之鳴呼得士如此使得高步昌辰當必有施逢歲寒各守彭咸之遺則不以勛業著而以節義聞是雖甚盛亦何其不幸哉此又非予所知也

跋家乘外集羣公手札

夏日無事與六兄宗閔家藏羣公手札見有家乘汪鋐與　高王父中丞喬應甲與　王父二書同曰是小人之尤也曷乍之　光宗曰然已而　光宗登家乘

明太祖之末践阼也實奉宋主龍鳳之朔至丁未安豐殞陷始改號吳元年其前之稱行中書省丞相暨吳王皆宋主所命也愚幼時猶及見　太祖授我始祖令旨二道其一方為吳王時後題龍鳳十年而二札之上皆人其一則為吳王時後題龍鳳五年書皇帝聖旨則是　太祖之初受命于宋主明甚今國史及諸家傳記皆沒而不載其意蓋為國諱也不知此何必諱漢祖不常受命懷王乎韓氏之興與懷王何異不聞漢史為高帝諱今國史何必為　太祖諱也況韓氏事雖不成而下中原墮土都雲擾六合卒致元氏失圖皆其首發難之功則其所驅除實開　太祖之先初非漢樊崇隋楊玄感之比綱目于玄

感諸人猶未嘗書之為盜則韓氏之立國何不可大書特書而乃為　太祖諱也他書言歲元旦　太祖欲設宋主位而劉誠意去之則此歲之前　太祖固未嘗不奉以朝也　太祖身未嘗諱而史官無識致沒其實甚可恨也愚故追記之如此他日修正史者或可以是為一証而正舊史之失云

萬藁

鄞 萬 斯同

鄞西竹枝詞五十首同杲堂先生作東先生作枝詞鄞西亦如其數 五十首余易以下同

浙江東渡是盛波人物由來此地多欲識吾鄉風俗好請君細聽竹枝歌 用正韻

霸越平吳范與文五湖一去竟忘君何如同逐鴟夷子茲山不屬謝遺塵

浪千古忠臣自屬鄞

黃公避世古江鄉遺廟何年塑女郎却笑英雄安漢鼎鬢眉換得婦人粧

賀監歸來鬢已星鑑湖風月幾番更滿朝猶詫休官早想見當年仕宦情

萬附 一

先賢自昔半躬耕樂道何須身後名國史但傳四君子明山尚有五先生

袁公釋褐即捐生南史爭題志義名槐殺宗臣趙制使皆君責友竟何成

人物楊家稱最奇一門諸老出同時村前流水澄千丈想見羣公氷雪姿

張家潭水帶長渠萬頃烟波遠屋廬莫道鄉閭無俊物此中曾出兩尚書

昔年曾向華湖過水澗山低幽賞多自有石窗與百藥山增岩曲水增波

湖田官稅侶民田恨事流傳五百年仕宦滿朝誰念此叩閽端賴布衣賢

終宵曲就幻燈花異事人傳高永喜還有風流傑社長直教老手奪琵琶

大雪山上隱仙真松檜烟霞好結鄰自得江家賢父子茲山不屬謝遺塵

高宗航海駐鄞邦曾把高橋作戰場却恨元戎輕縱敵復教元水渡錢塘

湖開覺脏匹東錢誰把長陂決作田恨殺宣和樓太守屢教西土失豐年

樓公本意媚權臣遂使千秋遺蹟湮何事還留豐惠廟高塲丈屋坐稱神

宋室奸人晉一坏游人唾罵幾時休恨無長劍開荒塚截取枯骸獻岳侯

遺恨金牌召岳軍致令南北遂平分若非王氏傳家錄誰識奸謀由此人

善政祠前石壁幽一村佳趣此全收莫論奇蹟窮千古只說江山也最優

王令當年放本鶯身營三碶隔江河只今啓閉誰相問一任舟人偷閘過

端公遺廟俯江流烟火千家祀事周漢室雲臺久寂寞獨留俎豆寄南州

南郭巍然孝子祠千年古木更添姿東頭即是慈親塚稍爾晨昏雨露思

刺史祠前古木稠烏啼蟬噪景逾幽千年唐社知何在不敵江鄉一郡侯

海國鯨波作水神行人競賽石將軍高皇舰海還豈
力不獨陳橋第一勛
葛翁廟前水不渾葛翁廟下虎皆馴仙人不管人間
事何意栖栖戀一村
四明山在鄞城西千古遂傳皮陸題豈若二黃親載
筆賦成直與此山齊
鄞江西去接它山百里長堤幾曲灣晴日放舟真樂
事遠峰無數點苔斑
光溪山水甲鄞州花竹禽魚事事幽閱盡西南行樂
處無如此地日狂遊
天井山高不可攀龍藏五窟絕人寰鹿亭樂榭無多
路定有仙人此往還

常喜它山冷水庵一泓氷雪比中涵坐來六月渾忘
夏不信人間暑氣炎
望去西山千萬重諸山個個欲稱雄不知品目誰高
下還讓蛮城第一峰
西村資福古招提岩岫為樓嶺作棣門外碧波千澗
落檐前翠影萬峰齊
曾經西畺弔遺墟大樑高碑盡青人後代不知幾甲
第空留石馬對斜暉
白鶴崗頭望望春一般培壘水邊蹲平原何忽生高
下好與西山作子孫
響岩千尺瀉江流隔岸聲聞一樣酬莫向水邊輕弄
丟定應仙子坐峰頭

常笑城西謝女王絕無佳勝足徜徉不知何故城中
女猶自來遊門艷粧
背郭茅庵字柳亭一叢竹木喜青青若言啞女當年
事不信人間怪物生
勝日尋幽出祖關風情為意此中閒雞無花樹供芳
蝶幸有松坡當小山
城畔清池足芰荷游人多唱採蓮歌扁舟日落猶迴
首會有香風天外過
望春橋上望春波草綠蘋香鳧鴨多最是城西好風
景夕陽處處起田歌
鄞俗繁華異昔年田家何事尚依然西郊九月迎燈
社南郭中秋門畫船
黃姑祠下畫船新擊揖沿洄捷有神村户盡包新糯
粽舟人但着短梢裩
往代光溪曾設州至今民物此中稠商人解弄三弦
子婦女能梳五鳳頭
數息農家辛苦多四時不放一時過已栽大麥連蠶
麥更插晚禾接早禾
鄞俗由來不尚華布衣糲飯足生涯田家有子皆知
學仕族何人不績麻
天井山茶味自長它泉煮酌淡而香並論太白誰優
劣一任閒人肆抑揚
小溪橘柚舊知名未入園林氣已馨象坎黎頭建墨
栗一般佳味此為兄

最愛枝頭果實甘未經照眼口先饞不如仲夏移家去卧向林邊手自探

獨喜林村蠶事修一村婦女幾家休織成廣幅生綃絹不數杭州濮院紬

種穀無如種藥材南村沙土儘堪栽近來東郭較關閒土產惟憑此地來

兵馬城中比屋屯儂家近住郭西村濯纓尚有清流水注酒還餘老瓦盆

一葦航江草

羅卓英題

薛始亨字剛生號劍公少好神仙術年五歲未就傅時已能識字探炭煤於壁中作書成句父閩清令天植大奇之年十三通五經成舉子業名藉甚鉅公間年十四喪父家多難拂亂不自得忽忽若狂久之始以文售爲郡諸生聲名益振工古文詞歌詩賦上溯古逸下訖唐宋第精極詣不遺餘力成一家言爲文喜八大家于明文獨愛王愼中遵嚴嘗謂八家登史漢之階離騷爲詩文之祖曹氏父子苗裔耳歲丙戌遭世大亂初居羊城鼎革後乃返龍江著歸故園賦會毋喪遂棄儒冠學道絕意仕進杜門探賾積二十年其學無所不窺自岐黃律歷龜筴日者堪輿家言皆洞其旨要尤精于歷代典章經制晚諳老莊更潛心內典嘗謁華首宗寶和尙和尙欣然爲受記及和尙謝世益惘默深自悔又從在犖和尙受戒尤深器重嘗受劍經甚秘蓄一古劍十年一磨輒矜異因自號劍道人年五十稍

稍出遊往來于羅浮西樵養二鶴行則以自隨鄉邑人無問識與不識見小童擡鶴至必起立曰劍公來矣其爲人敬重如此居常服大袖深衣冠網巾襲一琴佩一劍每愜意必飲酒酒半酣拔劍起舞舞罷又歌空山無人自喻而已乘醉間作竹石有奇氣然不肯爲人作嘗道每欲致之不可得欲就見則遁走深山友人陳元孝才名與之相亞然少自貴重人以是益賢始亨秀水朱竹垞彝尊至粵雅慕其名始出山一月其後屢招不往矣自爲像讚曰其爲人也質直而潔清好古而力行闇然而不近於名其爲學也脫略章句而含咀精英其爲文也原本六經綜百氏而一家自成方其少也易言天下事見爲才氣縱橫及其壯也宜若揣摩熟矣而乃絕意仕進牽妻子而躬耕以琴書山水陶詠性情拘腐者病其佛老浮薄者目爲硜硜渺畧之奚恤固寵辱而不驚卽形狀末也亦無關於神明豈隱几之南郭抑不下床之君平儻乎其若思澹乎其無營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年七十卒所著有廸綏館十一草文集南枝堂詩集其論序書記皆離奇變化浩浩落落不可方物弟起蛟另有傳

序

晉魏以前詩文合而人多擅美唐宋以下詩文分而士鮮兼長固時代風氣使然乎何才不相等也夫道法之言有才而不用其才有學而不侈其學故原本性情歸之溫厚若夫議論風采固在所後也由斯而談詩文宜無二道然體裁格韻各有攸當非溯流窮源洞晰條貫詎能究其離合異同之故哉予嘗謂讀書種子不應絕於世近於吾邑而得一人焉曰薛子剛生剛生弱冠以制義有聲庠序其學無所不窺一時古文詞無出其右者凡有大著作非經其手筆不足傳今世無論識與不識皆以文人目之矣乃其於詩尤工規模古哲積精淪髓發揮性靈追琢黼雅當其高寄泠然若御風吸露之姿及其正容煌煌乎清廟明堂之奏蚩蚩文人所難也辛卯以後屏窶山林絕意聞達不應有司試當事者欲識其面而不可得竇文自給落魄不羈喜與緇羽遊每酒酣嬉笑兒童間隨而狎之夷然

序

不屑也或謂剛生子何嚴於彼而誕於此剛生大笑不答故家無顧石而座客常滿當庚寅城陷之始素產蕩然而繞樹無枝徬徨虩虩者異時以衆人相待至是反以爲歸剛生讓宅道南甚或複壁以匿及事平別去終身不見季布平生恥以俠著故其節不顯耳其爲人類如此宜其胸次文章迥超近代也剛生年甚富論甚高而軌於正不肯爲迂闊使時際熙明必有遇爲國士者其遠到之器蓋未可量況其先孝廉清白之遺宜世其澤吾奇剛生不僅以詩文已也會其近刻成聊書其概與海內公言之剛生別稱劍公嘗遇異人授以論劍書一編因以爲號云甲午菊月黃士俊

序

西京劉客生曰余從蹕至端水於袁特丘座上識薛子剛生自稱劍道人冠服甚偉心訝之至五羊舟次復邂逅一揖然仍訝其未嘗刺通也既而予以罪遠謫剛生則寓詩見懷惝然見乎詞咸軌於道壬辰秋予以方外再至五羊城遍諸鄉落因抵其廬問之其人曰不足城市久矣年甚富然辛卯已謝諸生試事浮屠藝蔬或賣文自給顧與余益親謂余如屈三閭雖流離睠然忘返君於是爲余假館通聲氣恤然若甚矜余旅者余視剛生四壁賓甚而推瓶罄飯客不倦豈望報耶始喟然歎息知其人如蘇雲卿者流又反炎涼與世異趣者也間出近所爲文賦相示讀之曠然如登蓬萊迴異世間把挹列仙所見皆賢聖余不覺久墮塵劫乃復睹茲異瑞今天下古文辭一派向有吾師左萊陽羅石先生今更寥寥剛生史漢深於唐宋萊陽遜其明快古人云氣節文章乃今知之矣嗟乎余知剛生則已後矣若海內人知之不更後乎余聞之袁特丘云患難中得剛生噫剛生之文有目所共睹剛生之人有目所不能共識也余故感慨而書之因評其文以行壬辰九日敍

自序

予少好吟詠長而彌篤不遑遂聞於人相國黃公玉崙先生亟稱不置因命剞劂爲序以行蓋甲午秋也嗣是交遊唱和益多所作甲午刻之後不啻倍焉若茲稿是已西州之門叩而成慟余何心再災梨平客曰子不聞李長吉文字之刼平願及子自定也非獨詩也文犖亦幷宜登梓顧予性嬾於請謁誰當見序予文於是仍甲午黃公之序以識知己之感云戊午七月望日二樵山人薛始亨剛生氏識

評語

讀佳什高文如聞古洞幽琴如撫懸崖神劍情深法老質古氣清老夫當避數頭地矣崇禎辛巳山陰王思任書

余自丁酉從黃羽可行笈中得讀薛剛生詩燦爛瑰瑋珠圓犀利卽覩日南明珠珊瑚奇香異寶未足擬也其文尤奇不減昌黎余爲之下拜舉似同志概賀余得友於萬里外矣庚子十月十日吳門徐增識

薛子詩文率胸中流出不拘常格浩浩落落有雄悍如白馬怒颿海水壁立者有沉鬱如精衛銜木鷙血枯竭者有新巽如三見滄桑伐毛洗髓者有幻麗如鮫宮貝闕璀璨奪目者有駘蕩如浴日沉星混漾自恣者蓋其性情簡遠深於無生之旨而氣復豪放撚髭捫腹浮白闔碁不屑屑於修辭誦經之末至其敦倫理談經濟料算成敗辨駁忠邪則又毅然不肯情見乎詞義形於色將以爲有道之士可以爲文人才子可卽以爲散仙俠客亦無不可噫老子猶龍吾不能窺量之矣丁未秋錢塘弟沈希輦書於都峪洞天

鑒定諸先生姓氏
黃玉崙先生 諱士倫
袁特丘先生 諱彭年
劉客生先生 諱湘客
曹石帆先生 諱暉
王園長先生 諱應華
曹秋岳先生 諱溶
高見庵先生 諱寒明
王邁人先生 諱庭
胡豹生先生 諱文璈
查伊璜先生 諱顯祖
沈冠東先生 諱初華
吳錦文先生 諱育期

校評諸同人姓氏
毛子霞 會建 魏和公 鳳韶
崔千上 振 徐子能 增
趙伯良 夢麟 朱錫鬯 緒曾
鄺無傲 日晉 高望公 錫
葛履安 泰
沈向華 麟光
屈翁山 大均
陳元孝 恪尹

歸故園賦
奕賦
養鵝子賦
與陸麗京書
與朱錫鬯書
與楊憲卿書
與天然和尚書
上袁方伯書
上姚副憲書
上慶雲和尚書
龍江青雲臺旦社題辭
四聲正韻序
重刻陳白沙先生集序
明粵七家詩選序
雕蟲錄序
珠江明月篇序
施天覺昭潭詩序
賀江村司孫巡檢除巨盜序
賀連平州姜侯奏最序
壽毋舅何金庭翁九十有一序
壽崔千上六十有一覽揆詩序
送毛子霞歸毘陵序
冠裳會錄序

放生序
朱碧澗先生影贊
司馬相如論
梁武帝論
客論
賢才論
造命論
木說
起病說
泛喻
山陲精舍記
寶象林禪院記
天湖山枕流亭記
張曲江畫像記
眞男傳
溫先生傳
鄭祕書傳
陳嚴野先生傳
頂湖山慶雲禪院碑
大將軍陳公遺愛碑
亡女弟仲氏墓誌銘
梁克頫墓誌銘
祭梁克頫文

附春秋誦言 十八章
器銘 六首

歸故園賦

予以丙戌臘八日還山未幾城陷是賦成于丁亥春而不忘所託始云

白羊司歲兮日在婺女玄冥職渝兮豐隆憑怒（逸時冬而密）予時呿呿兮震聾而懼慨肉食之無猷兮昧弔者之在戶樹敵盈舟兮又溝以颶夏昭沉羅兮厥事將去詩有襲裳兮易曰介予先聖遺訓兮亂邦不居白雲在天兮橫古荒塗鼉欲渡而無梁兮□欲涉而無輿瞻皤皤之垂白兮眷呱呱之黃孺浮蟲潭以乘險兮超皇波而疾驅蓂贈策之無人兮利昏智而有餘吾嘗聞宮之奇讜議兮曰此行其不臘哀不狂以爲狂兮笑自危乎時日臨河而浩歎兮涉鳳麟之遠逸委贇離羣兮疇將流涕而太息溘吾底此服而不御兮瘞寶劍之龍光唯檝楫之未靖兮不可以濟川

敝宮兮遑皇考之故宅雖歸然之獨存兮嗟町疃而荊棘仞吾牆而莫版兮重吾茅而莫葺繽紛洪涊兮湫雕陴側菌燥稻以爲簞兮覆牛衣而蠟虱解秋裳而貸廩兮蠻濕葉而作食凍彤雲於歲暮兮氣凜冽而蕭瑟靳娟娟之在側兮客戰兢而無色皇天亶仁兮風雨以春棟宇傾播兮仰漏承塵堂除成澤兮敗泥沒脛寢一夕而九遷兮籲鳴蛙而聒聞惶兒號而姊泣兮焚明滅之青燈夜漫漫其若歲兮風逾厲而雞鳴旦奉親而謀徙兮乞聊火于西隣顏厚而詞揣兮足進而逡巡昔予儀型先民兮抗論道而莫屈修潔孔彰兮芳菲佩服曾市夫之爲伍兮豈宵人之委曲雖阽危而不懲兮慕據歐之喀喀朝吾涉彼西山兮拾松花與薇蕨雖不周於室人兮固無慚於交謫心怦怦而悵悵兮蝟百憂其予集就日史以相占兮決吉凶之所域曰赤烏啣書厥文疊如匪飛勿躍蟠潛九塗守磨蠍以爲宮兮箕播揚而好風宜嫉妬之載道兮嘉天門而璧東流孤月之盼盼兮黯太白之無戎陰隲不誕謨兮君子有終貧貧自究兮富聘將隆匪予子欺兮前史折衷八十釣潢兮握券齊封三走囚車兮王畿加豎伏鑕如瓠兮諏考上公雪深困臥兮累葉登庸鸛鶃教授兮章服符同採薪獲貂兮展也侍中獵師折節兮終佐玄宗將子埋嚧以自洮兮亟三立於無窮日史既告予以吉占兮心猶豫而未寧返掩扉而深念兮泊舉案之塵凝昏聚蚊之薨薨兮吁集蠅之營營鼠跳梁於白晝兮犬羣吠而宵驚去臭蘭之友生兮狎咆哮之豺聲曩予夢登閶闔兮帝錫予以副管顯著書以明道兮藏名山以悠遠邁顛沛而無成兮志折磨而未損迂不可世用兮憨又趨時而多倦首丘豈壯圖兮棧豆匪足戀冀白日之待照兮待河清之在瞬悟鷟風之不朝兮覺曲蓋之夢短凜自守以兢兢兮如臨谷而惴惴應風流之不墜兮入鳥鼠而不亂撫長矢而太息兮壯志灰乎四方箕奇服而不御兮瘞寶劍之龍光唯檝楫之未靖兮慘盈野之瘡瘡雖予心之不疚兮竊掩涕之浪浪攬娃魋以自珍兮睹出車而莫版兮固天命之靡常亂曰山峩峩兮雲油油兮江之流兮民之愁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遊兮春不可留兮老至何求兮

奕賦

予觀馬融圍碁賦不惟未闡厥奧抑且未盡厥狀以予從幼成癖心手所習比馬爲稍究性情聊爲賦云

涉夏徂秋放浪山幽夕蕭蕭兮檐竹晨謖謖兮松楸食薇蕨兮易飽心無用兮徒憂設草際兮碁局與野老兮相求銷永日兮坐隱聊卒歲兮優游客有過而病之者曰甚矣子嗜奕之篤也分陰之惜玩物之箴吾子寧聞之未熟乎奈之何窮日浹旬積月閱時徒自棄於無用之幅也鄙人不佞誠未識奕中之趣願吾子明以復之主人笑而應之曰客欲究夫奕乎吾欲列其品目則數奩中之子而不足以悉吾欲備其曲折則計枰中之路

而不足以畢吾姑賢言之而子姑貌跡之其始布也括括
立若山峙引若部勒五步七伐宛有繩尺巧拙所繇百不失一其少進也
爛若星辰之纏於市垣歷乎若錯石之散於郊原煥乎若野火之燒盈乎
若方至之川其驟發也若疏雨關脊聲滿堂其徹中也若冰片承隙墜容
光其宅中而攬勢也若蒙恬拒胡而築邊城其拔圍而殺敵也若白起破
趙而坑長平其分裂而有屬也譬山川雖閒而奉其正朔者上其賦計其
滿界而無空也譬兩地雖寬而握其要害者添夫戍衛其此來而彼往也
譬偶射者無一矢之減增其收殘彌闕也譬畔耕者無一穗之侵蝕其抑
之而必抗也似灌夫傅嬰而倔強其正行而不阿也似羊祜當鎮而和讓
投其內以促其殂歸女妓而傾吳捨其小而投其大廢書劍而成霸縱橫
反覆之儀秦何以殊此刼也獻橘遺柑之錡玠何以殊此貼也有深陷而
死無兒危而降有兩持而活無自滿而僅有一路之勝無盡局之戕變化

侔鬼神迅疾過隼鷹其道通乎萬類而其要切乎用兵是以先發制人後
發制于人在廟廊而謨算秉旄節而威神揣摩天下之形勝鞭策高足於
要津其爲物也非鏤非刻皆曾鑿鑿經鍛鍊於鑪冶出昆明之絕域其爲
音也非石非金琢琢丁丁助竹樓之勝概發泉石之幽貞故其蕭索縣沏
統緒零析數貫河圖之畫理綜周易之賾固幽貞之最良而閒適之必藉
也若夫節候朱明暖律颺炎風播扇暑氣煩蒸處廣廈而未舒御絺綌
而非輕帽結心而含慍坐茂樹以馳情玩圖史而體倦弄楮穎而汗凝宜
疏簾之颯颯據竹簟之青青乃有王公顯者大人先生厭鶴蓋之囂囂選
高館以盧迎肅階除之履屣來樓枏之南蒸屏殽醴而不進搖羽扇而烹
茗爰方幅而會戲拈笑視之晶晶渙神明之頓爽渺滌熱於壺冰唯茲奕
之忘勢洵既貴而且清樹乃公子王孫介胄華閥當少年而好事苦農長
而燕暇飫筐歌而覺喧憎喘息乎狗馬鬨水榭乎柳陰延國手于門下送

連頃之荷香調鸚鵡以人話蹲以荔菱之珍器用古窑之瓦輸以寶玉之
籌賭以別墅之價徐節奏以從容瀹拂拭而灑灑惟茲奕之狎交洵既豪
而且雅又如名姝美婦青樓繡闥檀板妬謳喉轉沽蝶粉絃惘燥而緩
彈芳拾殘而不問憶嬉姑之七誓姆女傅之前訓質靜閒而覽譜心靈慧
而妙敏展素手以輕敲挾彈丸于春筍捻羅帶而暗數集旁觀而肩儗唯
茲奕之娛樂又既高而尤逸是則好者不一端宜者無窮期歷籍雪而兀兀達曉夜而忘
疲解不殊於老少工不律於脩卑然而非至盧者不能以之隱顯非至淡
者不能以之窮通非至專者不能以之深悟非至事者不能以之奏功當
其運思而動積揣而籌莫不沉心澄慮劇想遠謀然後按班而考探囊而
收或先難而後易或始悅而末愁或示玦而急擊或忌器而緩投或信指
而出意表或凝滯而階悔尤其爲陣也貴堅其爲體也歷遷其爲度也恂
恂其爲致也翩翩或烟霏而雲湧或緯地而經天或鳥瀾而鹿卽或洲迴
而浦聯或見兔而顧犬或得魚而忘筌霰而幻六出之花積湍而成穿石
之溜擾簡略而絲棼激寂寞而獅吼苦脫眉之耽詠癖嘔心之奇構嘉戰
勝而腹肥悲拓貶而邊瘦福水到而渠成禍梱載而輻輳貴鎮物而神勇
鄙辭洩而色授優入神之上品劣庸昧之力鬥嗟手談之難言羌風流之
領袖六一號於文忠賢已稱於司寇馬目雁行形之而未精守嘗得意擬
之而未就也雖然亦有可笑者焉兆碁不寤成王抗之面欺樹雞無聲幾
丹朱之不肖幸東宮而伾文之黨橫僞拙行而熙曝之逆兆到溉以喪狗
貽嘲陶侃與牧猪等請然此皆其人之罪匪足爲茲奕之弔也豈可因噎

而廢餐矧瑜多而瑕少哉昔者犀首無事飲酒名高東坡晚歲厭志老甕彼哲人之自汚咸有所託而逃故女悅已而勤容飾怨暌而不沐膏吾人性情之所近胡爲舍樂而徒勞今客貴我以廢時病我以喪志面不知因時養志莫大乎是也客無乃可與立而未可與權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歟客乃憮然良久而愧點頭頷頷上手唯唯請從商山遊願謝人間世

養鵝子賦

清

與陸麗京書

予既自放豐草爰堂爰茆堂曰永年若將老焉翳不甚闢森幽寵寂風日清美禽聲鳥跡予時坦然而遊偃然而息適然而獨笑怡然而自適也小奚進曰君子不勝其樂小人不勝其憂幸請間之從容願借箸而爲籌於是上指樹顛下畫圃園有禽啄矢不利蘭荃盍肆伐乎長林窮居停之鼓原夫子寧不見詩駾昆夷易利執言也哉予曰嘻其甚矣吾方以爲海鷗而汝方以爲梁雉曾機心而變色不高飛而遠避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

言胡爲而我至方喬趨而敬老忍覆巢而卵毀吾恨無桓公之威當汝以無說則死也小奚曰僕固料夫子不能用也夫子固長者雖然仁則仁矣不可以廢赦苟鴟鴞並容慮芳草將謝予俛而繹默而罷欲馴擾而無繇寧使奸而使詐明日之市重購鸛鶴千里致燕駿骨爲招飼駕有方勿飽勿驕猛虎在山藜藿不樵臨秋風之嫋嫋兮勿側目而奮鷙怒二蟲之或侮兮敢河上乎逍遙予顧視之信其可使撫背而遣一發披靡既殲渠魁厥追盡殪予曰可已馬竭則蹶收畜餘威賞功補銳聞警必赴每戰俱利風之所加野絕醜類狡兔驚疑徒窟懼罪小奚賀曰夫子何其善任歟始僕猶小之也顧精悍莫禦歟且夫以一而當百善用寡者歟以逸而擊勞明主客者歟夫固猶掇之也不聞巧久矧速而非拙者歟備五采之文章與鶚立而爲徒豈典籍之前據抑奇智之臆抒予笑不答使問鵝子適有客至因而舉似客曰以唐太宗之英而惟鵝鍾情惜故奏之良久乃懷死

清

與陸麗京書

耳麗京之名甚飫知其爲遜抗機雲合而爲今之一人嘗以問胡豹生沈甸華亦各得其一二今年春偶過王震生於其案頭得讀威鳳堂論部綴一篇不覺狂叫稱快遂罷酒卒讀終卷覺無一非先得我心所欲言而剿犀斷兕之鋒足令萬人自廢因揣此卷歸命小兒輩朗誦每臥聽之憂以忘病以愈但恨始亨初未識荊枉讀三十年書耳始亨南海鄙人也耕釣於龍江之濱平生拙劣無似然頗好觀三代以來治亂興衰之跡以求古人之心寤歌自矢不冀時人之許也所居空山寂歷凡今之賢過而問者甚寡固宜其不能挹足下之光儀也抑聞之君子之學所以羽翼夫道也生今之世欲復古聖賢之道非一手一足之烈蓋必一大賢倡之而羣賢

者亦鼓吹應焉卽如韓昌黎之文起八代之衰而一時亦有李翺張籍馮宿皇甫湜之流以至柳河東且與之並起不自寥寥也足下固傑然爲今之鳳矣若不佞者亦可自比野鶴黃鵠之類以與凡羽共覩九苞之異彩矣乎未死之年皆願見之日也足下何以命之敢因甸華歸舟之便附布區區不宣

與朱錫鬯書

昨得中洲書始知卿當言還云有札惠教竟未得見豈爲人浮沉耶本擬詣別緣海氛甚惡不敢出門雖貧賤亦奉先人遺體也且身去歲承見招風之所加野絕醜類狡兔驚疑徒窟懼罪小奚賀曰夫子何其善任歟始出省奉晤歡會無幾抵家輒病半月衰憊之軀不堪馳逐徒削元氣犯養生之戒想知已必能諒之也卿英年妙才行且萬里惟倍萬自珍後晤必有期耳風雅一道卿既已登壇矣今當遠離無已更效他山一得蓋卿詩風華秀逸卓爾擅場惟格調高老四字尙須留意格調之高不在字句能

於漢魏晉諸子深蘊而精涵之則得矣非卿身敢及此否一苓得詩之幽境而窘邊幅他日深造過人則不可知卿今獨嗜之以爲己勝中洲身則謂要各有當未可軒輊也一則一邱一壑一則泰華秦觀善遊者於何觀止身與二子並相好辱卿下問評次輒及之倘無忽芻蕘卽執手無以踰此前委買葛布今屢訪未有精者又身素乏牙儈之才雅不樂入市比亦有他友見托者吾戲效殷洪喬語以答之曰精者自精粗者自粗薛劍公不能爲人作買布奴遂以其金盡送酒家竟足飲兩月恐卿復蹈其轍使我沉湎不敢問也故先言之小作二首聊致別意鄉村無佳箋益愧拙惡身雖未送神已俱馳覩緘不倫黯然欲絕惟鑒之不次

與楊憲卿書 丙戌春

昨承面教天下事瞭若指掌所談理財之要尤濟時經濟若兄者眞不可徒拘小節痼癖巖穴以負斯時也昔陳諫以劉晏爲蕭管之亞而韓湎元

秀裴腆李衛包佶盧徵李若初諸公相與後先佐理有名於時誠以兄厠其間豈云多讓至云約與弟俱出弟一夕思之誠有所不可非自菲薄也弟嘗有志讀書著述今差有端緒而未竟其功每歎揚雄以絕世之姿而覩其自奏謂少不得學而心好沉博絕麗之文願休脫直事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不奪俸令倘書給筆札得觀書於石渠其後歲餘乃獻繳補鑪節龍骨諸銘由此觀之雄之所成就亦其遭遇然也今使弟誠得免薪米之憂寬閒其心以研精於典籍成就未知與聖賢何如若操柔翰於承明之廬如雄豈足道哉然而遍視天下望得薦其文似相如者誰也王襄之得王褒也賚使入關薛奎之得范鎭也載之還汴他如范雎之遇王稽馬周之過趙仁本此其人雖奇傑瓌偉然使不獲知已或不幸委塡溝壑耳何以聲施後世乎夫天下非無知人之賢者也而於弟無特達之分則是弟之時命未可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才旣不可勉强時命又不可爭

與天然和尙書

己丑別丈室一行郤掃山中日與三寸毛錐幾葉故紙作生活回首悠悠竟成何事眞慚愧無地也和尙現肉菩薩身擊大法鼓見聞者無不虛往實歸而某甲以二十年前早識皈依乃不得與有情之種同霑普雨不大可憐憫耶大事因緣此生誓願成者非有退轉也但不時親近之故有二一者盈盈衣帶恆懼海氣某甲貧無童僕出門有行李之累二者某甲衣裳無新製到省常畏人以此時時浩歎豈不馳慕左右也又劣體多病四十蚤衰每恐出息不保入息在今日實不能效和尙會下諸君吟詩寫字作名士之態談笑終日自詡大根器之所爲也閒嘗取道家養生之言讀之頗覺有味但玄旨深遠謂必遇眞師口訣始識關竅昔蘇養直隱居京江而羅浮黃眞人賫舟渡之某甲冀萬有一或具此緣法庶幾遇之不則奈之何哉養直固高士然其詩文某自謂未必遜之也和尙慈悲自過於黃眞人亦有可爲某垂手處否丹成之後更加眞參實證想亦可也執與大言無根如梁同庵英卓金日日長齋時時參悟倏忽病痰火而殞哉和尙何以教之偶緣魚便輒附布區區不知所裁

比者中興反正復覩威儀民物維新海濱胥慶此蓋恭遇老夫子取日處淵乾旋坤轉狄梁公僅乃得之身後者而夫子坐致之瞬息之間不動聲色措於磐石幸甚幸甚某自三月既望不幸有負薪之疾買棹還山饑餒乘之不以時愈家人嗷嗷環榻而泣牀頭旣盡藥石益闕漸積憤懣頓成痞癇宛轉兩月絕而復甦幾登鬼錄者屢矣以此雖際日月重開而弗克曳裾稱賀每於伏枕病間稍省人事時卽悵然恨爲闕典然無如沉疴何也伏惟夫子身繫社稷之重宏濟時艱德澤所濡將被四海如某者雖溝瘠無似倘幸而未死猶得比一物之數以仰覩末光絕炎伊稷之世寧忍一夫不獲耶伏念某賦命奇窮周身無策每覽古傳所紀甑塵釜魚與夫深雪高臥三旬九食者未嘗不心壯之獨至韓退之則輒侃然上書于時相又未嘗不歎其才而悲其窮也夫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故或干之大百執事之衆夫子之明宜其謀無遺策而猶未免於憂歎豈始亨窮焉

焉或否焉誠知其有諒有不諒也故窮同而所以處窮者異其曰大雪人皆餓死豈宜干人蓋爲人言之也人盡人也義必不可屈其曰不過費閣下一朝之餉而足也蓋爲知者言之也知者幾人哉義又不忍不言由是觀之王君公倫牛而不爲辱陶淵明乞食而不爲恥願其人如何耳夫儒門淡泊或去而爲僧游學流離或傭以至死某頃者亦嘗參證禪宗頗識機趣便欲棄家長往了此夙因但望世方用變夷人皆解辮己乃祝髮以時以事似覺不祥父筋力素劣傭作莫任身非伯鸞難傍俠塚自了而已如八口何以此傑然生計不同朝菌者無幾矣竊計某雖不肖亦嘗奉教於大君子之門面命耳提或不甚在諸及門之後而使溘先朝露泯然□聲後世有憐才之君子覽其著作而惜之追弔其致死之由由於饑餒饑餒之由由於不干人誠竊自悼懼爲門下羞也夫木生於匠石之門糞自奮於駑駘中間雨雪漂射蚊虻僕緣誠

海小鯫遂能借箸哉然而古人有言曰詢于芻蕘又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始亨輒不敢菲薄私獻助餉之策有四其二者可以令出而卽行其一者必在上意堅而後能行其一者必題請而後能行凡此四策揆之人情似不甚悖按之國體絕無傷百姓不擾士夫不撓朝行而暮應非待歲月之淹理順而法立陰寓弭亂之術負暄之微誠以爲芹美而可獻也然始亨草野不更事安知其不迂闊倘夫子見而鄙之必棄遺矣使爲身謀誠不如緘口藏拙之爲得然而必陳其愚者蓋私心感激欲効忠於國計也夫言不必盡可採要歸於忠惟夫子收其狂簡而裁之諒其愚忠而恕之則奇謀偉略當必有干里而至者古人曰請自隗始亨亦云且始亨究心時務亦且有年矣邇來當事收羅英俊獻策轅門者往往不罪藉令始亨甚愚其所謀盡亦甚無實用卽如趙括之空談亦無有禁之者然而深自飲抑未嘗一言以干聞於當事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其心矣噫非夫

子之大度始亨又敢狂言及此哉謹錄其四策於左伏維垂覽少加察焉幸甚幸甚

上慶雲和尙書 由項湖外舘補錄

數載不親覩俗塵塵緣慚愧無地雖時時思維吾師平昔提醒法語有信與和尙相見無殊然身在火宅千魔百障大可憐憫不堪爲吾師述也不謂垂手卷注不遺感涕何旣去歲承手諭方擬秋冬必謁頂湖又以家人病絆不果抽身抱歉不可言茲承慧首座枉顧以吾師法語之惠惓惓雅愛有加無已豈宿世不於一佛二佛而種善根乃有此耶謝甚愧甚俚句錄於蠡扇呈師棒喝倘暇或當立雪耳率復不次

龍江青雲盦旦社題辭 盦有文昌閣成子春諸子結社盦於焉長明燈予因命曰旦

斐然吾黨方求志而隱居睨乎故鄉幸斯文之尙在駕言春日載詠嚶嚶夫樂羣而敬業斯聖賢之徒歟若幽贊於精微殆神明之事矣是以盦府者乎予甚望之而獨難爲今之道學者言也

重刻陳白沙先生集序 代

新會邑侯黃君宰邑之明年卽求白沙陳文恭集而重鋟之以完舊所闕而屬予爲序予私淑文恭又鄉先進也不揆而序之曰聖人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學士習焉而不察而道固未嘗絕於天下也有志之士苟能潛心而遜志反躬而力行則雖千百年之遠荒裔窮海之濱而悟此心此理之同自可以上溯孔孟之源下俟百世而不惑自章句訓詁之學錮溺天下之人心於是儒者不敢內求自得而惟外奉陳詮雖以上蔡象山之深造猶或病之曰太簡或目之曰近禪天下畏禪之形而避其影將所謂尊德性者或幾乎息矣嗚呼不有哲人其何能淑先生奮起南隅翱翔上國始謁臨川言歸江門求之博而舍其煩求之靜以復其體林待用謂其立志甚崇道甚勇涵養甚熟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於風烟水月之間有舞雩陋巷之風焉蓋實錄也昔精一之傳至禹止矣其後歷數百年而有莘耕夫舜嘉樂道降衷一德之語遂繼典謨洙泗之傳至孟軻惟本而已本之或謬則疑而不晰疑而不晰則欺而不誠雖嘗試以享高位叨重名其於聖賢本領不可訓也茲刻也蓋有意於重本而求誠者豈迂也哉抑又有嘉惠來學之功焉昔人謂讀書貴識字字旣楊愼號稱博洽考其論著於音韻字義尤三致意焉石趾以書馬字與尾而立馬援上書言印文伏字皋字之異蓋其重也孰謂孝廉留意於此非異時大業之一斑乎然吾更有感焉以學庸論孟之書功令誦習之所在數百年而字畫猶有謬焉而必待正也而況聖賢性命之旨其精微不止於字畫而徒沿宋儒之說守之而不敢正其果保無所謬歟其所關於道脈尤大矣蓋漢之石渠白虎並集諸儒以議得失而國朝第用一先生之學則楊榮楊士奇之爲也以孝廉年與學之富旣有以正于小者將復有意進正于大者乎予甚望之而獨難爲今之道學者言也

重刻陳白沙先生集序 代

止矣其後千百年而濂洛諸儒倡明體驗太極皇極之旨窮極性命至道至德豈不待其人哉嘉定以後徒資文義講說於經傳鱗比櫛次在當時號爲精密在今日猶未免有疏況於聖學眞源相去益遠故雙峯之饒北溪之陳並爲吳草廬之所不取然則先生之學其足以繼往開來功亦鉅矣先生生存而名震四海沒而從祀孔廟其論定久矣非待後死者爲置喙又其志不在於著述然則其集雖具在學者要當悟意於語言文字之外而後可也始先生詩與莊定山齊名時號陳莊然湛深於道德流露其胸中所見則先生爲宏遠矣夫黃侯以表章斯文爲己任其於爲政思過半矣所愧予老而辭不敏亦聊以述所聞云爾

明粵七家詩選序

余居閒取鄉前輩詩公詩及亡友所遺稿讀而甲乙焉其佳者不勝錄也而謀諸剞劂則力又不及於是登其尤者凡七家於七家集中又登其尤

者而略其凡近者爲詩若干卷既成而復序之曰詩也者先王所以正性情宣志氣命輶軒而觀風俗紀盛德而格神明之具也蓋情文備美多識掞類絃而歌之肄業及焉謂之道學故其盛也絕去委巷之陋而澤於溫厚和平雖匹夫匹婦之詞而皆合乎士君子之義此可以見先王之化如是其深且遠也故曰登高作賦可以爲大夫將於此考德業焉豈不貴學乎哉追乎後世徒以爲見才之地文人才士工拙互形於是道德之趣微矣雖未及成周之雅南之奏然猶庶幾漢有足觀者故吾於此三致意焉夫清廟明堂則佩玉鳴鑾趨蹌旋折鳥言異服坐於門外而已若夫鶉衣豎褐豈堪望屬車之塵哉昔之論文者曰士美則楩柟杞梓生焉其瘠鹵乃彌望黃茅白葦也彼嘵嘵者未之思耳雖然射而期于穿取法上矣而苟不至于轂則毫釐千里故法弊者法其轂而已矣孟軻氏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至論五霸則三王之罪人也後有作者宜何居焉予幸生乎海濱鄒魯之邦亦守所聞而已是選之旨也其詳載乎凡例茲不具

調之平穩則數見不鮮使繼其後者原先王一道同風之意考前輩紹漢唐革宋元之微其爲踵事增華也可其爲損益質文救其過而補其不及也可奈何苟爲自異以剽流俗之譽投輕浮之好矯枉過正若水火之易位焉雖譁然表異一時而源流習氣決裂敗壞徒謬曰性情而已轉皮毀瓦使不學之夫攘臂自列俚語褻言寶爲新尙而風雅亡矣性情果安附哉嘻其甚矣誰之作俑歟吾粵在唐則曲江張文獻稱焉其後慈塔一詠南濱三隱寥有方見貴於柳宗元邵謁獲重於溫庭筠然寥詩於今絕無而邵詩獨僅有以此推之粵之能詩而湮沒者豈少哉其繇洪武以迄今茲中間名臣鉅儒隱士詞客其制作宜不可勝數然亦多遺佚或僅存寥寥數篇不稱全體者有之大抵才高者病乎多駁違道者病不成家又或其人以理學功烈自見而不屑屑乎詞章之末間有所作率其興會亦宜略之以明重也惟論其著者則洪武初若孫典籍嘗與宋廣諸公翱翔禁

苑藉甚當時矣至於嘉隆之際黃文裕傑然奮起爲一時之宗出其門下則歐汀分七子之席歐黎騰茂乎上京追其後也區太史陸沉於金馬鄧祕書激越於皇華是數公者咸能淵源往哲追琢其章騁驊騮駃騠之足以閑造父馳驅之軌其於先民典型斤斤乎若護氣而不敢傷焉功亦懋矣雖未及成周之雅南之奏然猶庶幾漢有足觀者故吾於此三致意焉夫清廟明堂則佩玉鳴鑾趨蹌旋折鳥言異服坐於門外而已若夫鶉衣豎褐豈堪望屬車之塵哉昔之論文者曰士美則楩柟杞梓生焉其瘠鹵乃彌望黃茅白葦也彼嘵嘵者未之思耳雖然射而期于穿取法上矣而苟不至于轂則毫釐千里故法弊者法其轂而已矣孟軻氏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至論五霸則三王之罪人也後有作者宜何居焉予幸生乎海濱鄒魯之邦亦守所聞而已是選之旨也其詳載乎凡例茲不具

論

孫西庵有攄廓之才負豪傑之氣潛源古派橫絕末流如蜀江東注萬里並犇積雪衡沙浩無梗澀勢固壯觀響亦動魄至若託情闔閣其細已甚要難掩其瑜也

黃黍泉古調醇深名言淼落如布帛菽粟不衒珍奇黃鐘大呂不屑細響具大人先生之言有太平盛世之象

梁蘭汀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飲露之蟬抱枝而蛻舞掌之燕臨風欲飛惜也無年未見其止

黎瑤石明堂雅頌之音冠裳佩玉之度著滿惠施之車體謝開元以下五陵裝馬翩翩奕奕庭實充牣武庫森嚴湯惠休之評顏特進大略似之

歐崙山有江山之助詩與年進淋漓倒各極其情大歷貞元不守一轍既旨且多亦華而實揮斥隨在風生進止不失尺寸世謂嗣宗放達而不

知其慎也

區海目光儀秀整有質有章五言獨步可謂雅製微有邊幅譬如法勝之盡精細自入神蒼莽非所尚

鄺湛若翠然遠望穆然情深如絕色佳人顧影自憐終夜長歎其好奇尚異冥討幽求若天相之使易牙入太庖而擇柔嘉命儀狄主步兵而選玉醴非惟藝黍之士所未嚼抑亦膏粱之客所未嘗

雕蟲錄序

政焉而後有節兵焉而後有符吏焉而後有篆之三者所以示信防姦也古之人豈有意於文也哉然古人之行事雖微弗苟矧示信防之大者質而文焉可知也三代之符節步傳唯鐘鼎彝敦銘識剝蝕中時令人捫迹追慕文高制古字字可師秦漢以來概可考已其尤著者斯篆和玉爲傳國受命之符其他不趣銷者咸爲法物博雅之君子取則焉藻繪之事

施天覺昭潭詩序　丁亥

丁亥秋杪予客寶安署邂逅東甌施君天覺在焉古貌素心渾金璞玉予固深諗范叔非宜寒者乃亦等予寒何居嘗令昭潭以廉稱忽掛冠去將抵五羊爲跖所妄意故化儁云然君顧嘯詠翛然自若也久之手編昭潭

以來所爲詩示予求爲序予得卒業焉痛哭時艱傷心羈旅託物連類詞婉而諷悲情怨而不怒風矣雅矣予乃莊語天覺曰君知寒之所自乎非廉泓之於內而跕窮之於外也君子之才實使然語曰詩能窮人又曰窮乃能工君之詩工矣欲無窮得乎然吾聞君故東甌時頗以財自娛其於窮也旅次乍嘗耳未稔乎窮之味也噫茶如飴蘗如粱饕於吻而腐於腸以至於膏肓稔窮之味孰有如予者哉君幸乍茹而亟吐也則必自輟唫始不然更詡其才以求工其所未至將不幸有如予者是可畏也客惕與君壁相炤宜忠告無過於予於是乎言

賀江村司孫巡檢除巨盜序 代

順德之屬曰江村司其屬凡十鄉以其皆濱江也故統謂之江村於十鄉之中濱江而復負山連陸者則爲龍江龍山爲然是曰兩龍其地西望樵山東走甘竹其俗淳樸多士夫桑麻絲布工賈甲諸粵固熙熙然樂土也

而邇年每患暮夜之戎盜嘗數十人乘暗持杖行剽掠縱火毀廬罄胠室藏仍刼質雞鳴劊部勒從東引去甚者攫金而斃其人於是居人大困苦之守望擊柝達旦不得休司宰孫君至奮袂曰吾在此盜敢侮吾民何用吾爲計盜去來必從東道刼質出入往往在甘竹必有大猾主之然後輔以嚮導耳吾治盜宜先其主他可勝誅以是蹤跡未幾盡得其狀然是猾也內託巨族外結曹丘穿窬之雄城社之狐多爲之耳目者急則行賂挾詐舞文自如吏不敢至門又善行盜稍哽眦不平輒假手鴆殺之或嗾其黨詞連善類使汚衊無以自白以故吏數宰不敢問其雕者且吏與結交爲姦利意氣揚揚每大言曰若足探吾丸耶其驕暴如此君既廉得其陰罪頗知爪牙姓名爲夜治文書旦上其牘於上官卒縛而置之法羣小寒膽震懾不敢動稍稍知三尺矣君子謂是役也有三善有三難鉏强梗之豪一善也雪沉冤之憤二善也治一而警百三善也當賊聞君將圖己也

負隅咆哮怒目露齶勢睒睒欲啖人以虛聲相禁使非以理自勝少怵利害鮮不引避君直前不顧曰吾將死生以之是其始之難也勢禁不行矣則詭以利相柔使遊說居間冀舐其腦君毅然噎咽不答是其中之難也錢之費徒恃正人爲助侃侃揚庭當事竟直君而獄具是其終之難也嗟乎世之江河日下以至極重難挽者起於利便己私而忘生民之苦故爲鴟弗摧馴致爲蛇耳誠人人如君不爲害撓不爲利誘獨立敢言則何事不舉豈至塗炭斯極乎吾與君不能不心儀之也於是兩龍縉紳士民謀賀君而紀於帛以志不朽顧屬不佞載筆焉予耕於是鄉不可辭也則揖諸父老而言曰父老之賀孫君誼已雖然亦備知君之功矣乎假令君家給一兵戶畀一甲以衛此數鄉之人未必能敉寧也脫或能之亦一時之

衛耳孰與殲厥渠魁除數十年之患人人知法家安枕而戶帖席乎所謂殺一人而生千萬人者此也昔虞詡朝歌自悔多殺然朱博指創瘢亂世不可訓也君有趙廣漢之彊力而仍能用張武之杜後惠文他日膺仕豈多讓古人哉談者謂大慈以地獄爲四禪天困獸猶鬬予謂不然蓋邪不勝正天定勝人彼將行就澌滅何能爲乎傳曰君胡不胄易曰藉用白茅則愛君之至也君以洪都名族遭亂投筆嘗從大軍廑建武功隱於下位所至尊賢禮士其於民也鋤稂莠而庇嘉穀載在口碑不具論論其除盜一事以答諸紳仕父老之請亦足覩豹一斑矣

此文丁酉冬作也

賀連平州姜侯奏最序 代

今王在位之六年吾粵始設連平州名雖州而實不大邑若也其地在惠韶之介始臺省以邊隙爲梗者數議設以控撫其僻而瘠可知矧草創制

乎方今吾粵於天下號樂郊近都會無論甚至窮陬陋壤四方君子每孚下車或有因而家焉者無亦謂承平勝彼殘破若夫草創之始與戎馬踐踏之餘何異故盤錯見利器斯言吾於姜侯益信侯豫章世族用賢書起家滋茲土甫佩印即起視其隍在萬山中雨漲垣輒毀曰卒有急何登視其廩空如曰卒有荒何濟視其兵械靡甚曰卒有警何授又念難慮始乃躬自勤苦蔬食蕭然先之以仁惠行之以清公一出於至誠案無留牘而下情獲庭無悍胥而桁楊虛試之國稅不徵自輸民懷侯矣始以隙首完城次完廩峻墉桓桓廒十有二儲以石計三千餘皆侯所指据也遂選車徒講軍實椎牛縫胃皆侯所推解也猶慮於未然不遺遐邇爰及聚落嚴保甲訓鄉兵向之梗者不爲良則爲伍草創之州屹然重鎮侯之焦勞軼掌如此宜不暇文事然遊者入其域聞絃誦聲獻賦泮宮士閑禮樂蓋侯當鳩工蒐獵倥傯之際不廢課士嘗捐俸築學舍延生徒從容月試故槭

樸輿歌云侯於是賢能之聞大著是歲當考績奏最州之父老子弟涉江來乞予文爲侯賀且曰儆邑不幸在陋僻居嘗青黃不接則苦饑深山大澤則患盜自侯蓄禦有方二患俱去今之夏有他邑寇涉境聞侯威廉而遁侯則追而殲之客冬雨玉米珠侯則振而活之向使非侯綢繆早而應變暇吾儕非腦塗則歿溝壑遺能幾況望鳴琴而歌先王之風今既生存其往而保安其來侯之德誠不可謖將以先王之言書之帛以銘不朽予惟前代循良有虎渡河蝗出境者吾嘗爲史館誌樂得當世賢者而論列之以風盛治且今西北多事人徒知樂南侯雖南而所治之艱南無與比誠使西北守牧人人如侯則齊魯破缺之區中原膏腴之土何至赤地千里流亡無算哉侯行臚帝簡陟華膺其無忘連平則爲國家宗留守韓楚州何以加焉豈特黃穎州翟而已故侯之德在生民功在當宁匪藉予文爲榮也予又聞侯有太夫人板輿家園每諄諄書清愼爲侯勉侯佩勿斁

時以語人士不愧却鮓然則侯之賢誠有自也夫

壽母舅何金庭翁九十有一序

晉邑黃連之何蕃衍顯融奕世載德世廟以內若御史庫部方伯漕使及任郡縣著績蔚爲名臣亟於邑乘者炳炳矣至於抱幽德而隱者尤多其人未易更僕然鮮年逾九十者其篤行醇懿而又年踰九十闔族萬指自宋至於今四五百載惟吾舅氏金庭翁一人而已舅於吾母爲同產仲兄予小子幼侍家慈歸寧時伯仲二舅俱已亟白諸從舅猶五六人時時啖予果餌今三十餘年巋然存者惟舅耳惟茲菊月既望爲舅九十有一初度諸子姓豎中外戚戚謀稱觴以予知舅詳聲爲能文詞而屬爲言以祝某雖不佞其安敢辭乃起拜手執爵而進曰竊嘗讀行葦既醉之詩而有感於天人之際及觀舅所閱歷益確然知有德君子必享其報於天也蓋舅昆弟三人伯舅以計然策遊楚季舅又蚤世兩尊人且老矣舅於是棄

儒力耕以旦夕奉養甘臞備極愉色力作良苦歲時撫恙用能儉而致裕門內衍衍夫洪範所謂富豈必陶石哉舅既饒不乏苞茂落成亢於而家詩曰介爾景福又曰室家之壺說者以爲富與康寧之報也舅之謂矣當舅少時日者占其支干謂不過耳順今已衛武公儆國之年而精爽不衰行不撰杖日者更目爲籧鑛喬松詩曰君子萬年說者以爲壽之報也舅之謂矣初舅嘗失長子晚更娶連舉女不育年七十餘矣人方以胤紀爲舅憂予曰舅德未艾雖老猶壯何患焉果八十而舉丈夫子岐嶷酷肖舅也昔荊州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然九十七方生兒事載南史詩曰永錫祚胤舅之謂矣舅已早歲脫屣塵外與巢父爲飲牛之遊則宜卑睨裘衣之徒無足當意而乃生平篤恭敬禮士大夫不以丈人行而失其揖遜詩曰高明有融說者以爲攸好德也舅之謂矣眉山氏之論五福曰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終之以不懈至誠無近效在於自信不惑濟之以恭

其言如此亦謂治民之事耳而吾則謂可通於治身亦以舅之事類之也舅至誠而恭且不欲速見於前事如彼而天之報也福者如此然則天下之際詎不章章矣哉既醉之詩若爲舅賦也行葦之詩亦當爲諸子姓中外之戚賦也轉盼幼子受室讀書成立不匱之錫于祖有光則醴醹之酌引襲維祺寧有既乎于是舅傾耳而聽莞爾而笑在列者曰嘻善哉子之祝也質而有本遂以其言勒之帛

壽崔千上六十有一覽揆詩序

與世浮沉達士之虛舟隱居教授大賢之素位篤行榮於膺仕永年厚於浮名而況生當世衰道微之餘乃復身任守先待後之重德與年之並邵學至老而益勤繇斯言之洵足述矣千上崔君三山世族難進之節不愧系出菊坡高尚之風共擬倫於栗里蚤登一榜文章夢發乎筆花晚志千秋著述祥生于書帶自坐虎皮而講絕意龍尾之燒山水有清音任滄桑未窮至性過人大概如此方君播遷避地之際乃予投分定交之初既一見而若懽遂相視而莫逆每羞薄俗之徵逐獨結幽人之往來把臂林中宅心物外至乃忘其固陋重以婚姻屈指已過十年素履不渝一日益修仁義之天爵更尊經術以名家樽中之酒不空二三知己戶外之履恆滿千百門人桃李成蹊而不言松柏經霜而彌茂惟茲建丑之元日正逢甲子之初週愛冬日而懸弧酌春酒以祈壽袒割饋醑執經函丈之前雅頌管絃樂奏絳紗之後不有載筆曷紀佳辰謹矢七言弁以小引永以爲好不知所裁

其詩曰

南山朝來何蔚蒼子棊隱几聞天籟誰家絲竹出絳紗一庭芳草飄書帶

之自變衣裳無新製洵狐貉之可輕加以宗黨著孝弟之稱事兄如父身世存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不自矜於苟難不廣騖乎多藝懿德邁種更僕未窮至性過人大概如此方君播遷避地之際乃予投分定交之初既一見而若懽遂相視而莫逆每羞薄俗之徵逐獨結幽人之往來把臂林中無悄然悲而憬然悔也嘗試驗之吾心焉當其紛然接物悲歡喜慍之雜陳乃雞鳴夜氣則一無所有由是觀之驕之不如息也驕危而息安也客之不如歸也客驕而歸息也子饋勖乎哉吾觀子饋進不忘君退不忘親進退之間不忘朋友是殆敦本而可與於道者吾故不以留尼之而以歸勖之

冠裳會錄序　從鄉誌補錄

山川清淑之氣鍾爲人文或甲於一鄉或甲於天下惟其氣之殊尤故其產之奇傑是氣所磅礴必有爲之主宰而默隲於人者語曰人傑地靈靈也者神之謂也古聖人柴望明禋受釐祕史蓋通於幽明之故以治人道

豈曰近誣哉吾鄉人文之盛甲於郡邑之諸鄉山川挺秀固不偶然而鄉有文昌祠三並踞形勝得山之勝曰天六府得水之勝曰青雲齋得宅中之勝曰望堂廟嘗以孟春丁上鄉之縉紳文士少長咸集肅將祀事爲大會蓋始於萬曆癸丑云凡醵金而息之迭次而主之以至祭儀分胙無鉅細皆有其籍也是時人文已濟濟矣繼至今益炳煒焉按象緯文昌六星躔次斗魁而梓潼神則天下祀之今學宮之旁往往建圖立像謂有助於文事其來已久豈吾鄉山川之秀其亦神所憑依耶不然何其人文之盛甲於諸鄉也以其清淑形勝而鍾靈如此然則祀之永虔宜矣是會也昔之鄉先生嘉後學之敬業樂羣而捐資以會祭遂成盛舉歲久而人士衆益衆費益多而視籍稍微矣於是鄉有公利爲香木之羨爲炭爲渡爲牧鴨之羨歲入以兩計者如後開之數莫適宜焉僉曰宜歸神以永祀久之無異議者遂新其籍而囑余誌之竊觀吾鄉之祠也占文祥也其典正會

也脩文事也其義雅籍也紹前美也其志公故爲之僭筆簡端凡例詳列於後不具論云

放生序

辛巳七月之望與社中諸子及余弟燄萬泛舟珠江買生魚放之物得生趣喜極而躍咫尺欲去油然可掬相與觀而樂甚曰自今以往每月宜一行之人視茲座上供具視席上所遊或山或水所放凡山則羽凡水則鱗所以博愛廣趣也皆諾既而不果行予嘗恨之欲獨行已志久之予謬爲古文辭若詩賦諸體諸子專攻今制義他所文翰應酬又牽强予屬稿予因爲嘗曰凡以詩文命予代必放生否者勿聽諸子始欣從之然予雖有丰骨奕奕亶神清風度汪汪萬頃澄高材豈但通一經大哉博學無成名以酧其志而未有以白其說懼諸子終未明之也夫好生自聖帝倘矣儒者日誦仁民愛物終無有節口腹全物命者世於是咸歸釋氏放生夫釋氏吾未知其何如也而世之爲釋氏放生者又類皆取夫報應若將利而爲之夫以爲利於己雖至於物不難生之則將不利於己雖至於人不難殺之矣烏乎可蘇子瞻深於釋者也在黃州遇生物輒放之謂在獄時身罹湯火如雞在釜而幸脫也親嘗其苦故不忍衆生受怖畏是說也吾謂得之然吾於此益深悲之矣王介甫淺於釋者也以子瞻嘻世逸才而必欲置之死地徒以其議新法而不利於己也使利於己則雖以一物焉介甫寧忍乎噫如是雖捨居室爲寺何補矧其他矧其他故曰生生者天也人之天良鮮不好生者經歷患難倍深切著明耳今吾與諸君子之日月至焉所及甚少也然吾輩之分力無以加此使其力又有大者焉疇圍哉昔嗇參救傷鷂鷂夜銜珠報之隋侯於蛇亦然他爲報者甚衆未易枚舉然則報應不盡妄也要不可爲意而已諸君子之意其不在於珠也亦明矣而試觀疇昔之日圈圈洋洋者意豈嘗須臾忘珠也耶莊生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水涸魚

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予也生多患浸假而爲魚浸假而爲雉於衆生之情尤不能無厚故爲序述其意諸君子勉焉

朱碧衢先生影贊　由滇歸外集補錄

古岡朱碧衢先生乃本師在和尊人始亨雖未識荊而側聞令名懿行甚著戊申夏五侍師天湖山中獲瞻畫像歎爲天人眉宇蓋年四十時貌云始亨重有感於師之孺慕孝思合於報恩經旨可以愧世之自尊而揖其親恝然不顧情者因而不惴不敏謹述次爲贊曰

緊昔靈芝昇朱明神明之胄衍南溟黃雲紫水鍾豪英千人之英惟先生丰骨奕奕亶神清風度汪汪萬頃澄高材豈但通一經大哉博學無成名心孔豁然故多能揮毫染翰東南傾琴如嵇康易君平座上客滿尊中盈澹處罕俗情無營疑與列仙遊蓬瀛孰云豐德齎遐齡誕啓哲胤聞趨庭登法王座度羣冥慧命萬刼何滅增維醴有泉芝有根後世共仰茲典型

有所棄而不居以齎其不足而殖其有餘斯善用其古之君子之善用其才者矣天之生才不幸不能如聖人也自有餘必有不足强其不足將幷不能擅其有餘是以君子必有所棄焉而後可以寡過而成名昔者漢武帝以大有爲之君網羅天下之俊傑一才一藝之善皆得以升於朝而備器使而司馬相如以文章詞賦卓絕瓌瑋知遇其間可謂盛矣始未嘗不愛幸而卒功業泯焉吾嘗讀其書如論蜀檄與夫難蜀父老之辭未嘗不歎爲議論有餘通達治體使益抒其蘊以謀謀廊廟雖未能歷抵卿相而以佐一時之英略未必卑於嚴助主父之流也而相如每謝病不肯預公卿國家事則豈非有所棄於功名而不居者歟相如志藺者也今也助儇之不若則豈非志本欲居而勢不得不棄者歟夫物之至者難兼而適用者則否嚴助之徒非不文也蓋適用而已者也相如居其至則其爲力較於身後蓋刻意良苦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寧不亦殖其有餘以成名者乎其後揚雄三世不遷泊然自守其跡亦大類於此蓋心壯相如而爲之也審矣吾是以歎古之君子之善用其才也夫均美也取貴焉均貴也取道焉均道也取性情焉雖然性情之矣而或不至則不如物也不物則不如棄也夫物而至於至非絕他途而嵩致焉不可也而況大美於此者乎故嘗爲之說曰儒之不紹功業敗之也儒莫盛於荀孟而區區齊楚梁滕之間祇見疏焉遊說之士可以長衰周而仁政之行反無以救膝宋無亦才術之不可以强兼歟然而配義與道修先王之學則可謂醇矣向使相如揚雄廣騫幷包騁其才辨緣飾政術豈無可觀也然而風流必少損矣或不幸遇事顛仆寧不兩失之哉宋之王安石有揚雄之才而經世自任卒以禍宋遺譏是其效也故韓琦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爲相則不可使其不遇神宗而以學士老其論著大業必有過於諸儒者故嘗爲之惜曰宋徽宗不爲帝王安石不爲相其文采風流當絕於時矣悲夫

梁武帝論

世之毀佛者皆指梁武帝爲窺輶其說蓋倡於韓愈愈之言曰餓死蹇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而更得禍世之人皆以是說爲聖人不易矣吾嘗竊笑之果以此爲毀宜其不足以動事佛之徒也夫佛豈主災祥之鬼耶佛之書豈嘗勸人淫祠邀福耶武帝之講佛書捨身同泰豈以求福爲念耶爲善降祥不善降殃夫儒而道之矣何必佛佛者超生死空禍福無得喪成敗者也夫惟世人之樂生怖死執泥乎禍福得喪成敗以生種種貪戀之見而卒不能免于生死禍福得喪成敗也佛憫其愚故一切舉而歸之于空曰我本無生何以有死死生妄也推之禍福得喪成敗莫不皆然以是不立名相以齊乎動靜內外而合乎性命之正其視人之一國不啻如太倉之粃糠滄海之漚沫興滅聚散舉無足言者又何禍福之當趨禍之當避而屑屑有法以予之有法以求之耶梁武之於佛吾不知其深淺何如然必非貿貿然以邀福爲念者也爲弟子而尊其師悅其道而欽其教弟子之事也非必其師之旨也今視弟子一不當卽以請其師以爲其道盡於是而他人之效之者亦必例於是可乎然則梁之尊至於亡何足以重咎夫佛也且國之存亡亦非一端之故矣今使梁亡而責以事佛則自三代以及秦漢魏晉不皆佛也無不亡也亦將責以誰事而得禍耶春秋之世去聖未遠然亂國之君刃而弒者有之縊而弒者有之射殷而弒者有之絲梁以前而禪而廢而鴆者接踵於世蓋亂臣賊子滅絕天理忍於其君何所不至寧獨一餓之爲慘耶主父之探雀穀又何佛之事也齊之郊有獵者焉其始原由無不禽也一日適聞仁人好生之說於是裂罝折矢

瞥然有意於仁然未得其端也而嘗好爲仁者之褒衣揖讓他日方拱立卒遇猛虎跳而噬之死其鄰曰仁之不足好也請鑒諸獵者夫獵者之不足以病仁亦明矣鄰之言何以異於韓愈或曰然則愈之說非忠乎彼何以爲諫曰忠也彼蓋爲憲宗言也佛骨之迎歷供諸寺意實在乎邀福者故愈以是闢其惑而世之腐者則曰韓愈有是言也執而守之以爲不易吾是以笑之

非折柳論

或論程頤之諫折柳可不謂防微杜漸乎而子非之何也曰固也正爲其不能防微杜漸也夫所貴於防杜云者非僅曰我如是防之杜之以爲名也又非曰吾心如是而已也將必能果防之杜之以爲其善脈而愈病也非以其方之古藥之珍以爲稱也苟爲對症而善效則牛溲馬勃不爲賤雞毒鳥頭不爲凶苟非其效則玉屑丹砂昌陽參茸而樂學之當講乎其意迫於故事而已然需而養之亦可以積而高明善格心者宜且優焉游焉勿與之爲嚴憚以生其厭棄然後人主之心以士大夫爲可親以士大夫爲可親而後以士大夫之言爲可信奈何遽以無關得失之微故區區瀆聽使人謂儒者好預人事是言自吾輕也且其言又甚迂闊無可採夫陰陽調燮茂時育物之事必深於天人之際者乃能明之問頤之先亦嘗以月令進講矣乎進講而見納矣乎如其未也斯時非幼沖之主所及也幸而頷之亦謬應而已矣豈實有益乎下進迂詞而上託虛納兩無所見效此上下所以交相遁也夫秦階六符必孝武之神明而後可進而朔又反覆詳剴非僅僅兩言若嚴師之命弟子也況一柳之微未必遂干和氣若以爲殺機之萌莫大於此則孔子之門啓蟄不殺方長不折惟柴也愚者稱焉七十子之不盡然可知矣而不見責於孔子何耶孔子曰吾從諷諫乎爲其談言微中有味乎其言之也爲其當必諫之會而猶宜爾也孟軻對齊王好貨好色好勇好樂殆皆將順而後引歸於正必曰防微杜漸莊色倨容以詔之可以已而不已然則孟子爲佞而諷不如直也故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又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以孔子而不於卜商假蓋師弟子之間猶恐傷之況君臣之際乎且哲宗何如主也其時又何時也章惇之流日夜側目以冀投隙而帝於蘇轍漢武一語下殿待罪睚斥大臣比叱奴隸豈其至是而後厲威哉必其天資有素矣使頤有聖哲之見幾有大臣之偉度當經筵進講之際睨爲千載一時慄然危懼兢兢然恐不能盡將必有感於精神意氣之微者安其身以格其君易其心以重其言而後謂之果能防微杜漸豈恃區區迂闊之論遂謂能終繫人君之手也哉萬矣其不敬君不善道也卒之朝廷見爲不靖鄙腐之儒乃以爲吾程夫子如是尊而羨之猶嘵嘵然曰防微杜漸徒美其名而不責其效是猶庸醫以參茸治肺火之病其人已斃其醫當罪矣而其徒尚矜其藥之珍方之古也曰吾師也可不哀耶吾惡其盜名而誤天下後世故非之昔蘇轍稱范祖禹爲講官第一何則其意誠忠而其言亦有體也或曰子之言格君則美矣然哲宗之不明信如子言果能防微杜漸矣乎曰能觀夫帝謂梁燾每每起中正之論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然則誰謂帝之不明乎若蘇頌者亦防杜之一效也

客論

古之出處二其衰也三何也客也居乎仕與隱之間也後世之出處客三

其衰也二之亡而一之存何也隱而已噫乎仕與客之外也蓋將以道濟天下之屯則進而皇汲終其身然必當世無人焉而後可專任其勞而遺後能獨往不返而不以天下攖其心不然不忍其一身而忍以天下則不仁之甚者也是故有堯舜而后有巢由有仲尼而後有沮溺仲尼堯舜寧獨非賓名號而汚勢位者哉天下大亂明王不興井田廢而孝弟衰利欲深而君臣薄生其世者進而援溺雖仁矣顧已失而道枉可乎退而修身雖諐矣顧名湮而道絕可乎是以孟軻魯仲連之倫其節高乎一世而其心不忘乎斯人欲仕不可欲隱不可不得已而出於客遨遊於王侯卿相之前著義於排難解紛之事明道於問答辨難之辭其所以處已處人善身善世者得矣風流有足感人者客之所以貴也故曰古之出處二其衰也三何也客也客之興其必二子之風乎客不始於二子而吾曰二子風

之何也奉二子以爲之極也必二子而後可爲客必二子之爲客而後客可爲貴云爾其風之幾乎二子者皆二子之徒云爾及其衰也食魚狗盜珠履屠門仙舟折擁篲之節投轄傾結襪之歡然而傾危賣友者有之貴賤異態者有之是以朱公叔發憤於絕交范史雲心鄙乎賈郭此在羽儀當世者猶不能無譏而況下焉者乎且古之客自待高而人不得而損及於其人也非徒無損趙朔之客是已後世之客自待薄而人不得而厚及其於人也果然於無厚翟公之客是已夫道不足以正容悟物而竊祿於端門義不足以免難立孤而授餐於東嚮皆志士之所深羞也然則後世之君子宜何居豈其不忍一身而忍天下蓋有所不得已焉夫君子之所以風世者舉動而已向也託於客而世咸託焉至是客之不足以行吾道也舉而去之或者相率而知恥乎且夫苟有以濟吾權有所俛焉可也苟無以明吾志無所辱焉足以留天良於宇宙而吾氣無不充吾心無少

愧於古不眩於今其制行也不求人知自知而已其立說也不求人信自信而已閎肆乎其不羈卓犖乎其不羣也然又未嘗於冥冥墮行未嘗以盛衰存亡易心是故能忍人所不能忍能言人所不能言能任人所不能任是故達者信之明君舉之聖人造之曰賢也才也此古之所謂賢才也今世則不然近乎長厚之謂賢不必其才也眞賢也才也此古之爲近乎幹能之謂才不必其賢也卽惡而小人可焉其有眞賢才者則羣而疑之曰之人也目中無一世者也論之高也類於迂行之踽也似於矯畏其明察忌其剛方惴惴乎憂其將燭己之私悻悻然憤其無媚己之態斷斷乎知己之不能用又知其不屑爲己用也於是在上則欲斥而遠之在下則欲訾而毀之矣曰之人也目中無一世者也非賢也非才也甚者曰此殆愚者也按其巧利不趨者或似焉又甚者曰此殆惡者也考其驚鳥之不羣者或似焉嗚呼夫豈知古之所謂賢才者正在是乎使有語之

曰此賢也才也而豈世有信者乎故曰昏昏之世以不狂爲狂悲夫雖有
聖人孰能指昏中之黑白曉狂者之是非乎彼其所謂賢才者愚而不肖
以長奸而便私惡而小人以蠹民而敗事然則愚而不肖亦惡而小人惡
而小人亦愚而不肖今天下之所以亂也

造命論

勢有不可下權有不可衡在我者宜昂不宜抑宜任不宜靡宜竭不宜委
庸夫之所束手豪傑之所發奮皆天也皆人也天也者道德曰格仁義曰
祈才力曰回人也者聖曰不息賢曰有爲愚曰自守不息命可得而新也
有爲世可得而永也惟自守云者禍亂莫得而悔也嗚呼安危之機存亡
之占決斷於此矣虎與牛形等麾也聲均暢也然而牛夏月而喘虎嘯而
而林木振谷風生者其威靈異也向使猛虎垂頭伏爪屏息帖尾於巖葬
之下風何自而至哉變炎歊而落葉善用其權籍者之所爲也故嘗試論
萬物於是乎萌落也迎其氣性命於是乎消長也達者以觀時聖人以易

之君相手握天下之權藉何爲獨異於虎兕之水非命而水也湯之旱非
命而旱也然而水焉旱焉者適也適之不可以苟安亦明矣噫三代以上
畀以非常之凶災而灑濊有餘三代以下遭夫幺麽之變亂而戡撥不足
豈天之命有幸有不幸耶抑人事有盡有不盡也唐李泌對德宗曰君相
不可言命蓋君相所以造命也知言哉知言哉今夫周之德非必高於禹
湯也然卜世卜年長於二代者文武周公之所以造之者得也文武周公
承二代之後其禮樂刑政之具監觀較詳是故得以斟酌損益而制作之
天命因之永固焉耳禮者所以定命者也樂者所以顯命者也刑者所以
制命者也政者所以布命者也聖人尊四者以受命庸人委命而弛四者
能貴人能賤人能生殺人所貴者疑於其命貴也所賤者疑於其命賤也
所生所殺者疑於其命宜生宜殺也則固已握其命之柄而播之而揯之
庭吾情爲之懽心爲之開日杜吾門而私爲己有起居飲食於其際雖不
揯於庖俎其生機祥氣已充然矣子胡不視吾何食而貌豐忘寐而神王

木卽榮何病之承子處木榮而土瘁獨不處金多而府禍何也子休矣

起病說

有客病鬱出則拂入則譫使醫視之曰氣也茹茹忍詬非是莫藥從之每惡聲在喉強制嚼齒迸迸然久之曰甚亟殆故吾酒狎也過問焉曰等死耳久欲觴無可如子者呼具引滿予熟察之從臾爲大言則大喜稍醉又大怒大數其家人引左右曾半語逆者讓而鞭之勿拒又從臾己曰死無恨矣旣罷明日病如脫或曰何居余曰子識火乎當其溼薪蒸薰頻噓而未燃也突煙四塞旁衝睫目觸之者涕嚏之者絕何者蘊而莫洩也及夫鼓橐籥煽洪罏烈焰具揚燼然有光向之逆睫鼻者不知何銷其始爲密雲不雨其旣爲何天之衡於人亦然喜怒哀樂逸慾雖聖人不能無受以節而已繼薪而匪勞可炊勿饘也故曰太上節情其次利情最下壅情阻思而往閉精而淋積憤而疽壅而潰傷必多情譬火亦猶木臾而罪人孰與禁而殺人且夫蟲可擾也忌批鱗口難防也設韜鑰何以置反側者之腹何以投敢怒者之戈長孺之慙不如曼倩之詼諧驪山之凶不如桐葉之入賀也

泛喻

生而具者父不能得之於子理豈能奪夫情哉中之說立而偏倚之形起是偏由中起也之於偏而反觀焉中不爲偏乎哉廢偏何以有中偏果能廢乎六合之表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四海之外不知其幾千萬國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雖有堯舜能偏格諸寒暑異氣歸於成歲苟必中焉有長春之國則可也然而記寒暑之罪忘寒暑之功雖曰中不中甚矣於是而有物我之情於是而有是非之論於是人材始淪棄於是大道始晦蝕春雨始雷萬甲萌屯或秀養蜂或實養氓春不偏律是之謂仁使夫時雨必葵草木而茂禾黍是何代之世歟美自媒妬材自媿台鄙自匿情盜自伏僞心異而言勞以尤行殊而友陷以怨是故心異者默可也行殊者孑可也躉躉胡取爾油油胡取爾閭閭米糞以救渴公子不入脣石澗有流水望之澄然掬之冷然或嗜焉腸胃日以損容貌日以變而不自知也狗其嗜至死焉而不悟也彼誠清豈有遺味滋予哉蛇蝎之毒中人身聞人之毒中人心中於身猶可療也中於心不可悔也孔子誅少正卯千張之徒病其隘子曰噫鄉愿德之賊也樂弘之詐病黯之憨小則不信大則不忠吾如世何哉責虎豹者曰爾胡不如羊豕之馴而易制虎豹無辭也然則當窴羊豕於堂矣他日又病焉曰是徒能飽腐豢則是無一可者也走肉慕飛翼可也飛翼嗤泳鱗不可也曰予疑彼德不予若是果有炤膽之鏡耶將未嘗互觀而己鱗非孔不泣也龍雖葉亦驚也豈好未至歟意中所謂龍非目中所謂龍也是徒好所好之龍也人能信理而不能遺目能遺目而不能遺意龍之不可游於其庭也審矣聖人登泰山跛羊亦登泰山豈足感夫風雨哉聖人不世出則泰山恆辱矣果足辱泰山乎哉

山陲精舍說

予自丙戌避兵還故山奉母挈妻子而外諸所有皆棄置唯書五千卷幼所營也琴一夙所嗜也與俱廬歟苦春雨漏溼夏炎蒸秋風破茅冬淅淅四壁若震册一日不檢則塵厚寸三日雨不薰香則水氣透紙欲腐矣居三年不幸母歿又三年始築山陲精舍庋藏書與琴焉竹間爲徑折窮而曠古梅移栽其蔭成幄梅北爲中聖軒右爲南枝堂其隅爲自娛閣閣所藏書也闢北牖疏南檻發東牖東牖所以受朝爽也南檻所以就明也北牖所以來涼風也又爲小樓以臨寒塘羣山環揖蒼翠欲人前對西樵七十二峯顏曰挹清芬像孟襄陽其上朝夕禮焉每夜月松間或山雨欲來則梯而眺嘯若澄碧千里若烟嵐萬狀皆在几席步於庭有槐有梧垂柳

木蘭譬桂桃李橘柚梨榴美盎滋蘭芙蓉映檻雜英芳蓀莫可枚舉無不樹也當夫朱華旣披山果落實時序代矣讀書之暇學釣學釀與會所至烹魚酌酒詠歌鼓琴蓋紵年無俗士駕焉嗟乎宇宙亦大矣丈夫生而射四方不聞牖下老也今予年三十有五使處此更二三十年竟老矣爲蠹魚爲老圃爲場師宜可以頹然自放而無憂乃予居恆耿耿或宵分不寐或兒星而興草木長而愁不開四時變而心彌悲何哉則以予道未明而學未成也故必道明學成而後釋憂亦惟道明學成而後爲不徒老於此故書而記之

寶象林禪院記

有所峻拔奮特以爲孤高嚴厲而無廣大坦衍以爲豐碩恬愉則不能久而安居而樂故至人恆兼有之而後道化行焉天下之佳山水亦然有峨眉之削也而亦有洞庭之曠其於人也亦然是故有孤竹之清不廢柳下之和以時措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吾觀頂湖慶雲道場層巒疊巘亭亭如芙蓉湧出天半信奇偉矣然形家稍恨其無餘地峻故也我和尙是以有寶象林禪院之建象林在南海西以其發自象山故名前極際則對白雲後極際則枕頂湖其向卯又同也其山高不踰仞其地紆博舒平海水外環曲委以入漪瀾澹灩沿洄可掬院週遭爲畝者三十中爲大殿內爲塔院院左右爲大悲準提二閣齋廚靜室草創咸具施地給孤爲陳姓諸長者塔院暨閣和尙自捐衣鉢造焉其他以俟發大心者未艾也院成命予爲記予嘗講於律而知佛法之嚴謹考於行而知佛法之清苦究於禪而知佛法之廣大故般若波羅密以摩訶爲首稱普薩亦以摩訶爲德號究其實則無二也律行禪不可廢一也然則不有象林無以全頂湖之未備二山之向同而形異也天也非人也所謂兼而有之也始和尙欲以純潔白石造七級佛塔石工言石產瀝湖水月宮之巔不可致一夕無故石自

隕工得以取焉欲陶瓦近院民田土自變可陶僅給成院而止舍利至鄉人望見隱隱如大紅蓮華有光如鐙云井水故濁舍利入塔水頓清徹可茗皆異事予所目覩也儒者言無鬼神可乎哉銘曰慶雲亭亭莫與京象林坦坦如掌平同作佛事利衆生高耶下耶清且寧久居安樂道化行龍天擁護效厥靈不誰語者爲斯銘

天湖山枕流亭記

天湖山亦曰頂湖山或作鼎者譌也山在端州東北羚羊峽上於諸峯最高山巔有湖故名舊有寺曰白雲寺唐智常禪師嘗棲止其地有盤石坐處勒八大字於石壁上今猶存焉未至寺十里許諸山環合水泉澄匯望之如在蓮蕚中曰慶雲禪院院創成於今棲壑在掾兩禪師先後主禪律率其徒修淨土諸方嚮仰爲粵名剎有長松數百株皆在禪師手栽者邇年寧國馬子良生新安程子君駿結侶習靜其中將如晉劉遺民諸賢依遠公東林故事嘗招予入山余固樂其名勝然性嗜酒居平無日不持盃而禪院戒律素嚴計予於此可遊而不可止也近山下流水處巨石林立或如牆泉聲珊然如佩鳴山木垂蔭遊初至此心跡耳根洒然如洗予尤樂之乃展席石傍命童子出沽村酒自勞醉而臥石醒而歸院此上不在天下不在人戒律所不禁野性所甚宜審如是予可以老此山矣所患者風雨時至無以庇嶠磐使大雨連日予其爲南山豹乎此則不能不攢眉者也於是程子聞之乃首倡糾衆爲作亭跨水倚石凡二楹可以晏坐時憑檻而觀湍瀑岫雲皆在几下人遊鳥語亦在庭前亭成醵酒樂之予乃酌諸子而言曰茲山之勝其深者有龍潭飛水之奇怪其次則有白雲慶雲之大觀至矣若茲亭者不過山趾之淺淺者耳然予樂之也以視世之趨名於朝逐利於市肩摩轂擊汩汩紅塵者奚啻龍潭之於茲亭也耶且予雖憩於此然裹糧策杖深入不已彼龍潭者直旦暮遇之耳可以其淺

壹捌玖服 102 版
47 B

而易之乎以道言之其先則智常親得法於曹溪其繼則兩禪師中興夫祖法至矣若諸子者念佛禮誦亦佛法之初因耳有不如茲亭之於茲山也歟然使禮誦進而不止得念佛三昧卽智常何加焉如予不肖使一旦厭棄而不甘酒回向西方聖人安知不坐金蓮上品又使一旦瞥然徹悟無上如如任顚癖而倒行且又安知是凡是聖由是言之何淺何深何戒何定顧力行何如耳諸子僉曰然因以枕流名亭而記其名於石且銘以豔來者無忘諸子之賢銘曰有道可學有酒可樂山水之間風雨時作有亭翼然醉寢徐覺荒塗古今孰怨猿鶴

張曲江畫像記

曲江張文獻公畫像藏於其三十二代孫祖武祖武客於予因出以示紙四旁皆蠹像獨無恙予爲命工完而歸之祖武請予爲記予少度嶺謁公祠其後恆夢見之今復得拜遺像慨然歎息不能已也公文章直道卓然

千古相業可亞宋璟韓休玄宗不能盡行其道小人間之卒以貶死唐史所載具矣予嘗讀李白王維孟浩然詩而更有感然白詩有畣公寄羅衣一事及五月五日贈詩而維之寄公詩有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浩然則公爲荆州時辟置幕府其陪公遊宴詩尤多此三子者唐詩人第一流也他人鮮知羅致而並傾心於公如此於李見緇衣之好於王孟見知己之深公之憐才得士可想矣昔裴行儉號爲人倫而輕王楊盧駱公則若已有而心好之視裴不更優乎士固有文而鮮實者然周孔未嘗不尙文苟以是較士則過矣公識安祿山之必反呼李泌爲小友尤爲知人之詰顧獨眷詩人嗚呼公之風流予雖執鞭亦欣慕焉者也故予不具論其他而特書此以誌予感燕牆如或見之而況遺像乎

眞男傳

史而信不必廢野也史而失不可無野也野吾分也史非吾分也雖然性

有所至天將不沒之於楮先生子曠客卿何與而況於吾乎傳者史之類也然不傳男而傳女何也曰書吾信也其男焉則耳目未及也而曰眞男何也非敢概也非敢薄視也亦所以媿也烈多矣清風嶺節之正也燕子樓情之正也炳炳矣予所傳則尤異非爲身也非爲夫殉也義而已又弗旌弗傳何以闡幽□□□烈婦廖氏者順德扶閭鄉人歸堉何隱其名與地何故豪族堉喜博頗狎匪類廖患之乃與姑謀勸令遠賈脫敘飾具贊堉喜得貲漫可挾以遊盡貲而歸博如故加狎邪廖無策嘗諫焉而性溫言善堉雖悍不悅懌而已未嘗反目既而比匪益甚產業蕩然廖曰命也無怨更勤織紉率姑不闕而堉漸有不法事或暮挈歸黃白燦然示廖廖初駭仆哭叩盡得其狀堉方驕語無忌憚廖輒哭不休苦諫不聽訴之姑姑年耄苟得無所問婦始自恨不食凡哭泣兩月堉自如其戚屬咸怪廖聲色愁苦而不知故徒疑其食貧然又日見其堉市酒肉纍纍入戶曰比期死或少瘉遂寄其幼子於鄰嫗掩戶赴井死姑歸呼不見失色曰噫死矣趨俯井雙履隱然繩引其屍堉適出三日始歸斂顏色弗變其事惟隣嫗頗憐之卒以厚道祕人鮮詳焉未幾堉前跡稍露同類詞連之傾賄免而堉自婦死後亦悲痛改行故不罹法網與姑俱保首領死云於是廖之烈聞有知者君子曰利之動人也莫貧富更嘗者爲甚故先富而貧情迫於故貧也彼讀書號識義理者苟利祿患失勢回面汚行往往遺臭矣嗚呼孰謂廖婦人也而見義凜然雖死猶生哉係以哀詞曰嗚呼烈哉古所稀清風燕子不同歸首陽二子痛採薇恥爲跖飽甘季飢屈原抱石殆庶幾堪與日月爭光輝巾幗丈夫飛鳥依吁嗟暴不知其非

溫先生傳

吾先子之友多名賢君子其所遭於世或隱或顯要皆才行犖犖其才行尤賢則先子尤敬也然非待其已著率先知之終不謬先子所敬諸公公亦以先子之敬情相往來自其始迄於終非偶然也於同年敬陳太常熙昌霍大理子衡梁大夫亭表黎刺史崇宣同里則朱參戎可貞郭孝廉衮及處士溫先生而已同年雖省試舉進士而後相知然一舉嘗七八十人而先子所敬者若是罕也里中少小相與遊人人瓜葛非其聲氣之選何以稱焉其後陳公以直節擊權璫霍公闔門死節天下稱之梁公以廉惠著黎公高才耿介晚乃第進士輒掛冠去朱公以武進士第一抱雄略奇氣不肯俛仰於世郭公嘗會試南宮擬冠多士衡文者互爭而擯不幸無年然亦知名其不霑簪紱嶷然高舉者惟溫先生先生少好古文辭博洽無所不讀講學於區羅陽稱之爲諸生不售遂棄去性好山水自閩越楚吳齊魯燕趙凡山水未嘗不登愛金馬碧雞之奇兩度入滇以世

蒯緱館十一草

亂不能入蜀爲恨所著詩歌有漢魏風格文章典雅郭公嘗序以傳其遊金陵也陳文忠公時爲學士作詩送之其序略曰溫君體無累之神負能遊之癖西樵厓壑樂以忘歸北海罇罍夜而繼日覺鄉關之爲少望京國之非遙草名將離可以代旬鳥聲求友亦若爲懷屬四韻以生風敷六朝而振藻冀有嗣響輒自先鳴云云于是一時名流皆有詠文忠公素愼許可簡酬接獨高先生握手嗟歡也始先生爲舉子業嘗執經於南海湯某湯負才不矜小節爲飛語所中督學信讒下湯於理語甚惡不忍聞門下懼禍及皆走匿先生獨毅然力爲周旋具牘明其冤於當事且曰師弟子猶父子也願以身任湯出獄湯賴以出事益解人皆義先生而當事者疑其黨方伯劉公觀光爭之曰楊政之義鈇久矣是可風也顧當抑之耶語具方伯集中先子嘗曰吾與溫君讀書西樵時年俱少溫君恂恂文弱如處子乎然與論古今節烈事則目炯炯然鬚髯掀張有豪傑之風聞者初未信後乃以爲知言郭公爲廣文於潮之平遠入署而病卒遺言託先生後事平遠去順德千餘里先生即赴之至則孤櫬蕭然家人不能謀旦夕先生爲文遍告諸在位者勉以大義於是皆感動斂賻扶其喪以歸郭公舉孝廉十餘年交遊極一時然卒賴其力以妥死者處士先生也蓋是時

蒯緱館十一草

今行年八十六矣而杯杓甚健精爽不衰余間乞言折衷古今究天人性命之旨必簡而中其所養深矣可易窺其際也耶吾私論次之云爾先生名玉振字覺斯廣州順德人嘗自爲像贊曰鶴其骨虬其髯開義惟恐居後兒利不喜爭先足跡半天下惟蒐奇攬秀而不受人憐如其有道襲隱繩樞之子欣爲執鞭苟非其人赤芾丹轂之儔若將浼焉嗜酒任眞似陶元亮輕世肆志亦魯仲連嗟乎莫我知也我唯與我相周旋其自許如此云

鄺祕書傳

鄺湛若名露初名瑞露湛若其字也南海扶南鄉人居廣州五仙觀側祖彭齡第進士父思浩有才名所交皆一時名士湛若生時有甘露降於庭槐故以命名蚤孤年十五嘗諸生高才好古不守章句以父祖皆能詩而業未竟也益力學苦吟嘗其覃思往往忘廢寢食抵觸樹木傾墜坑塹未

嘗覓也人咸笑之郡北有白雲山湛若時往輒流連旬日不返所著詞賦日益富久之以帖括數舉於鄉不售鬱鬱不得志於是任誕縱酒或散髮徜徉市中傲然不屑以是頗爲禮法之士所讎嘗於上元夕與諸少年跨馬遊鐙市卒遇邑令前驅至湛若醉不避羣隸數呵叉不下馬令大怒命收錄之且奪其馬湛若顧盱睢作越吟曰騎驢誤撞華陰令失馬還同塞上翁吟罷自如旁若無人諸少年不覺失聲笑令益慚其威不行深銜之而諸少年者皆貴公子令之無所洩憤明日出教揭於衢將中湛若以危法鄉先達侍御梁公元柱遜辭爲請不能得勸湛若遠遊以避之於是發軔蒼梧度桂嶺入楚泛洞庭出九江東至於會稽尋上金陵北抵燕所至遊覽其山川賦詠傳播識者賞焉還至皖城好事者競以上客禮之會邑令以賄敗遂歸距其出五年所矣方是時湛若年三十餘詩名藉甚又雅工書中丞張公鎮粵以重幣求書碑記待以異數省大吏以下咸改容折

蒲褧館十一草

節焉顧湛若方談當世事又使其長子鴻學劍時人莫測也弘光改元春湛若出大庾將赴閩上書行至湞陽金陵已失慷慨流涕賦歸興詩以見志上躡端水廷臣多言湛若者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奉使還省飲馬已南牧郡城洶洶湛若移妻子避於鄉落而身還城日與守將策兵食誓死不去外圍久不解勢轉盛知不免矣猶從容賦詩城陷正衣冠端坐廳事內遂遇害年四十七湛若性通敏神宇蕭散容貌頎秀而狂態不恆或時翹身傾首不巾不衫好詼諧大言覽稗官異書怪物奇事博識之間與人論及則綠飾形容加倍大小以爲曾目睹屬序有致娓娓忘倦聽者絕倒而湛若晏然不少動容以爲常或嘗問之曰羅浮古梅有數千年者信乎其大幾何湛若曰大可知也昔吾嘗以花時徘徊其下俄而風至花片紛然落遂葬予深二三丈予力排疾踊二十里然後能伸腰三十里然後能出項一落花之狼籍也而予從此曰鼻腹俱清芬故不病其滑稽類此然遇事亦時守正論其所縱詭辯率出入嘻笑無關得失故也平生能飲啖自奉甚厚索不治生產中歲家益落然食非重肉不下箸也與人交無城府邊幅遊宴所至常傾座人亦樂親之倘奇異遇古器玩好罄貲無所惜郎未得汲汲然坐臥不安必得而後快有琴曰南風宋理宗物也常佩一劍劍室飾以古玉綴鐔之制直百金貧則以質於錢家今俗呼質爲當當主例付票以爲驗故湛若有前當票序後當票序視其目皆奇器也其死也皆環置左右意若殉然聞者悲之所著有海雪堂集晚詩尤善惜多散佚矣論者曰吾粵先輩嘗以稱詩聞自唐張曲江而下莫盛於明弘正嘉隆之間作者彬彬矣湛若以不羈之才揚厲諸生中窮搜極致卒澤於大雅後起風流斯其著焉者也吾家與湛若同里湛若爲古文以修辭爲工晚乃嗜漢書與予言或夜分不寐自予挈妻子入山數招湛若不肯聽得一官卒捐軀焉子死孫弱世罕憫其節徒以爲詩人而已故予不可不論次

以俟史氏采焉

陳巖野先生傳 由陳巖野先生文集補錄

陳巖野先生名邦彥字會份廣之順德人初居龍山鄉父韶晉徙居邑北郊錦巖山下故別號巖野爲人美髭髯顧盼煒然能視日不眩自少慷慨喜大節年十八餼於學宮每試輒冠諸生督學魏公浣初旌其孝文行藉甚一時治易詩教授嘗數百人後先出其門者數千人論制義決科甲無先達後進必翕然傾心先生售無疑顧久之未售先生年四十餘矣是時陳文忠公子壯以秩宗抗疏南歸氣節文章望隆海內見先生文而異之延致於家使諸子受業焉先生亦重其人爲執弟子禮其遊如父子然相得甚懽也甲申之變先生憂憤坐臥不寧每歎曰不報國非夫也乃輟講業謝罷生徒閉戶草中與政要書數萬言走南都上之報聞而歸然都中人人知陳子上書矣以宏光登極詔試諸生領恩薦復舉乙酉賢書思文

帝在閩求粵士於蘇戶部觀生以先生對并進所上書草特詔授監紀推
官晉職方主事命監粵兵援虔先生拜命而趨雖始進毅然以國事爲己
任時時策兵餉在外忘其家焉八閩既陷上監國於梧州觀生以閣部擁
殘兵入廣遣先生奉箋勸進既行而中變羣小從臾立唐王改元紹武先
生至梧州朝進箋而夕變聞舉朝且疑爲間夜召入對先生始知蘇之賣
己遽出不意而進對忠誠上悅拜兵科給事中賞敕還諭先生止郊外不
入以書抵蘇責以大義蘇猶不悛先生乃變姓名入高明山中俄而佟養
甲李成棟襲廣州蘇與唐王俱死上幸西粵端州失守先生間至南海之
九江鄉適陳文忠公奉母遜跡於此與先生相見大慟於是始合謀起義
丁亥正月成棟且西略尋□後先生曰事急矣使奸可乎時順德大盜余
龍者在甘竹灘衆數萬先生駕扁舟詣龍備結其豪酋握手歡飲三日說
之以都會虛使攻城二月十日龍率舟師數百薄廣州養甲殊不意閉門

以城外委之而飛騎追及成棟於桂林促還軍自救桂林由是得完先生
本謀也龍掠城外而退先生使門人馬生應房率之以攻順德而成棟以
歸師至黃連掇之龍應房俱敗死先生泣曰馬生死予獨生耶吾報國後
馬生耶卽日下江門撫納餘卒行收兵至高明主同年貢生陳時家一時
響應者甚衆高明御史麥公而炫官生區公懷炅舉人譚公相國皆慨然
破家以從軍聲復振而侍郎張文烈公家玉起東莞參政黃公公輔起新
會並殺□令以遙相應養甲大患之偵先生家在龍山密使騎掩獲其妾
及二子而以書招先生先生怒判其書後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忠臣義
不私妻子也初先生之金陵舟次邂逅楊指揮景燁與論古今多合以忠
義相許旣還逢人而稱之文忠公以先生言國士視楊也至是景燁與楊
參將可觀約爲內應使花山僞降卒三千人守東門以銃臺爲獻於是先
生與文忠公會師攻廣州文忠公攻其西南先生攻東北一鼓奪銃臺養

甲懼乘城自守嚴邏奸細而內應謀洩二楊與三千人俱死城不可攻矣
成棟方敗張侍郎於新安得報遽返晨夜兼行漏下十刻至城東曰禺珠
遇先生伏兵火其舟因敗紛披而前走趨城也先生率軍乘風追之黎明
迫文忠軍而西城上知成棟至未知勝負但擊鼓助威呼聲震天文忠軍
本烏合未經戰來時文忠諭以城垂手可得倉卒不虞而城上揭二楊首
以示於是衆懼而陣動望先生帆檣亦皆以爲敵兵後軍拔船奪港先遁
令不能禁止遂大潰先生孤軍不可留退至三水胥江大小十餘戰氣益
奮不衰先生率日一食坐假寐不就枕自起兵以來然矣口未嘗言勞苦
處之若素故其部下人人感動卽小卹無思叛者清遠白指揮嘗燦舉城
迎先生先生赴之設柵斷江與成棟相拒值天北風霍總兵師連以火攻
成棟成棟敗走師連盡舟以躡數里風反我舟火還走迫柵盡焚乃退而
守城圍十日用地道積火器崩城十餘丈遂入焉行令事關公鍾喜死之

先生率兵巷戰頸被三刃兵且盡走朱祕書學熹園亭中祕書先自經死
先生題詩三首於壁衣冠赴池池水淺騎已入引出先生笑曰我陳兵科
也檻致廣州不屈養甲問同事閣部何在先生厲聲曰師也死國奚問哉
入獄五日不食意氣如平常好事者投以紙求書首自紀生平科目官爵
拜授月日一紙餘多書題壁三詩或獄中新詩詞義燦然得者傳寶焉以
永歷元年九月二十八日遇害臨命作歌西向受刃歌詩具集中年四十
五先生旣歿義兵始衰張侍郎陳閣部相繼死明年成棟以東粵□□□
□□詔贈先生兵部尚書賜祠祭葬蔭子恭尹錦衣衛指揮僉事方議
諡會粵再陷上播遷而寢先生博極羣書尤究星曆陰陽家言然與人言
必依忠孝不屑屑言趨避其與張侍郎書曰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姑
置弗計方今車駕蒙塵使得牽擊敵騎數月毋西則潯梧必有備是我收
功於西也其志如此醫歐陽生言公磔時監□某取視其肝肝忽躍著面

因驚墮馬歸病請醫自述如此竟死噫先生之忠終始如一貫金石歷萬古其靈爽亦何往不存哉予嘗從受周易毛詩自己卯迄乙酉皆及門也於先生平生本末甚究心喪時予家居竊志之恭尹字元孝方蒙難亡匿年尚少其後益長受職據所得爲狀狀或不具予故具爲傳之以歸之

頂湖山慶雲禪院碑

萬曆天啓中嶺南佛法始衰自憨山滑大師去曹溪後惟頂湖修立律教佛法復振頂湖之山於端州諸峯爲最高院曰慶雲在古白雲寺下相去十里許巒秀壑幽泉源洄匯天地蘊其清淑靈奇之氣積閟不啓以待至人抒精效神信足異也始本師在慘和尚甫棄俗緣實闢茲山誅茅獨處蛇虎避席法侶獻供於大雪中手自杷插栽松數百株其後矢願行脚則以讓其師棲壑和尚居焉梵刹漸廣徒衆雲集般舟三昧諸方嚮慕迨師返錫棲和尚申命首衆演毘尼棲公遷化衆遂請師住持於是益增廓其

蒯緱館十一草

未足隘者宏之卑者崇之如毘盧大悲準提藏經諸閣廡迴檻檻雙樹龍泉諸蘭若徹滌翳鄣郤又爲鐵浮圖藏佛舍利鑄鐘塑像日加月引沉沉翼翼奐乎其容凡三十五年未嘗輟功師精通教典融貫宗乘細析微塵廣周萬象發光海印入不二門所著諸經義標釋四分釋等書梵音密諦無不該究流布海內有不可思議者嗚呼希有哉禪院向未有碑衆請立石以紀興創本末以命不敏不敏從事法門有年矣惟佛以戒而生定慧故用毘尼爲室宇諸莊嚴淨土乃至威儀動作起居飲食無不有律爲之軌範焉舍是放縱以爲豁達律身且不可況待後之學者耶惟吾師由博而返約由嚴而致寬由文字而超無文字佛法之中衰而振也天地之蘊是山而待也不偶然也嗚呼希有哉謹拜手而爲之銘曰嶺南佛法發源曹溪新州屬端一水流西矯矯頂湖其峻莫並峻峻飛潭智常跌定孰閟靈境以待至人吾師手闢後先創因以法爲城以律爲墉白毫黃金晃煥巖

穹啓我學人依彼寶山空手而入飫心而還龍象巍巍有儀有規以觀諸方芳行先輝末法曰禪詩文諧謔我慢貢高曾不愧怍我教之修茲山之幽聒聒繩繩繼起勿休我爲銘章貞珉爰磨億萬斯年神所護呵

大將軍陳公遺愛碑 代

隆武丙戌故大將軍廣海陳公既沒其廣海若父老若紳衿子弟若士伍無貴賤疏戚傾都咸赴若喪考妣極所以弔薦者猶以爲未足昧然而思愔然而慕於是其長老告其少壯者曰嗚呼而猶幸見聞將軍之澤也始吾士人多暴狂鬥狠輕生卒以不如意輒自斃以爲仇禍嗜毒如飴若有物感惘之者不知所以然惟公亶朗鑒審陰陽厥忌在西壁乃以壬申海迅不崇朝徙以東如躩斯脫性情頓易畏死樂壽民得天命迨茲十餘年厥孽活億萬其賜不貲海之南有石名塘螺鬱然闢茸其應爲仕宦累始莫肩驅實維我公爰斲爰覆頤指五丁地用蛻夷風氣粹嘉望儼綬章厥

蒯緱館十一草

仕途有顯階吾始鼓腹以嬉淖於塗若鶩自公捐餐維石秩秩坦然可由福我維神妥神之墀歲悠以圮風雨鳥雀莫攸除去行道咨嗟公俸幾何捐乃至再底葺宇棲以寧我神實俾我佑且我土圮然孤介海濱恃者戈船爲外長城積玩蠹生水師削粮兵病械朽莫之賈勇公條以請用是宿飽以閑訓練故今茲寇氛充斥而安枕晏然雞犬不驚向匪我公桑梓綢繆疇爲言執令聽公身任我安危禍福實我於椎席功赫赫如是德彰彰如是嗚呼而猶幸見聞將軍之澤也數傳以後故老漸湮等於造物開闢可奈何吾與而儕何以銘將軍盍刻貞珉乞立言君子鐫厥績以垂不朽吾輩眼卽枯來者猶當望碣墮淚是卽將軍之岘也維時應者若干人如響如雷礱石以待選賓涉江介來謁辭余維將軍桓桓雄姿展略建旄屬克大敵於援滇復名城於鎮粵馘劉香其於閈里猶萬之一爾而已不可泯沒人人肺腸藉天假以年成就蓋可量哉子嘗及與公遊詧其爲人長

身闊步恢髀有大節不畏強禦齟齬未究大用然而雅善奕飲酒賦詩翩翩若文儒尤善撫下令若在必封侯者斯予所知也其累葉貴顯詳於家乘無煩予言古之英雄臨睨故都若廣海者魂魄猶應眷戀是可銘也已銘曰斯產虎臣以利斯人靈哉傑哉遺愛在民諱炤氏陳位大將軍功德維新百世不泯於鑠炳麟哉

亡女弟仲氏墓誌銘

吾薛世順德龍江姑勑授文林郎府君之仲女也與予及予弟起蛟及予長妹季妹皆勑封孺人何出始府君爲令尹於閩清生姑焉命曰清字清姑既而狎太孺人劉喪歸視行李曰吾一令六載所挈若若來無長物獨多此女耳尤愛憐之爲六年所得也姑絕敏能言時見兩兄讀書輒不去私誦其讀無少遺府君大驚異母孺人獨愀然曰是兒蚤慧恐福薄六歲而府君見背十歲而女紅刺繡紉製之屬靡不通能甲諸姊娣間兩兄咸

嗜琴奕姑與埒能然他人不維鮮閨見且不知其能者其韜晦自閑類如此性最良淑事母孝謹待三嫂氏咸得其歡心無間言下至賤婢不加厲聲忤色母孺人嘗分諸婢令各專執侍婢皆願事姑其素慈而誨也自幼時多病質弱而志勤無有辨色而不與者又修潔居平足不越繡戶無亂髮欹坐惰容病時弱甚絕而甦醫來必濯手乃令脈言動無昏謬以是卽病亟家人鮮必其死也先是姑病余夜夢有舁輿至庭其從有白髮嫗若來迓姑者余力止之且叱嫗嫗曰若然須二歲耳時姑頗殆已而瘳越二歲辛巳遂得傷寒疾母孺人復夢舁輿至姑升而登雲中覺惡之猶以其不亂冀□□□竟不起嗚呼數也哉家頗具大乘內典姑嘗好爲自取法名性甯數年來以病服藥劑計幾二千餘當齋日醫言當進俗味終不聽及十月示病便不服茹葷母孺人強進脯笑不納念佛彌篤私以釧珥蓄積囑妹曰吾將以某日死死後盡此白母布施作佛事今且勿白益傷

母心如期整衣履自若奄然而逝季哭以所囑告悉如其志行之姑生於天啓乙丑六月十六日卒於崇禎辛巳十月廿五日年僅十有六許配同郡舉人楊君雲龍之仲弟雲蛟未字也斂如禮葬城北陳田岡午向之原其下卽其嫡姪中鵕伯鎭之墓先姑三年葬巍然兩墳痛哉誌而銘之者其仲兄予始享也銘曰嗚呼天乎旣蚤而孤胡夭而祖德奢福靳孰如姑哉魂氣無不之先府君怙哉

梁克頖墓誌銘

余友梁克頖之亡十有八年其子玟始克祔其柩於乃祖贈文林郎公之墓右以葬而請予銘蓋丙戌冬廣州旣陷城內喪殯百不存一是時玟方稚弱乃能與諸叔奉其父柩舁脫於顚沛之間亦已難矣中更凶饉艱於財猶用陰陽家言遍卜遠邇冀獲佳城終久未叶乃爲是祔焉葬雖厚而其心之不得已爲君子所原也予與克頖相得無間知之尤深宜銘不可

辭克頖名廷最初名聖忠克頖其字也世爲順德龍江人知象州諱應掄之仲子幼負異質年十六以文受知於郡司理陳公忠臣督學朱公燮元爲南海諸生試必爲嗜學下帷校讎寒暑不輟喜談古今忠孝節烈事卑視流俗意所非卽舉世羨慕不少屑意所是卽舉世忌摘必排而伸之議論截然侃侃無所撓每見世儒所爲齷齪輒嘻笑之曰巾哉巾哉以是頗不諧於俗然與予遊處晨夕日月抵掌擊節未嘗厭也素有用世志晚治舉業益銳數舉於鄉竟不售壬午大比文甚工省試報罷乃悵然謂余曰吾今始自覺其衰矣恐後不能應舉矣可奈何因與余楗蒲夜飲酔而後歸又二年遂死年五十有四克頖爲人寬厚簡易眉目疏朗貌如其心氣度雍容性篤孝事親色養備至友愛諸弟驩然一堂鄉閭慕焉居恆飲酒笑謔至急人患難不愛心力竭蹶以圖之而絕無幾微德色自予識人事以來天下豪傑如其肝腸者未易多得也詩書能世其家裴馬翩翩令譽

其蚤其志潔故其自待高嘗奇予謂必有立至今媿負其言也方死之歲燕都之變已聞其後天下大亂士之踽然獨行求志者大抵窮辱空谷其遇合富貴者或死或失身然後歎克頵之不遇而早世未爲不幸也嗟乎以克頵之才識俊偉又生右文之世猶格於有司況如予迂癖存於今日其道固異乎斯世所求然則所爲負其者言有由矣予今雖愧於其言然終不悔於予心也克頵元配陸先卒側室區初有二子克頵死後小者亦殤五女長適庠生淩某次適衛適馮適陳並陸出其季適劉與玟區出孫男二曰穀曰幹孫女一尚幼以辛丑六月十三日與元配合葬龍江鄉屏風障丁向之原距其祖墓十有二步云銘曰有才如角遇如齒或予或去有命矣行脩志潔世無比不貴不壽乃如此嗚呼維德垂孫子葬祔厥祖類錫爾詩而銘者維野史獨信於心感知己

祭梁克頵文

嗚呼公之棄我而逝也方是時屬予從山中來來而冗未嘗聞公之疾也俄而將請間乃遽聞公已蓋棺也不候藥不視含不贈屍三者咸闕然予目無涕今而不知襟之浪浪也嗚呼公何以至此哉始予蚤歲甚狂以古人自命人皆笑之顧公獨奇我每相見必歡話移日追握管爲學又甚迂篤嗜古文辭人皆怪之顧公獨許我每相示必嗟賞不衰與公生同鄉誼屬戚藝同社居不越兩巷而年倍長於予自連歲中原有事風鶴播驚予始攜妻子入山爲一往不返之計公留人間遂契闊誠知其如此予肯私薇蕨一飽費公詠招隱耶雖窮日夜秉燭遊若後之矣倒行逆施何愛焉予比爲放言若詩賦頌銘慨然有所託昨之來也袖抱而行曰必示梁子相視樂孰謂公死也已矣已矣無以發予狂矣樸然而行而人以爲笑矣浩然而文而人以爲怪矣將袖袍而還投之窮山而止耳予非牙也而文非琴也而猶鳴也此非今日之痛哉當庚辰歲予爲仇家所搆幾錮獄予有兄廢寢而興予有弟廢食而起而公也廢寢食亦如之呼號同人鳴冤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無閉無征資用洋溢先王之道有造成德維賢維能虛詭攸黜匪悔自天徵流必節經務惟才匪制匪則倉廩曷充我稼既力或閟弗遂灌輸委積磨以歲月嗚呼興國自强無弱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遄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僖九年

儒者賤霸予曰不然周命未改悔將至焉徐偃圖王覆車在前懿哉齊桓臣節不愆敬慎等威奉以周旋不以毫期而失勞謙仲尼有言拜下爲禮有詔無拜亦有可諉凜乎天威篤恭命勵一拜不渝矧曰請隧光於春秋

勖哉有位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

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僖十二年

相桓尊周惟仲之賢律躬不偷有秩其言踰等莫榮執下莫先王室多難名器假人怙功覬賞瞻將辭旃陳氏辭卿猶在播遷乃其後世以姜爲田仲也辭饗豈不世延天道虧盈鬼神福謙胡今之人攘臂獨前

晉荐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僖十三年

世之凡愚昧不聞道利害禍福沾沾自保哲人大公施不責報知福之原

惟道是蹈道之於民惟仁毋暴道之於鄰惟恤毋妬以茲仁恤協彼窮昊大哉百里契道之奧賢哉秦穆嘉言攸好三代以還無此入告子桑之言則固不少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遂奔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將就木焉請待子 僖二十三年

天之所啓必能自信遠大爲期初曰難定孰云金石顏如茗葬矢曠青陽終老自靖厥後七年逆歸於晉生妻去韓彼獨何心而況乎今未暮而奔豈惟副笄委質垂紳

春秋女子多能詩吾意季隗之別重耳也必有賦也爲擬補之其詩曰

我車既脅我馬既調之子於邁我心則勞　我車翹翹我馬蕭蕭匪我無繫啓處漂搖　哀生困窮言赴於東不我遐棄眷言有終　君子惠心如不我保日月遐矣悠悠周道之死靡他永矢偕老

右我車四章三章章四句末章章六句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僖二十五年

令出維行反汗乃病惟信之寶所以重令奸信之由見利而偷去原示信善哉晉侯

衛遷於帝邱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僖三十一年

鬼神近妄有不妄者折衷於義斯爲智也占夢命祀帝邱之墟夢耶祀耶

蓋失之誣燭幽以明族類是孚正我王命寧也不愚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我與汝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怒而不亂而以師從 文二年

維勇之求所以靖亂扶義而奮弗納於叛明我勇義不以私怨死利國家斯民改觀彼不我知寧不愧惋爲知己死又何足算赴死爲易就義爲難允哉史氏君子之歎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置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我無功敢有其實乎

我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成三年

長頸共患不可共安豈惟忘之以忮忍殘仁色行法戮者反德生我以心

情見乎恻孰圖楚俘賈耳可誣中情報禮有晉大夫不貪天功去潔我軀

人之言曰報倦未□由斯觀之豈其然乎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

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成十五年

高世之行維節而已成節以守敗節以利守完我名利喪厥志嗟乎子臧

視國如浼延陵之型孤竹之嗣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勿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

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

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

請死也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襄十五年

物之可貴惟名與用達人貴道其用愈重愚夫溺情珍異是弄貪者狗財

貨誘而動不貪爲寶吾日三誦

鄭公子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

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

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

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 襄二十二年

祿祈臚者爲奉也廟祈世者爲供也侈乃賈爭何必腆封廉足免餒何必

備用驕所由生不去是恐以訓敬共永世奚恫

蓮子馮爲令尹有寵於蓮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

豫言弗應而退從之人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

我於朝我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

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

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我見申叔夫子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

以之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貴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

右尹 襄二十七年

志之行也不以賤弘義之感也不以貧止行不失志感不失義可謂士矣

何患喪爾

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僞疾作而不果驟氏與諸大

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

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

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

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

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

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

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

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昭二年

國無法不立法非斷罔克立威乘權機不可失待盈而概始亦勿急惟智

者惟能行一事誅一人而警一國不然者始或以過急而激亂後或以過

弛而失賊蓋彊禦之所以逸其兇亦由馭之者之無術戮死施生此曰遺愛彼曰遺直其揆則一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昭五年

齊之霸也由鮑進管鄭之治也由皮授產非才之難用之實難知人而用民主之歎有以也夫故秦誓保我子孫黎民必思乎斷斷也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不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尊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昭六年

效尤效辟匪報也楚則失矣晉亦未爲得是故當以善爲則蓋君人之度大臣之言吾以歸之羊舌肸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哀元年

興亡禍福不世之狗而民之卜夭之道無往不復狗勢爲見者以强弱爲去就以勝負爲輕重是何異於市人之情卒之去就失圖重輕譯理辱身辱名往往在此而君子反是彼其曠觀天命之原而深知夫德之可恃嗚呼士處亂世安可有惑志雖然談何容易智哉逢滑我有感乎爾

器銘 六首

元玉琴銘

天老其材德比玉聲則清宏其貌木豈可量哉君子腹

歸昌琴銘

有泉石之韻有圭璧之容雍雍乎以雅以風使非老其材何以垂聲於無窮

閱硯銘

工人善斲予得之晚信哉與兒輩處有玷缺之患嗚呼尚可磨也其可再乎

斑竹杖銘

君子有斐考祥視履

竹杖銘

此君癯然與我周旋佳期名嶽並挾飛仙噫孰使我進居後而退居前者非子實然也耶

玉尺銘

磬折胡爲耶雖然方中矩故可喜

明遵老薛劍公詩文集世少傳本四庫全書總目暨附存目錄均未收入道咸間吾粵潘伍諸家競刻叢書博採鄉賢遺著乃亦遺之十年前南華雜誌曾分期登載惟校勘未精雜誌亦流行不遠殊以爲憾國士重光後余於五羊市上購得鈔本詩文各一册卷首有黃士俊序知當時曾付剞劂其後是否板遭禁燬自歸湮滅則未可知也鈔本備書極劣訛奪甚多嗣請葉玉父丈鑒定爲之手校一過玉丈謂劍公詩未能超越三家文則傑出一時且志節高亮深達無生法亟宜將文集刊行以廣流傳因送廣東叢書編印會校刊至原鈔先後次序頗凌亂茲重爲釐訂以賦居首以祭文爲殿循文選例也民國三十六年九月黃蔭普謹誌

五百四峯尊二樵不圖幸草未全燒有明稗史吾能說異代猶同感勝朝釋道當時半逸民南枝堂上四時春吾曹歷劫偏多幸三百年來又甲申

明遺老二樵山人薛劍公詩文集鈔本薛氏順德人明正德間黃蕭養之亂既平始分南海之大良堡爲順德縣治有云南海人者蓋仍明初舊稱耳二樵山者博羅之羅浮亦名東樵與南海之西樵並稱省會鄰近諸邑日用柴薪咸取給於此兩山故有東西樵之名後來清中葉之黎簡亦號二樵又名其居曰五百四峯草堂指羅浮四百三十二峯西樵七十二峯恰五百零四也倭寇之役歷劫而後雨亭先生於五羊市上購得此册屬爲題記口占二首

四乙酉 東官鄧爾正時年六十三

竹連珠

吳江釣　珬玉樵著

予舍後有竹盈畝剛之疏之壅之扶之琴書其中冷然之色移人矣假於物取於身仰古俯今而詹之言集歌以永之情不張賦以體之思不博爰爲連珠以矢弗諼知我者其此君乎

蓋聞德不恵孤當其聚則輔必衆道莫務近致於遠則譽乃聞是以産於東南比人才之美輸於西北稱貢賦之良

蓋聞神與爲親有忘言之對志所獨詣有離俗之求是以王子猷過訪鄰家何須問主蘇子瞻題別業不可無君

蓋聞土雖淫不能以仇德俗雖傚不能以朽文是以會弁琇瑩獨著武公之淇澳茂林曲水猶傳逸少之山亭

蓋聞操之嶽嶽非顛沛之可渝行之昭昭非噓霿之可塞是以清風朗月來以無心逸士賢人如其高節蓋聞盈掬之誠大鈞爲之銘其迹難呼之隱頑壤爲之鑒其心是以荒澤斑斑紀湘君之恨寒原纍纍酬孟氏之悲

蓋聞心籟所開清明之時無雜響室戈所指密邇之地有危形是以曲院清吹恍似鳴箏繡閣廣庭林立儼如列騎壁門

蓋聞律之所行不能汨其序思之所屆若或傳其音是以戶外風敲疑故人之忽至庭前火爆知春信之已來

蓋聞納大於細則鼎烹其煙霞見古於今則杼彈乎湯武是以爐中茶熟嘗呼掃葉之僮石畔棊殘時遇入林之客

蓋聞柔甚而媚人之所易撓泰甚而驕天之所必概蓋聞處不失其所依則階庭標異出不審其所受則山嶽獻嘲是以同此貞姿美曹家君子之樹無其奇節嗤秦國大夫之松

蓋聞大迷莫叩無爲適悟之途盛熾莫翫無爲生涼

之界是以雨聲淅瀝破幽夢於曉窗月影參差浸寒
光於夜榻
蓋聞濫竽南國而悅心之士有不叩之桐椎牛東鄰
而味道之家有不黔之突是以疎聲入耳足代鳴絃
秀色可餐無須食肉
蓋聞愼擇所投誼之所以可久速忘所恃德之所以
自新是以琅玕之實離止堪棲鳳簣簫之梢冉冉
直欲化龍
蓋聞識破於高者其處必卑美暴於外者其中必狹

是以碧藏野渡能迷覓路之船翠掩閒園不見登樓
之客
蓋聞境獲所通視色如空而空常現色時逢其變寓
華於落而落不掩華是以窈窕籠煙獨秀禪房之徑
菁蔥壓雪後彫山客之園
蓋聞自樂其天者弗以所有冀所無不求于人者弗
以所勞棄所逸是以渭川千畝可當南面之侯嚴瀨
浮於東海
蓋聞萬變之乘創之以定無不弭之變萬微之著察
之以誠無不鑒之微是以境閒榮枯止看醒醉性忘
夷險屢報平安
蓋聞離居之感忽動色於蓬藋遲暮之悲已惕心於
一竿不屈東京之帝
蓋聞內有可發欲瘖而不能自藏外有可加欲樸而

都穆是以布帆江上仙源引客子之舟茅屋山中幽
谷倚佳人之袖
蓋聞望在蒼生功豈辭乎撫沐心如赤子氣不憚乎
紛華是以種爲嶽麓之龍便淩風而冒雨截作兒童
之馬豈憂利而馳名
蓋聞虛則能受有以觸之而不驚靜則能通有以搖
之而不惑是以明月相照可彈摩詰之琴清風徐來
獨酌伯倫之酒
蓋聞有美必彰不以過時而莫採有善必務不以細
行而或遺是以斷棄之餘尚足見陶公經濟零落以
後猶能爲漢祖威儀
蓋聞窮達係乎命惟其所遭顯晦因乎時毋與爲執
是以可卒可藥非無山水之情僅爲僅爲自有廟廊
之用
蓋聞入慕蠻之俗難進以希聲去久祝之鄉易生其
遺愛是以知音未遇暫寂寞於柯亭被澤已深久萌
芽於雷郡
蓋聞天所憐者俗士故嘗其名而嘗豐其實神所忌

竹連珠跋

玉樵先生竹連珠體物工細枝分節解所謂言之不足又長言之也檀几叢書餘集止選六則殊失作者之意余今從臨野堂集中備錄原文庶免闕而不全之憾爾乙丑季冬同邑楊復吉識

採摭嘉靖初校字

子不語卷十

隨園老人 著

庚申五月刊

於南昌退廬

豫章汪君輦雲持其師宇雲巢稿見示且述師意請
序余徹夜覽之喜謂韓雲曰余與君游雁蕩東西二
谷其石拔起千尋上入雲端嵌空中煙霞吐納其巖
洞幽窅谽呀劃然一嘯環谷爭應每歷一境前岁變
幻不可名狀大龍湫尤奇絕瀑布五千尺如天河直
下而縱橫矯天隨風飛灑遠望則祇見煙浮空際爾
大塊文章如是今宇宇雲巢之文何以異是君當游雁
蕩時視人世間邱壑溪澗不足一眄宜乎得所師胷
中落落不有餘子也顧余未竭力一躡雁蕩之巔益
窮所見以擴懷抱今見宇雲巢之文而未見其人又
何以異是其人誰歟武宣盛先生于埜豫章人並其
二弟寄軒水賓兄眉山三蘇云翠庭雷鉉題

宇雲巢文集序 一

宇雲巢文集目錄
卷一
書二十九首
卷二
序二十五首
卷三
記十五首
卷四
傳十首
卷五
行述二首
墓誌十首
碣誌二首
壙銘一首
卷六
祭文十一首
說三首
書後五首
雜著五首
宇雲巢文集目錄

上李穆堂先生書

謨頓首穆堂先生閣下謨七八歲時聞閣下名冠絶一代已能嚮慕稍長讀閣下文以爲非今人所有又從先君遊知閣下立朝與人甚異且喜開覺後進竊嘆生當大賢之世蓋千古而一遇自悼卑賤不得進託門下及今上開制科徵四方鴻博之士左右大臣皆得進其所知而司徒王公以季弟樂應詔樂年少聲微足不出鄉里素無交遊之援又鮮故舊之因上

下相懸卒以及此誠不自明比至京師始知閣下有閣下名滿天下天下士想望風采日請贄於門唯不克取於樂而爲之推引汲汲若不及既獲侍誨又蒙勉以古人如師之於弟曲爲開導反復不已此皆樂所夙昔願望而不可必者一旦出於閣下雖閣下愛惜人才至意而採納之奇遭遇之盛蓋亦古所未有閣

之大人才之盛聞見之所及得以留於將來如天地之鑄萬物焉小大畢形一時賢人君子照耀耳目雖其墓石殘廢或子姓零落無還而其文至今傳焉而不衰然則世無歐陽人之奇節特行有足記載不幸而湮滅以無聞者何可勝道閣下一代偉人其言爲世所重而力又足取信於後蓋今之歐陽子也謨生於此時且辱識注則欲久先人之傳幸有其遇伏惟閣下以閣幽爲心大造物之仁曲成人子哀切之志無私明而幽岩衔卉亦各有一言之賜使天下後世皆知有先君則死且不朽是以自見其端樂誠何幸以及此謨兄弟少無師承粗涉經史稍識文字得爲閣下所知皆受於先人先人好學力行有所負常欲見用卒不遇退而著書以自娛每顧諸子曰吾老矣而第力之後世當有知者先君既不爲世用位卑秩微名不齒於史册謨兄弟又閭賤無能推揚先跡有以章明於後以此日夜疚心痛結無地又念近世碑銘去古甚殊善善之道久廢於世一二貴人名字不能以之行遠必得不朽之人其言足以信今而傳後者然後藉以有存而其人又卒不可以必得蓋欲其存之且久難也昔歐陽子以文章銘天下天下人之可銘者皆見於其文以天下

聞迫切之餘神志荒迷言無所擇有干尊嚴罪甚罪甚甚臨書無任惶悚戰越之至

上王宗伯書

謨頓首謨少讀虞書至明明揚側陋廢書而嘆以謂此古人事不復見於後世而後世之人往往貴賤其勢上不以求於下下亦不以期於上雖有完節之行奇儁不次之才不自力於進而能以有聞焉者寡矣謨僻處荒隅性尤迂拙日與兄弟閉戶窮經不通世路耳目所習罕有指數閣下位高望重益以聯遠何由下及舍弟樂乃蒙奏舉草茅微賤一朝名聞至尊

命下之日惶悚驚駭不知所出比得接見如素遊門下士春風所及蕩焉若釋又蒙垂意謨輩惜其淪落不用存問甚厚此在謨兄弟固屬不世之遇然非閣下憐才之至有古大臣高風何以及此謨久困時俗不爲人所齒於閣下無一日之故乃辱眷注以後生小子而勤王公大人之意此何如賜者感恩豈可以後而徒以疎賤之迹婣於自達不敢造次抑鬱以寢幾六七年及今聞閣下優游林下不與世爲重輕乃得拜簡奉謝少申夙意謨聞古之人窮居者不以貧賤爲辱而以見知大賢爲幸謨兄弟閒寂舉世所不知而獨爲閣下知即不見用亦可以無恨第自度無他才能以副閣下之望唯於古人文辭稍能出入苟其畢力於中卒所得爲粗有著述以成一代之書使後之人覩之曰此閣下所知者雖無益於閣下之萬一猶亦所以報盛德於無窮爾因舍弟北行望風懷想托在宇下不欲自外伏惟垂鑒無任瞻切

與李應熙書

筆爲文於今三十年用力多矣每有所得其中甘苦之故不能以自明所與出入微際深心相屬者惟足下與徐生而已士固信於知己區區者既不爲所棄欲得一言以有存於世又遠在京師不及面質然冀時所爲多屯菴論定久御之物唯其所策而不得逸是在屯菴諒勿爲外水竇同行有瑞金楊方立者年少有文水竇甚稱道之新建熊爲霖與讓善能棄俗尙足下皆得相見故亦併及幸鑒不一

與余敏書

謨白比見足下有志於古不屑畢俗勤勤懇懇諭喜甚甚謨久不聞有是言足下方年少遽能及此若爲之不已到古人何難爾古人文字存者百不得一其傳於今日大率皆思精學與之人非深知而篤好之不能至自宋以往古人之文廢人之學古者寡然人學之卒不至學之有三病其始汨於俗學漸不自知及既知而精力已不足以馳騁有爲苟有可爲又安於好尙而爲之不力雖其文已成就究之如古人者無一人其傳於近世亦幸免於無有至者而莫之知也謨嘗以古文之學絕於宋足下方有餘而去其不易有固欲得親見於今日耳幸深內之令叔子遊京師不得其詳當有所遇亦須見示太先生墓誌屏

息旬日乃敢下筆此時營田閒秋實未暇也江上草
劍谷無稿幼女存媛頗能誦記命坐几旁誦石鍾山
一首錄以奉寄月日某白

與盧生廷亮書

某白吾子至書院所得白殊書院名藪也人所爭重
有力者類或先之於吾子又何難焉名之所在其人
亦因之而見所謂名者有一時之名有一國之名有
千古之名君子之所疾不稱千古也其以文鳴於時
往往爲人所指數科第寥落之區有能一二掇焉者
郡縣或傳其姓字如是者以吾子之力皆足以取之

唯所適焉叔季遊鹽州竝有詩清水巖和山谷韻尤
佳某潦倒山中食藥而已吾子近日所有當益盛詩
本性情童子聽講時已熟其說及解音韻能力漢唐
人詩反不達此何也其亦難與名也近聞鄉人云有
婦將再適其子甫二齡兒輿至牽母裙哭曰母去兒
何依兒其觸死婦抱兒少頃語畢涕泣沾襟聞者皆
墮淚此眞性情也此可以論詩已子載於詩文甚有
或爲所累屢進苦言冀得脫棄以圖遠大且與于岸
門戶吾子與之近或亦有益遠人不及面論草此奉
勉五月十二日某筆書

與劉謙書

舊冬待足下彌月不至已留書奉達左右想已鑒存
誤以臘月八日始得到縣及廿九日乃入劍谷度歲
正月潘清宇至巢有書與伯常唯陶符中又至知質
店已收大爲罹林誤往見足下經營出入勢痒不暇
人意昔柳子作書賀失火者謨不得不爲足下賀之

臺捌玖冊102版

又念吾鄉文獻零落後先失傳足下網羅藏書有闡發幽微之心而力又足以舉之凡遺人遺文皆得吐其光華爛然宇宙此不世之功非足下無以及之然恐任重務繁又或徵取不廣時日羈延難以奏效唯文章一脈自歐陽永叔李泰伯諸公倡興以來風流韻遺代有作者謨久欲擇其精者自宋至今合刻一集曰豫章文脈有志未逮今足下既有所不爲自必有可爲者竊爲足下獻之吐納唯命二月十五夜半草草白

與友人書

往年見足下言語豪邁不羈復得所爲文益奇橫可喜僕於衆人中私識之因謂仁石曰足下可與言既別欲作書以通左右會舟行者急未能盡意今秋相見足下如得所畏先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爲譬僕何能此得毋因其所甚欲以誘之邪抑有待而云然僕奉教僕不敢不勉也方今人讀書案頭所有止縉紳先生文數冊窮思力以學之至老死不厭如足下所云樂謝爲分外事曰得富貴足已何用學古人老生奇崛可喜亦無後其詩多不留焉是二人者謨既未見其所爲而悲其意之不傳及欲與之傳而又未可以必得也天下唯善與善際而眞情出傳曰夫唯善言之後生失所傳聞漸將磨滅不復知有古人吾輩偶一言及輒以爲迂又力排之使勿復言嗚呼已之

與徐懷仁書

月日某中丞文下徵隱逸詩文沉晦未出者以修通志家君語謨曰是舉也其敬接之謨方侍食不下咽箸止懷於心若有石焉沉沉不去者累月及今日謹再拜獻言耕天足下謨往時與足下坐竹舍論及古人往往流涕而足下所稱居士王綱有大志不得於時抒其意於詩文積成集無後且老憂其不傳託於

能舉其類計自今唯足下可謀爾及叩之果然且曰二子吾陰悉其消息往求之彼當自獻其必得然後已既退竊自喜且信以爲吾二人之志必行於今日也歸檢舊書中得魯卧雪詩集類百首爲葉瑞生所校三閱去其半皆入古既錄於昚靜俟二子合彙以上仰首企足懸懸旬日未有命示謨竊惑之夫三子皆豪俊之人率數十年而一有其所爲傳不傳如是其遇之幸不幸何如也嗟夫悠悠者既不足以言之榮榮英明之士又不能托以必傳而二子卒於以漸燼其亦可哀也已人之相信於其素耕天何如人猶

待謨言吾知耕天必求之未得得之未久也然牒下數十日追取飛迅中丞決不因之而有待苟又留十餘日風飄電掠追不及上將必淪落於下以不傳即不然其精氣光怪終欲發洩而難揜與爲他人所得以獻使二子一有於是皆耕天之罪也伏惟足下思其人之難得而惜夫時之不再亟爲謀之並成其志焉則幸甚甚幸甚

與胡樑書

謨頓首燕卜足下謨發舟時往別足下未遇舟中無事取足下文與舍弟細論以爲江右第一五月見傳寫題名錄訛錯不眞六月族兄歸始知足下舉第六次日買舟來舟甚隘酷熱腰不能伸舉首便觸篷遭逆風行十日到洪州問足下已歸去復蒙批示詩文貽以字扇云足下臨去懸懸唯此一人中夜起坐感嘆不已初謨來行色甚遽舍弟以謨有邁賀意曰子何薄視燕下耶謨曰不然燕卜有數千里之遊所過名山大川帝王故都賢聖異蹟雲煙飄忽境物變遷冀州壟斷之地又有公卿貴介相與習近吾將至書院與燕卜置酒月下賦詩一章洗盞更酌三復丁寧然後別又何賀爲足下既去不得面論所賜字說甚佳異同處似未易辨非暢談無以盡意潮州吳東同邑余蛟及謨遊最久又皆有志於古數年將大出與之結屋讀書足下倘能過訪當得相見詩成俟再寄馬上日烈千萬珍重不宣

與劉記州書

輒至知足下有近作見寄遭李生遺亡有虛深意悵悒彌日足下高妙世所不可固難其台然僕正欲得不可一世之人而與之進交恐一往自深無以相發今乃回翔下顧意或不苟然亦有待區區者不敢內亦不敢外也某白

某白存崖至蘭拙與飲樓上夜闌發數千萬言頗稱意既別以語水賓且曰某之言然某疎闇無所用於世獨一二友人以爲可者與之親善率不厭去某實何能少時負氣性視所與類可爲善樂於奬進往往論說古今有以激發至舉坐動毛骨其功十百於文字故從某遊者喜聞某言以此見收於人何足云爾然亦有道譬諸竽瑟微渺要妙之音出入往復使聽者以變於中無傷於外其爲用少操則急縱則解未易易耳某從此久致力於人最多竊以自揣唯水賓一通先寄河上別詩用李白十韻並錄以覽不宣

與盧霖書

謨白旣別足下至巢明日與諸子徐遊過溪坐石上談及足下往復感嘆至暮不倦謨少讀書不治章句於古人有可者思盡力追取又潮州吳東饒州徐懷仁後先崛起謬謂古道可復私相砥礪以期有成及歸人皆怪惡交口非訕耳目沸騰又力爲遏抑禁制如犯重律不可逃隱足下聰明才氣迫絕一時幸不見拒又過爲許可豈所謂用必察之術以觀人耶抑或別有所可耶方今士人遠古吾邑衰廢不振巢中諸子始近謨稍知棄取間又有只千眾忌爲念終亦叛去謨謂今日者譬猶孤軍遇敵攻圍日急外旣絕援內又無死士雖堅壁自固獨力以支其勢甚危於此得一二人振脅奮迅以出大張吾氣師雖已困何敢不戰悸護守貢淵冰以重蠹朽罪奈何庸眾其身

與余仁石書

信至某已悉不敢白恐憍足下之心雖白何益舟行風雨疾過湖夷險不得知日久與梢子語尙可自遣若已至凄凉慘淡雖遠人淚不禁沉沉下況當焉者乎語云損哀以成大孝足下宜知自愛將以思父母之所望者勉而至之无忽予言天者人之命父母者人之體戕其體則無以事父母戕其命無以事天虧其體則無以事父母父母吾所鍾吾一日存而父母之呼吸喘息往來天地間一日敢不戰悸護守貢淵冰以重蠹朽罪奈何庸眾其身

難復興謨不敏竊有以及此唯足下垂意於謨故不敢不以告也謨近日往來田間甚勞無暇筆墨因舍弟歸聊草奉白幸察不宣

與趙由儀書

謨白山南足下謨往聞足下名異甚自蓽雲通下風出所爲詩稱山南不絕口私益愛甚比得見足下愈生暎慕以謂山南者才人也敢不退避及舊春水賓由洪州歸夜闌飲酒抗論人才取足下所以友友者深深發之然後知山南眞古人也不得以才名累朋友之道久廢謨每舉以示人人不以爲意農與工賈之能受盡皆古人也噫嘻山南已矣足下如何山南行實足下所深有足下述之暮能銘之暮病微不及以請必期其已而山南亦遂竟已足下之能盡山南意足下於山南有不合必規不已必反復深切涕泣疑其僻及見足下始知山南之言有大難者朋友不講於世相市以外耳目所及每懷忌諱無復古人之於山南卽山南亦惟足下有之生平相許者此耳頗日尤爲厚幸此謨所以惓惓而不置也劍谷林壑頗爲醒園稱許有竹諸君子賦詩其上歲視所產多募僦章急聲聞以力於爲人唯或不能先而於天下安以爲則祉雨深足新篁滋盛茁茁然若有待者能及危利病古人禮樂兵農之要有益於生人者一不以此於以灑酒殺青亦韻事也久霖又苦牙痛不獲卽侍肅此先通左右幸察三月八夜謨頓

與謝媿千書

暮白暮以山南得聞足下又稱足下不爲人有唯有於山南卽山南亦惟足下有之生平相許者此耳頗疑其僻及見足下始知山南之言有大難者朋友不講於世相市以外耳目所及每懷忌諱無復古人之意足下於山南有不合必規不已必反復深切涕泣以請必期其已而山南亦遂竟已足下之能盡山南之能受盡皆古人也噫嘻山南已矣足下如何山南行實足下所深有足下述之暮能銘之暮病微不及走哭唯於文字稍洩其哀幸爲我宣於山南知此意暮脾病數發有資於挺生白金若干乞如其直密緘轉致幸甚某頓首

與蔣士銓書

某白若生足下久別罕有音問比得子載書知尊先子卽世追遠無能申慰心常怏怏自念淪落中友朋隔絕耳目不通歲月益衰又以今人爲學往往工辭章急聲聞以力於爲人唯或不能先而於天下安危利病古人禮樂兵農之要有益於生人者一不以繫念大學一書童時以習至老死而不得其用僕嘗牙痛不獲其

以此勉子載天下不可無人僕衰矣於此當有任之者若生以謂如何也饒州古名區僕少時沐浴其地未能少忘近者南豐謝愧于客刺史愧于有學識與之往還亦佳夜雨驟寒不任久坐草草奉狀幸察不一

與蔡進士正笏書

謨頓首書存足下謨少習文辭適以自娛蒙足下見愛稱許甚盛又重以尊公墓銘之任謨何敢當近者楊屋以書趣促又謝子自洪州至云足下意甚懇切必欲得謨文者謨雖頑鈍又何敢辭然足下所欲得

者必得其可傳耳夫文何以能傳人古今之人與古今之文多矣亦必其人有可傳而文又足以傳之則不足其可恃邪尊公天下才也兵農儒者事今人槩謝爲分外而公之治兵獨精指畫出入有非書生所閫見其已用於天下者固已卓乎可傳而謨猶借其所用止此又爲之流連咏嘆而於其未盡者予人以長思此其所以益可傳也文與人相待謨何能傳公而公力足自傳竊喜有所資藉而得以塞足下之盛願焉伏唯垂鑒不宣

復胡檢書

謨白舊秋家君擢吉州喜得相近欲作書寄聞恐足下留京不及申慰三月接家君書及足下所修哀詞以太夫人大節見屬謨伏讀累日慙悚不已重深幸勿見譴方今所爲文人稱述一時者以耳目貴自翰林吉士以上其名貴其文益重凡銘序傳章未有郵致比昨到郡始獲展祭報命荒忽之罪亦賛人之欲顯其親托以不泯唯一二要人姓字垂注矜爲光寵如謨者僻谷窮夫名不達閭里文字迂疎泊然無所用於世足下江西人傑又所交皆天下達士誠何所取於謨而諄諄以命之其意固亦有難以

與言者耶謨少學文詞有志於闡幽每讀歐陽子之銘誌竊嘆其時交遊所際獨幸使非歐子爲之後先雖有其人亦未必盡傳於今日又念古之作者非其人不傳往時所爲間有無足關繫者率棄去及遇忠節隱逸則屏氣息志踟躕引慤於一用唯恐不盡太夫人高節炯炯天壤非謨所能傳謨奉命謨不敢不盡意唯足下裁擇謨近年讀書山洞曰磊思槩從遊有熊翰盧霖篤於古舍弟樂幼奇慧喜學古詩文有近作命霖錄寄幸少輕重中浣謨又從家君北棹冀來郡一晤九月朔夜謨頓首

謨伯上浣得病動作不常長晝取大學衍義讀一二
未竟若將懸於萬仞峯者噫嘻謨悄乎其有恐也
顧影自憐止而不敢卒讀非獨惜身爲也月來流影
窗間瑩瑩動人時或倚徙苦徑萬籟交寂思得足下
其人與之談論以爲適意又念友朋之中唯足下可
以告者有所抑而不以白非所謂友愛之私欲通
左右幸少聽存謨少讀論語而志於學以問蒙師何
學曰學書謨謂聖人之志僅書耶師無以答及讀古
之學者爲已始瞿然曰學固如是爾然以之語人人

往往怪笑裴回以至今卒無有然者而足下一聞獨
以爲然又獎進之以期其必然謨見聞不廣於今而
得足下竊以爲希有也然謨與足下方年盛力足以
爲之而爲之不力將有難及之憂先乎此者後乎此
者上下相望於其間蓋亦未可以一日而安也昔者
夫子恐授道於諸賢百餘年將墜賴有孟子孟子死
道無有傳之者然猶幸韓愈於其間遷延以及於宋
中間率數百年而一治是以孟子恐楊墨韓愈恐佛
老於宋有周程張朱環聚而恐之然後孔子之道遂
以焯然於天下而無恐於是遂以爲其道於以無恐

焉必將以開天下大恐之端者何者聖賢所恃以無
恐者恐焉耳數代以來羣儒於經史廢棄無所用工
言語文字以爲能及今上下徵逐虛名日盛古法蕩
然學者失所考究與衆人爭一時尺寸碌碌無短長
然猶老死莫之悟者其亦無所恐以至此也悲夫此
非謨所能恐也幽居深念恐此身一日不有於古人
之道何所取雖一死萬不足惜而其如命志何耶吾
夫子曰朝聞夕死可矣曾子曰死而後已則其責於
士者固不重耶謨雖不足以重遠然亦一士也進止
在我非人所得賢不謨年將冠後之聞與未聞非所

知也足下才高學博又篤於取友蓋有日進而上之
之勢非謨所能隱度然亦有不得紓其恐者焉譬之
物候卵孚於塒其母失伏雖有形焉弗雛鸇飼於桑
其腹未果雖及時焉弗蠕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謨
不敏爲足下所取足下欲有所圖豈可苟安殫旬之
約何爲遲遲其行也吳生於大學頗亦有意苟亟求
以廣是道君無失焉則我有得矣足下其不有心哉
謨病餘無聊唯思友朋故託於文以寄援琴之意又
復力不能深文愧古人惟足下卽書以求其志雖於
文不足取於其爲人則已悉矣作書時月日西沉辱

臺捌玖冊102版

在知己狂言無狀伏惟恕而教之不宣

與盧貢士立暐書

謨白去年仁石至辱手書數通知所示然猶未敢信
九月閱邸抄知足下得讀書處且給紙筆費喜欲作
書以問又無便人今年春某自饒州回舟急不能盡
往來於懷亦既久遠有難自抑終欲一明以曉左右
幸勿爲過謨少聞足下名交淺待之如衆人又以世
所稱說不肯苟合比得所爲文知可貴與之同事又
往往能自立然猶未知其爲人舟中待接足下言語
與衆異以爲罕急欲聞其志及泊水始知足下之難

得也且喜果得其人而爲之助也終其身以汨沒者
愚也與世遷流而不自樹立者卑也如足下志而不
晉矣所謂難也嘗以今人讀書曉章句便欲作文應
科舉早與夜思得其所欲而足甚苟苟不復知有
遠大事於是天下潰然日騖於衰終不得振起以爲
後人累盛謨不賢有意於是足下又以爲然非所望
也且念吾武溫於今數百年文章代有士大夫不乏
之面熱汗下且喜且驚何幸獲此情不能已復欲進
說於左右唯吾子少察而納之吾子以僕無知責以
不足又欲引之於道誠切於愛僕然遂以棄嗜古文
於後世與亦或有其人終湮沒於怪惡者之心而無

須梗椎魯猶欲進此以爲君子助言雖不足取其於
此心遠不忘友有足閔者足下時時觀覽一泄來者
之意則幸甚幸甚足下在書院異產人宜有以待無
少縱縱則爲所累琴失絃久未鳴有負雅教病多不
能讀書潮州吳臥魯寄意於紙以候不宣

答余秀才書

仁石來得吾子四月八日書僕時適在洪州及歸讀
之面熱汗下且喜且驚何幸獲此情不能已復欲進
說於左右唯吾子少察而納之吾子以僕無知責以
不足又欲引之於道誠切於愛僕然遂以棄嗜古文
於後世與亦或有其人終湮沒於怪惡者之心而無

爲妄極口詆之此又吾子愛之過而不覺其言之偏也夫古人窮居讀書以成其道嘗思見用於天下盡所欲爲及不能用然後著諸文字以明於後世古人之文非有取悅於人人苟有志於古必嗜其文非嗜其所言與吾志合也僕前書云云固以吾子已悉乎此不復詳告以致吾子之疑又何怪也僕少時自負盛氣凌人遽謂古人可爲及今思之一何異其亦大懸於古矣僕爲此懼退而著禁書六十則以爲出入坐立之禮復取曲禮上篇參之十二三焉其爲禁授日以察多寡犯者書之於册別其名使知省覽無大小必拜拜以入入者一之禁禁有所重加

數而益之日出此禁者絕之法雖嚴而易行節雖煩而可勉也況吾之所禁古人之小學已然也此而不從又何云也然而吾之書與拜自古未有也而又思吾之坐與立亦自古未有也吾子之生十有九僕之生二十有二久曠於官而非勤且勞爲之不能久也嗚呼此吾禁書之所以作也吾子始來時初識子無異於衆人僕冀以古人永堅之道累累數千言不倦雖怫所投猶不廢有問者僕曰爲天地培士氣儲英才也近年見吾子能自立僕喜以爲澄東南之莽然猶欲陳其說一爲足下明之古者入歲入小學爲之書數以勤其服習爲之灑掃進退以

與賈生書

賈生足下僕無狀妄作禁書獨行如此而反教人爲今既無所用然猶欲陳其說一爲足下明之古者入

進於左右又自以爲必可行而不復窺吾子之意旨
也二日吾子便欲廢此書不拜僕與余仁石疑之待
數日又不拜僕今而知吾子之難與爲也吾子自度
其力之不足則並此二日而無行之卽行之而不能
義當告寢於僕不可以煦煦而入莽莽而出也則是
以不信待其友也吾子何惜一匍匐之勞而易一信
也況吾子之於僕又未可以不信待也若以爲拜跪
之勞姑欲免此以就彼則又非也禹聞善則拜舉陶
拜手昳言終未聞禹皐之膝顫而神疲也僕與仁石
行之久而不敢逸也以俯仰升降之禮自謂不堪而

聽人爲則是貴已而賤友也又豈可哉吾子方年盛
壯力于道以進取古人何至如今人頑昳無用苟合
旦夕爲士君子所不言也且僕之有取於吾子以爲
能入道也若以云才旁皇瑣瑣往往而有吾子無爲
囂囂也僕才無可用獨恃此道義存以同人乃吾子
親之久而知之又深也尙亦如此他何望哉數日耿
耿無緒情餘於文書無以盡謹此奉白僕不復言唯
足下自思之而已不宣

與季弟樂

某自入山春漸深意殊寂寥日向人取花木周植山

某白

答徐懷仁書

比蘡慰問又蒙索僕詩文併僕所錄左傳以公諸人
慚悚不已近日視生來又以足下取之急僕雖駑豈
不欲一獻於左右以爲知己者報邪僕少時讀左氏
自謂有得費日月勞精力以窮之及已成就又無益
於世閟然藏之書篋用以自娛足下往時見之深以
爲然今又欲賤之以示必傳雖足下善善之心過急
然而實識微妙未易一二言也足下以著作自命當
爲一代偉人如僕者幸不爲所棄而又有取焉豈所

謂忘其所有以會於人者耶草率應命益以自厲人
還近詩多寄數首漸暑萬萬自愛不宣

復謝鳴謙書

某白水賓以四月由洪州歸知足下居饒州得所甚
善及葦雲入巢云足下有譜文見寄已致水賓處未
及一讀屢蒙垂示切切友誼以遠隔不得一紙奉復
如何如何朋友文章二者難言矣僕於山南惜其才
哀其早死區區所存或難以久有必得確然可傳之
文而后有以不死死不死繫乎其人稱說山南者眾
而眞知山南者不數人此意直待之千百世耳勉哉

好學深思篤于取友皆有古人風所錄巢稿一本又
有論說別爲一紙其所論雖或未悉中度然能披堅
執銳獨當軍門咤叱盡亦不可一二有僕欲賚其鋒
爲天下用不敢少有所挫以損忠直之氣惓惓鄙衷
足下所深悉也病多言不一一幸察九月十八夜某
頓首

復趙鳴謙書

某白某於詩中得接足下心以爲賢私竊嚮往比聞
足下訪僕不遇又留字汪軨處致意於僕垂愛已甚
當秋蒙惠以詩益生感愧近有人自洪州至得足下
手書又所錄巢稿一本肫情曲意指示深至中夜嘆
念何幸及此僕自東髮受學頗知求友爲急往復數
十年亦有一二知心相以劘切然皆久與之薄風雨
窮廬力爭失利互相汲取而乃有以相益非如足下
偶然一顧深心相許遂能傾其所有以至此也僕於
足下唯於古人中求之古人所謂眞知己於是乎在
所恨者足下不得時時以告僕不得時時以聞也僻
遠無由寓意左右輒歸草此奉復幸鑒不一

復魯仕驥書

得書知吾子於外集亦復味之勤勤懇懇若不已於
僕僕何以得吾子於此也古文之學傳之者寡北宋
而降於以有待僕何能云然非有其地而益之以力
難以與也近唯水賓與楊屋共地於古人甚近亦嘗
與之相周矣而從之而不力之卒以病廢如吾子者
地與年並盛乃又自愛其力若欲及而姑以待豈古
人終不可學邪古人非不可以學古人蓋有力者某
君所爲傳兩言以爲然細循之似無甚佳小定久當
自喻不宣

上志文稿書

編以志與史爲表裏文章最重武寧藝文前代亡逸

無存而見於志者所有詩文願不馴雅文人學士開卷覽一二行便欲吐棄其爲識者鄙笑已非一日若復循襲其故適以厚百世之垢又其文與名不得盡汰謨纂訂之餘稍爲損益存其目而仍其名庶或兩無所傷自顧疲駑負鹽車鮮不力窮而蹄蹶幸逢先生文章雅衛出入予奪有所依歸謹繕所訂文稿別爲目錄伏乞鑒定郢政洗數代之固陋開一邑之風氣唯偉人是賴蓋今日始謨頡首上

武寧盛大謨于埜著

左氏錄序

戊戌予與一山臥魯讀書於飲月軒隙諏復左氏內外傳若有所得率故字所無汩汩日以出卒怪之欲不傳得人矣傳之又得其宗唯是暗索默喻以濟所出以卜於人既而春燈影亂潛作耕耘狀神聚而意忘蹌蹌鬼神往來變怪雜交索筆疾書大註一二首而去也後乎此者雖欲與之傳又自思非一世名人在吟一山顧異之臥魯欲有所受而亦未可以驟取而必得也方一葉於清流之上曳雲而拖綠漪皺以淪漣沄沄相洎如沁異致及夫絕淮泗航渤澥棹乎大鮪善取者狎而得之唯鯨也不測其不測也人無以測之然自古於今取鯨者幾人哉知不測而狎焉者又誰哉於此觀之司馬沛於漢韓漲於唐歐陽濤於宋汩汩然澎湃磅礴如江河之行地必有以陰濬而潛導之國有策周有檀莊其淵源皆出於一也夫數人角立於後先雖世數不一然皆瑰偉奇壯之士聞天下力古之士由狀元以至秀才皆得殿試時司馬廿公舉薈庵司徒王公舉水賓而穆堂李先生奭進二子特甚薈庵劻應徵與水賓所有過太行度

薈庵詩序

薈庵少有文名負盛氣能傾壓人時讎憚之與予爲世交予兄弟頗疎放喜爲古詩文不競時尚往往見擯於人薈庵築賓竹堂獨招予兄弟日相往復議論馳騁而薈庵與水賓益角力以進所爲詩日銳甚不可犯予常遊之然薈庵以予累名漸殺又僻習荒隅不能走形勢託聲譽以有聞於人人亦罕有知者及今上即位詔舉博學鴻詞論一二大臣各稱所知以

黃河意氣甚壯旣無所得益豪放不羈岸兀自喜自
豫章之燕往返六閱月水陸萬里雲物蒼茫恣意徜
徉極友朋山水之樂渺然無際而薈庵之詩日益盛
比薈庵以得賢書遊京師甘公大喜日與之飲酒命
其賦詩詩成嘆賞不已且曰吾三見子詩詩三變吾
當爲子序之今薈庵又北行囊其詩數卷將取刖以
之問序於予予落落山中水賓不第薈庵悵然獨往
王公且老而甘公亦謝世矣予獨念二子同事寂寞
於二公非有一日之私而二公相取於數千里之外
可謂異遇今蓋無復有其人矣薈庵詩多爲甘公手

定其長歌古風尤公所深賞雖區區不足以盡薈庵
卽以攷之亦足以見甘公知人之明而薈庵不負所
舉如此也薈庵詩故雄放其始如角崖雪瀑崩飛萬
尺急不得視已復風霆鬬激聲光欲薄今又盤鬱縈
蕩脩然高遠矣予不知甘公於此又何以定之於其
行書以質之穆堂先生幸酉劍谷盛大謨序

李屯庵文集序

予友李屯庵旣亡之三年其子天倫抱屯庵遺文犯
暑走數百里入巢以請曰先子閱歷萬里崎嶇憂患
中所僅得而有者遺言曰唯三盛可屬倫不敢違命
又數見黜於有司齷齪無所適其間窮愁羈苦顯連
萬狀而睥睨物態感傷激鬱無可如何者一發於詩
文予讀而悲之間嘗語予曰吾有田以供饘粥吾將
老於子吾又焉求然亦竟不能也屯庵旣侘傺際久又
氣高不苟合益窮困甚人益易之及其有所遇見用
矣人然後知有屯庵相與豔以爲能不知其洪涊數
十年而甘心隱忍以有此者其意蓋亦有難以言也
予居山中以兄弟爲友閽然自存不爲人所聞自與
屯庵交而相知者唯四人而已屯庵久於窮率不常
聚而予與屯庵所欲爲者皆有待也嗟夫士固難於

知己卽知者往往爲流離擯折不得遇之人或遇矣
又年未衰老而忽焉以死如予之於屯庵其不亦大
可悲也夫方屯庵請假歸里過予宿巢上夜半起則
吹燈鼓瑟予倚床以聽餘音泠泠欲絶今日者予與
天倫夜坐挑燈訂屯庵遺文相對凄然恍惚若夢寐
其於人世往復盛衰之際何如也屯庵詩文甚富不
自珍惜其存者十之二三而世故應酬不與焉予爲
次第之纔甕集六卷爲肝一卷益以毛詩纂詠凡十
卷再拜授天倫以去而序其本末如此云

巢居小草序

巢草子載巢居所得也子載齒初齔能詩予至洪州
日就予學予與講古人出處則霍霍然興若不可以
待及弱冠學脩而才益蔚然爲南國名人人以詩文
能皆願得予載交其有力而好士者往往致禮於予
載而予載裒裒焉不足獨來寒山中與予風雨相深
若有以獨至焉者類其草得詩若干文若干將歸子
載索予言以誌其來意嗟夫予窮於巢久矣其所有
無益於世而子載輕千里而來何也

南豐趙山南詩集

聖人不得已而有文其意甚微學者窮之而不得其

而離其全雖書與易與春秋皆然而獨詩爲甚予嘗
持以質於人罕有合者最後得南豐趙子焉趙子六
歲能詩已驚人又數歲登賢書爲五經元士名聞天
下率棄去益閉戶爲古人學擁幽洞與無之不深而
尤游其神於詩沉浸之久溢而以洩所爲四五言深
遠徼妙若難與名然不輕以示人顧獨善予門人汪
輒乃得見予與之言往往移日不厭舊春訪予於巢
夜臥論詩則曰詩與樂通如琴瑟之韻可聞而不可
求也顧予而笑意乃益合二人者擁被對坐往復至
雞鳴不休當是時巢上蕉聲淅淅然趙子慨然令予

序其意且約予以秋中會及予至洪州而趙子死矣悲夫聖人雅樂後生失所傳聞變爲新調上下汨沒愈離而愈放汎濫恣睢無所終極千百年來茫茫欲墜而趙子方徘徊於其際若穆然以深又年少力盛於以持之而不解庶幾古人立言之意復見於今日蓋予日夜望之而乃竟至於此嗚呼詩與書易爲表裏天下已不蒙其用而唯於其言得以少存聖人之意一二深思之士徵覽其意而能有志於其言亦又如此則古人之學其終不可復也夫予聞趙子之死讀趙子詩涕出而不能止者蓋以此也趙子詩多散佚朝與楊屋收其遺稿得若干首集爲一卷其尊人孝廉君哭而授諸木且徵予序予於趙子蓋鬱而不得發者已久於是乎傾以與之趙子曰由儀字山南年二十三云戊辰立秋前二日字雲巢盛暮子埜序

白亭詩序

周子白亭與屯庵鶴嶠同舉進士入翰苑日以詩文爲往復又皆有本行京師人頗稱道之屯庵歸喜就予談時間曰古者學詩以童子今人釋褐乃稍屈意從之其道甚遠吾於庶常有白亭同居白亭年盛又能力詩甚適人意予時聞其言心以爲然然亦未深知白亭也及鶴嶠居艱訪予於字雲夜閱其詩駸駸稱白亭有骨氣不爲嫵媚靡之習又以其詩駸駸以入古不幸而中折無以竟其意語及此聲噢咽不出且屬予一言以明之已而謇庵相與言益合予始知白亭不以科名累者如此今其弟孝廉君某掇拾遺詩若干將授諸梓徵予序予於白亭有故又重三子言何能已於文獨與三子者與予論詩持律甚嚴而三子皆不外白亭白亭之詩故必有大出於人者惜夫其所有止此也白亭名孔從宦州季爲公之裔其子學山有奇慧方毀齒能讀白亭書云

修水艸序

修水紆縈七百里山與衍而祕奇岩洞尤怪絶以僻習幽壤又灘危嶺隘遊人罕至雖有蘇黃與往復不幸而文章疎畧故其名不出於天下吾友鶴嶠爲翰苑才人由章江與水竇謇庵泛修水遊諸巖崖盡其所有於意若未足乃入劍谷窮黃婆洞絶險處爲予留字雲巢旬日賦詩不休夜闌類其艸近百首授予予讀之皆予向所歷而未及狀者鶴嶠一一狀焉噫修水之有魯直有所欲出而魯直獨艱其出齟齬如予者力又不足出而乃大出於鶴嶠其相遭之幸

不幸固如是夫於其行序以貽之時戊辰十二月十一夜巢上簷牙森削晶光瑽瑢然友兄盛鬯于埜序

雪肝詩序

天地之氣磅礴囷輪不能已而散而萬物之於其最清者而人之人得其氣之清而有言言之最清者又爲文書易詩皆文也自堯舜以至今日莫不爲文其間或純或駁天地又不能爲力而其權歸於人心心有所寄而言從之孟子於背道之言一責以心學者於此譬水之受緇雖流焉非力新之無以復清也通山唐子鍾庚抱其詩走數百里入巢質於余曰雪肝

嗚呼如唐子者其殆欲復其最清者與字雲盛鬯序

松門詩序

予往遊富川有張子鱣艇者工詩文高潔自喜遇人則深避獨曏就予且握予語曰向讀子文以爲古人也今乃得一見邪予媿謝未遑頃艇瞿然曰吾輩不當爲古人邪遂與予策馬遊鳳棲晶過其弟二霞書舍夜大雪折松枝煎酒深談至雞鳴將別執予手脈若難言目送予至山盡乃已於今十餘年予憶之不忘也曾子松門與愧屋善予見其詩相慕者久比至南豐訪之蕭然一室古書外無他物坐定陳山酒相餉與之論詩類非今人所有嘗同遊琴石席帥上襄裏故蹟賦詩十餘章贈予多有感於中者及聞予將歸寫以書曰有子而不得銘吾墓可慟也嗟夫離羣之感蓋自聖門而然矣十五國之風其言皆深於情也古人有不能已於君友往往託境寓物以曲致其意其間經綿深至蓋有難與明者後人以詞害之其可乎夫無情而有文者僞也如松門者其得風人之遺與瀕行愧屋以松門愛子文屬之以序予讀松門詩如見吾鱣艇焉遂書以爲序甲戌十月二十夜舟中序

半谷文集序

予讀韓柳文往往廢書而嘆蓋自季漢及隋文章剝極韓子慨然復古又乘以柳子生於同時而相習又甚深其所至非二子不相知亦不能道也而二子論文每見於交遊書往復善自道其甘苦得失時時宣露亦嘗交爲稱道乃獨不及相與序其文而其文至今千餘年卒無有能序之者可嘅也鄒子半谷與予相距數千里以所爲文郵寄山中徵予爲序予讀其文得於古人者深沈酣久之欲執筆而旋止又二年復寓以書曰如半谷者不可不見於子之文嗟夫半

谷不爲今人不爲今之人之文予何能序然獨念文
章之故蓋亦有難言者焉由堯舜而來治亂相乘其
所爲盛衰絶續雖以帝王卿相不得有其權西漢以
還世數濶絶韓興於唐歐陽興於宋率數百年而一
復韓與歐皆大力者又有朋友門人爲之左右後先
而後乃大復於盛然猶不能無升降之殊自建炎以
及於今又六百餘年矣中間歸有光稍稍振起其後
魏禧有志於復古而王猷定汪琬侯方域毛甡邵長
蘅諸子並起然皆不如魏而魏又未盡純然則世愈
疎而力愈降蓋復之不亦其難與方今風氣尚古學

者皆能託歌詠以自高一時聲韵之流騶騶軼夫宋
元而獨於文章浸淫以世俗之學入於所先溺其所
利終未有舍所爲而爲古之文者問有一二爲之類
亦今人所僅有而非古之文也近雖廣昌黃永年南
豐謝鳴謙有近古之力一耗以仕宦一奔走以衣食
卒不能盡其所有則於其時而有待於其人顧以爲
宜何如邪予窮居深山亦嘗於古今之文輕重其間
而所謂其人者庶幾一或及之蓋日夜待之而半谷
餘往往徘徊風土感寓深切而又與目耕漱滌六溪
浸淫古人之味務盡所與而不已其所至固無以窮
方以古自任又年且壯盛其爲文如火發而泉出其
所至有難以名者則予之不能已於半谷其可言邪

柳子曰韓子之文固與異世者語耳嗟夫予衰矣半
谷與予雖未之相習幸而生於同時又幸而及序其
文則予之於半谷其可感也夫

曉窗詩序

馮川徐子曉窗幼善文人皆豔稱予慕之甚已而成
進士燸燸然鳴南北人益豔之予固以爲曉窗名人
也其弟目耕舊秋攜詩文謁予氣甚邁與之語直欲
追古人若不可以終日者比予鐸龍津曉窗寓以詩
屬予序予方病無以應而目耕復過署留風雨數日
相與談論家居文章之樂往復予奪窮日夜予然後

知曉窗兄弟力振於古不以名相累而人之豔之者
皆其所不欲居而外之也嗟夫天下人才匪難於產
而難於盡其才蓋有出人之質自童時爲名所據一
聰明蓄精力攘袂以進而攫而有之既有矣益思張
而廣之其於人心風俗農戒祭燕不以屬意而所涉
風雅如僑寄然且以市其名雖授之以政能達乎曉
窗以年少得第不屑屑於外所爲詩多得於游歷之
餘往往徘徊風土感寓深切而又與目耕漱滌六溪
浸淫古人之味務盡所與而不已其所至固無以窮
之出而見用將必有非人所能知者豈徒吟咏云哉

予於曉窗爲隣壤聞其才慕之十餘年又慮其或未之盡而乃慰於今日也於其詩序以歸之庚辰春分

夜宇雲盛謨序

豫章詩鈔序

豫章山水甲東南彭蠡與匡廬相蕩悅而人文蔚然以生十五國之風邈矣揖讓乎其間者唯一彭澤而黃修水別開一派聲吹所及江以西流風遺韻珊珊焉遥吾鄉人性固欲拘往往陋而不出難於摭拾博採之家常以爲恨近者人才薈萃諸君子浸淫風雅咸輸所有以鳴一代之盛某皆得交懽後先羅致會東西之七源流有屬波瀾浩然亦約畧可覩矣

巢子壽從兄詩序

謨同祖諸兄惟構兄齒差近而相習最久謨父官洎爲豫章一帙雖石室尚有存者然以質諸海內而湖陽構兄從遊與謨讀書飲月軒日侍講大學疑質難問則錄於紙夜昏商榷古人竹窗燈火熒熒或飲酒談及山村意境至雞鳴不已比謨薊拙劍谷與兄益密兄愛謨文化謨友朋門人皆得通宴好焉乾隆辛未十月兄方周甲巢中諸子竝能賦詩爲兄稱壽問遽至於此嗚呼詩之難至久矣衰廢如予者固無所

光爛然今已見背二十四年而兄忽忽六十謨亦鬢髮漸皓其能已于言邪故序

馬肝集序

膏粱人所旨雖沁膏盲不之病且必得而甘心焉故其味充於天下屯庵上下蒐羅龍鬬犀乳麝脯鳳臆唯其所欲既酣且適宴又圍圍不敢出而以馬肝自存悲夫七夕盛于野書于宇雲巢

二生詩序

揚生屋與汪生軔善予客豫章寓軔書室屋方年少有詩名走謁予執弟子禮甚恭予愛之命爲詩即席

數十言頗奇怪予故縱之屋獨好軔詩軔從予最久每以詩進予與水賓輒扁縮之屋稍自疑久之屋復進詩予大爲掐摘屋侍几旁皇如有所失既退易稿以進又摘之如是者十數反屋焚棄所爲益與軔流浸灌磨礪爲深遠要妙之言而詩日益工比予復至豫章二子斂近詩若干首質于予自古風樂府以及近體皆可喜二子貧困日甚幾不自存而所爲詩渺然無際若不可以窮予方幸其有所至又怪其何以遽至於此嗚呼詩之難至久矣衰廢如予者固無所至即二子又能已其所至邪予其待之

家譜列傳序

吾讀邑乘所紀文章節義以盛氏爲最考于譜咸簡畧系世次不著爵字生卒其行事本末又不爲立銘傳及訪於其後已零遺廢佚不可得嗟夫先人遠矣作譜者左右其手率世數相隔失所傳述中間一二父老能言其故又無賢子弟爲之發明重以水火兵燹子姓遺亡浸浸衰滅以至於今爲可悲也於是集其幸而存者別爲一卷曰列傳

送陶子北行序

南城陶子栗亭潘子友巖童子時並以文名已而先

後取進士得秋官一以請假歸適予至盱江二子並將北行友巖來別予病卧不能贈以言又十餘日栗亭戒行予與之飲酒戀別且曰天下於人難矣仕爲甚古人以仕而用後人爲仕所束其受者後取進士得秋官一以請假歸適予至盱江二子並將北行友巖來別予病卧不能贈以言又十餘日栗亭戒行予與之飲酒戀別且曰天下於人難矣仕爲甚古人以仕而用後人爲仕所束其受者也嗚呼友朋往復盛衰之會有如是者皆可感也巢子羅穆羅吉焜高懿各進所有以奉醒園乞予一言予故書此以歸之丙寅夏至前五日盛大謨序

送鏡霖序

潮州吳東別于埜且五年矣家故貧思于埜甚鬻衣買舟來訪及吉州以書見招時子埜居劍谷相距千餘里不得往叔弟鏡慨然曰吾能徒步迎以歸吾兄言未既門人盧霖又請輔鏡以行于埜喜夜坐慷慨悲歌與之酒以壯其行嘻三子者皆奇遘豪蕩之士與學相爲用也見於古人甚著既仕矣天下之情形天所罕與獨予埜蘭足無能愁疾山中爲可憐也丁生靈之利害亦必有得於心者二子與予巢中權之

未三月二十四夜

送薈庵入京序

秋天地不得已而至焉者其爲用風清而霜厲神之所及萬物茶然君子惴惴乎天地之生意至是而窮薈庵川上士爲秋官主事告省歸越三歲將北上予自巢如園取別夜閣薈菴以酒飲予予酌酒以復之曰天下事始於州縣由州縣而累上之天子天子不遂可又累而下之以及於主事主事程其是非又累而上之然後一焉嗚呼天下之命懸於州縣而定於主事其亦有不得已焉者乎薈庵與予讀書蓋有志人往往雖非其有而以之相從獻者有豐辭受者無

於先天下者於其行故書以規之時戊辰二月晦夜

送陳復齋先生北上序

陳復齋先生以名進士遷翰林司西南文衡爲天下所推重既退講學於豫章書院日與諸子浸潤詩書務爲有用而人才以興季弟樂及門人汪輔楊厓皆若干卷屬謨爲序謨辱知深於先生之去也爲一邑及報最將遷諸能薾者於以咏嘆之以洩其所思凡得近下風謨如先生已久今年秋先生至豫章聞謨根又爲一邑憾其能已乎謨有子琴聞先生遷湖東寓東湖降車相顧亟意甚深比謨還謁先生益傾所沓沓然歌曰湖東有人喜湖西有人愁琴八歲耳愛先生如此先生之於人何如也嗚呼有其情而文不至矣可哉於是乎序

贈李生序

金之精水之英鍮而爲干將爲莫邪及其鋒以用之出入瀏浰若閃電疾風不可制至於襲銳韜光深自秘抑闇然錯雜于鉛刀中鋒奕奕欲出卒不炫耀以示人若劍谷李子來翔則異矣李子少習書史多病而與之曰吾聞物不可以臨海之魚江與湖無以容江之魚溪又無以容其爲溪鯊鯃鱷歸涉之遊水足以濟之而不窮苟有物自海出張鬣掉尾泊乎其涯則固有絶流而涸者是故居之海則爲鯨爲鯤爲鯃鯢居之江湖則爲鱷爲鮫爲鯽與鱷居之溪者又異江與海非能求而有之然而異於溪者其所居

則然也孟子曰觀於海又曰登泰山與海雖異而大則一也岱嶽之宗人罕至焉由潮而至者益少間或一至仰視大怖如將壓然少定徘徊其下而去苟不以爲異則幸矣今子方少又距魯六千里自謂嶂嶂可立就不顧庸衆疑忌以窮所謂小天下者使不爲所怒亦必無助之行其峭潔孤危已自森森能立無疑也雖以岱之高難與登苟得一以居嬉遊縱所欲掇幽葩異卉擷其芳亦足以自奇也已潮之西有桑浦於南有香山於西南有五指皆棄不取而曰雨而笑明日李子索予序遂書以與之九月念六夜序

贈吳東別名序

潮州吳臥魯從予遊者四年學於古不爲世累嗜益篤子固愛之既欲易其名臥魯字也名曰東別以雨岱問於余且曰岱東之山山能雲雨然非所望余從而與之曰吾聞物不可以臨海之魚江與湖無以容江之魚溪又無以容其爲溪鯊鯃鱷歸涉之遊水足以濟之而不窮苟有物自海出張鬣掉尾泊乎其涯則固有絶流而涸者是故居之海則爲鯨爲鯤爲鯃鯢居之江湖則爲鱷爲鮫爲鯽與鱷居之溪者又異江與海非能求而有之然而異於溪者其所居或一至仰視大怖如將壓然少定徘徊其下而去苟不以爲異則幸矣今子方少又距魯六千里自謂嶂嶂可立就不顧庸衆疑忌以窮所謂小天下者使不爲所怒亦必無助之行其峭潔孤危已自森森能立無疑也雖以岱之高難與登苟得一以居嬉遊縱所欲掇幽葩異卉擷其芳亦足以自奇也已潮之西有桑浦於南有香山於西南有五指皆棄不取而曰雨而笑明日李子索予序遂書以與之九月念六夜序岱豈易邪又聞岱與海爻雨天下陰陽之氣也觸於

石皆足以雨然有遇予與之少待焉吳子名慶昜于其尤作序以一之故云

贈熊生序

粵地婦力穡旦樵汲跣足荷擔行與人無孫辟吳之賈者遊於粵始見駭甚色皤齬漸識以爲常久不之怪及一二世爲子孫娶婦亦然儒亦忘其爲吳賈也吳之婦善梳洗長裙短履幽處不輕出出必戒粧見人則斂容有忌態粵賈之遊於吳者亦如之夫賈寄業然而卒爲之移何者安於所習也生乎吳與粵俗以氣成雖聖人不能以相易也其亦愼所之焉可矣

武寧盛大謨子埜著

宇雲巢記

雲之爲雲其出山以興蒸日月輪地天細縕人物頃刻耳其伏於岩谷隱約而吞吐區區僅尺寸若不能存者其爲用風霆軋蛟龍合欻忽旋化疾驅而駭布縱橫所推不力煩而千萬里其退而有待則幽秘偃匯於堂及有疑問率如大几以請諸子讀書皆有志於古又嗜詩一月可數十首每詩成于埜几上雜浮如霧懸麗壁間聊之數日遂溢嘗遊華蓋及半脫衣諸子荷衣從于埜窮巔極險至暮不倦巢外一杉最多日搖月櫻櫻有几三房有几各一堂有几曰大几一凡爲几者九唯大几不專閒居則分坐至食飲始仞廣倍之堂房凡六爨房一左有樓水資居之得月巨數里狀如張蓋曰華蓋山其巍石屋棲洞賓宋建羽士居之曰玉清宮宮前大柏五七古杉二皆環抱于埜與東麓諸子讀書其旁曰磊思巢巢之爲制深三

古翠可愁于埜徘徊其下諸子侍立不去或偶坐一几少譚諸子聞于埜聲陸續至環几聚聽或日暮臥榻與一子言諸子則倚榻爭就及于埜遇事將歸諸子攜手相視惘悵不欲別諸子舊從東麓遊東麓以于埜可學不爲岐令諸子與之習於是諸子得以益近于埜云同巢凡八人張子上升曰東麓盧霖曰存崖熊某曰宇軒熊翰曰盥園于埜弟樂曰水賓又二人姓劉巢中東麓年長水賓齒最少乙巳二月一日入巢五月五日盛于埜記

劍谷田房記

劍谷田房一高山橫幽澗曲窈然深處三石屹立曰丹崖崖陰一

寧山繁而遥田少村僻一村聚數烟兩面皆山林舍鷄犬隔里不相聞吾嘗登城遠望諸峯森劒蒼陰翠壁隱隱浮秀其中若鹿門羅浮諸勝不可名狀及入山谷旁多喦巖剏施巘嵷排擠雄據其隙田屋相衝周無十里登降俯仰唯此巢嵷岫紛離鬱雜雖一二奇峯怪巖嵷峍可喜終爲所掩而不得伸縣西四十里有丹崖吾讀書其麓曰磊思巢巢左有山如劒曰劒谷山上鋭而下豐中藥一溪水自石羊洞出灌注谷田不涸居民鮮少皆儌衣食豐田園以自樂烟火隣聚往來甚密鍵戸安枕賊盜不驚勤儉相守如以石而寵以詩文則予之於石蓋亦若有難於已者

字雲巢文集卷三　四

牧石堂記

劒谷之北有石羊於西北有冰文於西有積雪有雲田皆怪石而劒溪當其關劒溪尤富白石磊砢錯鍔齒齒沙水際予嘗嵌之爲磊雪爲晶玉凡所有皆命以名而寵以詩文則予之於石蓋亦若有難於已者劒溪出灌盛氏田爲盛氏澗戊午復與巢於澗左植柳數株曰柳澗今又依澗爲莫邪山屋距巢尤近其中爲堂曰牧石噫予棲山中三十餘年矣其與石相狎於風日之際拂拭沐浴如護嬰兒辛勤而不已雖隘其軒圃清寂迥異別村頗疑而怪之問其士人皆曰地不產賢吾毅然作田舫於谷笑謂鏡樂曰藉以及於今也乃石是堂其亦足以娛吾老乎獨以石爲土之骨上應於星栗而潤戛擊而有聲其幻而爲形異態殊狀各盡其能然皆不爲世用雖負奇以出往往流逸於山澤而人莫之知也雖或知爲美又以者留於將來雖沉廢隱淪以沒世亦不惜也豈必鹿其不用於世而遂相與棄之且不知幾何年而乃今門羅浮而後棲哉吾聞劒之爲物神化不測其精氣

爲我有也則石之於予其間殆亦有難言者與又念古之牧者有九牧十二牧以牧人爲能其窮而未通或養牲或扣角又以牧畜名此皆瑰偉儁傑之士唯其所遇能自建自足以流傳於世而不哀如子者碌碌無所用而唯此硪硪之區於以位之甚適也乃攜琴瑟釃酒石上而諭之曰吾牧石也遂記戊寅正月盛讀記

磊雪厓記

予於洎陽得茶花二本植巢中已十餘年講堂前者尤佳丁巳二日命幼兒瑟擡侵晨伴取白石於溪聳花堤以韻之瑟善選石石多凹凸巉刻虛竅出入幽疊迷人時復倚勢爲磴爲岩爲峭爲小澗其中爲危峰壁立下瞰及人日垂成遥睇之大小錯落冰牙交鬬下上紛紛如磊雪然明日雪石盆潔宕可愛瑟賦詩請予爲記予自戊午營巢十一年而生瑟又九年而堤成予老矣白髮皚皚乃與毀齒兒婆娑其下流戀片石以自娛噫嘻可記也正月八夜記

晶玉厓記

季春營相下堤周二丈許環以白石有關關中爲岩爲峽爲河爲埜爲臺爲峰皆玉色其光晶晶然關中

峰百出有獨尊而爲羣山水所祖者曰太峰凡關中所有諸勝太峰皆得而有之關甚峻而巉刻旁有二峰曰仙峰峰下有二徑右徑通仙河河有舟舟中有仙坐而遊曰仙舟左徑數折又岐爲二徑一循磴下及岩岩居太峰之麓其水直達仙河一紆縈從仙峰之陰度峽峽盡有曠埜又右折乃得登太峰焉河口有臺曰仙臺與仙峰相望四壁削立不可登仙峰最奇麗峰腹有屋屋中坐三仙一仙深坐二仙坐門側有入關者必以告不許則噓白雲封其關云噫嘻得其關而入者誰邪余唏噓久之乃爲記

温泉記

南鄉霞港有温泉僻匿叢山中人罕問者丁卯予與諸子由港口入循石磴下上崎仄兩岸皆山田鱗疊相望行三四里過織女厓厓下有纚蘭釜釜中水白沸潨回擾宕如纚絲然旁懸大小銀缸隱隱欲吐又有斜壁激流如白雲旋轉皆奇怪能留人復行半里許涉澗踰小嶺又入一谷乃及温泉焉泉亘平岡有三四迴邐以流初凹窄而長水自縱橫石孔出氣蒸如霧銳熱不受指二三凹稍廣氣漸殺其下有石盆

可坐五六人濯足其水幽潔澄衣淨甚溫雞卵能熟士人往往掃雜穢於初四旁多積毛雖盛暑不穢泉上有砰可立亭泉側有田屋可居故爲瞿氏業願有以售丙子冬予復遊其地適買之時浣濯於其間溫酒烹卵飲石上竹木蓊然碧影參差與泉心相蕩爲之低徊不能去云噫溫泉始於何代其食風日雪霜既蕃且久幸不爲人所知以及於今無乃恨其晚豈秘之深者艱於知亦必久於秘而後乃一知邪於是與諸子醉泉上數日而爲之記

莫舟圖記

秋至江澄碧月出其上落落然江橫一舟舟中有几几上琴一筆研一書帙三舟頭有玉盤盛昌蒲青鮮可薦予坐舟中茫茫下視若有所思者江陰有古松綠影下夾其陽洲渚多怪崖麗石雜錯磊布石旁有梧斜覆叔子寄軒盤坐石上季子水濱抱膝坐時有一二梧葉飄石隙其崖回互上下有磴循磴入抱昌陽者賡琴左手撚弁帶者蕉翰散袂行者張任攏書者賡樵最後皆紆折以進崖盡楊光斗野服吳沄小巾櫻履拱立洲渚間諸子子相望盈盈一水若以儒者而佞佛或非所以自存及讀覺範詩文與山谷靈源往還所有皆可喜者山谷侘傺久不得志而欲得與語者陳子彥錄自楚來爲予寫此彥錄善予

宇雲巢文集卷三　八

縣西五鳳山有頹寺當孔道僧元印自南鄉橫堂居此予過其室見元印孤苦若難以存唯几上有嚴華伽楞經與之語甚明暢頗異之比予遊橫堂殿宇深潔又有耳櫬藏書甚富皆元印所治其徒雪灘能詩出覺範文字禪相示爲留信宿始知元印爲有道人時復與往來茶果爲歡閒曰某獨宿此八年矣念行人疲苦將且新之予慫慂友人薈庵爲序以道其意今年冬大殿禪房茶亭畢成丐予爲記予往怪山谷

靈源覺範久皆一時才人相與托其意徘徊躑躅以自見於山水文章間其亦殆有未易名言者耶五鳳爲西北名勝予出入劍谷道所由經時或與元印坐危簷下追論古人意興甚適仰望棟桴岌岌欲墜不移影而退而今固已如此也予雖不近佛其能已於言耶元印名某吉安人

鳴山本主記

饒郡東南百三十里曰鳴山山頗峻環泊水數里下曰鳴灘其水清瀉上有古寺無僧所居本主曰大帝山旁一生華某事之甚謹又以大帝命爲弟子左右

無違人有疾病迎大帝華必輔行醫藥一決於華以爲靈由是以禍福鄉之民已八九年矣其徒李模長吉村人素信之疾醫視之不愈曰大帝佑我命其弟柄與極迎之將至二人跪伏道左睨視華黃冠道衣左挽木主右躍鞭趨過曰吾大帝護身恕下馬旣本主居堂上華侍立眾拜焚禱畢眾跪華曰行遂從大帝往山致奔騰顛仆如小兒狀眾皆聚觀華手指曰掘眾掘之得草根摸歸又以請華曰食三請大帝曰可眾皆危之華固爭爲可及食李生祝曰大帝佑我食半不能言强之食盡嘔血數升明日竟卒嗚呼可哀也已李生少補諸生有聲及死人皆惜焉余旣聞而悲之又道其事以戒於世云

從姑山記

玥江有二姑山而從姑怪絕從姑瀕江與麻姑對望若欲從者故云從其後有十數小凸相護若婢侍然又遥前一雲鬟而側顧者曰小從姑諸山婉約嫣妍互爲異態然皆若有所思而凝立者其峯爲天柱爲飛鸞皆怪麗最奇者二峯斷絕有橋曰天橋遊者由桂塢及碧泉取逕行數十武有石巷其巷陰幽秘抑兩壁削立層空而上仰視天白隱隱一線迷離無端

洞洞欲墜橋內爲天柱峯極高踰橋則飛鸞之絕頂也飛鸞峯者三字鐫石壁上大如屋筆勢淋漓潑潑然羅近溪書也近溪明代理學最愛此山講學於塢上有趾曰前峰書屋從遊者常滿山其屋陰爲碧泉賚以石甚精良今涸相傳近溪時水最清甘云甲戌秋章子有山約道予度橋同遊凡十一人日莫置酒桂下敷坐賜飲相與指顧歡笑意興甚盛予獨念麻姑以仙傳從姑以理學出各有其遇然麻姑聞天下

而從姑卒不大著豈近侯之力難以與爲名無亦人以耳食有末之深竟耶而予與諸子又皆窮而無力乃復裴裹眷戀於此亦大可慨也已武寧盛謨記

石公堂雨夜記

石公堂者財江元妙觀西偏屋也堂外有古松三株其一日羅漢松尤蒼翠雨後益妍子纍纍垂紅珠如椹大可食堂陰有竹數十竿覆屋上予以太守聘修郡乘居此每風日交竹影參差亂窗間洒洒可掬予甚適之七月九夜予坐堂上雨淋漓讀揭暄遺書暄廣昌人父衷熙以推官護餉爲賊所殺暄沈忍毅謀惆悵若無所之每登君堂君儼然端坐如平生輒徘徊其下而不能去云辛酉春分日記

遊烏石山記

辛丑六月初八日雨霽予與仁石臥魯遊城東沿溪覓路得石徑由磴而上曰登高山山上有廟今廢餘瓦石山下有溪溪外田數十畝由上以望牧者歌者騎牛者芸者荷者饁者倦而枕草睡者環列於下由岬東行四十步踰土山過岡八十步至可春亭亭廢有碑臥字剝落不可識兩旁長松夾翠雜以他樹余與臥魯拾石敲碑上牧童聚觀而去又二百二十步岡盡又五十步至小山山有石又東北行下山由

李秀才像記

李君來翔既卒其子綬以像乞予記予於君爲兄弟交孩童時甚親狎稍長並補諸生日往復不倦比予遷劍谷距君居一矢地益密善君豐頤疎髭神色端俊望之偉然而溫容笑語暄照字人如慈媼喜飲酒

澗道過水田澗旁有水碓覆以茅屋水激流如瀑布由澗五十步至小山又山後北行六十步至烏石山山下眾童牧牛或眠牛背上旁有矮松數百株臥偃隱若籬舍然逾林遂度石嶺曲折行及淘藥池池上凡前所登者皆俯焉其石呀者如獅張者如鷹奔者如鹿立者如鵠伏者如蝗蠅異態莫狀然皆如鳥頰噫以蒼蒼之石雖有雨露之澆苔蘚之蝕而莫能易其烏獨所謂蒼生者一日喪其所有遂能頹焉以相安垂焉而不振又何爲者耶余與二子爲之徘徊石上欷歔而不能去又與之記以留後之登此石者云

黃婆洞記

鍾鼎之旁有黃婆洞最奇險入罕有聞者余與寄軒水賓得之其逕由丹崖左行里許皆樵路入洞口識一潭潭上有池如偃月水落欲出曰流月池寄軒書大字其旁刻於石少進有石橫立若榻能一人臥水賓以爲別榻由榻旁行數十步過大潭有崖若屋覆其上曰磊思潭水澄碧有魚遨遨然游余與叔季嘗浴其處過潭陟險崖又上百餘步石皆壁立至峽上可遠望豁然中開其意蓄洩自存若一洞之關鍵焉由峽入水滙爲三潭迭出淵泓若停涸有待四壁蒼崖旁有石室可藏書諸子號曰三盛潭循潭進路益險得石復爲一潭潭上多古木幽密相蔽望之隱隱若籬舍然逾林遂度石嶺曲折行及淘藥池池上有曰曰丹曰云是呂嵒搗藥之所又折入其水散流欲亂曰小三疊少上越數坎石盡乃得平地世傳黃婆釀酒於此下有釀泉水味甘人服之輒醉云自洞口及峽自峽及釀泉凡數里皆逆上其逕危險從石隙草根匍匐攀援艱辛雖創苦斷絕下視寒潭栗栗欲墜非好遊而有力者不能至予兄弟幸以窮故得遇此洞力足以及之又諸子後先相取至十數輩皆好奇者於是紀其名字納諸石中亦足以見其久於窮而乃得一遇也故記

謝孝子傳

南豐謝秋水以理學傳其家而從子德健曾孫身耘以孝聞德健字子強少受學於秋水聞古人篤行則翟然興爻漱竹爲秋水弟性豪邁喜遊入蜀十餘年不歸子強日夕痛戚有議昏者曰吾有父不得侍何遊爻趾久之相傳已死當是時逆賊吳三桂反烽戍瞻有室生子矣及相見父子抱大哭留數歲漱竹又皆焉遂泝泣請命於秋水竟往蜀而漱竹已至打箭爐水陸梗絕子強獨身荆莽間道重趼藍縷饑渴瀕死者數矣乃卒達爻趾踪之不可得日行野塚間號哭七日夜不絕有逆旅隣老聞哭聲指其處遂得負骸以歸程山諸君子爲詩文以紀之身耘號植庵讀書力行平居侍父母所欲爻充之爲秋水孫好流覽山川與賓客飲酒歌詩連日夜每佳辰則請所之執槖飭簋以待酒後興闌老人倚杖而歌聲琅琅出金石西座油然植庵屏息侍喜不能言已而目瞶眩藥餌一歲竟亡節婦廢食不欲生顧所生兒尚孩乳又舅姑在堂有家婦任勉而起當是時舅氏孤立有

鄭節婦傳

鄭節婦姓劉子外兄厚淑之室也子少從母夫人省外家時外祖母八十健食舅氏亡恙二外兄齒髮方盛而節婦已生一子吾母與外祖母時時抱弄爲嬉戲相顧而樂予侍其側由由然甚適也外祖母嘗顧節婦曰吾守鄭氏四十餘年乃得見曾孫吾何恨於是母夫人獨愛節婦節婦性柔婉侍太祖母得其歡心又能怡其姑姒內外無間言母夫人益賢之已而外祖母見背外兄憂毀成疾節婦日夜涕泣委曲調藥餌一歲竟亡節婦廢食不欲生顧所生兒尚孩乳

二子後先並天喪鄭氏數世相視唯節婦一子母夫人痛哭不輟又家素豐舅氏不治生產中落而節婦苦志撫其子以有成及冠母夫人尚在喜且慰曰吾門之幸也今節婦年且五十而其子已軒然丈夫又生二孫並能讀書以復鄭氏於盛節婦猶抑抑悲哀不衰距其夫亡時已三十餘年矣嗚呼難矣節婦父某母某氏予曰德榮

節婦亦賢矣哉

字雲巢文集卷四

蓮雲道士傳

李蓮雲武寧楊浦人幼業巫能集風雨役鬼物背隆類橐駝人呼曰駝道士爲人倜儻不羈善詼諧棲無定息遇山水可意則築茅携妻子以往意有所屬則又他之歲常數徙於書無所不覽獨好離騷敏於詩然以詩爲戲日千百言頃日出往往有至者雖精思覃慮無以上文士多從之遊遊然不可繩以禮法飲酒博奕睥睨一切誕謾自放醉則褒譏當世名公巨卿大賈岩隱閨秀下至胥吏傭保輿丐類爲招魂汪洋恣睢唯其所如無所紀極家貧人以巫請亦輒往然

待予凡飲盡乃退予嘗問曰子知書乎三鹿曰吾不解書吾聞讀書無能人李蓮雲云三鹿姓方

張雲新傳

予友張君雲新性簡穆不喜仕進讀書爲文務以適意嘗獨居深坐終日閒然有問者或徐起微視冷笑少復還坐如故時與予同學予始六七歲每嬉戲其旁輒書古字相問唉以候果良久乃去君固愛予予亦不以爲意也比予稍長知讀書遊名郡大邑出入人文間頗自棄取年少氣盛不能俯仰隨人議論文章與世揩摋叔季而外無可與言既爲人所擯斥又

久於外而不一歸凡鄉黨後先及素所來往相識
之人率皆棄絕已而子營劍谷講學於磊思巢君一
日來謁且執子手曰子與子學時子尙孩今乃至此
子方訝其久而不得見又念少時交遊已盡而君尙
如此及視君之髮則已皤然就白亦又悲子年已冠
而君齒漸衰矣君少多病補諸生不第屛跡深山閉
目獨坐終歲扃戶雖隣人亦罕有見者自子棲劒谷
乃始出見子月或數至坐則移日嘗曰吾非不欲爲
古人苦於病又無與力者而止於此吾唯一子唯能
聽命吾死無恨已子感其言又重以託至今十餘年
而飮也年四十餘卒子一曰荊

揭暄父子傳

揭暄字子宣廣昌人父裒熙母萬氏裒熙明諸生負
經濟才日痛憤天下事不可爲往往周繞堂室對暄
而泣相視欷歔不已及遊金陵會大兵破維揚至瓜
洲方駐師裒熙登金山望兩軍相持私爲籌畫久之
熟視文武吏皆闒茸無可與言者乃還暄少有奇氣
喜論兵慷慨自任獨閉戶精思得其要妙著爲兵經

戰書皆古所未有學使吳炳見之驚曰此異人異書
也南都沒裒熙益痛傷暄發憤舉義與撫州揭重熙
同邑何三省駱而翔後先竝起於是唐王辟裒熙爲
推官暄爲職方司主事父子義聲奕奕震江閩間已
而裒熙護餉同友人間道由白水鎭遇賊取友去裒
熙曰同王事也何可獨生復返追友賊怒執友出露
刃裒熙大呼以身翼之賊據刺友并中裒熙死時暄
尙經營閩事也暄入閩念天下日危激切不自安上
言天時地勢人事及攻守戰禦機要凡十策王皆嘉
納之以尙書郭維經請遂調江西副吳炳甫行又命

安撫閩總諸營及贛州聞父難痛哭歸日夜枕戈磨
刃圖所以報卒擒賊獻臺門斬首醃血以祭於是閩
汀已失而吳炳入粵矣遂深居林藪薙冠野服與子
匡聞鳴咽幽抑以終所善方以智邱維屏游藝甘京
皆名人著有性昊兵戰及禹書寫天新語傳世匡聞
者幼能文爲吳炳所才亦棄諸生而隱初裒熙之受
害也賊質其骸以要暄萬氏知書有智畧率家人百
十持刀槊火器舁浮竹夜襲賊所取骸順流疾歸賊
奪氣竟不敢追裒熙字靜叔順偉好潔贍視燐如善
嘯工古文詞嘗作金陵遊紀以最暄云

日予讀國朝所修明史闡揚大節雖起兵謀復無益於事而記載獨詳其所以涵養人心而風勵天下者有至意焉揭氏三世抱忠義以沒世皆嘵然而不滓不幸而淪落下邑卒無以自明於天府悲夫

家譜忠烈傳

博分彌俊號逸園少立節概與其叔父潛明春秋爲縣學生並有文名以世亂不得用困於草野乙酉閩寇至鄉鄰竄匿公方危坐讀書神色端偉賊相視不敢犯公厲聲曰逆賊而至此邪明天子深仁厚澤而祖若宗生息二百餘年而故反耶吾王家秀才義不可辱速死唯幸遂以杖擲賊賊怒脅公行公益罵不絕口竟受害公室林氏素知書又從公學春秋益明大義至是避亂別所聞公遇禍泣曰夫子死得其所吾何爲獨生乃與其子婦某相抱赴江流死女服姑年十七以罵賊不屈死季子翥亦死

日明紀所書汪偉夫婦以忠顯人至今稱之公一門遭難死於節烈者凡五人然皆不見於史而卒湮滅以無聞其於沒世何如也

家譜貞節傳

盛氏善才祖文郁公初籍錢塘許配仁和潘住言子

有成未字成天死才弄喪會水淹舍漂成屍才痛哭欲絕遂自矢終身不嫁及祖任試監縣令祖父卒兄弟家於盧才爲塋立石招魂以葬歲時拜祭上食涕泣如而才性好書史常集諸弟婦講求古賢烈女從容議論南坐授學如師生禮諸婦迭治茗果終日端侍母厭怠其弟原信早世婦亦亡遺孤如海如江才撫之使受經泣曰汝長無負先人其後二子成立卒大盛門晚以姪孫珙珏妻並新寡召入賦詩曰唯寫子意珏妻李氏有誓章珙妻不答於是私愛李氏與爲綢繆勉以苦節垂暮不倦年八十四卒葬於合窩山一日石與攏合人過其墓者皆曰貞孝氏年十九

喪珏無子

盛彌俊女名服姑年十七乙酉閩賊至避亂谷陰賊大搜獲女欲強污女誓死不從驅行七里山及龍潭將自盡賊誘之女張目大罵遂擾賊刃彌俊公處女罵賊不屈死烈矣才姑年八十以節見其自少至老歷祖父弟孫五世皆先逝獨與李氏賦詩唱和鳴哀幽咽以終悲夫

方雁里先生傳

方公雁里諱孟縉字朝儀豫甯塔溪人素有風節論

天下事慷慨自許不苟隨人治春秋悉屏旁穿曲鑿
獨得其要爲文醇樸不支有宏治先輩風年二十八
領嘉靖壬午鄉薦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時貴戚
張延齡倚勢驕恣結閹豎中外爲奸漁民所有以萬
計從仁壽宮襲取寶玉陰蓄門客術士魘呪蠱瘟希
獻雖外遊已戒行裝必涕泣再拜乃去比沒廬於墓
哭甚哀晝夜不輟墓上産芝咸異之至今稱孝者率
歸於公著有雁里集數卷人稱曰雁里先生

又其長貳不相能聚而譁率格殺擾亂無能禦捄會
公平其獄以軍旗悍獷非會省要地不足以控制請
移兌豫章上從其議御史周金課公績爲最庚子擢
刑部員外辛丑春北行尚書周期雍復舉之遷浙江
按察司僉事初天下微稅例由州縣里民自貢遠者
或數千里懷金遇盜往往性命不可保幸而苟存有
司畏罪急於督責至貸鬻不能償公私交困公上言
曰臣過山東見小民號泣於道塗刃我毋傷國賦實
可矜憐乞令有司衛送京師免其役由是著爲令而
公帑無虞民得蘇重困公過事盡言頗多裨益既蒞

浙益綜核明敏治無留難又倭寇爲患出入經營暑
月積疾遂卒當是時公方精強遇盛明思奮發有爲
大臣交章薦公上亦以爲能將用公而公卒矣又璞
贈承德郎母吳氏贈安人取黃氏無子以姪嗣曰繼
戀嘉靖甲子舉人公性至孝事母吳安人左右盡其
曰謨嘗過雁里墓見其石表人物頗偉著及讀墓文
其力皆出黃夫人公故清潔方擢員外歸里行李蕭

然閉戶不見客往來饑遺悉屏絕其卒也貧不能具
棺以同人賵賻始得歸夫人力營數歲乃克成墓云

盧秀才傳

邑東南有盧君性豪峻喜崛立與之即角稜稜出不
可有人人亦以此不可然有智畧足自用居常意無
所發往往取酒大酌據案豪吟醉則顧影以自笑已
復默然端坐無一言予甚惜之予爲童子時應鄉舉
好遊名勝君嘗招予遊豫章之且圖其所有亭池欄
謝與夫古木嘉卉怪石之可喜皆一一指示且誦其
所試策大言炎炎痛陳當世利害出入予奪無所顧

忌而其義皆可用者當是時君意氣甚盛自負過人
謂赫烈名位旦夕可立就不屑屑爲時俗用比予歸
里與叔季棲劍谷棄風尙日爲古詩文振滌排蕩大
不諧於俗而君族盧霖負笈受子學時復爲人厭畏
君獨謂霖曰三盛邑之賢士也季子年少尤多才吾
將以女歸之又命其子入谷從予遊因得與君往復
益密及是君數見擯於有司已不爲世用乃益務力
於根本之地廣祖廟復祭田所盡心者皆大事又以
其系久遠汗漫難稽益以後人之書糾紛轇轕不可
治於是博攷史傳旁及誌銘由唐以來貫穿數千年

原委分合滌濯條晰一以古人之意經緯其間別爲
一書書成其子請於子曰藉先生一言以傳余念昔
遊且圃時今已二十年矣君既不適意又困於無資
負其能怏怏無所用而其所用又止於此而君亦且
暗然老矣予自少與君周旋知君既久又以戚故數
相過從今雖老神氣尙壯每飮酒談論君屛廢自喜
視天下事慷慨若有爲而其意則未衰也嗟夫予亦
潦倒無用力不足以傳君而君固如此此予所以感
傷嘆激爲天下有用者惜而不能已也君諱道號某
君之子從予遊者曰鏡曰廷亮

胡節母傳

乙巳安福胡梁母李孺人卒孺人年二十六生梁二
年梁父亡又二十二年梁舉鄉試第六又二年孺人
以節終梁卓犖有文名遊豫章書院與武寧盛謨善
謨客洪州梁日來盡歡嘗飮客舍語至孺人大節梁
罷酒淚落聲哽咽不能出及家大人擢吉州梁方新
喪孺人哀痛不定介其叔貢士海以哀詞踵門乞家
大人作書郵歸命謨傳謨弗敢辭孺人知書史通大
義適胡公某公性豪喜飮以四方多故慨然遊楚粵
滇黔有遠志不遇歸益放蕩日飮酒不治生產孺人

竭力經營唯公所欲公没孺人痛哭幾絶旣撫梁泣
曰吾死子何依且吾胡氏之有今日實吾高王母貞
志所留也遂破舊田營葬與兩婢夜分紡織至鷄鳴
淚滴所坐處率成泥家故無厚產及是計益窘又公
私費重至負責無以償孺人鬻所侍婢躬親竈臼出
入拮据心身盡瘁及老無悔怠孺人母賢少受學於
母與兄弟以節義相戒勉梁長命從學舅氏舅氏念
孺人苦節以女妻梁曰善事汝姑以酬吾姊又時恤
其有無故梁得以盡意於學方梁就塾孺人曰吾所
不死者望汝成立汝毋負吾志使吾報先君於地下

梁感泣發奮於學爲文以古自期名曰大然數見擯於學使孺人不以爲意唯董以古人實行梁出必問所與何人所接何事稍失則怏怏不釋於是梁益盡交偉人傑士勉爲古學初梁生孺人曰此子當大吾宗梁孤孺人益憐愛之既梁擊節讀書從師友遠遊數百里外或經年不相見風雨寒暑遙相驚疑至於卜筮禱祝孺人卒能割愛使就名賢以成其學及梁薦於鄉孺人正六十喜且悲曰可憐汝兩歲無父今汝自成人惜汝父不及見也梁先世單微曾王父慈源幼孤高王母某孺人撫之卒與胡氏梁伯祖曠舉孝廉王父山儉並以文名吉州孺人守梁梁又爲江西名士胡氏五世兩以節婦與故人咸謂胡氏世有賢婦孺人既喪公後衣純素飲食必祭常屬梁曰無忘先人婢有早寡者感其意亦終身矢志不二人云誤曰吉州人文甲天下其山川所產雖婦人特異如傳記所稱永新譚氏血濱甄上烈矣及讀廬陵歐陽公所爲母墓表又未嘗不三嘆息焉安福胡梁好學力行忘貧困廢寢食窮經史百家卒成大儒以顯其母嗚呼吉固多賢矣哉

字雲巢文集卷四

先考文林郎府君行述

嗚呼先君之喪蓋十年矣謨罪大不及從古禮以時葬又跡微聲闇無能稱揚先德朝夕惴惴用綴行事本末及先世文系乞銘于當世名公鉅人苟有以章厥後者其爲賜死且不朽謹狀盛氏之封始于周隱桓莊文間見公羊傳歷漢唐宋系莫可攷族於錢塘爲大元進士添祥爲都御史御史生子文郁至正間史稱盛文郁起兵文郁公故進士洪武二年爲武寧令遂家焉先君諱際斯號成十武寧十世孫自少刻苦讀書丹崖道室寒盛內棉予於匚果足坐至夜半聲噭嗥徹山谷聞者驚起一道士同榻竟歲莫知有寢興閱數年學成出以示人人不能讀老生宿儒縮頸搖首無一言時習尚軟熟先君既通經史百家務爲深宏博有濟於用即與時不合益賦詩著文舉自嘉年二十六選貢士再試不第入太學翰林何岵見重以爲豫章才人聘丁母憂數歲復遊京師無所合嘆曰仕不仕命也何可屈吾志遂歸鍵戶不出者十數年康熙丁亥以次授饒州樂平教諭樂平古名區忠節文學著于史先君得檄喜曰吾有以襲其後矣既至官獨求洪皓王剛中馬端臨諸公遺跡皆無足徵其俗荐鬬士人率不事古先君嘅然謂諸生曰先賢名節森森如此吾與子爲學宜遂汩沒以死諸生感激奮振願請所學於是緝竹房集文獻通考諸書設厨廩食其貧而無資者一以程度校其能爲上下凡所受俟先進退悉有門戶可理而番以東無不率然如則故事廣文俸薄諸生交際必有賂遺白日受不以爲怪有某生者誤犯不敬衆聲其事有司欲傾之生懼懷金以請先君怒擲其金人謂生且不

測明日召而釋之又嘗抵不率教於法覬以贖免陰使人風之先君厲聲曰此先聖孔氏門也其敢或越卒正以罪樂平令素傲嫚好侮士憚先君風節高嘗卑禮自下思借援以抑諸生先君益厲嚴屏交接力與之抗令羞畏抑抑促首十餘年終不敢黜一士先君故孤高外聲勢既久于廣文又與世鉏鋙乃厭仕進屢上書乞休不許遷吉安教授始得請以文林郎致仕歸大父諱貢姚潘氏胡氏父諱德壽邑秀才贈修職郎妣李氏贈孺人昆弟三先君爲季生于順治庚子八月二十二日以雍正己酉閏七月初四日卒

于家享年七十初取李孺人生子大業庠生李孺人卒取鄭孺人生子三謨鏡樂先君平生好讀書而寡言笑與人接必以禮端坐竟夕元精炯炯然尤喜治經術所著有清崖集詩藪諸書嗚呼謨自齒亂時侍學至成人未嘗離几席明晦風雨一燈熒熒幼時課誦之書淚痕猶在自分休廢無以稱先人之志轉徙窮困罪惡日甚忽忽至于四十而見惡焉爲可痛也支綴之餘茫茫萬端仰望長吁語噎氣塞血淚累紙不得盡其所欲云乾隆戊午不孝孤子謨泣書

先妣鄭孺人行述

宇雲巢文集卷五

嗚呼先君既卒八年先孺人見背遺命曰卜吉則合葬將卜思所以崇先授後蓋欲得表諸墓者謹具狀孺人爲邑秀才鄭公諱韜之女公初艱嗣與其配唐太君年皆四十始舉一子一女獨珍視之旋得疾念孺人幼且慧以百褓屬太君曰此子大異必得賢而有才者歸之及笄選所宜匹以適先君先君少好學不治生産既喪偶遺兒大業乳外氏比貢京師歸遭太孺人喪煢煢孤孀擯旅食於人不克有家事孺人以庚午歸慟先祖妣已逝不及奉盤盂逢歲事俗節生忌之辰設祭上食雍容如儀逮丙辰祖廟成孺人服命服率兒孫奉俎豆入廟告曰某氏孫封侍嬋盛左右孺人唯所欲既歸屏翡翠任細事荆釵布幅歷大雪盛暑不以爲苦孺人體素羸患痰飲氣不得上下歲數發大苦先君喜宴會每賓朋往復飲酒賦詩連日夜不休孺人歷疾視事羹胾醯醢必經手制一以盡歡無少怠康熙乙酉城東火作南北門災人登陴哭城西告急孺人自樓望命人廢旁市絕其緣升屋以待將及或謀徙笈篋弗聽曰事且危既分人力屋必災此祖宗所遺也萬一事不濟可無憾且吾屋當其衝幸而免所全甚大不可不爭其後火果滅城西以寧歲丙申水暴溢城決入至汩沒婦子駭且泣走死不及孺人獨坂書畫整束曰此夫子所甚愛者乃縣之梁間既邑人書皆腐而先君書以孺人得存先君之官淮州也有以事請計無所之簀隣嫗數兒謁者掖白金數斤款孺人曰爲某言得脫將別益之以壽孺人大數之反其金亦不以聞後屏謝絕嫗及先君致仕修宗系未竟而卒孺人泣曰而有才者歸之及笄選所宜匹以適先君先君少好學不治生産既喪偶遺兒大業乳外氏比貢京師歸遭父素志其無違與衆召匠日賚數緡傾資以出卒成其事孺人以庚午歸慟先祖妣已逝不及奉盤盂逢歲事俗節生忌之辰設祭上食雍容如儀逮丙辰祖廟成孺人服命服率兒孫奉俎豆入廟告曰某氏孫

婦某謁祖凡三獻進退以禮一族稱悅閱月遂卒實
乾隆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距所生康熙辛亥八月三
十日享年六十六以某年月日合葬某山生子三謨
鏡樂女三孫男若干嗚呼謨始生孺人年已三十愛
甚四五歲習句讀先君督之嚴雞鳴書未成熟命跪
跪且咨孺人故厲色戒勉不少弛已而置膝上拭淚
啖以果餌忽忽如昨日事今無及矣嗚呼痛哉孤哀
子謨泣血稽顙述

曾祖元珍公墓誌

公姓盛名宗貢字元珍汝諱淮母陳氏先世臨安洪

武初以名宦公遷嵓傳六世至蘭爲諸生隱深巷鳴
琴自樂時人因以名巷今曰蘭巷盛盖公曾祖云公
生萬歷辛卯十二月二十五壽六十九以順治己亥
十月初八日巳時卒葬於縣東祖山塋華壠公性仁
厚力於爲善又豁達有大度不與人爲競終日益然
恬淡自喜冲和洋溢號曰長者公初居市城宅第甚
壯以李賊之亂爲守將鄧雲龍脅所據已而公自山召
取酒對酌與道歡素賊惶恐不知所爲公曰毋吾吾
知爾窘甚爾度歲需幾何邪飲罷私與以白金米肉
去而默不終洩其有隱德於人往往不覺
凡公家故厚揮酒隨意賦入數萬緡不留一錢然所

經營皆大事平居飲酒宴樂不治生產及其葬親躬爲塋塚周視封植銖髮無遺憾遇浮屠有緣請者悉與拒絕獨於祖廟立三石門崇大規制以爲族望少好賓客搆雪堂避暑墻高隱日虛其土甃以石板日與文人俠客狂飲歌笑於中邑人稱爲小洞天至今存云潘孺人生萬歷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天啟間先卒胡孺人生萬歷戊申十月二十七日卒康熙乙丑五月十九日未時皆與公合塋始葬未有碑碣以今己酉乃立石表於墓孫謨謹誌

從兄楡墓誌

君名楡字某子仲父之冢子也仲父早亡有子五人幼且貧君力荷之又善區畫所予奪無不從意鄉里稱爲任俠少清癯而精力堅強老益壯予治巢於劍谷君喜甚上元有游龍者君舍其首出入巢杜間蜿蜒蟠折鬚鬣如生周繞凡數十匝笑樂至夜半不衰時君年六十餘也君卒於乾隆辛未享年七十三阨黃氏先卒以今丁丑合葬某山子四煌孫燊烈孫縉某孫某女一適某十一月十九日誌

余生墓誌

余生楓學資竹數歲乾隆癸酉生若干歲死楓方病篤聞予居閩修邑志與病謁予乞墓文舍予歸巢娠入巢從予學比葬請誌予於君爲從兄弟又相聚且三十年君之後凡數十人皆自立而繼又能力學以固吾巢於乎可誌也從弟某誌

澧溪楊君諱甲字某南川縣尹國棟第四世孫也父曰潤有才能以布衣遊郡國刺史以下皆見禮兄曰某爲諸生不第日豪飲醉則睥睨世人若不屑屑然君獨以俠聞能緩急人人有懼於死而必不生者卒生於君以此翹然名出父兄間予少遊君家君兄弟方壯盛時大雪圍爐飲飲已角奕逮雞鳴火且微與君力爭隘道君雙目炯炯神意不竭已而君兄病酒死君又得勞疾予往省留宿數日君有子三人皆孩乳視予脈脈意若有所屬卒無一言而君竟死今冢子植力學已自成人且能乞予文以誌君墓予以君爲內兄弟不能辭盡君之卒十餘年矣距向之飲酒雪夜又廿餘年矣君兄弟死年皆未及四十而君兄之子又二十六歲以死予于君生死盛衰之際如此嗚呼其可感也已君生康熙丙寅卒於壬寅初葬某地不善以今乾隆庚申改祔祖山母姓李妻張氏子某孫某女一適某十一月十九日誌

余生墓誌

余生楓學資竹數歲乾隆癸酉生若干歲死楓方病篤聞予居閩修邑志與病謁予乞墓文舍予歸巢娠入巢從予學比葬請誌予於君爲從兄弟又相聚且三十年君之後凡數十人皆自立而繼又能力學以固吾巢於乎可誌也從弟某誌

壹拾玖冊 107版

然與予婿荃語以必得予文而死嗚呼珮死矣予往
過寶竹夜坐飲酒每談至燈盡雞鳴諸子或徐徐引
退珮獨侍側不欲去予愛之珮益思入巢以從予學
子方有待而珮遂死矣死越月荃與其兄珂復請予
誌以塞其意曰學者於今難矣珮暮近予談將死又
能乞予文嗚呼可誌也已

原襲天全宣慰使楊君墓誌銘

楊君富文諱大業四川天全宣慰使自唐公家子也
其地先世受封於漢母高氏招討使一柱之女封夫
人楊與高皆邊陲楊司碉門高司始陽若古荒服寓

兵於農其民善戰習知西北情形夷險又士著田屋
妻子相保有警則出死力以禦故能世食其土擅生
殺予奪之權聽命於中國而二司地犬牙入數爭功
排斥一杜父子尤喜事益連禍累歲不得息卒以沉
覆君生於始陽有奇質高司數視久之曰楊氏乃有
此兒稍長與母弟都司振業爲學不假師承岸然自
異嘗讀兵書有所進退損益類爲要妙之言皆可用
罹邛都尉李石能兵尤精劉綏祠箭及徐達賈力法
以氣雄人人無當意乃獨喜君故善射射百步外
驚數擾亂而蠻俗畏雷聞雷聲則披襜袒走雨淋漓
大呼逐之聲已乃止君居砦與弟都司飲酒賦詩歌
紙蔦數射數中蔦壞不可射與諸將校射立馬上手

聲震空谷上下草木錚錚然又領將較射中的的墮一軍歡呼會風雨沃日瓦寺蠻聞之以爲雷皆驚呼散走及數月木坪襲定君乃振旅還碉門天全古靈關西北通諸夷出入所由經軍輸力役旁午待命西壚兵起宣慰以先鋒捉嶲州君留守治軍糧竟日夜不息及王師將征西藏諸道飛輓如雲君督輸其間與士卒同辛苦一饑寒見星光吹角輒起所過肅然有秋毫犯者箭貫耳前行一軍震懾無敢亂諸道糧或坐愆期高招討卒皆驍頭數鼓噪而君輸先至高氏卒有醉而譁散走君請以令箭追之誅一二人慰光隙燭至吏兵環集無所得地下血如豆箭乃著東

宇雲巢文集卷五 十二

壁上則高氏刺客也君原襲天全宣慰使以雍正丁巳閏九月五日卒葬於某山年六十一嫡配侯氏雅州騎尉王選之女簉室唐氏茂州貢士雍女子一塁南昌府學生取危氏孫一蜀年君死塁尚幼及塁爲孺人無子高招討一柱死若璠立若璠亦側室子都司以請乃聘唐貢士女生塁高氏既數仇害又疾君有才幸其無傳以爲慶及塁生宣慰大喜塁生六年宣慰乃南遷時天全思延鄉有叛吏高廷仁者殺人君固長於諷詠悲愉失得勃然於中若不能以已謫其詩於以知其所若也噫

以君之嶔奇英磊又有其地而止於此豈非命也而

銘曰

中憲大夫台州知府蔡公墓誌銘

公姓蔡諱秉公號南田南昌人先世盱江宋元祐時
衡仲講易銅川山麓屢徵不起徙居南昌其後有某
應詔以計破楚寇官統制有某以懷遠衛經歷勦黔
寇有功曾祖某庠生祖某貢士崇正間以策上京師
不用爲鉛山廣文與縣宰不合拂衣歸父某以文受
知於忠襄蔡公懋德忠襄殉難號哭失聲夢寐發爲
悲啼著有敬正紀畧公少倜儻奇慨然有志於天下急
其所要不區區爲耳目計又念先代救世爲心益發
奮自任嘗夜然松宵區晝四方利病有所疑難則繞
席徐思必得乃已每自誦曰齊人爲學不能有益於

字雲巢文集卷五 十四

世學何爲也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年成進士爲河
南遂平縣令內擢吏部稽勳主事歷員外郎中轉考
功文選司迺得奉命典試黔省尋除知浙江台州府
致仕以雍正癸卯十二月晦日卒於家年七十一公
宰遂平有河南大盜佟二者剽掠殺人時出沒其境
吏不能捕公出白金數斤與老胥恣所爲胥宿旅舍
有酒倡狎於賊者厚賂之盡得其狀以白公微服往
偵而還明日徵壯卒習射內圃又召倡婦侑酒良久
乃散已而婦人入賊巢見佟泣曰東鄰有少惡以妾
往來於君結黨且眾將殺妾以累君旦夕必不免佟
怒欲殺之婦人留佟飲酒佟召諸亡命厠兵孱食盡
遣之夜半公率勇士疾馳其壘鞭門殺門者直入卧
內而婦人縛佟以待佟躶體醉臥如蟲然遂取以去
於是命人舉火火熾老胥以眾卒縶數十人至曰頃
伏東郭林莽間遇賊分擊之禽其半語未竟餘賊望
見火光皆反奔來救公麾眾擊益力賊駭竄不知所
爲左右突不能出盡受禽而河南盜遂息台州距海
六十里海上有闖寇曰蔡元亮嘯聚萬人踞洪濤中
焚刼客舟無所憚會諸道合軍盦海往勦軍容甚盛
登艦且行公止之曰吾張其師賊且深入卒難圖
也請先取估客舟載力士衷甲而往繼以戰艦乘其
隙而擊之可盡殲焉時五月五日元亮方張水嬉從
者百餘艘歌扇相屬水聲颯颯然久之入於鴟艦別
岸從者先登設供張元亮從容攜婦人飲酒帳下估
舟陸續以濟酒半衷甲者進奪賊舟而戰艦且至俄
發賊窮蹙無所之舟中弩齊發人皆應弦死流矢中
元亮背縛之悉禽餘賊以還是役也獲大樓船五婦
女十四賊二百有七十人軍械火器無算皆出公力
公自少讀書壯而服官力於有爲然不可得也竟
在銓司尚書索選草則曰官可罷選草不可得也竟

不與及台州益厭仕進遂乞休而林居者十餘年既
卒葬於某鄉某山爰贈泰直大夫母王氏贈宜人配
恭人龔氏永寧訓導起元之女生子一正笏乾隆己
未進士徵選不就女一適豐城諸生李拔孫一同授
府學生公故有大才思有所以用既稍用矣而亦
遂退退之日兀坐一室手漢書一編不釋龔恭人徐
勸以少休公笑曰吾生平所欲爲者時時於古人中
求之恨不及也銘曰

士之自命與天之命士夫非偶然而遭時或殊負才
如公者小用之而益見其全尚無益於當世兮雖大
位其何傳維河之南而海之東兮公雖沒而名不湮

實甚若見助如生靈何不如因而擊之倫曰謹唯命
公遂陽爲輸誠厚結使者陰與中泮盧氏諸路聯爲
犄角設伏於長墅兩山獨聚精兵隘口使人潛旗鼓
密林間遠近疑應後數日白頭兵至既入境盧氏鼓
譟於中泮乘其後白頭無備麾兵疾進及隘公率敢
死者百餘人突起掩擊賊駭且走兩山伏發矢如雨
疑軍聲震天賊亂自殺相枕藉死斬首無算得努戟
戈矛之屬千有餘其兵遂潰丙申邑大水城壞人溺
死田屋漂沒縣令請印綬跣且走時潭埠居人會夜
半水至急不得走遽登樓樓溢踞屋上水益張洪濤

怒喧屋震號不可保男婦悲號其上危若累卵叅自
山督家僮十數輩編木爲桴繫長綆一人屬綆一人
援引屋上迎縱往來悉出所居人凡三百餘口是歲
天大旱邑旣經水復荒旱人人不自存公傾廩賑濟
量戶分給無遠近皆周全活甚衆處士始取程氏生
子三日榛曰楚曰森程沒繼娶王氏生公處士固愛
公年且老屬王氏曰此子當大吾門唯汝是成幸毋
廢比喪公始十一歲教誨成立皆出母氏公孤苦旣
自立岸然異於人其所施皆天下事能大用然卒不
遇公以順治辛卯正月十六日生卒於雍正壬子二

月二十四日甲寅四月葬鐘林原從先人塋嫡配胡
氏生子偉早天後鄒氏生子二長曰蛟選貢生次曰
螭能文孫男曰荃於讀爲婿葬旣四月將立石蛟具
述乞謨銘謨知公久以文爲蛟重不敢辭銘曰

維公之興厥德孔碩逢天僤怒廢所定適蘇我於涸
釋我於攣而復康好於公見全公賦旣亶克凝其休
順德之行胡不悠悠位竟修職曷爲稱施曰繩其武
利於後嗣

汪處士墓誌銘

處士汪君有子曰軔爲子門人十年自南昌走劍谷
跪予前哀泣不起良久出其舅氏舉人余文璧所爲
處士行述又泣以請曰軔父隱於詩佗傺以歿軔悲
痛無以聞於世幸得侍先生門下唯先生一言死且
不朽語畢俯首涕泣不能止予憐而受之處士諱澗
字某號浣花釣者先世徽州休寧人其祖遊楚以世
亂挈妻子徙武寧家焉其後遂爲武寧人及數世皆
不顯至處士始能以詩聞處士性高潔落落無所投
與邑道士李蓮雲遊家貧日讀書喜飲酒飲酣輒賦
詩得意則豪吟大醉雖妻子饑寒不少顧嘗隱觀音
崖崖濱於江左右激蕩其水淙淙然夜半歌詩鳴咽

斷續與水聲相應聞者驚絕當是時蓮雲以詩鳴吳
楚磊落自負獨喜處士詩處士善飲蓮雲善謔諧二
君者相得益驩然皆豪曠不治生產蓮雲住破茅屋
服敗道服纍纍乞食於人而處士亦窘甚處士詩善
自矜惜有所得輒注諸囊縣於左右朝夕以之相校
每內佳句則狂喜累日或取酒大飲呼蓮雲過論嘗
取囊計所入多寡笑曰吾富甚又何貧爲一日棄家
去遊江上遇大風舟覆幾不免而所爲詩囊已沒於
是仰天太息憤激自傷至念之往往流涕已而蓮雲
衰老交遊零落處士日貧困幾無以活顧少壯已逝

耳目所遇多不適意益復悲惋思且有存于世更發憤爲詩自江遊以還閉戸深居有所感會蘊結而難已乃一洩於詩章故所得多悲涼忼壯之音積歲類其藁凡若干首合爲若干卷皆可傳者亡何邑大水處士坐書屋中抱軔膝上讀書水至亟不得避遷於几几浮五斗拱間幾危者數矣幸而屬於梁垂不絶更二日水退文璧往視處士尙在處士泫然出涕曰瀾所以甘窮困若此亦欲少有所存也今皆禍於水濁已矣相顧泣數行下于是蓮雲已死處士亦絶筆不爲詩時或飲酒大醉欲獻感慨悲憤若不欲生數

年竟以疾卒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某氏取楊田余某之女生子四軔縣學生連軫轅女二皆適余處士以庵正甲辰五月初十日卒葬於某鄉茶塢山年五十有一初處士在時軔尙幼間語軔曰吾衰矣邑有三盛者能詩吾恨不及見也處士旣死軔竟從子遊力學能自振卒以詩鳴江國而處士之銘乃以屬於子嗚呼其可銘也已銘曰

南城危君墓銘

君姓危名迪哲字某建昌南城縣人也後有危彬以文名與予善於君爲兄弟行君有至行內外完潔尤善知人南昌楊垕有才而窶子嘗恨無子以妻之乃爲君有君以例授敬仕郎年六十四殁於乾隆某年葬南城牛路嶺妻夏氏子四朝言奎本堉垕也垕謂其嗣必欲得予文乃來乞銘銘曰

君於母母嗜魚日釣魚以進於友友客死護其喪與其所遺千金以歸於堉而得一辰君於乎可銘也已

謝母鄒孺人墓誌銘

程山謝本量予門人也舊冬以母孺人訃及從兄鳴謙所爲狀走劍谷乞銘比今夏予至南豐爲文祭孺人本量伏地稽顙泣曰量生九月而孤自孩提受學及長而得遊先生門皆母氏力也量旣不克自立以逮於存又以應鄉舉不及奉含飯於卒何以能人唯先生哀之予與鳴謙爲兄弟交而本量又常侍側惡得辭孺人姓鄒父學忠母吳氏配朋來君爲秋水先生曾孫婦旣歸謝氏數產女最後得本量而朋來君又兒背量幼弱又唯一子孺人愛甚然督之學甚力

每就塾則涕泣送之曰而程山後也量少有過叔父
捋之地下予以杖不少假孺人欣然具酒饌勞苦叔
他日或然輒變色厲聲吾行且使人召叔父至矣然
愛甚雖受室未嘗不摩娑如小兒也始量從鳴謙學
謙峻甚量心憚之及量以詩遊士夫間與友人結菊
社相往復爲高名稍張謙顧假借之孺人從容謂曰
程山獨以詩鳴耶蓋程山自秋水先生名天下靡舟
諸公燇燇然數世盛其傳已而後先衰謝家學漸微
唯鳴謙與本量力足以自振而其地蓋亦有待於戲
如孺人者可尙也已孺人卒於乾隆癸酉九月朔日

距所生康熙庚午得年六十四以甲戌某月葬於某
山女二一適國學生李承英一適辛酉舉人永寧縣
教諭趙由儼子一本量娶趙氏側室劉氏孫二銘曰
婦以撫子日節蓋已久能貴富其子人尤矜爲難有
而孺人獨以程山之學有待爲守嗚呼噫嘻銘之石
室其不朽

誌願兒磵

願兒以乾隆丙寅九月戊申日申時生也生之日日
者皆偉之而汝豐頤秀瞳日以妍好笑抃如成人吾
抱汝遊巢左右盼燇燇然至二百六十日而竟殤也

誌亞姑石

予女亞姑儀眞李氏出也生而淑有奇慧甫周善
言能誦詩予以月夜抱舉空中嬉戲輒大笑曰位我
天上可覩天下也兩歲坐堂上與人談虎及怪物唐
唐千百言顧盼指示情狀躍出閨者愕然母嘗午炊
火不盛女微諷曰爛柴難爲炊蓋予脩水曲也女雖
幼能俯人然獨喜狎予每日暮從予遊巢立跋石望

四野脩然有遠意子出山則往往送至溪旁目數瞬
乃已比死之前夕脩侍予爐頭覆毛詩聲韻鏗鏗然
嗚呼如何而可也女生於壬戌十二月十一日以戊
辰正月十三日午病鷲風明日卯竟死又一日葬於
汪家灣誌曰汝有弟未啐而亡汝常依母慰語今數
月汝又亡嗚呼如何而可也

張氏壙銘

黃陂張氏名某適夫某八年生一子而夫亡又二年
而其子亡旣無所歸流離困苦依姜妹以居比老營
石爲三室將合其夫與子而葬焉壙成其妹之子楊

植於予爲內姪乃來乞銘余哀其意不欲爲浮詞諛
墓於是賦詩以銘之曰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
於其室

祭先考文

嗚呼秋水茫茫白露淒淒萬狀蕭瑟新故推移耳目所會感惻心脾懨恍數忽遂及於茲追惟吾父德性淵微恪尚方貞典型崔嵬風雨庭訓曰禮與詩往復提命子夜不疲歲在己亥方周甲期肅坐堂上神色莊夷顧謂兒曹不戚其儀吾今六十靡或斯踦壽匪日月名匪珠璣木沃其顛乃自厘厥時侍膝下清風穆如視聽精明步履康舒喜懼交并庶或期頤曾幾

何年琴書遷離荏苒遞遷遂以耋時遺誨在耳笑色泳違有叡盈凡有酒盈巵承歡無日仰望心摧憶念往昔涕泣交垂跪伏筵下神其格思嗚呼痛哉伏惟尚饗

告考妣文

維我顯考振鐸洎陽兩灑以時風溢於庠趨庭之授乃六十年弗危弗克有此頑身設費奚及涕泣漣漣假以算過或慰九原默相攄兒唯我先人敢告

告墓文

既深且長我母規勵幾費周詳兒不力學有媿古先齒髮已頹復循此轗古人葬別有心傳兒雖衰驚能忘遺言登茲墓宅草木淒涼兒其遠適掃奠闕將豈敢久曠終乞歸鄉用瀝苦懷涕陳一觴惟我考妣

祭伯兄文

母抱兒坐愈愛愈憐四齡受課曠逸罔循捽令跪誦磨切辛勤雞鳴不已董以鞭荊退依我母淚濕聲吞理襟拂拭戒厲益專毀齒隨宦遠屬泊川冷署寒氈神靈其康謹告

祭伯兄文

嗚呼吾兄日月不長方哭於春又已秋涼維舊七月卜營先藏少白是宅體尊且昂透迤登降磴石犖荒兄不倚杖如翼如張執紼之日風雨徬徨跪伏道左涕淚成行既克歸土審視周詳咏爽虞祭興拜自強日年七十始脫父喪重任以釋亦又奚望冬入劍谷言笑載堂偕飲耳室友于以將廼謂先塋在所恢皇不以儉親怕此難忘別我上輿神色徜徉曾復幾時遂及大傷五十棠棣一日不芳嗚呼哀哉永矣參商茲其中元于祭曰嘗俗重奠紙亦感露霜我病寒巢不竟趨蹌我揮紅淚倚徙几牀薦此清醪我心茫茫

祭叔子文

嗚呼我兄尚在我旁伏惟尚饗

祭叔子文

嗚呼叔子其焉往吾之與子少小戲戈舞衣階下嬉恬笑歌隨宦泊水庭訓嚴苛子敏我鈍嗔喜相磨憐憐我弱半夜挲摩私屬二子其勿蹉跎予年十一遵史畢羅我才嗜古頗授英華季子幼慧學如刮瓜竹窗熒熒脅力種畬各斂其實翁注於車風雨雞鳴其樂孔多北遷吉州我其歸家始營劍谷謀暱烟霞繭拙堂上森森女貞有時宣吐如泉之傾三舌交鋒鎖不可攖或攻或援壁壘互崢酒闌燈炧友朋目瞪

祭叔子文

一笑而罷唯我弟兄乃自大人謝鐸而旋哀經再見不踰八年凶星所及人事顛連內有布聚擾我靈根外有狼虎撼我柴門屯庵亦云人生實難季貧重疴九易寒暑甫哭伯子季復不延連喪諸姪滿戶凄然唯我與子泣涕漣漣及此哀暮相顧相憐胡爲于今棄我而先予方病篤深懷有傳謂將窮經欲濟其源而今已矣來者難言我強應語背立辛酸垂危之頃顧我哽咽率是二兒力學敦行勗以雍和俾立于正握手淚落不知所爲茫茫月餘郵吏走村授鐸安義予亦不聞我鬢種種奚任驅馳家無壯丁誰與扶持

祭叔子文

嗟夫叔子何以商之時當六日山空雲澄引此清觴可與攄情叔子來思其不有論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少室文

己未七月七日夫某抱五月兒騎携弱女存媛以清茶餚果祭於少室劉氏之靈戊申七夕內而於吉禮筵旣陳燈燭秩秩再拜舅姑上堂夷懌而毋來視燕婉如昔大人解紲及而西旋就食劍谷有芋于田而其相政酒食无愆越歲一紀若爐嗚然我嘉賓客不問有無談笑未旣散醪畢臚我役土木家無儲召匠滿屋盎缶有餘維舊謀厥興講堂自春徂冬隕

餉不遑食指如雲又無婢丁而乃懷妊力疾是襄堂
成病亟苦卧喘促三旬九餐慮周絲粟仲春五夜起
視裳服繞床三巡呱呱而哭墮地生兒喜溢于情獨
抱兒坐夜及天明顧兒乳饑淚如泉迸憂勞積毀遂
乃不興彌留之際語我酸辛唯此兒女毋或怒嗔兒
甫兩月啼笑依人乳母五易誰復殷勤有女七齡向
我聲吞而所遺衣一如而言女未及嫁兒未及成而
年三十賫志以冥嗚呼今夕何夕事不可論唯此清
茶庶其或存

為牧祭樵文

嗚呼閻閻天地蕭蕭白楊吾兄遠遊於何方憶昔
秋祭列祖在堂剪紙刻蚨循俗之常兄一濡筆滿紙
飛揚酒筵既陳燈燭煌煌後先拜興我亦踉蹌及夫
飲福舉坐安常兄獨橫論意氣翱翔時或悲秋溢爲
詞章高吟月下悠韵鏗鏘平居俯人無一可當獨侍
仲父屏息以將曰有所憚乃失其狂于焉受字深如
秋霜以茲自淑德性克臧發于筆墨熊星光同巢
角力避其鋒鋩巢上一顧白雲茫茫字曰雲子則有
深望詎謂今日遂以莫償嗚呼吾兄太虛徜徉眾仙
與遊其樂無央唯此同氣心崩肝創秋雨蕭瑟能無

寂涼送君北門拂馬牽裳山水且遥吾道艱荒連年
受刖文章之殃戊午初秋訪謨劍谷握手相視草已
入綠仰看巢月清言馥馥洗椀啜茗織女如沐既往
而還行李躑躅子有苦心唯謨是告壬戌之春稅甲
釋轡始捷春官乃躋玉堂越歲言歸再拜母旁藉此
徵祿以舒哀孝聲華所及道路旁皇迎送襁與懷抱
益傷命駕宇雲曰洗醒醒與我商心擁被同宿臥牛
且起鳴琴一曲萬類沉息月入書屋時維良夜九月
十六遷延留雪謀遊賓竹扁舟聯席澄碧可掬枕肱
而臥語罷所欲流憶朱絃哽咽斷續煙雨欻來黯焉

神促少廬縱飲諸子後先謨與弟鏡舌鋒爭天夜盡
燈灺戰酣欲旋君坐床上呼且勿眠爲歡未饜肩車
俾別君目注謨意若切切柳陰在池寒光慘結豈謂
是日遂爲永訣君於五月投謨以書云侍太母意境
清虛揚州有兒旦暮及廬舐犢之私老而彌篤謨與
君約亦以冬初胡爲此行遂哭於閭嗚呼以子之才
而不早達達而止此命亦何閟上帝所私常懷侵奪
吾徒不顧宜其疾遏君有遺言唯謨弟兄嗣子來聞
相顧吞聲子之深素亦又誰明君悅謨文其敢寒盟
嗚呼友倫夷斁如君幾人今其已矣謨復何陳嗚呼

痛哉嗚呼痛哉尚饗

祭趙山南文

維年月日豫甯盛謨同弟樂謹以庶羞清酌遣使致
祭於亡友趙子山南之靈於乎人才之任視天盛衰
三季以降明高已虧其力不給厲然乖離如寐而醒
暑不省稽嗟吾山南丁是艱危乃發沉鑰攘帝之微
蘊爲英華耳目所稀幽豔始浮白日頓迷雨落風折
紛紛滿谿匪帝不仁帝無能爲子之垂髫人驚如雷
錢塘之門楊盛肩齊錢塘越公大鯨名能知人時楊
方立盛樂趙由儀獨見愛重

遂冠南國名莫與夷於子所有外焉若泥唯其於友
深以渴饑我弟病困倉皇迎醫汪高行役汪朝遷子
江湄相視駭戚命帆遄飛握手堂上天人交悲及於
既退渙然冰攜從我遊洞黃婆跣足月池流月池賦詩
於竹雨墨淋漓已而酋飲抱我乳孩以指漬酒笑承
于懷顧謂有女于焉克諧酋幾何日兒乃傷顏走書
聞子子不及知書至而山南已死逮子之亡女又繼之於乎
山南何以如茲子之文章眾星之麗我爲子序質之
無疑唯此幽悰日日紆回弟兄病哀哭不臨帷遠望
致奠淅淚交頤茫茫者天知子爲誰於乎山南舉此
一巵尚饗

祭萍鄉司訓余公文

昔我先君言念舊人同氣有五公爲嶙峋時方積晦
蜘竅相尋儒巾帖抑正聲荒淫順流恬鬬靡有或懲
先君憂憤劬力乃興與君贏股是撫是太始既復
下士譬甽風氣所及眾莫能明文章之柄實自茲擎
公故初艱巇施不振奮發於古德麗而潤豐頤長喙
砌砌道岸乃千世忌出則受扞少壯讀書自以無先
耄而得官用違其全萍鄉一葑扁舟言旋唾若泥滓
野服褊襜曾謁於堂款笑燕燕留宿殫旬世好尤眷
己酉之秋家罹凶變公遣其子來弔來唁我之炙執

後先見傷唯公尙存正鵠是望今亦已矣小子何將有懷在昔悵悵能忘莫此淸酌伏惟尙饗

祭劉生文

嗚呼子以窮苦甚方年少離父母遠客於此又不能待我卽歸而遽死子之嗜學有如療饑夜侍我談往往嗚咽及我東征注飮月西取別濱梁言笑祁祁以子年盛遠亦可馳豈謂今日遂以如茲子之父母莫或能知我又異適哭子後時一夕而寐醫藥奚施飄然寒山隣游爲誰春秋掃奠鬼各有司子無所屬余其焉辭文以祭子庶塞怨思尙饗

人說

人與獸鳥木草異乎曰異獸鳥異於木草人又異於獸鳥人與人異乎曰異衆人異於物賢人又異於衆人賢與衆生於天仁禮義智同也五官百骸亦同也而天下之大古今之遠所謂賢者不過一二人豈一二人之生而獨賢亦衆人之不爲賢此賢之所以一二人也而此一二人遊於衆人中人皆疑忌以爲怪物不可近禁子弟無與之遊者甚至攻沮激抑使之無以異於已而後安於是一異而莫之或同然而衆人死則與草木鳥獸同歸於朽所不與朽者唯此一二人之間吾說者將爲同朽之人乎亦爲不朽之人乎欲爲不朽之人將無取乎同而謀其所以異者嗚呼人之所以異者幾希亦惟誠意正心以無同於獸鳥木草而已

盛氏古蹟說

武寧城南有址曰棣華堂始祖東民公聽政之所也公以洪武初草創郡縣未有署舍故嘗跡於此城北一山曰紗帽山形如帽其麓盛氏祖祠居之若弁戴然祠與故學所近前有巷衆呼爲學前巷由學巷而東曰交蘭巷盛氏蘭公所居子孫因以名巷縣西十里曰羅堰其野沃壤而寬田屋羅織山有古松大十圍盛氏博分居之世傳曰羅堰盛縣南一里曰南渡盛氏復公所從其右有亭可遠眺紗帽之陰有山如匣曰奩臺東民公遷葬於此北鄉有洞曰果子洞魯分鐸公隱焉吾族故有八景其意與詩多不可傳治譜之餘作說以留後人又繫之詩噫吾今日所履皆先人宴食遊玩處也後之眺望者無忘焉可也

蓮盞說

吳君煊少好詩從嶺南三君子遊詩曰盛三君子圃海內名人君旣盡其有益負奇磊落不羈無所合卒

以自困比老夢人授之盃如蓮至采石過李白祠見其容如夢中人異之江南人習君者繪之圖又爲詩文侈其事積若干葉成帙豫章盛謨作說曰予客洪州始識吳君得夢盃事頗怪之既讀所爲詩豪蕩悲壯滉然無垠其於世睥睨吞吐緜邈深切意若有餘而困於無資日齷齪甚窮且老鬱鬱無所用益自傷予甚悲之君既不適意務爲摧損約抑與人爲仰俯碎積爲穢書至于名家巨族遺人遺文未嘗一搜取焉鄧氏之譜自唐至今已近千載其間通仕籍者雖文章政蹟罕有傳述而曾之崇卑疎之遠近兄諸首

君窮南海浮彭蠡出入江淮意氣甚盛今老矣息章江之上其胸中砢壘不平紆盤蘊結鬱無可洩乃一空之於酒然後意盡君故好飲又得是盃益跌宕詩酒間傾倒淋漓磅礴無際凡所有者皆失焉予於是悲其愚而又幸其有以托而存也夢固幻於君爲適然有問者君第引盃曰吾姑與之飲酒

書楚辭後

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凡七篇屈原作也大招或曰景差所作惜誓賈誼作也招隱士淮南小山也東方朔有七諫嚴忌有

書楊氏譜後

余嘗遊塔溪過方公廬里廬少側爲楊公某宅徘徊已久一山而兩進士居之而其地又皆局曲疲癃無形勢足以自存然至今藉藉人口豈非以其人與文閱楊公有卷軸繪同年進士像凡三百餘人姓字胥知所在及楊氏修譜予門人光斗治筆墨問其遺人里歷歷可考其裔抱以質穀予內姪倘見及之後不

遺事一無傳者噫嘻楊公相去四百餘年耳僅留一進士地於今而行賓湮沒若此後之紹述先聞者可感也已

書文雪詩後

楊生光斗以三月十二日入巢及七月十日將歸類其所爲詩凡若干皆予評論者合爲一卷進於予予命之曰夫農種以春耨以夏而蔆於秋其蔆也捐黃稗視其完潔者曰之而於以貯焉蓋將有待也噫楊生其愼之矣戊辰七夕後一日象居書

書水賓歲暮懷人詩後

書春夜遊與水賓

壬寅二月初六夜天無雲星出月微淡余與臥魯軒前徐遊甚樂呼水賓水賓佗往遂自擔酒命省原執盃盤與臥魯濟往東鄰園中窺桃柳花陰席草參坐舉盃清酌時有花落酒中紅綠蕩漾盡飲而酌又各取花二枝歸軒視几上燈明浮花綠葉滿盃水賓至詰以所往咎臥魯不少待臥魯微笑取酒自酌余醉不能復飲命省原煮茗茗至索筆書此以與水賓知云

記戊辰月下語

予少讀卷耳之詩曰嗟我懷人心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也夫詩如風被物不可求也後之人以解實之然則后妃果陟山乘馬而酌罍觥乎古人之意蓋不知其所指夫惡從而實之孟子曰不以辭害志得之矣水賓懷人詩凡四十八人人一詩各如其人以示予予玩而味之水賓歲暮懷人窮簷風雨意有所屬寄托綿邈非即其居習其類而相以深焉者未易與名也讀水賓之詩懷水賓之人後乎此者唯其所取吾師資與之近每陰受其益數十年間水雲流散十受清風楊子鐸仲如巖霜老松精神肅然諸君子皆失其五追憶舊歡惘惘如夢殆不可復噫人生及此爲何如也時侍月者張生任楊生光斗張生濱

南城月夜紀遊

甲戌七月望夜予與諸子薄遊遇章子學漢遂至其家飲酒酒闌月大明徐徐遊月下意甚適諸子顧言怪異事章子述其內人甫八歲同母夜坐堂上仰視不轉瞬者移時毋詰之云有戴危冠者有拄杖者有麗人玉佩者有拳膝而坐者森森然天上家入注目無所有顧怪之其兄十歲自塾至亦云然兄妹指視以爲笑樂良久又一虎若呀呀張口戕問他童子皆不見時辛酉九月九夜也諸子環聚而聽咸怪之質於予予謂山海經善言怪其所有多耳目不經之事

而左氏往往以此揖其能章子故靈慧喜讀異書毋亦其胸中奇怪之氣蓬蓬然欲發而內人故有離詭幻不可窮詰之觀而爲之地以相待耶章子方年少予固無以知之矣同遊凡七人南豐謝本量余韻謝鳴盛新城魯士驥武寧楊光斗其一則南城學漢也學漢內人姓崔內兄名樹德是夜鷄鳴紀

書大几陰

甲辰吾營劍谷墅得杞於溪南大可十六七圍分解之其半尙廣二十有五寸質潔澤可愛吾不忍廢蓄於谷蓋十九年矣採者至相其才甚善取以爲大几

古人待旦立身如山唯此子半生滅其間危哉幾希

落寐實難

右字雲巢文集六卷武進盛大謨著大謨字斗
垉號于埜乾隆初以歲貢生官安義訓導與弟
鏡樂並負才名世稱武宣三盛鏡樂俱工詩而
于埜專治古文　國朝文自乾隆後始趨純潔
江西同時與于埜相應和者有魯絜非羅臺山
臺山交游最廣絜非講授於梅崖而傳之碩士
尤見淵源獨于埜匿迹銷聲伏處巖穴及門若
汪輦雲楊子載文皆早死故文雖卓然自成一
家而知者尚寡子得新建熊爲霖訂本創去評
點重編爲六卷先行付梓異時當合山水尊閣
二居士集定爲乾隆三家使後世講求江西文
派者有可考焉辛酉三月新昌胡思敬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８９
作者＝
页数＝８１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